中华传世医典

中华传世医典

第 二 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二册　　目　录

三　金匮类

1　金匮要略方论 …… 1
2　金匮要略心典 …… 51

存目提要(9种) …… 127
金匮方论衍义
金匮要略论注
金匮要略直解
金匮玉函经二注
金匮要略编注
金匮要略本义
金匮悬解
金匮要略浅注
金匮玉函要略辑义

四　温病类

1　温疫论 …… 131
2　广瘟疫论 …… 167
3　疫疹一得 …… 209
4　温病条辨 …… 245
5　温热经纬 …… 347
6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 455
7　时病论 …… 507

存目提要(8种) …… 583
瘴疟指南
痧胀玉衡
温热暑疫全书
温热论
伤寒温疫条辨
松峰说疫
辨疫琐言
湿热条辨

五　诊断类

1　脉经 …… 587
2　濒湖脉学 …… 671
3　四诊抉微 …… 687
4　察舌辨症新法 …… 789

存目提要(19种) …… 799
脉诀
察病指南
敖氏伤寒金镜录
诊家枢要
脉诀刊误集解
诊家正眼
医灯续焰
脉诀汇辨
伤寒舌鉴
诊宗三味
脉理求真
三指禅
望诊遵经
诊家直诀
形色外诊简摩
临症验舌法
洄溪脉学
洞垣全书脉诀阐微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三 金匮类

金匮要略方论

〔汉〕张 机 著
周 衡 旷惠桃 整理

提　　要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东汉·张机（张仲景）所著。约成书于三世纪初，原为《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一度散佚。1065年北宋校医书局根据当时所存《金匮玉函要略方》残简，并经林亿整理编校，取其中杂病部分厘订为3卷，改名为《金匮要略方论》。

书凡3卷，共25篇，载病64种，列方262首。首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相当于全书的总论，提出了治未病以防疾病传变的原则，然后对病因病机、诊断、预后、疾病分类、治疗总则等进行逐一论述；第二篇至第十七篇，主要论述内科诸病的辨证治疗，所论疾病包括痉病、湿病、暍、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疟病、中风、历节、血痹、虚劳、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宿食、五脏风寒、积聚、痰饮、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水气、黄疸、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呕吐、哕、下利等病；第十八篇列疮痈、肠痈、浸淫疮等外科疾病的辨证治疗；第十九篇列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等病的治疗；第二十至二十二篇，分别论述妇女妊娠期疾病、妇女产后病和妇女杂病的辨治；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篇，主要记载杂疗方和食物禁忌。

本书撰用《素问》《灵枢》《难经》等书，总结了汉代以前的丰富临床经验，提出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临床，为后世中医内科学和中医妇科学奠定了基础；其收载的很多实用有效的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广泛应用。

自北宋刊行本书以来，有许多刊本和注本，如元后至元六年庚辰（1340）邓珍序刻本、明万历赵开美刻本、清康熙刻本、明刊俞桥本抄本以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和四部丛刊初编本等。此据明万历赵开美本全文收录。

《金匮要略方论》序

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臣奇尝读《魏志·华佗传》云：出书一卷曰，此书可以活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大哉！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

仲景《金匮》，录岐黄《素》《难》之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裔九州之内，收合奇异，捃拾遗逸，拣选诸经筋髓，以为方论一编，其诸救疗暴病，使知其次第，凡此药石者，是诸仙之所造，服之将来固无夭横，或治疗不早，或

被师误，幸具详焉。

《金匮要略》序

圣人设医道以济夭枉，俾天下万世，人尽天年，博施济众，仁不可加矣。其后继圣开学，造极精妙，著于时名于后者，和缓扁仓之外亦不多见，信斯道之难明也。与汉长沙太守张仲景以颖特之资，径造阃奥，于是采撰群书，作《伤寒卒病论》方合十六卷，以供后学遵而用之，困苏废起，莫不应效若神。迹其功在天下，犹水火谷粟然，是其书可有而不可无者也。惜乎后之传者，止得十卷，而六卷则亡之。宋翰林学士王洙偶得《杂病方》三卷于蠹简中，名曰《金匮方论》，即其书也。丰城之剑，不终埋没，何其幸耶！林亿等奉旨校正，并板行于世。今之传者，复失三卷，岂非世无和氏而至宝妄伦于荆后与。仆幼嗜医书，旁索群隐，乃获于盱之丘氏，遂得与前十卷表里相资，学之者动免掣肘。呜呼！张茂先尝言，神物终当有合。是书也，安知不有所待而合显于今也。故不敢秘，特勒诸梓，与四方共之。由是张氏之学不遗，轩岐之道昭著。林林总总，寿域同跻，岂曰小补之哉。

后至元庚辰岁七夕日[1]樵川玉佩邓珍敬序

〔1〕“岁七夕曰”四字原脱，据邓珍本补。

目　录

卷　上

脏腑经络先后[1]第一（论十三首，脉证二条）…… 7

痉湿暍[2]第二（论一首；脉证十二条，方十一首）…… 8

栝蒌桂枝汤　葛根汤　大承气汤　麻黄加术汤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防己黄耆汤　桂枝附子汤　白术附子汤　甘草附子汤　白虎人参汤　瓜蒂散

百合狐惑阴阳毒第三（论一首，证三条，方十一首）…… 10

百合知母汤　滑石代赭汤　百合鸡子汤　百合地黄汤　百合洗方　栝蒌牡蛎散　百合滑石散　甘草泻心汤　雄黄熏方　赤小豆当归散　升麻鳖甲汤

疟病第四（证二条，方六首）…… 12

鳖甲煎丸　白虎加桂枝汤　蜀漆散　附方：牡蛎汤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汤

中风历节第五（论一首，方十二首，脉证三条）…… 13

侯氏黑散　风引汤　防己地黄汤　头风摩散　桂枝芍药知母汤　乌头汤　矾石汤　附方：续命汤　三黄汤　术附汤　八味丸　越婢加术汤

血痹虚劳第六（论一首，方十首，脉证九）…… 14

黄耆桂枝五物汤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天雄散　小建中汤　黄芪建中汤　薯蓣丸　大黄䗪虫丸　酸枣汤　附方：炙甘草汤　獭肝散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第七（论三首，脉证四条，方十六首）…… 16

甘草干姜汤　射干麻黄汤　皂荚丸　厚朴麻黄汤　泽漆汤　麦门冬汤　葶苈大枣泻肺汤　桔梗汤　越婢加半夏汤　小青龙加石膏汤　附方：炙甘草汤　甘草汤　生姜甘草汤　桂枝皂荚汤　桔梗白散　苇茎汤

奔豚气第八（论二首，方三首）…… 18

奔豚汤　桂枝加桂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胸痹心痛短气第九（论一首，脉证一条，方十首）

栝蒌薤白白酒汤　栝蒌薤白半夏汤　枳实薤白桂枝汤　人参汤　茯苓杏仁甘草汤　橘皮枳实生姜汤　薏苡附子散　桂枝生姜枳实汤　赤石脂丸　九痛丸

腹满寒疝宿食第十（论一首，脉证十六条，方十八首）…… 20

厚朴七物汤　附子粳米汤　厚朴三物汤　大柴胡汤　大承气汤　大建中汤　大黄附子汤　赤丸　乌头煎　当归生姜羊肉汤　乌头桂枝汤　桂枝汤　附方：乌头汤　柴胡桂枝汤　走马汤　瓜蒂散

卷　中

五脏风寒积聚第十一（论二首，脉证十七条，方二首）…… 22

麻子仁丸　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

痰饮咳嗽第十二（论一首，脉证二十一条，方十八首）…… 23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甘遂半夏汤　十枣汤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木防己汤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　泽泻汤　厚朴大黄汤　小半夏汤　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　小半夏加茯苓汤　五苓散　附方：茯苓饮　桂苓五味甘草汤　苓甘五味姜辛汤　茯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辛夏汤　茯苓甘草五味姜辛汤　茯甘姜味辛夏仁黄汤

消渴小便利淋第十三（脉证九条，方六首）…… 26

文蛤散　栝蒌瞿麦丸　蒲灰散　滑石白鱼散　茯苓戎盐汤　猪苓汤

水气病第十四（论七首，脉证五条，方十一首）…… 27

防己黄耆汤　越婢汤　防己茯苓汤　越婢加术汤　甘草麻黄汤　附子麻黄汤

杏子汤 黄耆芍药桂枝苦酒汤 桂枝加黄耆汤 枳实白术汤 桂枝去芍药加麻黄辛附汤
黄疸病第十五（论二首，脉证十四条，方八首） …… 30
茵陈蒿汤 消石矾石散 栀枳大黄汤 猪膏发煎 茵陈五苓散 大黄黄柏栀硝汤 附方：瓜蒂汤 麻黄醇酒汤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第十六（脉证十二条，方五首） …… 31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 半夏麻黄丸 柏叶汤 黄土汤 泻心汤
呕吐哕下利第十七（论一首，脉证二十七条，方二十四首） …… 32
茱萸汤 半夏泻心汤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猪苓散 四逆汤 小柴胡汤 大半夏汤 大黄甘草汤 茯苓泽泻汤 文蛤汤 半夏干姜散 生姜半夏汤 橘皮汤 橘皮竹茹汤 四逆汤 桂枝汤 小承气汤 桃花汤 白头翁汤 栀子豉汤 通脉四逆汤 紫参汤 诃梨勒散 附方：黄芩汤
疮痈肠痈浸淫第十八（论一首，脉证三条，方五首） …… 35
薏苡附子败酱散 大黄牡丹汤 王不留行散 排脓散 排脓汤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第十九（论一首，脉证一条，方四首） …… 36
鸡屎白散 蜘蛛散 甘草粉蜜汤 乌梅丸

卷 下

妇人妊娠第二十（证三条，方八首） …… 37
桂枝茯苓丸 胶艾汤 当归芍药散 干姜人参半夏丸 当归贝母苦参丸 葵子茯苓散 当归散 白术散
妇人产后病第二十一（论一首，证六条，方十首） …… 38
小柴胡汤 大承气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 枳实芍药散 下瘀血汤 竹叶汤 竹皮大丸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 附方：三物黄芩汤 内补当归建中汤
妇人杂病第二十二（论一首，脉证十四条，方十七首） …… 40
半夏厚朴汤 甘草小麦汤 小青龙汤 泻心汤 温经汤 土瓜根散 旋复花汤 大黄甘遂汤 抵当汤 矾石丸 红蓝花酒 当归芍药散 小建中汤 肾气丸 蛇床子散 狼牙汤 小儿疳虫蚀齿方
杂疗第二十三（论一首，证一条，方二十二首） …… 42
四时加减柴胡饮 长服诃梨勒丸 三物备急丸 紫石寒食散 救卒死方（共五方） 救卒死而壮热方 救卒死而目闭者方 救卒死而张口反折者方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方 治尸蹶方（共二方） 救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何病方 救卒死客忤方（共二方） 救自缢死方 疗中暍方 救溺死方 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
禽兽虫鱼禁忌第二十四（论辨二首，九法，方二十首） …… 44
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治食郁肉漏脯中毒方 治食生肉中毒方 治黍米中藏于脯食之中毒方 治食六畜鸟兽肝中毒方 治马肝毒中人未死方（二） 治食马肉中毒欲死方 治食啖蛇牛肉欲死方（三） 治食牛肉中毒方 治食犬肉不消成病方 治食鸟兽中箭肉毒方 治食鲙不化成癥病方（二） 治食鱼后食毒两种烦乱方 治食鳗鲡鱼中毒方
果实菜谷禁忌第二十五 …… 47
治食诸果中毒方 食诸菌中毒闷乱欲死方 食躁或躁方 治误食钩吻杀人解之方 治误食水莨菪中毒方 治食芹菜中龙精毒方 治食苦瓠中毒方 治凡饮食中毒方 贪食食多不消心腹坚满痛治之方

〔1〕诸本“先后”二字后有“病脉证”三字。

〔2〕诸本“喝”下有“病脉证治”四字。各篇篇名同此例。

卷　上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论十三首，脉证二条）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1]，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遣[2]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师曰：病人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一作痛）。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即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

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谷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师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痉[3]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论一首，脉证十二条，方十一首）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一作疼，余同）。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一云其脉洽）

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一作筑筑而弦。《脉经》云：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

痉病有灸疮难治。

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栝蒌桂枝汤方

栝蒌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之。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二两（去皮）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㕮咀。以水七升，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痉为病（一本痉字上有刚字），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可与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止服。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一作缓）者，此名湿痹（《玉函》云中湿）。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一云疼烦），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脉经》云：病人喘，而无“湿家病”以下至“而喘”十一字）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麻黄加术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白术四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麻黄（去节）半两（汤泡） 甘草一两（炙） 薏苡仁半两 杏仁十个（去皮尖炒）

上锉麻豆大。每服四钱匕，水盏半，煮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风。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耆汤主之。

防己黄耆汤方

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炒） 白术七钱半 黄耆一两一分（去芦）

上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

喘者，加麻黄半两。

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

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

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

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以下，温令微汗差。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 生姜三两（切）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掰）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方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生姜一两半（切） 大枣六枚（掰）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 白术二两 附子二枚（炮去皮） 桂枝四两（去皮）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为妙。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4]。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人参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一物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上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

（论一首，证三条，方十二首）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欲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见者，各随证治之。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七枚（掰） 知母三两（切）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后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下之后者，滑石代赭汤主之。

滑石代赭汤方

百合七枚（掰） 滑石三两（碎绵裹） 代赭石如弹丸大一枚（碎绵裹）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服。

百合病吐之后者，用后方主之。

百合鸡子汤方

百合七枚（掰） 鸡子黄一枚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百合地黄汤方

百合七枚（掰） 生地黄汁一升

上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

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上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蛎散主之[5]。

栝蒌牡蛎散方

栝蒌根　牡蛎（熬）等分

上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变发热者（一作发寒热），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两（炙）　滑石三两

上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喝（一作嗄），甘草泻心汤主之。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　黄芩三两　人参二两　干姜三两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掰）　半夏半斤

上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

苦参汤方[6]

苦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

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雄黄

上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

《脉经》云：病人或从呼吸上蚀其咽，或从下焦蚀其肛阴，蚀上为惑，蚀下为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一本此有黄字）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豆当归散主之。

赤豆当归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

上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二两　当归一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甘草二两　雄黄半两（研）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证二条，方六首）

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

鳖甲煎丸方

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三分 大黄三分 芍药五分 桂枝三分 葶苈一分（熬） 石韦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五分（去心） 瞿麦二分 紫威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参一分 廑虫五分（熬） 阿胶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消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

上二十三味为末，取锻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鳖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廑虫五分，无鼠妇、赤消二味。以鳖甲煎和诸药为丸。

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铄脱肉[7]。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白虎加桂枝汤方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炙）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桂（去皮）三两

上锉。每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愈。

疟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云母（烧二日夜） 龙骨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温疟，加蜀漆半分，临发时，服一钱匕。（一方云母作云实）

附《外台秘要》方

牡蛎汤 治牡疟。

牡蛎四两（熬） 麻黄四两（去节） 甘草二两 蜀漆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汤 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

柴胡八两 人参三两 黄芩三两 甘草三两 栝蒌根四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姜桂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去皮） 干姜二两 黄芩三两 栝蒌根四两 牡蛎三两（熬） 甘草二两（炙）

上七味，以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论一首，脉证三条，方十二首）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侯氏黑散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外台》治风癫）

菊花四十分　白术十分　细辛三分　茯苓三分　牡蛎三分　桔梗八分　防风十分　人参三分　矾石三分　黄芩五分　当归三分　干姜三分　芎藭三分　桂枝三分

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8]，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荣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隐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

风引汤　除热瘫痫。

大黄　干姜　龙骨各四两　桂枝三两　甘草　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上十二味，杵，粗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数十发，医所不疗，除热方。巢氏云[9]：脚气宜风引汤）

防己地黄汤　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

防己一钱　桂枝三钱　防风三钱　甘草二钱

上四味，以酒一杯，浸之一宿，绞取汁；生地黄二斤，㕮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其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头风摩散方

大附子一枚（炮）　盐等分

上二味，为散。沐了，以方寸匕，已摩疾上，令药力行。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

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

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10]，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桂枝四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麻黄二两　生姜五两　白术五两　知母四两　防风四两　附子二枚（炮）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

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

乌头汤方　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　芍药　黄耆　甘草（炙）各三两　川乌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

即出乌头）

上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尽服之。

矾石汤　治脚气冲心。

矾石二两

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附方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姚云：与大续命同，兼治妇人产后去血者，及老人小儿）

麻黄　桂枝　当归　人参　石膏　干姜　甘草各三两　芎劳　杏仁四十枚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千金》三黄汤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麻黄五分　独活四分　细辛二分　黄耆二分　黄芩三分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热，加大黄二分；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分；悸，加牡蛎三分；渴，加栝蒌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方》术附汤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缓肌补中，益精气。

白术二两　甘草一两（炙）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上三味，锉。每五钱匕，姜五片，枣一枚，水盏半，煎七分，去滓，温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干地黄八两　山茱萸　薯蓣各四两　泽泻　茯苓　牡丹皮各三两　桂枝　附子（炮）各一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千金方》越婢加术汤　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白术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论一首，脉证九条，方九首）

问曰：血痹病从何得之？

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困[11]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耆桂枝五物汤主之。

黄耆桂枝五物汤方

黄耆三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一方有人参）

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

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一作冷）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一作目眶痛）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方（《小品》云：虚弱浮热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故曰二加龙骨汤）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　牡蛎各三两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三两（炮）　白术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半钱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善[12]盗汗也。

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苦[13]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

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化也。

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大枣十二枚　芍药六两　生姜二两　胶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千金》疗男女因积冷气滞，或大病后不复常，苦四肢沉重，骨肉疼疼，吸吸少气，行动喘乏，胸满气急，腰背强痛，心中虚悸，咽干唇燥，面体少色，或饮食无味，胁肋腹胀，头重不举，多卧少起，甚者积年，轻者百日，渐致瘦弱，五藏气竭，则难可复常，六脉俱不足，虚寒乏气，少腹拘急，羸瘠百病，名曰黄耆建中汤，又有人参二两。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耆建中汤主之。（于小建中汤内，加黄耆一两半，余依上法。气短胸满者，加生姜；腹满者，去枣，加茯苓一两半；及疗肺虚损不足，补气，加半夏三两）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方见脚气中）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薯蓣丸方

薯蓣三十分　当归　桂枝　干地黄　曲　豆黄卷各十分　甘草二十八分　芎劳　麦门冬　芍药　白术　杏仁各六分　人参七分　柴胡　桔梗　茯苓各五分　阿胶七分　干姜三分　白敛二分　防风六分　大枣百枚（为膏）

上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汤主之。

酸枣汤方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二两　茯苓二两　芎劳二两（《深师》有生姜二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

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

大黄䗪虫丸方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 虻虫一升 水蛭百枚 蛴螬一升 䗪虫半升

上十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酒饮服五丸，日三服。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汤（一云复脉汤）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四两（炙） 桂枝 生姜各三两 麦门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参 阿胶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肘后》獭肝散 治冷劳，又主鬼疰，一门相染。

獭肝一具

炙干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论三首，脉证四条，方十六首）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何从[14]得之？

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

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

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荣，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15]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时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畜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射干麻黄汤方

射干十三枚（一云三两） 麻黄四两 生姜 细辛三两 紫菀三两 款冬花三两 五味子半升 大枣七枚 半夏大者八枚（洗，一法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皂荚丸方

皂荚八两（刮去皮，用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

厚朴麻黄汤方

厚朴五两　麻黄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　杏仁　半夏半升　干姜二两　细辛二两　小麦一升　五味子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脉沉者，泽漆汤主之。

泽漆汤方

半夏半升　紫参五两（一作紫菀）　泽漆三斤（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生姜五两　白前五两　甘草　黄芩　人参　桂枝各三两

上九味，㕮咀。内泽漆汁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尽。

大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

麦门冬汤方

麦门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三两　甘草二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弹丸大　大枣十二枚

上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

桔梗汤方（亦治血痹）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则吐脓血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越婢加半夏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半夏半斤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肺胀，咳而上气，烦燥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小青龙加石膏汤方　（《千金》证治同，外更加胁下痛引缺盆）

麻黄　芍药　桂枝　细辛　甘草　干姜各三两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附方

《外台》炙甘草汤　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方见虚劳）

《千金》甘草汤

甘草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减半，分温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汤　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五两　人参三两　甘草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　皂荚二枚（去皮子炙焦）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外台》桔梗白散　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

桔梗　贝母各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上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血，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

《千金》苇茎汤　治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

苇茎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枚　瓜瓣半升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

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方见上，三日一剂，可至三四剂，此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小青龙方见咳嗽门中）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论二首，方三首）

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师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奔豚汤方

甘草　芎䓖　当归各二两　半夏四两　黄芩二两　生葛五两　芍药二两　生姜四两　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小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桂枝加桂汤方

桂枝五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五枚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论一首，脉证一首，方十首）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

栝蒌薤白白酒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半升　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

栝蒌薤白半夏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三两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枳实薤白桂枝汤方

枳实四枚 厚朴四两 薤白半斤 桂枝一两 栝蒌一枚（捣）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内诸药，煮数沸，分温三服。

人参汤方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草汤方

茯苓三两 杏仁五十个 甘草一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枳姜汤方

橘皮一斤 枳实三两 生姜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肘后》《千金》云：治胸痹，胸中愦愦如满，噎塞习习如痹，喉中涩燥唾[16]沫）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十五两 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桂枝生姜枳实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赤石脂丸方

蜀椒一两（一法二分） 乌头一分（炮） 附子半两（炮，一法一分） 干姜一两（一法一分） 赤石脂一两（一法二分）

上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九痛丸 治九种心痛。

附子三两（炮） 生狼牙一两（炙香） 巴豆一两（去皮心熬，研去脂） 人参 干姜 吴茱萸各一两

上六味末之，炼蜜丸如桐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肿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论一首，脉证十六条，方十四首）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胠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以温药服之。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

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病者痿黄，躁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一云痛）。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厚朴七物汤方

厚朴半斤　甘草三两　大黄三两　大枣十枚　枳实五枚　桂枝二两　生姜五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服。呕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黄；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附子粳米汤方

附子一枚（炮）　半夏半斤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粳米半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厚朴三物汤方

厚朴八两　大黄四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内大黄，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黄芩三两　芍药三两　半夏半斤（洗）　枳实四枚（炙）　大黄二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五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去皮炙）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内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大建中汤方

蜀椒二合（去汗）　干姜四两　人参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温覆之。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大黄附子汤方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炮）　细辛二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赤丸方

茯苓四两　乌头二两（炮）　半夏四两（洗。一方用桂）　细辛一两（《千金》作人参）

上四味，末之，内真朱为色，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

腹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乌头煎方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㕮咀）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日再服。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乌头桂枝汤方

乌头

上一味，以蜜二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锉。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

附方

《外台》乌头汤　治寒疝腹中绞痛，贼风入攻五脏，拘急不得转侧，发作有时，使人阴缩，手足厥逆。（方见上）

《外台》柴胡桂枝汤方　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芍药　桂枝　生姜各一两半　甘草一两　半夏二合半　大枣六枚

上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外台》走马汤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杏仁二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上二味，以绵缠，捶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

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

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

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见前痉病中）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黄） 赤小豆一分（煮）

上二味，杵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为度而止。（亡血及虚者，不可与之）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也。

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一云：寸口脉紧）

---

〔1〕“乏”原作“之”，据邓珍本改。

〔2〕“遣”，医统本作“遗”。

〔3〕“痉”原作“痓”，据医统本改。下同。

〔4〕“口开，前板齿燥”六字原作“口前开板齿燥”，据《伤寒论》乙转。

〔5〕“栝蒌牡蛎散主之”七字原作“用后方主之”，据邓珍本改。

〔6〕“苦参汤方”四字原脱，据医统本补。

〔7〕“脱肉”，医统本作“肌肉”。

〔8〕“常宜冷食”下原缺“六十日止，即药积在”八字，据邓珍本补。

〔9〕“氏云”二字原脱，据医统本补。

〔10〕“魁羸”，医统本作“魁羸”，邓珍本作“魁瘰”。

〔11〕“困”，邓珍本作“因”。

〔12〕“善”，医统本作“喜”。

〔13〕“苦”，医统本作“若”。

〔14〕“何从”，医统本作“从何”。

〔15〕“舍”原作“含”，据《脉经》改。

〔16〕“燥唾”二字原作“唾燥”，据《千金方》乙转。

卷 中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论二首，脉证十七条，方二首）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肺中寒，吐浊涕。

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肝中风者，头目眴，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

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脉经》《千金》云：时盗汗，咳，食已吐其汁）

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

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复花汤主之。（臣亿等校诸本旋复花汤方皆同）

旋复花汤方[1]

旋复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蛊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

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脏伤所致也。

心死脏，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

脾中风者，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

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臣亿等详五藏各有中风中寒，今脾只载中风，肾中风，中寒俱不载者，以古文简乱极多，去古既远，无文可以补缀也）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

麻子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　芍药半斤　枳实一斤　大黄一斤　厚朴一尺　杏仁一升

上六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肾著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一作表）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方

甘草二两　白术二两　干姜四两　茯苓四两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腰中即温。

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问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谓也？

师曰：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其气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须治，久则愈。

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谷气，何谓也？

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府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谷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谷气。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傍；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在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痰饮咳嗽病脉症并治第十二

（论一首，脉症二十一条，方十八首）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

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

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

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

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

水在脾，少气身重。

水在肝，胁下支满，嘿而痛。

水在肾，心下悸。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手大。

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辄已。（一作转甚）

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

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善虚，脉偏弦者，饮也。

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

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苓桂术甘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三两　甘草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小便则利。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方见上），肾气丸亦主之（方见脚气中）。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甘遂半夏汤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一本作无）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脉浮而细滑，伤饮。

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

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

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九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钱，得快下后，糜粥自养。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 芍药三两 五味子半斤 干姜三两 甘草三两（炙） 细辛三两 桂枝三两（去皮） 半夏半升（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

木防己汤方

木防己三两 石膏十二枚鸡子大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方

木防己二两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芒硝三合 茯苓四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

泽泻汤方

泽泻五两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厚朴大黄汤方

厚朴一尺 大黄六两 枳实四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主之。（方见肺痈中）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千金》云小半夏加茯苓汤）

小半夏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

己椒苈黄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苈（熬） 大黄各一两

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三两（一法四两）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三分（去皮） 茯苓三分 白术三分 桂二分（去皮）

上五味，为末。白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附方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 人参 白术各三两 枳实二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四两

上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三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方见上）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方见上）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方见上文肺痈中）

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

桂苓五味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五味子半升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

苓甘五味姜辛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四两　干姜三两　细辛三两　五味子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

茯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辛夏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二两　细辛二两　干姜二两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茯苓甘草五味姜辛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两　细辛三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

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茯甘姜味辛夏仁黄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两　细辛三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大黄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

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茯苓汤主之。（方见上）

消渴小便利[2]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脉证九条，方六首）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下之不肯止[3]。

寸口脉 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荣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一作紧）。气盛则溲数，溲数即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方见脚气中）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方见上）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方见上）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

上一味，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

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即数。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必便血。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若[4]渴，栝蒌瞿麦丸主之。

栝蒌瞿麦丸方

栝蒌根二两　茯苓三两　薯蓣三两　附子一枚（炮）　瞿麦一两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梧子大。饮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　滑石三分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方

滑石二分　乱发二分（烧）　白鱼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茯苓戎盐汤方

茯苓半斤　白术二两　戎盐弹丸大一枚

上三味，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5]。

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方见中暍中）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论七首，脉证五条，方八首）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为痒，痒为泄风，久为痂癣；气强则为水，难以俯仰。风气相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裹上微拥，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痛在骨节，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脾胀，其状如肿，发汗即愈。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方见下）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下之即胸满短气。

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

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

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因肿者，何也？答曰：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

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

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师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卑，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

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当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荣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喉咽塞噎，胁下急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击不去，其病不除。后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浮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已黄耆汤主之。腹痛，加芍药。

防己黄耆汤方

防己一两　黄耆一两一分　白术三分　甘草半两（炙）

上锉。每服五钱匕，生姜四片，枣一枚，水盏半，煎取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越婢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者，加附子一枚（炮）；风水，加术四两。（《古今录验》）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防己茯苓汤方

防己三两　黄耆三两　桂枝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

越婢加术汤方（见上。于内加白术四两。又见脚气中）

甘草麻黄汤方

甘草二两　麻黄四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甘草，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麻黄附子汤方

麻黄三两　甘草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分，日三服。

杏子汤方（未见。恐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见消渴中）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作重），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汤主之。

黄耆芍桂苦酒汤方

黄耆五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一方用美酒代苦酒）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6]盗汗出者，此劳气[7]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驰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耆汤主之。

桂枝加黄耆汤方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黄耆二两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饮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服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则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则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荣卫不利；荣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荣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尿，名曰气分。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之。

桂姜草枣黄辛附子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麻黄二两　细辛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枳术汤方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当散也。

附方

《外台》防己黄耆汤　治风水，脉浮为在表，其人或头汗出，表无他病，病者但下重，从腰以上为和，腰以下当肿及阴，难以屈伸。（方见风湿中）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论二首，脉证十四条，方七首）

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为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

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

酒黄疸者，或无热，请言小[8]，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酒疸，心中热，欲呕者，吐之愈。

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齑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

腹满，舌瘧黄，躁不得睡，属黄家（舌瘧。疑作身瘧）。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极[9]为难治。

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

硝石矾石散方

硝石　矾石（烧）等分

上二味，为散。以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候也。

酒黄疸，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栀子大黄汤方

栀子十四枚　大黄一两　枳实五枚　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耆汤主之。（方见水气病中）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猪膏发煎方

猪膏半斤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

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陈汤及五苓散并主之）

茵陈五苓散方

茵陈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方见痰饮中）

上二物和，先食饮方寸匕，日三服。

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

大黄硝石汤

大黄　黄柏　硝石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方见消渴中）

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必小柴胡汤。方见呕吐中）

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方见虚劳中）

附方

瓜蒂汤　治诸黄。（方见暍病中）

《千金》麻黄醇酒汤　治黄疸。

麻黄三两

上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顿服尽。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脉证十二条，方五首）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则为悸。

师曰：夫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又曰：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病人面无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咳者，必吐血。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击，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

亡血不可发其表，汗出则寒栗而振。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狀[10]，是瘀血也，当下之。

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桂枝救逆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牡蛎五两（熬）　龙骨四两　大枣十二枚　蜀漆三两（洗去腥）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半夏麻黄丸方

半夏　麻黄等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饮服三丸，日三服。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柏叶汤方

柏叶　干姜各三两　艾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

黄土汤方（亦主吐血衄血）

甘草　干地黄　白术　附子（炮）　阿胶　黄芩各三两　灶中黄土半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二服。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方见狐惑中）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泻心汤方（亦治霍乱）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黄芩一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论一首，脉证二十七条，方二十三首）

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

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荣虚，荣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呕而胸满者，茱萸汤主之。

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茱萸汤主之。（方见上）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半夏泻心汤

半夏半升（洗）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人参三两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甘草三两（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半夏半升　生姜三两　大枣二十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方见痰饮中）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一两半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小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甘草三两　半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千金》云：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外台》云：治呕，心下痞鞕者）

大半夏汤方

半夏二升（洗完用）　人参三两　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外台》方又治吐水）

大黄甘草汤方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茯苓泽泻汤方（《外台》云：治消渴脉绝，胃反吐食者，有小麦一升）

茯苓半斤　泽泻四两　甘草二两　桂枝二两　白术三两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内泽泻，再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11]，头痛。

文蛤汤方

文蛤五两　麻黄三两　甘草三两　生姜三两　石膏五两　杏仁五十枚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

半夏干姜散方

半夏　干姜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煎取七合，顿服之。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

生姜半夏汤方

半夏半斤　生姜汁一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服。止，停后服。

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橘皮汤方

橘皮四两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橘皮竹茹汤方

橘皮二升　竹茹二升　大枣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夫六府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今自愈。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今自愈；设脉紧，为未解。

下利，脉数而渴者，今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

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自愈。

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热[12]，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四逆汤，方见上）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

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见痉病中）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炙）　枳实大者三枚（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得利则止。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锉一半筛末）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热利重下[13]者，白头翁汤主之。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两 黄连三两 黄柏三两 秦皮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绢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则止。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通脉四逆汤方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

紫参汤方

紫参半斤 甘草三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疑非仲景方）

气利。诃梨勒散主之。

诃梨勒散方

诃梨勒十枚（煨）

上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疑非仲景方）

附方

《千金翼》小承气汤 治大便不通，哕，数谵语。（方见上）

《外台》黄芩汤 治干呕下利。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干姜三两 桂枝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论一首，脉证三条，方五首）

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

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肠痈之为病，其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此为腹[14]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

薏苡附子败酱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败酱五分

上三味，杵为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减半，顿服，小便当下。

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大黄牡丹汤方

大黄四两　牡丹一两　桃仁五十枚　瓜子半斤　芒消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消，再煎沸，顿服之。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

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采）　蒴藿细叶十分（七月七日采）　桑东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采）　甘草十八分　川椒三分（除目及闭口者汗[15]）　黄芩二分　干姜二分　芍药　厚朴各二分

上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烧灰存性，勿令灰过，各别杵筛，合治之为散。服方寸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东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阴干百日。

排脓散方

枳实十六枚　芍药六分　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搅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

排脓汤方

甘草二两　桔梗三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五合，日再服。

浸淫疮，从口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

浸淫疮，黄连粉主之。（方未见）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

（论一首，脉证二条，方四首）

师曰：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

病人常以手指臂肿动，此人身体瞤瞤者，藜芦甘草汤主之。

藜芦甘草汤方（未见）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鸡屎白散方

鸡屎白

上一味，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阴狐疝气者，偏有小大，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两

上二味为散。取八分一匕，饮和服，日再服。蜜丸亦可。

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

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

蛔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

甘草粉蜜汤方

甘草二两　粉一两　蜜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

蛔厥者，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

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

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枚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一斤　当归四两　附子六两（炮）　川椒四两（去汗）　桂枝六两　人参六两　黄柏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臭等食。

---

〔1〕“旋复花汤方”四字原脱，据妇人杂病第二十二补。

〔2〕“利”，《金匮方论衍义》作“不利”。

〔3〕“不肯止”，《伤寒论·厥阴病》作“利不止”。

〔4〕“若”，医统本作“苦”。

〔5〕“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十七字原脱，据《金匮要略心典》补。

〔6〕“暮”，医统本下有“卧”字。

〔7〕“劳气”，医统本作“荣气”。

〔8〕“请言小”，医统本作“靖言了了”。

〔9〕“反极”，医统本作“反剧”。

〔10〕“阴状”，医统本作“阴伏”。

〔11〕“紧”原作“肾”，据医统本改。

〔12〕“热”，医统本作“厥”。

〔13〕“重下”，医统本作“下重”。

〔14〕“腹”，医统本作“肠”。

〔15〕“汗”上医统本有“去”字。

卷　下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证三条，方八首）

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方见下利中）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不血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牡丹（去心）　桃仁（去皮尖熬）　芍药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方未见）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芎归胶艾汤方（一方加干姜一两。胡氏治妇人胞动，无干姜）

芎劳二两　阿胶二两　甘草二两　艾叶三两　当归三两　芍药四两　干地黄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妇人怀妊，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当归芍药散方

当归三两　芍药一斤　茯苓四两　白术四两　泽泻半斤　芎劳半斤（一作三两）

上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干姜人参半夏丸方

干姜一两　人参一两　半夏二两

上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归母苦参丸主之。

当归贝母苦参丸方（男子加滑石半两）

当归　贝母　苦参各四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斤　茯苓三两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则愈。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

当归散方

当归　黄芩　芍药　芎劳各一斤　白术半斤

上五味，杵为散。酒饮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苦疾。产后百病悉主之。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

白术散方（见《外台》）

白术四分　芎劳四分　蜀椒三分（汗[1]）　牡蛎二分[2]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芎劳；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见《玉函》）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论一首，证六条，方七首）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

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方见呕吐中）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方见痉病中）

产后腹中疠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见寒疝中）

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

枳实芍药散方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 芍药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以麦粥下之。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干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

下瘀血汤方

大黄二两 桃仁二十枚 䗪虫二十枚（熬，去足）

上三味，末之，炼蜜和为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在膀胱也。（方见痉病中）

产后风续之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耳，可与阳旦汤。（即桂枝汤方，见下利中）

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竹叶汤方

竹叶一把 葛根三两 防风 桔梗 桂枝 人参 甘草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 大枣十五枚 生姜五两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温覆使汗出。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二分 石膏二分 桂枝一分 甘草七分 白薇一分

上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弹子大。以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者，倍白薇；烦喘者，加柏实一分。

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

白头翁 甘草 阿胶各二两 秦皮 黄连 柏皮各三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内胶令消尽，分温三服。

附方

《千金》三物黄芩汤 治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此汤主之。

黄芩一两 苦参二两 干地黄四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多吐下虫。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 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饮；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宜。

当归四两 桂枝三两 芍药六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汤成内之，于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汤成内阿胶。若无当归，以芎劳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论一首，脉证合十四条，方十六首）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方见呕吐中）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愈。

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

半夏厚朴汤方（《千金》作胸满，心下坚，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夏一升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两　干苏叶二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服。

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甘草小麦大枣汤方

甘草三两　小麦一升　大枣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亦补脾气。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小青龙汤方（见肺痈[3]中）

泻心汤方（见惊悸中）

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着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未多，经候不匀，冷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辩记，勿谓不然。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

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温经汤方

吴茱萸三两　当归二两　芎劳二两　芍药二两　人参二两　桂枝二两　阿胶二两　生姜二两　牡丹皮二两（去心）　甘草二两　半夏半升　麦门冬一升（去心）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

土瓜根散方（阴癞肿亦主之）

土瓜根　芍药　桂枝　虫各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臣亿等校诸本无胶姜汤方，想是前妊娠中胶艾汤）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

大黄甘遂汤方

大黄四两　甘遂二两　阿胶二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其血当下。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亦治男子膀胱满急有瘀血者）

抵当汤方

水蛭三十个（熬）　虻虫三十枚（熬，去翅足）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矾石丸方

矾石三分（烧）　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

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红蓝花酒方（疑非仲景方）

红蓝花一两

上一味，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当归芍药散方（见前妊娠中）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汤方（见前虚劳中）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

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

肾气丸方

干地黄八两　薯蓣四两　山茱萸四两　泽泻三两　茯苓三两　牡丹皮三两　桂枝一两　附子一两（炮）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蛇床子散方　温阴中坐药。

蛇床子仁

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令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狼牙汤方

狼牙三两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绵缠箸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导之。

膏发煎方（见黄疸中）

小儿疳虫蚀齿方（疑非仲景方）

雄黄 葶苈

上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熔，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

杂疗方第二十三

（论一首，证一条，方二十三首）

退五脏虚热，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

冬三月加柴胡八分 白术八分 陈皮五分 大腹槟郎四枚（并皮子用） 生姜五分 桔梗七分

春三月加枳实，减白术共六味。

夏三月加生姜三分，枳实五分，甘草三分，共八味。

秋三月加陈皮三分，共六味。

上各㕮咀，分为三贴，一贴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如四体壅，添甘草少许，每贴分作三小贴，每小贴以水一升，煮取七合，温服，再合滓为一服。重煮。都成四服。（疑非仲景方）

长服诃梨勒丸方（疑非仲景方）

诃梨勒（煨） 陈皮 厚朴各三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饮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三物备急丸方（见《千金》，司空裴秀为散用亦可。先和成汁，乃倾口中，令从齿间得入。至良验）

大黄一两 干姜一两 巴豆一两（去皮心熬外研如脂）

上药，各须精新，先捣大黄、干姜为末，研巴豆内中，合治一千杵，用为散，蜜和丸亦佳，蜜器中贮之，莫令歇。主心腹诸卒暴百病。若中恶客忤，心腹胀满，卒痛如锥刺，气急口禁，停尸卒死者，以缓水若酒服大豆许三四丸，或不下，捧头起，灌令下咽，须臾当差。如未差，更与三丸，当腹中鸣，即吐下便差。若口噤，亦须折齿灌之。

治伤寒令愈不复，紫石寒食散方。（见《千金翼》）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钟乳（碓炼） 栝蒌根 防风 桔梗 文蛤 鬼臼各十分 太一余粮十分（烧） 干姜 附子（炮去皮） 桂枝（去皮）各四分

上十三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

救卒死方

薤捣汁，灌鼻中。

又方

雄鸡冠割取血，管吹内鼻中。

猪脂如鸡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

鸡肝及血涂面上，以灰围四旁，立起。

大豆二七粒，以鸡子白并酒和，尽以吞之。

救卒死而壮热者方

矾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渍脚令没踝。

救卒死而目闭者方

骑牛临面，捣薤汁灌耳中，吹皂荚末鼻中，立效。

救卒死而张口反折者方

灸手足两爪后十四壮了，饮以五毒诸膏散。（有巴豆者）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马屎一升，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又取牛洞（稀粪也）一升，温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脐上三寸，脐下四寸各一百壮，差。

救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狗屎一丸，绞取汁以灌之，无湿者，水煮干者取汁。

尸厥脉动而无气，气闭不通，故静而死也，治方。（脉证见上卷）

菖蒲屑，内鼻两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着舌下。

又方

剔取左角发方寸烧末，酒和，灌令入喉。

立起令救卒死，客忤死，还魂汤主之方。（《千金方》云：主卒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绝，无复觉，或已无脉，口噤拗不开，去齿下汤，汤下口不下者，分病人发左右捉撬肩引之，药下，复增取一升，须臾立苏）

麻黄三两（去节一方四两）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甘草一两（炙。《千金》用桂心二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令咽之。通治诸感忤。

又方

韭根一把 乌梅二十枚 吴茱萸半升（炒）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之，以病人栉内中，三沸，栉浮者生，沉者死。煮取三升，去滓，分饮之。

救自缢死，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小难也，恐此当言阴气盛故也。然夏时夜短于昼，又热，犹应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温者，一日以上，犹可治之方。

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尤好。此法最善，无不活也。

凡中暍死，不可使得冷，得冷便死，疗之方。

屈草带，绕暍人脐，使三两人溺其中，令温。亦可用热泥和屈草，亦可扣一瓦碗底，按及车缸，以着暍人，取令溺，须得流去，此谓道路穷，卒无汤，当令溺其中。欲使多人溺，取令温若汤，便可与之。不可泥及车缸，恐此物冷，暍既在夏月，得热泥土，暖车缸，亦可用也。

救溺死方

取灶中灰两石余，以埋人，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

上疗自缢、溺、暍之法，并出自张仲景为之，其意殊绝，殆非常情所及，本草所能关，实救人之大术矣。伤寒家数有暍病，非此遇热之暍。（见《外台》《肘后方》）

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见《肘后方》）

大黄一两（切，浸汤成下） 绯帛如手大（烧灰） 乱发如鸡子大（烧灰用） 久用炊单布一尺（烧灰） 败蒲一握三寸 桃仁四十九枚（去皮尖熬） 甘草如中指节（炙，锉）

上七味，以童子小便量多少煎汤成，内酒一大盏，次下大黄，去滓，分温三服。先锉败蒲席半领，煎汤浴，衣被盖复，斯须通利数行，痛楚立差。利及浴水赤，勿怪，即瘀血也。

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论辩二首，合九十法，方二十二首）

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自非服药炼液，焉能不饮食乎？切见时人，不闲调摄，疾疢竞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须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凡煮药饮汁以解毒者，虽云救急，不可热饮，诸毒病得热更甚，宜冷饮之。

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辩曰：春不食肝者，为肝气王，脾气败，若食肝，则又补肝，脾气败尤甚，不可救。又肝王之时，不可以死气入肝，恐伤魂也。若非王时即虚，以肝补之佳。余脏准此。

凡肝脏，自不可轻啖，自死者弥甚。

凡心皆为神识所舍，勿食之。使人来生复其报对矣。

凡肉及肝，落地不着尘土者，不可食之。

猪肉落水浮者，不可食。

诸肉及鱼，若狗不食，鸟不啄者，不可食。

诸肉不干，火炙不动，见水自动者，不可食之。

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

六畜肉，热血不断者，不可食之。

父母及身本命肉，食之，令人神魂不安。

食肥肉及热羹，不得饮冷水。

诸五脏及鱼，投地尘土不污者，不可食之。

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

自死肉，口闭者，不可食之。

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兽自死，北首及伏地者，食之杀人。

食生肉，饱饮乳，变成白虫。（一作血蛊）

疫死牛肉，食之令病洞下，亦致坚积，宜利药下之。

脯藏米瓮中，有毒，及经夏食之，发肾病。

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黄柏屑，捣服方寸匕。

治食郁肉漏脯中毒方（郁肉，密器盖之，隔宿者是也。漏脯，茅屋漏下，沾着者是也）

烧犬屎，酒服方寸匕，每服人乳汁亦良。

饮生韭汁三升，亦得。

治黍米中藏干脯食之中毒方

大豆，浓煮汁饮数升，即解。亦治狸肉漏脯等毒。

治食生肉中毒方

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数沸，澄清汁，饮一升，即愈。

治食六畜鸟兽肝中毒方

水浸豆豉，绞取汁，服数升愈。

马脚无夜眼者，不可食之。

食酸马肉，不饮酒，则杀人。

马肉不可热食，伤人心。

马鞍下肉，食之杀人。
白马黑头者，不可食之。
白马青蹄者，不可食之。
马肉、犹肉共食，饱醉卧，大忌。
驴马肉合猪肉食之，成霍乱。
马肝及毛，不可妄食，中毒害人。
治马肝毒中人未死方
雄鼠屎二七粒，末之，水和服，日再服。（屎尖者是）
又方
人垢，取方寸匕，服之佳。
治食马肉中毒欲死方
香豉二两　杏仁三两
上二味，蒸一食顷熟，杵之服，日再服。
又方
煮芦根汁，饮之良。
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
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
青牛肠，不可合犬肉食之。
牛肺，从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虫如马尾，割去勿食，食则损人。
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虫。
啖蛇牛肉杀人。何以知之？啖蛇者，毛发向后顺者是也。
治啖蛇牛肉食之欲死方
饮人乳汁一升，立愈。
又方
以泔洗头，饮一升，愈。
牛肚细切，以水一斗，煮取一升，暖饮之，大汗出者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甘草煮汁饮之，即解。
羊肉，其有宿热者，不可食之。
羊肉不可共生鱼、酪食之，害人。
羊蹄甲中有珠子白者，名羊悬筋，食之，令人癫。
白羊黑头，食其脑，作肠痈。
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人五脏。
猪肉共羊肝和食之，令人心闷。
猪肉，以生胡荽同食，烂人脐。
猪脂不可合梅子食之。
猪肉和葵食之，少气。
鹿肉不可和蒲白作羹，食之发恶疮。
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妇食之，令子青盲，男子伤精。
獐肉不可合虾及生菜，梅果食之，皆病人。
痼疾人不可食熊肉，令终身不愈。
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
食狗鼠余，令人发瘘疮。
治食犬肉不消，心下坚，或腹胀，口干大渴，心急发热，妄语如狂，或洞下方。

杏仁一升（合皮熟研用）
上一味，以沸汤三升，和取汁，分三服，利下肉片，大验。
妇人妊娠，不可食兔肉、山羊肉，及鳖、鸡、鸭，令子无声音。
兔肉不可合白鸡肉食之，令人面发黄。
兔肉着干姜食之，成霍乱。
凡鸟自死，口不闭，翅不合者，不可食之。
诸禽肉，肝青者，食之杀人。
鸡有六翮四距者，不可食之。
乌鸡白首者，不可食之。
鸡不可共胡蒜食之，滞气。（一云鸡子）
山鸡不可合鸟兽肉食之。
雉肉久食之，令人瘦。
鸭卵不可合鳖肉食之。
妇人妊娠，食雀肉，令子淫乱无耻。
雀肉不可合李子食之。
燕肉勿食，入水为蛟龙所啖。
鸟兽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
大豆煮汁及盐汁，服之解。
鱼头正白如连珠至脊上，食之杀人。
鱼头中无腮者，不可食之，杀人。
鱼无肠胆者，不可食之，三年阴不起，女子绝生。
鱼头似有角者，不可食之。
鱼目合者，不可食之。
六甲日，勿食鳞甲之物。
鱼不可合鸡肉食之，鱼不得合鸟鹊肉食之。
鲤鱼鲊，不可合小豆藿食之；其子不可合猪肝食之，害人。
鲤鱼不可合犬肉食之。
鲫鱼不可合猴雉肉食之。一云不可合猪肝食。
鲩鱼合鹿肉生食，令人筋甲缩。
青鱼鲊，不可合生胡荽及生葵并麦中食之。
鳝鳝不可合白犬血食之。
龟肉不可合酒果子食之。
鳖目凹陷者，及厌下有王字形者，不可食之，又其肉不得合鸡鸭子食之。
龟鳖肉不可合苋菜食之。
虾无须，及腹下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之。
食胾，饮乳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瘕。
鲙食之，在心胸间不化，吐复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癥病，治之方。
橘皮一两　大黄二两　朴硝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大升，煮至小升，顿服即消。
食鲙多不消，结为癥病，治之方。
马鞭草
上一味，捣汁饮之。（或以姜叶汁饮之一升，亦消。又可服吐药吐之）
食鱼后食毒，两种烦乱，治之方
橘皮

浓煎汁，服之即解。
食鲭鲱鱼中毒方。
芦根
煮汁，服之即解。
蟹目相向，足班目赤者，不可食之。
食蟹中毒治之方
紫苏
煮汁，饮之三升。紫苏子捣汁饮之，亦良。
又方
冬瓜汁饮二升，食冬瓜亦可。
凡蟹未遇霜多毒，其熟者乃可食之
蜘蛛落食中，有毒，勿食之
凡蜂、蝇、虫蚁等多集食上，食之致瘘。

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

果子生食，生疮。
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
生米停留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
桃子多食令人热，仍不得入水浴，令人病淋沥寒热病。
杏酪不熟，伤人。
梅多食，坏人齿。
李不可多食，令人胪胀。
林檎不可多食，令人百脉弱。
橘柚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
梨不可多食，令人寒中，金疮、产妇亦不宜食。
樱桃、杏多食，伤筋骨。
安石榴不可多食，损人肺。
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痰饮。
生枣多食，令人热渴气胀，寒热羸瘦者，弥不可食，伤人。
食诸果中毒治之方
猪骨（烧灰）
上一味，末之。水服方寸匕。亦治马肝、漏脯等毒。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
菌仰卷，及赤色者，不可食。
食诸菌中毒，闷乱欲死，治之方。
人粪汁饮一升，土浆饮一二升，大豆浓煮汁，饮之。服诸吐利药，并解。
食枫柱菌而哭不止，治之以前方。
误食野芋，烦毒欲死，治之以前方。（其野芋根，山东人名魁芋，人种芋三年不收，亦成野芋。并杀人）
蜀椒闭口者有毒，误食之，戟人咽喉，气病欲绝，或吐下白沫，身体痹冷，急治之方。
肉桂煎汁饮之，饮冷水一二升。或食蒜，或饮地浆，或浓煮豉汁饮之，并解。
正月勿食生葱，令人面生游风。
二月勿食蓼，伤人肾。

三月勿食小蒜，伤人志性。
四月、八月勿食胡荽，伤人神。
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气力。
五月五日勿食一切生菜，发百病。
六月、七月勿食茱萸，伤神气。
八月、九月勿食姜，伤人神。
十月勿食椒，损人心，伤心脉。
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
四季勿食生葵，令人饮食不化，发百病。非但食中，药中皆不可用，深宜慎之。
时病差未健，食生菜，手足必肿。
夜食生菜，不利人。
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无光，目涩心痛腰疼，或发心疟。疟发时，手足十指爪皆青，困委。
葱、韭初生芽者，食之伤人心气。
饮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
生葱不可共蜜食之，杀人，独颗蒜弥忌。
枣合生葱食之，令人病。
生葱和雄鸡、雉、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窍经年流血。
食糖、蜜后四日内食生葱、蒜，令人心痛。
夜食诸姜、蒜、葱等，伤人心。
芜菁根，多食令人心气胀。
薤不可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瘕病，韭亦然。
菰多病，动痔疾。
野苣不可同蜜食之，作内痔。
白苣不可共酪同食，作蜚虫。
黄瓜食之，发热病。
葵心不可食，伤人，叶尤冷，黄背赤茎者，勿食之。
胡荽久食之，令人多忘。
病人不可食胡荽及黄花菜。
芋不可多食，动病。
妊妇食姜，令子余指。
蓼多食，发心痛。
蓼和生鱼食之，令人夺气，阴咳疼痛。
芥菜不可共兔肉食之，成恶邪病。
小蒜多食，伤人心力。
食躁或躁方
豉
浓煮汁饮之。
钩吻与芹菜相似，误食之杀人，解之方（《肘后》云：与茅萸食芹相似）
荠苨八两
上一味，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二服。（钩吻生地仿屋草，其茎有毛者，以此别之）
菜中有水莨菪，叶圆而光，有毒，误食之，令人狂乱，状如中风，或吐血，治之方。

甘草煮汁，服之，即解。

春秋二时，龙带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为病。发时手青腹满，痛不可忍，名蛟龙病，治之方。

硬糖二三升

上一味，日两度服之，吐出如蜥蜴三五枚，差。

食苦瓠中毒治之方

黎穰

煮汁，数服之解。

扁豆，寒热者不可食之。

久食小豆，令人枯燥。

食大豆等，忌啖猪肉。

大麦久食，令人作癣 。

白黍米，不可同饴蜜食，亦不可合葵食之。

荞麦面，多食令人发落 。

盐多食，伤人 肺。

食冷物，冰人齿。

食热物，勿饮冷水。

饮酒食生苍耳，令人心痛。

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着身及使扇，即成病。

饮酒，大忌灸腹背，令人肠结。

醉后勿饱食，发寒热。

饮酒食猪肉，卧秫稻穰中，则发黄。

食饴，多饮酒大忌。

凡水及酒，照见人影动者，不可饮之。

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瘕。

食白米粥，勿食生苍耳，成走痓。

食甜粥已，食盐即吐。

犀角箸搅饮食，沫出，及浇地坟起者，食之杀人。

饮食中毒，烦满，治之方。

苦参三两　　苦酒一升半

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或以水煮亦得。

又方

犀角汤亦佳

贪食，食多不消，心腹坚满痛，治之方。

盐一升　　水三升

上二味，煮令盐消，分三服，当吐出食，便差。

矾石生入腹，破人心肝，亦禁水。

商陆以水服，杀人。

葶苈子傅头疮，药成入脑，杀人。

水银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银着耳边，水银则吐。

苦练无子者，杀人。

凡诸毒，多是假毒，以投元知时，宜煮甘草荠汁饮之。通除诸毒药。

---

〔1〕“汗”上医统本有“去”字。

〔2〕“白术、芎劳、牡蛎”三味药剂量原缺，据《外台》补。
〔3〕“肺痈”二字当作“痰饮”。

金匮要略心典

〔清〕尤在泾　纂注
旷惠桃　周　衡　整理

提　　要　《金匮要略心典》为清·尤怡纂注。成书于1726年。

全书3卷，凡22篇。卷上载“脏腑经络先后病”至“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7篇；卷中载“奔豚气病”至“水气病”7篇；卷下载“黄疸病”至“妇人杂病”8篇。删去了有方无论的原书杂疗方、饮食禁忌等后3篇。

本书为尤氏长期研读《金匮要略》“心有所得”的笔记所辑集。故凡有所得者，则于原文精炼注释，论理畅达；凡原文简奥难通者，宁缺而不强释；凡属传写之误，悉予订正，以突出辨证。自序云：“覃精研思，务求当于古人之心而后已……集既成，颜曰‘心典’，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尔。”徐大椿曾赞许此书“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故本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多奉为学习《金匮》的范本。

本书刊行以来，主要版本有清雍正十年（1732）初刻本、清同治八年（1869）双白燕堂陆氏刻本、清光绪七年（1881）崇德书院刊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44年上海千顷堂书局铅印本等。此据清雍正刻本全文收录。

徐　序

今之称医宗者，则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间，次东垣，次丹溪。且曰仲景专于伤寒，自有明以来，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窃尝考神农著《本草》以后，神圣辈出，立君臣佐使之制，分大小奇偶之宜，于是不称药而称方。如《内经》中所载半夏秫米等数方是已。迨商而有伊尹汤液之说。大抵汤剂之法，至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仓诸公，皆长于禁方，而其书又不克传，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远接轩皇，近兼众氏。当时著书垂教，必非一种，其存者有《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两书。当宋以前，本合为一，自林亿等校刊，遂分为两焉。夫伤寒乃诸病之一病耳，仲景独著一书者，因伤寒变证多端，误治者众，故尤加意，其自叙可见矣。且《伤寒论》中一百十三方，皆自杂病方中检入，而伤寒之方，又无不可以治杂病。仲景书具在，燎如也。若三家之书，虽各有发明，其去仲景相悬，不可以道里计。四家并称，已属不伦，况云仲景专于伤寒乎？呜呼！是尚得为读仲景之书者乎！《金匮要略》，正仲景治杂病之方书也。其方亦不必尽出仲景，乃历圣相传之经方也。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栝楼桂枝汤，乃桂枝加栝楼也，然不曰桂枝加栝楼汤，而曰栝楼桂枝汤，则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即桂枝加龙骨、牡蛎也，乃不别名何汤，而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则知桂枝汤为古方，而龙骨、牡蛎，则仲景所加者也。如此类者，不可胜举。因知古圣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可与《灵》《素》并垂者。苟有心于斯道，可舍此不讲乎？说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执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鲜效而多害。此则尤足叹者。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审的，而恨弓强之不可以命中，不亦异乎！其有审病虽是，药稍加减又不验者，则古今之本草殊也。详本草惟《神农本经》，为得药之正性，古方用药，悉本于是。晋唐以后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张洁古辈出，而影响依附，互相辩驳，反失本草之正传。后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辄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为信然。嗟乎！天地犹此天地，人物犹此人物。若人气薄，则物性亦薄，岂有人今而药独古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学古穷经，辨症知药，而后可以从事。尤君在泾，博雅之士也。自

少即喜学此艺，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辄得奇中。居恒叹古学之益衰，知斯理之将坠，因取《金匮要略》，发挥正义，朝勤夕思，穷微极本，凡十易寒暑而后成。其间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尤君与余有同好，嘱为叙。余读尤君之书而重有感也，故举平日所尝论说者，识于端。尤君所以注此书之意，亦谓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阳月松陵徐大椿叙

自　序

《金匮要略》者，汉张仲景所著，为医方之祖，而治杂病之宗也。其方约而多验，其文简而难通。唐宋以来，注释阙如；明兴之后，始有起而论之者；迄于今，乃不下数十家，莫不精求深讨，用以发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骛远引，以曲逞其说，而其失则为浮；守矩矱者，寻行数墨，而畏尽其辞，而其失则为隘。是隘与浮者，虽所趣不同，而其失则一也。余读仲景书者数矣，心有所得，辄笔诸简端，以为他日考验学问之地，非敢举以注是书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绪。丙午秋日，抱病斋居，勉谢人事，因取《金匮》旧本，重加寻绎，其未经笔记者补文，其记而未尽善者复改之，覃精研思，务求当于古人之心而后已。而其间深文奥义，有通之而无可通者，则阙之；其系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其或类后人续入者，则删汰之。断自脏腑经络之下，终于妇人杂病，凡二十有三篇，厘为上中下三卷，仍宋林亿之旧也。集既成，颜曰《心典》，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尔。虽然，刘氏扰龙，宋人刻楮，力尽心劘，要归罔用。余之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即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予阙失而赐之教焉，则予之幸也。

雍正己酉春日饮鹤山人尤怡题于北郭之树下小轩

目　录

卷　上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 57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 61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 …… 65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 68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 70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 73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 76
卷　中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 80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 81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 83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 86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 …… 89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 95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 97
卷　下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103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106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109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115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 117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118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120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122

卷　上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按：《素问》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也。实脾者，助令气旺，使不受邪，所谓治未病也。设不知而徒治其肝，则肝病未已，脾病复起，岂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补用酸者，肝不足，则益之以其本味也，与《内经》以辛补之之说不同。然肝以阴脏而含生气，以辛补者，所以助其用；补用酸者，所以益其体，言虽异而理各当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谓心旺则气感于肝也。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者，越人所谓损其肝者，缓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编书者误收之也。盖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在脾实而不受肝邪，非补脾以伤肾，纵火以刑金之谓。果尔，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强木之有哉！细按语意，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补用酸三句，乃别出肝虚正治之法。观下文云，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可以见矣。盖脏病，惟虚者受之，而实则不受；脏邪，惟实则能传，而虚则不传。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治肝虚者，直补本官，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后人不察肝病缓中之理，谬执甘先入脾之语，遂略酸与焦苦，而独于甘味曲穷其说，以为是即治肝补脾之要妙。昔贤云：詖辞知其所蔽，此之谓耶！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是皮肤，脏腑之纹理也。

人禀阴阳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长，则实由风与气。盖非八风，则无以动荡而协和；非六气，则无以变易而长养。然有正气，即有客气；有和风，即有邪风。其生物、害物，并出一机，如浮舟、覆舟，总为一水。故得其和则为正气，失其和即为客气；得其正则为和风，失其正即为邪风。其生物有力，则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风有轻重，病有浅深，约而言之，不越三条：一者，邪从经络入脏腑而深，为内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窍、皮肤，沿流血脉而浅，为外所因；三者，病从王法、房室、金刃、虫兽而生，为不内外因，所谓病之由也。人于此慎养，不令邪风异气干忤经络，则

无病；适入经络，未入脏腑，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谓医治之也，此应前内因一段。若风气外侵四肢，将及九窍，即吐纳、导引以行其气，针灸、膏摩以逐其邪，则重滞通快，而闭塞无由，此应前外因一段。更能不犯王法、禽兽，则形体不伤；又虽有房室而不令竭乏，则精神不敝，此应前房室一段。腠理云者，谓凡病纠缠于身，不止经络、血脉，势必充溢腠理，故必慎之，使无由入。腠者，三焦与骨节相贯之处，此神气所往来，故曰元真通会。理者，合皮肤、脏腑，内外皆有其理，细而不紊，故曰纹理。仲景此论，以风气中人为主，故以经络入脏腑者，为深、为内；自皮肤流血脉者，为浅、为外；若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则非客气邪风中人之比，与经络、脏腑无相干涉者，为不内外因也。

按：陈无择《三因方》，以六淫邪气所触为外因，五脏、情志所感为内因，饮食、房室、跌扑、金刃所伤为不内外因。盖仲景之论，以客气、邪风为主，故不从内伤、外感为内外，而以经络、脏腑为内外，如徐氏所云是也。无择合天人表里立论，故以病从外来者为外因，从内生者为内因，其不从邪气、情志所生者，为不内外因，亦最明晰，虽与仲景并传可也。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此气色之辨，所谓望而知之者也。鼻头，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贼也；冷则阳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肾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负而肾气胜之，故有水气。色黄者，面黄也，其病在脾，脾病则生饮，故胸上有寒。寒，寒饮也。色白，亦面白也，亡血者，不华于色，故白；血亡则阳不可更越，设微赤而非火令之时，其为虚阳上泛无疑，故死。目正圆者，阴之绝也；痉，为风强病，阴绝阳强，故不治。痛则血凝泣而不流，故色青。劳则伤肾，故色黑，经云：肾虚者，面如漆柴也。风为阳邪，故色赤。脾病则不运，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经云：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也。

师曰：病人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

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病在肾肝，为筋髓寒而痛时作也。喑喑然不彻者，病在心肺，则气道塞而音不彰也。啾啾然细而长者，痛在头中，则声不敢扬，而胸膈气道自如，故虽细而仍长也。此音声之辨，闻而知之者也。然殊未备，学者一隅三反可矣。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吐沫。

心中坚者，气实而出入阻，故息则摇肩。咳者，气逆而肺失降，则息引胸中上气。肺痿吐沫者，气伤而布息难，则张口短气。此因病而害于气者也。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则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息兼呼吸而言，吸则专言入气也。中焦实，则气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数。数，犹促也。下之则实去气通而愈。若不系实而系虚，则为无根失守之气，顷将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实而元气虚者，既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其实在上焦者，气不得入而辄还，则吸促，促，犹短也；实在下焦者，气欲归而不骤及，则吸远，远，犹长也。上下二病，并关脏气，非若中焦之实，可从下而去者，故曰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气盛而形衰，不能居矣，故亦不治。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旺时而动。假令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旺时，时至而气旺，脉乘之而动，而色亦应之。如肝旺于春，脉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之四时，无不皆然。若色当青而反白，为非其时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当病矣，犯其旺气故也。故曰：色脉皆当病。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已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上之至谓时至，下之至谓气至，盖时有常数而不移，气无定刻而或迁也。冬至之后甲子，谓冬至后六十日也。盖古造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依此推之，则冬至后六十日，当复得甲子；而气盈朔虚，每岁递迁，于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当以冬至后六十日花甲一周，正当雨水之候为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为雨水，天气温和之始也。云少阳起者，阳方起而出地；阳始生者，阳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阳初生之谓也，窃尝论之矣。夏至一阴生，而后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阳生，而后有小寒、大寒，非阴生而反热，阳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极则不泰；阴阳之气，剥不极则不复。夏至六阴尽于地上，而后一阴生于地下，是阴生之时，正阳极之时也；冬至六阳尽于地上，而后一阳生于地下，是阳生之时，正阴极之时也。阳极而大热，阴极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则所谓阳始生天得温和者，其不得与冬至阳生同论也，审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温，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温，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时，则气之有盈有缩，为候之或后或先，而人在气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为能与时消息而无忤耳！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前，谓关前，后，谓关后。关前为阳，关后为阴。关前脉浮者，以阳居阳，故病在表；关后脉浮者，以阳居阴，故病在里。然虽在里而系阳脉，则为表之里，而非里之里，故其病不在肠肾，而在腰背膝胫，而及其至，则必短气而极。所以然者，形伤不去，穷必及气；表病不除，久必归里也。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厥阳独行者，孤阳之气，厥而上行。阳失阴则越，犹夫无妻则荡也。《千金方》云：阴脉且解，血散不通，正阳遂厥，阴不往从。此即厥阳独行之旨欤？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实，谓血实；气，谓气实。实气相搏者，血与气并而俱实也。五脏者，藏而不泻，血气入之，卒不得还，神去机息，则唇青、身冷而死。六腑者，传而不藏，血气入之，乍满乍泻，气还血行，则身和、汗出而愈。经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是也。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脉脱者，邪气乍加，正气被遏，经隧不通，脉绝似脱，非真脱也，盖即暴厥之属。经曰：跃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又曰：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为尸厥。即脉脱之谓也。厥病，入脏者深而难出，气竭不复则死；入腑者浅而易通，气行脉出即愈。浸淫疮，疮之浸淫不已，《外台》所谓转广有汁，流绕周身者也。从口流向四肢者，病自内而之外，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病自外而之里，故不可治。李玮西云：病在外二句，概指诸病而言，即上文百病皆然之意；入里者死，如痹气入腹、脚气冲心之类。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谷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头、项、腰、脊、臂、脚六者，病兼上下，而通谓之阳者，以其在躯壳之外也；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九者，病兼脏腑，而通谓之阴者，以其在躯壳之里也。在外者有营病、卫病、营卫交病之殊，是一病而有三也，三而六之，合则为十八，故曰阳病十八也。在里者有或虚、或实之异，是一病而有二也，九而二之，合则为十八，故曰阴病十八也。五脏病各有十八，六微病又各有十八，则皆六淫邪气所生者也。盖邪气之中人者，有风、寒、暑、湿、燥、火之六种，而脏腑之受邪者，又各有气分、血分、气血并受之三端，六而三之，则为十八病，以十八之数推之，则五脏合得九十病，六微合得一百八病。至于五劳、七伤、六极，则起居、饮食、情志之所生也；妇人三十六病，则经月、产、乳、带下之疾也，均非六气外淫所致，故曰不在其中。清邪，风露之邪，故居于上；浊邪，水土之邪，故居于下；大邪漫风，虽大而力散，故中于表；小邪，户牖隙风，虽小而气锐，故中于里；谷饪，饮食之属，入于口而伤于胃者也。是故邪气有清浊大小之殊，人身亦有上下表里之别，莫不各随其类以相从，所谓各有法度也。故风为阳而中于前，寒为阴而中于后，湿气浊而伤于下，雾气清而伤于上，经脉阴而伤于寒，络脉阳而伤于热。合而言之，无非阳邪亲上，阴邪亲下，热气归阳，寒气归阴之理。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治实证者，以逐邪为急；治虚证者，以养正为急。盖正气不固，则无以御邪而却疾，故虽身体疼痛，而急当救里。表邪不去，热必入里而增患，故即清便自调，则仍当救表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卒病易除，故当先治；痼疾难拔，故宜缓图，且勿使新邪得助旧疾也。读二条，可以知治病缓急先后之序。

师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所得、所恶、所不喜，该居处服食而言。如《脏气法时论》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肾色黑，宜食辛；脾色黄，宜食咸。又，心病禁温食、热衣；脾病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肺病禁寒饮食、寒衣；肾病禁焠焮热食、温炙衣。《宣明五气篇》所云：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灵

枢·五味篇》所云：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之属皆是也。五脏病各有所得而愈者，谓得其所宜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安脏气而却病气也。各随其所不喜为病者，谓得其所禁所恶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忤脏气而助病邪也。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者，谓平素所不喜之物，而反暴思之，由病邪之气变其脏气使然，食之则适以助病气而增发热也。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无形之邪，入结于脏，必有所据。水、血、痰、食，皆邪薮也。如渴者，水与热得，而热结在水，故与猪苓汤利其水，而热亦除。若有食者，食与热得，而热结在食，则宜承气汤下其食，而热亦去。若无所得，则无形之邪，岂攻法所能去哉？

猪苓汤方　见后消渴证中。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

成氏曰：《千金》云：太阳中风，重感寒湿则变痉。太阳病，发热无汗为表实，则不当恶寒，今反恶寒者，则太阳中风，重感于寒，为痉病也 。以其表实有寒，故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为表虚，则当恶寒，今不恶寒者，风邪变热，外伤筋脉为痉病也。以其表虚无寒，故曰柔痉。然痉者强也，其病在筋，故必兼有颈项强急，头热足寒，目赤头摇，口噤背反等症。仲景不言者，以痉字该之也。《活人书》亦云：痉证发热恶寒，与伤寒相似，但其脉沉迟弦细，而项背反张为异耳。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太阳脉本浮，今反沉者，风得湿而伏，故为痉。痉脉本紧弦，今反细者，阴气适不足，故难治。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此原痉病之由，有此三者之异。其为脱液伤津则一也。盖病有太阳风寒不解，重感寒湿而成痉者；亦有亡血竭气，损伤阴阳而病变成痉者。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又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阳既衰，筋脉失其濡养，而强直不柔矣。此痉病标本虚实之异，不可不辨也。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

痉病不离乎表，故身热恶寒；痉为风强病，而筋脉受之，故口噤，头项强，背反张，脉强直，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头热足寒，面目赤，头动摇者，风为阳邪，其气上行而又主动也。寒湿相得者，汗液之湿与外寒之气相得不解，而表气以汗而益虚，寒气得湿而转增，则恶寒甚也。其脉如蛇者，脉伏而曲，如蛇行也。痉脉本直，汗之则风去而湿存，故脉不直而曲也。

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此即上文风去湿存之变证。魏氏云：风去不与湿相丽，则湿邪无所依著，必顺其下坠之性，而入腹作胀矣。风寒外解，而湿下行，所以为欲解也。如是诊之，其脉必浮而不沉，缓而不弦矣。乃其脉如故，而反加伏弦，知其邪内连太阴，里病转增而表病不除，乃痉病诸证中之一变也。

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

紧如弦，即坚直之象。李氏曰：上下行者，自寸至尺，皆见紧直之脉也。《脉经》亦云：痉病脉坚伏，直上下行。

痉病有灸疮，难治。

有灸疮者，脓血久溃，穴俞不闭。娄全善云：即破伤风之意。盖阴伤而不胜风热，阳伤而不任攻伐也，故曰难治。

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楼桂枝汤主之。

太阳证备者，赵氏谓“太阳之脉，自足上行，循背至头项，此其所过之部而为之状者皆是其证”是也。几几，背强连颈之貌。沉本痉之脉，迟非内寒，乃津液少而营卫之行不利也。伤寒项背强几几，汗出恶风者，脉必浮数，为邪风盛于表。此证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者，为风淫于外而津伤于内。故用桂枝则同，而一加葛根以助其散，一加栝楼根兼滋其内，则不同也。

栝楼桂枝汤方

栝楼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无汗而小便反少者，风寒湿甚，与气相持，不得外达，亦并不下行也。不外达，不下行，势必逆而上冲，为胸满，为口噤不得语，驯至面赤头摇，项背强直，所不待言，故曰欲作刚痉。葛根汤，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乃刚痉无汗者之正法也。

按：痉病多在太阳、阳明之交，身体强，口噤不得语，皆其验也。故加麻黄以发太阳之邪，加葛根兼疏阳明之经。而阳明外主肌肉，内主津液，用葛根者，所以通隧谷而逐风湿；加栝楼者，所以生津液而濡经脉也。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　甘草（炙）　芍药各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可与大承气汤。

此痉病之属阳明瘀热者。阳明之筋起于足，结于跗，其直者上结于髀。阳明之脉，入齿中，挟口环唇；其支者，循喉咙，入缺盆下膈，故为是诸证。然无燥实见证，自宜涤热而勿荡实。乃不用调胃而用大承气者，岂病深热极，非此不能治欤？然曰可与，则犹有斟酌之意，用者慎之。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纳大黄，煮二升，去滓，纳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湿为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风寒之先在太阳。但风寒伤于肌腠，而湿则流入关节。风脉浮，寒脉紧，而湿脉则沉而细。湿性濡滞而气重着，故亦名痹。痹者闭也。然中风者，必先有内风而后召外风；中湿者，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故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湿动于中，由是气化不速而湿侵于外，外内合邪，为关节疼烦，为小便不

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内湿，而后可以除外湿，故曰当利其小便。东垣亦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此为脉沉而小便不利者设耳。若风寒在表，与湿相搏，脉浮恶风，身重疼痛者，则必以麻黄、白术、薏苡、杏仁、桂枝、附子等，发其汗为宜矣。详见后条。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湿外盛者，其阳必内郁。湿外盛为身疼，阳内郁则发热。热与湿合，交蒸互郁，则身色如熏黄。熏黄者，如烟之熏，色黄而晦，湿气沉滞故也。其热黄则黄而明，所谓身黄如橘子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寒湿居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为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驱寒湿，以通其阳。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其所伤之处而为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状，实非胎也。盖下后阳气反陷于下，而寒湿仍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欲得饮，胸上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谓阳上游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其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风湿虽并为六淫之一，然风无形而湿有形，风气迅而湿气滞，值此雨淫湿胜之时，自有风易却而湿难除之势，而又发之速而驱之过，宜其风去而湿不与俱去也。故欲湿之去者，但使阳气内蒸而不骤泄，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而湿邪自无地可容矣。此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欤？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纳药鼻中则愈 。

寒湿在上，则清阳被郁。身疼、头痛、鼻塞者，湿上甚也；发热、面黄、烦、喘者，阳上郁也；而脉大，则非沉细之比；腹和无病，则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头。疗之者宜但治其头而毋犯其腹。纳药鼻中，如瓜蒂散之属，使黄水出则寒湿去而愈，不必服药以伤其和也。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身烦疼者，湿兼寒而在表也。用麻黄汤以散寒，用白术以除湿。喻氏曰：麻黄得术，则虽发汗不至多汗；而术得麻黄，并可以行表里之湿。不可以火攻者，恐湿与热合而反增发热也。

麻黄加术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 甘草一两（炙） 白术四两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汗。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此亦散寒除湿之法。日晡所剧，不必泥定肺与阳明，但以湿无来去，而风有休作，故曰此名风湿。然虽言风，而寒亦在其中，观下文云：汗出当风。又曰：久伤取冷。意可知矣。盖痉病非风不成，湿痹无寒不作，故以麻黄散寒，薏苡除湿，杏仁利气，助通泄之用，甘草补中，予胜湿之权也。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麻黄半两　杏仁十个（去皮尖）　薏苡半两　甘草一两（炙）

上锉麻豆大。每服四钱匕，水一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风。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耆汤主之。

风湿在表，法当从汗而解，乃汗不待发而自出，表尚未解而已虚，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黄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己驱之肌肤之里。服后如虫行皮中，及从腰下如冰，皆湿下行之征也。然非耆、术、甘草，焉能使卫阳复振，而驱湿下行哉？

防己黄耆汤方

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炙）　白术七钱半　黄耆一两一分

上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者，邪在表也；不呕不渴，里无热也；脉浮虚而涩，知其风湿外持而卫阳不正。故以桂枝汤去芍药之酸收，加附子之辛温，以振阳气而敌阴邪。若大便坚，小便自利，知其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犹治，则皮中之湿，自可驱之于里，使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发其表，以危久弱之阳矣。故于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而逐水气，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方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一两半　大枣六枚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此亦湿胜阳微之证。其治亦不出助阳散湿之法。云得微汗则解者，非正发汗也，阳复而阴自解耳。夫风湿在表，本当从汗而解，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其正法也；而汗出表虚者，不宜重发其汗，则有防己、黄耆实表行湿之法；而白术附子，则又补阳以为行者也；表虚无热者，不可遽发其阳，则有桂枝附子温经散湿之法；而甘草附子，则兼补中以为散者也。即此数方，而仲景审病之微，用法之变，盖可见矣。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妙。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中暍即中暑，暑亦六淫之一，故先伤太阳而为寒热也。然暑，阳邪也，乃其证反身重疼痛，其脉反弦细而迟者，虽名中暍，而实兼湿邪也。小便已，洒洒毛耸者，太阳主表，内合膀胱，便已而气馁也。手足逆冷者，阳内聚而不外达，故小有劳，即气出而身热也。口开、前板齿燥者，热盛于内而气淫于外也。盖暑虽阳邪，而气恒与湿相合，阳求阴之义也。暑因湿入，而暑反居湿之中，阴包阳之象也。治之者一如分解风湿之法，辛以散湿，寒以凉暑可矣。若发汗则徒伤其表，温针则更益其热，下之则热且内陷，变证随出，皆非正治暑湿之法也。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中热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气也。恶寒者，热气入则皮肤缓，腠理开，开则洒然寒，与伤寒恶寒者不同。发热汗出而渴，表里热炽，胃阴待涸，求救于水，故与白虎加人参以清热生阴，为中暑而无湿者之法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绵裹）　甘草二两（炙）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阳虚而多湿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气，水去而暑无所依，将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湿者之法也。

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上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后见者，各随证治之。

百脉一宗者，分之则为百脉，合之则为一宗。悉致其病，则无之非病矣。然详其证：意欲食矣，而复不能食；常默然静矣，而又躁不得卧；饮食或有时美矣，而复有不欲闻食臭时；如有寒、如有热矣，而又不见为寒，不见为热；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来，不可为凭之象。惟口苦、小便赤、脉微数，则其常也。所以者何？热邪散漫，未统于经，其气游走无定，故其病亦去来无定。而病之所以为热者，则征于脉、见于口与便，有不可掩然者矣。夫膀胱者，太阳之府，其

脉上至巅顶，而外行皮肤。溺时头痛者，太阳乍虚，而热气乘之也；淅然、快然，则递减矣。夫乍虚之气，溺已即复；而热淫之气，得阴乃解。故其甚者，必六十日之久，诸阴尽集，而后邪退而愈；其次四十日，又其次二十日，热差减者，愈差速也。此病多于伤寒热病前后见之。其未病而预见者，热气先动也；其病后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见者，遗热不去也。各随其证以治，具如下文。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人之有百脉，犹地之有众水也。众水朝宗于海，百脉朝宗于肺。故百脉不可治，而可治其肺。百合味甘平微苦，色白入肺，治邪气，补虚清热，故诸方悉以之为主，而随证加药治之。用知母者，以发汗伤津液故也。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七枚（擘） 知母三两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别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后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下之后者，百合滑石代赭汤主之。

百合病不可下而下之，必伤其里，乃复以滑石、代赭者，盖欲因下药之势，而抑之使下，导之使出，亦“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

百合滑石代赭汤方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两（碎，绵裹） 代赭石如弹丸大一枚（碎，绵裹）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则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汤主之。

《本草》：鸡子安五脏，治热疾。吐后脏气伤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内，亦且攘外也。

百合鸡子汤方

百合七枚（擘） 鸡子黄一枚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了，纳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此则百合病正治之法也。盖肺主行身之阳，肾主行身之阴。百合色白入肺，而清气中之热；地黄色黑入肾，而除血中之热。气血既治，百脉俱清，虽有邪气，亦必自下。服后大便如漆，则热除之验也。《外台》云：大便当出黑沫。

百合地黄汤方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汁一升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了，纳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温分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病久不解而变成渴，邪热留聚在肺也。单用百合渍水外洗者，以皮毛为肺之合，其气相通故也。洗已食煮饼。

按：《外台》云：洗身讫，食白汤饼。今餺饦也。《本草》：粳米、小麦，并除热止渴。勿以咸豉者，恐咸味耗水而增渴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咸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楼牡蛎散主之。

病变成渴，与百合洗方而不差者，热盛而津伤也。栝楼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蛎

咸寒，引热下行，不使上烁也。

栝楼牡蛎散方

栝楼根　牡蛎（熬）等分

上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病变发热者，邪聚于里而见于外也。滑石甘寒，能除六腑之热。得微利，则里热除而表热自退。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两（炙）　滑石三两

上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病见于阴，甚必及阳；病见于阳，穷必归阴。以法救之者，养其阳以救阴之偏，则阴以平而阳不伤；补其阴以救阳之过，则阳以和而阴不敝。《内经》"用阴和阳，用阳和阴"之道也。若见阳之病而攻其阴，则并伤其阴矣，乃复发汗，是重伤其阳也，故为逆；见阴之病而攻其阳，则并伤其阳矣，乃复下之，是重竭其阴也，故亦为逆。以百合为邪少虚多之证，故不可直攻其病，亦不可误攻其无病如此。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嗄，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狐惑，虫病，即巢氏所谓蜮病也。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其躁扰之象，有似伤寒少阴热证，而实为蜮之乱其心也；不欲饮食，恶闻食臭，有似伤寒阳明实证，而实为虫之扰其胃也；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者，虫之上下聚散无时，故其色变更不一，甚者脉亦大小无定也。盖虽虫病，而能使人惑乱而狐疑，故名曰狐惑。徐氏曰：蚀于喉为惑，谓热淫于上，如惑乱之气感而生蜮；蚀于阴为狐，谓热淫于下，柔害而幽隐，如狐性之阴也。亦通。蚀于上部，即蚀于喉之谓，故声嗄；蚀于下部，即蚀于阴之谓，阴内属于肝，而咽门为肝胆之候（出《千金》），病自下而冲上，则咽干也。至生虫之由，则赵氏所谓湿热停久，蒸腐气血而成瘀浊，于是风化所腐而成虫者当矣。甘草泻心，不特使中气运而湿热自化，抑亦苦辛杂用，足胜杀虫之任。其苦参、雄黄，则皆清燥杀虫之品，洗之熏之，就其近而治之耳。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炙）　黄芩　干姜　人参各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苦参汤方

苦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

雄黄熏法

雄黄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豆当归散主之。

脉数微烦，默默但欲卧，热盛于里也。无热汗出，病不在表也。三四日目赤如鸠眼者，肝脏血中之热，随经上注于目也。经热如此，脏热可知，其为蓄热不去，将成

痈肿无疑。至七八日目四眥黑，赤色极而变黑，则痈尤甚矣。夫肝与胃，互为胜负者也，肝方有热，势必以其热侵及于胃；而肝既成痈，胃即以其热并之于肝，故曰若能食者，知脓已成也。且脓成则毒化，毒化则不特胃和而肝亦和矣。赤豆、当归，乃排脓血、除湿热之良剂也。

再按：此一条，注家有目为狐惑病者，有目为阴阳毒者，要之，亦是湿热蕴毒之病。其不腐而为虫者，则积而为痈。不发于身面者，则发于肠脏，亦病机自然之势也。仲景意谓与狐惑、阴阳毒，同源而异流者，故特论列于此欤？

赤豆当归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十两

上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阳毒非必极热，阴毒非必极寒。邪在阳者为阳毒，邪在阴者为阴毒也。而此所谓阴阳者，亦非脏腑气血之谓，但以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其邪著而在表者谓之阳；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不唾脓血，其邪隐而在表之里者谓之阴耳。故皆得用辛温升散之品，以发其蕴蓄不解之邪；而亦并用甘润咸寒之味，以安其邪气经扰之阴。五日邪气尚浅，发之犹易，故可治；七日邪气已深，发之则难，故不可治。其蜀椒、雄黄二物，阳毒用之者，以阳从阳，欲其速散也；阴毒去之者，恐阴邪不可劫，而阴气反受损也。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　当归　甘草各二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黄半两（研）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疟者少阳之邪，弦者少阳之脉，有是邪，则有是脉也。然疟之舍，固在半表半里之间，而疟之气，则有偏多偏少之异。故其病有热多者，有寒多者，有里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风从热出而不可以药散者，当各随其脉而施治也。徐氏曰：脉大者为阳，小者为阴，紧虽寒脉，小紧则内入而为阴矣。阴不可从表散，故曰下之愈。迟既为寒，温之无疑。弦紧不沉，为寒脉而非阴脉，非阴故可发汗针灸也。疟脉概弦，而忽浮大，知邪在高分，高者引而越之，故可吐。喻氏曰：仲景既云弦数者多热矣，而复申一义云：弦数者风发，见多热不已，必至于极热，热极则生风，风生则肝木侮土而传其热于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药，须以饮食消息，止其炽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病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

天气十五日一更，人之气亦十五日一更，气更则邪当解也。否则三十日天人之气

再更，而邪自不能留矣。设更不愈，其邪必假血依痰，结为癥瘕，僻处胁下，将成负固不服之势，故宜急治。鳖甲煎丸，行气逐血之药颇多，而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谓乘其未集而击之也。

鳖甲煎丸方

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即射干）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 大黄 桂枝 石韦（去毛） 厚朴 紫葳（即凌霄） 阿胶各三分 半夏 芍药 牡丹（去心） 蜚虫各五分 葶苈 人参各一分 瞿麦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去皮尖，研）

上二十三味，为末，取锻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纳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鳖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无鼠妇、赤硝二味。

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此与《内经》论瘅疟文大同。夫阴气虚者，阳气必发，发则足以伤气而耗神，故少气烦冤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盛则手足热也。欲呕者，热干胃也。邪气内藏心者，瘅为阳邪，心为阳脏，以阳从阳，故邪外舍分肉，而其气则内通心脏也。消烁肌肉者，肌肉为阴，阳极则阴消也。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此与《内经》论温疟文不同。《内经》言其因，此详其脉与证也。瘅疟、温疟，俱无寒但热，俱呕，而其因不同。瘅疟者，肺素有热而加外感，为表寒里热之证，缘阴气内虚，不能与阳相争，故不作寒也。温疟者，邪气内藏肾中，至春夏而始发，为伏气外出之证，寒蓄久而变热，故亦不作寒也。脉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脉如其平时也。骨节烦疼时呕者，热从肾出，外舍于其合而上并于阳明也。白虎甘寒除热，桂枝则因其势而达之耳。

白虎加桂枝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 甘草二两（炙） 粳米二合 桂枝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疟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

疟多寒者，非真寒也。阳气为痰饮所遏，不得外出肌表，而但内伏心间。心，牡脏也，故名牡疟。蜀漆能吐疟痰，痰去则阳伸而寒愈。取云母、龙骨者，以蜀漆上越之猛，恐并动心中之神与气也。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云母（烧二日夜） 龙骨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

附《外台秘要》三方

牡蛎汤

牡蛎 麻黄各四两 甘草二两 蜀漆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得六升，纳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按：此系宋孙奇等所附，盖亦蜀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较猛矣。赵氏云：牡蛎软坚消结，麻黄非独散寒，且可发越阳气，使通于外。结散阳通，其病自愈。

柴胡去半夏加栝楼根汤 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

柴胡八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栝楼根四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姜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　干姜二两　栝楼根四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牡蛎二两（熬）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赵氏曰：此与牡疟相类而实非。牡疟邪客心下，此风寒湿痹于肌表。肌表既痹，阳气不得通于外，遂郁伏于营血之中。阳气化热，血滞成瘀，着于其处，遇卫气行阳二十五度及之，则病作。其邪之入营者，既无外出之势，而营之素痹者，亦不出而与阳争，故少热或无热也。是用柴胡为君，发其郁伏之阳；黄芩为佐，清其半里之热；桂枝、干姜，所以通肌表之痹；栝楼根、牡蛎，除留热，消瘀血；甘草和诸药，调阴阳也。得汗则痹邪散，血热行，而病愈矣。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风彻于上下，故半身不遂；痹闭于一处，故但臂不遂。以此见风重而痹轻，风动而痹着也。风从虚入，故脉微；风发而成热，故脉数。曰中风使然者，谓痹病亦是风病，但以在阳者则为风，而在阴者则为痹耳。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寒虚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为风寒初感之诊也。浮为血虚者，气行脉外而血行脉中，脉浮者沉不足，为血虚也。血虚则无以充灌皮肤，而络脉空虚，并无以捍御外气，而贼邪不泻，由是或左或右，随其空处而留着矣。邪气反缓，正气即急者，受邪之处，筋脉不用而缓；无邪之处，正气独治而急，缓者为急者所引，则口目为僻，而肢体不遂。是以左㖞者邪反在右，右㖞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则有邪正缓急之殊，而为表为里，亦有经络脏腑之别。经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小者为孙。是则络浅而经深，络小而经大。故络邪病于肌肤，而经邪病连筋骨。甚而入腑，又甚而入脏，则邪递深矣。盖神藏于脏而通于腑，腑病则神窒于内，故不识人。诸阴皆连舌本，脏气厥不至舌下，则机息于上，故舌难言而涎自出也。

侯氏黑散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

菊花四十分　白术　防风各十分　桔梗八分　黄芩五分　细辛　干姜　人参　茯苓　当归　川芎　牡蛎　矾石　桂枝各三分

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

此方亦孙奇等所附，而去风、除热、补虚、下痰之法具备。以为中风之病，莫不由是数者所致云尔。学者得其意，毋泥其迹可也。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

迟者行之不及，缓者至而无力。不及为寒，而无力为虚也。沉而缓者为营不足，浮

而缓者为卫中风，卫在表而营在里也。经不足而风入之，血为风动，则身痒而瘾疹；心不足而风中之，阳用不布，则胸满而短气。经行肌中，而心处胸间也。

风引汤　除热瘫痫。

大黄　干姜　龙骨各四两　桂枝三两　甘草　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上十二味杵，粗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数发，医所不疗。除热方。巢氏云：脚气宜风引汤。

此下热清热之剂。孙奇以为中风多从热起，故特附于此欤？中有姜、桂、石、脂、龙、蛎者，盖以涩驭泄，以热监寒也。然亦猛剂，用者审之。

防己地黄汤　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

防己　甘草各一分　桂枝　防风各三分

上四味，以酒一杯，渍之，绞取汁。生地黄二斤。叹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药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狂走谵语，身热脉大者，属阳明也。此无寒热，其脉浮者，乃血虚生热，邪并于阳而然。桂枝、防风、防己、甘草，酒浸取汁，用是轻清，归之于阳，以散其邪；用生地黄之甘寒，熟蒸使归于阴，以养血除热。盖药生则散表，熟则补衰，此煎煮法，亦表里法也。（赵氏）

头风摩散

大附子一枚　盐等分

上二味，为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疾上，令药力行。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痛，黄汗出，故曰历节。

此为肝肾先虚，而心阳复郁，为历节黄汗之本也。心气化液为汗，汗出入水中，水寒之气，从汗孔入侵心脏，外水内火，郁为湿热，汗液则黄；浸淫筋骨，历节乃痛。历节者，遇节皆痛也。盖非肝肾先虚，则虽得水气，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湿内侵，则肝肾虽虚，未必便成历节。仲景欲举其标而先究其本，以为历节多从虚得之也。

按：后《水气篇》中云：黄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合观二条，知历节、黄汗，为同源异流之病，其瘀郁上焦者，则为黄汗；其并伤筋骨者，则为历节也。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趺阳脉浮者风也，脉滑者谷气盛也。汗生于谷，而风性善泄，故汗自出。　风血相搏者，少阴血虚而风复扰之，为疼痛如掣也。趺阳、少阴二条合看，知阳明谷气盛者，风入必与汗偕出；少阴血不足者，风入遂着而成病也。盛人脉涩小短气者，形盛于外而气歉于内也。自汗出，湿复胜也。缘酒客湿本内积，而汗出当风，则湿复外郁，内外相召，流入关节，故历节痛不可屈伸也。合三条观之：汗出入水者，热为湿郁也；风血相搏者，血为风动也；饮酒汗出当风者，风湿相合也。历节病因，有是三者不同，其为从虚所得则一也。

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诸肢节疼痛，即历节也。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形气不足，而湿热下甚也。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湿热且从下而上冲矣。与脚气冲心之候颇同。桂枝、麻黄、防风散

湿于表；芍药、知母、甘草除热于中；白术、附子驱湿于下；而用生姜最多，以止呕降逆，为湿热外伤肢节，而复上冲心胃之治法也。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桂枝四两　芍药三两　甘草　麻黄各二两　附子二枚（炮）　白术　知母　防风各四两　生姜五两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

此亦内伤肝肾，而由于滋味不节者也。枯泄相搏，即筋骨并伤之谓。曰断泄者，言其生气不续而精神时越也。营不通因而卫不行者，病在阴而及于阳也。不通不行，非壅而实，盖即营卫涸流之意。四属，四肢也。营卫者，水谷之气，三焦受气于水谷，而四肢禀气于三焦，故营卫微，则三焦无气而四属失养也。由是精微不化于上而身体羸瘦，阴浊独注于下而足肿、胫冷、黄汗出。此病类似历节、黄汗，而实非水湿为病。所谓肝肾虽虚，未必便成历节者是也。而虚病不能发热，历节则未有不热者，故曰假令发热，便为历节。后《水气篇》中又云：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盖即黄汗、历节而又致其辨也。详见本文。

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

此治寒湿历节之正法也。寒湿之邪，非麻黄、乌头不能去；而病在筋节，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故以黄耆之补，白芍之收，甘草之缓，牵制二物，俾得深入而去留邪。如卫瓘监钟、邓入蜀，使其成功而不及于乱，乃制方之要妙也。

乌头汤　亦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　芍药　黄耆　甘草各三两（炙）　乌头五枚（咬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乌头）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尽服之。

矾石汤　治脚气冲心。

矾石二两

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脚气之病，湿伤于下而气冲于上，矾石味酸涩性燥，能却水收湿解毒。毒解湿收，上冲自止。

附方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麻黄　桂枝　甘草　干姜　石膏　当归　人参各三两　杏仁四十粒　川芎一两五钱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痱者，废也。精神不持，筋骨不用，非特邪气之扰，亦真气之衰也。麻黄、桂枝所以散邪，人参、当归所以养正，石膏合杏仁，助散邪之力，甘草合干姜，为复气之需。乃攻补兼行之法也。

《千金》三黄汤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麻黄五分　独活四分　细辛　黄耆各二分　黄芩三分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出，二服大汗出。心热，加大黄二分；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分；悸，加牡蛎三分；渴，加栝楼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术附汤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上三味锉。每五钱匕，姜五片，枣一枚，水盏半，煎七分，去滓温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熟地黄八两　山茱萸　山药各四两　泽泻　茯苓　牡丹皮各三两　桂枝　附子各一两（炮）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如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肾之脉起于足而入于腹，肾气不治，湿寒之气随经上入，聚于少腹，为之不仁。是非驱湿散寒之剂所可治者，须以肾气丸补肾中之气，以为生阳化湿之用也。

《千金》越婢加术汤　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甘草二两　生姜二两　白术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问曰：血痹之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乃因疲劳汗出，而阳气一伤；卧不时动摇，而阳气再伤，于是风气虽微，得以直入血中而为痹。经云：邪入于阴则痹也。脉微为阳微，涩为血滞，紧则邪之征也。血中之邪，始以阳气伤而得入，终必得阳气通而后出；而痹之为病，血既以风入而痹于外，阳亦以血痹而止于中，故必针以引阳使出，阳出而邪去，邪去而脉紧乃和，血痹乃通。以是知血分受痹，不当独治其血矣。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耆桂枝五物汤主之。

阴阳俱微，该人迎、趺阳、太溪为言。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即阳不足而阴为痹之象。不仁者，肌体顽痹，痛痒不觉，如风痹状，而实非风也。黄芪、桂枝五物，和营之滞，助卫之行，亦针引阳气之意。以脉阴阳俱微，故不可针而可药，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黄耆桂枝五物汤

黄耆三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

阳气者，烦劳则张，故脉大；劳则气耗，故脉极虚。李氏曰：脉大非气盛也，重按必空濡。大者，劳脉之外暴者也；极虚者，劳脉之内衰者也。

男子面色薄，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

渴者热伤阴气，亡血者不华于色，故面色薄者，知其渴及亡血也。李氏曰：劳者气血俱耗，气虚则喘，血虚则悸。卒者，猝然见此病也。脉浮为里虚，以劳则真阴失

守，孤阳无根，气散于外，而精夺于内也。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差，阴寒精自出，痠削不能行。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脉虚沉弦者，劳而伤阳也，故为短气里急，为小便不利，少腹满，为面色白。而其极则并伤其阴，而目瞑兼衄。目瞑，目不明也。脉浮者，劳而伤阴也，故为手足烦，为痠削不能行，为春夏剧而秋冬差。而其极则并伤其阳，而阴寒精自出。此阴阳互根，自然之道也。若脉浮弱而涩，则精气交亏而清冷不温，此得之天禀薄弱，故当无子。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脉极虚芤迟者，精失而虚及其气也，故少腹弦急，阴头寒而目眩。脉得诸芤动微紧者，阴阳并乖而伤及其神与精也，故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沈氏所谓劳伤心气，火浮不敛，则为心肾不交；阳泛于上，精孤于下，火不摄水，不交自泄，故病失精；或精虚心相内浮，扰精而出，则成梦交者是也。徐氏曰：桂枝汤外证得之，能解肌去邪气，内证得之，能补虚调阴阳；加龙骨、牡蛎者，以失精梦交为神精间病，非此不足以收敛其浮越也。

桂枝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　牡蛎各三两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三两（炮）　白术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半钱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按：此疑亦后人所附，为补阳摄阴之用也。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手足逆寒，腹满，甚者溏泄，食不消化也。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平人，不病之人也。脉虚弱细微，则阴阳俱不足矣。阳不足者不能固，阴不足者不能守，是其人必善盗汗。人年五六十，精气衰矣，而病脉反大者，是其人当有风气也。痹侠背行，痹之侠脊者，由阳气不足，而邪气从之也。若肠鸣、马刀、侠瘿者，阳气以劳而外张，火热以劳而上逆。阳外张则寒动于中而为肠鸣，火上逆则与痰相搏而为马刀、侠瘿。李氏曰：瘿生乳腋下曰马刀，又夹生颈之两旁者为侠瘿。侠者挟也。马刀、蛤蜊之属，疮形似之，故名马刀。瘿，一作缨，发于结缨之处。二疮一在颈，一在腋下，常相联络，故俗名疬串。脉沉小迟，皆阴象也。三者并见，阴盛而阳乃亡矣，故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者，气脱而不固也。由是外无气而手足逆冷，胃无气而腹满，脾无气而溏泄食不化，皆阳微气脱之证也。脉弦者阳不足，故为减为寒；脉大者阴不足，故为芤为虚。阴阳并虚，外强中干，此名为革。又变，革也，妇人半产、漏下，男子亡血、失精，是皆失其产乳生育之常矣，故名曰革。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此和阴阳、调营卫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阴曰阳，阴阳和平，百疾不生。若阳

病不能与阴和，则阴以其寒独行，为里急，为腹中痛，而实非阴之盛也；阴病不能与阳和，则阳以其热独行，为手足烦热，为咽干、口燥，而实非阳之炽也。昧者以寒攻热，以热攻寒，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惟以甘酸辛药，和合成剂，调之使和，则阳就于阴，而寒以温；阴就于阳，而热以和。医之所以贵识其大要也。岂徒云寒可治热，热可治寒而已哉。或问和阴阳、调营卫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者脾胃也，营卫生成于水谷，而水谷转输于脾胃。故中气立则营卫流行而不失其和。又、中者四运之轴而阴阳之机也。故中气立则阴阳相循，如环无端，而不极于偏。是方甘与辛合而生阳，酸得甘助而生阴，阴阳相生，中气自立。是故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中气之立者必以建中也。

小建中汤方

桂枝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六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　饴糖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纳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耆建中汤主之。

里急者，里虚脉急，腹中当引痛也。诸不足者，阴阳诸脉并俱不足，而眩、悸、喘竭、失精、亡血等证相因而至也。急者缓之必以甘，不足者补之必以温，而充虚塞空，则黄耆尤有专长也。

黄耆建中汤方

即小建中汤内加黄耆一两半，余依上法。气短、胸满者，加生姜；腹满者，去枣，加茯苓一两半。及疗肺虚损不足，补气，加半夏三两。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下焦之分，少阴主之。少阴虽为阴脏，而中有元阳，所以温经脏，行阴阳，司开合者也。虚劳之人，损伤少阴肾气，是以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程氏所谓肾间动气已损者是矣。八味肾气丸，补阴之虚可以生气，助阳之弱可以化水，乃补下治下之良剂也。

八味肾气丸方　见妇人杂病。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虚劳证多有挟风气者，正不可独补其虚，亦不可着意去风气。仲景以参、地、芎、归、苓、术补其气血；胶、麦、姜、枣、甘、芍益其营卫；而以桔梗、杏仁、桂枝、防风、柴胡、白敛、黄卷、神曲去风行气。其用薯蓣最多者，以其不寒不热，不燥不滑，兼擅补虚去风之长，故以为君，谓必得正气理而后风气可去耳。

薯蓣丸方

薯蓣三十分　人参七分　白术六分　茯苓五分　甘草二十八分　当归十分　干地黄十分　芍药六分　芎劳六分　麦冬六分　阿胶七分　干姜三分　大枣百枚(为膏)　桔梗五分　杏仁六分　桂枝十分　防风六分　神曲十分　豆黄卷十分　柴胡五分　白蔹二分

上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

人寤则魂寓于目，寐则魂藏于肝。虚劳之人，肝气不荣，则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酸枣仁补肝敛气，宜以为君。而魂既不归容，必有浊痰燥火乘间而袭其舍者，烦之所由作也，故以知母、甘草清热滋燥，茯苓、川芎行气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酸枣仁汤方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　茯苓各二两　芎䓖一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

虚劳症有挟外邪者，如上所谓风气百疾是也。有挟瘀郁者，则此所谓五劳诸伤，内有干血者是也。夫风气不去，则足以贼正气而生长不荣；干血不去，则足以留新血而渗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润以濡其干，虫以动其瘀，通以去其闭，而仍以地黄、芍药、甘草和养其虚，攻血而不专主于血，一如薯蓣丸之去风而不着意于风也。喻氏曰：此世俗所称干血劳之良治也。血瘀于内，手足脉相失者宜之。兼入琼玉膏补润之剂尤妙。

大黄䗪虫丸方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烧令烟尽）　虻虫一升（去翅足，熬）　水蛭百枚（熬）　蛴螬百枚（熬）　䗪虫半升（熬）

上十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汤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四两（炙）　桂枝　生姜各三两　麦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参　阿胶　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纳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脉结是营气不行，悸则血亏而心无所养。营滞血亏而更出汗，岂不立槁乎？故虽行动如常，断云不出百日死，知其阴亡而阳绝也。人参、桂枝、甘草、生姜行身之阳；胶、麦、麻、地行身之阴，盖欲使阳得复行阴中而脉自复也。后人只喜用胶、地等而畏姜、桂，岂知阴凝燥气，非阳不能化耶。（徐氏）

《肘后》獭肝散　治冷劳。又主鬼疰一门相染。

獭肝一具

炙干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此设为问答，以辨肺痿、肺痈之异。热在上焦二句，见《五脏风寒积聚篇》。盖师有是语，而因之以为问也。汗出、呕吐、消渴、二便下多，皆足以亡津液而生燥热。肺虚且热，则为痿矣。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肺中津液，为热所迫而上行也。或云肺既痿而不用，则饮食游溢之精气，不能分布诸经，而但上溢于口。亦通。口中辟辟燥者，魏氏以为肺痈之痰涎脓血，俱蕴蓄结聚于肺脏之内，故口中反干燥，而但辟辟作空响燥咳而已。然按下肺痈条亦云其人咳，咽燥不渴，多唾浊沫，则肺痿、肺痈二证多同，

惟胸中痛、脉滑数、唾脓血，则肺痈所独也。比而论之，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荣，为津烁而肺焦也；痈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为热聚而肺痹也。故其脉有虚实不同，而其数则一也。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此原肺痈之由，为风热蓄结不解也。凡言风脉多浮或缓，此云微者，风入营而增热，故脉不浮而反微，且与数俱见也。微则汗出者，气伤于热也；数则恶寒者，阴反在外也；呼气不入者，气得风则浮，利出而艰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热而壅，气亦为之不伸也。肺热而壅，故口干而喘满；热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热迫，而反从热化，为多唾浊沫；热盛于里，而外反无气，为时时振寒。由是热蓄不解，血凝不通，而痈脓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证，至浸淫不已，肺叶腐败，则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气喘而躁者，此为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上气面浮肿、肩息，气但升而不降矣。脉复浮大，则阳有上越之机；脉偏盛者，偏绝也，又加下利，是阴复从下脱矣，阴阳离决，故当不治。肩息，息摇肩也。上气喘而躁者，水性润下，风性上行，水为风激，气凑于肺，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也，故曰欲作风水。发汗令风去，则水复其润下之性矣，故愈。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

此举肺痿之属虚冷者，以见病变之不同。盖肺为娇脏，热则气烁，故不用而痿；冷则气沮，故亦不用而痿也。遗尿、小便数者，肺金不用而气化无权，斯膀胱无制而津液不藏也。头眩、多涎唾者，经云：上虚则眩。又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甘草、干姜，甘辛合用，为温肺复气之剂，服后病不去而加渴者，则属消渴。盖小便数而渴者为消；不渴者，非下虚即肺冷也。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咳而上气，肺有邪，则气不降而反逆也。肺中寒饮，上入喉间，为呼吸之气所激，则作声如水鸡。射干、紫菀、款冬降逆气，麻黄、细辛、生姜发邪气，半夏消饮气，而以大枣安中，五味敛肺，恐劫散之药，并伤及其正气也。

射干麻黄汤方

射干三两　麻黄　生姜各四两　细辛　紫菀　款冬花各三两　大枣七枚　半夏半升　五味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沸，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浊，浊痰也。时时吐浊者，肺中之痰，随上气而时出也。然痰虽出而满不减，则

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势，不迅而扫之，不去也。皂荚味辛入肺，除痰之力最猛，饮以枣膏，安其正也。

皂荚丸方

皂荚八两（刮去皮，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咳而脉沉者，泽漆汤主之。

此不详见证，而但以脉之浮沉为辨而异其治。按：厚朴麻黄汤与小青龙加石膏汤大同，则散邪蠲饮之力居多，而厚朴辛温，亦能助表；小麦甘平，则同五味敛安正气者也。泽漆汤以泽漆为主，而以白前、黄芩、半夏佐之，则下趋之力较猛，虽生姜、桂枝之辛，亦只为下气降逆之用而已，不能发表也。仲景之意，盖以咳皆肺邪，而脉浮者气多居表，故驱之使从外出为易；脉沉者气多居里，故驱之使从下出为易，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厚朴麻黄汤方

厚朴五两　麻黄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六升　干姜　细辛各二两　小麦一升　五味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纳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泽漆汤方

半夏半升　泽漆三升（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紫参　生姜　白前各五两　甘草　黄芩　人参　桂枝各三两

上九味，㕮咀。纳泽漆汤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尽。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

火热挟饮致逆，为上气，为咽喉不利，与表寒挟饮上逆者悬殊矣。故以麦冬之寒治火逆；半夏之辛治饮气；人参、甘草之甘以补益中气。盖从外来者，其气多实，故以攻发为急；从内生者，其气多虚，则以补养为主也。

麦门冬汤方

麦门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　甘草各二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肺痈喘不得卧，肺气被迫，亦已甚矣，故须峻药顿服，以逐其邪。葶苈苦寒，入肺泄气闭，加大枣甘温以和药力，亦犹皂荚丸之饮以枣膏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鸡子大　大枣十二枚

上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纳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

此条见证，具如前第二条所云，乃肺痈之的证也。此病为风热所壅，故以苦梗开之；热聚则成毒，故以甘草解之。而甘倍于苦，其力似乎太缓，意者痈脓已成，正伤毒溃之时，有非峻剂所可排击者，故药不嫌轻耳。后附《外台》桔梗白散，治证与此正同。方中桔梗、贝母同用，而无甘草之甘缓，且有巴豆之毒热，似亦以毒攻毒之意，然非病盛气实，非峻药不能为功者，不可侥幸一试也。是在审其形之肥瘠与病之缓急善其用焉。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则吐脓血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外邪内饮，填塞肺中，为胀、为喘、为咳而上气。越婢汤散邪之力多，而蠲饮之力少，故以半夏辅其未逮。不用小青龙者，以脉浮且大，病属阳热，故利辛寒不利辛热也。目如脱状者，目睛胀突如欲脱落之状，壅气使然也。

越婢加半夏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取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此亦外邪内饮相搏之证，而兼烦躁，则挟有热邪。麻、桂药中必用石膏，如大青龙之例也。又此条见证，与上条颇同，而心下寒饮，则非温药不能开而去之，故不用越婢加半夏，而用小青龙加石膏。温寒并进，水热俱捐，于法尤为密矣。

小青龙加石膏汤方

麻黄　芍药　桂枝　细辛　干姜　甘草各三两　五味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附方

《外台》炙甘草汤　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方见虚劳。

《千金》甘草汤方

甘草一味，以水三升，煮减半，分温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汤　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五两　人参三两　甘草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　皂荚一枚（去皮子，炙焦）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按：以上诸方，俱用辛甘温药。以肺既枯萎，非湿剂可滋者，必生气行气以致其津。盖津生于气，气至则津亦至也。又方下俱云：吐涎沫多不止。则非无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摄分布也。故非辛甘温药不可。加皂荚者，兼有浊痰也。

《外台》桔梗白散　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

桔梗　贝母各三两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上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

《千金》苇茎汤　治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

苇茎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纳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

按：此方具下热散结通瘀之力，而重不伤峻，缓不伤懈，可以补桔梗汤、桔梗白

散二方之偏，亦良法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方见上，三日一剂可至三四剂，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

按：此方原治肺痈喘不得卧，此兼面目浮，鼻塞清涕，则肺有表邪宜散，故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

又按：肺痈诸方，其于治效各有专长。如葶苈大枣，用治痈之始萌而未成者，所谓乘其未集而击之也；其苇茎汤，则因其乱而逐之者耳；桔梗汤剿抚兼行，而意在于抚，洵为王者之师；桔梗白散，则捣坚之锐师也。比而观之，审而行之，庶几各当而无误矣。

卷　中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奔豚具如下文。吐脓有咳与呕之别，其从惊得之旨未详。惊怖即惊恐，盖病从惊得，而惊气即为病气也。火邪见后惊悸部，及《伤寒·太阳篇》云：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然未尝云从惊发也。《惊悸篇》云：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此亦是因火邪而发惊，非因惊而发火邪也。即后奔豚证治三条，亦不必定从惊恐而得。盖是证有杂病、伤寒之异，从惊恐得者，杂病也；从发汗及烧针被寒者，伤寒也。其吐脓、火邪二病，仲景必别有谓，姑阙之以俟知者。或云：东方肝木，其病发惊骇。四部病皆以肝为主。奔豚、惊怖，皆肝自病；奔豚因惊而发病；惊怖即惊以为病也；吐脓者，肝移热于胃，胃受热而生痈脓也；火邪者，木中有火，因惊而发，发则不特自燔，且及他脏也。亦通。

师曰：奔豚病从少腹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前云惊发，此兼言恐者，肾伤于恐，而奔豚为肾病也。豚，水畜也；肾，水脏也。肾气内动，上冲胸喉，如豕之突，故名奔豚。亦有从肝病得者，以肾肝同处下焦，而其气并善上逆也。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此奔豚气之发于肝邪者。往来寒热，肝脏有邪，而气通于少阳也。肝欲散，以姜、夏、生葛散之；肝苦急，以甘草缓之；芎、归、芍药理其血；黄芩、李根下其气。桂、苓为奔豚主药而不用者，病不由肾发也。

奔豚汤方

甘草　芎劳　当归　黄芩　芍药各二两　半夏　生姜各四两　生葛五两　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此肾气乘外寒而动，发为奔豚者。发汗后烧针复汗，阳气重伤，于是外寒从针孔而入，通于肾，肾气乘外寒而上冲于心。故须灸其核上，以杜再入之邪，而以桂枝汤外解寒邪，加桂内泄肾气也。

桂枝加桂汤方

桂枝五两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

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此发汗后心气不足，而后肾气乘之，发为奔豚者。脐下先悸，此其兆也。桂枝能伐肾邪，茯苓能泄水气。然欲治其水，必益其土，故又以甘草、大枣补其脾气。甘澜水者，扬之令轻，使不益肾邪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五枚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也。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阳微，阳不足也；阴弦，阴太过也。阳主开，阴主闭，阳虚而阴干之，即胸痹而痛。痹者闭也。夫上焦为阳之位，而微脉为虚之甚，故曰责其极虚。以虚阳而受阴邪之击，故为心痛。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平人，素无疾之人也。无寒热，无新邪也。而乃短气不足以息，当是里气暴实，或痰、或食、或饮，碍其升降之气而然。盖短气有从素虚宿疾而来者，有从新邪暴遏而得者。二端并否，其为里实无疑。此审因察病之法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楼薤白白酒汤主之。

胸中，阳也，而反痹，则阳不用矣。阳不用，则气之上下不相顺接，前后不能贯通，而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等证见矣。更审其脉，寸口亦阳也，而沉迟，则等于微矣。关上小紧，亦阴弦之意；而反数者，阳气失位，阴反得而主之，《易》所谓“阴凝于阳”，《书》所谓“牝鸡司晨”也。是当以通胸中之阳为主。薤白、白酒，辛以开痹，温以行阳；栝楼实者，以阳痹之处，必有痰浊阻其间耳。

栝楼薤白白酒汤方

栝楼实一枚（捣）　薤白半升　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楼薤白半夏汤主之。

胸痹不得卧，是肺气上而不下也；心痛彻背，是心气塞而不和也，其痹为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饮以为之援也。故于胸痹药中加半夏以逐痰饮。

栝楼薤白半夏汤方

栝楼实一枚（捣）　薤白三两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心中痞气，气痹而成痞也；胁下逆抢心，气逆不降，将为中之害也。是宜急通其痞结之气，否则速复其不振之阳。盖去邪之实，即以安正；养阳之虚，即以逐阴。是在审其病之久暂与气之虚实而决之。

栝楼薤白桂枝汤方

枳实四枚　薤白半升　桂枝一两　厚朴四两　栝楼实一枚（捣）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纳诸药，煮数沸，分温三服。

人参汤方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生姜汤亦主之。

此亦气闭、气逆之证，视前条为稍缓矣。二方皆下气散结之剂，而有甘淡、苦辛之异，亦在酌其强弱而用之。

茯苓杏仁甘草汤方

茯苓三两　杏仁五十个　甘草一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枳生姜汤方

橘皮一斤　枳实三两　生姜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痹不用，则筋失养而或缓或急，所谓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者是也。故以薏苡仁舒筋脉，附子通阳痹。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十五两　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诸逆，该痰饮、客气而言。心悬痛，谓如悬物动摇而痛，逆气使然也。桂枝、枳实、生姜，辛以散逆，苦以泄痞，温以祛寒也。

桂枝生姜枳实汤方

桂枝　生姜各三两　枳实五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心背彻痛，阴寒之气遍满阳位，故前后牵引作痛。沈氏云：邪感心包，气应外俞，则心痛彻背；邪袭背俞，气从内走，则背痛彻心。俞脏相通，内外之气相引，则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即经所谓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是也。乌、附、椒、姜，同力协济，以振阳气而逐阴邪。取赤石脂者，所以安心气也。

乌头赤石脂丸方

乌头一分（炮）　蜀椒　干姜各一两　附子半两　赤石脂一两

上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附方

九痛丸　治九种心疼。附子三两（炮）　生狼牙　巴豆（去皮，熬，研如膏）　干姜　吴茱萸　人参各一两

上六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恶，腹胀，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按：九痛者，一虫、二注、三风、四悸、五食、六饮、七冷、八热、九去来痛是也。而并以一药治之者，岂痛虽有九，其因于积冷结气所致者多耶？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胠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

趺阳，胃脉也；微弦，阴象也。以阴加阳，脾胃受之，则为腹满；设不满，则阴邪必旁攻胠胁而下闭谷道，为便难，为两胠疼痛。然其寒不从外入而从下上，则病自内生，所谓肾虚则寒动于中也，故不当散而当温。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

腹满按之不痛者，无形之气散而不收，其满为虚；按之而痛者，有形之邪结而不行，其满为实。实者可下，虚者不可下也。舌黄者热之征，下之实去，则黄亦去。

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腹满不减者，实也；时减复如故者，腹中寒气得阳而暂开，得阴而复合也。此亦寒从内生，故曰当与温药。

病者痿黄，燥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痿黄，脾虚而色败也。气不至故燥，中无阳故不渴。气竭阳衰，中土已败，而复寒结于上，脏脱于下，何恃而可以通之止之乎？故死。

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也。

寸口脉弦，亦阴邪加阳之象，故胁下拘急而痛；而寒从外得，与趺阳脉弦之两胠疼痛有别。故彼兼便难，而此有恶寒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阳欲上而阴引之则欠，阴欲入而阳拒之则嚏。中寒者阳气被抑，故喜欠；清涕出、发热色和，则邪不能留，故善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

中寒而下利者，里气素虚，无为捍蔽，邪得直侵中脏也。欲嚏不能者，正为邪逼，既不能却，又不甘受，于是阳欲动而复止，邪欲去而仍留也。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

瘦人脏虚气弱，风冷易入，入则谷气留滞不行。绕脐疼痛，有似里实，而实为虚冷，是宜温药以助脾之行者也。乃反下之，谷出而风冷不与俱出，正乃益虚，邪乃无制，势必犯上无等，否亦窃据中原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腹满，里有实也；发热脉浮数，表有邪也；而饮食如故，则当乘其胃气未病而攻之。枳、朴、大黄，所以攻里；桂枝、生姜，所以攻表；甘草、大枣，则以其内外并攻，故以之安脏气，抑以和药气也。

厚朴七物汤方

厚朴半斤　甘草　大黄各三两　大枣十枚　枳实五枚　桂枝二两　生姜五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服。呕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黄；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下焦浊阴之气，不特肆于阴部，而且逆于阳位，中土虚而堤防撤矣。故以附子辅阳驱阴，半夏降逆止呕，而尤赖粳米、甘、枣，培令土厚而使敛阴气也。

附子粳米汤方

附子一枚（炮） 半夏 粳米各半升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痛而闭，六腑之气不行矣。厚朴三物汤与小承气同。但承气意在荡实，故君大黄；三物意在行气，故君厚朴。

厚朴三物汤方

厚朴八两 大黄四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纳大黄，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按之而满痛者，为有形之实邪，实则可下。而心下满痛，则结处尚高，与腹中满痛不同，故不宜大承气而宜大柴胡。承气独主里实，柴胡兼通阳痹也。

大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黄芩 芍药各三两 半夏半升 枳实四枚 大黄二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五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减不足言，谓虽减而不足云减，所以形其满之至也，故宜大下。以上三方，虽缓急不同，而攻泄则一，所谓中满者，泻之于内也。

大承气汤方 见痉病。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满，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者，大建中汤主之。

心腹寒痛，呕不能食者，阴寒气盛，而中土无权也。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者，阴凝成象，腹中虫物乘之而动也。是宜大建中脏之阳，以胜上逆之阴。故以蜀椒、干姜温胃下虫，人参、饴糖安中益气也。

大建中汤方

蜀椒二合（炒去汗） 干姜四两 人参一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纳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二升，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粥，温覆之。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胁下偏痛而脉紧弦，阴寒成聚，偏着一处，虽有发热，亦是阳气被郁所致。是以非温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去其结，故曰宜以温药下之。程氏曰“大黄苦寒，走而不守，得附子、细辛之大热，则寒性散而走泄之性存”是也。

大黄附子汤方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 细辛二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寒气厥逆，下焦阴寒之气，厥而上逆也。茯苓、半夏降其逆，乌头、细辛散其寒，真朱体重色正，纳之以破阴去逆也。

赤丸方

乌头二两（炮） 茯苓四两 细辛一两 半夏四两

上四味末之，纳真朱为色，炼蜜为丸，如麻子大。先食饮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

腹满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弦紧脉皆阴也，而弦之阴从内生，紧之阴从外得。弦则卫气不行而恶寒者，阴出而痹其外之阳也；紧则不欲食者，阴入而痹其胃之阳也。卫阳与胃阳并衰，而外寒与内寒交盛，由是阴反无畏而上冲，阳反不治而下伏，所谓邪正相搏，即为寒疝者也。绕脐痛，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皆寒疝之的证。白津，汗之淡而不咸者，为虚汗也；一作自汗，亦通。大乌头煎大辛大热，为复阳散阴之峻剂，故云不可一日更服。

大乌头煎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必咀）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纳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更服。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此治寒多而血虚者之法。血虚则脉不荣，寒多则脉绌急，故腹胁痛而里急也。当归、生姜温血散寒，羊肉补虚益血也。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腹中痛，逆冷，阳绝于里也；手足不仁，或身疼痛，阳痹于外也。此为寒邪兼伤表里，故当表里并治。乌头温里，桂枝解外也。徐氏曰：灸刺诸药不能治者，是或攻其内，或攻其外，邪气牵制不服也。如醉状则营卫得温而气胜，故曰“知”；得吐则阴邪不为阳所容而上出，故为“中病”。

乌头桂枝汤方

乌头（按：原方分量缺，据《千金方》当作中实者五枚除去角）

上一味，以水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

脉数为阳，紧弦为阴，阴阳参见，是寒热交至也。然就寒疝言，则数反从弦，故其数为阴凝于阳之数，非阳气生热之数矣；如就风疟言，则弦反从数，故其弦为风从热发之弦，而非阴气生寒之弦者，与此适相发明也。故曰脉数弦者当下其寒也。紧而迟、大而紧亦然。大虽阳脉，不得为热，正以形其阴之实也。故曰阳中有阴，可下之。

附方

《外台》乌头汤 治寒疝，腹中绞痛，贼风入攻五脏，拘急不得转侧，发作有时，令人阴缩，手足厥逆。

即大乌头煎。

《外台》柴胡桂枝汤　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芍药　桂枝　生姜各一两半　甘草一两　半夏一合半　大枣六枚

上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外台》走马汤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槌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下利不欲食者，此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寸口脉浮大者，谷气多也。谷多不能益脾而反伤脾，按之脉反涩者，脾伤而滞，血气为之不利也。尺中亦微而涩者，中气阻滞，而水谷之精气不能逮下也。是因宿食为病，则宜大承气下其宿食。脉数而滑与浮大同，盖皆有余之象，为谷气之实也。实则可下，故亦宜大承气。谷多则伤脾，而水谷不分，谷停则伤胃，而恶闻食臭，故下利不欲食者，知其有宿食当下也。夫脾胃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气，不可或止者也。谷止则化绝，气止则机息，化绝机息，人事不其顿乎？故必大承气速去其停谷，谷去则气行，气行则化续而生以全矣。若徒事消克，将宿食未去而生气已消，岂徒无益而已哉。

大承气汤方　见痉病。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

食在下脘者当下，食在上脘者，则不当下而当吐。经云“其高者因而越之”也。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黄）　赤小豆三分（煮）

上二味，杵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为度而止。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宿食也。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紧中兼有滑象，不似风寒外感之紧为紧而带弦也。故寒气所束者，紧而不移；食气所发者，乍紧乍滑，如以指转索之状，故曰无常。脉紧头痛风寒者，非既有宿食而又感风寒也，谓宿食不化，郁滞之气上为头痛，有如风寒之状，而实为食积类伤寒也。仲景恐人误以为外感而发其汗，故举以示人曰：腹中有宿食不化，意亦远矣。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肺中寒，吐浊涕。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肺中风者，津结而气壅，津结则不上潮而口燥，气壅则不下行而喘也。身运而重者，肺居上焦，治节一身，肺受风邪，大气则伤，故身欲动而弥觉其重也。冒者，清肃失降，浊气反上，为蒙冒也。肿胀者，输化无权，水聚而气停也。肺中寒，吐浊涕者，五液在肺为涕，寒气闭肺窍而蓄脏热，则浊涕从口出也。肺死脏者，肺将死而真脏之脉见也。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者，沈氏所谓有浮上之气，而无下翕之阴是也。《内经》云：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亦浮虚中空，而下复无根之象尔。

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肝中寒者，两臂不举，

舌本燥，善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 死。

肝为木脏 而风复扰之，以风从风动而上行，为头目眴也。肝脉布胁肋，风胜则脉急，为两胁痛而行常伛也。嗜甘者，肝苦急，甘能缓之，抑木胜而土负，乃求助于其味也。肝中寒，两臂不举者，肝受寒而筋拘急也。徐氏曰：四肢虽属脾，然两臂如枝，木之体也。中寒则木气困，故不举。亦通。肝脉循喉咙之后，中寒者逼热于上，故舌本燥。肝喜疏泄，中寒则气被郁，故喜太息。太息，长息也。肝脉上行者挟胃贯膈，故胸痛不能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浮之弱，不荣于上也。按之如索不来，有伏而不起，劲而不柔之象。曲如蛇行，谓虽左右奔引，而不能矢矫上行，亦伏而劲之意。按《内经》云：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与此稍异，而其劲直则一也。

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

肝脏气血郁滞，着而不行，故名肝着。然肝虽着，而气反注于肺，所谓“横”之病也，故其人常欲蹈其胸上。胸者肺之位，蹈之欲使气内鼓而出肝邪，以肺犹橐龠，抑之则气反出也。先未苦时，但欲饮热者，欲着之气，得热则行，迨既着则亦无益矣。旋覆花咸温下气散结，新绛和其血，葱叶通其阳，结散阳通，气血以和，而肝着愈。肝愈而肺亦和矣。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虫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脏伤所致也。心死脏，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翕翕发热者，心为阳脏，风入而益其热也。不能起者，君主病而百骸皆废也。心中饥，食则呕者，火乱于中，而热络于上也。心中如啖蒜者，寒束于外，火郁于内，似痛非痛，似热非热，懊侬无奈，甚者心背彻痛也。如虫注者，言其自心而背，自背而心，如虫之往来交注也。若其脉浮，则寒有外出之机，设得吐则邪去而愈 。然此亦气机自动而然 ，非可以药强吐之也。故曰其脉浮者，自吐乃愈。 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盖血虚者，其阳易浮，上盛者，下必无气也。心中痛而自烦发热者，心虚失养，而热动于中也。当脐跳者，心虚于上而肾动于下也。心之平脉，累累如贯珠，如循琅玕。又胃多微曲曰心平。今脉弦，是变温润圆利之常而为长直劲强之形矣。故曰：“此为心脏伤所致也。” 经云：“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与此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均为上下坚紧，而往来无情也，故死。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

邪哭者，悲伤哭泣，如邪所凭，此其标有稠痰浊火之殊，而其本则皆心虚而血气少也。于是瘖痱恐怖，精神不守，魂魄不居，为颠为狂，势有必至者矣。经云：“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癫”，此云“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盖必正气虚而后邪气入，经言其为病之故，此言其致病之原也。

脾中风，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

风气中脾，外淫肌肉，为翕翕发热，内乱心意，为形如醉人也。脾脉入腹而其合

肉，腹中烦重，邪胜而正不用也。皮目瞤瞤而短气，风淫于外而气阻于中也。李氏曰：风属阳邪而气疏泄，形如醉人，言其面赤而四肢软也。皮目，上下眼胞也。又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浮之大坚，则胃气绝，真脏见矣。按之如覆杯，言其外实而中空无有也。徐氏曰：洁洁状如摇，是不能成至而欲倾圮之象，故其动非活动，转非圆转，非脏气将绝而何？故死。

跌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浮者阳气多，涩者阴气少，而跌阳见之，是为胃强而脾弱。约，约束也，犹弱者受强之约束而气馁也。又：约，小也，胃不输精于脾，脾乃干涩而小也。大黄、枳实、厚朴，所以不令胃弱；麻仁、杏仁、芍药，所以滋令脾厚。用蜜丸者，恐速下而并伤及脾也。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药半斤　大黄（去皮）　枳实各一斤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上六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肾受冷湿，着而不去，则为肾着。身重，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皆冷湿着肾而阳气不化之征也。不渴，上无热也；小便自利，寒在下也；饮食如故，胃无病也，故曰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盖所谓清湿袭虚，病起于下者也。然其病不在肾之中脏而在肾之外腑，故其治法，不在温肾以散寒，而在燠土以胜水。甘、姜、苓、术，辛温甘淡，本非肾药，名肾着者，原其病也。

甘姜苓术汤方（一名肾着汤）

甘草　白术各二两　干姜　茯苓各四两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腰中即温。

肾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肾脉本石，浮之坚，则不石而外鼓。按之乱如转丸，是变石之体而为躁动，真阳将搏跃而出矣。益下入尺，言按之至尺泽而脉犹大动也。尺下脉宜伏，今反动，真气不固而将外越，反其封蛰之常，故死。

问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谓也？师曰：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其气不和，不能自禁止。不须治，久则愈。

上焦在胃上口，其治在膻中，而受气于中焦。今胃未和，不能消谷，则上焦所受者，非精微之气而为陈滞之气矣。故为噫。噫，嗳食气也。下焦在膀胱上口，其治在脐下，故其气乏竭，即遗溺失便。然上焦气未和，不能约束禁制，亦令遗溺失便，所谓上虚不能制下者也。云不须治者，谓不须治其下焦，俟上焦气和，久当自愈。夫上焦受气于中焦，而下焦复受气于上焦。推而言之，肾中之元阳不正，则脾胃之转运不速，是中焦又复受于下焦也。盖虽各有分部，而实相助为理如此，此造化自然之妙也。

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闭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

热在上焦者，肺受之，肺喜清肃而恶烦热，肺热则咳，咳久则肺伤而痿也。热在中焦者，脾胃受之，脾胃者，所以化水谷而行阴阳者也。胃热则实而硬，脾热则燥而闷，皆为坚也。下焦有热者，大小肠、膀胱受之，小肠为心之腑，热则尿血；膀胱为肾之腑，热则癃闭不通也。鹜溏如鹜之后，水粪杂下，大肠有寒，故泌别不职；其有热者，则肠中之垢被迫而下也。下重，谓腹中重而下坠。小肠有寒者，能腐而不能化，故下重；阳不化则阴下溜，故便血；其有热者，则下注广肠而为痔。痔，热疾也。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谷气，何谓也？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谷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谷气。

积者，迹也，病气之属阴者也。脏属阴，两阴相搏，故不移。不移者，有专痛之处而无迁改也。聚则如市中之物，偶聚而已，病气之属阳者也。腑属阳，两阳相比，则非如阴之凝，故寒气感则发，否则已，所谓有时也。既无定着，则痛无常处，故展转痛移，其根不深，故比积为可治。谷气者，食气也。食积太阴，敦阜之气，抑遏肝气，故病在胁下，按之则气行而愈。复发者，饮食不节，则其气仍聚也。（徐氏）

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诸积，该气、血、痰、食而言。脉来细而附骨，谓细而沉之至，诸积皆阴故也。又积而不移之处，其气血营卫，不复上行而外达，则其脉为之沉细而不起，故历举其脉出之所，以决其受积之处。而复益之曰：脉两出，积在中央。以中央有积，其气不能分布左右，故脉之见于两手者，俱沉细而不起也。各以其部处之，谓各随其积所在之处而分治之耳。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谷入而胃不能散其精，则化而为痰；水入而脾不能输其气，则凝而为饮；其平素饮食所化之精津，凝结而不布，则为痰饮。痰饮者，痰积于中，而饮附于外也。素盛今瘦，知其精津尽为痰饮，故不复外充形体，而反下走肠间也。饮水流溢者，水多气逆，徐氏所谓水为气吸不下者是也。其流于胁下者，则为悬饮。其归于四肢者，则为溢饮。悬者悬于一处，溢者溢于四旁，其偏结而上附心肺者，则为支饮。支饮者，如水之有派，木之有枝，附近于脏而不正中也。咳逆倚息不得卧者，上迫肺也。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胁下支满，嘿而痛。水在肾，心下悸。

水即饮也。坚筑，悸动有力筑筑然也。短气者，心属火而畏水，水气上逼，则火气不伸也。吐涎沫者，气水相激而水从气泛也。欲饮水者，水独聚肺，而诸经失溉也。脾为水困，故少气。水淫肌肉，故身重。土本制水，而水盛反能制土也。肝脉布胁肋，水在肝，故胁下支满，支满犹偏满也。嘿出于肺，而肝脉上注肺，故嘿则相引而痛也。

心下悸者，肾水盛而上凌心火也。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辄已。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

留饮即痰饮之留而不去者也。背寒冷如掌大者，饮留之处，阳气所不入也。魏氏曰：背为太阳，在《易》为艮止之象。一身皆动，背独常静，静处阴邪常客之，所以风寒自外入，多中于背；而阴寒自内生，亦多踞于背也。胁下痛引缺盆者，饮留于肝而气连于肺也。咳嗽则辄已者，饮被气击而欲移，故辄已；一作咳嗽则转甚，亦通。盖即水流胁下，咳唾引痛之谓。 气为饮滞故短；饮结者津液不周，故渴。四肢历节痛，为风寒湿在关节。若脉不浮而沉，而又短气而渴，则知是留饮为病，而非外入之邪矣。

膈上病痰，满喘、咳唾，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

伏饮亦即痰饮之伏而不觉者，发则始见也。身热、背痛、腰疼，有似外感，而兼见喘满、咳唾，则是《活人》所谓痰之为病，能令人憎寒发热，状类伤寒者也。目泣自出，振振身瞤动者，饮发而上逼液道，外攻经隧也。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喜虚；脉偏弦者，饮也。

饮水过多，水溢入肺者，则为喘满。水停心下者，甚则水气凌心而悸，微则气被饮抑而短也。双弦者，两手皆弦，寒气周体也；偏弦者，一手独弦，饮气偏注也。

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肺饮，饮之在肺中者。五脏独有肺饮，以其虚而能受也。肺主气而司呼吸，苦喘短气，肺病已著，脉虽不弦，可以知其有饮矣。支饮上附于肺，即同肺饮，故亦喘而短气，其脉亦平而不必弦也。按后第十四条云：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夫咳为肺病，而水即是饮，而其脉弦。此云肺饮不弦，支饮脉平，未详何谓。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痰饮，阴邪也，为有形，以形碍虚则满，以阴冒阳则眩。苓、桂、术、甘，温中去湿，治痰饮之良剂，是即所谓温药也。盖痰饮为结邪，温则易散，内属脾胃，温则能运耳。

苓桂术甘汤方

茯苓 桂枝 白术各三两 甘草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小便则利。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气为饮抑则短，欲引其气，必蠲其饮。饮，水类也。治水必自小便去之，苓、桂、术、甘益土气以行水，肾气丸养阳气以化阴。虽所主不同，而利小便则一也。

苓桂术甘汤方 见上。

肾气丸方 见妇人杂病。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脉伏者，有留饮也。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者，所留之饮，从利而减也；虽利，心下续坚满者，未尽之饮，复注心下也。然虽未尽而有欲去之势，故以甘遂、半夏因其势而导之。甘草与甘遂相反而同用之者，盖欲其一战而留饮尽去，因相激而相成也。芍药、白蜜，不特安中，抑缓药毒耳。

甘遂半夏汤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脉浮而细滑，伤饮。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伤饮，饮过多也。气资于饮，而饮多反伤气。故脉浮而细滑，则饮之征也。脉弦数而有寒饮，则病与脉相左，魏氏所谓饮自寒而挟自热是也。夫相左者必相持，冬则时寒助饮，欲以热攻，则脉数必甚；夏则时热助脉，欲以寒治，则寒饮为碍，故曰难治。脉沉而弦，饮气内聚也。饮内聚而气击之则痛。十枣汤蠲饮破癖，其力颇猛。《三因方》以三味为末，枣肉和丸，名十枣丸，亦良。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纳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再加半钱。得快利后，糜粥自养。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水气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重痛，谓之溢饮。夫四肢，阳也。水在阴者宜利，在阳者宜汗，故以大青龙发汗去水，小青龙则兼内饮而治之者耳。徐氏曰：大青龙合桂、麻而去芍药加石膏，则水气不甚而挟热者宜之。倘饮多而寒伏，则必小青龙为当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　桂枝　甘草各二两　生姜三两　杏仁四十个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一枚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方

麻黄（去节）三两　芍药三两　五味子半升　干姜　甘草（炙）　细辛　桂枝各三两　半夏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

支饮上为喘满而下为痞坚，则不特碍其肺，抑且滞其胃矣。面色黧黑者，胃中成聚，营卫不行也。脉浮紧者为外寒，沉紧者为里实。里实可下，而饮气之实非常法可下；痰饮可吐，而饮之在心下者，非吐可去，宜其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而不愈也。木防己、桂枝一苦一辛，并能行水气而散结气。而痞坚之处，必有伏阳，吐下之余，定无完气，书不尽言而意可会也，故又以石膏治热，人参益虚，于法可谓密矣。其虚者外虽痞坚而中无结聚，即水去气行而愈；其实者中实有物，气暂行而复聚，故三日复发也。魏氏曰：后方去石膏加芒硝者，以其既散复聚，则有坚定之物留作包囊，故以坚投坚而不破者，即以软投坚而即破也。加茯苓者，亦引饮下行之用耳。

木防己汤方

木防己三两　石膏如鸡子大二枚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方

木防己　桂枝各二两　茯苓　人参各四两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纳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

水饮之邪，上乘清阳之位，则为冒眩。冒者，昏冒而神不清，如有物冒蔽之也；眩者，目眩转而乍见玄黑也。泽泻泻水气，白术补土气以胜水也。高鼓峰云：心下有水饮，格其心火不能下行，而但上冲头目也。亦通。

泽泻汤方

泽泻五两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胸满疑作腹满，支饮多胸满，此何以独用下法。厚朴大黄与小承气同，设非腹中痛而闭者，未可以此轻试也。

厚朴大黄汤方

厚朴一尺　大黄六两　枳实四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不得息，肺满而气闭也。葶苈入肺，通闭泄满；用大枣者，不使伤正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见肺痈。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

此为饮多而呕者言。渴者饮从呕去，故欲解。若不渴，则知其支饮仍在，而呕亦未止。半夏味辛性燥，辛可散结，燥能蠲饮；生姜制半夏之悍，且以散逆止呕也。

小半夏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升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

水既聚于下，则无复润于上，是以肠间有水气而口舌反干燥也。后虽有水饮之入，只足以益下趋之势，口燥不除而腹满益甚矣。防己疗水湿，利大小便；椒目治腹满，去十二种水气；葶苈、大黄，泄以去其闭也；渴者知胃热甚，故加芒硝。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也。

己椒苈黄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苈　大黄各一两

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饮气逆于胃则呕吐，滞于气则心下痞，凌于心则悸，蔽于阳则眩。半夏、生姜止呕降逆，加茯苓去其水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四两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瘦人不应有水，而脐下悸，则水动于下矣；吐涎沫，则水逆于中矣；甚而颠眩，则水且犯于上矣。形体虽瘦，而病实为水，乃病机之变也。颠眩即头眩。苓、术、猪、泽，甘淡渗泄，使肠间之水从小便出；用桂者，下焦水气非阳不化也。曰多服暖水汗出者，盖欲使表里分消其水，非挟有表邪而欲两解之谓。

五苓散方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　茯苓　白术各三分　桂枝二分

上五味为末。白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服暖水，汗出愈。

附方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　人参　白术各三两　枳实二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三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

脉弦为水，咳而脉弦，知为水饮溃入肺也。十枣汤逐水气自大小便去，水去则肺宁而咳愈。按许仁则论饮气咳者，由所饮之物，停滞在胸，水气上冲，肺得此气，便成咳嗽，经久不已，渐成水病。其状不限四时昼夜，遇诸动嗽物即剧，乃至双眼突出，气如欲断，汗出，大小便不利，吐痰饮涎沫无限，上气喘急肩息，每旦眼肿，不得平眠。此即咳家有水之证也。著有干枣三味丸方亦佳：大枣六十枚，葶苈一升，杏仁一升，合捣作丸，桑白皮饮下七八丸。日再，稍稍加之，以大便通利为度。

十枣汤方　见上。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猝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

胸中支饮，扰乱清道，赵氏所谓动肺则咳，动心则烦，搏击阳气则痛者是也。其甚者营卫遏绝，神气乃亡，为猝死矣。否则延久不愈，至一百日或一岁，则犹有可治，为其邪差缓而正得持也。然以经久不去之病，而仍与十枣攻击之药者，岂非以支饮不去，则其咳烦胸痛，必无止期，与其事敌以苟安，不如悉力一决之，犹或可图耶？然亦危矣！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久咳数岁不已者，支饮溃肺而咳，饮久不已，则咳久不愈也。咳久者其气必虚，而脉反实大数，则其邪犹盛。以犹盛之邪而临已虚之气，其能久持乎？故死。若脉虚者，正气固虚，而饮气亦衰，故可治。然饮虽衰而正不能御，亦足以上蔽清阳之气，故其人必苦冒也。此病为支饮所致，去其饮则病自愈，故曰治属饮家。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

倚息，倚几而息，能俯而不能仰也。肺居上焦而司呼吸，外寒内饮，壅闭肺气，则咳逆上气，甚则但坐不得卧也。麻黄、桂枝散外入之寒，半夏消内积之饮，细辛、干姜治其咳满，芍药、五味监麻、桂之性，使入饮去邪也。

小青龙汤方　见上。

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

服青龙汤已，设其人下实不虚，则邪解而病除；若虚，则麻黄、细辛辛甘温散之品，虽能发越外邪，亦易动人冲气。冲气，冲脉之气也。冲脉起于下焦，挟肾脉上行

至喉咙。多唾口燥，气冲胸咽，面热如醉，皆冲气上入之候也。寸沉尺微，手足厥而痹者，厥气上行而阳气不治也。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冲气不归而仍上逆也。茯苓、桂枝能抑冲气使之下行，然逆气非敛不降，故以五味之酸敛其气；土厚则阴火自伏，故以甘草之甘补其中也。

桂苓五味甘草汤方

桂枝　茯苓各四两　五味半升，甘草三两（炙）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

服前汤已，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下焦冲逆之气既伏，而肺中伏匿之寒饮续出也。故去桂枝之辛而导气，加干姜、细辛之辛而入肺者，合茯苓、五味、甘草，消饮驱寒，以泄满止咳也。

苓甘五味姜辛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子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纳半夏以去其水。

冲脉之火得表药以发之则动，得热药以逼之亦动。而辛热气味，既能劫夺胃中之阴，亦能布散积饮之气。仲景以为渴而冲气动者，自当治其冲气；不渴而冒与呕者，则当治其水饮，故纳半夏以去其水。而所以治渴而冲气动者，惜未之及也。约而言之，冲气为麻黄所发者，治之如桂、苓、五味、甘草，从其气而导之矣；其为姜、辛所发者，则宜甘淡咸寒，益其阴以引之，亦自然之道也。若更用桂枝，必扞格不下，即下亦必复冲。所以然者，伤其阴故也。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细辛　干姜各二两　半夏　五味各半升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纳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纳之；若逆而纳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水在胃者，为冒、为呕；水在肺者，为喘、为肿。呕止而形肿者，胃气和而肺壅未通也，是惟麻黄可以通之。而血虚之人，阳气无偶，发之最易厥脱，麻黄不可用矣。杏仁味辛能散，味苦能发，力虽不及，与证适宜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　半夏　杏仁各半升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水饮有挟阴之寒者，亦有挟阳之热者。若面热如醉，则为胃热随经上冲之证，胃之脉上行于面故也。即于消饮药中加大黄以下其热，与冲气上逆其面翕热如醉者不同。冲气上行者，病属下焦阴中之阳，故以酸温止之；此属中焦阳明之阳，故以苦寒下之。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二两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　半夏　杏仁各半升　大黄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先渴后呕者，本无呕病，因渴饮水，水多不下而反上逆也，故曰此属饮家。小半夏止呕降逆，加茯苓去其停水。盖始虽渴而终为饮，但当治饮，而不必治其渴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见上。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此邪热入厥阴而成消渴，成氏所谓邪愈深者热愈甚也。气上冲心，心中疼热者，火生于木，肝气通心也。饥而不欲食者，木喜攻土，胃虚求食，而客热复不能消谷也。食即吐蛔者，蛔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也。下之利不止者，胃气重伤，而邪热下注也。夫厥阴风木之气，能生阳火而烁阴津，津虚火实，脏燥无液，求救于水，则为消渴。消渴者，水入不足以制火，而反为火所消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营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

诊寸口而知营卫之并虚，诊趺阳而知胃气之独盛。合而观之，知为虚劳内热而成消渴也。夫所谓气盛者，非胃气盛也，胃中之火盛也。火盛则水谷去而胃乃坚。如土被火烧而坚硬如石也，故曰数即消谷而大坚。胃既坚硬，水入不能浸润，但从旁下转，而又为火气所迫而不留，故曰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愈数愈坚，愈坚愈数，是以饮水多而渴不解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

男子以肾为事，肾中有气，所以主气化，行津液，而润心肺者也。此气既虚，则不能上至。气不至则水亦不至，而心肺失其润矣。盖水液属阴，非气不至，气虽属阳，中实含水，水之与气未尝相离也。肾气丸中有桂、附，所以斡旋肾中颓堕之气，而使上行心肺之分，故名曰肾气。不然，则滋阴润燥之品，同于饮水无济，但益下趋之势而已，驯至阳气全消，有降无升，饮一溲二而死不治。夫岂知饮入于胃，非得肾中真阳，焉能游溢精气而上输脾肺耶？

按：消渴证有太阴、厥阴、阳明、少阴之异。系太阴者，心热移肺也；系厥阴者，风胜则干，抑火从木出也；系阳明者，火燔而土燥也；系少阴者，水虚则不能制火也。然此不言水虚不能制火，而言火虚不能化水，则法之变而论之精也。惟火不化水，故饮一斗，水亦一斗。不然，未有不为火所消者矣。推而言之，厥阴内热之渴，水为热所消，其小便必不多；阳明内坚之渴，水入不能内润而从旁转，其小便虽数而出亦必少也。

肾气丸方　见妇人杂病。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热渴饮水，水入不能已其热，而热亦不能消其水，于是水与热结而热浮水外，故小便不利而微热消渴也。五苓散利其与热俱结之水，兼多饮暖水取汗，以去其水外浮溢之热。热除水去，渴当自止。

五苓散方　见痰饮。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热渴饮水，热已消而水不行，则逆而成呕，乃消渴之变证。曰水逆者，明非消渴而为水逆也。故亦宜五苓散去其停水。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热渴饮水，水入不能消其热而反为热所消，故渴不止。文蛤味咸性寒，寒能除热，咸能润下，用以折炎上之势而除热渴之疾也。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

上一味，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

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淋病有数证，云小便如粟状者，即后世所谓石淋是也。乃膀胱为火热燔灼，水液结为滓质，犹海水煎熬而成咸鹼也。小腹弦急，痛引脐中者，病在肾与膀胱也。按巢氏云：淋之为病，由肾虚而膀胱热也。肾气通于阴。阴，水液下流之道也。膀胱为津液之府，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淋沥不宣，故谓之淋。其状小便出少起多，小腹弦急，痛引于脐。又有石淋、劳淋、血淋、气淋、膏淋之异，详见本论，其言颇为明晰，可补仲景之未备。

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饮，大便必坚，小便则数。

胃中有热，消谷引饮，即后世所谓消谷善饥，为中消者是也。胃热则液干，故大便坚；便坚则水液独走前阴，故小便数。亦即前条消渴胃坚之证，而列于淋病之下，疑错简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血。

淋家热结在下，而反发其汗，热气乘心之虚而内扰其阴，则必便血。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若渴，栝楼瞿麦丸主之。

此下焦阳弱气冷，而水气不行之证，故以附子益阳气，茯苓、瞿麦行水气。观方后云："腹 中温为知"可以推矣。其人若渴，则是水寒偏结于下，而燥火独聚于上，故更以薯蓣、栝楼根除热生津液也。夫上浮之焰，非滋不熄；下积之阴，非暖不消。而寒润辛温并行不悖，此方为良法矣。欲求变通者，须于此三复焉。

栝楼瞿麦丸方

薯蓣　茯苓各三两　栝楼根二两　附子一枚（炮）　瞿麦一两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饮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蒲，香蒲也。宁原云：香蒲去湿热，利小便。合滑石为清利小便之正法也。《别录》云：白鱼开胃下气，去水气；血余疗转胞，小便不能。合滑石为滋阴益气以利其小便者也。《纲目》：戎盐即青盐，咸寒入肾，以润下之性而就渗利之职，为驱除阴分水湿之法也。仲景不详见证，而并出三方，以听人之随证审用，殆所谓引而不发者欤？

蒲灰散方

蒲灰半分　滑石三分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方

滑石　乱发（烧）　白鱼各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茯苓戎盐汤方

茯苓半斤　白术二两　戎盐弹丸大一枚

上三味，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

渴欲饮水，口干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肺胃热盛伤津，故以白虎清热，人参生津止渴。盖即所谓上消、膈消之证，疑亦错简于此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　见喝病。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与前五苓散病证同而药则异。五苓散行阳之化，热初入者宜之；猪苓汤行阴之化，热入久而阴伤者宜之也。

按：渴欲饮水，本文共有五条，而脉浮发热，小便不利者，一用五苓，为其水与热结故也；一用猪苓，为其水与热结而阴气复伤也；其水入则吐者，亦用五苓，为其热消而水停也；渴不止者则用文蛤，为其水消而热在也；其口干燥者，则用白虎加人参，为其热甚而津伤也。此为同源而异流者，治法亦因之各异如此，学者所当细审也。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纳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风水，水为风激，因风而病水也。风伤皮毛而湿流关节，故脉浮恶风而骨节疼痛也。皮水，水行皮中，内合肺气，故其脉亦浮，不兼风，故不恶风也。其腹如鼓，即《内经》鼛鼛然不坚之意。以其病在皮肤而不及肠脏，故外有胀形而内无满喘也。水在皮者，宜从汗解，故曰当发其汗。正水，肾脏之水自盛也。石水，水之聚而不行者也。正水乘阳之虚而侵及上焦，故脉沉迟而喘；石水因阴之盛而结于少腹，故脉沉腹满而不喘也。黄汗，汗出沾衣如柏汁，得之湿热交病，而湿居热外，其盛于上而阳不行，则身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则侵及于里而营不通，则逆于肉理而为痈脓也。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瘾疹，身体为痒，痒者为泄风，久为痂癣；气强则为水，难以俯仰。风气相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风，天之气；气，人之气；是皆失其和者也。风气相搏，风强则气从风而侵淫肌体，故为瘾疹；气强则风从气而鼓涌水液，故为水。风气并强。两相搏击，而水液从之，则为风水。汗之则风去而水行，故曰汗出乃愈。然风水之病，其状与黄汗相似，故仲景于此复辨其证，以恶风者为风水，不恶风者为黄汗；而风水之脉浮，黄汗之脉沉，更不必言矣。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风水其脉自浮，此云沉滑者，乃水脉，非风脉也。至面目肿大有热，则水得风而外浮，其脉亦必变而为浮矣。仲景不言者，以风水该之也。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者，《内经》所谓水为阴，而目下亦阴，聚水者必微肿先见于目下是也。颈脉动者，颈间人迎脉动甚，风水上凑故也。时时咳者，水溃入肺也。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与

《内经》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里水之状者不同。然腹中气大，而肢间气细，气大则按之随手而起，气细则按之窅而不起，而其浮肿则一也。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痛在骨节。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肺胀，其状如肿，发汗则愈 。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太阳有寒，则脉紧骨疼，有湿则脉濡身重，有风则脉浮体痠 ，此明辨也。今得伤寒脉而骨节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即非伤寒，乃风水外胜也。风水在表而非里，故不渴。风固当汗，水在表者亦宜汗 ，故曰汗出即愈。然必气盛而实者，汗之乃愈。不然则其表益虚，风水虽解，而恶寒转增矣。故曰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若其渴而不恶寒者，则非病风而独病水，不在皮外而在皮中，视风水为较深矣。其证身肿而冷，状如周痹。周痹为寒湿痹其阳，皮水为水气淫于肤也。胸中窒，不能食者，寒袭于外而气窒于中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者，热为寒郁，而寒甚于暮也。寒湿外淫，必流关节，故曰此为黄汗，痛在骨节也。其咳而喘不渴者，水寒伤肺，气攻于表，有如肿病，而实同皮水，故曰发汗则愈。然此诸病，若其人渴而下利，小便数者，则不可以水气当汗而概发之也。仲景叮咛之意，岂非虑人之津气先亡耶？

或问前二条云：风水外证，骨节疼。此云骨节反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前条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风与水合而成病，其流注关节者，则为骨节疼痛；其浸淫肌体者，则骨节不疼而身体痠重，由所伤之处不同故也。前所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谓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里，犹可发其汗也；此所谓渴而不恶寒者，所以别于风水之不渴而恶风也。程氏曰："水气外留于皮，内薄于肺，故令人渴"是也。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术汤主之。（方见中风）

里水，水从里积，与风水不同，故其脉不浮而沉；而盛于内者必溢于外，故一身面目悉黄肿也。水病小便当不利，今反自利，则津液消亡，水病已而渴病起矣。越婢加术，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肿，故取麻黄之发表；以其肿而且黄，知其湿中有热，故取石膏之清热与白术之除湿。不然，则渴而小便利者，而顾犯不可发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黄肿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术止渴生津也。亦通。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即胸满短气。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趺阳虽系胃脉，而出于阴部，故其脉当伏。今反紧者，以其腹中宿有寒疾故也。寒则宜温而反下之，阳气重伤，即胸满短气。其反数者，以其胃中有热故也。热则当消谷而小便数，今反不利，则水液日积，故欲作水。夫阴气伤者，水为热蓄而不行；阳气竭者，水与寒积而不下。仲景并举二端，以见水病之原有如此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热而潜，则热有内伏之势而无外发之机矣，故曰沉；热而止，则热有留滞之象而无运行之道矣，故曰伏。热留于内而不行，则水气因之而蓄，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热留于内 ，则气不外行而络脉虚，热止于中，则阳不下化而小便难，以不化之水而当

不行之气，则惟有浸淫躯壳而已，故曰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此亦所谓阴气伤者，水为热蓄不下者也。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

此二条并阳衰阴胜之证，而寸口则主卫气，少阴则主肾阳。主卫气者，寒从外得而阳气被抑；主肾阳者，寒自内生而气化不速，亦即所谓阳气竭者，水与寒积而不行者也。

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水为阴，阴盛故令脉沉。又水行皮肤，营卫被遏，亦令脉沉。若水病而脉出，则真气反出邪水之上，根本脱离而病气独胜，故死。出与浮迥异，浮者盛于上而弱于下，出则上有而下绝无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目下有卧蚕者，目下微肿，如蚕之卧，经所谓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水气足以润皮肤而壅营卫，故面目鲜泽，且脉伏不起也。消渴者，阳气被郁而生热也。病水，因水而为病也。夫始因水病而生渴，继因消渴而益病水，于是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水气瘀壅而不行，脉道被遏而不出，其势亦太甚矣，故必下其水以通其脉。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因肿者，何也？答曰：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

下利后阴亡无液，故渴欲饮水；而土虚无气，不能制水，则又小便不利，腹满因肿，知其将聚水为病矣。若小便利则从下通，汗出则从外泄，水虽聚而旋行，故病当愈 。然其所以汗与利者，气内复而机自行也，岂辛散淡渗所能强责之哉！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心，阳脏也，而水困之，其阳则弱，故身重而少气也。阴肿者，水气随心气下交于肾也。肝病喜归脾，脾受肝之水而不行，则腹大不能转侧也。肝之脐在胁而气连少腹，故胁下腹痛也。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者，肝喜冲逆而主疏泄，水液随之而上下也。 肺主气化，治节一身，肺以其水行于身则肿；无气以化其水，则小便难。鸭溏，如鸭之后，水粪杂下也。 脾主腹而气行四肢。脾受水气，则腹大四肢重。津气生于谷，谷气运于脾，脾湿不运，则津液不生而少气。小便难者，湿不行也。身半以下，肾气主之，水在肾，则腰痛、脐肿、腹大也。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者，肾为阴，水亦为阴，两阴相得，阳气不行而湿寒独胜也。面反瘦者，面为阳，阴盛于下，则阳衰于上也。

问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腰以下为阴，阴难得汗而易下泄，故当利小便；腰以上为阳，阳易外泄，故当发汗 。各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卑，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此合诊寸口、趺阳，而知为寒水胜而胃阳不行也。胃阳不行则水谷不化，水谷不化则脾胃俱衰。脾气主里，故衰则鹜溏；胃气主表，故衰则身肿也。少阳者，生气也；少阴者，地道也，而俱受气于脾胃。脾胃衰则少阳脉卑而生气不荣；少阴脉细而地道不通，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血不通。而其所以然者，则皆阳气不行，阴气乃结之故。曰血分者，谓虽病于水而实出于血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数，数则为出，沉则为入；出则为阳实，入则为阴结。趺阳脉微而弦，微则无胃气，弦则不得息。少阴脉沉而滑，沉则为在里，滑则为实。沉滑相搏，血结胞门，其瘕不写，经络不通，名曰血分。

此合诊寸口、趺阳、少阴，而知其气壅于阳，胃虚于中，而血结于阴也。出则为阳实者，肺被热而治不行也；弦则不得息者，胃受制而气不利也。夫血结在阴，惟阳可以通之；而胃虚受制，肺窒不行，更何恃而开其结、行其血耶？惟有凝聚癥闭，转成水病而已。故曰血结胞门，其瘕不写，经络不通，名曰血分。亦如上条所云也。但上条之结，为血气虚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条之结，为阴阳壅郁而欲行不能也。仲景并列于此，以见血分之病，虚实不同如此。

问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师曰：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难治；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经自下。

此复设问答，以明血分、水分之异。血分者，因血则病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难通，故曰难治；水病浅而易行，故曰易治。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尚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营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塞噎，胁下急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系不去，其病不除。复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

此水气先得而冲气后发之证，面目肢体俱肿，咽喉噎塞，胸胁满痛，有似留饮而实挟冲气也。冲气宜温降，不宜攻下，下之亦未必去，故曰气系不去，其病不除。医乃不知而复吐之，胃气重伤，胃液因尽，故咽燥欲饮水，而小便不利，水谷不化，且聚水而成病也。是当养胃气以行水，不宜径下其水。水虽下，终必复聚，故暂差而寻复如前也。水聚于中，气冲于下，其水扬溢，上及肺位，则咳且喘逆，是不可攻其水，当先止其冲气。冲气既止，然后水气可去，水去则咳与喘逆俱去矣。先治新病，病当在后者，谓先治其冲气，而后治其水气也。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耆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

此条义详痉湿暍篇。虽有风水、风湿之异，然而水与湿非二也。

防己黄耆汤方 见湿病。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此与上条证候颇同而治特异。麻黄之发阳气，十倍防己，乃反减黄耆之实表，增石膏之辛寒，何耶？脉浮不渴句，或作脉浮而渴。渴者热之内炽，汗为热逼，与表虚出汗不同，故得以石膏清热，麻黄散肿，而无事兼固其表也。

越婢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风水，加术四两。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皮中水气，浸淫四末而壅遏卫气，气水相逐，则四肢聂聂动也。防己、茯苓善驱水气，桂枝得茯苓，则不发表而反行水，且合黄耆、甘草助表中之气，以行防己、茯苓之力也。

防己茯苓汤方

防己　黄耆　桂枝各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

里水，即前一身面目黄肿、脉沉、小便不利之证。越婢汤义见前。甘草、麻黄，亦内助土气、外行水气之法也。

越婢加术汤方　见上。

甘草麻黄汤方

甘草二两　麻黄四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甘草，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水气脉沉小者属少阴，言肾水也。脉浮者为风，即风水也。其无水而虚胀者，则为气病而非水病矣。气病不可发汗，水病发其汗则已。然而发汗之法，亦有不同。少阴则当温其经，风水即当通其肺，故曰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脉浮者宜杏子汤。沉谓少阴，浮谓风也。

麻黄附子汤方

麻黄三两　甘草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汤方

缺，恐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厥而皮水者，水邪外盛，隔其身中之阳，不行于四肢也。此厥之成于水者，去其水则厥自愈，不必以附子、桂枝之属，助其内伏之阳也。蒲灰散义见前。

蒲灰散方　见消渴。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汤主之。

黄汗之病，与风水相似。但风水脉浮，而黄汗脉沉；风水恶风，而黄汗不恶风为异。其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则黄汗之所独也。风水为风气外合水气，黄汗为水气内遏热气。热被水遏，水与热得，交蒸互郁，汗液则黄。黄耆、桂枝、芍药，行阳益阴，得酒则气益和而行愈周，盖欲使营卫大行而邪气毕达耳。云苦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遽行，久积药力，乃自行耳。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

按：前第二条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第四条云：身肿而冷，状如周痹，此云：黄汗之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后又云：剧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前后之不侔也？岂新久微甚之辨欤。夫病邪初受，其未郁为热者，则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郁久而热甚者，则身热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耆芍桂酒汤方

黄耆五两　芍药　桂枝各三两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尝暮盗汗出者，此营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耆汤主之。

两胫自冷者，阳被郁而不下通也。黄汗本发热，此云假令发热，便为历节者，谓胫热，非谓身热也。盖历节黄汗，病形相似，而历节一身尽热，黄汗则身热而胫冷也。食已汗出，又身尝暮卧盗汗出者，营中之热，因气之动而外浮，或乘阳之间而潜出也。然黄汗，郁证也，汗出则有外达之机，若汗出已反发热者，是热与汗俱出于外，久而肌肤甲错，或生恶疮，所谓自内之外而盛于外也。若汗出已身重辄轻者，是湿与汗俱出也。然湿虽出而阳亦伤，久必身瞤而胸中痛。若从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者，是阳上通而不下通也，故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其病之剧而未经得汗者，则窒于胸中而不能食，壅于肉理而身体重，郁于心而烦躁，闭于下而小便不通利也。此其进退微甚之机不同如此，而要皆水气伤心之所致，故曰此为黄汗。桂枝黄耆，亦行阳散邪之法，而尤赖饮热稀粥取汗，以发交郁之邪也。

桂枝加黄耆汤方

桂枝　芍药　甘草　黄耆各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即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营卫不利。营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营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

微则为气者，为气不足也。寒气不足，该寸口、趺阳为言。寒而气血复不足也。寒气不足，则手足无气而逆冷，营卫无源而不利。由是脏腑之中，真气不充而客寒独胜，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即后所谓失气、遗溺之端也。营卫俱劳者，营卫俱乏竭也。阳气温于表，故不通则身冷；阴气营于里，故不通即骨疼。不通者，虚极而不能行，与有余而壅者不同。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者，阳先行而阴不与俱行，则阴失阳而恶寒；阴先行而阳不与俱行，则阳独滞而痹不仁也。盖阴与阳常相须也，不可失，失则气机不续而邪乃着；不失则上下交通而邪不容。故曰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失气、遗溺，皆相失之征。曰气分者，谓寒气乘阳之虚而病于气也。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主之。

气分，即寒气乘阳之虚而结于气者。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其势亦已甚矣。然不直攻其气，而以辛甘温药行阳以化气，视后人之袭用枳、朴、香、砂者，工拙悬殊矣。云当汗出如虫行皮中者，盖欲使既结之阳复行周身而愈也。

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方

桂枝　生姜各三两　细辛二两　甘草　麻黄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证与上同，曰水饮所作者，所以别于气分也。气无形，以辛甘散之；水有形，以苦泄之也。

枳术汤方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当散也。

附方

《外台》防己黄耆汤　治风水，脉浮为在表，其人或头汗出，表无他病，病者但下重，从腰以上为和，腰以下当肿及阴，难以屈伸。方见风湿。

卷　下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脉浮为风，脉缓为湿，云为痹者，风与湿合而痹也。然非风痹疼痛之谓，故又曰痹非中风。所以然者，风得湿而变热，湿应脾而内行，是以四肢不疼而苦烦，脾脏瘀热而色黄。脾者四运之轴也，脾以其所瘀之热，转输流布，而肢体面目尽黄矣，故曰瘀热以行。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为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

趺阳脉数为热者，其热在胃，故消谷；脉紧为寒者，其寒在脾，故满；满者必生湿，胃热而脾湿，亦黄病之原也。尺脉浮为伤肾者，风伤肾也；趺阳脉紧为伤脾者，寒伤脾也。肾得风而生热，脾得寒而生湿，又黄病之原也。湿热相合，其气必归脾胃。脾胃者，仓廪之官也。谷入而助其热则眩，谷不消而气以瘀，则胃中苦浊。浊气当出下窍，若小便通，则浊随溺去；今不通，则浊虽下流而不外出，于是阴受其湿，阳受其热，转相流被而身体尽黄矣。曰谷疸者，病虽始于风寒，而实成于谷气耳。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

肾劳而热，黑色上出，犹脾病而黄外见也。额于部为庭。《灵枢》云：庭者颜也。又云：肾病者，颧与颜黑。微汗出者，肾热上行，而气通于心也。手足心热，薄暮即发者，病在里、在阴也。膀胱急者，肾热所逼也。小便自利，病不在腑也。此得之房劳过度，热从肾出，故名曰女劳疸。若腹如水状，则不特阴伤，阳亦伤矣，故曰不治。

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

懊侬，郁闷不宁之意。热内蓄则不能食，热上冲则时欲吐，酒气熏心而味归脾胃也。此得之饮酒过多所致，故名酒疸。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脉迟胃弱，则谷化不速；谷化不速，则谷气郁而生热，而非胃有实热，故虽下之而腹满不去。伤寒里实，脉迟者尚未可攻，况非里实者耶。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酒黄疸者，或无热，静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

酒之湿热，积于中而不下出，则为酒疸。积于中则心中热，注于下则足下热也。酒黄疸者，心中必热。或亦有不热，静言了了者，则其热不聚于心中，而或从下积为腹满，或从上冲为欲吐、鼻燥也。腹满者，可下之；欲吐者，可因其势而越之；既腹满，且欲吐，则可下亦可吐。然必审其脉浮者，则邪近上，宜先吐；脉沉弦者，则邪近下，宜先下也。

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酒疸虽有可下之例，然必审其腹满、脉沉弦者，而后下之。不然，湿热乘虚陷入血中，则变为黑疸。目青面黑、皮肤不仁，皆血变而瘀之征也。然虽曰黑疸，而其原则仍是酒家，故心中热气熏灼，如啖蒜状，一如懊侬之无奈也；且其脉当浮弱，其色虽黑当微黄，必不如女劳疸之色纯黑而脉必沉也。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渴，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烦、满、燥、渴，病发于热，而复以火劫之，以热遇热，相得不解，则发黄疸。然非内兼湿邪，则热与热相攻，而反相散矣，何疸病之有哉。故曰：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明其病之不独因于热也。而治此病者，必先审其在表、在里，而施或汗、或下之法。若一身尽热而腹热尤甚，则其热为在里，里不可从表散，故曰当下。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腹满，舌痿黄，躁不得睡，属黄家。

脉沉者，热难外泄；小便不利者，热不下出；而渴饮之水，与热相得，适足以蒸郁成黄而已。脾之脉，连舌本，散舌下。腹满、舌痿，脾不行矣。脾不行者，有湿；躁不得睡者，有热，热湿相搏，则黄疸之候也。

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差，反剧为难治。

土无定位，寄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黄者，土气也。内伤于脾，故即以土旺之数，为黄病之期。盖谓十八日脾气至而虚者当复，即实者亦当通也。治之十八日以上差者，邪浅而正胜之，则易治；否则，邪反胜正而增剧，所谓病胜脏者也，故难治。

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疸而渴，则热方炽而湿且日增，故难治；不渴，则热已减而湿亦自消，故可治。阴部者，里之脏腑，关于气，故呕；阳部者，表之躯壳，属于形，故振寒而发热，此阴阳、内外、浅深、微甚之辨也。

谷疸之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

汤主之。

谷疸为阳明湿热瘀郁之症。阳明既郁，营卫之源壅而不利，则作寒热。健运之机窒而不用，则为不食。食入则适以助湿热而增逆满，为头眩、心胸不安而已。茵陈、栀子、大黄，苦寒通泄，使湿热从小便出也。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纳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病也。腹满者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

黄家日晡所本当发热，乃不发热而反恶寒者，此为女劳肾热所致，与酒疸、谷疸不同。酒疸、谷疸热在胃，女劳疸热在肾，胃浅而肾深，热深则外反恶寒也。膀胱急、额上黑、足下热、大便黑，皆肾热之征。虽少腹满胀，有如水状，而实为肾热而气内蓄，非脾湿而水不行也。惟是症兼腹满，则阳气并伤，而其治为难耳。硝石咸寒除热，矾石除痼热在骨髓，骨与肾合，用以清肾热也。大麦粥和服，恐伤胃也。

硝石矾石散方

硝石（熬黄）　矾石（烧）等分

上二味为散，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酒疸，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酒家热积而成实，为心中懊侬或心中热痛。栀子、淡豉彻热于上，枳实、大黄除实于中，亦上下分消之法也。

栀子大黄汤方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枳实五枚　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耆汤主之。

小便利，则湿热除而黄自已，故利小便为黄家通法。然脉浮，则邪近在表，宜从汗解，亦脉浮者先吐之之意。但本无外风而欲出汗，则桂枝发散之中，必兼黄耆固卫，斯病去而表不伤，抑亦助正气以逐邪气也。

桂枝加黄耆汤　见水气。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此治黄疸不湿而燥者之法。按《伤寒类要》云：男子、女人黄疸，饮食不消，胃胀，热生黄衣，在胃中有燥屎使然，猪膏煎服则愈。盖湿热经久，变为坚燥；譬如盒曲，热久则湿去而干也。《本草》：猪脂利血脉、解风热，乱发消瘀、开关格、利水道，故曰病从小便出。

猪膏发煎方

猪膏半斤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千金》云：太医校尉史脱家婢黄病，服此，胃中燥粪下，便差。神验。

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此正治湿热成疸者之法。茵陈散结热，五苓利水去湿也。

茵陈五苓散方

茵陈十分（末） 五苓散五分

上二味和，先食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

腹满、小便不利而赤为里实，自汗出为表和。大黄硝石，亦下热去实之法，视栀子大黄及茵陈蒿汤较猛也。

大黄硝石汤方

大黄 黄柏 硝石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纳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

便清自利，内无热征，则腹满非里实，喘非气盛矣。虽有疸热，亦不可以寒药攻之。热气虽除，阳气则伤，必发为哕。哕，呃逆也。魏氏谓胃阳为寒药所坠，欲升而不能者是也。小半夏温胃止哕，哕止然后温理中脏，使气盛而行健，则喘满除、黄病去，非小半夏能治疸也。

小半夏汤方 见痰饮。

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

腹痛而呕，病在少阳；脾胃病者，木邪易张也。故以小柴胡散邪气，止痛、呕，亦非小柴胡能治诸黄也。

柴胡汤方 即小柴胡汤，见呕吐。

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

小便利者，不能发黄，以热从小便去也。今小便利而黄不去，知非热病，乃土虚而色外见，宜补中而不可除热者也。夫黄疸之病，湿热所郁也，故在表者汗而发之，在里者攻而去之，此大法也。乃亦有不湿而燥者，则变清利为润导，如猪膏发煎之治也；不热而寒、不实而虚者，则变攻为补、变寒为温，如小建中之法也；其有兼证错出者，则先治兼证而后治本证，如小半夏及小柴胡之治也。仲景论黄疸一证，而于正、变、虚、实之法，详尽如此，其心可谓尽矣。

附方

瓜蒂散 治诸黄。

方见喝。

按：《删繁方》云：服讫，吐出黄汁，亦治脉浮欲吐者之法也。

《千金》麻黄醇酒汤 治黄疸。

麻黄三两

上一味，以美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顿服尽。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则为悸。

惊则气乱，故脉动；悸属里虚，故脉弱。动即为惊者，因惊而脉动，病从外得；弱则为悸者，因弱而为悸，病自内生；其动而且弱者，则内已虚，而外复干之也。

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尺脉浮，知肾有游火；目睛晕黄，知肝有蓄热，衄病得此，则未欲止。盖血为阴

类，为肾肝之火热所逼而不守也。若晕黄去，目睛且慧了，知不独肝热除，肾热亦除矣，故其衄今当止。

又曰：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

血从阴经并冲任而出者则为吐，从阳经并督脉而出者则为衄，故衄病皆在阳经。但春夏阳气浮则属太阳，秋冬阳气伏则属阳明为异耳。所以然者，就阴阳言，则阳主外、阴主内；就三阳言，则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之脉不入鼻额，故不主衄也。

或问：衄皆在阳是已，然所谓尺脉浮、目睛晕黄者，非阴中事乎？曰：前所谓尺脉浮、目睛晕黄者，言火自阴中出，非言衄自阴中来也；此所谓太阳、阳明者，言衄所从出之路也，谁谓病之在阳者，不即为阴之所迫而然耶。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得眴，不得眠。

血与汗皆阴也，衄家复汗，则阴重伤矣。脉者血之府，额上陷者，额上两旁之动脉，因血脱于上而陷下不起也。脉紧急者，寸口之脉，血不荣而失其柔，如木无液而枝乃劲也。直视不眴 不眠者，阴气亡则阳独胜也。经云：夺血者无汗。此之谓也。

病人面无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脉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咳者，必吐血。

面无色，血脱者色白不泽也；无寒热，病非外感也。衄因外感者，其脉必浮大，阳气重也；衄因内伤者，其脉当沉弦，阴气厉也，虽与前尺脉浮不同，其为阴之不靖则一也。若脉浮弱，按之绝者，血下过多而阴脉不充也。烦咳者，血从上溢，而心肺焦燥也，此皆病成而后见之诊也。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脉数、身热，阳独胜也；吐血、咳逆上气、不得卧，阴之烁也。以既烁之阴，而从独胜之阳，有不尽不已之势，故死。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

酒之热毒，积于胃而熏于肺则咳，久之肺络热伤，其血必随咳而吐出。云此因极饮过度所致者，言当治其酒热，不当治其血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

此条已见虚劳病中，仲景复举之者，盖谓亡血之证，有从虚寒得之者耳。

亡血，不可发其表，汗出即寒栗而振。

亡血者，亡其阴也；更发其表，则阳亦伤矣。阳伤者外不固，故寒栗；阴亡者内不守，故振振动摇。前衄血复汗，为竭其阴；此则并亡其阳，皆所谓粗工嘻嘻者也。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病者如有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此二条 辨瘀血之见证。胸满者，血瘀而气为之不利也；唇痿、舌青，血不荣也；口燥欲漱水者，血结则气燥也；无寒热，病不由表也；脉微大来迟，血积经隧，则脉涩不利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外无形而内实有滞，知其血积在阴，而非气壅在阳也，故曰为有瘀血。

如有热状，即下所谓烦满、口干燥而渴也；脉无热，不数大也。有热证而无热脉，知为血瘀不流，不能充泽所致，故曰此为阴伏。阴伏者，阴邪结而伏于内也，故曰当下。

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此但举火邪二字，而不详其证。按：《伤寒论》云：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又曰：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仲景此条，殆为惊悸下血备其证欤？桂枝汤去芍药之酸，加蜀漆之辛，盖欲使火气与风邪一时并散，而无少有留滞，所谓从外来者，驱而出之于外也。龙骨、牡蛎，则收敛其浮越之神与气尔。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龙骨四两 牡蛎五两（熬）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蜀漆三两（洗去腥）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此治饮气抑其阳气者之法。半夏蠲饮气，麻黄发阳气。妙在作丸与服，缓以图之，则麻黄之辛甘，不能发越津气，而但升引阳气；即半夏之苦辛，亦不特蠲除饮气，而并和养中气。非仲景神明善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

半夏麻黄丸方

半夏 麻黄各等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饮服三丸，日三服。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按：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行，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营气虚散，血亦错行者，此干姜、艾叶之所以用也。而血既上溢，其浮盛之势，又非温药所能御者，故以柏叶抑之使降，马通引之使下，则妄行之血顺而能下，下而能守矣。

柏叶汤方

柏叶 干姜各三两 艾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千金》加阿胶三两，亦佳。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

下血先便后血者，由脾虚气寒，失其统御之权，而血为之不守也。脾去肛门远，故曰远血。黄土温燥入脾，合白术、附子以复健行之气；阿胶、生地黄、甘草以益脱竭之血；而又虑辛温之品，转为血病之厉，故又以黄芩之苦寒，防其太过，所谓有制之师也。

黄土汤方

甘草 干地黄 白术 附子 阿胶 黄芩各三两 灶中黄土半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二服。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豆当归散主之。

下血先血后便者，由大肠伤于湿热，而血渗于下也。大肠于肛门近，故曰近血。赤小豆能行水湿，解热毒，当归引血归经，且举血中陷下之气也。

赤豆当归散方 方见狐惑。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心气不足者，心中之阴气不足也。阴不足则阳独盛，血为热迫，而妄行不止矣。大黄、黄连、黄芩泻其心之热而血自宁。寇氏云：若心气独不足，则当不吐衄也；此乃邪热因不足而客之，故令吐衄。以苦泄其热，以苦补其心，盖一举而两得之，此说亦通。《济众方》用大黄、生地汁治衄血，其下热凉血，亦泻心汤类耳。

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痈脓，胃中有痈，脓从呕出也。是因痈脓而呕，脓尽痈已，则呕自愈，不可概以止吐之药治之也。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

呕家必有停痰宿水。先呕却渴者，痰水已去，而胃阳将复也，故曰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因热饮水过多，热虽解而饮旋积也，此呕因积所致，故曰此属饮家。呕家本渴，水从呕去故也；今反不渴者，以宿有支饮在心下，愈动而愈出也，故曰此属支饮。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令脉反弦，故名曰虚。

脉数为热，乃不能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以发汗过多，阳微膈虚所致，则其数为客热上浮之数，而非胃实气热之数矣。客热如客之寄，不久即散，故不能消谷也。脉弦为寒，乃不曰寒而曰虚者，以寒在于上而医反下之所致，故其弦非阴寒外加之弦，而为胃虚生寒之弦矣。胃虚且寒，阳气无余，则朝食暮吐，而变为胃反也。读此知数脉、弦脉，均有虚候，曰热、曰寒，盖浅之乎言脉者耳。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营虚，营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此因数为客热，而推言脉微而数者，为无气而非有热也。气者营之主，故无气则营虚；营者血之源，故营虚则血不足，营卫俱虚，则胸中之积而为宗气者少矣，故胸中冷。

合上二条言之，客热固非真热，不可以寒治之；胸中冷亦非真冷，不可以热治之，是皆当以温养真气为主。真气，冲和纯粹之气。此气浮则生热，沉则生冷；温之则浮焰自收，养之则虚冷自化。若热以寒治，寒以热治，则真气愈虚，寒热内贼，而其病益甚矣。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此因胃气无余，变为胃反，而推言其病之并在于脾也。夫胃为阳，脾为阴，浮则为虚者，胃之阳虚也；涩则伤脾者，脾之阴伤也。谷入于胃而运于脾，脾伤则不能磨，脾不磨则谷不化，而朝食者暮当下，暮食者朝当下；若谷不化则不得下，不得下必反而上出也。夫脾胃，土也。土德本缓而脉反紧，则肝有余；土气本和而脉反涩，则血不足，真脏不足而贼邪有余，故曰难治。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病人欲吐者，邪在上而气方逆，若遽下之，病气必与药气相争，而正气乃蒙其祸矣。否则，里虚邪入，病气转深，或痞或利，未可知也，故曰不可下之。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愈。

哕而腹满者，病在下而气溢于上也，与病人欲吐者不同，故当视其前后二阴，知何部不利而利之，则病从下出而气不上逆，腹满与哕俱去矣。

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

胸中，阳也。呕而胸满，阳不治而阴乘之也，故以吴茱萸散阴降逆，人参、姜、枣补中益阳气。

吴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上焦有寒也。头者诸阳之会，为阴寒之邪上逆而痛，故亦宜吴茱萸汤，以散阴气而益阳气。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邪气乘虚陷入心下，中气则痞。中气既痞，升降失常，于是阳独上逆而呕，阴独下走而肠鸣。是虽三焦俱病，而中气为上下之枢，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黄连、黄芩苦以降阳，半夏、干姜辛以升阴，阴升阳降，痞将自解；人参、甘草则补养中气，以为交阴阳、通上下之用也。

半夏泻心汤方

半夏半斤（洗）　黄芩　干姜　人参各三两　甘草三两（炙）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此伤寒热邪入里作利，而复上行为呕者之法；而杂病肝胃之火，上冲下注者，亦复有之。半夏、生姜散逆于上，黄芩、芍药除热于里；上下俱病，中气必困，甘草、大枣合芍药、生姜以安中而正气也。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黄芩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一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

呕吐谷不得下者，胃中有饮，随气上逆，而阻其谷入之路也。故以半夏消饮，生姜降逆，逆止饮消，谷斯下矣。

小半夏汤方　见痰饮。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病在膈上，病膈间有痰饮也；后思水者，知饮已去，故曰欲解，即“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之义。夫饮邪已去，津液暴竭而思得水；设不得，则津亡而气亦耗，故当急与。而呕吐之余，中气未复，不能胜水，设过与之，则旧饮方去，新饮复生，故宜猪苓散以崇土而逐水也。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脉弱、便利而厥，为内虚且寒之候，则呕非火邪，而是阴气之上逆；热非实邪，而

是阳气之外越矣，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然阴方上冲，而阳且外走，其离决之势，有未可即为顺接者，故曰难治。或云：呕与身热为邪实，厥、利、脉弱为正虚；虚实互见，故曰难治，四逆汤舍其标而治其本也，亦通。

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一两半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呕而发热，邪在少阳之经，欲止其呕，必解其邪，小柴胡则和解少阳之正法也。

小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半夏一升 黄芩 人参 甘草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

胃反，呕吐者，胃虚不能消谷，早食而暮吐也。又胃脉本下行，虚则反逆也，故以半夏降逆，人参、白蜜益虚安中。东垣云：辛药生姜之类治呕吐，但治上焦气壅表实之病。若胃虚谷气不行，胸中闭塞而呕者，惟宜益胃推扬谷气而已，此大半夏汤之旨也。

大半夏汤方

半夏二升 人参三两 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经云：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也。若下既不通，必反上逆，所谓阴阳反作，气逆不从，食虽入胃而气反出之矣。故以大黄通其大便，使浊气下行浊道，而呕吐自止，不然，止之、降之无益也。东垣通幽汤，治幽门不通，上冲吸门者，亦是此意，但有缓急之分耳。

再按：经云：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夫阳气，天气也；天气闭，则地气干矣。云雾出于地，而雨露降于天，地不承，则天不降矣。可见天地阴阳，同此气机，和则俱和，乖则并乖。人与天地相参，故肺气象天，病则多及二阴、脾、胃；大小肠象地，病则多及上窍。丹溪治小便不通，用吐法以开提肺气，合上窍通而下窍亦通，与大黄甘草汤之治呕吐，法虽异而理可通也。

大黄甘草汤方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猪苓散治吐后饮水者，所以崇土气、胜水气也；茯苓泽泻汤治吐未已而渴欲饮水者，以吐未已，知邪未去，则宜桂枝、甘、姜散邪气，苓、术、泽泻消水气也。

茯苓泽泻汤方

茯苓半斤 泽泻四两 甘草 桂枝各二两 白术三两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内泽泻再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吐后，水去热存，渴欲得水，与前猪苓散证同。虽复贪饮，亦止热甚而然耳，但与除热导水之剂 足矣；乃复用麻黄、杏仁等发表之药者，必兼有客邪郁热于肺不解故

也。观方下云：汗出即愈，可以知矣。曰兼主微风，脉紧、头痛者，以麻、杏、甘、石，本擅驱风发表之长耳。

文蛤汤方

文蛤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石膏五两　杏仁五十粒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

干呕吐逆，胃中气逆也；吐涎沫者，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与前干呕、吐涎沫、头痛不同。彼为厥阴阴气上逆，此是阳明寒涎逆气不下而已。故以半夏止逆消涎，干姜温中和胃，浆水甘酸，调中引气止呕哕也。

半夏干姜散方

半夏　干姜各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煮取七合，顿服之。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

寒邪搏饮，结于胸中而不得出，则气之呼吸往来，出入升降者阻矣。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皆寒饮与气，相搏互击之证也。且饮，水邪也；心，阳脏也。以水邪而逼处心脏，欲却不能，欲受不可，则彻心中愦愦然无奈也。生姜半夏汤，即小半夏汤，而生姜用汁，则降逆之力少而散结之力多，乃正治饮气相搏，欲出不出者之良法也。

生姜半夏汤方

半夏半升　生姜汁一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呕止，停后服。

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干呕哕非反胃，手足厥非无阳，胃不和，则气不至于四肢也。橘皮和胃气，生姜散逆气，气行胃和，呕哕与厥自已，未可便认阳虚而遽投温补也。

橘皮汤方

橘皮四两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胃虚而热乘之，则作哕逆。橘皮、生姜和胃散逆，竹茹除热止呕哕，人参、甘草、大枣益虚安中也。

橘皮竹茹汤方

橘皮二斤　竹茹二升　大枣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六腑为阳，阳者主外。阳绝不通于外，为手足寒；阳不外通，则并而上行，为上气、脚缩也。五脏为阴，阴者主内。阴绝不守于内，则下利不禁，甚则不交于阳，而隧道痹闭，为手足不仁也。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沉为里、为下，沉中见弦，为少阳之气滞于下而不得越，故下重。大为邪盛，又大则病进，故为未止。徐氏曰：微弱者，正衰邪亦衰也。数为阳脉，于微弱中见之，则为阳气将复，故知利欲自止，虽有身热，热必自已，不得比于下利，热不止者死之例也。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下利，厥冷、无脉，阴亡而阳亦绝矣。灸之所以引既绝之阳，乃厥不回、脉不还，而反微喘，残阳上奔，大气下脱，故死。下利为土负水胜之病，少阴负趺阳者，水负而土胜也，故曰顺。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愈。

微热而渴者，胃阳复也；脉弱者，邪气衰也；正复邪衰故令自愈。　脉数，亦阳复也；微热、汗出者，气方振而势外达，亦为欲愈之候。设脉紧则邪尚盛，必能与正相争，故为未解。　脉数而渴，阳气已复，亦下利有微热而渴之意。然脉不弱而数，则阳之复者已过，阴寒虽解而热气转增，将更伤阴而圊脓血也。弦脉阴阳两属，若与发热、身汗并见，则弦亦阳也，与脉数有微热汗出正同，故愈。

按：上数条，皆是伤寒邪气入里之候。故或热、或渴、或汗出、或脉数，阳气既复，邪气得达则愈。若杂病湿热下利之证，则发热、口渴、脉数，均非美证。《内经》云：下利、身热者死。仲景云：下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盖《内经》所言者，杂病湿热下利之证；仲景所言者，伤寒阴邪内入之证，二者不可不分也。

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

下利气者，气随利失，即所谓气利是也。小便得利，则气行于阳，不行于阴而愈，故曰当利其小便。喻氏所谓急开支河者是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寸脉数者，阳邪强也；尺中涩者，阴气弱也。以强阳而加弱阴，必圊脓血。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清与圊同，即完谷也。是为里虚气寒，乃不温养中土，而反攻令汗出，则阳气重虚，阳虚者气不化，故胀满。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喻氏曰：下利，脉沉迟而面少赤、身微热者，阴盛而格阳在上、在外也。若其人阳尚有根，其格出者终必复返。阳返而阴未肯降，必郁冒少顷，然后阳胜而阴出为汗。阴出为汗，阴邪乃解，自不下利矣。阳入阴出，俨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之象，病人能无微厥乎？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者，阴先竭而阳后脱也。是必俟其晬时，经气一周，其脉当还，其手足当温。设脉不还，其手足亦必不温，则死之事也。

下利后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下利后腹胀满，里有寒也；身体疼痛，表有邪也。然必先温其里，而后攻其表。所以然者，里气不充，则外攻无力；阳气外泄，则里寒转增，自然之势也。而四逆用生

附，则寓发散于温补之中；桂枝有甘、芍，则兼固里于散邪之内，仲景用法之精如此。

四逆汤方 见上。

桂枝汤方

桂枝 白芍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稀热粥一升，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汤。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有里虚脏脱者，亦有里实腑闭者，昔人所谓利者不利是也。按之心下坚，其证的矣。脉虽不实大，而亦未见微弱，自宜急下，使实去则利止，通因通用之法也。脉迟为寒，然与滑俱见，则不为寒而反为实，以中实有物，能阻其脉行之机也。夫利因实而致者，实不去则利不已，故宜急下。 病已差而至其时复发者，陈积在脾也。脾主信，故按期复发，是当下之，令陈积去，则病本拔而愈。

大承气汤方 见痉。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

谵语者，胃实之征，为有燥屎也，与心下坚、脉滑者大同。然前用大承气者，以因实而致利，去之唯恐不速也；此用小承气者，以病成而适实，攻之恐伤及其正也。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 枳实三枚 厚朴三两（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一合，去滓，分温二服。得利即止。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此治湿寒内淫，脏气不固，脓血不止者之法。赤石脂理血固脱，干姜温胃驱寒，粳米安中益气。崔氏去粳米加黄连、当归，用治热利，乃桃花汤之变法也。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此治湿热下注，及伤寒热邪入里作利者之法。白头翁汤苦以除湿，寒以胜热也。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

下利后更烦者，热邪不从下减，而复上动也。按之心下濡，则中无阻滞可知，故曰虚烦。香豉、栀子能撤热而除烦，得吐则热从上出而愈，因其高而越之之意也。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即愈。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通脉四逆汤主之。

挟热下利者，久则必伤脾阴；中寒清谷者，甚则并伤肾阳。里寒外热，汗出而厥，有阴内盛而阳外亡之象。通脉四逆，即四逆加干姜一倍，所谓进而求阳，以收散亡之气也。

通脉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

赵氏曰：大肠与肺合，大抵肠中积聚，则肺气不行；肺有所积，大肠亦不固，二害互为病。大肠病有气塞于肺者，痛；肺有积者，亦痛。痛必通用，紫参通九窍，利大小肠，气通则痛愈，积去则利自止。喻氏曰：后人有疑此非仲景之方者，夫讵知肠胃有病，其所关全在肺气耶？程氏疑是腹痛。《本草》云：紫参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

紫参汤方

紫参半斤 甘草三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

气利，诃黎勒散主之。

气利，气与屎俱失也。诃黎勒涩肠而利气，粥饮安中益肠胃。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也。

诃黎勒散方

诃黎勒十枚（煨）

上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

附方

《千金翼》小承气汤 治大便不通，哕数谵语。方见上。

《外台》黄芩汤 治干呕下利。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桂枝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

此与前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治同，而无芍药、甘草、生姜，有人参、桂枝、干姜，则温里益气之意居多。凡中寒气少者，可于此取法焉。其小承气汤，即前下利、谵语有燥屎之法，虽不赘，可也。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浮、数脉，皆阳也，阳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者，卫气有所遏而不出也。夫卫主行营气者也，而营过实者，反能阻遏其卫；若有痛处，则营之实者已兆，故曰当发其痈。痈肿之候，脓不成，则毒不化；而毒不聚，则脓必不成。故以手掩其肿上，热者毒已聚，则有脓；不热者毒不聚，则无脓也。

肠痈之为病，其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此为肠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

甲错，肌皮干起，如鳞甲之交错，由营滞于中，故血燥于外也。腹皮急，按之濡，气虽外鼓，而病不在皮间也。积聚为肿胀之根，脉数为身热之候。今腹如肿状而中无积聚，身不发热而脉反见数，非肠内有痈、营郁成热而何？薏苡破毒肿、利肠胃为君；

败酱一名苦菜，治暴热、火疮，排脓、破血为臣；附子则假其辛热，以行郁滞之气尔。

薏苡附子败酱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败酱五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减半，顿服。小便当下。

肿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肿痈，疑即肠痈之在下者。盖前之痈在小肠，而此之痈在大肠也。大肠居小肠之下，逼处膀胱，致小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而实非膀胱为害，故仍小便自调也。小肠为心之合，而气通于血脉；大肠为肺之合，而气通于皮毛。故彼脉数、身无热，而此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也。脉迟紧者，邪暴遏而营未变；云可下者，谓可下之令其消散也。脉洪数者，毒已聚而营气腐；云不可下者，谓虽下之而亦不能消之也。大黄牡丹汤，肠痈已成、未成，皆得主之。故曰：有脓当下，无脓当下血。

大黄牡丹汤方

大黄四两　牡丹一两　桃仁五十个　冬瓜仁半升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之。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

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出者云何？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血与汗，皆阴也。阴亡，则血流不行，而气亦无辅，故脉浮微而涩也。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兹不汗出而身有疮，则知其被刀斧所伤而亡其血，与汗出不止者，迹虽异而理则同也。

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

金疮，金刃所伤而疮者，经脉斩绝，营卫沮弛。治之者必使经脉复行、营卫相贯而后已。王不留行散，则行气血和阴阳之良剂也。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采）　蒴藿细叶十分（七月七日采）　甘草十八分　黄芩二分　桑东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采）　川椒三分　厚朴二分　干姜二分　芍药二分

上九味，王不留行、蒴藿、桑皮三味烧灰存性，各别杵筛，合治之为散，服方寸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根勿取之，前三物阴干百日。

排脓散方

枳实十六枚　芍药六分　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搅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

枳实苦寒，除热、破滞为君，得芍药则通血，得桔梗则利气，而尤赖鸡子黄之甘润，以为排脓、化毒之本也。

排脓汤方

甘草二两　桔梗三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五合，日再服。

此亦行气血和营卫之剂。

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浸淫

疮，黄连粉主之。

浸淫疮，义如脏腑经络篇中。黄连粉方未见，大意以此为湿热浸淫之病，故取黄连一味为粉粉之，苦以燥湿，寒以除热也。

跌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

师曰：病跌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

人身经络，阳明行身之前，太阳行身之后。太阳伤，故不能却也。太阳之脉，下贯腨内，刺之所以和利其经脉也。腨，足肚也。

病人常以手指臂肿动，此人身体瞤瞤者，藜芦甘草汤主之。

湿痰凝滞关节则肿，风邪袭伤经络则动。手指臂肿动、身体瞤瞤者，风痰在膈，攻走肢体，陈无择所谓痰涎留在胸膈上下，变生诸病，手足项背，牵引钓痛，走易不定者是也。藜芦吐上膈风痰，甘草亦能取吐。方虽未见，大略是涌剂耳。（李氏）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肝主筋，上应风气。肝病生风，则为转筋，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转筋入腹者，脾土虚而肝木乘之也。鸡为木畜，其屎反利脾气，故取治是病，且以类相求，则尤易入也。

鸡屎白散方

鸡屎白

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升，和温服。

阴狐疝气者，偏有大小，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

阴狐疝气者，寒湿袭阴，而睾丸受病，或左或右，大小不同，或上或下，出没无时，故名狐疝。蜘蛛有毒，服之能令人利；合桂枝辛温，入阴而逐其寒湿之气也。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两

上二味为散。取八分一匕，饮和服，日再。蜜丸亦可。

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

腹痛脉多伏，阳气内闭也；或弦者，邪气入中也；若反洪大，则非正气与外邪为病，乃蛔动而气厥也。然必有兼吐涎、心痛等证，如下条所云，乃无疑耳。

蛔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者，甘草粉蜜汤主之。

吐涎，吐出清水也。心痛，痛如咬啮，时时上下是也。发作有时者，蛔饱而静，则痛立止；蛔饥求食，则痛复发也。毒药，即锡粉、雷丸等杀虫之药。毒药者，折之以其所恶也；甘草粉蜜汤者，诱之以其所喜也。白粉，即铅白粉，能杀三虫，而杂于甘草、白蜜之中，诱使虫食；甘味既尽，毒性旋发，而虫患乃除，此医药之变诈也。

甘草粉蜜汤方

甘草二两　白粉一两　白蜜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

蛔厥者，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

丸主之。

蛔厥，蛔动而厥，心痛、吐涎、手足冷也。蛔动而上逆，则当吐蛔；蛔暂安而复动，则病亦静而复时烦也。然蛔之所以时安而时上者，何也？虫性喜温，脏寒则虫不安而上膈；虫喜得食，脏虚则蛔复上而求食。故以人参、姜、附之属，益虚温胃为主，而以乌梅、椒、连之属，苦酸辛气味，以折其上入之势也。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一斤　当归　川椒各四两　附子炮　桂枝　人参　黄柏各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纳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增至二十丸。禁生冷滑臭等物。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平脉，脉无病也；即《内经》身有病而无邪脉之意。阴脉小弱者，初时胎气未盛，而阴方受蚀，故阴脉比阳脉小弱；至三、四月，经血久蓄，阴脉始强。《内经》所谓手少阴脉动者妊子，《千金》所谓三月尺脉数是也。其人渴，妊子者多内热也；一作呕亦通。妊娠二、三月，往往恶阻不能食是已。无寒热者，无邪气也。夫脉无故而身有病，而又非寒热邪气，则无可施治，惟宜桂枝汤和调阴阳而已。徐氏云：桂枝汤外证得之，为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为化气调阴阳也。六十日当有此证者，谓妊娠两月，正当恶阻之时，设不知而妄治，则病气反增，正气反损，而呕泻有加矣。绝之，谓禁绝其医药也。楼全善云：尝治一、二妇恶阻病吐，前医愈治愈吐，因思仲景"绝之"之旨，以炒糯米汤代茶，止药月余渐安。

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此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癥，旧血所积，为宿病也。癥痼害者，宿病之气，害其胎气也。于法，妊娠六月，其胎当动；今未三月，胎不当动而忽动者，特以癥痼害之之故。是六月动者胎之常，三月动者胎之变也。夫癥病之人，其经月当不利，经不利则不能受胎。兹前三月经水适利，胞宫净而胎可结矣。胎结故经断不复下，乃未三月而衄血仍下，亦以癥痼害之之故；是血留养胎者其常，血下不止者其变也。要之，其癥不去，则血必不守，血不守，则胎终不安，故曰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下癥之力颇轻且缓，盖恐峻厉之药，将并伤其胎气也。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丹皮　桃仁（去皮法，熬）　芍药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妇人怀妊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

脉弦发热，有似表邪，而乃身不痛而腹反痛，背不恶寒而腹反恶寒，甚至少腹阵

阵作冷，若或扇之者然，所以然者，子脏开不能合，而风冷之气乘之也。夫脏开风入，其阴内胜，则其脉弦为阴气，而发热且为格阳矣。胎胀者，胎热则消、寒则胀也。附子汤方未见，然温里散寒之意，概可推矣。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妇人经水淋沥及胎产前后下血不止者，皆冲任脉虚而阴气不能守也。是惟胶艾汤为能补而固之，中有芎、归，能于血中行气，艾叶利阴气，止痛安胎，故亦治妊娠胞阻。胞阻者，胞脉阻滞，血少而气不行也。

胶艾汤方

干地黄六两　川芎　阿胶　甘草各二两　艾叶　当归各三两　芍药四两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妇人怀妊，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按：《说文》疗音绞，腹中急也，乃血不足而水反侵之也。血不足而水侵，则胎失其所养，而反得其所害矣，腹中能无疗痛乎？芎、归、芍药，益血之虚；苓、术、泽泻，除水之气。赵氏曰：此因脾土为木邪所客，谷气不举，湿气下流，搏于阴血而痛，故用芍药多他药数倍，以泻肝木，亦通。

当归芍药散方

当归　川芎各三两　芍药一斤　茯苓　白术各四两　泽泻半斤

上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此益虚温胃之法，为妊娠中虚而寒饮者设也。夫阳明之脉，顺而下行者也。有寒则逆，有热亦逆，逆则饮必从之。而妊娠之体，精凝血聚，每多蕴而成热者矣。按：《外台》方：青竹茹、橘皮、法夏各五两，生姜、茯苓各四两，麦冬、人参各三两，为治胃热气逆呕吐之法，可补仲景之未备也。

干姜人参半夏丸方

干姜　人参各一两　半夏二两

上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小便难而饮食如故，则病不由中焦出；而又无腹满、身重等证，则更非水气不行，知其血虚热郁，而津液涩少也。《本草》当归补女子诸不足，苦参入阴利窍、除伏热，贝母能疗郁结，兼清水液之源也。

当归贝母苦参丸方

当归　贝母　苦参各四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妊娠小便不利，与上条同；而身重、恶寒、头眩，则全是水气为病，视虚热液少者，霄壤悬殊矣。葵子、茯苓滑窍行水，水气既行，不淫肌体，身不重矣；不侵卫阳，不恶寒矣；不犯清道，不头眩矣。经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虚之变，不可不审也。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升　茯苓三两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二服，小便利则愈。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

妊娠之后，最虑湿热伤动胎气，故于归、芎、芍药养血之中，用白术除湿、黄芩除热。丹溪称黄芩、白术为安胎之圣药。夫芩、术非能安胎者，去其湿热而胎自安耳。

当归散方

当归　黄芩　芍药　川芎各一斤　白术半斤

上五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后百病悉主之。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

妊娠伤胎，有因湿热者，亦有因湿寒者，随人脏气之阴阳而各异也。当归散正治湿热之剂；白术散白术、牡蛎燥湿，川芎温血，蜀椒去寒，则正治寒湿之剂也。仲景并引于此，其所以诏示后人者深矣。

白术散方

白术　川芎　蜀椒（去汗）　牡蛎各三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芎藭；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伤胎，胎伤而病也。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而实非水也，所以然者，心气实故也。心，君火也，为肺所畏。而妊娠七月，肺当养胎；心气实则肺不敢降，而胎失其养，所谓太阴当养不养也。夫肺，主气化者也。肺不养胎，则胞中之气化阻，而水乃不行矣；腹满、便难、身重，职是故也。是不可治其肺，当刺劳宫以泻心气，刺关元以行水气，使小便微利则心气降，心降而肺自行矣。劳宫，心之穴；关元，肾之穴。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

痉，筋病也。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也。郁冒，神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也。大便难者，液病也。胃藏津液而渗灌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便难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郁冒虽有客邪，而其本则为里虚，故其脉微弱也。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津气上行而不下逮之象。所以然者，亡阴血虚，孤阳上厥，而津气从之也。厥者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者，阴阳乍离，故厥而冒，及阴阳复通，汗乃大出而解也。产妇新虚，不宜多汗，而此反喜汗出者，血去阴虚，阳受邪气而独盛，汗出则邪去，阳

弱而后与阴相和，所谓损阳而就阴是也。小柴胡主之者，以邪气不可不散，而正虚不可不顾，惟此法为能解散客邪，而和利阴阳耳。

小柴胡汤方　见呕吐。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谓胃实，宜大承气汤主之。

病解能食，谓郁冒解而能受食也；至七、八日更发热，此其病不在表而在里，不属虚而属实矣，是宜大承气汤以下里实。

大承气汤方　见痉。

产后腹中疞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兼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

产后腹中疞痛，与妊娠腹中疞痛不同，彼为血虚而湿扰于内，此为血虚而寒动于中也。当归、生姜温血散寒，孙思邈云：羊肉止痛利产妇。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见寒疝。

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

产后腹痛而至烦满不得卧，知血郁而成热，且下病而碍上也；与虚寒疞痛不同矣。枳实烧令黑，能入血行滞，同芍药为和血止痛之剂也。

枳实芍药散方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　芍药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大麦粥下之。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瘀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

腹痛服枳实芍药而不愈者，以有瘀血在脐下，着而不去，是非攻坚破积之剂，不能除矣。大黄、桃仁、䗪虫，下血之力颇猛；用蜜丸者，缓其性不使骤发，恐伤上二焦也；酒煎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且去疾惟恐不尽也。

下瘀血汤方

大黄三两　桃仁二十个　䗪虫二十枚（去足熬）

上三味末之，炼蜜和为四丸，以酒一升煮一丸，取八合，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更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在膀胱也。

无太阳证者，无头痛、恶寒之表证也。产后七、八日，少腹坚痛、恶露不尽，但宜行血去瘀而已。然不大便、烦躁、发热、脉实，则胃之实也；日晡为阳明旺时，而烦躁甚于他时，又胃热之验也；食气入胃，长气于阳，食入而助胃之热则谵语，至夜阳明气衰而谵语愈，又胃热之验也。故曰：热在里，结在膀胱。里即阳明，膀胱即少腹，盖谓不独血结于下，而亦热聚于中也。若但治其血而遗其胃，则血虽去而热不除，即血亦未必能去。而大承气汤中，大黄、枳实均为血药，仲景取之者，盖将一举而两得之欤？

产后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者，可与阳旦汤。

产后中风，至数十日之久，而头疼、寒热等证不解，是未可卜度其虚，而不与解之、散之也。阳旦汤治伤寒太阳中风挟热者，此风久而热续在者，亦宜以此治之。夫审证用药，不拘日数；表里既分，汗下斯判。上条里热成实，虽产后七、八日，与大承气汤而不伤于峻；此条表邪不解，虽数十日之久，与阳旦汤而不虑其散，非通于权变者，未足以语此也。

阳旦汤方　即桂枝汤加黄芩。

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此产后表有邪而里适虚之证，若攻其表，则气浮易脱；若补其里，则表多不服。竹叶汤用竹叶、葛根、桂枝、防风、桔梗，解外之风热；人参、附子，固里之脱；甘草、姜、枣、以调阴阳之气，而使其平，乃表里兼济之法。凡风热外淫，而里气不固者，宜于此取则焉。

竹叶汤方

竹叶一把　葛根三两　防风　桔梗　桂枝　人参　甘草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　生姜五两　大枣十五枚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覆使汗出。头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前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者，乳子之时，气虚火胜，内乱而上逆也。竹茹、石膏，甘寒清胃；桂枝、甘草，辛甘化气；白薇性寒入阳明，治狂惑邪气，故曰安中益气。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　石膏各二分　桂枝　白薇各一分　甘草七分

上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弹子大，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倍白薇；烦喘者，加柏实一分。

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伤寒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寒以胜热，苦以燥湿也。此亦热利下重，而当产后虚极，则加阿胶救阴，甘草补中生阳，且以缓连、柏之苦也。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

白头翁　甘草　阿胶各二两　秦皮　黄连　柏皮各三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纳胶令消尽，分温三服。

附方

《千金》三物黄芩汤　治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此汤主之。

黄芩一两　苦参二两　干地黄四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多吐下虫。

此产后血虚，风入而成热之证。地黄生血，苦参、黄芩除热也。若头痛者，风未全变为热，故宜柴胡解之。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　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急，痛引腰背，不能食饮。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宜。

当归四两　桂枝　生姜各三两　芍药六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汤成纳之，于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汤成纳阿胶。若无当归，以芎藭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七、八日，寒热已止而续来，经水才行而适断者，知非风寒重感，乃热邪与血俱结于血室也。热与血结，攻其血则热亦去。然虽结而寒热如疟，则邪既流连于血

室，而亦浸淫于经络。设攻其血，血虽去，邪必不尽，且恐血去而邪得乘虚尽入也。仲景单用小柴胡汤，不杂血药一味，意谓热邪解而乍结之血自行耳。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伤寒发汗过多者，邪气离表则入阳明；经水适来者，邪气离表则入血室。盖虚则易入，亦惟虚者能受也。昼日明了，暮则谵语者，血为阴，暮亦为阴，阴邪遇阴乃发也。然热虽入而血不结，其邪必将自解，治之者但无犯胃气及上二焦阳气而已。仲景盖恐人误以发热为表邪未解，或以谵语为阳明胃实，而或攻之、或汗之也。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热除、脉迟、身凉和而谵语者，病去表而之里也。血室者，冲任之脉，肝实主之。肝之脉布胁肋、上贯膈，其支者复从肝别上膈、注于肺。血行室空，热邪独胜，则不特入于其宫，而亦得游其部，是以胸胁满如结胸状。许叔微云：邪气蓄血，并归肝经，聚于膻中，结于乳下，以手触之则痛，非汤剂可及，故当刺期门。期门，肝之募。随其实而取之者，随其结之微甚，刺而取之也。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愈。

阳明之热，从气而之血，袭入胞宫，即下血而谵语。盖冲任之脉，并阳明之经，不必乘经水之来，而后热得入之，故彼为血去而热入，此为热和而血下也。但头汗出者，阳通而闭在阴也。此虽阴明之热，而传入血室，则仍属肝家，故亦当刺期门以泻其实。刺已，周身濈然汗出，则阴之闭者亦通，故愈。

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

此凝痰结气，阻塞咽嗌之间，《千金》所谓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吞不下、吐不出者是也。半夏、厚朴、生姜辛以散结，苦以降逆；茯苓佐半夏利痰气；紫苏芳香，入肺以宣其气也。

半夏厚朴汤方

半夏一升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两　苏叶二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服。

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脏躁，沈氏所谓子宫血虚，受风化热者是也。血虚脏燥，则内火扰而神不宁，悲伤欲哭，如有神灵，而实为虚病。前五脏风寒积聚篇，所谓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而属于心也。数欠伸者，经云：肾为欠、为嚏；又肾病者，善伸、数欠、颜黑。盖五志生火，动必关心；脏阴既伤，穷必及肾也。小麦为肝之谷，而善养心气；甘草、大枣，甘润生阴，所以滋脏气而止其燥也。

甘麦大枣汤方

甘草三两　小麦一升　大枣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补脾气。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吐涎沫，上焦有寒也，不与温散而反下之，则寒内入而成痞，如伤寒下早例也。然虽痞而犹吐涎沫，则上寒未已，不可治痞，当先治其上寒，而后治其中痞，亦如伤寒例，表解乃可攻痞也。

小青龙汤方 见肺痈。

泻心汤方 见惊悸。

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来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此言妇人之病，其因约有三端：曰虚、曰冷、曰结气。盖血脉贵充悦，而地道喜温和，生气欲条达也。否则，血寒经绝，胞门闭而经络阻矣。而其变证，则有在上、在中、在下之异。在上者，肺胃受之，为呕吐涎唾，为肺痈，为形体消损，病自下而至上，从炎上之化也。在中者，肝脾受之，或寒疝绕脐，或胁痛连脏，此病为阴。或结热于中，痛在关元；或脉数肌干，甚则并着男子，此病为热中，为阴阳之交，故或从寒化，或从热化也。在下者，肾脏受之，为经脱不匀，为阴中掣痛，少腹恶寒；或上引腰脊，下根气街，及膝胫疼痛。肾脏为阴之部，而冲脉与少阴之大络，并起于肾故也，甚则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所谓阴病者，下行极而上也。或有忧惨悲嗔，状如鬼神者，病在阴，则多怒及悲愁而不乐也。而总之曰：此皆带下。带下者，带脉之下，古人列经脉为病。凡三十六种，皆谓之带下病，非今人所谓赤白带下也。至其阴阳虚实之机，针药安危之故，苟非医者辨之有素，乌能施之而无误耶？三十六病者，十二癥、九痛、七害、五伤，三痼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妇人年五十所，天癸已断而病下利，似非因经所致矣。不知少腹旧有积血，欲行而未得遽行，欲止而不能竟止，于是下利窘急，至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者，血结在阴，阳气至暮不得入于阴，而反浮于外也。少腹里结、腹满者，血积不行，亦阴寒在下也。手掌烦热，病在阴，掌亦阴也。唇口干燥，血内瘀者不外荣也。此为瘀血作利，不必治利，但去其瘀而利自止。吴茱萸、桂枝、丹皮，入血散寒而行其瘀；芎、归、芍药、麦冬、阿胶，以生新血；人参、甘草、姜、夏，以正脾气，盖瘀久者营必衰，下多者脾必伤也。

温经汤方

吴茱萸三两 当归 芎劳 芍药 人参 桂枝 阿胶 丹皮 生姜 甘草各二两 半夏半升 麦冬一升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

妇人经脉流畅，应期而至，血满则下，血尽复生，如月盈则亏，月晦复出也。惟其不利，则蓄泄失常，似通非通，欲止不止，经一月而再见矣。少腹满痛，不利之验也。土瓜根主内痹瘀血月闭，蛴虫蠕动逐血，桂枝、芍药行营气而正经脉也。

土瓜根散方

土瓜根 芍药 桂枝 蛴虫各三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本文已见虚劳篇中，此去男子亡血失精句，而益之曰旋覆花汤主之，盖专为妇人立法也。详《本草》旋覆花治结气、去五脏间寒热、通血脉；葱主寒热、除肝邪，绛帛入肝理血，殊与虚寒之旨不合。然而肝以阴脏而舍少阳之气，以生化为事，以流行为用，是以虚不可补；解其郁聚，即所以补；寒不可温，行其血气，即所以温；固不可专补其血，以伤其气；亦非必先散结聚，而后温补，如赵氏、魏氏之说也。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

陷经，下而不止之谓；黑则因寒而色瘀也。胶姜汤方未见，然补虚温里止漏，阿胶、干姜二物已足。林亿云：恐是胶艾汤。按：《千金》胶艾汤有干姜，似可取用。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

敦，音对。按《周礼》注：盘以盛血，敦以盛食，盖古器也。少腹满如敦状者，言少腹有形高起，如敦之状，与《内经》胁下大如覆杯之文略同。小便难，病不独在血矣。不渴，知非上焦气热不化。生后即产后，产后得此，乃是水血并结，而病属下焦也。故以大黄下血、甘遂逐水，加阿胶者，所以去瘀浊而兼安养也。

大黄甘遂汤方

大黄四两　甘遂　阿胶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其血当下。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经水不利下者，经脉闭塞而不下，比前条下而不利者有别矣。故彼兼和利，而此专攻逐也。然必审其脉证并实而后用之。不然，妇人经闭，多有血枯脉绝者矣，虽养冲任，犹恐不至，而可强责之哉。

抵当汤方

水蛭（熬）　虻虫（熬）各三十　桃仁二十　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脏坚癖不止者，子脏干血，坚凝成癖而不去也。干血不去，则新血不荣，而经闭不利矣。由是蓄泄不时，胞宫生湿，湿复生热；所积之血，转为湿热所腐，而成白物，时时自下，是宜先去其脏之湿热。矾石却水除热，合杏仁破结润干血也。

矾石丸方

矾石三分（烧）　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丸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

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妇人经尽、产后，风邪最易袭入腹中，与血气相搏而作刺痛。刺痛，痛如刺也。六十二种未详。红蓝花苦辛温，活血止痛，得酒尤良。不更用风药者，血行而风自去耳。

红蓝花酒

红蓝花一两

上一味，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妇人以血为主，而血以中气为主。中气者，土气也。土燥不生物，土湿亦不生物。芎、归、芍药滋其血，苓、术、泽泻治其湿，燥湿得宜，而土能生物，疾痛并蠲矣。

当归芍药散方　见妊娠。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营不足则脉急，卫不足则里寒；虚寒里急，腹中则痛。是必以甘药补中缓急为主，而合辛以生阳，合酸以生阴，阴阳和而营卫行，何腹痛之有哉？

小建中汤方　见虚劳。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肾气丸主之。

饮食如故，病不由中焦也。了戾与缭戾同，胞系缭戾而不顺，则胞为之转，胞转则不得溺也。由是下气上逆而倚息，上气不能下通而烦热不得卧。治以肾气者，上焦之气，肾主之。肾气得理，庶缭者顺，戾者平，而闭乃通耳。

肾气丸方

干地黄八两　山药　山茱萸各四两　泽泻　丹皮　茯苓各三两　桂枝　附子(炮)各一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如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丸，日再服。

妇人阴寒，温阴中坐药，蛇床子散主之。

阴寒，阴中寒也。寒则生湿，蛇床子温以去寒，合白粉燥以除湿也。此病在阴中而不关脏腑，故但内药阴中自愈 。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

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合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脉滑者，湿也；脉数者，热也；湿热相合，而系在少阴，故阴中即生疮，甚则蚀烂不已。狼牙味酸苦，除邪热气，疥瘙恶疮，去白虫，故取治是病。

狼牙汤方

狼牙三两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绵缠箸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主之。

阴吹，阴中出声，如大便失气之状，连续不绝，故曰正喧。谷气实者，大便结而不通，是以阳明下行之气，不得从其故道，而乃别走旁窍也。猪膏发煎润导大便，便通，气自归矣。

膏发煎方　见黄疸。

小儿疳虫蚀齿方

雄黄　蓼虫

上二味末之。取腊月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

存目提要

《金匮方论衍义》

《金匮方论衍义》为元明间赵以德所撰。成书于1368年。

全书3卷，计22篇，对林亿整理的《金匮要略》最后3篇“杂疗方”与“食物禁忌”等，因有方无论，故删而不注。

本书为《金匮要略》的首次全注本。于仲景立论制方均据《内经》《难经》之理而推阐详明；对《金匮》中重见的《伤寒论》条文或方药，则多参照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进行注释，甚得仲景精义。博收朱丹溪、刘河间、张子和诸说，融会衍义，故于《金匮》之注，兼具通贯源流的特点。清·周扬俊称赞本书“理明学博，意周虑审”，《仪顾堂文集》则谓是书“可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相抗衡”。

原书未曾付梓，全抄本亦罕流行。现存有中国科学院馆藏抄本和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铅印本。

《金匮要略论注》

《金匮要略论注》为清·徐彬所撰。成书于1671年。

书凡24卷。所列篇次与原书同，每卷列病证1篇（食禁2篇合为1卷）。每卷开首列论若干、脉证若干条、方若干首，提纲挈领。文中有注、有论，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见于论。

该书论注简明，辨疑剖析、引经析义切合临床。许多论点如论虚劳治法，历节与黄汗的鉴别等，都有独到见解。正如《郑堂读书记》所说：“忠可始创为注，以发明蕴奥，注后间缀以论，故曰《论注》”，“大多浅显易晓，以便人人能解，故足以表彰前人，启牖未学矣。”因本书注疏水平较高，学术价值较大，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金匮》的重要参考书。

现有清光绪己卯（1879）上海校经山房成记书局藏版、1914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和1937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等。

《金匮要略直解》

《金匮要略直解》为清·程林所撰。成书于1673年。

书凡3卷，所列篇次均依原本次第。作者上溯《灵枢》《素问》《神农本草经》《甲乙经》《中藏经》《伤寒论》，下及六朝、唐宋诸名家之论，采取“以经证经”之法，注释“直截简切，义理详明”，不作僻语、迂论、曲解及误人之谈，故名曰《直解》。

该书之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论说精当，有别他注。如对肾气丸、大黄䗪虫丸之注述别有见地。程氏主张对仲景学说全面理解，谓：“读仲景《金匮》，必融会《伤寒》……否则得此失彼，未详窥其要妙也。”这一观点，对后世学者颇多启发。

现有清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刊本和1930年中医书局铅印本。

《金匮玉函经二注》

《金匮玉函经二注》为元明间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残抄本经清周扬俊辑佚补注后之合刊本，故名为《二注》。成书于1687年。

全书22卷，自“脏腑经络先后病”至“妇人杂病”篇止，删去了《金匮要略》“杂疗方”及“饮食禁忌”最后3篇。书中标以“衍义”者，为赵氏衍义；标以“补注”者，为周氏论注。

赵氏衍义，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岐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周氏补注，仿效赵氏衍义之法，以经释经参以己验，并参录喻嘉言《医门法律》之文。是书论注精切严谨，在《金匮》注本中有较大影响。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初刻本、清道光十八年(1838)吴郡经义斋刻本、1921年苏州萃芬书屋校印本、1937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等。

《金匮要略编注》

《金匮要略编注》为清·沈目南所选。成书于1692年。

书凡24卷。卷一，首列叙例、时令病、问阴阳病十八、望色、闻声、问治未病、五脏病喜恶、五脏攻法、误治救逆、切脉、厥论、喘论等篇；卷二至二十四，每卷列病证一篇。

本书编次独具一格，以次章冠首而为序例，次以天时、地理、脉证、汤法鱼尾相贯于后，层次清晰，旨趣明了。沈氏之注，文辞明畅，颇有发明，多引轩岐之言与仲景之论，融为一体。是书对学习和研究仲景学说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致和堂刻本、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刻本、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扫叶山堂刻本、1936～1937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金匮要略本义》

《金匮要略本义》为清·魏荔彤所撰。成书于1721年。

书凡3卷，计21篇。卷上，载“脏腑经络先后”至“腹满寒疝”10篇；卷中，载“五脏风寒积聚”至“跌蹶手指臂肿”8篇；卷下，载妇人病3篇。

本书注释，多以经解论，其注释辨析不拘前人所言，颇有创见。如胸痹病机“胸阳不振，阴邪上乘”，魏氏将“阴邪”指为“气血凝滞”，为后世治疗胸痹以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之法开拓了思路；对痰饮病“温药和之”治法的论述尤为精当。

现有清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刊本和1925年澜江白氏丽瞩楼铅印本。

《金匮悬解》

《金匮悬解》为清·黄元御所撰。成书于1756年。

全书22卷。在原书《金匮要略》的篇次上有所调整，如“五脏风寒积聚病”原为第11篇，黄氏认为此系外感病，提前为第二卷，与“痉湿暍病”相接。在体例上，每卷先述大意，以为“概说”；卷内各条原文则分章论述，如卷一“脏腑经络先后病”分为16章，全书共分365章。其注疏特点为以经解论，自谓“非精于《灵》《素》之理，不能解《金匮》之言。”然理论多而涉及临床应用则少，此其不足之处。认为《金匮》治内伤杂病，大旨在扶阳气，以为运化之本，是本书论理重点所在。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间刻本、清咸丰十年(1860)长沙徐树铭燮和精舍校刊本、清同治七年(1868)成都江夏彭氏刊本和黄氏医书八种本等。

《金匮要略浅注》

《金匮要略浅注》为清·陈念祖所撰。成书于1803年。

全书10卷，22篇。书中删去林亿整理本25篇中的最后3篇，并于原书妇人杂病脉证治中增入“阴挺”等内容。

作者选集前人有关《金匮》注文，参以己见，以较浅近文字阐述《金匮》要旨。其注释别创体例，采取小字衬加于《金匮》原文之中，文字流畅，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是学习《金匮》的一种浅近注本。

现存清道光十年庚寅(1830)刻本、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南雅堂刻本和清同治八年己巳(1869)纬文堂刻本等。

《金匮玉函要略辑义》

《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为日本·丹波元简所撰,系《皇汉医学丛书》的一部分。成书于1806年。

全书6卷。卷首为"综概",综述有关《金匮要略》一书的沿革与考略,卷一载"脏腑经络先后病"至"中风历节病"5篇;卷二载"血痹虚劳病"至"腹满寒疝宿食病"5篇;卷三载"五脏风寒积聚病"至"水气病"4篇;卷四载"黄疸病"至"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5篇;卷五载"妇人妊娠病"至"妇人杂病"3篇;卷六载"杂疗方"至"果实菜谷禁忌并治"3篇。较删去后3篇之各家注本,内容更为全面。

该书以宋本、徐熔本、俞桥本、赵开美本等4种《金匮要略》版本对原文进行了精详校勘考订;并选辑了徐彬之《论注》、程林之《编注》、魏荔彤之《本义》、尤怡之《心典》、吴谦之《医宗金鉴》以及《千金》《外台》《巢氏病源》《肘后方》等《金匮》注本与历代名家之言,个人见解则按于先贤之后,其采撷精当,评议亦多有发明。此书精于校勘,广引博证,是其最大特点。此外,作者忠于原著,反对删改正文,凡所论必求有所据。本书是研究《金匮》较为全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主要版本有1884年聿修堂医学丛书本、1936年皇汉医学丛书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四 温病类

温 疫 论

〔明〕吴有性 著
黄明舫 喻桂华 整理

提　　要　《温疫论》系明末·吴有性所著。成书于1642年。

全书有原序及上、下两卷。原序论述了写作本书的目的和学术思想，指出温疫为病并非风、寒、暑、湿所为，而是自然界中另有一种"异气"所感，且其传有九；上卷计50节（篇），列温疫病之源、初起临床表现、传变不常、逐邪为治疗第一要义、客邪贵乎早逐、急证急攻、攻下症状三十余种以及辨伤寒时疫、发斑战汗、治疗禁忌与预后等等；下卷37节（篇），主要论述杂气，并列蓄厥、呃逆、表里阻隔、食、饮调理宜忌、治疗标本、应下、应补、舍病治药、舍病治弊、虚损劳复各种治疗、疟、痢兼证以及妇人、妊娠、小儿、主客交、病后调理、九传治法等。

本书为我国第一部温病学专著。在"古法不合今病"的基础上，创"杂气"学说，突破了"百病皆生于六气"的传统观念，使温病病因学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治疗上制疏利透达之法，推崇攻下以逐邪，重视养阴护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在目前理论上和临床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主要版本有清初刻本、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金陵长庆堂刻本、清康熙己丑（1709）刘方舟校梓积秀堂藏版、清乾隆十年乙丑（1745）善成堂刻本、日本明和六年己丑（1769）文泉堂刻本、清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李砚庄刻本、清咸丰四年甲寅（1854）晚翠堂刻本、清同治三年甲子（1864）文成堂刻本、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扫叶山房刻本、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扬州文富堂刻本、1912年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四库全书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郑重光温疫论补注本等。此据郑重光温疫论补注本全文收录。

原　　序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径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症，则甚略之。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虽有头疼、身痛、恶寒、无汗、发热，总似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尝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而解。间有不药亦自解者，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胎刺等证。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希有。况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后世，用心可谓仁矣。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温疫之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乃称散亡之余，王叔和立方造论，谬称全书，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

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时崇祯壬午仲秋姑苏洞庭吴有性书于淡漪斋

目　录

原　序
上　卷
原病…… 137
温疫初起
传变不常…… 138
急证急攻
表里分传
热邪散漫
内壅不汗…… 139
下后脉浮
下后脉复沉
邪气复聚
下后身反热
下后脉反数
因证数攻
病愈结存…… 140
下格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蓄血…… 141
发黄…… 142
邪在胸膈
辨明伤寒时疫
发斑战汗合论…… 143
战汗
自汗
盗汗
狂汗…… 144
发斑
数下亡阴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下后间服缓剂…… 145
下后反痞
下后反呕
夺液无汗
补泻兼施
药烦…… 146
停药
虚烦似狂
神虚谵语
夺气不语
老少异治论
妄投破气药论…… 147
妄投补剂论
妄投寒凉药论
大便…… 148
小便
前后虚实…… 149
脉厥
脉证不应
体厥
乘除…… 150
下　卷
杂气论
论气盛衰…… 151
论气所伤不同
蛔厥
呃逆…… 152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论食
论饮
损复
标本…… 153
行邪伏邪之别
应下诸证
应补诸证…… 154
论阴证世间罕有…… 155
论阳证似阴
舍病治药
舍病治弊…… 156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肢体浮肿
服寒剂反热…… 157
知一
四损不可正治
劳复、食复、自复…… 158
感冒兼疫
疟疾兼疫

温疟
疫痢兼证
妇人时疫…… 159
妊娠时疫
小儿时疫
主客交
调理法…… 160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正名…… 161
《伤寒例》正误…… 162
诸家温疫正误…… 163

上　卷

原　病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胃为十二经之海，十二经皆都会于胃，故胃气能敷布于十二经中，而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其热淫之气，浮越于某经，即能显某经之证。如浮越于太阳，则有头项痛、腰痛如折；如浮越于阳明，则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干；如浮越于少阳，则有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大概观之，邪越太阳居多，阳明次之，少阳又其次也。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病热。其始也，格阳于内，不及于表，故先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阳气渐积，郁极而通，则厥回而中外皆热，至是但热而不恶寒者，因其阳气之通也。此际应有汗，或反无汗者，存乎邪结之轻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经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里，表虽有汗，徒损真气，邪气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渐退，表气潜行于内，乃作大战，精气自内由膜中以达表，振战止而复热，此时表里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湿透，邪从汗解，此名战汗。当即脉静身凉，神清气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为顺，即不药亦自愈也。伏邪未退，所有之汗，止得卫气渐通，热亦暂减，逾时复热。午后潮热者，至是郁甚，阳气与时消息也，自后加热而不恶寒者，阳气之积也。其恶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阳气盛衰也；其发热或久或不久，或昼夜纯热，或黎明稍减，因其感邪之轻重也。疫邪与疟仿佛，疟不传胃，惟疫乃传胃。始则皆先凛凛恶寒，既而发热，又非若伤寒发热而兼恶寒也。至于伏邪动作，方有变证，其变或从外解，或从内陷，从外解者顺，从内陷者逆。更有表里先后不同，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里偏胜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从外解者，或发斑，或战汗、狂汗、自汗、盗汗；从内陷者，胸膈痞闷，心下胀满，或腹中痛，或燥结便秘，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呕吐、恶心、谵语、唇焦、舌黑、苔刺等证。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详见脉证治法诸条。

温疫初起

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其时邪在夹脊之前，肠胃之后，虽有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

达原饮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芍药一钱　黄芩一钱　甘草五分

上用水二盅，煎八分，午后温服。

按：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

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血，加芍药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不过调和之剂，如渴与饮，非拔病之药也。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干葛一钱。但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所定分两，大略而已，不可执滞。间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稍重者，必从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气盘踞于膜原，内外隔绝，表气不能通于内，里气不能达于外，不可强汗。或者见加发散之药，便欲求汗，误用衣被壅遏，或将汤火熨蒸，甚非正法也。然表里隔绝，此时无游溢之邪在经，三阳经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服汤液后不从汗解，而从内陷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邪渐入胃，此三消饮证也。若脉长洪而数，大汗多渴，此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汤证。如舌上纯黄色，兼见里证，为邪已入胃，此又承气汤证也。有二三日即溃而离膜原者，有半月十数日不传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摄摄，五六日后陡然势张者。凡元气胜者毒易传化，元气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传。设遇他病久亏，适又染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传？不传则邪不去，邪不去则病不瘳，延缠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时师误认怯证，日进参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传变不常

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而解者；有从自汗、盗汗、狂汗而解者；有无汗径传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胃气壅郁，必因下乃得战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里有余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证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愈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径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此虽传变不常，亦疫之常变也。也有局外之变者，男子适逢淫欲，或平素下元空虚，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施，以致小便闭塞，小腹胀满，每至夜即发热，以导赤散、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得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素有他病，一隅之亏，邪乘宿昔所损而传者，如失血崩带，经水适来适断，心痛疝气，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变，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盖因疫而发旧病，治法无论某经某病，但治其疫，而旧病自愈。

急证急攻

温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前舌变黄色，随现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即溃，邪毒传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烦渴少减，热去六七，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傍晚大下，至夜半热退，次早鼻黑苔刺如失。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

表里分传

温疫舌上白苔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渐黄至中央，乃邪渐入胃。设有三阳现证，用达原饮三阳加法。因有里证，复加大黄，名三消饮。三消者，消内消外消不内外也。此治疫之全剂，以毒邪表里分传，膜原尚有余结者宜之。

三消饮

槟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黄芩　大黄　葛根　羌活　柴胡

姜、枣煎服。

热邪散漫

温疫脉长洪而数，大渴复大汗，通身发热，宜白虎汤。

白虎汤

石膏一两　知母五钱　甘草五钱　炒粳米一撮

加姜煎服。

按：白虎汤辛凉发散之剂，清肃肌表气分药也。盖毒邪已溃，中结渐开，邪气分离膜原，尚未出表，然内外之气已通，故多汗，脉长洪而数。白虎辛凉解散，服之或战汗、或自汗而解。若温疫初起，脉虽数未至洪大，其时邪气盘踞于膜原，宜达原饮。误用白虎，既无破结之能，但求清热，是犹扬汤止沸也。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徒以刚悍而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细小。又认阳证得阴脉，妄言不治，医见脉微欲绝，不敢议下，日惟杂进寒凉药，以为稳当，愈投愈危，至死无悔。此当急投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内壅不汗

疫邪发于半表半里，一定之法也。至于传变，或出表，或入里，或表里分传，医见有表复有里，乃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大谬也。尝见以大剂麻黄连进无汗，转见烦躁者何也？盖发汗之理，自内以达表。今里气结滞，阳气不能敷布于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气液蒸蒸以达表。譬如缚足之鸟，乃欲飞升，其可得乎？盖鸟之将飞，其身必伏，先足纵而后扬翅，方得升举，此与战汗之义同。又如水注，闭其后窍，则前窍不能涓滴，与发汗之义同。凡见表里分传之证，务宜承气先通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

下后脉浮

里证下后，脉浮而微数，身微热，神思或不爽，此邪热浮于肌表，里无壅滞也，虽无汗，宜白虎汤，邪从汗解。若大下或数下后，脉空浮而数，按之豁然如无，宜白虎汤加人参，覆杯则汗解。下后脉浮而数，原当汗解，迁延五六日脉证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经久，或素有他病先亏，或本病日久不痊，或反覆数下，以致周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凉除肌表散漫之热邪，加人参以助周身之血液，于是经络润泽，元气鼓舞，腠理开发，故得汗解。

下后脉复沉

里证脉沉而数，下后脉浮者，当得汗解。今不得汗，后二三日，脉复沉者，膜原余邪复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后，脉再浮者，仍当汗解，宜白虎汤。

邪气复聚

里证下后，脉不浮，烦渴减，身热退，越四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因而复发，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归咎于病人，误矣。宜再下之即愈。但当少与，慎勿过剂，以邪气微也。

下后身反热

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此内结开，正气通，郁阳暴伸也。即如炉中伏火，拨开虽焰，不久自息，此与下后脉反数义同。若温疫将发，原当日渐加热，胃本无邪，误用承气，更加发热，实非承气使然，乃邪气方张，分内之热也。但嫌下早之误，徒伤胃气耳。日后传胃，再当下之。又有药烦者，与此悬绝，详载本条。

下后脉反数

应下失下，口燥舌干而渴，身反热减，四肢时厥，欲得近火拥被，此阳气伏也。既下厥回，去炉减被，脉大而加数，舌上生津，不思水饮，此里邪去，郁阳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汤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随其性而升泄之。此证类近白虎，但热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证数攻

温疫下后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未去，已无锋

芒而软，然热渴未除，更下之，热渴减，苔刺脱，日后更复热，又生苔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余，苔刺凡三换，计服大黄二十两，始得热不复作，其余脉证方退。所以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医家见理不透，经历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证，反致耽搁。但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应连下三四日者，有应连下二日间一日者，其间宽缓之中，有应用柴胡清燥汤者，有应用犀角地黄汤者。至投承气，某日应多与，某日应少与，其间不能得法，亦足以误事，此非可以言传，贵乎临时斟酌。

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证，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视，更祈一诊。余诊得脉尚有神，下证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小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平复。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过三四人而已，姑存案以备参酌耳。

病愈结存

温疫下后，脉证俱平，腹中有块，按之则疼，自觉有所阻而膨闷，或时有升降之气，往来不利，常作蛙声，此邪气已尽，其宿结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损元气，气虚益不能传送，终无补于治结，须饮食渐进，胃气稍复，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尝遇病愈后食粥半月，结块方下，坚黑如石。

下 格

温疫愈后，脉证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时时作呕，饮食不进，虽少与汤水，呕吐愈加，此为下格。然下既不通，必返于上。设误认翻胃，乃与牛黄、狗宝，及误作寒气，而以藿香、丁香、二陈之类，误也。宜调胃承气热服，顿下宿结及溏粪、胶粘恶物，臭不可当者，呕吐立止。所谓欲求南风，须开北牖是也。呕止慎勿骤补，若少与参芪，则下焦复闭，呕吐仍作也。此与病愈结存仿佛，彼则妙在往来蛙声一证，故不呕而能食。可见毫厘之差，遂有千里之异。按二者大便俱闭，脉静身凉，一安一危者，在乎气通气塞之间而已矣。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设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动之机，欲离未离之际，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羁。二三日后，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彻其余毒。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气，多与少与，自有轻重之殊。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如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假如经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结；或病后血气未复，亦多燥结。在经所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也。要知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结为之壅闭，瘀邪郁热，益难得泄，结粪一行，气通而邪热乃泄，此又前后之不同。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结也。

或问：脉证相同，其粪有结有不结者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当即不行，续得蕴热，益难得出，蒸而为结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虽胃家热甚，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必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

假令滞下，本无结粪，里急后重，频数窘急者，宜芍药汤加大黄下之。此岂亦因结粪而然耶？乃为逐邪而设也。或曰得毋为积滞而设与？余曰：非也。邪气客于下焦，气血壅滞，泣而为积，若去积以为治，已成之积方去，未成之积复生，须用大黄逐去其邪，是乃断其生积之原，营卫流通，其积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虚痢，又非此论。

大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二钱　芒硝三钱

水姜煎服，弱人减半，邪微者各复减半。

小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二钱

水姜煎服。

调胃承气汤

大黄五钱　芒硝二钱五分　甘草一钱

水姜煎服。

按：三承气汤，功用仿佛。热邪传里，但上焦痞满者，宜小承气汤；中有坚结者，加芒硝软坚而润燥，病久失下，虽无结粪，然多粘腻极臭恶物，得芒硝则大黄有荡涤之能，设无痞满，惟存宿结，而有瘀热者，谓胃承气宜之。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不耐汤药者，或呕或畏，当为细末蜜丸汤下。

如人方肉食而病适来，以致停积在胃，用大小承气连下，惟是臭水稀粪而已，于承气汤中但加人参一味服之，虽三四十日所停之完谷及完肉，于是方下。盖承气借人参之力，鼓舞胃气，宿物始动也。

蓄　血

大小便蓄血，便血，不论伤寒时疫，尽因失下，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留于经络，败为紫血，溢于肠胃，腐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虽结粪得瘀而润下，结粪虽行，真元已败，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热波及于血分，血乃心之属，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证矣。仍从胃治。

发黄一证，胃实失下，表里壅闭，郁而为黄，热更不泄，搏血为瘀。凡热经气不郁，不致发黄，热不干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邪，故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但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随泄减。尝见发热者，原无瘀血，有瘀血者，原不发黄。所以发黄，当咎在经瘀热，若专治瘀血误也。胃移热于下焦气分，小便不利，热结膀胱也。移热于下焦血分，膀胱蓄血也。小腹硬满，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责之蓄血也。胃实失下，至夜发热者，热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既投承气，昼日热减，至夜独热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气汤。服汤后热除为愈，或热时前后缩短，再服再短，蓄血尽而热亦尽。大势已去，亡血过多，余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汤调之。至夜发热，亦有痈疟，有热入血室，皆非蓄血，并未可下，宜审。

桃仁承气汤

大黄四钱　芒硝二钱　桃仁十八粒　当归二钱　芍药二钱　丹皮二钱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黄汤

地黄一两　白芍三钱　丹皮二钱　犀角二钱（研碎）

上先将地黄温水润透，铜刀切作片，石臼内捣烂，再加水如糊，绞汁听用，其滓入药同煎，药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伤寒太阳病不解，从经传腑，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结不行者，宜抵当汤。今温疫起无表证，而惟胃实，故肠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然抵当汤行瘀逐蓄之最者，无分前后二便，并可取用。然蓄血结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当汤。盖非大毒

猛厉之剂，不足以抵当，故名之。然抵当证，所遇亦少，存此以备万一之用。

抵当汤

大黄五钱　虻虫二十枚（炙干，研末）　桃仁五钱（研，加酒）　水蛭（炙干为末）五分

照常煎服。

发　黄

发黄疸是脏病，非经病也。疫邪传里，移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郁滞，其传为疸，身目如金者，宜茵陈汤。

茵陈汤

茵陈一钱　山栀二钱　大黄五钱

水姜煎服。

按：茵陈为治疸退黄之专药，今以病证较之，黄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栀除小肠屈曲之火，瘀热既除，小便自利。当以发黄为标，小便不利为本。及论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系胃家移热，又当以小便不利为标，胃实为本。是以大黄为专功，山栀次之，茵陈又其次也。设去大黄而服山栀、茵陈，是忘本治标，鲜有效矣。或用茵陈五苓，不惟不能退黄，小便间亦难利。

邪在胸膈

温疫胸膈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于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一钱　赤小豆二钱（研碎）　生山栀仁二钱

上用水二盅，煎一盅，后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时后不吐，再服尽。吐之未尽，烦满尚存者，再煎服。如无瓜蒂，以淡豆豉二钱代之。

辨明伤寒时疫

或曰：子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桃仁承气、抵当、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证，子何言之异也？曰：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或衣单风露，或强力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出浴，随觉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脉浮而数，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伤风；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因触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无故自发者居多，促而发者，十中之一二耳。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则病笃，时疫发斑则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知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夫伤寒之邪，自肌表一迳传里，如浮云之过太虚，原无根蒂，惟其传法，始终有进而无退，故下后皆能脱然而愈。时疫之邪，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发时与营卫交并，客邪经由之处，营卫未有不被其所伤者，因其伤，故名曰溃。然不溃则不能传，不传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瘳。然时疫下后，多有未能顿解者，何耶？盖疫邪每有表里分传者，因有一半向外传，则邪留于肌肉，一半向内传，则邪留于胃家。邪留于胃，故里气结滞，里气结，表气因而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达于肌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郁于肌肉之邪，方能达发于肌表，或斑或汗，然后脱然而愈，伤寒下后无有此法。虽曰终同，及细较之，而终又有不同者矣。

或曰：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时疫感天地之戾气，气既不同，俱用承气，又何药之相同也？曰：风寒疫邪，与吾身之真气，势不两立，一有所着，气壅火积，气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与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为邪矣，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假如初得伤寒为阴邪，主闭藏而无汗，伤风为阳邪，主开发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黄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传至少阳，并用柴胡，传至胃家，并用承气，至是亦无复有风寒之分矣。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治法无异也。

发斑战汗合论

凡疫邪留于气分，解以战汗；留于血分，解以发斑。气属阳而轻清，血属阴而重浊。是以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阳主速而阴主迟，所以从战汗者，可使顿解；从发斑者，当图渐愈。

战　　汗

疫邪先传表后传里，忽得战汗，经气输泄，当即脉静身凉，烦渴顿除。三五日后，阳气渐积，不待饮食劳碌，或有反复者，盖表邪已解，里邪未去，才觉发热，下之即解。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尽，日后复热，当复下复汗。温疫下后，烦渴减，腹满去，或思饮食而知味，里气和也。身热未除，脉近浮，此邪气拂郁于经，表未解也，当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汤和之，复不得汗者，从渐解也，不可苛求其汗。应下失下，气消血耗，既下欲作战汗，但战而不汗者危。以中气亏微，但能降陷，不能升发也。次日当期复战，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气脱，不胜其邪也。战而厥回无汗者，真阳尚在，表气枯涸也，可使渐愈。凡战而不复，忽痉者必死。痉者身如尸，牙关紧，目上视。凡战不可扰动，但可温覆，扰动则战而中止，次日当期复战。战汗后复下，后越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滞下也，无论已见积未见积，宜芍药汤。

芍药汤

白芍一钱　当归一钱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甘草七分

水姜煎服。里急后重，加大黄三钱；红积，倍芍药；白积，倍槟榔。

自　　汗

自汗者，不因发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溃，气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长洪而数，身热大渴，宜白虎汤，得战汗方解。若里证下后，续得自汗，虽二三日不止，甚则四五日不止，身微热，热甚则汗甚，热微汗亦微，此属实，乃表有留邪也，邪尽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表解则汗止。设有三阳经证，当用三阳随经加减法，与协热下利投承气同义。表里虽殊，其理则一。若误认为表虚自汗，辄用黄芪实表，及止汗之剂，则误矣。有里证，时当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证自汗详见前。若面无神色，唇口刮白，表里无阳证，喜热饮，稍冷则畏，脉微欲绝，忽得自汗，淡而无味者为虚脱，夜发则昼死，昼发则夜亡，急当峻补，补不及者死。大病愈后数日，每饮食及惊动即汗，此表里虚怯，宜人参养荣汤倍黄芪。

盗　　汗

里证下后，续得盗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溃，则作战汗矣。凡人目张，则卫气行于阳，目瞑，则卫气行于阴，行阳谓升发于表，行阴谓敛降于内。今内有伏热，而又遇卫气，两阳相抟，热蒸于外则腠理开而盗汗出矣。若内伏之邪一尽，则盗汗自止，设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时疫愈后，脉静身凉，数日后反得盗汗及自汗者，此属表虚，宜黄芪汤。

柴胡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一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一钱　大枣二枚

古方用人参半夏，今表里实，故不用人参。无呕吐，不加半夏。

黄芪汤

黄芪三钱　五味子一钱　当归一钱　白术一钱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黄净根一钱五分，无有不止者，然属实常多，属虚常少，邪气盛为实，正气夺为虚。虚实之分，在乎有热无热，有热为实，无热为虚。若颠倒误用，未免实实虚虚之误，临证当慎。

狂　汗

狂汗者，伏邪中溃，欲作汗解，因其人禀赋充盛，阳气冲击，不能顿开，故忽然坐卧不安，且狂且躁，少顷大汗淋漓，狂躁顿止，脉静身凉，霍然而愈。

发　斑

邪留血分，里气壅闭，则伏邪不得外透而为斑。若下之，内壅一通，则卫气亦从而疏畅，或出表为斑，则毒邪亦从而外解矣。若下后斑渐出，不可更大下，设有下证，少与承气汤缓缓下之。若复大下，中气不振，斑毒内陷则危，宜托里举斑汤。

托里举斑汤

赤芍　当归各一钱　升麻五分　白芷　柴胡各七分　川山甲二钱(炙黄)

水姜煎服。下后斑渐出，复大下，斑毒复隐，反加循衣摸床，撮空理线，脉渐微者危，本方加人参一钱，补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发斑者，设有下证，少与承气，须从缓下。

数下亡阴

下证以邪未尽，不得已而数下之，间有两目加涩、舌反枯干、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缘其人所禀阳脏，素多火而阴亏，今重亡津液，宜清燥养荣汤。设热渴未除，里证仍在，宜承气养荣汤。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夫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抟，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挛急，或流火结痰，或遍身疮疡，或两腿钻痛，或劳嗽涌痰，或气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骤补之为害也。凡有阴枯血燥者，宜清燥养荣汤。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时肥盛者，投之恐有膩隔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时疫愈后，调理之剂，投之不当，莫如静养节饮食为第一。

清燥养荣汤

知母　天花粉　当归身　白芍　地黄汁　陈皮　甘草

加灯心煎服。表有余热，宜柴胡养荣汤。

柴胡养荣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当归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姜枣煎服。里证未尽，宜承气养荣汤。

承气养荣汤

知母　当归　芍药　生地　大黄　枳实　厚朴

水姜煎服。痰涎涌甚，胸膈不清者，宜蒌贝养荣汤。

蒌贝养荣汤

知母　花粉　贝母　瓜蒌实　橘红　白芍　当归　紫苏子

水姜煎服。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凡人参所忌者里证耳。邪在表及半表半里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参苏饮、小柴胡汤、败毒散是也。半表半里者，如久疟挟虚，用补中益气，不但无碍，而且得效，即使暴疟，邪气正盛，投之不当，亦不至胀，为无里证也。夫里证者，不指伤寒温疫传胃，

至如杂证，气郁、血郁、火郁、湿郁、痰郁、食郁之类，皆为里证，投之即胀者，盖以实填实也。今温疫下后，适有暂时之通，即投人参，因而不胀，医者病者，以为用参之后虽不见佳处，然不为祸，便为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参乃实里之补药，下后虽通，余邪尚在，再四服之，则助邪填实，前证复起，祸害随至矣。间有失下以致气血虚耗者，有因邪盛数下，及大下而挟虚者，遂投人参，当觉精神爽慧，医者病者，皆以为得意，明后日再三投之，即加变证。盖下后始则胃寒乍虚，沾其补益而快，殊勿思余邪未尽，恣意投之，则渐加壅闭，邪火复起，愈投而变证愈增矣。所以下后邪缓虚急，是以补性之效速而助邪之害缓，故前后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下后间服缓剂

下后或数下，膜原尚有余邪未尽传胃，邪热与卫气相并，故热不能顿除，当宽缓两日，俟余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汤缓剂调理。

柴胡清燥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姜枣煎服。

下后反痞

疫邪留于心胸，令人痞满，下之痞应去，今反痞者，虚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亏，或因新产后气血两虚，或禀赋娇怯，因下益虚，失其健运，邪气留止，故令痞满。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气破气之剂，转成坏证，宜参附养荣汤。

参附养荣汤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生地三钱　人参一钱　附子(炮)七分　干姜(炒)一钱

照常煎服。果如前证，一服痞当如失，倘有下证，下后脉实，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虚实之分，一者有下证，下后痞即减者为实；一者表虽微热，脉不甚数，口不渴，下后痞反甚者为虚。若潮热口渴，脉数而痞者，投之祸不旋踵。

下后反呕

疫邪留于心胸，胃口热甚，皆令呕不止，下之呕当去，今反呕者，此属胃气虚寒，少进粥饮，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汤，一服呕立止，谷食渐加。

半夏藿香汤

半夏一钱五分　真藿香一钱　干姜(炒)一钱　白茯苓一钱　广陈皮一钱　白术(炒)一钱　甘草五分

水姜煎服。有前后一证首尾两变者，有患时疫，心下胀满，口渴发热而呕，此应下之证也。下之诸证减去六七，呕亦减半，再下之胀除热退渴止，向则数月不眠，今则少寐，呕独转甚，此疫毒去而诸证除，胃续寒而呕甚，与半夏藿香汤一剂，而呕即止。

夺液无汗

温疫下后脉沉，下证未除，再下之，下后脉浮者，法当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预亡津液也。温疫得下证日久失下，逐日下利纯臭水，昼夜十数行，乃致口燥唇干，舌裂如断，医者误按仲景协热下利法，因与葛根黄连黄芩汤，服之转剧，邀予诊视，乃热结旁流，急与大承气一服，去宿粪甚多，色如败酱，状如粘胶，臭恶异常，是晚利顿止。次日服清燥汤一剂，脉尚沉，再下之，脉始浮，下证减去，肌表仅存微热，此应汗解，虽不得汗，然里邪先尽，中气和平，所以饮食渐进，半月后忽作战汗方解。盖缘下利日久，表里枯燥之极，饮食半月，津液渐回，方可得汗，所谓积流而渠自通也。可见脉浮身热，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夺血无汗，今以夺液无汗，血液虽殊，枯燥则一也。

补泻兼施

证本应下，耽搁失治，或为缓药羁迟，火邪壅闭，耗气搏血，精神殆尽，邪火独存，以

致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筋惕肉瞤，肢体振战，目中不了了，皆缘应下失下之咎，邪热一毫未除，元神将脱，补之则邪毒愈甚，攻之则几微之气不胜其攻，攻不可，补不可，补泻不及，两无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黄龙汤。此证下亦死，不下亦死，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含药而亡，或有回生于万一者。

黄龙汤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人参　地黄　当归

照常煎服。

按：前证实为庸医耽搁，及今投剂，补泻不及。然大虚不补，虚何由以回；大实不泻，邪何由以去？勉用参、地以回虚，承气以逐实，此补泻兼施之法也。或遇此证，纯用承气，下证稍减，神思稍苏，续得肢体振战，怔忡惊悸，心内如人将捕之状，四肢反厥，眩晕郁冒，项背强直，并前循衣摸床撮空等证，此皆大虚之候，将危之证也，急用人参养荣汤。虚候少退，速可屏去。盖伤寒温疫俱系客邪，为火热燥证，人参固为益元气之神品，偏于益阳，有助火固邪之弊，当此又非良品也，不得已而用之。

人参养荣汤

人参　麦冬　辽五味　地黄　归身　白芍药　知母　陈皮　甘草

照常煎服。

药　烦

应下失下，真气亏微，及投承气，下咽少顷，额上汗出，发根燥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则振战心烦，坐卧不安，如狂之状，此中气素亏，不能胜药，名为药烦。凡遇此证，急投姜汤即已，药中多加生姜煎服，则无此状矣，更宜均两三次服，以防呕吐不纳。

停　药

服承气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药，此因病久失下，中气大亏，不能运药，名为停药，乃天元几绝，大凶之兆也。宜生姜以和药性，或加人参以助胃气，更有邪实病重剂轻，亦令不行。

虚烦似狂

时疫坐卧不安，手足不定，卧未稳则起坐，才着坐即乱走，才抽身又欲卧，无有宁刻。或循衣摸床，撮空捻指，师至才诊脉，将手缩去，六脉不甚显，尺脉不至，此平时斫丧，根源亏损，因不胜其邪，元气不能主持，故烦躁不宁，固非狂证，其危有甚于狂也，法当大补。然有急下者，或下后厥回，尺脉至，烦躁少定，此因邪气少退，正气暂复，微阳少伸也。不一时，邪气复聚，前证复起，忽以前下得效，今再下之速死，急宜峻补，补不及者死。此证表里无大热，下证不备者，庶几可生，譬如城郭空虚，虽残寇而能直入，战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神虚谵语

应下稽迟，血竭气耗，内热烦渴谵语，诸下证具，而数下之，渴热并减，下证悉去，五六日后，谵语不止者，不可以为实，此邪气去，元神未复，宜清燥养荣汤，加辰砂一钱。郑声谵语，态度无二，但有虚实之分，不应两立名色。

夺气不语

时疫下后，气血俱虚，神思不清，惟向里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应，此正气夺，与其服药不当，莫如静守虚回，而神思自清，语言渐朗，若攻之脉必反数，四肢渐厥，此虚虚之祸，危在旦夕，凡见此证，表里无大热者，宜人参养荣汤补之。能食者，自然虚回，而前证自除；设不食者，正气愈夺，虚证转加，法当峻补。

老少异治论

三春旱草，得雨滋荣；残腊枯枝，虽灌弗泽。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

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涩，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势浡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何况误用也。亦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

妄投破气药论

温疫心下胀满，邪在里也，若纯用青皮、枳实、槟榔诸香燥破气之品，冀其宽胀，此大谬也。不知内壅气闭，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于七情郁怒，肝气上升，饮食过度，胃气填实，本无外来邪毒、客气相干，止不过自身之气壅滞，投木香、砂仁、豆蔻、枳壳之类，上升者即降，气闭者即通，无不见效。今疫毒之气，传于胸胃，以致升降之气不利，因而胀满实为客邪累及本气，但得客气一除，本气自然升降，胀满立消，若专用破气之剂，但能破正气，毒邪何自而泄？胀满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气勿愈。既而肠胃燥结，下既不通，中气郁滞，上焦之气不能下降，因而充积，即膜原或有未尽之邪，亦无前进之路，于是表里上中下三焦皆阻，故为痞满燥实之证。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向之所郁于肠胃之邪，由此而下，肠胃既舒，在膜原设有不尽之余邪，方能到胃，乘势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连尾而下矣。至是邪结并去，胀满顿除，皆借大黄之力。大黄本非破气药，以其润而最降，故能逐邪拔毒，破结导滞，加以枳、朴者，不过佐使云尔。若纯用破气之品，津液愈耗，热结愈固，滞气无门而出，疫毒无路而泄，乃望其宽胀利膈，惑之甚矣。

妄投补剂论

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烬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其虚之不复也。今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犹言服参几许，补之不及，天数也。病家止误一人，医者终身不悟。

妄投寒凉药论

疫邪结于膜原，与卫气并，因而昼夜发热，五更稍减，日晡益甚，此与瘅疟相类。瘅疟热短，过时如失，明日至期复热。今温疫热长，十二时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间，乃其热之首尾也。即二时余焰不清，似乎日夜发热。且其始也，邪结膜原，气并为热，胃本无病，误用寒凉，妄损生气，此其误者一；及邪传胃，烦渴口燥，舌干苔刺，气喷如火，心腹痞满，午后潮热，此应下之证，若用大剂芩连栀柏，专务清热，竟不知热不能自成其热，皆由邪在胃家，阻碍正气，郁而不通，火亦留止，积火成热，但知火与热，不知因邪而为火热，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火泄，而热自已。若概用寒凉，何异扬汤止沸，每见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盖本《素问》热淫所胜治以寒凉，以为圣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热病用寒药，最是捷径，又何疑乎？每遇热甚，反指大黄能泄，而损元气，黄连清热，且不伤元气，更无下泄之患，且得病家无有疑虑，守此以为良法。由是凡遇热证，大剂与之，二三钱不已，增至四五钱，热又不已，昼夜连进，其病转剧，至此技穷力竭，反谓事理当然。又见有等日久，腹皮贴背，乃调胃承气证也，况无痞满，益不敢议承气，唯类聚寒凉，专务清热，又思寒凉之最者莫如黄连，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笃，有邪不除，耽误至死，犹言服黄连至几两，热不能清，非药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证，或言病者之数也。他日凡遇此证，每每如是，虽父母妻子，不过以此法毒之，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且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若用黄连，反招闭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既不知病原，焉能以愈疾耶？

问曰：间有进黄连而得效者，何也？曰：其人正气素胜，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药自愈之证，医者误投温补，转补转郁，转郁转热，此以三分客热，转加七分本热也。客热者，因客邪所郁，正分之热也，此非黄连可愈；本热者，因误投温补，正气转郁，反致热极，故续加烦渴、不眠谵语等证，此非正分之热，乃庸医添造分外之热也，因投黄连，于是烦渴、

不眠、谵语等证顿去。要之黄连，但可清去七分无邪本热，又因热减而正气即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热，气行即已也。医者不解，遂以为黄连得效，他日借此，概治客热，则无效矣。必以昔效而今不效，疑其病原本重，非药之不到也，执迷不悟，所害更不可胜计矣。

又问曰：间有未经温补之误，进黄连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气胜病为易治，病胜元气为难治，元气胜病者，虽误治，未必皆死；病胜元气者，稍误未有不死者。此因其人元气素胜，所感之邪本微，是以正气有余，足以胜病也，虽少与黄连，不能抑郁正气，此为小逆，以正气犹胜而疾幸愈也。医者不解，窃自邀功，他日设遇邪气胜者，非导邪不能瘳其疾，误投黄连，反招闭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　便

热结旁流，协热下利，大便闭结，大肠胶闭，总之邪在里，其证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间耳。

协热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调，邪气忽乘于胃，便作烦渴，一如平时泄泻稀粪而色不败，其色但焦黄而已。此伏邪传里，不能稽留于胃，至午后潮热，便作泄泻，子后热退，泄泻亦减，次日不作潮热，利亦止，为病愈。潮热未除，利不止者，宜小承气汤，以撤其余邪，而利自止。

利止二三日后，午后忽加烦渴，潮热下泄，仍如前证，此伏邪未尽，复传到胃也，治法同前。

大便闭结者，疫邪传里，内热壅郁，宿粪不行，蒸而为结，渐至坚硬，下之结粪一行，瘀热自除，诸证悉去。

热结旁流者，以胃家实，内热壅闭，先大便闭结，续得下利纯臭水，全然无粪，日三四度，或十数度，宜大承气汤，得结粪而利立止。服汤不得结粪，仍下利臭水及所进汤药，因大肠邪胜，失其传送之职，知邪犹在也，病必不减，宜更下之。

大肠胶闭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设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之物，如粘胶然，至死不结，愈蒸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去，下证自除，霍然而愈。

温疫愈后三五日，或数日，反腹痛里急者，非前病原也，此下焦别有伏邪所发，欲作滞下也。发于气分则为白积；发于血分则为红积；气血俱病，红白相兼。邪尽利止，未止者，宜芍药汤。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他证，此足三阴不足，以致大肠虚燥，此不可攻，饮食渐加，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觉谷道夯闷，宜作蜜煎导，甚则宜六成汤。

病愈后，脉迟细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后，便作泄泻，此命门真阳不足，宜七成汤。或亦有杂证属实者，宜大黄丸，下之立愈。

六成汤

当归一钱五分　白芍药一钱　地黄五钱　天门冬一钱　肉苁蓉三钱　麦门冬一钱

照常煎服。日后更燥者，宜六味丸，少减泽泻。

七成汤

破故纸(炒锤碎)三钱　熟附子一钱　辽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五分

照常煎服。愈后更发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　便

热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于气分，小便膏浊；干于血分，溺血蓄血；留邪欲出，小便数急；膀胱不约，小便自遗；膀胱热结，小便闭塞。

热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热灼于下焦，在膀胱但有热而无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实有之邪，不止于热也，从胃家来，治在胃，兼治

膀胱。若纯治膀胱，胃邪乘势涌入膀胱，非其治矣。若肠胃无邪，独小便急数，或白膏如马遗，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汤。

猪苓汤　邪干气分者宜之。

猪苓二钱　泽泻二钱　滑石一钱　甘草八分　木通一钱　车前二钱

灯心煎服。

桃仁汤　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仁三钱(研如泥)　丹皮一钱　当归一钱　赤芍一钱　阿胶二钱　滑石二钱

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调，有蓄血也，加大黄三钱，甚则抵当汤。药分三等，随其病之轻重而施治。

前后虚实

病有先虚后实者，宜先补而后泻；先实而后虚者，宜先泻而后补。假令先虚后实者，或因他病先亏，或因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内伤劳倦，或因新产下血过多，或旧有吐血及崩漏之证，时疫将发，即触动旧疫，或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过多，然后疫气渐渐加重，以上并宜先补而后泻。泻者谓疏导之剂，并承气下药，概而言之也。凡遇先虚后实者，此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帖后，虚证少退，便宜治疫。若补剂连进，必助疫邪，祸害随至。假令先实而后虚者，疫邪应下失下，血液为热抟尽，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补之，虚回五六，慎勿再补。多服则前邪复起。下后必竟加添虚证者方补，若以意揣度其虚，不见虚证，误用补剂，贻害不浅。

脉　厥

温疫得里证，神色不败，言动自如，别无怪证，忽然六脉如丝，沉细而软，甚至于无，或两手俱无，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应有此脉，今有此脉者，皆缘应下失下，内结壅闭，营气逆于内，不能达于四末，此脉厥也。亦多有过用黄连石膏诸寒之剂，强遏其热，致邪愈结，脉愈不行，医见脉微欲绝，以为阳证得阴脉为不治，委而弃之，以此误人甚众，若更用人参、生脉散辈，祸不旋踵，宜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脉证不应

表证脉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气微，不能牵引正气，故脉不应。里证脉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微不能抑郁正气，故脉不应。阳证见阴脉，有可生者，神色不败，言动自如，乃禀赋脉也。再问前日无此脉，乃脉厥也。下后脉实，亦有病愈者，但得证减，复有实脉，乃天年脉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须以神气形色病证相参，以决安危为善。

张昆源之室，年六旬，得滞下。后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脉常歇止，诸医以为雀啄脉，心死之候，咸不用药。延予诊视，其脉参伍不调，或二动一止，或三动一止，而复来，此涩结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脓血，六脉短涩，固非所能任，询其饮食不减，形色不变，声音烈烈，言语如常，非危证也。遂用芍药汤加大黄三钱，大下纯脓成块者两碗许，自觉舒快，脉气渐续，而利亦止。数年后又得伤风，咳嗽，痰涎涌甚，诊之又得前脉，与杏桔汤二剂，嗽止脉调。凡病善作此脉，大抵治病，务决形色脉证参考，庶不失其大体，方可定其吉凶也。

体　厥

阳证阴脉，身冷如冰，为体厥。

施幼声，卖卜颇行，年四旬，禀赋肥甚，六月患时疫，口燥舌干，苔刺如锋，不时太息，咽喉肿痛，心腹胀满，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涩，得涓滴则痛甚，此下证悉备，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丝，寻之则有，稍轻则无，医者不究里证热极，但引《陶氏全生集》，以为阴证。但手足厥逆冷过肘膝，便是阴证，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过肘膝更甚，宜其为阴证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阴阳二证，全在有力无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绝，按之如无，比之无力更甚，宜其为阴证二也；阴证而得阴脉之至者，有何说焉，遂主附

子理中汤。未服，延予至，以脉相参，表里互较，此阳证之最者，下证悉具，但嫌下之晚耳。盖因内热之极，气道壅闭，乃至六脉如无，此脉厥也。阳郁则四肢厥逆，若素禀肥盛，尤易壅闭，今亢阳已极，以至通身冰冷，此体厥也。急投大承气汤，嘱其缓缓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闻一曰阴证，一曰阳证，天地悬隔，疑而不服。更请一医，指言阴毒，须灸丹田，其兄叠延三医续至，皆言阴证，乃进附子汤，下咽如火，烦躁顿加。逾时而卒。

乘 除

病有纯虚纯实，非补即泻，何有乘除？设遇既虚，且实者，补泻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随其证而调之。吴江沈音来之室，少寡，素多郁怒，而有吐血证，岁三四发，吐后即已，无有他证，盖不以为事也。三月间，别无他故，忽有小发热，头疼身痛，不恶寒而微渴，若恶寒不渴者，乃感冒风寒，今不恶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旧证大发，吐血倍常，更加眩晕，手振烦躁，种种虚象，饮食不进，且热渐加重，医者病者，但见吐血，以为旧证复发，不知其为疫也，故以发热认为阴虚，头疼身痛，认为血虚，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证，非吐血后所加之证也。诸医议补，问予可否，余曰：失血补虚，权宜则可，盖吐者内有积血，正血不归经，所以吐血也。结血牢固，岂能吐乎，能去其结，于中无阻，血自归经，方冀不发。若吐后专补内则血满，既满不归，血从上溢也。设用寒凉尤误。投补剂者，只顾目前之虚，用参暂效，不能拔去病根，日后又发也。况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发，血脱为虚，邪在为实，是虚中有实，如投补剂，始则以实填虚，沾其补益，既而以实填实，灾害并至。于是暂用人参二钱，以茯苓、归、芍佐之，两剂后，虚证减退，热减六七，医者病者皆谓用参得效，均欲速进，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续进，便觉心胸烦闷，腹中不和，有气求哕不得，此气不时上升，便欲作呕，心下难过，遍体不舒，终夜不寐，喜按摩捶击，此皆外加有余之变证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应三分之热，适有七分之虚，经络枯涩，阳气内陷，故有十分之热。分而言之，其间是三分实热，七分虚热也。向则本气空虚，不与邪搏，故无有余之证。但虚不任邪，惟懊侬、郁冒、眩晕而已，今投补剂，是以虚证减去，热减六七，所余三分之热者，实热也，乃是病邪所致，断非人参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余之变证，因少与承气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设不用利药，宜静养数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则知胃气通行，邪气在内，日从胃气下趋，故自愈。间有大便自调而不愈者，内有湾粪，隐曲不得下，下得宿粪极臭者，病始愈。设邪未去，恣意投参，病乃益固，日久不除，医见形体渐瘦，便指为怯证，愈补愈危，至死不救。

下 卷

杂 气 论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虫草木，动植之物可见；寒热温凉，四时之气往来可觉。至于山岚瘴气，岭南毒雾，咸得地之浊气，犹或可察。而唯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罗计荧惑，昆虫有毒蛇猛兽，土石有雄、硫、硇、信，气交之中，万物各有善恶不等，是知杂气之毒亦然。然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咽哑，俗名为是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肿，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亡，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痰、俗名为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

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不可以常疫并论也。至于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所患者稀少耳。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断为非杂气也。杂气为病最多，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假如误认为风者，如大麻风、鹤膝风、痛风、历节风、老人中风、肠风、疬风之类，概用风药，未尝一效，实非风也，皆杂气为病耳。至又误认为火者，如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投芩、连、栀、柏未尝一效，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至于误认为暑者，如霍乱、吐、泻、疟、痢、暴注、腹痛、绞肠痧之类，皆误认为暑，作暑证治之，未尝一效，与暑何与焉！至于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盖因诸气来而不知，感而不觉，惟向风寒暑湿所见之气求之，既已错认病原，未免误投他药。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无出此六气为病者。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专务六气，不言杂气，岂能包括天下之病欤！

论气盛衰

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至于微疫，似觉无有，盖毒气所钟有厚薄也，其年疫气衰少，里闾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时师皆以伤寒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脉证与盛行之年所患之证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是以知温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

疫气不行之年，微疫亦有，众人皆以感冒为名，实不知其为疫也。设用发散之剂，虽不合病，然亦无大害，疫自愈，实非药也，即不药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误投发散，其害尚浅，若误用补剂及寒凉，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论气所伤不同

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但植物借雨露而滋生，动物借饮食而颐养。盖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类，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无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能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蛔　厥

疫邪传里，胃热如沸，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蛔厥自愈。每见医家，妄引经论，以为脏寒，蛔上入膈，其人当吐蛔，又云："胃中冷必吐蛔"之句。便用乌梅丸，或理中安蛔汤，方中乃附子、细辛、干姜、川椒皆辛热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证表里上下皆热，始终从无寒证者，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

呃逆

胃气逆则为呃逆，吴中称为冷呃，以冷为名，遂指为胃寒，不知寒热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证相参，专执俗语为寒，遂投丁、茱、姜、桂，误人不少，此皆执辞害义者，尤为不典。

治法各从其本证而消息之，如见白虎证则投白虎，见承气证则投承气，膈间痰闭，则宜导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不若四逆汤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证，其呃自止，其他可以类推矣。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时疫初起，邪气盘踞于中，表里阻隔，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而为头疼身痛。因见头疼身痛，往往误认为伤寒表证，因用麻黄、桂枝、香苏、葛根、败毒、九味羌活诸汤，此皆发散之剂，强求其汗，妄耗津液，经气先伤，邪气不损，依然发热。更有邪气传里，表气不能通于内，必壅于外，每至午后潮热，热甚则头胀痛，热退则已，此岂表实者耶？以上似表，误为表证，妄投升散之剂，经气愈实，邪气上升，头痛转甚，须下之，里气一通，经气降而头疼立止。若果感冒头疼，无时不痛，为可辨也。且有别证相参。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后，脉静身凉，浑身肢节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坠伤，少动则痛苦号呼，此经气虚营卫行涩也。三、四日内，经气渐回，其痛渐止，虽不药必自愈，设妄引经论，以为风湿相搏，一身尽痛，不可转侧，遂投疏风胜湿之剂，身痛反剧，似此误人甚众。

伤寒传胃，即便潮热谵语，下之无辞。今时疫初起，便作潮热，热甚亦能谵语，误认为里证，妄用承气，是为诛伐无辜。不知伏邪附近于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热，午后热甚，亦能谵语，不待胃实而后能也。假令常疟，热甚亦作谵语。瘅疟不恶寒，但作潮热，此岂胃实者耶？以上似里证，误投承气，里气先虚，及邪陷胃，转见胸腹胀满，烦渴益甚，病家见势危笃，以致更医，医见下药病甚，乃指大黄为砒毒，或投泻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变证日增，神脱气尽而死。向则不应下而反下之，今则应下而反失下，盖因表里不明，用药前后失序之误。

论食

时疫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传胃，切不可绝其饮食，但不宜多食耳。有愈后数日微热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气衰弱，强与之，即为食复。有下后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当与之，先与米饮一小杯，加至茶瓯，渐进稀粥，不可尽意，饥则再与。如忽加吞酸，反觉无味，乃胃气伤也，当停谷一日，胃气复，复思食也，仍如渐进法。有愈后十数日，脉静身凉，表里俱和，但不思饮食者，此中气不苏，当与粥饮迎之，得谷后即思食觉饥。久而不思食者，一法以人参一钱，煎汤与之，少引胃气，忽觉思食，便可勿服。

论饮

烦渴思饮，酌量与之。若引饮过多，自觉水停心下，名停饮，宜四苓散。如大渴思饮冰水及冷饮，无论四时皆可量与。盖内热之极，得冷饮相救甚宜，能饮一升，止与半升，宁使少顷再饮。至于梨汁、藕汁、蔗浆、西瓜皆可备不时之需。如不欲饮冷，当易百滚汤与之，乃至不思饮，则知胃和矣。

四苓汤

茯苓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取长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阳中风，表证未罢，并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为双解散，即如少阳并入胃，以大柴胡合表里而治之。今人但见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异聋者之听宫商。胃本无病，故用白术以建中，今不用白术者，疫邪传胃而渴，白术性壅，恐以实填实也。加陈皮者，和中利气也。

损复

邪之伤人也，始而伤气，继而伤血、伤肉、伤筋、伤骨。邪毒既退，始而复气，继而复

血、复肉、复筋、复骨。以柔脆者易损，亦易复也。

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故男先伤右，女先伤左。及其复也，男先复左，女先复右。以素亏者易损，以素实者易复也。

严正甫，年三十，时疫后，脉证俱平，饮食渐进，忽然肢体浮肿，别无所苦，此即气复也。盖大病后，血未盛，气暴复，血乃气之依归，气无所依，故为浮肿。嗣后饮食渐加，浮肿渐消，若误投行气利水药则谬矣。

张德甫，年三十，患禁口痢，昼夜无度，肢体仅有皮骨，痢虽减，毫不进谷，以人参一钱煎汤，入口不一时，身忽浮肿，如吹气球，自后饮食渐进，浮肿渐消，肿间已有肌肉。

若大病后，三焦受伤，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肢体浮肿，此水气也，与气复悬绝，宜金匮肾气丸及肾气煎，若误用行气利水药必剧。凡水气，足冷肢体常重；气复足不冷，肢体常轻为异。

余桂玉，年四十，时疫后四肢脱力，竟若瘫痪，数日后右手始能动，又三日左手方动。又俞桂冈子室所患皆然。

标　本

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若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寒凉，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标，何异小儿捕影？

行邪伏邪之别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难有易，取效有迟有速。假令行邪者，如正伤寒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自三阳入胃，如行人经由某地，本无根蒂，因其漂浮之势，病形虽重，若果在经，一汗而解，若果传胃，一下而愈，药到便能获效。先伏而后行者，所谓温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必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去，邪尽方愈。初发之时，毒势渐张，莫之能御，其时不惟不能即瘳，而病证日惟加重，病家见证日增，即欲更医，医家不解，亦自惊疑。竟不知先时感受邪甚则病甚，邪微则病微。病之轻重，非关于医，人之生死，全赖于药。所以疫邪方张之际，势不可遏，但使邪毒速离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后段工夫，识得表里虚实，更详轻重缓急，投剂不致差谬，如是可以万举万全，即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无殒命之理。若夫久病枯削，酒色耗竭，耆耄风烛者，此等已是天真几绝，更加温疫，自是难支，又不可同日而语矣。

应下诸证

舌白苔渐变黄苔

邪在膜原，舌上白苔；邪在胃家，舌上黄苔。苔老变为沉香色也。白苔未可下，黄苔宜下。

舌黑苔

邪毒在胃，熏腾于上，而生黑苔。有黄苔老而变蕉色者，有津液润泽作软黑苔者，有舌上干燥作硬黑苔者，下后二三日，黑皮自脱。又有一种舌上俱黑而无苔，此经气，非下证也，妊娠多见此，阴证亦有此，皆非下证。下后里证去，舌尚黑者，苔皮未脱也，不可再下，务在有下证方可下。舌上无苔，况无下证，误下舌反见黧黑色者危，急当补之。

舌芒刺

热伤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当下。老人微疫无下证，舌上干燥易生苔刺，用生脉

散，生津润燥，芒刺自去。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极，多有此证。又热结傍流，日久不治，在下则津液消亡，在上则邪火毒炽，亦有此证，急下之，裂自满。

舌短、舌硬、舌卷。

皆邪气胜，真气亏，急下之，邪毒去，真气回，舌自舒。

白砂苔

舌上白苔，干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苔，乃自白苔之时，津液干燥，邪虽入胃，不能变黄，宜急下之。

白苔润泽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苔也微，邪气盛，苔如积粉，满布其舌，犹未可下，久而苔色不变，别有下证，服三消饮，次早舌即变黄。

唇燥裂、唇焦色、唇口皮起、口臭、鼻孔如烟煤

胃家热，多有此证，固当下。唇口皮起，仍用别证互较。鼻孔煤黑，疫毒在胃，下之无辞。

口燥渴

更有下证者，宜下之，下后邪去胃和渴自减。若服花粉、门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谬。若大汗脉长洪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汤，汗更出，身凉渴止。

目赤、咽干、气喷如火、小便赤红涓滴作痛、大便极臭、扬手踯足、脉沉而数

皆为内热之极，下之无辞。

潮热、谵语

邪在胃有此证，宜下。然又有不可下者，详在似里非里，热入血室，神虚谵语三条之下。

善太息

胃家实，呼吸不利，胸膈痞闷，每欲引气下行故也。

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心下痛、腹胀满、腹痛按之愈痛、心下胀痛

以上皆胃家邪实，内结气闭，宜下之，气通则已。

头胀痛

胃家实，气不下降，下之头痛立止，初起头痛，别无下证者，未可下。

小便闭

大便不通，气结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误服行气利水药无益。

大便闭，转屎气极臭

更有下证，下之无辞，有血液枯竭者，无表里证，为虚燥，宜蜜煎导及胆导。

大肠胶闭

其人平日大便不实，设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但愈蒸愈粘，愈粘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毒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下，证自除而愈。

协热下利、热结傍流

并宜下。详见大便条下。

四逆、脉厥、体厥

并属气闭，阳气郁内，不能四布于外，胃家实也，宜下之，下后反见此证者，为虚脱，宜补，宜温。

发狂

胃家实，阳气盛也，宜下之。有虚烦似狂，有因欲汗作狂，并详见本条，忌下。

应补诸证

向谓伤寒无补法者，盖伤寒时疫，均是客邪，然伤于寒者，不过风寒，乃天地之正气，

尚嫌其填实而不可补。今感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补之则壅裹其毒，邪火愈炽，设误补之，为害尤甚于伤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变，则又有应补者，或日久失下，形神几脱，或久病先亏，或先受大劳，或老人枯竭，皆当补泻兼施。设因下而增虚证者，宜急峻补（虚证散在诸篇此不再赘），虚证少退，切忌再补（详见前虚后实条）。补后虚证不退，及加变证者危。下后虚证不见，乃臆度其虚，辄用补剂，法所大忌。凡用补剂，本日不见佳处，即非应补。盖人参为益元气之极品，开胃气之神丹，下咽之后，其效立见。若用参之后，元气不回，胃气不转者，勿谓人参之功不捷，盖因投之不当耳，急宜另作主张，若恣意投之，必加变证，变证加而更投之者死。

论阴证世间罕有

伤寒阴阳二证，方书皆以对待言之。凡论阳证，即继之阴证，读者以为阴阳二证世间均有之病，所以临诊之际，先将阴阳二证在于胸次，往来踌躇，最易致误。甚有不辨脉证，但窥其人多蓄少艾，或适在妓家，或房事后得病，或病适至行房，医问及此，便疑为阴证。殊不知病之将至，虽僧尼寡妇，室女童男，旷夫阉宦，亦皆有之，与房欲何与焉？即使多蓄少艾，频宿娼妓，房事后适病，病适至行房，此际偶值病邪发于膜原，气壅火郁，未免发热，到底终是阳证，与阴证何与焉？况实行温疫，原非受寒，安得有阴证似阳者？而阳证似阴者何日无之。究其所以然者，盖不论伤寒温疫传入胃家，阳气内郁，不能外布，即便四逆，所谓阳厥是也。又曰，厥微热亦微，厥深热亦深。其厥深者，甚至凉过肘膝，脉沉而微，剧则通身冰冷，脉微欲绝。虽有轻重之分，总之为阳厥。因其触目皆似阴寒，苟不得其要领，于是误认者良多，况且瘟疫每类伤寒，苟不得要领，最易混淆。夫温疫热病也，从无感寒，阴自何来？一也；治温疫数百人，才遇二、三正伤寒，二也；及治正伤寒数百人，才遇二、三真阴证，三也。前后统论，苟非历治多人，焉能一见阴证，岂世间常有之病耶？观今伤寒科盛行之医，历数年间，或者得遇一真阴证者有之，又何必才见伤寒，便疑阴证，况多温疫，又非伤寒者乎！

论阳证似阴

凡阳厥，手足皆冷，或冷过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紫，剧则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脉无力，或脉微欲绝，以上脉证，悉见纯阴，犹以为阳证何也？及审内证，气喷如火、龈烂口臭、烦渴谵语、口燥舌干、舌苔黄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满、小腹疼痛、小便赤色、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结，即大肠胶闭，非协热下利，即热结傍流，三焦悉见阳证，所以为阳厥也。粗工不察，内多下证，但见表证，脉体纯阴，误投温剂，祸不旋踵。

凡阳证似阴证者，温疫与正伤寒通有之；其有阴证似阳者，此正伤寒家事，在温疫无有此证，故不附载。

温疫阳证似阴者，始必由膜原，以渐传里，先几日发热，以后四肢逆冷；伤寒阳证似阴者，始必由阳经发热，脉浮而数，邪气自外渐次传里，里气壅闭，脉体方沉，乃至四肢厥逆，盖非一日矣。其真阴者，始则恶寒而不发热，其脉沉细，当即四肢逆冷，急投附子回阳，二、三日失治即死。

捷要辨法，凡阳证似阴，外寒而内必热，故小便血赤；凡阴证似阳者，格阳之证也，上热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为据，以此推之，万不失一。

舍病治药

尝遇微疫，医者误进白虎汤数剂，续得四肢厥逆，脉势转剧，更医谬指为阴证，投附子汤病愈。此非治病，实治药也，虽误病原，药则偶中。医者之庸，病者之福也。盖病本不药自愈之证，因连进白虎寒凉慓悍，抑遏胃气，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强伏，故病增剧，今投温剂，胃气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无阳阴证，误投白虎一剂立毙，岂容数剂耶？

舍病治弊

一人感疫，发热烦渴，思饮冰水，医者以为凡病须忌生冷，禁止甚严，病者苦索勿与，遂致两目火迸，咽喉焦燥，不时烟焰上腾，昼夜不寐，目中见鬼无数，病剧苦甚，自谓但得冷饮一滴下咽，虽死无恨。于是乘隙匍匐窃取井水一盆，置之枕傍，饮一杯，顿觉清亮，二杯，鬼物潜消，三杯，咽喉声出，四杯，筋骨舒畅，饮至六杯，不知盏落枕旁，竟而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湿透，脱然而愈。盖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禀阳藏，始则加之以热，经络枯燥，既而邪传表，不能作正汗而解，误投升散，则病转剧，今得冷饮，表里和润，所谓除弊便是兴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剂而致虚陷疾不愈者，皆当舍病求弊，以此类推，可以应变于无穷矣。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轻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轻者，人所不识，往往误治而成痼疾。假令患痢，昼夜无度，水谷不进，人皆知其危痢也。其有感之轻者，昼夜虽行四五度，饮食如常，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轻痢，未尝误以他病治之者，凭有积滞耳。至于温疫感之重者，身热如火、头疼身痛、胸腹胀满、苔刺谵语、斑黄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有感之浅者，微有头疼身痛，午后稍有潮热，饮食不甚减，但食后或觉胀满，或觉恶心，脉微数，如是之疫，最易误认，即医家素以伤寒温疫为大病，今因证候不显，多有不觉其为疫也。且人感役之际，来而不觉，既感不知，最无凭据。又因所感之气薄，今发时现证不甚，虽有头疼身痛，况饮食不绝，力可徒步，又焉得而知其疫也？病人无处追求，每每妄诉病原，医家不善审察，未免随情错认，有如病前适遇小劳，病人不过以此道其根由，医家不辨是非，便引东垣劳倦伤脾，元气下陷，乃执甘温除大热之句，随用补中益气汤，壅补其邪，转壅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多至危殆。或有妇人患此，适逢产后，医家便认为阴虚发热，血虚身痛，遂投四物汤及地黄丸，泥滞其邪，迁延日久，病邪益固，遨遍女科，无出滋养阴血，屡投不效，复更凉血通淤，不知原邪仍在，积热自是不除，日渐尪羸，终成废痿。凡人未免七情劳郁，医者不知为疫，乃引丹溪五火相扇之说，或指为心火上炎，或指为肝火冲击，惟类聚寒凉，冀其直折，而反凝注其邪，徒伤胃气，疫邪不去，瘀热何清，延至骨立而毙。或有宿病淹缠，适逢微疫，未免身痛发热，医家同认为原病加重，仍用前药加减，有妨于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觉者，如是种种，难以尽述。

肢体浮肿

时疫潮热而渴、舌黄身痛、心下满闷、腹时痛、脉数，此应下之证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肿，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肿，因三焦壅闭，水道不行也，但治其疫，水肿自已，宜小承气汤。向有单腹胀而后疫者，治在疫。若先年曾患水肿，因疫而发者，治在疫，水肿自愈。病人通身浮肿，下体益甚，脐凸阴囊及阴茎肿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肿也，继又身大热，午后益甚，烦渴，心下满闷，喘急，大便不调，此又加疫也，下后胀不除，反加腹满，宜承气加甘遂二分，弱人量减。盖先肿胀，续得时疫，此水肿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里也，故并治之。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不利，肿渐至心腹而喘，此水气也，宜治在水。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如常，虽通身浮肿而不喘，别无所苦，此气复也，盖血乃气之依归，气先血而生，无所归，故暂浮肿，但静养节饮食，不药自愈。时疫身体羸弱，言不足以听，气不足以息，得下证少与承气，下证稍减，更与之，眩晕欲死，盖力不足以胜也。绝谷期月，稍补则心腹满闷，攻不可，补不可，守之则元气不鼓，余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饮而已，以后心腹忽加肿满烦冤者，向来沉匿之邪，方悉分传于表里也，宜承气养荣汤，一服病已。设表肿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时疫得里证失下，以致面目浮肿及肢体微肿，小便自利，此表里气滞，非兼水种也，宜承气下之，里气一疏，表气亦顺，浮肿顿除。或见绝谷期月，指为脾虚发肿，误补必剧，妊娠更多此证，治法同前，则子母俱安，但当少与，慎无过剂。

服寒剂反热

阳气通行，温养百骸。阳气壅闭，郁而为热。且夫人身之火，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但喜通达耳。不论脏腑经络，表里上下，血分气分，一有所阻，即便发热，是知百病发热，皆由于壅郁。而火郁又根于气，气常灵而火不灵，火不能自运，赖气为之运，所以气升火亦升，气降火亦降，气行火亦行，气若阻滞，而火屈曲，热斯发矣，是气为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于膜原，气为之阻，时疫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达也。今投寒剂，抑遏胃气，气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热也。往往服芩、连、知、柏之类，病人自觉反热，其间偶有灵变者，言我非黄连证，亦不知其何故也。终以寒冷清热，热不能清，竟置弗疑，服之反热，全然不悟，虽至白首，终不究心，悲夫！

知 一

邪之着人，如饮酒然。凡人醉酒，脉必洪而数，气高身热，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变，各有不同：有醉后妄言妄动，醒后全然不知者；有虽沉醉而神思终不乱者；醉后应面赤而反刮白者；应痿弱而反刚强者；应壮热而反恶寒而战栗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难醉而难醒者；有发呵欠及喷嚏者；有头眩眼花及头疼者。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过饮少饮之别，考其情状，各自不同，至于醉酒则一也，及醒时诸态如失。凡受疫邪，始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渴，乃众人之常也。及言其变，各自不同，或呕，或吐，或咽喉干燥，或痰涎涌甚，或纯纯发热，或发热而兼凛凛，或先凛凛而后发热，或先恶寒而后发热，以后渐渐寒少而热多，以至纯热者，或昼夜发热，或但潮热，余时稍缓者。有从外解者：或战汗，或狂汗、自汗、盗汗、或发斑；有渐消者；有从内传者：或胸膈痞闷，或心腹胀满，或心痛腹痛，或胸胁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后癃闭，或协热下利，或热结旁流。有黄苔黑苔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发黄及蓄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齿衄血，有发颐疙瘩疮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绝谷一两月者，有无故善反复者，有愈后渐加饮食如旧者，有愈后饮食胜常二三倍者，有愈后退爪脱发者。至论恶证，口禁不能张，昏迷不认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牵动，手足不住振战，直视，圆睁，目瞑，上视，口张，声哑，舌强，遗尿，遗粪，项强发痉，手足俱痉，筋惕肉眴，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等证，种种不同，因其气血虚实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感重感轻之别，考其证候，各自不同，至论受邪则一也，及邪尽诸证如失。所谓知其一万事毕，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以上止举一气，因人而变。至有岁气稍有不同者，有其年众人皆从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众人皆从战汗而解者，此又因气而变，余证大同小异，皆疫气也。至又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变。统而言之，其变不可胜言，医者能通其变，方为尽善。

四损不可正治

凡人大劳、大欲、及大病、久病后，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名为四损。当此之际，忽又加疫，邪气虽轻，并为难治，以正气先亏，邪气自陷，故谚有云：伤寒偏死下虚人，正谓此也。盖正气不胜者，气不足以息，言不足以听，或欲言而不能，感邪虽重，反无胀满痞塞之证，误用承气，不剧即死。以正气愈损，邪气愈伏也。

若真血不足者，面色痿黄，唇口刮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产后亡血过多，或因肠风脏毒所致，感邪虽重，面目又无阳色，误用承气速死，以营血愈消，邪气益加沉匿也。

若真阴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清谷，肌体恶寒，恒多泄泻，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气，感邪虽重，反无发热燥渴苔刺等证，误用承气，阳气愈消，阴凝不化，邪气留而不行，轻则渐加委顿，重则下咽立毙，若真阴不足者，自然五液干枯，肌肤甲错，感邪虽重，应汗无汗，应厥不厥，误用承气，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气涩滞，无能输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调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损之至也。是

故一损二损，轻者或可挽回，重者治之无益，乃至三损四损，虽卢、扁亦无所施矣，以枯魄独存，化源已绝，不复滋生也。

劳复、食复、自复

疫邪已退，脉证俱平，但元气未复，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妄动，遂致发热，前证复起，惟脉不沉为辨，此谓劳复。盖气为火之舟楫，今则真气方长，劳而复折，真气既亏，火亦不前，某经气陷，则火随陷于某经，陷于经络则为表热，陷于脏腑则为里热，虚甚热甚，虚微热微。治法：轻则静养可复，重则大补气血，候真气一回，血脉融和，表里通畅，所陷之火，随气输泄，自然热退，而前证自除矣。若误用承气及寒凉剥削之剂，变证蜂起，卒至殒命，宜服安神养血汤。

若因饮食所伤者，或吞酸作嗳，或心腹满闷而加热，此名食复，轻则损谷自愈，重则消导方愈。

若无故自复者，以伏邪未尽，此名自复，当问前得某证，所发亦某证，稍与前药，以撤其余邪，自然获愈。

安神养血汤

茯神　枣仁　当归　远志　桔梗　芍药　地黄　陈皮　甘草

加龙眼肉，水煎服。

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发，因感冒风寒，触动疫邪，相继而发，既有感冒之因由，复有风寒之脉证，先投发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续得头疼身痛，潮热烦渴，不恶寒，此风寒去，疫邪发也，以疫法治之。

疟疾兼疫

疟疾二三发，或七八发后，忽然昼夜发热、烦渴不恶寒、舌上苔刺、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证渐具，此温疫著，疟疾隐也，以疫法治之。

温疫昼夜纯热、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后脉静身凉，或间日、或每日、时恶寒而后发热如期者，此温疫解，疟邪未尽也，以疟法治之。

温　疟

凡疟者寒热如期而发，余时脉静身凉，此常疟也，以疟法治之。设传胃者，必现里证，名为温疟，以疫法治者生，以疟法治者死。里证者下证也，下后里证除，寒热独存者，是温疫减，疟证在也。疟邪未去者，宜疏邪去疟，势衰者宜截疟，久而挟虚者宜补，疏以清脾饮，截以不二饮，补以四君子，方见疟门，因恐杂乱，此不附载。

疫痢兼证

下痢脓血，更加发热而渴，心腹痞满，呕而不食，此疫痢兼证，最为危急。夫疫者胃家事也，盖疫邪传胃十常八九，既传入胃，必从下解，疫邪不能自出，必借大肠之气传送而下，而疫方愈。夫痢者，大肠内事也，大肠既病，失其传送之职，故正粪不行，纯乎下痢脓血而已，所以向来谷食停积在胃，直须大肠邪气退而胃气通行，正粪方能自此而下，今大肠失职，正粪尚自不行，又何能与胃载毒而出？毒气既不前，羁留在胃，败坏真气，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时有一时之害，耗气搏血，神脱气尽而死。凡遇疫痢兼证者，在痢尤为吃紧，疫痢俱急者，宜槟芍顺气汤，诚为一举两得。槟芍顺气汤专治下痢频数，里急后重，兼舌苔黄，得疫之里证者。

槟芍顺气汤

槟榔　芍药　枳实　厚朴　大黄

生姜煎服。

妇人时疫

妇人伤寒时疫，与男子无二，惟经水适断适来，及崩漏产后，与男子稍有不同。夫经水之来，乃诸经血满，归注于血室，下泄为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即冲任脉也，为诸经之总任。经水适来，疫邪不入于胃，乘势入于血室，故夜发热谵语。盖卫气昼行于阳，不与阴争，故昼则明了，夜行于阴，与邪相搏，故夜则发热谵语，至夜但发热而不谵语者，亦为热入血室，因有轻重之分，不必拘于谵语也。经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愈。胸膈并胃无邪，勿以谵语为胃实而妄攻之，但热随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结胸状者，血因邪结也，当刺期门以通其结，以柴胡汤治之，不若刺者功捷。经水适断，血室空虚，其邪乘势传入，邪胜正亏，经气不振，不能鼓散其邪，为难治，且不从血泄，邪气何由即解？与适来者，有血虚血实之分，宜柴胡养荣汤。新产亡血过多，冲任空虚，与夫素善崩漏，经气久虚，皆能受邪，与经水适断同法。

妊娠时疫

孕妇时疫，设应用三承气汤，须随证施治，慎毋惑于参、术安胎之说。病家见用承气，先自惊疑，或更左右嘈杂，必致医者掣肘，为子母大不幸。若应下之证，反用补剂，邪火壅郁，热毒愈炽，胎愈不安，转气传血，胞胎何赖？是以古人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堕者，惟用承气，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焰顿为清凉，气回而胎自固。用当其证，反见大黄为安胎之圣药，历治历效，子母俱安。若腹痛如锥，腰痛如折，此时未堕欲堕之候，服药亦无及矣，虽投承气但可愈疾而全母。昧者以为胎堕，必反咎于医也。或诘其故，余曰妊妇结粪瘀热，肠胃间事也，胎附于脊，胃肠之外，子宫内事也，药先到胃，瘀热才通，胎气始得舒养，是以兴利除害于顷刻之间，何虑之有？但投药之际，病衰七八，余邪自愈，慎勿过剂耳。

凡孕娠时疫，万一有四损者，不可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产后同法。非其损而误补，必死。

小儿时疫

凡小儿感冒风寒疟痢等证，人所易知，一感时疫，人所难窥，以致错误者多。盖由幼科专于痘、疹、吐、泻、惊、疳并诸杂证，在伤寒时疫，则略而未常究心，一也；古人称幼科为哑科，不能尽罄所苦以告师，师又安能悉乎问切之义，所以但知其身热，不知其头疼身痛也，但知不思饮食、心胸膨胀，疑其内伤乳食，安知其疫邪传胃也，但见呕吐恶心口渴下利，以小儿吐泻为常事，又安知其协热下利也。凡此，何暇致思为时疫，二也。小儿赋质娇怯，筋骨柔脆，一染时疫，延挨失治，即便二目上吊、不时惊搐、肢体发痉、十指钩曲、甚则角弓反张，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学习见闻之证，多误认为慢惊风，遂投抱龙丸，竭尽惊风之剂，转治转剧，因见不啼不语，又将神门眉心乱灸，艾火虽微，内攻甚急，两阳相抟，如火加油，红炉添炭，死者不可胜纪，深为痛悯。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皆染，小儿岂独不染耶？因其气血筋骨柔脆，故所现之证为异耳，务宜祛邪以治，故用药与大人仿佛。凡五六岁以上者，药当减半，二三岁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肠胃柔脆，少有差误，为祸更速，临证尤宜加慎。

小儿太极丸

天竺黄五钱　胆星五钱　大黄三钱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僵蚕三钱

上为细末，端午日午时修合，糯米饭杵为丸，如芡实，朱砂为衣。凡遇疫证，姜汤化服一丸，神效。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证烜赫，或久疟，或内伤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遗精白浊、精气枯涸，女人崩漏带下、血枯经闭之类，以致肌肉消烁，邪火独存，故脉近于数。此际稍感疫

气，医家病家，见其谷食暴绝，更加胸膈痞闷、身疼发热，彻夜不寐，指为原病加重，误以绝谷为脾虚，以身痛为血虚，以不寐为神虚，遂投参、术、归、地、茯神、枣仁之类，愈进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发热减半，不时得睡，谷食稍进，但脉数不去，肢体时疼，胸胁锥痛，过期不愈。医以杂药频试，补之则邪火愈炽，泻之则损脾坏胃，滋之则胶邪愈固，散之则经络益虚，疏之则精气愈耗，守之则日削近死。盖但知其伏邪已溃，表里分传，里证虽除，不知正气衰微，不能脱出，表邪留而不去，因与血脉合而为一，结为痼疾也。肢体时疼者，邪与荣气抟也；脉数身热不去者，邪火并郁也；胁下锥痛者，火邪结于膈膜也；过期不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远在二七、甚至三七，过此不愈者，因失其治，非坏证即痼疾也。客邪交固于血脉，主客交浑，最难得解，久而愈固，治法当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败，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减法，随其平素而调之。

三甲散

鳖甲　龟甲（并用酥炙黄为末）各一钱（如无酥，各以醋炙代之）　川山甲（土炒黄为末）五分　蝉退（洗净炙干）五分　僵蚕（白硬者，切断，生用）五分　牡蛎（煅为末）五分（咽燥者，斟酌用）　䗪虫三个（干者劈碎，鲜者捣烂和酒少许，取汁入汤药同服，其渣入诸药同煎）　白芍药（酒炒）七分　当归五分　甘草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沥渣温服。若素有老疟或痈疟者，加牛膝一钱，何首乌一钱；胃弱欲作泻者，宜九蒸九晒；若素有郁痰者，加贝母一钱；有老痰者，加瓜蒌霜五分；善呕者，勿用；若咽干作痒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若素燥咳者，加杏仁（捣烂）一钱五分；若素有内伤瘀血者，倍䗪虫，如无䗪虫，以干漆（炒烟尽为度，研末）五分，及桃仁（捣烂）一钱代之，服后病减半勿服，当尽调理法。

调　理　法

凡人胃气强盛，可饥可饱，若久病之后，胃气薄弱，最难调理。盖胃体如灶，胃气如火，谷食如薪，合水谷之精微，升散为血脉者如焰，其糟粕下转为粪者如烬，是以灶大则薪多火盛，薪断而余焰犹存，若些小铛釜，只宜薪数茎，稍多则壅灭，稍断则火绝矣。若夫大病之后，客邪新去，胃口方开，几微之气，所当接续，多与早与迟与，皆非所宜，宜先与粥饮，次糊饮，次糜粥，循序渐进，先后勿失其时。当设炉火，昼夜勿令断绝，以备不时之用，思谷即与，稍缓则胃饥如灼，再缓则胃气伤，反不思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与之，虽食而弗化，弗化则伤之，伤之则为食复。不为食复者，当如初进法，若更多与，及粘硬之物，胃气壅甚，必胀满难支，气绝谷存，乃至反复颠倒，形神俱脱而死矣。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盖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感，入于膜原，伏而未发，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所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多有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凡此九传，其病则一。医者不知九传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聋者之听宫商，无音可求，无路可适，未免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颠倒误用，或寻枝摘叶，但治其证，不治其邪，同归于误一也。

所言但表而不里者，其证头疼身痛发热，而复凛凛，内无胸满腹胀等证，谷食不绝，不烦不渴。此邪外传，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从汗解，斑则有斑疹、桃花斑、紫云斑，汗则有自汗、盗汗、狂汗、战汗之异，此病气使然，不必较论，但求得汗得斑为愈。凡自外传者为顺，勿药亦能自愈。间有汗出不彻，而热不退者，宜白虎汤；斑出不透，而热不退者，宜举斑汤；有斑汗并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不彻而热不除者，宜白虎合举斑汤。

间有表而再表者，所发未尽，膜原仍有隐伏之邪，或二、三日后，四、五日后，依前发

热，脉洪而数，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未愈者，仍如前法治之，然亦希有。至于三表者，更希有也。

若但里而不表者，外无头疼身痛，继而亦无三斑四汗，惟胸膈痞闷，欲吐不吐，虽得少吐而不快，此邪传里之上，宜瓜蒂散吐之，邪从其减，邪尽病已。若邪传里之中下者，心腹胀满，不呕不吐，或大便燥，或热结傍流，或协热下利，或大肠胶闭，并宜承气辈导去其邪，邪减病减，邪尽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为逆，但宜承气导之，则在上之邪，顺流而下，呕吐立止，胀满渐除矣。

有里而再里者，愈后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之证复发，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里者乃常事，甚至有三里者，然亦希有也。虽有上中下之分，皆为里证。

若表里分传者，始则邪气伏于募原，募原者，即半表半里也。此传法以邪气平分，半入于里，则现里证，半出于表，则现表证，此疫病之常事。然表里俱病，内外壅闭，既不得汗，而复不得下，此不可汗，强求其汗，必不得汗，宜承气汤先通其里，里邪先去，邪去则里气通，中气方能达表，向者郁于肌肉之邪，乘势尽发于肌表矣，或斑或吐，盖随其性而升泄之也。诸证悉去，既无表里证而热不退者，募原尚有已发之邪未尽也，宜三消饮调之。

若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照前表里俱病，宜三消饮，复下复汗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于三发者，亦希有也。

若表胜于里者，募原伏邪发时，传表之邪多，传里之邪少，何以治之？表证多而里证少，当治其表，里证兼之；若里证多而表证少者，但治其里，表证自愈。

若先表而后里者，始则但有表证而无里证，宜达原饮。有经证者，当用三阳加法。经证不显，但发热者不用加法。继而脉洪大兼数，自汗而渴，邪离募原未能出表耳，宜白虎汤辛凉解散，邪从汗解，脉静身凉而愈。愈后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发热，宜达原饮。至后反加胸满腹胀，不思谷食，烦渴，舌上苔刺等证，加大黄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如在下者，宜承气汤导之。

若先里而后表者，始则发热，渐加里证，下之里证悉除，二、三日内复发热，反加头疼身痛脉浮者，宜白虎汤。若下后热减不甚，三、四日后，精神不慧，脉浮者宜白虎汤汗之。服汤后不得汗者，因精液枯竭也，加人参覆卧则汗解。此近表里分传之证，不在此例。

若大下后，大汗后，表里之证悉去，继而一身尽痛，身如被杖，甚则不可反侧，周身骨寒而痛，非表证也，经气渐回，身痛自愈。（详在似表非表条）

凡疫邪再表再里，或再表里分传者，医家不解，反咎病家不善调理，以致反复，病家不解，每责医家用药有误，致病复起，彼此归咎，殊不知病势之所当然，绝非医家病家之过，但得病者精神完固，虽再三反复，可以随复随治而愈，惟虚怯者不宜耳。

间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后更医，投药固当，现在之邪拔，因而得效。殊不知募原尚有伏邪，一、二日内，前证复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愦，目中不了了等证，大凶之兆也。病家不咎于前医担误时日，反咎于后医生之而又杀之，良可叹也！当此之际，攻之则元气几微，是求速死；补之则邪火益炽，精气枯燥；守之则正不胜邪，必无生理矣。

正　名

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如病证之证，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又如滞下，古人为下利脓血，盖以泻为下利，后人加“疒”为痢。要之，古无瘟、痢、症三字，盖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温疫，果尔，又当异证异脉，不然临治之际，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设使脉病不同，病原各异，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证治法，又何立哉？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岐之惑。

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又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为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疠，终于得汗而解，故燕冀名为汗病。此外，又有风温、湿温，即温病挟外感之兼证，名各不同，究其病则一。然近世称疫者众，书以温疫名者，弗遗其言也。后以伤寒例及诸家所议，凡有关于温疫，其中多有误者，恐致惑于来学，悉采以正焉。

《伤寒例》正误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凛，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成注《内经》曰：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

按：十二经络，与夫奇经八脉，无非营卫气血，周布一身而营养百骸。是以天真元气，无往不布，不布则麻木不仁。造化之机，无刻不运，不运则颠倒仆绝。然风寒暑湿之邪，与吾身之营卫，势不两立，一有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毙。上文所言冬时严寒所伤，中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证，风寒所伤之最轻者，尚尔头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声重、痰嗽喘急、恶寒发热，当即为病，不能容隐，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耶？更问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头痛如破，身痛如杖，恶寒项强，发热如炙，或喘或呕，甚则发痉，六脉疾数，躁烦不宁，至后传变，不可胜言，仓卒失治，乃致伤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则一毫不觉，既而延至春夏，当其已中之后，未发之前，饮食起居如常，神色声色，纤毫不异，其已发之证，势不减于伤寒。况风寒所伤，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伤皆营卫，所感均系风寒，一者何其懵懂，藏而不知；一者何其灵异，感而即发。同源而异流，天壤之隔，岂无说耶？既无其说，则知温热之源，非风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无非营卫经行所摄之地，即感冒些小风寒，尚不能稽留，当即为病，何况受严寒杀厉之气，且感于皮肤最浅之处，反能容隐者耶？以此推之，必无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里分明，所谓未入于腑者，邪在经也，可汗而已；既入于腑者，邪在里也，可下而已。果系寒毒藏于肌肤，虽过时而发，邪气犹然在表，治法不无发散，邪从汗解。后世治温热病者，若执肌肤在表之邪，一投发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证，因证相参，然后始有病名，稽之以脉，而后可以言治。假令伤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今热病以病症而立名，上文所言暑病，反不若言热证，尚可模糊，若以暑病为名，暑为病邪，非感盛夏之暑，不可言暑，若言暑病，乃是香薷饮之征，彼此岂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者，则病甚，其热亦甚；感邪之轻者，则病轻，其热亦微，热之微、甚，在乎感邪之轻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时亦有病重，大热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轻热微不药而愈者。凡温病四时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时又次之，但可以时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时令分热之轻重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证者，皆因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过者，或未应至而至者，皆成病气也。

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春应暖而反多寒，其时必多雨；秋应凉而热不去者，此际必多晴；夫阴晴旱潦之不测，寒暑损益安可以为拘，此天地四时之常事，未必为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

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多见于兵荒之岁，间岁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为时疫之气，虽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殊不知四时之气，虽损益于其间，及其所感之病，终不离其本源。假令正、二月应暖，偶因风雨交集，天气不能温暖，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轻则为感冒，重则为伤寒，原从感冒伤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气，终不若冬时严寒杀厉之气为重，投剂不无有轻重之分，此即应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又如八九月，适多风雨，偶有暴寒之气先至，所感之病，大约与春寒仿佛，深秋之寒，终不若冬时杀厉之气为重，此即未应至而至。即冬时严寒倍常，是为至而太过，所感亦不过即病之伤寒耳。假令夏时多风雨，炎威少息，为至而不及。时多亢旱，烁石流金，为至而太过。太过则病甚，不及则病微，至于伤暑一也，其病与四时正气之序何异耶？治法无出于香薷饮而已。

其冬时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

此即未应至而至也。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今又以冬时非节之暖为冬温。一感于冬寒，一感于冬温，一病两名，寒温悬绝，然则脉证治法又何似耶？夫四气乃二气之离合也，二气即一气之升降也，升极则降，降极则升；升降之极，为阴阳离，离则气亢，气亢则致病。亢气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将升不升，将降不降，为阴阳合，合则气和，气和则不致病。和气者即春之温暖，秋之清凉也。是以阴极而阳气来和，为温暖；阳极而阴气来和，为清凉，斯有既济之道焉。若夫春寒秋热，为冬夏之偏气，倘有触冒之者，因以为疾；若夏凉冬暖，转得春秋之和气，岂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见伤寒中暑，未尝见伤温和而中清凉也。温暖清凉，未必为病，又焉可以言疫？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天有暴寒者，此皆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有殊耳。

按：四时皆有暴寒，但冬时感严寒杀厉之气，名伤寒，为病最重，其余三时寒微，为病亦微。又以三时较之，盛夏偶有些小风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则以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热亦重；感寒之轻，病亦轻而热亦轻。是重于冬而略于三时，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以其时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其时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时阳气潜藏，为寒所折，病热更微，此则反是夏时感寒为重，冬时感寒为轻，前后矛盾，于理大违。又春夏秋三时，偶有暴寒所着，与冬时感冒相同，治法无二，但可名感冒，不当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为名，殊类画蛇添足。

诸家温疫正误

云岐子：伤寒汗下不愈，过经其病尚在而不除者，亦为温疫病也。如太阳证，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温病也。如身热目痛不眠，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长者，阳明温病也；如胸胁胀满，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弦者，少阳温病也；如腹满咽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太阴温病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烦满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温病也。是故随其经而取之，随其证而治之，如发斑乃温毒也。

按：伤寒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为传经尽，七日复传太阳，为过经。云岐子所言伤寒过经不愈者，便指为温病，竟不知伤寒温病，自是两途，未有始伤寒而过经变为温病者。若果温病自内达外，何有传经，若能传经，即是伤寒，而非温病明矣。

汪云：愚谓温与热，有轻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温气，则为温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本论）。更遇温热气，即为温毒，热比温尤重故也。但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此病之稍轻者也。温病未已，更遇温气，变为温病，此病之稍重者也。《伤寒

例》以再遇温气名曰温疫，又有不因冬伤于寒，至春而病温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阴阳大论》四时正气之序：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今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若感秋凉之气，可名秋凉病矣。春温可以为温病，秋凉独不可为凉病呼？以凉病似觉难言，勉以湿证搪塞，既知秋凉病有碍，反而思之，则知春温病殊为谬妄矣。）以此观之，是春之温病，有三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再遇温气，而为温病者；有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病者；有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凡病各有病因，如伤寒自觉触冒风寒，如伤食自觉饮食过度，各有所责。至于温病，乃伏邪所发，多有安居静养，别无他故，倏焉而病。询其所以然之故，无处寻思，况求感受之际，且自不觉。然立论者或言冬时非节之暖，或言春之温气，或言伤寒过经不解，或言冬时伏寒，至春夏乃发（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出自《素问》，此汉人所撰，晋时王叔和又以述《伤寒例》，盖顺文之误）。或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亦汉人所撰，但言所伤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又见冬时之温病，与春夏之温疫，脉证相同，治法无异。据云：冬时即病为伤寒，今温病亦发于冬时，思之至此，不能无疑，乃觉前人所论难凭，务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伤寒，又不可言伏寒，因以冬时非节之暖，牵合而为病原。不思严寒酷暑，因其锋利，人所易犯，故为病最重。至于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万物得之而发育，气血得之而融和，当其肃杀之令，权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窃尝较之冬时，未尝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暂时温暖，虽有温病感温之由，亦无确据，此不过猜疑之说，焉足以为定论。或言感三春当令之温气为温病，夫春时自应温暖，责之尤其无谓；或言温病复感温气，而为温病，正如头上按头；或言伤寒汗下过经不愈者为温病，则又指鹿为马。《活人》又以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为夏温；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为秋温，转属支离。陶氏又以秋感温气而为秋温，明是杂证，叙温者络绎，议论者各别，言愈繁杂，而本源愈失，使学者反增亡羊之感，与医道何补。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疼，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躁宜大青龙汤，然夏月药性须带凉，不可太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用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出斑之失。病热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可代桂枝汤，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证也。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栀子升麻汤，亦暂用之。（王宇泰述万历癸卯，李氏一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伤寒，一太学生，新读仲景书，自谓知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大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正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

按：《活人书》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矣，岂止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为半里之证，且言邪之犹在经络，仍用桂枝石膏汤，至死无悔。王宇泰非之甚当，是以不用麻黄桂枝，贤于《活人书》远矣。究竟不识温热之源，是以不知用药耳。

春温，《活人书》曰：春应温而清气折之，责邪在肝，或身热头疼，目眩呕吐，长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汤、解肌汤、四时通用败毒散。陶氏曰：交春后至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解肌，不可大发汗，里证现者，用寒凉之药，急攻之，不可误汗误下，当须识此，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夏温，《活人书》曰：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或身热头疼、腹满自利，长幼率相似，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陶氏曰：交夏至，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者，急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

法，里证治法同。

秋温，《活人书》曰：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温热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病瘅发黄，茵陈五苓散。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名湿病，亦用辛凉之药，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

冬温，《活人书》曰：冬应寒而反大温折之，责邪在肾，宜萎蕤汤。丹溪曰：冬温为病，非其时有其气者，冬时严寒，君子当闭藏而反发泄于外，专用补药带表药。

按：西北高厚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天地或时久雨，或时亢旱，盖非时令所拘，故伤湿之证，随时有之，不待交秋而后能也。推节庵之意，以至春为温病、至夏为热病，至秋似不可复言温热，然至秋冬，又未免温病，只得勉以湿证抵搪，且湿为杂证，更不可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温病四时皆有，故说到冬时，遂付之不言，王宇泰氏因见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时有其气，以补冬温之缺，然则冬时交错之气，又不可以为冬温也。《活人》但言四时之温，盖不知温之源，故春责清气，夏责寒气，秋责热气，冬责温气，殊不知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复以四时专令之藏而受伤，不但胶柱鼓瑟，且又罪及无辜矣。

广瘟疫论

〔清〕戴天章　著
喻桂华　黄明舫　整理

提　　要　《广瘟疫论》系清·戴天章所著。成书于1722年。

全书4卷，附方1卷。本书取《瘟疫论》增删而成，书中卷一列五辨（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时疫与风寒异气、时疫与风寒异受、辨传经以及时疫五兼、十夹等；卷二列表症30余种，详述病机和证治；卷三列里症40余种及其病机和证治；卷四列汗法、吐法、下法、和法、补法等五法的作用和适应症，以及病后四损、不足、后遗等各种病后的调理法则。

该书详辨瘟疫、伤寒之异，特别对瘟疫与伤寒早期临床症候的鉴别，以及病因、受病、传经等方面的区别的论述，颇有见地。作者提出五辨之法，详述时疫表、里各症，总结汗、下、清、和、补诸法的作用及应用，充实了温病学的内容。

《广瘟疫论》成书后，曾在乾隆年间由郑奠一改为《瘟疫明辨》，1878年经陆九芝修删补改为《广温热论》，清末由何廉臣增补改名为《重订广温热论》。主要版本有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南京李光明刻本、清嘉庆壬申（1812）京江文光阁本、清道光八年戊子（1828）扫叶山房刻本、清咸丰四年甲寅（1854）安邑黄氏长邑陈氏合刻本、清戴氏存存书屋刻本、1917年上海昌明书局石印本、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和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据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全文收录。

《广瘟疫论》序

瘟疫一证，历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龙汤、阳旦汤、越婢汤、黄芩汤、白虎汤、大小柴胡汤、三承气汤、麻黄升麻汤，诸条列瘟疫之见证，为汗法、下法、和法、双解法，轻重深浅，纤毫备具。特散见于诸经条中而未尝直指其名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书本伤寒立论，而互为区别之书，非专论瘟疫之书，且上古文辞简易，详于辨证，而不详于立名，欲人从证上细辨，则不必于名上区别，而自无混治之失。嗣是而后，河间有《宣明五气论》，则论瘟疫较详，立法更备。如桂苓甘露饮、黄连解毒汤、三已效方、凉膈散、人参石膏汤、双解散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东垣，大羌活汤、九味羌活汤，立方更备，而亦无专书、无特名。至吴又可先生贯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时行《瘟疫》一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矣。顾其书具在，而时贤有未见而不用其法，或虽见其书，而不能信者，无怪矣！有口诵其书，啧啧称道，而对证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则曰此时证也，而手则仍用伤寒之方，拘伤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证之法耳！愚目击心伤，不揣固陋，而取吴子之原本，或注释，或增订，或删改，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故首增辨气、辨色、辨脉、辨舌、辨神诸论于开卷，使阅者一见了然，则吴子之书，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横夭者少，生全者多，诚斯世斯民之幸也！

上元戴天章麟郊甫识于存存书屋

乾隆四十八年岁在癸卯夏五月望日孙男嗣琦谨书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邃医学，所论著《伤寒杂病》诸书及《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凡十数种，皆先世父雪村先生行楷细字，录藏于家。近书坊中有刻本《瘟疫明辨》四卷，祖启购阅之，即先大父存存书屋《广瘟疫论》也。虽易其名，幸未改窜其文，不知何人误刻为歙人郑某之书。在先大父固不争此，而子孙见之，不容不正也。因出存存书屋原本，校而刻之，以纠伪传，广先德。因叹《伤寒》一书，注者

百家，至程郊倩实为独辟鸿濛，后有慈溪柯韵伯《论翼》出，而《伤寒》之书，叹观止矣。瘟疫一证，古无成书，至吴又可，实为独辟鸿濛，更有先大父此书出，而瘟疫之书叹观止矣。事固有更阅数千年而后得所折衷者，此类是也。代生名贤，民何幸欤！

乾隆四十七年岁在壬寅秋七月望后二日孙男祖启谨识

六淫之邪，中人为病，风寒尤甚。盖风者，善行数变，其势猛急；寒者，收引拘束，其气坚凝。故其病人也，不假少贷，而为患至速。各家医书，均首列中风、伤寒二门，以示后学。习是业者，咸致力于风寒，以求诸病扩而充之，触类引伸，固无所不概。若执而守之，亦不免刻舟求剑，而所遗实多。虽长沙有论，后学注释繁多，究使指归不定，以致湿温、时疫，漏而不讲。迨吴又可《瘟疫论》出，稍使人知疫与伤寒同途异归，不可拘伤寒法而治疫。然其辨悉，犹不若《广瘟疫论》之提纲挈领，晓畅明白，能使不习医者洞然领略也。予于庚寅，偶得此书，故友王村舟言是书乃金陵前辈麟郊戴公存存书屋之稿本，近为仪征郑氏所刻，发坊未久，板已散失，坊间竟无觅处，予每惜之！庚子迁居北城，得识国子学正戴敬咸先生，乃知麟郊公为先生之祖，因叩及是书藏本，与予所得者相校雠，一字无讹，虽郑氏前刻，未将存存书屋之来由道出，情似掠美，然非其剖劂流传，则予亦不得睹见，而无由与敬翁先生探其本源也。因怂恿梓行，以继前徽。壬寅冬正在付梓，尚未蒇工，而敬翁先生忽婴疾而逝，今其嗣君踵成是书，嘱予纪其本末，予亦不敢以固陋辞，谨叙其事，以纪麟郊公之作美于前，而得其贤嗣继美于后，庶此不刊之书，得以永垂霄埏，救济生灵，实可上媲长沙之功，而庇医林后学于不浅矣！

乾隆四十八年岁次昭阳单阏氏皋月会稽沈懋发撰

目　录

卷之一
一辨气…… 173
二辨色
三辨舌
四辨神
五辨脉
辨时行疫疠与风寒异气…… 174
辨时行疫疠与风寒异受
辨传经
兼寒
兼风
兼暑
兼疟
兼痢
夹痰水
夹食
夹郁
夹血
夹脾虚
夹肾虚
夹亡血
夹疝
夹心胃痛
夹哮喘
卷之二
表证…… 179
发热
恶寒
寒热往来
头痛
头眩
头胀
头重
目胀
项强酸
背痛酸
腰痛酸
膝痛酸
胫腿痛酸
足痛
肩臂痛酸
腕痛
周身骨节酸痛
身重
自汗
盗汗
战汗
狂汗
头肿
面肿
颈项肿
耳旁肿
胸红肿
周身红肿
发黄
发疹
发斑
卷之三
里证…… 185
烦躁
呕
咳
渴
口苦
口甘
唇燥
齿燥
鼻孔干
耳聋
鼻如烟煤
鼻孔扇张
咽干
咽痛
舌燥
舌强（附舌萎）
舌卷短
胸满痛
胁满痛

腹满痛
少腹满痛
自利
便血
便脓血
大便闭
小便不利
小便黄赤黑
小便多
遗尿
囊缩
多言
谵语
狂
善忘
昏沉
循衣摸床撮空
多睡
身冷
呃逆
吐蛔
卷之四
汗法…… 194
下法…… 195
清法
和法…… 196
补法
四损…… 197
四不足
三复
辨似
遗证（属病后不表里证）…… 199
发肿
发颐
发疮
发痿
索泽
发蒸
妇人
妊娠…… 200
小儿
卷之末
诸方

卷之一

一 辨气

风寒，气从外收敛入内，病无臭气触人，间有作臭气者，必待数日转阳明腑证之时，亦只作腐气，不作尸气。

瘟疫，气从中蒸达于外，病即有臭气触人，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且专作尸气，不作腐气。以人身脏腑、气血、津液得生气则香，得败气则臭。瘟疫，败气也，人受之，自脏腑蒸出于肌表，气血、津液逢蒸而败，因败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远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气：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肾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杂气，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触人不可名状，非鼻观精者，不能辨之。试察厕间粪气与凶地尸气，自判然矣。

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为瘟疫而非伤寒，则凡于头痛发热诸表证，不得误用辛温发散；于诸里证，当清、当下者，亦不得迟回瞻顾矣。

二 辨色

风寒主收敛，敛则急，面色多绷急而光洁；瘟疫主蒸散，散则缓，面色多松缓而垢晦。人受蒸气则津液上溢于面，头目之间多垢滞，或如油腻，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一见此色，虽头痛、发热，不宜轻用辛热发散；一见舌黄、烦渴诸里证，即宜攻下，不可拘于下不厌迟之说。

三 辨舌

风寒在表，舌多无苔，即有白苔，亦薄而滑，渐传入里，方由白而黄，由黄而燥，由燥而黑。

瘟疫一见头痛、发热，舌上即有白苔，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黄，或粗如积粉。若传经入胃，则兼二、三色，又有白苔即燥与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苔颇类风寒，以兼湿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时，舌苔白厚，异于伤寒。能辨于在表时，不用辛温发散，入里时，而用清凉攻下，斯得矣。

四 辨神

风寒之邪伤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头痛作寒热之类皆自知之。至传里入胃，始神昏谵语。缘风寒为天地正气，人气与乖忤而后成邪，故其气不昏人神情也。

瘟疫初起，令人神情异常而不知所苦，大概烦躁者居多，或如痴如醉，扰乱惊悸，及问其何所苦，则不自知。即间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梦寐不安，闭目即有所见，有所见即谵妄之根。缘瘟疫为天地邪气，中人人病，中物物伤，故其气专昏人神情也。

五 辨脉

瘟疫之脉，传变后与风寒颇同，初起时与风寒迥别。

风寒从皮毛而入，一、二日脉多浮，或兼紧、兼缓、兼洪而皆浮。迨传入里，始不见浮脉，其至数亦清楚而不模糊。

瘟疫从中道而变，自里出表，一、二日脉多沉。迨自里出表，脉始不沉，乃不浮、不沉而数，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数则模糊而不清楚。其初起脉沉迟，勿作阴寒断。沉者，邪在里也；迟者，邪在阴分也。脉象同于阴寒，而气色、舌苔、神情，依

前诸法辨之，自不同于阴寒。或数而无力，亦勿作虚视。缘热蒸气散，脉不能鼓指，但当解热，不宜补气。受病之因有不同，故同脉而异断也。

辨时行疫疠与风寒异气

风主疏泄，寒主凝泣，二气虽有不同，然皆冷而不热。其中人也，郁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均宜温散，麻黄汤、桂枝汤、芎苏、十神、神术等方，皆散寒之剂，非解热之剂。

时行之气，属湿温二气合成，热而不冷。其中人也，立蒸而腐败。方其初传在表，即宜凉解，大青龙汤、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汤、葳蕤汤、大羌活汤、人参败毒散，皆解热之剂，非散寒之剂也。

以解热之剂治风寒，轻则寒中呕利，重则厥逆亡阳。以散寒之剂治瘟疫，轻则衄、渴、谵妄，重则枯竭亡阴。此气之不可不辨也。

辨时行疫疠与风寒异受

风寒从表入里，自皮毛而肌肉，而筋脉，而胸膈，而肠胃，一层渐深一层，不能越此而入彼，故汗不厌早，下不厌迟，为和为解，浅深毫不可紊。以其气皆属冷，一层收敛入一层，必待寒化为热，邪敛入内，方可攻下凉解。否则邪未入里，预用攻利凉解，虚其里气，反引表邪内陷，而成结胸、痞、利诸险证也。

时症从口鼻而入，先中中焦，后变九传。其传自里出表，虽出表，而里未必全无邪留，经过之半表，未必全无邪干，故下不厌早，汗不厌迟，为和为解，浅深必不可拘。以其气皆属热，热能作蒸，不必郁变，而此蒸即带彼热。当其未出表时，强欲温表，在始则引毒热成燎原之势，为斑、衄、狂、喘诸凶；在末则伤真阴，为枯槁、沉昏、厥逆诸危也。

辨 传 经

温疫传经与风寒不同：风寒从表入里，故必从太阳而阳明，而少阳，而入胃；若温疫，则邪从中道而出表入里，惟视人何经本气之强弱为传变。故吴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有但表不里者，有但里不表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二句，吴又可本作有表里偏胜者一句），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此为九传。

愚按：所谓表者，发热，恶寒，头痛，头眩，项强，背痛，腰疼，腿膝足胫酸痛，自汗，无汗，及头肿，面肿，耳目赤肿，项肿，发斑，发疹皆是。所谓里者，渴、呕，胸满、腹满、腹痛、胁满、胁痛、大便不通、大便泄泻、小便不通、小便黄、赤、涩痛，及烦躁、谵妄、沉昏、舌燥、舌卷、舌强、口咽赤烂皆是。

在风寒从表入里，里证必待渐次闭郁而成，故见表证，不必兼见里证。且入里之后，表多自解，故见里证之后，不必复见表证。若温疫本从中道而出表，故见表证时，未有不兼一、二里证者，且未有不兼见一、二半表里之少阳证者。仲景所云：阳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皆指瘟疫言，非指风寒言也。

且瘟疫属蒸气，出表入里，原自不常，有入里下之而余邪不尽，仍可出表者。尝见谵妄昏沉之后，病愈数日，复见头疼发热，复从汗解者。此所谓表而再表，风寒必无是也。更有下证全具，用承气汤后，里气通而表亦达，头痛发热，得汗而解，移时复见舌黑胸满，腹痛谵妄，仍待大下而后愈者。此所谓里而再里，风寒必无是也。

若夫表里分传之证，风寒十无一、二，疫证十有六、七。但据传经之专杂以辨之，

一经专见一经证者多风寒；一经杂见二、三经证者多疫证；日久渐转属者多风寒；一日骤传一、二经或二、三经者多疫证。则虽病有变态，而风寒不混于疫证，疫证不混于风寒，施治自无讹误矣。

至若辨气、辨色、辨舌、辨神俱已清楚，而投之以治疫之药，复有不效者，则以时疫有独发，有兼夹他证之故，是以辨时疫异于他证矣。至挟他证者，则此人时疫与彼人时疫又有不同，尤当细辨。其兼证凡五种，夹证凡十种，详列于后。

兼　寒

其一有兼寒者，初起一、二日，头痛，发热，身痛，恶寒，诸表证悉与时疫同，而以脉辨则不同：时疫多软散而不浮，兼寒则多浮数、浮弦、浮大，甚至有浮紧者。再以证辨亦微有不同：时疫多汗，兼寒则无汗为异。亦异于单受寒者：单受寒无烦躁，口苦、口臭证；时疫兼寒必有烦躁，口苦、口臭证也。

一遇此等，更当辨其受寒与时疫孰轻孰重？疫重寒轻者，烦躁证多，无汗恶寒证少，则当以败毒散加知母、石膏，或达原饮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尤捷。寒重疫轻者，恶寒无汗证必甚，烦躁必轻，则只用败毒散。其寒束于外，无汗、恶寒尤甚，疫郁于内，烦躁更甚者，冬月大青龙汤可借用，余月九味羌活汤最为的当。

此证若治寒遗疫，必有斑、黄、狂、衄之变；治疫遗寒，复有厥逆，呕利，胸腹痞满之忧，驯至沉困者不少，不可不知。然此皆为初起一、二日言也。若日久则邪疫勃发，表寒不能自存而变为热，则惟以治疫之法治之而已。

兼　风

其一有兼风者，初起一、二日，表证与时疫悉同，惟鼻塞、鼻鸣、嚏喷、咳嗽与时疫略异，脉亦多浮，而与时疫之不浮、不沉而数者微异。治法不大相远，即于时疫诸方中加荆、防，咳加前胡、杏仁、苏子而已。

大抵时疫兼寒能令病势增重，兼风反令病势易解，以寒主凝泣，则疫邪内郁。郁一分，病势增痼一分。风主游扬，则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势解散一分。（泣同涩）。

兼　暑

时疫兼寒、兼风，四时皆有，至若兼暑一证，惟长夏有之。初起一、二日，与时疫无异，只胸满、呕利为异，而脉则兼弦、细、芤、迟，不似时疫不浮、不沉而数。治法于时疫诸方中微减发表之味，如用羌即不用独，用柴即不用前。盖时疫多汗，暑证更多汗，两邪逼出表汗，则表必虚，故发表之味，不可重复也。寒润之药尤宜减，清热之味亦宜减。以邪从表出，郁热必轻，过用清凉，恐致寒中而增呕胀泄利。况表气太泄，里气必虚，易犯厥脱之证，故清凉寒润，不可太多也。最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木通为上，滑石次之，猪苓、赤茯、泽泻又次之。盖分利则暑与疫皆从清道而出，邪有去路，正不必徒以寒凉逆折取效也。间有表见身痛，宜用香薷；里见腹满，宜用苍术者。

再时疫兼暑，则病势反缓。以疫中瘟气属亢阳，暑为阳中之阴，阳得阴则解，虽不能尽解，然得一分阴气，则和一分亢阳。每见时疫兼暑，其谵妄，舌燥诸证反缓者，职此故也。

兼　疟

时疫有似疟，有转疟，有兼疟之不同，用药亦有微异。似疟者，寒热往来，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时无定也，时疫初起多有之。转疟者，时疫谵妄，烦渴大剧之后，已经大汗、大下，仍有余邪不解，复作寒热，转成疟象也，时疫末路多有之。兼疟之证，乃寒、暑、时疫合病也。其证寒热有常期，疟证全具，但热多寒少，且多燥渴扰乱，热势迅速，神情昏愦，秽气触人为异，秋令多有之。

时疫所以似疟者，因邪气盘错于募原，欲出表而不能透达，欲陷里而未得空隙，故见半表半里之少阳证也。治法宜达原饮加柴胡为主。时疫所以转疟者，因汗、下后，邪气已衰，正气来复，邪正相争，故在先阳气独亢，有热无寒者，今则以阴液渐回，而寒热相争矣。在先邪气秉纲，昼夜燥热无休止时者，今则邪气渐退，正气渐复，而寒热发作有时矣。治法以养正为主，去邪佐之，小柴胡汤、炙甘草汤、柴胡四物汤、参胡三白汤，量余邪之盛衰，视阴阳之盈亏，酌而用之。至若兼疟之证，最为难治。吴又可曰：疟疾二三发，或七八发后，忽然昼夜烦热、发渴不恶寒，舌上苔刺，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症渐具，此时疫证见，疟疾证隐也。以疫证方药治之则生，疟家方药治之则剧。治之如法，脉静身凉。每日或间日寒热复作有常期者，时疫解而疟邪未尽也，仍以疟法治之。

愚按：时疫与疟病，不甚相远，疫乃湿温二气合病，疟乃风、寒、暑、湿四气合病，其邪气杂而不纯相类。疟邪横连募原，时疫亦发于募原，其受邪之处相类。但时疫之温气，发则为亢阳，故宜下、宜清之证多。疟之暑气，停则为郁滞，故宜宣利之证多耳。所以时疫初起，方用达原饮，与疟之主方用清脾饮，药品亦多相类。至其传变，则缓、急、轻、重迥乎不同也。善悟者，于此处细参，思过半矣。

兼 痢

时疫本多自利证，表证初起，即每日解数次稀臭水者是也，详见后自利条下。更有春夏之交得时疫，即兼下利红白而里急后重者，名为疫痢。初起慎不可从痢治，盖痢属里证，今兼疫邪之发热、头痛为表里俱病，先用治疫之法解其表，表解而里自和，其痢多有不治自愈者。若用治痢之法先清其里，里气虚而表邪陷，轻者增其烦躁、沉困，重者遂至呕逆、昏愦而危矣。所以古人于疫痢初起专主仓廪汤，其方乃人参败毒散一意解表，但加陈仓米以和中养脾胃。俟表证解后，里热证具，方可议清、议下，不但香连、芍药、承气之类宜缓，即淡渗分利之剂，亦宜缓投于表证未解之先也。若太阳证不见，而微见少阳、阳明证者，则柴葛五苓散不妨借用。

痢证夹表不可清里，不特时疫兼证为然，凡一切痢证微兼身热，即宜慎用苦寒淡渗。用之若早，必增呕逆，此历验不爽者。

疫证兼利，其热势反多缓，亦由痢为暑气，阳中之阴，能和亢阳，且郁蒸之热有所疏泄故也。若疫毒太甚，骤发即下纯红、纯紫恶血，或兼见舌燥、谵妄诸恶证者，黄连、大黄又在急用，不可拘此论矣。

以上五条，其辨明所以为瘟疫兼证，固已不惮逐类详审。然总以前所备具气、色、舌、神、脉五辨为主，五者之中，必有一、二确据，方于疫门求治。否则各按各门施治可也。若混以时疫治之，为害甚矣。

夹 痰 水

饮入于胃，经蒸变而稠浊者为痰，未经蒸变而清稀者为水。痰与水，一物也。痰能作热，水能作冷。时疫属热证，故夹痰者，更增其热，脉证治法，无甚参差，但于治疫药中加瓜蒌、贝母，甚则加牛黄；夹水者，脉证往往相悖，治法则有不同，不可不细辨也。

时疫之脉必数，而夹水在胸膈，其脉多缓，甚则迟弦，此脉夹水之辨也。

时疫之舌，一经传里，即转黄、转燥、转黑。若有水在胸膈，则烦躁、谵妄、沉昏诸证备具，而舌色白润，间有转黄黑者，亦必仍有白苔，或满舌黄黑，半边夹一、二条白色，或舌尖、舌本俱黄，中夹一段白色，此舌夹水之辨也。

时疫胸满，心下硬痛，手不可按。一有水在胸膈，心下虽满痛，按之则软，略加揉按，则漉漉有声，此证夹水之辨也。

时疫见夹水脉证，虽有表，不宜纯用辛凉发散，纯用辛凉则表必不解而转见沉困；

有里证，不可遽用苦寒，早用苦寒必转加昏愦。此水气郁遏热邪，阳气受困，宜于发表清里药中加辛燥利气、利水之品，以去水气。迨水气去，郁遏发，然后议攻、议凉，则无不效者矣。燥湿则半夏、苍术；利水则木通、苓、泽；利气则莱菔、草果、木香，甚至有须用大戟、芫花者。

在时疫虽属热邪，往往有投三承气、黄芩、白虎而不效，偶用温暖药收功者，遂相讼清热之非，不知热邪乃其本气，夹杂乃其间气也。

夹　食

时疫夹食者最多，而有食填膈上、食入肠胃之不同。入肠胃则为阳明诸热证，治法备于三承气汤。惟食填胸膈，往往有脉沉手足冷者，误认三阴，投以温剂，亦无一毫热渴发见，但烦躁倍增，甚则一、二日即死。盖胸中乃阴阳升降之路，食填之则气闭，气闭则热郁于下而无所疏泄，误温则热愈郁。热郁于内，故外无发热证；热郁于下，故上无口渴证。疫热以出表为轻，入里为重；在浅为轻，入深为重。此证一温，则逼邪入里、入深，以致速死而无热证也。

如气、色、神、舌、脉辨得为疫证矣，而遇脉沉、手足冷，即当细询其胸膈。若痞塞闷满，即是夹食。再辨其舌苔白厚而微兼淡黄，益为食填膈上之明验，于治疫药中加枳、桔、青皮、莱菔、曲蘖，甚则用吐法以宣之，使膈开而阳气宣达，然后热证自见，当解表，当清里，自无误治矣。

夹　郁

时疫夹气郁者，初起疫证悉同，而多脉沉，手足冷，呕逆胸满，颇类夹食。但夹食为有物，为实邪，舌苔厚白而微黄，胸膈满痛不可按而亦不移；夹气为无物，为虚邪，舌苔白薄，胸膈满痛，串动而可按。宜先宣通其郁，然后解表清里，自无不效。若不舒郁而徒发表，则里气不能外达而难于彻汗，遽用清下，则上气不宣，多致痞逆。惟于解表药中加苏梗、木香、大腹皮、香附等类，以宣其气，则表易解；于清里药中加川贝母以舒其郁，则里易和。贝母为舒郁要药，但力性缓，必用至五钱、一两，方能奏效。

夹　血

时疫传里之后，蓄血最多，治从攻里，兹不具论。惟本有内伤停瘀，复感时疫，于初起一、二日，疫之表证悉具，而脉或芤、或涩，颇类阳证阴脉，但须细询其胸腹、胁肋、四肢，有痛不可按而濡[1]者，即为蓄血确验，其芤、涩非阳证见阴脉，乃表证见里脉也。治法必兼消瘀，红花、桃仁、归尾、赤芍、元胡之类，量加一、二味，表邪方易解，涩、芤之脉方易起。若误认芤、涩为阴脉，而投温剂，轻者变剧，重者危矣。

夹　脾　虚

时疫较之风寒，本为难治，以风寒传变有次序，时疫传变无常经；风寒表邪，一发即散，时疫散而复集，且往往复之再三；风寒传里证，一攻即和，时疫攻而复合，有下至一、二十次者，此时疫之难治也。

而脾虚者更为难治。盖时疫必得汗下而后解，脾虚者，表不能作汗，里不任攻下。或得汗矣，而气随汗脱；得下矣，而气从下脱。治此等证，汗勿强汗，发表必兼养正，人参败毒散是也；下勿轻下，攻里必兼固气、生津液，黄龙汤是也。其外证无大分别，惟脉不任寻按。然邪有进退，当其邪进方张之时，脉亦有寻按有力者，不可泥也，必合气、色、神、情、脉证以相参。如面色萎黄，神情倦怠，气息微促，及心悸、耳鸣，皆脾虚中气不振之象，更须通体合参。如通体皆见有余实象，而独见一、二虚象，则虚象反为吃紧；通体见虚象，而独见一、二实证，则实证又为吃紧。总须权衡标、本。凡证之属表、属上焦、属六腑者，皆为标；证之属里、属中焦、下焦、属五脏，皆为

本。若实证居标，虚证居本，则虚证为重；虚证居标，实证居本，则实证为重。到此虚实关头，必着意参详，庶几无失。

夹肾虚

时疫夹脾虚者，为难治矣，夹肾虚者更难。时疫属热证，肾气虚则手足冷；时疫属实邪，肾气虚则眩晕惊悸，腰膝萎软。肾虚之中，又有阴虚、阳虚之分。时疫必待汗、下、清而后解。阳虚者，一经汗、下、清则脱绝之证随见；阴虚者，一经汗、下则枯竭之证随见，必须时时谛察。

凡在表时，见腰痛异常，小便频数，膝胫冷软，其人平日非有淋浊、阳萎，即系遗泄、好内，须询明。于通表药中加人参、白芍，阳虚兼杜仲，阴虚兼知母，以照顾肾气，免后来意外之变。若入里当下，必以陶氏黄龙汤为主；当清，必以人参白虎汤为主。或屡清、屡下而热更甚，舌上燥而无苔；或有黑苔，愈清而愈长；或有燥苔，愈下而愈燥，此皆肾虚之证。察其阳明，无实邪可据，当从肾虚治，以六味地黄汤易生地，加知柏。王太仆所谓：寒之不寒，责以无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或仍不应，则合生脉散以滋水之上源，或用四物汤流通经络。似此热势燎原，非杯水所能救，必大作汤液，药味必以两计，汤液必以斗计，乃有济耳。见几若早，十救二、三；涸竭已见，十难救一。或更兼脾胃败证，如呕、呃、哕、利之类，汤药不下，百难救一矣。

夹亡血

疫证亡血有三。

其一，未病之先，素亡血而阴虚，一受疫则邪热乘虚煎熬，亡阴最易。解表清里，用药必步步照顾荣血，如九味羌活汤之用生地，人参败毒散之用人参是也。

其二，当受病之时，忽然吐衄，女子崩漏，甚至血晕昏厥，势[2]甚危急，亦疫证常有也。病家但知血之可骇，往往不知受疫；医家亦忽其客邪，惟汲汲于止血、清凉、滋补，多至危殆。不知血由疫逼，惟当治疫，疫邪解而血自止。此证不遽见于疫在表时，而见于发热数日之后，人犹易知，惟疫郁于阴经而暴见此证者难识，以其证外无头痛、发热之可据耳。但见微恶寒而大作呕，急当视其气、色、神、脉、舌苔，若舌有白苔，气色有一、二疫象，即是疫毒无疑，以达原饮为主，呕加藿香，胀加青皮，但治疫毒，血证自已。若脱血太甚而气欲绝者，加人参以固中气，俟疫证传变归经，然后按经治之，此疫证兼血之最危者。

其三，疫邪大张之后，烦热、燥渴之余，而见亡血证，则又瘟疫常态，详后血证各条。

夹疝

疫邪夹疝，其肾囊少腹引痛，全是疝证，当照辨气、色、神、脉、舌苔法辨之。一有疫邪，不必治疝，但治疫而疝自消。若依常治疝法，用吴萸、桂、附、茴香诸燥品，轻者变为囊痈，重者变为呃逆、哕、厥、沉昏而莫救矣。

夹心胃痛

时疫有兼心胃痛者，于其痛时，察其气、色、神、脉、舌苔。若有一于时疫，但治时疫，虽平时因寒而发，此则惟治其热。盖以疫邪客于募原，传于太阴，而发心胃痛之痼疾，于达原饮中加木香、苍术，以开通郁疫，使其透发于表而痛自已。若误认平常心胃痛，用桂、附、姜、萸，必致危殆。

夹哮喘

哮喘乃肺家素有痰火，一受疫邪，其湿热之气从其类而入肺，发其哮喘。遇此当察其气、色、神、脉、舌苔，有疫但治疫，其哮喘自除。于治疫药中加贝母、瓜蒌、淡

豉、桑皮，疫邪，哮喘并解，法更精密。

以上诸条，凡言兼者，疫邪兼他邪，二邪自外入者也。凡言夹者，疫邪夹内病，内外夹发者也。二邪兼发，以疫为重，他邪为轻，故略兼治他邪而病即解。二邪夹发，如夹水、食、血、气、痰等实邪，则以夹邪为先，疫邪为后。盖清其夹邪，而疫毒始得透达，透达方能传变，传变方能解利也。如夹脾虚、肾虚、亡血诸虚证，则以治邪为主，养正为辅。盖疫邪最易伤正，故不可养正遗邪也。如夹疝、哮、心胃痛诸旧病，则但治疫邪，旧病自已。盖旧病乃新邪所迫而发也。

---

〔1〕“濡”，陆本《广温热论》作“涩”。

〔2〕“势”，何本《重订广温热论》作“热”。

卷之二

疫邪见证，千变万化，然总不出表里二者。但表证中有里邪，里证中有表邪，则又不可不细察也。故列证分表里以尽其常，又细辨以尽其变，使人人临证，胸有定见，少救横夭于万一耳。

表证

发热

时疫发热与风寒杂证同，其发热时，气、色、神、脉、舌苔则不同。辨得为时疫发热，又当知有浅、深、表、里之异，不辨无以施治。发热表证居多，亦有里证发热，半表半里发热，余邪不尽复出于表发热，邪退正虚发热。

而表证发热，脉不浮、不沉而数，寸大于关尺，热在皮肤，扪之烙手，久按反轻，必兼头痛、项强、腰痛、胫酸，或头面、身体、皮肤有红肿疼痛。诸证不必全现，有一于此，便是表证发热，九味羌活汤、人参败毒散、六神通解散选用。冬月严寒及恶寒甚者，大青龙汤、葳蕤汤、越婢汤、阳旦汤可借用。全不恶寒者，白虎汤、黄芩汤可加减用。

里证发热，脉或滑，或沉数，或洪滑，关尺盛于寸，热必在肌肉、筋骨，初扪热轻，久按热甚，必兼烦渴，胸腹满，大便或不通，或自利，或便血及脓，小便黄赤，或谵妄、狂昏。诸证虽不必全现，必兼二、三证方是里证发热，栀子豉汤、黄连解毒汤、小陷胸汤、三承气汤、导赤散、泻心汤、猪苓汤、天水散选用。

半表半里发热，脉多弦，胸胁满，或热或止，或口苦咽干，目眩耳聋，或目赤，或喜呕心烦，或兼见表里证，达原饮、柴葛解肌汤、小柴胡汤选用。

时疫发热时，用药最要清楚，此处头绪不差，后传变多危，救援亦易，不然难于收拾矣。凡见发热，即当辨其气、色、神、脉、舌苔，为风寒，为时疫。系时疫，又当辨在表、在里、在半表半里。然时疫见证，纯表纯里者少，表里夹杂者多。表里夹杂，吴氏达原饮为主。表证多，加羌活；里证多，加大黄；半表半里证多，加柴胡、葛根、淡豉；或表里证均见，则诸药全用，即三消饮取效最多，诚时疫主剂。

至已愈数日而复发热者，乃募原伏有不尽之邪，复出于表，当察其证之表里多寡，以前法治之。大抵愈后复发，则里热多而表热少，虽有当用表药之证，不过葛根、柴胡、淡豉而已，无更用羌活之理。若愈后另受风寒，发热、无汗、舌上无苔者，不在此例。时疫愈后复热、无汗，重用葛根五钱最妙，以其性凉而解肌发汗，既不碍无汗之表，又不碍烦热之里。

更有平素虚损，或老人，或大病后复染时疫，屡经汗、下、清解，其热转甚，或全无表、里实证，或六脉豁豁然空，或较初起洪滑更甚，或用表药而身痛更甚，或屡

用清热药而烦躁、昏沉更甚，或屡用下药而舌燥更甚，此皆邪退正虚之发热也。王太仆所谓：大虚有盛候，反泻含冤也。此时须略去证状，而消息阴阳、虚实。阴虚则热渴，枯竭之证多，责在肾，宜六味地黄汤；兼气虚，合生脉散，须大作汤液，昼夜频进效始捷。阳虚则呕利，悸眩之证多，责在脾，宜六君子汤；兼血虚，归脾汤、参胡三白散、清燥汤选用。若遇此等证，仍用汗、下、凉解、宣伐，断无生理矣。

又发热之为表、为里、为半表半里、为复、为虚，证状明显有据者，自易施治。若脉证夹杂模糊，难于分辨者，须以舌苔为据。初起舌苔薄白，或无苔而润，属在表。白苔而厚，或兼微黄，或中黄边白，中黄尖白，或二、三色，属在半表半里。黄苔、酱色苔、黑苔属里。舌苔燥则不论何色皆属里证。屡经汗、下后，舌苔润而发热者，属阳虚；无苔而燥者，属阴虚。发热之表、里、虚、实，依此辨之，思过半矣。惟虚证发热有似实证，即舌苔亦难凭据，又当从病之来路探讨。若屡经汗、下、宣伐而热愈甚者，从虚治无疑。或虽经汗、下而热渐减，药有效则仍属余邪未尽，不可遽补致邪热复壅，夭人年寿。似此虚实关头，不可不细心体认也。

以上辨表里虚实诸法，虽指发热时言，然类而推之，凡证皆可依此为辨，惟在学者之善悟耳。

恶　寒

时疫恶寒与风、寒、暑、湿诸证不同，诸证恶寒无时而势不甚，时疫恶寒有时而势甚；恶寒之后，必见发热，热时自热而不觉寒，寒时自寒而不觉热，非若诸证恶寒发热之相兼也。

时疫恶寒传里之后少，在表之时多，而辨气、色、神、脉、舌苔与发热同，但有浅、深、虚、实之异。邪浅而在表者，恶寒之时少于发热，治法方药同于发热，而以解表为主；邪在半表半里者，寒热往来如疟状，治法方药亦同发热。邪深入里，失于攻下，而热深厥深，反欲拥被向火，恶寒而不发热，或热亦微，甚则四肢反厥，此虽恶寒，实非寒也，乃阳气为邪所郁而不通，以通郁为主，达原饮、大柴胡汤、三承气汤选用，使里气通而郁阳发，反大热而烦渴也。此证在恶寒时最难辨其为热，须于九窍察之。如目大小眦赤，鼻孔干，唇红，舌苔黄黑燥，耳鸣或聋，小便黄、赤、涩、痛，大便燥结，或稀黄极臭，或鲜血，或心下至少腹有痛不可按处，此皆热深阳郁之象。大抵周身皆见冷证，一、二处独见热证，反当以热证为主，反此亦然，乃辨寒、热、真、假之机要也。余所见时疫不下数千，里证恶寒者，百中一、二，即四肢厥逆，爪甲青紫，询其所苦，亦不恶寒，此可得其概矣。

至若本系时疫热证，因其人平素虚损衰老，及大病之后，用攻伐寒凉太过，至汗出不止，呕利俱作，四肢微厥，六脉细濡而恶寒，为阳虚，乃攻伐太过所致，当以参、芪、苓、术为主。寸口脉微者，佐以升、柴；尺脉微者，佐以佳、附。须知虽属阳虚，却从热证来，而阴必亏，桂、附亦不可过用，当佐以护阴药为妙，如白芍、麦冬、五味之类。此证温补略缓，及温补不到，必死；或过用温补，阳虽回而阴竭，亦死，此处不可不斟酌至当。又有宣伐太过，而成虚证之恶寒，寒凉太早，而成实证之恶寒。以疫邪方伏于募原，未经传变之时，胸膈必多痰滞。有见其烦躁而遽用知、膏、芩、连者；有因其作渴而遽用生地、麦冬者；有病者自认火证而恣啖冷水、西瓜、梨、荸太早者，皆能抑郁阳气，壅闭邪热，热遏于中、下二焦，冷物、停痰滞于上焦，每每见恶寒证。遇此惟以宣导痰滞为主，痰滞通则恶寒自止。不可过温，致下焦瘀热、蓄血、斑黄、呃逆而死；不可清凉，致胸腹痞闷而危。宜用草果、厚朴、槟榔、木香、半夏、苍术、莱菔、苓、泽导痰开滞逐水。痰滞水去，则恶寒止而热证见，随其传变以施凉解攻利之剂，乃有效也。此法特救药误，非治正病耳。

总之风寒以恶寒为重，时疫以恶寒为轻。多有初起恶寒，一、二日不治，邪气传

变，而恶寒自已者。与其误治，毋宁俟之，若误认恶寒为真寒，用辛温之药发散，未有不增其病势者也。

寒热往来

寒热往来与发热恶寒异：发热恶寒，一时兼至；寒热往来，寒已方热，热已方寒。亦与疟不同：疟发有时，寒热长短有定；此则寒热无时，长短无定。虽不同于疟，而邪俱在少阳半表半里之间。

在传变之初，是由轻入重，始则寒热往来，继则热多寒少，再则但热不寒，至昼夜壮热、谵妄、烦渴毕现。在传变之后，是由重出轻，昼夜壮热，渐减而为发热，有时而止，又减而为寒热往来，又减而为战汗，至脉静身凉而愈。

夫疫邪自里出表者轻，自表入里者重。初起寒热往来，是自表入里，犯及少阳，里气与邪相争拒，继则邪深入里，表里并而为热，昼夜壮热而势日重。既传变之后，而寒热往来，是邪气向衰，正气来复，自里出表，经过少阳。前之昼夜壮热，邪气秉纲者，至此正气渐和而寒热有时矣。前之邪阳独盛，亢极无阴作纯热者，至此则阴气来复而寒热相争矣。前之邪并表里而热渴日加者，至此则里气逐出表邪而作战汗矣。治法于未传变之先，欲由表入里时，但透达其邪，使易传化为主，达原饮是也。于传变之后，欲自里出表时，以和解为主，小柴胡汤是也。于屡经汗下之余，脉或虚微、濡弱、结代，心或悸动，神或委倦，形或羸弱过甚，当养阴益气，助正却邪为主，参胡三白汤、炙甘草汤、清燥养荣汤、补中益气汤是也（濡同软）。

头　痛

时疫头痛与风寒不同：风寒是寒束于上部，中、下无邪上逆，头虽甚痛而不昏闷；时疫是热蒸于上部，中焦邪犯上焦，头不甚痛而皆闷，所谓卓然而痛者是也。验得气、色、神、脉、舌苔为时疫头痛，而又有表里之分。初起头痛，脑后、巅顶、目珠略甚，舌苔白而发热者，太阳头痛也，羌活、川芎为主，豆豉、酒芩、知母、生地为辅。额颅胀痛，目痛，鼻孔干，舌苔白而微黄，烦热而渴者，阳明头痛也，葛根为主，豆豉、石膏为辅。两额角痛，眉棱骨痛，寒热往来，口苦咽干，舌苔中黄边白，或中段黄，尖上白，少阳头痛也，柴胡　荆芥、川芎为主，酒芩、石膏为辅。头痛而三阳证悉具者，吴氏三消饮为主。时疫头痛，专见一经证者少，杂见二、三经证者多，此方尤为多效，头痛甚者，加豆豉、芎、防清其头目。头痛，舌苔黄，心下满，蒸蒸发热者，阳明里证也，三黄石膏汤、小承气汤、大柴胡汤、防风通圣散选用。舌苔黄，或半截或旁边有一块白，胸满而呕，头痛兼眩者，痰厥头痛也，前胡为主，半夏、莱菔子、枳、桔、山楂、麦芽为辅，兼烦热者，加大黄、枳实。汗、下、清解后，头痛心悸，四物汤去川芎，加丹皮、知母、黄柏，或归脾汤、逍遥散并加生地、枣仁。凡头痛见证混杂，难分表里者，总以舌苔辨之。

头　眩

时疫头眩有三。其一风热头眩，乃时疫本病。寸口脉多浮而发热，荆、防、芎、薄、天麻为主，黄芩为辅，烦渴加石膏。其一痰[1]水头眩，乃时疫兼证。脉沉而弦滑，兼呕，胸胁满，悸动，前胡为主，半夏、茯苓、枳、桔、胆星、莱菔、苏子为辅。然必视时疫大势属表属里，于应用本方中加此数味可也。其一虚证头眩，乃时疫变证，多见于汗、下、清解后，或素有怯证者。如上虚，寸口脉不及关、尺，多汗，少气不足以息，心悸，参、芪为主。中虚，关脉不及寸、尺，多从呕利太过而来，不思食，苓、术为主。下虚，尺脉不及寸、关，腰膝萎厥，二便清滑，六味地黄为主。三虚皆可加天麻，或虚证已见，仍夹有邪疫燥热，则不妨兼用清热之品，或补后脉气稍实，再为清解亦可。

大抵时疫头眩多属热，少属虚，治须斟酌。若伤寒亡阳头眩，又当遵仲景法治之。

头　胀

时疫头胀者，乃胃热上蒸也，下之则愈。兼表者，防风通圣散、大柴胡汤、吴氏三消饮；无表证者，三承气选用。病后虚胀，与头眩参看。

头　重

时疫头重者，湿热上壅也，于清凉解表药中加苍术或利水药。病后虚重亦与头眩参看。又有表里无病，病在头中者，其目必黄，当遵仲景法，用瓜蒂散搐鼻，出黄水即愈。

目　胀

时疫目珠胀者，阳明经病也。兼表证，葛根葱白汤加石膏。若胸满，舌有黄苔，宿食也。盖食壅阳明，其脉不下行而上逆，故目珠胀。宜平胃散加山楂、麦芽、枳壳，消导之则愈。至屡经清解，而目珠胀痛不愈者，当消息其肝脏，以养阴滋血和肝之法治之。如再不愈，则当进而滋肾，乃乙癸同源之治也。

项　强　酸

时疫初起，项强酸兼发热，乃邪越于太阳经也，羌活为主。狂躁正盛而项强者，热壅其经脉也，石膏、黄芩为主。屡经汗、下，发热已退而复项强者，血燥而筋无养也，四物、六味为主。外此若伤寒发痉之项强，亡阳漏风之项强，则又有仲景之法在。

背　痛　酸

时疫初起，背痛兼发热者，邪浮于太阳也，羌活为主。背痛而胀，兼胸胁胀者，邪客募原也，草果、厚朴、槟榔、莱菔子、大腹皮为主。屡经汗、下后，发热已退，背痛不止者，经脉血亡也，六味、生脉、四物为主。又有平素劳倦内伤而背痛在膏肓二穴者，当于东垣内伤诸论察之（肓音荒）。

腰　痛　酸

时疫初起，腰痛兼发热者，太阳受病也，独活为主。兼胀者，气滞也，加槟榔。兼重者，夹湿也，加苍术。牵引少腹及两胁者，气滞血瘀也，加青皮、乌药、赤芍、元胡，兼理气血，疏通肾肝。此皆初起实证治法。

又有即夹肾虚阴伤者，腰痛独甚于周身，兼酸萎无力。若尺脉无力，后来传变必危，当于初起表时，加人参、知母、生地，预顾其阴则危殆差减。若徒用伐邪之品，邪之深入者未必去，而阴液大伤，则昏沉、舌黑、直视、失尿诸证见，阴伤气脱，则厥逆证见。盖腰乃肾府，为先天根本，腰痛则肾虚，不可不察。要知此时疫初起，腰痛尚有虚实之分。若汗、下后而见腰痛，其为肾虚，不待言矣。宜六味、四物，不可疏通。

膝　痛　酸

时疫初起，膝痛发热者，邪在太阳经也，独活、槟榔、牛膝为主。兼软者，湿甚也，苍术为主。然此特太阳之一证，初起以解表邪大势为先，膝痛专药一、二味而已。若经汗、下，表邪大势已解，则当察其邪气之有无，正气之虚实，专治下部。不然，恐致残废。倘余邪不尽，留于下部，则仍有热证。如骨蒸，小便黄赤，以黄柏、苡仁清湿热，槟榔、木通通壅滞；筋挛则秦艽、木瓜；筋缓则苍术、防己；红肿则赤芍、丹皮、续断、芎、归。若无余邪见心悸，二便频数，尺脉虚小，则当以补肾为急，六味加牛膝、枸杞、知、柏滋益阴精。

胫　腿　痛　酸

时疫初起，胫痛酸者，太阳经脉之郁也，独活为主。兼挛者，治在筋，加秦艽、木瓜；兼肿者，治在肉，加木通、赤芍、槟榔；兼软者，属湿温，俗名软脚温，往往一、二日即死，宜白虎加苍术汤，或苍术、黄柏。此与膝痛颇同，未经汗、下，则解表之

大势加一、二味胫痛专药。表证已解，惟留此证[2]，当专治之。若屡经汗、下而见虚证，亦以补肾为主。

足　痛

时疫初起足痛，有因素有脚气痼疾者。但治时疫，于解表药中，微加槟榔、木通。若已经汗、下，表里俱平而足痛不止，则消息其肾家虚实，同膝胫痛法治之。

肩臂痛酸

时疫初起，肩臂痛酸者，手太阳经脉受邪也。解表，则痛自已。经汗、下后而肩臂痛者，有经隧阻滞、血脉空虚之别：经隧阻滞者，脉多有力，证多热渴，以清热活血为主，黄芩、赤芍、归尾、红花之类；血脉空虚者，证多萎困，脉多芤、涩，养血益气为主，四物合参、芪之类。

腕　痛

时疫初起腕痛者，乃风淫末疾也。初起解表，汗、下后益气养血，与肩臂痛同治。

周身骨节酸痛

项、背、腰、膝、胫、足、肩臂诸痛，已列于前，则周身之酸痛备矣。兹复列周身骨节酸痛者，以痛在一处，邪有专注，痛在周身，邪有分布也。专注之邪，须通其凝泣；分布之邪，须解其缚束。故治周身酸痛，疏表其大法也。而酸与痛亦有别：酸轻而浅；痛重而深。酸痛与拘挛又有别：酸痛举动如常，拘挛屈伸不利；酸痛病在营卫，拘挛病在筋脉。合酸痛拘挛，又有上下、浅深、前后之不同：在身半以上为末疾，浅而易解；在身半以下为本病，深而难去。合上、下之酸痛、拘挛，在未经汗、下与已经汗、下者又有别：未经汗、下属邪盛，宜宣伐；已经汗、下属正虚，宜调补。明乎此，则酸痛在周身，在一处，按证施治，无不当矣。解表诸方：人参败毒散、九味羌活汤、六神通解散、大羌活汤。

身　重

时疫初起，发热身重者，湿胜于热也，苍术为主。二、三日至四、五日传变之后，汗出更热而身重者，热壅其经脉也，白虎汤为主。传里，表无热而舌燥、便秘、腹痛拒按而身重者，内结而气不达于表也，三承气为主。屡经汗、下，表热已退，身重不可移动，脉虚散而无根，舌上无苔，二便自通者，阴阳两亡，经脉枯竭也。审其阴阳偏胜而治之。偏于亡阴多燥证，六味合四物为主；偏于亡阳多脾胃证，六君合生脉为主；阴阳俱竭，生脉合六味为主。

自　汗

疫邪自内蒸出于表，初起作寒热时，多自汗，甚至淋漓不止，不可以表虚论。兼头痛、身痛仍以解表为主，羌、独、柴、葛之类。兼烦渴，直清阳明之热为主，白虎之类。有热、有结，破结为主，陷胸、三承气之类。若屡经汗、下，邪已全退，脉虚而舌无苔，二便清利如常，内外无热证，方可从虚敛汗。盖以时疫得汗，为邪有出路，而宜敛汗者，恒少也。

盗　汗

时疫初起盗汗者，邪在半表半里也。胸胁痞闷，达原饮；无痞闷，小柴胡汤。汗、下后，大热已退，有盗汗者，余邪不尽也，小承气、小陷胸、吴氏承气养荣汤诸方，清其伏匿余邪，盗汗自止。

战　汗

时疫不论初起、传变、末后，俱以战汗为佳兆。以战则邪正相争，汗则正逐邪出。然有透与不透之分。凡透者，汗必淋漓，汗后身凉，口不渴，舌苔净，二便清，胸、腹、胁无阻滞、结痛，始为全解之战汗。否则余邪未净而复热，则有再作战汗而解者；有

战汗须三、四次而后解者；有战汗一次不能再战，待屡下而退者；有不能再作战汗，即加沉困而死者，总视其本气之强弱何如耳。

凡战汗之时，不可服药。补则战止而汗不透，留邪为患；汗、下则太过，而成虚脱。应听战汗透彻，再观脉证施治。当战时，或多与热汤饮之，助其作汗。战汗之时，脉多停止，勿讶，待战汗之后，脉自见也。大抵战汗之脉以浮为佳，邪出于表也，虚、散、微、濡应有变，煎独参汤以待之，防其脱也。贫者米饮聊代之，然必察其战后，系邪净而气欲脱，方可用。

凡战汗后，神静者吉，昏躁者危。气细者，吉；气粗而短者，危；舌萎不能言者，死；目眶陷者，死；目转运者，死；戴眼反折者，死；形体不仁，水浆不下者，死。

战汗虽为佳兆，亦有吉凶。得战汗固由治得其宜，邪退正复而致，然不可强也。尝见服大发汗药毫不得汗，而饮冷水得汗者；又有用下药得战汗者；凉血活血得战汗者；生津益气得战汗者，种种不一。当知战汗乃阴阳交和，表里通达，自然而然，非可强致也。

狂　汗

时疫临解，有忽手舞足蹈，跳床投榻而后作汗者，最为骇人。然须验其是否作汗，作汗之脉浮而缓，浮为邪还于表，缓则胃气自和，待汗透自愈。脉若浮洪、浮数、浮滑、浮散，虽有汗，亦为发狂，非作汗也。

头　肿

时疫头肿，乃风热壅于上部，太阳之经脉郁滞巅顶，俗名大头伤寒。当视表里轻重，加轻清疏风之品，以散其肿，荆、防、薄荷、蝉退、川芎、蔓荆、菊花之类。如发热，舌苔白，表重于里也，合表药用九味羌活汤、人参败毒散是也；如烦渴，舌苔黄者，里重于表也，合里药用三消饮、凉膈散、大柴胡汤、调胃承气汤是也。古有用三棱针刺出恶血法亦可用。至发痈脓者，不在此例。

面　肿

时疫面肿，风热溢于上部，阳明之经脉被郁也。赤肿者方是，治以白芷、防风、葛根、石膏散其风热，视表里之轻重，合头肿条内诸方加减用之。若黄肿，乃水气也，当从水肿治之。

颈项肿

时疫颈项肿，乃阳明风热，俗名捻头瘟，又名蛤蟆瘟，当按头肿条内表里诸方加葛根、桔梗、牛蒡、防风、玄参。痈脓发颐，不在此例。

耳旁肿

时疫耳旁肿，乃少阳风热，俗名黄耳伤寒。小柴胡汤加荆、防、芎、芍、元参，亦当与头肿参看。

胸红肿

时疫胸前一片红肿，粟起似麻疹，风热也。俗名赤膈伤寒，亦于头面诸条、表里方中加荆、防、连翘、赤芍、牛蒡、土贝。

周身红肿

时疫周身红肿，风热溢于皮肤也。用羌、独、升、柴、葛、芷疏其皮肤之毛窍，石膏、黄芩、栀子、连翘清其肌肉之热，赤芍、归尾、红花、生地活其毒热之瘀。兼里证与头肿诸条参治。

以上头肿诸条，列之表证者，以初起言也。若见于病后，曾经汗、下者，为余邪不尽，治法则小异。大约见于初起，表邪盛实，用表散之药为主，清里之药为辅；见于病后，里邪留溢，用清里之药为主，表散之药为辅。以此为权衡，思过半矣。

发　黄

时疫发黄有四：一宿食，二蓄水，三蓄血，四郁热。当疫证初转在表时，胸膈痞闷，目珠黄，面鼻正中黄，宿食壅于胃脘也，于表药中加山楂、神曲、麦芽、莱菔子。传里时，小便不利，腹满而响，面、目、身俱黄，蓄水也，四苓散加栀子、茵陈。胸腹有软痛处，小便自利，大便黑而发黄者，蓄血也，桃仁承气汤。热在下焦，大小便俱不利而发黄者，郁热也，茵陈蒿汤。

凡发黄必以二便为辨。二便调，属上焦；小便不利属水；小便自利而大便黑润属血；大小便俱不利属热郁，乃胃热移于膀胱，不必利其小便，但当通其大便，是以茵陈汤有专功也。

发黄当辨其色。上焦宿食发黄，只在面目，不及周身；蓄水发黄，周于身，兼微黑而黯淡；瘀血发黄，亦兼微黑而润泽；郁热发黄，兼赤而鲜明。此即以黄辨黄之法也。

发　疹

时疫发疹，热邪从皮毛出也，与汗同机，以疏散清热为主。然与他证发疹不同。他证或无里热，此则未有不里热者，虽以疏散为要，而见烦渴、舌苔黄则硝、黄仍须兼用；他证发疹，疹散而病即愈。此则有屡发而病不衰者；他病发疹不过一、二日为期，此则为期不定。治法必视里邪解否，为用药之准则，不可以疹之一证为据也。

发　斑

时疫发斑，邪热出于经脉也，虽不及战汗，亦有外解之机，治以凉血清热为主，白虎化斑汤、吴氏举斑汤、犀角地黄汤选用。此亦与他证发斑有异，他证发斑，斑消则愈，此总不以斑之消否为轻重，而惟以里证为主。每每斑出而谵妄如故，或斑出数日已消而昏沉如故，必待里热全清，二便清利而后愈。故治斑药味可为辅，不可为主。发斑、发疹，热皆在经而不在胃，凡遇烦躁而不渴，目赤而舌白，即是将发斑疹之候，预以清凉、解表、透毒之药治之，使邪易出、易净。

以上时疫表证，皆关乎里，不似他证，表里两不相关。故前列各条，皆冠以时疫二字，以明非他病之见证，不可以治他病之法治之，亦不可以此法治他病，总凭气、色、神、脉、舌苔辨之，百不失一。是五者，为辨时疫之大纲，实亦辨时疫之细目也。

---

〔1〕“疢”，嘉庆京江文光阁本作“蓄”。

〔2〕“证”原脱，据嘉庆京江文光阁本补。

卷之三

里　证

烦　躁

烦乃心烦，情思不定，神不安而形如故；躁则形扰[1]，扬手掷足，形不宁而神复乱。烦轻而躁重也。在他证有谓烦属心，躁属肾者；烦属阳，躁属阴者。在时疫总属郁热。热浅在上，则见烦躁之形；热深在下，则渐近昏沉而不烦躁。是时疫初起，可即烦躁之轻重，辨病势传变之轻重，不烦躁则非时疫，设气、色、神、脉、舌苔有时疫确据，亦属但表不里之轻证。

凡初起憎寒发热而烦躁者，邪在半表半里，三消饮、九味羌活汤、六神通解散选用。隆冬寒甚，汗难出者，大青龙汤、葳蕤汤可借用。舌苔已黄，渴而喜饮，身热汗出而烦躁者，邪入于胃也，白虎、黄芩、三承气、小陷胸、三黄泻心、凉膈散选用。舌

苔已黑，烦躁渐近昏沉者，邪入心包也，犀角地黄汤加羚羊角、黄连解毒汤选用。屡经汗、下、清凉，表里俱无阻滞而烦躁者，阴液伤也，生脉散、六味地黄汤、吴氏诸养荣汤选用。或用汗解、清利、滋润诸法不应而烦躁加甚者，当细验舌苔。若黄黑苔中夹一块白润，是为夹水。或平素胸有痰饮；或未病之先，曾饮冷物；或初烦躁时，过饮冷水，恣啖凉物；或用清凉太早，皆能停饮于胸膈、胃脘之间。寒饮拂郁其疫热，外不能达表，内不能传胃，故烦躁转甚。验舌之后，更细按胸胁，满痛而软，漉漉有声，再细察其脉，右寸关或弦紧，或缓，皆停水确据。当以苍术、半夏、莱菔、厚朴先消其水气，然后治其烦躁，无不应者。不论舌苔有无黄黑，但烦躁而兼小便不利者，虽无水气在胸胁，而少腹略有满痛处，即当以导赤散、泻心汤、四苓汤、猪苓汤、益元散利其小便，所谓心邪不从心泻，而从小肠泻也。

呕

吴又可曰：时疫有始终能食者，邪不传胃也，慎勿绝其饮食，此不呕者也。愚尝见时疫初起未发热时，表证未见，有先作呕数日者，此疫邪先犯太阴。当辨其口气，无臭气而不粘者，属太阴寒证；有臭气粘厚者，属太阴疫证。此为先里而后表，不可遽用清凉，闭遏邪气，致使不能透达传化。虽四肢有时厥逆，脉有时沉伏，亦不可用温热，致增呕证。甚有舌紫昏沉者，惟当宣其胃气，藿香正气散最宜。若已发热而呕者，吴氏达原饮加半夏。兼三阳表证加羌活、葛根、柴胡。若呕而烦渴，身热而不恶寒者，邪在阳明也，白虎汤、黄芩汤、并加半夏。若呕而舌黄，胸中有满痛处，桔皮半夏汤加枳实、山楂、麦芽、川贝。贝母力缓，用至五钱或一两，乃能舒郁散结。若呕而舌黄，心下脐上有满痛拒按者，大柴胡汤。若呕而舌黄或黑，少腹有满痛拒按，当视其前后何部不利。大便不利调胃承气汤；小便不利四苓加木通，或益元散，利之则愈。寒热已解，二便通利，胸腹无滞而呕不止者，余热在胃也，竹叶石膏汤。屡经清、下，呕不止而舌无苔，多汗、心悸、萎倦者，中气伤也，大半夏汤或六君子汤加白蔻。屡经清、下，倦怠异常，四肢渐冷者，乃清下太过而中寒也，理中汤甚至咖附子。然此为治药之法，非治疫之法也，宜详察之。

咳

咳者，疫邪夹他邪干肺也。有初起在表，夹风邪干肺者，脉兼浮，咳多痰沫，必兼鼻鸣、自汗、洒淅恶寒，于透表诸方中加前胡、桔梗、苏子、杏仁、淡豉。有夹水干肺者，不论表里，脉必兼缓，咳必多清痰，兼舌白、心悸、胸满，或呕，或吞酸，于表里药中加桑皮、半夏、茯苓、川贝母、莱菔子。有疫热传里，燥火熏肺者，脉必数，咳必无痰，有痰亦难出而咽痛，于里药中加花粉、黄芩、川贝、蒌仁。有病后阴伤肺燥者，脉必涩，咳必无力，舌必赤而无苔，吴氏清燥养荣汤加麦冬、元参、知母、贝母。有屡经汗、下，或平素阴虚，肾气上逆者，咳必兼上气，颧必时赤，足膝必清萎，脉必散，六味加枸杞、五味、牛膝。

疫邪兼咳者少，即有之，亦非大有关系之证，宜以病之表里大势为主，加治咳药于本方疗之。

渴

渴乃热象，时疫为热证而有不渴者。盖初起湿热相兼，为蒸气，热未胜湿，则郁闷、心烦而不渴。热已大盛，在经而不在胃，则烦躁、身热而不渴。在下而不在上，则燥结而不渴。在血分不在气分，则昏沉而不渴。疫邪初从太阴发者，胸腹满、呕而不渴。此外，无有不渴者矣。

初起在表，发热、头痛、舌白而渴，脉必不浮、不沉而数，六神通解散加石膏、葛根，或九味羌活汤加石膏、葛根。半表半里，口苦咽干，目胀而渴，脉必数，小柴胡汤加花粉、知母，或亦加石膏，或达原饮加石膏、葛根。邪已入胃，作渴、身热、自

汗，舌现黄苔，或酱色，或黑燥，当察其胸、胁、少腹，按之无痛处而渴者，为有热无结，脉必洪，宜白虎汤。按之有痛处，为有热有结，痛在心下，脉必滑大，关上尤甚，小陷胸汤。在脐上及当脐，关中脉必滑大，小承气汤。在脐下，尺中脉必滑大，调胃承气汤。心下至少腹俱痛，寸、关、尺必皆滑大，大承气汤。痛在左胁不可按，左关脉必弦，或涩、或芤，桃仁承气汤。痛在右胁不可按，右关脉必弦，或滑、或迟、十枣汤。渴而小便不利，少腹不可按，尺脉必数，四苓散、猪苓汤、六一散。汗、下后，身热已除而渴不止，余邪未尽也，宜将前所用药再作小剂以利之。屡经汗、下，渴而舌上无苔，胸腹无满痛，心悸而烦，脉虚细，或浮散、或涩，亡阴也，六味合生脉为主。

渴与烦躁同机，而渴轻于躁。渴有喜饮，而又有喜热饮[2]、冷饮之分。在他证不喜饮及喜热饮，则为真寒假热。在时疫喜热饮，多发斑疹；不喜饮，热在血分。真寒假热，百不一见也。

时疫初起，以渴为机括，渴甚则热甚，渴微则热微。在末路，尤以渴为有余邪，不渴为无余邪也。

口　苦

热邪在中、上二焦则口苦，非特时疫为然，即感风寒口苦，亦属少阳热证。如时疫当恶寒、发热，表证正盛时，见口苦，即于发表诸药中倍加清热之品，轻则黄芩，重则知母，再重则石膏。不但三阳表证如此，即三阴里证手足冷，恶寒，呕利，胸、腹满，不渴，证状似乎纯冷无热，而一兼口苦，即当于温燥药中加利热之品。如用半夏、苍术、草果、厚朴，必加木通、苓、泽，甚至加知母、黄芩，本吴氏达原之义。

口苦为热证的据，每遇证状模糊，寒热莫辨，必借此以决之。至舌苔黄黑干燥，烦躁，热渴，闭结，又清下之不可或缓者矣。

口　甘

口苦、口甘同为热证，苦为燥热，在上、中二焦，多渴，属三阳；甘为湿热，在中、下二焦，多不渴，属三阴。盖脾胃属土，稼穑作甘，土邪下涉肾位，水土相蒸，甘味上溢于口，多兼呕吐。人每误认胃寒，而用温中之剂，不知湿热在于下焦，土能克水，温燥太过，肾水告竭，总不见热渴诸证，惟目不见物，渐至昏沉而死。

口甘一证，在诸证初起，犹可用温燥开导之品，而亦不宜过剂。在时疫必以清热为主，消痰为辅，或胸中停饮太甚，亦不过加苍术、半夏而已，如二陈去甘草加姜汁炒山栀、姜汁炒黄连、竹茹、黄芩等类，为口甘要药，乌枚更妙，酸能胜甘，盖五行克制，自然之理也。或四苓散加山栀亦得，然必以时疫之大势，为用药之权衡，斯可矣。

唇　燥

唇燥者，阳明热也。时疫见此，当辨其色。深赤为大热，宜清、下。淡白为亡津液，宜滋润。色如常，为津液不流通，热在经脉，宜葛根。

齿　燥

时疫齿燥有三。轻浅者为阳明经热，前板齿燥，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此将发斑疹及衄血之先兆，葛根为主，黄芩、知母、石膏为辅。重者为胃府燥热，通口皆燥，甚则黑如煤炭，三承气、三黄石膏选用。至重者为阴火煎熬，亡血太甚，肾水涸竭，当峻补其阴，知母、黄柏、生地、元参、天冬、麦冬、丹皮，每味两许，大作汤液，加童便、金汁，昼夜兼进。若药轻治缓，则不及矣。

鼻　孔　干

时疫鼻孔干有四。风热则鼻鸣，荆、防、葛根、薄荷为主。阳明经热则烦躁，葛

根、石膏为主。胃热腑证则大渴，舌黄，三黄石膏为主。亡津液肺燥，麦冬、生地、五味为主。

大抵风热、经热者，十之五、六；腑热、亡液者，十之二、三。非谓热深而鼻孔反不干也，以烦、渴、大热证见，则不觉鼻孔之干与否耳。

耳聋

耳聋者，少阳邪热挟痰上壅也。时疫耳聋者多，盖邪之传变，出表入里，必干少阳，又时疫属热，热气[3]上升，挟痰涎浊气上壅隧道，故耳聋也。治法以疫邪大势为主，见于初起传表时，于表药中加荆、防、川芎；见于入里时，于里药中加黄芩、知母。屡经汗、下，耳聋不愈，不可急治，养阴调胃为主。须待粥食如常，二便调匀，始由渐而愈也。

鼻如烟煤

时疫鼻如烟煤者，邪热烁肺也，由鼻孔干而来，急当清下，少缓则肺胃枯绝矣。三承气合白虎；或三黄石膏加青黛；或小陷胸加犀角；或犀角大青汤，视其兼证，择而用之。

鼻孔扇张

鼻孔扇张有三。一痰壅于肺，气出入有声，喘咳、胸满、不渴，宜瓜蒌、贝母、桑皮、苏子泻肺，肺气通自愈。一郁热于肺，气出入多热，有微表束其郁热，古人独主越婢汤，盖散其外束，清其内郁也，用于时疫中，以葛根易麻黄，或葛根黄芩黄连汤亦可。一肾气虚而上逆，气出入皆微，多死。此证必得之屡经汗、下，或兼多汗、心悸、耳聋，急宜大剂六味合生脉散加牛膝、枸杞，或可百救一、二。

咽干

咽干者，邪热淫于膈上也。在伤寒为少阳热证，时疫亦然，宜黄芩，甚则佐以花粉、知母。

咽痛

时疫咽痛，为热淫于肺。当视其咽中有结、无结：无结者微红，以桔梗、花粉、黄芩、元参治之；有结者红肿，当加牛蒡、赤芍消其肿；结甚则起紫泡、白泡，是为乳蛾，必以针刺去恶血，再服清热之药方妙。

时疫中常有急喉风、急喉痹二险证，旦发夕死，不可不察也。急喉风，咽痛而喘，乃痰邪夹热，上壅于肺。古方用胆矾吐其痰涎恶血，或皂角膏吐之，治之稍缓，则气闭而死。急喉痹即乳蛾速长，闭塞喉咙，亦以刺去恶血为主，甚或用刀大开其脓血。此虽见于时疫中，必其人平素贪厚味，多怒郁，肝火妄动，有以致之也。

舌燥

舌乃心苗，肾窍通其本，脾脉络其下。时疫舌燥，由火炎土燥，中宫堵截，肾水不能上交心火，须察其苔之有无，与色之深浅施治。白苔而燥，疫邪在表，痰已结于膈上，吴氏达原饮加石膏、川贝、蒌仁、大黄。此吴氏名白砂苔，热极不变黄色，下之即黄，不可缓也。黄苔而燥，疫邪传胃，小承气、小陷胸、大柴胡选用。酱色苔而燥，疫邪入胃，深及中、下二焦，调胃承气汤。黑苔而燥，疫邪入胃至深，伤及下焦，大承气汤。燥成块裂，或生芒刺，热更甚也，大承气倍其分两，大黄须两许方妙。各燥苔，下之渐减，不即尽净，为药已中病，力未到耳，当再下之，有下至三、五次、十余次而后愈者。若屡下而燥苔愈长，不可更下，当察其腹中。若揉按作响者，痰水结于中焦，脾胃受困，津液不能上潮，改用平胃、二陈温燥之剂即愈。又肾阴竭涸，愈下愈亡其阴，燥苔不回，目无神，耳聋，心悸，腰萎，再下必死，宜六味地黄汤合生脉散。至无苔而燥，须辨其色。正赤或深紫，热归心包，血分热极，石膏、知母、黄

连、犀角、羚羊角、牛黄为主。鲜红亡阴，二冬、生地、元参、知母、阿胶、人参为主。大抵舌无苔则胃无物，可清润，不可攻下。

舌　强（附：舌萎）

时疫舌本强硬，为热而兼痰，宜清下无疑，须加清痰之药。兼白苔者，膈间未经煎熬，其痰尚湿，佐以半夏，大柴胡汤是也。兼黄苔者，已经煎熬，其痰渐燥，佐以川贝、瓜蒌，小陷胸汤是也。兼黑苔者，热极，痰亦为火，佐以牛黄方效。若无痰，舌色正赤、深紫裂燥而强者，热毒蕴于心包也，三黄石膏汤加犀角、牛黄，急清其热。

舌强虽与舌燥相类，而燥属胃，主热；强属心，主痰。又舌萎软而枯小与舌强硬而不缩有异，乃虚脱已极，大补及滋润或百救一、二。若屡经汗、下、清热消痰，而舌强者，又当与舌萎同治。

舌　卷　短

时疫之舌，一见黄苔便当下，失下则由黄而变酱色、变燥、变黑、变生芒刺；再失下，则变卷、变短，为下证至急之际，宜大下屡下方和，缓则不救。

胸　满　痛

时疫胸满而不痛者，为邪未结，为无形之气，稀薄之痰。痛而不满者，为病在经络，有虚有实，有虚实相兼。满而痛者，为邪已结，须分痰、食、血以施治。

属无形之气者，按之不痛，时疫初起，邪在募原，多有此证，宜达原饮加枳、桔、木香、大腹皮以开豁之。属稀薄之痰者，时疫二、三日，邪在半表半里，多有此证，宜达原饮加半夏、莱菔子，或小柴胡汤加莱菔子。

病在经络，痛而不满者，初起属实，于解表药中加延胡、乌药，舒其经络之气血。病久屡经汗、下多虚，于养气血药中倍当归。更有虚中夹实者，于解表清里药中加乳香、没药最妙。

满而痛不可按，邪已结矣。痰结者，牵引窜痛，兼呕，小陷胸汤、大柴胡汤，或二方合用，甚则大陷胸汤、大陷胸丸。食结者，硬痛成块，不可按，多在心下，宜平胃散加枳实、苏子、莱菔子、白芥子。亦有在膈上者，为危证，当吐之，宜瓜蒂散。此二者不可便下，须待其转动方可下之。盖结在上焦属气分，下之太急则气逆呕吐，外用按揉之法为妙。血结者不可按，按之软，脉芤、涩、弦，宜于解表清里药中加桃仁、红花、三七、归尾，甚则桃仁承气汤。时疫多实多热，至胸膈满痛，又属实邪，非虚证。惟是屡经攻下，胸痛更甚者，乃脾肾两虚，下气上逆，宜温理脾胃，以建中镇安之，甚则导火归元，纳气归肾皆可。然不多见，须消息斟酌，不可轻试。

胁　满　痛

胁满痛与胸满痛同，而微有不同者，胸满痛有宿食为病，胁满痛无宿食为病，乃亦有因宿食在胸腹而满痛及胁者。时疫胁满痛，是痰、气、血三者为病，其中亦有满而不痛、痛而不满，满痛并作之分。其满而不痛者，募原之邪未经传变，宜达原饮，兼寒热往来者，大柴胡汤。痛而不满者，邪分布于少阳之经，宜小柴胡汤。满痛并作者，当分左右。左属血，小柴胡去人参，加延胡、归尾、红花、桃仁，甚者加莪术、三棱、三七、五灵脂。右属痰与气。痰，大柴胡倍半夏，加牡蛎、莱菔子，甚则白芥子、甘遂、大戟、芫花。气，加青皮、莱菔子、木香、大腹皮。痰与气痛，皆无常所而有聚散。痰散仍有所苦，气散则无所苦。若屡经汗、下、清利而胁痛更甚者，虚证也。气虚必呕利，养气为主；血虚必烦热，养血为主，此亦十中一、二。

胁痛与胸腹痛不同。胸腹譬之冲衢，塞不能久；胁则譬之僻巷，塞则难开，用药须明此意。时疫胁痛虽有痰、气、血之殊，而总不离乎热，黄芩是为主药。若别有热证者，黄连、山栀又所必需，他病胁痛，有寒、有热，不在此例。

腹满痛

时疫腹满痛，属宿食为邪热所结者，十之七、八；属气、血、痰、水者，十之二、三。盖腹为胃与小肠之正界，非胸、胁、少腹之地可比。腹满而不痛者，属邪在气分，属水谷散漫而未燥结。气分脉多沉，或弦，水谷脉滑；气分通腹皆满，水谷满有分界；气分者，厚仆、大腹皮、青皮、陈皮、枳、桔为主。水谷者，半夏、山楂、麦芽、神曲、莱菔子、枳实为主。时疫为热证，腹满亦当清热，兼以顺气消食可也。若舌多黄苔，虽满而不痛，为邪已传胃，宜小承气汤下之。

痛而不满者，属邪在血分，属水谷燥结诸病[4]，他病或有属冷者。时疫总属热证，痛不可按而无硬处者，于清里方中加赤芍。不可按而有硬处者，调胃承气汤。

满痛兼作，为痞满在气，燥实在血，大实大热之证，大承气汤。诸病腹满痛或兼自利，当责之虚冷，时疫自利属热结旁流，下之则止，不可疑为虚冷。若满痛而喜燥、喜温，或恶寒，手足冷，清利之益甚，或右关迟紧，此非本病，乃因烦渴、饮冷太过，或用清凉太过、太早之所致，又当以温燥为主，不可执一。然此亦治药弊，非治本病也。

少腹满痛

时疫少腹满痛，为邪热结于下焦。下焦乃大肠膀胱及厥阴分界，与中焦异，亦有满而不痛、痛而不满、满痛兼作之不同。初起满而不痛者，湿胜气滞也，槟榔、厚朴、苍术为要药。痛而不满者，手不可近，热伤厥阴血分也。黄芩以清热，赤芍、归尾以活血，柴胡以升厥阴之气，若牵引阴器及两胯夹缝者，加秦艽即愈。满痛兼作者，不论初起、末后，当视其前后。在前小水不利，蓄水也，四苓、猪苓、益元等方选用。在后大便不利，有燥屎也，三承气选用。小便利而大便色黑者，蓄血也，抵当汤、桃仁承气汤选用。以大、小便之通塞为辨，固矣，亦当细察其满痛而有硬块不可按者，属燥屎。满痛如鼓不可按而却无块者，属溺蓄脬中。满痛拒按而软者，属蓄血。以此辨之了然矣。外有时疫末路，满而不痛，痛而不满，喜温喜按者，为虚证，当细询来路。若屡经清、下太过，当消息温补以培养阴阳，不可执时疫为实邪热证而不变通也。然此亦十中一见耳。

上满痛诸证，乃时疫里证之大端，总属热邪内陷。在风、寒、暑、湿诸门，则寒、热、虚、实俱有。在时疫已经传变，见于烦渴、燥热既显之后。其为热证易辨，若见于未经传变之先，乃疫毒郁而未发，多不渴，多不发热，甚有手足反厥冷者。依风寒治，则当温；依时疫治，则当清。毫厘千里，反掌生死，当于气、色、神、脉、舌苔五者，细察而详辨之。

自利

时疫自利，皆热证也，其所利之物与内虚内冷者自别。冷利之色淡白，热利之色正黄，甚有深黄、酱色者；冷利稀薄，热利稠粘；虚冷利散而不臭，热利臭而多沫；虚冷易出，热证努圊；冷利缓，热利暴注下迫而里急，此辨时疫热利与诸冷利之大概也。

时疫初起，有手足厥冷，恶寒，呕吐，腹痛自利者，全似太阴寒证。辨其为疫，只在口中秽气作粘，舌上白苔粗厚，小便黄，神情烦躁，即可知其非寒中太阴，是时疫发于太阴也。烦躁轻则藿香正气散，烦躁甚则用达原饮，一、二服后即见三阳热证矣。此时若用温中药，转见四肢逆冷，手足青紫而死，不可不细察也。

时疫初起，头疼、发热而自利，九味羌活汤。传变太阳、少阳合病，身热、口苦、咽干、目眩而自利者，黄芩汤，兼呕加半夏。传里舌黄、谵妄而自利者，按其心下至少腹有硬痛处，与大承气汤；无硬痛处，小承气、小陷胸、大柴胡选用。此在下其热，不必以结为主，故虽无硬痛，亦主大黄。时疫自利而小便不利，腹满而无硬块，时作肠鸣者，热在小肠膀胱而蓄水也，四苓散、猪苓汤、益元散选用。

时疫自利受补者少，至屡经清、下无表里证，自利渐至清谷而脉微细者，则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理中汤，又所当酌用也。

便　血

时疫便血，热邪深入也，先当辨其血色。鲜红者，清热为主，黄芩汤、三黄石膏汤、犀角地黄汤；血色紫黯成块下者，逐瘀为主，桃仁承气汤、抵当汤，须按腹、胁有痛处，用之为确。时疫便血，散晦夹涎水者，脾胃虚而脏腑伤也，归脾、补中、八珍可借用，并加乌枚。

时疫便血之后，多亡阴证，神昏耳聋，舌无苔而燥，身痛不可转侧之类皆是，生脉、六味加阿胶，峻补其阴，然多不救也。

便脓血

时疫便脓血与便血有燥湿之分。便血属燥热，凉润为主；便脓血属湿热，清热兼分利为主。

时疫初起，头痛发热便脓血者，即古所谓疫痢是也。不必治脓血，但解其表，表解则便数自减，决不可早施清里攻下之药，即分利、清凉亦所当慎。盖邪方在表，清里邪则内陷深入，后极难治。且时疫一见便脓血，则烦渴之热势反缓，盖热随利减也。所以苦寒之品不可浪用，惟以仓廪汤为主，详见夹痢条下。时疫传变至半表半里便脓血者，柴葛解肌汤加苓、泽、木通、黄芩。时疫传变入里，烦、渴、谵妄悉具而便脓血者，黄芩汤、葛根芩连汤选用。兼里急后重，腹中拒按者，加槟榔、大黄。时疫屡经攻下而便脓血滑利者，当以养中、调气、养血为主，清热为佐。老人、虚人亦仿此例。

大便闭

时疫属湿热，大便闭者少，间有闭者，乃平素胃阳强盛，多燥气也。夫本来阳盛，复受时疫，则湿热皆变为燥热，虽兼表证未得汗，可下。以时疫与伤寒不同，伤寒邪从表入，有表证未得汗，必不可攻里；时疫邪从内发，虽有表证，每每发表而不得汗，必待里气通而后表始得汗。所以时疫大便一闭，即有表证，亦当下之，不可逡巡也。若初起未经表散，则当用三消饮下之为当。有表证尚可下，则烦渴、谵妄，舌苔黄黑、燥烈、卷短，胸、腹硬痛诸证备见，更当分别轻重下之无疑。

又有大便闭而屡下不通者，则必有夹邪，当审之。有夹水者，水在肠中，则不下而自利；水在胃脘以上，则脉多弦、多缓，往往上呕而不下利，且舌白而心下按之作响，虽用承气不能不行，故下之不通，当先用半夏、茯苓、苍术消其水，而后下之，亦有可用大陷胸汤者，必胸上痛而手不可近，方为药与邪敌。有夹气者，气滞于胸膈之间，主上逆而不下降，胸腹串痛而脉沉，当先以苏子、莱菔子、木香、槟榔顺其气而后下之。

有气虚而屡下不通者，属老人、虚人，其脉必兼无力，其色必悴，其肌肉必缓，其神必散。若下证全具，当与大承气加人参，一服而宿垢顿下，或陶氏黄龙汤，或麻仁丸，参汤下，酌其里证之多寡用之。有血虚而屡下不通者，属妇人产后，痈疽溃后，或平素阴虚及亡血，其脉必兼涩，四物、六味、生脉及吴氏诸养荣方、麻仁丸选用，仍须蜜煎猪胆汁导之。

大凡时疫，大便一闭，即当下之。然须询其有无所苦，若无所苦，下尚可缓，有所苦而下之不通，又须察有无夹邪及虚也。当下者十之五，可缓者十之三，夹邪者十之一耳。时疫如此，他病则不然。古语云：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诚哉！斯言也。

小便不利

时疫初起，在表时，头痛、发热、小便不利者，热入膀胱也，益元散主之，四苓散、猪苓汤皆可用。东垣云：小便不利而渴者，热在上焦，法当淡渗；小便不利而不渴者，热在下焦，法当苦寒。此可为据。

时疫传里，大便闭而小便不利者，当先通大便，大便通小便自利，此惟时疫为然，他病则否。时疫屡经汗、下，小便不利者，阴竭也，为难治，知母、黄柏、生地、麦冬之类治之，或生脉、六味皆可，然多至少腹如鼓而不救也。

凡小便不利，日久下关不通，必反于上。往往有呕吐、呃逆、涓滴不能下咽，至汤药不进者。当用敷脐法：大田螺一枚，捣烂，入麝香三厘，敷脐上，帛束之即通，一见点滴即受汤药。古法有用葱熨及井底泥敷少腹者，俱可参用，但不宜于阴竭之虚人耳。

小便黄赤黑

时疫未传变时，小便多如常。热一传入里则黄，热甚则赤，热入血分蓄血则黑。小便可验里热之有无、深浅、多寡，但不可以作专证。疫邪在表小便黄，即于解表中加清凉药。邪入里小便黄赤，虽手足逆冷，亦当攻里逐热。疫邪已退，表里俱和，小便黄赤未退，仍当清利余邪。惟小便黑者，当逐瘀清热为主，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等类。有屡经汗、下，清凉太过，表里俱无热邪，而滑泻腹痛，小便黄赤者，当理脾升阳为主，亦治药非治病也。

小 便 多

时疫为湿热，小便多者甚少。传里之后，或有小便多者，乃胃土变为燥热也，急下之。屡经下后，小便多者，气虚也，益气升阳为主。亦有肾虚而小便多者，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大抵未下之先，小便多者属燥热，小便必微黄，必烦热，渴而喜饮。既下之后，小便多者属虚。气虚则不喜饮，而寸脉不及尺，浮不及沉；阴虚则喜饮，而尺脉不及寸，沉不及浮，失治日久，则变消渴。时疫小便多者如此，若夫风寒小便多，则属阳虚，不在此例。

遗 尿

时疫初起遗尿者，多属三阳合病。盖邪入于阳则阳实而阴虚，热盛于表，里为之不守，又神昏于上，不自知其下部之出入，故遗尿也。合之腹满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谵语，仲景独主白虎汤。此证不可下，以邪全盛在表，在经，下之则表邪内陷，故额上少汗，手足逆冷。尤不可汗，以邪本属热，汗之则愈增其热，故心愦愦，反作谵语。惟以白虎汤清其浮越之热，若别兼燥结、鞕痛者，可于本汤内加大黄下之。

囊 缩

时疫囊缩，乃热入于厥阴也。有结有热则下，有热无结则清，热退而囊自纵矣。阴证囊缩与时疫颇相类，以阴证囊缩必身冷、厥逆、脉沉，时疫囊缩亦身冷、厥逆、脉沉也。然一寒、一热，自有不同。阴证囊缩阴茎萎缩．或全缩入腹有如妇人；时疫热厥囊缩，阴茎如常。再以兼证辨之，阴证囊缩小便清，少腹牵引作痛而不满，喜温按，多自利，神清不烦；时疫囊缩小便赤，少腹满而硬痛拒按，大便秘，烦而神昏。

多 言

时疫多言者，谵语之渐也，疫热蒸心之所致，治同谵语。

谵 语

谵语者，热蒸心也。时疫一见谵语，即当清热。然有经热蒸心而谵语者，邪在三阳，表证多有之，脉浮大，头痛、发热、舌白者是，吴氏三消饮最当，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汤、防风通圣散、白虎汤、栀子豉汤皆可选用。有膈热蒸心而谵语者，脉洪、身

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胸中无结者是，白虎汤、黄芩汤选用。有痰涎搏结其热，聚于中、上二焦而谵语者，脉弦滑，胸痛及心下痛拒按者是，小陷胸汤、大柴胡汤选用。有胃热蒸心而谵语者，脉滑实大，舌黄、及黑、及燥、及芒刺，腹满拒按者是，三承气汤选用，轻者只用平胃散加山楂、麦芽、萝卜子即效。有热入血分而蓄血，血热蒸心而谵语者，脉沉结，或涩，心下至少腹凡有痛处拒按而软者是，犀角地黄汤、桃仁承气汤、抵当汤选用。有热入小汤膀胱，蓄水之热上蒸心而谵语者，脉浮数，少腹满，小便不利者是，四苓散、猪苓汤、益元散选用。以上皆实证谵语也。

至若屡经汗、下、清理，二便已清利，胸腹无阻滞，六脉虚散、结、代、微弱而谵语者，阴阳两虚，神无所倚也。虚在上焦，必心悸、神倦，生脉散加枣仁、天王补心丹。虚在中焦，必面色萎黄，四肢倦怠，归脾汤。虚在下焦，必耳聋，目直视，六味地黄汤加远志、五味、龙骨、茯神。

狂

时疫发狂者，谵语之甚者也，亦疫热蒸心之所致，治同谵语。

善　忘

时疫善忘者，蓄血之所致也。蓄血在上焦，其脉芤，胸前及心下必痛，必拒按而软，犀角地黄汤主之。蓄血在中焦，其脉或芤、或弦、或涩，两胁及脐上必有痛处拒按而软，桃仁承气汤主之。蓄血在下焦，其脉多沉结，脐下必有痛处拒按而软，抵当汤主之。

善忘虽为蓄血主证，然必验之大小便。屎虽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小便自利，方为蓄血之的证。否则，仍当参之多言、谵狂诸法治之。

昏　沉

时疫昏沉，热入至深极险证也。盖热初蒸及心之经，则心神不安，多梦呓，醒时自清。蒸心之经渐深，则心神渐烦，多言，所言皆日用当行之事，无糊涂语。蒸及心包，则精神间有昏处，多言间有糊涂语，犹清白语居多。迨蒸心包渐深，则心神昏处居多，言多妄见妄闻，甚至疑鬼疑神，非人所见闻者，犹省人语也。至热直入心脏，则昏沉全不省人事矣。此热入浅深之次第，见证轻重之辨也。所以多言谵语，热之浮浅者，栀、芩、知、膏可解；发狂，热之深结者，硝、黄可解；至昏沉，热之至深者，非犀角、黄连、羚羊角、牛黄，莫能解也。昏沉虽系热深，更有夹痰气，夹胃结，夹血结之分。胸满、舌白，系夹痰气，当加川贝、瓜蒌、半夏、莱菔子于犀、连诸药中；舌黄及燥黑，腹满硬痛者，当加犀、连于三承气汤中；痛而软者，蓄血，加桃仁、丹皮、赤芍于犀、连药中。治昏沉之大法备矣。

以上皆实证，更有虚证，亦所当知。屡经汗、下、清利之后，表里无热，胸腹无阻，二便自利，而神情由倦而渐昏，由昏而渐沉，乃大虚之危证。大剂生脉散加桂、附、芪、术、苓、芍，急救其阴阳，亦不逮矣。

循衣摸床撮空

时疫循衣、摸床、撮空者，热盛神昏而四肢实也。当察其舌。舌苔白，或无苔，有热无结也，犀角、黄连、石膏为主；舌有燥苔，或黄黑、燥裂、芒刺，有热有结也，大黄、芒硝为主。屡经汗、下后，胸胁仍有拒痛者，邪未尽也，仍宜清利。无拒痛者，阴虚而阳亢也，生地、麦冬、枣仁、茯神安神为主。

多　睡

时疫初起多睡，兼身重者，热邪阻滞其经脉也，有汗白虎汤，无汗或加麻黄。屡经汗、下后，表里热愈甚，二便俱利而身痛、多睡者，阴伤也，四物、六味、生脉三方合用，大剂养阴方效，失治即危。服此数剂，身痛已和，表里热退，而仍多睡者，于

三方中加生枣仁即愈。若夫平素脾虚多睡，多痰嗜睡者，一受疫证，必更嗜睡，当于时疫药中，参之以理脾消痰之品。

身　冷

诸病身冷皆属阴证，在时疫多属热证，须从气、色、神、脉、舌苔中辨其端倪。果系时疫，则当分初、中、末以治之，不可紊也。时疫初起，往往有身冷、自利，腹痛、作呕，全似阴证者。若舌有厚白苔，身有秽气，心烦、多汗，面色油垢，小便黄、短、数，有一、二证现，便是疫邪直入太阴，先里后表，非真阴寒证。兼呕利，藿香正气散、四苓散；无呕利，达原饮。服一、二剂后，即发热矣。时疫传变发热之后，谵妄、昏沉、舌燥、腹满、便秘而身冷者，先表后里证，三承气、大柴胡选用；无结证者，白虎汤。时疫末路，屡经汗、下，表里无邪，胸腹无滞，二便自和而身冷者，当以脉为主。脉虚细不振者，用药太过而成脱证也。急宜温补，少缓即死，生脉散加芪、术、苓、芍，平补阴阳。冷甚者加熟附子。

时疫身冷一证，最难下手。初起时，若寒热不辨，且勿妄投汤剂，当少待之，多则一、二日，少则半日，多有自行传变，即发热、烦渴者，此时则易于用药。若已经发热传变之后，变为身冷，则自有口燥、舌干、不得卧诸证在，此时药不可缓，缓则热深厥深，虽下后厥回，往往亡阴而死。身冷与恶寒不同，而病机颇同，当与恶寒条参看。

呃　逆

时疫呃逆与伤寒不同：伤寒呃逆，虚、实、寒、热俱有；时疫呃逆，惟热结下焦而已。凡见呃逆，即当下之，下之不止，按其脐腹有硬痛拒按处，仍当下之，有下至十数次方止者。总之逐尽结热，肠胃通达，其呃自止。慎不可用丁香柿蒂汤，治呃而遗结热，致成危证也。

吐　蛔

伤寒吐蛔，多寒热错杂；时疫吐蛔，则有热无寒。治此证之当汗、当清、当下，一以传变之大势为主，惟加乌梅、黄连以安之，慎勿用乌梅丸中诸辛热药，致成危笃也。

---

〔1〕“扰”原作“复”，据南京李光明本改。

〔2〕“饮”原脱，据陆本《广温热论》补。

〔3〕“气”原作“至”，据嘉庆京江文光阁本改。

〔4〕“诸病”二字原脱，据嘉庆京江文光阁本补。

卷之四

汗　法

时疫贵解其邪热，而邪热必有着落。方着落在肌表时，非汗则邪无出路，故汗法为治时疫之一大法也。但风寒汗不厌早，时疫汗不厌迟。风寒发汗，必兼辛温、辛热以宣阳；时疫发汗，必兼辛凉、辛寒以救阴。风寒发汗，治表不犯里；时疫发汗，治表必通里。其不同有如此，故方疫邪传变出表时，轻者亦可得表药而汗散，若重者，虽大剂麻黄、羌、葛，亦无汗也。以伏邪发而未尽之故。亦有不用表药而自汗淋漓，邪终不解者。盖此汗缘里热郁蒸而出，乃邪汗，非正汗也。必待伏邪尽发，表里全彻，然后或战汗，或狂汗而解，所谓汗不厌迟者，此也。辛凉发汗，则人参败毒散、荆防败毒散之类是；辛寒发汗，则大青龙、九味羌活、大羌活之类是；发表兼通里，则吴氏三消饮、六神通解散、防风通圣散之类是。

更有不求汗而自汗解者。如里热闭甚，用大承气以通其里，一不已而再，再不已

而三，直待里邪逐尽，表里自和，多有战汗而解，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一。又如里热燥甚，病者思得凉水，久而不得，忽得痛饮，饮盏落枕而汗大出，汗出即解，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二。又如平素气虚，屡用汗药不得汗，后加人参于诸解表药中，复杯立汗，凡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三。又如阴虚及夺血，枯竭之极，用表药全然无汗，用大滋阴、润燥、生津药数剂而汗出如水，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四。

总之疫邪汗法，不专在乎升表，而在乎通其郁闭，和其阴阳。郁闭在表，辛凉、辛寒以通之；郁闭在里，苦寒攻利以通之。阳亢者，饮水以济其阴；阴竭者，滋润以回其燥。气滞者开导，血凝者消瘀。必察其表里无一毫阻滞，乃汗法之万全，此时疫汗法，理不同于风寒。

谨撮诸汗证，详列于下：发热，恶寒，无汗，头项痛，背痛，腰痛，肩臂痛，膝胫痛，周身肢节痛。

下　法

时疫下法与伤寒不同：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伤寒在下其燥结，时疫在下其郁热；伤寒里证当下，必待表证全罢；时疫不论表邪罢与不罢，但兼里证即下；伤寒上焦有邪不可下，必待结在中、下二焦，方可下；时疫上焦有邪亦可下，若必待结至中、下二焦始下，则有下之不通而死者；伤寒一下即已，仲景承气诸方多不过三剂；时疫用下药至少三剂，多则有一、二十剂者。

时疫下法有六：结邪在胸上，贝母下之，贝母本非下药，用至两许即解；结邪在胸及心下，小陷胸下之；结邪在胸胁连心下，大柴胡汤下之；结邪在脐上，小承气汤下之；结邪在当脐及脐下，调胃承气汤下之；痞满燥实，三焦俱结，大承气汤下之。此外又有本质素虚，或老人，久病，或屡汗、屡下后，下证虽具而不任峻攻者，则麻仁丸、蜜煎导法、猪胆导法为妙。

下法之轻、重、缓、急，总以见证为主，详列于后。

急下证：舌干，舌卷，舌短，舌生芒刺，舌黑，齿燥，鼻如烟煤，胸腹满痛，狂，昏沉，发热汗多，身冷，呃逆。

当下证：舌黄，谵语，善忘，多言，协热利，头胀痛，烦躁。

缓下证：舌淡黄苔，微渴，大便闭，小便黄赤，潮热，齿燥。

以上诸证，缓下者不下，则必渐重而为当下证。当下者缓下，则必加重而为急下证。急下者失下，则虽下之多不通，而致结热自下逆上，胀满直至心下，又逆上透过膈膜，有至胸满如石，咽喉锯响，目直视反白，或睛盲、瞳散，耳聋，九窍不通，虽有神丹，莫之能救矣。外更有蓄血、蓄水诸下法，前已散见诸条，兹再详列，以便翻阅。

蓄水证：小便不利，大便微利。

蓄血证：小便自利，大便黑。他若蓄水，蓄血在胸胁，不当下者，此不赘。

清　法

时疫为热证，未有不当清者也。其在表宜汗，使热从汗泄，汗法亦清法也；在里宜下，使热从下泄，下法亦清法也。若在表已得汗而热不退，在里已下而热不解，或本来有热无结，则惟以寒凉直折以清其热而已，故清法可济汗、下之不逮，三者之用，可合而亦可分。时疫当清者十之六、七，则清法不可不细讲也。

凡清热之要，在视热邪之浅、深。热之浅者在营卫，以石膏、黄芩为主，柴胡、葛根为辅；热之深者在胸膈，花粉、知母、蒌仁、栀子、豆豉为主。热在肠胃者，当用下法，不用清法，或下而兼清亦可。热入心包者，黄连、犀角、羚羊角为主。热直入

心脏，则难救矣，用牛黄犹可十中救一，须用至钱许，少则无济，非若小儿惊风诸方，每用分许即可有效。

当清诸证，详列于下。

热在营卫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头面项红肿，周身红肿，斑疹，鼻孔干，唇燥，烦躁，遗尿，舌苔白。

热在胸膈证：身热反减，渴，呕，咳，咽干，谵语，多言，胸前红肿，舌苔厚白。

热在肠胃证：便血，便脓血。余悉见下证条中。

热在心包及心证：狂，昏沉，多睡，舌黑。

和　法

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所谓寒热并用者，因时疫之热夹有他邪之寒，故用此法以和之也。凡方中有黄连与生姜同用，黄芩与半夏同用，石膏与苍术同用，知母与草果同用者皆是。所谓补泻合用者，因时疫之邪气实，人之正气虚，故用此法以和之。凡方中有参、芪、归、芍与硝、黄、枳、朴同用者是。所谓表里双解者，因疫邪既有表证，复有里证，故用此法以和之。凡方中有麻、葛、羌、防、柴、前与硝、黄、栀、芩、苓、泽、枳、朴合用者是。所谓平其亢厉者，因时疫之大势已去，而余邪未解，故用此法以和之，或用下法而小其剂料，缓其时日，或用清法而变其汤剂，易为丸散者皆是。凡此和法，虽名为和，实寓有汗、下、清、补之意，疫邪尤有宜和者。

凡热不清，用清凉药不效，即当察其热之所附丽。盖无所附丽之热，为虚而无形之气。如盛夏炎蒸，遇风雨即解，故人身之热，气清即退。有所附丽之热，为实而有物。如洪炉柴炭，虽沃以水，尤有沸腾之忧，必撤去柴炭而热始退。凡热之所附丽，非痰即滞，非滞即血，径清其热，不去其物，未能有效。必视其附丽何物，于清热诸方加入何药，效始能捷。此和法之精微神变者也。

宜和之证，详列于下：寒热往来，盗汗，口苦，咽干，头眩，舌强，渴，胸胁满，耳聋，小便黄，呕吐下利而心下痛，口干舌强而恶寒，大小便闭而寒热，痞满而悸，二便自利而舌苔，形体瘦损而舌苔。凡此表、里、虚、实、寒、热相兼者不可枚举，引此数端，可以类推，其有似和而实非和证者，详后辨似条。

补　法

时疫本不当补，而有屡经汗、下、清解不退者，必待补而愈。此为病药所伤，当消息其所伤在阴、在阳，以施补阴、补阳之法。疫邪为热证，伤阴者多，然亦有用药太过而伤阳者，则补阴、补阳又当酌其轻重，不可偏废。凡屡经汗、下、清、和而烦热加甚者，当补阴以济阳。所谓寒之不寒，责其无水者是，六味、四物、生脉、养荣诸方酌用。屡经汗、下、清、和，热退而昏倦痞利不止者，当补阳。所谓养正以却邪者是，四君、异功、生脉、六君、理中、建中、附子等方酌用，诸证详后。

当补阴证：舌干无苔，舌黑无苔，耳聋，目直视，目不明，服清凉药渴不止，服清凉药烦热加甚，服攻下药舌苔愈长，服攻下药舌苔芒刺燥裂愈甚，服清凉药身热愈甚，身体枯瘦，用利水药小便愈不通，腰膝萎软，周身骨节痛不可移动，多睡。

当补阳证：多冷汗，汗出身冷经日不回，小便清而多，大便利清谷，呕吐用清热开导药愈甚，自利用清下药愈甚，痞满。

外此，更有四损、四不足、三复证当补，详见后。

四　损

大劳、大欲、大病、久病后为四损。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复受疫邪，正虚则邪入愈深，邪深则传化难出，汗、下伤正而正脱，补助郁邪而邪锢，多不可治。然补泻兼施，间有愈者。有补泻合用之法，有先补后泻之法，有先泻后补之法。凡人参败毒散、人参白虎汤、黄龙汤、竹叶石膏汤，皆补泻合用之法也。先用补剂，后施汗、下，先补后泻之法也。先用汗、下，后施补剂，先泻后补之法也。当询病之来路，斟酌施治，尤当审现在之证。若纯见实证，亦不可以疑似之见误人。大凡周身俱见大实、大热之证，而一、二处微见虚象，则吃紧照顾其虚。周身俱见虚象，而一、二处独见实证，则吃紧斡旋其实。此治病之权衡也。若夫汗之而表证愈增，如头痛、身痛更甚之类。清、下而里证愈增，如烦渴、痞满更甚之类，则大虚有盛候也，急宜补之毋疑。既辨其证，尤当细辨其脉。凡遇脉之浮候盛大者，须谨察其沉候有无力处。六部脉皆盛者，须谨察其一部有独无力处。果得其一部一候之真无力，便可略其诸部诸候之假有余，从而施治，有独见若神之妙。夫既询得其来路之大概，又察得其轻重之确凭，再加之脉理精详，则烛照无遗矣。其损证之状甚多，当参后四不足条看。

四不足

四损由人事，四不足由天禀；四损在暂时，四不足在平素。然四不足亦有由四损而来者，不可以四损之外，便无不足。四不足者，气、血、阴、阳也。气不足者，少气不足以息，语言难出也，感邪虽重，反不成胀满、痞塞、凡遇此证，纵宜宣伐，必以养气为主。血不足者，面色萎黄，唇口刮白也，感邪虽重，面目反无阳色，纵宜攻利，必以养血为主。阳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肌体恶寒，恒多泄泻，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气，受邪虽重，反无发热、苔刺、燥渴，凡遇此等证，纵欲攻利清热，必先之以温补，待其虚回，实证全见，然后以治实之法治之。阴不足者，自然五液枯干，肌肤甲错，感邪虽重，应汗无汗，应厥不厥，遇此等证，纵宜攻利，必先之以养阴，待其气化津回，邪多不治自退。设有未退，酌用清利，攻利若早，其病益甚。

以上四不足，合前条四损，总不可正治其邪。必以养正为要，先服养正药，待其实证悉见，方可攻邪。若服攻邪药，虚证复见，仍当调补其虚，养正以和邪，去邪以安正，互相加减，迭为进退，直待邪尽去而正不伤，方为善治。

三　复

三复者，劳复、食复、自复也。劳复者，大病后因劳碌而复也。不必大费气力，即梳洗、沐浴亦能致复。复则复热，诸证复起，惟脉不沉实为辨。轻者静养自愈；重者必大补，以调其营卫，和其脏腑，待其表里融和方愈。误用攻下、清凉，必致不救，安神养血汤主之。若因饮食过多而复者，舌苔必复黄，轻者损谷自愈，重则消导始愈。若无故自复者，乃伏邪未尽也，当问从前所见何证，服何药而解，今仍用前药，以涤其余邪则愈。时疫复证有复至再三者，屡复之后，必兼四损、四不足证，宜参前条加减进退之法治之。

辨　似

凡病皆以虚、实、寒、热四字为大纲，时疫何独不然，但虚、实、寒、热之真者易辨，似者难辨。前所列时疫表、里诸证，皆实邪、热邪，而实热中亦有虚寒。四损、四不足皆虚邪、寒邪，而虚寒中亦有实热，余于逐条下已细辨之矣。然有实证似虚，虚证似实，热证似寒，寒证似热，尤不可不细辨，故复通论而详述之。

所谓实证似虚者，即以表证论之：头痛、发热，邪在表也，其脉当浮，证当无汗而反自汗，脉无力，用发表药而身反疼痛，则似虚矣。故人惑于多自汗，而误用桂枝汤者有之；惑于脉无力，而引仲景太阳篇：发热恶寒，脉微弱，为无阳，而误用建中汤者有之；惑于身疼痛，而引仲景若不瘥，身体疼痛，当温其里，误用四逆汤者有之。不知此等证在时疫中，皆在表，实证之似虚者也。其自汗者，疫热自里蒸出于表，非表虚也。其脉无力者，热主散漫，散漫则脉软，非比寒主收敛而脉紧也。身体反疼者，伏邪自里而渐出于表，非比阳虚不任发表也。此表证之实证似虚者也。又以半表半里论之：寒热往来，胸胁满，邪在半表半里也，其脉当弦，其口当渴，而有脉反沉，口不渴者，则似寒矣。故人惑于脉沉，而以胸胁满为太阴，口不渴为内寒，而误用理中者有之，不知此证在时疫中，皆半表半里，热证之似寒者也。其脉沉者，邪伏在募原而未出表，故脉不浮，非阳虚也。其不渴者，邪未传变，未入胃腑，故不能消水，非内寒也。此半表半里之似寒者也。又以里证论之：口燥咽干不得卧，邪在里也，其脉当滑，其身当热，其便当结，（按滑当作洪。经云：滑者阴气有余也。主痰饮、宿食、吐逆诸证。洪为气血燔灼之候，主烦、主咽干，表里俱热，二便涩，伤寒阳明经病。）而脉反沉微涩弱，身反四逆厥冷，大便自利，则全似虚冷矣。人惑于脉之沉微弱涩而用参、芪者有之；惑于厥逆，而用桂、附者有之；惑于自利，而用参、术、干姜者有之。不知此等证，在时疫皆里热之似寒也，里实之似虚也。其脉沉微弱涩者，乃邪热结于肠胃，气不达于营卫也。其身反厥冷者，邪热结于里，结于下，气不达于外，通于上也。其自利者，乃热结旁流也。此里证之实证似虚，热证似寒者也。总之时疫为热因，与风寒之寒因大异，故脉证虽有似虚、似寒之时，而一辨其为时疫，则属邪自外至，邪气盛则实，大都反见虚寒假象，明眼人不当为所惑也。

所谓虚证似实者，即以表证论之：头痛发热身疼痛，自汗脉浮大，邪在表也，而屡用表散清凉药，不惟不减，其证转甚者，非药力之不到，乃正气不能传药力达表，阴液不随阳气作汗也，此邪在表时，虚证之似实者也。气虚者，加参、芪于表药即汗；阴虚者，加润剂于表药即汗。若不知其气血之两亏，而宣表不已，势必暴厥而成脱证矣。更以半表半里论之！胸胁痛，耳聋，呕吐，如疟状，脉弦，邪在半表半里也，而屡用和解消导药，不惟不减，其证更加者，非药力之不到，乃中焦胆胃伤而气不运，肝木伤而火燥逆也。此疫邪在半表半里时，虚证之似实者也。必合四君、六君于和解药中，合四物于清解药中始能战汗而解。若更消导清解不已。必至胃气绝而死。更以里证论之，舌苔黄黑、裂燥、芒刺，胸、腹、胁、脐硬痛，大小便闭，六脉数大，邪在里也。而屡用攻利药，或总不得利，或利后更甚，非药力之不峻，乃正气不能传送肠胃，血液不能滋润肠胃也。气虚者，助气以资传送；血枯者，养阴以藉濡滑，气行津化，方得通利，此疫邪传里时，虚证之似实者也。若不知其亏竭而恣意攻利，必昏沉萎顿而死。总之药不中病，则伤正气。伤其下，则正气浮越而上逆；伤其中，则正气解散而外张。脉证虽有似实、似热之时，而一询其来路，若治之太过，则属气从内夺，正气夺则虚，明眼人不当为所惑也。

夫一证而虚实互异，用药稍讹而生死攸分，将以何者为辨证之把柄乎？曰：以开卷所列气、色、神、脉、舌苔，辨其是疫与非疫；以曾经误治与未经误治，辨其时疫之为实、为虚，则得其大纲。更细玩前所列各证，条分缕析之详，则得其细目，则似是而非之证，断不能惑矣。余于前各条下，每证已细辨其虚实，而此复重言以通论之者，正以前散见于诸条，恐读者略过，故复总论以提撕其为吃紧处也。至若寒证似热，则伤寒诸证有之，时疫绝无，故不论及云。

遗　证（属病后不表里证）

发　肿

时疫大势已平，寒热已解，而面目肢体浮肿，有食滞中宫、水停心下、气复未归三种，当分别以施治。

食滞中宫者，乃病后脾胃大虚，不能消谷。病者胃中枯燥，偏欲多食，食停心下脐上，则水不得上输于肺，肺亦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溢于肢体而为浮肿。其证以心下、脐上有硬处，按之则痛为异，小便或利或不利，当用平胃散加枳实、山楂、麦芽、莱菔子、青皮、神曲为主，硬处消则肿自愈，或加苓、泽兼利水亦可。

水停心不者，乃脾虚不能消水也，与食滞异者，心腹无硬痛，小便不利也。用苓、泽、车前、木通之类，利其小便而愈。

气复未归者，吴又可所谓病后气复血未复，气无所归，故作肿也，不可治肿，调其饮食，节其劳役，静养自愈。其异于停水、食滞者，水停身重，小便不利；气肿身轻，小便自利；食滞腹中有结；气肿腹中自和也。

发　颐

时疫愈后有发颐者，乃余热留于营血也，速以解毒、清热、活血、疏散为主，误则成脓不出，而牙关不开，咽喉不利，多不能食而死，毒内陷而复舌燥、神昏亦死，出脓后气虚血脱亦死，故宜早治也。古方以普济消毒饮为主。发在耳后，以柴胡，川芎为君；在项下，以葛根为君，在项后或巅顶，加羌、防。此证不可轻补于未溃之先，补早必成脓，尤不可纯用寒凉于将发之际，恐闭遏而毒不得发，故必兼疏散为要。外治，以葱水时时浴之。

发　疮

时疫愈后，发疮者极多，余热淫于肌肉也，多服清凉养气血药自愈。

发　痿

时疫愈后，四肢不能动移者，热伤筋脉也，吴氏诸养荣汤酌用，轻者粥食调理自愈。

索　泽

时疫愈后，身体枯瘦，皮肤甲错者。热伤其阴也，养阴为主，吴氏诸养荣汤酌用，亦有粥食调理自回者。

发　蒸

时疫愈后，有发骨蒸如劳瘵者，乃余热留于阴分也，不可以其羸瘦而遽用虚损门治法。必察其六府，有结邪，则仍攻其邪为主；次察其经络，有壅瘀，则仍通其壅瘀为主；次察其气道，有痰涎，则仍利其痰涎为主。数者俱无，然后以清热为主，或无邪而阴伤，方可纯用养阴之药，或分其余邪之轻重，亏损之多少，而兼用养阴清热药，进退加减以和之更妙。

妇　人

妇人时疫悉与男子同，惟当经期则治法略异，以其关乎血室也。凡遇感疫值经期者，治法必兼少阳，以少阳与厥阴为表里，厥阴为血室，血室一动，邪必乘虚而犯之，须分适来因受病而止，适来受病而自行，适断而受病三种，则虚实自见。

凡经水适来而受疫气遽止者，必有瘀血，要再察其胁、腰、少腹，有牵引作痛拒按者，必以清热、消瘀为主，小柴胡加赤芍、延胡、桃仁、归尾、丹皮。

凡经水适来而受疫气，疫病虽发而经水照常自行者，不必治其经血，但治其疫邪

而病自愈。盖病本未犯血室，故经血自行如常也。仲景所谓：勿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者。正指此，非谓总不用药也。

凡经水适断而受邪者，经行已尽则血海空虚，邪必乘虚而陷入血海，若见腰、胁及少腹满痛者，大柴胡汤加桃仁、赤芍，逐其血室之邪始愈。

凡妇人受疫，但见昼日明了，至夜谵语，即当询其经期，以防热入血室之渐。

妊　娠

妊娠感时疫，须治之于早，则热不深入而伤胎。当汗、当清之证，当速治不待言，当下之证尤不可迟。若因妊娠忌下伤胎之说，因循略迟，则胎受热蒸而反易坠。一见里证，速下其热，其胎反安然无事。盖有病则病受之，《内经》所谓“有故无殒者”，于此见之，此历验不诬者。妊娠受疫，当下失下，至于舌黑腰痛，少腹下坠至急，则其胎多死腹中，自欲坠矣。此时下亦坠，不下亦坠，然下之胎坠，母犹可救十中二、三，不下则母无生理，胎亦不能独存。同一坠胎，而此善于彼，当明言于病家，而后施治下药，虽三承气皆可用，惟芒硝当慎，以其专主伤胎，非大实、大热、大燥，不可试也。

小　儿

小儿受时疫悉与大人同，而时见惊搐类于惊风，误治多死，用大人治疫清解诸法，减小剂料以治之则愈。小儿不能言，遇当下证，既不知其谵妄，复难验其舌苔，则当验其唇，唇赤而燥即是下证，此幼科之要诀也。

卷之末

诸　方

大青龙汤
六神通解散
九味羌活汤
萎蕤汤
大羌活汤
人参败毒散
吴氏达原饮
小柴胡汤
炙甘草汤
柴胡四物汤
参胡三白汤
清脾饮
大承气汤
小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
人参白虎汤
黄龙汤
六味地黄汤
生脉散
四物汤
越婢汤
阳旦汤
黄芩汤
栀子豉汤
黄连解毒汤
小陷胸汤
导赤泻心汤
猪苓汤
天水散（益元散）
柴葛解肌汤
吴氏三消饮
六君子汤
归脾汤
清燥汤
大柴胡汤
吴氏清燥养荣汤
补中益气汤
三黄石膏汤
防风通圣散
逍遥散

瓜蒂散
葛根葱白汤
平胃散
吴氏承气养荣汤
凉膈散
四苓散
桃仁承气汤
茵陈蒿汤
吴氏举斑汤
犀角地黄汤
三黄泻心汤
藿香正气散
橘皮半夏汤
竹叶石膏汤
大半夏汤
理中汤
十枣汤
二陈汤
白虎汤
白虎加苍术汤
白虎举斑汤
大陷胸汤
大陷胸丸
抵当汤
八珍汤
葛根芩连汤
麻仁丸
天王补心丹
荆防败毒散
仓廪汤
四君子汤
异功散
附子汤
吴氏安神养血汤
建中汤
普济消毒饮
吴氏蒌贝养荣汤
吴氏柴胡养荣汤
吴氏柴胡清燥汤
吴氏人参养荣汤
吴氏参附养荣汤
犀角大青汤
柴葛五苓散

大青龙汤
麻黄　桂枝　杏仁　石膏　甘草（炙）
加姜、枣煎。
六神通解散（槌法，有川芎、羌活、细辛）
麻黄一钱　甘草一钱　黄芩二钱　苍术二钱　石膏一钱半　滑石一钱半　豆豉十粒
加葱、姜煎。
九味羌活汤
羌活一钱半　防风一钱半　细辛五分　苍术二钱半　白芷一钱　川芎一钱　黄芩一钱　生地一钱　甘草一钱
加生姜、葱白煎。
葳蕤汤（一方有干葛，无菊花）
葳蕤二钱半　麻黄五分　白薇五分　青木香五分　羌活五分　杏仁五分　川芎五分　甘草五分　石膏一钱半　菊花一钱半
白水煎。
大羌活汤
羌活　防风　细辛　苍术　白术　川芎　黄芩　生地　甘草　防己　知母　独活　黄连
白水煎。
人参败毒散
人参　茯苓　甘草　枳壳　桔梗　柴胡　前胡　羌活　独活　川芎　薄荷

加生姜煎。

吴氏达原饮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黄芩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五分

白水煎。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人参　半夏　甘草

加生姜、大枣煎。

炙甘草汤

人参　甘草（炙）　桂枝　阿胶（蛤粉炒）　麦冬　生地　大麻仁

加生姜、大枣，水酒各半煎。

柴胡四物汤

柴胡　半夏　人参　黄芩　甘草　当归　川芎　白芍　生地

加姜、枣煎。

参胡三白汤

人参一钱半　白术一钱半　柴胡二钱　白芍一钱半　白茯苓一钱半

白水煎。若脉微弱，口渴心烦，加麦冬、五味子；若烦，口苦，心下痞，加黄连、枳实；若不眠，加竹茹。

清脾饮

青皮　柴胡　厚朴　黄芩　半夏　甘草　茯苓　白术　草果

加生姜煎。

大承气汤

大黄四钱（酒洗）　芒硝二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一钱

白水煎。

小承气汤

大黄四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白水煎。

调胃承气汤

大黄三钱（酒浸）　芒硝二钱　甘草一钱

白水煎。

人参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加粳米煎。

黄龙汤

大黄三钱　芒硝二钱　厚朴一钱半　枳实一钱　甘草一钱　人参一钱半　当归二钱

加生姜五片，大枣一枚，煎。

六味地黄汤

熟地　山药　山萸肉　茯苓　丹皮　泽泻

新汲井水煎。

生脉散

人参　麦冬　五味子

白水煎。

四物汤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新汲井水煎。

越婢汤

麻黄　石膏　甘草

加生姜、大枣煎。

阳旦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黄芩

加生姜、大枣煎。

黄芩汤

黄芩　芍药　甘草

加大枣煎。

栀子豉汤

栀子　香豉

先煮栀子，后入香豉，白水煎。

黄连解毒汤

黄连　黄柏　黄芩　栀子等分

白水煎。

小陷胸汤

黄连　半夏　瓜蒌实

先煎瓜蒌实，后内二味，白水煎。

导赤泻心汤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山栀（姜汁炒黑）　滑石（飞）　知母（盐酒拌）　犀角（镑）　甘草（生）　人参　麦冬（去心）　茯苓各一钱

加灯心、生姜、大枣，煎。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阿胶　滑石各一两

白水煎。

天水散（加朱砂，名益元散）

滑石六钱　甘草一钱

研细末。井水或灯心汤调。

柴葛解肌汤（槌法，加石膏一钱）

柴胡　葛根　甘草　黄芩　芍药　羌活　白芷　桔梗

加姜、枣煎。

吴氏三消饮

槟榔　厚朴　草果　知母　葛根　芍药　甘草　羌活　黄芩　柴胡　大黄

加姜、枣煎。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草　陈皮　半夏

加姜、枣煎。

归脾汤（一方无白芍）

人参　白术　黄芪　茯神　枣仁　远志　木香　当归　白芍　炙甘草

加桂元肉、姜、枣，煎。

清燥汤

苍术一钱（炒）　白术五分（炒）　黄芪一钱半　人参三分　茯苓三分　黄连一分（炒）　黄柏二分（酒炒）　甘草二分　陈皮五分　猪苓二分　泽泻五分　升麻二

分 柴胡一分 五味子九粒 神曲二分（炒） 麦冬二分 当归二分（酒洗） 生地黄二分

白水煎。

大柴胡汤

柴胡一钱 大黄二钱 枳实一钱 黄芩一钱 半夏一钱 白芍一钱

加生姜三钱，大枣一钱，煎。

吴氏清燥养荣汤

知母 天花粉 当归身 白芍 甘草 生地汁 陈皮

加灯心煎。

补中益气汤

人参 白术（炒） 黄芪（蜜炙） 炙草 陈皮 当归 升麻（蜜炙） 柴胡（炒）

加姜、枣煎。

三黄石膏汤

黄柏 黄芩 黄连 栀子 淡豆豉 麻黄 石膏

加生姜、大枣、细茶煎，热服。

防风通圣散（又名双解散）

防风 大黄 当归 芍药 芒硝 荆芥 麻黄 栀子 连翘 甘草 桔梗 石膏 滑石 薄荷 黄芩 白术 川芎

加生姜、葱白煎。

逍遥散

柴胡 当归 白芍 白术 茯苓 甘草 薄荷

加煨姜煎。

瓜蒂散

甜瓜蒂（炒黄） 赤小豆

共为末，熟水或韭水调，量虚实服，或用搐鼻。

葛根葱白汤

葛根 芍药 知母 川芎

加葱白、生姜煎。

平胃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加姜、枣煎。

吴氏承气养荣汤

知母 当归 芍药 生地黄 大黄 枳实 厚朴

加姜煎。

凉膈散

芒硝 大黄（酒浸） 山栀 连翘 黄芩（酒炒） 甘草 薄荷

加竹叶，蜜煎。

四苓散（吴氏有陈皮，无白术，亦名四苓散）

茯苓 猪苓 泽泻 白术

白水煎。

桃仁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桃仁 桂枝

白水煎。

茵陈蒿汤
茵陈　大黄　栀子
白水煎。
吴氏举斑汤
白芍一钱　当归一钱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穿山甲二钱（炙黄）
加姜煎。
犀角地黄汤
犀角　生地　丹皮　芍药
白水煎。
三黄泻心汤（《汤液论》有黄芩，《保命集》有甘草）
大黄　川黄连
以麻沸汤渍之须臾，绞去滓，温服。
藿香正气散
大腹皮　紫苏　藿香　甘草　桔梗　陈皮　茯苓　苍术　厚朴　半夏曲　白芷
加姜、枣。
橘皮半夏汤
陈皮　半夏
加生姜煎。
竹叶石膏汤
人参　半夏　麦冬　甘草　竹叶　石膏
加粳米、生姜煎。
大半夏汤
半夏　人参　白蜜
以水和药，蜜扬之二百四十遍，再煎。
理中汤
人参　白术　炒干姜　炙甘草
白水煎。
十枣汤
芫花（熬）　甘遂　大戟等分
大枣十枚，煮汤。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
二陈汤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加粳米。
白虎加苍术汤
即白虎汤加苍术
白虎举斑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白水煎。
大陷胸汤
大黄二两　芒硝一升　甘遂一钱（为末）
先煮大黄，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
大陷胸丸

大黄八两　芒硝　葶苈（炒）　杏仁（去皮尖）各半升

合研取弹大一丸，别捣甘遂末一钱，白蜜二合，煮服。

抵当汤

水蛭三十（猪脂熬黑）　虻虫三十（去头、足、翅）　桃仁三十（去皮尖，研）　大黄四两（酒浸）

白水煎。

八珍汤

人参　茯苓　当归　熟地　白术　甘草　白芍　川芎

加姜、枣煎。

葛根芩连汤

葛根　黄连　黄芩　甘草

白水煎。

麻仁丸

麻仁二升　芍药半升　大黄一斤（去皮）　枳实一斤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炼蜜丸。

天王补心丹（一方有石菖蒲四钱，无五味子。一方有甘草）

生地四两（酒洗）　人参五钱　元参五钱（炒）　丹参五钱（炒）　茯神五钱　桔梗五钱　远志五钱（去心，炒）　枣仁一两（炒）　五味子一两（炒）　天冬一两（去心，炒）　麦冬一两（去心，炒）　当归一两（酒洗）　柏子仁一两（炒去油）

蜜丸，朱砂为衣。灯心汤下。

荆防败毒散

荆芥　防风　柴胡　羌活　独活　前胡　川芎　枳壳　人参　甘草　桔梗　茯苓　等分

加薄荷叶煎。

仓廪汤

人参　茯苓　甘草　前胡　柴胡　羌活　独活　桔梗　枳壳　川芎

加陈仓米、生姜煎。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加姜、枣煎。

异功散

人参　白术　茯苓　炙甘草　陈皮

加姜、枣煎。

附子汤

附子　白术　白茯苓　白芍　人参

白水煎。

吴氏安神养血汤

茯神　枣仁　当归　远志　桔梗　芍药　地黄　陈皮　甘草

加龙眼肉煎。

建中汤（此小建中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大枣、饴糖煎。

普济消毒饮

黄芩　黄连　人参　橘红　元参　甘草　桔梗　柴胡　薄荷　连翘　鼠粘子　板蓝根　马屁勃　白僵蚕　升麻

白水煎。

吴氏蒌贝养荣汤

知母　花粉　贝母　瓜蒌实　橘红　白芍　当归　紫苏子

白水煎。

吴氏柴胡养荣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当归　白芍　生地　知母

加生姜、大枣煎。

吴氏柴胡清燥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加生姜、大枣煎。

吴氏人参养荣汤

人参　麦冬　辽五味　地黄　归身　白芍　知母　陈皮　甘草

白水煎。

吴氏参附养荣汤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生地三钱　人参一钱　附子七分（炮）　炒干姜一钱

白水煎。

犀角大青汤

犀角（上）　大青（中）　元参（中）　甘草（下）　升麻（中）　黄连（中）　黄芩（中）　黄柏（下）　山栀（中）

水二钟，煎一钟。

柴葛五苓散

柴胡　葛根　茯苓　泽泻　猪苓　白术　桂枝

疫疹一得

〔清〕余　霖　著
谭圣娥　程丑夫　整理

提　　要　《疫疹一得》系清·余霖（师愚）所著。成书于1794年。

书凡2卷，载疫疹之症52种，疫疹瘥后症22种，方30首。卷上主要论述疫疹的病源、诊治要点和常见症状，卷下概述疫疹瘥后诸症的治疗、斑疹形色的鉴别和疫疹诸方析义。后附余氏治疗疫疹11例验案。

本书详细论述疫疹见症，尤详于疫疹之危重症候，认为疫疹发病之因为外在火热之邪，言“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故立清热凉血、泻火解毒为治疗疫疹之大法，主张用大剂石膏清泻胃中火热，创制清瘟败毒饮，详列加减法。

现存版本有清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延庆堂刊本、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敬直堂刻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延庆堂本的影印本和1985年江苏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据延庆堂刊本全文收录。

序

瘟疫一症，古无专书，不过微见其意于伤寒书中。世人咸熟读伤寒，以为百病俱不外于六经，讲明伤寒，余症悉可类推。不知瘟疫四时皆有，伤寒惟冬至后间或有之，是伤寒甚少，而瘟疫十居八九。伤寒是寒，瘟疫是热，其感受施治有霄壤之分，若以伤寒方治瘟疫，罔不毙者，此吴又可先生《温疫论》所以作也。由是杜清碧、马长公、景松崖、戴天章、熊恁昭诸君继起，宗仰吴氏，各出手眼，推阐发明，著有成书，瘟疫一门于斯详备，活人实多。予总角时，即蒙庭训，留心医道，每遇疫症，往往幸中，惟值瘟疹，遵用成方，未能悉见效验，心窃疑之。甲子秋，得乡前辈余师愚先生《疫疹一得》，谓疫乃无形之毒，宜用石膏，不宜用硝、黄等语，卓识尤在吴、杜诸君子上，予茅塞顿开，珍如拱璧，以之治疫与疹，奏效尤多。近年需次芦鹾，见误于此症者不一而足，偶语契好诸君子，咸谓此书不宜独秘，遂助金付梓，以广其传。或师愚先生寿世苦心，实有以自寿故耶！较予一手之奏效，自相去远矣。此书用药过重，予每临症，或暂去一、二味，或大减分量。即如石膏，或煅用，或生用，由三、五钱以至二、三两，无不应手辄效。惟书中谓伤寒有耳聋，瘟疫无耳聋一条，系千虑之一失。予每见瘟疫亦有耳聋，以其方治之，亦极神效。阅是书者，幸无以此一语，印定耳目，想知者亦必有以辨之。是为序。

时道光戊子岁七月既望长芦候补盐运司知事毗陵庄锦制亭氏书于津门旅次

序

轩岐之世，人无疵疠，论述阙如。后之医者，递著方书，而于疫疹一门，未开生面。独张氏仲景，略见其绪于《伤寒论》内，然亦语焉而不详。以故世之言医，大率与伤寒类治，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致令偶婴疹疠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岂其不务活人哉？由其所谓辨症立方者中，实茫无一得故也。桐城余师愚先生，与予同客都下，订忘年之交，历二十余年，今年且将七十矣，得摄生之术，貌古而神腴，少年奋志读书，有不可一世之概，而屡蹶名场，乃喟然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古人其诏我哉！遂弃举子业，专务岐黄，然犹未得出人一头地。岁甲申，桐邑中人，大率病疫，时先生方游大梁，痛其尊人为群医所误，乃益肆力于古人书，研究于阴阳寒暑及气运主客之分，纤悉无遗，而后恍然有悟，独于疫疹一门，神而明之，实能辟前人之所未见未闻者，逆之则死，顺之则生。三十年来，自南而北，所全活人，殆不可以数

计。忆丁酉岁，予为农部唐尧峰先生校书，寓之西有亭，时李万仞、赵象九明府，皆下榻于此。予病卧床数月，服象九方未验，万仞素知先生者，为予延之，起我沉疴，先生之力也。尧峰、象九年少于先生，不数年间，皆先后卒于官，万仞以其子宦黔，走万里外。嗟乎！曾几何时，而已不胜今昔之感矣。予则于壬子夏五，谒选入都，家人半染疫，先生治辄霍然已。是岁都门故多时疫，凡活于先生手者，十室而九，盖此道中，诚不啻三折肱矣。爰以其数十年之苦心孤诣，著为一书，名之曰《疫疹一得》，盖犹抑然其心，第以为千虑之一得云耳！然予以为庖犧之卦，始于一画，孔门之道，精于一贯，人特患无此一得耳！今先生挟此一得，以治一人而一人治，以治千万人而千万人治，则所谓是万还一，一实万分者，胥于是乎在，以视夫世之漫然尝试者，果何如耶？乃先生以所独得于心者，不肯私之于己，而必欲公之天下，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也。所愿是集梓行，俾世之悬壶者，咸得先生之一得，以辨证而立方，当此升平之世，不益跻斯人于仁寿矣乎？予友黄光亭者病笃，予梦一长者曰：余方用至某药则黄病可愈，醒而志之，果验，同时以梦延先生诊者，皆历历有奇效。而或者曰：梦，幻境也，独于先生有不爽者。

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夏至前一日
赐进士出身即选县令蜀西吕桥居士蔡曾源拜书于长安客次

序

予素不知医，而能言医。凡医以愈病也，服其药而病愈，虽百口非之，而于病者何损？服其药而病不愈，虽百口是之，而于病者何益？则言医，莫若先言其效；医有立效，莫若我师愚余先生也。然世之非之者曰：其效者寡，而不效者多；其效者暂，而不效者常也。甚或曰：其效幸，而不效者则不可救也。为斯语者，亦知夫效寡、效暂、效幸者乎？疗百病而一痊之则为寡，立百方而验一方则为暂，不究其源而适逢其会则为幸。安有预立其方，先言其症，或断以三日而加剧、五日而加剧、七日而加剧，且症在危险，他医束手，辨在疑似，他医莫决，先生则毅然任之，确然信之，大声疾呼曰："服则得生，不服则死。"咸如其言，历历不爽，甚至抄其方而亦愈，饮其药滓而亦愈，其效若此，犹得非之曰寡、曰暂、曰幸哉？虽然，其效若此，人犹起而非之，何也？彼岂乐死恶生哉？狃于所习见，而震于所不知耳！复以其用药之过峻，程分之过重，皆昔人所未有也。予初亦疑焉，适寓有病人，医之无不立效，荐医他人而又效，嗣乃历荐而罔不效。有合家疑之，而予独委曲以征其信，群医驳之，而予独固执以证其是，幸而信予者皆得痊，然口众我寡，安得执途人而遍告之？此《疫疹一得》之书之所以付梓也。如梓而得行，则传之有人，而痊者必多；治之有人，而愈者必常；习之有人，则共知其所以然，而不訾以为幸矣。庶几乎予非阿好我师愚也，亦可见信于众矣。

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仲秋月
诰授荣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同乡姻弟张若淳顿首拜撰

序

医之为言意也，意可传而不可传，要不离乎理者近是。予友余君师愚，儒也，即医也。忆予应童子试，适郡城辄与师愚俱，当青鞋布袜客邸谈心时，其意既已异矣。已而连试不利，弃儒为医，遂挟其技，游都下。予甲辰至京，见其车马仆从甚盛，自王公以下，无不折节相向，心异之，然犹未察其意也。甲寅寓青岩师宅，距师愚居不数

武，晨夕过从，时久无雨，暑气盛行，人多疾病，病则必死，医家齐束手不治，师愚辄予以石膏、黄连等剂，无不立效，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者，不可更仆数。而予门下奎氏兄弟，一存一夭，尤属明征。盖其意犹是按脉切理之意，而神明变化，不可端倪，有非意之所能尽者，医技也进乎道矣。然存活日多，而谤者日益众。夫师愚无必用石膏之意，而有必用石膏之症，观入秋数月以来，未尝轻用凉剂，其意亦可见矣。乃谤之者谓师愚非石膏不立剂，是诬人，甚至以谤师愚之故，并谓石膏为断不可用。是本草之载是药，神农之尝是药，均不得为无过，岂不更诬药哉?！诬人既已不可，诬药而愚者信焉，妄者传焉，虽遇热症凶危，辄仍以柴胡、桔梗当之，不效则投以丹、芩，又不效则投以人参、桂、附，至于一误再误，死而后已。医者犹诩诩得意曰：非我也，命也。是以谤师愚之故，而累及无辜，置人之生死于弗顾也，岂不大可叹哉！予非有阿于师愚，顾窃闻孟子之言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苟药未至于瞑眩，疾已验其大瘳，则亦庶乎有以得其意也。何也？师愚儒也，非医也，此意将遍语同人，适师愚《疫疹一得》之书成，因书是弁之，聊以为《一得》之一助云！

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菊月下浣种之愚弟吴贻诜顿首拜撰

自　序

幼读鲁论，至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即心焉志之，曰：丈夫不当如是耶？愿窃比焉。力学二十余年，屡踬名场，翻然自顾樗栎之资，原非国器，奈何犹穷经皓首，终为童子试哉?！于是究心《灵》《素》，志在岐黄，医虽小道，亦足以行吾艺耳。遍览一十三科，以及诸子百家，各穷无妙。独伤寒一门，张氏仲景以为急病，辨症稍差，夭折生命，论载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以济天下后世，其用心可谓仁矣。至于疫疹，多于伤寒百倍，安忍置而勿论哉？夷考其时，或未有疫欤？抑或仲景之书，原有一十六卷，今世只传十卷，而疫疹一门，亦在遗亡之数欤？以致后人纷纷立说，祖述宪章，俱以伤寒立论，其于热疫一症，往往略而不讲，是以业斯道者，所诵所传，连篇累牍，无非伤寒，及其临症，只就伤寒一例治之，不知其为疫也。流弊于人，沦肌浃髓，举世同揆，万人一法。究之，死者不知何病以死，生者不知何药以生，抚今思昔，可胜慨哉！乾隆甲申，予客中州，先君偶染时疫，为群医所误，及奔丧回里，检视诸方，总不外此三法，抱恨终天，曷其有极？思于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亦以稍释予怀。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而薄，能表肌热，体沉而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遇有其症，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颇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笔难罄述。窃思一人之治人有限，因人以及人无穷，因不揣鄙陋，参合司天、大运、主气、小运，著为《疫疹一得》，欲以刍荛之见，公之于人，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咸登寿域，予心庶稍安焉，敢以著书立说，自矜能事耶？

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季春月桐溪师愚氏余霖自叙

疫疹提要

卷　上

——伤寒太阳、阳明头痛，不至如劈，而疫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

——伤寒无汗，而疫则下身无汗，上身有汗，头汗更甚。

——伤寒太阴自利者，腹必满，疫症自利者，腹不满。

——伤寒不发斑，瘟疫乃发斑，斑红如朱点纸，黑如墨涂肤，虽紫黑一片可生，若紧束有根，如履底透针，如矢贯的，纵不紫黑亦死。

——瘟疫，熊恁昭治法，首以败毒散去其爪牙，继用桔梗汤退胸膈及六经之热，最为良法。

——疫疹不可表散，表则必死。

——疫症阳极似阴，妄投参、桂，死如服毒，遍身青紫，鼻口流血。

——执伤寒之法以治疫症，万无不死之理。

——疫症头痛倾侧，误用辛香表散，必转闷症。

——疫症骨节烦痛，腰如被杖，误用表寒，死不终朝矣。

——遍体炎炎，一经清解而疹自透，妄肆发表，必致内伏。

——疫症阳极似阴，周身如冰，倘遇庸手，妄投桂、附，药不终剂，死如服毒。

——疫症四肢逆冷，重清脾热，手足自温。

——疫症胃热不食，胃气一清，自能饮食。

——疫症腹痛，或左或右，或痛引小腹，乃毒火冲突，发泄无门，若按寻常腹痛，分经络而治之必死。如初起只用败毒散或凉膈散加黄连，其痛立止。

——疫疹冷气上升，此乃热极之征，火极水化，非真冷气也。

——疫疹满口如霜，舌必厚大，此火极水化，误用温表，旋即变黑。

——疫症燎泡，发于面上，大小不一，有红有白，有紫黑相间，痛不可忍，破流清水，亦有流血水者，治同大头。

——腮肿不急清解，必成大头。

——疫症耳中出血者不治。

——疫症红丝绕目，治宜重清脾热，兼治肺、肾、肝三经而红自退，误以眼科治之，为害不浅。

——疫症舌上白点如珠，较之紫赤黄黑，古人谓之芒刺者更重。

——疫症舌如铁甲，乃妄投温表所致，治之得法，其甲整脱。

——疫症舌丁，或红或紫，大如马乳，小如樱桃，三、五不等，流脓出血，重清心火，舌上成坑，愈后自平。

——疫症愈后，舌出寸余，累日不收，名曰阳强，因犯房劳而得，长数寸者不治。

——疫症似利非利，只宜清热利水，误用通利止涩之剂，决不可救。

卷　下

一一瘥后，四肢浮肿，夜则如常，脾健自愈，毋须温补。

一一瘥后，十日、半月不大便，亦无所苦，误用通利，死不终朝矣。

一一瘥后，皮肤或痛或痒，宛如虫行，最是佳境，不过两三日气血流通。

一一瘥后，半身不遂，热滞经络，误作痿治，必成废人。

一一瘥后，不欲饮食，宜健脾养胃。

一一瘥后，有声不能言，此水亏不能上接于阳也。

一一瘥后，郑声，乃气虚也。

一一瘥后，喜唾不能自止者，胃中有寒也，宜温之。

一一瘥后，吐津不止，犹有余热，宜用梅枣丸噙之立愈。

一一瘥后，多言，乃胃家犹有余热。

一一瘥后，遗精，心肾气虚，不能管摄也。

一一瘥后，易于恐惧，犹有余热也。

一一瘥后，终日昏昏不醒，或错语呻吟，此热邪伏于心包络也。

一一瘥后，自汗、盗汗，乃阴虚、阳虚也。

一一瘥后，心神不安，乃心血亏损所致。

一一瘥后，虚烦不寐，乃气血两虚。

——一瘥后，男女早犯色欲者，名为劳复，其症头重不能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四肢无力，憎寒发热等，用麦冬汤救之，多有效验。若男茎缩入腹，女乳缩，脉离经者，多不可救。

一疫症发疮，必有证候可验，误以疮症治之，断不能救。

目 录

卷 上
参合六十年客气旁通图…… 219
运气便览
五运
六气
寸尺不应
药之主宰
运气之变成疾…… 225
论四时运气
论疫与伤寒似同而异…… 228
论伤寒无斑疹
疫疹穷源
疫疹案…… 229
论疫疹之脉不宜表下
论疫疹因乎气运…… 230
疫疹之症
头痛倾侧
骨节烦痛腰如被杖
遍体炎炎
静躁不常
火扰不寐
周身如冰
四肢逆冷
筋抽脉惕
大渴不已
胃热不食
胸膈郁遏
昏闷无声
腹痛不已
筋肉眴动
冷气上升
口秽喷人
满口如霜
咽喉肿痛
嘴唇燃肿
脸上燎泡
大头
痄腮
颈肿
耳后硬肿
嗒舌弄舌
红丝绕目
头汗如涌
咬牙
鼻衄涌泉
舌上珍珠
舌如铁甲
舌丁
舌长
舌衄
齿衄
谵语
呃逆
呕吐
似痢非痢
热注大肠
大便不通
大便下血
小便短缩如油
小便溺血
发狂
痰中带血
遗尿
喘嗽
发黄
循衣摸床
狐惑
战汗
卷 下
瘥后二十症…… 234
四肢浮肿
大便燥结
皮肤痛痒
半身不遂
食少不化
惊悸
怔忡
失音
郑声
喜唾

多言
遗精
恐惧
昏睡
自汗盗汗
心神不安
虚烦不寐
劳复
食复
阴阳易
瘟毒发疮…… 235
娠妇疫疹…… 236
疫疹之形
松浮
紧束有根
疫疹之色
红活
淡红
深红
艳红
紫赤
红白砂
疫疹不治之症
疫疹诸方
败毒散　凉膈散　清瘟败毒饮　加味六君子汤　当归润燥汤　八珍汤　加味异功散　茯神镇惊汤　琥珀养心汤　六味地黄汤　补中益气汤　梅枣噙化丸　加味参麦饮　茯神汤　补胆防风汤　参麦黄连汤　加味归脾汤　宁志丸　酸枣仁汤　加味当归四逆汤　香砂平胃散　当归白术汤　烧裩散　青竹茹汤　猴鼠屎汤　韭根散　千金方　麦冬汤　赤衣散　四磨饮
附验案…… 241

卷　上

参合六十年客气旁通图

司天、在泉、四间气纪步，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客行天令，居于主气之上，故有温凉、寒暑、朦暝、明晦、风雨、霜雪、电雹、雷霆不同之化。其春温、夏暑、秋凉、冬寒，四时之正令，岂能全为运与气所夺？则当其时，自有微甚之变矣。布此六十年客气旁通，列于主位之下者，使知其气之所在也。

少阴　太阴　少阳　阳明　太阳　厥阴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太阳（客）　厥阴（客）　少阴（客）　太阴（客）　少阳（客）　阳明（客）

厥阴初之气。寒气切烈，霜雪冰雨；大风发荣，雨生毛虫，热气伤人，时气流行；风雨凝阴不散；瘟疫至，清风雾霜蒙昧。

厥阴（客）　少阴（客）　太阴（客）　少阳（僭客逆）　阳明（客）　太阳（客）

少阴二之气。为风温雨，雨生毛虫，天下疵疫，以正得位，时雨，大热早行，疫疠乃行。凉风不时，寒雨间热。

少阴（客）　太阴（客）　少阳（客）　阳明（客）　太阳（客）　厥阴（客）

少阳三之气。大暑炎光；雷雨电雹；大暑炎光，草萎河干，凉风间发，寒气间至，热争冰雹，热雨大作，雨生羽虫。

太阴（客）　少阳（客）　阳明（客）　太阳（客）　厥阴（客）　少阴（客）

太阴四之气。大雨沾注，雾雨雷电，炎热沸腾，清风雾露，寒雨害物，风雨催拉，雨生倮虫，山泽浮云，暴雨滂湿。

少阳（客）　阳明（客）　太阳（客）　厥阴（客）　少阴（客）　太阴（客）

阳明五之气。温风乃至，万物乃荣，大凉燥疾，早寒，凉风大作，雨生介虫，秋气温热，热病时行，时雨沉阴。

阳明（客）　太阳（客）　厥阴（客）　少阴（客）　太阴（客）　少阳（客）

太阳终之气。燥寒劲切，大寒凝冽，寒风飘扬，雨生鳞虫，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凝阴寒雪，地气湿，冬温蛰虫，流水不冰。

运气便览

运气者，所以参天地阴阳之理，明五行衰旺之机，考气候之寒温，察民病之虚实，推加临补泻之法，施寒热温凉之剂。故人云：治时病不知运气，如涉海问津。诚哉言也！今遵前贤图诀，撮其要领，使人一览而知其悉也。

按运气之说，《内经》言之详也。夫人在气交之中，与天地相为流通，苟不立其年以明其气，临病施治之际，乌乎以用补泻之药哉？但运气不可不知也，常有验、有不验者何则？阴阳之消长，寒暑之更易，或失其常，在知者通其活变，岂可胶柱鼓瑟、按图索骥也耶？而时气流行，有病者，有不病者。盖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虚者感之，而实者其邪难入也。又有一家传染者，盖家有病人，有忧患而饮食必少，饮食少而气馁矣，时与病人相近，感其病气，而从鼻口入也。

予揣气候之理，而学者难明也。今将五运配十干之年，六气为司天之步，南政北政，药之主宰，六十甲子之年逐一注明，令学者一览而贯通矣。

五　运

甲己土运，乙庚金运，丁壬木运，丙辛水运，戊癸火运。

六　气

子午少阴君火，丑未太阴湿土，寅申少阳相火，卯酉阳明燥金，辰戌太阳寒水，巳亥厥阴风木。

甲己土运为南政，土居中央，群尊南面而行；余四运以臣事之，北面而受令也，所以有别焉。

寸尺不应

南政之岁：三阴司天寸不应，三阴在泉尺不应。

北政之岁：三阴司天尺不应，三阴在泉寸不应。

药之主宰

甲、己岁甘草为君，乙、庚岁黄芩为君，丁、壬岁栀子为君，丙、辛岁黄柏为君。戊、癸岁黄连为君。一年为君，余四味为臣。

子午岁

甲子土运，南政，寸不应，甘草为君。

庚午金运，北政，尺不应，黄芩为君。

丙子水运，北政，尺不应，黄柏为君。

壬午木运，北政，尺不应，栀子为君。

戊子火运，北政，尺不应，黄连为君。

甲午土运，南政，寸不应，甘草为君。

庚子金运，北政，尺不应，黄芩为君。

丙午水运，北政，尺不应，黄柏为君。

壬子木运，北政，尺不应，栀子为君。

戊午火运，北政，尺不应，黄连为君。

南政，两寸不应；北政，两尺不应。

凡尺泽绝，死不治。尺泽在肘内廉支文之中动脉，应乎肺之气也。火燥于金，承天之命，金气内绝，故必危亡。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司天者，天之气候也；在泉者，地之气候也。君火者，手少阴君火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火乃主宰阳气之本，余象生土，乃发生万物之源。

初之气：太角厥阴风木用事，子上父下，益辛泻苦，补肺泻心也。

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气，至二月惊蛰方止。

天时，寒风切烈，霜雪水冰，蛰虫伏藏。

民病，关节禁固，腰脚疼，中外疮疡。

二之气：太徵少阴君火用事，火盛金衰，补肺泻火。

自二月春分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风雨时寒，雨生羽虫。

民病，淋气郁于上而热，令人目赤。

三之气：少徵少阳相火用事，君相二火，泻苦益辛。

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大火行，热气生，羽虫不鸣，燕百舌杜宇之类。

民病，厥热心疼，寒咳喘，目赤。

四之气：太宫太阴湿土用事，子母相顺，泻肺补肾。

自六月大暑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大雨时行，寒热互作。

民病，黄疸，衄血，咽干，呕吐，痰饮。

五之气：太商阳明燥金用事，心盛肺衰，火怕水覆。

自八月秋分起，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温气乃至，初冬天气犹暖，万物尚英。
民病，寒热伏邪，于春为疟。
六之气：太羽太阳寒水用事，火衰心病。泻咸益苦。
自十月小雪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暴寒劲切，火邪恣毒，寒气暴止。
民病，生肿咳喘，甚则血溢，下连小腹而作寒中。

丑未岁

乙丑金运，北政，尺不应，黄芩为君。
辛未水运，北政，尺不应，黄柏为君。
丁丑木运，北政，尺不应，栀子为君。
癸未火运，北政，尺不应，黄连为君。
己丑土运，南政，寸不应，甘草为君。
乙未金运，北政，尺不应，黄芩为君。
辛丑水运，北政，尺不应，黄柏为君。
丁未木运，北政，尺不应，栀子为君。
癸丑火运，北政，尺不应，黄连为君。
己未土运，南政，寸不应，甘草为君。
南政左寸不应，北政右尺不应。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太溪绝，死不治。太溪脉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应乎肾之气也。土邪胜水，肾气内绝也。岁气温化之候。太阴湿土者，足太阴脾经也。脾属中央戊己土，每季寄旺一十八日，分为七十二日，以应一岁六六三百六十日之成数也。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主旺客衰，泻酸补脾。
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大风发荣，雨生毛虫。
民病，血溢，经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痛。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以下生上，泻甘补咸。
自二月春分节气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大火至，疫疠，湿蒸相搏，暴雨时降。
民病，瘟疫盛行，远近咸若。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土旺克水，补肾泻脾。
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雷雨电雹，地气腾，湿气降。
民病，身重跌肿，胸腹满，感冒湿气。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甘旺咸衰，补肾益膀胱。
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炎然沸腾，地气升，湿化不流。
民病，腠理热，血暴溢，寒疟，心腹胀，浮肿。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土能生金，益肝泻肺。
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大凉雾露降。
民病，皮肤寒热甚行。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以上克下，泻肝补肾。

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一月小寒终止。
天时，大寒凝冽。
民病，关节禁固，腰脚拘疼。

寅申岁

丙寅水运，北政，右寸不应，黄柏为君。
壬申木运，北政，右寸不应，栀子为君。
戊寅火运。北政，右寸不应，黄连为君。
甲申土运，南政，右尺不应，甘草为君。
庚寅金运，北政，右寸不应，黄芩为君。
丙申水运，北政，右寸不应，黄柏为君。
壬寅木运，北政，右寸不应，栀子为君。
戊申火运，此政，右寸不应，黄连为君。
甲寅土运，南政，右尺不应，甘草为君。
庚申金运，北政，右寸不应，黄芩为君。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天府绝，不治。天府在肘后，披侧上披下同身寸之三寸动脉，肺之气也，火胜金故绝。岁气火代之候。少阳相火者，三焦浮流之火，火邪炎上，上克肺金，金受克，肾水失母，则上盛下虚，虚阳上攻，便生诸疾，至伤元阳。

初之气：
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热风伤人，时气流行。
民病，寒热交作，咳逆头痛，血气不调，心腹不快。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肺衰心盛，制苦益辛。
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暴风疾雨，温湿相蒸。
民病，上热咳逆，胸膈不利，头痛寒热。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夏旺火炽，补肺益大肠。
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炎暑亢旱，草萎河输[1]。
民病，烦热，目赤喉闭，失血，热渴，风邪，人多暴死。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火旺生土，泻甘补咸。
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风雨时降，炎暑未去。
民病，疟痢交作，寒热头痛。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肺金受邪，泻苦补辛。
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寒热风雨，草木黄落。
民病，寒邪风热，君子固密。
六之气：大阳寒水用事，心火受克，泻咸补苦。
自十月小雪节起，到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寒温无时，地气正寒，霜露乃降。
民病，感冒寒邪，关节不利，心腹痛。

卯酉岁

丁卯木运，北政，两寸不应，栀子为君。

癸酉火运，北政，两寸不应，黄连为君。
己卯土运，南政，两尺不应，甘草为君。
乙酉金运，北政，两寸不应，黄芩为君。
辛卯水运，北政，两寸不应，黄柏为君。
丁酉木运，北政，两寸不应，栀子为君。
癸卯火运，北政，两寸不应，黄连为君。
己酉土运，南政，两尺不应，甘草为君。
乙卯金运，北政，两寸不应，黄芩为君。
辛酉水运，北政，两寸不应，黄柏为君。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太冲绝，死不治。太冲脉在足大指本节后二寸动脉，乃肝之气也。金胜木，故肝绝也。岁气燥化之候，阳明燥金用事，肺与大肠之气象，庚辛金也。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金木相克，补酸泻辛。
自年前大寒节起，至次年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阴始凝，风始肃，水乃冰，寒雨多，花开迟。
民病，寒热，浮肿，失血，呕吐，小便赤淋。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火盛金衰，泻苦益辛。
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臣居君位，大热早行。
民病，疫疠流行，人多卒暴。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主盛客衰，泻心补肺。
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燥热交合，风雨暴至。
民病，寒热头痛，心烦作渴。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以下生上，泻辛益酸。
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早秋寒雨，有伤禾稼。
民病，卒暴寒热，风邪伤人，心痛浮肿，疮疡失血。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金盛木衰，泻肺补肝。
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冬行春令，草木青，风雨生虫。
民病，寒热作痢，气血不和。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客来助主，益苦泻咸。
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气候反温，蛰虫出现，反行春令。
民病，疫疠温毒，寒热伏邪。

辰戌岁

戊辰火运（对化），北政，左寸不应，黄连为君。
甲戌土运，南政，左尺不应，甘草为君。
庚辰金运，北政，左寸不应，黄芩为君。
丙戌水运，北政，左寸不应，黄柏为君。
壬辰木运，北政，左寸不应，栀子为君。
戊戌火运，北政，左寸不应，黄连为君。
甲辰土运，南政，左尺不应，甘草为君。

庚戌金运，北政，左寸不应，黄芩为君。
丙辰水运，北政，左寸不应，黄柏为君。
壬戌木运，北政，左寸不应，栀子为君。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神门绝，死不治。神门在手之掌后，锐骨之端。
动脉，心脉也。水胜火，故绝也。岁气寒化之候。太阳寒水者，足膀胱经也，与足太[2]阴肾经合为表里，属北方壬癸水。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脾胃受邪，泻咸助辛。
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次年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气早暖，草果荣，温风至。
民病，瘟疫，寒热，头痛，呕吐，疮疡，老幼病疹，口疮，牙疳（吉七凶三）。黄连解毒汤[3]。
二之气[4]：
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春寒多雨，温无时。
民病，气郁中满，浮肿，寒热。
三之气：少阴相火[5]用事，以上克下，泻咸助苦。
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暑热乍凉，疾风暴雨。
民病，寒热吐痢，必烦闷乱痈疽疮疡。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木旺土衰，泻肝补脾。
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风湿交争，雨生羽虫，暴风疾雨。
民病，大热短气，赤白痢泻。
五之气：阳明燥金用事，金生水旺，制咸益苦。
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湿热而行，客行主令。
民病，气虚客热，血热妄行，肺气壅盛。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水盛火衰，泻咸助苦。
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凝寒雨雪，地气正湿。
民病，病人凄惨，孕妇多灾，脾受湿，肺旺肝衰。

巳亥岁

己巳土运，南政，左寸不应，甘草为君。
乙亥金运，北政，左尺不应，黄芩为君。
辛巳水运，北政，左尺不应，黄柏为君。
丁亥木运，北政，左尺不应，栀子为君。
癸巳火运，北政，左尺不应，黄连为君。
己亥土运，南政，左寸不应，甘草为君。
乙巳金运，北政，左尺不应，黄芩为君。
辛亥水运，北政，左尺不应，黄柏为君。
丁巳木运，北政，左尺不应，栀子为君。
癸亥火运，北政，左尺不应，黄连为君。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冲阳绝，死不治。冲阳者在足跗上动脉，胃之气也，药食不入胃，故绝也。岁气风化之候。厥阴风木者，足厥阴肝也。肝属木，东方甲乙木，春旺七十二日也。

初之气：厥阴风木用事，脾胃受邪，泻脾补肝。

自年前十二月大寒节起，至次年二月惊蛰终止。

天时，寒始肃，客行主令，杀气方至。

民病，寒居右胁，气滞，脾胃虚壅。

二之气：少阴君火用事，火旺金衰，泻心补肺。

自二月春分节起，至四月立夏终止。

天时，寒不去，霜雪，水谷气施，草焦，寒雨至。

民病，热中，气血不升降。

三之气：少阳相火用事，肺金受邪，泻苦益辛。

自四月小满节起，至六月小暑终止。

天时，风热大作，雨生羽虫。

民病，泪出，耳鸣，掉眩。

四之气：太阴湿土用事，土木相形，泻酸益甘。

自六月大暑节起，至八月白露终止。

天时，热气返用。山泽濛云，暴雨溽湿。

民病，心梦邪，黄疸，面为浮肿。

五之气：阳阴燥金用事，以金形肝，泻肺益肝。

自八月秋分节起，至十月立冬终止。

天时，燥湿更胜，沉阴乃布，风雨乃行。

民病，寒气及体，肺受风，脾受湿，发为疟。

六之气：太阳寒水用事，主助客盛，泻酸补肝。

自十月小雪节起，至十二月小寒终止。

天时，畏火司食，阳乃火化，蛰虫出现，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

民病，瘟疫，心肾相制。

运气便览终。

图诀附后

南政司天北在泉，厥阴右寸不虚言，太阴左寸攸来应，少阴两寸尽沉潜。

北政司天南在泉，厥阴左尺劫空间，太阴右尺不相应，少阴两天尽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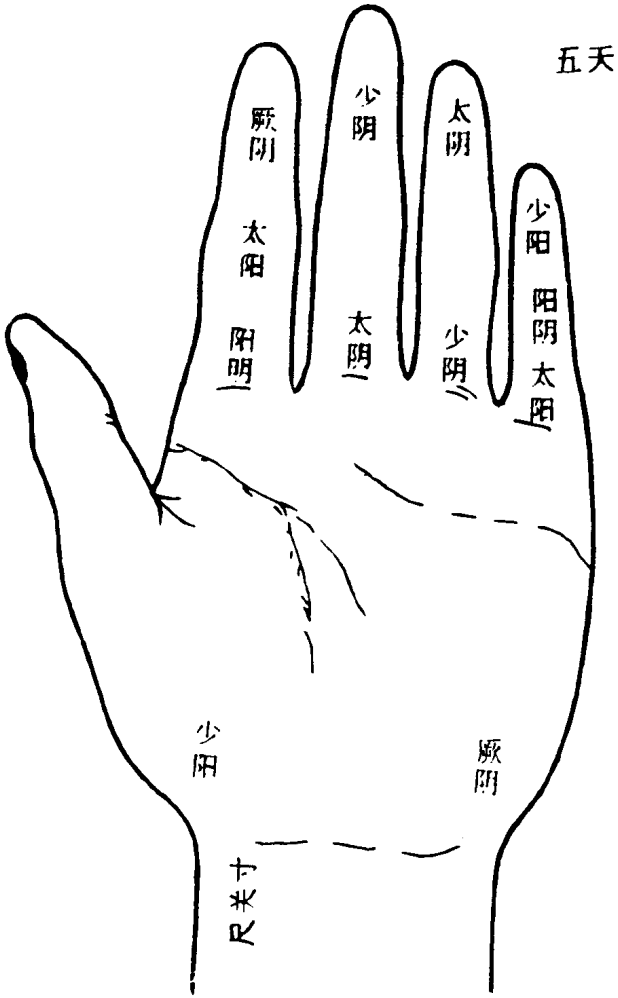
运气之变成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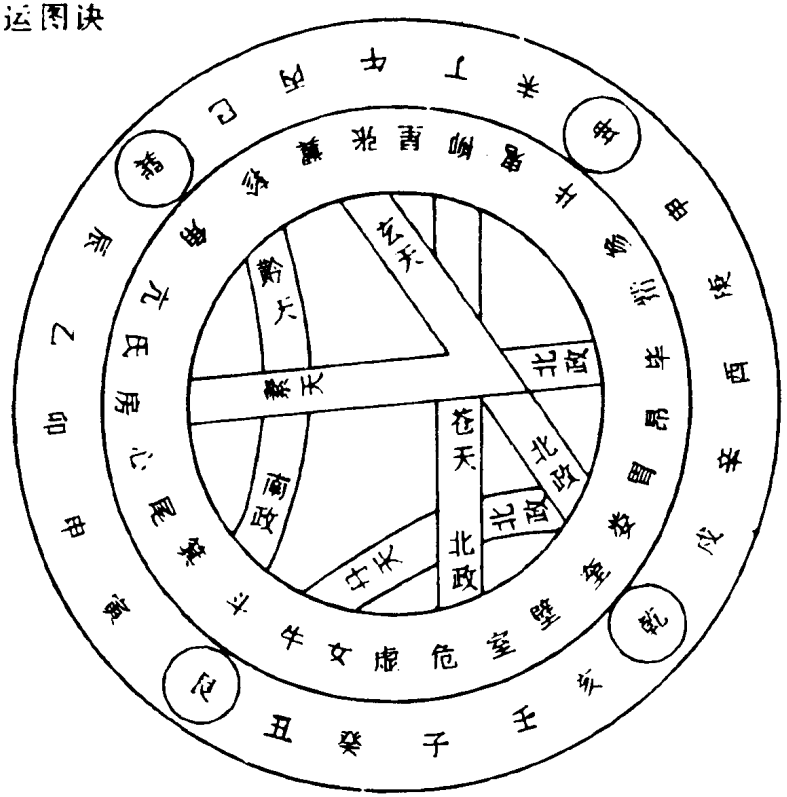
夫五运六气，乃天地阴阳运行升降之常也。五运流行，有太过不及之异；六气升降，则有逆从胜复之差。凡不合于德化政令者，则为变眚，皆能病人，故谓之时气。一岁之中病症相同者，五运六气所为之病也。（《纲目》）

论四时运气

《内经》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王冰以为四时运气尚未该通，人病之由，安能精达？夫运有五而气有六，六气化者，寒、暑、燥、湿，风、火也，然又有君火、相火之分焉。木之化曰风，主于春；君火之化曰热，主于春末夏初；相火之化曰暑，主于夏；金之化曰燥，主于秋；水之化曰寒，主于冬；土之化曰湿，主于长夏即六月也。天之气，始于少阴，终于厥阴，此少阴标，厥阴终也。地之气，始于厥阴木，而终于太阳水。故天之六气，反合于地之十二支，以五行正化、对化为其绪，则知少阴司子午，太阴司丑未，少阳司寅申，阳明司卯酉，太阳司辰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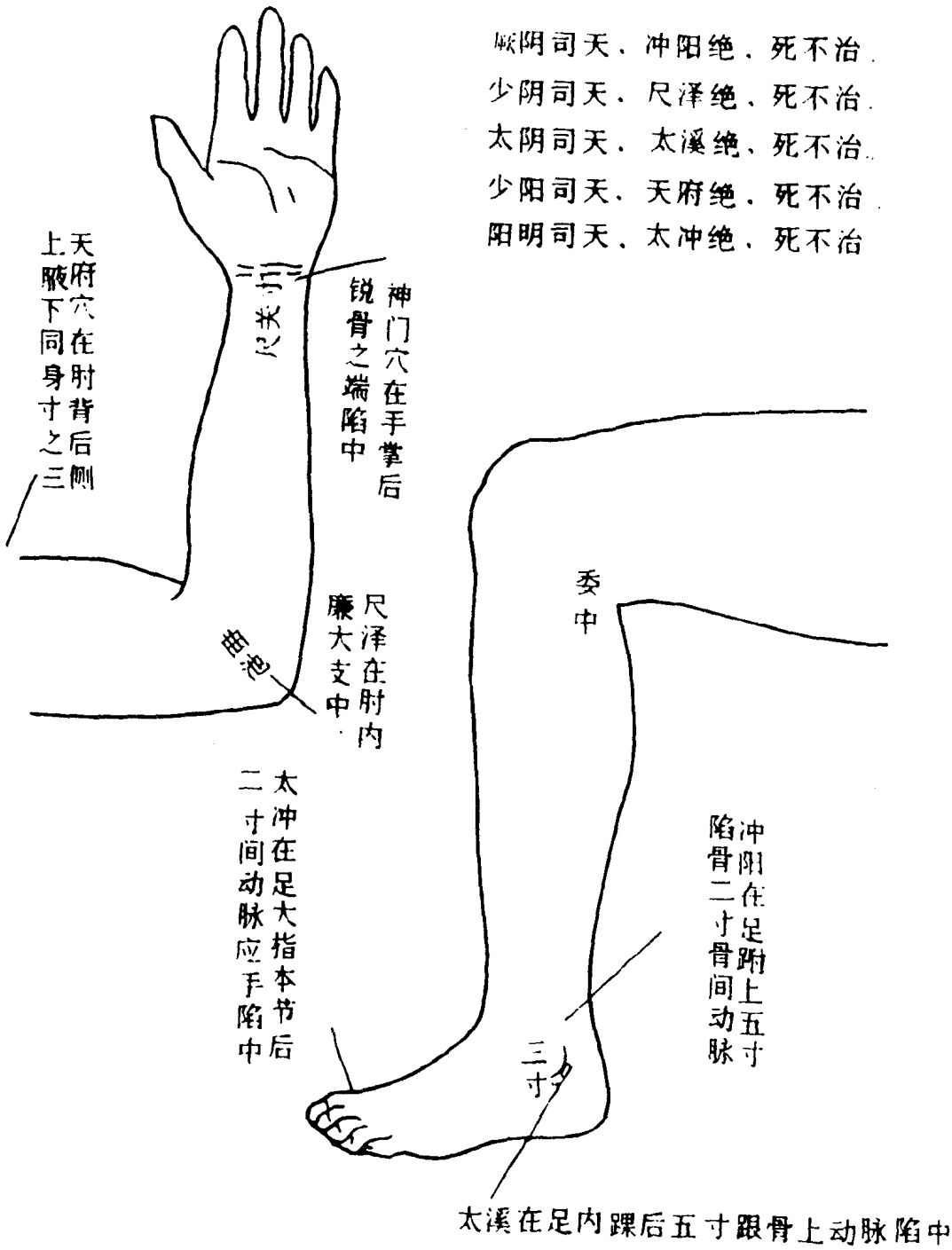
五天五运图诀





辛少羽北方水
癸少征南方火
庚太商金西方
壬太角木东方
甲太宫上中宫

厥阴司天、冲阳绝、死不治
少阴司天、尺泽绝、死不治
太阴司天、太溪绝、死不治
少阳司天、天府绝、死不治
阳明司天、太冲绝、死不治



厥阴司巳亥，此天气始终之因也。地之气，反合于天之四时，则厥阴风木主春，少阴君火主春末夏初，少阳相火主夏，太阴湿土主长夏，阳明燥金主秋，太阳寒水主冬，此地气始终之因也。夫四时寒暄之序，加以六气司化之令，岁岁各异。凡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皆天地之正气；如春应温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皆四时不正之气也。天有不正之气，人即有不正之疾。疫症之来，有其渐也，流行传染，病如一辙，苟不参通司天大运，主气小运，受病之由，按经络源流而施治，焉能应手取效？予每遇此症，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随症施治，无不效若影响。然用药必须过峻，数倍前人，或有议其偏而讥其妄者，予亦不过因所阅历，聊以尽吾心耳！至于世之褒贬，悉听悠悠之口而已。

论疫与伤寒似同而异

伤寒初起，先发热而后恶寒；疫症初起，先恶寒而后发热，一两日后，但热而不恶寒。此寒热同而先后异也。有似太阳、阳明者，然太阳、阳明，头痛不至如破，而疫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伤寒无汗，而疫则下身无汗，上身有汗，惟头汗更盛。头为诸阳之首，火性炎上，毒火盘踞于内，五液受其煎熬，热气上腾，如笼上熏蒸之露，故头汗独多。此又痛虽同，而汗独异也。有似少阳呕者，有似太阴自利者。少阳而呕，胁必痛，耳必聋；疫证之呕，胁不痛，耳不聋，因内有伏毒，邪火干胃，毒气上冲，频频而作。太阴自利者，腹必满；疫症自利者，腹不满。大肠为传导之官，热注大肠，有下恶垢者，有傍流清水者，有日及数十度者。此又症异而 病同也。种种分别是疫，奈何犹执伤寒治哉？

论伤寒无斑疹

仲景论冬至后为正伤寒，可见非冬至后，不过以类推其治耳！其言伤寒重在“冬至后”三字。世人论仲景书，究心七十二症，至于“冬至后”三字，全不体贴，是以无论春、夏、秋、冬，俱以伤寒治之。要之四时之气，寒特一耳。以冬月因寒受病，故曰伤寒，至春而夏，由温而热，亦曰伤寒，不知寒从何伤？予每论热疫不是 伤寒，伤寒不发斑疹。有人问曰：子言热疫不是伤寒，固已！至云伤寒不发斑疹，古人何以谓伤寒热未入胃，下之太早，热乘虚入胃，故发斑；热已入胃，不即下之，热不得泄，亦发斑。斯何谓也？曰：此古人立言之误也。即“热”之一字以证其非 ，热与寒相反而不相并者。既云伤寒，何以有热入胃？又曰热已入胃，何以谓之伤寒？即用白虎、三黄、化斑、解毒等汤，俱从热治，未作寒医，何今人不悟古人之误，而因以自误而误人也？至论大者为斑，小者为疹，赤者胃热极，五死一生，紫黑者胃烂，九死一生，予断生死，则又不在斑之大、小、紫、黑，总以其形之松浮、紧束为凭耳。如斑一出，松活浮于皮面，红如朱点纸，黑如墨涂肤，此毒之松活外现者，虽紫黑成片可生；一出虽小如粟，紧束有根，如履底透针，如矢贯的，此毒之有根锢结者，纵不紫黑亦死，苟能细心审量，神明于松浮紧束之间，决生死于临症之顷，始信予言之不谬也。

疫疹穷源

上古无疫疹，亦无痘，有之自汉始何也？盖因天地开辟于子丑，人生于寅，斯时人禀清轻无为之性，茹毛饮血之品，内少七情六欲之戕，外无饮食厚味之嗜，浑然一小天地，是以无疫亦无疹，及汉始有者，亦由天地大运主之。自汉迄今，天地大运，正行少阳，即如仲夏，一日十二时论之，自子而丑、而寅、而卯、而辰，虽在暑天，人犹清爽，待交巳午，炎炎之势，如火炽热。由此推之，疫疹之有于汉后者，可悟运气之使然也。但未经岐黄断论，后人纷纷，但仿伤寒类推其治。即仲景所谓至春变温、夏

变热、秋变湿，亦略而不察，且立言附和。有云瘟疫伤寒、瘟疹伤寒、斑疹伤寒，甚至热病伤寒，抑知既曰伤寒，何以有瘟、有斑、有疹、有热？认症既讹，故立言也谬，是以肆行发表攻里，多至不救。至河间清热解毒之论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后人未广其说，而反以为偏。《冯氏锦囊》亦云：斑疹不可妄为发表，此所谓大中至正之论，惜未畅明其旨，后人何所适从？吴又可注[6]《瘟疫论》，辨伤寒、瘟疫甚晰，如头痛、发热、恶寒，不可认为伤寒表症，强发其汗，徒伤表气，热不退，又不可下，徒伤胃气。斯语已得其奥妙。奈何以瘟毒从鼻口而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此论似有语病。至用达原、三消、诸承气，犹有附会表里之意。惟熊恁昭热疫之验，首用败毒散去其爪牙，继用桔梗汤，同为舟楫之剂，治胸膈、手六脉[7]邪热。以手、足少阳俱下膈络胸中，三焦之气为火，同相火游行一身之表，膈与六经，乃至高之分，此药浮载，亦至高之剂，施于无形之中，随高下而退胸膈及六经之热，确系妙法。予今采用其法，减去硝、黄，以疫乃无形之毒，难以当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捣其窝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易平矣，无不屡试屡验，故于平日所用方法治验，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疫 疹 案

疹出于胃，古人言热毒未入于胃而下之，热乘虚入胃，故发斑；热毒已入于胃，不即下之，热不得泄，亦发斑。此指误下、失下而言。夫时行疫疹，未经表下，有热不一日而即发者，有迟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其发愈迟，其毒愈重。一病即发，以其胃本不虚，偶染邪气，不能入胃，犹之墙垣高大，门户紧密，虽有小人，无从而入，此又可所谓达于募原者也。至于迟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非胃虚受毒已深，即发表攻里过当。胃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宗于胃，胃能敷布十二经，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毒既入胃，势必亦敷布于十二经，戕害百骸。使不有以杀其炎炎之势，则百骸受其煎熬，不危何待？瘟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曰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如欲其苗之外透，非滋润其根，何能畅茂？一经表散，燔灼火焰，如火得风，其焰不愈炽乎？焰愈炽，苗愈遏矣，疹之因表而死者，比比然也。其有表而不死者，乃麻疹、风疹、暑疹之类。有谓疹可治而斑难医，人或即以疫疹为斑耳。夫疹亦何不可治之有？但人不敢用此法耳！

论疫疹之脉不宜表下

疫疹之脉，未有不数者。有浮大而数者，有沉细而数者，有不浮不沉而数者，有按之若隐若现者，此《灵枢》所谓阳毒伏匿之象也。诊其脉，即知其病之吉凶。浮大而数者，其毒发扬，一经表热，病自霍然；沉细而数者，其毒已深，大剂清解，犹易扑灭；至于若隐若现，或全伏者，其毒重矣，其症险矣。此脉得于初起者间有。得于七、八日者颇多，何也？医者初认为寒，重用发表，先亏其阳；表则不散，继之以下，又亏其阴。殊不知伤寒五、六日不解，法在当下，尤必审其脉之有力者宜之。疫症者，四时不正之疠气。夫疠气，乃无形之毒，胃虚者感而受之，病形颇似大实，而脉象细数无力。若以无形之疠气，而当硝、黄之猛烈，邪毒焉有不乘虚而入耶？弱怯之人，不为阳脱，即为阴脱；气血稍能驾御者，必至脉转沉伏，变症蜂起，或四肢逆冷，或神昏谵语，或郁冒直视，或遗尿、旁流，甚至舌卷囊缩，循衣摸床，种种恶症，颇类伤寒。医者不悟引邪入内，阳极似阴，而曰变成阴症，妄投参、桂，死如服毒，遍身青紫，鼻口流血。如未服热药者，即用大剂败毒饮，重加石膏，或可挽回。予因历救多

人，故表而出之。

论疫疹因乎气运

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初起之时，先恶寒而后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泄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迨至两日，恶候蜂起，种种危症，难以枚举。如此而死者，不可胜计。此天时之疠气，人竟无可避者也。原夫至此之由，总不外乎气运。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如是之疠疾，缘戊子岁少阴君火司天，大运主之，五、六月间，又少阴君火，加以少阳相火，小运主之，二之气与三之气合行 其令，人身中只有一岁，焉能胜烈火之亢哉？医者不按运气，固执古方，百无一效。或有疑而商之者，彼即朗诵陈言，援以自证。要之执伤寒之法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药，不死于药而竟死于执古方者之药也。予因运气，而悟疫症乃胃受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足以取效耳！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克火，每每投之百发百中。五月间余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亲身诊视，叩其症状，录受其方，互相传送，活人甚众。癸丑京师多疫，即汪副宪、冯鸿胪亦以予方传送，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笔之于书，名曰清瘟败毒饮，随症加减，详列于后，并付治验。

疫疹之症

头痛倾侧

头额目痛，颇似伤寒，然太阳、阳明头痛，不至于倾侧难举，而此则头痛如劈，两目昏晕，势若难支。总因毒火达于两经，毒参阳位。用釜底抽薪之法，彻火下降，其痛立止，其疹自透。误用辛香表散，燔灼火焰，必转闷证。

骨节烦痛腰如被杖

骨与腰，皆肾经所属。其痛若此，是淫热之气已流于肾经。误用表寒，死不终朝矣。

遍体炎炎

热宜和不宜燥，至于遍体炎炎，较之昏沉肢冷者，而此则发扬，以其气血尚可胜毒，一经清解，而疹自透，妄肆发表，必至内伏。

静躁不常

有似乎静而忽躁，有似乎躁而忽静，谓之不常，较之癫狂，彼乃发扬，而此则遏郁，总为毒火内扰，以至坐卧不安。

火扰不寐

寤从阳，主于上；寐从阴，主于下。胃为六腑之海，毒火壅遏，阻格上下，故不寐。

周身如冰

初病周身如冰，色如蒙垢，满口如霜，头痛如劈，饮热恶冷，六脉沉细。此阳极似阴，毒之隐伏者也。重清内热，使毒热外透。身忽大热，脉转洪数，烦躁谵妄，大渴思冰，症虽枭恶，尤易为力。若遇庸手，妄投桂、附药不终剂，死如服毒。

四肢逆冷

四肢属脾，至于逆冷，杂症见之，是脾经虚寒、元阳将脱之象。惟疫则不然，通身大热，而四肢独冷。此烈毒壅遏脾经，邪火莫透。重清脾热，手足自温。

筋抽脉惕

筋属肝，赖血以养。热毒流于肝经，疹毒不能寻窍而出，筋脉受其冲激，故抽惕若惊也 。

大渴不已

杂症有精液枯涸，水不上升，咽干思饮，不及半杯，而此则思冰饮水，百杯不足，缘毒火熬煎于内，非冰水不足以救其燥，非石膏不足以制其焰，庸工忌戒生冷，病家奉为神术，即温水亦不敢与，以致唇焦而舌黑矣。

胃热不食

四时百病，胃气为本，至于不食，似难为也。而非所论于胃热者，乃邪火犯胃，热毒上冲，频频干呕者有之，旋食旋吐者有之。胃气一清，不必强之食，自无不食矣。

胸膈郁遏

胸乃上焦心肺之地，而邪不易犯。惟火上炎，易及于心，以火济火；移热于肺，金被火灼。其躁愈盛，气必长吁，胸必填满而郁遏矣。

昏闷无声

心之气出于肺而为声。窍因气闭，气因毒滞，心迷而神自不清，窍闭而声不出矣。

腹痛不已

胃属湿土，列处中焦，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受气于此。邪不能干，弱者著而为病，偏寒偏热，水停食积，皆与真气相搏而痛，此言寻常受病之源也。至于疫疹腹痛，或左或右，或痛引小肠，乃毒火冲突，发泄无门，若按寻常腹痛分经络而治之必死。如初起，只用败毒散或凉膈散加黄连，其痛立止。

筋肉瞤动

在伤寒过汗，则为亡阳，而此则不然。盖汗者心之液，血之所化也。血生于心，藏于肝，统于脾。血被煎熬，筋失其养，故筋肉为之瞤动。

冷气上升

病人自言胃出冷气，非真冷气也，乃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自下而上，其热尤盛。此火极水化，热极之征，阳亢阴微，故有冷气。

口秽喷人

口中臭气，令人难近。使非毒火侵炙于内，何以臭气喷人乃尔也。

满口如霜

舌苔分乎表里，至于如霜，乃寒极之象。在伤寒故当表寒，而疫症如霜，舌必厚大，此火极水化，误用温表，旋即变黑。《灵枢》曰：热症舌黑，肾色也。心开窍于舌，水火相刑必死。予已经过多人，竟无死者，可见古人亦有未到处，但无此法耳！

咽喉肿痛

喉以纳气通于天，咽以纳食通于地，咽喉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以上下者。至于肿痛，是上下闭塞，畏用清凉，为害不浅。

嘴唇煽肿

唇者脾之华，以饮食出入之门，呼吸相关之地，煽肿不能自如，脾热可知。

脸上燎泡

燎泡宛如火烫，大小不一，有红有白，有紫黑相间，痛不可忍，破流清水，亦有流血水者。治同大头。（经验）

大头

头为诸阳之首，其大异常。此毒火寻阳上攻，故大头。

疟　腮

腮者肝肾所属，有先从左肿者，先从右肿者，有右及左、左及右者。不即清解，必成大头。

颈　肿

颈属足太阳膀胱经，少阴肾经与膀胱为表里。热毒入于太阳，故颈肿。

耳后硬肿

耳后肾经所属。毒发于此，其病愈恶，即宜清散。耳中出血者不治。

嗒舌弄舌

舌者心之苗。心宁则舌静，心乱则舌动。心在卦为离，属火，下交于肾，得坎水相济，成其为火，故为君火。寂无所感，自然宁静，毒火冲突，燔炙少阴，以火遇火，二火相并，心不能宁，嗒舌其能免乎？

红丝绕目

目者肝、脾、肺、肾所属。红丝缠绕，此脾火传肺，肺传肾，肾传肝。治宜重清脾热，兼治三经，而红目退。误以眼科治之，为害不浅。

头汗如涌

头为一身之元首，最轻清而邪不易干。通身焦燥独头汗涌出，此烈毒鼎沸于内，热气上腾，故汗出如涌。

咬　牙

齿者骨之余。有以咬牙为血虚，谓杂证则然耳。疫疹咬牙，是肝经热极。肝为血海，被火煎熬，牙失其养，故频频而作。

鼻衄涌泉

杂症鼻衄，迫于肺经浮游之火，而疫乃阳明郁热上冲于脑。鼻通于脑，热血上溢，故从鼻出如泉。

舌上珍珠

舌上白点如珠，乃水化之象，较之紫赤黄黑，古人谓之芒刺者更重。

舌如铁甲（此三十六舌未有者）

疫症初起，苔如腻粉，此火极水化。医者误认为寒，妄投温表，其病反剧，其胎愈厚，加以重剂，以致精液愈耗，水不上升，二火煎熬，变白为黑，其坚如铁，其厚如甲，敲之戛戛有声，言语不清，非舌卷也。治之得法，其甲整脱。（经验）

舌　丁（亦三十六舌未有）

发于舌上，或经或紫，大如马乳，小如樱桃，三五不等，流脓出血。重清心火，舌上成坑，愈后自平。（经验）

舌　长

热病愈后，舌出寸余，累日不收，名曰阳强。因犯房劳而得。长数寸者不救。

舌　衄

肝热太盛，血无所藏，上溢心苗而出。

齿　衄

牙床属胃，齿统十二经。此阳明热传少阴，二经相并，故血出牙缝。

谵　语

心主神，心静则神爽，心为烈火所燔，神自不清，谵语所由来矣。

呃　逆

人之阴气，赖胃以养。胃火上冲，肝胆之火亦相随助之，肺金之气不能下降，由

清道而上冲喉咙，故呃而有声。

呕　吐

邪入于胃则吐，毒犹因吐而得发越，至于干呕则重矣。总因内有伏毒，清胃自不容缓。

似痢非痢

瘟毒移于大肠，里急后重，赤白相兼，或下恶垢，或下紫血。其人必恶寒发热，小水短缩。此热滞大肠，只宜清热利水，其痢自止。误用通利止涩之剂不救。

热注大肠

毒火注于大肠，有下恶垢者，有利清水者，有倾肠直注者，有完谷不化者，此邪热不杀谷，非脾虚也，较之似痢者稍轻。考其症，身必大热，气必雄壮，小水必短，唇必焦紫，大渴喜冷，四肢时而厥逆，腹痛不已。此热注大肠，因其势而清利之，泄自止矣。

大便不通

大肠为传送之官，欲通则易，欲实则难。杂症见此，有补有下，而疫症闭结，因毒火煎熬，大肠枯燥不能润下，误用通利，速其死也。

大便下血

邪犯五脏，则三阴脉络不和，血自停滞，渗入大肠，故血从便出。

小便短缩如油

小便涩赤，亦属膀胱热极，况短而且缩，其色如油乎！盖因热毒下注，结于膀胱。

小便溺血

小便出血，小腹必胀而痛。至于血出不痛，乃心移热于小肠，故血从精窍中来也。

发　狂

猖狂刚暴，骂詈不避亲疏，甚至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非寻常力所能及，语生平未有之事，未见之人，如有邪附者。此阳明邪热扰乱神明，病人亦不自知。多有看香、送祟、服符以驱邪者，可发一笑。

痰中带血

火极生痰，肺热之征。至于带血，热极之象也。

遗　尿

疫症小便自遗，非肾虚 不约，乃热毒流于膀胱。其人必昏沉谵语，遗不自知。

喘　嗽

诸病喘满，皆属于热。五脏生成篇曰：上气喘嗽，厥在胸中，遏在手阳明、太阴。胸中者，太阴肺之分也，手阳明大肠为肺之表，二经之邪热逆于胸中，则为喘嗽也。

发　黄

黄者中央戊己之色，属太阴脾经。脾经挟热，不能下输膀胱，小水不利，经气郁滞，其传为疸。周身如金矣。

循衣摸床（撮空同）

在伤寒列于不治，疫疹有此，肝经淫热也。肝属木，四肢属土，肝有邪热，淫于脾经，此木来克土，木动风摇，土自不安。

狐　惑

狐惑之状，其人默默欲眠，起卧不安，目牵不闭。虫蚀其肛为狐，蚀于喉为惑。大抵病人内热食少，肠胃空虚，三虫求食不得，蚀人五脏。当验其上、下唇，上唇有疮，虫蚀其喉，下唇有疮，虫蚀其肛。

战　汗

先寒后战，寒极而战，杂症则谓元阳将脱之象，而疫则热毒盘踞于内，外则遍体炎炎。热极之症，是必投以寒凉，火被水克，其焰必伏。火伏于内，必生外寒，阴阳相搏则战，一战而经气输泄，大汗而解矣。

以上五十二症，疫症恶候，变态无常。以下二十症，有因失治于前者，有因不谨于后者。

---

〔1〕“输”疑为“干”。
〔2〕“太”当作“少”。
〔3〕“吉七凶三，黄连解毒汤”九字疑为衍文。
〔4〕“二之气”后当有“少阳相火用事……。”
〔5〕“相火”当作“君火”。
〔6〕“注”当为“著”。
〔7〕“脉”当为“经”。

卷　下

瘥后二十症

四肢浮肿

瘥后四肢浮肿，因大病脾土受伤，脾虚不能制水，饮食骤进，气血滋荣，流于四肢，夜则如常，日则浮肿。脾健自愈，误用温补，反添蛇足。

大便燥结

瘥后饮食渐增，而大便或十日、半月不下，亦不觉其苦。此因热病肠胃干燥，血不能润，气不能送。误用通利，死不终朝矣。

皮肤痛痒

毒火最重之症，气血被其煎熬。瘥后饮食渐进，气血滋生，串皮肤而灌百骸，或痛或痒，宛如虫行，最是佳境，不过两三日，气血流通而自愈矣。

半身不遂

疫症失治于前，热流下部，滞于经络，以致腰膝疼痛，甚者起不能立，卧不能动，误作瘘治，必成废人。（经验）

食少不化

瘥后不欲饮食，纵食亦不化，此乃脾胃虚弱，宜健脾养胃。

惊　悸

瘥后血虚，肝失其养，胆无所恃，怯而惊悸。

怔　忡

病后水衰火旺，心肾不交，故躁动不宁。

失　音

瘥后有声不能言，此水亏不能上接于阳也。

郑　声

郑声者，声战无力，语不接续，乃气虚也。

喜　唾

瘥后喜唾不能自止者，胃中有寒也，宜温之。热病愈后吐津不止，虽属胃虚，犹有余热，不宜温之，只用梅枣丸噙之立愈。

多　言

言者心之声也。病中谵妄，乃胃热乘心；瘥后多言者，犹有余热也。譬如灭火，其火已息，尚有余烟。

遗　精

精之主宰在心，精之藏制在肾。瘥后心肾气虚，不能管摄，故遗。

恐　惧

瘥后触事易惊，梦寐不宁，乃有余热；热极生痰，痰与气搏，故恐惧。

昏　睡

终日昏昏不醒，或错语呻吟，此因邪热未尽，伏于心胞络所致。

自汗盗汗

心之所藏，在内为血，在外为汗。汗者心之液也，而肾主五液，故汗症未有不从心、肾而得者。阳虚不能卫外而为固，则外伤而自汗；阴虚不能内营而退藏，则内伤而盗汗。

心神不安

瘥后心血亏损，心失其养，以致心神不安。

虚烦不寐

瘥后气血两虚，神不守舍，故烦而不寐。

劳　复

大病瘥后，早犯女色而病者，为女劳复。女犯者为男劳复。其症头重不能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四肢无力，憎寒发热，阴火上冲，头面烘热，心胸烦闷。《活人书》以猳鼠屎汤主之，有热者竹皮汤、烧棍散主之。《千金》以赤衣散，虚弱者以人参三白汤调赤衣散最妙。脉沉细，逆冷，小腹急痛者，以当归四逆散加附子、吴萸，调赤衣散救之。更以吴萸一升酒拌炒熨小腹最妙。凡男卵缩入腹，女乳缩，脉离经者，死不可救。余治劳复，用麦冬汤每每取效。

食　复

瘥后余热未尽，肠胃虚弱，不能食而强食之，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留搏，两阳相合而病者，名曰食复。

阴阳易

男子病后，元气未复，而妇人与之交接得病者，名曰阳易；女人病后，元气未复，而男子与之交接得病者，名曰阴易。其状男子则阴肿入腹，绞痛难忍；妇人则乳抽里急，腰胯痛引，腹内热攻胸膈，头重难抬，仰卧不安，动摇不得，最危之症。

瘟毒发疮

瘟毒发斑，毒之散者也；瘟毒发疮，毒之聚者也。初起之时，恶寒发热，红肿硬痛，此毒之发扬者；但寒不热，平扁不起，此毒之内伏者。或发于要地，发于无名，发于头面，发于四肢，种种形状，总是疮症，何以知其是疫？然诊其脉、验其症而即知也。疮症之脉洪大而数，疫则沉细而数；疮症先热后寒，疫则先寒后热；疮症头或不痛，疫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是其验也。稽其症，有目红、面赤而青惨者，有忽汗忽燥者，有昏愦如迷者，有身热肢冷者，有腹痛不已者，有大吐干呕者，有大泄如注者，有谵语不止者，有妄闻妄见者，有大渴思水者，有燥躁如狂者，有忽喊忽叫者，有若惊若惕者，神情多端，大都类是，误以疮症治之，断不能救。

娠妇疫疹

娠妇有病，安胎为先，所谓有病以末治之也。独至于疫，则又不然，何也？母之

于胎，一气相连，母病即胎病，母安则胎安。夫胎赖血以养，母病热疫之症，热即毒火也，毒火蕴于血中，是母之血亦为毒血矣。毒血尚可养胎乎？不急有以治其血中之毒，而拘拘以安胎为事，母先危矣，胎能安乎？人亦知胎热则动，胎凉则安。母病毒火最重之症，胎自热矣。极力清解凉血，使母病一解，而不必安自无不安矣。至于瘥后以及病中适逢经来，当以类推。若以产后、经期，药禁寒凉，则误人性命，只数日间耳！急则治其标者，此之谓也。

疫疹之形

松　浮

松而且浮，洒于皮面，或红，或紫，或赤，或黑，此毒之外现者，即照本方治之，虽有恶症，百无一失。

紧束有根

疹出紧束有根，如从肉里钻出，其色青紫，宛如浮萍之背，多见于胸背。此胃热将烂之色，即宜大清胃热，兼凉其血，务使松活色退，方可挽回。稍存疑惧，即不能救。

疫疹之色

红　活

血之体本红，血得其畅，则红而活，荣而润，敷布洋溢，是疹之佳境也。

淡　红

淡红有美有疵。色淡而润，此色之上者也；若淡而不荣，或有娇而艳、干而滞，血之最热者。

深　红

深红者，较淡红而稍重，亦血热之象。一凉血即转淡红。

艳　红

色艳如胭脂，此血热极之象，较深红而愈恶。必大用凉血始转深红，再凉之而淡红矣。

紫　赤

紫赤类鸡冠花而更艳，较艳红而火更盛。不即凉之，必至变黑。

红白砂

细碎宛如粟米，红者谓之红砂，白者谓之白砂。疹后多有此症，乃余毒尽透，最美之境，愈后脱皮。若初病未认是疫，后十日、半月而出者，烦躁作渴，大热不退，毒发于颔者，死不可救。

疫疹不治之症

疫疹初起，六脉细数沉伏，面颜青惨，昏愦如迷，四肢逆冷，头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内扰肠，欲吐不吐，欲泄不泄，男则仰卧，女则覆卧，摇头鼓颔，百般不足。此为闷疫，毙不终朝矣。如欲挽回于万一。非大剂清瘟不可，医家即或敢用，病家决不敢服，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含药而亡。虽然，难矣哉！

疫疹诸方

败毒散（《活人》）　治时行疫疠头痛，憎寒壮热，项强睛暗，鼻塞声重，咳嗽痰喘，眼赤口疮，热毒流注，脚肿腮肿，诸疮斑疹，喉痹吐泄。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枳壳　桔梗　茯苓　薄荷　甘草

疫症初起，服此先去其爪牙，使邪不盘踞经络，有斑即透，较升、葛、荆、防发表多多矣。如口干舌燥加黄芩，喉痛加豆根，倍加桔梗、甘草。古方引用生姜，姜乃暖胃之品，疫乃胃热之症，似不宜用，以葱易之。

此足太阳、少阳、阳明药也。羌活入太阳而理游风；独活入太阴而理伏邪，兼能除痛；柴胡散热升清，协川芎和血平肝，以治头痛目昏；前胡、枳壳降气行痰，协桔梗、茯苓以泄肺热而除湿消肿；甘草和里；而发表更以薄荷为君，取其辛凉，气味俱薄，疏导经络，表散能除高巅邪热。古人名曰败毒，良有以也。

凉膈散（《局方》）　治心火上盛，中焦燥实，烦燥口渴，目赤头眩，口疮唇裂，吐血衄血，诸风瘛疭，胃热发斑，发狂，惊急抽风。

连翘　生栀子　黄芩　薄荷　桔梗　甘草　生石膏　竹叶

此上、中二焦泻火药也。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故以连翘、黄芩、竹叶、薄荷升散于上，古方用大黄、芒硝推荡其中，使上升下行而膈自清矣。予忆疫疹乃无形之毒，投以硝、黄之猛烈，必致内溃。予以石膏易去硝、黄，使热降清升而疹自透，亦上升下行之意也。

清瘟败毒饮（《一得》）　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盛，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斑。不论始终，以此为主。后附加减。

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　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　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三钱至四钱，小剂二钱至四钱）　真川连（大剂六钱至四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　生栀子　桔梗　黄芩　知母　赤芍　玄参　连翘　竹叶　甘草　丹皮

疫证初起，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呕下泄。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如斑一出，即用大青叶，量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内化外解、浊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视升提发表而愈剧者，何不俯取刍荛之一得也。

此十二经泄火之药也。斑疹虽出于胃，亦诸经之火有以助之。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佐以黄连、犀角、黄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栀子、赤芍泄肝经之火，连翘、玄参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阳扶阴，泄其亢甚之火，而救欲绝之水，桔梗、竹叶载药上行；使以甘草和胃也。此皆大寒解毒之剂，故重用石膏，先平甚者，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

疫疹之症：

头痛倾侧，本方加石膏、玄参、甘菊花。

骨节烦痛，腰如被杖，本方加石膏、玄参、黄柏。

遍体炎炎，本方加石膏、生地、川连、黄芩、丹皮。

静躁不常，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丹皮、黄芩。

火扰不寐，本方加石膏、犀角、琥珀、川连。

周身如冰，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黄柏、丹皮。

四肢逆冷，本方加石膏。

筋抽脉惕，本方加石膏、丹皮、胆草。

大渴不已，本方加石膏、花粉。

胃热不食，本方加石膏、枳壳。

胸膈遏郁，本方加川连、枳壳、桔梗、瓜蒌霜。

昏闷无声，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黄芩、羚羊角、桑皮。

筋肉瞤动，本方加生地、石膏、黄柏、玄参。

冷气上升，本方加石膏、生地、丹皮、川连、犀角、胆草。

口秽喷人，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

满口如霜，本方加石膏、川连、连翘、犀角、黄柏、生地。

咽喉肿痛，本方加石膏、桔梗、玄参、牛子、射干、山豆根。

嘴唇燃肿，本方加石膏、川连、连翘、天花粉。

脸上燎炮，本方加石膏、生地、银花、板蓝根、紫花地丁、马勃、归尾、丹皮、玄参。

大头天行，本方加石膏、归尾、板蓝根、马勃、紫花地丁、银花、玄参、僵蚕、生大黄（脉实者量加）。

痄腮，本方加石膏、归尾、银花、玄参、紫花地丁、丹皮、马勃、连翘、板蓝根。

颈颌肿痛，本方加石膏、桔梗、牛蒡子、夏枯草、紫花地丁、玄参、连翘、银花、山豆根。

耳后痛硬，本方加石膏、连翘、生地、天花粉、紫花地丁、丹皮、银花、板蓝根、玄参。

耳聋口苦，本方加生地、玄参、柴胡、黄柏。

嗒舌弄舌，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黄柏、玄参。

红丝绕目，本方加菊花、红花、蝉衣、谷精草、归尾。

头汗如涌，本方加石膏、玄参。

咬牙，本方加石膏、生地、丹皮、龙胆草、栀子。

鼻血泉涌，本方加石膏、生地、黄连、羚羊角、桑皮（生用）、玄参、棕灰、黄芩。

舌上珍珠，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连翘、净银花、玄参、花粉。

舌如铁甲，本方加石膏、犀角、川连、知母、天花粉、连翘、玄参、黄柏。

舌丁，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连翘、银花。

舌长，以片脑为末涂舌上，应手而缩，甚者必须五钱而愈。

舌衄，本方加石膏、丹皮、生地、川连、犀角、栀子、败棕灰。

齿衄，本方加石膏、黄柏、生地、丹皮、栀子、犀角、川连、玄参、黄芩。

谵语，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丹皮、栀子、黄柏、龙胆草。

呃逆，本方加石膏、柿蒂、银杏、竹茹、羚羊角、枇杷叶。（不止，用四磨饮一钱，调服本方即止。四磨饮：沉香、槟榔、乌药、枳壳）

呕吐，本方加石膏、川连、滑石、甘草、伏龙肝。

似痢非痢，本方加石膏、川连、滑石、猪苓、泽泻、木通。

热注大肠（加同上）

大便不通（蜜煎导法），本方加生军。

大便下血，本方加生地、槐花、棕炭、侧柏叶。

小便短缩如油，本方如滑石、泽泻、猪苓、木通、通草、萹蓄。

小便溺血，本方加生地、桃仁、滑石、茅根、川牛膝、琥珀、棕炭。

发狂，本方加石膏、犀角、川连、栀子、丹皮、川黄柏。

痰中带血，本方加石膏、黄芩、棕炭、生桑皮、羚羊角、生地、瓜蒌霜。

遗尿，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滑石。

喘嗽，本方加桑皮、黄芩、石膏、羚羊角。

发黄，本方加石膏、滑石、栀子、茵陈、猪苓、泽泻、木通。

循衣摸床，本方加石膏、川连、犀角、丹皮、栀子、胆草。

狐惑，本方加石膏、犀角、苦参、乌梅、槐子。

战汗，战后汗出、脉静、身凉，不用药；有余热即服本方小剂，一药而安。

瘟毒发疮，本方加石膏、生地、川连、紫花地丁、金银花，上加升麻，下加川牛膝，胸加枳壳、蒲公英，背加威灵仙，出头皂刺。

以上五十二 症按症加减。以下瘥后二十症，另载各症诸方于本症。

四肢浮肿。加味六君子汤。

人参一钱　于术一钱　云苓二钱　木香三分　砂仁五分　甘草八分　薏仁五钱　泽泻一钱半　生姜一片　黑胶枣二枚

大便燥结。当归润燥汤（气虚者，加人参、黄芪）。

大熟地五钱　当归三钱　麻仁二钱　郁李仁三钱　肉苁蓉一钱半　杏仁一钱半　白蜜一匙

皮肤痛痒。八珍汤。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　茯苓一钱半　甘草八分　生地三钱　当归二钱　川芎一钱　白芍一钱半　生姜一片　黑枣二枚

半身不遂。小剂败毒饮加木瓜、牛膝、续断、革薢、黄柏、知母、威灵仙。

食少不化。加味异功散。

人参一钱　白术一钱　茯苓一钱　陈皮一钱　山楂二钱　谷芽三钱　甘草五分　砂仁八分　生姜一片　黑枣三枚

惊悸。茯神镇惊汤。

人参一钱　黄芪钱半（炙）　当归二钱　茯神三钱　远志钱半（炙）　龙齿二钱（煅）白芍一钱　麦冬二钱　琥珀一钱（研冲服）　炙甘草八分　龙眼三枚　灯芯三十寸

怔忡。琥珀养心汤。

人参一钱　当归二钱　茯神三钱　枣仁钱半（炒）　远志钱半（炙）　石菖蒲一钱　琥珀一钱（研冲服）　炙草八分　麦冬二钱　龙眼三枚

失音。六味地黄汤。

熟地五钱　山萸一钱　茯苓钱半　丹皮钱半　山药二钱　泽泻钱半

郑声。补中益气汤。

人参一钱　黄芪钱半（炙）　当归二钱　白术钱半　陈皮一钱　升麻八分　柴胡一钱　甘草八分

喜唾。梅枣噙化丸。

乌梅十枚　黑枣五个（去核）

共捣如泥，加炼蜜为丸，弹子大。每用一丸，放口噙化。

多言。加味参麦饮。

人参五分　麦冬三钱　五味子八分　通草八分　石菖蒲一钱　川连五分　甘草三分　白芍一钱　灯芯三尺

遗精。茯神汤。

茯神五钱半　远志钱半（炒）　枣仁二钱（炒）　石菖蒲一钱　白茯苓一钱　川连五分　人参一钱　生地三钱　当归钱半　甘草五分　牡蛎二钱（煅）　莲子七枚

恐惧。补胆防风汤。

人参七分　防风一钱　细辛五分　川芎八分　甘草五分　茯神钱半　独活八分　前胡八分　黑枣三枚

昏睡。参麦黄连汤。

人参五分　麦冬三钱　川连四分　生枣仁五钱　石菖蒲一钱　甘草五分

自汗盗汗。加味归脾汤。

人参一钱　黄芪钱半（炒）　白术一钱（炒）　茯神三钱　枣仁二钱（炒）　远志钱半（炒）　甘草五分　当归钱半　麻黄根二钱　牡蛎三钱　红枣三枚　浮麦三钱

心神不安。宁志丸。

石菖蒲一两　远志一两　当归三钱　茯神五钱　人参二钱　麦冬三钱

共为细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早用米汤饮服三钱。

虚烦不寐。酸枣仁汤。

枣仁五钱（炒）　人参八分　甘草八分　茯神三钱　川芎八分　知母一钱　远志一钱（炒）　龙眼三枚　灯草三十寸

劳复。加味当归四逆汤[1]。

柴胡八分　当归钱半　白芍一钱　枳实一钱　甘草五分（赤衣散：室女经布近阴处一片，烧灰，调服）

食复。香砂平胃散。

苍术一钱半（炒）　厚朴一钱（炒）　陈皮一钱　木香五分　砂仁八分　甘草五分　生姜一片（有食积，加山楂、麦芽、神曲、茯苓）

阴阳易。当归白术汤。

白术一钱　当归一钱　桂枝一钱　附子一钱　甘草八分　白芍一钱　黄芪一钱（炙）　人参钱半　生姜三钱

烧裩散

裩裆八分

近阴处，男用女裆，女用男裆，烧灰，温水和服。

青竹茹汤

竹茹半斤　瓜蒌根一两

水二升，煎一升服。

猥鼠屎汤

韭白根一把　鼠屎十四粒

水煎服。

韭根散

韭根　瓜蒌根　青竹茹　炮姜各五钱

共为粗末。分八分，用水盏半，煎五分，入鼠屎一钱和服。治阴阳易危急之症。

千金方　治劳复或食复发热者。

栀子仁一钱　生石膏三钱　鼠屎十四粒　淡豉半合

水煎服。

麦冬汤　治劳复气欲绝者，用之大效，能起死回生。

麦冬一两（去心）　甘草二两（蜜炙）　粳米半合　苏竹叶十五片　黑枣二枚（去核）

上为细末。水二盏，煎米令熟，去米，约汤盏半，入药五钱，煎至一盏，温服，不能服者，绵浸滴口中。此方不用石膏，以三焦无火也。加人参更妙。

疫疹之形：

松浮，本方加大青叶、玄参。

紧束有根，本方加石膏、生地、犀角、玄参、桃仁、紫草、川连、红花、连翘、归尾。

疫疹之色：

红活，本方加大青叶、玄参。

淡红，本方加大青叶、玄参。

深红，本方加大青叶、玄参、生地。
艳红，本方加大青叶、生地、石膏、丹皮、玄参。
紫赤，本方加石膏、生地、玄参、川连、犀角、丹皮、桃仁。
红白砂，本方小剂加生地、当归、蝉衣。

附 验 案

附一紫黑相间治验

正阳门外，蒋家胡同口内，祥泰布铺，祁某，晋人也。长郎病疫，原诊谢以不治，又延一医，亦不治。及至邀余，已七日矣。诊其脉，六部全伏；察其形，目红面赤，满口如霜，头汗如雨，四肢如冰；稽其症，时昏时躁，谵妄无伦，呕泄兼作，小水癃闭，周身斑疹，紫黑相间，幸而松活，浮于皮面，毒虽盛而犹隐跃，此生机也。检视前方，亦用犀、连，大剂不过钱许，乃杯水之救耳！予曰：令郎之症最险，不畏予药过峻，死中求活，不然，变在十四日。祁恳甚切，予用大剂，石膏八两，犀角六钱，黄连五钱，余佐以本方之味，加伏龙肝一两，滑石五钱，木通三钱，猪苓、泽泻各二钱，更加生地一两，紫草三钱，归尾三钱，大青叶二钱。以色紫黑也，连投二服。至九日脉起细数，手足回温，呕虽止而泄如旧，仍用本方去伏龙肝，又二服。至十一日，脉转洪数，头汗遂止，黑斑变紫，小水亦利，大便亦实，但妄谵如前，身忽大热，烦躁更甚，大渴不已，以火外透也，仍用本方去滑石、木通、猪苓、泽泻，加花粉、山豆根。以喉微痛也，更以冰水与服，以济其渴。又二贴，色转深红，热势稍杀，谵妄间有，犹渴思冰，投本方减生地五钱，去归尾、紫草、豆根、花粉。又二服，诸症已退十分之三，药减四分之一，但饮水而不思食。祁疑而叩曰：病虽减，而十数日不食，尚能生乎？予曰：生矣。按法治之，二十一日方可全愈。又二服，斑化多半，胃气渐开，热亦大减，照本方药减四分之二，去大青叶。又二服，斑点全消，饮食旋食旋饿，方能起坐，诊其脉，尚有六至，犹有余热，不即清之，其势复张，更难为力，犹用石膏二两四钱，犀角三钱，黄连二钱，余亦类减。十九日用石膏一两二钱，犀角二钱，黄连一钱，加乌梅三个，酸以收之也。予曰：前言二十一日，方能成功，今已十九日矣，令郎如此，可见前言之不谬也，祁某喜曰：若非立定主意，几为众口所误，初立此方，体全堂不肯卖药，叩其所以，言误开分两，以八钱为八两、六分为六钱耳。予历指同乡服此得痊者颇多，虽卖，犹嘱以再三斟酌。二十日犹用石膏八钱，犀角钱半，黄连八分，加洋参二钱，麦冬三钱，归身二钱，川芎一钱，以调气血。二十一日用八珍汤加麦冬、五味，立方需大纸一张。昨言初方药店不肯发药，今令郎已愈，录一治法于方前，计服石膏、黄连、犀角若干，使彼知予用药之奇，即药铺亦未之见也。

录曰：瘟毒发斑，疫症之最重者，然有必活之方，无如医家不敢用，病家不敢服，甚至铺家不敢卖，有此“三不敢”，疫疹之死于误者，不知凡几，可胜叹哉！令郎之症，蒙相信之深，邀予诊治。予用大剂连投十五贴，今已全安，计用石膏六斤有另，犀角七两有另，黄连六两有另。此前人所未有，后人所未见，故笔之于书，以征奇效。

附一紫黑呃逆治验

丙午夏四月，塞道掌侄孙兆某者，病疫已十一日，原诊辞以备后事。塞公另延一医，用理中汤，兆某妻舅工部员外伊公，素精医术，不肯与服。曰：若治此症，非余某不可。其家因有人进谗言予用药过峻，惧不敢请，伊公力争，恳予甚切。予因知遇之感，慨然同往。诊其脉，沉细而数；验其症，周身斑点，紫黑相间，加以郁冒直视，谵语无伦，四肢如冰，呃逆不止，舌卷囊缩，手足动摇，似若循衣。此实危症，幸而两目红赤，嘴唇焦紫，验其是热。检视前方，不过重表轻凉，此杯水投火，愈增其焰，以致变症蜂起。予用大剂，更加玄参三钱，大青叶二钱，使其内化外解，调服四磨饮。

本家惧不敢服，伊公身任其咎，亲身煎药，半日一夜，连投二服，呃逆顿止，手足遂温，次日脉转洪数，身忽大热，以毒外透也，予向伊公曰：按法治之，二十一日得痊。但此剂不过聊治其焰，未拔其根，药力稍懈，火热复起。一方服至五日，病势大减，药亦减半。服至八日，药减三分之二，去大青叶。服至十日，药减四分之三，以后诸症全退，饮食渐进。计服石膏五斤十四两，犀角四两六钱，黄连三两四钱，举家狂喜，始悔进谗言之误也。

附一昏愦呃逆治验

右营守府费公名存孝者，年近七旬，癸丑四月，病疫已八日矣。诊其脉，细数无至；观其形色，如蒙垢，头汗如蒸，昏愦如痴，谵语无伦，身不大热，四肢振摇且冷，斑疹隐于皮内，紫而且赤，幸不紧束。此疫毒内伏，症亦危矣。如斑不透，毒无所泄，终成闷症，毙在十四日。检视前方，不外荆、防、升、葛。不知毒火壅遏之症不清，内热不降，斑终不出，徒肆发表，愈增其势，燔灼火焰，斑愈遏矣。予用大剂。石膏八两，犀角六钱，黄连五钱，加大青叶三钱，升麻五分。使毒火下降，领斑外透，此内化外解，浊降清升之法。次日，周身斑现，紫赤如锦，精神若明若昧，身亦大热，手足遂温，间有逆气上冲，仍照本方加生地一两，紫草三钱，调服四磨饮。其侄惧逆气上冲，予曰：无妨，服此即止。进门时，见又贴有堂号，因问曰：又延医乎？其侄曰：相好请来，但诊其脉，不服药耳。予曰：予治此症，前人未有，昨日敢服此方令叔活矣。然见者必以为怪，君其志之。后医者至，果见予方，大叱其非，曰：一身斑疹，不按古法，用如许寒凉水注，斑疹如何能透？急宜提表，似或可救，即用荆、防、升、葛，更加麻黄，连服二煎，及至半夜，呃逆连声，四肢逆冷，足凉过膝。举家惊惶，追悔莫及。守城而进，叩门求见，问其所以，曰：变矣。问服何方？曰：他方。予曰：既服他方，仍请他治之。其侄见予不往，权将四磨饮原方，连灌二煎，呃逆顿止，手足遂温。转恳予素契者，登门叩 恳，予怜其以官为家，又系异乡人，仍按本方大剂调治，二十一日全愈。计用石膏五斤四两，犀角五两二钱，黄连四两八钱。此癸丑四月间事也。

附一痰中带血治验

安徽富藩台堂夫人病疫，初起但寒不热，头晕眼花，腰体疼痛。医者误认虚寒，用六味加杜仲、续断、牛膝、木瓜，两服后，昏沉如迷，呼吸将绝，并不知其为病所苦。令叔五公，现任兵部郎中，邀予往看。诊其脉，沉细而数；稽其症，面颜红赤，头汗如淋，身热肢冷，舌燥唇焦。予曰：非虚也，乃疫耳。五曰：种种形状是虚，何以言疫？予曰：若是虚症，面颜不至红赤，舌不焦，唇不燥，通身大汗，乃元阳将脱之象，岂独头汗如淋、身热肢冷哉？大剂决不敢服，暂用凉膈散，清其内热，明日斑疹微露，症自明矣。次日斑点隐隐，含于皮内。五见骇然曰：几误矣。即投败毒中剂，加大青叶钱半，升麻五分。次日周身斑见，紫赤松浮，身忽大热，肢亦不冷，烦躁大渴，即换大剂，石膏八两，犀角六钱，黄连五钱，加生地一两，紫草三钱，大青叶三钱，连投二服，斑转艳红，惟咳嗽不止，痰中带血粉红。此金被火灼，即按本方加羚羊角三钱，桑皮三钱，棕炭三钱，丹皮二钱，又二服，嗽宁血止，色转深红，热亦大减。照本方去紫草、羚羊、桑皮、棕炭；减生地五钱，石膏二两，犀角二钱；加木通钱半，滑石五钱，以小水不利也。又二服，诸证已减十分之六，犹用石膏二两四钱，犀角二钱，黄连钱半，生地四钱，去木通、滑石。又二服后，用犀角钱半，黄连八分，石膏八钱，加人参一钱，当归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五分。连服二贴，饮食倍增，精神渐旺矣。

附一目闭无声治验

世袭骑都尉常公，系户部郎中观公名岱者，中表弟也。癸丑五月病疫。观公素精医术，调治半月，斑疹暗回，而诸症反剧，已备后事。乃弟因一息尚在，复邀予治。诊其脉，若有若无；观其色，目闭无声，四肢逆冷，大便旁流清水。予谢以不治。阖家

拜恳，但求开方，死而无怨。予见嘴唇微肿，紫而且黑，知内有伏毒，非不可救。热乘于心肺，故昏闷无声；乘于肝，故目闭；乘于脾，故四肢逆冷；乘于大肠，故旁流清水，检视前方，亦是清热化斑等剂，观公素性谨慎，药虽不错，只治其焰，未拔其根，当此危急之秋，再一探视，死在三七。予按本方，用犀角八钱，黄连六钱，加滑石一两，木通三钱，猪苓、泽泻各二钱，桑皮三钱，瓜蒌霜三钱，另用石膏一斤，竹叶一两熬水煎药。连进三煎，次日脉起细数，手足遂温，旁流亦减，小水亦通，目开而声出矣。仍用本方去滑石、木通、猪苓、泽泻、桑皮、瓜蒌。又一服，以后逐日减用，七日而痊。观公登门道谢曰：舍表弟之症，一百死一百，一千死一千，君能生之，敢不心悦而诚服！

附一谵妄若有所见治验

工部员外彩公名柱者，令亲内务府高某，病疫九日，邀予。其脉浮大而数，身热如炉，目红面赤，赤斑成片，忽然大叫，若有所见，卒然惊惕，若有所惧，语生平未有之事、未见之人。举家惊恐，疑有邪附。本地风俗，最喜看香送祟，以至异端之术，不绝于门。予进屋内，香烟一室，满壁符签咒语。予曰：此邪予能去之，将此一概收去，只用大冰四块，安置四角。彩问何为？予曰：当此暑热，病此大热之症，加以香烛辉煌，内外夹攻，不狂何待？此邪热乘于肝胆，故发狂，外用多冰，收其熏蒸暑气，内服清凉解散之药，病除而狂自止，焉有邪附者乎？遂用大剂，七日而愈。

附一昏闷无声治验

理藩院侍郎奎公四令弟病疫，昏闷无声，身不大热，四肢如冰，六脉沉细而数。延一不谙者，已用回阳救急汤，中表兄富公，力争其不可，及予至，诊其脉，沉细而数；察其形，唇焦而裂，因向富公曰：此阳极似阴，非阴也。若是真阴，脉必沉迟，唇必淡而白，焉有脉数、唇焦认为阴症哉？此热毒伏于脾经，故四肢厥逆，乘于心肺，故昏闷无声，况一身斑疹紫赤，非大剂不能挽回。遂用石膏八两，犀角六钱，黄连五钱，余佐以大青叶、羚羊角。连服二贴，至夜半身大热，手足温，次日脉转洪大。又一服热减而神清矣。以后因症逐日减用，八日而愈，举家狂喜，以为异传。

附一鼻血泉涌治验

癸丑冬月，国子监司业五公名格者，二令媳病疫，恶寒发热，头痛呕吐。请一医者，用表散药，加藿香、半夏、苍术，其症反极。又延一人，用清凉之剂稍安。次日加石膏三钱，犀角八分，黄连五分，脉转沉伏，四肢逆冷，昏迷若昧，医者认为转阴，谢以不治。五公满服愁怀，徘徊庭院。夫人曰：数年前活我者谁乎？五公恍然大悟曰：非此人断乎不可，邀余述其所以。予诊其脉，验其症色，曰：此易事耳。五曰：明系热症，投凉药反剧，更有何术？予曰：治病犹用兵也，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病大药小，反增其势，予按法治之，管教十四日而愈。未几二令郎亦病，诊其脉，观其色，曰：令郎之症，受毒已深，较令媳更重。即按法治之，七八日，种种变症难以枚举，好在二十一日。两服后，周身斑点紫赤相间，有紧有束，有松有浮。五公骇然曰：君言较前更重，何其验也。即用大剂，石膏八两，犀角六钱，黄连五钱，更加生地一两，紫草三钱，归尾二钱，大青叶三钱。一服三煎，更以四煎熬水，次日煎药。一方服至六贴，紧者松，束者浮，但鼻血泉涌，谵妄无伦。五惧去血过多。予曰：此热血妄行，毒犹因此而得发越，止之甚易。即照本方加棕炭三钱，桑皮三钱，羚羊角三钱，两服血止，去桑皮、棕炭、羚羊。又二服，胃气渐开，色转淡红，渐有退者，用石膏四两，犀角四钱，黄连三钱，去紫草、归尾，减生地五钱，大青叶钱半。又二服，斑全消，用生地三钱，犀角三钱，黄连二钱，石膏二两八钱。又二服，饮食大进，自颈至胸，复泛红砂，此余毒尽透也，用生地三钱，犀角二钱，黄连钱半，石膏一两六钱。又二贴，精神渐长，仍用生地三钱，犀角钱半，黄连八分，洋参一钱，麦冬三

钱，归身钱半，石膏八钱，酸梅二个。又三服而安。五公喜而言曰：小儿之生，先生再造矣。予曰：前治令媳，乃救令郎耳！此症若初服生姜、半夏、苍术、藿香，断不能救。斑乃胃热之症，诸药大能燥胃，火上添油，尚望生乎？嗣后一家连治七人，俱是大险，在我治之无难。五亦服之若素。

附一嘴唇烦肿治验

四川闻藩台二令嫒，癸丑冬月一病即斑，其色深红而松浮，症原不重，但脉细数有力，此内有伏热。即用中剂，加大青叶，连投五服，斑退而神安，再二服，可以无事。因年轻畏药，不肯多服，又不忌饮食，越七日，身忽大热，大渴，嘴唇烦肿，牙缝流血，口秽喷人。予用大剂，加生地一两，次日热渴稍杀，而颈亦红肿，即于本方加牛子、夏枯草、银花各三钱。连投三服，颈虽消，右腮又肿，又于本方去牛子、夏枯草，加板蓝根、马勃。又三服而腮肿全消，唇亦稍散，周身泛砂，红白相间，又于本方去板蓝根、马勃，加大青叶。又三服，嘴唇全消，通身脱皮成片。彼按本方调理十余日方痊。此症计用石膏八斤有另，犀角八两，黄连七两。闻公任部曹时，与予契交，夫人信任无疑，是以得痊。

附一舌甲治验

正红旗护军活隆武者，乃太仆寺员外郎华公胞侄也，系予世好。丙午夏，出疹本轻，尊人畏予用药过峻，惧不敢邀，及至舌卷囊缩，方邀予治。诊其脉，细数有力；观其色，气壮神昂，非死候也；及验其舌，其黑如煤，其坚如铁，敲之戛戛有声。因问曰：前医何以不药？尊人曰：彼云满舌皆黑，前人列于不治。予曰：水来克火，焉有胎厚如甲哉？按此起病之初，舌苔必白而厚，此火极水化之象，误以为挟寒，妄肆温表，燔灼火焰，以致热毒阻于中焦，离不能下降，坎不能上升，热气熏蒸，由白而黄，由黄而黑矣。治宜重清胃热，兼凉心肾，非大苦大寒，不能挽回。即用大剂，重用犀、连，更加生地、知、柏、抑阳扶阴，连投四服，其苔整脱亦如舌大，后用三小剂而痊。

附一半身不遂治验

癸丑四月，国子监冯公名海粟者，适至舍间，叙及陈令亲疫后又痢。予曰：若以痢治之，防变别症。及至七月，冯公复至，言陈舍亲病痿两月，百药无效，相邀起之。及至，诊其脉，沉紧弦数；观其色，若无病然，但偃仰在床，不能反侧，自腰以下，痛如火燎。检视前方，总不外滋阴补气，杜仲、续断、牛膝、虎胫等类。予曰：以此症而施此药，谁曰不然？但以脉合症，以症合形，乃热毒流于下注，非痿也。遂用小剂败毒饮加知、柏、木瓜、革薢、川膝、威灵仙、木通。两服痛减，而足能运动，六服扶起能立，未至十服，能挪步矣。后用汤药，每送扶桑丸，一月而痊。

温病条辨

〔清〕吴　瑭　著
程丑夫　谭圣娥　整理

提　　要　《温病条辨》系清·吴瑭所著。成书于1798年。

全书6卷，另有卷首。卷首引证《内经》有关温热病经文19条作为立论依据，冠名曰“原病篇”；卷一至卷三为全书主体部分，分别为上焦篇、中焦篇和下焦篇，详细论述了温病的病因和按三焦辨证的方法及治法方药，集中体现了吴氏的主要学术思想和经验；卷四为杂说；卷五为解产难；卷六为解儿难。所论及的温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暑、寒湿、湿温、秋燥等，每种温病之下，细设条文，辨证论治。

本书系吴氏汲取前人特别是吴又可、叶天士的学术经验，结合己见，仿《伤寒论》体例撰写而成。立三焦为纲以作为辨治温病的大法，除创三焦辨证外，完善了清热养阴等治法，创制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清宫汤、定风珠及加减复脉汤诸温病名方，弥补了前人治温病之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充实和发展了温病学说，被后世列为温病学经典著作之一。

主要版本有清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问心堂刻本、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文源堂藏版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曲江书屋石印本、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上海千顷堂石印本、清宣统元年乙酉（1909）渭南严氏刊本、上海砚石书局石印本、1955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此据清嘉庆问心堂刻本全文收录。

《温病条辨》序

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改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视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疾，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条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时颇有志于医，年逾四十，始知其难，乃废然而返。今读鞠通之书，目识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启其秘者，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辞而为之序。

嘉庆辛未四月既望宝应朱彬序

《温病条辨》叙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何也？六气之中，君相二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寒者必病热，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病者乎？方书始于仲景，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未之及，是以后世无传

焉。虽然，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学者诚能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气可也，以治内伤可也。亡如，世鲜知十之才士，以阙如为耻，不能举一反三，惟务按图索骥。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绨，指鹿为马，殆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又有吴又可者，著《温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刊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镫，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时亦杂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阐明其意，裨补其疏，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妄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己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夜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我朝治洽学明，名贤辈出，咸知溯原《灵》《素》，问道长沙。自吴人叶天士氏《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好学之士，咸知向方，而贪常习故之流，犹且各是师说，恶闻至论，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未达精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病斯世之贸贸也，述先贤之格言，摅生平之心得，穷源竟委，作为是书，然犹未敢自信，且惧世之未信之也，藏诸笥者久之。予谓学者之心，固无自信时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无应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况乎心理无异，大道不孤，是书一出，子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且将有阐明其意，裨补其疏，使夭札之民，咸登仁寿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也，亦吴子之幸也。若夫折杨皇荂，听然而笑，阳春白雪，和仅数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当世，岂不善乎！吴子以为然，逐相与评隲而授之梓。

嘉庆十有七年壮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温病条辨》序

……医，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汤液针灸任施，无处不当；否则卤莽不经，草菅民命矣。独是聪明者予智自雄，涉猎者穿凿为智，皆非也。必也博览载籍，上下古今，目如电，心如发，智足以周乎万物，而后可以道济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极，生而神灵，犹师资于僦贷季、岐伯，而《内经》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东汉长沙而外，能径窥轩岐之壶奥者，指不多屈。外是缀一家言，争著为书，曾未见长沙之项背者比比。所以医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伤寒，人皆宗之。自晋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则割裂附会矣。王好古辈著《伤寒续编》《伤寒类证》等书，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后，所谓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质，不知仲景，宁识伤寒，不识伤寒，宁识温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温。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辙，何胜浩叹！然则其法当何如？曰：天地阴阳，日月水火，罔非对待之理，人自习焉不察；《内经》平列六气，人自不解耳。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热为法，法在救阴。明明两大法门，岂可张冠李戴耶！假令长沙复起，必不以伤寒法治温也。仆不敏，年少力学，搜求经史之余，偶及方书，心窃为之怦怦，自谓为人子者当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堂弗豫，即以时温见背，悲愤余生，无以

自赎，誓必欲精于此道。庐墓之中，环列近代医书，朝研而夕究，茫茫无所发明。求诸师友，流览名家，冀有以启迪之，则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于汉唐，洊至《灵枢》《素问》诸经，捧读之余，往往声与泪俱。久之别有会心，十年而后，汩汩焉若心花之漫开，觉古之人原非愚我，我自愚耳，离经泥古，厥罪惟均，读书所贵，得间后可。友人吴子鞠通，通儒也，以颖悟之才，而好古敏求，其学医之志，略同于仆，近师承于叶氏，而远追踪乎仲景。其临证也，虽遇危疾，不避嫌怨。其处方也，一遵《内经》，效法仲祖。其用药也，随其证而轻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嘉庆甲子，出所著治温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订正者，今乃发复析疑，力矫前非，如拨云见日，宁不快哉！阅十稔而后告成，名曰《温病条辨》，末附三卷，其一为条辨之翼，余二卷约幼科产后之大纲，皆前人之不明六气而致误者，莫不独出心裁，发前人所未发。呜呼！昌黎有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圣弗传。此编之出，将欲悬诸国门，以博弹射。积习之难革者，虽未必一时尽革；但能拾其绪余，即可为苍生之福。数百年后，当必有深识其用心者夫！然后知此编之羽翼长沙，而为长沙之功臣，实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为序。

嘉庆癸酉仲秋谷旦苏完愚弟征保拜书

问心堂《温病条辨》自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圣贤事也，瑭何人斯，敢以自任？缘瑭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不越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瑭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论》，亡于兵火，后世学者，无从仿效，遂至各起异说，得不偿失。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瑭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癸丑岁，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起瑭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然未敢轻易落笔。又历六年，至于戊午，吾乡汪瑟庵先生促瑭曰：来岁己未湿土正化，二气中温厉大行，子盍速成是书，或者有益于民生乎！瑭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转相仿效，至于无穷，罪何自赎哉！然是书不出，其得失终未可见，因不揣固陋，黾勉成章，就正海内名贤，指其疵谬，历为驳正，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

淮阴吴瑭自序

凡　例

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文尚简要，便于记诵。又恐简则不明，一切议论，悉于分注注明，俾纲举目张，一见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

一、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

一、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瑭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单论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驳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礼云：事师无犯无隐。瑭谨遵之。

一、是书分为五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原温病之始；二卷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三卷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四卷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五卷杂说、救逆，病后调治。俾阅者心目了然，胸有成局，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末附一卷，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小儿急慢惊风、痘证，缘世医每于此证，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

一、经谓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亦温之类，暑自温而来，故将暑温、湿温，并收入温病论内。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一、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纪。无论先达后学，有能择其弊窦，补其未备，瑭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一、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有能翻板传播者听之，务望校对真确。

一、《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

一、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于调补之剂，病轻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则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风捕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约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吾见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即此一端，殊属可笑！医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药哉！不能用甘草之医，尚足以言医哉！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证，自一、二朝用大黄，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至十三、四朝，成数两之多，其势必咬牙寒战，灰白塌陷，犹曰此毒未净也，仍须下之，有是理乎？经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医者全在善测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确见，然后依经训约之，庶无过差也。

一、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再，法有定而病无定。如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愈后胃阳不复，或因前医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退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

一、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以有前人之法可据，故不详论，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也。

一、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

一、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详察之。

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以至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必详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

目　录

卷　首
序（四首）…… 247
凡例（十四条）…… 249
原病篇（引经十九条）…… 255
卷　一
上焦篇（法五十八条，方四十六首）…… 259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暑温
伏暑
湿温　寒湿
温疟
秋燥
卷　二
中焦篇（法一百零二条，方八十八首，外附三方）…… 276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暑温　伏暑
寒湿
湿温（疟痢疸痹附）
秋燥
卷　三
下焦篇（法七十八条，方六十四首，图一首，共二百三十八法，一百九十八方）…… 304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暑温　伏暑
寒湿（便血咳嗽疝瘕附）
湿温（疟痢疸痹附）
秋燥
卷　四
杂说…… 325
汗论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伤寒注论
风论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本论起银翘散论
本论粗具规模论
寒疫论
伪病名论
温病起手太阴论
燥气论
外感总数论
治病法论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风温、温热气复论
治血论
九窍论
形体论
卷　五
解产难…… 331
解产难题词
产后总论
产后三大证论一
产后三大证论二
产后三大证论三
产后瘀血论
产后宜补宜泻论
产后六气为病论
产后不可用白芍辨
产后误用归芎亦能致瘛论
产后当究奇经论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催生不可拘执论
产后当补心气论
产后虚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保胎论一
保胎论二
卷　六
解儿难…… 336
解儿难题词
儿科总论
俗传儿科为纯阳辨
儿科用药论
儿科风药禁
痉因质疑

湿痉或问
痉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
小儿痉病瘛病共有九大纲论
小儿易痉总论
痉病瘛病总论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
疳疾论
痘证总论
痘证禁表药论
痘证初起用药论
治痘明家论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
痘证限期论
行浆务令满足论
疹论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万物各有偏胜论
草木各得一太极论

问心堂《温病条辨》原病篇

一、《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巳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

叙气运，原温病之始也。每岁之温，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气客气，相加临而然也。细考《素问》注自知，兹不多赘。

按：吴又可谓温病非伤寒，温病多而伤寒少，甚通。谓非其时而有其气，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盖时和岁稔，天气以宁，民气以和，虽当盛之岁亦微，至于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理数自然之道，无足怪者。

二、《阴阳应象大论》曰：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上节统言司天之病，此下专言人受病之故。

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皆不知温病伤寒之辨。如庞安常之《卒病论》，朱肱之《活人书》，韩祇和之《微旨》，王实之《证治》，刘守真之《伤寒医鉴》《伤寒直格》，张子和之《伤寒心镜》等书，非以治伤寒之法治温病，即将温暑认作伤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别立防风通圣、双解通圣、九味羌活等汤，甚至于辛温药中加苦寒，王安道《溯洄集》中辩之最详，兹不再辩。论温病之最详者，莫过张景岳、吴又可、喻嘉言三家。时医所宗者，三家为多，请略陈之：按张景岳、喻嘉言皆著讲寒字，并未理会本文上有“故曰”二字，上文有“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二句，张氏立论出方，悉与伤寒混，谓温病即伤寒，袭前人之旧，全无实得，固无足论。喻氏立论，虽有分析，中篇亦混入伤寒少阴、厥阴证，出方亦不能外辛温发表、辛热温里，为害实甚。以苦心力学之士，尚不免智者千虑之失，尚何怪后人之无从取法，随手杀人哉！甚矣学问之难也！吴又可实能识得寒温二字，所见之证，实无取乎辛温辛热甘温，又不明伏气为病之理，以为何者为即病之伤寒，何者为不即病待春而发之温病，遂直断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不责己之不明，反责经言之谬。瑭推原三子之偏，各自有说：张氏混引经文，将论伤寒之文，引证温热，以伤寒化热之后，经亦称热病故也，张氏不能分析，遂将温病认作伤寒。喻氏立论，开口言春温，当初春之际，所见之病，多有寒证，遂将伤寒认作温病。吴氏当崇祯凶荒兵火之际，满眼温疫，遂直辟经文“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文。盖皆各执己见，不能融会贯通也。瑭按：伏气为病，如春温、冬咳、温疟，《内经》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气，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如前列《六元正纪》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数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如又可所云戾气，间亦有之，乃其变也。惟在司命者善查其常变而补救之。

三、《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恒示戒于早，必谨于微。记曰：凡事豫则立。经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一节当与月令参看，与上条冬伤于寒互看，盖谓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足以避之。故《素问》首章《上古天真论》，即言男女阴精之所以生，所以长，所以枯之理；次章紧接《四气调神大论》，示人春养生以为夏奉长之地，夏养长以为秋奉收之地，秋养收以为冬奉藏之地，冬养藏以为春奉生之地。盖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岂独温病为然哉！《金匮》谓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是也。何喻氏不明此理，将冬伤于寒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而伤于寒，又总作一大扇文字，勉强割裂《伤寒论》原文以实之，未免有过

虑则凿之弊。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

汪按：喻氏天资超卓，学力精锐，在此道诚为独辟榛芜，深窥窔奥，但帖括结习太重，往往于间架门面上著力，论伤寒以青龙与桂麻鼎峙，柯氏已正其失矣，乃论温病仍用三扇，甚至方法数目，一一求合《伤寒论》，正如汉唐步天以律吕卦爻为主，牵凑补缀，反使正义不明，读者当分别观之也。《寓意草》中金鉴一条，仍属伤寒，指为温病者非。

四、《热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

温者，暑之渐也。先夏至，春候也。春气温，阳气发越，阴精不足以承之，故为病温。后夏至，温盛为热，热盛则湿动，热与湿搏而为暑也。勿者，禁止之词。勿止暑之汗，即治暑之法也。

五、《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此伤寒暑之辨也。经语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温暑哉！

六、《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暑中有火，性急而疏泄，故令人自汗。火与心同气相求，故善烦（烦从火从页，谓心气不宁，而面若火烁也）。烦则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郁遏胸中清廓之气，故欲喝而呻之。其或邪不外张而内藏于心，则静；心主言，暑邪在心，虽静亦欲自言不休也。

七、《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此节以下，诊温病之法。

经之辨温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谓伤寒，而悉以伤寒足三阴经温法治之哉！张景岳作《类经》，割裂经文，蒙混成章，由未细心绎绎也。尺肤热甚，火烁精也；脉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脉盛而滑，邪机向外也。

八、《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热病七日八日动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骨髓，死不可治。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大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此节历叙热病之死征，以禁人之刺，盖刺则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间有可药而

愈者。盖刺法能泄能通，开热邪之闭结最速；至于益阴以留阳，实刺法之所短，而汤药之所长也。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邪机尚浅，在上焦，故取之诸阳以泄其阳邪，阳气通则汗随之；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阳盛则阴衰，泻阳则阴得安其位，故曰实其阴，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故曰补其不足也。

身热甚而脉之阴阳皆静，脉证不应，阳证阴脉，故曰勿刺。

热病七、八日动喘而弦，喘为肺气实，弦为风火鼓荡，故浅刺手大指间，以泄肺气，肺之热痹开则汗出。大指间，肺之少商穴也。

热证七、八日脉微小者，邪气深入下焦血分，逼血从小便出，故溲血；肾精告竭，阴液不得上潮，故口中干；脉至微小，不惟阴精竭，阳气亦从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脉实者可治，法详于后。

热病已得汗，脉尚躁而喘，故知其复热也；热不为汗衰，火热克金故喘，金受火克，肺之化源欲绝，故死。间有可治，法详于后。

热病不知所痛，正衰不与邪争也；耳聋，阴伤精欲脱也；不能自收，真气惫也；口干热甚，阳邪独盛也；阴颇有寒，此寒字，作虚字讲，谓下焦阴分颇有虚寒之证，以阴精亏损之人，真气败散之象已见，而邪热不退，未有不乘其空虚而入者，故曰热在骨髓，死不治也。其有阴衰阳盛而真气未至溃败者，犹有治法，详见于后。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虚之极，故曰死。然虽不可刺，犹可以药沃之得法，亦有生者，法详于后。

脉躁盛不得汗，此阳盛之极也。阳盛而至于极，阴无容留之地，故亦曰死。然用药开之得法，犹可生，法详于后。

汗不出而颧赤，邪盛不得解也；哕，脾阴病也。阴阳齐病，治阳碍阴，治阴碍阳，故曰死也。泄而腹满甚，脾阴病重也，亦系阴阳皆病。目不明，精散而气脱也。经曰：精散视岐，又曰气脱者目不明。热犹未已，仍铄其精而伤其气，不死得乎！老人婴儿，一则孤阳已衰，一则稚阳未足，既得温热之阳病，又加腹满之阴病，不必至于满甚，而已有死道焉。汗不出为邪阳盛，呕为正阳衰；下血者，热邪深入不得外出，必逼迫阴络之血下注，亦为阴阳两伤也。舌本烂，肾脉胆脉心脉皆循喉咙、系舌本，阳邪深入，则一阴一阳之火结于血分，肾水不得上济，热退犹可生，热仍不止，故曰死也。咳而衄，邪闭肺络，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则化源绝矣。髓热者，邪入至深至于肾部也。热而痉，邪入至深至于肝部也。以上九条，虽皆不可刺，后文亦间立治法，亦有可生者。太阳之脉色荣颧骨为热病者，按手太阳之脉，由目内眦斜络于颧，而与足太阳交，是颧者两太阳交处也，太阳属水，水受火沸，故色荣赤为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厥阴，木也，水受火之反克，金不来生木反生火，水无容足之地，故死速也。少阳之脉色荣颊前为热病者，按手少阳之脉，出耳前，过客主人前（足少阳穴），交颊至目锐眦而交足少阳，是颊前两少阳交处也，少阳属相火，火色现于二经交会之处，故为热病也；与少阴脉争见，少阴属君火，二火相炽，水难为受，故亦不出三日而死也。

九、《评热病论》：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邪气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此节语意自明，经谓必死之证，谁敢谓生，然药之得法，有可生之理，前所谓针药各异用也，详见后。

十、《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日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肝病小便先黄者，肝脉络阴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则失其疏泄之职，故小便先黄也。腹痛多卧，木病克脾土也。热争，邪热甚而与正气相争也。狂言及惊，手厥阴心包病也，两厥阴同气，热争，则手厥阴亦病也。胁满痛，肝脉行身之两旁，胁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卧，肝主风，风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病热，必吸少阴肾中真阴，阴伤，故骚扰不得安卧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时，故汗出而愈。气逆谓病重而不顺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胜之日而死也。刺足厥阴、少阳，厥阴系本脏，少阳，厥阴之腑也。并刺之者，病在脏，泻其腑也。逆则头痛以下，肝主升，病极而上升之故。

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余脏仿此。

十一、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心病先不乐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经谓膻中为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心病故不乐也。卒心痛，凡实痛，皆邪正相争，热争，故卒然心痛也。烦闷，心主火，故烦，膻中气不舒，故闷。呕，肝病也，两厥阴同气，膻中代心受病，故热甚而争之后，肝病亦见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呕也。头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无汗，汗为心液，心病故汗不得通也。

十二、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脾病头先重者，脾属湿土，性重，经谓湿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头先重也。颊，少阳部也，土之与木，此负则彼胜，土病而木病亦见也。烦心，脾脉注心也。颜青欲呕，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腰为肾之腑，脾主制水，肾为司水之神，脾病不能制水，故腰痛；再脾病胃不能独治，阳明主约束而利机关，故痛而至于不可用俯仰也。腹满泄，脾经本病也。颔痛，亦木病也。

十三、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肺病先恶风寒者，肺主气，又主皮毛，肺病则气贲郁不得捍卫皮毛也。舌上黄者，肺气不化则湿热聚而为黄苔也（按：苔字，方书悉作胎。胎乃胎包之胎，特以苔生舌上，故从肉旁。不知古人借用之字甚多，盖湿热蒸而生苔，或黄、或白、或青、或黑，皆因病之深浅，或寒、或热、或燥、或湿而然，如春夏间石上土坂之阴面生苔者然。故本论苔字，悉从草不从肉）。喘，气郁极也。咳，火克金也。胸膺，背之腑也，皆天气主之，肺主天气，肺气郁极，故痛走胸膺背也，走者，不定之词。不得太息，气郁之极也。头痛不堪，亦天气贲郁之极也。汗出而寒，毛窍开，故汗出，汗出卫虚，故恶寒，又肺本恶寒也。

十四、肾热病者，先腰痛，胫痠，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胫寒且痠，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

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

肾病腰先痛者，腰为肾之腑，又肾脉贯脊会于督之长强穴。腑，肾脉入跟中，以上腘内，太阳之脉亦下贯腘内，腘即腑也；痿，热烁液也。苦渴数饮，肾主五液而恶燥，病热则液伤而燥，故苦渴而饮水求救也。项，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肾病至于热争，脏病甚而移之腑，故项痛而强也。腑寒且痿，腑义见上。寒，热极为寒也；痿，热烁液也。足下热，肾脉从小指之下，邪趋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热也。不欲言，心主言，肾病则水克火也。员员澹澹，状其痛之甚而无奈也。

十五、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节言五脏欲病之先，必各现端绪于其部分，示人早治，以免热争则病重也。

十六、《热论篇》：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此节言热病之禁也，语意自明。大抵邪之着人也，每借有质以为依附，热时断不可食，热退必须少食，如兵家坚壁清野之计，必俟热邪尽退，而后可大食也。

十七、《刺法论》：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此言避疫之道。

按：此下尚有避其毒气若干言，以其想青气、想白气等，近于祝由家言，恐后人附会之词，故节之，要亦不能外“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二句之理，语意已尽，不必滋后学之惑也。

十八、《玉板论要》曰：病温虚甚死。

病温之人，精血虚甚，则无阴以胜温热，故死。

十九、《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呼吸俱三动，是六、七至脉矣，而气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肉热，则为病温。盖温病必伤金水二脏之津液，尺之脉属肾，尺之穴属肺也，此处肌肉热，故知为病温。其不热而脉兼滑者，则为病风，风之伤人也，阳先受之，尺为阴，故不热也。如脉动躁而兼涩，是气有余而血不足，病则为痹矣。

卷 一

上 焦 篇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

此九条，见于王叔和《伤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牵引《难经》之文以神其说。按

时推病，实有是证，叔和治病时，亦实遇是证。但叔和不能别立治法，而叙于《伤寒例》中，实属蒙混，以《伤寒论》为治外感之妙法，遂将一切外感悉收入《伤寒例》中，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后人亦不能打破此关，因仍苟简，千余年来，贻患无穷，皆叔和之作俑，无怪见驳于方有执、喻嘉言诸公也。然诸公虽驳叔和，亦未曾另立方法，喻氏虽立治法，仍不能脱却伤寒圈子，弊与叔和无二，以致后人无所遵依。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瑭得以善其后也。

风温者，初春阳气始开，厥阴行令，风夹温也。温热者，春末夏初，阳气弛张，温盛为热也。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温毒者，诸温夹毒，秽浊太甚也。暑温者，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湿温者，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也。秋燥者，秋金燥烈之气也。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温疟者，阴气先伤，又因于暑，阳气独发也。

按：诸家论温，有顾此失彼之病，故是编首揭诸温之大纲，而名其书曰《温病条辨》。

二、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古来但言膀胱主表，殆未尽其义。肺者，皮毛之合也，独不主表乎（按：人身一脏一腑主表之理，人皆习焉不察。以三才大道言之：天为万物之大表，天属金，人之肺亦属金，肺主皮毛，经曰皮应天，天一生水；地支始于子，而亥为天门，乃贞元之会；人之膀胱为寒水之腑；故俱同天气，而俱主表也）！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再寒为阴邪，虽《伤寒论》中亦言中风，此风从西北方来，乃肃发之寒风也，最善收引，阴盛必伤阳，故首郁遏太阳经中之阳气，而为头痛身热等证。太阳阳腑也，伤寒阴邪也，阴盛伤人之阳也。温为阳邪，此论中亦言伤风，此风从东方来，乃解冻之温风也，最善发泄，阳盛必伤阴，故首郁遏太阴经中之阴气，而为咳嗽自汗口渴头痛身热尺热等证。太阴阴脏也，温热阳邪也，阳盛伤人之阴也。阴阳两大法门之辨，可了然于心目间矣。

夫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举凡万物，莫不由此少阳、少阴之气以为生成，故万物皆可名之曰东西。人乃万物之统领也，得东西之气最全，乃与天地东西之气相应。其病也，亦不能不与天地东西之气相应。东西者，阴阳之道路也。由东而往，为木、为风、为湿、为火、为热，湿土居中，与火交而成暑，火也者，南也。由西而往，为金、为燥、为水、为寒，水也者，北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南北者，阴阳之极致也。天地运行此阴阳以化生万物，故曰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天地运行之阴阳和平，人生之阴阳亦和平，安有所谓病也哉！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之浅者病浅，偏之深者病深；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清、病寒，此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医者不可不知。烛其为水之病也，而温之热之；烛其为火之病也，而凉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和而已。非如鉴之空，一尘不染，如衡之平，毫无倚着，不能暗合道妙，岂可各立门户，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而已哉！瑭因辨寒病之原于水，温病之原于火也，而并及之。

三、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

不缓，则非太阳中风矣；不紧，则非太阳伤寒矣；动数者，风火相煽之象，经谓之躁；两寸独大，火克金也。尺肤热，尺部肌肤热甚，火反克水也。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与太阳中风无异，此处最足以相混，于何辨之？于脉动数，不缓不紧，证有

或渴、或咳、尺热，午后热甚辨之。太阳头痛，风寒之邪，循太阳经上至头与项，而项强头痛也。太阴之头痛，肺主天气，天气郁，则头亦痛也，且春气在头，又火炎上也。吴又可谓浮泛太阳经者，臆说也。伤寒之恶寒，太阳属寒水而主表，故恶风寒；温病之恶寒，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恶风寒也。太阳病则周身之阳气郁，故身热；肺主化气，肺病不能化气，气郁则身亦热也。太阳自汗，风疏卫也；太阴自汗，皮毛开也，肺亦主卫。渴，火克金也。咳，肺气郁也。午后热甚，浊邪归下，又火旺时也，又阴受火克之象也。

四、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温毒、暑温、湿温、温疟，不在此例。

按：仲景《伤寒论》原文，太阳病（谓如太阳证，即上文头痛身热恶风自汗也），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盖温病忌汗，最喜解肌，桂枝本为解肌，且桂枝芳香化浊，芍药收阴敛液，甘草败毒和中，姜、枣调和营卫，温病初起，原可用之。此处却变易前法，恶风寒者主以桂枝，不恶风寒主以辛凉者，非敢擅违古训也。仲景所云不恶风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古文简、质，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故不暇详耳。盖寒水之病，冬气也，非辛温春夏之气，不足以解之，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故仍旧用桂枝辛温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热之邪皆解矣。温热之邪，春夏之气，不恶风寒，则不兼寒风可知，此非辛凉秋金之气，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故改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

桂枝汤方

桂枝六钱　芍药（炒）三钱　炙甘草二钱　生姜三片　大枣（去核）二枚

煎法服法，必如《伤寒论》原文而后可；不然，不惟失桂枝汤之妙，反生他变，病必不除。

汪按：麻黄、桂枝，既系肺药，故传足不传手，前人多不以为然，但人之经络相通，而天之感气则异，故治法不同也。

辛凉平剂银翘散方

连翘一两　银花一两　苦桔梗六钱　薄荷六钱　竹叶四钱　生甘草五钱　芥穗四钱　淡豆豉五钱　牛蒡子六钱

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煎。肺药取轻清，过煎则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盖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故从普济消毒饮时时清扬法。今人亦间有用辛凉法者，多不见效，盖病大药轻之故，一不见效，随改弦易辙，转去转远，即不更张，缓缓延至数日后，必成中下焦证矣。胸膈闷者，加藿香三钱，郁金三钱，护膻中；渴甚者，加花粉；项肿咽痛者，加马勃、元参；衄者，去芥穗、豆豉，加白茅根三钱，侧柏炭三钱，栀子炭三钱；咳者，加杏仁利肺气；二、三日病犹在肺，热渐入里，加细生地、麦冬保津液；再不解，或小便短者，加知母、黄芩、栀子之苦寒，与麦、地之甘寒，合化阴气，而治热淫所胜。

方论：按：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盖病在手经，徒伤足太阳无益；病自口鼻吸受而生，徒发其表亦无益也。且汗为心液，心阳受伤，必有神明内乱、谵语癫狂、内闭外脱之变。再，误汗虽曰伤阳，汗乃五液之一，未始不伤阴也。《伤寒论》曰：“尺脉微者为里虚，禁汗。”其义可见。其曰伤阳者，特举其伤之重者而言之耳。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岂非为贼立帜乎？此古来用伤寒法治温病之大错

也。至若吴又可开首立一达原饮，其意以为直透膜原，使邪速溃，其方施于藜藿壮实人之温疫病，容有愈者，芳香辟秽之功也；若施于膏粱纨绔，及不甚壮实人，未有不败者。盖其方中首用槟榔、草果、厚朴为君：夫槟榔，子之坚者也，诸子皆降，槟榔苦辛而温，体重而坚，由中走下，直达肛门，中下焦药也；草果亦子也，其气臭烈大热，其味苦，太阴脾经之劫药也；厚朴苦温，亦中焦药也。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知母、黄芩，亦皆中焦苦燥里药，岂可用乎？况又有温邪游溢三阳之说，而有三阳经之羌活、葛根、柴胡加法，是仍以伤寒之法杂之，全不知温病治法，后人止谓其不分三焦，犹浅说也。其三消饮加入大黄、芒硝，惟邪入阳明，气体稍壮者，幸得以下而解，或战汗而解，然往往成弱证，虚甚者则死矣。况邪有在卫者，在胸中者，在营者，入血者，妄用下法，其害可胜言耶？岂视人与铁石一般，并非气血生成者哉？究其始意，原以矫世医以伤寒法治病温之弊，颇能正陶氏之失，奈学未精纯，未足为法。至喻氏、张氏多以伤寒三阴经法治温病，其说亦非，以世医从之者少，而宗又可者多，故不深辩耳。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王安道《溯洄集》，亦有温暑当用辛凉不当用辛温之论，谓仲景之书，为即病之伤寒而设，并未尝为不即病之温暑而设。张凤逵集治暑方，亦有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之论。皆先得我心者）。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用东垣清心凉膈散，辛凉苦甘。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加银花辛凉，芥穗芳香，散热解毒；牛蒡子辛平润肺，解热散结，除风利咽；皆手太阴药也。合而论之，经谓"冬不藏精，春必温病"，又谓"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又谓"病温虚甚死"，可见病温者，精气先虚。此方之妙，预护其虚，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用之得法，自然奏效，此叶氏立法，所以迥出诸家也。

五、太阴温病，恶风寒，服桂枝汤已，恶寒解，余病不解者，银翘散主之；余证悉减者，减其制。

太阴温病，总上条所举而言也。恶寒已解，是全无风寒，止余温病，即禁辛温法，改从辛凉。减其制者，减银翘散之制也。

六、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

咳，热伤肺络也。身不甚热，病不重也。渴而微，热不甚也。恐病轻药重，故另立轻剂方。

辛凉轻剂桑菊饮方

杏仁二钱　连翘一钱五分　薄荷八分　桑叶二钱五分　菊花一钱　苦梗二钱　甘草八分　苇根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日二服。二、三日不解，气粗似喘，燥在气分者，加石膏、知母；舌绛暮热，甚燥，邪初入营，加元参二钱，犀角一钱；在血分者，去薄荷、苇根，加麦冬、细生地、玉竹、丹皮各二钱；肺热甚，加黄芩；渴者，加花粉。

方论：此辛甘化风，辛凉微苦之方也。盖肺为清虚之脏，微苦则降，辛凉则平，立此方所以避辛温也。今世佥用杏苏散通治四时咳嗽，不知杏苏散辛温，只宜风寒，不宜风温，且有不分表里之弊。此方独取桑叶、菊花者，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故桑叶善平肝风；春乃肝令而主风，木旺金衰之候，故抑其有余，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肺络而宣肺气。菊花晚成，芳香味甘，能补金水二脏，故用之以补其不足。风温咳嗽，虽系小病，常见误用辛温重剂销铄肺液，致久嗽成劳者不一而足。圣人不忽于细，必谨于微，医者于此等处，尤当加意也。

七、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

虎汤主之。

脉浮洪，邪在肺经气分也。舌黄，热已深；渴甚，津已伤也；大汗，热逼津液也；面赤，火炎上也。恶热，邪欲出而未遂也。辛凉平剂焉能胜任，非虎啸风生，金飚退热，而又能保津液不可，前贤多用之。

辛凉重剂白虎汤方

生石膏（研）一两　知母五钱　生甘草三钱　白粳米一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病退，减后服，不知，再作服。

方论：义见法下，不再立论，下仿此。

八、太阴温病，脉浮大而芤，汗不出，微喘，甚至鼻孔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脉若散大者，急用之，倍人参。

浮大而芤，几于散矣，阴虚而阳不固也。补阴药有鞭长莫及之虞，惟白虎退邪阳，人参固正阳，使阳能生阴，乃救化源欲绝之妙法也。汗涌，鼻扇，脉散，皆化源欲绝之征兆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

即于前方内，加人参三钱。

九、白虎本为达热出表，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此白虎之禁也。按：白虎慓悍，邪重非其力不举，用之得当，原有立竿见影之妙，若用之不当，祸不旋踵。懦者多不敢用，未免坐误事机；孟浪者，不问其脉证之若何，一概用之，甚至石膏用至斤余之多，应手而效者固多，应手而毙者亦复不少。皆未真知确见其所以然之故，故手下无准的也。

十、太阴温病，气血两燔者，玉女煎去牛膝加元参主之。

气血两燔，不可专治一边，故选用张景岳气血两治之玉女煎。去牛膝者，牛膝趋下，不合太阴证之用。改熟地为细生地者，亦取其轻而不重，凉而不温之义，且细生地能发血中之表也。加元参者，取其壮水制火，预防咽痛失血等证也。

玉女煎去牛膝熟地加细生地元参方（辛凉合甘寒法）

生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元参四钱　细生地六钱　麦冬六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钟服。

十一、太阴温病，血从上溢者，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主之。其中焦病者，以中焦法治之。若吐粉红血水者，死不治；血从上溢，脉七、八至以上，面反黑者，死不治，可用清络育阴法。

血从上溢，温邪逼迫血液上走清道，循清窍而出，故以银翘散败温毒，以犀角地黄清血分之伏热，而救水即所以救金也。至粉红水非血非液，实血与液交迫而出，有燎原之势，化源速绝。血从上溢，而脉至七、八至，面反黑，火极而似水，反兼胜己之化也，亦燎原之势莫制，下焦津液亏极，不能上济君火，君火反与温热之邪合德，肺金其何以堪，故皆主死。化源绝，乃温病第一死法也。仲子曰：敢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瑭以为医者不知死，焉能救生。细按温病死状百端，大纲不越五条。在上焦有二：一曰肺之化源绝者死；二曰心神内闭，内闭外脱者死。在中焦亦有二：一曰阳明太实，土克水者死；二曰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在下焦则无非热邪深入，消铄津液，涸尽而死也。

犀角地黄汤方（见下焦篇）

银翘散（方见前）

已用过表药者，去豆豉、芥穗、薄荷。

十二、太阴温病，口渴甚者，雪梨浆沃之；吐白沫粘滞不快者，五汁饮沃之。

此皆甘寒救液法也。

雪梨浆方（甘冷法）

以甜水梨大者一枚薄切，新汲凉水内浸半日，时时频饮。

五汁饮方（甘寒法）

梨汁　荸荠汁　鲜苇根汁　麦冬汁　藕汁（或用蔗浆）

临时斟酌多少，和匀凉服，不甚喜凉者，重汤炖温服。

十三、太阴病得之二、三日，舌微黄，寸脉盛，心烦懊侬，起卧不安，欲呕不得呕，无中焦证，栀子豉汤主之。

温病二、三日，或已汗，或未汗，舌微黄，邪已不全在肺中矣。寸脉盛，心烦懊侬，起卧不安，欲呕不得，邪在上焦膈中也。在上者因而越之，故涌之以栀子，开之以香豉。

栀子豉汤方（酸苦法）

栀子（捣碎）五枚　香豆豉六钱

水四杯，先煮栀子数沸，后纳香豉，煮取二杯，先温服一杯，得吐止后服。

十四、太阴病得之二、三日，心烦不安，痰涎壅盛，胸中痞塞欲呕者，无中焦证，瓜蒂散主之。虚者，加参芦。

此与上条有轻重之分，有有痰无痰之别。重剂不可轻用，病重药轻，又不能了事，故上条止用栀子豉汤快涌膈中之热，此以痰涎壅盛，必用瓜蒂散急吐之，恐邪入包宫而成痉厥也。瓜蒂、栀子之苦寒，合赤小豆之甘酸，所谓酸苦涌泄为阴，善吐热痰，亦在上者因而越之方也。

瓜蒂散方（酸苦法）

甜瓜蒂一钱　赤小豆（研）二钱　山栀子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先服半杯，得吐止后服，不吐再服。虚者，加人参芦一钱五分。

十五、太阴温病，寸脉大，舌绛而干，法当渴，今反不渴者，热在营中也，清营汤去黄连主之。

渴乃温之本病，今反不渴，滋人疑惑；而舌绛且干；两寸脉大，的系温病。盖邪热入营蒸腾，营气上升，故不渴，不可疑不渴非温病也，故以清营汤清营分之热，去黄连者，不欲其深入也。

清营汤（见暑温门中）

十六、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必发斑疹，汗出过多者，必神昏谵语。发斑者，化斑汤主之；发疹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主之。禁升麻、柴胡、当归、防风、羌活、白芷、葛根、三春柳。神昏谵语者，清宫汤主之，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亦主之。

温病忌汗者，病由口鼻而入，邪不在足太阳之表，故不得伤太阳经也。时医不知而误发之，若其人热甚血燥，不能蒸汗，温邪郁于肌表血分，故必发斑疹也。若其表疏，一发而汗出不止，汗为心液，误汗亡阳，心阳伤而神明乱，中无所主，故神昏。心液伤而心血虚，心以阴为体，心阴不能济阳，则心阳独亢，心主言，故谵语不休也。且手经逆传，世罕知之，手太阴病不解，本有必传手厥阴心包之理，况又伤其气血乎！

化斑汤方

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生甘草三钱　元参三钱　犀角二钱　白粳米一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渣再煮一钟，夜一服。

方论：此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法也。前人悉用白虎汤作化斑汤者，以其为阳明证也。阳明主肌肉，斑家遍体皆赤，自内而外，故以石膏清肺胃之热，知母清金保肺而治阳明独胜之热，甘草清热解毒和中，粳米清胃热而保胃液，白粳米阳明燥金之岁谷也。本论独加元参、犀角者，以斑色正赤，木火太过，其变最速，但用白虎燥金之品，清肃上焦，恐不胜任，故加元参启肾经之气，上交于肺，庶水天一气，上下循环，不致泉源暴绝也，犀角咸寒，禀水木火相生之气，为灵异之兽，具阳刚之体，主治百毒蛊疰，邪鬼瘴气，取其咸寒，救肾水以济心火，托斑外出，而又败毒辟瘟也；再病至发斑，不独在气分矣，故加二味凉血之品。

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方　即于前银翘散内去豆豉，加细生地四钱，大青叶三钱，丹皮三钱，元参加至一两。

方论：银翘散义见前。加四物，取其清血热；去豆豉，畏其温也。

按：吴又可有托里举斑汤，不言疹者，混斑疹为一气也。考温病中发疹者十之七、八，发斑者十之二、三。盖斑乃纯赤，或大片，为肌肉之病，故主以化斑汤，专治肌肉；疹系红点高起，麻、瘖、沙皆一类，系血络中病，故主以芳香透络，辛凉解肌，甘寒清血也。其托里举斑汤方中用归、升、柴、芷、川山甲，皆温燥之品，岂不畏其灼津液乎？且前人有痘宜温、疹宜凉之论，实属确见，况温疹更甚于小儿之风热疹乎！其用升、柴，取其升发之义，不知温病多见于春夏发生之候，天地之气，有升无降，岂用再以升药升之乎？且经谓“冬藏精者，春不病温”，是温病之人，下焦精气久已不固，安庸再升其少阳之气，使下竭上厥乎！经谓“无实实，无虚虚，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可不知耶？后人皆尤而效之，实不读经文之过也。

再按：时人发温热之表，二、三日汗不出者，即云斑疹蔽伏，不惟用升、柴、羌、葛，且重以山川柳发之。不知山川柳一岁三花，故得三春之名，俗转音三春为山川，此柳古称柽木，诗所谓“其柽其椐”者是也。其性大辛大温，生发最速，横枝极细，善能入络，专发虚寒白疹，若温热气血沸腾之赤疹，岂非见之如雠仇乎？夫善治温病者，原可不必出疹，即有邪郁二、三日或三、五日，既不得汗，有不得不疹之势，亦可重者化轻，轻者化无，若一派辛温刚燥，气受其灾而移于血，岂非自造斑疹乎？再时医每于疹已发出，便称放心，不知邪热炽甚之时，正当谨慎，一有疏忽，为害不浅。再疹不忌泻，若里结须微通之，不可令大泄，致内虚下陷，法在中焦篇。

汪按：三春柳一名西河柳，又名观音柳，《图经》《别录》未载，自缪希雍《广笔记》盛推其治疹之功，而用者遂多。不知寒疹须发，温疹不须发，可用辛凉，不可用辛温也。木棉纱之类同此。疹以泻为顺，忌升提，忌辅涩，亦不宜下，以犯中下二焦。其疹痢者，当苦寒坚阴，治属中下。

清宫汤方

元参心三钱　莲子心五分　竹叶卷心二钱　连翘心二钱　犀角尖（磨冲）二钱　连心麦冬三钱

加减法：热痰盛，加竹沥、梨汁各五匙；咯痰不清，加括蒌皮一钱五分；热毒盛，加金汁、人中黄；渐欲神昏，加银花三钱，荷叶二钱，石菖蒲一钱。

方论：此咸寒甘苦法，清膻中之方也。谓之清宫者，以膻中为心之宫城也。俱用心者，凡心有生生不已之意，心能入心，即以清秽浊之品，便补心中生生不已之生气，救性命于微芒也。火能令人昏，水能令人清，神昏谵语，水不足而火有余，又有秽浊也。且离以坎为体，元参味苦属水，补离中之虚；犀角灵异味咸，辟秽解毒，所谓灵

犀一点通，善通心气，色黑补水，亦能补离中之虚，故以二物为君。莲心甘苦咸，倒生根，由心走肾，能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能使肾水上潮于心，故以为使。连翘象心，心能退心热。竹叶心锐而中空，能通窍清心，故以为佐。麦冬之所以用心者，本经称其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脉络绝，试问去心，焉能散结气，补伤中，通伤饱，续胃脉络绝哉？盖麦冬禀少阴癸水之气，一本横生，根颗连络，有十二枚者，有十四、五枚者，所以然之故，手足三阳三阴之络，共有十二，加任之尾翳，督之长强，共十四，又加脾之大络，共十五，此物性合人身自然之妙也，惟圣人能体物象，察物情，用麦冬以通续络脉。命名与天冬并称门冬者，冬主闭藏，门主开转，谓其有开合之功能也。其妙处全在一心之用，从古并未有去心之明文，张隐庵谓不知始自何人，相沿已久而不可改，瑭遍考始知自陶宏景始也，盖陶氏惑于诸心入心，能令人烦之一语，不知麦冬无毒，载在上品，久服身轻，安能令人烦哉！如参、术、芪、草，以及诸仁诸子，莫不有心，亦皆能令人烦而悉去之哉？陶氏之去麦冬心，智者千虑之失也。此方独取其心，以散心中秽浊之结气，故以之为臣。

安宫牛黄丸方

牛黄一两　郁金一两　犀角一两　黄连一两　朱砂一两　梅片二钱五分　麝香二钱五分　真珠五钱　山栀一两　雄黄一两　金箔衣　黄芩一两

上为极细末，炼老蜜为丸，每丸一钱，金箔为衣，蜡护。脉虚者，人参汤下；脉实者，银花、薄荷汤下。每服一丸。兼治飞尸卒厥，五痫中恶，大人小儿痉厥之因于热者。大人病重体实者，日再服，甚至日三服；小儿服半丸，不知再服半丸。

方论：此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咸寒保肾水而安心体，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之方也。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之神。犀角主治百毒，邪鬼瘴气。真珠得太阴之精，而通神明，合犀角补水救火。郁金草之香，梅片木之香（按：冰片，洋外老杉木浸成，近世以樟脑打成伪之，樟脑发水中之火，为害甚大，断不可用），雄黄石之香，麝香乃精血之香，合四香以为用，使闭固之邪热温毒深藏在厥阴之分者，一齐从内透出，而邪秽自消，神明可复也。黄连泻心火，栀子泻心与三焦之火，黄芩泻胆、肺之火，使邪火随诸香一齐俱散也。朱砂补心体，泻心用，合金箔坠痰而镇固，再合真珠、犀角为督战之主帅也。

紫雪丹方（从《本事方》去黄金）

滑石一斤　石膏一斤　寒水石一斤　磁石（水煮）二斤

捣煎去渣入后药：

羚羊角五两　木香五两　犀角五两　沉香五两　丁香一两　升麻一斤　元参一斤　炙甘草半斤

以上八味，并捣锉。入前药汁中煎，去渣入后药：

朴硝　硝石各二斤

提净，入前药汁中，微火煎，不住手将柳木搅，候汁欲凝，再加入后二味

辰砂（研细）三两　麝香（研细）一两二钱

入煎药拌匀。合成退火气，冷水调服一、二钱。

方论：诸石利水火而通下窍。磁石、元参补肝肾之阴，而上济君火。犀角、羚羊泻心、胆之火；甘草和诸药而败毒，且缓肝急。诸药皆降，独用一味升麻，盖欲降先升也。诸香化秽浊，或开上窍，或开下窍，使神明不致坐困于浊邪而终不克复其明也。丹砂色赤，补心而通心火，内含汞而补心体，为坐镇之用。诸药用气，硝独用质者，以其水卤结成，性峻而易消，泻火而散结也。

《局方》至宝丹方

犀角（镑）一两　朱砂（飞）一两　琥珀（研）一两　玳瑁（镑）一两　牛黄五

钱　麝香五钱

以安息重汤炖化，和诸药为丸一百丸，蜡护。

方论：此方会萃各种灵异，皆能补心体，通心用，除邪秽，解热结，共成拨乱反正之功。大抵安宫牛黄丸最凉，紫雪次之，至宝又次之，主治略同，而各有所长，临用对证斟酌可也。

十七、邪入心包，舌蹇肢厥，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

厥者，尽也。阴阳极造其偏，皆能致厥。伤寒之厥，足厥阴病也。温热之厥，手厥阴病也。舌卷囊缩，虽同系厥阴现证，要之舌属手，囊属足也。盖舌为心窍，包络代心用事，肾囊前后，皆肝经所过，断不可以阴阳二厥混而为一，若陶节庵所云："冷过肘膝，便为阴寒"，恣用大热。再，热厥之中亦有三等：有邪在络居多，而阳明证少者，则从芳香，本条所云是也；有邪搏阳明，阳明太实，上冲心包，神迷肢厥，甚至通体皆厥，当从下法，本论载入中焦篇；有日久邪杀阴亏而厥者，则从育阴潜阳法，本论载入下焦篇。

牛黄丸、紫雪丹方（并见前）

十八、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颊肿，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肿，甚则耳聋，俗名大头温、虾蟆温者，普济消毒饮去柴胡、升麻主之，初起一、二日，再去芩，连，三四日加之佳。

温毒者，秽浊也。凡地气之秽，未有不因少阳之气而自能上升者，春夏地气发泄，故多有是证；秋冬地气，间有不藏之时，亦或有是证；人身之少阴素虚，不能上济少阳，少阳升腾莫制，亦多成是证；小儿纯阳火多，阴未充长，亦多有是证。咽痛者，经谓"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盖少阴少阳之脉，皆循喉咙，少阴主君火，少阳主相火，相济为灾也。耳前耳后颊前肿者，皆少阳经脉所过之地，颊车不独为阳明经穴也。面赤者，火色也。甚则耳聋者，两少阳之脉，皆入耳中，火有余则清窍闭也。治法总不能出李东垣普济消毒饮之外。其方之妙，妙在以凉膈散为主，而加化清气之马勃、僵蚕、银花，得轻可去实之妙；再加元参、牛蒡、板蓝根，败毒而利肺气，补肾水以上济邪火；去柴胡、升麻者，以升腾飞越太过之病，不当再用升也。说者谓其引经，亦甚愚矣！凡药不能直至本经者，方用引经药作引，此方皆系轻药，总走上焦，开天气，肃肺气，岂须用升、柴直升经气耶？去黄芩、黄连者，芩连里药也，病初起未至中焦，不得先用里药，犯中焦故也。

普济消毒饮去升麻柴胡黄芩黄连方

连翘一两　薄荷三钱　马勃四钱　牛蒡子六钱　芥穗三钱　僵蚕五钱　元参一两　银花一两　板蓝根五钱　苦梗一两　甘草五钱

上共为粗末。每服六钱，重者八钱，鲜苇根汤煎，去渣服，约二时一服，重者一时许一服。

十九、温毒外肿，水仙膏主之，并主一切痈疮。

按：水仙花得金水之精，隆冬开花，味苦微辛，寒滑无毒，苦能升火败毒，辛能散邪热之结，寒能胜热，滑能利痰，其妙用全在汁之胶粘，能拔毒外出，使毒邪不致深入脏腑伤人也。

水仙膏方

水仙花根，不拘多少，剥去老赤皮与根须，入石臼捣如膏，敷肿处，中留一孔出热气，干则易之，以肌肤上生黍米大小黄疮为度。

二十、温毒敷水仙膏后，皮间有小黄疮如黍米者，不可再敷水仙膏，过敷则痛甚而烂，三黄二香散主之。

三黄取其峻泻诸火，而不烂皮肤，二香透络中余热而定痛。

三黄二香散方（苦辛芳香法）

黄连一两　黄柏一两　生大黄一两　乳香五钱　没药五钱

上为极细末。初用细茶汁调敷，干则易之，继用香油调敷。

二一、温毒神昏谵语者，先与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之属，继以清宫汤。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清宫汤（方法并见前）

暑　温

二二、形似伤寒，但右脉洪大数，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汗大出者，名曰暑温，在手太阴，白虎汤主之；脉芤甚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标暑温之大纲也。按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极也。温盛为热，木生火也。热极湿动，火生土也。上热下湿，人居其中而暑成矣。若纯热不兼湿者，仍归前条温热例，不得混入暑也。形似伤寒者，谓头痛、身痛、发热恶寒也。水火极不同性，各造其偏之极，反相同也。故经谓水极而似火也，火极而似水也。伤寒，伤于水气之寒，故先恶寒而后发热，寒郁人身卫阳之气而为热也，故仲景《伤寒论》中，有已发热或未发之文。若伤暑则先发热，热极而后恶寒，盖火盛必克金，肺性本寒，而复恶寒也。然则伤暑之发热恶寒虽与伤寒相似，其所以然之故实不同也，学者诚能究心于此，思过半矣。脉洪大而数，甚则芤，对伤寒之脉浮紧而言也。独见于右手者，对伤寒之左脉大而言也，右手主上焦气分，且火克金也，暑从上而下，不比伤寒从下而上，左手主下焦血分也，故伤暑之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者，对伤寒太阳证面不赤，口不渴而言也；火烁津液，故口渴，火甚未有不烦者，面赤者，烦也，烦字从火从页，谓火现于面也。汗大出者，对伤寒汗不出而言也。首白虎例者，盖白虎乃秋金之气，所以退烦暑，白虎为暑温之正例也，其源出自《金匮》，守先圣之成法也。

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方（并见前）

二三、《金匮》谓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则淋甚，可与东垣清暑益气汤。

张石顽注：谓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此因暑而伤风露之邪，手太阳标证也。手太阳小肠属火，上应心包，二经皆能制金烁肺，肺受火刑，所以发热恶寒似足太阳证。其脉或见弦细，或见芤迟，小便已，洒然毛耸，此热伤肺胃之气，阳明本证也（愚按：小便已，洒然毛耸，似乎非阳明证，乃足太阳膀胱证也。盖膀胱主水，火邪太甚则制金，则寒水来为金母复仇也。所谓五行之极，反兼胜己之化）。发汗则恶寒甚者，气虚重夺（当作伤）其津（当作阳）也。温针则发热甚者，重伤经中之液，转助时火，肆虐于外也。数下之则淋甚者，劫其在里之阴，热势乘机内陷也。此段经文，本无方治，东垣特立清暑益气汤，足补仲景之未逮。愚按：此言太过。仲景当日，必有不可立方之故，或曾立方而后世脱简，皆未可知，岂东垣能立而仲景反不能立乎？但细按此证，恰可与清暑益气汤，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词，尚望遇是证者，临时斟酌尽善。至沈目南《金匮要略注》，谓当用辛凉甘寒，实于此证不合。盖身重疼痛，证兼寒湿也。即目南自注，谓发热恶寒身重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内暑而兼阴湿之变也。岂有阴湿而用甘寒，柔以济柔之理？既曰阴湿，岂辛凉所能胜任！不待辩而自明。

清暑益气汤方（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复法）

黄耆一钱　黄柏一钱　麦冬二钱　青皮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升麻三分　当归七分　炙草一钱　神曲一钱　人参一钱　泽泻一钱　五味子八分　陈皮一钱　苍术一钱

五分　葛根三分　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煎一杯，分温三服。虚者得宜，实者禁用，汗不出而但热者禁用。

二四、手太阴暑温，如上条证，但汗不出者，新加香薷饮主之。

证如上条，指形似伤寒，右脉洪大，左手反小，面赤口渴而言。但以汗不能自出，表实为异，故用香薷饮发暑邪之表也。按香薷辛温芳香，能由肺之经而达其络。鲜扁豆花，凡花皆散，取其芳香而散，且保肺液，以花易豆者，恶其呆滞也，夏日所生之物，多能解暑，惟扁豆花为最，如无花时，用鲜扁豆皮，若再无此，用生扁豆皮。厚朴苦温，能泄食满，厚朴皮也，虽走中焦，究竟肺主皮毛，以皮从皮，不为治上犯中。若黄连甘草，纯然里药，暑病初起，且不必用，恐引邪深入，故易以连翘、银花，取其辛凉达肺经之表，纯从外走，不必走中也。

温病最忌辛温，暑病不忌者，以暑必兼湿，湿为阴邪，非温不解，故此方香薷、厚朴用辛温，而余则佐以辛凉云。下文湿温论中，不惟不忌辛温，且用辛热也。

新加香薷饮方（辛温复辛凉法）

香薷二钱　银花三钱　鲜扁豆花三钱　厚朴二钱　连翘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服尽不汗，再作服。

二五、手太阴暑温，服香薷饮，微得汗，不可再服香薷饮重伤其表，暑必伤气，最令表虚，虽有余证，知在何经，以法治之。

按：伤寒非汗不解，最喜发汗，伤风亦非汗不解，最忌发汗，只宜解肌，此麻桂之异其治，即异其法也。温病亦喜汗解，最忌发汗，只许辛凉解肌，辛温又不可用。妙在导邪外出，俾营卫气血调和，自然得汗，不必强责其汗也。若暑温、湿温则又不然，暑非汗不解，可用香薷发之，发汗之后，大汗不止，仍归白虎法，固不比伤寒伤风之漏汗不止，而必欲桂附护阳实表，亦不可屡虚其表，致令厥脱也，观古人暑门有生脉散法，其义自见。

二六、手太阴暑温，或已经发汗，或未发汗，而汗不止，烦渴而喘，脉洪大有力者，白虎汤主之；脉洪大而芤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身重者，湿也，白虎加苍术汤主之；汗多脉散大，喘喝欲脱者，生脉散主之。

此条与上文少异者，只已经发汗一句。

白虎加苍术汤方

即于白虎汤内加苍术三钱

汗多而脉散大，其为阳气发泄太甚，内虚不司[1]留恋可知。生脉散酸甘化阴，守阴所以留阳；阳留，汗自止也。以人参为君，所以补肺中元气也。

生脉散方（酸甘化阴法）

人参三钱　麦冬（不去心）二钱　五味子一钱

水三杯，煮取八分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煎服，脉不敛，再作服，以脉敛为度。

二七、手太阴暑温，发汗后，暑证悉减，但头微胀，目不了了，余邪不解者，清络饮主之。邪不解而入中下焦者，以中下法治之。

既曰余邪，不可用重剂明矣，只以芳香轻药清肺络中余邪足矣。倘病深而入中下焦，又不可以浅药治深病也。

清络饮方（辛凉芳香法）

鲜荷叶边二钱　鲜银花二钱　西瓜翠衣二钱　鲜扁豆花一枝　丝瓜皮二钱　鲜竹叶心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日二服。凡暑伤肺经气分之轻证皆可用之。

二八、手太阴暑温，但咳无痰，咳声清高者，清络饮加甘草、桔梗、甜杏仁、麦冬、知母主之。

咳而无痰，不嗽可知，咳声清高，金音清亮，久咳则哑，偏于火而不兼湿也。即用清络饮，清肺络中无形之热加甘、桔开提，甜杏仁利肺而不伤气，麦冬、知母保肺阴而制火也。

清络饮加甘桔甜杏仁麦冬汤方

即于清络饮内，加甘草一钱，桔梗二钱，甜杏仁二钱，麦冬三钱。

二九、两太阴暑温，咳而且嗽，咳声重浊，痰多不甚渴，渴不多饮者，小半夏加茯苓汤再加厚朴、杏仁主之。

既咳且嗽，痰涎复多，咳声重浊，重浊者土音也，其兼足太阴湿土可知；不甚渴，渴不多饮，则其中之有水可知，此暑温而兼水饮者也。故以小半夏加茯苓汤，蠲饮和中；再加厚朴、杏仁，利肺泻湿，预夺其喘满之路；水用甘澜，取其走而不守也。

此条应入湿温，却列于此处者，以与上条为对待之文，可以互证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再加厚朴杏仁方（辛温淡法）

半夏八钱　茯苓块六钱　厚朴三钱　生姜五钱　杏仁三钱

甘澜水八杯，煮取三杯，温服，日三。

三十、脉虚夜寐不安，烦渴舌赤，时有谵语，目常开不闭，或喜闭不开，暑入手厥阴也。手厥阴暑温，清营汤主之；舌白滑者，不可与也。

夜寐不安，心神虚而阳不得入于阴也。烦渴舌赤，心用恣而心体亏也。时有谵语，神明欲乱也。目常开不闭，目为火户，火性急，常欲开以泄其其火，且阳不下交于阴也；或喜闭不喜开者，阴为亢阳所损，阴损则恶见阳光也。故以清营汤急清宫中之热，而保离中之虚也。若舌白滑，不惟热重，湿亦重矣，湿重忌柔润药，当于湿温例中求之，故曰不可与清营汤也。

清营汤方（咸寒苦甘法）

犀角三钱　生地五钱　元参三钱　竹叶心一钱　麦冬三钱　丹参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银花三钱　连翘（连心用）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

三一、手厥阴暑温，身热不恶寒，清神不了了，时时谵语者，安宫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

身热不恶寒，已无手太阴证，神气欲昏，而又时时谵语，不比上条时有谵语，谨防内闭，故以芳香开窍、苦寒清热为急。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方义并见前）

三二、暑温寒热，舌白不渴，吐血者，名曰暑瘵，为难治，清络饮加杏仁、薏仁、滑石汤主之。

寒热，热伤于表也；舌白不渴，湿伤于里也；皆在气分，而又吐血，是表里气血俱病，岂非暑瘵重证乎？此证纯清则碍虚，纯补则碍邪，故以清络饮清血络中之热，而不犯手；加杏仁利气，气为血帅故也；薏仁、滑石，利在里之湿；冀邪退气宁而血可止也。

清络饮加杏仁薏仁滑石汤方

即于清络饮内加杏仁二钱，滑石末三钱，薏仁三钱，服法如前。

三三、小儿暑温，身热，卒然痉厥，名曰暑痫，清营汤主之，亦可少与紫雪丹。

小儿之阴，更虚于大人，况暑月乎！一得暑温，不移时有过卫入营者，盖小儿之

脏腑薄也。血络受火邪逼迫，火极而内风生，俗名急惊，混与发散消导，死不旋踵，惟以清营汤清营分之热而保津液，使液充阳和，自然汗出而解，断断不可发汗也。可少与紫雪者，清包络之热而开内窍也。

三四、大人暑痫，亦同上法。热初入营，肝风内动，手足瘛疭，可于清营汤中加勾藤、丹皮、羚羊角。

清营汤、紫雪丹（方法并见前）

伏　暑

按：暑温、伏暑，名虽异而病实同，治法须前后互参，故中下焦篇不另立一门。

三五、暑兼湿热，偏于暑之热者为暑温，多手太阴证而宜清；偏于暑之湿者为湿温，多足太阴证而宜温；湿热平等者两解之。各宜分晓，不可混也。

此承上起下之文。按：暑温、湿温，古来方法最多精妙，不比前条温病毫无尺度，本论原可不必再议，特以《内经》有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之明文，是暑与温，流虽异而源则同，不得言温而遗暑，言暑而遗湿。又以历代名家，悉有蒙混之弊，盖夏日三气杂感，本难条分缕晰。惟叶氏心灵手巧，精思过人，案中治法，丝丝入扣，可谓汇众善以为长者，惜时人不能知其一、二；然其法散见于案中，章程未定，浅学者读之，有望洋之叹，无怪乎后人之无阶而升也。故本论摭拾其大概，粗定规模，俾学者有路可寻，精妙甚多，不及备录，学者仍当参考名家，细绎叶案，而后可以深造。再按：张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呜呼！洁古笔下如是不了了，后人奉以为规矩准绳，此医道之所以难言也。试思中暑，竟无动而得之者乎？中热，竟无静而得之者乎？似难以动静二字分暑热。又云"中暑者阴证"，暑字从日，日岂阴物乎？暑中有火，火岂阴邪乎？暑中有阴耳，湿是也，非纯阴邪也。"中热者阳证"，斯语诚然，要知热中亦兼秽浊，秽浊亦阴类也，是中热非纯无阴也。盖洁古所指之中暑，即本论后文之湿温也；其所指之中热，即本论前条之温热也。张景岳又细分阴暑，阳暑：所谓阴暑者，即暑之偏于湿，而成足太阴之里证也；阳暑者，即暑之偏于热，而成手太阴之表证也。学者非目无全牛，不能批隙中窾。宋元以来之名医，多自以为是，而不求之自然之法象，无怪乎道之常不明，而时人之随手杀人也，可胜慨哉！

汪按：偏湿偏热，伤手伤足，挈领提纲，可谓不易之论，学者从此认清，自不患动手便错矣。又按：洁古所谓动者，指奔走劳役之人，触冒天地之热气而病者也；所谓静者，指富贵安逸之人，纳凉于高堂大厦以避热而中湿者也。然动者亦有时中湿，静者亦有时中热，未可拘执。静者一种内，又有乘凉饮冷，无湿气而但中寒气，应用桂枝、大顺，甚则理中、四逆者，此即夏月伤寒，当一一条分缕晰也。至景岳于六气治法，全未入门，无足置论。

三六、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霜未降而发者少轻，霜既降而发者则重，冬日发者尤重，子、午、丑、未之年为多也。

长夏盛暑，气壮者不受也；稍弱者但头晕片刻，或半日而已；次则即病；其不即病而内舍于骨髓，外舍于分肉之间者，气虚者也。盖气虚不能传送暑邪外出，必待秋凉金气相搏而后出也，金气本所以退烦暑，金欲退之，而暑无所藏，故伏暑病发也。其有气虚甚者，虽金风亦不能击之使出，必待深秋大凉初冬微寒相逼而出，故尤为重也。子、午、丑、未之年为独多者，子、午君火司天，暑本于火也；丑、未湿土司天，暑得湿则留也。

三七、头痛微恶寒，面赤烦渴，舌白，脉濡而数者，虽在冬月，犹为太

阴伏暑也。

头痛恶寒，与伤寒无异；面赤烦渴，则非伤寒矣，然犹似伤寒阳明证；若脉濡而数，则断断非伤寒矣。盖寒脉紧，风脉缓。暑脉弱，濡则弱之象，弱即濡之体也。濡即离中虚，火之象也；紧即坎中满，水之象也。火之性热，水之性寒，象各不同，性则迥异，何世人悉以伏暑作伤寒治，而用足六经羌、葛、柴、芩每每杀人哉！象各不同，性则迥异，故曰虽在冬月，定其非伤寒而为伏暑也。冬月犹为伏暑，秋日可知。伏暑之与伤寒，犹男女之别，一则外实中虚，一则外虚中实，岂可混哉！

三八、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无汗者，银翘散去牛蒡、元参加杏仁、滑石主之。

此邪在气分而表实之证也。

三九、太阴伏暑，舌赤口渴，无汗者，银翘散加生地、丹皮、赤芍、麦冬主之。

此邪在血分而表实之证也。

四十、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有汗，或大汗不止者，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主之；脉洪大，渴甚汗多者，仍用白虎法；脉虚大而芤者，仍用人参白虎法。

此邪在气分而表虚之证也。

四一、太阴伏暑，舌赤口渴汗多，加减生脉散主之。

此邪在血分而表虚之证也。

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加杏仁滑石方

即于银翘散内，去牛蒡子、元参，加杏仁六钱，飞滑石一两。服如银翘散法。胸闷加郁金四钱，香豉四钱；呕而痰多，加半夏六钱，茯苓六钱；小便短，加薏仁八钱，白通草四钱。

银翘散加生地丹皮赤芍麦冬方

即于银翘散内，加生地六钱，丹皮四钱，赤芍四钱，麦冬六钱。服法如前。

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方

即于银翘散内，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六钱，生石膏一两，黄芩五钱。服法如前。

白虎法、白虎加人参法（俱见前）

加减生脉散方（酸甘化阴）

沙参三钱　麦冬二钱　五味子一钱　丹皮二钱　细生地三钱

水五杯，煮二杯，分温再服。

四二、伏暑、暑温、湿温，证本一源，前后互参，不可偏执。

湿温　寒湿

四三、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胸闷不饥，午后身热，状若阴虚，病难速已，名曰湿温。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解，长夏深秋冬日同法，三仁汤主之。

头痛恶寒，身重疼痛，有似伤寒，脉弦濡，则非伤寒矣。舌白不渴，面色淡黄，则非伤暑之偏于火者矣。胸闷不饥，湿闭清阳道路也。午后身热，状若阴虚者，湿为阴邪，阴邪自旺于阴分，故与阴虚同一午后身热也。湿为阴邪，自长夏而来，其来有渐，

且其性氤氲粘腻，非若寒邪之一汗而解，温热之一凉则退，故难速已。世医不知其为湿温，见其头痛恶寒身重疼痛也，以为伤寒而汗之，汗伤心阳，湿随辛温发表之药蒸腾上逆，内蒙心窍则神昏，上蒙清窍则耳聋目瞑不言。见其中满不饥，以为停滞而大下之，误下伤阴，而重抑脾阳之升，脾气转陷，湿邪乘势内渍，故洞泄。见其午后身热，以为阴虚而用柔药润之，湿为胶滞阴邪，再加柔润阴药，二阴相合，同气相求，遂有锢结而不可解之势。惟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湿气弥漫本无形质，以重浊滋味之药治之，愈治愈坏。伏暑湿温，吾乡俗名秋呆子，悉以陶氏《六书》法治之，不知从何处学来。医者呆，反名病呆，不亦诬乎！再按：湿温较诸温，病势虽缓而实重，上焦最少，病势不甚显张，中焦病最多，详见中焦篇，以湿为阴邪故也，当于中焦求之。

三仁汤方

杏仁五钱　飞滑石六钱　白通草二钱　白蔻仁二钱　竹叶二钱　厚朴二钱　生薏仁六钱　半夏五钱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每服一碗，日三服。

四四、湿温邪入心包，神昏肢逆，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煎送至宝丹，或紫雪丹亦可。

湿温著于经络，多身痛身热之候，医者误以为伤寒而汗之，遂成是证。仲景谓湿家忌发汗，发汗则病痉。湿热相搏，循经入络，故以清宫汤清包中之热邪，加银花、赤豆以清湿中之热，而又能直入手厥阴也。至宝丹去秽浊复神明，若无至宝，即以紫雪代之。

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方

犀角一钱　连翘心三钱　元参心二钱　竹叶心二钱　银花二钱　赤小豆皮三钱

至宝丹、紫雪丹方（并见前）

四五、湿温喉阻咽痛，银翘马勃散主之。

肺主气，湿温者，肺气不化，郁极而一阴一阳（谓心与胆也）之火俱结也。盖金病不能平本，木反挟心火来刑肺金。喉即肺系，其闭在气分者即阻，闭在血分者即痛也，故以轻药开之。

银翘马勃散方（辛凉微苦法）

连翘一两　牛蒡子六钱　银花五钱　射干三钱　马勃二钱

上杵为散，服如银翘散法。不痛但阻甚者，加滑石六钱，桔梗五钱，苇根五钱。

四六、太阴湿温，气分痹郁而哕者（俗名为呃），宣痹汤主之。

上焦清阳赜郁，亦能致哕，治法故以轻宣肺痹为主。

宣痹汤（苦辛通法）

枇杷叶二钱　郁金一钱五分　射干一钱　白通草一钱　香豆豉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四七、太阴湿温喘促者，《千金》苇茎汤加杏仁、滑石主之。

《金匮》谓喘在上焦，其息促 。太阴湿蒸为痰，喘息不宁，故以苇茎汤轻宣肺气，加杏仁、滑石利窍而逐热饮。若寒饮喘咳者，治属饮家，不在此例。

《千金》苇茎汤加滑石杏仁汤（辛淡法）

苇茎五钱　薏苡仁五钱　桃仁二钱　冬瓜仁二钱　滑石三钱　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四八、《金匮》谓太阳中暍，身热疼痛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此热少湿多，阳郁致病之方法也。瓜蒂涌吐其邪，暑湿俱解，而清阳复辟矣。

一物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上捣碎，以逆流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吐再服，吐停后服。虚者，加参芦三钱。

四九、寒湿伤阳，形寒脉缓，舌淡，或白滑不渴，经络拘束，桂枝姜附汤主之。

载寒湿，所以互证湿温也。按寒湿伤表阳中经络之证，《金匮》论之甚详，兹不备录。独采叶案一条，以见湿寒、湿温不可混也。形寒脉缓，舌白不渴，而经络拘束，全系寒证，故以姜附温中，白术燥湿，桂枝通行表阳也。

桂枝姜附汤（苦辛热法）

桂枝六钱　干姜三钱　白术（生）三钱　熟附子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服。

温　疟

五十、骨节疼烦，时呕，其脉如平，但热不寒，名曰温疟，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阴气先伤，阳气独发，故但热不寒，令人消烁肌肉，与伏暑相似，亦温病之类也。彼此实足以相混，故附于此，可以参观而并见。治以白虎加桂枝汤者，以白虎保肺清金，峻泻阳明独胜之热，使不消烁肌肉；单以桂枝一味，领邪外出，作向导之官，得热因热用之妙。经云“奇治之不治，则偶治之，偶治之不治，则求其属以衰之”是也，又谓之复方。

白虎加桂枝汤方（辛凉苦甘复辛温法）

知母六钱　生石膏一两六钱　粳米一合　桂枝木三钱　炙甘草二钱

水八碗，煮取三碗。先服一碗，得汗为知，不知再服，知后仍服一剂，中病即已。

五一、但热不寒，或微寒多热，舌干口渴，此乃阴气先伤，阳气独发，名曰瘅疟，五汁饮主之。

仲景于瘅疟条下，谓以饮食消息之，并未出方，调如是重病而不用药，特出饮食二字，重胃气可知。阳明于脏象为阳土，于气运为燥金，病系阴伤阳独，法当救阴何疑。重胃气，法当救胃阴何疑。制阳土燥金之偏胜，配孤阳之独亢，非甘寒柔润而何？此喻氏甘寒之论，其超卓无比伦也。叶氏宗之，后世学者，咸当宗之矣。

五汁饮（方见前）

加减法：此甘寒救胃阴之方也。欲清表热，则加竹叶、连翘；欲泻阳明独胜之热，而保肺之化源，则加知母；欲救阴血，则加生地、元参；欲宣肺气，则加杏仁；欲行三焦开邪出路，则加滑石。

五二、舌白渴饮，咳嗽频仍，寒从背起，伏暑所致，名曰肺疟，杏仁汤主之。

肺疟，疟之至浅者。肺疟虽云易解，稍缓则深，最忌用治疟印板俗例之小柴胡汤，盖肺去少阳半表半里之界尚远，不得引邪深入也，故以杏仁汤轻宣肺气，无使邪聚则愈。

杏仁汤方（苦辛寒法）

杏仁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　桑叶一钱五钱　茯苓块三钱　白蔻皮八分　梨皮二钱

水三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五三、热多昏狂，谵语烦渴，舌赤中黄，脉弱而数，名曰心疟，加减银翘散主之；兼秽，舌浊口气重者，安宫牛黄丸主之。

心疟者，心不受邪，受邪则死，疟邪始受在肺，逆传心包络。其受之浅者，以加减银翘散清肺与膈中之热，领邪出卫；其受之重者，邪闭心包之窍，则有闭脱之危，故以牛黄丸，清宫城而安君主也。

加减银翘散方（辛凉兼芳香法）

连翘十分　银花八分　元参五分　麦冬五分（不去心）　犀角五分　竹叶三分

共为粗末。每服五钱，煎成去渣，点荷叶汁二、三茶匙。日三服。

安宫牛黄丸方（见前）

秋　燥

五四、秋感燥气，右脉数大，伤手太阴气分者，桑杏汤主之。

前人有云：六气之中，惟燥不为病，似不尽然。盖以《内经》少秋感于燥一条，故有此议耳。如阳明司天之年，岂无燥金之病乎？大抵春秋二令，气候较夏冬之偏寒偏热为平和，其由于冬夏之伏气为病者多，其由于本气自病者少，其由于伏气而病者重，本气自病者轻耳。其由于本气自病之燥证，初起必在肺卫，故以桑杏汤清气分之燥也。

桑杏汤方（辛凉法）

桑叶一钱　杏仁一钱五分　沙参二钱　象贝一钱　香豉一钱　栀皮一钱　梨皮一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重者再作服（轻药不得重用，重用必过病所。再一次煮成三杯，其二、三次之气味必变，药之气味俱轻故也）。

五五、感燥而咳者，桑菊饮主之。

亦救肺卫之轻剂也。

桑菊饮方（见前）

五六、燥伤肺胃阴分，或热或咳者，沙参麦冬汤主之。

此条较上二条，则病深一层矣，故以甘寒救其津液。

沙参麦冬汤（甘寒法）

沙参三钱　玉竹二钱　生甘草一钱　冬桑叶一钱五分　麦冬三钱　生扁豆一钱五分　花粉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久热久咳者，加地骨皮三钱。

五七、燥气化火，清窍不利者，翘荷汤主之。

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翘荷汤者，亦清上焦气分之燥热也。

翘荷汤（辛凉法）

薄荷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生甘草一钱　黑栀皮一钱五分　桔梗二钱　绿豆皮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日服二剂，甚者日三。

加减法：耳鸣者，加羚羊角、苦丁茶；目赤者，加鲜菊叶、苦丁茶、夏枯草；咽痛者，加牛蒡子、黄芩。

五八、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因于燥者，喻氏清燥救肺汤主之。

喻氏云：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呕属阳明，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而惟喘属之上矣，所以千百方中亦无一方及

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表即下，非行气即泻气，间有一、二用润剂者，又不得其肯綮。总之，《内经》六气，脱误秋伤于燥一气，指长夏之湿为秋之燥。后人不敢更端其说，置此一气于不理，即或明知理燥，而用药夹杂，如弋获飞虫，茫无定法示人也。今拟此方，命名清燥救肺汤，大约以胃气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门冬虽能保肺，然味苦而气滞，恐反伤胃阻痰，故不用也；其知母能滋肾水清肺金，亦以苦而不用，至于苦寒降火正治之药，尤在所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其人尚有生理乎？诚仿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证，如沃焦救焚，不厌其频，庶克有济耳。

清燥救肺汤方（辛凉甘润法）

石膏二钱五分　甘草一钱　霜桑叶三钱　人参七分　杏仁（泥）七分　胡麻仁（炒研）一钱　阿胶八分　麦冬（不去心）二钱　枇杷叶（去净毛，炙）六分

水一碗，煮六分，频频二、三次温服。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黄；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黄。

---

〔1〕“司”当作“可”。

卷　二

中　焦　篇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者，传至中焦，阳明温病也。脉浮洪躁甚者，白虎汤主之；脉沉数有力，甚则脉体反小而实者，大承气汤主之。暑温、湿温、温疟，不在此例。

阳明之脉荣于面，《伤寒论》谓阳明病面缘缘正赤，火盛必克金，故目白睛亦赤也。语声重浊，金受火刑而音不清也。呼吸俱粗，谓鼻息来去俱粗，其粗 也平等，方是实证；若来粗去不粗，去粗来不粗，或竟不粗，则非阳明实证，当细辨之，粗则喘之 渐也。大便闭，阳明实也。小便涩，火腑不通，而阴气不化也。口燥渴，火烁津也。舌苔老黄，肺受胃浊，气不化津也（按：《灵枢》论诸脏温病，独肺温病有舌苔之明文，余则无有。可见舌苔乃胃中浊气，熏蒸肺脏，肺气不化而然），甚则黑者，黑，水色也，火极而似水也，又水胜火，大凡五行之极盛，必兼胜己之形。芒刺，苔久不化，热极而起坚硬之刺也；倘刺软者，非实证也。不恶寒，但恶热者，传至中焦，已无肺证，阳明者，两阳合明也，温邪之热，与阳明之热相搏，故但恶热也。或用白虎，或用承气者，证同而脉异也。浮洪躁甚，邪气近表，脉浮者不可下，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脉浮则出表为顺，故以白虎之金飙以退烦热。若沉小有力，病纯在里，则非下夺不可矣，故主以大承气。按吴又可《温疫论》中云：舌苔边白但见中微黄者，即加大黄，甚不可从。虽云伤寒重在误下，温病重在误汗，即误下不似伤寒之逆之甚，究竟承气非可轻尝之品，故云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脉体沉实，的系燥结痞满，方可用之。

或问：子言温病以手经主治，力辟用足经药之非，今亦云阳明证者何？阳明特非足经乎？曰：阳明如市，胃为十二经之海，土者万物之所归也，诸病未有不过此者。前人云伤寒传足不传手，误也，一人不能分为两截。总之伤寒由毛窍而豁，豁：肉之分

理之小者；由谿而谷，谷：肉之分理之大者；由谷而孙络，孙络：络之至细者；由孙络而大络，由大络而经，此经即太阳经也。始太阳，终厥阴，伤寒以足经为主，未始不关手经也。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温病以手经为主，未始不关足经也。但初受之时，断不可以辛温发其阳耳。盖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彼此对勘，自可了然于心目中矣。

白虎汤（方见上焦篇）

大承气汤方

大黄六钱　芒硝三钱　厚朴三钱　枳实三钱

水八杯，先煮枳、朴，后纳大黄、芒硝，煮取三杯。先服一杯，约二时许，得利止后服，不知，再服一杯，再不知，再服。

方论：此苦辛通降咸以入阴法。承气者，承胃气也。盖胃之为腑，体阳而用阴，若在无病时，本系自然下降，今为邪气蟠踞于中，阻其下降之气，胃虽自欲下降而不能，非药力助之不可，故承气汤通胃结，救胃阴，仍系承胃腑本来下降之气，非有一毫私智穿凿于其间也，故汤名承气。学者若真能透彻此义，则施用承气，自无弊窦。大黄荡涤热结，芒硝入阴软坚，枳实开幽门之不通，厚朴泻中宫之实满（厚朴分量不似《伤寒论》中重用者，治温与治寒不同，畏其燥也）。曰大承气者，合四药而观之，可谓无坚不破，无微不入，故曰大也。非真正实热蔽痼，气血俱结者，不可用也。若去入阴之芒硝，则云小矣；去枳、朴之攻气结，加甘草以和中，则云调胃矣。

二、阳明温病，脉浮而促者，减味竹叶石膏汤主之。

脉促，谓数而时止，如趋者遇急，急一蹶然，其势甚急，故以辛凉透表重剂，逐邪外出则愈。

减味竹叶石膏汤方（辛凉合甘寒法）

竹叶五钱　石膏八钱　麦冬六钱　甘草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一时服一杯，约三时令尽 。

三、阳明温病，诸证悉有而微，脉不浮者，小承气汤微和之。

以阳明温病发端者，指首条所列阳明证而言也，后凡言阳明温病者仿此。诸证悉有，以非下不可，微则未至十分亢害，但以小承气通和胃气则愈，无庸芒硝之软坚也。

四、阳明温病，汗多谵语，舌苔老黄而干者，宜小承气汤。

汗多，津液散而大便结，苔见干黄，谵语因结粪而然，故宜承气。

五、阳明温病，无汗，小便不利，谵语者，先与牛黄丸；不大便，再与调胃承气汤。

无汗而小便不利，则大便未定成鞕，谵语之不因燥屎可知。不因燥屎而谵语者，犹系心包络证也，故先与牛黄丸，以开内窍，服牛黄丸，内窍开，大便当下，盖牛黄丸亦有下大便之功能。其仍然不下者，无汗则外不通；大小便俱闭则内不通，邪之深结于阴可知。故取芒硝之咸寒，大黄、甘草之甘苦寒，不取枳、朴之辛燥也。伤寒之谵语，舍燥屎无他证，一则寒邪不兼秽浊，二则由太阳而阳明；温病谵语，有因燥屎，有因邪陷心包，一则温多兼秽，二则自上焦心肺而来，学者常须察识，不可岐路亡羊也。

六、阳明温病，面目俱赤，肢厥，甚则通体皆厥，不痉疡，但神昏，不大便，七、八日以外，小便赤，脉沉伏，或并脉亦厥，胸腹满坚，甚则拒按，喜凉饮者，大承气汤主之。

此一条须细辨其的是火极似水、热极而厥之证，方可用之，全在目赤、小便赤、腹

满坚、喜凉饮定之。

大承气汤（方法并见前）

七、阳明温病，纯利稀水无粪者，谓之热结旁流，调胃承气汤主之。

热结旁流，非气之不通，不用枳、朴，独取芒硝入阴以解热结，反以甘草缓芒硝急趋之性，使之留中解结，不然，结不下而水独行，徒使药性伤人也。吴又可用大承气汤者非是。

八、阳明温病，实热壅塞为哕者下之。连声哕者，中焦；声断续，时微时甚者，属下焦。

《金匮》谓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阳明实热之哕，下之里气得通则止，但其兼证之轻重，难以预料，故但云下之而不定方，以俟临证者自为采取耳。再按：中焦实证之哕，哕必连声紧促者，胃气大实，逼迫肺气不得下降，两相攻击而然。若或断或续，乃下焦冲虚之哕，其哕之来路也远，故其声断续也，治属下焦。

九、阳明温病，下利谵语，阳明脉实，或滑疾者，小承气汤主之；脉不实者，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

下利谵语，柯氏谓肠虚胃实，故取大黄之濡胃，无庸芒硝之润肠。本论有脉实、脉滑疾、脉不实之辨，恐心包络之谵语而误以承气下之也，仍主芳香开窍法。

小承气汤方（苦辛通法重剂）

大黄五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一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宿粪，止后服，不知再服。

调胃承气汤（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法）

大黄三钱　芒硝五钱　生甘草二钱

牛黄丸（方论并见上焦篇）

紫雪丹（方论并见上焦篇）

十、温病三焦俱急，大热大渴，舌燥，脉不浮而躁甚，舌色金黄，痰涎壅甚，不可单行承气者，承气合小陷胸汤主之。

三焦俱急，谓上焦未清，已入中焦阳明，大热大渴，脉躁苔焦，阳土燥烈，煎熬肾水，不下则阴液立见消亡，下则引上焦余邪陷入，恐成结胸之证，故以小陷胸合承气汤，涤三焦之邪，一齐俱出，此因病急，故方亦急也，然非审定是证，不可用是方也。

承气合小陷胸汤方（苦辛寒法）

生大黄五钱　厚朴二钱　枳实二钱　半夏三钱　栝蒌三钱　黄连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下，再服一杯，得快利，止后服，不便再服。

十一、阳明温病，无上焦证，数日不大便，当下之，若其人阴素虚，不可行承气者，增液汤主之。服增液汤已，周十二时观之，若大便不下者，合调胃承气汤微和之。

此方所以代吴又可承气养荣汤法也。妙在寓泻于补，以补药之体，作泻药之用，既可攻实，又可防虚。余治体虚之温病，与前医误伤津液、不大便、半虚半实之证，专以此法救之，无不应手而效。

征按：二十年来，予以此法救温病体虚之当下者，取效屡矣，颇以为独得之奇，而不知鞠通之有是方也，所见略同。

增液汤方（咸寒苦甘法）

元参一两　麦冬（连心）八钱　细生地八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口干则与饮，令尽，不便，再作服。

方论：温病之不大便，不出热结液干二者之外。其偏于阳邪炽甚，热结之实证，则从承气法矣；其偏于阴亏液涸之半虚半实证，则不可混施承气，故以此法代之。独取元参为君者，元参味苦咸微寒，壮水制火，通二便，启肾水上潮于天，其能治液干，固不待言，本经称其主治腹中寒热积聚，其并能解热结可知。麦冬主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亦系能补能润能通之品，故以为之佐。生地亦主寒热积聚，逐血痹，用细者，取其补而不腻，兼能走络也。三者合用，作增水行舟之计，故汤名增液，但非重用不为功。

本论于阳明下证，峙立三法：热结液干之大实证，则用大承气；偏于热结而液不干者，旁流是也，则用调胃承气；偏于液干多而热结少者，则用增液，所以迴护其虚，务存津液之心法也。

按：吴又可纯恃承气以为攻病之具，用之得当则效，用之不当，其弊有三：一则邪在心包、阳明两处，不先开心包，徒攻阳明，下后仍然昏惑谵语，亦将如之何哉？吾知其必不救矣。二则体亏液涸之人，下后作战汗，或随战汗而脱，或不蒸汗徒战而脱。三者下后虽能战汗，以阴气大伤，转成上嗽下泄，夜热早凉之怯证，补阳不可，救阴不可，有延至数月而死者，有延至岁余而死者，其死均也。在又可当日，温疫盛行之际，非寻常温病可比，又初创温病治法，自有矫枉过正不暇详审之处，断不可概施于今日也。本论分别可与不可与，可补不可补之处，以俟明眼裁定，而又为此按语于后，奉商天下之欲救是证者。至若张氏、喻氏，有以甘温辛热立法者，湿温有可用之处，然须兼以苦泄淡渗，盖治外邪，宜通不宜守也，若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断不可从。

十二、阳明温病，下后汗出，当复其阴，益胃汤主之。

温热本伤阴之病，下后邪解汗出，汗亦津液之化，阴液受伤，不待言矣，故云当复其阴。此阴指胃阴而言，盖十二经皆禀气于胃，胃阴复而气降得食，则十二经之阴皆可复矣。欲复其阴，非甘凉不可。汤名益胃者，胃体阳而用阴，取益胃用之义也。下后急议复阴者，恐将来液亏燥起，而成干咳身热之怯证也。

益胃汤方（甘凉法）

沙参三钱　麦冬五钱　冰糖一钱　细生地五钱　玉竹（炒香）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十三、下后无汗脉浮者，银翘汤主之；脉浮洪者，白虎汤主之；脉洪而芤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下后邪气还表之证也。温病之邪，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下后里气得通，欲作汗而未能，以脉浮验之，知不在里而在表，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故主以银翘汤，增液为作汗之具，仍以银花、连翘解毒而轻宣表气，盖亦辛凉合甘寒轻剂法也。若浮而且洪，热气炽甚，津液立见销亡，则非白虎不可。若洪而且芤，金受火克，元气不支，则非加人参不可矣。

银翘汤方（辛凉合甘寒法）

银花五钱　连翘三钱　竹叶二钱　生甘草一钱　麦冬四钱　细生地四钱

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方论并见前）

十四、下后无汗，脉不浮而数，清燥汤主之。

无汗而脉数，邪之未解可知，但不浮，无领邪外出之路，既下之后，又无连下之理，故以清燥法，增水敌火，使不致为灾，一半日后相机易法，即吴又可下后间服缓剂之法也。但又可清燥汤中用陈皮之燥，柴胡之升，当归之辛窜，津液何堪！以燥清燥，有是理乎？此条乃用其法而不用其方。

清燥汤方（甘凉法）

麦冬五钱　知母二钱　人中黄一钱五分　细生地五钱　元参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加减法：咳嗽胶痰，加沙参三钱，桑叶一钱五分，梨汁半酒杯，牡蛎三钱，牛蒡子三钱。

按：吴又可咳嗽胶痰之证，而用苏子、橘红、当归，病因于燥而用燥药，非也，在湿温门中不禁。

十五、下后数日，热不退，或退不尽，口燥咽干，舌苔干黑，或金黄色，脉沉而有力者，护胃承气汤微和之；脉沉而弱者，增液汤主之。

温病下后，邪气已净，必然脉静身凉，邪气不净，有延至数日邪气复聚于胃，须再通其里者，甚至屡下而后净者，诚有如吴又可所云。但正气日虚一日，阴津日耗一日，须加意防护其阴，不可稍有卤莽，是在任其责者临时斟酌尽善耳。吴又可于邪气复聚之证，但主以小承气，本论于此处分别立法。

护胃承气汤方（苦甘法）

生大黄三钱　元参三钱　细生地三钱　丹皮二钱　知母二钱　麦冬（连心）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结粪，止后服，不便，再服。

增液汤（方见前）

十六、阳明温病，下后二、三日，下证复现，脉下甚沉，或沉而无力，止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

此恐犯数下之禁也。

汪按：邪不传不化，传表传里，因势导之。温热之证，有解表之后，邪复聚表；攻里之后，邪复聚里；或解表之后，邪入于里；攻里之后，邪还于表；甚至温疫邪炽，有下至数十次而后愈者，诚如吴氏所云。总要看其邪正虚实，以定清热养阴之进退。大抵滋阴不厌频烦，攻下切须慎重。盖下后虚邪，与未下实邪不同。攻下稍缓，断无大害；元气一败，无可挽回也。邪少正虚，但与滋阴，便可涤邪，增液、益胃之属酌用；邪虚两停，滋阴之中，略佐涤邪，护胃承气主之；即邪炽正未虚者，亦以增液为主；燥结甚者，间服增液承气，约小其制，方合下后治法。

十七、阳明温病，下之不通，其证有五：应下失下，正虚不能运药，不运药者死，新加黄龙汤主之；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宣白承气汤主之；左尺牢坚，小便赤痛，时烦渴甚，导赤承气汤主之；邪闭心包，神昏舌短，内窍不通，饮不能解渴者，牛黄承气汤主之；津液不足，无水舟停者，间服增液，再不下者，增液承气汤主之。

经谓下不通者死，盖下而至于不通，其为危险可知，不忍因其危险难治而遂弃之。兹按温病中下之不通者共有五因：其因正虚不运药者，正气既虚，邪气复实，勉拟黄龙法，以人参补正，以大黄逐邪，以冬、地增液，邪退正存一线，即可以大队补阴而生，此邪正合治法也。其因肺气不降，而里证又实者，必喘促寸实，则以杏仁、石膏宣肺气之痹，以大黄逐胃肠之结，此脏腑合治法也。其因火腑不通，左尺必现牢坚之脉（左尺，小肠脉也，俗候于左寸者非，细考《内经》自知），小肠热盛，下注膀胱，小便必涓滴赤且痛也，则以导赤去淡通之阳药，加连、柏之苦通火腑，大黄、芒硝承胃气而通大肠，此二肠同治法也。其因邪闭心包，内窍不通者，前第五条已有先与牛黄丸，再与承气之法，此条系已下而不通，舌短神昏，闭已甚矣，饮不解渴，消亦甚矣，较前条仅仅谵语，则更急而又急，立刻有闭脱之虞，阳明大实不通，有消亡肾液之虞，其势不可少缓须臾，则以牛黄丸开手少阴之闭，以承气急泻阳明，救足少阴之

消，此两少阴合治法也。再此条亦系三焦俱急，当与前第九条用承气、陷胸合法者参看。其因阳明太热，津液枯燥，水不足以行舟，而结粪不下者，非增液不可。服增液两剂，法当自下，其或脏燥太甚之人，竟有不下者，则以增液合调胃承气汤，缓缓与服，约二时服半杯沃之，此一腑中气血合治法也。

新加黄龙汤（苦甘咸法）

细生地五钱　生甘草二钱　人参一钱五分（另煎）　生大黄三钱　芒硝一钱　元参五钱　麦冬（连心）五钱　当归一钱五分　海参（洗）二条　姜汁六匙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用一杯，冲参汁五分、姜汁二匙，顿服之，如腹中有响声，或转矢气者，为欲便也；候一、二时不便，再如前法服一杯；候二十四刻，不便，再服第三杯；如服一杯，即得便，止后服，酌服益胃汤一剂（益胃汤方见前），余参或可加入。

方论：此处方于无可处之地，勉尽人力，不肯稍有遗憾之法也。旧方用大承气加参、地、当归，须知正气久耗，而大便不下者，阴阳俱惫，尤重阴液消亡，不得再用枳、朴伤气而耗液，故改用调胃承气，取甘草之缓急，合人参补正，微点姜汁，宣通胃气，代枳、朴之用，合人参最宣胃气，加麦、地、元参，保津液之难保，而又去血结之积聚，姜汁为宣气分之用，当归为宣血中气分之用，再加海参者，海参咸能化坚，甘能补正，按海参之液，数倍于其身，其能补液可知，且蠕动之物，能走络中血分，病久者必入络，故以之为使也。

宣白承气汤方（苦辛淡法）

生石膏五钱　生大黄三钱　杏仁粉二钱　栝蒌皮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知再服。

导赤承气汤

赤芍三钱　细生地五钱　生大黄三钱　黄连二钱　黄柏二钱　芒硝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下再服。

牛黄承气汤

即用前安宫牛黄丸二丸，化开，调生大黄末三钱，先服一半，不知再服。

增液承气汤

即于增液汤内，加大黄三钱，芒硝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知再服。

十八、下后虚烦不眠，心中懊侬，甚至反复颠倒，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加甘草；若呕者，加姜汁。

邪气半至阳明，半犹在膈，下法能除阳明之邪，不能除膈间之邪，故证现懊侬虚烦，栀子豉汤，涌越其在上之邪也。少气加甘草者，误下固能伤阴，此则以误下而伤胸中阳气，甘能益气，故加之。呕加姜汁者，胃中未至甚热燥结，误下伤胃中阳气，木来乘之，故呕，加姜汁，和肝而降胃气也，胃气降，则不呕矣。

栀子豉汤方（见上焦篇）

栀子豉加甘草汤

即于栀子豉汤内，加甘草二钱，煎法如前。

栀子豉加姜汁方

即于栀子豉汤内，加姜汁五匙。

十九、阳明温病，干呕口苦而渴，尚未可下者，黄连黄芩汤主之。不渴而舌滑者，属湿温。

温热，燥病也。其呕由于邪热夹秽，扰乱中宫而然。故以黄连、黄芩彻其热，以

芳香蒸变化其浊也。

黄连黄芩汤方（苦寒微辛法）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郁金一钱五分　香豆豉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二十、阳明温病，舌黄燥，肉色绛，不渴者，邪在血分，清营汤主之。若滑者，不可与也，当于湿温中求之。

温病传里，理当渴甚，今反不渴者，以邪气深入血分，格阴于外，上潮于口，故反不渴也。曾过气分，故苔黄而燥。邪居血分，故舌之肉色绛也。若舌苔白滑、灰滑、淡黄而滑，不渴者，乃湿气蒸腾之象，不得用清营柔以济柔也。

汪按：此条以舌绛为主（舌绛不渴，夜甚，乃入营的候）。再按：绛而中心黄苔，当气血两清；纯绛鲜红，急涤包络；中心绛干，两清心胃；尖独干绛，专泄火腑；舌绛而光，当濡胃阴；绛而枯瘘，急用胶黄；干绛无色，宜投复脉（此二证俱属下焦）。以上俱仍合脉证参详。若舌绛兼有白苔，或黄白相兼，是邪仍在气分；绛而有滑苔者，则为湿热熏蒸，误用血药滋腻，邪必难解，不可不慎也，详见上下二焦。

清营汤方（见上焦篇）

二一、阳明斑者，化斑汤主之。

方义并见上焦篇。

二二、阳明温病，下后疹续出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大青叶元参丹皮汤主之。

方义并见上焦篇。

二三、斑疹，用升提，则衄，或厥，或呛咳，或昏痉，用壅补则瞀乱。

此治斑疹之禁也。斑疹之邪在血络，只喜轻宣凉解。若用柴胡、升麻辛温之品，直升少阳，使热血上循清道则衄；过升则下竭，下竭者必上厥；肺为华盖，受热毒之熏蒸则呛咳；心位正阳，受升提之摧迫则昏痉。至若壅补，使邪无出路，络道比经道最细，诸疮痛痒，皆属于心，既不得外出，其势必返而归之于心，不瞀乱得乎？

二四、斑疹阳明证悉具，外出不快，内壅特甚者，调胃承气汤微和之，得通则已，不可令大泄，大泄则内陷。

此斑疹下法，微有不同也。斑疹虽宜宣泄，但不可太过，令其内陷。斑疹虽忌升提，亦畏内陷。方用调胃承气者，避枳、朴之温燥，取芒硝之入阴，甘草败毒缓中也。

调胃承气汤（方见前）

二五、阳明温毒发痘者，如斑疹法，随其所在而攻之。

温毒发痘，如小儿痘疮，或多或少，紫黑色，皆秽浊太甚，疗治失宜而然也。虽不多见，间亦有之。随其所在而攻，谓脉浮则用银翘散加生地、元参，渴加花粉，毒重加金汁、人中黄，小便短加芩、连之类。脉沉内壅者，酌轻重下之。

二六、阳明温毒，杨梅疮者，以上法随其所偏而调之，重加败毒，兼与利湿。

此条当入湿温，因上条温痘连类而及，故编于此，可以互证也。杨梅疮者，形似杨梅，轻则红紫，重则紫黑，多现于背部、面部，亦因感受秽浊而然。如上法者，如上条治温痘之法。毒甚故重加败毒，此证毒附湿而为灾，故兼与利湿，如萆薢、土茯苓之类。

二七、阳明温病，不甚渴，腹不满，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必发黄，黄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受邪太重，邪热与胃阳相搏，不得发越，无汗不能自通，热必发黄矣。

栀子柏皮汤方

栀子五钱　生甘草二钱　黄柏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方论：此湿淫于内，以苦燥之，热淫于内，佐以甘苦法也。栀子清肌表，解五黄，又治内烦。黄柏泻膀胱，疗肌肤间热。甘草协利内外。三者其色皆黄，以黄退黄，同气相求也。按：又可但有茵陈大黄汤，而无栀子柏皮汤，温热发黄，岂皆可下者哉！

二八、阳明温病，无汗，或但头汗出，身无汗，渴欲饮水，腹满舌燥黄，小便不利者，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此与上条异者，在口渴腹满耳。上条口不甚渴，腹不满，胃不甚实，故不可下；此则胃家已实而黄不得退，热不得越，无出表之理，故从事于下趋大小便也。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钱　栀子三钱　生大黄三钱

水八杯，先煮茵陈减水之半，再入二味，煮成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利为度。

方论：此纯苦急趋之方也。发黄外闭也，腹满内闭也，内外皆闭，其势不可缓，苦性最急，故以纯苦急趋下焦也。黄因热结，泻热者必泻小肠，小肠丙火，非苦不通。胜火者莫如水，茵陈得水之精；开郁莫如发陈，茵陈生发最速，高出众草，主治热结黄疸，故以之为君。栀子通水源而利三焦，大黄除实热而减腹满，故以之为佐也。

二九、阳明温病，无汗，实证未剧，不可下，小便不利者，甘苦合化，冬地三黄汤主之。

大凡小便不通，有责之膀胱不开者，有责之上游结热者，有责之肺气不化者。温热之小便不通，无膀胱不开证，皆上游（指小肠而言）热结，与肺气不化而然也。小肠火腑，故以三黄苦药通之；热结则液干，故以甘寒润之；金受火刑，化气维艰，故倍用麦、冬以化之。

冬地三黄汤方（甘苦合化阴气法）

麦冬八钱　黄连一钱　苇根汁半酒杯（冲）　元参四钱　黄柏一钱　银花露半酒杯（冲）　细生地四钱　黄芩一钱　生甘草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得利为度。

三十、温病小便不利者，淡渗不可与也，忌五苓、八正辈。

此用淡渗之禁也。热病有余于火，不足于水，惟以滋水泻火为急务，岂可再以淡渗动阳而燥津乎？奈何吴又可于小便条下，特立猪苓汤，乃去仲景原方之阿胶，反加木通、车前，渗而又渗乎！其治小便血分之桃仁汤中，仍用滑石，不识何解！

三一、温病燥热，欲解燥者，先滋其干，不可纯用苦寒也，服之反燥甚。

此用苦寒之禁也。温病有余于火，不用淡渗犹易明，并苦寒亦设禁条，则未易明也。举世皆以苦能降火，寒能泻热，坦然用之而无疑，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服之不应，愈化愈燥。宋人以目为火户，设立三黄汤，久服竟至于瞎，非化燥之明征乎？吾见温病而恣用苦寒，津液干涸不救者甚多，盖化气比本气更烈。故前条冬地三黄汤，甘寒十之八、九，苦寒仅十之一、二耳。至茵陈蒿汤之纯苦，止有一用，或者再用，亦无屡用之理。吴又可屡诋用黄连之非，而又恣用大黄，惜乎其未通甘寒一法也。

三二、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周十二时后，缓缓与食，先取清者，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

此下后暴食之禁也。下后虽然热退，余焰尚存，盖无形质之邪，每借有形质者以为依附，必须坚壁清野，勿令即食。一日后，稍可食清而又清之物，若稍重浊，犹必

复也。勿者，禁止之词；必者，断然之词也。

三三、阳明温病，下后脉静，身不热，舌上津回，十数日不大便，可与益胃、增液辈，断不可再与承气也。下后舌苔未尽退，口微渴，面微赤，脉微数，身微热，日浅者亦与增液辈，日深舌微干者，属下焦复脉法也（方见下焦）。勿轻与承气，轻与者肺躁而咳，脾滑而泄，热反不除，渴反甚也，百日死。

此数下亡阴之大戒也。下后不大便十数日，甚至二十日，乃肠胃津液受伤之故，不可强责其便，但与复阴，自能便也。此条脉静身凉，人犹易解，至脉虽不躁而未静，身虽不壮热而未凉，俗医必谓邪气不尽，必当再下，在又可法中亦必再下。不知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但与存阴退热，断不误事。若轻与苦燥，频伤胃阴，肺之母气受伤，阳明化燥，肺无秉气，反为燥逼，焉得不咳。燥咳久者，必身热而渴也。若脾气为快利所伤，必致滑泄，滑泄则阴伤而热渴愈加矣，迁延三月，天道小变之期，其势不能再延，故曰百日死也。

三四、阳明温病，渴甚者，雪梨浆沃之。

雪梨浆（方法见前）

三五、阳明温病，下后微热，舌苔不退者，薄荷末拭之。

以新布蘸新汲凉水，再蘸薄荷细末，频擦舌上。

三六、阳明温病，斑疹温痘，温疮，温毒，发黄，神昏谵语者，安宫牛黄丸主之。

心居膈上，胃居膈下，虽有膜隔，其浊气太甚，则亦可上干包络，且病自上焦而来，故必以芳香逐秽开窍为要也。

安宫牛黄丸（方见上焦篇）

三七、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之在中焦，阳明病居多；湿温之在中焦，太阴病居多；暑温则各半也。

此诸温不同之大关键也。温热等皆因于火，以火从火，阳明阳土，以阳从阳，故阳明病居多。湿温则以湿从湿，太阴阴土，以阴从阴，则太阴病居多。暑兼湿热，故各半也。

暑温　伏暑

三八、脉洪滑，面赤身热头晕，不恶寒，但恶热，舌上黄滑苔，渴欲凉饮，饮不解渴，得水则呕，按之胸下痛，小便短，大便闭者，阳明暑温，水结在胸也，小陷胸汤加枳实主之。

脉洪面赤，不恶寒，病已不在上焦矣。暑兼湿热，热甚则渴，引水求救。湿郁中焦，水不下行，反来上逆，则呕。胃气不降，则大便闭。故以黄连、栝蒌清在里之热痰，半夏除水痰而强胃，加枳实者，取其苦辛通降，开幽门而引水下行也。

小陷胸加枳实汤方（苦辛寒法）

黄连二钱　栝蒌三钱　枳实二钱　半夏五钱

急流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三九、阳明暑温，脉滑数，不食不饥不便，浊痰凝聚，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杏仁主之。

不饥不便，而有浊痰，心下痞满，湿热互结而阻中焦气分。故以半夏、枳实开气分之湿结；黄连、黄芩开气分之热结；杏仁开肺与大肠之气痹；暑中热甚，故去干姜；

非伤寒误下之虚痞，故去人参、甘草、大枣，且畏其助湿作满也。

半夏泻心汤去干姜甘草加枳实杏仁方（苦辛寒法）

半夏一两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枳实二钱　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虚者，复纳人参二钱，大枣三枚。

四十、阳明暑温，湿气已化，热结独存，口燥咽干，渴欲饮水，面目俱赤，舌燥黄，脉沉实者，小承气汤各等分下之。

暑兼湿热，其有体瘦质燥之人，感受热重湿轻之证，湿先从热化尽，只余热结中焦，具诸下证，方可下之。

汪按：湿热入胃腑方可下，虽云化热，究从湿来，故枳、朴、大黄等分用也。大抵温病诊舌为要，痞满之证，见黄燥，方可议下；黄而不燥，仍用宣泄，以驱之入胃，或苦温助之化燥，见黄，方可用苦泄（泻心、陷胸之属）；黄白相兼，或灰白色，仍用开提（三香、杏、蔻、枳、桔之属），以达之于肺，不可误也。又叶天士论伤寒热邪劫烁，下之宜猛；温病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伤寒大便溏为邪尽，不可下；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便硬方为无湿，不可攻也。此皆要论，不可不知。

小承气汤（方义并见前。此处不必以大黄为君，三物各等分可也）

四一、暑温蔓延三焦，舌滑微黄，邪在气分者，三石汤主之；邪气久留，舌绛苔少，热搏血分者，加味清宫汤主之；神识不清，热闭内窍者，先与紫雪丹，再与清宫汤。

蔓延三焦，则邪不在一经一脏矣，故以急清三焦为主。然虽云三焦，以手太阴一经为要领。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暑湿俱化，且肺脏受生于阳明，肺之脏象属金色白，阳明之气运亦属金色白，故肺经之药多兼走阳明，阳明之药多兼走肺也。再肺经通调水道，下达膀胱，肺痹开则膀胱亦开，是虽以肺为要领，而胃与膀胱皆在治中，则三焦俱备矣，是邪在气分而主以三石汤之奥义也。若邪气久羁，必归血络，心主血脉，故以加味清宫汤主之。内窍欲闭，则热邪盛矣，紫雪丹开内窍而清热最速者也。

三石汤方

飞滑石三钱　生石膏五钱　寒水石三钱　杏仁三钱　竹茹（炒）二钱　银花三钱（花露更妙）　金汁一酒杯（冲）　白通草二钱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温服。

方论：此微苦辛寒兼芳香法也。盖肺病治法，微苦则降，过苦反过病所，辛凉所以清热，芳香所以败毒而化浊也。按：三石，紫雪丹中之君药，取其得庚金之气，清热退暑利窍，兼走肺胃者也；杏仁、通草为宣气分之用，且通草直达膀胱，杏仁直达大肠；竹茹以竹之脉络，而通人之脉络；金汁、银花，败暑中之热毒。

加味清宫汤方

即于前清宫汤内加知母三钱、银花二钱，竹沥五茶匙冲入。

方论：此苦辛寒法也。清宫汤前已论之矣，加此三味者：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而保肺清金；银花败毒而清络；竹沥除胸中大热，止烦闷消渴；合清宫汤为暑延三焦血分之治也。

四二、暑温伏暑，三焦均受，舌灰白，胸痞闷，潮热呕恶，烦渴自利，汗出溺短者，杏仁滑石汤主之。

舌白胸痞，自利呕恶，湿为之也。潮热烦渴，汗出溺短，热为之也。热处湿中，湿蕴生热，湿热交混，非偏寒偏热可治，故以杏仁、滑石、通草，先宣肺气，由肺而达膀胱以利湿，厚朴苦温而泻湿满，芩、连清里而止湿热之利，郁金芳香走窍而开闭结，橘、半强胃而宣湿化痰以止呕恶，俾三焦混处之邪，各得分解矣。

杏仁滑石汤方（苦辛寒法）

杏仁三钱　滑石三钱　黄芩二钱　橘红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　郁金二钱　通草一钱　厚朴二钱　半夏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寒　湿

四三、湿之入中焦，有寒湿，有热湿，有自表传来，有水谷内蕴，有内外相合。其中伤也，有伤脾阳，有伤脾阴，有伤胃阳，有伤胃阴，有两伤脾胃，伤脾胃之阳者十常八、九，伤脾胃之阴者十居一、二。彼此混淆，治不中窾，遗患无穷，临证细推，不可泛论。

此统言中焦湿证之总纲也。寒湿者，湿与寒水之气相搏也，盖湿水同类，其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江河为水，在土中为湿，体本一源，易于相合，最损人之阳气。热湿者，在天时长夏之际，盛热蒸动湿气流行也，在人身湿郁，本身阳气久而生热也，兼损人之阴液。自表传来，一由经络而脏腑，一由肺而脾胃。水谷内蕴，肺虚不能化气，脾虚不能散津，或形寒饮冷，或酒客中虚。内外相合，客邪既从表入，而伏邪又从内发也。伤脾阳，在中则不运痞满，传下则洞泄腹痛。伤胃阳，则呕逆不食，膈胀胸痛。两伤脾胃，既有脾证，又有胃证也。其伤脾胃之阴若何？湿久生热，热必伤阴，古称湿火者是也。伤胃阴，则口渴不饥。伤脾阴，则舌先灰滑，后反黄燥，大便坚结。湿为阴邪，其伤人之阳也，得理之正，故多而常见。其伤人之阴也，乃势之变，故罕而少见。治湿者必须审在何经何脏，兼寒兼热，气分血分，而出辛凉、辛温、甘温、苦温、淡渗、苦渗之治，庶所投必效。若脾病治胃，胃病治脾，兼下焦者，单治中焦，或笼统混治，脾胃不分，阴阳寒热不辨，将见肿胀、黄疸、洞泄、衄血、便血、诸证蜂起矣。惟在临证者细心推求，下手有准的耳。盖土为杂气，兼证甚多，最难分析，岂可泛论湿气而已哉！

汪按：温热、湿温，为本书两大纲。湿热从口鼻吸受，并无寒证，最忌辛温表散，但当认定门径，勿与伤寒混杂，再能按三焦投药，辨清气血营卫，不失先后缓急之序，便不致误。湿温为三气杂感，浊阴弥漫，有寒有热，传变不一，全要细察兼证，辨明经络脏腑气血阴阳，湿热二气偏多偏少，方可论治。故论湿温方法，较温热为多，读者以此意求之，无余蕴矣。再按：热证清之则愈，湿证宣之则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热而后清，清而后愈。一为阳病，一兼阴病，至鲁至道，难易较然。

四四、足太阴寒湿，痞结胸满，不饥不食，半苓汤主之。

此书以温病名，并列寒湿者，以湿温紧与寒湿相对，言寒湿而湿温更易明析。

痞结胸满，仲景列于太阴篇中，乃湿郁脾阳，足太阴之气，不为鼓动运行。脏病而累及腑，痞结于中，故亦不能食也。故以半夏、茯苓培阳土以吸阴土之湿，厚朴苦温以泻湿满，黄连苦以渗湿，重用通草以利水道，使邪有出路也。

半苓汤方（此苦辛淡渗法也）

半夏五钱　茯苓块五钱　川连一钱　厚朴三钱　通草八钱（煎汤煮前药）

水十二杯，煮通草成八杯，再入余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四五、足太阴寒湿，腹胀，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爽，若欲滞下者，四苓加厚朴秦皮汤主之，五苓散亦主之。

经谓太阴所至，发为膜胀，又谓厥阴气至为膜胀，盖木克土也。太阴之气不运，以致膀胱之气不化，故小便不利。四苓辛淡渗湿，使膀胱开而出邪，以厚朴泻胀，以秦皮洗肝也。其或肝气不热，则不用秦皮，仍用五苓中之桂枝以和肝，通利三焦而行

太阳之阳气，故五苓散亦主之。

四苓加厚朴秦皮汤方（苦温淡法）

茅术三钱　厚朴三钱　茯苓块五钱　猪苓四钱　秦皮二钱　泽泻四钱

水八杯，煮成八分三杯，分三次服。

五苓散（甘温淡法）

猪苓一两　赤术一两　茯苓一两　泽泻一两六钱　桂枝五钱

共为细末。百沸汤和服三钱，日三服。

四六、足太阴寒湿，四肢乍冷，自利，目黄，舌白滑，甚则灰，神倦不语，邪阻脾窍，舌蹇语重，四苓加木瓜草果厚朴汤主之。

脾主四肢，脾阳郁故四肢乍冷。湿渍脾而脾气下溜，故自利。目白精属肺，足太阴寒则手太阴不能独治，两太阴同气也，且脾主地气，肺主天气，地气上蒸，天气不化，故自睛黄也。白滑与灰，寒湿苔也。湿困中焦，则中气虚寒，中气虚寒，则阳光不治，主正阳者心也，心藏神，故神昏。心主言，心阳虚故不语。脾窍在舌，湿邪阻窍，则舌蹇而语声迟重。湿以下行为顺，故以四苓散驱湿下行，加木瓜以平木，治其所不胜也。厚朴以温中行滞，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芳香而达窍，补火以生土，驱浊以生清也。

四苓加木瓜厚朴草果汤方（苦热兼酸淡法）

生于白术三钱　猪苓一钱五分　泽泻一钱五分　赤苓块五钱　木瓜一钱　厚朴一钱　草果八分　半夏三钱

水八杯，煮取八分三杯，分三次服。阳素虚者，加附子二钱。

四七、足太阴寒湿，舌灰滑，中焦滞痞，草果茵陈汤主之；面目俱黄，四肢常厥者，茵陈四逆汤主之。

湿滞痞结，非温通而兼开窍不可，故以草果为君。茵陈因陈生新，生发阳气之机最速，故以之为佐。广皮、大腹、厚朴，共成泻痞之功。猪苓、泽泻，以导湿外出也。若再加面黄肢逆，则非前汤所能济，故以四逆回厥，茵陈宣湿退黄也。

草果茵陈汤方（苦辛温法）

草果一钱　茵陈三钱　茯苓皮三钱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猪苓二钱　大腹皮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茵陈四逆汤方（苦辛甘热复微寒法）

附子三钱（炮）　干姜五钱　炙甘草二钱　茵陈六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温服一杯，厥回止后服；仍厥，再服；尽剂，厥不回，再作服。

四八、足太阴寒湿，舌白滑，甚则灰，脉迟，不食，不寐，大便窒塞，浊阴凝聚，阳伤腹痛，痛甚则肢逆，椒附白通汤主之。

此足太阴寒湿，兼足少阴、厥阴证也。白滑灰滑，皆寒湿苔也。脉迟者，阳为寒湿所困，来去俱迟也。不食，胃阳痹也。不寐，中焦湿聚，阻遏阳气不得下交于阴也。大便窒塞，脾与大肠之阳，不能下达也。阳为湿困，返逊位于浊阴，故浊阴得以蟠踞中焦而为痛也；凡痛皆邪正相争之象，虽曰阳困，究竟阳未绝灭，两不相下，故相争而痛也（后凡言痛者仿此）。椒附白通汤，齐通三焦之阳，而急驱浊阴也。

椒附白通汤方

生附子（炒黑）三钱　川椒（炒黑）二钱　淡干姜二钱　葱白三茎　猪胆汁半烧酒杯（去渣后调入）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凉服。

方论：此苦辛热法复方也。苦与辛合，能降能通，非热不足以胜重寒而回阳。附子益太阳之标阳，补命门之真火，助少阳之火热。盖人之命火，与太阳之阳少阳之阳旺，行水自速。三焦通利，湿不得停，焉能聚而为痛，故用附子以为君，火旺则土强。干姜温中逐湿痹，太阴经之本药，川椒燥湿除胀消食，治心腹冷痛，故以二物为臣。葱白由内而达外，中空通阳最速，亦主腹痛，故以为之使。浊阴凝聚不散，有格阳之势，故反佐以猪胆汁，猪水畜，属肾，以阴求阴也；胆乃甲木，从少阳，少阳主开泄，生发之机最速。此用仲景白通汤，与许学士椒附汤，合而裁制者也。

四九、阳明寒湿，舌白腐，肛坠痛，便不爽，不喜食，附子理中汤去甘草加广皮厚朴汤主之。

九窍不和，皆属胃病。胃受寒湿所伤，故肛门坠痛而便不爽；阳明失阖，故不喜食。理中之人参补阳明之正，苍术补太阴而渗湿，姜、附运坤阳以劫寒，盖脾阳转而后湿行，湿行而后胃阳复。去甘草，畏其满中也。加厚朴、广皮，取其行气。合而言之，辛甘为阳，辛苦能通之义也。

附子理中汤去甘草加厚朴广皮汤方（辛甘兼苦法）

生茅术三钱　人参一钱五分　炮干姜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生附子一钱五分（炮黑）

水五杯，煮取八分二杯，分二次服。

征按：仲景理中汤原方中用术，今定以苍术者，苍术燥湿而兼解郁，不似白术之呆滞也，丹溪制越鞠丸方，以苍术治湿郁，以上见证，皆郁证也，故用苍术（古书只有术名，而无苍白之分，至唐本草始分赤白，后世又谓赤术为苍术矣）。

五十、寒湿伤脾胃两阳，寒热，不饥，吞酸，形寒，或脘中痞闷，或酒客湿聚，苓姜术桂汤主之。

此兼运脾胃，宣通阳气之轻剂也。

苓姜术桂汤方（苦辛温法）

茯苓块五钱　生姜三钱　炒白术三钱　桂枝三钱

水五杯，煮取八分二杯，分温再服。

五一、湿伤脾胃两阳，既吐且利，寒热身痛，或不寒热，但腹中痛，名曰霍乱。寒多，不欲饮水者，理中汤主之。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四逆汤主之。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宜桂枝汤小和之

按：霍乱一证，长夏最多，本于阳虚寒湿凝聚，关系非轻，伤人于顷刻之间。奈时医不读《金匮》，不识病源，不问轻重，一概主以霍香正气散，轻者原有可愈之理，重者死不旋踵；更可笑者，正气散中加黄连、麦冬，大用西瓜治渴欲饮水之霍乱，病者岂堪命乎！塘见之屡矣，故将采《金匮》原文，备录于此。胃阳不伤不吐，脾阳不伤不泻，邪正不争不痛，营卫不乖不寒热。以不饮水之故，知其为寒多；主以理中汤（原文系理中丸，方后自注云：然丸不及汤，盖丸缓而汤速也；且恐丸药不精，故直改从汤），温中散寒。人参甘草，胃之守药；白术甘草，脾之守药；干姜能通能守，上下两泄者，故脾胃两守之；且守中有通，通中有守，以守药作通用，以通药作守用。若热欲饮水之证，饮不解渴，而吐泄不止，则主以五苓。邪热须从小便去，膀胱为小肠之下游，小肠，火腑也，五苓通前阴，所以守后阴也。太阳不开，则阳明不阖，开太阳正所以守阳明也。此二汤皆一举两得之妙。吐利则脾胃之阳虚，汗出则太阳之阳亦虚；发热者，浮阳在外也；恶寒者，实寒在中也；四肢拘急，脾阳不荣四末；手足厥

冷，中土湿而厥阴肝木来乘病者，四逆汤善救逆，故名四逆汤。人参甘草守中阳，干姜附子通中阳，人参附子护外阳，干姜甘草护中阳，中外之阳复回，则群阴退避，而厥回矣。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中阳复而表阳不和也，故以桂枝汤温经络而微和之。

理中汤方（甘热微苦法，此方分量以及后加减法，悉照《金匮》原文，用者临时斟酌。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各三两

水八杯，煮取三杯，温服一杯，日三服。

加减法：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汗，勿发揭衣服。

五苓散方（见前）

加减法：腹满者，加厚朴、广皮各一两。渴甚面赤，脉大紧而急，搧扇不知凉，饮冰不知冷，腹痛甚，时时躁烦者，格阳也，加干姜一两五钱（此条非仲景原文，余治验也）。

百沸汤和，每服五钱，日三服。

汪按：湿温、湿疟、寒湿、中寒等证，皆有阴盛格阳。若春温、风温、暑热、温疫、温毒，非犯逆则绝无此证，虽或病前病中，兼犯房劳遗泄，亦断无阴证，而阳盛格阴者，则往往有之。俗医传派不清，临事狐疑，失之毫厘，人命立绝。此条与温热门中，中下焦阳厥数条参看，庶乎临证了然，厥功巨矣。

四逆汤方（辛甘热法，分量临时斟酌）

炙甘草二两　干姜一两半　生附子一枚（去皮）　加人参一两

水五茶碗，煮取二碗，分二次服。

按：原方无人参，此独加人参者，前条寒多不饮水，较厥逆尚轻，仲景已用人参；此条诸阳欲脱，中虚更急，不用人参，何以固内。柯韵伯伤寒注云：仲景凡治虚证，以里为重，协热下利，脉微弱者，便用人参；汗后身痛，脉沉迟者，便加人参。此脉迟而利清谷，且不烦不咳，中气大虚，元气已脱，但温不补，何以救逆乎！观茯苓四逆之烦躁，且以人参；况通脉四逆，岂得无参。是必有脱落耳，备录于此存参。

五二、霍乱兼转筋者，五苓散加防己桂枝薏仁主之；寒甚脉紧者，再加附子。

肝藏血，主筋，筋为寒湿搏急而转，故于五苓和霍乱之中，加桂枝温筋，防己急驱下焦血分之寒湿，薏仁主湿痹脚气，扶土抑木，治筋急拘挛。甚寒脉紧，则非纯阳之附子不可。

五苓散加防己桂枝薏仁方

即于前五苓散内，加防己一两，桂枝一两半，足前成二两，薏仁二两。寒甚者，加附子大者一枚。杵为细末，每服五钱，百沸汤和，日三，剧者日三夜一，得卧则勿令服。

五三、卒中寒湿，内挟秽浊，眩冒欲绝，腹中绞痛，脉沉紧而迟，甚则伏，欲吐不得吐，欲利不得利，甚则转筋，四肢欲厥，俗名发痧，又名干霍乱，转筋者，俗名转筋火，古方书不载（不载者，不载上三条之俗名耳；若是证，当于《金匮》腹满、腹痛、心痛、寒疝、诸条参看自得），蜀椒救中汤主之，九痛丸亦可服；语乱者，先服至宝丹，再与汤药。

按：此证夏日湿蒸之时最多，故因霍乱而类记于此。中阳本虚，内停寒湿，又为

蒸腾秽浊之气所干，由口鼻而直行中道，以致腹中阳气受逼，所以相争而为绞痛；胃阳不转，虽欲吐而不得；脾阳困闭，虽欲利而不能；其或经络亦受寒湿，则筋如转索，而后者向前矣；中阳虚而肝木来乘，则厥。俗名发痧者何？盖以此证病来迅速，或不及延医，或医亦不识，相传以钱，或用磁碗口，蘸姜汤或麻油，刮其关节，刮则其血皆分，住则复合，数数分合，动则生阳，关节通而气得转，往往有随手而愈者，刮处必现血点，红紫如沙，故名痧也。但刮后须十二时不饮水，方不再发。不然则留邪在络，稍受寒发怒，则举发矣。以其欲吐不吐，欲利不利而腹痛，故又名干霍乱。其转筋名转筋火者，以常发于夏月，夏月火令，又病迅速如火也，其实乃伏阴与湿相搏之故。以大建中之蜀椒，急驱阴浊下行，干姜温中，去人参、胶饴者，畏其满而守也，加厚朴以泻湿中浊气，槟榔以散结气，直达下焦，广皮通行十二经之气，改名救中汤，急驱浊阴，所以救中焦之真阳也。九痛丸一面扶正，一面驱邪，其驱邪之功最迅，故亦可服。再按：前吐泻之霍乱，有阴阳二证，干霍乱则纯有阴而无阳，所谓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有若否卦之义。若语言乱者，邪干心包，故先以至宝丹，驱包络之邪也。

救中汤方（苦辛通法）

蜀椒（炒出汗）三钱　淡干姜四钱　厚朴三钱　槟榔二钱　广皮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兼转筋者，加桂枝三钱，防己五钱，薏仁三钱；厥者，加附子二钱。

九痛丸方　治九种心痛，苦辛甘热法。

附子三两　生狼牙一两　人参一两　干姜一两　吴茱萸一两　巴豆（去皮心熬碾如膏）一两

蜜丸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

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病等证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方论：《内经》有五脏胃腑心痛，并痰虫食积，即为九痛也。心痛之因，非风即寒，故以干姜、附子驱寒壮阳，吴茱萸能降肝脏浊阴下行，生狼牙善驱浮风，以巴豆驱逐痰虫陈滞之积，人参养正驱邪，因其药品气血皆入，补泻攻伐皆备，故治中恶腹胀痛等证。

附录：《外台》走马汤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苦辛热法。沈目南注云：中恶之证，俗谓绞肠乌痧，即秽臭恶毒之气，直从口鼻，入于心胸肠胃脏腑，壅塞正气不行，故心痛腹胀，大便不通，是为实证。非似六淫侵入而有表里清浊之分。故用巴豆极热大毒峻猛之剂，急攻其邪，佐杏仁以利肺与大肠之气，使邪从后阴，一扫尽除，则病得愈。若缓须臾，正气不通，营卫阴阳机息则死，是取通则不痛之义也。

巴豆（去心皮熬）二枚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槌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强弱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按：《医方集解》中，治霍乱用阴阳水一法，有协和阴阳，使不相争之义。又治干霍乱用盐汤探吐一法，盖闭塞至极之证，除针灸之外，莫如吐法通阳最速。夫呕，厥阴气也，寒痛，太阳寒水气也，否，冬象也，冬令太阳寒水，得厥阴气至，风能上升，则一阳开泄，万象皆有生机矣。至针法，治病最速，取祸亦不缓，当于《甲乙经》中求之，非善针者，不可令针也。

汪按：《玉龙经》：干霍乱取委中。今世俗多用热水，急拍腿湾，红筋高起即刺之，出血愈。又按此证，亦有不由触秽受寒，但因郁怒而发者，其宜急攻下气，与触秽受寒同。

征按：痧证向无方论，人多忽之。然其病起于仓卒，或不识其证，或不得其治，戕

人甚速。总因其人浊阴素重，清阳不振，偶感浊阴之气，由口鼻直行中道，邪正交争，营卫逆乱。近世治之者，率有三法，不知起自何人？一则刮之，前按所云是也。一则焠之，以大灯草，或纸拈蘸麻油照看其头面额角，及胸前腹上肩膊等处，凡皮肤间隐隐有红点发出，或如蚊迹，或累累坟起，疏密不同，层次难定，一经照出，轻轻灼而焠之，爆响有声，则病者似觉轻松痛减。一则刺之，其法以针按穴刺出血，凡十处，名曰放痧。此皆针灸遗意，但不见古书，故不悉载。又有试法，与以生黄豆嚼之，不腥者痧；觉有豆腥气者非痧，与试疔同。患此者，俗忌生姜麻油之类，余历验多年，知其言亦不谬。曾见有少女服生姜而毙，有少男子服干姜一夜而死，余俱随觉随解之耳。前二方中俱有干姜，似与俗说相悖；然干姜与槟榔巴豆并用，正使邪有出路，既有出路，则干姜不为患矣。但后之人不用此方则已，用此方而妄减其制，必反误事，不可不知。至若羌活、麻黄，则在所大禁。余尚有二方，附记于后，以备裁采。

立生丹　治伤暑、霍乱、痧证、疟、痢、泄泻、心痛、胃痛、腹痛、吞吐酸水，及一切阴寒之证、结胸、小儿寒痉。

母丁香一两二钱　沉香四钱　茅苍术一两二钱　明雄黄一两二钱

上为细末，用蟾酥八钱，铜锅内加火酒一小杯，化开，入前药末，丸绿豆大。每服二丸，小儿一丸，温水送下。又下死胎如神。凡被蝎蜂螫者，调涂立效，惟孕妇忌之。

此方妙在刚燥药中加芳香透络。蟾乃土之精，上应月魄，物之浊而灵者，其酥入络，以毒攻毒，而方又有所监制，故应手取效耳。

独胜散　治绞肠痧痛急，指甲唇俱青，危在顷刻。

马粪（年久弥佳）不拘分两

瓦上焙干为末。老酒冲服二、三钱，不知，再作服。

此方妙在以浊攻浊。马性刚善走，在卦为乾，粪乃浊阴所结，其象圆，其性通，故能摩荡浊阴之邪，仍出下窍。忆昔年济南方讱庵蒞任九江，临行，一女子忽患痧证，就地滚嚎，声嘶欲绝。讱庵云：偶因择日不谨，误犯红痧，或应此乎？余急授此方，求马粪不得；即用骡粪，并非陈者，亦随手奏功。

湿　温

（疟、痢、疸、痹附）

五四、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神识如蒙，舌滑脉缓，人参泻心汤加白芍主之。

湿在上焦，若中阳不虚者，必始终在上焦，断不内陷；或因中阳本虚，或因误伤于药，其势必致内陷。湿之中人也，首如裹，目如蒙，热能令人昏，故神识如蒙，此与热邪直入包络谵语神昏有间。里虚故用人参以护里阳，白芍以护真阴；湿陷于里，故用干姜、枳实之辛通；湿中兼热，故用黄芩、黄连之苦降。此邪已内陷，其势不能还表，法用通降，从里治也。

人参泻心汤方（苦辛寒兼甘法）

人参二钱　干姜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生白芍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五五、湿热受自口鼻，由募原直走中道，不饥不食，机窍不灵，三香汤主之。

此邪从上焦来，还使上焦去法也。

三香汤方（微苦微辛微寒兼芳香法）

栝蒌皮三钱　桔梗三钱　黑山栀二钱　枳壳二钱　郁金二钱　香豉二钱　降香末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方论：按此证由上焦而来，其机尚浅，故用蒌皮、桔梗、枳壳微苦微辛开上，山栀轻浮微苦清热，香豉、郁金、降香化中上之秽浊而开郁。上条以下焦为邪之出路，故用重；此条以上焦为邪之出路，故用轻；以下三焦均受者，则用分消。彼此互参，可以知叶氏之因证制方，心灵手巧处矣！惜散见于案中而人多不察，兹特为拈出，以概其余。

五六、吸受秽湿，三焦分布，热蒸头胀，身痛呕逆，小便不通，神识昏迷，舌白，渴不多饮，先宜芳香通神利窍，安宫牛黄丸；继用淡渗分消浊湿，茯苓皮汤。

按：此证表里经络脏腑三焦，俱为湿热所困，最畏内闭外脱，故急以牛黄丸宣窍清热而护神明；但牛黄丸不能利湿分消，故继以茯苓皮汤。

安宫牛黄丸（方法见前）

茯苓皮汤（淡渗兼微辛微凉法）

茯苓皮五钱　生薏仁五钱　猪苓三钱　大腹皮三钱　白通草三钱　淡竹叶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五七、阳明湿温，气壅为哕者，新制橘皮竹茹汤主之。

按：《金匮》橘皮竹茹汤，乃胃虚受邪之治，今治湿热壅遏胃气致哕，不宜用参甘峻补，故改用柿蒂。按柿成于秋，得阳明燥金之主气，且其形多方，他果未之有也，故治肺胃之病有独胜（肺之脏象属金，胃之气运属金）。柿蒂乃柿之归束处，凡花皆散，凡子皆降，凡降先收，从生而散而收而降，皆一蒂为之也，治逆呃之能事毕矣（再按：草木一身，芦与蒂为升降之门户，载生气上升者芦也，受阴精归藏者蒂也，格物者不可不于此会心焉）。

新制橘皮竹茹汤（苦辛通降法）

橘皮三钱　竹茹三钱　柿蒂七枚　姜汁三茶匙（冲）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不知，再作服。有痰火者，加竹沥、栝蒌霜；有瘀血者，加桃仁。

五八、三焦湿郁，升降失司，脘连腹胀，大便不爽，一加减正气散主之。

再按：此条与上第五十六条同为三焦受邪，彼以分消开窍为急务，此以升降中焦为定法，各因见证之不同也。

一加减正气散方

藿香梗二钱　厚朴二钱　杏仁二钱　茯苓皮二钱　广皮一钱　神曲一钱五分　麦芽一钱五分　绵茵陈二钱　大腹皮一钱

水五杯，煮二杯，再服。

方论：正气散本苦辛温兼甘法，今加减之，乃苦辛微寒法也。去原方之紫苏、白芷，无须发表也。去甘桔，此证以中焦为扼要，不必提上焦也。只以藿香化浊，厚朴、广皮、茯苓、大腹泻湿满，加杏仁利肺与大肠之气，神曲、麦芽升降脾胃之气，茵陈宣湿郁而动生发之气，藿香但用梗，取其走中不走外也。茯苓但用皮，以诸皮皆凉，泻湿热独胜也。

五九、湿郁三焦，脘闷，便溏，身痛，舌白，脉象模糊，二加减正气散主之。

上条中焦病重，故以升降中焦为要。此条脘闷便溏，中焦证也，身痛舌白，脉象模糊，则经络证矣，故加防己急走经络中湿郁；以便溏不比大便不爽，故加通草、薏仁，利小便所以实大便也；大豆黄卷从湿热蒸变而成，能化蕴酿之湿热，而蒸变脾胃之气也。

二加减正气散（苦辛淡法）

藿香梗三钱　广皮二钱　厚朴二钱　茯苓皮三钱　木防己三钱　大豆黄卷二钱　川通草一钱五分　薏苡仁三钱

水八杯，煮三杯，三次服。

六十、秽湿着里，舌黄脘闷，气机不宣，久则酿热，三加减正气散主之。

前两法，一以升降为主，一以急宣经隧为主；此则以舌黄之故，预知其内已伏热，久必化热，而身亦热矣，故加杏仁利肺气，气化则湿热俱化，滑石辛淡而凉，清湿中之热，合藿香所以宣气机之不宣也。

三加减正气散方（苦辛寒法）

藿香（连梗叶）三钱　茯苓皮三钱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杏仁三钱　滑石五钱

水五杯，煮二杯，再服。

六一、秽湿着里，邪阻气分，舌白滑，脉右缓，四加减正气散主之。

以右脉见缓之故，知气分之湿阻，故加草果、查肉、神曲，急运坤阳，使足太阴之地气不上蒸手太阴之天气也。

四加减正气散方（苦辛温法）

藿香梗三钱　厚朴二钱　茯苓三钱　广皮一钱五分　草果一钱　查肉（炒）五钱　神曲二钱

水五杯，煮二杯，渣再煮一杯，三次服。

六二、秽湿着里，脘闷便泄，五加减正气散主之。

秽湿而致脘闷，故用正气散之香开；便泄而知脾胃俱伤，故加大腹运脾气，谷芽升胃气也。以上二条，应入前寒湿类中，以同为加减正气散法，欲观者知化裁古方之妙，故列于此。

五加减正气散（苦辛温法）

藿香梗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茯苓块三钱　厚朴二钱　大腹皮一钱五分　谷芽一钱　苍术二钱

水五杯，煮二杯，日再服。

按：今人以藿香正气散，统治四时感冒，试问四时止一气行令乎？抑各司一气，且有兼气乎？况受病之身躯脏腑，又各有不等乎？历观前五法，均用正气散，而加法各有不同，亦可知用药非丝丝入扣，不能中病。彼泛论四时不正之气，与统治一切诸病之方，皆未望见轩岐之堂室者也，乌可云医乎？

六三、脉缓身痛，舌淡黄而滑，渴不多饮，或竟不渴，汗出热解，继而复热，内不能运水谷之湿，外复感时令之湿，发表攻里，两不可施，误认伤寒，必转坏证，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黄芩滑石汤主之。

脉缓身痛，有似中风，但不浮，舌滑不渴饮，则非中风矣。若系中风，汗出则身痛解而热不作矣；今继而复热者，乃湿热相蒸之汗，湿属阴邪，其气留连，不能因汗而退，故继而复热。内不能运水谷之湿，脾胃困于湿也；外复受时令之湿，经络亦困于湿矣。倘以伤寒发表攻里之法施之，发表则诛伐无过之表，阳伤而成痉；攻里则脾胃之阳伤，而成洞泄寒中，故必转坏证也。湿热两伤，不可偏治，故以黄芩、滑石、茯

苓皮清湿中之热，薏仁、猪苓宣湿邪之正，再加腹皮、通草，共成宣气利小便之功，气化则湿化，小便利则火腑通而热自清矣。

黄芩滑石汤方（苦辛寒法）

黄芩三钱　滑石三钱　茯苓皮三钱　大腹皮二钱　白蔻仁一钱　通草一钱　猪苓三钱

水六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六四、阳明湿温，呕而不渴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呕甚而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生姜主之。

呕而不渴者，饮多热少也，故主以小半夏加茯苓，逐其饮而呕自止；呕而兼痞，热邪内陷，与饮相搏，有固结不通之患，故以半夏泻心，去参、姜、甘、枣之补中，加枳实、生姜之宣胃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

半夏六钱　茯苓六钱　生姜四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甘草大枣加枳实生姜方

半夏六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枳实三钱　生姜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虚者，复纳人参、大枣。

征按：湿之为病，其来也渐，其去也迟，譬若小人之易进而难退也。湿温之痞，与湿寒异，湿寒之痞，兼有食积；湿温之痞，热陷邪留，故呕而兼痞也。水气上逆则呕，水停膈间则痞，上干于头则眩，中凌于心则悸。方目本文，字字俱有斟酌，难为粗心者道。

六五、湿聚热蒸，蕴于经络，寒战热炽，骨骱烦疼，舌色灰滞，面目痿黄，病名湿痹，宣痹汤主之。

经谓：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金匮》谓：经热则痹，盖《金匮》诚补《内经》之不足。痹之因于寒者固多，痹之兼乎热者，亦复不少，合参二经原文，细验于临证之时，自有权衡。本论因载湿温而类及热痹，见湿温门中，原有痹证，不及备载痹证之全，学者欲求全豹，当于《内经》、《金匮》、喻氏、叶氏以及宋元诸名家，合而参之自得。大抵不越寒热两条，虚实异治。寒痹势重而治反易，热痹势缓而治反难，实者单病躯壳易治，虚者兼病脏腑夹痰饮腹满等证，则难治矣，犹之伤寒两感也。此条以舌灰目黄，知其为湿中生热，寒战热炽，知其在经络；骨骱疼痛，知其为痹证。若泛用治湿之药，而不知循经入络，则罔效矣。故以防己急走经络之湿，杏仁开肺气之先，连翘清气分之湿热，赤豆清血分之湿热，滑石利窍而清热中之湿，山栀肃肺而泻湿中之热，薏苡淡渗而主挛痹，半夏辛平而主寒热，蚕沙化浊道中清气，痛甚加片子姜黄、海桐皮者，所以宣络而止痛也。

宣痹汤方（苦辛通法）

防己五钱　杏仁五钱　滑石五钱　连翘三钱　山栀三钱　薏苡五钱　半夏（醋炒）三钱　晚蚕沙三钱　赤小豆皮三钱（赤小豆乃五谷中之赤小豆，味酸肉赤，凉水浸取皮用。非药四中之赤小豆，药四中之赤豆乃广中野豆，赤皮蒂黑肉黄，不入药者也）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痛甚，加片子姜黄二钱，海桐皮三钱。

六六、湿郁经脉，身热身痛，汗多自利，胸腹白疹，内外合邪，纯辛走表，纯苦清热，皆在所忌，辛凉淡法，薏苡竹叶散主之。

上条但痹在经脉，此则脏腑亦有邪矣，故又立一法。汗多则表阳开，身痛则表邪

郁，表阳开而不解表邪，其为风湿无疑，盖汗之解者寒邪也，风为阳邪，尚不能以汗解，况湿为重浊之阴邪，故虽有汗不解也。学者于有汗不解之证，当识其非风则湿，或为风湿相搏也。自利者小便必短，白疹者，风湿郁于孙络毛窍。此湿停热郁之证，故主以辛凉解肌表之热，辛淡渗在里之湿，俾表邪从气化而散，里邪从小便而驱，双解表里之妙法也，与下条互斟自明。

薏苡竹叶散方（辛凉淡法，亦轻以去实法）

薏苡五钱　竹叶三钱　飞滑石五钱　白蔻仁一钱五分　连翘三钱　茯苓块五钱　白通草一钱五分

共为细末。每服五钱，日三服。

六七、风暑寒湿，杂感混淆，气不主宣，咳嗽头胀，不饥舌白，肢体若废，杏仁薏苡汤主之。

杂感混淆，病非一端，乃以气不主宣四字为扼要。故以宣气之药为君。既兼雨湿中寒邪，自当变辛凉为辛温。此条应入寒湿类中，列于此者，以其为上条之对待也。

杏仁薏苡汤（苦辛温法）

杏仁三钱　薏苡三钱　桂枝五分　生姜七分　厚朴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防己一钱五分　白蒺藜二钱

水五杯，煮三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六八、暑湿痹者，加减木防己汤主之。

此治痹之祖方也。风胜则引，引者（吊痛掣痛之类，或上或下，四肢游走作痛，经谓行痹是也）加桂枝、桑叶。湿胜则肿，肿者（土曰敦阜）加滑石、革薤、苍术。寒胜则痛，痛者加防己、桂枝、姜黄、海桐皮。面赤口涎自出者（《灵枢》谓：胃热则廉泉开），重加石膏、知母。绝无汗者，加羌活、苍术，汗多者加黄芪、炙甘草。兼痰饮者，加半夏、厚朴、广皮。因不能备载全文，故以祖方加减如此，聊示门径而已。

加减木防己汤（辛温辛凉复法）防己六钱　桂枝三钱　石膏六钱　杏仁四钱　滑石四钱　白通草二钱　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见小效不即退者，加重服，日三夜一。

汪案：痹证有周、行、著之分，其原有风、寒、湿、热之异。奈古方多以寒湿论治，且多杂用风药，不知湿家忌汗，圣训昭然，寒湿固有，热湿尤多，误用辛温，其害立见。再外感初伤气分，惟贵宣通，误认虚证，投柔腻补药，其祸尤酷，学者细考本文，可得治热痹之梗概矣。

六九、湿热不解，久酿成疸，古有成法，不及备载，聊列数则，以备规矩（下疟、痢等证仿此）。

本论之作，原补前人之未备，已有成法可循者，安能尽录。因横列四时杂感，不能不列湿温，连类而及，又不能不列黄疸、疟、痢，不过略标法则而已。按湿温门中，其证最多，其方最伙；盖土居中位，秽浊所归，四方皆至，悉可兼证，故错综参伍，无穷极也。即以黄疸一证而言，《金匮》有辨证三十五条，出治一十二方，先审黄之必发不发，在于小便之利与不利；疸之易治难治，在于口之渴与不渴；再察瘀热入胃之因，或因外并，或因内发，或因食谷，或因酣酒，或因劳色，有随经蓄血．入水黄汗；上盛者一身尽热，下郁者小便为难；又有表虚里虚，热除作哕，火劫致黄。知病有不一之因，故治有不紊之法：于是脉弦胁痛，少阳未罢，仍主以和；渴饮水浆，阳明化燥，急当泻热；湿在上，以辛散，以风胜；湿在下，以苦泄，以淡渗；如狂蓄血，势以必攻；汗后溺白，自宜投补；酒客多蕴热，先用清中，加之分利，后必顾其脾阳；女劳有秽浊，始以解毒，继以滑窍，终当峻补真阴；表虚者实卫，里虚者建中；入水火劫，

以及治逆变证，各立方论，以为后学津梁。至寒湿在里之治，阳明篇中，惟见一则，不出方论，指人以寒湿中求之。盖脾本畏木而喜风燥，制水而恶寒湿。今阴黄一证，寒湿相搏，譬如卑监之土，须暴风日之阳，纯阴之病，疗以辛热无疑，方虽不出，法已显然。奈丹溪云：不必分五疸，总是如盒酱相似。以为得治黄之扼要，殊不知以之治阳黄，犹嫌其混，以之治阴黄，恶乎可哉！喻嘉言于阴黄一证，竟谓仲景方论亡失，恍若无所循从。惟罗谦甫具有卓识，力辨阴阳，遵仲景寒湿之旨，出茵陈四逆汤之治。瑭于阴黄一证，究心有年，悉用罗氏法而化裁之，无不应手取效。间有始即寒湿，从太阳寒水之化，继因其人阳气尚未十分衰败，得燥热药数帖，阳明转燥金之化而为阳证者，即从阳黄例治之。

七十、夏秋疸病，湿热气蒸，外干时令，内蕴水谷，必以宣通气分为要，失治则为肿胀。由黄疸而肿胀者，苦辛淡法，二金汤主之。

此揭疸病之由，与治疸之法，失治之变，又因变制方之法也。

二金汤方（苦辛淡法）

鸡内金五钱　海金沙五钱　厚朴三钱　大腹皮三钱　猪苓三钱　白通草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一、诸黄疸小便短者，茵陈五苓散主之。

沈氏目南云：此黄疸气分实证，通治之方也。胃为水谷之海，营卫之源，风入胃家气分，风湿相蒸，是为阳黄；湿热流于膀胱，气郁不化，则小便不利，当用五苓散宣通表里之邪，茵陈开郁而清湿热。

茵陈五苓散（五苓散方见前。五苓散系苦辛温法，今茵陈倍五苓，乃苦辛微寒法）

茵陈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共为细末。和匀，每服三钱，日三服。

《金匮》方不及备载，当于本书研究，独采此方者，以其为实证通治之方，备外风内湿一则也。

七二、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病属三焦里证，杏仁石膏汤主之。

前条两解表里，此条统治三焦，有一纵一横之义。杏仁、石膏开上焦，姜、半开中焦，枳实则由中驱下矣，山栀通行三焦，黄柏直清下焦。凡通宣三焦之方，皆扼重上焦，以上焦为病之始入，且为气化之先，虽统宣三焦之方，而汤则名杏仁石膏也。

杏仁石膏汤方（苦辛寒法）

杏仁五钱　石膏八钱　半夏五钱　山栀三钱　黄柏三钱　枳实汁每次三茶匙（冲）　姜汁每次三茶匙（冲）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三、素积劳倦，再感湿温，误用发表，身面俱黄，不饥溺赤，连翘赤豆饮煎送保和丸。

前第七十条，由黄而变他病，此则由他病而变黄，亦遥相对待。证系两感，故方用连翘赤豆饮以解其外，保和丸以和其中，俾湿温、劳倦、治逆，一齐解散矣。保和丸苦温而运脾阳，行在里之湿；陈皮、连翘由中达外，其行湿固然矣。兼治劳倦者何？经云：劳者温之。盖人身之动作云为，皆赖阳气为之主张，积劳伤阳。劳倦者，因劳而倦也，倦者，四肢倦怠也，脾主四肢，脾阳伤，则四肢倦而无力也。再肺属金而主气，气者阳也；脾属土而生金，阳气虽分内外，其实特一气之转输耳。劳虽自外而来，外阳既伤，则中阳不能独运，中阳不运，是人之赖食湿以生者，反为食湿所困，脾即

困于食湿，安能不失牝马之贞，而上承乾健乎！古人善治劳者，前则有仲景，后则有东垣，均从此处得手。奈之何后世医者，但云劳病，辄用补阴，非惑于丹溪一家之说哉！本论原为外感而设，并不及内伤，兹特因两感而略言之。

连翘赤豆饮方（苦辛微寒法）

连翘二钱　山栀一钱　通草一钱　赤豆二钱　花粉一钱　香豆豉一钱

煎送保和丸三钱。

保和丸方（苦辛温平法）

山查　神曲　茯苓　陈皮　葡子　连翘　半夏

七四、湿甚为热，疟邪痞结心下，舌白口渴，烦躁自利，初身痛，继则心下亦痛，泻心汤主之。

此疟邪结心下气分之方也。

泻心汤（方法见前）

七五、疮家湿疟，忌用发散，苍术白虎汤加草果主之。

《金匮》谓疮家忌汗，发汗则病痉。盖以疮者血脉间病，心主血脉，血脉必虚而热，然后成疮；既成疮以后，疮脓又系血液所化，汗为心液，由血脉而达毛窍，再发汗以伤其心液，不痉何待！故以白虎辛凉重剂，清阳明之热湿，由肺卫而出；加苍术、草果，温散脾中重滞之寒湿，亦由肺卫而出。阳明阳土，清以石膏、知母之辛凉；太阴阴土，温以苍术、草果之苦温；适合其脏腑之宜，矫其一偏之性而已。

苍术白虎汤加草果方（辛凉复苦温法）

即前白虎汤内加苍术、草果。

七六、背寒，胸中痞结，疟来日晏，邪渐入阴，草果知母汤主之。

此素积烦劳，未病先虚，故伏邪不肯解散，正阳馁弱，邪热固结。是以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厚朴佐草果泻中焦之湿蕴，合姜、半而开痞结，花粉佐知母而生津退热；脾胃兼病，最畏木克，乌梅、黄芩清热而和肝，疟来日晏，邪欲入阴，其所以升之使出者，全赖草果（俗以乌梅、五味等酸敛，是知其一，莫知其他也。酸味秉厥阴之气，居五味之首，与辛味合用，开发阳气最速，观小青龙汤自知）

草果知母汤方（苦辛寒兼酸法）

草果一钱五分　知母二钱　半夏三钱　厚朴二钱　黄芩一钱五分　乌梅一钱五分　花粉一钱五分　姜汁五匙（冲）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按：此方即吴又可之达原饮去槟榔，加半夏、乌梅、姜汁。治中焦热结阳陷之证，最为合拍；吴氏乃以治不兼湿邪之温疫初起，其谬甚矣。

再按：前贤制方，与集书者选方，不过示学者知法度，为学者立模范而已，未能预测后来之病证，其变幻若何？其兼证若何？其年岁又若何？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至于奇巧绝伦之处，不能传，亦不可传，可遇而不可求，可暂而不可常者也。学者当心领神会，先务识其所以然之故，而后增减古方之药品分量，宜重宜轻，宜多宜寡，自有准的，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七七、疟伤胃阳，气逆不降，热劫胃液，不饥不饱，不食不便，渴不欲饮，味变酸浊，加减人参泻心汤主之。

此虽阳气受伤，阴汁被劫，恰偏于阳伤为多。故救阳立胃基之药四，存阴泻邪热之药二，喻氏所谓变胃而不受胃变之法也。

加减人参泻心汤（苦辛温复咸寒法）

人参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干姜一钱五分　生姜二钱　牡蛎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按：大辛大温，与大苦大寒合方，乃厥阴经之定例。盖别脏之与腑，皆分而为二，或上下，或左右，不过经络贯通，膲膜相连耳；惟肝之与胆，合而为一，胆即居于肝之内，肝动则胆亦动，胆动而肝即随。肝宜温，胆宜凉，仲景乌梅丸、泻心汤，立万世法程矣；于小柴胡，先露其端。此证疟邪扰胃，致令胃气上逆，而亦用此辛温寒苦合法者何？盖胃之为腑，体阳而用阴，本系下降，无上升之理；其呕吐哕痞，有时上逆，升者胃气，所以使胃气上升者，非胃气也，肝与胆也，故古人以呕为肝病，今人则以为胃病已耳。

汪按：古人云：肝为刚脏，能受柔药；胃为柔脏，能受刚药。故胃阳伤者可与刚中之柔，不可与柔中之刚。又云：治肝不效，每以胃药收功。盖土衰木必乘之，扶阳明，所以制厥阴也。再考厥阴为阴阳交际之处，贞下起元，内藏相火，故用寒必复热，用热必复寒，仲景茱萸四逆、当归四逆，不用纯阳；乌梅、泻心，阴阳并用，为此也（先贤于内伤肾肝阴中之阳者，用羊肉、鹿茸等血肉之品，不用姜附；及温肾必助凉肝，皆此义）。至胃为中土，伤阳则为卑监，当用刚远柔；伤阴则为燥亢，当用柔远刚；阳衰者少佐宣畅，权衡在手，斯临证无差矣。

七八、疟伤胃阴，不饥不饱，不便，潮热，得食则烦热愈加，津液不复者，麦冬麻仁汤主之。

暑湿伤气，疟邪伤阴，故见证如是。此条与上条不饥不饱不便相同。上条以气逆味酸不食辨阳伤，此条以潮热得食则烦热愈加定阴伤也。阴伤既定，复胃阴者莫若甘寒，复酸味者，酸甘化阴也。两条胃病，皆有不便者何？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也。

麦冬麻仁汤方（酸甘化阴法）

麦冬（连心）五钱　火麻仁四钱　生白芍四钱　何首乌三钱　乌梅肉二钱　知母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九、太阴脾疟，寒起四末，不渴多呕，热聚心胸，黄连白芍汤主之；烦躁甚者，可另服牛黄丸一丸。

脾主四肢，寒起四末而不渴，故知其为脾疟也。热聚心胸而多呕，中土病而肝木来乘，故方以两和肝胃为主。此偏于热甚，故清热之品重，而以芍药收脾阴也。

黄连白芍汤方（苦辛寒法）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半夏三钱　枳实一钱五分　白芍三钱　姜汁五匙（冲）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八十、太阴脾疟，脉濡寒热，疟来日迟，腹微满，四肢不暖，露姜饮主之。

此偏于太阴虚寒，故以甘温补正。其退邪之妙，全在用露，清肃能清邪热，甘润不伤正阴，又得气化之妙谛。

露姜饮方（甘温复甘凉法）

人参一钱　生姜一钱

水两杯半，煮成一杯，露一宿，重汤温服。

八一、太阴脾疟，脉弦而缓，寒战，甚则呕吐噫气，腹鸣溏泄，苦辛寒法，不中与也；苦辛温法，加味露姜饮主之。

上条纯是太阴虚寒，此条邪气更甚，脉兼弦则土中有木矣，故加温燥泄木退邪。

加味露姜饮方（苦辛温法）

人参一钱　半夏二钱　草果一钱　生姜二钱　广皮一钱　青皮（醋炒）一钱

水二杯半，煮成一杯，滴荷叶露三匙，温服，渣再煮一杯服。

八二、中焦疟，寒热久不止，气虚留邪，补中益气汤主之。

留邪以气虚之故，自以升阳益气立法。

补中益气汤方

炙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炙甘草一钱　白术（炒）一钱　广皮五分　当归五分　升麻（炙）三分　柴胡（炙）三分　生姜三片　大枣（去核）二枚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八三、脉左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少阳疟偏于热重者，青蒿鳖甲汤主之。

少阳切近三阴，立法以一面领邪外出，一面防邪内入为要领。小柴胡汤以柴胡领邪，以人参、大枣、甘草护正；以柴胡清表热，以黄芩、甘草苦甘清里热；半夏、生姜、两和肝胃，蠲内饮，宣胃阳，降胃阴，疏肝；用生姜大枣调和营卫。使表者不争，里者内安，清者清，补者补，升者升，降者降，平者平，故曰和也。青蒿鳖甲汤，用小柴胡法而小变之，却不用小柴胡之药者，小柴胡原为伤寒立方，疟缘于暑湿，其受邪之源，本自不同，故必变通其药味，以同在少阳一经，故不能离其法。青蒿鳖甲汤以青蒿领邪，青蒿较柴胡力软，且芳香逐秽，开络之功，则较柴胡有独胜。寒邪伤阳，柴胡汤中之人参、甘草、生姜，皆护阳者也；暑热伤阴，故改用鳖甲护阴，鳖甲乃蠕动之物，且能入阴络搜邪。柴胡汤以胁痛、干呕为饮邪所致，故以姜、半通阳降阴而清饮邪；青蒿鳖甲汤以邪热伤阴，则用知母、花粉以清热邪而止渴，丹皮清少阳血分，桑叶清少阳络中气分。宗古法而变古方者，以邪之偏寒偏热不同也，此叶氏之读古书，善用古方，岂他人之死于句下者，所可同日语哉！

八四、少阳疟如伤寒证者，小柴胡汤主之。渴甚者，去半夏，加栝蒌根；脉弦迟者，小柴胡加干姜陈皮汤主之。

少阳疟如伤寒少阳证，乃偏于寒重而热轻，故仍从小柴胡法。若内躁渴甚，则去半夏之燥，加栝蒌根生津止渴。脉弦迟则寒更重矣，金匮谓脉弦迟者，当温之，故于小柴胡汤内，加干姜、陈皮温中，且能由中达外，使中阳得伸，逐邪外出也。

青蒿鳖甲汤方（苦辛咸寒法）

青蒿三钱　知母二钱　桑叶二钱　鳖甲五分　丹皮二钱　花粉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疟来前，分二次温服。

小柴胡汤方（苦辛甘温法）

柴胡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半夏二钱　人参一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生姜三片　大枣（去核）二枚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加减如《伤寒论》中法。渴甚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钱。

小柴胡加干姜陈皮汤方（苦辛温法）

即于小柴胡汤内，加干姜二钱，陈皮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八五、舌白脘闷，寒起四末，渴喜热饮，湿蕴之故，名曰湿疟，厚朴草果汤主之。

此热少湿多之证。舌白脘闷，皆湿为之也；寒起四末，湿郁脾阳，脾主四肢，故寒起于此；渴，热也，当喜凉饮，而反喜热饮者，湿为阴邪，漶漫于中，喜热以开之也。故方法以苦辛通降，纯用温开，而不必苦寒也。

厚朴草果汤方（苦辛温法）

厚朴一钱五分　杏仁一钱五分　草果一钱　半夏二钱　茯苓块三钱　广皮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按：中焦之疟，脾胃正当其冲。偏于热者胃受之，法则偏于救胃，偏于湿者脾受之，法则偏于救脾。胃，阳腑也，救胃必用甘寒苦寒；脾，阴脏也，救脾必用甘温苦辛。两平者，两救之。本论列疟证，寥寥数则，略备大纲，不能偏载。然于此数条反复对勘，彼此互印，再从上焦篇究来路，下焦篇阅归路，其规矩准绳，亦可知其大略矣。

八六、湿温内蕴，夹杂饮食停滞，气不得运，血不得行，遂成滞下，俗名痢疾，古称重证，以其深入脏腑也。初起腹痛胀者，易治；日久不痛并不胀者，难治。脉小弱者，易治；脉实大数者，难治；老年久衰，实大小弱，并难治；脉调和者，易治。日数十行者，易治；一、二行或有或无者，难治。面色便色鲜明者，易治；秽暗者，难治。噤口痢属实者，尚可治；属虚者，难治。先滞（俗所谓痢疾）后利（俗谓之泄泻）者，易治；先利后滞者，难治。先滞后疟者，易治；先疟后滞者，难治。本年新受者，易治；上年伏暑，酒客积热，老年阳虚积湿者，难治。季胁少腹无动气疝瘕者，易治；有者，难治。

此痢疾之大纲。虽罗列难治易治十数条，总不出邪机向外者易治，深入脏络者难治也。谚云：饿不死的伤寒，胀不死的痢疾。时人解云：凡病伤寒者，当禁其食，令病者饿，则不至与外邪相搏而死也。痢疾日下数十行，下者既多，肠胃空虚，必令病者多食，则不至肠胃尽空而死也。不知此二语，乃古之贤医金针度人处，后人不审病情，不识句读，以致妄解耳。按：《内经》热病禁食，在少愈之际，不在受病之初。仲景《伤寒论》中，现有食粥却病之条，但不可食重浊肥腻耳。痢疾暑湿夹饮食内伤，邪非一端，肠胃均受其殃；古人每云淡薄滋味，如何可以恣食，与邪气团成一片，病久不解耶！吾见痢疾不戒口腹而死者，不可胜数。盖此二语，饿字胀字，皆自为一句，谓患伤寒之人，尚知饿而思食，是不死之证；其死者，医杀之也。盖伤寒暴发之病，自外而来，若伤卫而未及于营，病人知饿，病机尚浅，医者助胃气，捍外侮，则愈，故云不死，若不饿则重矣。仲景谓："风病能食，寒病不能食"是也。痢疾久伏之邪，由内下注，若脏气有余，不肯容留邪气，彼此互争则胀，邪机向外，医者顺水推舟则愈，故云不死。若脏气已虚，纯逊邪气，则不胀而寇深矣。

汪按：疟、痢二证，若不能薄味，药虽对证亦不能效，其愈后坚壁清野之法，与伤寒温病相同。但疟疾至正气大衰之时，胃虚不能胜邪，俗人仍令禁食，这大谬也。丹溪《格致余论》俗言无饱死痢一条，可参看。

八七、自利不爽，欲作滞下，腹中拘急，小便短者，四苓合芩芍汤主之。

既自利（俗谓泄泻）矣，理当快利，而又不爽者何？盖湿中藏热，气为湿热郁伤，而不得畅遂其本性，故滞。脏腑之中，全赖此一气之转输，气既滞矣，焉有不欲作滞下之理乎！曰欲作，作而未遂也；拘急，不爽之象，积滞之情状也；小便短者，湿注大肠，阑门（小肠之末，大肠之始）不分水，膀胱不渗湿也。故以四苓散分阑门，通膀胱，开支河，使邪不直注大肠；合芩芍法宣气分，清积滞，预夺其滞下之路也。此乃初起之方，久痢阴伤，不可分利，故方后云：久利不在用之。

按：浙人倪涵初，作疟痢三方，于痢疾条下，先立禁汗、禁分利、禁大下、禁温补之法，是诚见世之妄医者，误汗、误下、误分利、误温补，以致沉疴不起，痛心疾首而有是作也。然一概禁之，未免因噎废食；且其三方，亦何能包括痢门诸证，是安

于小成，而不深究大体也。瑭勤求古训，静与心谋，以为可汗则汗，可下则下，可清则清，可补则补，一视其证之所现，而不可先有成见也。至于误之一字，医者时刻留心，犹恐思虑不及，学术不到，岂可谬于见闻而不加察哉！

四苓合芩芍汤方（苦辛寒法）

苍术二钱　猪苓二钱　茯苓二钱　泽泻二钱　白芍二钱　黄芩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木香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久痢不在用之。

八八、暑湿风寒杂感，寒热迭作，表证正盛，里证复急，腹不和而滞下者，活人败毒散主之。

此证乃内伤水谷之酿湿，外受时令之风湿，中气本自不足之人，又气为湿伤，内外俱急。立方之法，以人参为君，坐镇中州，为督战之帅；以二活、二胡合芎藭从半表半里之际，领邪出外，喻氏所谓逆流挽舟者此也；以枳壳宣中焦之气，茯苓渗中焦之湿，以桔梗开肺与大肠之痹，甘草和合诸药，乃陷者举之之法，不治痢而治致痢之源，痢之初起，憎寒壮热者，非此不可也。若云统治伤寒温疫痹气则不可，凡病各有所因，岂一方之所得而统之也哉！此方在风湿门中，用处甚多，若湿不兼风而兼热者，即不合拍，奚况湿热门乎！世医用此方治温病，已非一日，吾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

活人败毒散（辛甘温法）

羌活　独活　茯苓　川芎　枳壳　柴胡　人参　前胡　桔梗以上各一两　甘草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杯，生姜三片，煎至七分，顿服之。

热毒冲胃禁口者，本方加陈仓米各等分，名仓廪散，服法如前，加一倍，噤口属虚者勿用之。

汪按：噤口有虚实之分，此方虚者固不可用；即实证亦惟表证重者当用。若中焦湿热壅滞，当用丹溪人参、黄连法；虚者当于理中等法求之。

八九、滞下已成，腹胀痛，加减芩芍汤主之。

此滞下初成之实证，一以疏利肠间湿热为主。

加减芩芍汤方（苦辛寒法）

白芍三钱　黄芩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木香（煨）一钱　广皮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忌油腻生冷。

加减法：肛坠者，加槟榔二钱；腹痛甚欲便，便后痛减，再痛再便者，白滞，加附子一钱五分，酒炒大黄三钱；红滞，加肉桂一钱五分，酒炒大黄三钱；通爽后即止，不可频下。如积未净，当减其制，红积加归尾一钱五分，红花一钱，桃仁二钱；舌浊脉实有食积者，加查肉 一钱五分，神曲二钱，枳壳一钱五分；湿重者，目黄舌白不渴，加茵陈三钱，白通草一钱，滑石一钱。

九十、滞下湿热内蕴，中焦痞结，神识昏乱，泻心汤主之。

滞下由于湿热内蕴，以致中痞，但以泻心治痞结之所由来，而滞自止矣。

泻心汤（方法并见前）

九十一、滞下红白，舌色灰黄，渴不多饮，小溲不利，滑石藿香汤主之。

此暑湿内伏，三焦气机阻窒，故不肯见积治积，乃以辛淡渗湿宣气，芳香利窍，治所以致积之因，庶积滞不期愈而自愈矣。

滑石藿香汤方（辛淡合芳香法）

飞滑石三钱　白通草一钱　猪苓二钱　茯苓皮三钱　藿香梗二钱　厚朴二钱　白蔻仁一钱　广皮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九十二、湿温下利，脱肛，五苓散加寒水石主之。

此急开支河，俾湿去而利自止。

五苓散加寒水石方（辛温淡复寒法）

即于五苓散内加寒水石三钱，如服五苓散法，久痢不在用之。

九十三、久痢阳明不阖，人参石脂汤主之。

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久痢胃虚，虚则寒，胃气下溜，故以堵截阳明为法。

人参石脂汤方（辛甘浊合涩法，即桃花汤之变法也）

人参三钱　赤石脂（细末）三钱　炮姜二钱　白粳米（炒）一合

水五杯，先煮人参、白米、炮姜令浓，得二杯，后调石脂细末和匀，分二次服。

九十四、自利腹满，小便清长，脉濡而小，病在太阴，法当温脏，勿事通腑，加减附子理中汤主之。

此偏于湿，合脏阴无热之证，故以附子理中汤，去甘守之人参、甘草，加通运之茯苓、厚朴。

加减附子理中汤方（苦辛温法）

白术三钱　附子二钱　干姜二钱　茯苓三钱　厚朴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汪按：理中不独湿困太阴宜用，每见夏日伤冷水瓜果，立时发痢者，止有寒湿，并无热证，小儿尤多此证，小便亦或短赤，不可拘泥，宜用理中，甚则加附子。瓜果积加丁香、草果；下利滞涩者，加当归；其有误用克伐者，则人参又当倍用矣；上焦有暑湿或呕者，反佐姜、连少许。

九十五、自利不渴者属太阴，甚则哕（俗名呃忒），冲气逆，急救土败，附子粳米汤主之。

此条较上条更危，上条阴湿与脏阴相合，而脏之真阳未败，此则脏阳结而邪阴与脏阴毫无忌惮，故上条犹系通补，此则纯用守补矣。扶阳抑阴之大法如此。

附子粳米汤方（苦辛热法）

人参三钱　附子二钱　炙甘草二钱　粳米一合　干姜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六、疟邪热气，内陷变痢，久延时日，脾胃气衰，面浮腹膨，里急肛坠，中虚伏邪，加减小柴胡汤主之。

疟邪在经者多，较之痢邪在脏腑者浅，痢则深于疟矣。内陷云者，由浅入深也。治之之法，不出喻氏逆流挽舟之议，盖陷而入者，仍提而使之出也。故以柴胡由下而上，入深出浅，合黄芩两和阴阳之邪，以人参合谷芽宣补胃阳，丹皮、归、芍内护三阴，谷芽推气分之滞，山查推血分之滞。谷芽升气分故推谷滞，山查降血分故推肉滞也。

加减小柴胡汤（苦辛温法）

柴胡三钱　黄芩二钱　人参一钱　丹皮一钱　白芍（炒）二钱　当归（土炒）一钱五分　谷芽一钱五分　山查（炒）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七、春温内陷下痢，最易厥脱，加减黄连阿胶汤主之。

春温内陷，其为热多湿少明矣。热必伤阴，故立法以救阴为主。救阴之法，岂能出育阴坚阴两法外哉！此黄连之坚阴，阿胶之育阴，所以合而名汤也。从黄连者黄芩，从阿胶者生地、白芍也，炙草则统甘苦而并和之。此下三条，应列下焦，以与诸内陷并观，故列于此。

加减黄连阿胶汤（甘寒苦寒合化阴气法）

黄连三钱　阿胶三钱　黄芩二钱　炒生地四钱　生白芍五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八、气虚下陷，门户不藏，加减补中益气汤主之。

此邪少虚多，偏于气分之证，故以升补为主。

加减补中益气汤（甘温法）

人参二钱　黄芪二钱　广皮一钱　炙甘草一钱　归身二钱　炒白芍三钱　防风五分　升麻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九、内虚下陷，热利下重，腹痛，脉左小右大，加味白头翁汤主之。

此内虚湿热下陷，将成滞下之方。仲景厥阴篇，谓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按：热注下焦，设不差，必圊脓血；脉右大者，邪从上中而来；左小者，下焦受邪，坚结不散之象。故以白头翁无风而摇者，禀甲乙之气，透发下陷之邪，使之上出；又能有风而静，禀庚辛之气，清能除热，燥能除湿，湿热之积滞去而腹痛自止。秦皮得水木相生之气，色碧而气味苦寒，所以能清肝热。黄连得少阴水精，能清肠澼之热。黄柏得水土之精，渗湿而清热。加黄芩、白芍者，内陷之证，由上而中而下，且右手脉大，上中尚有余邪，故以黄芩清肠胃之热，兼清肌表之热；黄连、黄伯但走中下，黄芩则走中上，盖黄芩手足阳明、手太阴药也；白芍去恶血，生新血，且能调血中之气也。按：仲景太阳篇，有表证未罢，误下而成协热下利之证，心下痞硬之寒证，则用桂枝人参汤；脉促之热证，则用葛根黄连黄芩汤，与此不同。

加味白头翁汤（苦寒法）

白头翁三钱　秦皮二钱　黄连二钱　黄柏二钱　白芍二钱　黄芩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汪按：治痢之法，非通则涩，扼要在有邪无邪，阴阳气血浅深，久暂虚实之间，稍误则危，不可不慎也。又痢俱兼湿，例禁柔腻（温邪下痢者非）。其有久痢阴虚，当摄纳阴液；或阴中阳虚，应用理阴煎等法者，属下焦。

征按：滞下自利诸条，俱系下焦篇证，似不应列入中焦。要知致病之由，则自中焦而起，所以金匮方中只有黄芩汤，以治太阳少阳两经合病之下利，遂开万世治利之门。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

秋　燥

一百、燥伤胃阴，五汁饮主之，玉竹麦门冬汤亦主之。

五汁饮（方法并见前）

玉竹麦门冬汤（甘寒法）

玉竹三钱　麦冬三钱　沙参二钱　生甘草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土虚者，加生扁豆。气虚者，加人参。

一百一、胃液干燥，外感已净者，牛乳饮主之。

此以津血填津血法也。

牛乳饮（甘寒法）

牛乳一杯

重汤炖熟，顿服之，甚者日再服。

一百二、燥证气血两燔者，玉女煎主之。

玉女煎方（见上焦篇）

汪按：燥证路经无多，故方法甚简。始用辛凉，继用甘凉，与温热相似。但温热传至中焦，间有当用寒苦者；燥证则惟喜柔润，最忌苦燥，断无用之之理矣。其有湿未退、而燥已起，及上燥下湿，下燥上湿者，俱见湿门。

卷　三

下　焦　篇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邪在阳明久羁，或已下，或未下，身热面赤，口干舌燥，甚则齿黑唇裂，脉沉实者，仍可下之；脉虚大，手足心热甚于手足背者，加减复脉汤主之。

温邪外羁中焦，阳明阳土，未有不克少阴癸水者，或已下而阴伤，或未下而阴竭。若实证居多，正气未至溃败，脉来沉实有力，尚可假手于一下，即《伤寒论》中急下以存津液之谓。若中无结粪，邪热少而虚热多，其人脉必虚，手足心主里，其热必甚于手足背之主表也。若再下其热，是竭其津而速之死也。故以复脉汤复其津液，阴复则阳留，庶可不至于死也。去参、桂、姜、枣之补阳，加白芍收三阴之阴，故云加减复脉汤。在仲景当日，治伤于寒者之结代，自有取于参、桂、姜、枣，复脉中之阳；今治伤于温者之阳亢阴竭，不得再补其阳也。用古法而不拘用古方，医者之化裁也。

二、温病误表，津液被劫，心中震震，舌强神昏，宜复脉法复其津液，舌上津回则生；汗自出，中无所主者，救逆汤主之。

误表动阳，心气伤则心震，心液伤则舌蹇，故宜复脉复其津液也。若伤之太甚，阴阳有脱离之象，复脉亦不胜任，则非救逆不可。

三、温病耳聋，病系少阴，与柴胡汤者必死，六、七日以后，宜复脉辈复其精。

温病无三阳经证，却有阳明腑证（中焦篇已申明腑证之由矣）。三阴脏证。盖脏者藏也，藏精者也。温病最善伤精，三阴实当其冲。如阳明结则脾阴伤而不行，脾胃脏腑切近相连，夫累及妻，理固然也，有急下以存津液一法。土实则水虚，浸假而累及少阴矣，耳聋不卧等证是也。水虚则木强，浸假而累及厥阴矣，目闭痉厥等证是也。此由上及下，由阳入阴之道路，学者不可不知。按温病耳聋，《灵》《素》称其必死，岂少阳耳聋，竟至于死耶？经谓肾开窍于耳，脱精者耳聋，盖初则阳火上闭，阴精不得上承，清窍不通，继则阳亢阴竭，若再以小柴胡汤直升少阳，其势必至下竭上厥，不死何待！何时医悉以陶氏六书，统治四时一切疾病，而不究心于《灵》《素》《难经》也哉！瑭于温病六、七日以外，壮火少减，阴火内炽耳聋者，悉以复阴得效。曰宜复脉辈者，不过立法如此，临时对证，加减尽善，是所望于当其任者。

四、劳倦内伤，复感温病，六、七日以外不解者，宜复脉法。

此两感治法也。甘能益气，凡甘皆补，故宜复脉。服二、三贴后，身不热而倦甚，仍加人参。

五、温病已汗而不得汗，已下而热不退，六、七日以外，脉尚躁盛者，重与复脉汤。

已与发汗而不得汗，已与通里而热不除，其为汗下不当可知。脉尚躁盛，邪固不为药衰，正气亦尚能与邪气分争，故须重与复脉，扶正以敌邪，正胜则生矣。

六、温病误用升散，脉结代，甚则脉两至者，重与复脉，虽有他证，后

治之。

此留人治病法也。即仲景里急，急当救里之义。

七、汗下后，口燥涸干，神倦欲眠，舌赤苔老，与复脉汤。

在中焦下后与益胃汤，复胃中津液，以邪气未曾深入下焦。若口燥咽干，乃少阴之液无以上供，神昏欲眠，有少阴但欲寐之象，故与复脉

八、热邪深入，或在少阴，或在厥阴，均宜复脉。

此言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也。盖少阴藏精，厥阴必待少阴精足而后能生，二经均可主以复脉者，乙癸同源也。

加减复脉汤方（甘润存津法）

炙甘草六钱　干地黄六钱（按：地黄三种用法：生地者，鲜地黄未晒干者也，可入药煮用，可取汁用，其性甘凉，上中焦用以退热存津；干地黄者，乃生地晒干，已为丙火炼过，去其寒凉之性，本草称其甘平；熟地制以酒与砂仁，九蒸九晒而成，是又以丙火、丁火合炼之也，故其性甘温。奈何今人悉以干地黄为生地，北人并不知世有生地，佥谓干地黄为生地，而曰寒凉，指鹿为马，不可不辨）　生白芍六钱　麦冬（不去心）五钱　阿胶三钱　麻仁三钱（按：柯韵伯谓：旧传麻仁者误，当系枣仁。彼从心悸动三字中看出传写之误，不为无见。今治温热，有取于麻仁甘益气，润去燥，故仍从麻仁）

水八杯，煮取八分三杯，分三次服。剧者加甘草至一两，地黄、白芍八钱，麦冬七钱，日三，夜一服。

救逆汤方（镇摄法）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去麻仁，加生龙骨四钱，生牡蛎八钱，煎如复脉法。脉虚大欲散者，加人参二钱。

九、下后大便溏甚，周十二时三、四行，脉仍数者，未可与复脉汤，一甲煎主之；服一二日，大便不溏者，可与一甲复脉汤。

下后法当数日不大便，今反溏而频数，非其人真阳素虚，即下之不得其道，有亡阴之虑。若以复脉滑润，是以存阴之品，反为泻阴之用。故以牡蛎一味，单用则力大，即能存阴，又涩大便，且清在里之余热，一物而三用之。

一甲煎（咸寒兼涩法）

生牡蛎二两（碾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

一甲复脉汤方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去麻仁，加牡蛎一两。

十、下焦温病，但大便溏者，即与一甲复脉汤。

温病深入下焦劫阴，必以救阴为急务。然救阴之药多滑润，但见大便溏，不必待日三、四行，即以一甲复脉法，复阴之中，预防泄阴之弊。

十一、少阴温病，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

按：前复脉法为邪少虚多之治。其有阴既亏而实邪正盛，甘草即不合拍。心中烦，阳邪挟心阳独亢于上，心体之阴，无容留之地，故烦杂无奈；不得卧，阳亢不入于阴，阴虚不受阳纳，虽欲卧得乎！此证阴阳各自为道，不相交互，去死不远，故以黄芩从黄连，外泻壮火而内坚真阴；以芍药从阿胶，内护真阴而外捍亢阳。名黄连阿胶汤者，取一刚以御外侮，一柔以护内主之义也。其交关变化神明不测之妙，全在一鸡子黄，前人训鸡子黄，佥谓鸡为巽木，得心之母气，色赤入心，虚则补母而已，理虽至当，殆

未尽其妙。盖鸡子黄有地球之象，为血肉有情，生生不已，乃奠安中焦之圣品，有甘草之功能，而灵于甘草；其正中有孔，故能上通心气，下达肾气，居中以达两头，有莲子之妙用；其性和平，能使亢者不争，弱者得振；其气焦臭，故上补心；其味甘咸，故下补肾；再释家有地水风火之喻，此证大风一起，荡然无余，鸡子黄镇定中焦，通彻上下，合阿胶能预熄内风之震动也。然不知人身阴阳相抱之义，必未能识仲景用鸡子黄之妙，谨将人身阴阳生死瘖痱图形，开列于后，以便学者入道有阶也。

黄连阿胶汤（苦甘咸寒法）

黄连四钱　黄芩一钱　阿胶三钱　白芍一钱　鸡子黄二枚

水八杯，先煮三物，取三杯，去滓，内胶烊尽，再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日三服。

征按：此《金匮》治伤寒少阴病，二、三日以上，心烦不得卧之祖方也。二、三日以上，寒变热之时也。少阴多痱，以传经之阳邪灼阴，故不得卧，与少阴温病，确乎相合。阳亢不入于阴，阴虚不受阳纳二语，虽倡自叶氏，然亦自经文“卫气留于阳则阳气满，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而来，可为一切不痱之总纲。他如湿痰留于胃腑不痱，《内经》则有半夏汤以通其阳，其方则以千里外之流水扬万遍，取五升，炊以苇薪，沸则内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炊至升半，去渣，饮汁一小杯，日三服，以知为度。虚烦不眠，仲祖则有酸枣仁汤以和其阴，方用枣仁二升，知母、茯苓、川芎各二两，甘草一两，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又如胆虚不痱，《本事方》有鳖甲丸，鳖甲、枣仁、羌活、牛膝、五味、参、芪各等分，细末蜜丸桐子大，每用温酒服三、四十丸。痰热不眠，《集验方》有温胆汤，橘红、半夏、茯神、甘草、枳实、竹茹。振悸不眠，半夏、陈皮、甘草、芡实、茯苓、竹茹。虚劳不痱，枣仁二两，碾末同半夏二合煮糜，入地黄汁一合，再煮，时时与服。六一散加牛黄，治烦躁不眠。竹叶汤调服炒枣仁末，治脾虚不眠之类。条例甚多，总不出乎安胃和中，俾阳明之气顺，则阴阳之道路可通而已矣。

十二、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热自阴来者，青蒿鳖甲汤主之。

夜行阴分而热，日行阳分而凉，邪气深伏阴分可知，热退无汗，邪不出表而仍归阴分，更可知矣，故曰热自阴分而来，非上中焦之阳热也。邪气深伏阴分，混处气血之中，不能纯用养阴，又非壮火，更不得任用苦燥。故以鳖甲蠕动之物，入肝经至阴之分，既能养阴，又能入络搜邪；以青蒿芳香透络，从少阳领邪外出；细生地清阴络之热；丹皮泻血中之伏火；知母者，知病之母也，佐鳖甲、青蒿而成搜剔之功焉。再此方有先入后出之妙，青蒿不能直入阴分，有鳖甲领之入也，鳖甲不能独出阳分，有青蒿领之出也。

青蒿鳖甲汤方（辛凉合甘寒法）

青蒿二钱　鳖甲五钱　细生地四钱　知母二钱　丹皮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十三、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干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

此示人痉厥之渐也。温病七、八日以后，热深不解，口中津液干涸，但觉手指掣动，即当防其痉厥，不必俟其已厥而后治也。故以复脉育阴，加入介属潜阳，使阴阳交纽，庶厥不可作也。

二甲复脉汤方（咸寒甘润法）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加生牡蛎五钱，生鳖甲八钱。

十四、下焦温病，热深厥甚，脉细促，心中憹憹大动，甚则心中痛者，三甲复脉汤主之。

前二甲复脉，防痉厥之渐；即痉厥已作，亦可以二甲复脉止厥。兹又加龟板名三甲者，以心中大动，甚则痛而然也。心中动者，火以水为体，肝风鸱张，立刻有吸尽西江之势，肾水本虚，不能济肝而后发痉，既痉而水难猝补，心之本体欲失，故憧憧然而大动也。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丽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非如寒气客于心胸之心痛，可用温通。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入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

三甲复脉汤方（同二甲汤法）

即于二甲复脉汤内，加生龟板一两。

十五、即厥且哕（俗名呃忒），脉细而劲，小定风珠主之。

温邪久踞下焦，烁肝液为厥，扰冲脉为哕，脉阴阳俱减，则细，肝木横强则劲，故以鸡子黄实土而定内风；龟板补任（谓任脉）而镇冲脉；阿胶沉降，补液而熄肝风，淡菜生于咸水之中而能淡，外偶内奇，有坎卦之象，能补阴中之真阳，其形翕阖，故又能潜真阳之上动；童便以浊液仍归浊道，用以为使也。名定风珠者，以鸡子黄宛如珠形，得巽木之精，而能熄肝风，肝为巽木，巽为风也。龟亦有珠，具真武之德而镇震木。震为雷，在人为胆，雷动未有无风者，雷静而风亦静矣。亢阳直上巅顶，龙上于天也，制龙者，龟也。古者豢龙御龙之法，失传已久，其大要不出乎此。

小定风珠方（甘寒咸法）

鸡子黄（生用）一枚　真阿胶二钱　生龟板六钱　童便一杯　淡菜三钱

水五杯，先煮龟板、淡菜得二杯，去滓，入阿胶，上火烊化，内鸡子黄，搅令相得，再冲童便，顿服之。

十六、热邪久羁，吸烁真阴，或因误表，或因妄攻，神倦瘛疭，脉气虚弱，舌绛苔少，时时欲脱者，大定风珠主之。

此邪气已去八、九，真阴仅存一、二之治也。观脉虚苔少可知，故以大队浓浊填阴塞隙，介属潜阳镇定。以鸡子黄一味，从足太阴，下安足三阴，上济手三阴，使上下交合，阴得安其位，斯阳可立根基，俾阴阳有眷属一家之义，庶可不致绝脱欤！

大定风珠方（酸甘咸法）

生白芍六钱　阿胶三钱　生龟板四钱　干地黄六钱　麻仁二钱　五味子二钱　生牡蛎四钱　麦冬（连心）六钱　炙甘草四钱　鸡子黄（生）二枚　鳖甲（生）四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滓，再入鸡子黄，搅令相得，分三次服。喘，加人参；自汗者，加龙骨、人参、小麦；悸者，加茯神、人参、小麦。

十七、壮火尚盛者，不得用定风珠、复脉。邪少虚多者，不得用黄连阿胶汤。阴虚欲痉者，不得用青蒿鳖甲汤。

此诸方之禁也。前数方虽皆为存阴退热而设，其中有以补阴之品，为退热之用者；有一面补阴，有一面搜邪者；有一面填阴，一面护阳者；各宜心领神会，不可混也。

十八、痉厥神昏，舌短，烦躁，手少阴证未罢者，先与牛黄、紫雪辈，开窍搜邪；再与复脉汤存阴，三甲潜阳，临证细参，勿致倒乱。

痉厥神昏，舌蹇烦躁，统而言之为厥阴证。然有手经足经之分：在上焦以清邪为主，清邪之后，必继以存阴；在下焦以存阴为主，存阴之先，若邪尚有余，必先以搜邪。手少阴证未罢，如寸脉大，口气重，颧赤，白睛赤，热壮之类。

十九、邪气久羁，肌肤甲错，或因下后邪欲溃，或因存阴得液蒸汗，正气已虚，不能即出，阴阳互争而战者，欲作战汗也，复脉汤热饮之。虚盛者加人参；肌肉尚盛者，但令静，勿妄动也。

按：伤寒汗解必在下前，温病多在下后。缚解而后得汗，诚如吴又可所云者。凡

欲汗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若正虚邪重，或邪已深入下焦，得下后里通；或因津液枯燥，服存阴药，液增欲汗，邪正努力纷争，则作战汗，战之得汗则生，汗不得出则死。此系生死关头，在顷刻之间。战者，阳极而似阴也，肌肤业已甲错，其津液之枯燥，固不待言。故以复脉加人参助其一臂之力，送汗出表。若其人肌肤尚厚，未至火虚者，无取复脉之助正，但当听其自然，勿事骚扰可耳，次日再议补阴未迟。

二十、时欲漱口不欲咽，大便黑而易者，有瘀血也，犀角地黄汤主之。

邪在血分，不欲饮水，热邪燥液口干，又欲求救于水，故但欲漱口，不欲咽也。瘀血溢于肠间，血色久瘀则黑，血性柔润，故大便黑而易也。犀角味咸，入下焦血分以清热，地黄去积聚而补阴，白芍去恶血，生新血，丹皮泻血中伏火，此畜血自得下行，故用此轻剂以调之也。

犀角地黄汤（甘咸微苦法）

干地黄一两　生白芍三钱　丹皮三钱　犀角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二十一、少腹坚满，小便自利，夜热昼凉，大便闭，脉沉实者，畜血也，桃仁承气汤主之，甚则抵当汤。

少腹坚满，法当小便不利，今反自利，则非膀胱气闭可知。夜热者，阴热也；昼凉者，邪气隐伏阴分也。大便闭者，血分结也。故以桃仁承气通血分之闭结也。若闭结太甚，桃仁承气不得行，则非抵当不可，然不可轻用，不得不备一法耳。

桃仁承气汤方（苦辛咸寒法）

大黄五钱　芒硝二钱　桃仁三钱　当归三钱　芍药三钱　丹皮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下止后服，不知再服。

抵当汤方（飞走攻络苦咸法）

大黄五钱　虻虫（炙干为末）二十枚　桃仁五钱　水蛭（炙干为末）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下止后服，不知再服。

二十二、温病脉，法当数，今反不数而濡小者，热撤里虚也。里虚下利稀水，或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温病之脉本数，因用清热药撤其热，热撤里虚，脉见濡小，下焦空虚则寒，即不下利，亦当温补，况又下利稀水脓血乎！故用少阴自利，关闸不藏，堵截阳明法。

桃花汤方（甘温兼涩法）

赤石脂一两（半整用煎，半为细末调）　炮姜五钱　白粳米二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入石脂末一钱五分，分三次服。若一服愈，余勿服。虚甚者加人参。

二十三、温病七、八日以后，脉虚数，舌绛苔少，下利日数十行，完谷不化，身虽热者，桃花粥主之。

上条以脉不数而濡小，下利稀水，定其为虚寒而用温涩。此条脉虽数而日下数十行，至于完谷不化，其里邪已为泄泻下行殆尽。完谷不化，脾阳下陷，火灭之象；脉虽数而虚，苔化而少，身虽余热未退，亦虚热也，纯系关闸不藏见证，补之稍缓则脱。故改桃花汤为粥，取其逗留中焦之意，此条认定完谷不化四字要紧。

桃花粥方（甘温兼涩法）

人参三钱　炙甘草三钱　赤石脂六钱（细末）　白粳米二合

水十杯，先煮参、草得六杯，去渣，再入粳米煮得三杯，纳石脂末三钱，顿服之。利不止，再服第二杯，如上 法，利止停后服。或先因过用寒凉脉不数身不热者，加干姜三钱。

汪按：前一甲煎为下后滑泄者设，此二方为阳虚而关闸撤者设，当审证用之。此外有虽下利而邪未净，如热结旁流之类，仍当下；及热利下重，当用苦寒坚阴，如白头翁汤、芩芍汤之类者，各有本条，不在此例，不可误用。其湿温、疟痢等证，有当兼用升提者，又一例。

邪热不杀谷，亦有完谷一证，不可不慎，当于脉之虚实，并兼现之证辨之。

二十四、温病少阴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此《伤寒论》原文。按温病热入少阴，逼液下走，自利咽痛，亦复不少，故采录于此。柯氏云：少阴下利，下焦虚矣。少阴脉循喉咙，其支者出络心，注胸中，咽痛胸满心烦者，肾火不藏，循经而上走于阳分也；阳并于上，阴并于下，火不下交于肾，水不上承于心，此未济之象。猪为水畜而津液在肤，用其肤以除上浮之虚火，佐白蜜、白粉之甘，泻心润肺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气，水升火降，上热自除，而下利自止矣。

猪肤汤方（甘润法）

猪肤一斤（用白皮从内刮去肥，令如纸薄）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渣，加白蜜一升，白米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

二十五、温病少阴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柯氏云：但咽痛而无下利胸满心烦等证，但甘以缓之足矣。不差者，配以桔梗，辛以散之也。其热微，故用此轻剂耳。

甘草汤方（甘缓法）

甘草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渣，分温再服。

桔梗汤方（苦辛甘升提法）

甘草二两　桔梗二两

法同前。

二十六、温病入少阴，呕而咽中伤，生疮不能语，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王氏晋三云：苦酒汤治少阴水亏不能上济君火，而咽生疮声不出者。疮者，疡也。半夏之辛滑，佐以鸡子清之甘润，有利窍通声之功，无燥津涸液之虑；然半夏之功能，全赖苦酒，摄入阴分，劫涎敛疮，即阴火沸腾，亦可因苦酒而降矣，故以为名。

苦酒汤方（酸甘微辛法）

半夏（制）二钱　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鸡子壳中）

上二味，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渣，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

征按：醋能开胃散水，敛热解毒，局方消暑丸，尝以之煮半夏，亦此意也。

二十七、妇女温病，经水适来，脉数耳聋，干呕烦渴，辛凉退热，兼清血分，甚至十数日不解，邪陷发痉者，竹叶玉女煎主之。

此与两感证同法。辛凉解肌，兼清血分者，所以补上中焦之未备；甚至十数日不解，邪陷发痉，外热未除，里热又急，故以玉女煎加竹叶，两清表里之热。

竹叶玉女煎方（辛凉合甘寒微苦法）

生石膏六钱　干地黄四钱　麦冬四钱　知母二钱　牛膝二钱　竹叶三钱

水八杯，先煮石膏、地黄得五杯，再入余四味，煮成二杯，先服一杯，候六时复之，病解停后服，不解再服（上焦用玉女煎去牛膝者，以牛膝为下焦药，不得引邪深入也。兹在下焦，故仍用之）

二十八、热入血室，医与两清气血，邪去其半，脉数，余邪不解者，护

阳和阴汤主之。

此系承上条而言之也。大凡体质素虚之人，驱邪及半，必兼护养元气，仍佐清邪，故以参、甘护元阳，而以白芍、麦冬、生地，和阴清邪也。

护阳和阴汤方（甘凉甘温复法，偏于甘凉，即复脉汤法也）

白芍五钱　炙甘草二钱　人参二钱　麦冬（连心炒）二钱　干地黄（炒）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二十九、热入血室，邪去八、九，右脉虚数，暮微寒热者，加减复脉汤，仍用参主之。

此热入血室之邪少虚多，亦以复脉为主法。脉右虚数，是邪不独在血分，故仍用参以补气。暮微寒热，不可认作邪实，乃气血俱虚，营卫不和之故。

加减复脉汤仍用参方

即于前复脉汤内，加人参三钱。

三十、热病经水适至，十余日不解，舌萎饮冷，心烦热，神气忽清忽乱，脉右长左沉，瘀热在里也，加减桃仁承气汤主之。

前条十数日不解用玉女煎者，以气分之邪尚多，故用气血两解。此条以脉左沉，不与右之长同，而神气忽乱，定其为畜血，故以逐血分瘀热为急务也。

加减桃仁承气汤方（苦辛走络法）

大黄（制）三钱　桃仁（炒）三钱　细生地六钱　丹皮四钱　泽兰二钱　人中白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候六时，得下黑血，下后神清渴减，止后服。不知，渐进。

按：邵新甫云：考热入血室，《金匮》有五法：第一条主小柴胡，因寒热而用，虽经水适断，急提少阳之邪，勿令下陷为最。第二条伤寒发热，经水适来，已现昼明夜剧，谵语见鬼，恐人认阳明实证，故有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之戒。第三条中风寒热，经水适来，七、八日脉迟身凉，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显无表证，全露热入血室之候，自当急刺期门，使人知针力比药力尤捷。第四条阳明病下血谵语，但头汗出，亦为热入血室，亦刺期门，汗出而愈。第五条明其一证而有别因为害，如痰潮上脘，昏冒不知，当先化其痰，后除其热。仲景教人当知变通，故不厌推广其义，乃今人一遇是证，不辨热入之轻重，血室之盈亏，遽与小柴胡汤，贻害必多。要之热甚而血瘀者，与桃仁承气及山甲、归尾之属；血舍空而热者用犀角地黄汤，加丹参、木通之属；表邪未尽而表证仍兼者，不妨借温通为使；血结胸，有桂枝红花汤，参入海蛤、桃仁之治；昏狂甚，进牛黄膏，调入清气化结之煎。再观叶案中有两解气血熏蒸之玉女煎法；热甚阴伤，有育阴养气之复脉法；又有护阴涤热之缓攻法。先圣后贤，其治条分缕析，学者审证定方，慎毋拘乎柴胡一法也。

三十一、温病愈后，嗽稀痰而不咳，彻夜不寐者，半夏汤主之。

此中焦阳素虚之人，偶感温病，医以辛凉甘寒，或苦寒清温热，不知十衰七、八之戒，用药过剂，以致中焦反停寒饮，令胃不和，故不寐也。《素问》云：胃不和则卧不安，饮以半夏汤，复杯则寐。盖阳气下交于阴则寐，胃居中焦，为阳气下交之道路，中寒饮聚，致令阳气欲下交而无路可循，故不寐也。半夏逐痰饮而和胃，秫米秉燥金之气而成，故能补阳明燥气之不及而渗其饮，饮退则胃和，寐可立至，故曰复杯则寐也。

半夏汤（辛苦淡法）

半夏（制）八钱　秫米二两（即俗所谓高粮是也，古人谓之稷，今或名为芦稷，如

南方难得，则以薏仁代之）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汪案：不寐之因甚多，有阴虚不受阳纳者，有阳亢不入阴者，有胆热者，有肝用不足者，有心气虚者，有心液虚者，有跷脉不和者，有痰饮扰心者。温热病中，往往有兼不寐者，各察其因而治之，斯不误矣。

三十二、饮退则寐，舌滑，食不进者，半夏桂枝汤主之。

此以胃腑虽和，营卫不和，阳未卒复，故以前半夏汤合桂枝汤，调其营卫，和其中阳，自能食也。

半夏桂枝汤方（辛温甘淡法）

半夏六钱　秫米一两　白芍六钱　桂枝四钱（虽云桂枝汤，却用小建中汤法。桂枝少于白芍者，表里异治也）　炙甘草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去核）二枚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

三十三、温病解后，脉迟，身凉如水，冷汗自出者，桂枝汤主之。

此亦阳气素虚之体质，热邪甫退，即露阳虚，故以桂枝汤复其阳也。

桂枝汤方（见上焦篇。但此处用桂枝，分量与芍药等，不必多于芍药也，亦不必啜粥再令汗出，即仲景以桂枝汤小和之法是也）

三十四、温病愈后，面色萎黄，舌淡，不欲饮水，脉迟而弦，不食者，小建中汤主之。

此亦阳虚之质也，故以小建中，小小建其中焦之阳气，中阳复则能食，能食则诸阳皆可复也。

小建中汤方（甘温法）

白芍（酒炒）六钱　桂枝四钱　甘草（炙）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去核）二枚　胶饴五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入胶饴，上火烊化，分温三服。

汪案：温热病虑涸其阴，湿温病虑虚其阳。病后调理，温热当以滋阴为法（甘凉或佐甘酸）；湿温当以扶阳为法（甘温或佐辛甘），不可错误。热病解后，脉静身凉，然而炎威虽退，余焰犹存，略予甘温，燎原复炽，饮食尚能助邪，况参、术、姜、桂，及二陈之类乎！但体质不同，或平素阳虚，或寒凉过当，邪去正衰，不扶其阳则气立孤危，故列益阳数法于右，以备采用，所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学者固不可不知有此法，然非见之真确，断不可冒昧轻投也。寒湿、湿温，病后化燥，有当用凉润者，可以隅反。

三十五、温病愈后，或一月，至一年，面微赤，脉数，暮热，常思饮不欲食者，五汁饮主之，牛乳饮亦主之。病后肌肤枯燥，小便溺管痛，或微燥咳，或不思食，皆胃阴虚也，与益胃五汁辈。

前复脉等汤，复下焦之阴。此由中焦胃用之阴不降，胃体之阳独亢，故以甘润法救胃用，配胃体，则自然欲食，断不可与俗套开胃健食之辛燥药，致令燥咳成痨也。

五汁饮、牛乳饮方（并见前秋燥门）

益胃汤（见中焦篇）

按：吴又可云：病后与其调理不善，莫若静以待动，是不知要领之言也。夫病后调理，较易于治病，岂有能治病，反不能调理之理乎！但病后调理，不轻于治病，若其治病之初，未曾犯逆，处处得法，轻者三、五日而解，重者七、八日而解，解后无余邪，病者未受大伤，原可不必以药调理，但以饮食调理足矣，经所谓食养尽之是也。若病之始受既重，医者又有误表、误攻、误燥、误凉之弊，遗殃于病者之气血，将见

外感变而为内伤矣。全赖医者善补其过（谓未犯他医之逆；或其人阳素虚，阴素亏；或前因邪气太盛，故剂不得不重；或本虚邪不能张，须随清随补之类），而补人之过（谓已犯前医之治逆），退杀气（谓余邪或药伤），迎生气（或养胃阴，或护胃阳，或填肾阴，或兼固肾阳，以迎其先后天之生气），活人于万全，岂得听之而已哉！万一变生不测，推委于病者之家，能不愧于心乎！至调理大要，温病后一以养阴为主。饮食之坚硬浓厚者，不可骤进。间有阳气素虚之体质，热病一退，即露旧亏，又不可固执养阴之说，而灭其阳火。故本论中焦篇列益胃、增液、清燥等汤，下焦篇列复脉、三甲、五汁等复阴之法，乃热病调理之常理也；下焦篇又列建中、半夏、桂枝数法，以为阳气素虚，或误伤凉药之用，乃其变也。经所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微者责之，盛者责之”，全赖司其任者，心诚求之也。

暑温　伏暑

三十六、暑邪深入少阴消渴者，连梅汤主之；入厥阴麻痹者，连梅汤主之；心热烦躁神迷甚者，先与紫雪丹，再与连梅汤。

肾主五液而恶燥，暑先入心，助心火独亢于上，肾液不供，故消渴也。再心与肾均为少阴，主火，暑为火邪，以火从火，二火相搏，水难为济，不消渴得乎！以黄连泻壮火，使不烁津，以乌梅之酸以生津，合黄连酸苦为阴；以色黑沉降之阿胶救肾水，麦冬、生地合乌梅酸甘化阴，庶消渴可止也。肝主筋而受液于肾，热邪伤阴，筋经无所秉受，故麻痹也。再包络与肝均为厥阴，主风木，暑先入心，包络代受，风火相搏，不麻痹得乎！以黄连泻克水之火，以乌梅得木气之先，补肝之正，阿胶增液而熄肝风，冬、地补水以柔木，庶麻痹可止也。心热烦燥神迷甚，先与紫雪丹者，开暑邪之出路，俾梅、连有入路也。

连梅汤方（酸甘化阴酸苦泄热法）

云连二钱　乌梅（去核）三钱　麦冬（连心）三钱　生地三钱　阿胶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脉虚大而芤者，加人参。

三十七、暑邪深入厥阴，舌灰，消渴，心下板实，呕恶吐蛔，寒热，下利血水，甚至声音不出，上下格拒者，椒梅汤主之。

此土败木乘，正虚邪炽，最危之候。故以酸苦泄热，辅正驱邪立法，据理制方，冀其转关耳。

椒梅汤方（酸苦复辛甘法，即仲景乌梅丸法也，方义已见中焦篇）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干姜二钱　白芍（生）三钱　川椒（炒黑）三钱　乌梅（去核）三钱　人参二钱　枳实一钱五分　半夏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三十八、暑邪误治，胃口伤残，延及中下，气塞填胸，燥乱口渴，邪结内踞，清浊交混者，来复丹主之。

此正气误伤于药，邪气得以窃据于中，固结而不可解，攻补难施之危证，勉立旋转清浊一法耳。

来复丹方（酸温法）

太阴元精石一两　舶上硫黄一两　硝石一两（同硫黄为末，微火炒结砂子大）　橘红二钱　青皮（去白）二钱　五灵脂二钱（澄去砂，炒令烟尽）

方论：晋三王氏云：易言一阳来复于下，在人则为少阳生气所出之脏。病上盛下虚，则阳气去，生气竭，此丹能复阳于下，故曰来复。元精石乃盐卤至阴之精，硫黄乃纯阳石火之精，寒热相配，阴阳互济，有扶危拯逆之功；硝石化硫为水，亦可佐元、

硫以降逆；灵脂引经入肝最速，能引石性内走厥阴，外达少阳，以交阴阳之枢纽；使以橘红、青皮者，纳气必先利气，用以为肝胆之向导也。

三十九、暑邪久热，寝不安，食不甘，神识不清，阴液元气两伤者，三才汤主之。

凡热病久入下焦，消烁真阴，必以复阴为主。其或元气亦伤，又必兼护其阳。三才汤两复阴阳，而偏于复阴为多者也。温热、温疫末传，邪退八、九之际，亦有用处。暑温末传，亦有用复脉、三甲、黄连阿胶等汤之处。彼此互参，勿得偏执。盖暑温不列于诸温之内，而另立一门者，以后夏至为病暑，湿气大动，不兼湿不得名暑温，仍归温热门矣。既兼湿，则受病之初，自不得与诸温同法，若病至末传，湿邪已化，惟余热伤之际，其大略多与诸温同法；其不同者，前后数条，已另立法矣。

三才汤方（甘凉法）

人参三钱　天冬二钱　干地黄五钱

水五杯，浓煎两杯，分二次温服。欲复阴者，加麦冬、五味子；欲复阳者，加茯苓、炙甘草。

四十、畜血，热入血室，与温热同法。

四十一、伏暑、湿温胁痛，或咳，或不咳，无寒，但潮热，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证，香附旋复花汤主之；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

按：伏暑、湿温，积留支饮，悬于胁下，而成胁痛之证甚多，即《金匮》水在肝而用十枣之证。彼因里水久积，非峻攻不可；此因时令之邪，与里水新搏，其根不固，不必用十枣之太峻。只以香附、旋复，善通肝络而逐胁下之饮，苏子、杏仁，降肺气而化饮，所谓建金以平木；广皮、半夏消痰饮之正，茯苓、薏仁，开太阳而阖阳明，所谓治水者必实土，中流涨者开支河之法也。用之得当，不过三、五日自愈。其或前医不识病因，不合治法，致使水无出路，久居胁下，恐成悬饮内痛之证，为患非轻，虽不必用十枣之峻，然不能出其范围，故改用陈无择之控涎丹，缓攻其饮。

香附旋复花汤方（苦辛淡合芳香开络法）

生香附三钱　旋复花（绢包）三钱　苏子霜三钱　广皮二钱　半夏五钱　茯苓块三钱　薏仁五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腹满者，加厚朴；痛甚者，加降香末。

控涎丹方（苦寒从治法）

痰饮，阴病也。以苦寒治阴病，所谓求其属以衰之是也。按肾经以脏而言，属水，其味咸，其气寒；以经而言，属少阴，主火，其味苦，其气化燥热。肾主水，故苦寒为水之属，不独咸寒为水之属也，盖真阳藏之于肾，故肾与心并称少阴，而并主火也，知此理则知用苦寒咸寒之法矣。泻火之有余用苦寒，寒能制火，苦从火化，正治之中，亦有从治；泻水之太过，亦用苦寒，寒从水气，苦从火味，从治之中，亦有正治，所谓水火各造其偏之极，皆相似也。苦咸寒治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为正治，亦有治水之有余、火之不足者，如介属芒硝并能行水，水行则火复，乃从治也。

甘遂（去心制）　大戟（去皮制）　白芥子

上等分为细末，神曲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九丸，姜汤下，壮者加之，羸者减之，以知为度。

寒　湿

四十二、湿之为物也，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山为泉，在川为水，包含于土中者为湿。其在人身也，上焦与肺合，中焦与脾合，其流

于下焦也，与少阴癸水合。

此统举湿在天地人身之大纲，异出同源，以明土为杂气，水为天一所生，无处不合者也。上焦与肺合者，肺主太阴湿土之气，肺病湿则气不得化，有霉雾之象，向之火制金者，今反水克火矣，故肺病而心亦病也。观《素问》寒水司天之年，则曰阳气不令，湿土司天之年，则曰阳光不治自知，故上焦一以开肺气救心阳为治。中焦与脾合者，脾主湿土之质，为受湿之区，故中焦湿证最多；脾与胃为夫妻，脾病而胃不能独治，再胃之脏象为土，土恶湿也，故开沟渠，运中阳，崇刚土，作提防之治，悉载中焦。上中不治，其势必流于下焦。易曰：水流湿，《素问》曰：湿伤于下。下焦乃少阴癸水，湿之质即水也，焉得不与肾水相合。吾见湿流下焦，邪水旺一分，正水反亏一分，正愈亏而邪愈旺，不可为矣。夫肾之真水，生于一阳，坎中满也，故治少阴之湿，一以护肾阳，使火能生土为主；肾与膀胱为夫妻，泄膀胱之积水，从下治，亦所以安肾中真阳也。脾为肾之上游，升脾阳，从上治，亦所以使水不没肾中真阳也。其病厥阴也奈何？盖水能生木，水太过，木反不生，木无生气，自失其疏泄之任，经有“风湿交争，风不胜湿”之文，可知湿土太过，则风木亦有不胜之时，故治厥阴之湿，以复其风木之本性，使能疏泄为主也。

本论原以温热为主，而类及于四时杂感。以宋元以来，不明仲景伤寒一书专为伤寒而设，乃以伤寒一书，应四时无穷之变，殊不合拍，遂至人著一书，而悉以伤寒名书。陶氏则以一人而屡著伤寒书，且多立妄诞不经名色，使后世学者，如行昏雾之中，渺不自觉其身之坠于渊也。今胪列四时杂感，春温、夏热、长夏暑湿、秋燥、冬寒，得其要领，效如反掌。夫春温、夏热、秋燥，所伤皆阴液也，学者苟能时时预护，处处提防，岂复有精竭人亡之虑。伤寒所伤者阳气也，学者诚能保护得法，自无寒化热而伤阴，水负火而难救之虞。即使有受伤处，临证者知何者当护阳，何者当救阴，何者当先护阳，何者当先救阴，因端竟委，可备知终始而超道妙之神。瑭所以三致意者，乃在湿温一证。盖土为杂气，寄旺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在上焦也，如伤寒；其在下焦也，如内伤；其在中焦也，或如外感，或如内伤。至人之受病也，亦有外感，亦有内伤，使学者心摇目眩，无从捉摸。其变证也，则有湿痹、水气、咳嗽、痰饮、黄汗、黄瘅、肿胀、疟疾、痢疾、淋症、带症、便血、疝气、痔疮、痈脓等证，较之风火燥寒四门之中，倍而又倍，苟非条分缕析，体贴入微，未有不张冠李戴者。

汪案：近代俗医，皆以伤寒法治温、热、暑、燥，入手妄用表散，末后又误认虚劳，妄行补阴补阳，以至生民夭枉，此书所为作也。若湿温之症，则又不然。世有粗工，稍知热病，一遇湿温，亦以温热之法施之，较之误认温热为伤寒者，厥罪惟均。盖湿温一证，半阴半阳，其反复变迁，不可穷极，而又绸缪粘腻，不似伤寒之一表即解，湿热之一清即愈。施治之法，万绪千端，无容一毫执著。篇中所述，亦只举其一隅，学者务宜勤求古训，精研理气，而后能贯通融会，泛应不穷。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是在潜心深造者矣。

四十三、湿久不治，伏足少阴，舌白身痛，足跗浮肿，鹿附汤主之。

湿伏少阴，故以鹿茸补督脉之阳。督脉根于少阴，所谓八脉丽于肝肾也；督脉总督诸阳，此阳一升，则诸阳听令。附子补肾中真阳，通行十二经，佐之以兔丝，凭空行气而升发少阴，则身痛可休。独以一味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以醒脾阳，则地气上蒸天气之白苔可除；且草果，子也，凡子皆达下焦。以茯苓淡渗，佐附子开膀胱，小便得利，而跗肿可愈矣。

鹿附汤方（苦辛咸法）

鹿茸五钱　附子三钱　草果一钱　菟丝子三钱　茯苓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渣再煮一杯服。

四十四、湿久，脾阳消乏，肾阳亦惫者，安肾汤主之。

凡肾阳惫者，必补督脉，故以鹿茸为君，附子、韭子等补肾中真阳；但以苓、术二味，渗湿而补脾阳，釜底增薪法也（其曰安肾者，肾以阳为体，体立而用安矣）。

安肾汤方（辛甘温法）

鹿茸三钱　胡芦巴三钱　补骨脂三钱　韭子一钱　大茴香二钱　附子二钱　茅术二钱　茯苓三钱　菟丝子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大便溏者，加赤石脂；久病恶汤者，可用贰拾分作丸。

四十五、湿久伤阳，痿弱不振，肢体麻痹，痔疮下血，术附姜苓汤主之。

按：痔疮有寒湿、热湿之分，下血亦有寒湿、热湿之分，本论不及备载，但载寒湿痔疮下血者，以世医但知有热湿痔疮下血，悉以槐花、地榆从事，并不知有寒湿之因，畏姜、附如虎，故因下焦寒湿而类及之，方则两补脾肾两阳也。

术附姜苓汤方（辛温苦淡法）

生白术五钱　附子三钱　干姜三钱　茯苓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四十六、先便后血，小肠寒湿，黄土汤主之。

此因上条而类及，以补偏救弊也，义见前条注下。前方纯用刚者，此方则以刚药健脾而渗湿，柔药保肝肾之阴，而补丧失之血，刚柔相济，又立一法，以开学者门径。后世黑地黄丸法，盖仿诸此。

黄土汤方（甘苦合用刚柔互济法）

甘草三两　干地黄三两　白术三两　附子（炮）三两　阿胶三两　黄芩三两　灶中黄土半斤

水八升，煮取二升，分温二服（分量服法，悉录古方，未敢增减，用者自行斟酌可也）。

征按：李东垣云：古之方剂分量，与今不同。云一升，即今之大白盏也；曰字，二分半也；铢，四分也；四字曰钱，十分也；二十四铢为一两；云三两，即今之二两；云一两，即今之六钱半也；云一升，即二合半也；古之一两，今用六钱可也。以上所用古方，俱可类推。

四十七、秋湿内伏，冬寒外加，脉紧无汗，恶寒身痛，喘咳稀痰，胸满舌白滑，恶水不欲饮，甚则倚息不得卧，腹中微胀，小青龙汤主之；脉数有汗，小青龙去麻、辛主之；大汗出者，倍桂枝，减干姜，加麻黄根。

此条以经有“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明文，故补三焦饮症数则，略示门径。按：经谓秋伤于湿者，以长夏湿土之气，介在夏秋之间，七月大火西流，月建申，申者，阳气毕伸也，湿无阳气不发，阳伸之极，湿发亦重，人感此而至冬日寒水司令，湿水同体相搏而病矣。喻氏擅改经文，谓湿曰燥者，不明六气运行之道。如大寒，冬令也，厥阴气至而纸鸢起矣。四月，夏令也，古谓首夏犹清和，俗谓四月为麦秀寒，均谓时虽夏令，风木之气犹未尽灭也。他令仿此。至于湿土寄旺四时，虽在冬令，朱子谓“将大雨雪，必先微温”，盖微温则阳气通，阳通则湿行，湿行而雪势成矣，况秋日竟无湿气乎！此其间有说焉，经所言之秋，指中秋以前而言，秋之前半截也；喻氏所指之秋，指秋分以后而言，秋之后半截也。古脱燥论，盖世远年湮，残缺脱简耳。喻氏补论诚是，但不应擅改经文，竟崇已说，而不体之日月运行，寒暑倚伏之理与气也。喻氏学问诚高，特霸气未消，其温病论亦犯此病。学者遇咳嗽之证，兼合脉色，以详察其何

因，为湿，为燥，为风，为火，为阴虚，为阳弱，为前候伏气，为现行时令，为外感而发动内伤，为内伤而招引外感，历历分明。或当用温用凉，用补用泻，或寓补于泻，或寓泻于补，择用先师何法何方，妙手空空，毫无成见，因物付物，自无差忒矣。即如此症，以喘咳痰稀，不欲饮水，胸满腹胀，舌白，定其为伏湿痰饮所致。以脉紧无汗，为遇寒而发，故用仲景先师辛温甘酸之小青龙，外发寒而内蠲饮，龙行而火随，故寒可去；龙动而水行，故饮可蠲。以自汗脉数（此因饮邪上冲肺气之数，不可认为火数），为遇风而发，不可再行误汗伤阳，使饮无畏忌，故去汤中之麻黄、细辛，发太阳、少阴之表者。倍桂枝以安其表。汗甚则以麻黄根收表疏之汗。夫根有归束之义，麻黄能行太阳之表，即以其根归束太阳之气也。大汗出减干姜者，畏其辛而致汗也。有汗去麻、辛不去干姜者，干姜根而中实，色黄而圆（土象也，土性缓），不比麻黄干而中空，色青而直（木象也，木性急，干姜岂性缓药哉！较之麻黄为缓耳。且干姜得丙火煅炼而成，能守中阳；麻黄则纯行卫阳，故其慓急之性，远甚于干姜也），细辛细而辛窜，走络最急也（且少阴经之报使，误发少阴汗者，必伐血）。

小青龙汤方（辛甘复酸法）

麻黄（去节）三钱　甘草（炙）三钱　桂枝（去皮）五钱　芍药三钱　五味二钱　干姜三钱　半夏五钱　细辛二钱

水八碗，先煮麻黄减一碗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碗，去滓，温服一碗。得效，缓后服，不知，再服。

四十八、喘咳息促，吐稀涎，脉洪数，右大于左，喉哑，是为热饮，麻杏石甘汤主之。

《金匮》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盖饮属阴邪，非温不化，故饮病当温者，十有八、九，然当清者，亦有一、二。如此证息促，知在上焦；涎稀，知非劳伤之咳，亦非火邪之但咳无痰而喉哑者可比；右大于左，纯然肺病，此乃饮邪隔拒，心大壅遏，肺气不能下达。音出于肺，金实不鸣。故以麻黄中空而达外，杏仁中实而降里，石膏辛淡性寒，质重而气清轻，合麻杏而宣气分之郁热，甘草之甘以缓急，补土以生金也。按此方，即大青龙之去桂枝、姜、枣者也。

麻杏石甘汤方（辛凉甘淡法）

麻黄（去节）三钱　杏仁（去皮尖碾细）三钱　石膏（碾）三钱　甘草（炙）二钱

水八杯，先煮麻黄，减二杯，去沫，内诸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以喉亮为度。

四十九、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支饮上壅胸膈，直阻肺气，不令下降，呼息难通，非用急法不可。故以禀金火之气，破癥瘕积聚，通利水道，性急之葶苈，急泻肺中之壅塞；然其性慓悍，药必入胃过脾，恐伤脾胃中和之气，故以守中缓中之大枣，护脾胃而监制之，使不旁伤他脏，一急一缓，一苦一甘，相须成功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苦辛甘法）

苦葶苈（炒香碾细）三钱　大枣（去核）五枚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服，得效，减其制，不效，再作服，衰其大半而止。

五十、饮家反渴，必重用辛，上焦加干姜、桂枝，中焦加枳实、橘皮，下焦加附子、生姜。

《金匮》谓干姜、桂枝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今反不渴者，饮也。是以不渴定其为饮，人所易知也。又云："水在肺，其人渴"，是饮家亦有渴症，人所不知。今人见渴投凉，轻则用花粉、冬、地，重则用石膏、知母，全然不识病情。盖火咳无痰，劳

咳胶痰，饮咳稀痰，兼风寒则难出，不兼风寒则易出，深则难出，浅则易出。其在上焦也，郁遏肺气，不能清肃下降，反挟心火上升烁咽，渴欲饮水，愈饮愈渴，饮后水不得行，则愈饮愈咳，愈咳愈渴，明知其为饮而渴也，用辛何防，《内经》所谓"辛能润"是也。以干姜峻散肺中寒水之气，而补肺金之体，使肺气得宣，而渴止咳定矣。其在中焦也，水停心下，郁遏心气不得下降，反来上烁咽喉，又格拒肾中真液，不得上潮于喉，故嗌干而渴也。重用枳实急通幽门，使水得下行而脏气各安其位，各司其事，不渴不咳矣。其在下焦也，水郁膀胱，格拒真水不得外滋上潮，且邪水旺一分，真水反亏一分，藏真水者，肾也，肾恶燥，又肾脉入心，由心入肺，从肺系上循喉咙，平人之不渴者，全赖此脉之通调，开窍于舌下玉英廉泉，今下焦水积而肾脉不得通调，故亦渴也。附子合生姜为真武法，补北方司水之神，使邪水畅流，而真水滋生矣。大抵饮家当恶水，不渴者其病犹轻，渴者其病必重。如温热应渴，渴者犹轻，不渴者甚重，反象也。所谓加者，于应用方中，重加之也。

五十一、饮家阴吹，脉弦而迟，不得固执《金匮》法，当反用之，橘半桂苓枳姜汤主之。

《金匮》谓阴吹正喧，猪膏发煎主之。盖以胃中津液不足，大肠津液枯槁，气不后行，逼走前阴，故重用润法，俾津液充足流行，浊气仍归旧路矣。若饮家之阴吹，则大不然。盖痰饮蟠踞中焦，必有不寐、不食、不饥、不便、恶水等证，脉不数而迟弦，其为非津液之枯槁，乃津液之积聚胃口可知。故用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例，峻通胃液下行，使大肠得胃中津液滋润而病如失矣。此证系余治验，故附录于此，以开一条门径。

橘半桂苓枳姜汤（苦辛淡法）

半夏二两　小枳实一两　橘皮六钱　桂枝一两　茯苓块六钱　生姜六钱

甘澜水十碗，煮成四碗，分四次，日三夜一服，以愈为度。愈后以温中补脾，使饮不聚为要。其下焦虚寒者，温下焦。肥人用温燥法，瘦人用温平法。

按：痰饮有四，除久留之伏饮，非因暑湿暴得者不议外；悬饮已见于伏暑例中，暑饮相搏，见上焦篇第二十九条；兹特补支饮、溢饮之由，及暑湿暴得者，望医者及时去病，以免留伏之患。并补《金匮》所未及者二条，以开后学读书之法。《金匮》溢饮条下，谓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注家俱不甚晰，何以同一溢饮，而用寒用热，两不相伴哉？按大青龙有石膏、杏仁、生姜、大枣，而无干姜、细辛、五味、半夏、白芍，盖大青龙主脉洪数面赤喉哑之热饮，小青龙主脉弦紧不渴之寒饮也。由此类推，"胸中有微饮，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苓桂术甘，外饮治脾也；肾气丸，内饮治肾也。再胸痹门中，"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又何以一通一补，而主一胸痹乎？盖胸痹因寒湿痰饮之实证，则宜通阳，补之不惟不愈，人参增气且致喘满；若无风寒痰饮之外因不内外因，但系胸中清阳之气不足而痹痛者，如苦读书而妄想，好歌曲而无度，重伤胸中阳气者，老人清阳日薄者，若再以薤白、栝蒌、枳实，滑之，泻之，通之，是速之成劳也，断非人参汤不可。学者能从此类推，方不死于句下，方可与言读书也。

五十二、暴感寒湿成疝，寒热往来，脉弦反数，舌白滑，或无苔不渴，当脐痛，或胁下痛，椒桂汤主之。

此小邪中里证也。疝，气结如山也。此肝脏本虚，或素有肝郁，或因暴怒，又猝感寒湿，秋月多得之。既有寒热之表证，又有脐痛之里证，表里俱急，不得不用两解。方以川椒、吴萸、小茴香直入肝脏之里，又芳香化浊流气；以柴胡从少阳领邪出表，病在肝治胆也；又以桂枝协济柴胡者，病在少阴，治在太阳也，经所谓病在脏治其腑之

义也，况又有寒热之表证乎！佐以青皮、广皮，从中达外，峻伐肝邪也；使以良姜，温下焦之里也，水用急流，驱浊阴使无留滞也。

椒桂汤方（苦辛通法）

川椒（炒黑）六钱　桂枝六钱　良姜三钱　柴胡六钱　小茴香四钱　广皮三钱　吴茱萸（泡淡）四钱　青皮三钱

急流水八碗，煮成三碗，温服一碗，复被令微汗佳；不汗，服第二碗，接饮生姜汤促之；得汗，次早服第三碗，不必复被再令汗。

五十三、寒疝脉弦紧，胁下偏痛发热，大黄附子汤主之。

此邪居厥阴，表里俱急，故用温下法以两解之也。脉弦为肝郁，紧，里寒也；胁下偏痛，肝胆经络为寒湿所搏，郁于血分而为痛也；发热者，胆因肝而郁也。故用附子温里通阳，细辛暖水脏而散寒湿之邪；肝胆无出路，故用大黄，借胃腑以为出路也；大黄之苦，合附子、细辛之辛，苦与辛合，能降能通，通则不痛也。

大黄附子汤方（苦辛温下法）

大黄五钱　熟附子五钱　细辛三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分温二服（原方分量甚重，此则从时改轻，临时对证斟酌）。

五十四、寒疝少腹或脐旁，下引睾丸，或掣胁，下掣腰，痛不可忍者，天台乌药散主之。

此寒湿客于肝肾小肠而为病，故方用温通足厥阴手太阳之药也。乌药祛膀胱冷气，能消肿止痛；木香透络定痛；青皮行气伐肝；良姜温脏劫寒；茴香温关元，暖腰肾，又能透络定痛；槟榔至坚，直达肛门散结气，使坚者溃，聚者散，引诸药逐浊气，由肛门而出；川楝导小肠湿热，由小便下行，炒以斩关夺门之巴豆，用气味而不用形质，使巴豆帅气药散无形之寒，随槟榔下出肛门；川楝得巴豆迅烈之气，逐有形之湿，从小便而去，俾有形无形之结邪，一齐解散而病根拔矣。

按：疝瘕之证尚多，以其因于寒湿，故因下焦寒湿而类及三条，略示门径，直接中焦篇腹满腹痛等证。古人良法甚伙，而张子和专主于下，本之《金匮》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当下之例，而方则从大黄附子汤悟入[1]，并将淋、带、痔疮、癃闭等证，悉收入疝门，盖皆下焦寒湿湿热居多。而叶氏于妇科久病癥瘕，则以通补奇经，温养肝肾为主，盖本之《内经》“任脉为病，男子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也。此外良法甚多，学者当于各家求之，兹不备载。

天台乌药散方（苦辛热急通法）

乌药五钱　木香五钱　小茴香（炒黑）五钱　良姜（炒）五钱　青皮五钱　川楝子十枚　巴豆七十二粒　槟榔五钱

先以巴豆微打破，加麸数合，炒川楝子，以巴豆黑透为度，去巴豆麸子不用，但以川楝同前药为极细末，黄酒和服一钱。不能饮者，姜汤代之。重者日再服，痛不可忍者，日三服。

湿　温

五十五、湿温久羁，三焦弥漫，神昏窍阻，少腹硬满，大便不下，宣清导浊汤主之。

此湿久郁结于下焦气分，闭塞不通之象，故用能升、能降、苦泄滞、淡渗湿之猪苓，合甘少淡多之茯苓，以渗湿利气；寒水石色白性寒，由肺直达肛门，宣湿清热，盖膀胱主气化，肺开气化之源，肺藏魄，肛门曰魄门，肺与大肠相表里之义也；晚蚕砂化浊中清气，大凡肉体未有死而不腐者，蚕则僵而不腐，得清气之纯粹者也，故其粪

不臭不变色，得蚕之纯清，虽走浊道而清气独全，既能下走少腹之浊部，又能化浊湿而使之归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用晚者，本年再生之蚕，取其生化最速也；皂荚辛咸性燥，入肺与大肠，金能退暑，燥能除湿，辛能通上下关窍，子更直达下焦，通大便之虚闭，合之前药，俾郁结之湿邪，由大便而一齐解散矣。二苓、寒石，化无形之气；蚕砂、皂子，逐有形之湿也。

宣清导浊汤（苦辛淡法）

猪苓五钱　茯苓五钱　寒水石六钱　晚蚕砂四钱　皂荚子（去皮）三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分二次服，以大便通快为度。

五十六、湿凝气阻，三焦俱闭，二便不通，半硫丸主之。

热伤气，湿亦伤气者何？热伤气者，肺主气而属金，火克金则肺所主之气伤矣。湿伤气者，肺主天气，脾主地气，俱属太阴湿土，湿气太过，反伤本脏化气，湿久浊凝，至于下焦，气不惟伤而且阻矣。气为湿阻，故二便不通，今人之通大便，悉用大黄，不知大黄性寒，主热结有形之燥粪；若湿阻无形之气，气既伤而且阻，非温补真阳不可。硫黄热而不燥，能疏利大肠，半夏能入阴，燥胜湿，辛下气，湿开郁，三焦通而二便利矣。按上条之便闭，偏于湿重，故以行湿为主；此条之便闭，偏于气虚，故以补气为主。盖肾司二便，肾中真阳为湿所困，久而弥虚，失其本然之职，故助之以硫黄；肝主疏泄，风湿相为胜负，风胜则湿行，湿凝则风息，而失其疏泄之能，故通之以半夏。若湿尽热结，实有燥粪不下，则又不能不用大黄矣。学者详审其证可也。

半硫丸（酸辛温法）

石硫黄（硫黄有三种：土黄，水黄，石黄也。入药必须用产于石者。土黄土纹，水黄直丝，色皆滞暗而臭；惟石硫黄方棱石纹而有宝光不臭，仙家谓之黄矾，其形大势如矾。按硫黄感日之精，聚土之液，相结而成。生于艮土者佳，艮土者，少土也，其色晶莹，其气清而毒小。生于坤土者恶，坤土者，老土也，秽浊之所归也，其色板滞，其气浊而毒重，不堪入药，只可作火药用。石黄产于外洋，来自舶上，所谓倭黄是也。入莱菔内煮六时则毒去）　半夏（制）

上二味，各等分为细末，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一、二钱，白开水送下（按半硫丸通虚闭，若久久便溏，服半硫丸亦能成条，皆其补肾燥湿之功也）。

五十七、浊湿久留，下注于肛，气闭肛门坠痛，胃不喜食，舌苔腐白，术附汤主之。

此浊湿久留肠胃，致肾阳亦困，而肛门坠痛也。肛门之脉曰尻，肾虚则痛，气结亦痛。但气结之痛有二：寒湿、热湿也。热湿气实之坠痛，如滞下门中用黄连、槟榔之证是也。此则气虚而为寒湿所闭，故以参、附峻补肾中元阳之气，姜、术补脾中健运之气，朴、橘行浊湿之滞气，俾虚者充，闭者通，浊者行，而坠痛自止，胃开进食矣。按肛痛有得之大恐或房劳者，治以参、鹿之属，证属虚劳，与此对勘，故并及之。再此条应入寒湿门，以与上三条有互相发明之妙，故列于此，以便学者之触悟也。

术附汤方（苦辛温法）

生茅术五钱　人参二钱　厚朴三钱　生附子三钱　炮姜三钱　广皮三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先服一杯；约三时，再服一杯，以肛痛愈为度。

五十八、疟邪久羁，因疟成劳，谓之劳疟；络虚而痛，阳虚而胀，胁有疟母，邪留正伤，加味异功汤主之。

此证气血两伤。经云：劳者温之，故以异功温补中焦之气，归、桂合异功温养下焦之血，以姜、枣调和营卫，使气血相生而劳疟自愈。此方补气，人所易见，补血人所不知，经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凡阴阳两伤者，必于气中补血，定

例也。

加味异功汤方（辛甘温阳法）

人参三钱　当归一钱五分　肉桂一钱五分　炙甘草二钱　茯苓三钱　于术（炒焦）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去核）二枚　广皮二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

五十九、疟久不解，胁下成块，谓之疟母，鳖甲煎丸主之。

疟邪久扰，正气必虚，清阳失转运之机，浊阴生窃踞之渐，气闭则痰凝血滞，而块势成矣。胁下乃少阳厥阴所过之地。按：少阳、厥阴为枢，疟不离乎肝胆，久扰则脏腑皆困，转枢失职，故结成积块，居于所部之分。谓之疟母者，以其由疟而成，且无已时也。按《金匮》原文："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如其不瘥，当云何？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盖人身之气血与天地相应，故疟邪之著于人身也，其盈缩进退，亦必与天地相应。如月一日发者，发于黑昼月廓空时，气之虚也，当俟十五日愈。五者，生数之终；十者，成数之极；生成之盈数相会，五日一元，十五日三元一周；一气来复，白昼月廓满之时，天气实而人气复，邪气退而病当愈。设不瘥，必俟天气再转，当于月尽解。如其不瘥，又当云何？然月自亏而满，阴已盈而阳已缩；自满而亏，阳已长而阴已消；天地阴阳之盈缩消长已周，病尚不愈，是本身之气血，不能与天地之化机相为流转，日久根深，牢不可破，故宜急治也。

鳖甲煎丸方

鳖甲（炙）十二分　乌扇（烧）三分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熬）三分　干姜三分　大黄三分　芍药五分　桂枝三分　葶苈（熬）一分　石韦（去毛）三分　厚朴三分　牡丹皮五分　瞿麦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参一分　䗪虫（熬）五分　阿胶（炒）三分　蜂窝（炙）四分　赤硝十二分　蜣螂（熬）六分　桃仁二分

上二十三味，为细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斤五斗，浸灰，俟酒尽一半，煮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纳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方论：此辛苦通降，咸走络法。鳖甲煎丸者，君鳖甲而以煎成丸也，与他丸法迥异，故曰煎丸。方以鳖甲为君者，以鳖甲守神入里，专入肝经血分，能消癥瘕，领带四虫，深入脏络，飞者升，走者降，飞者兼走络中气分，走者纯走络中血分。助以桃仁、丹皮、紫葳之破满行血，副以葶苈、石韦、瞿麦之行气渗湿，臣以小柴胡、桂枝二汤，总去三阳经未结之邪；大承气急驱入腑已结之渣滓；佐以人参、干姜、阿胶，护养鼓荡气血之正，俾邪无容留之地，而深入脏络之病根拔矣。按：小柴胡汤中有甘草，大承气汤中有枳实，仲景之所以去甘草，畏其太缓，凡走络药不须守法；去枳实，畏其太急而直走肠胃，亦非络药所宜也。

六十、太阴三疟，腹胀不渴，呕水，温脾汤主之。

三疟本系深入脏真之痼疾，往往经年不愈，现脾胃症，犹属稍轻。腹胀不渴，脾寒也，故以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辅以厚朴消胀。呕水者，胃寒也，故以生姜降逆，辅以茯苓渗湿而养正。蜀漆乃常山苗，其性急走疟邪，导以桂枝，外达太阳也。

温脾汤方（苦辛温里法）

草果二钱　桂枝三钱　生姜五钱　茯苓五钱　蜀漆（炒）三钱　厚朴三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分二次温服。

六十一、少阴三疟，久而不愈，形寒嗜卧，舌淡脉微，发时不渴，气血两虚，扶阳汤主之。

《疟论》篇：黄帝问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

曰：其间日者，邪气客于六腑，而有时与卫气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刺疟篇》曰：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夫少阴疟，邪入至深，本难速已；三疟又系积重难反，与卫气相失之证，久不愈，其常也。既已久不愈矣，气也血也，有不随时日耗散也哉！形寒嗜卧，少阴本证，舌淡脉微不渴，阳微之象。故以鹿茸为君，峻补督脉，一者八脉丽于肝肾，少阴虚，则八脉亦虚；一者督脉总督诸阳，为卫气之根本。人参、附子、桂枝，随鹿茸而峻补太阳，以实卫气；当归随鹿茸以补血中之气，通阴中之阳；单以蜀漆一味，急提难出之疟邪，随诸阳药努力奋争，由卫而出。阴脏阴证，故汤以扶阳为名。

扶阳汤（辛甘温阳法）

鹿茸（生锉末，先用黄酒煎得）五钱　熟附子三钱　人参二钱　粗桂枝三钱　当归二钱　蜀漆（炒黑）三钱

水八杯，加入鹿茸酒，煎成三小杯，日三服。

六十二、厥阴三疟，日久不已，劳则发热，或有痞结，气逆欲呕，减味乌梅丸法主之。

凡厥阴病甚，未有不犯阳明者。邪不深不成三疟，三疟本有难已之势，既久不已，阴阳两伤。劳则内发热者，阴气伤也；痞结者，阴邪也；气逆欲呕者，厥阴犯阳明，而阳明之阳将惫也。故以乌梅丸法之刚柔并用，柔以救阴，而顺厥阴刚脏之体，刚以救阳，而充阳明阳腑之体也。

减味乌梅丸法（酸苦为阴，辛甘为阳复法）

（以下方中多无分量，以分量本难预定，用者临时斟酌也）

半夏　黄连　干姜　吴萸　茯苓　桂枝　白芍　川椒（炒黑）　乌梅

按：疟痢两门，日久不治，暑湿之邪，与下焦气血混处者，或偏阴、偏阳，偏刚、偏柔；或宜补、宜泻、宜通、宜涩；或从太阴，或从少阴，或从厥阴，或护阳明，其证至杂至多，不及备载。本论原为温暑而设，附录数条于湿温门中者，以见疟痢之原起于暑湿，俾学者识得源头，使杂症有所统属，粗具规模而已。欲求美备，勤绎各家。

六十三、酒客久痢，饮食不减，茵陈白芷汤主之。

久痢无他证，而且能饮食如故，知其病之未伤脏真胃土，而在肠中也；痢久不止者，酒客湿热下注，故以风药之辛，佐以苦味入肠，芳香凉淡也。盖辛能胜湿而升脾阳，苦能渗湿清热，芳香悦脾而燥湿，凉能清热，淡能渗湿也，俾湿热去而脾阳升，痢自止矣。

茵陈白芷汤方（苦辛淡法）

绵茵陈　白芷　北秦皮　茯苓皮　黄柏　藿香

六十四、老年久痢，脾阳受伤，食滑便溏，肾阳亦衰，双补汤主之。

老年下虚久痢，伤脾而及肾，食滑便溏，亦系脾肾两伤。无腹痛、肛坠、气胀等证，邪少虚多矣。故以人参、山药、茯苓、莲子、芡实甘温而淡者补脾渗湿，再莲子、芡实水中之谷，补土而不克水者也；以补骨、苁蓉、巴戟、菟丝、复盆、萸肉、五味酸甘微辛者，升补肾脏阴中之阳，而兼能益精气安五脏者也。此条与上条当对看，上条以酒客久痢，脏真未伤而湿热尚重，故虽日久仍以清热渗湿为主；此条以老年久痢，湿热无多而脏真已歉，故虽滞下不净，一以补脏固正，立法于此，亦可以悟治病之必先识证也。

双补汤方（复方也，法见注中）

人参　山药　茯苓　莲子　芡实　补骨脂　苁蓉　萸肉　五味子　巴戟天　菟

丝 复盆子

六十五、久痢小便不通，厌食欲呕，加减理阴煎主之。

此由阳而伤及阴也。小便不通，阴液涸矣；厌食欲呕，脾胃两阳败矣。故以熟地、白芍、五味收三阴之阴，附子通肾阳，炮姜理脾阳，茯苓理胃阳也。按：原方通守兼施，刚柔互用，而名理阴煎者，意在偏护阴也。熟地守下焦血分，甘草守中焦气分，当归通下焦血分，炮姜通中焦气分，盖气能统血，由气分之通，及血分之守，此其所以为理也。此方去甘草、当归，加白芍、五味、附子、茯苓者，为其厌食欲呕也。若久痢阳不见伤，无食少欲呕之象，但阴伤甚者，又可以去刚增柔矣。用成方总以活泼流动，对症审药为要。

加减理阴煎方（辛淡为阳酸甘化阴复法。凡复法，皆久病未可以一法了事者）

熟地 白芍 附子 五味 炮姜 茯苓

六十六、久痢带瘀血，肛中气坠，腹中不痛，断下渗湿汤主之。

此涩血分之法也。腹不痛，无积滞可知，无积滞，故用涩也。然腹中虽无积滞，而肛门下坠，痢带瘀血，是气分之湿热久而入于血分，故重用樗根皮之苦燥湿、寒胜热、涩以断下，专入血分而涩血为君；地榆得先春之气，木火之精，去瘀生新；茅术、黄柏、赤苓、猪苓开膀胱，使气分之湿热，由前阴而去，不致遗留于血分也；查肉亦为化瘀而设，银花为败毒而然。

断下渗湿汤方（苦辛淡法）

樗根皮（炒黑）一两 生茅术一钱 生黄柏一钱 地榆（炒黑）一钱五分 查肉（炒黑）三钱 银花（炒黑）一钱五分 赤苓三钱 猪苓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六十七、下痢无度，脉微细，肢厥，不进食，桃花汤主之

此涩阳明阳分法也。下痢无度，关闸不藏；脉微细肢厥，阳欲脱也。故以赤石脂急涩下焦，粳米合石脂堵截阳明，干姜温里而回阳，俾痢止则阴留，阴留则阳斯恋矣。

桃花汤（方法见温热下焦篇）

六十八、久痢，阴伤气陷，肛坠尻痠，地黄余粮汤主之。

此涩少阴阴分法也。肛门坠而尻脉痠，肾虚而津液消亡之象。故以熟地、五味补肾而酸甘化阴；余粮固涩下焦，而痠可除，坠可止，痢可愈也（按石脂、余粮，皆系石药而性涩，桃花汤用石脂不用余粮，此则用余粮而不用石脂。盖石脂甘温，桃花温剂也；余粮甘平，此方救阴剂也，无取乎温，而有取乎平也）。

地黄余粮汤方（酸甘兼涩法）

熟地黄 禹余粮 五味子

六十九、久痢伤肾，下焦不固，肠膩滑下，纳谷运迟，三神丸主之。

此涩少阴阴中之阳法也。肠膩滑下，知下焦之不固；纳谷运迟，在久痢之后，不惟脾阳不运，而肾中真阳亦衰矣。故用三神丸温补肾阳，五味兼收其阴，肉果涩自滑之脱也。

三神丸方（酸甘辛温兼涩法，亦复方也）

五味子 补骨脂 肉果（去净油）

七十、久痢伤阴，口渴舌干，微热微咳，人参乌梅汤主之。

口渴微咳于久痢之后，无湿热客邪款证，故知其阴液太伤，热病液涸，急以救阴为务。

人参乌梅汤（酸甘化阴法）

人参 莲子（炒） 炙甘草 乌梅 木瓜 山药

按：此方于救阴之中，仍然兼护脾胃。若液亏甚而土无他病者，则去山药、莲子、加生地、麦冬，又一法也。

七十一、痢久阴阳两伤，少腹肛坠，腰胯脊髀痠痛，由脏腑伤及奇经，参茸汤主之。

少腹坠，冲脉虚也；肛坠，下焦之阴虚也；腰、肾之腑也，胯、胆之穴也（谓环跳），脊、太阳夹督脉之部也，髀、阳明部也，俱痠痛者，由阴络而伤及奇经也。参补阳明，鹿补督脉，归、茴补冲脉，菟丝、附子升少阴，杜仲主腰痛，俾八脉有权，肝肾有养，而痛可止，坠可升提也。

按：环跳本穴属胆，太阳少阴之络实会于此。

参茸汤（辛甘温法）

人参　鹿茸　附子　当归（炒）　茴香（炒）　菟丝子　杜仲

按：此方虽曰阴阳两补，而偏于阳。若其人但坠而不腰脊痛，偏于阴伤多者，可于本方去附子加补骨脂，又一法也。

七十二、久痢伤及厥阴，上犯阳明，气上撞心，饥不欲食，干呕腹痛，乌梅丸主之。

肝为刚脏，内寄相火，非纯刚所能折；阳明腑，非刚药不复其体。仲景厥阴篇中，列乌梅丸治木犯阳明之吐蛔，自注曰：又主久痢方。然久痢之症不一，亦非可一概用之者也。叶氏于木犯阳明之疟痢，必用其法而化裁之，大抵柔则加白芍、木瓜之类，刚则加吴萸、香附之类，多不用桂枝、细辛、黄柏，其与久痢纯然厥阴见证，而无犯阳明之呕而不食撞心者，则又纯乎用柔，是治厥阴久痢之又一法也。按：泻心寒热并用，而乌梅丸则又寒热刚柔并用矣。盖泻心治胸膈间病，犹非纯在厥阴也，不过肝脉络胸耳。若乌梅丸则治厥阴，防少阳，护阳明之全剂。

乌梅丸方（酸甘辛苦复法。酸甘化阴，辛苦通降，又辛甘为阳，酸苦为阴）

乌梅　细辛　干姜　黄连　当归　附子　蜀椒（炒焦去汗）　桂枝　人参　黄柏

此乌梅丸本方也。独无论者，以前贤名注林立，兹不再赘。分量制法，悉载伤寒论中。

七十三、休息痢经年不愈，下焦阴阳皆虚，不能收摄，少腹气结，有似癥瘕，参芍汤主之。

休息痢者，或作或止，止而复作，故名休息，古称难治。所以然者，正气尚旺之人，即受暑、湿、水、谷、血、食之邪太重，必日数十行，而为胀、为痛、为里急后重等证，必不或作或辍也。其成休息证者，大抵有二，皆以正虚之故。一则正虚留邪在络，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而见积滞腹痛之实证者，可遵仲景凡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当下之例，而用少少温下法，兼通络脉，以去其隐伏之邪；或丸药缓攻，俟积尽而即补之；或攻补兼施，中下并治，此虚中之实证也。一则纯然虚证，以痢久滑泄太过，下焦阴阳两伤，气结似乎癥瘕，而实非癥瘕，舍温补其何从！故以参、苓、炙草守补中焦，参、附固下焦之阳，白芍、五味收三阴之阴，而以少阴为主，盖肾司二便也，汤名参芍者，取阴阳兼固之义也。

参芍汤方（辛甘为阳酸甘化阴复法）

人参　白芍　附子　茯苓　炙甘草　五味子

七十四、噤口痢，热气上冲，肠中逆阻似闭，腹痛在下尤甚者，白头翁汤主之。

此噤口痢之实证，而偏于热重之方也。

白头翁汤（方注见前）

七十五、噤口痢，左脉细数，右手脉弦，干呕腹痛，里急后重，积下不爽，加减泻心汤主之。

此亦噤口痢之实证，而偏于湿热太重者也。脉细数，温热著里之象；右手弦者，木入土中之象也。故以泻心去守中之品，而补以运之，辛以开之，苦以降之；加银花之败热毒，查炭之克血积，木香之通气积，白芍以收阴气，更能于土中拔木也。

加减泻心汤方（苦辛寒法）

川连　黄芩　干姜　银花　查炭　白芍　木香汁

七十六、噤口痢，呕恶不饥，积少痛缓，形衰脉弦，舌白不渴，加味参苓白术散主之。

此噤口痢邪少虚多，治中焦之法也。积少痛缓，则知邪少；舌白者无热；形衰不渴，不饥不食，则知胃关欲闭矣；脉弦者，《金匮》谓：弦则为减，盖谓阴精阳气俱不足也。《灵枢》谓：诸小脉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调以甘药也。仲景实本于此而作建中汤，治诸虚不足，为一切虚劳之祖方。李东垣又从此化出补中益气、升阳益气、清暑益气等汤，皆甘温除大热法，究不若建中之纯，盖建中以德胜，而补中以才胜者也。调以甘药者，十二经皆秉气于胃，胃复则十二经之诸虚不足，皆可复也。叶氏治虚多脉弦之噤口痢，仿古之参苓白术散而加之者，亦同诸虚不足调以甘药之义，又从仲景、东垣两法化出，而以急复胃气为要者也。

加味参苓白术散方（本方甘淡微苦法，加则辛甘化阳，芳香悦脾，微辛以通，微苦以降也）

人参二钱　白术（炒焦）一钱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扁豆（炒）二钱　薏仁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砂仁（炒）七分　炮姜一钱　肉豆蔻一钱　炙甘草五分

共为极细末。每服一钱五分，香粳米汤调服，日二次。

方论：参苓白术散原方，兼治脾胃，而以胃为主者也，其功但止土虚无邪之泄泻而已。此方则通宣三焦，提上焦，涩下焦，而以醒中焦为要者也。参、苓、白术加炙草，则成四君矣。按四君以参、苓为胃中通药，胃者腑也，腑以通为补也；白术，炙草，为脾经守药，脾者脏也，脏以守为补也。茯苓淡渗，下达膀胱，为通中之通；人参甘苦，益肺胃之气，为通中之守；白术苦能渗湿，为守中之通；甘草纯甘，不兼他味，又为守中之守也，合四君为脾胃两补之方。加扁豆、薏仁以补肺胃之体，炮姜以补脾肾之用；桔梗从上焦开提清气，砂仁、肉蔻从下焦固涩浊气，二物皆芳香能涩滑脱，而又能通下焦之郁滞，兼醒脾阳也。为末，取其留中也；引以香粳米，亦以其芳香悦土，以胃所喜为补也。上下斡旋，无非冀胃气渐醒，可以转危为安也。

七十七、噤口痢，胃关不开，由于肾关不开者，肉苁蓉汤主之。

此噤口痢邪少虚多，治下焦之法也。盖噤口日久，有责在胃者，上条是也；亦有由于肾关不开，而胃关愈闭者，则当以下焦为主。方之重用苁蓉者，以苁蓉感马精而生，精血所生之草而有肉者也。马为火畜，精为水阴，禀少阴水火之气而归于太阴坤土之药，其性温润平和，有从容之意，故得从容之名，补下焦阳中之阴有殊功。《本经》称其强阴益精，消癥瘕，强阴者，火气也，益精者，水气也，癥瘕乃气血积聚有形之邪，水火既济，中土气盛，而积聚自消。兹以噤口痢阴阳俱损，水土两伤，而又滞下之积聚未清，苁蓉乃确当之品也；佐以附子补阴中之阳，人参、干姜补土，当归、白芍补肝肾，芍用桂制者，恐其呆滞，且束入少阴血分也。

肉苁蓉汤（辛甘法）

肉苁蓉（泡淡）一两　附子二钱　人参二钱　干姜炭二钱　当归二钱　白芍（肉桂汤浸炒）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缓缓服，胃稍开，再作服。

秋　燥

七十八、燥久伤及肝肾之阴，上盛下虚，昼凉夜热，或干咳，或不咳，甚则痉厥者，三甲复脉汤主之，定风珠亦主之，专翕大生膏亦主之。

肾主五液而恶燥，或由外感邪气久羁而伤及肾阴，或不由外感而内伤致燥，均以培养津液为主。肝木全赖肾水滋养，肾水枯竭，肝断不能独治，所谓乙癸同源，故肝肾并称也。三方由浅入深，定风浓于复脉，皆用汤，从急治。专翕取乾坤之静，多用血肉之品，熬膏为丸，从缓治。盖下焦深远，草木无情，故用有情缓治。再暴虚易复者，则用二汤；久虚难复者，则用专翕。专翕之妙，以下焦丧失皆腥臭脂膏，即以腥臭脂膏补之，较之丹溪之知柏地黄，云治雷龙之火而安肾燥，明眼自能辨之。盖凡甘能补，凡苦能泻，独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乎！再雷龙不能以刚药直折也，肾水足则静，自能安其专翕之性；肾水亏则动而燥，因燥而躁也。善安雷龙者，莫如专翕，观者察之。

三甲复脉汤、定风珠（并见前）

专翕大生膏（酸甘咸法）

人参二斤（无力者以制洋参代之）　茯苓二斤　龟板（另熬胶）一斤　乌骨鸡一对　鳖甲一斤（另熬胶）　牡蛎一斤　鲍鱼二斤　海参二斤　白芍二斤　五味子半斤　麦冬二斤（不去心）　羊腰子八对　猪脊髓一斤　鸡子黄二十丸　阿胶二斤　莲子二斤　芡实三斤　熟地黄三斤　沙苑蒺藜一斤　白蜜一斤　枸杞子（炒黑）一斤

上药分四铜锅（忌铁器，搅用铜芍），以有情归有情者二，无情归无情者二，文火细炼三昼夜，去渣；再熬六昼夜；陆续合为一锅，煎炼成膏，末下三胶，合蜜和匀，以方中有粉无汁之茯苓、白芍、莲子、芡实为细末，合膏为丸。每服二钱，渐加至三钱，日三服，约一日一两，期年为度。每殒胎必三月，肝虚而热者，加天冬一斤，桑寄生一斤，同熬膏，再加鹿茸二十四两为末（本方以阴生于八，成于七，故用三七二十一之奇方，守阴也。加方用阳生于七，成于八，三八二十四之偶方，以生胎之阳也。古法通方多用偶，守法多三奇，阴阳互也）。

征按：此集始于银翘散之清芬，终于专翕膏之浊臭，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后之览者，亦可以悟三焦大意矣。

---

〔1〕“入”当作“出”。

卷　四

杂　说

汗　论

汗也者，合阳气阴精蒸化而出者也。《内经》云：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盖汗之为物，以阳气为运用，以阴精为材料。阴精有余，阳气不足，则汗不能自出，不出则死；阳气有余，阴精不足，多能自出，再发则痉，痉亦死；或熏灼而不出，不出亦死也。其有阴精有余，阳气不足，又为寒邪肃杀之气所搏，不能自出者，必用辛温味薄急走之药，以运用其阳气，仲景之治伤寒是也。伤寒一书，始终以救阳气为主。其有阳气有余，阴精不足，又为温热升发之气所铄，而汗自出，或不出者，必用辛凉以止其自出之汗，用甘凉甘润培养其阴精为材料，以为正汗之地，本论之治温热是也。本

论始终以救阴精为主。此伤寒所以不可不发汗，温热病断不可发汗之大较也。唐宋以来，多昧于此，是以人各著一伤寒书，而病温热者之祸亟矣。呜呼！天道欤？抑人事欤？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原文云：或问天有六气——风、寒、暑、湿、燥、火，风、寒、暑、湿，经皆揭病出条例以立论，而不揭燥火，燥火无病可论乎？曰：《素问》言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者，盖以四气之在四时，各有专令，故皆专病也。燥火无专令，故不专病，而寄病于百病之中；犹土无正位，而寄王于四时辰戌丑未之末。不揭者，无病无燥火也。愚按：此论，牵强臆断，不足取信，盖信经太过则凿之病也。春风，夏火，长夏湿土，秋燥，冬寒，此所谓播五行于四时也。经言先夏至为病温，即火之谓；夏伤于暑，指长夏中央土而言也；秋伤于湿，指初秋而言，乃上令湿土之气，流行未尽。盖天之行令，每微于令之初，而盛于令之末；至正秋伤燥，想代远年湮，脱简故耳。喻氏补之诚是，但不当硬改经文，已详论于下焦寒湿第四十七条中。今乃以土寄王四时比燥火，则谬甚矣。夫寄王者，湿土也，岂燥火哉！以先生之高明，而于六气乃昧昧焉，亦千虑之失矣。

伤寒注论

仲祖《伤寒论》，诚为金科玉律，奈注解甚难。盖代远年湮，中间不无脱简，又为后人妄增，断不能起仲景于九原而问之，何条在先，何条在后，何处尚有若干文字，何处系后人伪增，惟有阙疑阙殆，择其可信者而从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尔。创斯注者，则有林氏、成氏，大抵随文顺解，不能透发精义，然创始实难，不为无功。有明中行方先生，实能苦心力索，畅所欲言，溯本探微，阐幽发秘，虽未能处处合拍，而大端已具。喻氏起而作《尚论》，补其阙略，发其所未发，亦诚仲景之功臣也；然除却心解数处，其大端亦从方论中来，不应力诋方氏。北海林先生，刻方氏前条辨，附刻《尚论篇》，历数喻氏僭窃之罪，条分而畅评之。喻氏之后，又有高氏，注尚论发明，亦有心得可取处，其大端暗窃方氏，明尊喻氏，而又力诋喻氏，亦如喻氏之于方氏也。北平刘觉莽先生起而证之，亦如林北海之证尚论者然，公道自在人心也。其他如郑氏、程氏之后条辨，无足取者，明眼人自识之。舒驰远之集注，一以喻氏为主，兼引程郊倩之后条辨，杂以及门之论断，若不知有方氏之前条辨者，遂以喻氏窃方氏之论，直谓为喻氏书矣。此外有沈目南注，张隐庵集注，程云来集注，皆可阅。至慈溪柯韵伯注伤寒论著《来苏集》，聪明才辨，不无发明，可供采择；然其自序中谓大青龙一证，方喻之注大错，目之曰郑声，曰杨墨，及取三注对勘，虚中切理而细绎之，柯注谓风有阴阳，汗出脉缓之桂枝证，是中鼓动之阳风；汗不出脉紧烦躁之大青龙证，是中凛冽之阴风。试问中鼓动之阳风者，而主以桂枝辛甘温法，置《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正法于何地？仲景自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反背《素问》而立法耶？且以中鼓动之阳风者，主以甘温之桂枝，中凛冽之阴风者，反主以寒凉之石膏，有是理乎？其注烦躁，又曰热淫于内，则心神烦扰；风淫于内，故手足躁乱（方先生原注：风为烦，寒则躁）。既曰凛冽阴风，又曰热淫于内，有是理乎？种种矛盾，不可枚举。方氏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吾不敢谓即仲景之本来面目；然欲使后学眉目清楚，不为无见。如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即仲景之心法，而高于方氏也。其删改原文处，多逞臆说，不若方氏之纯正矣；。且方氏创通大义，其功不可没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于方氏，补偏救弊，其卓识妙悟，不无可取，而独恶其自高己见，各立门户，务掩前人之善耳。后之学者，其各以明道济世为急，毋以争名竞胜为心，民生幸甚。

汪按：分风寒营卫三法，始于成氏，未为甚非。至方氏始各立疆界，喻氏并将温病小儿分为三法，则愈失愈远矣。

风　论

《内经》曰：风为百病之长。又曰：风者善行而数变。夫风何以为百病之长乎？大易曰：元者善之长也。盖冬至四十五日，以后夜半少阳起而立春，于立春前十五日交大寒节，而厥阴风木行令，所以疏泄一年之阳气，以布德行仁，生养万物者也。故王者功德既成以后，制礼作乐，舞八佾而宣八风，所谓四时和，八风理，而民不夭折。风非害人者也，人之腠理密而精气足者，岂以是而病哉！而不然者，则病斯起矣。以天地生生之具，反为人受害之物，恩极大而害亦广矣。盖风之体不一，而风之用有殊。春风自下而上，夏风横行空中，秋风自上而下，冬风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则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于四时八节也。立春起艮方，从东北隅而来，名之曰条风，八节各随其方而起，常理也。如立春起坤方，谓之冲风，又谓之虚邪贼风，为其乘月建之虚，则其变也。春初之风，则夹寒水之母气；春末之风，则带火热之子气；夏初之风，则木气未尽，而炎火渐生；长夏之风，则挟暑气、湿气、木气（未为木库），大雨而后暴凉，则挟寒水之气；久晴不雨，以其近秋也，而先行燥气，是长夏之风，无所不兼，而人则无所不病矣。初秋则挟湿气，季秋则兼寒水之气，所以报冬气也。初冬犹兼燥金之气，正冬则寒水本令，而季冬又报来春风木之气，纸鸢起矣。再由五运六气而推，大运如甲己之岁，其风多兼湿气；一年六气中，客气所加何气，则风亦兼其气而行令焉。然则五运六气非风不行，风也者，六气之帅也，诸病之领袖也。故曰：百病之长也。其数变也奈何？如夏日早南风，少移时则由西而北而东，方南风之时，则晴而热，由北而东，则雨而寒矣。四时皆有早暮之变，不若夏日之数而易见耳。夫夏日曰长曰化，以盛万物也，而病亦因之而盛，《阴符》所谓害生于恩也。无论四时之风，皆带凉气者，木以水为母也；转化转热者，木生火也；且其体无微不入，其用无处不有，学者诚能体察风之体用，而于六淫之病，思过半矣。前人多守定一桂枝，以为治风之祖方；下此则以羌、防、柴、葛为治风之要药，皆未体风之情，与《内经》之精义者也。桂枝汤在伤寒书内，所治之风，风兼寒者也；治风之变法也。若风之不兼寒者，则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治风之正法也。以辛凉为正而甘温为变者何？风者木也，辛凉者金气，金能制木故也。风转化转热，辛凉苦甘则化凉气也。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儒书有经子史集，医书亦有经子史集。《灵枢》《素问》《神农本经》《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为医门之经；而诸家注论、治验、类案、本草、方书等，则医之子、史、集也。经细，而子、史、集粗；经纯，而子、史、集杂，理固然也。学者必不可不尊经，不尊经则学无根柢，或流于异端；然尊经太过，死于句下，则为贤者过之，《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不肖者不知有经，仲景先师所谓：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自汉时而已然矣，遑问后世，此道之所以常不明而常不行也。

本论起银翘散论

本论第一方用桂枝汤者，以初春余寒之气未消，虽曰风温（系少阳之气），少阳紧承厥阴，厥阴根乎寒水，初起恶寒之证尚多，故仍以桂枝为首，犹时文之领上文来脉也。本论方法之始，实始于银翘散。

汪按：温病首桂枝，宗仲景也。再按：初春少阳主令，柴胡证亦时有，果诊候确当，亦当用之。本论不载者，以世俗多妄以柴胡通治四时杂感，故不欲相混，恐致伤寒温病界限不清耳。

吴按：六气播于四时，常理也。诊病者，要知夏日亦有寒病，冬日亦有温病，次年春夏尚有上年伏暑，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全在测证的确。本论凡例内云：除伤寒宗仲景法外，

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后世学者，察证之时，若真知确见其为伤寒，无论何时，自当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气中为何气，非伤寒者，则于本论中求之。上焦篇辨伤寒温暑疑似之间最详。

本论粗具规模论

本论以前人信经太过（经谓热病者，伤寒之类也；又以《伤寒论》为方法之祖，故前人遂于伤寒法中求温热，中行且犯此病），混六气于一《伤寒论》中，治法悉用辛温，其明者亦自觉不合，而未能自立模范。瑭哀道之不明，人之不得其死，不自揣度而作是书，非与人争名，亦毫无求胜前贤之私心也。至其序论采录处，粗陈大略，未能细详，如暑证中之大顺散、冷香饮子、浆水散之类，俱未收录。一以前人已有，不必屋上架屋，一以卷帙纷繁，作者既苦日力无多，观者反畏繁而不览，是以本论不过粗具三焦六淫之大概规模而已。惟望后之贤者，进而求之，引而伸之，斯愚者之大幸耳。

寒 疫 论

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烦疼，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疫使者然；非若温病之不甚头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盖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五运寒水太过之岁，或六气中加临之客气为寒水，不论四时，或有是证，其末化热而恶寒之时，则用辛温解肌；既化热之后，如风温证者，则用辛凉清热，无二理也。

征按：寒疫颇类伤寒，但脉不甚紧，亦不数而缓，间亦有口渴、便秘、耳聋者。

伪病名论

病有一定之名，近有，古无今有之伪名，盖因俗人不识本病之名而伪造者，因而乱治，以致误人性命。如滞下、肠澼，便下脓血，古有之矣，今则反名曰痢疾。盖利者，滑利之义，古称自利者，皆泄泻通利太过之证也。滞者，淤涩不下通之象，二义正相反矣，然治法尚无大疵谬也。至妇人阴挺、阴蚀、阴痒、阴菌等证，古有明文，大抵多因于肝经郁结，湿热下注，浸淫而成，近日北人名之曰癞，历考古文，并无是字，焉有是病！而治法则用一种恶劣妇人，以针刺之，或用细勾勾之，利刀割之，十割九死，哀哉！其或间有一、二刀伤不重，去血不多，病本轻微者，得愈，则恣索重谢。试思前阴乃肾之部，肝经蟠结之地，冲任督三脉由此而分走前后，岂可肆用刀勾之所。甚则肝郁胁痛，经闭寒热等证，而亦名之曰癞，无形可割，则以大针针之。在妇人犹可借口曰：妇人隐疾，以妇人治之。甚至数岁之男孩，痔疮、疝、瘕、疳疾，外感之遗邪，总而名之曰癞，而针之，割之，更属可恶。……。又如暑月中恶腹痛，若霍乱而不得吐泻，烦闷欲死，阴凝之痞证也，治以苦辛芳热则愈，成霍乱则轻，论在中焦寒湿门中，乃今世相传谓之痧证，又有绞肠痧、乌痧之名，遂至方书中亦有此等名目矣。俗治以钱刮关节，使血气一分一合，数分数合而阳气行，行则通，通则痞开痛减而愈。但愈后周十二时不可饮水，饮水得阴气之凝，则留邪在络，遇寒或怒（动厥阴），则不时举发，发则必刮痧也。是则痧固伪名，刮痧乃通阳之法，虽流俗之治，颇能救急，犹可也。但禁水甚难，最易留邪。无奈近日以刮痧之法刮温病，夫温病，阳邪也，刮则通阳太急，阴液立见消亡，虽后来医治得法，百无一生。吾亲见有痉而死者，有痒不可忍而死者，庸俗之习，牢不可破，岂不哀哉！此外伪名妄治颇多，兹特举其尤者耳。若时医随口捏造伪名，南北皆有，不胜指屈矣。呜呼！名不正，必害于事，学者可不察乎！

温病起手太阴论

四时温病，多似伤寒；伤寒起足太阳，今谓温病起手太阴，何以手太阴亦主外感乎？

手太阴之见证，何以大略似足太阳乎？手足有上下之分，阴阳有反正之义，庸可混乎！《素问·平人气象论》曰：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伤寒论》中，分营分卫，言阴言阳，以外感初起，必由卫而营，由阳而阴。足太阳如人家大门，由外以统内，主营卫阴阳；手太阴为华盖，三才之天，由上以统下，亦由外以包内，亦主营卫阴阳，故大略相同也（征按：外以统内，犹城郭之于宫室；上以统下，犹冠冕之于裳履，二者相似略同）。大虽同而细终异，异者何？如太阳之窍主出，太阴之窍兼主出入；太阳之窍开于下，太阴之窍开于上之类，学者须于同中求异，异中验同，同异互参，真诠自见。

征按：昔贤有云：伤寒传足不传手。是说也，举世莫名其故。考诸《阴阳别论》，三阳三阴之脉，皆起于足，不起于手。人之伤于寒也，每伤于太阳寒水之地气，故其应于人身也，足先受之。太阳根起于至阴，其穴在足小指之外侧；阳明根起于厉兑，其穴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少阳根起于窍阴，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阴根起于隐白，其穴在足大指之端；少阴根起于涌泉，其穴在足心下蜷指宛宛中；厥阴根起于大敦，其穴在足大指三毛中。其行于周身也，三阳脉行于表，三阴脉行于里，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伤寒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以次相传，必然之势。惟其足先受也，其病侧重在足，自不传于手经，不然，岂有一人之身，截而为二之理，而六气之邪，又有所偏向哉！若赵氏《医贯》中，直将三阳三阴传经之说，一概抹煞，并不分伤寒温病，惟以一逍遥散主治，又不免师心悖经之弊。以上所云，盖指冬月之正伤寒也。初春去冬未远，寒水之气尚在；至若四时伤寒，虽非寒水之气，而亦不免于浊阴之地气，诚不若温病所受，受于身半以上，多从鼻孔而入，盖身半以上主天气，肺开窍于鼻，亦天气也。

燥气论

前三焦篇所序之燥气，皆言化热伤津之证，治以辛甘微凉（金必克木，木受克，则子为母复仇，火来胜复矣），未及寒化。盖燥气寒化，乃燥气之正，《素问》谓"阳明所至为清劲"是也。《素问》又谓"燥极而泽"（土为金母，水为金子也），本论多类及于寒湿伏暑门中，如腹痛呕吐之类，经谓"燥淫所胜，民病善呕，心胁痛不能转侧"者是也。治以苦温，《内经》治燥之正法也。前人有六气之中，惟燥不为病之说。盖以燥统于寒（吴氏《素问》注云：寒统燥湿，暑统风火，故云寒暑六入也）。而近于寒，凡是燥病，只以为寒，而不知其为燥也。合六气而观之，余俱主生，独燥主杀，岂不为病者乎！细读《素问》自知。再前三篇原为温病而设，而类及于暑温、湿温，其于伏暑、湿温门中，尤必三致意者，盖以秋日暑湿踞于内，新凉燥气加于外，燥湿兼至，最难界限清楚，稍不确当，其败坏不可胜言。经谓粗工治病，湿证未已，燥证复起，盖谓此也（湿有兼热兼寒，暑有兼风兼燥，燥有寒化热化。先将暑湿燥分开，再将寒热辨明，自有准的）。

外感总数论

天以六气生万物，其错综变化无形之妙用，愚者未易窥测，而人之受病，即从此而来。近人止知六气太过曰六淫之邪，《内经》亦未穷极其变。夫六气伤人，岂界限清楚毫无兼气也哉！以六乘六，盖三十六病也。夫天地大道之数，无不始于一，而成于三，如一三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而黄钟始备。六气为病，必再以三十六数，乘三十六，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条，而外感之数始穷。此中犹不兼内伤，若兼内伤，则靡可纪极矣。呜呼！近人凡见外感，主以一柴葛解肌汤，岂不谬哉！

治病法论

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平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而人登寿域）。治上焦如

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唐宋以来,治温热病者,初用辛温发表,见病不为药衰,则恣用苦寒,大队芩、连、知、柏,愈服愈燥,河间且犯此弊。盖苦先入心,其化以燥,燥气化火,反见齿板黑,舌短黑,唇裂黑之象,火极而似水也。吴又可非之诚是,但又不识苦寒化燥之理,以为黄连守而不走,大黄走而不守。夫黄连不可轻用,大黄与黄连同一苦寒药,迅利于黄连百倍,反可轻用哉?余用普济消毒饮于温病初起,必去芩、连,畏其入里而犯中下焦也。于应用芩、连方内,必大队甘寒以监之,但令清热化阴,不令化燥。如阳亢不寐,火腑不通等证,于酒客便溏频数者,则重用之。湿温门则不惟不忌芩连,仍重赖之,盖欲其化燥也。语云:"药用当而通神",医者之于药,何好何恶,惟当之是求。

汪按:王太仆曰: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苦寒者,寒之也;甘寒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

风温、温热气复论

仲景谓腰以上肿当发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盖指湿家风水、皮水之肿而言。又谓无水虚肿,当发其汗,盖指阳气闭结而阴不虚者言也。若温热大伤阴气之后,由阴精损及阳气,愈后阳气暴复,阴尚亏歉之至,岂可发汗利小便哉!吴又可于气复条下,谓血乃气之依归,气先血而生,无所依归,故暂浮肿,但静养节饮食自愈。余见世人每遇浮肿,便与淡渗利小便方法,岂不畏津液消亡而成三消证,快利津液为肺痈肺痿证,与阴虚、咳嗽身热之劳损证哉!余治是证,悉用复脉汤,重加甘草,只补其未足之阴,以配其已复之阳,而肿自消。千治千得,无少差谬,敢以告后之治温热气复者,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治 血 论

人之血,即天地之水也,在卦为坎(坎为血卦)。治水者不求之水之所以治,而但曰治水,吾未见其能治也。盖善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气。坎之上下两阴爻,水也;坎之中阳,气也;其原分自乾之中阳。乾之上下两阳,臣与民也;乾之中阳,在上为君,在下为师;天下有君师各行其道于天下,而彝伦不叙者乎?天下有彝伦攸叙,而水不治者乎?此《洪范》所以归本皇极,而与《禹贡》相为表里者也。故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无形之气。盖阳能统阴,阴不能统阳;气能生血,血不能生气。至于治之之法,上焦之血,责之肺气,或心气;中焦之血,责之胃气,或脾气;下焦之血,责之肝气、肾气、八脉之气。治水与血之法,间亦有用通者,开支河也;有用塞者,崇隄防也。然皆已病之后,不得不与治其末,而非未病之先,专治其本之道也。

汪按:血虚者,补其气而血自生;血滞者,调其气而血自通;血外溢者,降其气而血自下;血内溢者,固其气而血自止。

九 窍 论

人身九窍,上窍七,下窍二,上窍为阳,下窍为阴,尽人而知之也。其中阴阳奇偶生成之妙谛,《内经》未言,兹特补而论之。阳窍反用偶,阴窍反用奇。上窍统为阳,耳目视听,其气清为阳;鼻嗅口食,其气浊则阴也。耳听无形之声,为上窍阳中之阴,中虚而形纵,两开相离甚远。目视有形之色,为上窍阳中之至阳,中实而横,两开相离较近。鼻嗅无形之气,为上窍阴[1]中之阳,虚而形纵,虽亦两窍,外则仍统于一。口食有形之五味,为上窍阴[2]中之阴,中又虚又实,有出有纳,而形横,外虽一窍,而中仍二。合上窍观之,阳者偏,阴者正,土居中位也;阳者纵,阴者横,纵走气,而横走血,血阴而气阳也。虽曰七窍,实则

八也。阳窍外阳(七数)而内阴(八数),外奇而内偶,阳生于七,成于八也。生数,阳也;成数,阴也。阳窍用成数,七、八成数也。下窍能生化之前阴,阴中之阳也;外虽一窍而内实二,阳窍用偶也。后阴但主出浊,为阴中之至阴,内外皆一而已,阴窍用奇也。合下窍观之,虽曰二窍,暗则三也。阴窍外阴(二数)而内阳(三数),外偶而内奇;阴窍用生数,二、三生数也。上窍明七,阳也;暗八,阴也。下窍明二,阴也;暗三,阳也。合上下窍而论之,明九,暗十一,十一者,一也;九为老,一为少,老成而少生也。九为阳数之终,一为阳数之始,始终上下,一阳气之循环也。开窍者,运阳气也。妙谛无穷,一互字而已。但互中之互,最为难识,余尝叹曰:修身者,是字难;格致者,互字难。

汪按:此即阴阳互根之义,发明极精核。

形 体 论

《内经》之论形体,头足腹背、经络脏腑详矣,而独来总论夫形体之大纲,不揣鄙陋补之。人之形体,顶天立地,端直以长,不偏不倚,木之象也。在天为元,在五常为仁,是天以仁,付之人也。故使其体直,而麟凤龙之主属莫与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邃篠戚施直之对也。程子谓生理本直,味本字之义。盖言天以本直之理,生此端直之形,人自当行公直之行也。人之形体,无麟介毛羽,谓之倮令。倮者,土也。土主信,是地以信付之人也。人受天之仁,受地之信,备健顺五常之德,而有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以行孝悌忠信,以期不负天地赋异之重,自别于麟凤龟龙之属。故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又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孝经》曰:天地之道,人为贵,人可不识人之形体以为生哉?医可不识人之形体以为生哉?

汪案:本论补《伤寒论》未备而作也。杂说一卷,又补篇中遗意,而欲拯流俗之弊,未作九窍形体二论,总结全部,兼补《内经》之所缺,欲人见者知微,明体达用,即如九窍形体,日在目前,犹且习焉不察,从未经人道破,甚矣。

格致之难也。儒者不能格致,则无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负天之所生;医者不能格致,则无以处方用法。生物生人,日从事于岐黄之书,亦犹是瞑形而索途也。盖人之自生,与生人之生,异出同源,皆赖此一点不忍之心为之。所谓仁也,论形体而归本于造化,见天地付异甚重,不可不自重,而又望人甚重以重之,是篇也。兼形气名物理数而言,非若小家倚于一偏之论而已也。其不忍之心为何如耶?

汪按:杂说一编,因本论有未备者,依此以纬之,虽偶及形体气血,大旨仍以发明本论,非论言医理也。妇人小儿各有专科,然自温病门径未清,因而产后惊风、急惊、慢惊已伪名,纷纷舛错,故作解产难、解儿难、痘疹之为症,仍与六气同治。痘虽原于胎毒,亦因六气而发,故并及之。盖温病门径不清,势必以他法妄治。然非诸证门径皆清,亦不能辨明温病。经云:知其要旨,一言而终。是所望于学者之博学详说,而一以贯之也。

---

〔1〕〔2〕"阴"当作"阳"。

卷 五

解 产 难

解产难题词

天地化生万物,人为至贵,四海之大,林林总总,孰非母产。然则母之产子也,得天地、四时、日月、水火自然之气化,而亦有难云乎哉?曰:人为之也。产后偶有疾病,不能

不有赖于医。无如医者不识病，亦不识药；而又相沿故习，伪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无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议论；或固执古人一偏之论，而不知所变通；种种遗患，不可以更仆数。夫以不识之药，处于不识之病，有不死之理乎？其死也，病家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医者亦复不知其所以然，呜呼冤哉！塘目击神伤，作解产难。

产后总论

产后治法，前人颇多，非如温病混入伤寒论中，毫无尺度者也。奈前人亦不无间有偏见，且散见于诸书之中，今人读书不能搜求拣择，以致因陋就简，相习成风。兹特指出路头，学者随其所指而进步焉，当不岐于路矣。本论不及备录，古法之阙略者补之，偏胜者论之，流俗之坏乱者正之，治验之可法者表之。

产后三大证论一

产后惊风之说，由来已久，方中行先生驳之最详，兹不复议。《金匮》谓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人病痉；亡血复汗，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复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按：此论乃产后大势之全体也，而方则为汗出中风一偏之证而设；故沈目南谓仲景本意，发明产后气血虽虚，然有实证，即当治实，不可顾虑其虚，反致病剧也。

产后三大证论二

按：产后亦有不因中风，而本脏自病郁冒、痉厥、大便难三大证者。盖血虚则厥，阳孤则冒，液短则大便难。冒者汗者，脉多洪大而芤；痉者厥者，脉则弦数，叶氏谓之肝风内动，余每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及专翕大生膏而愈（方法注论悉载下焦篇），浅深次第，临时斟酌。

产后三大证论三

《心典》云：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此筋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难，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产后血虚诸证，可心领而神会矣。按：以上三大证，皆可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专翕膏主之。盖此六方，皆能润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浅深次第之不同耳。产后无他病，但大便难者，可与增液汤（方注并见中焦篇温热门）。以上七方，产后血虚液短，虽微有外感，或外感已去大半，邪少虚多者，便可选用，不必俟外感尽净而后用之也。再产后误用风药，误用辛温刚燥，致令津液受伤者，并可以前七方斟酌救之。余制此七方，实从《金匮》原文体会而来，用之无不应手而效，故敢以告来者。

产后瘀血论

张石顽云：产后元气亏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眩，或心下满闷，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热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晕，或神昏烦乱，芎归汤加人参、泽兰、童便，兼补而散之（此条极须斟酌，血下多而晕，血虚可知，岂有再用芎、归、泽兰辛窜走血中气分之品，以益其虚哉！其方全赖人参固之，然人参在今日，值重难办，方既不善，人参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之为愈也，明者悟之）。又败血上冲有三：或歌舞谈笑，

或怒骂坐卧，甚则逾墙上屋，此败血冲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龙丹，如虽闷乱，不至颠狂者，失笑散加郁金；若饱闷呕恶腹满胀痛者，此败血冲胃，五积散或平胃加姜、桂，不应，送来复丹，呕逆腹胀，血化为水者，《金匮》下瘀血汤；若面赤呕逆欲死，或喘急者，此败血冲肺，人参、苏木，甚则加芒硝荡涤之。大抵冲心者，十难救一，冲胃者五死五生，冲肺者十全一、二。又产后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急用人参、苏木，稍迟不救。愚按：产后原有瘀血上冲等证，张氏论之详矣。产后瘀血实证，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痛处拒按，轻者用生化汤，重者用回生丹最妙。盖回生丹以醋煮大黄，约入病所而不伤他脏，内多飞走有情食血之虫，又有人参护正，何瘀不破，何正能伤。近见产妇腹痛，医者并不问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汤从事，甚至病家亦不延医，每至产后，必服生化汤十数帖，成阴虚劳病，可胜悼哉！余见古本《达生篇》中，生化汤方下注云：专治产后瘀血腹痛、儿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与病对，确有所据。近日刻本直云："治产后诸病"，甚至有注"产下即服者"，不通已极，可恶可恨。再《达生篇》一书，大要教人静镇，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药，则未可尽信。如达生汤下，"怀孕九月后服，多服尤妙"，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矣。岂有不问孕妇之身体脉象，一概投药之理乎？假如沉涩之脉，服达生汤则可，若流利洪滑之脉，血中之气本旺，血分温暖，何可再用辛走气乎？必致产后下血过多而成痉厥矣。如此等不通之语，辨之不胜其辨，可为长太息也！

征按：近时有保产无忧饮一方，不知起自何人？盛行都下，无论产前何病，一概用之。甚至有孕妇人，无病亦服之，名曰安胎，而药肆中即以此方，并生化汤，撮合现成，谓之官方药，治胎前产后一切病证，更觉可笑。

产后宜补宜泻论

朱丹溪云：产后当大补气血，即有杂病，从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虚，皆不可发表。张景岳云：产后既有表邪，不得不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内伤停滞，不得不开通消导；不可偏执。如产后外感风寒，头痛身热，便实中满，脉紧数洪大有力，此表邪实病也。又火盛者，必热渴躁烦，或便结腹胀，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饮，眼眵尿痛，溺赤，脉洪滑，此内热实病也。又或因产过食，致停蓄不散，此内伤实病也。又或郁怒动肝，胸胁胀痛，大便不利，脉弦滑，此气逆实病也。又或恶露未尽，瘀血上冲，心腹胀满，疼痛拒按，大便难，小便利，此血逆实证也。遇此等实证，若用大补，是养虎为患，误矣。愚按：二子之说，各有见地，不可偏废，亦不可偏听。如丹溪谓产后不可发表，仲景先师原有亡血禁汗之条，盖汗之则痉也。产后气血诚虚，不可不补，然杂证一概置之不问，则亦不可；张氏驳之，诚是。但治产后之实证，自有妙法，妙法为何？手挥目送是也。手下所治系实证，目中心中意中注定是产后。识证真，对病确，一击而罢；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目中清楚，指下清楚，笔下再清楚，治产后之能事毕矣。如外感自上焦而来，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药反不可过轻，须用多备少服法，中病即已，外感已即复其虚，所谓无粮之兵，贵在速战；若畏产后虚怯，用药过轻，延至三、四日后，反不能胜药矣。余治产后温暑，每用此法。如腹痛拒按则化瘀，喜按即补络，快如转丸，总要医者平日用功参悟古书，临证不可有丝毫成见而已。

产后六气为病论

产后六气为病，除伤寒遵仲景师外（孕妇伤寒，后人有六合汤法），当于前三焦篇中求之。斟酌轻重，或速去其邪，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者是也。或兼护其虚，一面扶正，一面驱邪。大抵初起以速清为要，重证亦必用攻。余治黄氏温热，妊娠七月，胎已欲动，大实大热，目突舌烂，乃前医过于瞻顾所致，用大承气一服，热退胎安，今所生子二十一岁矣。如果六气与痉瘛之因，瞭然心目，俗传产后惊风之说可息矣。

产后不可用白芍辨

朱丹溪谓产后不可用白芍，恐伐生生之气，则大谬不然，但视其为虚寒虚热耳。若系虚寒，虽非产后，亦不可用；如仲景有桂枝汤去芍药法，小青龙去芍药法。若系虚热，必宜用之收阴。后世不善读书者，古人良法不知守，此等偏谬处，偏牢记在心，误尽大事，可发一叹。按白芍花开春末夏初，禀厥阴风木之全体，得少阴君火之气化，炎上作苦，故气味苦平（《本经》芍药并无酸字，但云苦平无毒，酸字后世妄加者也）。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岂伐生生之气者乎？使伐生气，仲景小建中汤，补诸虚不足而以之为君乎？张隐庵《本草崇原》中论之最详。

征按：产后之不用白芍，犹之乎产后之不用人参也。世俗医者云："不怕胎前一两，只怕产后一分"，甚言产后之不用参也。余荆室素禀阳微，产后恶露亦少，忽而郁冒不知人，仆妇儿女环侍逾时，皆以为死，且唤且哭；余审视之，知其为阳气不复也，急以独参汤灌之乃苏，而其母家犹以为孟浪。甚矣邪说之害，良可叹也！

产后误用归芎亦能致瘛论

当归、川芎，为产后要药，然惟血寒而滞者为宜，若血虚而热者断不可用。盖当归秋分始开花，得燥金辛烈之气，香窜异常，甚于麻、辛，不过麻、辛无汁而味薄，当归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当，功力最速，用之不当，为害亦不浅。如亡血液亏，孤阳上冒等证，而欲望其补血，不亦愚哉！盖当归止能运血，衰多益寡，急走善窜，不能静守，误服致瘛，瘛甚则脱。川芎有车轮纹，其性更急于当归，盖物性之偏长于通者，必不长于守也。世人不敢用白芍，而恣用当归、川芎，何其颠倒哉！

产后当究奇经论

产后虚在八脉，孙真人创论于前，叶天士畅明于后，妇科所当首识者也。盖八脉丽于肝肾，如树木之有本也；阴阳交构，胎前产后，生生化化，全赖乎此。古语云：医道通乎仙道者，此其大门也。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死胎不下，不可拘执成方而悉用通法，当求其不下之故，参之临时所现之证若何，补偏救弊，而胎自下也。余治一妇，死胎不下二日矣，诊其脉则洪大而芤，问其证则大汗不下，精神恍惚欲脱。余曰：此心气太虚，不能固胎，不问胎死与否，先固心气，用救逆汤加人参，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敛，服二杯而神清气宁，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后补肝肾之阴，以配心阳之用而愈。若执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理乎？

催生不可拘执论

催生亦不可拘执一辙，阳虚者补阳，阴损者翕阴，血滞者通血。余治一妇素日脉迟，而有癥瘕寒积厥痛，余用通补八脉大剂丸料，服半载而成胎，产时五日不下，是夕方延余诊视。余视其面青，诊其脉再至，用安边桂五钱，加入温经补气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生矣，亦未曾服第三杯也。次日诊其脉涩，腹痛甚拒按，仍令其服第三杯，又减其制，用一帖，下癥块长七、八寸，宽二三寸，其人腹中癥块本有二枚，兹下其一，不敢再通矣。仍用温通八脉由渐而愈。其他治验甚多，略举一、二，以见门径耳。

产后当补心气论

产后心虚一证，最为吃紧。盖小儿禀父之肾气、母之心气而成，胞宫之脉，上系心包，

产后心气十有九虚，故产后补心气亦大扼要。再水火各自为用，互相为体，产后肾液虚，则心体亦虚，补肾阴以配心阳，取坎填离法也。余每于产后惊悸脉芤者，用加味大定风珠，获效多矣（方见温热下焦篇，即大定风珠，加人参、龙骨、浮小麦、茯神者）。产后一切外感，当于本论三焦篇中求之，再细参叶案则备矣。

产后虚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产后虚热，前则有三甲复脉三方，大小定风珠二方，专翕膏一方，增液汤一方。三甲、增液，原为温病善后而设；定风珠、专翕膏，则为产后虚损，无力服人参而设者也。古人谓产后不怕虚寒，单怕虚热。盖温经之药，多能补虚，而补虚之品，难以清热也。故本论详立补阴七法，所以补丹溪之未备。又立通补奇经丸，为下焦虚寒而设。又立天根月窟膏，为产后及劳伤下焦阴阳两伤而设也，乃从阳补阴，从阴补阳互法，所谓天根月窟间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也。

汪按：产后别有类白虎一证，大热大汗大渴，全似白虎，惟脉大而无力，东垣用补血汤治之，余用有验。盖此证本于劳役伤阳，不徒阴虚，此汤即从仲景羊肉汤化出也。

保胎论一

每殒胎五、六月者，责之中焦不能荫胎，宜平日常服小建中汤；下焦不足者，天根月窟膏，蒸动命门真火，上蒸脾阳，下固八脉，真精充足，自能固胎矣。

汪按：五、六月堕胎者，用杜仲续断丸，脾虚甚者，加白术。三月堕胎者，用消遥散加生地，热甚者加黄芩，亦能保胎。论中所立膏方，乃为虚损之甚，精血衰亏者设耳。

保胎论二

每殒胎必三月者，肝虚而热，古人主以桑寄生汤。夫寄生临时保胎，多有鞭长莫及之患，且方中重用人参合天冬，岂尽人而能用者哉！莫若平时长服二十四味专翕膏（方见下焦篇秋燥门），轻者一料，即能大生，重者两料（滑过三、四次者），永不堕胎。每一料得干丸药二十斤，每日早中晚服三次，每次三钱，约服一年。必须戒房事，毋令速速成胎方妙。盖肝热者成胎甚易，虚者又不能保，速成速堕，速堕速成，尝见一年内二、三次堕者，不死不休，仍未曾育一子也。专翕纯静，翕摄阳动之太过（肝虚热易成易堕，岂非动之太过乎），药用有情者半，以补下焦精血之损；以洋参数斤代人参，九制以去其苦寒之性，炼九日以合其纯一之体，约费不过三、四钱人参之价可办矣。愚制二十一味专翕膏，原为产后亡血过多，虚不肯复，痉厥心悸等证而设，后加鹿茸、桑寄生、天冬三味，保三月殒胎三、四次者，获效多矣，故敢以告来者。

通补奇经丸方（甘咸微辛法）

鹿茸八两（力不能者以嫩毛角代之）　紫石英（生研极细）二两　龟板（炙）四两　枸杞子四两　当归（炒黑）四两　肉苁蓉六两　小茴香（炒黑）四两　鹿角胶六两　沙苑蒺藜二两　补骨脂四两　人参（力绵者以九制洋参代之，人参用二两，洋参用四两）　杜仲二两

上为极细末，炼蜜为丸，小梧子大。每服二钱，渐加至三钱。大便溏者，加莲子、芡实、牡蛎各四两，以蒺藜、洋参熬膏法丸；淋带者，加桑螵蛸、兔丝子各四两；癥瘕久聚少腹痛者，去补骨、蒺藜、杜仲，加肉桂、丁香各二两。

天根月窟膏方（酸甘咸微辛法，阴阳两补、通守兼施复法也）

鹿茸一斤　乌骨鸡一对　鲍鱼二斤　鹿角胶一斤　鸡子黄十六枚　海参二斤　龟板二斤　羊腰子十六枚　桑螵蛸一斤　乌贼骨一斤　茯苓二斤　牡蛎三斤　洋参三斤　兔丝子一斤　龙骨二斤　莲子三斤　桂枝肉一斤　熟地黄四斤　沙苑蒺藜二斤

白芍二斤　芡实二斤　归身一斤　小茴香一斤　补骨脂二斤　枸杞子二斤　肉苁蓉二斤　萸肉一斤　紫石英一斤　生杜仲一斤　牛膝一斤　菟蘼一斤　白蜜三斤

上三十二味，熬如专翁膏法。用铜锅四口，以有情归有情者二，无情归无情者二，文火次第煎炼取汁，另入一净锅内，细炼九昼夜成膏；后下胶、蜜，以方中有粉无汁之茯苓、莲子、芡实、牡蛎、龙骨、鹿茸、白芍、乌贼骨八味为极细末，和前膏为丸梧子大。每服三钱，日三服。

此方治下焦阴阳两伤，八脉告损，急不能复，胃气尚健（胃弱者不可与，恐不能传化重浊之药也），无湿热证者；男子遗精滑泄，精寒无子，腰膝痠痛之属肾虚者（以上数条，有湿热皆不可服也）；老年体瘦痱中，头晕耳鸣，左肢麻痹，缓纵不收，属下焦阴阳两虚者（以上诸证有单属下焦阴虚者，宜专翁膏，不宜此方）；妇人产后下亏，淋带癥瘕，胞宫虚寒无子，数数殒胎，或少年生育过多，年老腰膝尻胯痠痛者。

卷　六

解　儿　难

解儿难题词

儿曷为乎有难？曰：天时人事为之也，难于天者一，难于人者二。天之大德曰生，曷为乎难儿也？曰：天不能不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运，不能不少有所偏，在天原所以相制，在儿任其气则生，不任其气则难，虽天亦莫可如何也，此儿之难于天者也。其难于人者奈何？曰：一难于儿之父母，一难于庸陋之医。天下之儿皆天下父母所生，天下父母有不欲其儿之生者乎？曷为乎难于父母耶？曰：即难于父母欲其儿之生也。父母曰：人生于温，死于寒。故父母惟恐其儿之寒也。父母曰：人以食为天，饥则死。故父母惟恐其儿之饥也。天下之儿。得全其生者此也；天下之儿，或受其难者，亦此也。谚有之曰：小儿无冻饿之患，有饱暖之灾。此发乎情，不能止乎义礼，止知以慈为慈。不知以不慈为慈，此儿之难于父母者也。天下之医，操生人之术，未有不欲天下之儿之生，未有不利天下之儿之生，天下之儿之难，未有不赖天下之医之有以生之也。然则医也者，所以补天与父母之不逮以生儿者也，曷为乎天下之儿，难于天下之医也？曰：天下若无医，则天下之儿难犹少，且难于天与父母无怨也。人受生于天与父母，即难于天与父母，又何怨乎？自天下之医愈多，斯天下之儿难愈广，以受生于天于父母之儿，而难于天下之医，能无怨乎？曷为乎医愈多，而儿之难愈广也？曰：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数也，无所不通，而受之以谦，而后可以言医，尤必上与天地呼吸相通，下与小儿呼吸相通，而守之以诚，而后可以为医，奈何挟生人之名，为利己之术，不求岁气，不畏天和，统举四时，率投三法，毫无知识，囿于见闻，并不知察色之谓何，闻声之谓何，朝微夕甚之谓何，或轻或重之谓何，甚至一方之中，外自太阳，内至厥阴，既与发表，又与攻里；且坚执小儿纯阳之说，无论何气使然，一以寒凉为准，无论何邪为病，一以攻伐为先；谬造惊风之说，惑世诬民；妄为疳疾之丸，戕生伐性；天下之儿之难，宁有终穷乎？前代贤医，历有辨难，而未成书；瑭虽不才，愿解儿难。

儿科总论

古称难治者，莫如小儿，名之曰哑科。以其疾痛烦苦，不能自达；且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捉风捕影，转救转剧，转去转远；惟较之成人，无七情六欲之伤，外不过六淫，内不过饮食胎毒而已。然不精于方脉妇科，透彻生化之源者，断不能作儿科也。

汪按：小儿但无色欲耳，喜怒悲恐，较之成人更专且笃，亦不可不察也。

俗传儿科为纯阳辨

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男子生于七，成于八；故八月生乳牙，少有知识；八岁换食牙，渐开智慧；十六而精通，可以有子；三八二十四岁真牙生（俗谓尽根牙）而精足，筋骨坚强可以任事，盖阴气长而阳亦充矣。女子生于八，成于七；故七月生乳牙，知提携；七岁换食牙，知识开，不令与男子同席；二七十四而天癸至；三七二十一岁而真牙生，阴始足，阴足而阳充也，命之嫁。小儿岂盛阳者哉！俗谓女子知识恒早于男子者，阳进阴退故也。

儿科用药论

世人以小儿为纯阳也，故重用苦寒。夫苦寒药，儿科之大禁也。丹溪谓产妇用白芍，伐生生之气，不知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也。小儿，春令也，东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酸味人或知之，甘则人多不识。盖弦脉者，木脉也，经谓弦无胃气者死。胃气者，甘味也，木离土则死，再验之木实，则更知其所以然矣，木实惟初春之梅子，酸多甘少，其他皆甘多酸少者也。故调小儿之味，宜甘多酸少，如钱仲阳之六味丸是也。苦寒之所以不可轻用者何？炎上作苦，万物见火而化，苦能渗湿。人，倮虫也，体属湿土，湿淫固为人害，人无湿则死。故湿重者肥，湿少者瘦；小儿之湿，可尽渗哉！在用药者以为泻火，不知愈泻愈瘦，愈化愈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而且重伐胃汁，直致痉厥而死者有之。小儿之火，惟壮火可减；若少火则所赖以生者，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故存阴退热为第一妙法，存阴退热，莫过六味之酸甘化阴也。惟湿温门中，与辛淡合用，燥火则不可也。余前序温热，虽在大人，凡用苦寒，必多用甘寒监之，惟酒客不禁。

儿科风药禁

近日行方脉者，无论四时所感为何气，一概羌、防、柴、葛。不知仲景先师，有风家禁汗，亡血家禁汗，湿家禁汗，疮家禁汗四条，皆为其血虚致痉也。然则小儿痉病，多半为医所造，皆不识六气之故。

痉因质疑

痉病之因，《素问》曰：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此湿字，大有可疑，盖风字误传为湿字也。余少读方中行先生《痉书》，一生治病，留心痉证，觉六气皆能致痉。风为百病之长，六气莫不由风而伤人；所有痉病现证，皆风木刚强屈伸之象。湿性下行而柔，木性上行而刚；单一湿字，似难包得诸痉。且湿字与项强字即不对，中行《痉书》一十八条，除引《素问》《千金》二条，余十六条内，脉二条，证十四条，俱无湿字证据。如脉二条：一曰：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二曰：《脉经》云：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皆风木之象，湿之反面也。余十四条：风寒致痉居其十，风家禁下一条，疮家禁汗一条，新产亡血二条，皆无所谓湿也者。即《千金》一条，曰：太阳中风，重感于寒，湿则变痉也。上下文义不续，亦不可以为据。中行注云：痉，自《素问》以来，其见于《伤寒论》者，乃叔和所述《金匮》之略也；《千金》虽有此言，未见其精悉。可见中行亦疑之（汪按：方书首一条，引《金匮》"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经但云"发汗太多，"并未言湿。方氏以汗多流漓为湿，有心牵合《素问》，未为真确。且刚痉无汗，何以亦谓之湿？方氏注此，亦觉难通而强为之说。又如水流漓，风去湿不去，乃湿家之禁，桂枝解肌，尚不欲大汗，若麻黄发汗，并无太过之禁。况本文汗多致痉，正以血虚之故，并非因汗而湿、因湿而痉，方中栝蒌桂枝葛根等汤，亦无除湿之义。方氏立论，附会难通，后学勿为所误可也）。且《千金》一书，杂乱无章，多有后人羼杂，

难以为据。《灵枢》《素问》二书，非神圣不能道，然多述于战国汉人之笔，可信者十之八、九，其不可信者一、二；如其中多有后世官名地名，岂轩岐逆料后世之语，而先言之哉？且代远年湮，不无脱简错误之处。瑭学述浅陋，不敢信此湿字，亦不敢直断其非，阙疑以俟来者。

汪按：古书甚少，除朝延史志外，其余学术，皆师弟以口耳相传，至战国时始著之竹帛，如《内经》等书，后人或以为岐黄自作，或以后人伪托，皆非也。

湿痉或问

或问子疑《素问》痉因于湿，而又谓六淫之邪皆能致痉，亦复有湿痉一条，岂不自相矛盾乎？曰：吾所疑者诸字皆字，似湿之一字，不能包括诸痉，惟风可以该括，一也；再者湿性柔，不能致强，初起之湿痉，必兼风而后成也。且俗名痉为惊风，原有急慢二条。所谓急者，一感即痉，先痉而后病；所谓慢者，病久而致痉者也。一感即痉者，只要认证真，用药确，一二帖即愈，易治也。病久而痉者，非伤脾阳，肝木来乘；即伤胃汁肝阴，肝风鸱张，一虚寒，一虚热，为难治也。吾见湿因致痉，先病后痉者多，如夏月小儿暑湿泄泻暴注，一昼夜百数十行，下多亡阴，肝乘致痉之类，霍乱最能致痉，皆先病后痉者也。当合之杂说中《风论》一条参看。以卒得痉病而论，风为百病之长，六淫之邪，皆因风而入。以久病致痉而论，其强直背反瘛疭之状，皆肝风内动为之也。似风之一字，可以包得诸痉。要知痉者，筋病也。知痉之为筋病，思过半矣。

痉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

六淫致痉，实证也；产妇亡血，病久致痉，风家误下，温病误汗，疮家发汗者，虚痉也。风寒、风湿致痉者，寒证也；风温、风热、风暑、燥火致痉者，热痉也（按：此皆瘛证属火，后世统谓之痉矣，后另有论）。俗称慢脾风者，虚寒痉也；本论后述本脏自病者，虚热痉也（亦系瘛证）。

小儿痉病瘛病共有九大纲论

寒痉

仲景先师所述方法具在，但须对证细加寻绎，如所云太阳证体强，几几然，脉沉迟之类，有汗为柔痉，为风多寒少，而用桂枝汤加法；无汗为刚痉，为寒痉，而用葛根汤，汤内有麻黄，乃不以桂枝立名，亦不以麻黄立名者，以其病已至阳明也。诸如此类，须平时熟读其书，临时再加谨慎，手下自有准的矣。

风寒咳嗽致痉者，用杏苏散辛温例，自当附入寒门。

风温痉（按：此即瘛证，少阳之气为之也，下温热、暑温、秋燥，皆同此例）

乃风之正令，阳气发泄之候，君火主气之时，宜用辛凉正法。轻者用辛凉轻剂，重者用辛凉重剂，如本论上焦篇银翘散、白虎汤之类；伤津液者加甘凉，如银翘加生地、麦冬、玉女煎以白虎合冬、地之类；神昏谵语，兼用芳香以开膻中，如清宫汤、牛黄丸、紫雪丹之类；愈后用六味、三才、复脉辈，以复其丧失之津液。

风温咳嗽致痉者，用桑菊饮（方见上焦篇），银翘散辛凉例，与风寒咳嗽迥别，断不可一概用杏苏辛温也。

温热痉（即六淫之火气，消铄真阴者也，《内经》谓先夏至为病温者是也）

即同上风温论治。但风温之病痉者轻而少，温热之致痉者多而重也。药之轻重浅深，视病之轻重浅深而已。

暑痉（暑兼湿热，后有湿痉一条，此则偏于热多湿少之病，去温热不远，经谓后夏

至为病暑者是也）

按：俗名小儿急惊风者，惟暑月最多，而兼证最杂，非心如澄潭，目如智珠，笔如分水犀者，未易辨此。盖小儿肤薄神怯，经络脏腑嫩小，不奈三气发泄。邪之来也，势如奔马，其传变也，急如掣电，岂粗疏者所能当此任哉！如夏月小儿身热头痛，项强无汗，此暑兼风寒者也，宜新加香薷饮；有汗则仍用银翘散，重加桑叶；咳嗽则用桑菊饮；汗多则用白虎，脉芤而喘，则用人参白虎；身重汗少，则用苍术白虎；脉芤面赤多言，喘喝欲脱者，即用生脉散；神识不清者，即用清营汤加勾藤、丹皮、羚羊角；神昏者，兼用紫雪丹、牛黄丸等；病势轻微者，用清络饮之类，方法悉载上焦篇，学者当与前三焦篇暑门中细心求之。但分量或用四之一，或用四之二，量儿之壮弱大小加减之。痉因于暑，只治致痉之因，而痉自止，不必沾沾但于痉中求之。若执痉以求痉，吾不知痉为何物。夫痉病名也，头痛亦病名也。善治头痛者必问致头痛之因，盖头痛有伤寒头痛，伤风头痛，暑头痛，热头痛，湿头痛，燥头痛，痰厥头痛，阳虚头痛，阴虚头痛，跌扑头痛，心火欲作痈脓之头痛，肝风内动上窜少阳胆络之偏头痛，朝发暮死之真头痛，若不问其致病之因，如时人但见头痛，一以羌活，藁本从事，何头痛之能愈哉！况痉病之难治者乎！

湿痉（按：此一条，瘛痉兼有，其因于寒湿者，则兼太阳寒水气，其泄泻太甚，下多亡阴者，木气来乘，则瘛矣。）

按：中湿即痉者少，盖湿性柔而下行，不似风刚而上升也。其间有兼风之痉，《名医类案》中有一条云："小儿吐哕欲作痫者，五苓散最妙"；本论湿温上焦篇，有三仁汤一法；邪入心包，用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一法；用紫雪丹一法；银翘马勃散一法；千金苇茎汤加滑石、杏仁 一法；而寒湿例中，有形似伤寒，舌白不渴，经络拘急，桂枝姜附汤一法，凡此非必皆现痉病而后治。盖既感外邪，久则致痉，于其未痉之先，知系感受何邪，以法治之，而痉病之源绝矣，岂不愈于见痉治痉哉！若儿科能于六淫之邪，见几于早，吾知小儿之痉病必少。湿久致痉者多，盖湿为浊邪，最善 涨漫三焦，上蔽清窍，内蒙膻中，学者当于前中焦下焦篇中求之。由疟痢而致痉者，见其所伤之偏阴偏阳而补救之，于疟痢门中求之。

燥痉

燥气化火，消铄津液，亦能致痉，其治略似风温，学者当于本论前三焦篇秋燥门中求之。但正秋之时，有伏暑内发，新凉外加之证，燥者宜辛凉甘润，有伏暑则兼湿矣，兼湿则宜苦辛淡，甚则苦辛寒矣，不可不细加察焉。燥气化寒，胁痛呕吐，法用苦温，佐以甘辛。

内伤饮食痉（俗所谓慢脾风者是也）

按：此证必先由于吐泻，有脾胃两伤者，有专伤脾阳者，有专伤胃阳者，有伤及肾阳者，参苓白术散、四君、六君、异功、补中益气、理中等汤，皆可选用。虚寒甚者，理中加丁香、肉桂、肉果、诃子之类，因他病伤寒凉药者，亦同此例。叶案中有阴风入脾络一条，方在小儿痫痉厥门中，其小儿吐泻门中，言此证最为详细。案后华岫云驳俗论最妙，学者不可不静心体察焉！再参之钱仲阳、薛立斋、李东垣、张景岳诸家，可无余蕴矣。再按：此证最险，最为难治，世之讹传妄治已久，四海同风，历有年所，方中行驳之于前，诸君子畅论于后，至今日而其伪风不息，是所望于后之强有力者，悉取其伪书而焚耳。细观叶案治法之妙，全在见吐泻时，先防其痉，非于既痉而后设法也。故余前治六淫之痉，亦同此法，所谓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也。

客忤痉（俗所谓惊吓是也）

按：小儿神怯气弱，或见非常之物，听非常之响，或失足落空，跌扑之类，百证中或有一、二，非小儿所有痉病，皆因于惊吓也。证现发热，或有汗，或无汗，面时青时赤，梦中呓语，手足蠕动，宜复脉汤去参、桂、姜、枣，加丹参、丹皮、犀角，补心之体，以配心之用。大

便结者，加元参，溏者加牡蛎；汗多神不宁有恐惧之象者，加龙骨、整琥珀、整朱砂块（取其气而不用其质，自无流弊），必细询病家确有所见者，方用此例。若语涉支离，猜疑不定者，静心再诊，必得确情，而后用药。

愚儿三岁，六月初九日辰时，倚门落空，少时发热，随热随痉，昏不知人，手足如冰，无脉，至戌时而痉止，身热神昏无汗；次日早，余方与复脉汤去参、桂、姜、枣，每日一帖，服三、四杯。不饮不食，至十四日巳时，得战汗而愈。若当痉厥神昏之际，妄动乱治，岂有生理乎！盖痉厥则阴阳逆乱，少不合拍则不可救，病家情急，因乱投药饵，胡针乱灸而死者，不可胜纪。病家中无主宰，医者又无主宰，儿病其何堪哉！如包络热重，唇舌燥，目白睛有赤缕者，牛黄清心丸，本论牛黄安宫丸，紫雪丹辈，亦可酌而用之。

汪按：世妄传惊风之证，惟此一证，乃副其名。其因风因热等项之惊，神气昏愦，往往对面击鼓放铳，全然不知；客忤之证，则神惊胆怯，畏见异言异服，极易分别也。又按：此证心气素虚者，复脉中须仍用人参。

本脏自病痉（此证则瘛病也）

按：此证由于平日儿之父母，恐儿之受寒，复被过多，著衣过厚，或冬日房屋热炕过暖，以致小儿每日出汗，汗多亡血，亦如产妇亡血致痉一理。肝主血，肝以血为自养，血足则柔，血虚则强，故曰本脏自病。然此一痉也，又实为六淫致痉之根；盖汗多亡血者，本脏自病，汗多亡卫外之阳，则易感六淫之邪也。全赖明医参透此理，于平日预先告谕小儿之父母，勿令过暖汗多亡血，暗中少却无穷之病矣，所谓治未病也。治本脏自病法，一以育阴柔肝为主，即同产后血亡致痉一例，所谓血足风自灭也。六味丸，复脉汤，三甲复脉三方，大小定风珠二方，专翕膏，皆可选用。专翕膏为痉止后，每日服四、五钱，分二次，为填阴善后计也。六淫误汗致痉者，亦同此例。救风温、温热误汗者，先与存阴，不比伤寒误汗者急与护阳也，盖寒病不足在阳，温病不足在阴也。

征按：痉证有五，乃督脉病也。秦越人《难经》，督脉为病，脊强而厥；张仲景《金匮》，脊强者，五痉之总名，其证卒口噤，背反张而瘛疭。此段重重细说，可以补仲景之未备。

小儿易痉总论

按：小儿易痉之故，一由于肌肤薄弱，脏腑嫩小，传变最速；一由近世不明六气感人之理，一见外感无论何邪，即与发表。既痉之后，重用苦寒，虽在壮男壮女，二、三十岁，误汗致痉而死者，何可胜数！小儿薄弱，则更多矣。余于医学，不敢自信，然留心此证几三十年，自觉洞彻此理，尝谓六气明而痉必少，敢以质之明贤，共商救世之术也。

痉病瘛病总论

《素问》谓太阳所至为痉，少阳所至为瘛。盖痉者，水也；瘛者，火也；又有寒厥、热厥之论最详。后人不分痉、瘛、厥为三病，统言曰惊风痰热，曰角弓反张，曰搐搦，曰抽掣，曰痫、痉、厥。方中行作《痉书》，其或问中所论，亦混瘛而为痉，笼统议论。叶案中治痫、痉、厥最详，而统称痉厥，无瘛之名目，亦混瘛为痉。考之他书，更无分别，前痉病论因之，从时人所易知也。谨按：痉者，强直之谓，后人所谓角弓反张，古人所谓痉也。瘛者，蠕动引缩之谓，后人所谓抽掣、搐搦，古人所谓瘛也。抽掣搐搦不止者，瘛也。时作时止，止后或数日，或数月复发，发亦不待治而自止者，痫也。四肢冷如冰者，厥也；四肢热如火者，厥也；有时而冷如冰，有时而热如火者，亦厥也。大抵痉、瘛、痫、厥四门，当以寒热虚实辨之，自无差错。仲景刚痉柔痉之论，为伤寒而设，未尝议及瘛病，故总在寒水一门，兼风则有有汗之柔痉，盖寒而实者也；除寒痉外，皆瘛病之实而热者也。湿门则有寒痉有热瘛，有实有虚；热病久耗其液，则成虚热之瘛矣。前列小儿本脏自病一条，则虚热也。产后惊风之痉，有寒痉，仲景所云是也；有热瘛，本论所补是也。总之痉病宜用刚而温，瘛病宜用

柔而凉。又有痉而兼瘛，瘛而兼痉，所谓水极而似火，火极而似水也。至于痫证，亦有虚有实，有留邪在络之客邪，有五志过极之脏气，叶案中辨之最详，分别治之可也。瑭因前辈混瘛与痉为一证，故分晰而详论之，以备裁采。

征按：此亦数千余年之疑案，莫能剖而析之，女娲炼石补天，予独不以其言为河汉。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

六气六门，止有寒水一门，断不可不发汗者。伤寒脉紧无汗，用麻黄汤正条；风寒挟痰饮，用大小青龙一条。饮者，寒水也，水气无汗，用麻黄甘草、附子麻黄等汤，水者，寒水也，有汗者即与护阳。湿门亦有发汗之条，兼寒者也；其不兼寒而汗自出者则多护阳之方。其他风温禁汗，暑门禁汗，亡血禁汗，疮家禁汗，禁汗之条颇多，前已言之矣。盖伤于寒者，必入太阳，寒邪与寒水一家，同类相从也。其不可不发者何？太阳本寒标热，寒邪内合寒水之气，止有寒水之本，而无标热之阳，不成其为太阳矣。水来克火，如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急用辛温发汗，提阳外出。欲提阳者，乌得不用辛温哉！若温暑伤手太阴，火克金也，太阴本燥标湿，若再用辛温，外助温暑之火，内助脏气之燥，两燥相合，而土之气化无从，不成其为太阴矣，津液消亡，不痉何待！故初用辛凉以救本脏之燥，而外退温暑之热；继用甘润，内救本脏之湿，外敌温暑之火，而脏象化气，本来面目可不失矣。此温暑之断不可发汗，即不发汗之辛甘，亦在所当禁也。且伤寒门中，兼风而自汗者，即禁汗，所谓有汗不得用麻黄。无奈近世以羌活代麻黄，不知羌活之更烈于麻黄也。盖麻黄之发汗，中空而通，色青而疏泄，生于内地，去节方发汗，不去节尚能通能留，其气味亦薄；若羌活乃羌地所生之独活，气味雄烈不可当。试以麻黄一两，煮于一室之内，两三人坐于其侧，无所苦也。以羌活一两，煮于一室内，两三人坐于其侧，则其气味之发泄，弱者即不能受矣。温暑门之用羌、防、柴、葛，产后亡血家之用当归、川芎、泽兰、炮姜，同一杀人利剑，有心者共筹之。

征按：麻黄轻虚，形如肺管，宣阳救肺，遇壅塞之证，有用至一两、二两方效者。羌活中实，形如骨节，故能窜走周身，追风至骨，其去麻黄远矣。

疳疾论

疳者，干也，人所共知。不知干生于湿，湿生于土虚，土虚生于饮食不节，饮食不节，生于儿之父母之爱其子，惟恐其儿之饥渴也。盖小儿之脏腑薄弱，能化一合者，与一合有半，即不能化，而脾气郁矣。再小儿初能饮食，见食即爱，不择精粗，不知满足，及脾气已郁而不舒，有拘急之象，儿之父母，犹认为饥渴而强与之。日复一日，脾因郁而水谷之气不化，水谷之气不化而脾愈郁，不为胃行津液，湿斯停矣。土恶湿，湿停而脾胃俱病矣。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中焦不受水谷之气，无以生血而血干矣。再水谷之精气，内入五脏，为五脏之汁；水谷之悍气，循太阳外出，捍卫外侮之邪而为卫气。中焦受伤，无以散精气，则五脏之汁亦干；无以行悍气，而卫气亦馁，卫气馁故多汗，汗多而营血愈虚，血虚故肢体日瘦，中焦湿聚不化而腹满，腹日满而肢愈瘦，故曰干生于湿也。医者诚能识得干生于湿，湿生于土虚，且扶土之不暇，犹敢恣用苦寒，峻伤其胃气，重泄其脾气哉！治法允推东垣、钱氏、陈氏、薛氏、叶氏，诚得仲景之心法者也。疏补中焦，第一妙法；升降胃气，第二妙法；升陷下之脾阳，第三妙法；甘淡养胃，第四妙法；调和营卫，第五妙法；食后击鼓，以鼓动脾阳，第六妙法（即古者以乐侑食之义，鼓荡阳气，使之运用也）；《难经》谓伤其脾胃者，调其饮食，第七妙法；如果生有疳虫，再少用苦寒酸辛，如芦荟、胡黄连、乌梅、史君、川椒之类，此第八妙法，若见疳即与苦寒杀虫便误矣；考洁古、东垣，每用丸药缓运脾阳，缓宣胃气，盖有取乎渣质有形，与汤药异岐，亦第九妙法也。

近日都下相传一方，以全蝎三钱，烘干为末，每用精牛肉四两，作肉团数枚，加蝎末

少许，蒸熟令儿逐日食之，以全蝎末完为度，治疳疾有殊功。愚思蝎色青，属木，肝经之虫，善窜而疏土，其性阴，兼通阴络，疏脾郁之久病在络者最良，然其性慓悍有毒。牛肉甘温，得坤土之精，最善补土，禀牡马之贞，其性健顺，既能补脾之体，又能运脾之用。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一通一补，相需成功，亦可备用。一味金鸡散亦妙（用鸡内金不经水洗者，不拘多少，烘干为末，不拘何食物皆加之，性能杀虫磨积，即鸡之脾，能复脾之本性）。小儿疳疾，有爱食生米、黄土、石灰、纸、布之类者，皆因小儿无知，初饮食时，不拘何物即食之，脾不能运，久而生虫，愈爱食之矣。全在提携之者，有以谨之于先；若既病治法，亦惟有暂运脾阳，有虫者兼与杀虫，断勿令再食，以新推陈，换其脏腑之性，复其本来之真方妙。

征按：奇偶偏方，每多奏效，其力专也。犹忆幼务举业时，业师华阴孝廉李公，世精于医，有以患疳证之小儿来求治者，出一方，则惟大枣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实以生军，外裹以面，煨透熟捣为丸，如小枣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补法也。

痘证总论

《素问》曰：治病必求其本。盖不知其本，举手便误，后虽有锦绣心思，皆鞭长莫及矣。治痘明家，古来不下数十，可称尽善，不比温病毫无把握，尚俟愚陋之鄙论也。但古人治法良多，而议病究未透彻来路，皆由不明六气为病，与温病之源。故论痘发之源者，只及其半，谓痘证为先天胎毒，由肝肾而脾胃而心肺，是矣。总未议及发于子午卯酉之年，而他年罕发者何故。盖子午者，君火司天；卯酉者，君火在泉；人身之司君火者，少阴也。少阴有两脏，心与肾也。先天之毒，藏于肾脏，肾者，坎也，有二阴以恋一阳，又以太阳寒水为脏，故不发也，必待君火之年，与人身君火之气相搏，激而后发也。故北口外寒水凝结之所，永不发痘。盖人生之胎毒如火药，岁气之君火如火线，非此引之不发。以是知痘证与温病之发同一类也。试观《六元正纪》所载温厉大行，民病温厉之处，皆君相两火加临之候，未有寒水湿土加临而病温者，亦可知愚之非臆说矣。

痘证禁表药论

表药者，为寒水之气郁于人之皮肤经络，与人身寒水之气相结，不能自出而设者也。痘证由君火温气而发，要表药何用？以寒水应用之药，而用之君火之证，是犹缘木而求鱼也。缘木求鱼，无后灾；以表药治痘疮，后必有大灾。盖痘以筋骨为根本，以肌肉为战场，以皮肤结痂为成功之地。用表药虚表，先坏其立功之地，故八、九朝灰白塌陷，咬牙寒战，倒靥黑陷之证，蜂起矣。古方精妙不可胜数，惟用表药之方，吾不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苏矣。更有愚之愚者，用表药以发闷证是也。痘发内由肝肾，外由血络，闷证有紫白之分：紫闷者，枭毒把持太过，法宜清凉败毒，古用枣变百祥丸，从肝肾之阴内透，用紫雪芳凉，从心包之阳外透，白闷则本身虚寒，气血不支之证，峻用温补气血，托之外出，按理立方，以尽人力，病在里而责之表，不亦愚哉！

痘证初起用药论

痘证初起，用药甚难，难者何？预护之为难也。盖痘之放肥，灌浆，结痂，总从见点之初立根基，非深思远虑者不能也。且其形势未曾显张，大约辛凉解肌，芳香透络，化浊解毒者，十之七、八；本身气血虚寒，用温煦保元者，十之二、三。尤必审定儿之壮弱肥瘦，黑白青黄，所偏者何在？所不足者何在？审视体质明白，再看已未见点，所出何苗？参之春夏秋冬，天气寒热燥湿，所病何时？而后定方。务于七日前先清其所感之外邪，七日后只有胎毒，便不夹杂矣。

征按：治痘之法，全是活泼泼地，不可执一。谚云：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言其转

关最速也。

治痘明家论

治痘之明家甚多，皆不可偏废者也。若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希图省事，祸斯亟矣。痘科首推钱仲阳、陈文中二家，钱主寒凉，陈主温热，在二家不无偏胜，在后学实不可偏废。盖二家犹水火也，似乎极不同性，宗此则害彼，宗彼则害此。然万物莫不成于水火，使天时有暑而无寒，万物焦矣，有寒而无暑，万物冰矣，一阴一阳之谓道，二家之学，似乎相背，其实相需，实为万世治痘立宗旨。宗之若何？大约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发由温气之行，用钱之凉者十之八、九，用陈之温者一、二。七日以后，本身气血用事，纯赖脏真之火，炼毒成浆，此火不外鼓，必致内陷，用陈之温者多，而用钱之凉者少也。若始终实热者，则始终用钱；始终虚寒者，则始终用陈；痘科无一定之证，故无一定之方也。丹溪立解毒、和中、安表之说，亦最为扼要。痘本有毒可解，但须解之于七日之前，有毒郁而不放肥，不上浆者，乌得不解毒哉！如天之亢阳不雨，万物不生矣。痘证必须和中，盖脾胃最为吃紧，前所谓以中焦作战场也。安表之论，更为妙谛，表不安，虽至将成犹败也，前所谓以皮肤结痂，为成功之地，而可不安之也哉！安之不暇，而可混发以伤之也哉！至其宗钱而非陈，则其偏也。万氏以脾胃主，魏氏以保元为主，亦确有见识，虽皆从二家脱化，而稍偏于陈。费建中《救偏琐言》，盖救世人不明痘之全体大用，偏用陈文中之辛热者也；书名救偏，其意可知，若专主其法，悉以大黄、石膏从事，则救偏而反偏矣。胡氏辄投汗下，下法犹有用处，汗法则不可也。翁仲仁《金镜录》一书，诚为痘科宝筏，其妙处全在于看，认证真确，治之自效，初学必须先熟读其书，而后历求诸家，方不误事。后此翟氏、聂氏，深以气血盈亏，解毒化毒，分晰阐扬钱氏、陈氏底蕴，超出诸家之上，然分别太多，恐读者目眩。愚谓看法必宗翁氏，叶氏有补翁仲仁不及之条；治法兼用钱、陈，以翟氏、聂氏，为钱、陈之注，参考诸家可也。近日都下盛行《正宗》一书，大抵用费氏、胡氏之法而推广之，恣用大汗大下，名归宗汤，石膏、大黄始终重用，此在枭毒太过者则可，岂可以概治天下之小儿哉！南方江西江南等省，全恃种痘，一遇自出之痘，全无治法，医者无论何痘，概禁寒凉，以致有毒火者，轻者重，重者死，此皆偏之为害也。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

相传痘疮稀少，不过数十粒，或百余粒，根颗圆绽者，以为状元痘，可不服药。愚则以为三、四日间，亦须用辛凉解毒药一帖，无庸多服；七、八日间，亦宜用甘温托浆药一帖，多不过二帖，务令浆行满足，所以然者何？愚尝见稀少之痘，竟有浆行不足，结痂后患目，毒流心肝二经，或数月，或半年后，烦躁而死，不可救药者。

汪按：产者，常也，可不服药。痘则病也，当以药调。惟药之不当，反不如勿药耳。所云三、四日，七、八日者，当参之形色，不可执一。

痘证限期论

痘证限期，近日时医，以为十二日结痂之后，便云收功；古传百日内，皆痘科事也。愚有表侄女，于三、四月间出痘，浆行不足，百日内患目，目珠高出眼外，延至次年二月方死，死时面现五色，忽而青而赤而黄而白而黑，盖毒气遍历五脏，三昼夜而后气绝。至今思之，犹觉惨甚，医者可不慎哉！十二日者，结痂之限也；况结痂之限，亦无定期。儿生三岁以后者，方以十二日为准；若初周以后，只九日限耳；未周一岁之孩，不过七日限。

行浆务令满足论

近时人心不古，竞尚粉饰，草草了事。痘顶初浑，便云浆足，病家不知，惟医是听。浆

不足者，发痘毒犹可医治；若发于关节隐处，亦致丧命，或成废人；患目烦燥者，百无一生，即不死而双目失明矣。愚经历不少，浆色大约以黄豆色为准，痘多者腿脚稍清犹可。愚一生所治之痘，痘后毫无遗患，无他谬巧，行浆足也。近时之弊，大约有三：一由于七日前过用寒凉，七日后又不知补托，畏温药如虎，甚至一以大黄从事，此用药之不精也；二由于不识浆色，此目力之不精也；三由于存心粉饰，心地之不慈也。余存心不敢粉饰，不忍粉饰，口过直而心过慈，以致与世不合，目击儿之颠连疾苦而莫能救，不亦大可哀哉！今作此论，力矫时弊，实从数十年经历中得来。见痘后之证，百难于痘前。盖痘前有浆可上，痘后无浆可行；痘前自内而外出，外出者顺，痘后自外而内陷，内陷者逆也。毒陷于络，犹可以法救之；毒陷于脏而脏真伤，考古竟无良法可救。由逆痘而死者，医可以对儿；由治法不精，而遗毒死者，其何以对小儿哉？阅是论者，其思慎之于始乎！

汪案：北方之一以大黄从事，犹南方之专用升发温补也。然北方之法，在枭毒之证，有宜用者。余甥女出痘，于二十日外，犹日用大黄，计前后用大黄至四、五斤，石膏称是，然后收功。每日服四两大黄浓汁，方能进食，此亦不可不知。总之无一定之痘，故无一定之方，前论二言尽之矣。

疹　论

若明六气为病，疹不难治。但疹之限期最迫，只有三日。一以辛凉为主，如俗所用防风、广皮、升麻、柴胡之类，皆在所禁。俗见疹必表，外道也。大约先用辛凉清解，后用甘凉收功。赤疹误用麻黄、三春柳等辛温伤肺，以致喘咳欲厥者，初用辛凉加苦梗、旋复花，上提下降；甚则用白虎加旋复、杏仁；继用甘凉加旋复花以救之；咳大减者去之。凡小儿连咳数十声不能回转，半日方回如鸡声者，千金苇茎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近世用大黄者，杀之也。盖葶苈走肺经气分，虽兼走大肠，然从上下降，而又有大枣以载之缓之，使不急于趋下；大黄则纯走肠胃血分，下有形之滞，并不走肺，徒伤其无过之地故也。若固执病在脏泻其腑之法，则误矣。

征按：疹，肺病也，凡腑药都用不著。明明发于皮毛，非若疮疖之发于阳明肌肉也。但为其有出没之势，故俗为透表，并不知疹为何物耳。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钱氏制泻白散，方用桑白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治肺火皮肤蒸热，日晡尤甚，喘咳气急，面肿热郁肺逆等证。历来注此方者，只言其功，不知其弊。如李时珍以为泻肺诸方之准绳，虽明如王晋三、叶天士，犹率意用之。愚按：此方治热病后与小儿痘后，外感已尽真气不得归元，咳嗽上气，身虚热者，甚良；若兼一毫外感，即不可用。如风寒、风温正盛之时，而用桑皮、地骨，或于别方中加桑皮，或加地骨，如油入面，锢结而不可解矣。考《金匮》金疮门中王不留行散，取用桑东南根白皮以引生气，烧灰存性以止血，仲景方后自注云：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根勿取之。沈目南注云：风寒表邪在经络，桑根下降，故勿取之。愚按：桑白皮虽色白入肺，然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实肝经之本药也。且桑叶横纹最多而主络，故蚕食桑叶而成丝，丝，络象也；桑皮纯丝结成象筋，亦主络；肝主筋，主血，络亦主血，象筋与络者，必走肝，同类相从也。肝经下络阴器，如树根之蟠结于土中；桑根最为坚结，《诗》称"彻彼桑土"，《易》言"系于苞桑"是也。再按：肾脉之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肺与肾为子母，金下生水。桑根之性，下达而坚结，由肺下走肝肾者也。内伤不妨用之，久感则引邪入肝肾之阴，而咳嗽永不愈矣。吾从妹八、九岁时，春日患伤风咳嗽，医用杏苏散加桑白皮，至今将五十岁，咳嗽永无愈期，年重一年，试思如不可治之嗽，当早死矣，如可治之嗽，何以至四十年不愈哉？亦可以知其故矣。愚见小儿久嗽不愈者，多

因桑皮、地骨，凡服过桑皮、地骨而嗽不愈者，即不可治，伏陷之邪，无法使之上出也。至于地骨皮之不可用者，余因仲景先师风寒禁桑皮而悟入者也。盖凡树木之根，皆生地中，而独枸杞之根，名地骨者何？盖枸杞之根，深入黄泉，无所终极，古又名之曰仙人杖，盖言凡人莫得而知其所终也。木本之入下最深者，未有如地骨者，故独异众根，而独得地骨之名。凡药有独异之形，独异之性，得独异之名者，必有独异之功能，亦必有独异之偏胜也。地骨入下最深，禀少阴水阴之气，主骨蒸之劳热，力能至骨，有风寒外感者，而可用之哉！或曰：桑皮、地骨，良药也，子何畏之若是？余曰：人参、甘草，非良药耶？实证用人参，中满用甘草，外感用桑皮、地骨，同一弊也。

万物各有偏胜论

无不偏之药，则无统治之方。如方书内所云：某方统治四时不正之气，甚至有兼治内伤产妇者，皆不通之论也。近日方书盛行者，莫过汪讱庵《医方集解》一书，其中此类甚多，以其书文理颇通，世多读之而不知其非也。天下有一方而可以统治四时者乎？宜春者即不宜夏，宜春夏者更不宜秋冬。余一生体认物情，只有五谷作饘，可以统治四时饿病，其他未之闻也。在五谷中尚有偏胜，最中和者莫过饮食，且有冬日饮汤，夏日饮水之别，况于药乎！得天地五运六气之全者，莫如人，人之本源虽一，而人之气质，其偏胜为何如者？人之中最中和者，莫如圣人，而圣人之中，且有偏于任，偏于清，偏于和之异。千古以来不偏者，数人而已。常人则各有其偏，如《灵枢》所载阴阳五等可知也。降人一等，禽与兽也；降禽兽一等，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与石也；用药治病者，用偏以矫其偏。以药之偏胜太过，故有宜用，有宜避者，合病情者用之，不合者避之而已。无好尚，无畏忌，惟病是从。医者性情中正和平，然后可以用药，自不犯偏于寒热温凉一家之固执，而亦无笼统治病之弊矣。

汪按：食能养人，不能医病，药能医病，不能养人。无病而服药，有病而议药，此人之大患也。茯苓、甘草，误用亦能杀人；巴豆、砒霜，对病即能起死。舍病而论药，庸人之通病也。又按：今世医者学医，惟求其便；病家择医，惟求其稳；然非通何由得便，非当无所谓稳；舍通而求便，舍当而求稳，必夭人性命矣。

草木各得一太极论

古来著本草者，皆逐论其气味性情，未尝总论夫形体之大纲，生长化收藏之运用，兹特补之。盖芦主生，干与枝叶主长，花主化，子主收，根主藏，木也；草则收藏皆在子。凡干皆升，芦胜于干；凡叶皆散，花胜于叶；凡枝皆走络，须胜于枝；凡根皆降，子胜于根；由芦之升而长而化而收，子则复降而升而化而收矣。此草木各得一太极之理也。

愚之学，实不足以著书，是编之作，补苴罅漏而已。末附二卷，解儿难、解产难，简之又简，只摘其吃紧大端，与近时流弊，约略言之耳。览者谅之。

温热经纬

〔清〕王士雄　编撰
蒋文明　刘宁飞　整理

提　　要　《温热经纬》系清·王士雄编撰。成书于1852年。该书"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故以"经纬"名书。

书凡5卷。卷一为"内经伏气温热篇"，辑录了《内经》中与温热病有关的条文，各条文之下又引用了诸家的见解，间附自己的心得，以阐明温热病的病源、证候、诊断及治疗原则等；卷二录"仲景伏气温病篇"、"仲景伏气热病篇"、"仲景外感热病篇"、"仲景湿温篇"、"仲景疫病篇"，集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关温热病的论述，确立随证论治的原则；卷三收录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和《三时伏气外感篇》；卷四录陈平伯《外感温病篇》、薛生白《湿热病篇》、余师愚《疫病篇》，集中了清代颇有影响的几部温热病专论，除征引章虚谷、华岫云、吴鞠通等对以上有关篇章的阐释外，并附王孟英自家注说；卷五为"方论"，选方112首，附以诸家及王氏的方义解说。

本书为清代温病学说的总汇，基本反映出清末以前温热学说发展的水平，为后人了解温病学演变概况及深入探讨温热病理法方药的重要参考著作。

本书自清代以来，争相翻刻，至今有30余种版本。如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刻本、清同治二年癸亥(1863)刻本、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四川新繁东湖刻本、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石印本、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1947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1955年锦章书局铅印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此据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全文收录。

自　　序

《内经》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夫此五气，原以化生万物，而人或感之为病者，非天气有偶偏，即人气有未和也。《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此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圣著论，亦以伤寒统之，而条分中风、伤寒、温病、湿、暍五者之证治，与《内经》《难经》渊源一辙，法虽未尽，名已备焉。《阴符经》云：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后贤不见，遂至议论愈多，至理愈晦，或以伤寒为温热，或以温热为伤寒，或并疫于风温，或并风温于疫，或不知有伏气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温，甚至并暑暍二字而不识，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随笔中，首为剖论。兹雄不揣愚昧，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纂为《温热经纬》五卷。其中注释，择昔贤之善者而从之，间附管窥，必加"雄按"二字以别之。俾读者先将温、暑、湿、热诸病了然于胸中，然后博览群书，庶不为其所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见，欲盖前贤，用质通方，毋嗤荒陋。

咸丰二年壬子春二月海宁王士雄书于潜斋

赵　　序

余读孟英《霍乱论》，在道光纪元之二十有八年。阅三载，孟英游江右，余握篆宜黄，始纳交于孟英，因得读其《回春录》《仁术志》诸治案，为之编纂排比，付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积嗜成癖，所获奇方秘籍，恒邮寄相示，拓我见闻。而余每有所疑，辄驰书相问难，孟英为之条分缕析，援古证今，如冰斯开，如结斯解，披函庄诵，未尝不抚案称快。数载以来，尺书往复，鱼雁为劳。夫疾疢人之所时有也，不有药石，患害曷瘳？然而医籍流传，途径多歧，聚讼纷纭，各鸣一得，使后学旁皇眩惑，罔决适从，识者病之。予恒欲广搜百氏，兼综群言，吸撮精华，倾吐糟粕，勒为一书，以质好学深思之士，而才识谫陋，不敢自信，欲俟资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扬榷，成斯盛举，浮沉数载，而所志迄莫能偿。既而军事兴，粤西贼起，攻长沙，屠武昌，陷安庆，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

江为门户，大宪议保甲议团练以固疆圉，时余自宜黄改任临川，虽地居腹里，而民气素浮，讹言繁兴。张皇既虞生事，优柔又恐养奸，昕夕鹿鹿薄书间，而此事遂不暇计及。未几先君子捐馆舍，奔丧归里，干戈载途，道路梗涩，乃取道长沙，泛洞庭，涉江汉，当武昌之南，溯流而西，至樊城，弃舟登车，揽许昌之遗迹，登大梁之故墟。慨然发怀古之思，及渡河则桑梓在望，故里非遥，载驰载驱，将涉滹沱，乃猝与贼。自来生民之疾，莫重于伤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决于一朝，变化万端，不容或紊。而伤寒中，温热暑湿之病，证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贤所以各有专书，互相阐发，而斤斤于此也。顾明于此者昧于彼，聚讼纷纷，各鸣己得，徒使好学之士，无所适从。而或过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为害矣。王君孟英，该博淹贯，引经斥异，众美兼收。谓前人之说，既已中肯，何必再申己意，因而弃瑕录瑜，汇成《温热经纬》一编。盖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间以按语，亦谓旁考 他书，参以阅历，则亦犹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断于其间也。仆懵不知医，过从之余，窃闻绪论，喜长沙之学，既得诸家表彰于前，复得王氏厘订于后，由是千秋绝业，不致淆乱于群言。而四时五气之感，亦不致难辨而失之歧误，其有裨生民之命，岂浅鲜哉！属为弁言，爰不揣谫陋而书之。

咸丰二年壬子夏四月仁和赵梦龄序

汪 赞

温热一证，庸手妄为治疗，夭扎多矣，梦隐悯之而作此书，俾学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当以此书称首，真宝书也。乌程汪曰桢读而善之，因为之赞曰：

活人妙术，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狐之裘，百衲之琴。轩岐可作，其鉴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书于上海旅次

杨 序

遇遽折而东，旅寓于丰宁之间。盖纡回六千里，驰驱五阅月，而迄未得归也。甲寅秋，烽烟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于窀穸。十年游子，重返敝庐，闾里故人，半归零落，追念畴昔，唏然兴叹！居数月，复以公事牵率，买舟南下，因得谒孟英于武林，握手言欢，历叙契阔。而孟英业益精，学益邃，涵养深醇，粹然见于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谈，惘惘而别。已而孟英来答拜，舆夫负巨箧置舟中，则孟英所赠书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编，如亲良友，次第读之，中得一编，题曰《潜斋丛书》。盖孟英数年所搜辑言医之书也。或表著前徽，或独摅心得，或采摭奇方如《肘后》，或区别品汇如《图经》。匡坐篷窗，回环洛诵，奇情妙绪，层见叠出，满纸灵光，与严陵山色竞秀争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业，而为斯民所托命者，其精神必强固，其志虑必专一，其学问必博洽，其蕴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宽闲之岁月，以成其志。孟英怀才抱奇，隐居不仕，而肆力于医，故所造如此，岂偶然哉！余行抵玉山，遇贼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过从，相得甚欢，因并读其《温热经纬》，经纬者，盖以轩岐仲景为经，叶薛诸家为纬 ，体例一仍《霍乱论》之旧，而理益粹，论益详。其言则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则非前人所及也。余于此事，怀之数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奋笔而成此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无一支字曼语，羼杂其间，是何才之奇而识之精耶？异日由此例而推之各杂证，力辟榛芜，独开异境，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于孟英之学，无能望其项背，而孟英谬引为知己，殆所谓形骸之外，别有神契者耶！因备述颠末于简端，以识交谊之雅云。

咸丰五年岁次乙卯端阳前三日定州杨照藜序

目　录

自序 …… 349
赵序
汪赞 …… 350
杨序
卷　一
《内经》伏气温热篇 …… 353
卷　二
仲景伏气温病篇…… 359
仲景伏气热病篇…… 364
仲景外感热病篇
仲景湿温篇…… 368
仲景疫病篇…… 370
卷　三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 375
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 390
卷　四
陈平伯外感温病篇…… 396
薛生白湿热病篇…… 400
余师愚疫病论…… 416
疫证条辨…… 420
卷　五
方论…… 426
1. 甘草汤
2. 桔梗汤
3. 猪肤汤
4. 黄连阿胶汤
5. 猪苓汤
6. 大承气汤
7. 白虎汤
8. 白虎加人参汤
9. 黄芩汤
10.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11. 栀子豉汤
12. 一物瓜蒂汤
13. 炙甘草汤
14. 瓜蒂散
15.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16. 栀子檗皮汤
17. 茵陈蒿汤
18. 抵当汤
19. 文蛤散
20. 文蛤汤
21. 五苓散
22. 小陷胸汤
23. 白散
24. 调胃承气汤
25. 升麻鳖甲汤
26. 百合知母汤
27. 百合鸡子黄汤
28. 百合滑石代赭汤
29. 百合地黄汤
30. 百合滑石散
31. 瓜蒌牡蛎散
32. 甘草泻心汤
33. 赤豆当归散
34. 二妙散
35. 生姜泻心汤
36. 半夏泻心汤
37. 大黄黄连泻心汤
38. 附子泻心汤
39. 小承气汤
40. 牛黄清心丸
41. 至宝丹
42. 凉膈散
43. 犀角地黄汤
44. 导赤散
45. 理中丸
46. 四君子汤
47. 玉女煎
48. 四物汤
49. 小柴胡汤
50. 桂枝红花汤
51. 葱豉汤
52. 清心凉膈散
53. 苇茎汤
54. 泻白散
55. 葶苈大枣泻肺汤

56. 竹叶石膏汤
57. 清燥救肺汤
58. 妙香丸
59. 六一散
60. 大顺散
61. 紫雪丹
62. 禹余粮丸
63. 牡蛎泽泻散
64. 越婢汤
65. 甘遂半夏汤
66. 控涎丹
67. 又控涎丹治诸痈
68. 五子五皮汤
69. 桂苓丸
70. 禹功丸
71. 防己茯苓汤
72. 中满分消汤
73. 中满分消丸
74. 小青龙汤
75. 木防己汤
76. 藿香正气散
77. 不换金正气散
78. 六和汤
79. 五积散
80. 益黄散
81. 又益黄散
82. 星附六君汤　连香饮（缺）
83. 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
84. 来复丹
85. 七香饼
86. 平胃散
87. 胃苓汤
88. 桃核承气汤
89. 白虎加桂枝汤
90. 四兽饮
91. 露姜饮
92. 鳖甲煎丸
93. 六神汤
94. 三黄汤
95. 甘露消毒丹
96. 神犀丹
97. 温胆汤
98.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99. 白头翁汤
100. 缩脾饮
101. 三甲散
102. 白虎加苍术汤
103. 清暑益气汤
104. 生脉散
105. 香薷散
106. 真人养脏汤
107. 冷香饮子
108. 败毒散
109. 清瘟败毒饮
110. 锡类散
111. 朱砂安神丸
112. 集灵膏
113. 麦冬汤

卷 一

《内经》伏气温热篇

一、《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张仲景曰：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雄按：伤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为温热。

章虚谷曰：冬寒伏于少阴，郁而化热，乘春阳上升而外发者为实证。

二、《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知此便知治温病之法。

王启元曰：精气伏藏，则阳不妄升，故春无温病。

尤拙吾曰：冬伤于寒者，春月温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时受寒之源也。

吴鞠通曰：不藏精非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动摇其精者皆是。即冬时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也。

章虚谷曰：经论温病，有内伏而发外者，有外感随时而成者。其由内伏发外者，又有虚实二证，上条为实证，此条为虚证也。

三、《热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

王启元曰：此以热之微甚为义也。阳热未盛，故曰温；阳热大盛，故曰暑。

杨上善曰：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重者夏至以后发为暑病。

林观子曰：少阴真气既亏，邪必深入，郁久化热，自内而出。《伤寒序例》云：暑病者热极重于温，是暑病者其实热病也。

沈尧封曰：伤寒有五，热病乃其一耳，余论俱散失矣。

章虚谷曰：此言凡病伤寒，则不独指冬时之寒也。盖寒邪化热，随时皆有也。

雄按：《脉要精微论》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夫暖即温也，热之渐也。然夏未至则不热，故病发犹曰温。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温邪。若夏至后则渐热，故病发名曰暑。盖六月节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与冬至后之小寒、大寒相对待，是病暑即病热也。乃仲圣以夏月外感热病名曰暍者，别于伏气之热病而言也。《说文》云：暍，伤暑也。《汉书·武帝纪》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热也、暍也，皆夏令一气之名也。后人不察，妄腾口说，甚至讲太极，推先天，非不辨也，其实与病情无涉，而于医理反混淆也。

淦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时亦有热病，夏日亦有温病。温，热之轻者也；热，温之重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称。

四、《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日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吴鞠通曰：肝病小便先黄者，肝脉络阴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则失其疏泄之职，故小便先黄也。腹痛多卧，木病克脾土也。热争，邪热甚而与正气相争也。狂言及惊，手厥阴心包病也。两厥阴同气，热争则手厥阴亦病也。胁满痛，肝脉行身之两旁，胁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卧，肝主风，风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病热必吸少阴肾中真阴，阴伤故骚扰不得安卧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时，故汗出而愈。气逆，谓病重而不顺，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胜之日而死也。厥阴、少阳并刺者，病在脏兼泻其腑也。逆则头痛以下，肝主升，病极而上升之故。

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余脏仿此。

五、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吴鞠通曰：心病，先不乐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经谓膻中为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心病，故不乐也。卒心痛，凡实痛皆邪正相争，热争故卒然心痛也。烦闷，心主火，故烦。膻中气不舒，故闷。呕，肝病也。木火同气，热甚而肝病亦见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呕也。头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无汗，汗为心液，热闭液干，汗不得通也。

章虚谷曰：人身生阳之气，根于肾脏，始发于肝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则安和无患也。邪伏血气之中，必随生阳之气而动，动甚则病发。然其发也，随气所注而无定处，故《难经》言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如仲景所论，或发于阴经，或发于阳经，正合《难经》之言也。今《内经》按生气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肾，以明邪随生气而动，其于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证《难经》、仲景之言，而轩、岐、越人、仲景之一脉相承，更可见矣。

六、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吴鞠通曰：脾病，头先重者，脾属湿，土性重，经谓湿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头先重也。颊，少阳部也。土之与木，此负则彼胜，土病而木病亦见也。烦心，脾脉注心也。颜青、欲呕，亦木病也。腰痛不可俯仰，脾病则胃不能独治，阳明主约束而利机关，故痛而至于不可俯仰也。腹满泄，脾经本病。颔痛，亦木病也。

七、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吴鞠通曰：肺病，先恶风寒者，肺主气，又主皮毛。肺病则气贲郁，不得捍卫皮毛也。舌上黄者，肺气不化，则湿热聚而为黄苔也。章虚谷曰：若外邪初感而非内热，其苔必白。喘，气郁极也。咳，火克金也。胸膺，背之腑也。皆天气主之。肺主天气，肺气郁极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辞，不得太息，热闭肺脏也。头痛不堪，亦天气贲郁，热不得泄，直上冲脑也。郁热而腠开汗出，其热暂泄则寒也。略参章氏。

八、肾热病者，先腰痛骶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骶寒且痠，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

吴鞠通曰：肾病，腰先痛者，腰为肾之府，又肾脉贯脊，会于督之长强穴，骶，肾脉入跟中以上腘内，太阳之脉，亦下贯腘内，腘即骶也。痠，热铄液也。苦渴数饮，肾主五液而恶燥，病热则液伤而燥，故苦渴而饮水求救也。项，太阳之脉，从颠入络脑，还出别下项。肾病至于热争，脏病甚而移之腑，故项痛而强也。骶寒，热极为寒也。足下热，肾脉从小指之下，邪趋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热也。不欲言，有无可奈何之苦也。邪气上逆，则项更痛，员员澹澹，一身不能自主，难以形容之病也。略参章氏。

九、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

未病。

章虚谷曰：此更详五脏热邪未发，而必先见于色之可辨也。左颊、颜、鼻、右颊、颐，是肝、心、脾、肺、肾脏之气，应于面之部位也。病虽未发，其色先见，可见邪本伏于血气之中，随气血流行而不觉，更可印证《难经》所云：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故其发也，必随生气而动。则先现色于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动之处，乘其始动，即刺而泄之，使邪势杀而病自轻，即《难经》所云：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者，是为上工治未病也。用药之法，亦可类推矣。

一〇、治诸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之寒处，身寒而止也。

章虚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热从内发，故治之必先饮寒水，从里逐热，然后刺之，从外而泄。再衣以寒，居处以寒，身寒热除而后止。

雄按：今人不读《内经》，虽温、热、暑、疫诸病，一概治同伤寒，禁其凉饮，厚其衣被，闭其户牖，因而致殆者，我见实多。然饮冷亦须有节，过度则有停饮、肿满、呕利等患，更有愈后手指、足缝出水。速投：米仁三两，茯苓三两，白术一两，车前子五钱，桂心一钱，名驱湿保脱汤。连服十剂，可免脚趾脱落。此即谚所谓“脱脚伤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饮冷虽多，而汗出亦多，必无后患。

一一、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 病内连肾。

章虚谷曰：此明外感与伏邪互病之证也，与《热论篇》之两感，同中有异。彼则内外同时受邪，内外俱病，故不免于死。此则外感先发，伏邪后发者可生。若同发则死期不过三日也。云太阳之脉者，邪受太阳经脉，即一日巨阳受之，头项痛、腰脊强者是也。色荣颧骨者，鲜荣色赤，现于颧骨也。盖颧者骨之本，骨者肾所主，肾脏伏热之邪已动，循荣血现色于颧也。荣未交，今且得汗，待时而已者，言太阳经脉外受之邪，与荣血中伏热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谓未满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内伏之邪后发，待脏气旺时可已。如肾热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见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与厥阴经脉病证争见，则肾肝皆有邪热内发，其势必与太阳外邪连合而不可解，故比之两 感，死期更速 ，不过三日也。盖两 感病起于经，必待胃气尽六日方死。此则其热病内连肾脏，本元即绝，故死速也。

一二、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章虚谷曰：上言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肝为厥阴，胆为少阳，相表里者也。外邪受于少阳经脉，而肝脏伏热之色，荣于颊前。若外内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内发之热，可待脏气旺时而已。若与少阴经脉病证争现，则肝连肾热，而内外邪势，必交合难解，死期不过三日也。大抵外内之邪，发有先后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紧在“荣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阴阳交”，亦即荣已交之义也。经文止举太阳、少阳两证，不及阳明、太阴合病者，余窃度之，以阳明之腑，可有攻泻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阳、少阳、厥阴，其邪连合而无出路，则必死也。

一三、《评热病论篇》帝曰：有温病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名阴阳交，交者死也。

叶香岩曰：交者阴液外泄，阳邪内陷也。

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谓，乃错乱之谓也。阴阳错乱而不可复理，攻其阴则阳捍之不得入，攻其阳则阴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谓即是两感病，然两感是阴阳齐病，而非阴阳交病也。

章虚谷曰：阴阳之气，本来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势弥漫，外感阳分之邪，与内发阴分之邪，交合为一，而本元正气绝矣，故病名阴阳交。交者死，非阴阳正气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一四、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出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章虚谷曰：汗生于谷，谷生于精者，谓由本元精气，化水谷以生津液，发而为汗，邪随汗泄，则邪却而精胜也。精气胜则当能食，以化水谷，其邪已泄，则不复热矣。乃复热者，邪气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气徒泄也，故汗出而辄复热，是精却而邪胜也。所以不能食，精无俾也。俾者，倚藉之谓，其病虽留连，其寿可立而倾也。古论云：汗出而脉躁盛者死，正谓其精却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气存，脉必静矣。今脉与汗不相应，则精气不胜邪气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复热，精却邪胜，二也。汗与脉不相应，三也。今见三死证，不见一生证，虽似愈必死也。

雄按：温证误作伤寒治，而妄发其汗者，多有此候。

汪按：此条为温证不可妄表之训，梦隐一语，可谓要言不烦。盖温病误表，纵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黄、桂枝，人犹胆馁，其最可恶者，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也。

一五、《阳明脉解篇》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惊，何也？岐伯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帝曰：善！其恶火何也？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帝曰：其恶人何也？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

章虚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闻木音而惊也。钟鼓之音属金，土故不为动也。热甚故恶火，仲景所云：不恶寒，反恶热也。邪结而气厥逆，则喘而惋。惋者，懊恼，故恶人也。

一六、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章虚谷曰：邪结在腑，则气阻而喘，不能循经达于四肢，而又厥逆，盖四肢禀气于脾胃也。邪内入则连脏，故死。外出则连经，故生。

一七、帝曰：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章虚谷曰：四肢禀气于脾胃，胃为脏腑之海，而阳明行气于三阳，故四肢为诸阳之本也。邪盛于胃，气实于四肢，则能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邪乱神明，怒气冲动，故妄言骂詈。胃中邪实，不欲饮食，四肢多力，则妄走也，是大承气汤之证。其邪连经，脉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连脏，脉必沉细。仲景云：阳病见阴脉者死。则虽有下证，不可用下法矣。

雄按：温证误投热药补剂，亦有此候。经证亦有可用白虎汤者，沉细之脉，亦有

因热邪闭塞使然。形证实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阴脉见而断其必死。凡热邪壅遏，脉多细软迟涩，按证清解，自形滑数，不比内伤病服凉药而脉加数者为虚也。

汪按：大承气证，仲景谓：脉弦者生，涩者死。涸溪则云：弦则尚有可生之机，未必尽生，涩则断无不死者也。余所见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顾忌，亦有弦而兼涩，下之而愈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一八、《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吴鞠通曰：暑为火邪，与心同气，心受邪迫，汗出而烦。烦从火、从页，谓心气不安，而面若火铄也。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遏郁胸中清廓之气，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张，而内藏于心则静。心主言，暑邪在心，虽静亦欲自言不休也。略参拙意。

一九、《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林观子曰：虽云身寒，实指身发热言也。要以意得之。雄按：虽发热而仍恶寒，不似伤暑之恶热，故曰身寒。

吴鞠通曰：此伤寒暑之辨也，经语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温暑哉！

雄按：不但寒伤形，暑伤气，截然分明，而寒为阴邪（虽有红炉暖阁、羔酒狐裘而患火病者，不可谓寒是阳邪，寒必兼火也），暑为阳邪（虽有裘凉饮冷夹杂阴寒之证，亦人事之兼伤，本天气之本然也），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经云：天寒地冻，天暑地热。又云：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理极明显，奈后贤道在迩而求诸远，遂不觉其立言之失，而用药之非矣。淦按：云得之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证因也。伤寒伤暑，为《内经》两大纲，是从对待说。若春伤于风，夏生飧泄云云，则从四序说。喻氏于《内经》中又补伤燥，可见诸气感人，皆能为病，先圣后贤，论极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论何证，但以伤寒药治之，而不知有温、暑、燥、湿之病，陋矣！

二〇、《热论篇》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病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叶香岩曰：因食复、劳复、女劳复而发汗必致亡阳而死。

章虚谷曰：此言病初愈，余热留藏于经络血气中而未净，因食助气，则两热相合而复炽，故食肉病必复发，多食谷则邪遗留，必淹缠难愈。故当戒口，清淡稀粥渐为调养也。

二一、《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吴鞠通曰：经之辨温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谓伤寒，而悉以伤寒足三阴经温法治之哉！张会卿作《类经》，割裂经文，蒙混成章，由未细心绎绎也。尺肤热盛，火烁精也。脉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脉盛而滑，邪机向外也。此节以下诊温病之法。

二二、《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吴鞠通曰：呼吸俱三动，是六七至脉矣，而气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肤热，则为病温。盖温病必伤金水二脏之津液，尺之脉属肾，尺之穴属肺也。此处肌肉热，故知为病温。其不热而脉兼滑者，则为病风。风之伤人也，阳先受之。尺为阴，故不热也。如脉动躁而兼涩，是气有余而血不足，病则为痹矣。

二三、《玉版论要》曰：病温虚甚，死。

吴鞠通曰：病温之人，精血虚甚，则无阴以胜温热，故死。

二四、《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

吴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焦，故取之诸阳，以泄其阳邪，阳气通则汗随之；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阳盛则阴衰，泻阳则阴得安其位，故曰实其阴。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故曰补其不足也。雄按：用药之道亦如此。

又曰：实其阴以补其不足，此一句实治温热之吃紧大纲。盖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也。真能体味斯言，思过半矣。雄按：耗之未尽者，尚有一线之生机可望；若耗尽而阴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沛然下雨，亦曷济耶？

汪按：叶氏必以保津液为要，细考经文此条，可知其理。奈何恣用升提温燥，重伤其津耶？

二五、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吴鞠通曰：阳证阴脉，故曰勿刺。

二六、热病七日八日，动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吴鞠通曰：喘为肺气实，弦为风火鼓荡，故浅刺手大指间，以泄肺热。肺之热痹开则汗出。大指间，肺之少商穴也。

二七、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吴鞠通曰：邪气深入下焦，逼血从小便出，故溲血。肾精告竭，阴液不得上潮，故口中干。脉至微小，不惟阴精竭，阳气亦从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脉实者可治。

二八、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吴鞠通曰：热不为汗衰，金受火克，喘而化源欲绝，故死。然间有可治者。

二九、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骨髓，死，不可治。

吴鞠通曰：不知所痛，正衰不与邪争也。耳聋，阴伤精欲脱也。不能自收，正气惫也。口干、热甚，阳邪独盛也。阴颇有寒，热邪深入阴分，外虽似寒，而热在骨髓也。故曰死，不治。其有阴精未至涸竭者，间可侥幸得生。略参拙意。

三〇、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吴鞠通曰：汗后脉躁，阴虚之极，故曰死。然虽不可刺，能以甘凉药沃之得法，亦有得生者。

三一、热病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吴鞠通曰：脉躁无汗，阳盛之极，阳盛而至于极，阴无容留之地，故亦曰死。虽然较前阴阳俱静有差。此证犹可大剂急急救阴，亦有活者。即已得汗而阳脉躁甚，邪强正弱，正尚能与邪争，若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贵在留之得法耳！至阴阳俱静，邪气深入下焦阴分，正无捍邪之意，直听邪之所为，不死何待？

三二、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杨按：阴虚劳损，两颧必赤，可与此比类而观。哕者，死。

雄按：汗不出，大颧赤，似属阳盛。哕者，呃忒也。肺胃之气不降，杨按：此是实证，必颜赤，不仅两颧赤。则呃呃而上逆也。治以轻清肃化之剂，病似可瘳，何以

经文即断为不可刺之死候？殆谓热邪方炽而肾阴欲匮，阳已无根，病深声哕之证欤？杨按：大颧属肾。发赤是伏藏之阳上脱也，加以哕，则证与色合，顷刻而脱，故不治。则其哕必自下焦而升，病由冬不藏精所致。更察其脉，亦必与上焦阳盛之病有别也。

三三、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

雄按：腹满者当泄之，既泄而满甚，是邪尚踞而阴下脱，犹之乎热不为汗衰也，故死。又陈远公云：喘满直视，谵语下利，一齐同见者不治；若有一证未见者，或可望生。宜用：人参、麦冬、白芍各一两，石膏五钱、竹茹三钱，名挽脱汤，欲脱未脱时亟服之，庶几可挽。

三四、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

吴鞠通曰：目不明，精散而气脱也。经曰：精散视歧。又曰：气脱者目不明。热犹未已，仍烁其精而伤其气，不死得乎！

汪按：此目不明，乃所谓脱阴者目盲也。阴竭而热犹未已，安得不死？

三五、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

雄按：腹满者宜泄之，老人婴儿，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热无出路，老弱阴液不充之体，涸可立待，故曰死。

三六、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

雄按：汗不出，热内逼，上干清道以为呕，迫铄于营而下血，阴液两夺，是为死征。

三七、六曰：舌烂，热不已者，死。

吴鞠通曰：阳邪深入，则一阴一阳之火结于血分，肾水不得上济，故舌本烂。热退犹可生，热仍不止，故曰死也。

汪按：此舌烂乃由肾中虚阳，故断为死候，与肺胃热炽、大热、口舌糜腐者大异。

三八、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吴鞠通曰：咳而衄，邪闭肺络，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则化源绝矣。

雄按：汗出不至足者，肺气不能下及，亦是化源欲绝之征也。

三九、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瘈疭，齿噤龂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吴鞠通曰：髓热者，邪入至深，至于肾部也。热而痉，邪入至深，至于肝部也。

此节历叙热病之死征，以禁人之刺，为刺则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药而愈者，盖刺法能泄能通，开热邪之闭结最速。至于益阴以存津。杨云：二语乃治温要领。实刺法之所短，而汤药之所长也。

汪按：统观死候九条，大抵由于阴竭者为多，吴氏语破的。

卷 二

仲景伏气温病篇

一、《伤寒论》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张路玉曰：冬月感寒，伏藏于经，至春当发，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内言春分候也。若脉微弱者，其人真元素亏，必不发于阳而发于阴，以少阴之脉循喉咙，伏邪始发，热必上升，故必喉中痛似伤。肾司开阖，经之热邪不能外发，势必内攻，其后下

利也。

章虚谷曰：此条仲景教人辨冬伏寒邪，春发之温病，当以心意测候之也。如今月之内，欲有发伏气之病者，必无其气而有其病，病与时气不合，即知其病因旧有伏气而发。假令旧有伏气者，须审其脉，知其邪从何处而出也。若脉微弱，知其邪虽化热，未离少阴，循经脉而上灼，当喉中痛似伤者，却非外邪入内之喉痹，是内热欲出之喉痛也。何也？若春时外感风邪，则脉浮而弦数，先现发热恶寒之外症，今脉微弱，则非外感，而反喉痛，则确知为内发之伏热，是无其气而有其病也。伏热上行，不得外散，势必又从下走，故曰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也。然亦有兼外感者，即审其脉证，皆可照此辨之矣。观仲景标中风、伤寒、暑热等病之脉，与《难经》同。惟《难经》言 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是言温病初由伏邪，随气血流行在诸经中，及其邪之发也。不知从何经而动，既发之后，各随其邪所在之经而治之。其发无定处，故无一定之脉象可示也。今仲景又教人审脉以辨邪发之经，如脉微弱，即知其邪未离少阴，必当有咽痛、下利等证，正与《难经》互相发明者也。故如下文之邪出三阳，热势大盛，其脉浮大上关上，则是脉随证变，证随脉现。其发也，既无定处，则无定证，既无定处，则无定脉，故《难经》不标脉象也。由是观之，其与外感之邪，而有定证、定脉者，迥不同矣，故仲景与《难经》无异也。

二、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也。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张路玉曰：阴邪为病，其发必暴，所以伏气发于少阴，必咽痛，仲景遂以缓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缓，因取以治少阴伏气发温之最急者。盖甘先入脾，脾缓则阴火之势亦缓，且生用力能泻火，故不兼别味，独用以取专功也。设不差，必是伏邪所发势盛，缓不足以济急，更加桔梗升载其邪，使发于阳分之阴邪，尽行阳分而散，不致仍复下陷入于阴分也。倘治稍失宜，阴津为热邪所耗，即用祛热救阴之药，恐无及也。

叶香岩曰：春夏温热之病，必自内而及外。

尤拙吾曰：少阴为阴，寒邪亦为阴，以阴遇阴，故得藏而不发。是以伤寒之邪，自太阳递入三阴；温病之邪，自少阴传出三阳。

章虚谷曰：风寒外闭少阴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温开泄之法矣。此少阴伏热内发，循经上灼而咽痛，虽不合用辛温开泄，亦不可用凉药以遏其外出之势。故用甘草甘平和中，导邪外达。如不差，更加桔梗上通其气。杨云：据此则桔梗分两宜轻。盖火郁不得外出故痛，通其气使火外达，则痛自止矣。伤寒之邪，自表入里，故先太阳，而后至少阴；温病之邪，自里出表，故先少阴，而后出太阳。历来不辨源流，故各条次序亦紊，而伤寒、温病，搀混不清也。

淦按：伏气为病，皆自内而之外，不止春温一病。盖四时之气，皆有伏久而发者，不可不知也。

三、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张路玉曰：下利咽痛，胸满心烦，少阴之伏邪，虽发阴经，实为热证，邪热充斥，上下中间，无所不到，寒下之药，不可用矣。又立猪肤汤以润少阴之燥，与用黑驴皮之意颇同。阳微者，用附子温经；阴竭者，用猪肤润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观之，思过半矣。

四、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周禹载曰：伏邪未发，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虽阴火不升，未见咽痛等证，而心烦不得卧，已知阴液消耗，故以芩、连祛热，胶、芍滋阴，两得之矣。

五、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杨云：此当兼有停饮，故方治如此。

章虚谷曰：此不咽痛，其邪由肺直走肠胃而下利，六七日不止，因而热从下溜，不得外达，故逆于肺则咳而呕，乘心则烦、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阴之脉故也。主以猪苓汤，利小便而滋阴，滋其阴则热随利去，利其小便，则泻止而烦渴亦解矣。

六、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张路玉曰：伏气之发于少阴，其势最急，与伤寒之传经热证不同。得病才二三日，即口燥咽干，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难为矣。故宜急下以救肾水之燔灼也。按少阴急下三证：一属传经热邪亢极；一属热邪转入胃腑；一属温热发自少阴。皆刻不容缓之证，故当急救欲绝之肾水，与阳明急下三法，同源异派。

章虚谷曰：上五条皆邪不离少阴，其病之轻重变化，证之虚实不同，有如此者。况又传于他经，而其变证殆无穷尽，观仲景随证设方，辨别施治，其义理精微，有难言喻矣。

七、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郭白云曰：冬伤于寒，至春发为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温之气而病者，亦谓之温。雄按：自感温病，仲景未论，详于叶氏列第三卷。

王安道曰：温病如此，则知热病亦如此，是则不渴而恶寒者，非温热病矣。温热病而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也。

周禹载曰：温病由伏邪自内发出，一达于外，表里俱热，热势既壮，郁邪耗液，故发而即渴。其表本无邪郁，内方喜寒，故不恶寒。延至三五日间，或腹满、或下利者，即此证也，与伤寒之先表后里者大异，然独系太阳，以未显他经之证，明自少阴发出为表里也。

叶香岩曰：发热而渴者，温病热邪自内达外。若误汗之，祸不可言。

沈尧封曰：此条虽不言脉，以后条参之，其尺部必浮也。

章虚谷曰：温病之发而无定处，少阴之表为太阳，热邪从里出表，即有发热头痛之太阳病也。不恶寒，其非外感之邪可知；渴者，热从内发之证也。仲景恐人错认为太阳伤风寒，故特标是伏热内发之温病也。其少阴温病反不标者，因伏气条内已申明咽痛、下利为少阴初发之温病也。

雄按：汪谢城孝廉云：吴氏《温病条辨·上焦篇》首引《伤寒论》原文：太阳病，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检《伤寒论》却未见此数语，使此语真出仲景耶？亦当辨其简误，若系吴氏误记，尤不可不为之辨正，余谓非误记也。因喻氏尝云：仲景治温证，凡用表药，皆以桂枝汤，以示微发于不发之意。尤在泾《读书记》云：此喻氏之臆说，非仲景之旧章。鞠通自问跳出伤寒圈子，而不觉已入嘉言套中，又不甘为人下，遂肆改原文，捏为圣训，以窃附于宫墙，而不自知其诬圣误世之罪，亦可慨已。

汪按：鞠通发狠著书，力辟升散温燥之弊，功已不细。然可议处尚多，梦隐此书，去其瑕而存其瑜，乃鞠通之诤友也。

八、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张隐庵曰：名曰温者，积寒成热而发也，宜辛凉发散，杨云：此语误矣，非治此证之法。条内无"太阳病"三字，是无表邪也，何必辛凉发散。微汗出而解。若误用

辛温之药，发汗已，身反灼然发热者，名曰风温。盖发汗则阴液外泄，风热之邪更甚，而身如烧灼也。脉阴阳俱浮者，风热之邪，自里出表，故浮也。风热伤气，故汗出而身重多眠也。杨云：此证最易出汗，故条中有自汗之文，不必以辛温误散而然也。肺气通于鼻而主皮毛，风热在表，而睡息必鼾也。夫心主言，肺主声，肺热受伤，故语言难出，此因风热过甚，而阴气消沮，故为病如是焉。若被妄下，则愈亡阴液于后，而小便不利于前矣，津液伤则州都之官失守，不能约束而失溲矣。足太阳之脉，入目系而出项，津液内亡，则目系不能转而直视矣。若加以火攻，风火交炽，脾土转病，身必发黄。火攻之甚剧，则神志散越，如惊如痫，时瘛时疭矣。是以一逆尚可苟延时日，如再以火熏之，是再逆促命期矣。杨云：注家皆以此条承上文而来，故所注如此。其实，上条乃温病提纲，此条并不与上条连贯也。汪按：杨评极精，然病名风温而脉浮，参以辛凉，未为过也。自汗固不必由于误表，然误表致成此候者亦有之，后文白虎加人参汤，石膏亦辛甘之味。

沈尧封曰：温热二病，古人往往互称，医者只须认定脉证，拟何方治，不必拘于名式。《难经》云：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本条云：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两证脉相同也。三阳合病，但欲眠睡，身重难以转侧。本条身重多眠，两证相似也。热病合热，俱主以白虎汤，则此条虽无主治，似可从白虎汤拟法。

章虚谷曰：太阳外感之邪，若发汗已，必热退身凉矣。今热邪从少阴而发，既经外发，当清其热，乃误发其汗，反伤津气，助其邪势，故身更灼热，因而勾起其肝风，鼓荡其温邪，故名曰风温。其为病也，虚阳外浮，热邪漫溢，故脉阴阳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气乏神昏，则身重多眠睡。内风上鼓，而机窍窒塞，故鼻息必鼾，语言难出，其非外受风邪 之证可见矣。若被下者，谓未经误汗，非谓汗后又下也。盖邪伏少阴，热灼水枯，咽干口燥，法当急下，此热已发出太阳，而少阴空虚，若下之伤阴，则小便不利，而直视失溲，则气亦脱矣。如未被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 助内热，熏蒸而发黄，剧则火邪扰心如惊痫，肝风炽盛而瘛疭，皆败坏之象也。若止火熏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也。

雄按：彼冬温春温之先犯手太阴者，皆曰风温，乃吸受之温风也。此伏邪内发，误汗致逆者，亦曰风温，乃内动之虚风也。然风温在肺，只宜清解。若误以辛热之药汗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鼾难语之变。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质也。案见续编。

淦按：鼻鼾是肺肾相关，子母同病，自汗出，乃阴不内守，心液外越也。未必尽是少阴一证之证。

九、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张路玉曰：此本温热病，误认风伤卫，服桂枝汤也。若风伤卫，服汤后必微汗而解矣。不知此本温热，误服桂枝汤，遂至脉洪大，大汗，烦渴不解。若误用麻黄，必变如上条之危殆。盖桂枝治自外入之风邪，石膏治自内发之热邪，故白虎汤为热邪中暍之的方，专解内蒸之热，非治在经之热也。大汗伤津，故加人参以救液，则烦渴自解矣。

尤拙吾曰：温邪非发散可愈，即有表证，亦岂辛温可发，桂枝汤为伤寒表病而里和者设，温证邪从里发，而表且未病，误用桂枝，适足以助邪而耗液。盖伏寒化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更用辛热，是绝其本而资之脱也。若曰少阴本寒标热，邪入其界，非温不散，然温病之发，寒已变热，其欲出之势，有不待引之而自甚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阴精已涸者也，不然宁有不出者耶？

雄按：先曾祖云：风寒 为病，可以桂枝汤发汗而愈。若发汗而热反灼者，乃风温病，温即热之谓也。后人不为详玩，谓风温为汗后坏病，抑何固耶？夫病本热也，加以桂枝之辛热，故液为热迫而汗大出，液去则热愈灼，故大烦渴而脉洪大，连上条似

论一证，主以白虎加人参，正《内经》风淫热淫，治以甘寒之旨也。又《医林改错》谓：发热有汗之证，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是亦温病也。

一〇、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张路玉曰：黄芩汤乃温病之主方，即桂枝汤以黄芩易桂枝而去生姜也。盖桂枝主在表风寒，黄芩主在里风热，不易之定法也。其生姜辛散，非温热所宜，故去之。

温病始发，即当用黄芩汤去热为主，伤寒传至少阳，热邪渐次入里，方可用黄芩佐柴胡解之，此表里寒热之次第也。

周禹载曰：明言太少二阳，何不用二经药？非伤寒也。伤寒由表入里，此则自内发外，无表何以知太少二阳？或胁满，或头痛，或口苦引饮，或不恶寒而即热，故不得谓之表也。如伤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无表，且有下利里证，伤寒协热利，必自传经而入，不若此之即利。温何以即利？外发未久，内郁已深，其人中气本虚，岂能一时尽泄于外，势必下走作利矣。

雄按：少阳胆木挟火披猖，呕是上冲，利由下迫，何必中虚始利，饮聚而呕乎？半夏、生姜专开饮结，如其热炽，宜易连、茹。杨云：此注精当，非前注所及。

一一、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周禹载曰：温气发出，乃至三阳皆病，其邪热溷实，不言可知，故其脉浮大也。意邪伏少阴时，则尺脉亦已大矣。今因由内发外，由下达上，而浮大见于关以上，故曰"上关上"也。邪虽上见阳位，少阴之源未靖则欲眠，尚显本证。而目合则汗，即为盗汗，又显少阳本证。何以独见少阳？因母虚子亦虚，而少阴邪火与少阳相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异热病者，但目合则汗，不似热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阳、阳明二经证？以浮为太阳经脉，大为阳明经脉也。

雄按：御纂《医宗金鉴·正误篇》云：浮大上之"上"字，当是"弦"字，始合三阳合病之脉。至其治法，缪仲淳拟用：百合一两，麦冬五钱，知母、栝蒌根、白芍药各二钱，鳖甲三钱，炙甘草一钱，竹叶五十片。

杨云：此条与发汗已，身灼热之风温，正是一串。初起为此病，汗后则为风温证。徐亚枝云：杨侯尝语余曰：《伤寒论》当逐条分读，不必固求连缀次序，其意以洄溪《伤寒类方》，但当因证以论方，不必循经而论证，为直截了当。盖逐条分读，则其间脉络贯通处自见，若泥次序求连缀，不免凿矣。及读此评，益服其读书另具只眼，不觉首之至地矣。

一二、《金匮》曰：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尤拙吾曰：此与《内经》论疟文不同，《内经》言其因，此详其脉与证也。瘅疟、温疟俱无寒，但热，俱呕，而其因不同。瘅疟者，肺素有热，而加外感，为表寒里热之证，缘阴气内虚，不能与阳相争，故不作寒也；温疟者，邪气内藏少阴，至春夏而始发，为伏气外出之证，寒蓄久而变热，故亦不作寒也。脉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脉如其平时也。骨节疼烦、时呕者，热从少阴出外，舍于肾之所合，而上并于阳明也。白虎甘寒除热，桂枝则因势而达之耳！

雄按：喻氏谓仲景论疟，既云：弦数者，多热矣。而复申一义曰：弦数者风发。见多热不已，必至于极热，热极则生风，风生则肝木侮土，而传其热于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药，须以饮食消息，止其炽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仲景伏气热病篇

一、《伤寒论》曰：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下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周禹载曰：浮紧，伤寒脉也。何以为热病？以其发于夏，不恶寒，反恶热也。又何以独言阳明？以其夏时湿热上蒸，邪从胃发，且腹满而喘，种种皆阳明证也。然咽燥非少阴证耶？不知阳明为从出之途，少阴其伏藏之地也。夫既阳明热病，曷又为脉反浮紧？正以夏时肌腠本开，人本多汗，风邪袭入，致腠理反闭而无汗，故夏之风脉，每似冬之寒脉也。今云汗出而脉亦浮紧者，正因浮甚有力，热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热汗之，耗其精液，必至躁妄昏昧。火劫温针，燥其阴血，必至惊扰无寐。下之，必亡其阴，必至胃虚邪陷，心中懊侬。此皆误治，将何以救之乎？观舌上胎滑者，则外邪尚在，以栀子解热，香豉祛邪，是为合法。若渴饮浆水，口干舌燥，知其外邪亦入，总以白虎汤为治，加人参者，以误治而精液大伤也。设使紧脉去而浮在，发热饮水，小便不利，则其浮为虚，而热邪已入膀胱，入膀胱者，曷不饮以四苓而主以猪苓耶？伤寒之小便不利，结于气分；热病之小便不利，由于血分者也。因邪郁既深，耗液日久，故必阿胶补虚，滑石祛热，而无取乎白术也。

沈尧封曰：未经误治之时，本是白虎汤主治。

二、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周禹载曰：渴而小便不利，本当用猪苓汤，然汗出在所禁也，此与伤寒入腑不令溲同意。盖邪出阳明，已劫其津，汗出复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几，更可下夺耶。当以白虎加人参去其热，则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

沈尧封曰：谷食在胃，全赖津液充足，方能滑润达下，若津液一枯，谷食即燥结难下，故阳明非燥不病。然燥者五气之一，而五气中风与热，亦能致燥。《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又曰：风自火出。此三气皆因乎天者。若人之燥有二：汗与小便是也。苟过多则亦未有不燥者矣。

三、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雄按："发汗则谵语"下，似脱一"甚"字。

马元仪曰：此证发汗则偏于阳而津液伤，攻下则偏于阴而真气损，惟有白虎一法，主解热而不碍表里，但三阳病脉当浮大，而亦有微弱不起者，以邪热抑遏，不得外达，待清其壅则脉自起，勿谓阳衰故脉微也。雄按：更不可误以为阳证见阴脉。

章虚谷曰：此条邪热更重，弥漫三阳，而致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者，不知味也。由胃中浊壅熏蒸，故又面垢也。热甚神昏，则谵语遗溺。若未经误治而自汗出者，主以白虎汤。雄按：仲淳云：宜加百合此倒装文法，谓非误发其汗之汗，故名自汗出。雄按：尤在泾注云："若自汗出"句，顶"腹满身重"四句来。若误发其汗而致谵语。雄按：白虎加人参汤，或可救也。或下之，额上生汗者，是绝汗也。手足逆冷，阳气将亡，即所谓再逆促命期，非白虎所可治也。

仲景外感热病篇

一、太阳中热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王安道曰：暑热者，夏之令也。大行于天地之间，人受伤而为病，名曰中暑，亦曰中热，一也。叶香岩曰：热地如炉，伤人最速。

赵以德曰：汗出恶寒，身热而不渴者，中风也；渴者，中暍也。

周禹载曰：冬月有寒，则能伤人，名中寒；夏月有热，亦能伤人，名中热。此是外来之热，故曰中。非即伏寒发出，夏必病热之热也。然而同用白虎者，总以所伤在气，则所主在金，所病在热。生金者土，金生者水，金病则我母我子俱病，故与伏气之在少阴，发出之由阳明者无异。要皆并主一汤，全不因冬月之伏，与夏月之中为二义也。又全不以伏气之渴，与今病之渴为稍异也。呜乎！圣人于此，有意立方，无心表异，以千古之前，自有此理，万世之下，自有此语也。雄按：古人但以寒为肃杀之气，而于暑热甚略，是阙文也。

徐洄溪曰：凡汗出多之病，无不恶寒者，以其恶寒汗出而误认为寒，妄用热剂，则立危矣。

何报之曰：汗大泄不止亡阳，且令肾水竭绝，津液内枯，是谓亡阴。急当滋水之上源。三伏之义，为金受囚也。金遇丙丁，失其清肃，而壬水绝于己，癸水绝于午，西北之寒清绝矣。前人有谓夏月宜补者，乃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

沈尧封曰：此是热病证据，《素问》在天为热，在地为火。热者，火之气也。故热乃五气之一。而热病即伤寒有五之一。《伤寒论》以《难经》"热"字，恐与下文"温"字相混，故特指出曰：暍是也。感烈日之气而病，即《素问》寒、暑、燥、湿、风之暑病。或曰：暍是阳邪，暑是阴邪，土润溽暑，热兼湿言也。似与暍有异，曰寒往则暑来，与寒对待，非专言热而何？古人称"暑、暍、热"一也。若湿热并至之病，《难经》名曰湿温，不名暑。迨至隋唐后皆指湿热为暑，于是真暑之名失，而暍之名更不知为何病矣？雄按：《北齐书·后主纪》：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千金须知》云：热死曰暍，是唐时尚知暑暍之为热也。

雄按：《内经》云：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又云：岁火太烈，炎暑流行。盖暑为日气，其字从日，曰炎暑，曰酷暑，皆指烈日之气而言也。夏至后有小暑、大暑；冬至后有小寒、大寒。是暑即热也，寒即冷也。暑为阳气，寒为阴气。乃天地间显然易知之事，并无深微难测之理，而从来歧说偏多，岂不可笑！更有调停其说者，强分动得、静得为阴阳。夫动静惟人，岂能使天上之暑气，随人而判别乎？况《内经》有阴居避暑之文，武王有樾荫暍人之事，仲景以白虎汤为热病主方，同条共贯，理益彰彰。何后贤之不察？而好为聚讼以紊道，深文以晦道耶！若谓暑必兼湿，则亢旱之年，湿难必得，况兼湿者何独暑哉？盖湿无定位，分旺四季，风湿寒湿，无不可兼，惟季夏之土为独盛，故热湿多于寒湿。然暑字从日，日为天气。湿字从土，土为地气。胥壤不同，虽可合而为病，究不可谓暑中原有湿也。

二、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王三阳曰：经文"寒"字，当作"邪"字解，亦热也。

方中行曰：世本作"表有热，里有寒"，必系传写之误。夫白虎本为治热病、暑病之药，其性大寒，安得里有寒者可服之理？详本文脉浮滑，不但无紧，且复多滑，乃阳气甚而郁蒸，此里有热也。里热甚必格寒于外，多厥逆身凉而为亢害之证，此表有寒也。《厥阴篇》中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则知此"表里"二字为错误可知，当为上下更易。

魏念庭曰：此里尚为经络之里，非脏腑之里也。

沈尧封曰：里有寒之"寒"字，乃"暍"字之误。如果里有寒，何以反用石膏、知母乎？表有热，即身热也。上节止言病名，不言脉证，此节详言脉证，出方主治，两

节本是相承，叔和较订时，此节幸有“寒字”之误，不被摘出。若见“暍”字，早已摘置别论中矣。程郊倩云：暍病脉不浮，不思《伤寒论》之暍，即《难经》之热病也。《难经》云：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此是要紧处，岂可模糊读过。本条脉浮滑，与《难经》热病脉合，则白虎的是热病主方，而“寒”字的是“暍”字之误。

雄按：杨素园大令云：此条“寒”字，诸家所辩，未能妥贴。徐君亚枝云：当作“痰”字解，于义较协。余谓徐君此解，可称千古只眼。夫本论无痰字，如湿家胸中有寒之“寒”字，亦作痰字解。盖痰本作淡，会意二火搏水成痰也。彼湿家火微湿盛，虽渴而不能饮，是为湿痰。此暍病火盛烁液，脉既滑矣，主以白虎汤，则渴欲饮水可知，是为热痰。凡痰因火动，脉至滑实，而口渴欲饮者，即可以白虎治之，况暍家乎？佩服！佩服！

三、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张路玉曰：滑，阳脉也，故其厥为阳厥，里热郁炽，所以其外反恶寒，厥逆往往有唇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以清里而除热也。

四、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张兼善曰：白虎专治大烦、大渴、大燥、大热之证，惟恐表证未罢而早用之。若背微恶寒及时时恶风二条，因其中烦渴、燥热已甚，非白虎不能遏也。

沈尧封曰：背为阳，背微恶寒者，阳虚证也。但阳有不同，真水、真火，是肾中之阴阳也；气血，是营卫之阴阳也。此条口燥渴、心烦、则暍热内炽，仍是白虎证。惟暍热伤其卫气，致背微恶寒，故加人参补其卫也。至若少阴病口中和，其背恶寒，则卫阳与肾阳并伤，故人参与附子并用以两补之也。

雄按：吴鹤皋云：背微恶寒者，但觉微寒而不甚也。既有燥渴，则白虎加参，用可无疑。若背恶寒而不燥渴者，不可用也。余谓以下条参之，必有汗，故可用也。

五、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沈尧封曰：此承上文言烦渴、背恶寒，固当用白虎加人参汤，但亦有中暍而外复伤风寒，亦能令恶寒、发热、脉浮，更当于有汗、无汗上辨表证解不解，以定此方之可用不可用耳！

六、伤寒病，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张路玉曰：详此条表证，比前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参耶？本文“热结在里，表里俱热”二句，已自酌量。惟热结在里，所以表热不除。邪火内伏，所以恶风大渴。舌燥而烦，欲饮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热为急耶！

雄按：御纂《金鉴·伤寒正误篇》：“时时恶风”，作“时汗恶风”，当遵之。又沈亮宸云：舌干且燥，谓视之无液也。然则温热之审舌苔以察津液，仲师已逗其倪矣。

七、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皇甫士安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盖寒伤形而不伤气，所以脉盛；热伤气而不伤形，所以脉虚。雄按：所云身寒者，虽发热而仍恶寒，不似暑热病之喜凉恶热也。

朱奉议曰：夏月发热，恶寒，头痛，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病也。夏月自汗，恶寒，身热而渴，其脉微弱者，中暑也。雄按：此注之热病，乃夏至后所发之伏邪也。《内经》亦谓之暑病。中暑者，夏月外感之热病，亦曰中暍。病有内外之殊，

脉有洪微之别，是微弱本暍脉，惟身重为湿候，后条虽亦身重，而口开齿燥，暑热内炽已极，似宜急与甘寒救液也。

方中行曰：夏日则饮水，人之常事，而曰伤，何哉？良由暑迫，饮之过多，或得之冷水澡洗，暑反入内也。

张路玉曰：此条言因热伤冷之病，乃中暍之变证。喻氏谓无形之热，伤其肺金，则用白虎加人参汤以救之。有形之湿，伤于肺金，则用瓜蒂汤救之。各有所主也。

八、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成聊摄曰：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有表里俱病者，此则表里俱病者也。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脉弦细芤迟者，中暑脉虚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不足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谓劳动其阳，而暍即发也。口开，前板齿燥者，里有热也。雄按：即此一端，可见其为热炽津枯之候。虽身重恶寒，岂可再投清暑益气汤、五苓散、藿香正气丸等，辛温燥烈以重劫其阴液乎？东垣、虚谷之言，贻误后人不浅。《内经》云：因于暑汗，烦则喘喝。口开谓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齿燥。若发汗，以去表邪，则外虚阳气，故恶寒甚。若以温针助阳，则火热内攻，故发汗甚。若下之以除里热，则内虚而膀胱燥，故淋甚。雄按：观此治法之三禁，则仲景虽未立方，而甘凉撤热存津之当用，已可不言而喻矣。赵氏、方氏主用白虎加人参汤，殆从三阳合病比例而出，似亦近理。

沈尧封曰：此言精气素亏而中暍者。

九、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一名复脉汤。脉按之来而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者，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方中行曰：脉结代而心动悸者，虚多实少，譬如寇欲退散，主弱不能遣发，而反自旁皇也。复脉乃核实义之名，然则是汤也，必欲使虚者加进，而驯至于实，则实者自退散，而还复于元之义也。

喻嘉言曰：脉者气血之先，仲景于津液内亡之脉，名之曰结阴、代阴，又名无阳。原有至理，何可不知？聊为四言俚句，以明其义。胃藏津液，水谷之海，内充脏腑，外灌形骸。津多脉盛，津少脉衰，津结病至，津竭祸来。脉见微弱，宜先建中。汗则津越，下则津空。津耗脉细，不可妄攻。小便渐减，大便自通。阳明内实，急下救焚。少缓须臾，津液无存。阳明似实，稍用调承。驱热存津，此法若神。肾中真阳，阴精所栽。胃中真阳，津液所胎。阴枯津盛，洌泉可溉。阴精衰薄，瓶罄罍哀。何谓结阴？无阳脉阖。何谓代阴？无阳脉夺。经揭无阳，津液欲竭，较彼亡阳，天地悬阔。

沈尧封曰：此论精气素亏而感微邪之治。前节有脉证而无方治，此未必即是前节主方。然观方中药，又宁必不可以治前证。

一〇、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方中行曰：浮为气上行，故曰阳；芤为血内损，故曰阴。胃中生热者，阴不足以和阳，津液干而成枯燥也。雄按：沈氏曰：浮为邪，芤为阴血虚。以余论之，凡见浮芤相搏之脉，多是暑热伤津。

沈尧封曰：卫气为阳，人之所知也；津液为阳，人之所未知也。经云：上焦出气，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卫气，即津液也。故在外之津液少，则曰无阳，不能作汗。在内亡津液，则曰阳绝于里，要之言阳也，即言卫气也，即言

津液也。

仲景湿温篇

一、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沈尧封曰：《伤寒论·原序》云：撰用《素》《难》，当即以《素》《难》释之。《难经》伤寒有五，即《素问》寒、暑、燥、湿、风之五气为病也，故仲景于太阳论中五证并列，挨次剖析。此论湿痹，即《难经》之湿温证也。《素问》在天为湿，在地为土，湿乃土之气也。故湿为五气之一，湿温乃伤寒有五之一。编伤寒者，以湿、暍为非伤寒，置之别论，然则中风亦非伤寒，何独存卷首耶？《难经》云：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与此稍异。

又曰：伤寒既以头痛胃实等项分六经。即以“汗”字判“风寒”，“渴”字认“燥热”，“小便不利”认“湿气”。纵横辨别，邪无遁形矣。读者当于此等著实处留心。

二、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痛，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倪冲之《伤寒汇言》：此湿家为病之总纲也（金锉）盖体气素以湿为事者，是为湿家（条辨）。其痛与痹痛不同，湿在关节而疼，故曰痹。今一身尽疼，而表有热，故聊摄称曰在经。熏黄与橘子黄，同是湿热，彼以热胜者黄而明，此以湿胜者黄而晦，宜茵陈五苓散主之。海藏以熏黄为阴黄。盖既湿胜，则次传寒中，小便自利者有之。雄按：此由但清其热，不治其湿，故次传寒中。术附汤主之。折衷。

沈尧封曰：丹溪云：如造曲然，湿热郁久则发黄也。

雄按：湿热发黄，名曰黄疸，皆是暴病。故仲景以十八日为期，其余所因甚多，有谷疸、酒疸、女劳疸、黄汗，及冷汗便溏气虚之阴黄。身面浮肿睛白，能餐劳倦之弱黄。神志不足，卒受恐吓，胆气外泄之惊黄。肝木横肆，脾胃伤残，土败而色外越之痿黄。皆与暴病不同，不可概目为湿热病矣。

三、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胁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尤在泾曰：寒湿居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为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温药以通阳，不可与攻法以逐湿，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其所伤之处而为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状，实非胎也。盖下后阳气反陷于下，而寒湿仍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欲得水，胸上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雄按：胸中有寒之“寒”字，当作“痰”字解，胸中有痰，故舌上如胎。其津液为痰所阻，故口燥烦。而痰饮乃水之凝结，故虽渴而不能饮也。杨云：此注极明确，凡《伤寒论》言胸中有寒者，俱作痰解。

四、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尤在泾曰：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杨云：湿证不可妄下。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谓阳上浮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雄按：张石顽云：自此而推之，虽额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阴气未脱，而阳之根犹在也，下虽大小便利，若额上无汗不喘，是阳气不越，而阴之根犹在也。则

非离决，可以随其虚实而救之。至于下利不止，虽无头汗喘逆，阳气上脱之候，亦死。亦有下利不止，小便反闭，而额上汗出者，谓之关。经云：关格不通，头无汗者，可活；有汗者，死。

五、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汪按：古人即表汗，亦须有节度如此，奈何近人必令其汗，又欲令其多耶？此与《伤寒论》桂枝汤下语，亦可互参。

倪冲之《伤寒汇言》：湿家不惟不可误下，亦不可误汗。惟风湿相搏一证（郑倩），风从前来，湿伤卑下，两至搏击，一身尽为疼痛（子緜）。此是微挟表邪，法当汗出而病方解（郑倩）。然时值淫雨（隐庵），不免湿气盛行（纯一）。医云：此可发汗。若发大汗而病不愈，不惟风湿之邪不解，而且伤真气矣（郑倩）。况风之乘鳟也速，湿之侵人也渐（子緜）。然风在外而湿在内，且大汗出而渍衣被，汗转为湿，风气虽去，而湿气仍隐伏而存之，是故不愈也（纯一）。使之微微似欲汗出，则正气宣发，充身泽毛，若雾露之灌溉，与病相应。斯正气行而邪气却，营卫和而风湿并解矣（忠可）。

章虚谷曰：治风湿者，必通其阳气，调其营卫，和其经络，使阴阳表里之气周流，则其内湿随三焦气化，由小便而去，表湿随营卫流行，化微汗而解，阴湿之邪既解，风邪未有不去者。若大发其汗，阳气奔腾。风为阳邪，随气而泄，湿邪阴滞，故反遗留而病不愈也。此治风湿与治风寒不同者，虽寒湿同为阴邪，而寒清湿浊，清者易散，浊者粘滞，故汗法大有区别也。

六、湿家病，身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晕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章虚谷曰：此所谓雾露清邪中于上也。三阳经脉，上头而行于身表，头中寒湿，则表气不宣，故身疼发热。肺开窍于鼻，而行气于皮毛，邪从鼻入，湿遏其阳而上蒸，则面黄。气闭则喘，气壅则头痛鼻塞而烦，皆肺气窒塞，不得下降，故脉反大，其与湿中于下，而在阴之脉沉细者，迥不同也。肺通喉，胃通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止头中寒湿，故鼻塞。当用辛香苦泄之药纳鼻中，如近世之痧药，雄按：鼻烟亦可用，古人惟用瓜蒂散。使肺气通达，其湿邪化水，从鼻中出则愈。

七、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

章虚谷曰：表邪未解，湿热内瘀，身必发黄，故以麻黄解表，连翘、赤豆等味，利肺气以清湿热，其邪在经络，故从表解之。

雄按：余治夏月湿热发黄，而表有风寒者，本方以香薷易麻黄辄效。杨云：夏月用香薷，与冬月用麻黄，其理正同。

八、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檗皮汤主之。

尤在泾曰：此热瘀而未实之证。热瘀故身黄，热未实故发热而腹不满。栀子，撤热于上。檗皮，清热于下。而中未及实，故须甘草以和之耳。

沈尧封曰：栀檗汤，清热利小便，治湿热之主方也。程扶生以麻连小豆汤治湿热主方，不思麻连小豆汤发汗之方，惟外兼风寒 者宜之，栀檗汤利小便之方也。杨云：分析极清。若以麻连小豆汤为主方，不惟栀 檗汤无着落，即论内当利小便句，亦无着落。

九、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尤在泾曰：此则热结在里之证也。身黄如橘子色者，色黄而明，为热黄也；若阴黄则色黄而晦矣。热结在里，为小便不利、腹满，故宜茵陈蒿汤下热通瘀为主也。

一〇、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尤在泾曰：热越，热随汗而外越也。热越则邪不蓄而散，安能发黄哉？若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剂颈而还，则其热之蓄于内者方炽，而湿之引于外者无已。湿与热合，瘀郁不解，则必蒸发为黄矣。茵陈蒿汤，苦寒通泄，使病从小便出也。

一一、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发热，色黄者，小便不利也。

沈尧封曰：此是寒邪外束之湿温证也，麻连小豆汤是其主方。除却恶寒，即是栀檗证。更加腹微满，即是茵陈蒿证。

章虚谷曰：上明发黄之证，此又明致黄之由也。面赤者，郁热在经，当以汗解。若攻之伤其腑气，则在经之热，反从内走，与水谷之气，郁蒸发黄，三焦闭塞，而小便不利也。

一二、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章虚谷曰：虽未误下，而无汗、小便不利，其邪热闭结，心中懊侬，与胃中水液郁蒸，而身必发黄也。

一三、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喻嘉言曰：湿停热郁而误火之，则热愈炽，津液上奔，额虽微汗，而周身之汗与小便，愈不可得矣。发黄之变，安能免乎？

仲景疫病篇（山阴陈坤载安注）

一、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藏气相熏，口烂食龂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亦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藏府，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入内，噫而出之，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

此一节言受疫之源。疫者，即寒、暑、燥、湿、风夹杂而成，清浊不分，三焦相溷。其曰中上、中下者，是就邪之清浊而言；曰阴中、阳中者，亦即邪之中上、中下而言。扼要全在中焦得治为主。中焦者，脾胃是也。脾胃之气有权，若卫气前通者，邪可从经而汗解。若荣气前通者，邪可从腑而下解。倘脾胃之气不足，邪必内陷伤脏，五液注下，便难脐痛，命将难全矣。为痈脓，下豚肝，指其重者而言，未必定当如是也。所以疫证最怕邪伏膜原，内壅不溃，为难治。

二、伤寒，脉阴阳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杨云：疫病乃秽邪弥漫，其脉恒模糊不清，此所云渐渐大，渐渐小，正其候也。如此者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

赤脉多，睛不慧。杨云：凡疫证，目睛必不了了。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两目闭，寒多者便清谷，热多者便脓血。若熏之，则身发黄。若熨之，则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难者，为危殆。

此篇言疫邪初起之证与脉也。阴阳俱紧，恶寒发热，与伤寒同，而渐小渐大之厥脉，是疫之所异也。因邪气深伏，正气不得宣通，所以先必恶寒，而甚则又形热汗出，喉痛目赤也。若因恶寒而发汗，则助热上蒸而咽伤。若因内热而下之，则阳气内陷而目闭。阴邪，多则便清谷；阳邪，多则便脓血。熏之，则湿热郁蒸而身黄。熨之，则热烁津液而咽燥。总因邪伏募原，故汗、下、熏、熨皆误也。其可救与不救，当于小便之利不利验也。杨云：温病小便利，则阴气未竭；疫证小便利，则腑气尚通。邪有出路，故俱可治。

三、伤寒，发热头痛，微汗出。发汗，则不识人。熏之，则喘，不得小便，心腹满。下之，则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加温针，则衄。

此节言清邪之中上者，故阳分之证居多，清邪中上，直入募原也。其发热、头痛、微汗，为邪热熏蒸，非在表也。故发汗，则热盛而神昏。杨云：汗为心液，过汗则心虚，而邪蔽清阳。熏之，则热壅而作喘，杨云：熏之则以热益热，而伤水之上源。不得小便，心腹满者，气不通也，亦非在里。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者，下伤津液也。衄者，温针伤络也。杨云：邪热入营，故衄。治当先达募原，不致此变。

四、伤寒，发热，口中勃勃气出，头痛，目黄，衄不可制。贪水者，必呕。杨云：水积而不运，故呕。恶水者，厥。杨云：热盛而无制，故厥。若下之，咽中生疮。杨云：热遗于上，故生疮。假令手足温者，必下重便脓血。杨云：四末属脾，温则热邪充斥脾胃，故下脓血。头痛目黄者，若下，则两目闭。杨云：温邪非荡涤所能驱，而反虚其正，故目闭。贪水者，脉必厥，其声嘤，咽喉塞。杨云：亦水积泛溢之象。若发汗，则战栗，阴阳俱虚。杨云：邪在里，不在表，汗之则徒虚其表。恶水者，若下之，则里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杨云：恶水则湿盛热微，下之则伤其中气。若发汗，则口中伤，舌上白胎。杨云：津液外竭，则秽邪上蒸。烦躁，脉数实。杨云：热盛于内。不大便，六七日后必便血。若发汗，则小便自利也。杨云：太阳膀胱主津液，汗之则正虚，而不能约束。

此节言浊邪之 中下者，故阴分之证居多。浊邪中下者，非下受也。仍从募原分布。，谓阴邪归阴也。邪并于阴，则阴实阳虚，故有勃勃气出，头痛目黄，衄不可制，贪水咽疮，下重便脓血诸证，此阴实也。其目闭脉厥，声嘤咽塞，战栗不嗜食，大便完谷，小便自利者，此阳虚也。实为真实，虚为假虚。故非偏阴偏阳可治。

五、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此疫邪之分传者，病无表里证，邪在募原，此指初起而言。脉数者，热盛于内也。浮者，热蒸于外也。发热七八日而不从汗解，其内热已深，故曰可下。此指现在而言。假令已下，是指下后而言也。若下后脉数不解，热传于阳，则消谷善饥，为卫气前通也；热传于阴，必伤血成瘀，为营气前通也，宜抵当汤。即下如豚肝之类。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便脓血者，已成脾气孤绝，五液注下，为不治之证也。勿作寻常协热利看。

六、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杨云：此条温热俱有之，不独疫病。若不差者，与五苓散。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

白散亦可服。

此疫邪之传表者，“却”字疑是“劫”字之误。徐亚枝云：却，不得前也，热被冷抑，不得外出，转而内攻，故弥更益烦，却字似非误。杨云：是。文蛤散当属文蛤汤。病在阳者，谓疫邪已传阳分也，传于阳当从汗 解。潠，喷也；灌，溉也。疫邪热极，原可饮冷水得大汗而解者，乃以之潠灌皮毛，内热被冷水外劫，故内烦益甚，肉上粟起也；欲饮而不渴者，内热为外水 所制也。文蛤，性寒气燥，合之麻杏石甘，去外水而清内热，五苓散亦俱利水撤热之功，小“陷胸汤及亦可服”七字疑衍。

七、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此疫邪之传里者。哕，在伤寒多寒，在疫证为热。况现有腹满、前后不利可据，其为邪气壅蔽无疑。前后，二便也。利二便即疏里法也。

八、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此疫邪之越于三阳者，得病六七日，恶风寒而脉浮弱，非表虚也。手足温而脉迟，非里寒也。合之为疫邪内伏不溃之证，医者重于疏里，乃二三下之，不能食，小便难，不无伤中。而胁下满痛，少阳也。面目及身黄，阳明也。颈项强，太阳也。邪已越于三阳，斯时但于清解热毒剂中，按经据证，略加引经达表之药足矣。若拘于胁痛为少阳，与柴胡汤，参、甘、姜、枣锢蔽疫邪，必下重作利也。若先渴后呕，为水饮内停，非少阳喜呕，柴胡汤必不可与，食谷者，哕，亦属邪蔽使然，非内寒也。末句之义，似有脱简。

九、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

此疫邪之越于太阳者，太阳病不解，系疫邪浮越，非太阳经病也。停，匀也。脉阴阳俱停，是尺寸、浮、沉、迟、速、大、小同等也。其正气有权，足以化邪，故从汗解。振栗者，战汗也。脉微，谓邪气衰也。阳邪先退，先从汗解。阴邪先退，先从下解。汗法不一，而下法宜调胃承气，以疫邪虽热，不必尽实也。

一〇、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复下之。

此言疫邪传表，先下后汗之误。疫邪达表，当从汗解，乃拘于疏里而先下之，徒虚其里，故不愈。因复发汗，是又虚其表，故汗出而作冒也。必俟表气已和，再和里气。疫证汗后，往往有宜下者，有下后必汗出而始解者，总由邪气分传，而无一定之治法也。

一一、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言疫邪误下之变。治疫虽宜疏里，但既越于太阳，自当从表，一误下之，其变有不可胜言者。促，为阳盛，下之必致结胸；不结者，阳邪外散也，为欲解。浮为在表，下之则内陷为结胸；紧，为邪实，下之则邪上浮为咽痛；弦者，挟风，下之则引风入肝，故两胁拘急；细数者，热郁于内也，下之则邪火上冲，故头痛未止；沉紧，多饮，下之必动其饮，故欲呕；沉滑者，热为湿滞也，下之则湿热下流，故协热利；浮滑者，热盛于表也，下之则热邪内攻，故下血。

一二、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

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阳毒者，疫邪犯于阳分也。阳邪上壅，故面赤。热极伤血，故遍体斑斑如锦纹也。咽喉痛，唾脓血，皆邪热烁津，有立时腐败之势。五日经气未周，毒犹未遍，故可治。七日则邪气遍而正气消矣，故曰不可治。方用升麻鳖甲者，所以解阳分之毒，即所以救阴分之血也。

一三、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者，疫邪入于阴分也。阴中于邪，故面目青。邪闭经络，故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者，阴分热毒上壅也。故其日数与阳经同，而治法原方去雄黄、蜀椒者，阴分已受热邪，不堪再用热药也。

雄按：王安道云：阴者，非阴寒之病，乃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耳！后人谓阴寒极盛，称为阴毒。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数语，却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窃谓阴寒极盛之证，固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后人所叙阴毒，与仲景所叙阴毒，自是两般，岂可混论？盖后人所叙阴毒，是内伤生冷，或暴寒所中，或过服寒凉药，或内外俱伤于寒而成，非天地恶毒异气所中也。又赵养葵云：此阴阳二毒，是感天地疫疠非常之气，沿家传染，所谓时疫也。

又按：雄黄、蜀椒二物，用治阳毒，解者谓毒邪在阳分，以阳从阳，欲其速散也。余谓雄黄尚属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岂面赤发斑，咽痛、唾血之可试乎？必有错简，未可曲为之说也。杨云：通人之论，《伤寒论》中，此类甚多，俱不必强作解释也。

又按：倪冲之《伤寒汇言》附录袁云龙云：仲景之书，前叙六经诸条，其中文义，前后起止，多有阙失，历代医哲，并未深勘。至于阳毒、阴毒二条，更可诧异，俱用升麻鳖甲汤，阴毒但无雄黄、蜀椒，此坊刻之讹本也。宋·庞安常于阴毒、阳毒概用全方，阴毒不去椒、黄，于理稍近。余于万历乙亥，得南阳旧本，其阴毒条，于去雄黄下，作倍蜀椒加半主之，于理为是。盖阳毒、阴毒二证，良由平素将息失宜，耗疲精髓，逆乱气血，所以卒受山林、水泽、瘴厉恶气所中，感而成疾。余当壮年北游燕邸以及辽阳之外，南游闽、广、黔、甸，以及交趾之区。大抵南方多阳毒，北方多阴毒。时医按法施治，曾无一验。中州等处，有人患此，亦罕能救。细按二证，俱有“咽喉痛”三字，以余窃论疡科书，有锁喉风、缠喉风、铁蛾缠三证，其状相似，有面色赤如斑者，有面色青而凄惨者，有吐脓血者，有身痛如被杖者，有气喘急促者，有发谵语烦乱者。虽有兼证如此，总以咽喉闭痛为苦，卒发之间，三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减，即无生理，岂非阳毒、阴毒二证之类乎？再察其脉，缓大者生，细数紧促者死。余见此二证，不论阳毒阴毒，概用喉科方，以蓬砂二钱，火硝六分，米醋一盏，姜汁小半盏，用鹅翎探入喉中，吐谈碗许，活者百数。据袁公之论，则阳毒为阳邪，阴毒为阴邪矣。阴邪固宜倍蜀椒之半，而以蜀椒施之阳邪，终嫌未妥，改从喉科法引吐却稳当。以余度之，阳毒即后世之烂喉痧耳！叔和谓之温毒是已。治法忌用温散，宜用清化。陈继宣《疫痧草》专论此症。

一四、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时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见者，各随证治之。杨云：《金匮》中论此证，最为明显完善。

百合病者，皆缘时疫新愈，其三焦腠理营卫之交，余热未清，正气困乏，不能流畅。如人在云雾之中，倏清倏浑。如日月被蚀之后，或明或暗，故有种种不可名言之状。而其口苦、小便赤、脉微数，乃余热的证也。病不在经络脏腑，杨云：此句欠酌。治不能补泻温凉，惟以清气为主。气归于肺，而肺朝百脉，一宗者，统宗于一，即悉致其病之谓也。溺时头痛者，小便由于气化，水去则火上冲也。其病为重，六十日愈，月再周而阴必复也。溺时淅淅然者，膀胱腑气一空，表气亦因之失护也。但头眩者，阳气不能上达也。热渐衰，病渐轻，故愈日渐速也。曰其证，指溺时头痛诸证而言。曰未病预见，谓未成百合病，先见头痛等证也。百合清热养阴，专润肺气，治以百合，即以百合名病也。

雄按：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即以百合名其病。其实余热逗留肺经之证，凡温暑湿热诸病后皆有之，不必疫也。肺主魄，魄不安则如有神灵，肺失肃清，则小便赤，百合功专清肺，故以为君也。杨云：前注已平正通达，读此更亲切不易，觉前注尚隔一层。余尝谓孟英学识，前无古人，试取其所注，与古人所注较论之，当知余言之，非阿所好也。忆辛丑暮春，于役兰溪，在严州舟次，见一女子患此证，其父母以为祟也。余询其起于时证之后，察其脉数，第百合无觅处，遂以苇茎、麦冬、丝瓜子、冬瓜皮、知母为方。汪按：百合本治肺之品，从此悟入，可谓在人意中，出入意外矣。服之，一剂知，二剂已。

一五、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此推究致百合病之源。见于阴者，即阴中于邪也，阴既受邪，不即与阳气通调，则阴邪愈闭，法当攻阳以救其阴也；见于阳者，即阳中于邪也，阳既受邪，不即与阴气通达，则阳邪不化，法当攻阴以救其阳也。若不攻阴救阳，复发其汗，是为见阳攻阳；不知攻阳救阴，复下之，是为见阴攻阴。二者均之为逆，皆因治不如法，阴阳未能透解，所以致有百合之病。若于百合病中并无汗下之证，毋用汗下之法也。下之，汗、吐、下皆此意。此处“阴阳”二字，但就营卫讲，不说到气血脏腑上。

一六、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得之汗后者，其阳分之津液必伤，余热留连而不去，和阳必以阴，百合同知母、泉水，以清其余热，而阳邪自化也。

雄按：初病邪重，故上节言救、言攻，此病后余邪，当用和法。

一七、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黄汤主之。

其得之吐后者，吐从上逆，较发汗更伤元气，阴火得以上乘，清窍为之蒙蔽矣。故以鸡子黄之纯阴养血者，佐百合以调和心肺，是亦用阴和阳矣。

一八、百合病，下之后者，百合滑石代赭汤主之。

其得之于下后者，下多伤阴，阴虚则阳往乘之，所以有下焦之热象，百合汤内加滑石、代赭，取其镇逆利窍以通阳也。是谓用阳和阴法。

一九、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不经吐、下、发汗，正虽未伤，而邪热之袭于阴阳者，未必透解，所以致有百合病之变也。病形如初，指百合病首节而言，地黄取汁，下血分之瘀热，故云：大便当如漆，非取其补也。百合以清气分之余热，为阴阳和解法。

二〇、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病，至一月不解，缠绵日久，变成渴者，津液消耗，求水以自滋也。渴而不致下消，病犹在肺，肺主皮毛，故以百合汤洗之，使毛脉合行，精气于腑也。食煮饼，假麦气以助津液。勿以盐豉，恐夺津增渴也。

二一、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蛎散主之。杨云：此条证比上条较重。

雄按：尤在泾曰：病变成渴，与百合洗方而不瘥者，热盛而津液伤也。栝蒌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蛎，咸寒，引热下行，不使上铄也。此注已极赅括，陈注较逊，故从尤本

二二、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

变发热者，余邪郁久，淫于肌表，热归阳分也。百合，清金退热，加滑石，以利窍通阳，日当微利，指小便言，谓热从小便去也。

二三、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也。其面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嗄，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百合病是余热留连于气 机者，狐惑病是余毒停积于幽阴者。狐惑，水虫也。原疫邪不外湿热，久留不散，积而生虫。顾听泉云：疫邪久留，人不活矣。久留上宜加“余邪”二字。喉与二阴为津液湿润之处，故虫生于此也。声嗄因知其蚀于喉，咽干而知其蚀于阴者，因其热郁于下，津液不能上升也。余热内郁，故状似伤寒。内热，故默默欲眠。内烦，故目不得闭，卧起不安。面目乍赤、乍黑、乍白，以热邪隐见不常，非虫动也。苦参、雄黄，皆燥湿杀虫之品，甘草泻心，不特使中气运而湿热自化，抑亦苦辛杂用，足胜杀虫之任也。略参尤氏

二四、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此疫邪热毒蕴伏于内也。故有脉数、身不热、微烦、欲卧之证。初得之汗出，表气尚通也。至三、四日目赤如鸠眼，热伤血分也。七、八日，目四眦黑，血已腐败也。能食者，病不在胸腹，脓成于下也。赤小豆，清热去湿，兼以解毒。当归，和血化脓，使毒从下解也。

先辈喻嘉言将《平脉篇》中“清邪中上焦，浊邪中下焦”一节，为仲景论疫根据，可谓独具只眼者矣。其治法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此论识超千古。雄按：林北海亦云：喻氏论疫，高出千古，直发前人所未发。盖仲景于吐利、霍乱等，不过感一时冷热之气者，犹且论及，而谓疫病之为流行大毒者，反不之及耶！然则《伤寒论》中之必有疫证，是非臆说，坤学识浅陋，不敢妄自搜罗，扰乱经旨，但将《伤寒》《金匮》中证治，与风寒等法不合，寓有毒意者，均归之疫焉！雄按：守真论温，风逵论暑，又可论疫，立言虽似创辟，皆在仲景范围内也。

杨云：此篇搜辑甚佳，俱古人所未及，然原论不可解处甚多，其用方与病不相登对处亦有之，读者师其意，而于其不可解者，勿强事穿凿则善矣。

汪按：此评大妙，如此方不为昔人所愚，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

卷　三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

章虚谷曰：仲景论六经外感，止有风、寒、暑、湿之邪。论温病由伏气所发，而不及外感。或因书有残阙，皆未可知，后人因而穿凿附会，以大青龙、越婢等汤证治为温病，而不知其实治风寒化热之证也。其所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为温病。是少阴

伏邪出于太阳，以其热从内发，故渴而不恶寒。若外感温病，初起却有微恶寒者，以风邪在表也。亦不渴，以内无热也。似伤寒而实非伤寒，如辨别不清，多致误治，因不悟仲景理法故也。盖风为百病之长，而无定体，如天时寒冷，则风从寒化而成伤寒。温暖则风从热化而为温病。以其同为外感，故症状相似，而邪之寒热不同，治法迥异，岂可混哉？二千年来，纷纷议论，不能剖析明白，我朝叶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变化，不独为后学指南，而实补仲景之残阙，厥功大矣。爰释其义，以便览焉！

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

华岫云曰：邪从口鼻而入，故曰上受。但春温冬时伏寒藏于少阴，遇春时温气而发，非必上受之邪也。则此所论温邪，乃是风温、湿温之由于外感者也。

吴鞠通曰：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肺者，皮毛之合也。经云：皮应天，为万物之大表。天属金，人之肺亦属金。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

诸邪伤人，风为领袖，故称百病之长。即随寒、热、温、凉、之气，变化为病，故经言其“善行而数变”也。身半以上，天气主之，为阳。身半以下，地气主之，为阴。风从寒化属阴，故先受于足经；风从热化属阳，故先受于手经。所以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卫分而入肺经也。以卫气通肺，营气通心，而邪自卫入营，故逆传心包也。《内经》言：“心为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则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之包络受之，盖包络为心之衣也。心属火，肺属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传于心，故曰逆传也。风寒先受于足经，当用辛温发汗。风温先受于手经，宜用辛凉解表。上下部异，寒温不同，故治法大异。此伤寒与温病，其初感与传变皆不同也。不标姓氏者，皆章氏原释。

雄按：《难经》从所胜来者为微邪，章氏引为逆传心包解，误矣！盖邪始从上受，病在卫分，得从外解，则不传矣。第四章云：不从外解，必致里结，是由上焦气分以及中、下二焦者为顺传。惟包络上居膻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于袭入，是以内陷营分者为逆传也。然则温病之顺传，天士虽未点出，杨云：肺与心相连，故肺热最易入心，天士有见于此，故未言顺传，而先言逆传也。而细绎其议论，则以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内陷为逆也。杨云：二语最精确。汪按：既从气分下行为顺，是必非升提所宜矣。俗医辄云：防其内陷，妄用升提，不知此内陷，乃邪入营分，非真气下陷可比。苟无其顺，何以为逆？章氏不能深究，而以生克为解，既乖本旨，又悖经文，岂越人之书竟未读耶！？

二、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雄按：唐本作化热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唐本作“肺合皮毛而主气”）。故云在表。在表（唐本无此二字），初用辛凉（何以首节章释改“辛平”，今订正之）轻剂，挟风，则加入（唐本无“则”“入”二字）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

伤寒邪在太阳，必恶寒甚，其身热者，阳郁不伸之故，而邪未化热也。传至阳明，其邪化热，则不恶寒，始可用凉解之法。若有一分恶寒，仍当温散。盖以寒邪阴凝，故须麻桂猛剂。若温邪为阳，只宜轻散。倘重剂大汗而伤津液，反化燥火，则难治矣。始初解表用辛凉，须避寒凝之品，恐遏其邪，反不易解也。或遇阴雨连绵，湿气感于皮毛，须解其表湿，使热外透易解。否则，湿闭其热而内侵，病必重矣。其挟内湿者，清

热必兼渗化之法，不使湿热相搏，则易解也。略参拙意。

三、不尔，风挟温热而燥生，清窍必干，谓水主之气，不能上荣，两阳相劫也。湿与温合，蒸郁而蒙蔽于上，清窍为之壅塞，浊邪害清也。其病有类伤寒，其（唐本无此字）验之之法，伤寒多有变证；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唐本作"总在一经为辨"；章本作"而少传变为辨"较妥）。

胃中水谷，由阳气化生津液。故阳虚而寒者，无津液上升，停饮于胃，遏其阳气，亦无津液上升。而皆燥渴。仲景已备论之。此言风热两阳邪劫其津液而成燥渴，其因各不同，则治法迥异也。至风雨雾露之邪，受于上焦，与温邪蒸郁，上蒙清窍，如仲景所云"头中寒湿"，头痛鼻塞，纳药鼻中一条，虽与温邪蒙蔽相同，又有寒热不同也。伤寒先受于足经，足经脉长而多传变；温邪先受于手经，手经脉短，故少传变。是温病、伤寒之不同，皆有可辨者也。

雄按：上第一章，统言风温、湿温与伤寒证治之不同，而章氏分三节以释之也。

四、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营分受热，则血液受（章本作"被"）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唐本者下有"用"字），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若加烦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黄代之，急急（唐本作"速"）透斑为要。

热入于营，舌色必绛。风热无湿者，舌无苔，或有苔亦薄也。热兼湿者，必有浊苔而多痰也。然湿在表分者，亦无苔，雄按：亦有薄苔。其脉浮部必细涩也。此论先生口授及门，以吴人气质薄弱，故用药多轻淡，是因地制宜之法，与仲景之理法同，而方药不同。或不明其理法，而但仿用轻淡之药，是效颦也。或又以吴又可为宗者，又谓叶法轻淡如儿戏不可用，是皆坐井论天者也。雄按：又可亦是吴人。

雄按：仲景论伤寒，又可论疫证，麻桂、达原不嫌峻猛。此论温病，仅宜轻解。况本条所列，乃上焦之治，药重则过病所。吴茭山云：凡气中有热者，当行清凉薄剂。吴鞠通云亦云：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也。观后章论中、下焦之治，何尝不用白虎承气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讨，曲为盖护，毋乃视河海为不足，而欲以泪益之耶？华岫云尝云：或疑此法仅可治南方柔弱之躯，不能治北方刚劲之质。余谓不然，其用药有极轻清、极平淡者，取效更捷。苟能悟其理则药味分量，或可权衡轻重，至于治法则不可移易。盖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则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强弱虽殊，感病之由则一也。其补泻温凉，岂可废绳墨而出范围之外乎？况姑苏商旅云集，所治岂皆吴地之人哉！不必因其轻淡而疑之也。又叶氏《景岳发挥》云：西北人亦有弱者，东南人亦有强者，不可执一而论。故医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上焦温证，治必轻清，此一定不易之理法，天士独得之心传，不必章氏曲为遮饰也。

汪按：急急透斑，不过凉血清热。俗医必以胡荽、浮萍、西河柳为透法，大谬。

五、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唐本无"如"字），轻则如梨皮、蔗浆之类。或其人肾水素亏，虽未及下焦（唐本虽上有"病"字），先自彷徨矣（唐本作"每多先自彷徨"），必验之于舌（唐本必上有"此"字），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唐本无此二字）耳。

尤拙吾曰：芦根、梨汁、蔗浆之属，味甘凉而性濡润，能使肌热除而风自息，即《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斑出则邪已透发，理当退热，其热仍不解者，故知其胃津亡，水不济火，当以甘寒生津。若肾水亏者，热尤难退，故必加咸寒，如元参、知母、阿胶、龟版之类，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如仲景之治少阴伤寒，邪本在经，必用附子温脏，即是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也。热邪用咸寒滋水，寒邪用咸热助火，药不同而理法一也。验舌之法详后。

雄按：此虽先生口授及门之论，然言简意赅，不可轻移一字，本条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者，言如玉女煎之石膏、地黄同用，以清未尽之热，而救已亡之液，以上文曾言邪已入营，故变白虎加人参法，而为白虎加地黄法。杨云：慧心明眼，绝世聪明。不曰白虎加地黄，而曰如玉女煎者，以简捷为言耳！唐本删一“如”字，径作重则玉女煎，是印定为玉女煎之原方矣。鞠通、虚谷因而袭误，岂知胃液虽亡，身热未退，熟地、牛膝安可投乎？余治此证，立案必先正名，曰“白虎加地黄汤”，斯为清气血两燔之正法。至必验之于舌，乃治温热之要旨，故先发之于此，而后文乃详言之，唐氏于必上加一“此”字，则验舌之法，似仅指此条而言者，可见一言半语之间，未可轻为增损也。

汪按：此条辨析甚当，心细如发，斯能胆大于身也。

六、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解后胃气空虚，当肤冷一昼夜，待气还自温暖如常矣。盖战汗而解，邪退正虚，阳从汗泄，故肤渐冷，未必即成脱证。此时宜令病者（唐本无此三字）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旁人切勿惊惶，频频呼唤，扰其元神（唐本作“气”），使其烦躁（唐本无此句）。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虽倦卧不语，汗出肤冷，却非脱证。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冷汗出，便为气脱之证矣。杨云：辨证精悉。更有邪盛正虚，不能一战而解，停一、二日再战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魏柳洲曰：脉象忽然双伏或单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战汗也，宜熟记之。

邪在气分，可冀战汗，法宜益胃者，以汗由胃中水谷之气所化，水谷气旺，与邪相并而化汗，邪与汗俱出矣！故仲景用桂枝汤治风伤卫，服汤后令啜稀粥以助出汗。若胃虚而发战，邪不能出，反从内入也，故要在辨邪之浅深。若邪已入内而助胃，是助邪反害矣。故如风、寒、温、热之邪，初在表者，可用助胃以托邪。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当胃口，无助胃之法可施，虽虚人亦必先用开达。若误补，其害匪轻也。战解后肤冷复温，亦不可骤进补药，恐余邪未净，复炽也。至气脱之证，尤当细辨。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而身热无汗者，此邪正相争，吉凶判在此际，如其正胜邪却，即汗出身凉，脉静安卧矣。倘汗出肤冷而脉反急疾，躁扰不安，即为气脱之候，或汗已出而身仍热，其脉急疾而烦躁者，此正不胜邪，即《内经》所云：“阴阳交，交者死也。”

雄按：上第二章，以心肺同居膈上，温邪不从外解，易于逆传，故首节言内陷之治，次明救液之法，末言不传营者，可以战汗而解也。第邪既始终流连气分，岂可但以初在表者为释？盖章氏疑益胃为补益胃气，故未能尽合题旨。夫温热之邪，迥异风寒，其感人也，自口鼻入，先犯于肺，不从外解，则里结而顺传于胃。胃为阳土，宜降宜通，所谓腑以通为补也。故下章即有分消走泄，以开战汗之门户云云。可见益胃者，在疏瀹其枢机，灌溉乎汤水，俾邪气松达，与汗偕行，则一战可以成功也。杨云：此与章注，均有至理，不可偏废，学者兼观并识，而于临证时择宜而用之，则善矣。即暑疫之邪在膜原者，治必使其邪热溃散，直待将战之时，始令多饮米汤或白汤，以助其作汗之资，审于章氏之言，则疫证无战汗之解矣。且战汗在六、七朝或旬余者居多，

岂竟未之见耶？若待补益而始战解者，间亦有之，以其正气素弱耳！然亦非必初在表之候也。

七、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唐本作“犹之”）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因其仍在气分，犹可望其（唐本作“犹有”）战汗之门户，转疟之机括（唐本有“也”字）。

沈尧封曰：邪气中人，所入之道不一。风寒由皮毛而入，故自外渐及于里；温热由口鼻而入，伏于脾胃之膜原，与胃至近，故邪气向外，则由太阳、少阳转出。邪气向里，则径入阳明。

经言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而皮毛为肺之合，故肺经之邪，不入营而传心包，即传于三焦。其与伤寒之由太阳传阳明者不同，伤寒传阳明，寒邪化热，即用白虎等法，以阳明阳气最盛故也。凡表里之气，莫不由三焦升降出入，而水道由三焦而行。故邪初入三焦，或胸胁满闷，或小便不利，此当展其气机，虽温邪不可用凉药遏之。如杏、朴、温胆之类，辛平甘苦以利升降而转气机，开战汗之门户，为化疟之丹头，此中妙理，非先生不能道出，以启后学之性灵也。不明此理，一闻温病之名，即乱投寒凉，反使表邪内闭，其热更甚，于是愈治而病愈重，至死而不悟其所以然，良可慨也。

雄按：章氏此释，于理颇通，然于病情尚有未协也。其所云分消上下之势者，以杏仁开上，厚朴宣中，茯苓导下，似指湿温，或其人素有痰饮者而言，故温胆汤亦可用也。杨云：此释精确，胜章注远甚。试以《指南》温湿各案参之自见。若风温流连气分，下文已云，到气才可清气。所谓清气者，但宜展气化以轻清，如栀、芩、蒌、苇等味是也。虽不可遽用寒滞之药，而厚朴、茯苓，亦为禁剂。彼一闻温病，即乱投寒凉，固属可慨，而不辨其有无湿滞，概用枳、朴，亦岂无遗憾乎？至转疟之机括一言，原指气机通达，病乃化疟则为邪杀也，从此迎而导之，病自渐愈。奈近日市医，既不知温热为何病？柴、葛、羌、防，随手浪用，且告病家曰：须服几剂柴胡，提而为疟，庶无变端，病家闻之，无不乐从，虽至危殆，犹曰提疟不成，病是犯真，故病家死而无怨，医者误而不悔，彼此梦梦，亦可慨也夫。

又按：五种伤寒，惟感寒即病者为正伤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以温散，尤必佐以甘草、姜、枣之类，俾助中气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内入。倘邪在半表半里之界者，治宜和解，可使转而为疟。其所感之风寒较轻而入于少阳之经者，不为伤寒，则为正疟，脉象必弦，皆以小柴胡汤为主方。设冬伤于寒而不即病则为春温、夏热之证，其较轻者，则为温疟、瘅疟。轩、岐、仲景，皆不明训，何尝概以小柴胡汤治之耶？若感受风温、湿温、暑热之邪者，重则为时感，轻则为时疟。而温、热、暑、湿诸感证之邪气流连者，治之得法，亦可使转疟而出。统而论之，则伤寒有五，疟亦有五。盖有一气之感证，即有一气之疟疾，不过重轻之别耳！今世温热多而伤寒少，故疟亦时疟多而正疟少。温、热、暑、湿既不可以正伤寒法治之，时疟岂可以正疟法治之哉？其间二日而作者，正疟有之，时疟亦有之，名曰三阴疟。以邪入三阴之经也，不可误解为必属阴寒之病。医者不知五气皆能为疟，颟顸施治，罕切病情，故世人患疟，多有变证。或至缠绵岁月，以致俗人有疟无正治，疑为鬼祟等说。然以徐洄溪、魏玉横之学识，尚不知此，况其他乎！惟叶氏精于温、热、暑、湿诸感，故其治疟也，一以贯之。余师其意，治疟甚难愈之证。曩陈仰山封翁询余曰：君何治疟之神哉？殆别有秘授也。余谓何秘之有？第不惑于昔人之谬论，而辨其为风温、为湿温、为暑热、为伏邪，仍以时感法清其源耳！近杨素园大令重刻余案评云：“案中所载多温疟、暑疟，

故治多凉解。但温疟、暑疟虽宜凉解，尤当辨其邪之在气在营也。缪仲淳善治暑疟，而用当归、牛膝、鳖甲、首乌等血分药于阳明证中，亦属非法。若湿温为疟与暑邪挟湿之疟，其湿邪尚未全从热化者，极要留意。况时疟之外，更有瘀血，顽痰、阳维为病等证，皆有寒热如疟之象，最宜谛审，案中诸治略备，阅者还须于凉解诸法中，缕析其同异焉！

八、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唐本作"宜"）清气，入营（唐本作"乍入营分"）犹可透热转气（唐本作"仍转气分而解"），如犀角、玄参、羚羊等物（唐本有"是也"二字），入血（唐本作"至入于血"）就（唐本作"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唐本有"是也"二字）。否则（唐本作"若"）前后（唐本无此二字）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唐本有"耳"字），反致慌张矣（唐本无此句）。

仲景辨六经证治，于一经中皆有表里浅深之分，温邪虽与伤寒不同，其始皆由营卫，故先生于营卫中又分气血之浅深，精细极矣。凡温病初感，发热而微恶寒者，邪在卫分，不恶寒而恶热，小便色黄，已入气分矣。若脉数舌绛，邪入营分。若舌深绛，烦扰不寐，或夜有谵语，已入血分矣。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凉轻解。雄按：首章本文云：初用辛凉轻剂。华岫云注此条云：辛凉开肺，便是汗剂。章氏注此云：宜辛平表散，不可用凉。何谬妄乃尔，今正之。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矣。故虽入营，犹可开达转出气分而解，倘不如此细辨施治，动手便错矣。故先生为传仲景之道脉，迥非诸家之立言所能及也。雄按：诚如君言，何以屡屡擅改初用辛凉之文乎。

雄按：外感温病，如此看法，风寒诸感，无不皆然，此古人未达之旨。近惟王清任知之。若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芷卿云：论伏气之治精识，真过前人，然金针虽度，其如粗工之聋聩何。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绛，苔复黄燥，正如抽蕉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杨云：阅历有得之言，故语语情实，学者所当领悉也。秋月伏暑证，轻浅者邪伏膜原，深沉者亦多如此。苟阅历不多，未必知其曲折乃尔也，附识以告留心医学者。余医案中，凡先治血分，后治气分者，皆伏气病也，虽未点明，读者当自得之。

九、且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唐本作"多"）。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应清凉（唐本法上有"如"字），然（唐本作"用"）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唐本无此二字）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耶（唐本无此二句，有"盖恐"二字）？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唐本作"便"）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直率（唐本作"漫然"）而往（唐本作"进"）也。又有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里湿为合（唐本作"与之相搏"）。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唐本有"补"字）血，而在津与汗（唐本作"养津与测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然

（唐本无此字）较之杂证，则（唐本无此字）有不同也。

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面白阳虚之人，其体丰者，本多痰证。若受寒湿之邪，非姜、附、参、苓不能去。若湿热亦必粘滞难解，须通阳气以化湿。若过凉则湿闭而阳更困矣。面苍阴虚之人，其形瘦者，内火易动，湿从热化，反伤津液，与阳虚治法正相反也。胃湿脾湿虽化热则一，而治法有阴阳不同。如仲景云：身黄如橘子色而鲜明者，此阳黄胃湿，用茵陈蒿汤。其云如熏黄而沉晦者，此阴黄脾湿，用栀子檗皮汤。或后世之二妙散亦可。救阴在养津，通阳在利小便，发古未发之至理也。测汗者，测之以审津液之存亡，气机之通塞也。雄按：热胜于湿，则黄于橘子色而鲜明；湿胜于热，则色沉晦而如熏黄，皆属阳证，而非阴黄也。

雄按：所谓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也。分其阴阳，则《素问》云：寒暑六入，暑统风、火，阳也。寒统燥、湿，阴也。言其变化，则阳中惟风无定体，有寒风、有热风；阴中则燥、湿二气，有寒、有热。至暑乃天之热气，流金烁石，纯阳无阴。或云阳气为热，阴邪为暑者，甚属不经。经云："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盖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是暑即热也，并非二气。或云，暑必兼湿者亦误也。暑与湿原是二气，虽易兼感，实非暑中必定有湿也。譬如暑与风亦多兼感，岂可谓暑中必有风耶？若谓热与湿合，始名为暑，然则寒与风合，又将何称？更有妄立阴暑、阳暑之名者，亦属可笑。如果暑必兼湿，则不可冠以"阳"字。若知暑为热气、则不可冠以"阴"字。其实彼所谓阴暑，即夏月之伤于寒湿者耳！设云暑有阴阳，则寒亦有阴阳矣。不知寒者，水之气也，热者，火之气也。水火定位，寒热有一定之阴阳，寒邪传变，虽能化热而感于人也，从无阳寒之说。人身虽有阴火，而六气中不闻有寒火之名。暑字从日，日为天上之火。寒字从冫，冫为地下之水。暑邪易入心经，寒邪先犯膀胱，霄壤不同，各从其类。故寒暑二气，不比风、燥、湿，有可阴可阳之不同也。况夏秋酷热，始名为暑。冬春之热，仅名曰温。而风、寒、燥、湿，皆能化火。今日六气之邪，有阴阳之不同，又随人身之阴阳变化，毋乃太无分别乎。至面白体丰之人，既病湿热，应用清凉，本文业已明言，但病去六七，不可过用寒凉耳！非谓病未去之初，不可用凉也。今云与面苍形瘦之人治法正相反，则未去六七之前，亦当如治寒湿之用姜、附、参、术矣。阳奉阴违，殊乖诠释之体。若脾湿阴黄，又岂栀檗汤苦寒纯阴之药可治哉？本文云：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言救阴须用充液之药，以血非易生之物，而汗需津液以化也。唐本于血津上加"补益"字，已属蛇足，于汗上加"测"字，则更与"救"字不贯，章氏仍之，陋矣！上第三章。

又按：寒、暑、燥、湿、风，乃五行之气合于五脏者也。惟暑独盛于夏令，火则四时皆有，析而言之，故曰六气。然三时之暖燠，虽不可以暑称之，亦何莫非丽日之煦照乎？须知暑即日之气也，日为众阳之宗，阳燧承之，火立至焉。以五行论，言暑则火在其中矣，非五气外另有一气也。若风、寒、燥，悉能化火，此由郁遏使然，又不可与天之五气统同而论矣。

又按：茅雨人云：本文谓湿胜则阳微，其实乃阳微故致湿胜也。此辨极是，学者宜知之。

一〇、再论三焦不得（唐本无此字）从外解，必致成（唐本无此字）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亦须用下法，不可以气血之分，就（唐本作"谓其"）不可下也。但（唐本作"惟"）伤寒邪热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不可再下；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慎（唐本作"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以粪燥为无

湿矣（唐本无此句）。

胃为脏腑之海，各脏腑之邪，皆能归胃，况三焦包罗脏腑，其邪之入胃尤易也。伤寒化热，肠胃干结，故下宜峻猛。湿热凝滞，大便本不干结，以阴邪瘀闭不通。若用承气猛下，其行速而气徒伤，湿仍胶结不去，故当轻法频下。如下文所云小陷胸、泻心等，皆为轻下之法也。

雄按：伤寒化热，固是阳邪，湿热凝滞者，大便虽不干结，黑如胶漆者有之，岂可目为阴邪？谓之浊邪可也。惟其误为阴邪，故复援温脾汤下寒实之例，而自诩下阳虚之湿热，为深得仲景心法，真未经临证之言也。似是而非，删去不录。

一一、再人之体，脘在上腹，其地位处于中（唐本作“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胀，当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验之于舌，或黄、或浊，可与小陷胸汤、或泻心汤随证治之。或（唐本作“若”）白不燥，或黄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乱投苦泄。其中有外邪未解，里先结者，或邪郁未伸，或素属中冷者，虽有脘中痞闷，宜从开泄，宣通气滞，以达归于肺，如近俗（唐本作“世”）之杏、蔻、橘、桔等，是轻苦微辛（唐本无“是”字），具流动之品可耳！

此言苔白为寒，不燥则有痰湿，其黄白相兼，灰白而不渴者，皆阳气不化，阴邪壅滞。故不可乱投苦寒滑泄以伤阳也。其外邪未解而里先结，故苔黄白相兼而脘痞，皆宜轻苦微辛以宣通其气滞也。

雄按：凡视温证，必察胸脘，如拒按者，必先开泄。若苔白，不渴，多挟痰湿。轻者，橘、蔻、姜、薤；重者，枳实、连、夏，均可用之。虽舌绛神昏，但胸下拒按，即不可率投凉润，必参以辛开之品，始有效也。上第四章，唐本并以第二十一章连为一章，今订正之。连上章皆申明邪在气分之治法，而分别营卫气血之浅深，身形肥瘦之阴阳，苔色黄白之寒热，可谓既详且尽矣。而下又申言察苔以辨证，真千古开群朦也。

一二、再（唐本无此字）前云：舌黄或浊（唐本此下有“当用陷胸泻心”六字），须要有地之黄。若光滑者，乃无形湿热中有虚象（唐本作“已有中虚之象”），大忌前法。其脐以上为大腹，或满、或胀、或痛，此必邪已入里矣（唐本无“矣”字）。表证必无，或十之存一（唐本作“或存之一二”）。亦要（唐本作“须”）验之于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老黄色，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用槟榔、青皮、枳实、元明粉、生首乌等（唐本此下有“皆可”二字）。若未现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唐本作“药”）。恐其中有湿聚太阴为满，或寒湿错杂为痛，或气壅为胀，又当以别法治之（唐本有“矣”字）。

舌苔如地上初生之草，必有根，无根者为浮垢，刮之即去，乃无形湿热，而胃无结实之邪，故云有中虚之象。若妄用攻泻伤内，则表邪反陷，为难治矣。即使有此等舌苔，亦不宜用攻泻之药。又如湿为阴邪，脾为湿土，故脾阳虚，则湿聚腹满，按之不坚，虽现各色舌苔而必滑，色黄为热，白为寒，总当扶脾燥湿为主，热者佐凉药，寒者非大温，其湿不能去也。若气壅为胀，皆有虚实寒热之不同，更当辨别以利气和气为主治也。

雄按：上第五章，唐本移作第六章，今订正之。章氏所释，白为寒，非大温其湿不去是也。然苔虽白而不燥，还须问其口中和否？如口中自觉粘腻，则湿渐化热，仅可用厚朴、槟榔等苦辛微温之品。口中苦渴者，邪已化热，不但大温不可用，必致用淡渗苦降微凉之剂矣。或渴喜热饮者，邪虽化热，而痰饮内盛也，宜温胆汤加黄连。

杨云：原论已极郑重周详，此更辨别疑似，细极毫芒。可见心粗胆大者，必非真

学问人也。

一三、再黄苔不甚厚而滑者，热未伤津，犹可清热透表；若虽薄而干者，邪虽去而津受伤也，苦重之药当禁，宜甘寒轻剂可也（唐本“可也”作“养之”）。

热初入营，即舌绛苔黄，其不甚厚者，邪结未深，故可清热，以辛开之药，从表透发，舌滑而津未伤，得以化汗而解。若津伤舌干，虽苔薄邪轻，亦必秘结难出，故当先养其津，津回舌润，再清余邪也。

雄按：上第六章，唐本移作第七章，今订正之。此二章论黄苔各证治法之不同。

一四、再论 其热传营，舌色必绛。绛，深红色也。初传，绛色中兼黄白色，此气分之邪未尽也，泄卫透营，两和可也。纯绛鲜色者，包络受病（唐本作“邪”）也，宜犀角、鲜生地、连翘、郁金、石菖蒲等（唐本此下有“清泄之”三字）。延之数日，或平素心虚有痰，外热一陷，里络就（唐本作“即”）闭，非菖蒲、郁金所能开，须用牛黄丸、至宝丹之类以开其闭，恐其昏厥为痉也。

何报之曰：温热病一发便壮热烦渴，舌正赤而有白苔者，虽滑即当清里，切忌表药。

绛者，指舌本也。黄白者，指舌苔也。舌本通心脾之气血，心主营，营热故舌绛也。脾胃，为中土，邪入胃则生苔，如地上生草也。然无病之人，常有微薄苔如草根者，即胃中之生气也。杨云：论舌苔之源甚佳。若光滑如镜，则胃无生发之气，如不毛之地，其土枯矣。胃有生气而邪入之，其苔即长厚，如草根之得秽浊而长发也。故可以验病之虚实寒热，邪之浅深轻重也。脾胃统一身之阴阳，营卫主一身之气血。故脾又为营之源，胃又为卫之本也。苔兼白，白属气，故其邪未离气分，可用泄卫透营，仍从表解，勿使入内也。纯绛鲜泽者，言无苔色，则胃无浊结，而邪已离卫入营，其热在心包也。若平素有痰，必有舌苔，雄按：绛而泽者，虽为营热之征，实因有痰，故不甚干燥也。间若胸闷者，尤为痰据，不必定有苔也。菖蒲、郁金亦为此设，若竟无痰，必不甚泽。其心虚血少者，舌色多不鲜赤，或淡晦无神，邪陷多危而难治，于此可卜吉凶也。若邪火盛而色赤，宜牛黄丸。痰湿盛而有垢浊之苔者，宜至宝丹。略参拙意

雄按：上第七章，唐本移为八章，今订正之。连下二章，辨论种种舌绛证治，是统风温、湿温而言也。

一五、再色绛而舌中心干者，乃心胃火燔，劫烁津液，即黄连、石膏，亦可加入。若烦渴烦热，舌心干，四边色红，中心或黄、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气热烁津，急用凉膈散，散其无形之热，再看其后转变可也。慎勿用血药，以滋腻难散。至舌绛望之若干，手扪之原有津液，此津亏湿热熏蒸，将成浊痰，蒙蔽心包也。

热已入营则舌色绛，胃火烁液则舌心干，加黄连、石膏于犀角、生地黄等药中，以清营热而救胃津，既白虎加生地之例也。雄按：此节章氏无注，今补释之。

其舌四边红而不绛，中兼黄白而渴，故知其热不在血分，而在上焦气分，当用凉膈散清之。勿用血药引入血分，反难解散也。盖胃以通降为用，若营热蒸其胃中浊气成痰，不能下降，反上熏而蒙蔽心包。望之若干，扪之仍湿者，是其先兆也。

雄按：上第八章，唐本与第九章颠倒窜乱，今订正之。

一六、再有热传营血，其人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挟热而搏，其舌色

必紫而暗，扪之湿，当加入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参、桃仁、丹皮等。不尔，瘀血与热为伍，阻遏正气，遂变为如狂、发狂之证。若紫而肿大者，乃酒毒冲心。若紫而干晦者，肾肝色泛也，难治。

何报之曰：酒毒内蕴，舌必深紫而赤，干涸。若淡紫而带青滑，则为寒矣。须辨。

舌紫而暗，暗即晦也，扪之潮湿不干，故为瘀血。其晦而干者，精血已枯，邪热乘之，故为难治。肾色黑，肝色青，青黑相合，而见于舌，变化紫晦，故曰肾肝色泛也。雄按：此舌虽无邪热，亦难治。酒毒冲心，急加黄连清之。

雄按：此节，唐本作第十章，而无“挟热而搏”句。

一七、舌色绛而上有粘腻，似苔非苔者，中挟秽浊之气，急加芳香逐之。舌绛欲伸出口而抵齿，难骤伸者，痰阻舌根，有内风也。舌绛而光亮，胃阴亡也。急用甘凉濡润之品。若舌绛而干燥者，火邪劫营，凉血清火为要。舌绛而有碎点白黄者，当生疳也。大红点者，热毒乘心也。用黄连、金汁。其有虽绛而不鲜，干枯而痿者，肾阴涸也。急以阿胶、鸡子黄、地黄、天冬等救之。缓则恐涸极而无救也。

尤拙吾曰：阳明津涸，舌干口燥者，不足虑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少阴阳虚，汗出而厥者，不足虑也，若并亡其阴则危矣。是以阳明燥渴，能饮冷者，生；不能饮者，死。少阴厥逆，舌不干者，生；干者，死。

挟秽者，必加芳香，以开降胃中浊气，而清营热矣。痰阻舌根，由内风之逆，则开降中又当加辛凉咸润以息内风也。脾肾之脉，皆连舌本，亦有脾肾气败而舌短不能伸者，其形貌面色亦必枯瘁，多为死证，不独风痰所阻之故也。其舌不鲜，干枯而痿，肾阴将涸，亦为危证，而黄连、金汁，并可治疳也。

雄按：光绛而胃阴亡者，炙甘草汤去姜、桂，加石斛，以蔗浆易饴糖。干绛而火邪劫营者，晋三犀角地黄汤加元参、花粉、紫草、银花、丹参、莲子心、竹叶之类。若尤氏所云，不能饮冷者，乃胃中气液两亡，宜复脉汤原方。

汪按：蔗浆易饴糖，巧妙绝伦。盖温证虽宜甘药，又不可滞中也。

一八、其有舌独中心绛干者，此胃热心营受灼也。当于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则延及于尖，为津干火盛也。舌尖绛独干，此心火上炎，用导赤散泻其腑。

其干独在舌心舌尖，又有热邪在心兼胃之别。尖独干，是心热。其热在气分者必渴，以气热劫津也。热在血分，其津虽耗，其气不热，故口干而不渴也。多饮能消水者为渴，不能多饮，但欲略润者为干。又如血分无热而口干者，是气虚不能生化津液，与此大不同也。

雄按：上第九章，唐氏窜入第八章，今厘正之。舌心是胃之分野，舌尖乃心之外候，心胃两清，即白虎加生地、黄连、犀角、竹叶、莲子心也。津干火盛者，再加西洋参、花粉、梨汁、蔗浆可耳！心火上炎者，导赤汤入童溲尤良。

一九、再舌苔白厚而干燥者，此胃燥气伤也，滋润药中加甘草，令甘守津还之意。舌白而薄者，外感风寒也，当疏散之。若白干薄（唐本作“白薄而干”）者，肺津伤也，加麦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为上者上之也。若白苔绛底（唐本作“苔白而底绛”）者，湿遏热伏也。当先泄湿透热，防其就（唐本作“即”）干也。勿忧之（唐本作“此可勿忧”），再从里（唐本下有“而”字）透于外，则变润矣。初病，舌就（唐本作“即”）干，神不昏者，急加养正透邪之药。若神已昏，此内匮矣（唐本“矣”字在下句之末），不可救药。

苔白而厚，本是浊邪，干燥伤津，则浊结不能化，故当先养津而后降浊也。肺位至高，肺津伤，必用轻清之品，方能达肺。若气味厚重而下走，则反无涉矣。故曰"上者上之也。"雄按：此释甚明白，何以第二章释为因地制宜？而讥他人效颦也。湿遏热伏，必先用辛开苦降以泄其湿，湿开热透，故防舌干，再用苦辛甘凉从里而透于外，则胃气化而津液输布，舌即变润，自能作汗，而热邪亦可随汗而解。若初病舌即干，其津气素竭也。急当养正，略佐透邪。若神已昏，则本元败，而正不胜邪，不可救矣。雄按：有初起舌干而脉滑脱闷者，乃痰阻于中，而液不上潮，未可率投补益也。

二〇、又不拘何色，舌上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热极也。当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轻，旋即生者险矣。

生芒刺者，苔必焦黄或黑。无苔者，舌必深绛。其苔白或淡黄者，胃无火热，必无芒刺。或舌尖、或两边，有小赤瘰，是营热郁结，当开泄气分以通营清热也。上焦热极者，宜凉膈散主之。

雄按：秦皇士云：凡渴不消水，脉滑不数，亦有舌苔生刺者，多是表邪挟食，用保和加竹沥、莱菔汁。或栀豉加枳实，并效。若以寒凉抑郁，则谵语发狂愈甚，甚则口噤不语矣。有斑疹内伏，连用升提而不出，用消导而斑出神清者，若荤腥油腻，与邪热斑毒纽结不解，唇舌焦裂，口臭牙疳，烦热昏沉，与以寻常消导，病必不解，徒用清里，其热愈甚，设用下夺，其死更速。惟用升麻葛根汤以宣发之。重者，非升麻清胃汤，不能清理肠胃血分中之膏粱积热，或再加山查、槟榔，多有生者。愚谓病从口入，感证夹食，为患者不少。秦氏著《伤寒大白》，于六法外，特补消导一门，未为无见，所用莱菔汁，不但能消痰食，即燥火闭郁，非此不清，用得其当，大可起死回生。郭云台极言其功，余每与海蜇同用，其功益懋。

二一、舌苔不燥，自觉闷极者，属脾湿盛也。或有伤痕血迹者，必问曾经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为枯证仍从湿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胀大不能出口者，此脾湿胃热，郁极化风，而毒延口也。用大黄磨入当用剂内，则舌胀自消矣。

何报之曰：凡中宫有痰饮水血者，舌多不燥，不可误认为寒也。三焦升降之气，由脾鼓运，中焦和，则上下气顺。脾气弱则湿自内生。湿盛而脾不健运，浊壅不行，自觉闷极，虽有热邪，其内湿盛而舌苔不燥。当先开泄其湿，而后清热，不可投寒凉以闭其湿也。神情清爽而舌胀大，故知其邪在脾胃。若神不清，即属心脾两脏之病矣。邪在脾胃者，唇亦必肿也。

雄按：上第十章，唐氏析首节为第五章，次节为第十二章，末节为第十三章，今并订正。

二二、再（唐本作"又有"）舌上白苔粘腻，吐出浊厚涎沫，口必甜味也（唐本作"其口必甜"），为脾瘅病（唐本作"此为脾瘅"）。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土有余也。盈满则上泛，当用省头草（唐本作"佩兰叶"），芳香辛散以逐之则退（唐本无此二字）。若舌上苔如碰者，胃中宿滞挟浊秽郁伏，当急急开泄，否则闭结中焦，不能从膜原达出矣。

脾瘅而浊泛口甜者，更当视其舌本，如红赤者为热，当辛通苦降以泄浊；如色淡不红，由脾虚不能摄涎而上泛，当健脾以降浊也。苔如碰者，浊结甚，故当急急开泄，恐内闭也。

雄按：浊气上泛者，涎沫厚浊，小溲黄赤。脾虚不摄者，涎沫稀粘，小溲清白。见证迥异，虚证宜温中以摄液，如理中、或四君加益智之类可也。何亦以降浊为言乎？疏矣！

上第十一章，唐氏并入第四章，今订正之。此二章辨别种种白苔证治之殊，似兼疫证之舌苔而详论之，试绎之，则白苔不必尽属于寒也。

二三、若（唐本无此字）舌无苔，而有如烟煤隐隐者，不渴，肢寒，知挟阴病（唐本移二句在若润者上）。如口渴烦热（唐本下有"而燥者"三字），平时胃燥舌（唐本无"舌"字）也，不可攻之。若燥者（唐本作"宜"），甘寒益胃。若（唐本此下有"不渴肢寒而"五字）润者，甘温扶中，此何（唐本此下有"以"字）故？外露而里无也。

凡黑苔，大有虚实寒热之不同，即黄白之苔，因食酸味，其色即黑，尤当问之。雄按：此名染苔，食橄榄能黑，食枇杷白苔能黄之类，皆不可不知也。其润而不燥，或无苔如烟煤者，正是肾水来乘心火，其阳虚极矣。若黑而燥裂者，火极水色，如焚木成炭而黑也。虚实不辨，死生反掌耳。雄按：虚寒证虽见黑苔，其舌色必润而不紫赤，识此最为秘诀。

雄按：更有阴虚而黑者，苔不甚燥，口不甚渴，其舌甚赤，或舌心虽黑，无甚苔垢，舌本枯而不甚赤，证虽烦渴便秘，小腹无满痛，神不甚昏，俱宜壮水滋阴，不可以为阳虚也。若黑苔望之虽燥而生刺，但渴不多饮，或不渴，其边或有白苔，其舌本淡而润者，亦属假热，治宜温补，其舌心并无黑苔，而舌根有黑苔而燥者，宜下之，乃热在下焦也。若舌本无苔，惟尖黑燥，为心火自焚，不可救药。

上第十二章，唐本移为十四章，今订正之。

二四、若（唐本无此字）舌黑而滑者，水来克火，为阴证，当温之。若见短缩，此肾气竭也，为难治。欲救之（唐本作"惟"），加人参、五味子，勉希（唐本作"或救"）万一。舌黑而干者，津枯火炽，急急泻南补北，若（唐本此下有"黑"字）燥而中心厚痞（唐本无此字）者，土燥水竭，急以咸苦下之。

何报之曰：暑热证夹血，多有中心黑润者，勿误作阴证治之。

黑苔而虚寒者，非桂附不可治，佐以调补气血，随宜而施。若黑燥无苔，胃无浊邪。雄按：非无苔也，但不厚耳。故当泻南方之火，补北方之水，仲景黄连阿胶汤主之。黑燥而中心厚者，胃浊邪热干结也，宜用硝、黄咸苦下之矣。

雄按：上第十三章，唐本移为十五章，今订正之。此二章言黑苔之证治，必有区别也。

又按：茅雨人云：凡起病发热胸闷，遍舌黑色而润，外无险恶情状，此胸膈素有伏痰也，不必张皇，止用薤白栝蒌桂枝半夏一剂，黑苔即退，或不用桂枝，即枳壳、桔梗亦效。

二五、舌淡红无色者，或干而色不荣者，当是胃津伤而气无化液也，当用炙甘草汤。不可用寒凉药。

何报之曰：红嫩如新生，望之似润而燥涸殆甚者，为妄行汗下，以致津液竭也。淡红无色，心脾气血素虚也。更加干而色不荣，胃中津气亦亡也。故不可用苦寒药。炙甘草汤养气血以通经脉，其邪自可渐去矣。

雄按：上第十四章，唐氏移为十一章，今订正之。此章言虚多邪少之人，舌色如是，当培气液为先也。

二六、若舌白如粉而滑，四边色紫绛者，温疫病初入膜原，未归胃腑，急急透解，莫待传陷而入为险恶之病。且见此舌者，病必见凶，须要小心。凡斑疹初见，须用纸撚照看胸背两胁，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斑；或云头隐隐，或屑碎小粒者，为疹。又宜见而不宜见多。按方书谓斑色红者属胃热，

紫者热极，黑者胃烂，然亦必看外证所合，方可断之。

温疫白苔如积粉之厚，其秽浊重也，舌本紫绛，则邪热为浊所闭，故急急透解。此五疫中之湿疫，又可主以达原饮，亦须随证加减，不可执也。舌本紫绛，热闭营中，故多成斑疹，斑从肌肉而出，属胃；疹从血络而出，属经。其或斑疹齐现，经胃皆热，然邪由膜原入胃者多，或兼风热之入于经络，则有疹矣。不见则邪闭，故宜见。多见则邪重，故不宜。但斑疹亦有虚实，虚实不明，举手杀人，故先生辨之如后。

雄按：温热病舌绛而白苔满布者，宜清肃肺胃，更有伏痰内盛，神气昏昏者，宜开痰为治。黑斑、蓝斑，亦有可治者。余治胡季权、姚禄皆二案，载续编。徐月岩壶案，附曾大父《随笔》中。

二七、然而春夏之间，湿病俱发疹为甚，且其色要辨（唐本无此句）。如淡红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脉不洪数，非虚斑即阴斑。或胸微见数点，面赤足冷，或下利清谷，此阴盛格阳于上而见，当温之。

此专论斑疹不独温疫所有，且有虚实之迥别也。然火不郁，不成斑疹。若虚火力弱而色淡，四肢清者，微冷也。口不甚渴，脉不洪数，其非实火可征矣，故曰虚斑。若面赤足冷，下利清谷，此阴寒盛格拒其阳于外，内真寒，外假热，郁而成斑，故直名为阴斑也。须附桂引火归元，误投凉药即死，实火误补亦死，最当详辨也。

二八、若斑色紫（唐本下有“而”字）小点者，心包热也。点大而紫，胃中热也。黑斑而光亮者热胜毒盛（唐本作“热极毒炽”）。虽属不治，若其人气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尚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隐隐，四旁赤色火郁内伏，大用清凉透发，间有转红成可救者。若夹斑带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随其部而泄。然斑属血者恒多，疹属气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气外露之象，发出（唐本下有“之时”二字）宜神情清爽，为外解里和之意。如斑疹出而昏者，正不胜邪，内陷为患，或胃津内涸之故。

此论实火之斑疹也。点小即是从血络而出之疹，故热在心包；点大从肌肉而出为斑，故热在胃。黑而光亮者，元气犹充，故或可救；黑暗则元气败，必死矣。四旁赤色，其气血尚活，故可透发也。斑疹夹杂，经胃之热，各随其部而外泄，热邪入胃，本属气分，见斑则邪属于血者多矣。疹从血络而出，本属血分，然邪由气而闭其血，方成疹也，必当两清气血以为治也。既出而反神昏，则正不胜邪而死矣。

雄按：上第十五章，详论温疫中斑疹证治之不同，唐氏移为第十六章，今订正之。

二九、再有一种白瘖，小粒如水晶色者，杨云：平人夏月亦间有之。此湿热伤肺，邪虽出而气液枯也，必得甘药补之。或未至久延，伤及气液，乃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或白如枯骨者多凶，为气液竭也。

雄按：湿热之邪，郁于气分，失于轻清开泄，幸不传用他经，而从卫分发白瘖者，治当清其气分之余邪。邪若久郁，虽化白瘖，而气液随之以泄，故宜甘濡以补之。苟色白如枯骨者，虽补以甘药，亦恐不及也。

上第十六章，唐氏移为第十七章，今订正之。

杨按：湿热素盛者，多见此证，然在温病中为轻证，不见有他患，其白如枯骨者，未经阅历，不敢臆断。

汪按：白瘖，前人未尝细论，此条之功不小。白如枯骨者，余曾见之，非惟不能救，并不及救，故俗医一见白瘖，辄以危言恐吓病家。其实白如水晶色者，绝无紧要，吾见甚多，然不知甘濡之法，反投苦燥温升，则不枯者亦枯矣。

三〇、再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

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且二经之血，皆走其地，病深动血，结瓣于上。阳血者色必紫，紫如干漆；阴血者色必黄，黄如酱瓣。阳血若见，安胃为主；阴血若见，救肾为要。然豆瓣色者多险，若证还不逆者尚可治，否则难治矣。何以故耶？盖阴下竭，阳上厥也。

肾主骨，齿为骨之余，故齿浮龈不肿者，为肾火水亏也。胃脉络于上龈，大肠脉络于下龈，皆属阳明，故牙龈肿痛为阳明之火。若湿入胃，则必连及大肠，血循经络而行，邪热动血而上结于龈。紫为阳明之血，可清可泻。黄者为少阴之血，少阴血伤为下竭，其阳邪上亢而气厥逆，故为难治也。

雄按：上第十七章，唐氏移作十八章，今订正之。

三一、齿若光燥如石者，胃热甚也。若无汗恶寒，卫偏胜也，辛凉泄卫透汗为要。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为难治。若上半截润，水不上承，心火上炎也。急急清心救水，俟枯处转润为安。

胃热甚而反恶寒者，阳内郁而表气不通，故无汗而为卫气偏胜，当泄卫以透发其汗，则内热即从表散矣。凡恶寒而汗出者，为表阳虚，腠理不固，虽有内热，亦非实火矣。齿燥有光者，胃津虽干，肾气未竭也。如枯骨者，肾亦败矣，故难治也。上半截润，胃津养之。下半截燥，由肾不能上滋其根，而心火燔灼，故急当清心救水，仲景黄连阿胶汤主之。

三二、若咬牙啮齿者，湿热化风，痉病。但咬牙者，胃热气走其络也。若咬牙而脉证皆衰者，胃虚无谷以内荣，亦咬牙也，何以故耶？虚则喜实也。舌本不缩而鞭，而牙关咬定难开也，此非风痰阻络，即欲作痉证，用酸物擦之即开，木来泄土故也。

牙齿相啮者，以内风鼓动也。但咬不啮者，热气盛而络满，牙关紧急也。若脉证皆虚，胃无谷养，内风乘虚袭之入络，而亦咬牙，虚而反见实象，是谓虚则喜实，当详辨也。又如风痰阻络为邪实，其热盛化风欲作痉者，或由伤阴而挟虚者，皆当辨也。

雄按：上第十八章，唐氏移作第十九章，今订正之。

三三、若齿垢如灰糕样者，胃气无权，津亡，湿浊用事，多死。而初病齿缝流清血，痛者，胃火冲激也；不痛者，龙火内燔也。齿焦无垢者，死；齿焦有垢者，肾热胃劫也。当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肾可也。

齿垢由肾热蒸胃中浊气所结，其色如灰糕，则枯败而津气俱亡，肾胃两竭，惟有湿浊用事，故死也。齿缝流清血，因胃火者出于龈，胃火冲激故痛；不痛者出于牙根，肾火上炎故也。齿焦者肾水枯，无垢则胃液竭，故死；有垢者，火盛而气液未竭。故审其邪热甚者，以调胃承气微下其胃热；肾水亏者，玉女煎清胃滋肾可也。

雄按：上第十九章，唐氏移作第二十章，今订正之。

以上三章，言温热诸证可验齿而辨其治也。真发从来之未发，是于舌苔之外更添一秘诀，并可垂为后世法。读者苟能隅反，则岂仅能辨识温病而已哉。

三四、再妇人病温与男子同，但多胎前产后，以及经水适来适断。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减用之，谓护胎为要，恐来害妊，如热极用井底泥、蓝布浸冷，覆盖腹上等，皆是保护之意，但亦要看其邪之可解处。用血腻之药不灵，又当省察，不可认板法。然须步步保护胎元，恐损正邪陷也。

保护胎元者，勿使邪热入内伤胎也。如邪犹在表分，当从开达外解，倘执用四物之说，则反引邪入内，轻病变重矣。杨云：此释极为明通。故必审其邪之浅深而治，为至要也。若邪热逼胎，急清内热为主，如外用泥布等盖覆，恐攻热内走，反与胎碍，更

当详审，勿轻用也。总之，清热解邪，勿使伤动其胎，即为保护。若助气和气以达邪，犹可酌用。其补血腻药，恐反遏其邪也。雄按：此说固是，然究是议药不议病矣。如温热已烁营阴，则地黄未尝不可用。且《内经》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不可过也。"故如伤寒阳明实热证，亦当用承气下之，邪去则胎安也。盖病邪浅则在经，深则在腑，而胎系于脏，攻其经腑，则邪当其药，与脏无碍。雄按：此释极通，而竟忘却温热传营入血之证，本文但云："不可认板法"，非谓血药无可用之证也。若妄用补法以闭邪，则反害其胎矣。倘邪已入脏，虽不用药，其胎必殒而命难保。雄按：亦须论其邪入何脏。所以经言有故无殒者，谓其邪未入脏，攻其邪亦无殒胎之害也。杨云：有故无殒者，有病则病当之也。不必增入邪未入脏之说，以滋荧惑。要在辨证明析，用法得当，非区区四物所能保胎者也。故先生曰：须看其邪之可解处，不可认板法，至哉言乎！

三五、至于产后之法，按方书谓，慎用苦寒，恐伤其已亡之阴也。然亦要辨其邪能从上中解者，稍从证用之，亦无妨也。不过勿犯下焦，且属虚体，当如虚怯人病邪而治。总之，无犯实实虚虚之禁。况产后当气血沸腾之候，最多空窦，邪势必乘虚内陷，虚处受邪为难治也。雄按：余医案中，所载产后温热诸证治，皆宜参阅，兹不赘。

徐洄溪曰：产后血脱，孤阳独旺，虽石膏、犀角对证，亦不禁用。而世之庸医，误信产后宜温之说，不论病证，皆以辛热之药，戕其阴而益其火，无不立毙。我见甚多，惟叶案中绝无此弊，足征学有渊源。

魏柳洲曰：近时专科及庸手，遇产后一以燥热温补为事，杀人如麻。雄按：不挟温热之邪者且然，况兼温热者乎。

吴鞠通曰：产后温证，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药反不可过轻，须用多备少服法，中病即已。所谓无粮之师，利于速战，若畏产后虚怯，用药过轻，延至三四日后，反不能胜药矣。

三六、如经水适来适断，邪将陷（唐本下有"于"字）血室，少阳伤寒，言之详悉，不必多赘。但数动与正伤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汤，提出所陷热邪，参、枣（唐本下有"以"字）扶胃气，以冲脉隶属阳明也，此与（唐本作"惟"）虚者为合治。若热邪陷入，与血相结者，当从陶氏小柴胡汤去参、枣，加生地、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若本经血结自甚，必少腹满痛。轻者，刺期门；重者，小柴胡汤去甘药，加延胡、归尾、桃仁。挟寒，加肉桂心。气滞者，加香附、陈皮、枳壳等。沈月光用柴胡、秦艽、荆芥、香附、苏梗、厚朴、枳壳、当归、川芎、益母草、木通、黄芩，名和血逐邪汤。姜衣少许为引。治伤寒热入血室，气滞血瘀，而胸满、腹胀痛甚者，甚效。然热陷血室之证，多有谵语如狂之象，防是阳明胃实（唐本作"与阳明胃实相似"下有"此种病机"四字），当辨之（唐本作"最须辨别"）。血结者，身体必重，非若阳明之轻旋便捷者（唐本无"旋捷"二字），何以故耶？阴主重浊，络脉被阻（唐本下有"身之"二字），侧旁气痹，连（唐本下有"及"字）胸背皆拘束不遂（唐本作"皆为阻窒"）。故去邪通络，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包，胸中（唐本下有"痹"字），即陶氏所谓血结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红花汤加海蛤、桃仁，原为表里上下一齐尽解之理，看（唐本无此字）此方大有巧手（唐本作"妙焉"），故录出以备学者之用（唐本无此句）。

"数动"未详，或数字是"变"字之误，更俟明者正之。冲脉为血室，肝所主，其

脉起于气街。气街，阳明胃经之穴，故又隶属阳明也。邪入血室，仲景分浅深而立两法：其邪深者，云如结胸状，谵语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是从肝而泄其邪，亦即陶氏之所谓血结胸也；其邪浅者，云往来寒热如疟状，而无谵语，用小柴胡汤，是从胆治也。盖往来寒热，是少阳之证，故以小柴胡汤提少阳之邪，则血室之热，亦可随之而外出，以肝胆为表里。故深则从肝，浅则从胆，以导泄血室之邪也。今先生更详证状，并采用陶氏、王氏之方法，与仲景各条合观，诚为精细周至矣。其言小柴胡汤，惟虚者为合法，何也？盖伤寒之邪，由经而入血室，其胃无邪，故可用参、枣；若温热之邪，先已犯胃，后入血室，故当去参、枣，惟胃无邪及中虚之人，方可用之耳！雄按：世人治疟，不论其是否为温热所化，而一概执用小柴胡汤以实其胃，遂致危殆者最多！须知伤寒之用小柴胡汤者，正防少阳经邪乘虚入胃，故用参、枣先助胃以御之，其与温热之邪来路不同，故治法有异也。

雄按：温邪热入血室有三证：如经水适来，因热邪陷入而搏结不行者，此宜破其血结。若经水适断，而邪乃乘血舍之空虚以袭之者，宜养营以清热。其邪热传营，逼血妄行，致经未当期而至者，宜清热以安营 。

上第二十章，唐氏作第二十一章。其小引云：温证论治二十则，乃先生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录记。一时未加修饰，是以辞多佶屈，语亦稍乱，读者不免晦口。大烈不揣冒昧，窃以语句少为条达，前后少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章氏诠释，亦从唐本。雄谓原论次序，亦既井井有条，而辞句之间，并不难读，何必移前掇后，紊其章法，而第二章如玉女煎去其“如”字之类，殊失庐山真面目矣，兹悉依华本订正之。

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

一、春温一证，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内伏，藏于少阴，入春发于少阳，以春木内应肝胆也。寒邪深伏，已经化热，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热伏于阴，苦味坚阴，乃正治也。知温邪忌散，不与暴感门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动在里伏热。必先辛凉以解新邪，自注：葱豉汤。继进苦寒以清里热。况热乃无形之气，时医多用消滞，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阴液劫尽者多矣。雄按：新邪引动伏邪者，初起微有恶寒之表证。

徐洄溪曰：皆正论也。

章虚谷曰：或云：人身受邪，无不即病，未有久伏过时而发者，其说甚似有理，浅陋者莫不遵信为然，不知其悖经义，又从而和之。夫人身内脏腑，外营卫，于中十二经、十五络、三百六十五孙络、六百五十七穴，细微幽奥，曲折难明。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类伏匿，犹且不能觉察。况人身经穴之渊邃隐微，而邪气如烟之渐熏，水之渐积，故如《内经》论诸痛诸积，皆由初感外邪，伏而不觉，以致渐侵入内所成者也。安可必谓其随感即病，而无伏邪者乎？又如人之痘毒，其未发时，全然不觉，何以又能伏耶？由是言之，则《素问》所言冬伤寒，春病温，非谰语矣。

雄按：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小儿之多温病何耶？良以冬暖而失闭藏耳！夫冬岂年年皆暖欤？因父母以姑息为心，惟恐其冻，往往衣被过厚，甚则戕之以裘帛（富家儿夭者，半由此也），虽天令潜藏，而真气已暗为发泄矣。温病之多，不亦宜乎。此理不但幼科不知，即先贤亦从未道及也。

二、风温者，春月受风，其气已温。雄按：此言其常也，冬月天暖，所感亦是风温，春月过冷，亦有风寒也。经谓春病在头，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伤，此手太阴气分先病，失治则入手厥阴心包络，血分亦伤。盖足经顺传，

如太阳传阳明，人皆知之。肺病失治，逆传心包络，人多不知者。俗医见身热咳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妄投荆、防、柴、葛，加入枳、朴、杏、苏、菔子、查、麦、橘皮之属，辄云解肌消食。有见痰喘，便用大黄礞石滚痰丸，大便数行，上热愈结。幼稚谷少胃薄，表里苦辛化燥，胃汁已伤，复用大黄大苦沉降丸药，致脾胃阳和伤极，陡变惊痫，莫救者多矣。

本篇未署名注家者皆叶氏自注。

风温肺病，治在上焦。夫春温忌汗，初病投剂，宜用辛凉。若杂入消导发散，徐云：须对证亦可用。不但与肺病无涉，劫尽胃汁，肺乏津液上供。头目清窍，徒为热气熏蒸，鼻干如煤，目瞑或上窜无泪，或热深肢厥，狂躁溺涩，胸高气促，皆是肺气不宣化之征。斯时若以肺药少加一味清降，使药力不致直趋肠中，雄按：所谓非轻不举也，重药则直过病所矣。而上痹可开，诸窍自爽，无如市医佥云结胸，皆用连、蒌、柴、枳，苦寒直降，致闭塞愈甚，告毙者多。

又：此证初因发热喘嗽，首用辛凉清肃上焦，徐云：正论。如薄荷、连翘、牛蒡、象贝、桑叶、沙参、栀皮、蒌皮、花粉。若色苍热胜烦渴，用石膏、竹叶辛寒清散，痧疹亦当宗此。若日数渐多，邪不得解，芩、连、凉膈亦可用。至热邪逆传膻中，神昏目瞑，鼻窍无涕洟，诸窍欲闭，其势危急，必用至宝丹或牛黄清心丸。徐云：急救非此不可 。病减后余热，只甘寒清养胃阴足矣。

三、春月暴暖忽冷，先受温邪，继为冷束，咳嗽痰喘最多，辛解忌温，只用一剂，大忌绝谷。若甚者宜昼夜竖抱勿倒，三、四日。徐云：秘诀。夫轻为咳，重为喘，喘急则鼻掀胸挺。

春温皆冬季伏邪，详于大方诸书，幼科亦有伏邪，雄按：人有大小，感受则一也。治从大方。雄按：感受既一，治法亦无殊，奈大方明于治温者罕矣，况幼科乎。然暴感为多，如头痛恶寒，发热喘促，鼻塞声重，脉浮无汗，原可表散。春令温舒，辛温宜少用，阳经表药，最忌混乱。至若身热咳喘有痰之证，只宜肺药辛解，泻白散加前胡、牛蒡、薄荷之属，消食药只宜一、二味。雄按：此为有食者言也。若二便俱通者，消食少用，须辨表、里、上、中、下，何者为急施治。

又春季温暖，风温极多，温变热最速，若发散风寒消食，劫伤津液，变证尤速。雄按：沈尧封云：温，亦火之气也。盖火之微者曰温，火之甚者曰热，三时皆有。惟暑为天上之火，独盛于夏令耳。

初起咳嗽喘促，通行用：

薄荷（汗多不用） 连翘 象贝 牛蒡 花粉 桔梗 沙参 木通 枳壳 橘红

表解热不清用：

黄芩 连翘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贝 知母 山栀

备用方：

黄芩汤 葱豉汤 凉膈散 清心凉膈散 苇茎汤 泻白散 葶苈大枣汤 白虎汤 至宝丹 清心牛黄丸 竹叶石膏汤 喻氏清燥救肺汤

里热不清，朝上凉，晚暮热，即当清解血分，久则滋清养阴。若热陷神昏，痰升喘促，急用牛黄丸、至宝丹之属。

风温乃肺先受邪，遂逆传心包，治在上焦，不与清胃攻下同法。幼科不知，初投发散消食，不应。改用：柴、芩、瓜蒌、枳实、黄连，再下夺，不应。多致危殆，皆因不明手经之病耳。雄按：婆心苦口，再四丁宁，舌敝耳聋，可为太息。

若寒痰阻闭，亦有喘急胸高，不可与前法。用三白吐之，或妙香丸。

四、夏为热病，然夏至以前，时令未为大热，经以先夏至病温，后夏至

病暑。温邪前已申明。暑热一证，雄按：《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是暑即热也。原为一证，夏月中暑。仲景标曰：中热也。昔人以动静分为暑热二证，盖未知暑为何气耳。医者易眩，夏暑发自阳明，古人以白虎汤为主方。后贤刘河间创议，迥出诸家，谓"温热时邪，当分三焦投药，以苦辛寒为主，若拘六经分证，仍是伤寒治法，致误多矣。"徐云：能分六经者亦鲜矣。盖伤寒外受之寒，必先从汗解。辛温散邪是已。口鼻吸入之寒，即为中寒阴病，徐云：亦不尽然。治当温里，分三阴见证施治。若夫暑病，专方甚少，皆因前人略于暑，详于寒耳。考古如《金匮》暑瞗痉之因，而洁古以动静分中暑、中热，各具至理，雄按：虽有至理，而强分暑热，名已不正矣。兹不概述。论幼科病暑热，夹杂别病有诸，而时下不外发散消导，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一散一服。考《本草》：香薷辛温发汗，能泄宿水。夏热气闭无汗，渴饮停水，香薷必佐杏仁，以杏仁苦降泄气，大顺散取义若此。徐云：大顺散非治暑之方，乃治暑月伤冷之方也，何得连类及之，夹杂矣。雄按：上言香薷治渴饮停水，佐杏仁以降泄，故曰大顺散之义，亦若此也。长夏湿令，暑必兼湿。雄按：此言长夏湿旺之令，暑以蒸之，所谓土润溽暑，故暑湿易于兼病，犹之冬月风寒，每相兼感。暑伤气分，湿亦伤气，汗则耗气伤阳，胃汁大受劫烁，变病由此甚多，发泄司令，里真是虚。张凤逵云：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可称要言不烦矣。然幼科因暑热蔓延，变生他病。雄按：大方何独不然，学者宜知隅反。兹摘其概。

暑邪必挟湿，雄按：暑令湿盛，必多兼感，故曰挟。犹之寒邪挟食，湿证挟风，俱是二病相兼，非谓暑中必有湿也。故论暑者，须知为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误以湿热二气并作一气，始为暑也。而治暑者，须知挟湿为多焉。状如外感风寒，忌用柴、葛、羌、防。如肌表热无汗，辛凉轻剂无误。香薷辛温气升，热服易吐，佐苦降，如杏仁、黄连、黄芩则不吐。宣通上焦，如杏仁、连翘、薄荷、竹叶。

暑热深入，伏热烦渴，白虎汤、六一散。雄按：无湿者白虎汤，挟湿者六一散，须别

暑病头胀如蒙，皆热盛上炽，白虎、竹叶；酒湿食滞者，加辛温通里。

五、夏令受热，昏迷若惊，此为暑厥，雄按：受热而迷，名曰暑厥。譬如受冷而仆，名寒厥也。人皆知寒之即为冷矣，何以不知暑之为热乎。即热气闭塞孔窍所致。其邪入络，与中络同法，牛黄丸、至宝丹芳香利窍可效。徐云：妙法。雄按：紫雪亦可酌用。神苏已后，用清凉血分，如连翘心、竹叶心、元参、细生地、鲜生地、二冬之属。雄按：暑是火邪，心为火脏，邪易入之。故治中暑者，必以清心之药为君。此证初起，大忌风药。雄按：火邪得风药更炽矣。初病暑热伤气，雄按：所谓壮火食气也。竹叶石膏汤，或清肺轻剂。雄按：火邪克金，先必清肺矣。大凡热深厥深，四肢逆冷，魏柳洲曰：火极似水，乃物极必反之候。凡患此，为燥热温补所杀者多矣，哀哉！盖内真寒而外假热，诸家尝论之矣。内真热而外假寒，论及者罕也。雄按：道光甲辰六月初一日至初四日，酷热异常，如此死者，道路相接，余以神犀丹、紫雪二方救之，极效。但看面垢齿燥，二便不通，或泻不爽，为是，大忌误认伤寒也。雄按：尤忌误以暑为阴邪，或指暑中有湿，而妄投温燥渗利之药也。上暑厥。雄按：王节斋云：夏至后病热为暑，相火令行，感之自口齿入，伤心包络经，甚则火热制金，不能平木，而为暑风。张兼善云：清邪中上，浊邪

中下，其风寒湿皆地之气，所以俱中足经，惟暑乃天之气，系清邪，所以中手少阴心经。

六、幼儿断乳纳食，值夏月脾胃主气，易于肚膨泄泻，足心热，形体日瘦，或烦渴善食，渐成五疳积聚。当审体之强弱，病之新久，有余者疏胃清热。食入粪色白，或不化，健脾佐消导清热。若湿热内郁，虫积腹痛，徐云：此证最多。导滞驱虫微下之。缓调用肥儿丸之属。

上热疳。

七、夏季秋热，小儿泄泻，或初愈未愈，满口皆生疳蚀，当有阻塞咽喉致危者，此皆在里湿盛生热，热气蒸灼，津液不生，湿热偏伤气分，治在上焦，或佐淡渗。徐云：须用外治。世俗常刮西瓜翠衣治疳，徐云：合度。取其轻扬渗利也。

上口疳。

八、夏季湿热郁蒸，脾胃气弱，水谷之气不运，湿著内蕴为热，渐至浮肿腹胀，小水不利，治之非法，水湿久渍，逆行犯肺，必生咳嗽喘促，甚则坐不得卧，俯不得仰，危期速矣。大凡喘必生胀，胀必生喘。方书以先喘后胀，治在肺；先胀后喘，治在脾，亦定论也。《金匮》有风水、皮水、石水、正水、黄汗，以分表里之治。河间有三焦分消。子和有磨积逐水。皆有奥义，学者不可不潜心体认，难以概述。阅近代世俗，论水湿喘胀之证，以《内经》开鬼门取汗为表治，分利小便洁净府为里治。经旨《病能篇》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以健脾燥湿为稳治。治之不效，技穷束手矣。不知凡病皆本乎阴阳，通表利小便，乃宣经气，利腑气，是阳病治法；暖水脏、温脾胃、补土以驱水，是阴病治法。治肺痹，以轻开上；治脾，必佐温通。若阴阳表里乖违，脏真日漓，阴阳不运，亦必作胀，治以通阳，乃可奏绩，如《局方》禹馀粮丸，甚至三焦交阻，必用分消，肠胃窒塞，必用下夺。然不得与伤寒实热同例，擅投硝、黄、枳、朴、扰动阴血。若太阴脾脏，饮湿阻气，温之、补之不应，欲用下法，少少甘遂为丸可也。徐云：亦太峻。其治实证，选用方法备采。雄按：叶氏《景岳发挥》有"因喘而肿，当以清肺为要"之论，宜参。若水湿侵脾，发肿致喘，治当补土驱水，设水气上凌心包，变呃更危。陈远公云：用薏苡、茯神各一两，白术、苍术各三钱，半夏、陈皮各一钱，丁香五分，吴萸三分，名止呃汤。二剂可安。

喘胀备用方　徐云：太猛厉者，不可轻用。

葶苈大枣汤　泻白散　大顺散　牡蛎泽泻散　五苓散　越脾汤　甘遂半夏汤　控涎丹　五子五皮汤　子和桂苓丸　禹功丸　茯苓防己汤　中满分消汤　小青龙汤　木防己汤

九、吐泻一证，幼儿脾胃受伤，陡变惊搐最多。徐云：此证多是痰湿。若是不正秽气触入，或口食生冷，套用正气散、六和汤、五积散之类。正气受伤，肢冷呃忒，呕吐自利，即用钱氏益黄散。有痰用星附六君子汤、理中汤等。倘热气深伏，烦渴引饮，呕逆者连香饮，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热闭神昏，用至宝丹。寒闭，用来复丹。

一〇、稚年夏月食瓜果，水寒之湿，著于脾胃，令人泄泻，其寒湿积聚，未能遽化热气，必用辛温香窜之气，古方中消瓜果之积，以丁香、肉桂

或用麝香，今七香饼治泻，亦祖此意。其平胃散、胃苓汤亦可用。

雄按：此非温热为病，何必采入。缘夏月此等证候甚多，因畏热贪凉而反生寒湿之病，乃夏月之伤寒也。虽在暑令，实非暑证。昔人以阴暑名之，谬矣。譬如避火而溺于水，拯者但可云出之于水，不可云出之于阴火也。

一一、疟之为病，因暑而发者居多。雄按：可谓一言扼要，奈世俗惟知小柴胡汤为治，误人多矣。方书虽有痰、食、寒、热、瘴、疠之互异。幼稚之疟，多因脾胃受病。雄按：因暑而发者，虽大人之疟，无不病于脾胃，以暑多兼湿，脾为土脏，而胃者以容纳为用，暑邪吸入，必伏於此也。然气怯神昏，初病惊痫厥逆为多，在夏秋之时，断不可认为惊痫。大方疟证，须分十二经，与咳证相等。若幼科，庸俗但以小柴胡去参，或香薷、葛根之属。雄按：举世无不尔，于幼科乎何尤。不知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致变屡矣。雄按：柴葛之弊，二语见林北海重刊张司农《治暑全书》，叶氏引用，原非杜撰，洄溪妄评，殊欠考也。幼科纯阳，暑为热气。雄按：在天为暑，在地为热，故暑即热之气也。昔人谓有阴暑者，可笑已极，其分中热、中暑为二病者，是析一气而两也。又谓暑合湿热而成者，是并二气而一也，奚可哉。证必热多烦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汤，二进必愈。其冷食不运，有足太阴脾经见证，初用正气，或用辛温，如草果、生姜、半夏之属。雄按：切记，此是治暑月因寒湿而病之法。方书谓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热，疟久色夺，唇白、汗多、馁弱，必用四兽饮。雄按：邪去而正衰，故用此药。阴虚内热，必用鳖甲、首乌、知母，便渐溏者忌用。久疟营伤，寒胜，加桂、姜，拟初中末疟门用药于下：雄按：叶氏《景岳发挥》内所论疟痢诸候，宜参。

初病暑风湿热疟药：

脘痞闷：枳壳　桔梗　杏仁　厚朴（二味喘最宜）　瓜蒌皮　山栀　香豉

头痛宜辛凉轻剂：连翘　薄荷　赤芍　羚羊角　蔓荆子　滑石（淡渗清上）。

重则用石膏，口渴用花粉，烦渴用竹叶石膏汤。

热甚则用黄芩、黄连、山栀。

一二、夏季身痛属湿，羌、防辛温宜忌，宜用木防己、蚕砂。雄按：豆卷可用。

暑热邪伤，初在气分，日多不解，渐入血分，反渴不多饮，唇舌绛赤，芩、连、膏、知，不应。必用血药，量佐清气热一味足矣。

轻则用青蒿、丹皮（汗多忌）、犀角、竹叶心、元参、鲜生地、细生地、木通（亦能发汗）、淡竹叶。若热久痞结，泻心汤选用。

一三、夏月热久入血，最多蓄血一证。徐云：历炼之言。谵语昏狂，看法以小便清长，大便必黑为是，桃核承气汤为要药。

疟多用乌梅，以酸泄木安土之意。雄按：邪未衰者忌之。用常山、草果，乃劫其太阴之寒，以常山极走，使二邪不相并之谓。徐云：兼治痰。雄按：内无寒痰者不可浪用。用人参、生姜，曰：露姜饮，一以固元，一以散邪，取通神明、去秽恶之气。雄按：必邪衰而正气已虚者，可用此。总之，久疟气馁，凡壮胆气，皆可止疟，未必真有疟鬼。雄按：有物凭之者，间或有之，不必凡患疟疾皆有祟也。又，疟疾既久，深入血分，或结疟母，鳖甲煎丸。设用煎方，活血通络可矣。徐忠可云：幼儿未进谷食者，患疟久不止，用冰糖浓汤，余试果验。徐云：亦一单方。雄按：食谷者，疟久不止，须究其所以不止而治之。

一四、痢疾一证，古称滞下，盖里有滞浊而后下也。但滞在气、滞在血，冷伤、热伤而滞非一。今人以滞为食，但以消食，并令禁忌饮食而已。雄按：更有拘泥“吃不死之痢疾”一言，不论痢属何邪，邪之轻重，强令纳食，以致剧者近尤多也。盖所谓吃不死之痢疾者，言痢之能吃者，乃不死之证，非恶谷而强食也。

夫疟痢皆起夏初，都因湿热郁蒸，以致脾胃水谷不通，湿热灼气，血为粘腻。先痛后痢，痢后不爽。若偶食瓜果水寒即病，未必即变为热，先宜辛温疏利之剂。雄按：虽未必即化为热，然有暑湿内郁，本将作痢，偶食生冷，其病适发者，仍须察脉证而施治法，未可遽以为寒证也，余见多矣，故谨赘之。若脓血几十行，疠痛后重初用宣通驱热，如芩、连、大黄，必加甘草以缓之。非如伤寒粪坚，须用芒硝咸以软坚，直走破泄至阴，此不过苦能胜湿，寒以逐热，足可却病。古云：行血则便脓愈，导气则后重除。行血凉血，如丹皮、桃仁、延胡、黑查、归尾、红花之属。导气如木香、槟榔、青皮、枳、朴、橘皮之属。世俗通套，不过如此。盖疟伤于经，犹可延挨。痢关乎脏，误治必危。诊之大法，先明体质强弱，肌色苍嫩，更询起居致病因由。初病体坚质实，前法可遵。久病气馁神衰，虽有腹痛后重，亦宜详审，不可概以攻积清夺施治。

噤口不纳水谷下痢，都因热升浊攻，必用大苦，如芩、连、石莲清热，人参辅胃益气，热气一开，即能进食，药宜频频进二、三日。徐云：人参必同清热之药用，便为合度。

小儿热病最多者，以体属纯阳，六气著人，气血皆化为热也。雄按：大人虽非纯阳，而阴虚体多，客邪化热，亦甚易也。饮食不化，蕴蒸于里，亦从热化矣。然有解表已，复热；攻里热已，复热；利小便愈后，复 热。养阴滋清，热亦不除者。张季明谓元气无所归著，阳浮则倏热矣。六神汤主之。

一五、秋深初凉，稚年发热咳嗽，雄按：大人亦多病此。证似春月风温证。但温乃渐热之称，凉即渐冷之意。春月为病，犹是冬令固密之余；秋令感伤，恰值夏月发泄之后。其体质之虚实不同。徐云：通人之言也。但温自上受，燥自上伤，理亦相等，均是肺气受病，世人误认暴感风寒，混投三阳发散，津劫燥甚，喘急告危。若果暴凉外束，身热痰嗽，只宜葱豉汤，或苏梗、前胡、杏仁、枳、桔之属，仅一、二剂亦可。更有粗工亦知热病，与泻白散加芩、连之属，不知愈苦助燥，必增他变，当以辛凉甘润之方，气燥自平而愈。慎勿用苦燥劫烁胃汁。雄按：夏令发泄，所以伏暑之证，多于伏寒也。

秋燥一证，气分先 受，治肺为急。若延绵数十日之久，病必入血分，又非轻浮肺药可治。须审体质证端，古谓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沈尧峰云：在天为燥，在地为金，燥亦五气之一也。雄按：以五气而论，则燥为凉邪，阴凝则燥，乃其本气。但秋燥二字，皆从火者，以秋承夏后，火之余焰未息也。若火既就之阴竭，则燥是其标气，治分温润、凉润二法。然金曰从革，故本气病少，标气病多。此圣人制字之所以从火。而《内经》云：燥者润之也。海峰云：燥气胜复。片言而析，是何等笔力。然燥万物者，莫熯乎火。故火未有不燥，而燥未有不从火来。温热二证论火，即所以论燥也。若非论燥，仲景条内，两“渴”字从何处得来？且热病条云：“口燥渴”，明将燥字点也。喻氏云：古人以燥热为暑，故用白虎汤主治。此悟彻之言也。明乎此，则温热二证，火气兼燥，夫复何疑？雄按：今人以暑为阴邪，又谓暑中有湿，皆呓语也。

徐洄溪曰：此卷议论，和平精切，字字金玉，可法可传。得古人之真诠而融化之，不仅名家，可称大家矣。敬服敬服！

黄退庵曰：先生乃吴中之名医也，始习幼科，后学力日进，扩充其道，于内科一门，可称集大成焉。论温证虽宗河间，而用方工细，可谓青出于蓝。但欲读其书者，须先将仲景以下诸家之说，用过工夫，然后探究叶氏方意所从来，庶不为无根之萍也。

雄按：叶氏医案，乃后人所辑。惟此卷《幼科要略》，为先生手定。华氏刻于医案后以传世，徐氏以为字字金玉。奈大方家视为幼科治法，不过附庸于此集，皆不甚留意。而习幼科者，谓此书为大方之指南，更不过而问焉。即阐发叶氏，如东扶鞠通、虚谷者，亦皆忽略而未及也。予谓虽为小儿说法。大人岂有他殊，故于《温热论》后，附载春温、夏暑、秋燥诸条，举一反三，不仅为活幼之慈航矣。

卷　四

陈平伯外感温病篇

雄按：此与下篇相传为陈、薛所著。究难考实。姑从俗以标其姓字。俟博雅正之。

盖闻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当分四气。治伤寒家，徒守发表攻里之成方，不计辛热苦寒之贻害，遂使温热之旨，蒙昧不明，医门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敏，博览群书，广搜载籍，而恍然于温热病之不可不讲也。《内经》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盖谓冬时严寒，阳气内敛，人能顺天时而固密，则肾气内充，命门为三焦之别使，亦得固腠理而护皮毛。虽当春令升泄之时，而我身之真气，则内外弥沦，不随升令之泄而告匮，纵有客邪，安能内侵？是《内经》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时者，以冬为水旺之时，属北方寒水之化，于时为冬，于人为肾。井水温而坚冰至，阴外阳内，有习坎之义。故立言归重于冬，非谓冬宜藏而他时可不藏精也。雄按：喻氏云：春夏之病，皆起于冬，而秋冬二时之病，皆起于夏，夏月藏精，则热邪不能侵，与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无异也。故丹溪谓夏月必独宿淡味，保养金水二脏，尤为摄身之仪式焉。即春必病温之语，亦是就近指点，总见里虚者表不固，一切时邪，皆易感受。学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时六气之为病矣。雄按：此论冬不藏精，春易病温之理甚通，惟不知有伏气为病之温，是其蔽也。陈氏此例与鞠通《条辨》，皆叶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有伏气之温热，二家竟未细绎，毋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无论矣。《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伤寒、雄按：麻黄汤证是也。有中风、雄按：桂枝汤证是也。有风温、雄按：冬温春温之外受者。有热病、雄按：即暑病也，又谓之暍。有湿温。雄按：即暑兼湿为病也，亦曰湿热。夫统此风寒湿热之邪，而皆名之曰伤寒者，亦早鉴于寒藏受伤，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谓之伤寒也。雄按：仲景本论，治法原有区别，界画甚严，后人不察，罔知所措，多致误人，兹余辑此专论，以期了然于学者之心目也。独是西北风高土燥，风寒之为病居多。雄按：亦不尽然。东南地界水湿，湿热之伤人独甚。从来风寒伤形，伤形者定从表入。湿热伤气，伤气者不尽从表入。故治伤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温热也。夫温者，暖也、热也，非寒之可比也。风邪外束，则曰风温。湿邪内侵，则曰湿温。纵有微寒之兼袭，不同栗冽之严威，是以发表宜辛凉，不宜辛热。清里宜泄热，不宜逐热。雄按：亦有宜逐者，总须辨证耳。盖风不兼寒，即为风火，湿虽化热，终属阴邪。雄按：湿固阴邪，其兼感热者，则又不可谓之阴矣。自昔仲景著书，不详温热，遂使后人各呈家技，漫无成章。而凡

大江以南，病温多而病寒少，雄按：北省温病，亦多于伤寒。投以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雄按：篇中非伏气之说，皆为节去，弃瑕录瑜，后该仿此。

一、风温为病，春月与冬季居多。或恶风，或不恶风，必身热，咳嗽，烦渴，此风温证之提纲也。

本篇未署注家姓氏者皆自注。

春月风邪用事，冬初，气暖多风。雄按：冬暖不藏，不必定在冬初也。故风温之病，多见于此，但风邪属阳，阳邪从阳，必伤卫气。人身之中，肺主卫。又胃为卫之本，是以风温外搏，肺胃内应。风温内袭，肺胃受病。其温邪之内外有异形，而肺胃之专司无二致。故恶风为或有之证，而热、渴、咳嗽，为必有之证也。三复仲景书，言温病者再，一则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不过以不恶寒而渴之证，辨伤寒与温病之异，而非为风温叙证也。雄按：此言伏气发为春温，非冬春所感之风温。故曰太阳病，以太阳为少阴之表也。再则曰：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夫灼热因于发汗，其误用辛热发汗可知，仲景复申之曰：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凡此，皆误汗劫液后变现之证，非温病固有之证也。续云：若被下者，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发黄色，剧则如惊痫状，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详用下、用火之变证，而未言风温之本来现证也。雄按：此言温病误汗，热极生风，故曰风温，乃内风也。非冬春外感之风温，陈氏不知有伏气春温之病，强为引证，原可删也。然病之内外虽殊，证之属温则一。姑存之以为后学比例。然从此细参，则知风温为燥热之邪，燥令从金化，燥热归阳明，故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风温为燥热之病，燥则伤阴，热则伤津，泄热和阴，又为风温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为逆矣。用是不辞僭越，而于仲景之无文处求文，无治处索治，叙证施治，列为条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雄按：外感温病，仲圣虽未言，而叶氏已详论矣。

二、风温证，身热畏风，头痛咳嗽，口渴，脉浮数，舌苔白者，邪在表也。当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叶、川贝之属，凉解表邪。杨云：前胡、桔梗，一降一升，以泄肺邪。诚善，然桔梗宜少用。

风属阳邪，不挟寒者为风温。阳邪必伤阳络，是以头痛畏风；邪郁肌表，肺胃内应，故咳嗽、口渴、苔白；邪留于表，故脉浮数。表未解者当先解表，但不同于伤寒之用麻、桂耳。

雄按：何西池云：辨痰之法，古人以黄稠者为热，稀白者为寒，此特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伤风咳嗽，痰随嗽出，频嗽而多，色皆稀白，误作寒治，多致困顿。盖火盛壅逼，频咳频出，停留不久，故未至于黄稠耳？迨火衰气平，咳嗽渐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黄而稠．缘火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炼使然耳。故黄稠之痰，火气尚缓而微；稀白之痰，火气反急而盛也。此皆当用辛凉解散，而不宜于温热者，推之内伤亦然。孰谓稀白之痰，必属于寒哉？总须临证细审，更参以脉，自可见也。

三、风温证：身热，咳嗽，自汗，口渴，烦闷，脉数，舌苔微黄者，热在肺胃也。当用川贝、牛蒡、桑皮、连翘、橘皮、竹叶之属，凉泄里热。

此温邪之内袭者，肺热，则咳嗽汗泄。胃热，则口渴烦闷。苔白转黄，风从火化，故以清泄肺胃为主。

雄按：苔黄不甚燥者，杨云：故条中言微黄，亦具见斟酌。治当如是。若黄而已干，则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须易栝蒌、黄芩，庶不转伤其液也。

四、风温证：身灼热，口大渴，咳嗽烦闷，谵语如梦语，脉弦数，干呕者，此热灼肺胃，风火内旋。当用羚羊、川贝、连翘、麦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属，以泄热和阴。

此温邪袭入肺胃之络，灼伤阴津，引动木火，故有烦渴呕逆等证，急宜泄去络中之热，庶无风火相煽，走窜包络之虞。

雄按：嗽且闷，麦冬未可即授，嫌其滋也，以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胜其任矣。木火上冲而干呕，则青蒿虽清少阳，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栀子、竹茹、枇杷叶，则妙矣。杨云：议药细极微芒，读者不可草草读过。

五、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下利，苔黄，谵语，胸痞，脉数，此温邪由肺胃下注大肠。当用黄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属，以升泄温邪。

大肠与胃相连属，与肺相表里，温邪内逼，下注大肠则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温邪，不必专于治利。按《伤寒论》："下利谵语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气汤"，是实热内结，逼液下越，必有舌燥苔黄刺，及腹满痛证兼见，故可下以逐热。若温邪下利，是风热内迫，虽有谵语一证，仍是无形之热，蕴蓄于中，而非实满之邪，盘结于内，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黄之下逐也。

雄按：伤寒为阴邪，未尝传腑化热，最虑邪气下陷，治必升提温散，而有早下之戒。温热为阳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难得下行。若肺气肃降有权，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杨云：小儿患疹，必下利，与此正同。故温病多有发疹者，误升则邪入肺络，多喘吼而死？既云：宜清泄其邪，不必专于治利矣。况有咳嗽胸痞之兼证，岂葛根、豆卷、桔梗之所宜乎？当易以黄连、桑叶、银花。须知利不因寒，润药亦多可用。仲圣以猪肤、白蜜治温病下利，《寓意草》论肺热下利最详，学者宜究心焉。且伤寒与温热，邪虽不同，皆属无形之气。伤寒之有燥矢，并非是气结成，乃寒邪化热，津液耗伤，糟粕炼成燥矢耳。温热病之大便不闭为易治者，以脏热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谓腑气通则脏气安也。设大便闭者，热烁胃津，日久亦何尝无燥矢宜下之证哉？惟伤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于腑，始可下其燥矢。温热由肺及胃，虽不比疫证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凉，故结成燥矢者较少耳。忆嘉庆己卯春，先君子病温而大便自利，彼时，吾杭诸名医咸宗陶节庵书以治伤寒，不知所谓温证也，见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提而不应，或云是漏底证，渐投温补，病日以剧，将治木矣。父执翁七丈，忘其字矣。似是"立贤"二字。荐浦上林先生来视，浦年甚少，诊毕，即曰是温证也，殆误作伤寒治，而多服温燥之药乎？幸而自利不止，热势尚有宣泄，否则早成灰烬，奚待今日耶？即用大剂犀角、石膏、银花、花粉、鲜生地、麦冬等药，嘱煎三大碗，置于榻前频频灌之。药未煎成之际，先笃蔗浆恣饮之。诸戚长见方，相顾莫决，赖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药，至一周时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渐愈。时（雄）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识之，逾二年先君捐馆，（雄）湖口远游，闻浦先生以善用清凉，为众口所烁，乃从事于景岳，而以温补称。枉道徇人，惜哉！然（雄）之究心于温热，实浦先生有以启之也。浦今尚在，因其远徙于乡，竟未遑往质疑义为恨，附记于此，聊志感仰之意云尔。

六、风温证：热久不愈，咳嗽，唇肿，口渴，胸闷，不知饥，身发白疹如寒粟状，自汗脉数者，此风邪挟太阴脾湿，发为风疹。杨云：白疹乃肺胃湿热也，与脾无涉，亦与风无涉。用牛蒡、荆芥、防风、连翘、橘皮、甘草之属凉解之。

风温本留肺胃，若太阴旧有伏湿者，风热之邪，与湿热相合，流连不解，日数虽

多，仍留气分，由肌肉而外达皮毛，发为白疹。盖风邪与阳明营热相并，则发斑。与太阴湿邪相合，则发疹也。又有病久中虚，气分大亏而发白疹者，必脉微弱而气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

雄按：白疹即白痦也，虽挟湿邪久不愈而从热化，且汗渴脉数，似非荆防之可再表，杨云：此湿亦不必用橘皮之燥。宜易滑石、苇根、通草，杨云：精当。斯合凉解之法矣。若有虚象，当与甘药以滋气液。

七、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胸痞，头目胀大，面发泡疮者，风毒上壅阳络。当用荆芥、薄荷、连翘、元参、牛蒡、马勃、青黛、银花之属，以清热散邪。

此即世俗所谓大头病也，古人用三黄汤主治。然风热壅遏，致络气不通，头肿如斗，终不若仿普济消毒饮之宣络涤热为佳。

八、风温证：身大热，口大渴，目赤唇肿，气粗烦躁，舌绛齿板，痰咳，甚至神昏谵语，下利黄水者，风温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最为危候。用犀角、连翘、葛根、元参、赤芍、丹皮、麦冬、紫草、川贝、人中黄，解毒提斑，间有生者。杨云：葛根、麦冬俱与证不甚登对。

此风温热毒，内壅肺胃，侵入营分，上下内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气体壮实者，犹可挽回，否则必坏。

九、风温毒邪，始得之，便身热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泻，脉伏者，热毒内壅，络气阻遏。当用升麻杨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则邪入肺络，必喘吼而声如曳锯，陈公想未之见耳。黄芩、犀角、银花、甘草、豆卷之属，升散热毒。

此风温毒之壅于阳明气分者，杨云：仍系肺病。即仲景所云阳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气分，未入营阴，故可升散而愈。

一〇、风温证：身热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难转侧，多眠睡，鼻鼾，语难出，脉数者，温邪内逼，阳明精液劫夺，神机不运。用石膏、知母、麦冬、半夏、竹叶、甘草之属，泄热救津。

鼻鼾、面赤，胃热极盛。人之阴气，依胃为养，热邪内灼，胃液干枯，阴气复有何资，而能渗诸阳灌诸络，是以筋骨懈怠，机关失运，急用甘凉之品以清热濡津，或有济也。

雄按：宜加西洋参、百合、竹沥。

一一、风温证：身热痰咳，口渴神迷，手足瘛疭，状若惊痫，脉弦数者，此热劫津液，金囚木旺。当用羚羊、川贝、青蒿、连翘、知母、麦冬、钩藤之属，以息风清热。

肺属金而畏火，赖胃津之濡养，以肃降令而溉百脉者也。热邪内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资。木为火之母，子能令母实，火旺金囚，木无所畏，反侮所不胜．是以筋脉失养，风火内旋，瘛疭惊痫，在所不免，即俗云发痉是也。故以息风清热为主治。

雄按：可加元参、栀子、丝瓜络。

一二、风温证：热渴烦闷，昏愦不知人，不语如尸厥，脉数者，此热邪内蕴，走窜心包络。当用犀角、连翘、焦远志、鲜石菖蒲、麦冬、川贝、牛黄、至宝之属，泄热通络。

热邪极盛，与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包，逼乱神明，闭塞络脉，以致昏迷不语，其状如尸，俗谓发厥是也。闭者宜开，故以香开辛散为务。

热邪极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包，逼乱神明，闭塞络脉，虽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开辛散。然热极似水，一派烟雾尘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识，如人行烟尘中，口鼻皆燥，非两解不能散其势。再入温热之处，则人当燥闷死矣。且温热多燥，辛香之品尽是燥，燥与热斗，立见其败。且心神为热邪蒸围，非闭塞也。有形无形，治法大异。遇此每在败时，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补薛生白先生一法于后：极明雄黄一两，研极细，入铜勺内。又研提净牙硝六钱，微火熔化，拨匀如水时，杨云：雄黄多而牙硝少，何能匀拨如水？两字、钱字，必有一误。急滤清者于碗，粗渣不用，凝定，此丹灶家秘制也。凡遇前证，先用陈雨水十碗，内取出一碗，煎木通一钱，通草三钱，倾入九碗冷水内。又取犀角磨入三钱，或旋磨旋与亦可，每碗约二三分。再将制雄挑二三厘入碗，冷与服。时时进之，能于三日内进之尽，必有清痰吐出数碗而愈，杨云：据此用法，当是黄一分，而硝六分也。十救七八。盖此证死期最缓，而医人无他法，每每付之天命，牛黄清心而已，可胜长叹！雄按：炼雄黄法，旧方于游宦纪闻，见《知不足斋丛书》。

薛生白湿热病篇

雄按：此篇始见于舒松摩重刻《医师秘笈》，后云是薛作，章氏从而释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陈作后，吴子音《温热赘言》连前篇并为一人之书，并不标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补薛生白先生一法于后”云云，则此篇亦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补一法，又无薛生白三字，且此篇张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称曰余诊。言人人殊，无从核实，姑存疑以质博雅。

一、湿热证，雄按：即受湿又感暑也。即是湿温，亦有湿邪久伏而化热者。喻氏以为三气者，谓夏令地气已热，而又加以天上之暑也。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吴本下有“或黄”二字），口渴不引饮。雄按：甘露消毒丹最妙。吴本虽出江本之后，无甚异同。所附酒客一案云，是其师治，似较江本为可信也。故引证但据吴本，而江本从略。

未署注家姓氏者皆为自注。

此条乃湿热证之提纲也。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章虚谷云：胃为戊土属阳，脾为己土属阴。湿土之气，同类相召，故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胃也。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如风寒在太阳则恶寒，传阳明即变为热而不恶寒。今以暑湿所合之邪，故人身阳气旺，即随火化而归阳明；阳气虚，即随湿化而归太阴也。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雄按：此二句从吴本补入。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肝脾胃所居相近也。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少阳之气，由肝胆而升，流行三焦，即名相火。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逆。经曰：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者，阳和之生气，即元气也；壮火者，元阳之暴气，故反食其元气。食犹蚀也，外邪郁甚，使阳和之气悉变为亢暴之气，而充斥一身也。故是证最易耳聋干呕，发痉发厥。暑湿之邪，蒙蔽清阳，则耳聋。内扰肝脾胃，则干呕而痉厥也。而提纲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诸证，皆湿热病兼见之变局，而非湿热病必见之正局也。必见之证，标于提纲，使人辨识，不至与他病混乱，其兼见之变证，或有或无，皆不可定。若标之反使人迷惑也。始恶寒者，阳为湿遏而恶寒，终非若寒伤于表之恶寒。湿为阴邪，始遏其阳而恶寒，即与暑合，则兼有阳邪，终非如寒邪之纯阴，而恶寒甚也。后但热不寒，则郁而成热，反恶热矣。雄按：后则湿郁成热，故反恶热，所谓六气皆从火化也。况与暑合，则化热尤易也。热盛阳明，则汗出。章云：热在湿中，蒸湿为汗。湿蔽清阳，则胸痞。湿邪内盛，则舌白。湿热交蒸，则舌黄。雄按：观此句则提纲中舌白下应有“或黄”二

字。热则液不升而口渴，湿则饮内留而不引饮。章云：以上皆明提纲所指，为必有之证也。然所云表者，乃太阴阳明之表，而非太阳之表。（湿与邪归脾胃，非同风寒之在太阳也）。雄按：据此则前病在太阴下必有脱简，应从吴本补入。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也；阳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四肢禀气于脾胃，而肌肉脾胃所主，若以脾胃分之，则胃为脾之表，胸为胃之表也。故胸痞为湿热必有之证，四肢倦怠，肌肉烦疼，亦必并见。此湿热在脾胃之表证也。其所以不干太阳者，以太阳为寒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雄按：肺为天，天包地外而处于上，膀胱为水，水环地极而处于下，故皆为一身之表，而风为阳邪，首及肺经，寒为阴邪，先犯膀胱。惟湿为中土之气，胃为中土之腑，故胃受之。杨云：此注奇情至理，所谓语必惊人，总近情也。风寒必自表入，故属太阳。雄按：陈亮师云：风邪上受，肺合皮毛，故桂枝证有鼻鸣干呕也。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章云：是湿随风寒而伤表，郁其阳气而变热，如仲景条内之麻黄赤小豆汤证是也，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暑湿熏蒸之气，必由口鼻而入。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阳明太阴受病。湿轻暑重，则归阳明；暑少湿多，则归太阴。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雄按：此与叶氏温热篇第三章之论合。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章云：外经络，内脏腑，膜原居其中，为内外交界之地。凡口鼻肌肉所受之邪，皆归于此也，其为三焦之门户，而近胃口，故膜原之邪，必由三焦而入脾胃也。杨云：细绎此言，则膜原乃人脂内之膜也。然邪之由鼻入者，必先至肺，由口入者，必先至胃，何以云必归膜原？此不可解者也。若云在内之邪，必由膜原达外，在外之邪，必由膜原入内，则似矣。要之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温病乃少阴太阳同病。此仲景所论伏气之春温，若叶氏所论外感之风温，则又不同者。雄按：此注知有少阴太阳之温病，则与前篇风温条例力非伏气之论者，断非一人之笔，即按文义亦彼逊于此。吴氏何以并为一家，江本必欲相合强为删改，岂非自呈伪妄耶。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始受于膜原，终归于脾胃。而提纲中言不及脉者，以湿热之证，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随证见，不拘一格，故难以一定之脉，拘定后人眼目也。阳明热盛见阳脉，太阴湿盛见阴脉，故各随证见也。

湿热之证，阳明必兼太阴者，徒知脏腑相连，湿土同气，而不知当与温病之必兼少阴比例，少阴不藏，木火内燔，风邪外袭，表里相应，故为温病。此即经言冬不藏精，春发温病，先由内伤而后外感，膏粱中人多有之。其冬伤于寒，由少阴伏邪，至春发出于太阳之温病，藜藿中人多有之。皆必兼少阴者也。若外感风温，邪当上受者，又当别论矣。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脾主为胃行津液者也，脾伤而不健运，则湿饮停聚，故曰脾虚生内湿也。雄按：此言内湿素盛者。暑邪入之，易于留著，而成湿温病也。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脏之谓。若湿热之证，不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雄按：内湿不盛者，暑邪无所依傍，虽患湿温，治之易愈。或有先因于湿，再因饥劳而病者，亦属内伤挟湿，标本同病。然劳倦伤脾为不足，湿饮停聚为有余。雄按：脾伤湿聚，曷云有余？盖太饱则脾困，过逸则脾滞，脾气困滞而少健运，则饮停湿聚矣。较之饥伤而脾馁，劳伤而脾乏者，则彼尤不足，而此尚有余也。后人改饥饱劳逸，为饥饱劳役，不但辨证不明，于字义亦不协矣。所以内伤外感，孰多孰少，孰实孰虚，又在临证时权衡矣。

二、湿热证：恶寒无汗，身重头痛，雄按：吴本下有“胸痞腰疼”四字。湿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味。头不痛者，去羌活。雄按：吴本无藿香、香薷、薄荷、牛蒡子，有葛根、神曲、广皮、枳壳。

身重恶寒，湿遏卫阳之表证，头痛必挟风邪，故加羌活，不独胜湿，且以祛风。杨云：湿宜淡渗，不宜专用燥药，头痛属热，不必牵涉及风。此条乃阴湿伤表之候。章

云：恶寒而不发热，故为阴湿。雄按：阴湿故可用藁、术、羌活以发其表。设暑胜者，三味皆为禁药，章氏既知阴湿，因见其用香藁一味，遂以此条为暑证之实据，总由误以湿热为暑也。故其论暑，连篇累牍，皆是影响之谈。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难臆断，况太极无形，空谈无谓，道迩求远，反误后人。兹概从删，免滋眩惑。

三、湿热证：雄按：吴本下有“汗出”二字。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雄按：吴本下有“胸痞腰”三字。痛，湿在肌肉，不为雄按：吴本作“可”。汗解。宜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白通草、桔梗等味。不恶寒者，去苍术皮。雄按：吴本此句作“汗少恶寒者，加葛根。条内无荷叶、藿香、通草、桔梗。有神曲、广皮。

此条外候与上条同，惟汗出独异，更加关节疼痛，乃湿邪初犯阳明之表，而即清胃脘之热者，不欲湿邪之郁热上蒸，而欲湿邪之淡渗下走耳！此乃阳湿伤表之候。以其恶寒少而发热多，故为阳湿也。雄按：吴本下有“然药用渗利，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二句。

四、湿热证：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此湿热侵入经络脉隧中。宜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藤、海风藤、酒炒黄连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此条乃湿邪挟风者。风为木之气，风动则木张，乘入阳明之络，则口噤。走窜太阴之经，则拘挛。故药不独胜湿，重用息风。一则风药能胜湿，一则风药能疏肝也。选用地龙诸藤者，欲其宣通脉络耳。十二经络皆有筋相连系，邪由经络伤及于筋，则痓疡拘挛，角弓反张，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当舒肝。雄按：地龙殊可不必，加以羚羊、竹茹、桑枝等亦可。笆伯云：地龙、灵仙、苍耳、海风藤，似嫌过于走窜，不如羚羊、竹茹、桑枝等较妥，或加钩藤可乎。

或问仲景治痉，原有桂枝加栝蒌根及葛根汤两方，岂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耶？今之痉者，与厥相连，仲景不言及厥，岂《金匮》有遗文耶？予曰：非也。药因病用，病源既异，治法自殊。伤寒之痉自外来，（谓由外风），证属太阳（口噤即属阳明，义详本论），治以散外邪为主；湿热之痉自内出（谓由内风），波及太阳，治以息内风为主。盖三焦与肝胆同司相火（少阳生气，生于肝胆，流行三焦，名相火也），中焦湿热不解，则热盛于里，而少火悉成壮火。火动则风生，而筋挛脉急；风煽则火炽，而识乱神迷。雄按：设再投桂、葛以助其风，则燎原莫救矣。身中之气，随风火上炎，而有升无降，雄按：治温热诸病者，不可不知此理。常度尽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暴厥”者是也。外窜经脉，则成痉；内侵膻中，则为厥。痉厥并见，正气犹存一线，则气复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则厥不回而死矣。雄按：喻氏云：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是也。故治温热诸病，首宜瞻顾及此。董废翁云：胃中津液不竭，其人必不即死。皆见到之言也。奈世人既不知温热为何病，更不知胃液为何物，温散燥烈之药，漫无顾忌，诚不知其何心也。所以痉之与厥，往往相连，伤寒之痉自外来者，安有是哉。雄按：此痉即痓疡也，吴鞠通辨之甚详。

暑月痉证，与霍乱同出一源，风自火出，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泻，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流入脉络则反张，是名痉。但痉证多厥，霍乱少厥。盖痉证风火闭郁，郁则邪势愈甚，不免逼乱神明，故多厥。霍乱风火外泄，泄则邪势外解。雄按：宜作“越”，不致循经而走，故少厥，此痉与霍乱之分别也。然痉证邪滞三焦，三焦乃火化，风得火而愈煽，则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乱邪走脾胃，脾胃乃湿化，邪由湿而停留，则淫及诸经而拘挛。火郁则厥，火窜则挛，又痉与厥之遗祸也。痉之挛急，乃湿热生风，霍乱之转筋，乃风来胜湿。雄按：木克土也。痉则由经及脏而厥，

霍乱则由脏及经而挛，总由湿热与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夫湿多热少，则风入土中而霍乱。雄按：霍乱湿多热少，道其常也。余自髫年，即见此证流行，死亡接踵，然闻诸父老云，向来此证甚稀，而近则常有，因于道光戊戌辑一专论问世，嗣后此证屡行，然必在夏月亢旱酷暑之年，则其证乃剧，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后始息。夫彤彤徂暑，湿自何来？只缘今人蕴湿者多，暑邪易于深伏，迨一朝猝发，遂至阖户沿村，风行似疫。医皆未知原委，理中、四逆随手乱投，殊可叹也！余每治愈此证，必问其人曰，病未猝发之先，岂竟毫无所苦哉？或曰：病前数日，手足心先觉热。或曰：未病前睹物皆红如火。噫！岂非暑热内伏欲发，而先露其机耶？戚丰纪元，此证盛行，经余治者，无一不活，而世人不察，辄以姜、附杀之，不已慎乎？杨云：道光元年，直省此证大作，一觉转筋即死，京师至棺木买尽，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识为何证者，俗传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余时年十一，辄与同学者日日饱啖之，卒无恙。今读此论，则医学之陋，不独今日为然也。热多湿少则风乘三焦而痉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干枯，火邪盘踞也。转筋入腹者死。胃液内涸，风邪独劲也。然则胃中之津液，所关顾不钜哉。雄按：此理喻氏发之，叶氏畅之，实诸病之生死关头也，在温热等病尤为扼要。然明明言之，而鞠通、虚谷之论霍乱也，犹未知之，况他人乎。厥证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干霍乱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滞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热邪益炽。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风邪更张，终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按：此条自注，明以湿热二气分疏，章氏妄逞己见，谓湿热即暑热也，强合二气为一气，且并《难经》湿温，热病为一证矣。盖由未读越人之书耳。兹于原释中悉为订正，而附记于此，以质宗工。

五、湿热证：壮热口渴，舌黄或焦红，发痉神昏，谵语或笑，邪灼心包，营血已干。宜犀黄、羚羊角、连翘、生地、元参、钩藤、银花露、鲜菖蒲、至宝丹等味。雄按：吴本无银花露。

上条言痉，此条言厥。温暑之邪，本伤阳气，雄按：此谓邪之初感，必先干阳分而伤气也。及至热极，逼入营阴，雄按：虽挟湿邪，日久已从热化，在气不能清解，必至逼营。则津液耗而阴亦病，心包受灼，神识昏乱，用药以清热救阴，泄邪平肝为务。雄按：昏谵乃将厥之兆也。

六、湿热证：发痉，神昏笑妄，脉洪数有力，开泄不效者，湿热蕴结胸膈，宜仿凉膈散。若大便数日不通者，热邪闭结肠胃，宜仿承气微下之例。章云：曰宜仿、曰微下，教人细审详慎，不可孟浪攻泻。盖暑湿粘滞，须化气缓攻，不同伤寒化热而燥结，须咸苦峻下以行之也。雄按：吴本无此解。

此条乃阳明实热，或上结，胸膈或下结，肠胃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而不能除膈中蕴结之邪。故阳明之邪，仍假阳明为出路也。阳明实热，舌苔必老黄色，或兼燥。若犹带白色而滑者，乃湿重为夹阴之邪。或胀满不得不下，须佐二术健脾燥湿，否则脾伤气陷，下利不止，即变危证。盖湿重属太阴证，必当扶脾也。雄按：苔色白滑不渴，腹虽胀满，是太阴寒湿，岂可议下，但宜厚朴、枳、术等温中化湿为治。若阳明之邪，假阳明为出路一言，真治温热病之金针也。盖阳明以下行为顺，邪既犯之，虽不可孟浪攻泻，断不宜截其出路，故温热自利者，皆不可妄行提涩也。杨云：注语极郑重，孟英辨驳尤精，二说皆宜参究。

七、湿热证：壮热烦渴，舌焦红或缩，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痉厥，热邪充斥表里三焦。宜大剂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参、银花露、紫草、方诸水、金汁、鲜菖蒲等味。雄按：吴本无银花露、方诸水、金汁。有丹皮、连翘。

此条乃痉厥中之最重者，上为胸闷，下挟热利，斑疹痉厥，阴阳告困，独清阳明

之热，救阳明之液为急务者，恐胃液不存，其人自焚而死也。雄按：此治温热诸病之真诠也，医者宜切记之，方诸水难取，俗以蚌水代之，腥浊已甚，宜用竹沥为妙。此证紫雪、神犀丹皆可用也。

八、湿热证：寒热如疟，雄按：吴本下有“舌苔白滑，口不知味”八字。湿热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等味。雄按：吴本无柴胡、槟榔、藿香、菖蒲，有神曲。

疟由暑热内伏，秋凉外束而成。若夏月腠理大开，毛窍疏通，安得成疟？而寒热有定期，如疟证发作者，以膜原为阳明之半表半里，湿热阻遏，则营卫气争，证虽如疟，不得与疟同治，故仿又可达原饮之例。盖一由外凉束，一由内湿阻也。膜原在半表半里，如少阳之在阴阳交界处，而营卫之气，内出于脾胃，脾胃邪阻，则营卫不和，而发寒热之疟矣。

九、湿热证：数日后，脘中微闷，知饥不食，湿邪蒙绕三雄按：宜作“上”。焦。宜藿香叶、薄荷叶、鲜荷叶、枇杷叶、佩兰叶、雄按：《离骚》纫秋兰以为佩，故称秋兰为佩兰。若药肆中所售之佩兰，乃奶酣草之类，不可入药也。芦尖、雄按：即芦根也，用尖取其宣畅。冬瓜仁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此湿热已解，余邪蒙蔽清阳，胃气不舒，宜用极轻清之品，以宣上焦阳气。若投味重之剂，则与病情不相涉矣。雄按：章氏谓轻剂专为吴人体弱而设，是未察病情之言也。或问湿热盛时，疫气流行，当服何药？预为消弭。余谓叶讷人《医案存真》载其高祖天士先生案云：天气郁勃泛潮，常以枇杷叶拭去毛净锅炒香，泡汤饮之，取芳香不燥，不为秽浊所侵，可免夏秋时令之病，余则建兰叶、竹叶、冬瓜、芦根，皆主清肃肺气，故为温热暑湿之要药，肺胃清降，邪自不容矣。若别药恐滋流弊，方名虽美，不可试也，而薄滋味，远酒色，尤为先务。

此条须与第三十一条参看，彼初起之实邪，故宜涌泄，投此轻剂，不相合矣。又须与后条参看，治法有上中之分，临证审之。解后余邪为虚，初发者为实，上焦近心，故有懊恼谵语，中焦离心远，故无。如其舌黄邪盛，亦有发谵语者。

一〇、湿热证：初起发热，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湿伏中焦。宜藿梗、薏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术、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佩兰叶、六一散杨云：俱可用，但须择一二味对证者用之，不必并用。等味。雄按：吴本胸痞下，曰：“不知饥”，口渴下，曰：“不喜饮”，舌白作“舌苔滑白”，无杏仁、苍术、厚朴、草果、半夏。

浊邪上干则胸闷，胃液不升则口渴，病在中焦气分，故多开中焦气分之药。雄按：亦太多，颇不似薛氏手笔。此条多有挟食者，其舌根见黄色，宜加瓜蒌、查肉、莱菔子。

一一、湿热证：数日后，雄按：吴本下有“胸痞”二字。自利溺赤，雄按：吴本作“涩”。口渴，雄按：吴本上有“身热”二字。湿流下焦。宜滑石、猪苓、茯苓、泽泻、萆薢、通草等味。雄按：吴本无泽泻、通草，有神曲、广皮。

下焦属阴，太阴所司，阴道虚故自利，化源滞则溺赤，脾不转津则口渴，总由太阴湿胜故也。湿滞下焦，故独以分利为治。然兼证口渴胸痞，须佐入桔梗、杏仁、大豆黄卷，开泄中上。源清则流自洁，不可不知。雄按：据此则本条“胸痞”二字，当从吴本增入为是。至源清流洁云云，则又非自注之文法，殊可疑也。以上三条，俱湿重于热之候。

湿热之邪，不自表而入，故无表里可分，谓由膜原中道而入也，虽无表里之分，亦

有浅深当别。而未尝无三焦可辨，犹之河间治消渴以分三焦者是也。夫热为天之气，雄按：此明热即暑之谓也，章氏何以曲为解释。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雄按：热得湿则郁遏而不宣，故愈炽；湿得热则蒸腾而上熏，故愈横。两邪相合，为病最多。丹溪有云：湿热为病，十居八九。故病之繁且苛者，莫如夏月为最。以无形之热，蒸动有形之湿，素有湿热之人，易患湿温，误发其汗，则湿热混合为一，而成死证，名曰重暍也。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章云：故当开泄以分其势，若误作虚而用补法，则闭塞气道而死矣。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当三焦分治。调三焦之气，分利其湿也。湿热俱多，则上闭下壅，而三焦俱困矣。当开泄清热，两法兼用。犹之伤寒门二阳合病、三阳合病也。盖太阴湿化，三焦火化，有湿无热，止能蒙蔽清阳，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若湿热一合，则身中少火悉化为壮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为虐者哉。雄按：湿热一合，业已阴从阳化，如此披猖，况热多湿少乎？故不言热多湿少者，非阙文也。盖急宜清热，有不待言矣。所以上下充斥，内外煎熬，最为酷烈。雄按：曰酷曰烈，皆暑之威名。兼之木火同气，表里分司，再引肝风，痉厥立至。雄按：津虚之体，至暑月每有肝风陡动之煎厥一证，言其不耐暑气煎熬，可谓形容逼肖。胃中津液几何？其能供此交征乎？雄按：不辨暑证之挟湿与否，而辄投温燥以劫津者，宜鉴斯言。至其所以必属阳明者，以阳明为水谷之海，鼻食气，口食味，悉归阳明，邪从口鼻而入，则阳明必由之路。雄按：肺胃大肠，一气相通，温热究三焦，以此一脏二腑为最要，肺开窍于鼻，吸入之邪，先犯于肺，肺经不解，则传于胃，谓之顺传，不但脏病传腑为顺，而自上及中，顺流而下，其顺也有不待言者，故温热以大便不闭者易治，为邪有出路也。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于心包络，不但以脏传脏，其邪由气分入营，更进一层矣，故曰逆传也。因叶氏未曾明说顺传之经，世多误解逆传之理，余已僭注于本条之后，读此可证管窥之非妄。其始也邪入阳明，早已伤残其胃液，其继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资于胃液，司命者可不为阳明顾虑哉。雄按：此不独为湿热病说法也，风寒化热之后，亦须顾此，况温热乎。

或问木火同气，热盛生风，以致痉厥，理固然矣。然有湿热之证，表里极热，不痉不厥者何也？余曰：风木为火热引动者，原因木气素旺，木旺由于水亏，故得引火生风，反焚其木，以致痉厥。若水旺足以制火而生木，即无痉厥者也。肝阴先亏，内外相引，两阳相煽，因而动雄按：吴本作“劲”张。若肝肾素优，并无里热者，火热安能招引肝风也。雄按：喻氏云：遇暄热而不觉其热者，乃为平人。盖阴不虚者，不畏暑而暑不易侵，虽侵之亦不致剧，犹之乎水田不惧旱也。阴虚者见日即畏，虽处深宫之内，而无形之暑气，偏易侵之，更有不待暑侵，而自成煎厥者矣。杨云：虚损之原，一语揭出。试观产妇及小儿一经壮热，便成瘈疭者，以失血之后，与纯阳之体，阴气未充，故肝风易动也。雄按：原本未及产妇，今从吴本与小儿并论，尤为周密，然妇科不知血脱易痉，往往称为产后惊风，喻氏辟之甚矣。幼科一见发热，即以柴葛解肌为家常便饭，初不究其因何而发热也，表热不清，柴葛不撤，虽肝风已动，瘈疭已形，犹以风药助虐，不亦慎乎，此叶氏所以有劫肝阴，竭胃汁之切戒也。杨云：痉厥之证，举世不知其因，今经此详明剖析，昭如白日矣。

或问曰：亦有阴气素亏之人，病患湿热，甚至斑疹外现，入暮谵语昏迷，而不痉不厥者何也？答曰：病邪自甚于阳明之营分，故由上腭而熏胸中，则入暮谵妄，邪不在三焦气分，则金不受囚，木有所畏，未敢起而用事。至于斑属阳明，疹属太阴，亦二经营分热极，不与三焦相干，即不与风木相引也，此而痉厥，必胃中津液尽涸，耗及心营，则肝风亦起，而其人已早无生理矣。雄按：此从吴本采补，观此则粗工之治温热，妄用柴葛竭力以耗胃汁而鼓其肝风者，真杀人不以刃也。惟稍佐于凉润方中，或不致为大害。

一二、湿热证：舌遍体白，口渴，湿滞阳明。宜用辛开，如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味。舌白者言其苔，若苔滑而口不渴者，即属太阴证，宜温之。雄按：苔白不渴，须询其便溺，不热者，始为宜温之的证也。又按：此与第十条证相似，吴本无此条。杨云：湿盛热微之证，初起原可暂用此等药开之，一见湿开化热，便即转手清热。若执此为常用之法则误矣。注内补出审便溺一层，尤为周到。

此湿邪极盛之候，口渴乃液不上升，非有热也。辛泄太过，即可变而为热，以其属阳明湿邪，开泄则阳气升而热透，而此时湿邪尚未蕴热，故重用辛开，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阳气伸则津液化，而得上输下布也。

一三、湿热证：舌根白，舌尖红，湿渐化热，余湿犹滞。宜辛泄佐清热。如：蔻仁、半夏、干菖蒲、大豆黄卷、连翘、绿豆衣、六一散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此湿热参半之证，而燥湿之中，即佐清热者，亦所以存阳明之液也。上二条凭验舌以投剂，为临证时要诀。盖舌为心之外候，浊邪上熏心肺，舌苔因而转移。叶氏《温热论》辨舌最精详，宜合观之。雄按：更宜参之《准绳》。

一四、湿热证，初起，即胸闷、不知人、昏乱大叫痛，湿热阻闭中上二焦。宜草果、槟榔、鲜菖蒲、芫荽、六一散，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浆水煎。雄按：吴本无此条。淦按：此条颇似痧证，宜用灵验痧丸为妙。六一散有甘草，须慎用。

此条乃湿热俱盛之候，而去湿药多，清热药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闭，不得不以辛通开闭为急务，不欲以寒凉凝滞气机也。雄按：芫荽不如用薤白，或可配栝蒌、栀、豉者则配之。

一五、湿热证：四五日，口大渴，胸闷欲绝，干呕不止，脉细数，舌光如镜，胃液受劫，胆火上冲。宜西瓜汁、金汁、鲜生地汁、甘蔗汁、磨服郁金、木香、香附、乌药等味。雄按：吴本作西瓜白汁，谓不取瓤中汁，而以瓜肉捣汁也。并无金汁、蔗汁。

此营阴素亏，木火素旺者，木乘阳明，耗其津液，幸无饮邪，故一清阳明之热，一散少阳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气全耳。舌光无苔，津枯而非浊壅，反胸闷欲绝者，肝胆气上逆也，故以诸汁滋胃液，辛香散逆气。雄按：凡治阴虚气滞者，可以仿此用药。杨云：此例精当，能如此旁通，方为善读书人。雄又按：有治饮痛一案宜参。俞惺庵云：嘉善一人，胸胀脘闷，诸治不效，一瓢用续随子煎汤，磨沉香、木香、檀香、降香、丁香，服一月，泻尽水饮而痊。汪按：续随子去油务尽，否则误人。去油法：木床用榻榨后，更宜纸隔重压，换纸多次，方能去尽。

一六、湿热证：雄按：吴本下有“身热口苦”四字。呕吐清水，或痰多，湿热内留，木火上逆。宜温胆汤加栝蒌、雄按：吴本作“黄连”。碧玉散等味。

此素有痰饮，而阳明少阳同病，故一以涤饮，一以降逆，与上条呕同而治异，正当合参。碧玉散即六一加青黛以清肝胆之热。上条液枯以动肝胆之火，故干呕。此条痰饮郁其肝胆之火，故呕水。

一七、湿热证：呕恶不止，昼夜不差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热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两味煎汤，呷下即止。

肺胃不和，最易致呕。盖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必用川连以清湿热，苏叶以通肺胃，投之立愈者，以肺胃之气非苏叶不能通也。分数轻者，以轻剂恰治上焦之病耳。雄按：此方药止二味，分不及钱，不但治上焦宜小剂，而轻药竟可以愈重病，

所谓轻可去实也。合后条观之，盖气贵流通，而邪气挠之。则周行窒滞，失其清虚灵动之机，反觉实矣。惟剂以轻清，则正气宣布，邪气潜消，而窒滞者自通，设投重药，不但已过病所，病不能去，而无病之地，反先遭其克伐，章氏谓轻剂为吴人质薄而设，殆未明治病之理也。川连不但治湿热，乃苦以降胃火之上冲。苏叶味甘微辛，而气芳香，通降顺气，独擅其长，然性温散，故虽与黄连并驾，尚减用分许而节制之，可谓方成知约矣。世人不知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之理，治呕，辄以姜、萸、丁、桂从事者，皆粗工也。余用以治胎前恶阻，甚妙。

一八、湿热证：咳嗽，昼夜不安，甚至喘不得眠者，暑邪入于肺络。宜葶苈、枇杷叶、六一散等味。雄按：吴本咳嗽下有“喘逆、面赤、气粗”六字，而无“甚至”句。

人但知暑伤肺气则肺虚，而不知暑滞肺络则肺实，葶苈引滑石，直泻肺邪，则病自除。吴子音曰：业师张友樵治一酒客，夏月痰咳气喘，夜不得卧，服凉药及开气药不效，有议用人参、麦冬等药者，师诊其脉，右寸数实，此肺实非肺虚也，投以人参则立毙矣。遂与此方煎服立愈。明年复感客邪，壅遏肺气，喘咳复作，医有以葶苈进者，服之不效，反烦闷汗泄，师脉其右寸浮数，口渴恶热，冷汗自出，喘急烦闷，曰热邪内壅，肺气郁极，是以逼汗外出，非气虚自汗也。服葶苈而反烦闷者，肺热极盛，与寒苦相格拒也。夫肺苦气上逆，本宜苦以泄之。而肺欲散，又当急食辛以散之，与麻杏甘石汤一剂，肺气得通而喘止汗敛，诸证悉平矣。杨云：余曾治一酒客，大喘，用《金鉴》苏葶丸而愈。亦与此同，此盖湿热上壅之证也，至案内所云，服此益甚，则外感束其肺热，用此降之，则外感反内陷而病益甚，麻杏甘石正祛外感而清内热之方，故速愈。张君用药则是，而立论高而不切，非垂教后学之法也。

一九、湿热证：十余日，大势已退，惟口渴汗出，骨节雄按：吴本有“隐”字。痛，雄按：吴本下有“不舒，小便赤涩不利”八字。余邪留滞经络。宜元米（即糯米）汤泡于术，隔一宿去术煎饮。

病后湿邪未尽，阴液先伤，故口渴身痛，此时救液则助湿，治湿则劫阴，宗仲景麻沸汤之法，取气不取味，走阳不走阴，佐以元米汤养阴逐湿，两擅其长。杨云：煎法精妙，注亦明晰。雄按：用沙参、麦冬、石斛、枇杷叶等味，冬瓜汤煎服亦可。

二〇、湿热证：数日后，汗出热不除，或痉，忽头痛不止者，营液大亏，厥阴风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钩藤、元参、生地、女贞子等味。雄按：吴本无女贞，有白芍。杨云：白芍不如女贞。

湿热伤营，肝风上逆，血不营筋而痉，上升巅顶则头痛，热气已退，木气独张，故痉而不厥。投剂以息风为标，养阴为本。雄按：蔓荆不若以菊花、桑叶易之。杨云：蔓荆最无谓，所易甚佳。

二一、湿热证：胸痞发热、肌肉微疼、始终无汗者，腠理暑邪内闭。雄按：吴本无此四字，作“气机拂郁，湿热不能达外”。吴本胜于原本。宜六一散一两、薄荷叶三四分，雄按：吴本分作“十片”二字。泡汤调下，即汗解。

湿病发汗，昔贤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除。盖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治法。临证者当知所变通矣。吴云：此湿热蕴遏，气郁不宣，故宜辛凉解散。汗出濯浴之辈，最多此患。若加头痛恶寒，便宜用香薷温散矣。章云：湿病固非一概禁汗者，故仲景有麻黄加术汤等法。但寒湿在表，法当汗解；湿热在表，必当清利。今以暑湿闭于腠理，故以滑石利毛窍。若闭于经者，又当通其经络可知矣。

二二、湿热证：按法治之，数日后，忽吐下，一时并至者，中气亏损，升降悖逆。宜：生谷芽、莲心、雄按：当是莲子。扁豆、米仁、半夏、甘草、

茯苓等味，甚者用理中法。雄按：吴本无此条。若可用理中法者，必是过服寒凉所致。

升降悖逆，法当和中，犹之霍乱之用六和汤也。若太阴愈甚，中气不支，非理中不可。忽然吐下，更当细审脉证，有无重感别邪，或伤饮食。雄按：亦有忿怒而致者，须和肝胃。

二三、湿热证：十余日后左关弦数，腹时痛，时圊血，肛门热痛，血液内燥，热邪传入厥阴之证。宜仿白头翁法。

热入厥阴而下利，即不圊血，亦当宗仲景治热利法。若竟逼入营阴，安得不用白头翁汤凉血而散邪乎？设热入阳明而下利，即不圊血，又宜师仲景下利谵语，用小承气汤之法矣。雄按：章氏谓小承气汤乃治厥阴热利，若热入阳明而下利，当用黄芩汤，此不知《伤寒论》有简误之文也。本文云：下利谵语者，有燥矢也，宜小承气汤。既有燥矢，则为太阴转入阳明之阴，与厥阴无涉矣。湿热入阳明而下利，原宜宗黄芩汤为法，其有燥矢而谵语者，未尝无其候也，则小承气亦可援例引用焉。

二四、湿热证：十余日后，尺脉数，下利或咽痛，口渴心烦，下泉不足，热邪直犯少阴之证。仿猪肤汤凉润法。

同一下利，有厥少之分，则药有寒凉之异。谓厥阴宜寒，少阴宜凉也。然少阴有便脓之候，不可不细审也。

二五、湿热证：身冷脉细，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湿中少阴之阳。宜人参、白术、附子、茯苓、益智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杨云：此等证固有之，然本论湿热，却夹入寒湿，又不提明药误，岂不自乱其例。

此条湿邪伤阳，理合扶阳逐湿，口渴为少阴证，焉得妄用寒凉耶？津液出于舌下少阴经之廉泉穴，故凡少阴受邪，津液不升则渴也，然胸痞舌白，当加厚朴，半夏或干姜，恐参、术太壅气也。渴者湿遏阳气，不化津液以上升，非热也。雄按：此湿热病之类证，乃寒湿也。故伤人之阳气。或湿热证治不如法，但与清热，失于化湿，亦有此变，但口渴而兼身冷，脉细汗泄，舌白诸证者，固属阴证宜温，还须察其二便，如溲赤且短，便热极臭者，仍是湿热蕴伏之阳证，虽露虚寒之假象，不可轻投温补也。章氏所云，湿遏阳气不化津液之渴，又为太阴证而非少阴证矣。

二六、暑月病：初起，但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利，湿困太阴之阳。宜仿缩脾饮，甚则大顺散、来复丹等法。雄按：吴本无此条。

暑月为阳气外泄，阴气内耗之时，故热邪伤阴，阳明消烁，宜清宜滋雄按：此治暑之正法眼藏。太阴告困，湿浊弥漫，宜温宜散。雄按：凡寒湿为病，虽在暑月，忌用凉药，宜舍时从证也。昔贤虽知分别论治，惜不能界划清厘，而创阴暑等名，遗误后学不少。徐洄溪云：天有阴暑，人间有阴热矣。可谓一言破的。古法最详，医者鉴诸。仲景谓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今湿重恶寒不发热，即为太阴证之寒湿也。如或肢冷脉细，必须姜附理中法。

二七、湿热证：按法治之，诸证皆退。惟目瞑则惊悸、梦惕，余邪内留，胆气未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枣仁、猪胆皮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滑可去著，郁李仁性最滑脱，古人治惊后肝系滞而不下，始终目不瞑者，用之以治肝系而去滞，此证借用，良由湿热之邪，留于胆中，胆为清净之府，藏而不泻，是以病去，而内留之邪不去，寐则阳气行于阴，胆热内扰，肝魂不安。用郁李仁以泄邪而以酒行之，酒气独归胆也。枣仁之酸，入肝安神，而以姜汁制，安神而又兼散邪也。肝性喜凉散，枣仁、姜汁太温，似宜酌加凉品。雄按：此释甚是。如黄连、山栀、竹

茹、桑叶，皆可佐也。

二八、湿热证：曾开泄下夺，恶候皆平，独神思不清，倦语不思食，溺数，唇齿干，胃气不输，肺气不布，元神大亏。宜人参、麦冬、石斛、木瓜、生甘草、生谷芽、莲子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开泄下夺，恶候皆平，正亦大伤，故见证多气虚之象，理合清补元气。若用腻滞阴药，去生便远。雄按：此肺胃气液两虚之证，故宜清补，不但阴腻不可用，且与脾虚之宜于守补温运者亦异。杨云：分别极清。

二九、湿热证：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脉细如丝或绝，口渴，茎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语亮，乃汗出过多，卫外之阳暂亡，湿热之邪仍结，一时表里不通，脉故伏，非真阳外脱也。宜五苓散去术，加滑石、酒炒川连、生地、芪皮等味。雄按：吴本无川连、生地。

此条脉证，全似亡阳之候，独于举动神气，得其真情，噫！此医之所以贵识见也。以口渴、茎痛，知其邪结。以神清语亮，知非脱证。雄按：此条原注，全似评赞，章氏以为自注，究可疑也。至卫阳暂亡，必由误表所致，湿热仍结，阴液已伤，故以四苓加滑石导湿下行，川连、生地清火救阴，芪皮固其卫气，用法颇极周密。杨云：发明方意精当

三〇、湿热证：发痉神昏，足冷阴缩，下体外受客寒，仍宜从湿热治，只用辛温之品，煎汤熏洗。杨云：仍从湿热治是矣。辛温熏洗，不愈益其湿乎，不惟治下而遗上也。

阴缩为厥阴之外候，合之足冷，全似虚寒，乃谛观本证，无一大虚，始知寒客下体，一时营气不达，不但证非虚寒，并非上热下寒之可拟也。仍从湿热治之，又何疑耶？发痉神昏，邪犯肝心。若邪重内闭，厥阴将绝，必囊缩足冷而舌亦卷，是邪深垂死之证。本非虚寒，今云由外受客寒，临证更当详细察问为要。雄按：此条本文，颇有语病，恐非生白手笔。

三一、湿热证初起：壮热，口渴，脘闷，懊恼，眼欲闭，时谵语，浊邪蒙闭上焦，宜涌泄。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栀。无汗者加葛根。

此与第九条宜参看，彼属余邪，法当轻散，余邪不净者，自无壮热谵语等证，必与初起邪势重者，形势不同。此则浊邪蒙闭上焦，故懊恼脘闷。眼欲闭者，肺气不舒也；时谵语者，邪郁心包也。若投轻剂，病必不除。经曰：高者越之，用栀子豉汤涌泄之剂，引胃脘之阳，而开心胸之表，邪从吐散。若舌苔薄而滑者，邪未胶结，可以吐散，如舌苔厚而有根，浊邪痰结，须重用辛开苦降，如吐之邪结不得出，反使气逆而变他证矣。雄按：此释甚是。病在上焦，浊邪未结，故可越之，若已结于中焦，岂可引吐，不但湿热证，吐法宜慎也，即痰饮证之宜于取吐者，亦有辨别要诀。赵恕轩《串雅》云：宜吐之证，必须看痰色，吐在壁上，须其痰干之后，有光亮如蜗牛之涎者，无论痰在何经，皆可吐也。若痰干之后，无光亮之色者，切忌用吐，彼验痰渍，此验舌苔，用吐者识之。又按：何报之云：子和治病，不论何证，皆以汗吐下三法取效，此有至理存焉。盖万病非热即寒，寒者气不运而滞，热者气亦壅而不运，气不运则热郁痰生，血停食积，种种阻塞于中矣。人身气血，贵通而不贵塞，非三法何由通乎？又去邪即所以补正，邪去则正自复，但以平淡之饮食调之，不数日而精神勃发矣。故妇人不孕者，此法行后即孕，阴阳和畅也，男子阳道骤兴，非其明验乎。后人不明其理而不敢用，但以温补为稳，杀人如麻，可叹也！

三二、湿热证：经水适来，壮热口渴，谵语神昏，胸腹痛，或舌无苔，

脉滑数，邪陷营分。宜大剂：犀角、紫草、茜根、贯众、连翘、鲜菖蒲、银花露等味。雄按：世人但知小柴胡汤一法，而不分伤寒温暑之病何也？淦按：茜根不若以丹皮、赤芍易之。

三三、热证：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营分，走窜欲泄。宜大剂犀角、生地、赤芍、丹皮、连翘、紫草、茜根、银花等味。雄按：以上四条，吴本无之。丹皮虽凉血，而气香走泄，能发汗，惟血热而瘀者宜之，又善动呕，胃弱者勿用。

热逼而上下失血、汗血，势极危而犹不即坏者，以毒从血出，生机在是。大进凉血解毒之剂，以救阴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血止后须进参、芪，善后乃得。

汗血，即张氏所谓肌衄也。《内经》谓：热淫于内，治以咸寒。方中当增入咸寒之味。此说未知何人所注，亦甚有理也。雄按：此条本文但曰"热证"，是感受暑热而不挟湿邪者也。暑热之气，极易伤营，故有是证。章氏乃云：此篇所谓湿热，即是暑也。然则此条不曰湿热，而曰热者，又是何病耶？夫寒暑二气，《易经》即以往来对待言之矣，后之妄逞臆说者，真是冷热未知。辛甫云：辨得是。

三四、湿热证：七八日，口不渴，声不出，与饮食亦不却，雄按：吴本有"二便自通"句。默默不语，神识昏迷，进辛香凉泄、芳香逐秽，俱不效，此邪入雄按：吴本下有"手"字。厥阴，主客浑受。宜仿吴又可三甲散：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穿山甲、生僵蚕、雄按：吴本无此味。柴胡、桃仁泥等味。

暑湿先伤阳分，然病久不解，必及于阴，阴阳两困，气钝血滞而暑湿不得外泄。雄按：据章氏以此为薛氏自注，然迭以暑湿二气并言，以解湿热病证，若谓暑中原有湿，则暑下之湿，又为何物乎？一笑。余恐后学迷惑，故不觉其饶舌也。遂深入厥阴，络脉凝瘀，使一阳少阳生气也不能萌动，生气有降无升，心主阻遏，灵气不通，所以神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破滞通瘀，斯络脉通而邪得解矣。

海昌许益斋云：此条即伤寒门百合病之类；赵以德、张路玉、陶厚堂以为心病。徐忠可以为肺病。本论又出厥阴治法，良以百脉一宗，悉致其病，元神不布，邪气淹留。乃祖仲景法，用异类灵动之物，鳖甲入厥阴，用柴胡引之，俾阴中之邪，尽达于表。虻虫入血，用桃仁引之。俾血分之邪，尽泄于下。山甲入络，用僵蚕引之，俾络中之邪，亦从风化而散。缘病久气钝血滞，非拘拘于恒法所能愈也。

三五、湿热证：口渴，苔黄起刺，脉弦缓，囊缩舌鞕，谵语，昏不知人，两手搐搦，津枯邪滞。宜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味。若脉有力，大便不通者，大黄亦可加入。雄按：吴本无此条。

胃津劫夺，热邪内据，非润下以泄邪则不能，故仿承气之例，以甘凉易苦寒，正恐胃气受伤，胃津不复也。

三六、湿热证：发痉撮空，神昏笑妄，舌苔干黄起刺，或转黑色，大便不通者，热邪闭结胃腑。宜用承气汤下之。雄按：此下十一条，从吴本补入。

撮空一证，昔贤谓非大实即大虚。虚则神明涣散，将有脱绝之虞。实则神明被逼，故多撩乱之象。今舌苔黄刺干涩，大便闭而不通，其为热邪内结，阳明腑热显然矣。徒事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不能除胃中蕴结之邪，故假承气以通地道。然舌不干黄起刺者，不可投也。雄按：第二十八条有曾开泄下夺之文，则湿热病原有可下之证。惟湿未化燥，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下之则利不止。如已燥结，亟宜下夺，否则垢浊熏蒸，神明蔽塞，腐肠烁液，莫可挽回，较彼伤寒之下不嫌迟者，死更速也。杨

云：通透之论。

承气用硝、黄，所以逐阳明之燥火实热，原非湿热内滞者所宜用，然胸中津液，为热所耗，甚至撮空撩乱，舌苔干黄起刺，此时胃热极盛，胃津告竭，湿火转成燥火，故用承气以攻下，承气者，所以承接未亡之阴气于一线也。湿温病至此，亦危矣哉！

雄按：董废翁云：外感之邪，既不得从元府透达，则必向里而走空隙。而十二脏腑之中，惟胃为水谷之海，其上有口，其下有口，最虚而善受，故诸邪皆能入之。邪入则胃实矣，胃实则津液干矣，津液干则死矣。杨乘六云：此言道尽感证致死根由，彼肆用风燥之剂，劫液夭人生命者，止坐不知此义耳。余谓凡治感证，须先审其胃汁之盛衰，如邪渐化热，即当濡润胃腑，俾得流通，则热有出路，液自不伤，斯为善治。若待承气汤为焦头烂额之客，讵非曲突徙薪之不早耶？杨云：陈修园自谓读《伤寒论》数十年，然后悟出"存津液"三字，而其用药仍偏辛燥，不知其所悟者何在？得孟英反复申明，迷者庶可大悟乎。

三七、湿热证：壮热口渴，自汗，身重胸痞，脉洪大而长者，此太阴之湿与阳明之热相合。宜白虎加苍术汤。

热、渴、自汗，阳明之热也。胸痞身重，太阴之湿兼见矣。脉洪大而长，知湿热滞于阳明之经，故用苍术白虎汤以清热散湿，然乃热多湿少之候。雄按：徐氏云：暑不挟湿，苍术禁用。

白虎汤仲景用以清阳明无形之燥热也。胃汁枯涸者，加人参以生津，名曰白虎加人参汤；雄按：余于血虚者，加生地。精虚者，加枸杞。有痰者，加半夏。用之无不神效。身中素有痹气者，加桂枝以通络，名曰桂枝白虎汤，而其实意在清胃热也。是以后人治暑热伤气，身热而渴者，亦用白虎加人参汤。热渴汗泄，肢节烦疼者，亦用白虎汤加桂枝汤。胸痞身重兼见，则于白虎汤中加入苍术，以理太阴之湿。寒热往来兼集，则于白虎汤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半里之邪。雄按：余治暑热炽盛，热渴汗泄而痞满气滞者，以白虎加厚朴极效。凡此皆热盛阳明，他证兼见，故用白虎清热，而复各随证以加减。杨云：此论极圆活，可悟古方加减之法。苟非热渴汗泄，脉洪大者，白虎便不可投，辨证察脉，最宜详审也。雄按：热渴汗泄而脉虚者，宜甘药以养肺胃之津。

三八、湿热证：湿热伤气，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身热气高，心烦溺黄，口渴自汗，脉虚者。东垣用清暑益气汤主治。

同一热渴自汗，而脉虚、神倦，便是中气受伤，而非阳明郁热，清暑益气汤乃东垣所制，方中药味颇多，学者当于临证时斟酌去取可也。

雄按：此脉此证，自宜清暑益气以为治，但东垣之方，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观江南仲治孙子华之案、程杏轩治汪木工之 案可知，故临证时须斟酌去取也。汪按：清暑益气汤，洄溪讥其用药杂乱固当，此云无清暑之实尤确。余每治此等证，辄用西洋参、麦冬、石斛、黄连、竹叶、荷秆、知母、甘草、粳米、西瓜衣等，以清暑热而益元气，无不应手取效也。

三九、暑月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虚而咳者。宜：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味。

此即《千金》生脉散也。与第十八条同一肺病，而气粗与气短有分，则肺实与肺虚各异，实则泻而虚则补，一定之理也。然方名生脉，则热伤气之脉虚欲绝可知矣。

雄按：徐洄溪云：此伤暑之后，存其津液之方也。观方下治证，无一字治暑邪者，庸医以之治暑病，误之甚矣。其命名之意，即于复脉汤内取用参、麦二味，因止汗故加五味子。近人不论何病，每用此方收住邪气，杀人无算。用此方者，须详审其邪之

有无，不可徇俗而视为治暑之剂也。

四〇、暑月乘凉饮冷，阳气为阴寒所遏，皮肤蒸热，凛凛畏寒，头痛头重，自汗烦渴，或腹痛吐泻者。宜香薷、厚朴、扁豆等味。

此由避暑而感受寒湿之邪，虽病于暑月，而实非暑病。昔人不曰暑月伤寒湿，而曰阴暑，以致后人淆惑，贻误匪轻，今特正之。其用香薷之辛温，以散阴邪而发越阳气。厚朴之苦温，除湿邪而通行滞气。扁豆甘淡，行水和中。倘无恶寒头痛之外证，即无取香薷之辛香走窜矣。无腹痛吐利之里证，亦无取厚朴、扁豆之疏滞和中矣。故热渴甚者，加黄连以清暑，名四味香薷饮。减去扁豆，名黄连香薷饮。湿甚于里，腹膨泄泻者，去黄连，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饮。若中虚气怯，汗出多者，加入参、芪、白术、橘皮、木瓜，名十味香薷饮。然香薷之用，总为寒湿外袭而设，杨云：古人亦云：夏月之用香薷，犹冬月之用麻黄。不可用以治不挟寒湿之暑热也。略参拙意。

四一、湿热内滞太阴，郁久而为滞下，其证胸痞腹痛，下坠窘迫，脓血稠粘，里结后重，脉软数者。宜厚朴、黄芩、神曲、广皮、木香、槟榔、柴胡、煨葛根、银花炭、荆芥炭等味。

古之所谓滞下，即今所云痢疾也。由湿热之邪，内伏太阴，阻遏气机，以致太阴失健运，少阳失疏达，热郁湿蒸，传导失其常度，蒸为败浊脓血，下注肛门，故后重气壅不化，仍数至圊而不能便。伤气则下白，伤血则下赤，气血并伤，赤白兼下。湿热盛极，痢成五色。故用厚朴除湿而行滞气，槟榔下逆而破结气，黄芩清庚金之热，木香、神曲疏中气之滞，葛根升下陷之胃气，柴胡升土中之木气，热侵血分而便血，以银花、荆芥入营清热。若热甚于里，当用黄连以清热。大实而痛，宜增大黄以逐邪。昔张洁古制芍药汤以治血痢，方用归、芍、芩、连、大黄、木香、槟榔、甘草、桂心等味。而以芍药名汤者，盖谓下血必调藏血之脏，故用之为君，不特欲其土中泻木，抑亦赖以敛肝和阴也。然芍药味酸性敛，终非湿热内蕴者所宜服。倘遇痢久中虚，而宜用芍药、甘草之化土者，恐难任芩、连、大黄之苦寒，木香、槟榔之破气。其下痢初作，湿热正盛者，白芍酸敛滞邪，断不可投，此虽昔人已试之成方，不敢引为后学之楷式也。

雄按：呕恶者忌木香，无表证者忌柴、葛。盖胃以下行为顺，滞下者垢浊欲下而气滞也，杂以升药，浊气反上冲而为呕恶矣。至洁古芍药汤之桂心，极宜审用。杨云：是极。芍药汤治湿热下利，屡有奇效，其功全在芍药，但桂心亦须减去为妥。苟热邪内盛者，虽有芩、连、大黄之监制，亦恐其有跋扈之患也，若芍药之酸，不过苦中兼有酸味，考《本经》原主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为敛肝气，破血中气结之药，仲圣于腹中满痛之证多用之。故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胃气弱易动故也。盖大黄开阳结，芍药开阴结，自便利者宜减，则欲下而窒滞不行之痢，正宜用矣。

四二、痢久伤阳，脉虚滑脱者，真人养脏汤加甘草、当归、白芍。

脾阳虚者，当补而兼温。然方中用木香，必其腹痛未止，故兼疏滞气。用归、芍，必其阴分亏残，故兼和营阴。但痢虽脾疾，又必传肾，以肾为胃关，司下焦而开窍于二阴也。况火为土母，欲温土中之阳，必补命门之火。若虚寒甚而滑脱者，当加附子以补阳，不得杂入阴药矣。

雄按：观此条似非一瓢手笔，而注则断非本人自注。叶香岩云：夏月火热，其气皆浮于外，故为蕃秀之月，过食寒冷，郁其暑热，不得外达，食物厚味，为内伏之火，煅炼成积。伤于血分，则为红，伤于气分，则为白，气滞不行，火气逼迫于肛门，则为后重，滞于大肠，则为腹痛。故仲景用下药通之，河间、丹溪用调血和气而愈，此

时令不得发越，至秋收敛于内而为痢也。此理甚明，何得误认为寒，而用温热之药？余历证四十余年，治痢惟以疏理、推荡、清火，而愈者不计其数。观其服热药而死者甚多，同志之士，慎勿为景岳之书所误以杀人也。聂久吾云：痢疾投补太早，锢塞邪热在内，久而正气已虚，邪气犹盛，欲补而涩之则助邪，欲清而疏之则愈滑，多致不救。徐洄溪云：夏秋之间，总由湿热积滞，与伤寒传入三阴之利不同，后人竟用温补，杀人无算，触目伤怀。尤拙吾云：痢与泄泻，其病不同，其治亦异。泄泻多由寒湿，寒则宜温，湿则宜燥也；痢多成于湿热，热则宜清，湿则宜利也。虽泄泻有热证，毕竟寒多于热；痢病亦有寒证，毕竟热多于寒。是以泄泻经久，必伤于阳，而肿胀喘满之变生。痢病经久，必损于阴，而虚烦痿废之疾起。痢病兜涩太早，湿热流注，多成痛痹。泄泻疏利过当，中虚不复，多作脾劳。此余所亲历，非臆说也。或问：热则清而寒则温是矣。均是湿也，或从利，或从燥，何欤？曰：寒湿者，寒从湿生，故宜苦温燥其中。湿热者，湿从热化，故宜甘淡（滑石之类）利其下。盖燥性多热，利药多寒，便利则热亦自去，中温则寒湿俱消。寒湿必本中虚，不可更行清利，湿热郁多成毒，不宜益以温燥也。合诸论而观之，可见痢久伤阳之证，乃绝无而仅有者，然则真人养脏之汤，须慎重而审用矣。犹谓其杂用阴药，岂未闻下多亡阴之语乎？须知阳脱者亦由阴先亡而阳无依，如盏中之油，干则火灭也。

四三、痢久伤阴，虚坐努责者。宜用熟地炭、炒当归、炒白芍、炙甘草、广皮之属。

里结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谓之虚坐努责。凡里结属火居多，火性传送至速，郁于大肠，窘迫欲便，而便仍不舒，故痢疾门中，每用黄芩清火，甚者用大黄逐热。若痢久血虚，血不足则生热，亦急迫欲便，但坐久而不得便耳。此热由血虚所生，故治以补血为主，里结与后重不同，里结者急迫欲便，后重者肛门重坠。里结有虚实之分，实为火邪有余，虚为阴营不足；后重有虚实之异，实为邪实下壅，虚由气虚下陷。是以治里结者，有清热养阴之异；治后重者，有行气升补之殊。虚实之辨，不可不明。

雄按：审属痢久而气虚下陷者，始可参用升补。若初痢不挟风邪，久痢不因气陷者，升柴不可轻用，故喻氏逆流挽舟之说，尧峰斥为伪法也。

四四、暑湿内袭，腹痛吐利，胸痞脉缓者，湿浊内阻太阴。宜缩脾饮。

此暑湿浊邪，伤太阴之气，以致土用不宣，太阴告困，故以芳香涤秽，辛燥化湿为剂也。

雄按：虽曰暑湿内袭，其实乃暑微湿盛之证。故用药如此。

四五、暑月饮冷过多，寒湿内留，水谷不分，上吐下泻，肢冷脉伏者，宜大顺散。

暑月过于贪凉，寒湿外袭者，有香薷饮。寒湿内侵者，有大顺散。夫吐泻肢冷脉伏，是脾胃之阳，为寒湿所蒙，不得升越，故宜温热之剂调脾胃，利气散寒。然广皮、茯苓似不可少。此即仲景治阴邪内侵之霍乱，而用理中汤之旨乎。略参拙意。

雄按：此条明言暑月饮冷过多，寒湿内留，水谷不分之吐利，宜大顺散治之。是治暑月之寒湿病，非治暑也，读者不可草率致误。若肢冷脉伏，而有苔黄烦渴，溲赤便秽之兼证，即为暑热致病，误投此剂，祸不旋踵。

四六、腹痛，下利，胸痞，烦躁，口渴，脉数大、按之豁然空者，宜冷香饮子。

此不特湿邪伤脾，抑且寒邪伤肾，烦躁热渴，极似阳邪为病。惟数大之脉，按之豁然而空，知其躁渴等证，为虚阳外越，而非热邪内扰。故以此方冷服，俾下咽之后，冷气即消，热性乃发，庶药气与病气，无扞格之虞也。

雄按：此证亦当详审，如果虚阳外越，则其渴也必不嗜饮，其舌色必淡白，或红润而无干黄黑燥之苔，其便溺必溏白而非秽赤，苟不细察，贻误必多。

《医师祕笈》仅载前三十五条，江白仙本与《温热赘言》于三十五条止采二十条，而多后之十一条，且编次互异，无从订正，偶于友人顾听泉学博处见钞本。《湿热条辨》云：曩得于吴人陈秋坨赞府者，虽别无发明，而四十六条全列，殆原稿次序固如是耶？今从之，俾学者得窥全貌焉！

又按：喻氏云：湿温一证，即藏疫疠在内，一人受之，则为湿温，一方受之，则为疫疠。杨云：以下论治疫之法，纲领已具，学者于此究心焉，庶免多歧之患。余谓此即仲圣所云，清浊互中之邪也。石顽亦云，时疫之邪，皆从湿土郁蒸而发，土为受盛之区，平时污秽之物，无所不容，适当邪气蒸腾，不异障雾之毒，或发于山川原陆，或发于河井沟渠，人触之者皆从口鼻流入膜原，而至阳明之经脉，必右盛于左。盖湿土之邪，以类相从而犯于胃，所以右手脉盛也。阳明居太阳之里，少阳之外，为三阳经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间，邪犯膜原，但觉背微恶寒，头额晕胀，胸膈痞满，手指酸麻，此为时疫之报使，与伤寒一感便发热头痛不同。至三日以后，邪乘表虚而外发，则有昏热头汗，或咽肿发斑之患；邪乘里虚而内陷，或挟饮食，则有呕逆痞满，嘈杂失血，自利吐蚘之患；若其人平素津枯，兼有停滞，则有谵语发狂言，舌苔黄黑大便不通之患；平素阴亏，则有头面赤热，足膝逆冷，雄按：此二端，亦有不属阴虚，而胃中浊气上熏，肺为热壅，无以清肃下行而使然者。至夜发热之患。若喘哕冷汗，烦扰瘈疭等证，皆因误治所致也。盖伤寒之邪，自表传里，温热之邪，自里达表。雄按：此谓伏气发为温热也，若外感风温暑热，皆上焦先受。疫疠之邪，自阳明中道，随表里虚实而发，不循经络传次也，以邪既伏中道，不能一发便尽。雄按：夏之湿温，秋之伏暑，病机皆如此，治法却有区别。故有得汗热除，一二日复热如前者。有得下里和，二三日复见表热者。有表和复见里证者。总由邪气内伏，故屡夺屡发，不可归咎于调理失宜，复伤风寒饮食也。外解无如香豉、葱白、连翘、薄荷之属；内清无如滑石、芩、连、山栀、人中黄之属；下夺无如硝、黄之属。如见发热自利，则宜葛根、芩、连雄按：葛根宜慎用，余易以滑石、银花较妥。胸膈痞满，则宜枳、桔、香附。雄按：桔梗太升，须少用；香附太燥，宜酌用。余则以厚朴主湿满，石菖蒲主痰痞，贝母主郁结皆妙。呕吐呃逆，则宜藿香、芩、连；雄按：热炽者，以竹茹、枇杷叶易藿香。衄血下血，则宜犀角、丹皮；发斑咽痛，则宜犀角、牛蒡；亚枝云：发斑咽烂者，宜用锡类散吹之。烦渴多汗，则宜知母、石膏；愈后食复劳复，则宜枳实、栀、豉；随证加萎蕤、茯苓、丹皮、芍药之类。皆为合剂。而香豉、人中黄，又为时疫之专药，以其总解温热，时行外内热毒也。顾雁庭云：喻氏治疫以解毒为主，即又可之专用大黄，叶氏之银花、金汁同用，皆此意也。雄谓：松峰之青蒿、绿豆，亦犹是耳。当知其证虽有内外之殊，一皆火毒为患。绝无辛温发散之例，每见穷乡僻壤，无医药之处，热极恣饮凉水，多有涔然汗出而解者，此非宜寒凉，不宜辛热之明验乎？顾雁庭云：脉证不必大凉，而服大凉之药，似有害而终无害者疫也。脉证可进温补，而投温补之剂，始似安而渐不安者疫也。雄按：疫证皆属热毒，不过有微甚之分耳。间有服温补而得生者，必本非疫证，偶病于疫疠盛行之际，遂亦误指为疫也。或热邪不重，过服寒凉，亦宜温补回春，然非疫证正治之法，学者辨之。故一切风燥辛热，皆不可犯，粗工用羌、独、柴、前、苍、茯、芎、防之属，引火上逆，亢热弥甚者，以风燥之药，性皆上升横散，如炉冶得鼓铸之力也；用朴、半、槟榔、青皮、木香等耗气之药，胸膈愈加痞满者，揠苗助长之道也。雄按：又可达原饮，必湿盛热微者可用，未可执为定法。有下证已具，而迟疑不敢攻下，屡用芩、连不应者，此与扬汤止沸不殊也。至于发狂谵语，舌苔焦黑，而大便自利，证实脉虚，不可攻者，雄按：清热救阴，间亦可愈。及

烦热痞闷，冷汗喘乏，四肢逆冷，六脉虚微，不受补者，皆难图治也。时疫变证多端，未能一一曲尽，聊陈大略于此。雄按：小儿痘证，多挟疫疠之气而发。伍氏谓痘毒藏于脾经，正与此论合，故费氏专讲痘疫，以救非常痘症之偏，厥功伟矣。后人不察，訾其偏任寒凉，盖未知痘之同于疫也。审其为疫，必宗其法，又可曾亦论及，近惟王清任知之余谓麻疹亦有因疫疠之气而发者，故治法亦与温热相埒也。习幼科者于温热暑疫诸证因，其可不细心讨究耶。

又按：李东垣云：脾胃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饱食太甚，病乃大作，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两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或发表，或攻下，致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茵陈等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误治而变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因以生平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惑论》一篇云。俞惺斋曰：此即大兵之后，继以大疫之谓也。观此论，而始晓然于劳役饥饱之病源，诚哉其为内伤矣，必如是之疫，不宜凉泻，而宜温养矣。若白虎、承气、达原饮，正犯东垣所诃责也。考其时为金天兴元年，因蒙古兵退而改元耳，寻以疫后，医师僧道园户卖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以助国用，民生其时，岂不苦极？若太平之世，民皆逸乐饱暖，纵有劳役及饮食失节者，不过经营辛苦之辈，设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如是之疫绝无，而恰合东垣内伤论之病亦甚少。惟饱暖思淫欲，凡逸乐者，真阴每耗，则外感病中之阴虚证反不少耳！

又按：罗谦甫云：总帅相公年近七旬，南征过扬州，俘虏万余口，内选美色室女近笄者四，置于左右。余曰：新虏之人，其惊忧之气蓄于内，加以饮食失节，多致疾病，近之则邪气传染，为害最大，况年高气弱，尤宜慎也。总帅不听，至腊月班师大雪，新虏人冻馁，皆病头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月至汴，相公因赴贺宴，痛饮数次，遂病，脉沉细而弦，三四动一止，现证与新虏人无异，三日而卒。《内经》云：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失时之宜。因而感邪，其气至骨，可不畏哉！俞惺斋云：按喻氏论疫引仲景《平脉篇》中，"寸口脉阴阳俱紧"者一节，阐发奥理。谓清邪中上，从鼻而入于阳，浊邪中下，从口而入手阴。在阳，则发热头疼，项强颈挛；在阴，则足膝逆冷，便溺妄出。大凡伤寒之邪，由外廓而入，故过传六经。疫邪由口鼻而入，故直达三焦，三焦相溷，内外不通，致有口烂食龂，声哑咽塞，痈脓下血，脐筑湫痛等变。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使邪不能入。若邪既久，则以逐秽为第一义，此与吴又可之论暗合，较之李、罗二家所述，劳疫忧惊，冻馁致病者迥别。然各有致理，医者须详察病因，谛参脉证而施治也。惟云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种种恶秽，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斯无人不病，是诚诸疫所同然。襄崇祯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医祷不及，后有外省人员到京，能识此证，看膝弯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红色速刺血出可无患，以此救活多人，疫亦渐息。是亦医者所当知也。盖血出则疫毒外泄，故得生也。按：又有羊毛瘟者。病人心前背后有黑点如疣蚤斑者是也。以小针于黑处挑之，即有毛出，须挑拔净尽乃愈。又，《辍耕录》载：元伯颜平宋后，搜取大黄数十车，满载而去，班师过淮，俘掠之民及降卒，与北来大兵咸病疫，以大黄疗之，全活甚众。《宋元通鉴》载：作耶律楚材灭夏之事，则大黄洵治疫之妙品也。又可《温疫论》赞大黄为起死神丹，原非杜撰。然则李、罗二家之说，又未可为兵后病疫之定法矣。汪按：李罗二说，虽非定法，然亦不可不知，近年所见，颇有合于李、罗之说者，但谓之非正疫治法则可，医家大抵各明一义，全

在善读者融会贯通也。

雄按：《续医说》云：王宇泰谓圣散子方，因东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宋末辛末年永嘉温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胜纪。余阅《石林避暑录》云：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算，医顿废之。昔坡翁谪居黄州时，其地濒江，多卑湿，而黄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湿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之多效，以是通行于世，遗祸无穷也。宏治癸丑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散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死。噫！孙公之意，本以活人，殊不知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萸、豆蔻、麻黄，藿香等药，皆性味温燥，反助热邪，不死何待？苟不辨证而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有能广此说以告人，亦仁者之一端也。余谓疫疠多属热邪，如老君神明散、务成萤火丸、仓公辟瘟丹、子建杀鬼丸，皆为禁剂。设好仁不好学，轻以传人，其祸可胜道哉！夫以东坡之淹博，尚有误信圣散子之举，况下此者乎。今之搢绅先生，涉猎医书，未经临证，率尔著书立说，多见其不知量也。

余师愚疫病论

雄按：《鸡峰普济方》论外感诸疾亦云：四时之中，有寒暑燥湿风五气相搏，善变诸疾。今就五气中分其清浊，则暑燥为天气，系清邪；风寒湿为地气，系浊邪。然则仲圣所云：清邪中上者，不仅雾露之气已，而书传兵火之余，难免遗亡之憾。否则，疫乃大证，圣人立论，何其略耶？后贤论疫，各有精义，亦皆本于仲圣清浊互中之旨。若但中暑燥之清邪，是淫热为病，治法又与嘉言、又可异，后人从未道及。惟秦皇士云：燥热疫邪，肺胃先受。故时行热病，见唇焦消渴者，宜用白虎汤。惜语焉未详。夫暑即热也。燥即火也。金石不堪其流烁，况人非金石之质乎？徐后山《柳崖外编》尝云：乾隆甲子，五六月间，京都大暑，冰至五百文一斤。热死者无算。九门出榇，日至千余。又纪文达公云：乾隆癸丑，京师大疫。以景岳法治者多死；以又可法治者，亦不验。桐乡冯鸿胪星实姬人，呼吸将绝，桐城医士投大剂石膏药，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道光癸未，吾乡郭云台纂《证治针经》，特采纪说，以补治疫之一法。然纪氏不详姓氏，读之令人怅怅，越五载毗陵庄制亭官于长芦，重锓《疫疹一得》。书出始知纪氏所目击者，乃余君师愚也。原书初刻于乾隆甲寅，而世鲜流行，苟非庄氏几失传矣。余读之，虽纯疵互见，而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不揣疏庸，节取而删润之，纂作圣经之纬。

一、论疫与伤寒，似同而异

疫证初起，有似伤寒太阳阳明证者。然太阳阳明头痛，不至如破。而疫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伤寒无汗，而疫则下身无汗，上身有汗，惟头汗更盛。头为诸阳之首，火性炎上，毒火盘踞于内，五液受其煎熬，热气上腾，如笼上薰蒸之露。故头汗独多。此又痛虽同而汗独异也。有似少阳而呕者，有似太阴自利者。少阳之呕，胁必痛；疫证之呕，胁不痛。因内有伏毒，邪火干胃，毒气上冲，频频而作。太阴自利，腹必满；疫证自利，腹不满。大肠为传送之官，热注大肠。有下恶垢者，有旁流清水者，有日及数十度者。此又证异而病同也。

二、论斑疹

余每论热疫不是伤寒。伤寒不发斑疹。或曰：热疫不是伤寒，固已。至云伤寒不发斑疹，古人何以谓伤寒热未入胃，下之太早，热乘虚入胃，故发

班；热已入胃，不即下之，热不得泄，亦发斑。斯何谓欤？曰：古人以温热皆统于伤寒，故《内经》云：热病者，伤寒之类也。《难经》分列五种之伤寒，《伤寒论》辨别五种之治法。既云热入胃，纵非温热，亦是寒邪化热，故可用白虎、三黄、化斑解毒等汤以凉解也。今人不悟此理，而因以自误误人。至论大者为斑，小者为疹。赤者胃热极，五死一生；紫黑者胃烂，九死一生。余断生死，则又不在斑之大小紫黑，总以其形之松浮紧束为凭耳！如斑一出，松活浮于皮面，红如朱点纸，黑如墨涂肤，此毒之松活外现者，虽紫黑成片可生；一出虽小如粟，紧束有根，如履透针，如矢贯的，此毒之有根锢结者，纵不紫黑亦死。苟能细心审量，神明于松浮紧束之间，决生死于临证之顷，始信余言之不谬也。

三、论治疫

仲景之书，原有十六卷，今世只传十卷，岂疫疹一门，亦在遗亡之数欤？以致后世立说纷纷。至河间清热解毒之论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后人未广其说，而反以为偏。冯氏锦囊亦云：斑疹不可发表，此所谓大中至正之论。惜未畅明其旨，后人何所适从？又可辨疫甚析。如头痛、发热、恶寒，不可认为伤寒表证，强发其汗，徒伤表气。热不退，又不可下，徒伤胃气。斯语已得其奥妙。奈何以疫气从口鼻而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此论似有语病。至用达原饮、三消诸承气，犹有附会表里之意。惟熊恁昭《热疫志验》，首用败毒散去其爪牙，继用桔梗汤同为舟楫之剂，治胸膈手六经邪热，以手足少阳俱下膈络胸中，三焦之气为火，同相火游行一身之表，膈与六经乃至高之分，此药浮载亦至高之剂，施于无形之中，随高下而退胸膈及六经之热，确系妙方。余今采用其法，减去硝、黄，以热疫乃无形之毒，难以当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肺胃，先捣其窝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易平矣，无不屡试屡验，明者察之。

四、论治疹

疹出于胃。古人言：热未入胃而下之，热乘虚入胃，故发斑。热已入胃，不即下之，热不得泄，亦发斑，此指寒邪化热，误下、失下而言。若疫疹未经表下，有热不一日而即发者，故余谓热疫有斑疹，伤寒无斑疹也。热疫之斑疹发之愈迟，其毒愈重。一病即发，以其胃本不虚，偶染疫邪，不能入胃，犹之墙垣高大，门户紧密，虽有小人，无从而入。此又可所谓达于膜原者也。有迟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非胃虚受毒已深，即发表攻里过当。胃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宗于胃，胃能敷布十二经，营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毒既入胃，势必敷布于十二经，戕害百骸，使不有以杀其炎炎之势，百骸受其煎熬，不危何待？疫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焦，金遇之而镕，木遇之而焚，水不能胜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如欲其苗之外透，非滋润其根，何能畅茂？一经表散燔灼火焰，如火得风，其焰不愈炽乎？焰愈炽，苗愈遏矣。疹之因表而死者，比比然也。其有表而不死者，乃麻疹、风疹之类。有谓疹可治而斑难治者，殆指疫疹为

斑耳！夫疫疹亦何难治哉，但人不知用此法也。

五、论疫疹之脉，不宜表下

疫疹之脉，未有不数者。有浮大而数者，有沉细而数者，有不浮不沉而数者，有按之若隐若现者。此《灵枢》所谓阳毒伏匿之象也。诊其脉，即知其病之吉凶。浮大而数者，其毒发越，一经凉散，病自霍然；沉细而数者，其毒已深，大剂清解，犹可扑灭。至于若隐若现，或全伏者，其毒重矣，其证险矣！此脉得于初起者间有，得于七八日者颇多，何也？医者，初认为寒，重用发表，先伤其阳。表而不散，继之以下，又伤其阴。殊不知伤寒五六日不解，法在当下，尤必审其脉之有力者宜之。疫热乃无形之毒，病形虽是大热，而脉象细数无力，所谓壮火食气也。若以无形之火热，而当硝、黄之猛烈，热毒焉有不乘虚而深入耶？怯弱之人，不为阳脱，即为阴脱。气血稍能驾驭者，亦必脉转沉伏，变证蜂起。或四肢逆冷、或神昏谵语、或郁冒直视、或遗溺旁流，其至舌卷囊缩，循衣摸床，种种恶候，颇类伤寒。医者不悟引邪入内，阳极似阴，而日变成阴证。妄投参、桂，死如服毒。遍身青紫，口鼻流血。如未服热药者，即用大剂清热，败毒饮重加石膏，或可挽回。余因历救多人，故表而出之。

六、论疹形治法

松浮洒于皮面，或红或赤，或紫或黑，此毒之外现者。虽有恶证，不足虑也。若紧束有根，如从皮里钻出，其色青紫，宛如浮萍之背，多见于胸背，此胃热将烂之征。即宜大清胃热，兼凉其血。以清瘟败毒饮加紫草、红花、桃仁、归尾。务使松活色淡，方可挽回。稍存疑虑，即不能救。

七、论疹色治法

血之体本红，血得其畅，则红而活、荣而润，敷布洋溢，是疹之佳境也。

淡红有美有疵，色淡而润，此色之上者也；若淡而不荣，或娇而艳、干而滞，血之最热者。

深红者，较淡红而稍重，亦血热之象。凉其血即转淡红。

色艳如胭脂，此血热之极，较深红而更恶。必大用凉血，始转深红。再凉其血，而淡红矣。

紫赤类鸡冠花而更艳，较艳红而火更盛。不急凉之，必至变黑。须服清凉败毒饮加紫草、桃仁。

细碎宛如粟米，红者谓之红砂（痧）；白者，谓之白砂（痧）。疹后多有此证，乃余毒尽透最美之境。愈后蜕皮。若初病未认是疫，后十日半月而出者。烦躁作渴，大热不退，毒发于颔者，死不可救。

八、论发疮

疫毒发斑，毒之散者也。疫毒发疮，毒之聚者也。初起之时，恶寒发热，红肿硬痛，此毒之发扬者。但寒不热，平扁不起，此毒之内伏者。或发于要地，发于无名，发于头面，发于四肢，种种形状，总是疮证。何以知其是疫毒所聚？寻常疮脉，洪大而数；疫毒之脉，沉细而数。寻常疮证，头或不痛；疫毒，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是其验也。稽其证，有目红面赤而青惨者，

有忽汗忽燥者，有昏愦如迷者，有身热肢冷者，有腹痛不已者、有大吐干呕者，有大泄如注者，有谵语不止者，有妄闻妄见者，有大渴思冰者，有烦躁如狂者，有喊叫时作、若惊若惕者。病态多端，大率类是。误认寻常疮证，温托妄施，断不能救。

雄按：暑、湿、热、疫诸病，皆能外发痈疮。然病人不自知其证发之由。外科亦但见其外露之疮，因而误事者，最多。人亦仅知其死于外证也。噫！

九、论妊娠病疫

母之于胎，一气相连。盖胎赖母血以养，母病热疫，毒火蕴于血中，是母之血即毒血矣。苟不亟清其血中之毒，则胎能独无恙乎？须知胎热则动，胎凉则安，母病热疫，胎自热矣。竭力清解以凉血，使母病去而胎可无虞。若不知此，而舍病以保胎，必至母子两不保也。至于产后以及病中，适逢经至，当以类推。若云产后经期，禁用凉剂，则误人性命，即在此言。

一〇、论闷证

疫诊初起，六脉细数沉伏，面色青惨，昏愦如迷，四肢逆冷，头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内搅肠，欲吐不吐，欲泄不泄，男则仰卧，女则覆卧，摇头鼓颔，百般不足，此为闷疫。毙不终朝。如欲挽回于万一，非大剂清瘟败毒饮不可。医即敢用，病家决不敢服。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含药而亡，虽然，难矣哉！

雄按：所谓闷者，热毒深伏于内，而不发露于外也。渐伏渐深，入脏而死，不俟终日也。固已。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营分之毒。再灌以紫雪，清透伏邪，使其外越，杨云：治法精良。或可挽回，败毒饮何可试耶？

一一、疫诊治验

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初起之时，先恶寒而后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泄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迨至两日，恶候蜂起，种种危证，难以枚举。如此死者，不可胜计。良由医者，固执古方之所致也。要之执伤寒之方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药。不死于药，而死于执古方之医也。疫证乃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能取效。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胜火，投之百发百中。五月间，余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赴诊，叩其证状，录方授之。互相传送，活人无算。癸酉京师多疫，即汪副宪、冯鸿胪亦以余方传送，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笔之于书，名曰清瘟败毒饮。随证加减，详列于后。

雄按：吴门顾松园（靖远）因父患热病，为庸医投参、附所杀。于是发愤习医，寒暑靡间者，阅三十年，尝著《医镜》十六卷。徐侍即秉义为之序，称其简而明，约而赅，切于时用而必效。惜无刊本，余求其书而不得。近见桐乡陆定圃进士《冷庐医话》，载其治汪缵功阳明热证，主白虎汤。每剂，石膏用三两，两服，热顿减。而遍身冷汗，肢冷发呃。郡中著名老医，谓非参、附，弗克回阳，诸医和之，群诧白虎再投必毙。顾引仲景热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阳证忽变阴厥，万中无一之说，谆谆力辨。诸医固执不从。投参、附回阳敛汗之剂，汗益多而体益冷，反诋白虎之害。微阳脱在旦暮，势甚危，举家惊惶。复求顾诊，仍主白虎，用石膏三两，大剂二服，汗止身温。再以前汤加减，数服而痊。因著《辨治论》，以为温热病中，宜用白虎汤，并不伤人，

而解世俗之惑。陆进士云：此说与师愚之论合，且《医镜》中佳方不少。其治虚劳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麦冬、龟版、龙眼肉、玉竹、茯苓、山药、人乳。《吴医汇讲》乃属之汪缵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岂顾著《医镜》一书，为汪氏所窃取耶？附及之以质博雅。

疫证条辨

一、头痛目痛，颇似伤寒。然太阳阳明头痛，不至于倾侧难举。而此则头痛如劈，两目昏瞀，势若难支。总因火毒达于二经，毒参阳位，用釜底抽薪法，彻火下降，其痛立止，其疹自透。宜清瘟败毒饮增石膏、元参，加菊花。误用辛凉表散，燔灼火焰，必转闷证。

二、骨节烦疼，腰如被杖。骨与腰皆肾经所属，其痛若此。是淫热之气，已流于肾经。宜本方增石膏、元参，加黄檗。误用温散，死不终朝矣。

三、热宜和，不宜躁。若热至遍体炎炎，较之昏沉肢冷者。而此则发扬，以其气血尚堪胜毒，一经清解，而疹自透。妄肆发表，必至内伏。宜本方增石膏、生地、丹皮、芩、连。

四、有似乎静而忽躁，有似乎躁而忽静，谓之静躁不常。较之颠狂，彼乃发扬，而此嫌郁遏。总为毒火内扰，以致坐卧不安。宜本方增石膏、犀角、芩、连。

五、寤，从阳主上；寐，从阴主下。胃为六腑之海，热毒壅遏，阻隔上下，故火扰不寐。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加琥珀。

雄按：火扰不寐，何必琥珀？若欲导下，且用木通。

六、初病周身如冰，色如蒙垢，满口如霜，头痛如劈，饮热恶冷，六脉沉细。此阳极似阴，毒之隐伏者也。重清内热，使毒热外透，身忽大热，脉转洪数，烦躁谵妄，大渴思冰。证虽枭恶，尚可为力。宜本方增石膏、丹皮、犀、连，加黄檗。若遇庸手，妄投桂、附，药不终剂，死如服毒。

七、四肢属脾，至于逆冷，杂证见之。是脾经虚寒，元阳将脱之象。惟疫则不然，通身大热，而四肢独冷。此烈毒郁遏脾经，邪火莫透。重清脾热，手足自温。宜本方增石膏。

雄按：四肢逆冷，在杂证，不仅脾经虚寒。在疫证，亦非毒壅脾经。增石膏，原是清胃。胃气行则肢自和也。亦有热伏厥阴而逆冷者，温疫证中最多，不可不知也。

八、筋属肝，赖血以养，热毒流于肝经，斑疹不能寻窍而出，筋脉受其冲激。则抽惕若惊。宜本方增石膏、丹皮，加胆草。

九、杂证，有精液枯涸，水不上升，咽干思饮，不及半杯。而此则思冰饮水，百杯不足。缘火毒熬煎于内，非冰水不足以救其燥，非石膏不足以制其焰。庸工犹戒生冷，病家奉为至言，即温水亦不敢与。以致唇焦舌黑。宜本方增石膏，加花粉。

一〇、四时百病，胃气为本。至于不食，似难为也。而非所论于疫证，此乃邪火犯胃，热毒上冲，频频干呕者有之。旋食旋呕者有之。胃气一清，不必强之食，自无不食矣。宜本方增石膏，加枳壳。

雄按：热壅于胃，杳不知饥，强进粥糜，反助邪气。虽粒米不进，而病势未衰者，不可疑为胃败也。若干呕吐食，则本方之甘、桔、丹皮，皆不可用。宜加竹茹、枇杷

叶、半夏之类。

一一、胸膈乃上焦心肺之地，而邪不易犯。惟火上炎，易及于心，以火济火，移热于肺，金被火灼，其燥愈甚。胸膈郁遏，而气必长吁矣。宜本方增连、桔、加枳壳、蒌仁。

雄按：邪火上炎，固能郁遏肺气，而为膈满，第平素有停痰伏饮者。或起病之先，兼有食滞者。本方地、芍，未可浪投。临证须辨别施治，惟芦菔汁，既清燥火之闭郁，亦开痰食之停留。用得其宜，取效甚捷。

一二、昏闷无声者，心之气出于肺而为声。窍因气闭，气因毒滞，心迷而神不清。窍闭而声不出。宜本方，增石膏、犀角、芩、连，加羚羊角、桑皮。

雄按：桑皮虽走肺，而无通气宣窍之能。宜用：马兜铃、射干、通草之类；清神化毒，当参紫雪之类。

一三、胃气弱者，偏寒偏热，水停食积，皆与真气相搏而痛，此言寻常受病之源也。至于疫证腹痛，或左或右，或痛引小肠，乃毒火冲突，发泄无门。苦按寻常腹痛分经络而治之，必死。如初起只用败毒散 、或凉膈散加黄连，其痛立止。

雄按：疫证腹痛，固与杂证迥殊，然夹食、夹瘀、夹疝，因病疫而宿疾兼发者，亦正多也。临证处方，岂可不为顾及。

一四、筋肉瞤动，在伤寒则为亡阳，而此则不然。盖汗者，心之液，血之所化也。血生于心，藏于肝，统于脾。血被煎熬，筋失其养，故筋肉为之瞤动。宜本方增生地、石膏、元参，加黄檗。

雄按：亡阳瞤动，宜补土制水。淫热瞤动，宜泻火息风。本方尚少镇静息风之品，宜去丹、桔，加菊花、胆草。

一五、病人自言胃出冷气，非真冷也。乃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自下而上，其热尤甚。此火极似水，热极之征，阳亢逼阴，故有冷气。宜本方增石膏、犀、地、丹、连，加胆草。

雄按：冷气上升，虽在别证中见之，亦多属火。不知者，妄投温热。贻误可胜道哉！本方桔、芍，亦属非宜。更有挟痰者，须加海蜇、竹沥、芦菔汁之类。

一六、口中臭气，令人难近，使非毒火熏蒸于内，何以口秽喷人乃尔耶。宜本方增石膏、犀、连。

雄按：宜加兰草、竹茹、枇杷叶、金银花、蔷薇露、莹白、金汁之类，以导秽浊下行。

一七、舌苔满口如霜，在伤寒为寒证的据，故当温散。而疫证见此，舌必厚大，为火极水化。宜本方增石膏、犀、地、翘、连，加黄檗。误 用温散，旋即变黑。

雄按：凡热证疫证见此苔者，固不可误指为寒，良由兼痰挟湿，遏伏热毒使然，清解方中，宜佐开泄之品为治。

一八、咽喉者，水谷之道路，呼吸之出入。毒火 熏蒸，至于肿痛，亟当清解以开闭塞。宜本方增石膏、元、桔，加牛蒡、射干、山豆根。

雄按：加莹白、粪清最妙。药汁碍咽者，亟以锡类散吹之。

一九、唇者，脾之华。唇燃肿，火炎土燥也。宜本方增石膏、连翘，加

天花粉。

二〇、头为诸阳之首，头面肿大，此毒火上攻。宜本方增石膏、元参，加银花、马勃、僵蚕、板蓝根、紫花地丁、归尾。脉实者，量加，酒洗生大黄。

二一、面上燎疱，宛如火烫，大小不一，有红有白，有紫黑相间，痛不可忍，破流清水，亦有流血水者，治同上条。

二二、腮者，肝肾所属，有左肿者，有右肿者，有右及左、左及右者，名曰痄腮。不亟清解，必成大头，治同上条。

二三、颈属足太阳膀胱经，热毒入于太阳则颈肿。宜本方增石膏、元参、翘、桔，加银花、夏枯草、牛蒡、紫花地丁、山豆根。

二四、耳后肾经所属，此处硬肿，其病甚恶。宜本方增石膏、元、地、丹、翘，加银花、花粉、板蓝根、紫花地丁。耳中出血者，不治。

雄按：坎为耳，故耳为肾水之外候。然肺经之结穴在耳中，名曰茏葱，专主乎听。金受火烁则耳聋。凡温热暑疫等证，耳聋者，职是故也。不可泥于伤寒少阳之文，而妄用柴胡以煽其焰。古云：耳聋治肺，旨哉言乎。

二五、舌乃心之苗。心属火，毒火冲突，二火相并，心苗乃动，而喑舌弄舌。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元参，加黄檗。

雄按：宜加木通、莲子心、朱砂、童溺之类。

二六、红丝绕目，清其浮僭之火而红自退。误以眼科治之，为害不浅。宜本方加菊花、红花、蝉蜕、归尾、谷精。

雄按：加味亦是眼科之药，不若但加羚羊角、龙胆草二味为精当也。

二七、头为一身之元首，最轻清而邪不易干。通身焦燥，独头汗涌出。此烈毒鼎沸于内，热气上腾，故汗出如淋。宜本方增石膏、元参。

雄按：本方宜去芍、桔、丹皮，加童溺、花粉。

二八、齿者，骨之余。杂证龂齿为血虚；疫证见之，为肝热。宜本方增石膏、生地、丹、栀，加胆草。

雄按：齿龈属阳明，不可全责之肝也。

二九、疫证，鼻衄如泉，乃阳明郁热上冲于脑，脑通于鼻，故衄如涌泉。宜本方增石膏、元、地、芩、连，加羚羊角、生桑皮、棕榈炭。

雄按：本方宜去桔梗，加白茅根。

三〇、舌上白点如珍珠，乃水化之象。较之紫赤黄黑，古人谓之芒刺者，更重。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元、翘，加花粉、银花。

雄按：宜加蔷薇根、莹白、粪清之类。

三一、疫证初起，苔如腻粉，此火极水化。设误认为寒，妄投温燥，其病反剧，其苔愈厚，精液愈耗，水不上升，二火煎熬，变白为黑，其坚如铁，其厚如甲，敲之戛戛有声，言语不清，非舌卷也。治之得法，其甲整脱。宜本方增石膏、元参、犀、连、知、翘，加花粉、黄檗。

雄按：此证专宜甘寒以充津液，不当参用苦燥。余如梨汁、蔗浆、竹沥、西瓜汁、藕汁，皆可频灌。如得蕉花上露更良。杨云：蕉花上露为清热无上妙品，但不可必得。即蕉根取汁，亦极妙也。若邪火已衰，津不能回者。宜用鲜猪肉数斤，切大块，急火煮清汤，吹净浮油，恣意凉饮，乃急救津液之无上妙品。故友范庆簪，尝谓余云：酷

热炎天，正银匠熔铸各州县奏销银两之时。而银炉甚高，火光扑面，非壮盛之人，不能为也。口渴不敢啜茗，惟以淡煮猪肉，取汤凉饮，故裸身近火，而津液不致枯竭。余因推广其义，颇多妙用，拙案可证也。

三二、舌上发丁，或红或紫，大如马乳，小如樱桃，三五不等，流脓出血，重清心火。宜本方增石膏、犀角、翘、连加银花。舌上成坑，愈后自平。此二条乃三十六舌未有者。

雄按：亦宜加蔷薇根、金汁之类；外以锡类散，或珍珠，牛黄研细糁之。则坑易平。

三三、舌衄乃血热上溢心苗。宜本方增石膏、黄连、犀、地、栀、丹，加败棕灰。

雄按：外宜蒲黄炒黑糁之。

三四、齿衄乃阳明少阴二经之热相并。宜本方增石膏、元参、芩、连、犀、地、丹、栀，加黄檗。

三五、心主神，心静则神爽。心为烈火所燔，则神不清而谵语。宜本方增石膏、犀、连、丹、栀，加黄檗、胆草。

雄按：须参叶氏《温热论》逆传治法。且此证挟痰者多，最宜谛审。

三六、呃逆，有因胃热上冲者，有因肝胆之火上逆者，有因肺气不能下降者。宜本方增石膏，加竹茹、枇杷叶、柿蒂、羚羊角、银杏仁。如不止，用沉香、槟榔、乌药、枳壳，各磨数分，名四磨饮，仍以本方调服。

雄按：此三候固皆实证，尚有痰阻于中者，便秘于下者，另有治法。银杏仁，温涩气分，但可以治虚呃，不宜加入此方。

三七、邪入于胃则吐，毒犹因吐而得发越，至于干呕则重矣。总由内有伏毒、清解不容少缓。宜本方增石膏、甘、连，加滑石、伏龙肝。

雄按：甘草宜去，伏龙肝，温燥之品，但可以治虚寒呕吐，不宜加入此方。本方桔梗、丹、芍，亦当去之。可加旋覆花、竹茹、半夏、枇杷叶。如用反佐，则生姜汁为妥。

三八、疫毒移于大肠，里急后重，赤白相兼，或下恶垢，或下紫血，虽似痢实非痢也。其人必恶寒发热，小水短赤，但当清热利水。宜本方增石膏、黄连，加滑石、猪苓、泽泻、木通，其痢自止。误用通利止涩之剂不救。

雄按：热移大肠，恶垢既下，病有出路，化毒为宜。既知不可通利，何以仍加苓、泽等利水？无乃疏乎。惟滑石用得对证，他如金银花、槐蕊、黄檗、青蒿、白头翁、苦参、芦菔之类，皆可采也。

三九、毒火注于大肠，有下恶垢者，有利清水者，有倾肠直注者，有完谷不化者。此邪热不杀谷，非脾虚也。较之似痢者，稍轻。考其证，身必大热，气必粗壮，小溲必短，唇必焦紫，大渴喜冷，腹痛不已，四肢时而厥逆。宜因其势而清利之。治同上条。

雄按：唇焦大渴，津液耗伤，清化为宜，毋过渗利。惟冬瓜煮汤代茶、煎药，恣用甚佳。

四〇、疫证大便不通，因毒火煎熬，大肠枯燥不能润下。不可徒攻其闭结而速其死也。宜本方加生大黄，或外用蜜煎导法。

四一、邪犯五脏，则三阴脉络不和，血乖行度，渗入大肠而便血。宜本

方增生地，加槐花、柏叶、棕灰。

雄按：棕灰温涩，即欲止之，宜易地榆炭。

四二、膀胱热极。小溲短赤而涩，热毒甚者，溲色如油。宜本方加滑石、泽泻、猪苓、木通、通草、扁蓄。

雄按：苓、泽等药，皆渗利之品。溺阻膀胱者，藉以通导，此证既云热毒内炽，则水已耗夺，小溲自然浑赤短涩，但宜治其所以然，则源清而流洁，岂可强投分利，而为砻糠打油之事乎？或量证少佐一二味，慎毋忽视而泛施也。

四三、溺血，小便出血而不痛。血淋，则小腹阴茎必兼胀痛。在疫证，总由血因热迫。宜本方增生地，加滑石、桃仁、茅根、琥珀、牛膝、棕灰。

雄按：设兼痛胀，忌用棕灰。

四四、发狂骂詈。不避亲疏，甚则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力倍常时。或语生平未有之事，未见之人，如有邪附者，此阳明明邪热，上扰神明，病人亦不自知。僧道巫尼，徒乱人意。宜本方增石膏、犀、连、丹、栀，加黄犨。

雄按：宜加朱砂、青黛，挟痰，石菖蒲、竹沥之类。

四五、疫证之痰，皆属于热，痰中带血，热极之征。宜本方增石膏、芩、地，加蒌仁、羚羊角、生桑皮、棕灰。

雄按：桑皮、棕灰可商，宜加滑石、桃仁、苇茎、瓜瓣之类。

四六、疫证遗溺，非虚不能约，乃热不自持。其人必昏沉谵语，遗不自知。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加滑石。

四七、诸病喘满，皆属于热，况疫证乎。宜本方增石膏、黄芩、加桑皮、羚羊角。

雄按：杏仁、厚朴、半夏、旋复花、枇杷叶、蒌仁、芦菔、海蜇、芦根之类，皆可随证采用。本方地、芍宜去之。

四八、淫热熏蒸，湿浊壅遏，则周身发黄。宜本方增石膏、栀子，加茵陈、滑石、猪苓、泽泻、木通。

雄按：此证亦有宜下者。

四九、疫证循衣摸床、撮空，此肝经淫热也。肝属木，木动风摇，风自火出。《左传》云："风淫末疾"，四末四肢也。肢动即风淫之疾也。宜本方增石膏、犀、连、栀、丹，加胆草。

雄按：桑枝、菊花、丝瓜络、羚羊角、白薇之类，皆可采用。实者，宜兼通腑；虚者，宜兼养阴。

五〇、狐惑，宜本方增石膏、犀角，加苦参、乌梅、槐子。

以上五十证，热疫恶候，变态无恒，失治于前，多致莫救。慎之！慎之！

五一、疫证热毒盘踞于内外，则遍体炎炎。夫热极之病，是必投以寒凉。火被水克，其焰必伏。火伏于内，必生外寒。阴阳相搏则战，一战而经气输泄，大汗出而病邪解矣。

五二、疫证瘥后，四肢浮肿，弗遽温补。

雄按：宜清余热，兼佐充津。

五三、疫后饮食渐增，而大便久不行，亦无所苦。此营液未充，若误投通利，死不终朝矣。

五四、热疫为病，气血被其煎熬，瘥后饮食渐进，气血滋生，润皮肤而灌筋骸。或痛或痒，宛如虫行，最是佳境，不过数日，气血通畅而自愈矣。

五五、疫证失治于前，热流下部，滞于经络，以致腰膝疼痛，甚者起不能立，卧不能动，误作痿治，必成废人。宜本方小剂，加木瓜、牛膝、续断、萆薢、黄檗、威灵仙。

五六、疫后，不欲饮食，食亦不化。此脾胃虚弱，宜健脾养胃。

雄按：不欲食，病在胃，宜养以甘凉。食不化，病在脾，当补以温运。医者，须分别论治。

五七、瘥后惊悸，属血虚。宜养血镇惊。

雄按：亦有因痰热未清者，不可不知也。

五八、瘥后怔忡，乃水衰火旺，心肾不交。宜补水养心。

雄按：朱砂安神丸最妙。

五九、瘥后，有声不能言，此水亏不能上接于阳也。宜补水。

雄按：有痰热滞于肺络者宜清肃；有疫热耗伤肺阴者宜清养。不仅水亏为然也。

六〇、瘥后，声颤无力，语不接续，名曰郑声。乃气虚也。宜补中益气汤。

雄按：此证虽属气虚，实由元气无根，补中益气，升阳之剂，切勿误投。宜集灵膏。

六一、瘥后喜唾，胃虚而有余热也。乌梅十个、北枣五枚，俱去核，共杵为泥，加炼蜜丸弹子大，每用一丸噙化。

雄按：此方甚佳。

六二、言者，心之声也。病中谵妄，乃热扰于心。瘥后多言，余热未净。譬如灭火，其火已息，犹存余焰也。

雄按：宜导赤饮加麦冬、莲子心、朱砂染灯心。

六三、瘥后遗精，宜交心肾。

雄按：精因火动者多，宜清余热，黄连、黄檗，最是要药。

六四、瘥后触事易惊，梦寐不安，乃有余热挟痰也。痰与气搏故恐惧。

雄按：宜用竹茹、黄连、石菖蒲、半夏、胆星、栀子、知母、茯苓、旋复花、橘红等药。

六五、瘥后，终日昏睡不醒。或错语呻吟，此因邪热未净，伏于心包络所致。

雄按：宜用丹参、白薇、栀子、麦冬、甘草、木通、盐水炒黄连、竹叶、朱砂染灯心、细茶等药。挟痰者，花粉、天竺黄、石菖蒲，省头草之类。或万氏牛黄清心丸，皆可采用。

六六、瘥后自汗、盗汗，虚象也，宜分阴阳而补益。

雄按：固属虚候，多由余热未清，心阳内炽，慎勿骤补，清养为宜。如西洋参、生地、麦冬、黄连、甘草、小麦、百合、竹叶、茯苓、莲子心之类，择而为剂可也。

六七、瘥后心神不安，乃心血亏损。宜养心。

雄按：固是心营不足，亦因余热未清，治如上条可也。

六八、瘥后虚烦不寐者，血虚神不守舍也。

雄按：非神不守舍也，亦余火扰动耳！治如上法，或加阿胶、或加生鸡子黄、或

加珍珠，审证而用得其宜，贵乎医者之神悟矣。

六九、瘥后余热未净，肠胃虚弱，饮食不节，谷气与热气，两阳相搏，身复发热，名曰食复。

雄按：治法与伤寒食复同，更有瘥后起居不慎，作劳太早，虚阳浮扰而发热者，名曰劳复。治宜调养气血。

七十、瘥后早犯女色而病者，名女劳复；女犯者，名男劳复。其证头重目眩，腰痛肢酸，面热如烘，心胸头闷。宜麦冬汤主之。若舌出寸余，累日不收，名曰阳强。以冰片研细糁之，即缩。长至数寸者，多不救。

雄按：此方甚妙。

七一、男子新瘥，余热未净，而女人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阳易；女人新瘥，余热未清，而男子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阴易。其证男子则阴肿入腹，绞肠难忍；女人则乳抽里急，腰胯痛引腹内。热攻胸膈，头重难抬，仰卧不安，动摇不得。最危之证。

雄按：阴阳二易，余谓之热入精室证。第阴易较重于阳易，以女人疫热之气，本从阴户出也。古人用裩裆之义最精，取其能引热邪，仍由原路去，故阴易，须剪所交接。女人身穿未浣裩裆，《千金》用月经赤帛，亦从此脱胎。阳易，须剪所交接。男子身穿未浣之裩裆。并取近阴处之数寸，烧灰服下，奏效甚捷。后人之用鼠矢，亦取其以浊导浊之义。然究不如烧裩散之贴切矣。余如竹茹、花粉、韭白、滑石、白薇、槐米、楝实、绿豆、甘草梢、土茯苓等药，并走精室，皆可随证采用。

以上三条，温热病证亦同，不仅疫证尔也。

卷 五

方 论

1. 甘草汤

甘草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王晋三曰：一药治病，是曰奇方。

徐洄溪曰：大甘为土之正味，能制肾水越上之火。

王朴庄曰：自《灵》《素》至汉、晋、宋、齐诸古方，凡云一两者，以今之七分六厘准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准之。雄按：鞠通，凡引古方，辄改定其分两，而轻重殊未当也。学者审之。

雄按：《伤寒类要》治伤寒心悸，脉结代。《圣济总录》治舌肿塞口。《外科精要》治一切痈疽诸发及丹石烟火药发。《兵部手集》治悬痈。《直指方》治痘疮烦渴及蛊毒药毒。《金匮玉函》治小儿撮口及小儿羸瘦。《得效方》治小儿遗溺。皆以一味甘草为方，妙用虽多，总不外乎养阴缓急，清热化毒也。

2. 桔梗汤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邹润安曰：肾家邪热，循经而上，肺不任受，遂相争竞，二三日邪热未盛，故可以甘草泻火而愈。若不愈，是肺窍不利，气不宣泄也。以桔梗开之，肺窍既通，气遂宣泄，热自透达矣。

雄按：虽以桔梗名汤，而倍用甘草以为驾驭，后人改称甘桔汤是矣。但须审证而投，不可泥为通治咽痛之方也。黄锦芳《医案求真》尝论及之，医者不可不知。

3. 猪肤汤

猪肤一斤 雄按：以猪皮去其肉肥，刮如纸薄，杭人能造，名曰肉鲊。可以充馔。

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即是米粉，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

王晋三曰：肾应彘而肺主肤。肾液下泄，不能上蒸于肺，致络燥而为咽痛者，又非甘草所能治矣。当以猪肤润肺肾之燥，解虚烦之热，白粉、白蜜缓中，俾猪肤比类而致津液从肾上入肺中，循喉咙，复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而上中下燥邪解矣。

4. 黄连阿胶汤

黄连四两 黄芩一两 芍药二两 阿胶三两 鸡子黄二枚

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邹润安曰：尤氏云：阳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气；阴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血。阳经或有归于血者，惟阴经之热，则必不归于气，故三阴有热结证，不用调胃承气、小承气，而独用大承气。诸下利证不已，必便脓血，是其验也。心中烦，不得卧，热证也。至二三日以上，乃心中烦，不得卧，则非始即属热矣。始即属热，心中烦，不得卧者，为阴虚。阴虚则不得泻火。今至二三日以上始见，则为阳盛，阳盛则宜泻火。然致此阳盛，亦必其阴本虚。故阿胶、芍药、鸡子黄、无非救阴之品。泻火则惟恃芩、连。而芩止一两，连乃四两，此黄连之任，独冠一方，而为补中泻药矣。

5. 猪苓汤

猪苓（去皮） 茯苓 泽泻 滑石 阿胶各一两

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二服。

周禹载曰：热甚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无祛热之力也。故用猪苓之淡渗，与泽泻之咸寒，与五苓不异。而此易术以胶者，彼属气，此属血也；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而此为消热也。然则所蓄之水去，则热消矣。润液之味投，则渴除矣。

邹润安曰：松之概挺拔劲正，枫之概柔弱易摇。松之理粗疏，枫之理坚细。松之叶至冬益苍翠而不凋，枫之叶至冬遂鲜赤而即落。是其一柔一刚，显然殊致。茯苓属阳，治停蓄之水不从阳化者。猪苓属阴，治鼓荡之水不从阴化者。是故仲景以猪苓名方者，其所治之证，日少阴病，下利，咳而渴呕，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若五苓散则其治有渴者、有不渴者。至茯苓入他方，所治之病，则不渴者居多。盖渴者水气被阳逼迫，欲得阴和而不能也，与之猪苓，使起阴气以和阳化水，譬之枫叶已丹，遂能即落也。

6. 大承气汤

厚朴（去皮，炙）一两 枳实（炙）五钱 大黄四两（酒洗） 芒硝三合

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邹润安曰：柯氏云：厚朴倍大黄为大承气，大黄倍厚朴为小承气。是承气者在枳、朴。应不在大黄矣。但调胃承气汤不用枳、朴，亦名承气何也？且三承气汤中，有用

枳、朴者，有不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不用芒硝者；有用甘草者，有不用甘草者。惟大黄则无不用，是承气之名，固当属之大黄。况厚朴三物汤即小承气汤，厚朴分数且倍于大黄，而命名反不加承气字。犹不可见承气不在枳、朴乎？自金元人以“顺”释“承”。而大黄之功不显。考《本经》首推大黄通血，再以《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之义参之，则承气者，非血而何？夫气者，血之帅。故血随气行，亦随气滞，气滞血不随之滞者，是气之不足，非气之有余。惟气滞并波及于血，于是气以血为窟宅，血以气为御侮。遂连衡宿食，蒸逼津液，悉化为火。此时惟大黄能直捣其巢，倾其窟穴，气之结于血者散，则枳朴遂能效其能气之职，此大黄所以为承气也。雄按：此余夙论如此，邹氏先得我心。

7. 白虎汤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粳米六合

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行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阴兽。虎啸谷风冷，凉风酷暑清神于解热，莫如白虎。石膏、知母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体寒，得白虎之体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温，甘取其缓，温取其和，缓而且和，得伏虎之用焉。饮四物之成汤，来白虎之嗥啸。阳气者，以天地之疾风名也。风行而虎啸者，同气相求也；虎啸而风生者，同声相应也；风生而热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尝以此合大小青龙、真武而论之，四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名，盖谓化裁四时，神妙万世，名义两符，实自然而然者也。方而若此，可谓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卒莫之掩者，君子慎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

8. 白虎加人参汤

原方加人参三两

煮服同前法。

邹润安曰：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可见白虎加人参汤之治，重在渴也。其时时恶风，则非常常恶风矣。背微恶寒，则非遍身恶寒矣。常常恶风，遍身恶寒者，谓之表证可也。时时恶风，背微恶热者，表邪已经化热，特尚未尽耳，谓之无表证可也。然热邪充斥，津液消亡。用栝蒌根，生津 止渴可也，何以必用人参？《灵枢·决气篇》：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津为水，阴属也。能外达上通则阳矣。夫是之谓阴中之阳。人参亦阴中之阳。惟其入阴，故能补阴；惟其为阴中之阳，故能入阴，使人阴中之气化为津，不化为火，是栝蒌根可为力矣。

雄按：朱奉议云：再三汗下热不退者，以此汤加苍术一钱如神。

9. 黄芩汤

黄芩三两　甘草（炙）　芍药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邹润安曰：或问黄芩汤，治何等证？其证腹痛与否？若腹痛何以用黄芩？若腹不痛何以用芍药？曰：其证身热不恶风，亦不恶热，或下利，或呕，腹则不痛。盖芍药、甘草、大枣、桂枝汤里药也，以不恶风，故不用姜、桂；黄芩、甘草、大枣、小柴胡里药也，以不往来寒热，故不用柴胡。以其常热，故不用人参。若不呕则并不用半夏、生姜，至芍药则并不因腹痛而用，以桂枝汤证原无腹痛也。亦不心下痞鞕，故不去大枣也。又《厥阴篇》云：伤寒脉迟，与黄芩汤除其热，腹中则冷不能食，可知黄芩汤证之脉必数。黄芩所治之热，必自里达外，不治但在表分之热矣。然仲景用黄芩有三耦焉。气分热结者，与柴胡为耦。血分热结者，与芍药为耦。湿热阻中者，与黄连为

耦。以柴胡能开气分之结，不能泄气分之热；芍药能开血分之结，不能清迫血之热；黄连能治湿生之热，不能治热生之湿。譬之解斗，但去其斗者，未平其致斗之怒，斗终未已也。故黄芩协柴胡能清气分之热。协芍药，能泄迫血之热。协黄连，能解热生之湿也。

汪按：前方人解，不过望文生义，必不如邹氏诸条，始觉有味可咀矣。

10.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原方加半夏半升　生姜三两

煮服法同前。

邹润安曰：呕而脉数、口渴者，为火气犯胃，不宜加此。

雄按：章杏云云：生姜性热，仅能治寒，不可泛施于诸感也。

11. 栀子豉汤

栀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绵裹）

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徐洄溪曰：此剂分两最小，凡治上焦之药皆然。按此汤加减七方，既不注定何经，亦不专治何误。总由汗、吐、下之后，正气已虚，尚有痰涎滞气，凝结上焦，非汗下之所能除，雄按：温暑湿热之证，每有痰涎滞气，凝结上焦，不必在汗吐下后也。既非汗下可除，尤忌妄投补剂。经所云："在上者，因而越之"，则不动经气，而正不重伤，此为最便，乃不易之法也。古方栀子皆生用，故入口即吐，后人作汤，以栀子炒黑，不复作吐，全失用栀子之意，然服之于虚烦证亦有验，想其清肺除烦之性故在也。

12. 一物瓜蒂汤

瓜蒂二七个（锉）

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尤在泾曰：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宜白虎加人参以清热生阴。阳虚而多湿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气，水去而暑所无依，将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湿者之法也。

13. 炙甘草汤（一名复脉汤）

甘草四两（炙）　生地黄一斤　麦冬　麻仁各半斤　桂枝　生姜各三两　人参　阿胶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方中行曰：地黄上不当有"生"字。

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沈亮宸曰：此汤为千古养阴之祖方也。

邹润安曰：地黄分数，独甲于炙甘草汤者。盖地黄之用，在其脂液，能营养筋骸、经脉干者，枯者，皆能使之润泽也。功能复脉，故又名复脉汤。脉者原于肾而主于心，心血枯槁，则脉道泣涩。此《伤寒论》所以脉结代与心动悸并称，《金匮要略》又以脉结悸与汗出而闷并述。至肺痿之心中温温液液，涎唾多，则阴皆将尽之孤注，阳仅膏覆之残焰，惟此汤可增其壳内络外之脂液也。

14. 瓜蒂散

瓜蒂（熬黄）　赤小豆各一分

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为止。诸亡

血虚家，不可与之。

卢子繇曰：瓜象实在须蔓间也。蒂、瓜之缀蔓处也。性遍蔓延，末繁于本，故少延辄腐。《尔雅》云：其绍瓞；《疏》云：继本曰绍，形小曰瓞。故近本之瓜常小，近末之瓜转大也。凡实之吮抽津液，惟瓜称最。而吮抽津液之枢惟蒂，是以瓜蒂具彻下炎上之用，乃蒂味苦而瓜本甘，以见中枢之所以别于上下内外，诚涌泄之宣剂通剂也。

15.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麻黄　连翘　甘草（炙）　生姜各二两　赤小豆　生梓白皮各一升　杏仁四十个　大枣十二枚

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邹润安曰：《本经》胪列连翘之功。以寒热起，以热结终。此条瘀热在里句，适与连翘功用不异。郭景纯《尔雅》注：一名连苕，苕，轺声同字异耳！而今本《伤寒论》注曰：连轺即连翘根，遂以《本经》有名未用翘根当之。陶隐居云：方药不用，人无识者。故唐本草去之。岂仲景书有此，六朝人皆有及见，至王海藏忽见之耶？噫！亦必无之事矣。

16. 栀子檗皮汤

栀子十五枚　黄檗二两　甘草一两

水四升，煮取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邹润安曰：栀子大黄汤、茵陈蒿汤、大黄消石汤、栀子檗皮汤证，其标皆见于阳明。阳明者，有在经、在腑之分。发热、汗出、懊恼，皆经证也；腹满、小便不利，皆腑证也。栀子大黄汤证，经多而腑少；茵陈蒿汤证，有腑而无经；栀子檗皮汤证，有经而无腑；大黄消石汤证，经少而腑多。

雄按：《金鉴》云：此方之甘草，不是茵陈蒿，必传写之讹也。

17.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溺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病从小便去也。徐洄溪曰：先煮茵陈，则大黄从小便出，此秘法也。

邹润安曰：新感之邪，为素有之热，结成黄疸，此证已所谓因陈矣。故《伤寒》、《金匮》二书，凡若无疸不因陈者。然栀子檗皮汤证，有外热而无里热。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证，有里热而无外热。小建中汤证，小便自利。小柴胡汤证，腹痛而呕。小半夏汤证，小便色不变而哕。桂枝加黄芪汤证，脉浮。栀子大黄汤证，心中懊侬。消石矾石散证，额上黑。日晡发热，则内外有热，但头汗出，齐颈而还，腹满，小便不利，口渴，为茵陈蒿汤证矣。第腹痛之治在大黄，内热之治在栀子。惟外复有热，但头汗出，小便不利，始为茵陈的治。其所以能治此者，以其新叶，因陈干而生，清芬可以解郁热，苦寒可以泄停湿也。盖陈干本能降热利水，复加以叶之如丝如缕，挺然于暑湿蒸逼之时，先草木而生，后草木而雕，不必能发散。而清芳扬溢，气畅不敛，则新感者，遂不得不解，自是汗出不止于头矣。故曰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

18. 抵当汤

水蛭（熬）　虻虫（去翅足，熬）　桃仁（去皮尖）各三十个　大黄三两（酒洗）

上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徐洄溪曰：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气者，易治。阻之久，则无生气而难治。盖血既离经，与正气全不相属，投以轻药，则拒而不纳。药过峻，又能伤未败之血，故治之极难。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迟缓善入。迟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积久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雄按：王肯堂云：人溺、蜂蜜，皆制蛭毒。章虚谷曰：经言：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外溢则吐衄，内溢则便血。盖阴阳手足十二经交接，皆由络贯通，接连细络，分布周身，而血随气行，必由经络流注，表里循环，是故络伤则不能循行，随阴阳之部而溢出，其伤处即瘀阻，阻久而蓄积，无阳气以化之，乃成死血矣。故仲景用飞走虫药，引桃仁专攻络结之血。大黄本入血分，再用酒浸，使其气浮，随虫药循行表里，以导死血归肠腑而出，岂非为至妙至当之法哉！由是类推，失血诸证，要必以化瘀调经络为主矣。余每见有初治即用呆补之法，使瘀结络闭，不能开通，终至于死，良可慨也！

雄按：王清任论虚劳亦主瘀血。盖本大黄䗪虫丸之义而言也。

19. 文蛤散

文蛤 五两

为散。以沸汤和一钱匕服，汤用五合。

20. 文蛤汤

文蛤 石膏各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杏仁五十粒 大枣十二枚

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邹润安曰：文蛤 即海蛤之有纹理者，吴人谓之花蛤。雄按：王晋三曰：若黯色无纹者，服之令人狂走赴水。夏小正：季秋之月，雀入于海为蛤 。安氏云：雀，羽虫也。羽虫属火，火炎上，故鸟上飞。曷为入海而为蛤？盖九月火伏于戌，十月纯阴，金水之令，故羽虫感之而化也。蛤属水，水性下，故下潜。秋冬，水胜火。雀为蛤，象火之伏于水也。又离为火为雉为蚌，雀雉之类，蛤蚌之类，外刚内柔，皆离之变化也。因而思《伤寒论》反以冷水潠灌之证，非火厄于水而何？《金匮要略》吐后渴欲得水之条，非火之溺于水而何？惟其火在水中而病，故以火入水中而生者治之。然厄于水者恶水，恶水则火与水未相浃也。故直以是使水中之火，仍畅茂得生而可已，溺于水者喜水。喜水则火与水渐相浃矣。故必合麻杏甘膏加姜枣，以清发之乃能已也。

21. 五苓散

泽泻一两六铢 猪苓 茯苓 白术各十八铢（方中行曰：术上不当有“白”字。雄按：二十四铢为一两，每铢重四分二厘弱，六铢为锱，即二钱五分，十八铢即七钱五分也） 桂五钱

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多服暖水，汗出愈。

沈果之曰：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盖表证为太阳不足，故用桂以宣阳气，通津液于周身，即《内经》“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之旨，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里证为三焦之气化不宣，故用泻、术、二苓以通三焦之闭塞，非开膀胱之溺窍也。夫下焦之气化不宣，则腹膨而小便不利。水蓄膀胱，是为胞痹。此乃水蓄于膀胱之外，不能化入膀胱，故用五苓以化之。至小便不利，汗出而渴者，亦主以是方。而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盖渴为阳气不足，水不上升也。不升则不得降，故用桂以升之，二苓、泽泻以降之，而用术以为中枢，乃注者，莫不以渴为热入膀胱，津液被劫所致。如果热入而复用桂、术以温液耗津，又加苓、泽以渗之，是热之又热，耗之又耗，速之毙矣。且不渴者反不用五苓而用茯苓甘草汤，可知不渴则无须桂、术之蒸腾津液，而桂、术之非治太阳而

治三焦，更不待言矣。

22. 小陷胸汤

栝蒌实大者一枚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

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邹润安曰：观仲景之用栝蒌实，在此汤曰小结胸，正在心下，按之则痛；在栝蒌薤白白酒汤，曰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而其脉，一则曰浮滑，一则曰寸口沉迟，关上小紧数，是皆阴中有阳，且锯于阳位者也。夫胸背痛，较按之方痛则甚，痹则较结为轻，咳唾喘息，是其势为上冲，而居于心下，按之才痛。似反静而不动，此其机总缘气与饮相阻，寒与热相纠。热甚于寒者，其束缚反急而为结；寒甚于热者，其蔽塞自盛而为痹，是故结胸之病伏，胸痹之病散。伏者，宜开。散者，宜行。故一则佐以连、夏之逐饮泄热；一则佐以薤、酒之滑利通阳。栝蒌实之裹无形，攒聚有形，使之滑润而下则同，能使之下，似是治实之方，仅能使之下，不能使其必通，又非纯乎治实之道矣。何以知不能使之必通？盖以停饮痛甚，至不得卧，即当加半夏。若兼胸满胁下逆抢心，则仍加枳、朴、桂枝，倘竟能通，又何必如是哉？是知栝蒌实之治，大旨在火与痰结于阳位，不纯乎虚，亦不纯乎实者，皆能裹之而下，此其擅长矣。

23. 白散

桔梗　贝母各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雄按：古人以六铢为一分去忐，即二钱五分也。

为末，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汪按：半钱者，以大钱取药，仅及钱文之半，即半钱匕，而省"匕"字，非若今人以五分为半钱也。

邹润安曰：寒实结胸，无热证者，治以白散。散中用桔梗为疏通气分之主。夫开导胸中之气，仲景于大承气汤、栀子厚朴等汤，莫不用枳、朴。此偏不用何哉？盖病有上下，治有操纵。结在上者，宿痰停饮也。故凡结胸，无论热实寒实，宁用甘遂、葶苈、巴豆，不用枳、朴，如大陷胸汤丸、白散是也。结在中下，始热与实浃，气随热化，则于荡涤邪秽中，疏利其与邪为伍之气，大小承气诸汤是也。况桔梗之用，使气上越，而不使气下泄，今病在至高，固宜操上而纵下，不使中下无过之地，横被侵凌。故曰，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也。热邪与停饮结，治以栝蒌。而佐之者，反用半夏、黄连；寒邪与停饮结，治以巴豆。而佐之者，反用桔梗、贝母。于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之中，反佐以取之。可谓精义入神以致用者矣。

24. 调胃承气汤

大黄四两（去皮，酒浸）　甘草二两（炙）　芒硝半升

水三升，先煮大黄、甘草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徐洄溪曰：芒硝，善解结热之邪。大承气用之，解已结之热邪。此方用之，以解将结之热邪。其能调胃，则全赖甘草也。

25. 升麻鳖甲汤

升麻　当归　甘草各二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黄半两（研）

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金匮要略》阳毒用此方。阴毒去雄黄、蜀椒。《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

即本方无雄黄。《活人书》阳毒升麻汤用犀角、射干、黄芩、人参。无当归、蜀椒、鳖甲、雄黄。

徐洄溪曰：蜀椒辛热之品，阳毒用而阴毒反去之，疑误。《活人书》加犀角等四味，颇切当。

26. 百合知母汤

百合七枚　知母三两

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别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后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王朴庄曰：百合入药，以野生极小者为胜。

27. 百合鸡子黄汤

百合七枚　鸡子黄一枚

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28. 百合滑石代赭汤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两（碎裹，绵碎，绵裹）

先煎百合如前法。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29. 百合地黄汤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汁一升

先煮百合，如前法了；内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30. 百合滑石散

百合一两（擘）　滑石三两

为散。饮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邹润安曰：玩百合知母汤，可以见汗则伤气，邪搏于气分，为消渴热中也。玩百合鸡子黄汤，可以见吐则伤上，邪扰于心，为烦懊不寐也。玩百合代赭汤，可以见下则伤血，邪搏于血分，为血脉中热也。玩百合地黄汤，可以见不经吐下发汗，则系百脉一宗，悉致其病，无气血上下之偏矣。所谓百脉一宗者何？《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为脉宗气，是最近于心，乃著邪焉，是以见证行卧不安，如有神灵，皆心中转辗有适之状，口苦小便数，身形如和，其脉微数，皆心中热郁气悗之征。以此例之，《本经》百合主邪气腹满心痛。盖有若合符节者，而治法始终不外百合。则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为邪扰，则不责将之谋虑不审，即责相之治节不行。今邪阻于上而不下行，为肺之不主肃降，无能遁矣。故欲征其愈期，极宜验其小便。凡溺时必肺气下导，小便乃出。今气拄于头，即欲下行，上先有故，则肺形之轩举不随，气之支结不降，亦有何疑。乃头中之不适，复分三等，其最甚者，至气上拄而为痛，其次则不痛而为淅淅然，又其次则因小便通而快然，即此验其轩举支结之浅深微甚，既了如指掌矣。况合之以百合地黄汤下云：大便当如漆。百合滑石散下云：微利者止服，热则除。则百合之利大小便，又与《本经》吻合矣。

31. 栝蒌牡蛎散

栝蒌根　牡蛎（熬）等分

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邹润安曰：百合病至一月有解，而变成渴，以百合汤洗之。而仍不瘥，则病为伤中上之阴无疑。虽然，仅曰渴，不曰欲饮水，且不烦不热，究竟病无驻足之所，仅渴

之一端，为得所仍藉耳！于此见昔之百脉一宗，悉致其病者，今则上焦已化，而在下者尚未化也。上焦已化，百脉之病已蠲其半，百合遂无所用之。而下焦之未化者，不得不先用牡蛎，使之召阳归阴，而其主脑，尤在治上焦已化者，故方中配以从阳化阴之栝蒌根，两物等分，标名则升栝蒌于牡蛎之上，为一方之统摄也。

32. 甘草泻心汤

甘草四两（炙）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伤寒论》无人参）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王晋三曰：甘草泻心，非泻结热。因胃虚不能调剂上下，水寒上逆，火热不得下降，结为痞，故君以甘草、大枣和胃之阴。干姜、半夏启胃之阳。坐镇下焦客气，使不上逆，仍用芩、连，将已逆为痞之气，轻轻泻却，而痞乃成泰矣。

33. 赤豆当归散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十分

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

34. 二妙散

茅山苍术（生用） 川黄檗（炒黑）

为末。捣生姜，煎沸汤调服。

王晋三曰：此偶方之小制也。苍术，生用，入阳明经，能发二阳之汗；黄檗，炒黑，入太阴经，能除至阴之湿。一生一熟，相为表里，治阴分之湿热，有如鼓应桴之妙。

35. 生姜泻心汤

生姜四两 甘草（炙） 人参 黄芩各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 干姜各一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煎取 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徐洄溪曰：汗后而邪未尽，必有留饮在心下，其证甚杂。而方中诸药，一一对证。内中又有一药治两证者。亦有两药合治一证者，错综变化，攻补兼施，寒热互用，皆本《内经》立方诸法，其药性又皆与《神农本草》所载，无处不合，学者能于此等方，讲求其理而推广之，则操纵在我矣。

36. 半夏泻心汤

半夏半升 黄芩 干姜 甘草（炙） 人参各二两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方中行曰：半夏、干姜，辛以散虚满之痞。黄芩、黄连，苦以泄心膈之热。人参、甘草甘以益下后之虚。大枣，甘温润以滋脾胃之液。曰泻心者，言满在心膈而不在胃也。

37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尤在泾曰：成氏云：此导虚热之方也。按所谓虚热者，对燥矢而言也。盖邪热入里与糟粕相结，则为实热；不与糟粕相结，则为虚热。非阴虚阳虚之谓。本方以大黄、黄连为剂，而不用枳、朴等药者，盖以泄虚热，非以荡实热也。

雄按：不但不用枳、朴等药也。二味仅以麻沸汤渍，须臾即绞，其味甚薄，乃可

泄虚热。若久渍味厚，虽无枳朴，亦能下走肠胃也。

38. 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两（酒浸） 黄连（炒） 黄芩（炒）各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别煮取汁）

以麻沸汤二升，渍三味，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徐洄溪曰：前方乃法之最奇者，不取煎而取泡，欲其轻扬清淡，以涤上焦之邪。此法更精。附子用煎，三味用泡，扶阳，欲其热而性重，开痞，欲其生而性轻也。雄按：观此可知用药之道。

邹润安曰：心之为体，于卦象离，今被邪逼，则外阳内伐，内阴沸腾。故半夏、甘草、生姜三泻心汤，治阴邪之未化者也。大黄黄连、附子二泻心汤，治阴邪之已化者也。阴邪已化，不逼心阳，则在内之沸乱略定。惟在外之邪气尚阴，则取二黄之泄热，荡去其邪，邪去正自安矣。恶寒汗出者，在上之阴邪才化，在下之阴气复逆，故轻取二黄之气以荡热除秽。重任附子之威，以追逐逆阴，使之异趋同归，相成而不相背也。其未化者，阳馁肭于阳位，而恣肆于阴分，邪盘踞于清道，而溃泄于下焦，非干姜、半夏、生姜之托散阴霾，不足以廓清心之外郭。非人参、黄连之养阴泄热，不足以安扰心之内讧也。又曰，余治疟发时先呕者，用半夏泻心。吐泻交作者，用生姜泻心。胸痞下利者，用甘草泻心，皆应于桴鼓。

39.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 枳实三枚

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勿服。

雄按：于大承气汤既去芒硝而减枳、朴，复以大黄同煎，而缓其荡涤之性，古人谓之和胃之剂，故曰小承气。

40. 牛黄清心丸

陕西牛黄二分五厘 镜面朱砂一钱五分 生黄连五钱 黄芩 山栀各三钱 郁金二钱

为末，蒸饼为糊，丸如黍米大。每服七八丸。

王晋三曰：此丸古有数方，其义各别。若治温邪内陷，包络神昏者，惟尤氏此方为妙。盖温热入于心包络，邪在里矣。草木之香，仅能达表，不能透里，必藉牛黄幽香物性，乃能内透包络，与神明相合，然尤在佐使之品，配合咸宜。万氏用芩、连、山栀以泻心火。郁金以通心气。辰砂以镇心神，合之牛黄相使之妙。是丸调入犀角、羚羊角、金汁、甘草、人中黄、连翘、薄荷等汤剂中，颇建奇功。

雄按：周公谨云：《局方》牛黄清心丸，止是前八味至蒲黄而止。自山药以后，凡二十一味，乃补虚中山芋丸。当时不知何以误并为一，循不曾改正，贻误后人匪细。凡此之类，读书者不可不知也。一方用牛黄、雄黄、黄连、黄芩、栀子、犀角、郁金、朱砂各一两、真珠五钱、冰片、麝香各二钱五分，研炼蜜丸，每重一钱，金箔为衣，蜡匮，功效较万方为胜。

41. 至宝丹

生乌犀角 生玳瑁 琥珀 镜面朱砂（研飞） 雄黄（研飞）各一两 西牛黄五钱 龙脑（研） 麝香（研）各一钱 安息香一两五钱（为末，酒研飞净一两，熬膏，用水安息尤妙） 金箔 银箔各五十片（研细为衣）

先将犀、玳为细末，入余药研匀，将安息香膏，重汤煮，凝成后，入诸

药中，和搜成剂，丸如梧子大，蜡护，临服剖，用人参汤化下三丸至五丸。《本事方》有人参、南星、天竺黄。

王晋三曰：此治心脏神昏，从表透里之方也。黄，犀、玳、珀，以有灵之物，内通心窍。朱、雄、二箔，以重附之品，安镇心神。佐以脑、麝、安息，搜剔幽隐诸窍。东垣云：冰、雄、牛、麝，入骨髓，透肌肤。抱朴子言：金箔、雄黄，合饵为地仙，若与丹砂同用为圣金。饵之可以飞昇。故热入心包络，舌绛神昏者，以此丹入寒凉汤药中用之。能祛阴起阳，立展神明，有非他药之可及。徐氏云：安神定魄，必备之方，真神丹也。若病因头痛而即神昏不语者，此肝虚魂升于顶，当用牡蛎救逆以降之，又非至宝丹所宜轻试。

42. 凉膈散（一名连翘饮子）

连翘四两　大黄（酒浸）　芒硝　甘草各二两　黄芩（酒炒）　薄荷　栀子各一两

为粗末。每服三五钱，加竹叶七片，水一碗半，煎一碗，去滓；入生白蜜一匙，微煎温服。

与四物各半服，能和营泄热，名双和散。《本事方》加赤芍、干葛，治诸热累效。《玉机》云：轻者，宜桔梗汤。即本方去硝、黄，加桔梗舟楫之品。浮而上之，去膈中无形之热，且不犯中下二焦也。雄按：此方加减法，详《宣明论》。

徐洄溪曰：此泻中上二焦之火，即调胃承气加疏风清火之品也。

余师愚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故以连翘、黄芩、竹叶、薄荷升散于上。大黄、芒硝推荡其中。使上升下行，而膈自清矣。予谓疫疹乃无形之热，投以硝黄之猛烈，必致内溃，因去硝、黄，加生石膏、桔梗，使热降清升，而疹自透，亦上升下行之义也。雄按：法本宣明，剪裁甚善。

43. 犀角地黄汤

暹罗犀角（磨汁）　连翘各三钱　生地五钱　生甘草五分

水二钟，武火煎三物至八分，去滓；入犀汁和服。

王晋三曰：温热入络，舌绛烦热，八九日不解，医反治经，寒之，散之，攻之，热势益炽，得此汤立效者。非解阳明热邪，解心经之络热也。按《本草》犀角、地黄能走心经，专解营热。连翘入心，散客热。甘草入心，和络血。以治温热证，热邪入络，功胜《局方》。

44. 导赤散

生地　木通　甘草梢各等分　雄按：生地、木通不应等分。

水煎服，或加淡竹叶。

雄按：本方去甘草，加黄芩蜜丸，名火府丹，亦治心热溺涩淋渴等证；本方加升麻、黄连、丹皮，名升麻清胃汤。轻清凉血，乃秦皇士透化斑疹之良剂。

徐洄溪曰：此泻心火从小肠中出也。

45. 理中丸

人参　甘草（炙）　术　干姜各三两

捣筛为末，蜜和为丸，如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雄按："未热"二字，须着眼，腹中不冷者，其可服乎。然不及汤。汤法：以四味依两数切，用水八升，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徐洄溪曰：此仲景治寒多霍乱之方也，盖亦伤寒之类。后人以暑月之吐利当之，而

亦用此方，更造为大顺散者，皆无稽之论也。

46.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炒）　茯苓各二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徐洄溪曰：此补脾之主方。

47. 玉女煎

生石膏三五钱　熟地三五钱或一两　麦冬二钱　知母　牛膝各一钱五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服。

雄按：陈修园力避此方之谬。然用治阴虚胃火炽盛之齿痛，颇有捷效。若治温热病，地黄宜生，牛膝宜删。叶氏引用，决不泥守成方，近读《景岳发挥》，果与先生之论合。

48. 四物汤

生地　当归各三两　芎一两五钱　芍药二两

㕮咀。每服四钱，水二盏，煎八分，去滓，温服。

张路玉曰：四物为阴血受病之专剂，非调补真阴之药也。

49. 小柴胡汤

柴胡半斤　黄芩　人参　甘草（炙）　生姜各三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尤拙吾曰：热入血室三条，其旨不同。第一条是血舍空而热乃入者，空则热不得聚而游其部，故胁满痛。第二条是热邪与血俱结于血室者，血结亦能作寒热，柴胡亦能去血结，不独和解之谓矣；第三条是热邪入而结，经尚行者，经行则热亦行而不得留，故必自愈。无犯胃气及上二焦，病在血而不在气，在下而不在上也。若诛伐无过，变证随出，焉能自愈耶？

沈再平曰：今人治疟，必用此汤。若非此汤，即不足以为治者。故致辗转掩滞，变生不测，竟能殒命，则知疟本非死证，惟概以柴胡治疟者，杀之也。夫柴胡为少阳表药，若其疟果发于少阳，而以柴胡治之，无不立愈。若系他经用之，则必使他经之邪辗转而入少阳，迁延以毙，乃既死犹曰：柴胡为治疟主药，吾开手即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疟而竟不效，真其命之当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叹！雄按：《内经》论疟，既分六经，又分藏府，并不泥定少阳一经，医家绎之。

雄按：本方柴、半各八两，准今得六钱零八厘。参、草、苓、姜各三两，准今得二钱二分八厘。枣十二枚。以水一斗二升，准今得八合零四杪，煮至减半，去滓，再煎至减半，夫煎而又煎，只取四分之一，其汤之浓郁甘柔可知。喻氏谓和剂取其各药气味之相和。予谓和者，取其气缓味厚，斯为补正托邪之剂。故惟风寒正疟，邪在少阳者，可以按法而投。，则参、甘、姜、枣，补胃充营。半夏利其枢。柴、芩解其热。病无不愈矣。犹之今人于疟发之先，饱啖羊肉酒饭，亦能取效。盖风寒自表而受，胃府空虚，自能安谷，治必先助中气，托邪外出，即御外邪，杜其内入，诚一举两全之策也。若温热暑湿诸疟，邪从口鼻而受，肺胃之气，先已窒滞，病发，即不饥恶谷，脘闷苔黄，苟不分别，但执此汤，奉为圣法。则参、甘、姜、枣，温补助邪，骤则液涸神昏，缓则邪留结痞，且有耗伤阴血而成疟劳者。即不用全方，而专以柴胡为治疟主

药，亦惟营阴充裕，或温热暑湿这邪，本不甚重。及兼感风寒之表邪者，始可见功。故倪涵初所定三方，亦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也。世人凡患疟，不究病因，辄以姜枣汤灌之，其弊类此，羊肉亦然。凡属时疟，虽愈后亦忌食，食则必复，此时疟之所以异于正疟也。可不察哉！

50. 桂枝红花汤

《伤寒论》桂枝汤加红花。

51. 葱豉汤

葱白一握　香豉三合

水煎，入童子小便一合，日三服。雄按：芦根、桑叶、滑石、蔗浆之类，皆可随证佐用。

张路玉曰：本方药味虽轻，功效最著。凡虚人，风热伏气发温，及产后感冒，靡不随手获效。

尤拙吾曰：温邪之发，阴必先伤，设有当行解散者，必兼滋阴之品于其中。昔人于葱豉汤内加童便。于栀豉汤中加地黄、麦冬。亦此意也。雄按：二方加减，古法最详。

华岫云曰：在内之温邪欲发，在外之新邪又加，葱豉汤最为捷径，表分可以发肃清。

邹润安曰：栀子与葱白，一系泄热，一系通阳。泄热者纵，通阳者横。纵则能通上下之道，此所以宜于汗吐下后，表邪已解之时。横则能达外内之情，此所以宜于病初起，卒难辨识之际。而豆豉擅开发上焦郁抑，宣导阴浊逗留，故在先在后，咸藉以奏功也。

雄按：叶氏春温篇，于新邪引动伏邪，亦主是方。盖此汤为温热初病开手必用之剂，鞠通不察，舍近而图远，遂为喻氏臆说所惑，以桂枝汤为初感之治，仍不能跳出伤寒圈子矣。意欲绍述仲圣乎。则祖上之门楣，不可夸为自己之阀阅也。拘守其迹，岂是心传。尤氏云：桂枝汤为伤寒表病而里和者设。设温病伏寒变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虽有新旧合邪，不可更用辛温助热而绝其本也。吴氏殆未之闻耶？

52. 清心凉膈散（一名桔梗汤）

即凉膈散去硝、黄，加桔梗。余氏又加生石膏，为治疫疹初起之良剂。

53. 苇茎汤

苇茎二斤　薏苡仁　瓜瓣各半斤　桃仁五十枚

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服一 升，再服。

雄按：邹氏续疏云：苇茎形如肺管，甘凉清肺，且有节之物，生于水中，能不为津液阂隔者，于津液之阂隔而生患害者，尤能使之通行。薏苡色白味淡，气凉性降，秉秋金之全体，养肺气以肃清，凡湿热之邪客于肺者，非此不为功也。瓜瓣即冬瓜子，依于瓤内，瓤易溃烂，子能不浥，则其能于腐败之中，自全生气，即善于气血凝败之中，全入生气，故善治腹内结聚诸痈，而涤脓血浊痰也。桃仁入血分而通气，合而成剂，不仅为肺痈之妙药，竟可廖肺痹之危疴。

54. 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各一两　甘草五钱

为粗末。每服一二钱，入粳米百粒水煎。

徐洄溪曰：此方能治肺中之饮。

雄按：此泻去肺热而保定肺气之方也。若肺不伤于热而伤于风寒者，诚有如鞠通

所谓必将邪气恋定，而渐成劳怯矣。故用药必先议病也。

55.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鸡子大　大枣十二枚

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雄按：《外台》用葶苈、杏仁各一升，大枣六十枚，合杵如膏，加蜜作丸桐子大。桑白皮汤下六七十丸，以大便通为度。《本事方》无杏仁，有陈皮、桔梗，枣肉丸梧子大。每服五七丸，饮下，名枣膏丸。元戎于本方加麻黄、五味子，并治痰实饮闭而为喘胀者。余治虚弱人，患实痰哮喘者。用葶苈炒黄，煎汤去渣，以汤煮大枣食之。亦变峻剂为缓剂之一法也。

56. 竹叶石膏汤

竹叶二握　生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洗）　人参三两　甘草二两（炙）　麦冬一斤　粳米半斤

水一斗，先煮六味，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集验》此方加生姜，治呕最良。雄按：余用此方，治暑疟极妙。

雄按：陈修园曰：《伤寒论》用人参者有数方。皆因汗、吐、下之后，亡其津液，故取甘凉以救其阴也。

徐洄溪曰：此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之善后方也。盖大病之后，必有留热，治宜清养。后人俱概用峻补以留其邪，则元气不能骤复，愈补愈虚矣。雄按：此理惟喻氏知之，叶氏精之。

57. 清燥救肺汤

经霜桑叶三钱（去筋）　杏仁七分（去皮尖，炒黄）　麦门冬一钱二分　生石膏二钱五分　人参七分　阿胶八分　胡麻仁一钱　枇杷叶（去毛筋）一片　甘草一钱

水一碗，煎六分，食远服。痰多，加贝母、栝蒌；血枯，加生地；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黄。

柯韵伯曰：古方用香燥之品以治气郁，不获奏效者，以火就燥也。惟缪仲淳知之，故用甘凉滋润之品，以清金保肺立法。喻氏宗其旨，集诸润剂而制此汤，用意深矣。

58. 妙香丸（一名大圣丸）

巴豆三百十五粒（去皮心膜，炒熟研如面）　牛黄（研）　腻粉（研）　龙脑（研）　麝香（研）各三两　辰砂（飞）九两　金箔九十片（研）

研匀，炼黄蜡六两，入白蜜三分，同炼令匀为丸。每两作三十丸，白汤下二丸，日二。《宣明》有水银、硼砂。

此丸治惊痫百病，亦治伤寒潮热积热，结胸发黄，狂走燥热，大小便不通。徐氏云：三分一丸，难于下咽，宜作一分一丸，每服三丸为妥。

59. 六一散（一名天水散）

桂林腻白滑石六两（水飞）　甘草一两（炙）

为细末。每服三钱，温水或新汲水调下，日三。暑湿内侵，风寒外袭者，豆豉五十粒，葱白五寸，水一盏煮汁调下即解。甚者，三服必愈。催生下乳，温水擂胡麻浆调下，并可下死胎，解斑蝥毒。加辰砂少许，名益元散；加黄丹少许，名红玉散；加青黛少许，名碧玉散；加薄荷叶末少许，名鸡苏散。

李濒湖曰：热散则三焦宁，而表里和；湿去则阖门通，而阴阳利。完素以之治七

十余证，赞为凡间仙药，不可缺之。雄按：小溲清长者，勿服。

60. 大顺散

甘草三十斤（锉寸长） 干姜 杏仁（去皮尖） 肉桂（去粗皮）各四斤

先将甘草同白砂炒及八分黄熟，王晋三曰：白砂即河砂。或云是白砂糖，非。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又同炒候不作声为度，筛去砂后，入肉桂一处捣为散。每服二钱，水煎温服。如烦躁，井华水调下，不拘时，沸汤调亦可。

王安道曰：此方，甘草最多，干姜、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为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呕吐水谷不分，脏腑不调所立。盖温中药也，内有杏仁，不过取其能下气耳。若以之治静而得之之证，吾恐不能解，而反增内烦也。世俗不明，类曰夏月阴气在内，此等方为必用之药。吁！误矣。夫阴气，非寒气也。盖夏月阳气发散于外，而阴气则在内耳！岂可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则饮水耶？

徐洄溪曰：此治暑月内伤饮冷证，非治暑也。又甘草多于诸药八倍亦非法。此等病百不得一，偶用之耳！而制药四十二斤，又止服二钱，其意何居？其方本不足取，而世之庸医竟以此治燥火之暑病，杀人无算，可胜悼哉！

61. 紫雪丹

黄金一百两徐云：以飞金一万页代之尤妙。 寒水石 磁石 石膏 滑石各三斤

以上并捣碎，用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滓，入下药：

羚羊角屑 犀角屑 青木香 沉香各五斤 丁香一两徐云：宜用二两。元参 升麻各一斤 甘草八两（炙）

以上入前药汁中，再煮取一斗五升，去滓，入下药：

朴硝十斤 硝石四斤徐云：二硝宜用十分之一。

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搅不住，候有七升，投在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药：

朱砂三两 麝香当门子一两二钱五分

二味入前药中，搅调令匀，瓷器收藏，药成霜雪而色紫，新汲水调下。

雄按：《鸡峰》方无磁石、滑石、硝石，其二角只用各十两，丁、沉、木香各五两，升麻六两，朴硝二斤，麝香却用三两，余六味同。又薛公望云：方中黄金不用亦可。

徐洄溪曰：邪火毒火，穿经入脏，无药可治。此能消解，其效如神。

62. 禹余粮丸（即针砂丸，又名蛇含石丸）

蛇含石（即蛇黄大者）三两（以新铁铫盛入炭火中烧，石与铫子一般红，用钳取蛇黄倾入醋中，候冷，研极细末，听用） 禹余粮三两 真针砂五两（以水淘净，炒干，入禹余粮一处用米醋二升，就铫内煮，醋干为度，复用铫并药入炭火中烧红钳出，倾药净砖上，候冷研细）

以三物为主，其次量人虚实入下项药：

羌活 川芎 木香 茯苓 牛膝 桂心 白豆 大茴 蓬术 附子 干姜 青皮 三棱 白蒺藜 当归（酒浸一宿）各五钱

为末，入前药拌匀，以汤浸蒸饼，捩去水，和药；再杵，为丸，梧子大。

食前温酒、白汤任下三十丸至五十丸。最忌盐，一毫不可入口，否则发疾愈甚。但试服药，即于小便内旋去，不动脏腑，而能去病，日三服。兼以温和调补气血药助之，真神方也。

雄按：此乃治水肿寒积之方，今人辄用以治胀。然胀有寒热二证，设热胀误服，贻害非轻。丹溪云：温热之药太多，宜有加减，不可徒执其方。魏玉横云：阴虚内热，而为膜胀，误服燥热石药，必死。

徐洄溪曰：此方兼治有形之积块。

63. 牡蛎泽泻散

牡蛎　泽泻　蜀漆（洗去腥）　栝蒌根　葶苈子　商陆根（熬）　海藻（洗去咸）各等分

异捣，下筛为散，更入臼杵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后服。雄按：古云：商陆水煎，能杀人。

华岫云曰：叶氏虽善用古方，然但取其法而并不胶柱，观其加减之妙，如复脉、建中、泻心等类可知。至用牡蛎泽泻散，只取此二味。故案中有但书用某方而不开明药味者，决非尽用原方，必有加减之处，观者以意会之可也。雄按：此论通极，诸方皆当作如是观。

邹润安曰：牡蛎泽泻散证水蓄于下，上焦之气，不能为之化。故类萃商陆、葶苈以从上下降，泽泻、海藻以启水中清气上行，栝蒌、牡蛎则一以上济其清，一以下召其浊，而使之化耳。

又曰：牡蛎泽泻散，治腰以下水气不行，必先使商陆、葶苈从肺及肾，开其来源之壅。而后牡蛎、海藻之软坚，蜀漆、泽泻之开泄，方能得力。用栝蒌根者，恐行水之气过驶，有伤上焦之阴。仍使之从脾吸阴，还归于上，与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者不殊也。

64. 越婢汤

麻黄六两　石膏八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六升，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

喻嘉言曰：越婢汤者，示微发表于不发之方也。大率取其通调营卫。麻黄、石膏二物，一甘热，一甘寒，合而用之，脾偏于阴，则和以甘热。胃偏于阳，则和以甘寒。乃至风热之阳，水寒之阴，凡不和中土者，悉得用之。何者？中土不和，则水谷不化其精悍之气，以实营卫，营卫虚则或寒、或热之气，皆得壅塞其隧道，而不通于表里。所以在表之风水用之，而在里之水兼渴而小便自利者咸必用之，无非欲其不害中土耳。不害中土，自足消患于方萌矣。

65. 甘遂半夏汤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　一本无甘草

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王晋三曰：甘遂反甘草者，此欲下而彼欲上也，乃以芍药约之，白蜜润之，则虽反而甘遂仍得下渗。《灵枢》有言，约方如约囊。甘遂、半夏逐留饮弥漫于肠胃之间，虽利而续坚满，苟非以甘草、白蜜与甘遂大相反者，激而行之，焉能去其留著之根？相反为方，全赖芍药之酸可胜甘，约以监反，庶不溷乱中焦而为害。然学识未优者，不可轻试于人也。

66. 控涎丹（一名妙应丸）

甘遂（去心） 大戟（去皮） 白芥子各等分

为末，蒸饼糊丸。每服五七丸至十丸，临卧姜汤服。

雄按：余治虚人饮证，每以六君子汤去甘草，送服，甚妥。毛达可谓之子龙丸。云：治流注窜毒甚效。

王晋三曰：控，引也。涎读作羡，涵涎也。水流貌。引三焦之水，涵涎流出于水道也。芥子色白，入肺而达上焦。甘遂色黄，入脾而行中焦。大戟色黑，入肾而走下焦。故白芥子走皮里膜外之水饮。甘遂决经隧之水饮，大戟逐脏腑之水饮。三者引经各异，涵涎于水道则同，故复之为方，而名控涎也。

67. 又控涎丹 治诸痫。

生川乌半夏（洗） 僵蚕（炒）各半两（姜汁浸一宿） 铁粉三钱（研） 全蝎 甘遂各二钱半（面裹煨）

为细末，生姜自然汁为丸，如绿豆大，朱砂为衣。每服十五丸，生姜汤下。二方俱忌食甘草。

68. 五子五皮汤

即五皮饮加杏仁、苏子、葶苈子、白芥子、莱菔子。一方无杏仁、芥子。有香附子、车前子。

69. 桂苓丸

桂一两 茯苓二两

为末，蜜丸。沸汤下二钱。作汤名桂苓饮。

70. 禹功丸（即禹功散）

黑牵牛头（入磨一次，不复再磨）四两 大茴香（炒）一两

为细末。以生姜自然汁调服一二钱。或加木香一两。

71. 防己茯苓汤

防己 黄芪 桂枝各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王晋三曰：余治太阳腰髀痛，审证借用此方，如鼓之应桴。

72. 中满分消汤

半夏一钱 厚朴 黄连 黄芩（俱姜制） 川乌 干姜（俱炮） 开口吴萸（炒） 草豆蔻（炒研） 木香 人参各五分 茯苓 泽泻各一钱半 生姜五片

水煎，稍热服。大忌房劳、生冷、炙煿、酒、面、糟醋、盐酱等物。身热，脉浮，喘满，有表证，加麻黄五分。血虚至夜烦热，加归身、黄芪各五分。阳气下陷，便溺赤涩，加升麻、柴胡各三分。脾气虚弱，饮食不磨，去黄芩，加益智仁、荜澄茄、青皮各二分。

73. 中满分消丸

厚朴 半夏 黄连（俱姜汁炒） 黄芩 枳实 白术（用枳实拌湿炒焦） 干生姜 茯苓 猪苓 泽泻 人参各五钱 甘草（炙）一钱

为末，汤浸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沸汤下。脾胃气滞，食积胀满，加陈皮、砂仁各五钱。经脉湿滞，腹皮骸臂痛不可拊者，加片子姜黄一钱。肺热气化不行，溺闭喘渴者，加知母三钱。

张路玉曰：东垣分消汤、丸，一主温中散滞，一主清热利水，原其立方之旨，总不出《内经》平治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等法。其汤方主中满寒胀，乃下焦阴气逆满，抑遏中焦阳气，有似乎阴之象，故药中虽用乌头之辛热，宣布五阳，为辟除阴邪之响导，即用连、檗之苦寒以降泄之。苟非风水肤胀，脉浮，证起于表者，孰敢轻用开鬼门之法，以鼓动其阴霾四塞乎。丸方主中满热胀，用黄芩之轻扬以降肺热，则用猪苓、泽泻以利导之。故专以洁净府为多。无事开鬼门、宣布五阳等法也。

74. 小青龙汤

麻黄（去节）芍药 细辛 干姜 甘草（炙） 桂枝各三两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水一斗，先煮麻黄汤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徐洄溪曰：此方专治水气。盖汗为水类，肺为水源，邪汗未尽，必停于肺胃之间，病属有形，非一味发散所能除，此方无微不到，真神剂也。

75. 木防己汤

木防己三两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二枚

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虚者即愈，实者复发，去石膏，加茯苓、芒硝。

尤拙吾曰：防己，桂枝，一苦一辛，并能行水气而散结气。而痞坚之处，必有伏阳。吐下之馀，定无完气。书不尽言，而意可会也。故又以石膏治热，人参益虚，于法可谓密矣。其虚者，外虽痞坚，而中无结聚，即水去气行而愈。其实者中实有物，气暂行而复聚，故三日复发也。去石膏加芒硝者，魏柏卿云以其既散复聚，则有坚定之物留作包囊，故以坚投坚而不破者，即以软投坚而即破也。加茯苓者，亦引饮下行之用耳。

邹润安曰：防己之茎如木，故名木防己。后世以其出汉中，因又名汉防己，非二物也。如仲圣但以防己名汤，则曰木防己汤。连他物以名汤，则除去木字，以称谓耳。后人以茎为木，以根为汉，及治风治水之分，均属臆断。

76. 藿香正气散

厚朴 陈皮 桔梗 白术 半夏各二两 大腹皮（换槟榔亦可，或用苍术） 白芷 茯苓 苏叶 藿香各三两 甘草（炙）一两

为粗末。每服三钱，姜三片，枣一枚，煎热服。

77. 不换金正气散

苍术（泔浸去皮，麻油拦，炒黄）四两 厚朴（去皮姜汁）炒 陈皮（去白） 甘草（炙）各三两 藿香 半夏各二两

为粗末。每服三钱，水煎汤温服。或加香豉。

雄按：二方皆治风寒外感，食滞内停，或兼湿邪，或吸秽气，或伤生冷，或不服水土等证，的是良方。若温暑热证，不兼寒湿者，在所切禁。今人谓其统治四时感证，不审病情，一概乱用，殊可笑也。

78. 六和汤

香需二钱 人参 茯苓 甘草（炙） 扁豆 厚朴（姜炙） 木瓜 杏仁（去皮尖） 半夏各一钱 藿香 砂仁（炒研）各六分 生姜三片 大枣一枚

水煎，热服。一方无香薷，有白术。

雄按：此亦治暑月外感风寒，内伤生冷之剂。香薷饮之方不一，主治略同。皆非治暑之药也，用者辨之。

79. 五积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麻黄　桂枝　炮姜　半夏　茯苓　枳壳　桔梗　芍药　当归　川芎　白芷　生姜　葱白

为粗末。每服三钱，水煎服。

雄按：此治外受寒湿，内挟冷食之剂。

80. 益黄散

陈皮　青皮（下食入太阴之脏）　丁香（去脾胃中寒）各二钱　诃子肉五钱（能开胃消食止痢）　甘草（炙）三钱

为末。每服一二钱，水煎。钱仲阳用治脾土虚寒，呕吐泄泻。

81. 又益黄散

人参　陈皮（去白）各一钱　黄耆二钱　生甘草　炙甘草各五分　芍药七分　黄连少许

为末。每服二钱，水一杯，煎五分服。李东垣用治慢脾风。

82. 星附六君汤

即六君子汤加制南星、白附子。

连香饮（缺）

俟考

雄按：本论主治热气深伏，烦渴呕逆，必以黄连之苦降泄热为君。或谓即香连丸，则木香与火升作呕者，非所宜也。若寒呕，则石莲丁香饮甚妙。

83. 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

药即汤见。

雄按：此方于橘皮竹茹汤，去生姜之温、甘草之甘，加黄连之苦寒，以降诸逆冲上之火。半夏之开，以通格拒搏结之气。用治呕哕，其效如神。

84. 来复丹

太阴元精石　舶上硫黄　硝石各一两（用硫黄为末微火炒结成砂子大）　橘红　青皮（去白）　五灵脂（澄去砂，炒令烟尽）各二钱

为末，醋糊丸，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

85. 七香饼

香附　丁香皮各一两二钱　甘松八钱　益智仁六钱　砂仁　蓬术　广皮各二钱

为末，神曲糊调匀，捏成饼子。每重一二钱，干之，用时杵碎，水煎服。

86. 平胃散

茅山苍术（去粗皮，未泔浸）五两　紫厚朴（去皮，姜汁炒）　陈皮（去白）各三两二钱　甘草（炙）二两

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一片，同煎七分，温服。

柯韵伯曰：《内经》以土运太过曰敦阜，其病腹满。不及曰卑监。其病留满痞塞。三承气汤，调胃土之敦阜。此方平胃土之卑监也。培其卑者而使之平，非削平之谓。犹

温胆汤用凉剂而使之温，非用温之谓也。

雄按：柯氏此论，虽已超越前贤，而义犹未畅也。三承气汤，调胃土之敦阜韪矣。若卑监者，乃脾德有惭，土不胜湿，健运失职，阳气不升，非胃病也。夫脾字从卑，原为阴土，其生恶湿，燥补相宜，即知脾湿去而不滞，脾得补而健运。则是方也，乃调脾土之卑监而名曰平胃者，以脾气健而升，则胃自平而降耳。本非削平之谓也。

87. 胃苓汤

即平胃合五苓也。

88. 桃核承气汤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 大黄四两 甘草 桂枝 芒硝各二两

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令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徐云：微利则仅通大便，不必定下血也。

徐洄溪曰：热甚则与血凝而上干心包，故神昏而如狂。血得热而行，苟能自下，则邪从血出，亦能自愈。但小腹急结，是蓄血现证，宜此主之。

邹润安曰：瘀血一证，《伤寒论》《金匮要略》论之最详。大凡已见热标，而无热证。脉无热象者，瘀也。有所阻则应有所不通，有所阻而气化仍通者，瘀也。并无所阻，而自谓若有气阻者，瘀也。有燥象而不渴，不应渴而反渴者，瘀也。盖气以化而行，血以行而化，气已行而结者，犹结，则非气病。况血应濡而不濡，实非枯而似枯。是非有瘀，何由得此哉？

雄按：余治李氏妇，崩后溺涩。暨顾氏妇，产后小便不通，皆以瘀行而愈。可见病机多幻，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也。考许知可治毗邻贵妇，用桃仁煎而愈 。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王清任论病专究瘀血，即叶氏所云病久入络，义皆本于仲景也。

89. 白虎加桂枝汤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粳米二合 桂枝三两

锉。每服五钱，水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愈。

邹润安曰：或问，桂枝与白虎，寒热天渊，安可兼用？且论中谆谆以表不解，禁用白虎，既可兼用，则何不加此，而必待表解乎？曰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条，上文言脉浮、发热无汗，乃麻黄证，非特不得用白虎，且不得用桂枝矣。白虎证者脉大也，汗出也，烦渴欲饮水也。三者不兼即非是。今云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时呕，皆非白虎证，亦未必可用桂枝。特既与白虎，则三者必具，再加骨节烦疼之表，则无寒不得用柴胡，有汗不得用麻黄，热多又不得用附子。不用桂枝和营通络而谁用者，且古人于病有分部，非如后世多以阴阳五行生克为言。雄按：因此遂成议药不议病之世界，积重难反，奈何？伤寒有伤寒用药之例，温疟有温疟用药之例。盖伤寒自表入里，故有一毫未化之寒，即不可与全入者并论，温疟自内出外，里既全热，但有骨节烦疼一种表证，即不得全认为热而单用白虎，故必兼桂枝使之尽化，而顷刻致和矣。

90. 四兽饮

即六君子汤加草果

为散。每服四五钱，生姜三片，盐少许，乌梅一个，水煎服。

91. 露姜饮

人参 生姜等分

阴阳水煎，去滓，露一宿；再煎数沸，温服。

叶香岩曰：疟疾之发，由于受暑者多，若骤用温补截之，为害不浅。松江赵嘉柱，疟发数次，用此法变血痢而死。

雄按：此方必邪衰正馁而缠绵不已者，始可用以截之。白露降而炎暑消，故取秋露以涤余邪。若秋前露自地升，不能取也。

92. 鳖甲煎丸

鳖甲十一分（炙） 乌扇即射干（烧） 鼠妇（炙） 干姜 大黄 桂枝 石苇（去毛） 厚朴 紫蘈 阿胶各三分 柴胡 蜣螂（熬）各六分 芍药 牡丹皮 䗪虫（熬）各五分 葶苈（熬） 半夏 人参各一分 瞿麦 桃仁各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俟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雄按：凡介类之药入丸剂，皆当仿此圣法，庶无流弊。

王晋三曰：鳖甲煎丸，都用异类灵动之物。若水陆飞潜，升者、降者、走者、伏者咸备焉。但恐诸虫扰乱神明，取鳖甲为君守之。其泄厥阴破癥瘕之功，有非草木所能比者。阿胶达表息风，鳖甲入里守神，蜣螂动而性升，蜂房毒可引下，䗪虫破血，鼠妇走气。葶苈泄气闭，大黄泄血闭。赤硝软坚，桃仁破结。乌扇降厥阴相火，紫葳破厥阴血结。干姜和阳退寒，黄芩和阴退热。和表里则有柴胡、桂枝，调营卫则有人参、白芍。厚朴达原，劫去其邪。丹皮入阴，提出其热。石苇开上焦之水，瞿麦涤下焦之水。半夏和胃而通阴阳。灶灰性温走气，清酒性暖走血。统而论之，不越厥阴阳明二经之药。故久疟邪去营卫而著脏腑者，即非疟母亦可借以截之。《金匮》惟此方与薯芋丸药品最多。皆治正虚邪著，久而不去之病。非汇集气血之药，攻补兼施，未易奏功也。雄按：有形癥瘕，按之不移者，即非疟母，亦可借以缓消。

93. 六神汤

即四君子汤加山药、扁豆。

雄按：二陈汤去甘草，加旋复花、石菖蒲、胆南星，亦名六神汤，治癫狂昏厥诸痰证，极效。

94. 三黄汤

黄连（酒煮） 黄芩（酒炒） 大黄（酒浸）各等分 《金匮》倍大黄名泻心汤。

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汁，分温再服。为末，炼白蜜为丸，梧子大，名三黄丸。去大黄，加黄檗等分煎，名金花汤。更加栀子，名栀子金花汤（即黄连解毒汤）。为末，蜜丸，名金花丸。金花汤蜜丸，名三补丸。三黄丸加黄檗等分，滴水丸，名大金花丸。

张石顽曰：金花汤止芩、连，檗三味，作丸名三补金花丸。较汤多栀子，作汤名解毒。更加大黄则名小金花汤。汤丸虽异，功用不殊。但取急攻则用汤，缓祛则用丸。微有区别耳。

95. 甘露消毒丹（一名普济解疫丹）

飞滑石十五两 绵茵陈十一两 淡黄芩十两 石菖蒲六两 川贝母 木通各五两 藿香 射干 连翘 薄荷 白豆蔻各四两

各药晒燥，生研细末见火则药性变热。每服三钱，开水调服，日二次。或以神曲糊丸，如弹子大，开水化服。亦可。

雄按：此治湿温时疫之主方也。六元正纪，五运分步，每年春分后十三日交二运。征，火旺，天乃渐温。芒种后十日交三运。宫，土旺，地乃渐湿。温湿蒸腾，更加烈

日之暑，烁石流金，人在气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气，留而不去，乃成湿温疫疠之病。而为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酸咽肿，斑疹身黄，颐肿口渴，溺赤便秘，吐泻疟痢，淋浊疮疡等证。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是暑湿热疫之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并主水土不服诸病。

96. 神犀丹

乌犀角尖（磨汁） 石菖蒲 黄芩各六两 直怀生地（冷水洗净浸透，捣绞汁） 银花各一斤（如有鲜者捣汁用尤良） 粪清 连翘各十两 板蓝根九两（无则以飞净青黛代之） 香豉八两 元参七两 花粉 紫草各四两

各生晒研细（忌用火炒），以犀角，地黄汁、粪清和捣为丸（切勿加蜜，如难丸可将香豉煮烂），每重三钱，凉开水化服，日二次，小儿减半。如无粪清，可加入人中黄四两，研入。

雄按：温热暑疫诸病，邪不即解，耗液伤营，逆传内陷，痉厥昏狂，谵语发斑等证。但病人舌色干光，或紫降，或圆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觉神情昏躁而舌赤口干者，是温暑直入营分。酷暑之时，阴虚之体，及新产妇人，患此最多。急须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数，误投别剂，以偾事也。兼治痘瘖毒重，夹带紫斑危证。暨痘疹后，余毒内炽，口糜咽腐，目赤神烦诸证。方中犀角为君，镑而煎之。味极难出，磨则需时，缓不及待。亦且价昂，非贫人所能猝办。有力者，预为合就施送，则患者易得，救活必多；贫者重生，阴功亦大。或存心之药铺照方制售。亦方便之一端也。

97. 温胆汤

竹茹 枳实 半夏各一两 橘红一两五钱 茯苓七钱 甘草（炙）四钱

罗东逸曰：胆为中正之官，清静之府。喜宁谧，恶烦扰。喜柔和，不喜壅郁。盖东方木德，少阳温和之气也。是以虚烦惊悸者，中正之官，以燔热而不宁也。热呕、吐苦者，清静之府，以郁久而不谧也。痰气上逆者，土家湿热反乘，而木不得遂其条达也。如是者，首当清热，及解利三焦。方中以竹茹清胃腑之阳。而臣以甘草、橘、半，通胃以调其气。佐以枳实，除三焦之痰壅。使以茯苓平渗，致中焦之清气。且以驱邪，且以养正，三焦平而少阳平，三焦正而少阳正，胆家有不清宁而和者乎！和，即温也。温之者，实凉之也。晋三亦云：胆气退热为温，非谓胆寒而温之也。

雄按：此方去姜、枣，加黄连，治湿热挟而化疟者，甚妙。古人所未知也。

98.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药即汤见。

张石顽曰：此大青龙汤去桂枝、越脾汤加杏仁也。雄按：彼二方有姜、枣。专祛上焦湿热痰气，与苓桂术甘汤互发。彼藉苍术，专祛心下之支饮。此藉石膏，专祛膈上之湿热也。

尤在泾曰：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其邪不在经腠而在肺中。故非桂枝所能发。麻、杏辛甘入肺，散邪气。肺被邪郁而生热，石膏辛寒入肺，除热气。甘草甘温，安中气。且以助其散邪清热之用，乃肺藏邪气发喘之的剂也。又曰：大青龙主散表寒而兼清里热，故麻黄多于石膏。此清肺热而兼散肺邪，故石膏多于麻黄。

99. 白头翁汤

白头翁二两 秦皮 黄连 黄檗各三两

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柯韵伯曰：三阴俱有下列证。自利不渴者，属太阴，是脏有寒也；自利渴者，属

少阴，以下焦虚寒，津液不升，故饮水自救也。惟厥阴下利属于热，以厥阴主肝而司相火。肝旺则气上撞心，火郁则热利下重。湿热秽气，奔迫广肠，魄门重滞而难出，《内经》云“暴注下迫”者是矣。脉沉为在里，弦为肝脉，是木郁之征也。渴欲饮水，厥阴病则消渴也。白头翁，临风偏静，长于驱风。用为君者，以厥阴风木，风动则木摇而火旺，欲平走窍之火，必宁摇动之风。秦皮，木小而高，得清阳上升之象为臣。是木郁达之，所以遂其发陈之性也。黄连，泻君火，可除上焦之渴，是苦以发之。黄檗泻相火，可止下焦之利，是苦以坚之也。治厥阴热利有二：初利，用此方以升阳散火，是谓下者举之，寒因热用法；久利，则用乌梅丸之酸以收火。佐以苦寒，杂以温补，是逆之从之，随所利用而行之，调其气使之平也。雄按：徐氏亦云，乌梅丸治久痢之圣方也

100. 缩脾饮

缩砂仁　乌梅肉　草果仁（煨）　甘草（炙）各四两　干葛　白扁豆各二两

每服四钱，水一碗，煎八分，水澄冷服以解烦，或欲温、欲热，任意服。

雄按：脾为阴土，喜燥而恶湿，贪凉饮冷，则脾阳为湿所滞，而缓纵解佚，不能宣运如常矣。故以砂仁、草果快脾而去其所恶之湿。臣以甘草、扁豆，甘淡以培其正气。即佐葛根、乌梅，一以振其敷布之权，一以缩其缓纵之势。况梅能生液，湿去津生，最为可法。

101. 三甲散

鳖甲　龟甲（并用酥炙黄为末）各一钱（如无酥，各以醋炙代之）　穿山甲（土炒黄，为末）　蝉蜕（洗净，炙干）　白僵蚕（切，生用）　牡蛎（煅为末）　当归各五分　白芍（酒炒）七分　甘草三分　虻虫三个（干者劈碎，鲜者杵烂，和酒少许，取汁入汤药同服，其滓入诸药同煎）

水二钟，煎八分，滤去滓，温服。

雄按：此方从《金匮》鳖甲煎丸脱胎。

102. 白虎加苍术汤

即白虎汤加苍术一味。

叶香岩曰：知母，气味苦寒，入足阳明。甘草，气味甘平，入足太阴。石膏，气味辛寒，入手太阴，足阳明。苍术，气味苦辛温，入足太阴。粳米，气味甘平，入手足太阴。此治暑湿相搏而为湿温病者，以苦寒辛寒之药清其暑，以辛温雄烈之药燥其湿，而以甘平之药缓其中，则贼邪正邪皆却，病自安矣。

103. 清暑益气汤

人参　黄芪　白术　广皮　神曲　泽泻各五分　苍术　升麻各一钱　麦冬　炙草　葛根　当归　黄檗各二分　青皮二分半　五味子九粒

水二盏，煎一盏，去滓，温服。

雄按：《治法汇》止用参、芪、术、草、归身、橘皮、五味、麦冬、黄檗九味，加姜、枣。

王晋三曰：此治膏粱之体，因避暑而袭凉饮冷，内伤脾胃，抑遏真阳之剂，故方中以清解与补益兼施。

尤拙吾曰：元气本虚，而又伤于暑湿，以致四肢倦怠，精神短少，懒于动作，胸气短促，不思饮食，脉浮缓而迟者，雄按：其脉如是，乃气虚湿盛，兼吸微暑也。可用此方。若体实脉盛，或虽虚而不甚，及津涸烦渴多火者，则不可混投也。雄按：《湿

热病篇》三十八条后，余有清暑益气法，可用也。

雄按：东垣专事升阳，徐洄溪、章杏云皆深非之，此方亦从补中益气加味。魏柳洲云：补中益气汤，为东垣治内伤外感第一方。后人读其书者，鲜不奉为金科玉律。然不知近代，病人类多真阴不足，上盛下虚者，十居八九。即遇内伤外感之证，投之辄增剧，非此方之谬，要知时代秉赋各殊耳。陆丽京尝言，阴虚入，误服补中益气，往往暴脱，司命者审诸。今人吸烟者多，阴液既已耗伤，痰气极易升逆。按：丹溪云：素无痰者，服升柴不致满闷。孙文垣云：经谓升降浮沉必顺之。又曰：天时不可伐，虽宜升提之病，而冬之闭藏，实为春令发生之本，天人一理。若不顾天时，而强用升提之法，是伐天和而泄元气，根本既亏，来春何以发生？此等至理，皆不可不知也。余谓东垣立方，命名本错。设当时立此培中举陷之法，名曰补中升气汤，则后人顾名思义，庶知其为升剂矣。原以升药举陷，乃既曰补中，复云益气。后人遂以为参求得升柴，如黄耆得防风，而功愈大。既能补脾胃之不足，又可益元气之健行。凡属虚人，皆堪服饵，而忘其为治中虚兼外感之方，再经立斋之表彰，每与肾气丸相辅而行。幸张会卿一灵未泯，虽好温补，独谓此方未可浪用，奈何以卢不远之贤，亦袒新甫，甚矣！积重之难反也。惟叶天士谓立斋用药，每执死法，未免有不中肯綮者。

104. 生脉散

方见《湿热病篇》三十九条。

105. 香薷散

四味香薷饮、黄连香薷饮、五物香薷饮、十味香薷饮，并见《湿热病篇》第四条。

106. 真人养脏汤

人参　白术（炒焦）各钱半　肉桂　诃子肉　木香肉　豆蔻　罂粟壳各五分

水煎，温服。一方有白芍、甘草。甚者，加附子五分。

雄按：此治久泻而脾肾虚寒，脏气不摄之方也。

107. 冷香饮子

附子（炮）　陈皮　草果各一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生姜五片

水一钟，煎滚即滤，井水顿冷服。

雄按：此方与大顺散，皆治阴寒冷湿之气，各于太少二阴而为霍乱吐下之方也。多由畏热而浴冷卧风，过啖冰瓜所致。乃暑月之中寒证，非病暑也。若痢疾门中，可用此方之证，甚属罕见。苟谛审未确，切须慎之。万一误投，噬脐奚及。洄溪志：如有暑邪者，姜断不可用。虽佐芩、连，不可救也。况姜、附同用，而无监制之品者乎？俞东扶云：昔罗谦甫治商参政与完颜小将军二案，俱用热药，俱不名曰暑病。又吴球治远行人一案，虽在暑月，直曰中寒。盖恐后世误以热药治暑，特举病因以称寒，可谓名正言顺矣。盖寒暑者，天地一定之阴阳，不容混淆。隆冬，既有热病，盛夏，岂无寒病？故辨证为医家第一要务。辨证既明，自然不惑于悠悠之谬论，而无倒行逆施，遗人夭殃之虑矣。

108. 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枳壳　桔梗　茯苓　甘草　薄荷

为细末。水一盏，煎七分，温服，或沸汤点服，亦得。雄按：此即《活人书》本方去人参、姜，加薄荷。

余师愚曰：此足三阳药也。羌活入太阳而理游风。独活，入太阴而理伏邪，兼能

除痛。柴胡，散热升清，协川芎和血平肝，以治头痛目昏。前胡、枳壳，降气行痰，协桔梗、茯苓以泄肺热，而除湿消肿。甘草，和里。更以薄荷为君，取其清凉气味皆薄，疏导经络，表散而除高巅邪热。方名败毒，良有以也。疫证初起，服此先去其爪牙，雄按：爪牙者，表邪之谓也。无表邪者，不可用也。使邪不盘踞经络，有斑即透，较升葛荆防，发表多多矣。如口干舌燥加黄芩。喉痛加山豆根、倍甘、桔。雄按：虽加苦寒之品，终嫌升散，必恶寒无汗者，始可用也。古方引用生姜，生姜性太热，与疫证不宜，以葱白易之可也。

雄按：喻氏论疫，推服此方为第一，极言其功效之神，后人从而和之。然羌、独、柴、芎，类属温升。考《活人书》治伤寒瘟疫，风湿风眩，拘踡风痰，头痛目眩，四肢痛，憎寒壮热，项强睛疼。则所治者，原是风寒湿瘴杂感之伤寒瘟疫，并非兼治暑燥之病者。余氏因熊氏先剪爪牙之说，遂谓淫热之疫，初起亦当先服此方，虽每服二钱，尚是小剂，但必外挟风寒湿之表邪者，始为合拍。否则热得风而愈炽，能无亢逆之忧乎？惟桔梗汤最为中窾，用者审之。

109. 清瘟败毒饮

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 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 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三钱至四钱，小剂二钱至四钱） 真川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 栀子 桔梗 黄芩 知母 赤芍 元参 连翘 甘草 丹皮 鲜竹叶

先煮石膏数十沸，后下诸药，犀角磨汁和服。

余师愚曰：此十二经泄火药也。凡一切火热，表里俱感，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甚发斑，不论始终，以此为主方。盖斑疹虽出于胃，亦诸经之火有以助之。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佐以黄连、犀角、黄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及栀子、赤芍，泄肝经之火。连翘、元参，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阳扶阴，泄其亢甚之火，而救欲绝之水。桔梗、竹叶，载药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此大寒解毒之剂，重用石膏，则甚者先平，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若疫证初起，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呕下泄。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即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如斑一出，即加大青叶，并少佐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内化外解，浊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视升提发表而加剧者，何不俯取刍荛之一得乎？雄按：观此说则初起不必用剪爪牙之法也。又秦皇士治斑，用升麻、黄连、生地、丹皮、甘草、木通，名升麻清胃汤。轻清凉血，亦是透化斑疹之妙法。误食荤腥者，加山查、砂仁。

乾隆甲申，余客中川，先君偶染时疫，为群医所误，抱恨终天。曷其有极。思于此证，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亦以稍释余怀。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气薄，能解肌热。体沉性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遇有其证，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颇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笔难罄述。然一人之治人有限，因人以及人无穷。因著为《疫疹一得》，公之于世，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咸登寿域，予心亦稍安焉！桐城余霖漫识。

吴种芝曰：甲寅夏，久无雨，暑气盛行，人多疾病，病则必死。医家齐束手不治，师愚辄予以石膏黄连等剂，无不立效，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者，不可更仆数。而余门下奎氏兄弟，一存一夭，尤属明征。然存活日多而谤者日益众，谓师愚非石膏不立剂，是诬人。甚至以谤师愚之故，并谓石膏为断不可用，岂不更诬药哉！诬人既已不

可，诬药而愚者信焉。妄者传焉，虽遇热证凶危，仍以柴葛当之。不效则投以丹、芩。又不效则投以人参、桂、附。雄按：粗工伎俩，大率如此。至于一误再误，死而后已。医者犹诩诩得意曰：非我也。命也！是以谤师愚之故，而累及无辜，置人之生死于弗顾也。岂不大可叹哉！

庄制亭曰：此方分两太重，临证时不妨量裁一二味，或减分两，如石膏由三五钱以至二三两皆可取效。

雄按：余君治祁某案后云：此方医家不敢用，病家不敢服，甚至药肆不敢卖。有此三不敢，疫证之死于误者，不知凡几。纪文达公于癸丑年曾目击师愚之法，活人无算，而谓其石膏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因而疑为司气所值，未可执为通例。余氏书中，亦罗列运气之说，然则甲子、甲申、戊子、丙午、癸丑、甲寅等年，岁运不同，何以案中治法皆同乎？此司天在泉之不可泥，但察其时之旱潦，见证之宜否为凭也。道光间归安江笔花治一时疫发斑，用石膏至十四斤而斑始透，盖深得师愚之法者。而王予中太史《白田集》有《石膏辨》云：目击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深以缪仲淳、袁体庵为不可法，贤者，尚尔。无怪乎庸耳俗目之谤师愚也。夫停食不消，因而致死者多矣。岂可归罪于五谷，以为神农后稷作俑，而令天下人辟谷耶？况物性之中和，莫如谷矣。而霍乱痧胀，一口米汤下咽，即难救治。盖一病有一病之宜忌，用得其宜，硝、黄可称补剂；苟犯其忌，参、术不异砒砒。故不可舍病之虚实寒热而不论，徒执药性之纯驳，以分良毒也。补偏救弊，随时而中，贵于医者之识病耳！先议病，后议药，中病即是良药。然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苟食而不化，则粗庸偏谬，贻害无穷，非独石膏为然矣。搢绅先生，博览之余，往往涉猎岐黄家言，或笔之于书，或参赞亲友之病，世人因信其知儒，遂并信其知医，孰知纸上谈兵，误人不浅，吕晚村是其尤者也。安得如徐洄溪者，一一而砭之哉！

110. 锡类散

象牙硝（焙） 珍珠各三分 飞青黛六分 梅花冰片三厘 壁钱（俗名喜儿窠）二十个（用泥壁上者，木板上者勿用） 西牛黄 人指甲（男病用女，女病用男，须分别合配）各五厘

研；极细粉，密装瓷并内，勿使泄气。专治烂喉时证，及乳蛾、牙疳、口舌腐烂。凡属外淫为患，诸药不效者，吹入患处濒死可活。

雄按：此方尤鹤年附载于《金匮翼》云：张瑞符传此救人而得子，故予名曰“锡类散”。功效甚著，不能殚述。

111. 朱砂安神丸

透明朱砂（另研） 黄连各五钱 生地三钱 当归 甘草各二钱

为细末，酒泡蒸饼丸，如麻子大，即以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卧时津液咽下。

叶仲坚曰：经云：神气舍心，精神毕具。又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舍也。且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精气乱，神太劳则魂魄散，所以寤寐不安，淫邪发梦。轻则惊悸怔忡，重则痴妄癫狂。朱砂具光明之体，赤色通心，重能镇怯，寒能胜热，甘以生津，抑阴火之浮游，以养上焦之元气，为安神之第一品。心苦热，配黄连之苦寒泻心热也。更佐以甘草之甘以泻之。心主血，用当归之甘温归心血也，佐地黄之寒以补之。心血足则肝得所藏而魂自安，心热解、则肺得其职而形自正也。

112. 集灵膏

人参 枸杞子各一斤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各二十八两 淮牛膝

（酒蒸）四两

甜水砂锅熬膏，将成，加炼白蜜六两，滚数沸收之，白汤或酒调服。

雄按：先大父云：此方始见于《广笔记》，云出内府。又载于《治法汇》而无牛膝，方后注：血虚，加当归四两。脾弱，加白术四两或半斤。且云治一切气血两虚，身弱咳嗽者，罔不获效。凡少年但觉气弱倦怠，津液少，虚火上炎，急宜服之。后惟魏玉横善用此方，《续名医类案》内极著其功效，实即人参固本加味也。或又加仙灵脾。余谓峻滋肝肾之阴，无出此方之右者。若兼带下遗精者，宜去牛膝，加黄檗。大便易滑者，亦去牛膝，重加生苡仁。《理虚元鉴》治劳嗽，用本方去人参、牛膝，加元参、甘、桔。

113. 麦冬汤

麦冬一两　炙甘草二两　鲜竹叶十五瓣　北枣肉两枚

为细末。再服五钱，粳米汤盏半，煎至一盏，温服。不能服者，绵渍点口中，如加人参更妙。

雄按：此海藏方也。即《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加竹叶。治房劳复之气欲绝者，服之大效。然《外台》于此证，主一味竹皮汤，以竹皮坚韧，能固气液之脱，而清虚火，方中似不可缺。又枸杞子纯甘多液，能补精神气血之耗伤。凡气喘吸促，根蒂欲漓者，可加入两许，殊胜人参、熟地也。即不因房劳而气液两亏，不能受重剂峻补者，余亦用此法接续其一线之生机，每多获效。推而广之，可以养心营，可以润肺燥，可以缓肝急，可以补脾阴，其用多矣，当易其名曰“小复脉汤”。

唐　跋

海昌有隐君子焉，曰王先生，抱道在躬，以医济世，始寓于杭，时予甫髫年，即闻其活人无算，顾以童子无知，未敢轻谒。既而先生回籍，复遨游杭禾诸处，所至人咸景仰，名震吴越间，予益以道阻且长，未克侍教为憾。今年与秀水庄君眉仙共事申江，乐数晨夕，见其案头有先生大著《温热经纬》，展读未竟，会先生来访，庄君遂得亲承道范。十余年来，渴慕之忱于以稍慰，且知先生亦以避难僦居于沪，自此可常得追随，洵不仅一时之欣幸也。

同治二年夏五月仁和后学唐文溶谨跋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清〕王士雄　著
蒋文明　整理

提　　要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系清·王士雄所著。约成书于1862年。原名《霍乱论》，后经王氏重新修订，更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书凡4卷。卷一为病情篇，包括总义、热证、寒证三部分；卷二为治法篇，论述了霍乱病的多种治法，如刮法、刺法、熨法、灸法、淬法等；卷三为医案篇，收载了前人以及个人的医案；卷四为药方篇。

本书对霍乱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以及预防都有许多创见，完善了中医对霍乱病的认识。

主要版本有清道光十九年(1839)钱塘赵善才重刊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醉六堂刊本(附霍乱括要)和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据四明林正堂室刊本校印本。此据四明林正堂室刊本全文收录。

汪　　序

经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盖六气之行，都从火化。外感之病，虽有因寒因热之分，而热者较多。霍乱不过外感之一证，其中亦有寒、有热，初非专属于寒也。特以其来太骤，拟议不及，辨证稍疏，生死立判，视伤寒温暑，尤难措手。昧者，乃专执附桂一方，统治一切霍乱，不亦慎乎！梦隐向有《霍乱论》之刻，久已风行，近又重加编订，益为详备。盖深疾偏执一方以治百病之弊，故不辞痛切，言之如此。读者顾疑其偏用寒凉，未免以词害意矣。昔涸溪作《慎疾刍言》，而自论之曰：有疑我为专用寒凉攻伐者，不知此乃为误用温补者戒，非谓温补概不可用也。谅哉斯言！请以移赠梦隐此书可乎。

同治癸丑正月乌程汪日桢

自　　序

随息居士，当升平盛世，生长杭垣，不幸，幼失怙。自知无应世才，而以潜名其斋。或谓甘自废弃，而以痴目之，因自号半痴山人。尝刊《潜斋医学从书十种》问世。年未五十，忽挈两弟，携一砚以归籍，然贫无锥地，赁屋而居。或问故，曰：余继先人志耳！乃颜其草堂曰归砚，辑归砚录以见志，藉砚游吴越间哺其家口，洎庚申之变，或招游甬越，辞不往。辛酉秋，势日蹙，不克守先人邱垄，始别其两弟，携妻孥，栖于濮院。人视之如野鹤闲云，而自伤孤露四十年。值此乱离靡定，题所居曰随息，且更字梦隐，草随息居饮食谱，以寓感慨。迨季冬，杭垣再陷，悠悠长夜，益觉难堪。今春，急将三、四两女草草遣嫁，夏间避地申江，妻孥踵至，僦屋黄歇浦西，仍曰随息居。略识颠末，俾展卷而知随处以息者，即半痴山人，身不能潜，砚无所归之华胥小隐也。

重订《霍乱论》者，以道光间，尝草《霍乱论》于天台道上，为海丰张柳吟先生阅定，同郡玉君仲安梓以行世，盖二十余年矣，板存杭会，谅化劫灰，咸丰初元，定州杨素园先生，又与《王氏医案》十卷，合刻于江西，不知其板尚存否，今避乱来上海，适霍乱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元和金君簹斋，仁心为质，恻然伤之，偏搜坊间《霍乱论》，欲以弭乱，而不能多得，闻余足迹，即来订交，始知其读余书有年，神交已久，属余重订，以为登高之呼。余自揣无拨乱才，方悔少年妄作之非，愧无以应也。逾两月，簹斋亦以此证遽逝，尤怆余怀，哲嗣念慈，检得《转筋证治》遗书一册，示余曰：此先人丁巳年刊于姑苏者，今板已毁，书亦无余，余读之，简明切当，多采苕尧，洵可传之作。因叹簹斋韬晦之深，竟不余告也。吴县华君丽云：知余砚田芜秽，持家藏下岩青花石一片，见赠曰：子将无意慰金

君耶，有意慰金君，则重订之举，曷可以已乎。余不能辞，遂受其片石，纂此以慰簠斋于地下，非敢自忘不武，谓可以戡定斯乱也。书成，题曰《重订霍乱论》。首病情，次治法，次医案，次药方，凡四篇。

同治建元壬戌闰月丙午华胥小隐自记

目　录

卷　上
病情篇第一…… 461
总义
热证…… 462
寒证…… 466
治法篇第二…… 469
伐毛
取嚏
刮法
淬法
刺法
拓洗…… 470
熨灸…… 471
侦探
策应
纪律…… 474
守险…… 477
卷　下
医案篇第三…… 479
南针
梦影…… 483
药方篇第四…… 493
药性
方剂…… 494
卧龙丹
立效丹
开关散
速效丹
甘露消毒丹
太乙玉枢丹
太乙紫金丹
行军散
千金丹
紫雪
碧雪
绛雪
飞龙夺命丹
炼雄丹
三圣丹
蟾酥丸
姚氏蟾酥丸
霹雳散
回阳膏
黄芩汤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栀子豉汤
白虎汤
白虎加人参汤
竹叶石膏汤
桂苓甘露饮
六一散
葱豉汤
四苓散
平胃散
藿香正气散
半夏厚朴汤
六和汤
香薷饮
黄连香薷饮
左金丸
黄芩定乱汤
燃照汤
连朴饮
蚕矢汤
解毒活血汤
驾轻汤
昌阳泻心汤
麦门冬汤
致和汤
五苓散
理中丸
厚朴姜半甘参汤
四逆汤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附子粳米汤
吴茱萸汤
浆水散
冷香饮子

大顺散
神香散
来复丹
桂枝汤
异功散
梅花丸
资生丸
缪氏资生丸

卷　上

病情篇第一

总　义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

太阴湿土之气，内应于脾。中满，霍乱吐下，多中焦湿邪为病。故太阴所至，不必泥定司天在泉而论也。五运分步，春分后交二运火旺，天乃渐热；芒种后交三运土旺，地乃渐湿。湿热之气上腾，烈日之暑下烁，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淫。邪由口鼻皮毛而入，留而不去，则成温热暑疫诸病，霍乱特其一证也。若其人中阳素馁，土不胜湿，或饮冷贪凉太过，则湿遂从寒化，而成霍乱者亦有之。然热化者，天运之自然；寒化者，体气之或尔。知常知变，庶可治无不当也。

《灵枢·经脉篇》曰：足太阴厥气上逆，则霍乱。

足太阴脾，土脏也，其应在湿，其性喜燥，镇中枢而主升清降浊之司。惟湿盛而滞其升降之机，则浊反厥逆于上，清反抑陷于下，而为霍乱。虽有热化、寒化之分，治宜宣其浊，则逆自平，而乱乃定，清自升也。

《伤寒论》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此设为问答，以明霍乱之病。谓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为呕吐，复下注而利者，则为霍乱。霍乱者，挥霍闷乱，成于顷刻，变动不安之谓也。若上不能纳，下不能禁之久病，但名吐利。不得谓之霍乱也。

又曰：病发热头痛，身痛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徐洄溪曰：此霍乱是伤寒变证。郭白云曰：此论霍乱，似伤寒之证。盖伤寒而霍乱者，阴阳二气乱于胸中也。初无病而霍乱者，往往饮食失节，而致胸中逆乱也。经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为大恼。乱于肠胃，则为霍乱。惟乱于胸，所以吐。乱于肠，所以利。经言五乱，霍乱其一也。张路玉曰：伤寒吐利，由邪气所伤；霍乱吐利，由饮食所伤。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者，是伤寒霍乱也。

雄案：霍乱，有因饮食所伤者，有因湿邪内蕴者，有因气郁不舒者。但既有发热头痛，身痛恶寒之表证，则治法必当兼理其表，此仲圣主五苓散之义也。然表证之可兼者，不独寒也。如吸受温热风暑之邪者，皆能兼见表证。举隅三反，活法在人。其温暑直侵脾胃，与内邪相协为虐，迨气和而吐利止，则邪复还之表而为发热者，驾轻汤主之。寒霍乱后，表不解者，有仲圣之桂枝法在。

《医彻》曰：霍乱之候，其来暴疾，腹中疠痛，扰乱不安。有吐泻交作，有吐而不泻、泻而不吐，有不得吐而又不得泻。则邪有上下浅深之分，而总以得吐为愈。邪有入，必有出，盐汤探吐，上妙法门，然后调其胃气可也。盖霍乱每伤于胃，虽风寒暑湿，四气相乘，而中必先虚，故邪入焉。至饮食失和，秽邪触感者尤多。胃气一伤，清浊相干，邪不去则正不安，所以攻邪尤要于扶正也。即至肢冷脉伏，转筋声哑，亦必驱逆至尽。盖邪去则正安，非比他证，养正而邪自除也。所以当其发时，不可用米饮。先哲谆谆戒之，岂无谓哉！观于干霍乱，上不得吐，下不得泻，亦因邪不能出，所以为剧。治者，益可思其故矣。

此治霍乱之大法也。总以得吐为邪有出路者，承上下不得吐泻之干霍乱言也。邪不去则正不安，尤为治诸病之名言。但霍乱虽无养正则邪自除之理，而虚多邪少之证，亦间有之，治宜攘外安中并用，又未尝无其法也。

《病源》曰：霍乱，脉大可治，微细不可治。霍乱吐下，脉微迟，气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治法汇》曰：吐泻，脉代，乃是顺候。气口脉弦滑，乃膈间有宿食，虽吐，犹当以盐汤鹅翎探之。吐尽，用和中药。凡吐泻，脉见结、促、代，或隐伏，或洪大，皆不可断以为死。果脉来微细欲绝，少气不语，舌卷囊缩者，方为不治。

《医通》曰：脉伏，或微涩者，霍乱。脉长，为阳明本病。霍乱脉洪大，吉。虚、微、迟、细兼喘者，凶。霍乱之后，阳气已脱，或遗溺不知，或气怯不语，或膏汗如珠，或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缩，皆为死候。

《金匮斋转筋证治》云：此证重者，立时脉伏，乃邪闭而气道不宣。勿轻信庸工，为脉绝不救也。案：营虚气夺，脉微欲绝者，复脉汤主之。气散阳飞，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若客邪深入，气机痹塞，脉道不能流通，而按之不见者，为伏脉，此为实证。与绝脉判若天渊，苟遇伏脉，而不亟从宣通开泄之治，则脉亦伏而渐绝矣。但此乃邪闭之绝，彼为元脱之绝。脱者误开，阳亡而死；闭者误补，邪锢而死。

又案，天士云：经曰：暴病暴死，皆属于火，火郁于内，不能外达，故似寒证。关窍闭塞，经络不通，脉道不行，多见沉滞无火之脉。愚谓各证皆然，举一可例其余，然非阅历深者，不能知此。

热　证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土郁之发，为呕吐霍乱。

诸郁之发，必从热化。土郁者，中焦湿盛，而升降之机乃窒。其发也，每因吸受暑秽，或饮食停滞，遂至清浊相干，乱成顷刻，而为上吐下泻。治法，如燃照汤，宣土郁而分阴阳。连朴饮，祛暑秽而行食滞。若骤伤饱食，而脘胀、脉滑，或脉来涩数模糊，胸口按之则痛者，虽吐，犹当以盐汤探吐，吐尽其食，然后以芎轻、致和等汤调之。

又云：不远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

此明指霍乱有因热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书，咸谓霍乱本于风冷，遂致后人印定眼目。凡患热霍乱者，率为药误，且不远热三字，亦非但以药食为言。如劳役于长途田野之间，则暑邪自外而入。所谓热地如炉，伤人最速，且白虎汤、六一散之类，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酒膏粱之奉，则湿热自内而生。所谓厚味腊毒，不节则嗟，宜栀豉汤、连朴饮之类，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伤元，白虎汤可以加参。气虚招感，用参术必佐清邪。昔贤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谓劳伤之病宜补，膏粱之体必虚。知其一，不知其二，信手温补，动辄残生，可哀也已。

《至真要大论》曰：诸热瞀瘈，诸逆冲上，诸躁狂越，皆属于火。

瞀，昏闷也，抽掣也。热伤神则瞀，火迫血则瘈。火性炎上，故逆而冲上。躁，烦躁不安也。狂，狂乱也。越失常度也。热盛于外，则肢体躁扰。热盛于内，则神志烦乱。盖火主动，凡病之动者，皆属于火。霍乱而见此等证候者，皆为热邪内盛之的据也。

又曰：诸转反戾，水液浑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诸转反戾，转筋拘挛也。热气燥烁于筋，则挛瘈为痛，火主燔灼，躁动故也。水液，小便也。小便浑浊者，天气热水浑浊也。呕吐者，火气炎上之象也。胃为阳土，性主下行，胃中热盛，则迫逆而上冲也。土爰稼穑，而味变酸者，肝热内燔，故从而化也。暴注，卒暴注泄也。肠胃热盛而传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后重里急迫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此段经文，形容霍乱转筋证象如绘，业医者，必人人读之，何以临证茫然。徒惑于吊脚痧、脚麻痧等俗名，而贸然妄投燥热之药，以促人天年，抑何不思之甚耶！

《千金要方》曰：中热霍乱暴利，心烦脉数，欲得冷水者，以新汲井水，顿服一升。

郭白云曰：治霍乱之法，惟《千金要方》，最为详备。

《治暑全书》曰：暑气入腹，恶心腹痛，上吐下泻，泻如水注。

春分以后，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其政。故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淫之气，由口鼻入而扰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浊不分。所泻者皆五脏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谓也。湿甚者，胃苓汤分利阴阳，暑亦自去；热甚者，桂苓甘露饮清其暑火，湿亦潜消。若火盛之体，内本无湿，而但吸暑邪者，白虎汤之类宜之。且脏性有阴阳之别。阴虚者火旺，虽病发之时，适犯生冷，而橘、朴等只宜暂用；阳虚者湿胜，虽寒润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汤已为合法。纵使体极虚羸，亦不过补气清邪并用。若因其素禀之亏，而忘其现病之暑，进以丁、附、姜、桂之剂，真杀人不转睫矣。凡伤暑霍乱，有身热烦渴，气粗喘闷，而兼厥逆躁扰者，慎勿认为阴证。但察其小便必黄赤，舌苔必粘腻，或白厚，宜燃照汤，澄冷服一剂，即现热象。彼时若投姜附药，转见浑身青紫而死矣。甚或手足厥冷少气，唇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六脉皆伏，而察其吐出酸秽，泻下臭恶，小便黄赤热短，或吐下皆系清水，而泻出如火，小便点滴，或全无者，皆是热伏厥阴也。热极似阴，急作地浆，煎竹叶石膏汤服之。又有吐泻后，身冷如冰，脉沉欲绝，汤药不下，或发哕，亦是热伏于内，医不能察，投药稍温，愈服愈吐，验其口渴，以凉水与之即止，后以驾轻汤之类投之，脉渐出者生。然暑之为病，伤之骤，则发之暴；伤之渐，则发之缓。故九月时候，犹多伏暑霍乱之证，医者不可不知。

《金匮》曰：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矢白散主之。

刘守真曰：转反戾也，热烁于筋，则挛瘛而痛。或以为寒客于筋者误也。盖寒主收引，然止为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为转也。所谓转者，动也。阳动阴静，热证明矣。夫转筋者，多由热甚，霍乱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则肝木自盛，而热烁于筋，故转筋也。夫发渴则为热，凡霍乱转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

尤拙吾曰：肝主筋，上应风木，肝病生风，则为转筋。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转筋入腹者，脾土虚而肝木乘之也。鸡为木畜，其矢微寒，而能祛风湿以利脾气，故取以治是病焉。

张石顽曰：呕吐泄泻者，湿土之变也，转筋者，风木之变也。湿土为风木所克，则为霍乱转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热。凡术、附、姜、桂，种种燥热之药，误服即死，虽五苓散之桂，亦宜慎用。雄案：张氏此言，可谓先获我心矣。盖仲圣虽立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然上文有头痛恶寒之表证，仍是伤寒之霍乱，故用两解之法，其虽兼表证而非风寒之邪，或本无表证而热甚口渴者，岂可拘泥成法，不知变通，而徒藉圣人为口实哉。（透彻古人用法之意，是真读书人语定州杨照藜识）

薛一瓢曰：风自火生，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泻，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流入脉络则反张，是名痉。故余曰，痉与霍乱，同出一源，但痉证多厥，霍乱少厥。盖痉证风火闭郁，郁则逆势愈横，不免逼乱神明，故多厥。霍乱风火外泄，泄则邪势外宣，不至循经而走，故少厥。此痉与霍乱之分别也。然痉证邪滞三焦，三焦乃火化，风得火而愈扇，则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乱邪走脾胃，脾胃乃湿化，邪由湿而停留，则淫及诸经而拘挛，火郁则厥火窜则挛，又痉与厥之遗祸也。痉之挛急，乃湿热生风，霍乱之转筋，乃风来胜湿（木克土也）。痉则由经及脏而厥，霍乱则由脏及经而挛，总由湿热与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夫湿多热少，则风入土中而霍乱，热多湿少，则风乘三焦而痉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干枯，火邪盘踞也。转筋入腹者死。胃液内涸，风邪独劲也。然则胃中津液所关，顾不钜哉。厥证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干霍乱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滞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热邪益炽。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风邪更张。终成死候，不可不知。

雄案：霍乱湿多热少，道其常也，至于转筋，已风自火出，而有胜湿夺津之势矣。余自髫年，即见此证流行，死亡接踵。嗣后留心察勘，凡霍乱盛行，多在夏热亢旱酷暑之年，则

其证必剧。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后始息。夫彤彤徂暑，湿自何来？祇缘今人蕴湿者多，暑邪易于深伏，迨一朝卒发，渐至阖户沿村，风行似疫，医者不知原委，理中、四逆，随手乱投，殊可叹也！余每治愈此证，必询其人。曰：岂未病之先，毫无所苦耶。或曰：病前数日，手足心如烙。或曰：未病之前，睹物皆红如火。噫！岂非暑热内伏，欲发而先露其机哉。智者苟能早为曲突徙薪之计，何至燎原莫救乎？以胃液之存亡，决病情之生死，尤为精识；昧者肆行燥烈，助虐烁津，徒读父书，可为痛哭。（道光元年直省此证大作，一觉转筋即死。京师至棺木卖尽，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识为何证者，俗传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余时年十一，辄与同学者日日饱啖之，卒无恙。今读此论，则医学之陋，不独今日为然也。素圆杨照藜识）

杨氏之论极是。余于是年亦日食西瓜，而阖家无染病者，即其验也。然是年霍乱，间有误食西瓜而死者，为友人董铸范所亲见。盖宜服香薷之证，误信乱坛之语，以致寒凉遏抑而毙也，是亦不可不知。故处方论治，非辨证不可。本论第二篇治法、西瓜汁证法，有汗频二字最的。乌程汪曰桢谢城。

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都中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埋葬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间，费数十万金。彼时医工，或云阴寒，或云火毒。余谓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即疫也（卓识名言）。或曰：既是疫，何以芩、连、姜、附，亦有或效者？余曰：芩连效在邪胜之时，姜附效在正虚之体。亦有服药终不效，必针刺而得愈者，试看所流之血，尽是紫黑。岂不是疫火之毒，深入于营分哉？以疫邪自口鼻，由气管达于血管，将气血凝结，壅塞津门（《医林改错》曰：幽门之左寸许，另有一门，名津门，津门上有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水不得出，故上吐下泻。初得病时，宜即用针刺尺泽穴，出紫黑血，则毒气外泄矣。盖人身气管，周身贯通，血管周身亦贯通，尺泽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泽上下刺之，亦可愈。一面针刺，一面以解毒活血之药治之。

雄案：王氏亲见脏腑而善针法，所论皆鉴鉴可信，非悬揣虚拟可比。虽用药非其所长，而以解毒活血四字为纲，亦具有卓见。

《补亡论》曰：《灵枢》五乱之证，惟乱于肠胃一证，名霍乱，故作吐利。其余四证，皆不作吐利，祇谓之乱气。昔柳州之疾，盖乱气干心之证，非霍乱也。谓为干霍乱者虽谬，然尚不失为五乱之一，今则无复知乱气之名矣。

《治法汇》曰：干霍乱，俗名搅肠痧。其状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撩乱挥霍是也。急宜探吐，得吐方可，不吐则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其出，今有其入而不得其出者，否塞也，多死。得吐后，方可理气和中，随证调治。《医通》曰：干霍乱，是土郁不能发泄，火热内炽，阴阳不交之故。或问：方书皆言宿食与寒气相搏，何以独指为火耶？曰：昏乱躁闷，非诸躁狂越之属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属火者乎！但攻之太过，则脾愈虚；温之太过，则火愈炽；寒之太过，则反捍格，须反佐以治，然后火可散耳。古法有盐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也。

此证，病因非一。骤伤饮食者，宜探吐。宿食为患者，宜消导。气郁感邪者，宜宣豁。暑火直侵者，宜清解。诸法并列于后，用者审之。

虑其格拒，反佐以治，真精语也。桂苓甘露饮，治热证而用桂；通脉四逆汤，治寒证而用猪胆汁，皆即此义。《梦影》中治陈妪一案，石膏、芩、连，加细辛少许，燃照汤之用蔻仁，亦此义也。若寒证而用芩、连，热证而用姜、附，则正与病反，非反佐之义矣。谢城。

又曰：脾胃喜香燥而恶臭湿。若素多湿滞而犯臭气，则正气郁遏，腹痛乃作。或上连头额俱痛，或下连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间复苏者；有腹痛不时上攻，水浆不入，数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或四肢厥逆，面青脉伏，或偏体壮热，面紫脉坚，俱与生黄豆嚼之，觉香甜者，是臭毒也。急以烧盐探吐，或以童便制香附四五钱为末，停汤

顿服最效。举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苎麻水湿刮之者，有以瓷碗油润刮之者，有以瓷锋针刺委中出血者，总欲使腠理开通之意耳。其脉多伏，或细小紧涩，或坚劲搏指，中带促结，皆是阴逆阳伏之象。不可误认寒而投热药，虽砂仁之辛温香窜，亦不可轻用。若见面青唇黑，脉劲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

又曰：触犯臭秽，而腹痛呕逆，刮其脊背，随发红斑者，俗谓之痧。甚则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干呕疠痛者，曰绞肠痧。更有感恶毒异气而骤发黑痧，俗名番痧。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胀，不呼不叫。如不急治，两三时即毙。有微发寒热，腹痛麻昏，呕恶神昏者。或濈濈汗出，或隐隐发斑，此毒邪煽发于表也。亦有发即泻利厥逆，腹胀无脉者，此毒邪内伏，不能外发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见斑而死者。经谓大气入于脏腑，虽不病而卒死是也。初觉，先将纸点粹头额，即以莜麦焙燥，去壳取末三钱，凉开水调服；重者少顷再服即安。盖莜麦能炼肠胃滓秽，降气宽胸，而治浊滞，为痧毒之专药。其毒甚面黑者，急于两膝后委中穴，砭出黑血，以泄毒邪。凡骤发之病，勿虑其虚，非此急夺，束手待毙。原夫此病臭毒相类，与霍乱相似，乃疫疠之最剧者。初起昏愦不省，脉多沉匿不显，或浑浑不清。勿以腹痛足冷而与温药，如莜麦一时莫得，或服之不应，即宜理气为先，如香苏散加薄荷、荆芥，辛凉透表；次则辟邪为要，栀子豉汤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和中。表热势甚，清热为急，黄芩汤加连翘、木通，分利阴阳。若见烦扰腹胀，脉来数疾，急投凉膈散，以竹叶易生姜，则毒从下夺。热剧神昏，虽合三黄，多不可救。烦渴引饮，遗溺，速清阳明，白虎汤加葱豉，使毒从表化。斑点深赤，毒在血分者，浓煎益母草，少投生蜜，放温恣服，取效最捷。以其专下恶血也，或加生莱菔汁半杯，总取散血之功。以上诸法，在未经误药，庶可挽回一二。曾见一商，初到吴会，畅饮酣歌，席间，霎时不安，索生姜汤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枫觅汤澡浴，忽然眩晕呕逆，到舟即毙（凡感受暑热秽疫诸邪者，大忌热汤澡身也）。更有误认伤寒，而与发散，周身煽紫如云而死者。亦有误认麻疹，而与柽柳樱桃核汤，咽痛失音而死者（亦有误认寒证而与热剂，口鼻流血而死者）。变生反掌，不似时行，犹可迁延数日也。

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来，屡遭兵燹，乃沧海渐变桑田，外国之经营日广，苏省又以为会垣，而江浙之幸免于难者，率迁于此。各省商舶麇集，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 都会矣。然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奈医者茫然，竟有令人先服姜汁一盏者；有以大剂温补主治者。皆刊印遍贴通衢，病家信之，死者日以千计，道相殣望。钱塘吴菊，潭茂才告余，曰：日击一人七窍流血而死，闻之恻然，岂亦劫运使然欤。

《玉衡》曰：先吐泻而心腹疠痛者，从秽气而发者多；先心腹疠痛而吐泻，从暑气而发者多。然吐泻之霍乱，乃暑秽伤人气分。宜用油盐刮其皮肤，则痧不内攻。若心胸胀闷，腹中疠痛，或如板硬，或如绳缚，或如筋吊，或如锥刺刀割，虽痛极而不吐泻者，名干霍乱。乃邪已入营，宜以针刺出血，则毒有所泄。然后，再审其因而药之。若痧胀已极，难于刮刺者，又必先以药救醒，乃可以回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

王晋三曰：痧者，寒热之湿气，皆可以为患，或四时寒湿，凝滞于脉络；或夏月湿热，郁遏于经隧；或鼻闻臭气，而阻逆经气；或内因停积，而壅塞府气。则胃脘气逆，皆能胀满作痛，甚至昏愦欲死。西北人，以杨柳枝蘸热水鞭其腹，谓之打寒痧。东南人以油碗或油线刮其胸背手足内腑，谓之刮痧。以碗锋及扁针，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谓之锄痧。更服玉枢丹等以治其内，是皆内达窍以泄其气，则气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胀即已，实即霍乱耳。非另有痧邪也。

雄案：方书从无痧证之名，惟干霍乱，有俗呼绞肠痧者，是世俗之有痧，不知起于何时也。《至医说》始载：叶氏用蚕退纸治痧之法，以蚕性豁痰，祛风利窍，其纸已经盐醃，

而顺下最速也。乃江民莹误为解伤证，虽为杭堇浦所讥，然亦可见从前痧证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详也。迨国初时，其病渐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满洲病与番痧之名。郭氏因龚云林青筋之说，而著《痧胀玉衡》一书，推原极变，其说甚辨，而痧之证治乃备。石顽复分臭毒、番痧为二者，谓恶毒疠气，尤甚于秽邪也。晋三又辨痧即外邪骤入，阻塞其正气流行之道之谓，而痧之病义益明。至情志多郁之人，稍犯凉热，即能成痧，且不时举发，亦由气血失其宣畅也。右陶虽有截痧方，而用药殊乖。江氏以香附、芩、栀、抚芎为剂，较为合法。其诸痧名状，《玉衡》书具在，不多赘。

长洲龙青霏脉学联珠云：痧胀之证，多属奇经。盖奇经，十二经之支流也，五脏之清气不升，六腑之浊气不降。譬犹五湖四渎，漫溢泛滥，尽入江河，而清浊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浑扰，流荡不清，井腧壅塞，故其病有痧胀之名。痧胀者，犹沙涨也，总由十二经清浊不分，流溢入奇经，而奇经脉现，则为痧证也。邪气滞于经络，与脏腑无涉，不当徒以药味攻脏腑，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经络既通，然后用药，始堪应手也。

雄案：此说似创而实确，然经络既通，虽不药可愈，特虑邪已渐及腑脏，则刮刺不足了事。譬如险要为贼所据，不可徒讲防堵也。

《疫疹一得》曰：凡初起六脉细数沉伏，面色青惨，昏愦如迷，四肢逆冷，头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内搅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此为闷疫，毙不终朝。

闷者，热毒深伏于内而不能发越于外也。渐伏渐深，入脏而死，不俟终日也。至于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营分之毒；再灌以紫雪，清透伏邪，使其外达，或可挽回也。（治法精良。素园）

寒 证

《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

岁土不及，则脾胃素虚之人，因天运而更见其虚，中阳既虚，寒湿自盛，以致朝食暮泻而为飧泄，甚加呕吐而为霍乱。观其与飧泄并称，则知利者，必是清谷而非臭秽，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浊。小便之利，口之不渴，又从而可必矣。如此，才是寒湿霍乱，可以理中、五苓之类治之。故读书须以意逆其理，自然触处洞然，无往而不贯矣。且寒霍乱，多见于安逸之人。以其深居静处，阳气不伸，坐卧风凉，起居任意。冰瓜水果，恣食为常，虽在盛夏之时，所患多非暑病，王安道论之详矣。轻则藿香正气散，或平胃加木香、藿香、生姜、半夏之类。湿盛而四肢重著，骨节烦痛者，胃苓汤加木香、藿香、大腹皮之类。七情郁结，寒食停滞者，厚朴汤、治中汤。头痛恶寒无汗者，香薷饮先解其表，随以大顺散调其里。如果脉弱阳虚，腹痛喜得温按，泻出不臭者，来复丹。若吐泻不止，元气耗散，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而不多饮，或恶寒战栗，手足厥冷，或烦热发躁，揭去衣被，但察其泻出不臭者，乃内虚阴盛格阳，宜理中汤，甚则四逆汤，加食盐少许。更有暴泻如水，冷汗四逆，脉弱不能言者，急进浆水散救之，并宜冷服。然此辈实由避暑而反为寒伤致病，若拘泥时令，误投清暑之剂而更助其阴，则顷刻亡阳莫挽矣。前人有治此证而愈者，尚未确知其为寒病也。遂谓夏月暑病，通宜热药。妄立阴暑名目，贻误后人，此因偶中而错认面目也。余于《温热经纬》，辨之详矣。

《至真要大论》曰：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或曰：医者，精脉理，谙药性，胸罗经史，口熟方书，斯可以济世矣。余曰：不可，必也能辨证乎。苟不辨证，而但凭脉以用方药，虽引古证今，有典有则，恐不免为二竖所笑也。惟圣人早料及此，以辨证之法，大书特书，垂示后世，可谓既详且尽，岂但为霍乱分寒热哉！

《伤寒论》曰：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此霍乱之因伤寒而致者，故兼有头痛发热身痛诸表证也。虽欲饮水，而表证未罢，故以五苓散为两解之法。二方皆为风寒而设，热多，谓表热未衰；寒多，谓里寒较盛。于一病中，察其内外之轻重，而辨邪气之聚散，以施治法。圣人辨证，详尽如是。而后人颟顸，或至误会。凡夏秋热霍乱之口渴者，辄用五苓，多致偾事。须知桂术为渴家所忌，惟风寒之邪，郁阻气机，至水液不行而渴者，始可用以行气化水也。

分析甚明，发前人所未发。盖热多并非表里大热，欲饮水亦与大渴引饮不同也。谢城。

又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里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须桂枝和解其外，所谓表病里和，汗之则愈也。但此为寒霍乱后之兼有风寒表邪者而言，若温热暑疫霍乱后之表未解者，不得率尔引用也。余拟驾轻汤一方，最为合治，然其意亦不敢出圣人之范围也。详其一曰消息，再曰小和之者，盖以吐利之余，里气已伤，故必消息其可汗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小和之也。况热霍乱后，津液尤虚者，其可妄施汗法乎。故余但以轻清为制也。

又曰：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吐利可发汗者，伤寒霍乱也。脉平为邪已解，而小烦者，以吐下后胃气新虚，不能消谷，故霍乱病。瞑时内不可便与饮食，必待胃渐下行为顺，而仓廪始开也。暑热霍乱，尤夺胃津，溉以甘凉，自能思谷。先曾祖秉衡公曰：伤寒，外感之总名；《伤寒论》，统论外感之书也。先大父永嘉公曰：《难经》云：伤寒有五。则五种外感，古人皆谓之伤寒矣。《伤寒论》有治风、治温、治暍、治湿诸法，则非专论一伤寒矣。杨素园大尹曰：注伤寒者，无虑数十家，皆以为专论伤寒之书，故恒觉支离附会，不适于用。雄尝谓伤寒有五，疟亦有五，不过重轻之别耳。伤寒，惟感寒即病者，为正伤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宜温散。其邪在半表半里，或所感邪气较轻，不为伤寒而为正疟者，脉象必弦，并宜和解。设冬伤于寒而不即病，则为春温夏热之病。其较轻者，则为温疟、瘅疟。若感受风温、湿温、暑热之气者，重则为时感，轻则为时疟。今世温热多而伤寒少，故疟亦时疟多而正疟少。惟叶天士先生，精于温热、暑湿诸感，故其治疟也，一以贯之。余师其意，凡治时疟，必辨其为风温、为湿温、为暑热、为伏邪者，仍以时感法清其源。故四十年来，治疟无难愈之证。推而广之，仍不止疟疾尔也，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于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察，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患者，证候则一，病情迥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然伏邪化热，自里达外，与伏暑内发，理无二致，故其人必口渴，而刺血则紫黑。不知者以为暑令未行，有何热证，放胆姜附，涂炭生民，岂亦劫运使然耶，可哀也已。镇海周君采山，极为折服，遂以此说刊印，传播远近。元和金君篪斋，同邑周君二郊，秀水吕君慎庵，鸟程汪谢城孝廉，桐乡陆定圃进士，皆见而韪之，爰赘于伤寒霍乱后，以谂来者。

又曰：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汤主之。

此阳虚之体，寒邪得以直入而为霍乱也。发热恶寒者，身虽热而恶寒，身热为格阳之假象，恶寒为虚冷之真谛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阳气衰少，不柔于筋，不温于四末也。首重汗出者，为阳有外亡之象，故径用四逆汤，祛其既入之寒，而挽其将去之阳。若止见厥逆恶寒，四肢拘急，脉来沉细沉紧，面如尘土，泻出不臭，虽属阴寒，而无汗出之候者，但宜冷香饮子治之。寒主收引，故四肢拘急，乃筋强不能屈伸之谓，与热证之转筋迥

殊。监证极宜分别，苟或颠倒误施，祸不旋踵。

又曰：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此亦虚冷霍乱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虚冷之著于外也。下利清谷，脉微欲绝，虚冷之著于内也。虚冷甚于内则反逼其阳于外矣，故其外候，每多假热之象。或烦躁去衣而欲坐地，或面赤喜冷而不欲咽，或脉大虚弦而不任按，是皆元气耗散，虚阳失守，甚加喘哕，最为危险。惟四逆汤可以驱内胜之阴，而复外散之阳。但既吐且利之下，紧接曰小便复利，重申曰下利清谷，何其丁宁而郑重耶？故读者最宜著眼。洄溪所谓一证不具，即当细审也。倘热霍乱因暑邪深入而滞其经隧，显脉细肢寒之假象者，必有溺赤便臭，口渴苔黄之真谛，临诊慎毋忽焉。

又曰：吐下已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汤主之。

尤拙吾曰：吐下已止，阳气当复，阴邪当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脉微欲绝，则阴无退散之期，阳有散亡之象，于法为较危矣。故于四逆加干姜一倍，以救欲绝之阳。而又虑温热之过，反为阴气格拒而不入，故加猪胆汁之苦寒，以为响导之用，即《内经》盛者从之之意也。

又曰：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阴，吐利交作，阴邪盛极，而阳气不胜也。然先厥冷而后烦躁者，犹有阳欲复而来争之兆，故以吴茱萸温里散寒，人参、大枣益虚安中为治也。若先烦躁而后四逆者，阳不胜而将绝也，故死。此二条本少阴中寒，非霍乱也，然有类乎霍乱。既明霍乱之治，复列其类证以广其例，俾临证不致眩惑也。

又曰：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寒邪化热，传入少阴，逼迫津水，注为自利。质清而无滓秽相杂，色青而无黄赤相间。可见阳邪暴虐之极，反与阴邪无异。但阳邪传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干燥。设系阴邪，则心下满而不痛，口中和而不渴，必无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阴也。夫既列少阴中寒二条于前，以明霍乱类证之治。更附少阴急下一条于此者，以病系伤寒，迨既化热，虽见脉微细，但欲寐之少阴证，而口干燥，心下痛，自利清水，尚宜急下。其病非伤寒，脉不微细，精情昏乱而口渴，心下拒按之霍乱证，顾可以燥热药治之哉？《内经》以水液澄澈清冷为寒。此证虽自利清水，必热而不冷，或小便赤短，审问之，自有分别。而仲圣于下利证，专以口渴与否，判清温之治，尤为简当。临证者，当奉为南针也。

此证最宜细辨，余尝见一霍乱轻证，医投凉膈散，次日下血而殒，谢城。

《千金要方》曰：霍乱四逆，吐少呕多者，附子粳米汤主之。治中汤，治霍乱吐下，胀满，食不消化，心腹痛。《病源》曰：霍乱者，由人温凉不调，阴阳清浊二气有相干乱之时。其乱于肠胃之间者，因饮食而变，发则心腹疠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先利，心腹并痛者，则吐利俱发。挟风而实者，身发热、头痛、体痛，而复吐利。虚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度，因居处不节，或露卧湿地，或当风取凉，而风冷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脾胃得冷则不磨，不磨则水谷不消化，亦令清浊二气相干。脾胃虚弱，便作吐利，水谷不消，则心腹胀满，皆成霍乱。

热霍乱，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乱，偶有所伤，人之所独也。巢氏所论虽详，乃寻常寒霍乱耳。执此以治时行霍乱，犹腐儒将兵，其不覆败者鲜矣。

又曰：霍乱而转筋者，由冷气入于筋故也。冷入于足之三阴三阳，则脚转筋。入于手之三阴三阳，则手转筋。随冷所入之筋，筋即转，转者皆由邪冷之气，击动其筋而移转也。

转筋有因热因寒之异，须合兼证脉候而辩析之。

无病之人，亦有时患转筋者，不过足受微凉，不足为病。乃时医专以转筋为邪入三

阴，拒知三阳亦能转筋，巢氏之论甚明乎。谢城。

又曰：干霍乱者，是冷气搏于肠胃，致饮食不消，但腹满烦乱，疠痛短气，其肠胃先挟实，故不吐利，名为干霍乱也。

干霍乱，属寒湿者固有之，挟食者亦或有之，亦有因寒湿而夹秽臭恶毒之气者。故治法审非暑火为患，不可误用清凉。但宜芳香辛散以宣通之。其姜、附、椒、巴等剂，勿轻信而妄试也。

医道通治道，治国者必察民情，听讼者必察狱情。用药如用兵，为将者必察敌情，为医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狱情得而曲直分，敌情得则胜权独操，可以寡克众，可以逸待劳。病情得则生机在握，可以御沴疠，可以挽造化。呜呼！不辨虚实寒热而治霍乱者，犹之弃其土地，人民而讲战守也，故列病情第一。

治法篇第二

伐　毛

霍乱及痧胀疫疠诸恶证，初起，即解散其发，细看如有赤色者，急拔去之。再脱其衣，细看胸背，如长毛数茎，必尽拔之。

热毒深入营分，发为血之余，毒焰上炎，故见赤色。甚至硬如骏鬣，余尝目击之。宗侄承烈绍武。

取　嚏

霍乱诸痧，皆由正气为邪气所阻。故浊气不能呼出，清气不能吸入，而气乱于中，遂成闭塞之证。浊气最热，泰西人谓之炭气，炭气不出，人即昏闷而死。然呼出肺主之，肺开窍于鼻，用皂角末或通关散。或痧药吹入鼻中，取嚏以通气道，则邪气外泄，浊气可出，病自松也。

刮　法

取嚏，不论有无，随继以刮。有嚏者，肺气虽开，恐营卫气机尚痹刮以宣之。无嚏者，肺既不开，尤必刮松卫气，使已入营分之邪，时以外泄，而病可松也。故肩、颈、脊、背、胸、前胁肋、两肋、臂、两膝湾等处，皆宜用绵纱线，或苎麻绳，或青线，或瓷碗口。蘸菜油自上向下刮之，以红紫色绽方止。项下及大小腹软肉处，以食盐研细，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景岳云：凡毒深病急者，非刮背不可。以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也。或以盐擦背亦可。

淬　法

营卫之气，为邪气所阻而不流通，则手足厥冷而腹痛，身有红点而隐约，此名斑痧，亦曰番痧。俗以其厥冷，谓之阴痧者谬也。宜以灯心微蘸油，点火淬之。以灯火近肉即提起，煸炸有声，病即松。

刺　法

《玉衡》曰：东南卑湿，利用砭，以针刺放毒血，即用砭之道也。凡霍乱痧胀，邪已入营，必刺出毒血。俾邪得外泄，然后据证用药，可以望生。

第一宜刺少商穴。刺时，扶病人坐直，男左女右，用力将其手臂从上捋下，捋其恶血聚于指头，以油头绳扎住寸口，用尖锐银针，在大指甲向里如韭叶许刺之，挤出毒血即松。重者，两手并刺。若神昏不醒，刮刺不松者，为邪入心包络。获撑开病人之口，看舌

底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用竹箸嵌瓷锋，刺出恶血一点。两臂湾，名曲池穴。两膝湾，名委中穴。以手蘸温水拍之，露出青筋红筋。若肌肤白皙者，则露紫筋，皆痧筋也。并用银针刺出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无毒血，反令人心烦。腿两边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吊。案谈往云：崇祯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十月间，有闽人晓解病由，看膝湾后有筋突起，紫者无救，红则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渐繁，势始渐杀。余谓此疫虽奇，杀人即速且多，然无非暑热毒气深入于络耳。故轻者刺之可活，而霜雪繁，病自衰也。考嘉兴王肱枕《蚓庵琐语》，及桐乡陈松涛《灾荒记事》，皆云：崇祯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经年亢旱，通国奇荒，疫疠大作。合三书而观之，其为暑燥热毒之邪，深入营分无疑矣。故委中之筋已突起，不待拍之而始露。详载之，以为留心民命者告。

《玉衡》又云：一应刺法，不过针锋微微入肉，不必深入。又以诸穴非亲见不明白，故不具载。而故人管荣棠，谓余曰：曩遇桐乡八十老人张德祥者，善治痧，数十年来，生死决其针下，百不失一。凡针入而肌肉凝闭者，必不得生，然其所刺部位，不仅郭氏所言之十处，惜世罕知也。据云：

痧证头晕者，刺素髎。穴在鼻柱上端准头，针入一寸。

头痛者，刺风府。穴在项后入发际一寸，大筋内宛宛中，针入一寸。

偏痛者，刺风池。穴在耳后颞颥后，脑空下，发际陷中，针入一寸。

腹痛而吐者，刺上脘。穴在脐上五寸，针入一寸。

腹痛而泻者，刺下脘。穴在脐上二寸，针入一寸。

腹痛而欲吐不吐，欲泻不泻者，刺中脘。穴在脐上四寸，针入一寸即愈。

以上三穴，须用手竭力提起其皮而刺（切记），以上六穴，并不出血。

手瘛者，刺少商。穴在手次指内侧，去爪甲如韭叶，出血立已。

足吊者，刺厉兑。穴在足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出血立已。

刺承筋。穴在胫后足跟上七寸，出血立已。刺承山。穴在腿肚下分肉间，出血立已。但此穴非精明者不易取，宜慎刺。

牙关紧闭者，刺人迎。穴在结喉两旁一寸五分，大动脉应手处，刺之立开。

按张叟刺法，必有所授。荣棠得其传，故针痧极神。且荣棠之为人也，好善而率直，非牟利妄语者流，故余甚信之。尝刊入业书，今备录此篇，以便穷乡僻壤，皆可按证而施治也。又《转筋证治》云：凡心口腰脊肾腧穴等，切勿误听。愚人妄施针刺，亲见一人因心口一针，立时陨命，不可不知。

拓　洗

生大蒜，杵烂，贴两足心。

吴茱萸一两，研末，盐卤和，涂两足心。

辣蓼草八两，杵烂，木瓜四两，老酒二斤，加水煎，乘热揩熨患处及手足遍身。辣蓼草乃水红花之别一种，叶，狭小而光，两面皆绿。梗，微赤有节，其味甚辛。合六神曲及造酒曲皆用之。鸡生虱，但以此草置鸡栖内即愈。

盐卤顿热淋洗，并以手蘸摩擦其患处（如无盐卤，作极咸汤可代也）。案：盐，散风火，化湿热。平人常用盐卤濯足，永无足疾。

若路途患此倒地者，但病人两脚浸溺桶中，亦妙。绵絮浸酒中，煎滚取出，乘热裹患处。或以烧酒摩擦其患处，以软散为度，烧酒内入斑猫末，力更胜也。

脚不冷者，但以盐研细擦之。

水煎青布拓脚膝，冷即易之。

柏叶，杵烂裹之，并煎汤淋洗。

熨　灸

主霍乱转筋，干霍乱之属寒者。

炒盐，一包，熨其心腹，令气透，又以一包熨其背，待手足暖。再服神香散一钱。寒重者，再服（方见四篇）。或以吴茱萸，食盐各数两炒热，包熨脐下亦妙。或以芥子研末，和涂脐上。

胡椒七粒，以布包之，嚼碎，纳脐中，用膏药封之，再以热手按之。盖被卧少顷，腹中热，有汗，则寒邪散矣。甚者，用回阳膏贴脐间（方见四篇），或以盐填脐中。上盖蒜片，艾灸二七壮。危甚者，再灸脐两旁各开二寸之天枢二穴，脐上四寸中脘一穴，脐下寸半气海一穴。

《外台》法：以手挽所患脚大拇指，当脚心急筋上，灸七壮。

喻氏法：凡卒中阴寒，厥逆吐泻，色清气冷，凛冽无汗者。用葱一大握，以带束紧，切去两头，留白寸许。以一面熨热安脐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葱上面。俾热气从脐入腹。甚者，连熨二三饼。又甚者，再用艾炷灸关元、气海各二三十壮。若腠理素疏，阴盛逼阳而多汗者，用附子、干姜回阳之不暇，尚可熨灼以助其散越乎？尝读仲圣《伤寒论》，知病属阴虚血少者，概不可灸。必阳虚气弱者，始可用灸。今喻氏复辨阳虚者，固宜用灸。若阳虚至于外越者，岂容再灸？是亦发人所未发，可补长沙之未及矣。世之不别阴阳，而妄施灼灸以伤人者，岂特霍乱为然乎？吁可叹已！又案：凡腹虽痛极，而喜得温按，唇口刮白者，乃内虚阴寒之病。宜用火灸，切忌针刺。若四肢虽冷而苦渴苔腻，腹痛虽甚而睛赤唇红，或烦躁喜凉者，乃热郁气闭之证。急宜刺血，切忌火攻。设不辨明而误用之，祸皆反掌。

侦　探

生黄豆，细嚼，不腥者痧也。既可试病，亦解痧毒，生芋亦可。

大赤雄鸡一只，放病人腹上，以鸡口朝其面，鸡即伏而不动。痛止，鸡自跳下。亦治尸厥中恶。

神清而嚼姜，不辣者，真寒证也。

策　应

新汲井水，百沸天泉，各半和服，名阴阳水。《濒湖》曰：上焦主纳，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阴阳调和，升降周流，则脏腑畅达。一失其道，二气淆乱，浊阴不降，清阳不升，故发为霍乱吐利之病。饮此即定者，分其阴阳，使得其平也。案：汲井泉以上升，天雨水而下降，故汲者宜新，而降者宜熟也。以之煎疟疾药。盖取分解寒热之邪，而和其阴阳也。

东壁土，煎汁饮。《圣济》

锅底墨煤、灶突上墨煤各五分，百沸汤急搅数千下，以碗覆之，通口服一二口。《经验》

生扁豆研末，入醋少许，新汲水和服。《普济》

丝瓜络一斤，白霜梅肉一钱（并核中仁用），共研烂，新汲水调服。《广笔记》

梨树枝煎汁服。《圣惠》

海桐皮煎汁饮。《圣济》

路旁破草鞋，去两头，洗三四次，水煎服。《事海文山》

生藕捣汁饮。《圣惠》

陈仓米，煮清汤，稍稍饮之，治霍乱大渴。《永类钤方》

冬瓜水煮清汤，俟凉饮之，半痴。案：陈仓米，虽云清热止渴，惟霍乱已止者，服之为宜。若邪势方张，吐下未平之际，尚嫌其守。冬瓜，甘淡微凉，极清暑湿。无论病前、病后，用以代饮，妙不可言。即温、湿、暑、疫、泻、痢诸病，皆可用也。

芦根、麦冬，水煎服。《千金》案：单用芦根煎饮，亦止烦渴，或与竹叶同煎，更佳。

梨肉煮汤服，渴甚，捣汁饮。《梦隐》

莱菔煮汤服，或生嚼咽汁，吐去渣。《梦隐》

生绿豆，急火煎清汤，凉服。《梦隐》

枇杷叶（刷去毛）浓煎，徐饮。此方不但解霍乱之渴也，若深冬采之，刷毛洗净切碎，净锅炒干，瓷缸密收，常以代茗，可杜暑湿时疫，及噎利诸病。《梦隐》

以下治霍乱转筋。

雄鸡矢白腊月收之，为末，水和温服。《金匮》

地浆（掘干净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井水沃入搅之，少顷取清者）饮三五杯。《千金》案：罗廉甫云：霍乱乃暑热内伤，七神迷乱所致。阴气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非至阴之气不愈。坤为地，属阴，土曰静顺，地浆作于阴地坎中，为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也。愚谓得罗氏此言，治霍乱，已思过半矣。蒋式玉称其勤求古训，洵不诬也。

新汲井水徐徐冷饮之，外以一盆盛水浸两足，忌食热物。《救急良方》案：果系暑热炽盛，用腊雪水尤胜。扁豆叶一握，捣绞汁一碗，饮。《广笔记》

桑叶一握，煎汁服。《圣惠》

木瓜一两，水煎服。余汤浸青布，裹其腓。本方加桑叶七片尤良。《圣惠》

龙脑薄荷煎汤饮。《圣惠》案：有汗者，此方勿服。

青钱四十九枚，木瓜一两，乌梅（炒）五个，水二盏煎，分温服。《圣济》案：此方专治风木行脾之证。时行重感，非所宜也。

盐梅煎汤，细细饮。《如宜方》案：方义与上同。

垂死者，用败蒲席一握，切，浆水一盏，煎服。《圣惠》

原蚕沙一两阴阳水煎，澄清、温服。《梦隐》案：蚕沙乃桑叶所化。夫桑叶主息风化湿，故《圣惠》方以之治霍乱转筋也。既经蚕食，蚕亦主胜风去湿。且蚕僵而不腐，得清气于造物者独纯。故其矢不臭、不变色，殆桑从蚕化，虽走浊道而清气独全。《金匮》以鸡矢治霍乱转筋者，鸡，属巽，虽不溺而矢独干，亦取其胜风湿，以领浊气下趋也。蚕沙，既引浊下趋，又能化浊使之归清，性较鸡矢更优。故余用以为霍乱转筋之主药，颇奏肤功。嗣见治痧飞龙夺命丹，用人中白一味，领诸药迅扫浊邪，下趋阴窍，较他方之藉硝以达下者，更觉贴切。故奏效尤捷。制方之义，可谓精矣。至来复丹之用五灵脂，亦从鸡矢白脱胎也。霍乱转筋，大渴、苔黄、汗频无溺者，西瓜绞汁饮。《梦隐》

凡阳气遏抑在内，虽热证亦无汗，西瓜汁当慎用。此特标汗频二字，最确当。谢城。

渴而气机不舒者，金银花、蒲公英、丝瓜叶、丝瓜，并可捣汁服，或用干者，煎汤亦得。《梦隐》渴而肤有赤色者，益母草，或紫花地丁，捣汁饮。或以干者煎汤服亦可。《梦隐》案：紫花地丁，亦名如意草，主清血热。生嚼之，味甘，不作草气，故可同诸草木叶咀食充饥。悉无草气，洵救荒之仙草也。附及之以为世告。

以下治干霍乱。

荞麦，焙燥，去壳，取末三钱，凉开水调服。《简便方》

栀子二七枚（烧研），酒调下。《肘后》

盐一撮（放刀上，用火炙透），热童便和服，或以新汲水和服。少顷，即得吐下而气通矣。《柳州》益母草一两　煎汤，少投生蜜，俟温服。《医通》

马兰根细嚼咽汁。《寿域》

刘寄奴煎汤温服。《圣济》

桃叶　煎汤温服。《外台》

石菖薄一两(杵汁),和水服。《圣惠》

烟管中油(俗呼烟油),取豆大一丸,放病人口内,掬水灌之,下咽即活。《有堂》

芜菁子煮汁饮。《集简》

黑大豆生研,水服方寸匕。《普济》案:今人以黄豆试痧本此。

垂危者,用生芋一片,放入病人口内,咽汁即苏。苏后,再吃几片,取其宽肠去垢浊,破血清痧毒也。世传饮油吞矾二方,取其引吐澄浊也。然油滋腻,矾兜涩,皆有流弊,吾不取也。

普洱茶浓煎温服。《梦隐》

淡海蛇四两,凫茈(即荸荠,一名地栗)二两(切),水煮,至海蛇烊。取汁,温服。《梦隐》

莱菔捣汁饮。《梦隐》

雄鼠矢,阴阳水下二七枚。《梦隐》案:《经验方》有马矢绞汁,治干霍乱一方。虽取义燥湿降浊,然臭味恶劣,径以秽汁灌人,亦觉难堪。易以鼠矢,较近人情,其功似亦稍胜也。

按:马矢烧灰存性,名独胜散。治绞肠痧证,服下即瘥。彼所谓臭味恶劣,未经烧灰故耳。

莱菔叶(冬月挂树上,或摊屋上,直至春前,干燥极透时,收入净坛蜜贮。每一两洗净)。水煎温服。《梦隐》案:此味并治时行喉证,诸般外感疟痢泄泻。

疳膨黄疸,水肿脚气,诸病如神,物易功多,价廉无损,家家可备以济世也。

稻秆浓煎温服。《梦隐》

六一散(方见四篇),新汲水调下三钱。《河间》

以下皆治邪深入络,以及干藏之干霍乱。霍乱转筋。

紫雪(方见四篇下同)

碧雪

绛雪(一名红灵散)

行军散

玉枢丹

紫金丹

飞龙夺命丹(与外科飞龙夺命丹名同药异,外科之方用蜈蚣为君,蜈蚣一名天龙,能飞而制蛇,因以名方,治痧之方用许多宝贵香灵之品,藉人中白驾轻就熟为使,力能迅扫秽恶之邪下趋浊道,有马到功成之捷效,以骏马有飞行之号,故以名方)

案:以上诸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力。惟有力者,卒不易得;无力者,贵不易购。苟能量力合送,或集资广济,洵造福无涯矣。

以下治寒湿干霍乱。

陈艾叶煎汤服。《外台》

紫苏捣汁服,干者煎饮。《肘后》案:此方治因食鱼蟹诸水族而腹痛吐利者皆效。

橘红、藿香各五钱,煎服。《百一选方》

薤白煮汤服。《独行方》

姜炙厚朴(研),温汤服三钱。挟暑者,新汲水下。《圣惠》

丁香十四枚(研末),沸汤和服。《千金》案:此治食蟹及水果太多而痛泻者并效。

真神曲三钱,水煎温服。《梦隐》

吴茱萸二七枚,砂仁一钱《研》,泡汤吞下。《梦隐》

伽南香(凉开水磨取三分),沸汤点服。《梦隐》

以下皆治阴寒霍乱。

三圣丹(方见四篇。下同)

速效丹

蟾酥丸

姚氏蟾酥丸

霹雳散

回阳膏

以上数方,亦须预备应用。如合送济人,须将病情叙明,庶免贻误。

霍乱转筋,吐下已多,脉无气短,大汗欲脱者。置好醋二三斤于病人面前,将铁器烧红,频淬醋内,使闻其气,即可转危为安。足冷者,并捣生附子二两,贴于涌泉穴。再按证用药,以挽回元气。不论寒热二证,凡元气欲脱者,皆当亟用。余屡试多验。并治产后昏晕及诸病之神魂不安者,皆效。

纪 律

一、忌米汤。得谷者昌,百病之生死,判于胃气之存亡,犹之兵家饷道,最为要事。惟时邪霍乱痧胀,独不然者。以暑湿秽恶之邪,由口鼻吸入肺胃,而阻其气道之流行,乃否塞不通之病。故浊不能降而腹痛呕吐,清不能升而泄泻无噫。或欲吐不吐,欲泻不泻,而窃踞中枢。苟不亟为展化宣通,邪必由经入络,由腑入脏,而滋蔓难图矣。凡周时内,一口米汤下咽,即胀逆不可救者,正以谷气入胃,长气于阳。况煮成汤液,尤能闭滞隧络,何异资寇兵而赍盗粮哉。惟吐泻已多,邪衰正夺者,犹之寇去民穷,正宜抚恤。须以清米汤温饮之,以为接续,不可禁之太过,反致胃气难复。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物性中和,莫如谷矣。为生人之至宝,乃霍乱痧胀邪热方张之际,不可一试。米汤如是,况补药乎。其霍乱间有得温补而愈者,是中虚之霍乱,非时行之霍乱也。须知中不必皆虚,虚不必同时而病,病不必皆成霍乱。既同时而病霍乱,岂非外邪为患。而流行渐广,遂成疫疠。何司命者,尚不识其病情耶。凡一病有一病之宜忌,先议病,后议药,中病即是良药。故投之而当,硝黄即是补药;投而不当,参术皆为毒药。譬如酒色财气,庸人以之杀生。而英雄或以之展抱负,礼乐文章,圣人以之经世。而竖儒反以之误苍生。药之于医也,亦然。补偏救弊,随时而中。病无定情,药无定性。顾可舍病而徒以药之纯驳为良毒哉。

或云:扶阳抑阴,治世之道,古圣以之立教,景岳以之喻医。今人身不治,病乱于中,竟辟温补扶阳。惟事清解助阴,毋乃偏任寒凉,将起后人之议乎?余曰:扶阳抑阴,大易原以喻君子小人。故章虚谷谓:但可以论治世,不可以论治病。惜章氏尚一间未达也。夫人身元气,犹阳也。外来邪气,犹阴也。扶正抑邪,岂必专藉热药哉?如热伤胃液,仲圣谓之无阳矣。然欲扶其阳,必充其液。欲抑其阴,须撤其热。虽急下曰存阴,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即是抑阴。存阴者,存正也。存正即是扶阳,苟知此义,则易理医理,原一贯也。设但泥温补为扶阳之药,而不知阴阳乃邪正之喻。虽满腹经纶,无非是苍生之罗网,治人治世,无二致也。

或又曰:丹溪谓人身阴不足,景岳谓人身阳不足。君以为孰是,余谓人身一小天地,试以天地之理论之,阴阳本两平,而无偏也。故寒与暑为对待,昼与夜为对待,然雨露之滋,霜雪之降,皆所以佐阴之不足,而制阳之有余。明乎此,则朱张之是非判矣。或又曰:子言扶正即是扶阳,则补阴补阳,皆扶阳也。抑阴即是抑邪,则逐寒逐热,皆抑阴也。顾专事逐邪,不崇补正,得毋未合扶阳抑阴之旨乎?余因述先慈之训以答,曰:无论外感,不可妄投温补。即内伤证,必求其所伤何病,而先治其伤,则病去而元自复。古人不曰内虚,而曰内伤,顾名思义,则纯虚之证殊少也。徐洄溪亦云: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无病而

虚死者，千不得一 。况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故去病正以扶阳也。余尝谓人气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无一息之停。惟五气外侵，或七情内扰，气机愆度，疾病乃生。故虽在极虚之人，既病即为虚中有实，即酷暑严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尽关乎老少强弱也。以身中之气，有愆有不愆也。愆则邪留，著而为病；不愆则气默，运以潜消。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霍乱云乎哉。

不惜倾筐倒箧而出之，嘉惠后学之心至矣。读此而犹不悟，请勿从事于此道也。随园云：人之气血，有塞滞之处，则其壮者，为痈疽。而其弱者，为劳瘵。余尝佩服以为名言。今读此论，与二语正相合，定州杨照藜素园。

或又曰：经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亦不然乎？曰：人身气血，原有强弱，强者，未必皆寿。弱者，未必皆夭。正以气血虽强，设为邪凑，而流行愆度，似乎虚矣。不去其邪，则病愈实而正愈虚，驯致于死，虽强而夭折矣。气血虽弱，不为邪凑，则流行不愆，不觉其虚，即为邪凑，但去其邪，则病不留，而正自安，虽弱亦得尽其天年矣。使看勇如贲育之人，身躯不觉其重大者，以正气健行不息也。卒受痧邪，亦遂肢冷脉伏告毙者，以气为邪闭，而血肉即死也。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者，当作如是解。凡治此证者，将急开其闭，以宣通乎。抑从而下石，更投补塞乎。不但痧证尔也。凡病未去而补之，则病处愈实。未病处必愈虚，以未病处之气血，皆挹而注于病处也。盖所谓补药者，非能无中生有，以增益人身气血也。不过具衰多益寡，挹彼注此之能耳。平人服之，尚滋流毙，况病人乎。故经言不能治其虚，焉问其余。夫既虚矣，尚曰治而不曰补，可不深维其义乎？不但治人尔也。治家者，若以积财为务，有入而无出，甚则坎土穴墙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积，则受其贫者百家。一人大积，则受其贫者万家。虽然吝者之积财，以为久聚而不散矣。祸灾之来，兵寇之攻，取百年之财，一日而尽之，安见其果不出也。治国者，若以积财为务，必至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是天下之财源，如人身之气血，俾得流通灌注，病自何来？故因论霍乱而并及之。

吾叔于道光间，辑裕后须知书，以励末俗。因采魏昭伯奢吝说一条，颇招訾议。阅十余年来，其言辄应，可慨也已。至于治虚，尤独擅一时。忆丁巳春烈年二十七，在上海患吐血，诸医用清火补阴等药，久治不瘥，势颇于殆。返杭求诊，投大剂参耆，数服而痊。迄今无恙，且茁实胜于曩时，虽流离播越，尚能胜任也。今读此论，谨书以识感佩之忱。绍武。

今夏先生来申，适谟患身热便泻口干。幸能纳食，仍强起任事。先生察脉弦大。曰：此忧劳过甚，元气大亏之证也。投大剂参、术、苓、草、防、芍、橘、斛、木瓜，旬日而痊。即旋里省亲，逾月抵沪，患寒热。先生视为暑湿类疟，投清化药，四贴霍然。但觉疲惫，仍以参、耆、甘、蓼等峻补而瘳。治虚独擅一时，岂不信哉？归安陈廷谟半樵。

二、忌姜糖。徐氏云：如有暑邪，姜断不可用。虽与芩连并行，亦不可也。况独姜汤乎？惟初起挟寒者，或可量证略用些须。糖助湿热而腻滞满中，误用之，反为秽浊之邪竖帜矣。不但增其呕吐已也，推而至于枣子、龙眼、甘草一切甜腻守滞之药，类可知矣。

三、忌热汤、酒醴、澡浴，此三者，皆驱寒之事也。寒伤形，则客邪在表，饮以热汤酒醴，或暖房澡浴，皆可使寒邪从汗而解也。故表散寒邪之药，每佐甘草、姜、枣之类。俾助中气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内入。若暑湿热疫秽恶诸邪，皆由口鼻吸入，直伤气分，而渐入营分。亟宜清凉疏沦，俾气展浊行，邪得下走，始有生机。不但辛温甘腻一概忌投，即热汤酒醴澡浴，皆能助热焰之披猖，不可不严申厉禁也。

四、慎痧丸。痧药方最多，而所主之证不一。有宜于暑热病者，有宜于寒湿病者，岂可随便轻尝耶？更有不经之方，群集猛厉之品，杂合为剂。妄夸无病不治，而好仁不好学者，广制遍送，间有服之亦效者。大抵皆强壮之人，风餐露宿为病也。概施于人，多致轻者重，而重者死矣。故服药难，施药不易。必也择方须良，择药须精。刊列证治，须分寒

热，实心实力行之，斯有功而无弊焉。如酷暑烈日之中，路途卒倒者，虽不可以霍乱痧胀名之，而其病较霍乱痧胀为尤剧。设以泛泛痧药治之，每致不救。或口鼻出血而死，此为暑邪直入心包络，必以紫雪灌之始效，然此药贵重难得，有力者能备以济世，必有善报也。凡阴虚内热之人，或新产血去，阴阳之后，酷热之时，虽不出户庭，亦有患此者，余见屡矣。详三篇《梦影》中。

五、慎延医。医之用药，犹将之用兵。食禄之将，尚鲜其良。谋食之医，宜乎其陋。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矣。语云：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要在平时留意，知其有活人之术，而非道听途说者，流则有病时，方可以性命托之。知其有用兵之才，而非惜死爱钱之辈，则有寇时，方可以土地人民托之。噫！难矣。

六、慎服药。选医难于选将，选得矣。或徒有虚名而无实学，或饱学而非通才，或通才而无卓识，或见到而无胆略，或有胆而少周详。皆不足以平大乱，愈大证也。故服药如出师，圣人以战疾并慎也。然则如何而可服其药耶？但观其临证时，审问精详。心思周到，辨证剀切，方案明通，言词慷爽近情，举止落落大方者。虽向未谋面之人，亦一见而知为良医矣。其药可服也。

七、宜凉爽。霍乱痧胀，流行成疫，皆热气病气，酝酿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门窗勿闭，得气有所泄也。盖覆勿厚，总以病人不觉冷为度。昧者不知，强加衣被，而致烦躁昏瞀者，甚多也。如楼居者，必移榻清凉之所。势剧者，宜铺席于阴凉干燥泥地上卧之，热气得土而自消也。凡见路途卒倒之人，纵无药赠，但能移之阴处，即是一服清凉散也。吐泻秽浊，随时扫除净尽。毋使熏触病人与旁人，医来时尤宜加意。否则臭难响迩。如何息心静气以辨证耶？

八、宜镇静。凡患急证，病人无不自危，旁人稍露张皇。病者逆谓必死，以致轻者重，而重者遂吓杀矣。盖人虽寿至百龄，未有不贪生畏死者，此人之情也。故近情之医，虽临危证，非病人耳聋者，必不当面言凶。亲友切勿交头接耳，以增病人之惧。妇女更勿颦眉掩泪，以致弄假成真。

九、宜泛爱。凡患急证，生死判乎呼吸，苟不速为救治，病必转入转深。救治而少周详，或致得而复失，骨肉则痛痒相关，毋庸勉强。最苦者，贫老无依，经商旅贾，舟行寄庑，举目无亲。惟望邻友多情，居停尚义，解囊出力，起此危疴。

十、保胎孕。凡怀妊于夏月而陡患腹痛者，虽在临贫之际，先须握其手而指尖不冷，抚其额而身不发热者，方是将娩之痛。否则即是痧患。而痧药类多妨孕，概勿轻试。余每以晚蚕砂及雪羹治之，无不立效。挟寒者，紫苏、砂仁、香附、橘红之类可用。设患霍乱重证，先取井底泥，傅心下及丹田，再用卷而未舒之。嫩荷叶，焙干五钱，蚌粉减半共研，新汲水入蜜调服三钱。并涂腹上，名罩胎散。若系寒霍乱，用伏龙肝研末，水和涂脐方寸，干即再涂。服药尤须加慎，一切伤胎之品，均不可用。回阳膏亦不可贴。

附妊娠药禁

《便产须知》云：蚖（青）螫（蚕）水蛭与虻虫，乌头附子及天雄，野葛水银暨巴豆，牛膝薏苡并蜈蚣，（三）棱莪（术）赭石芫花麝，（香）大戟蛇蜕黄雌雄，砒石（火芒牙）硝（大）黄牡丹桂，槐花（子）牵牛皂角同，半夏（制透者不忌）南星（胆制陈久者不忌）兼通草，瞿麦干姜桃（仁）木通，硇砂干漆蟹爪甲，地胆茅根与蜚虫。

《本草纲目》云：乌喙侧子羊踯躅，藜芦茜（草厚）朴及薇衔，挼根兰茹葵花子，赤箭茧草刺猬皮，鬼箭红花苏方木，麦蘖常山蒺藜蝉，锡粉硇砂红娘子，硫黄石蚕共蜘蛛，蝼蛄衣鱼兼蜥蜴，桑蠹飞生及樗鸡，牛黄犬兔驴马肉，鲥鳝蛤蟆鳖与龟。

《潜斋丛书》云：甘遂没药破故纸，延胡商陆五灵脂，姜黄葶苈穿山甲，归尾灵仙樟（脑）续随，王不留行龟鳖甲，麻黄（川）椒（神）曲伏龙肝，珍珠犀角车前子，赤芍丹参益

(母)射干,泽泻泽兰紫草郁,(金)土瓜(根)滑石(自犀角至此,虽非伤胎之药,然系行血通窍之品,皆能滑胎,非坚实之体,不可轻用)及紫葳(即凌霄花)。

猛厉之药,皆能伤胎,人犹知之。如薏苡、茅根、通草、厚朴、益母之类,性味平和。又为霍乱方中常用之品,最易忽略,不可不加意也。

十一、产后,丹溪一代宗工,乃谓产后宜大补气血为主。虽有别证,从末治之。景岳已辨其非矣。而俗传自产后宜温之说,不知创自何人,最为悖谬。夫产后阴血尽脱,孤阳独立,脏腑如焚,经脉如沸,故仲圣专以养血消瘀为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若夏令热产,虑感暑痧,无病者,万勿轻尝药饵。不但生化汤不可沾唇,虽沙糖酒亦须禁绝。设有腹痛,未审是否发痧。惟六一散最为双关妙药。若明系痧证,或患霍乱者,按常法治之。如果热炽毒深,不妨仍用凉化。如无虚象,勿以产后来而妄投补药。如无寒证,勿以产后而妄施热剂。魏柳洲云:近时专科及庸手,遇产后一以燥热温补为事,杀人如麻。故治产后之痧邪霍乱者,尤当兢兢也。

十二、善后,凡霍乱吐泻皆止,腿筋已舒,始为平定。若暴感客邪而发者,即可向愈。口渴,以陈米汤饮之。知饥,以熟芦菔熟凫茈,或煮绿豆,或笋汤煮北方挂面啖之。必小便清,舌苔净,始可吃粥饭鲫鱼台鲞之类。油腻酒醴甜食新鲜补滞诸物,必解过坚矢,始可徐徐而进。切勿欲速,以致转病。若因伏邪而发者,未必速愈,证势虽平,尚多枝节,否则肢未全和,或热不遽退。胸犹痞闷,苔色不化,溺涩不行,此皆余热逗留。或治未尽善,亟宜清涤余邪,宣通气道。勿以其不饥不食,而认为吐泻伤元,妄投补滞。勿以其神倦肢凉,而疑作寒凉过度,妄进辛温。良由深伏之邪,久匿而不能尽去也。仍宜以轻凉清肃之品,频频煎服。俾其疏沦,自然水到渠成,待得知饥,然后以饮食如前法消息之,自愈。其果因过服寒凉而便溏不已者,必溺清不渴,可以资生丸调治之(方见四篇)。

此段皆名言也,因善后不得法,误事者,甚多,须熟读。初思食时,余尝用盐调藕粉,似亦颇妥,陈米汤亦不若绿豆汤为稳,谢城。

干霍乱痛止为平,苔净口和,便坚溺澈为痊,饮食消息之法同上。

寒霍乱轻者,得平即愈。但节饮食,慎口腹可也。重者,多兼正虚,一俟阳回,热药不可再投。但宜平补元气,如液伤口燥者,即须凉润充津。盖病或始于阳虚,而大下最能夺液,不知转计,必堕前功,饮食调理,亦凭苔色便溺而消息之可也。

阳回之后,热剂不可再投,知之者甚鲜。因过剂而误事者亦时有之,此段语亦甚精当,谢城!

守　险

霍乱时行,须守险以杜侵扰。霍乱得愈,尤宜守险以防再来。昧者,不知,徒事符箓,以为拥兵自卫之谋,良可慨已。纵恣如常,效彼开门揖盗之愚,尤可笑也。苟欲御乱,略陈守险之法如下:

一、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鉴井泉,毋使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此越险守疆之事,为御乱首策,非吾侪仰屋而谈者,可以指挥而行也。

一、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暑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无如贪夫徇财,愚夫忘害,嬉玩泄沓,漫无警省。迨挥霍撩乱,突如其来,手足无措矣。

一、昔范文正公每就寝,则思一日之食,与所行之事,能相准否。虽朝齑暮盐,贫不能自给,而每慨然忧天下之忧。以其志行磊落,足以纪纲人道,而岂腆然为饮食之人哉?呜

呼！此六十四字，为故人宜春袁莲芾布衣跋，余《饮食谱》之绝笔也。跋未竟，未便刊于谱，故列以为霍乱守险之一策。因近人腹负者多，厚味腊毒，脏腑先以不清。故秽浊之邪，易得而乘之，同气相求，势所必然之事。若能效法先贤，不徒为饮食之人，以其余资，量力而行疏河凿井，施药救人，敛埋暴露，扫除秽恶诸事，不但保身而杜病，吾闻积德可回天。不仅可御霍乱也已。

一、祖父家训，不许供设神像，遵圣人敬而远之也。余性尤不佞佛，生长钱塘，天竺山未尝一到。虽食贫居贱，而最恶持斋之说。先慈闻而责之曰：儿自命通脱，何亦效迂儒口吻乎？夫澹泊自甘者，有几人哉！虽以圣贤言行教之，其如从而勿改何？盖愚人必动之以祸福，惕之以报应。而始畏慕勉行也，故具不得已之苦心者。假神道以设教，创持斋之日期，诱而掖之，斡旋不少。试看疫疠流行之际，僧尼独鲜死焉？此其明效也。余敬听而识之，屡试不爽。益叹母训之非诬，故夏月款客。惟用海味干肉鱼虾之类，间或为宾托言茹素，亦藉以节主人之费。但择轻清平淡者而食之。追忆生平未患痧证，敢以此法，公诸同世。

一、造酒曲者，必取诸草汁，以和米蘗而成。凡草初出之两叶尖者属阳，性烈而味辛，可以造曲。初出之两叶圆者，属阴，性凉而味酸或苦，皆不中用也。故酒性纯阳，大冷不冰，造酒之屋，木尚渐腐，生物酒浸，皆能渐熟。不但能腐人肠也。然严寒之令，略饮可御风寒、卒犯飞尸，温服可祛阴气。若纵饮无节，未有不致病者。又惟夏月为尤甚，宋刘元城先生云：余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南方地热，而酒性亦热。况岭南烟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发疾故。余过岭，即阖家断，饮，虽遍厉水土恶劣，他人必死之地。余阖家十口皆无恙，今北归十年矣。无一患瘴者，此其效也。苏文忠公云：器之酒量无敌，今不复饮矣。观此则妄人所谓酒可以辟瘴疫者，岂非梦呓。夫瘴疫皆是热浊秽毒之气所酿，同气相求，感受甚易，且酒之湿热，久蓄于内，一旦因邪气入之而并为一家，其势必剧，其治较难，其愈不易，纵性耽曲蘗，甘醉死而不辞者，夏令必须戒饮，或不屈死于挥霍撩乱之中也。

一、颐生之道，《易经》始发之。曰：节饮食。孔子曰：食无求饱。应休琏云：量腹节所受。陆放翁云：多寿只缘餐饭少。《随园诗话》云：不饱真为却病方。盖饥饱劳逸，皆能致疾，而饱暖尤为酿病之媒，故神农氏播谷之余，即收药味。有熊氏垂裳之际，聿著方书，而世俗罕知，因强食致病者，不胜缕述。缘人身之气贵乎周流无滞，则浊降清升。虽感客邪，亦潜消默化，而不能留著为病。惟过饱则胃气壅塞，脾运艰迟，偶吸外邪，遂无出路。因而为痧胀成霍乱者最多。故夏令不但膏粱宜屏，虽饭食且然。况无故喜服参药，妄食腻滞之物，如龙眼、莲子以图补益，而窒塞其气机哉。设犯痧秽之邪，多致不救。今夏有诸暨余小坡进士，窜难来申，与余亲家褚子耘茂才比屋而居，亦知医。为人视病归，啖莲子一盏毕，即觉不舒，寻即吐泻转筋，欲请余诊而不及。以邪气得补，无从宣泄，逼其深入。故告危如此之速，犹之贼来而自弃其险，闭城以待毙也。嘻！可悲已。（过饱不可，过饥亦不可，不饱非饥之谓，宜知之。谢城）

一、鳗鳝，性热助阳。鳖，性寒滋阴。然或有毒者，夏令更有蛇变者，尤勿轻尝。即无毒者，其质味浓厚，腻滞难消。如吸外邪而误食之，皆难救治。市脯尤觉秽浊，咸宜杜绝。（因食鳗鳝而霍乱者，余见甚多。谢城）

一、瓜果冰凉等物，虽能涤热，过食骤食，既恐遏伏热邪，不能泄越。又虑过度，而反为所伤，并宜撙节为妙。若口不渴，汗不出，溺不赤者，诸冷食皆在所忌也。

一、冬夏衣被过暖，皆能致病，而夏月为尤甚。既因暖而致病矣，或又因病而反畏寒，以热郁于内，而气不宣达也。再加盖覆，则轻者重，而重者即死矣。竟有死已许久，而旁人未知者，年来闻见甚多，比如开门揖寇，城已陷。或有尚在梦中而不觉者，可叹也已。亦勿过于贪凉，迎风沐浴，夜深露坐，雨至开窗，皆自弃其险，而招霍乱之来也。不可不戒。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精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

菖蒲根、降香。

一、天时潮蒸，室中宜焚大黄、茵陈之类。亦可以解秽气，或以艾搓为绳，点之亦佳。

一、用川椒研末，时涂鼻孔，则秽气不吸入矣。如觉稍吸秽恶，即服玉枢丹数分，且宜稍忍饥，俾其即时解散，切勿遽食，尤忌补物。恐其助桀为虐，譬奸细来，而得内应也。

一、无论老少强弱之人，虚实寒热之体，常以枇杷叶汤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时邪，此叶天士先生法也。见《医案存真》。然，必慎起居，节饮食，勿谓有叶先生法在，诸可废弛也。

一、无论贫富夏月宜供馔者，冬腌干菜、卢菔、芹笋、鸟芷、丝瓜、冬瓜、瓠卩瓜、豇豆、紫菜、海带、海蛇、大头菜、白菜、甜菜及绿豆、黄豆所造诸物，人人可食，且无流弊。肉食者鄙，焉知此味。呜呼！苟能常咬菜根，则百事可做。岂但性灵不为汩没，足以御挥霍撩乱之灾乎。

挥霍撩乱，突如其来，集饷徵师，动需时日，莫若乘其初发，何难一击而平。爰备载伐毛、取嚏、刮涤、刺急、拓救诸事宜于前，复详侦探策应、纪律、守险、诸机要于后。虽妇竖一览，咸知剿御之方，既可各保身家，而厉气莫能张其焰，或可不蹈兵马过篱笆破之谚也。故列治法第二。

卷　下

医案篇第三

南　针

张戴人曰：泰和间，余见广济院僧病霍乱，一方士用附子、干姜同煎，放冷服之。服讫，呕血而死（如此而死，必是暑证。洄溪云：暑证忌姜，虽与连苓同用，亦有大害。况与附子同行，祸更烈矣）。顷合流镇李彦直，中夜忽作吐泻，自取理中丸服之。（洄溪云：此是寒霍乱之方，百不得一。误用者，祸不旋踵）。医至，谓有食积，以巴豆药三五丸下之，亦不动，至明而死（纵有食积，何必下以巴豆）。遂平李仲安，携一仆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辅之家，是夜仆逃，仲安觉其逸也，骑马与佃客往临颖追之。时七月天大热，炎风如箭，埃尘漫天，至辰时而还。曾不及三时，往返百二十里，既不获其人，复宿于邵氏斋。忽夜间闻呻吟之声，但言救我，不知其谁也。执火寻，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泻，目上视而不下，胸胁痛，不可动摇，口欠而脱臼，四肢厥冷，此正风湿暍三者俱合之证也（夜行风大，兼感凉气，乘马疾驰，更挟劳瘁）。其谓曾闻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锉生姜调之，顿服半升。其人复吐，乃再调半升，令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证服药，往往不受，必徐徐服，始合法也）。至明又饮数服，遂能起（生姜不煎，但锉入新汲水中而调六一散，取其微辛佐甘凉之剂，以解风暑而清湿热，略无助火之弊，可为用药之法），调养三日平复（先清外感，而后调其劳悴之伤，可为治病之法）。

罗谦甫治一蒙人，因食酒肉潼乳而患霍乱，从朝至午，精神昏愦，脉皆浮数（暑邪未去），按之无力，所伤之物已出矣（正气已虚）。即以新汲水调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妙）。随作地浆水，澄取清者一杯，再调服之（尤妙），吐泻遂止。次日微烦渴，与钱氏白术散，时服而愈（脉证如是，而所伤之物已出，则知中气伤残，暑邪未解，故用补正清邪之治。凡虚人受暑而病此者，即以是案为法可也。其理中、四逆等方，皆治阴寒致病，非治暑也。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医耶）。

又治提举公，年近八十。六月间患霍乱吐利，昏冒终日，不省人事（暑邪内扰），脉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势冲激），头热如火（邪热上僭，不是戴阳），足冷如冰（肺气不降，非下虚也），半身不遂（胃气大乱，不能束骨利机关），牙关紧急（热入阳明之络，不是中

风)。遂以甘露散泻热补气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阴阳,冰水调灌,渐渐省事,而诸证悉去。后慎言语(虚证最要),节饮食(诸病宜尔,无病人亦宜尔),三日,以参术调中药理正气,十日后方平复。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余,形瘦弱,忽病上吐下泻,水浆不入口七日,自分死矣(未服燥热药,犹可不死)。诊脉八至而数,曰:当夏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提举以八十之年而脉八至。此人七日不进水浆,脉亦八至,若非明眼,必以为虚矣)。吐泻不纳水谷,邪气自盛也。遂以人参白虎汤进半杯,良久复进一杯(徐进可法)。觉稍安,三服后,减去石膏、知母,而人参渐次加至四五钱(操纵有法)。黄柏、橘皮、麦冬等,随所兼病而佐使,(制剂有法)一月后平复(暑盛元伤之治,此案可法)。

一仆夫燕京人,纵酒,饮食无节,病霍乱吐泻转筋,烦渴几殆。时六七月,淋雨昼夜,饮檐溜水数升而安(贫而无人服侍,得饮此而愈,余亦曾见一人如是,后生六子,起家致富,孙曾绕膝,寿至九秩而终。若富贵人患此,则每为温补药所误也)。《千金方》云:轻者水瘥(良然良然,古人岂欺我哉),此偶合古方。余目击其事,后路途中,及六合县,见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凡暑热病渴喜冷饮者,但以新汲水或冬雪水徐徐饮之,皆能向愈,不但霍乱为然也,今人虽明知其患热,而尤禁饮冷,何耶)。

一人病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疠痛,脉之沉伏如无,(痛脉每如是)此干霍乱也。急令盐汤探吐宿食痰涎碗许,遂泻(上窍得开,下窍自通。但得吐泻,即可治矣)。与六和汤愈。

孙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后入房(其平素纵恣贪凉可知矣)。次早,四肢冷,胃脘痛极,脉仅四至。或以郁火治,投以寒凉,痛更甚。三日前所食西瓜,吐出未化(伤冷已甚),乃翁以为阴证伤寒(今人凡闻病犯房事者,虽不伤冷食,亦谓之阴证伤寒,辄以丁附姜桂杀之,可惨也已),欲用附子理中汤,不决(此翁颇虚心,故乃郎有命)。逆孙视之,面色青惨,叫痛而声不扬,坐卧烦乱,是霍乱兼蛔厥证也。先当止痛安蛔,后理霍乱,可免死也,迟则误事矣。急用醋炒五灵脂三钱,苍术一钱五分,乌梅三个,川椒、炮姜、桂心各五分,水煎饮下,痛减大半(恣啖生冷,复伤于酒,更误于寒凉之药,故以温胃安蛔得效)。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橘皮、山查、茯苓、五灵脂,两贴全安(仍以和中化滞,理其脾胃而愈。入房一端,略不置议,洵可法也)。

江篁南治从叔于七月间得霍乱证,吐泻转筋,足冷多汗,囊缩。一医以伤寒治之,增剧(庸工常技)。江诊之,左右寸皆伏不应(上下否塞,故脉伏而微),尺部极微,口渴欲饮冷水(足冷囊缩,似属厥阴,口渴,亦似少阴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阴经无转筋多汗证,若少阴头有汗则死矣),乃以五苓散与之(此治伤寒霍乱有表证之方,江氏不察,泥于热多欲饮水句而误也。此时如用桂苓甘露饮则得矣)。觉稍定,向午犹渴(囊缩乃暑热入于厥阴,故口渴欲饮冷,非伤寒也,而与伤寒药,渴何能已)。以五苓加麦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为暑热矣,仅加麦冬、滑石,不足蔽辜,而五味酸温,尤不宜用),更以黄连、香薷饮冷进一服(前方拘泥俗说,妄用五味,不知服后何如,忽进此剂,殊属可笑)。次早,脉稍出,按之无根,且人脱形(连投温燥,又以香薷升散,宜乎如是),呃忒,手足逆冷,饮食入口即吐(桂术五味香薷等药见效矣),大便稍不禁。为灸丹田八九壮,囊缩稍舒,手足稍温(伏热得火灸,已有流行之势)。继以理中汤二三服(茫无头绪,若江氏者,可谓蔽于古而不知今者也,气液两伤,岂可再服此汤)。渴犹甚,咽痛,热不解,时或昏沉(理中汤又见效矣。可见囊缩不是虚寒也)。乃以竹叶石膏汤(焦头烂额之客),投之而愈(此案江氏初治,原知为热,止用泥古,遂致一误再误,迨吵吐形脱之时,又不知清补兼施,而艾灸理中,几至溃败。幸而不用附子,故未著尚能挽救,然亦危矣,读者鉴诸)。

江少微治一妇人,六月中旬,病霍乱吐泻转筋,一医投藿香正气散(此治寒凉饮兼寒湿而成霍乱之方),加烦躁面赤,揭衣卧地(藿香正气散,温散之剂也。尚不可误施于暑热

霍乱，故误投附桂者，每见下咽即昏沉厥冷，浑身青紫而死，医者犹谓阴盛已极，此等大热之药，尚不克救。再遇此证，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无从诉。此余之所以述霍乱转筋诸治法为世告也）。江诊之，脉虚无力，身热引饮，此得之伤暑，宜辛甘大寒之剂，泻其火热，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泻定，再与桂苓甘露饮而痊（暑热为病，脉多虚微涩弱，弦细芤迟，以热伤气也。甚至隐伏不应指，或两尺绝无，皆邪滞经络，上下格拒使然。不可误认为虚寒也。亦有脉因火煽而反洪大滑数异常者。此霍乱所以无一定之诊，临病极宜善审也）。

陈三农治一妇，暑月方饭后，即饮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极，肢冷上过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疠痛垂死，六脉俱伏。令以藿香正气散煎汤探吐。一吐减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饮冷睡卧当风而成干霍乱也，以对证之剂引吐，又合机宜，不必拘守盐汤一法也）。

缪仲淳治高存之家仆妇患霍乱，以砂仁一两，炒研，盐一撮，沸汤调，冷服一剂愈（此治夏月贪凉、脾胃不和之轻证也。冬月感寒患此亦可，但宜温服，余尝自验）。伤冷物者，加吴茱萸。

张石顽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昏（《医通》谓之番痧，即干霍乱之因热者）。或令饮火酒半杯，（此必疑其阴证也，而不知少年新婚，最多火证，何也。以不论贫富，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欢成体，劳则生火也）。腹痛转剧，旋增头胀，身发红点（热毒得酒愈识，若不急从清解，必七窍流血而死）。与芦根汁（解酒毒而清热），得吐痛解。复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见红斑（血分热极）。啜童子小便稍安（清营妙品）。又浓煎葱豉汤（宣解恶气秽毒之圣药），仍入童便，续续与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叶天士治一人霍乱后，中气大虚，肝风内动，心中空洞，身痛肢浮，用异功散加木瓜、姜、枣。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剂，而为霍乱善后之治，最可法也。若见身痛肢浮，而误用表散之品，则内风愈动，脾土重伤，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乱固是中焦土病，而土病多由木侮，故虽治寒霍乱，必首察厥阴之动静。傥其人肝阴素亏，内风暗动者，姜附等极宜慎用。即当用者，亦须妥为驾驭，毋使过剂。设或无节，虽不似热霍乱之立时殒命，亦必增剧而生枝节。试观仲圣治厥阴下利之用白头翁汤，其义自明。盖厥阴虽当两阴交尽，而具合晦朔之理。阴之初尽，即阳之初生，其本阴，其标热，其体木，其用火，是以独称刚脏。而爵以将军，顾名思义，可以悟其治矣。世有治肝气惟崇刚燥者，骤则变痉厥，缓则成关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药之所酿，并及之，以为医家病家两鉴焉。

怀抱奇治一男子，恣饮梅水，吐泻无度，手足厥逆，面色惨晦，声音不出，而脉沉伏，小水点滴不通，服药入口即吐，医告技穷。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闭。而果得麝则败。麝又香窜走窍，乃取麝半入脐中，半入鼻孔。病者即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顷，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梦而觉，越日索粥渐安（此无外因者，故但以败果通窍即能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

童槭庐治陈氏妇，盛夏病霍乱吐泻，腹中疠痛，四肢厥冷，冷汗潺潺，转筋戴眼，烦躁大渴，喜冷饮，饮已即吐，六脉皆伏。虽曰霍乱，实脏厥也。经云：大气入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救阳为急，迟则肾阳绝矣。以四逆汤姜、附各三钱，炙甘草、吴茱萸各一钱，木瓜四钱，煎成冷服，日夜连进三剂。四肢始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汤，寒象始露，即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两服而安。按：此案论证用药，皆具卓识，其真谛全在喜冷饮，而饮已即吐，及服热药后，反喜沸汤也。设能受冷饮者，即为内真热而外假寒。然热证亦有胸下格拒不通，虽喜冷饮，饮已仍吐，必细细呷之，始能受也。亦有痰湿内盛，虽渴而喜热饮者，皆不可误认为寒也。故必辨舌苔之色泽，验小水之有无，始无遁情。案中未及，尚欠周详。且大气入脏，非人人共患之疫，而疫气流行之际，亦间有此一证。故医者必议病而用药，毋执方以杀人，是乃仁术。

倪姓患霍乱吐泻，审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脉不沉细（易治之证），一医用大顺散两

贴，渐至于此。因见四逆，复加附子，脉证更剧（我见实多）。童曰：此病一误再误，命将殆矣。若果属寒，投热病已。今反四逆，脉转沉细欲伏，乃酿成热深厥深，与热邪传入厥阴者，何异（辨证中肯）？即以竹叶石膏汤，人参易西洋参（是），加黄连、滑石，两剂而安。同时有陆姓患此，医用回阳之剂，日夜兼进（岂真欲其速死哉，纸上谈兵，读书无眼者，往往如是，不仅粗工尔也，我见亦多），厥逆烦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绝不与（可恨可叹）。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惨可怜），迁延旬日而死（能延旬日，则欲得冷水时，若能转计，犹可活也）。噫！即使真属阴寒，阳回躁渴如是，热药之性，郁而无主，以凉药和之，病亦立起，不学无术，曷胜浩叹（凉药和之妙理，未经人道，谢城）。

张氏女，夏月患霍乱，医用姜、附，藿、朴、茱、连等药，呕吐虽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诊脉细数，沉部有力，两目窠翳，舌绛唇红，胸膈烦懑，口渴引饮，是暑秽之毒，扰乱中宫而病霍乱。苦热虽能开郁止呕，毕竟反助邪势，致变五色毒痢（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湿邪，故仅变五色毒痢，若无湿而暑毒重者，早不救矣）。与子和桂苓甘露饮加黄连、银花、黑豆，两服翳退，而诸恙递减，胃亦稍苏。因畏药不肯再服，余谓余邪未净，留而不去，害脏腑，必转他病。乃与三豆汤加甘草频饮而愈。

汤芷卿曰：常州伍某，素壮健，方啖饭，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割，群医莫治，阅三日，恹恹待毙矣。一老人过问病情，令磨陈墨汁与啜，痛立止。病如失，因问是何证也？曰：记少时邻人患病类此，一老医以此法治愈，云误食天丝毒也。想墨汁无害，故令试之，不料其果合耳（此证虽罕，设有之，人必以为干霍乱耳，故采之以广闻见）。

固始有人于元旦食汤圆，讫方出门贺岁，忽腹如火烧，痛不可忍，绝晕仆地，移时稍苏，而号痛声彻四邻。诸医皆云：脉细丝不治（痛极脉多细伏），越日，门外来一丐僧，家人辞以有病。僧云：何不问我？家人苦无策，姑令入。僧一望即曰：是误食蛇精也（神乎技矣，世有饱读医书而不识一证，自命为儒医者，人因信其学问而并信其医，彼此贸贸。虽日杀人而不悔悟，宜乎畸人逸士之晦迹以遁也．可慨也夫）。于破囊中取药一丸，以水研灌，移时者起，呕如雀卵者数枚。僧曰：未也，复呕秽狼藉，出一物如鸡子大。僧曰：是矣，剖视乃血裹中蟠一小蛇，见人遽动，作势上下，病已若失，举家惊服（我亦拜服）。叩其所以。曰：多年陈谷，蛇交其上，余沥粘著，误入腹中，乃成此物。少停即洞胸腹出矣。僧径裹蛇而去。案挥霍撩乱，已不易平，必辨阴阳，始能奏绩。此证虽非霍乱，而病去迅疾，俨似食滞之干霍乱，且证势之撩乱，较霍乱为尤乱也。苟无破敌之才，徒有虚名之学，焉能平此大乱哉。用药如用兵，丐僧有之矣，采此以为拨乱反正者，告勿以资格用人也。凡腹中卒然大痛，在饮食后，而无别证可凭者，多系误食毒物。重用紫金丹，或玉枢丹研灌，似亦有效。

杨素园治其仲郎，壬子夏患干霍乱，身热不渴，口燥无苔，六脉俱伏，痛在胃脘，连及胸胁，势甚汹涌，先与地浆一碗，势少定，少顷复作，因径投大承气汤一帖，其痛即下行至脐间，又一帖痛又下行，伏于少腹右角，按之则痛，不按则与平人无异。起病至此，已历周时，思食甚急，乃以绿豆煮粥与之。食后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块，隐隐作痛，遂重用当归、枸杞、蒌仁，佐以桃仁、红花，少加牛膝以导之。服一时许，腹中汩汩有声，下紫黑血一块，若五寸许，而少腹之痛块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时臆见，然竟以获痊，特录出，质之半痴，不知以为何如。按霍乱证，因于暑热者多，故感受稍重，极易入营。古人刺以泄血，及内服益母汤、藕汁、童溺，皆所治营分之邪也。杨公子舌燥无苔而不渴，痛又及胁，必平日偶有络伤未觉，乃邪遂乘瑕而入也。承气之硝黄，并是血药，气行则瘀降，故痛得渐下。迨块在而按之始痛，且知饥能食，益见气分之病已蠲，而血分之邪尚匿。毋庸承气之直攻，改从濡化而曲导，操纵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

景岳谓饮食下行之道，必由少腹下右角而后出于广肠，自夸阅历而知，古人并未言。盖渠尝治一人食面角，杂投巴豆、大黄而不效也。魏柳洲曰：就此观之，景岳平生临证，遗

憾多矣。夫面角由胃入肠，既至少腹之角，岂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必其人素有疝病，偶因食面而发，或兼当日之房劳，遂乃决张如是，故推荡之药不应，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热香窜而痛始止也。至谓食由少腹下右角而后出广肠，更堪捧腹，经谓大小肠皆盘屈十六曲，则左旋右折可知，岂如筒如袋，而直下乎。嘻！案杨公子少腹右角之痛，设非乃翁卓识，时医必误认食滞，特附录魏语以广其义，为崇尚景岳者告。

山阴田雪帆明经晋元，著《时行霍乱指迷》，辨正世俗所称吊脚痧一证，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阴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足抽掣，呕逆口噤，厥逆声嘶，脉微欲绝，舌短目眶陷，眼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缓者，二三日或五六日而死。世医或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痧药，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几剂，立可回生，真神方也。如呕者，加制半夏三钱，淡干姜一钱。口渴恣饮，舌黄，加姜汁炒川连五分，为反佐，经所谓热因寒用也。腹中绞痛，名转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钱。手足冷过肘膝，色见青紫，加制附子三钱。此证种种，皆肝经见证耳。缘坎中真阳，为邪寒所逼，因之外越，所谓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但以脉辨之，自无游移矣。

寒犯厥阴而为霍乱转筋者，容或有之，岂可以概论时行之证耶？果系寒犯厥阴，而吐利汗出，则当用吴茱萸汤加减，或乌梅丸法，不当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以当归四逆，本桂枝汤加当归、通草、细辛，通血脉以疏肌表，非汗出脉绝之证所可轻尝。至脉不可凭，必以口渴、舌黄、喜冷饮，为辨真热假寒之确据。竟敢颠倒其说，曲为妄解，何欺人之太甚哉？书生纸上谈兵，好发想当然之议论，惑世诬民，大率类是，不可不辨也。故附录于此。

梦　影

道光元年冬，金履思丈，念祖父之劳勋，命余佐理嵯务于婺州之孝顺街。公余之暇，辄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三年夏间，主政周光远先生，年二十七，体极腴皙，登厕后，忽体冷自汗，唇白音低，佥以为痧，欲进开窍等药。时余年十七，窃握其臂以诊之，脉已微软欲绝，因力排众议曰：此阳气之欲脱，非痧邪之内闭，再投香散，殆速其危也。人皆以童子何知而笑之，幸先生闻而首肯者再，仓卒不及购药，余适有戚氏前所贻三年女佩姜一块，约重四五钱，急煎而灌之，即安。后用培补，率以参、耆、术、草为主。盖阳气偏虚之体也，先生甚德之，视余若弟，且逢人说项，遂以浪得虚名。癸卯为余刊治案，余无以报也。先生年五十岁，无疾而逝，犹是阳虚暴脱耳。无子，一女适蔡氏，其夫人年逾六旬，杭垣再陷后，未知下落，无从探访，追录是案，抱憾滋深。

又癸卯冬至前一日，管椒轩大中丞，忽于溺后汗淋气短，色夺言微。余适往灵隐送葬，三遣弁丁速余至署，已痧药进之屡矣，莫可挽回。凡阳气极虚之人，便溺后忽然欲脱，是急宜参附回阳之证，误认为痧，多致决裂，治霍乱者，须明辨之。

孝顺一仓夫，丙戌春，忽患急证，扒床拉席，口不能言，问其所苦，惟指心抓舌而已。人皆以为干霍乱，余谓干霍乱，何至遽不能言，且欲抓舌，似中毒耳。或云：同膳数人，何彼中毒，然刮之淬之皆不验。余以夤夜无从购药，令取绿豆二升，急火煎清汤，澄冷灌之，果愈。越曰询之，始言久患痹痛，因饵草头药一服，下咽后即心闷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

一伎自幼喜食蚕蛹，游上江者数年，久不食此。比旋杭，得与家人畅啖，正欢笑间，腹痛陡作，随地乱滚。或以为绞肠痧，亟请余勘之，脉色皆和，非痧非食也。若以为中毒，则共食老少皆无恙。谛思之，虽以椒蒜炙熟，与人同啖恐其中有一二枚或异者，亦未可知。蚕，动物也，与马同气，其性热，更益以椒蒜之辛。姑仿中马肉毒例治之，命吸人乳，果饮

下即安。

己丑五月，天气骤热，先慈陡患霍乱，肢冷自汗，脉微苔白，腹大痛，欲重按，是中虚有寒，因热而受寒侵也。进大剂理中汤加桂枝、白芍，覆杯而愈，此所谓舍时从证也。

丁酉八九月，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之证，有沈氏妇者，夜深患此，继即音哑厥逆。比晓，其夫皇皇求治，余诊其脉，弦细以涩，两尺如无，口极渴而沾饮即吐不已，足腓坚硬如石，转时痛楚欲绝，乃暑湿内伏，阻塞气机，宣降无权，乱而上逆也。为仿《金匮》鸡矢白散例，而处蚕矢汤一方，令以阴阳水煎成，候凉徐服。此药入口竟不吐，外以烧酒，令人用力摩擦其转戾坚硬之处，擦及时许，郁热散而筋结始软。再以盐卤浸之，遂不转戾，吐泻渐止。晡时复与前药半剂，夜得安寐。次日但觉困极耳，与致和汤数服而痊。后治相类者多人，悉以是法出入获效，惟误服附子者，最难救疗。

此证火酒摩之时许，郁热散而筋渐舒，则转筋虽因火炽，必兼外寒郁遏而始反戾也。大抵霍乱寒热相搏者多，虽知其为寒为热，亦须反佐以治，盖即此理。谢城。

郑凤梧年六十余，秋间患霍乱，凛寒厥逆，烦闷躁扰，口不甚渴。或以为寒，余察脉细欲伏，苔白而厚，乃暑湿内蕴未化也。须具燃犀之照，庶不为病所蒙。因制燃照汤与之，一饮而厥逆凛寒皆退，脉起而吐泻渐止，随以清涤法而愈。

一妇年少体瘦，初秋患霍乱转筋，舌绛目赤，大渴饮冷，脉左弦强而右滑大，此肝胃之火素盛而热复侵营也。以白虎汤去米、草，加生地、蒲公英、益母草、黄柏、木瓜、丝瓜络、薏苡，一剂知，二剂已。丹溪云：转筋由于血热，此证是矣。

一丁姓者患霍乱，苔色白而不渴，但觉口中黏腻。彼自知医，欲从寒湿治。余曰：中焦原有寒湿，所以不渴。然而粘腻，岂非暑入而酿其湿为热乎？以胃苓汤去甘术，加苡仁、川连、半夏、枇杷叶，二剂而瘳。

钱某患霍乱，自汗肢冷脉无，平日贪凉饮冷，人皆谓寒证，欲用大剂热药。余曰：苔虽白，然厚而边绛，且渴甚，头大痛，不可因寒凉致病，而竟不察其有暑热之伏也。遂以五苓去术，加黄连、厚朴、黄芩、竹茹、木瓜、扁豆，服后脉稍出，汗渐收，吐利亦缓。即去肉桂、加桂枝、滑石、甘草，头痛吐利皆止，苔色转黄，随用清暑和中而愈。

一少年体肥畏热，因酷暑，晨餐酒肉后，以席铺砖地而卧。觉即饱啖西瓜，至晚觉头重恶寒；夜分吐泻大作，四肢拘急，汗冷息微，时时发躁。黎明速余勘之，脉沉弱。予浆水散加吴茱萸、厚朴，投匕即瘥，改授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数服而愈。

陆叟年七十余，仲秋患霍乱，自服单方二三日，呕吐虽已，利犹不止，且频频作哕，声不甚扬，面赤目闭，小便不通。医云：高年戴阳，证原不治，且延已数日。纵投大剂回阳，亦恐不及。余视之，脉虽虚软，并无脱象，况舌赤而干，利下臭恶，气分伏暑，业扰及营，虑其络闭神昏，胡可再投热剂。闻所煎之药，桂气扑鼻，试之必死。迫令将药倾泼，遂以紫雪三分，用竹茹、枇杷叶、通草、丹参、连翘、石菖蒲、桔梗、黄芩、芦根煎汤，候凉调而徐服。次日复诊，目开哕止，小溲稍行。于前方裁紫雪，加石斛、苡仁，服二剂利减。能啜米饮矣。随用致和汤，十余服而瘳。

戊戌夏，倪怀周室新产数日，患呕吐泄泻，时时自汗，人皆危之。余曰：此非真霍乱也。然较真霍乱尤险，以其犯产后三禁，而脉微欲绝，亟宜峻补，迟恐无济也。予东洋参、龙、牡、砻、术、木瓜、扁豆、茯神、石英、酒炒白芍、橘皮为剂，四服而痊。

新产后用参、砻大补，而又当盛夏之时，非有真知灼见者，不能也。诚以天下之病，千变万化，原无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执死方以治活病，岂非造孽无穷，亦何苦人。人皆欲为医，而自取罪戾耶。钱塘周镍光远此证正惟产后，放胆参、砻，犹人所能及，须看其余药，一一合拍，盖得效不仅在参、砻也。至此方可云峻补，然惯服补剂者，必嫌其轻。加鹿角、五味等，必贻害矣。古来多少佳方，为妄人加减，贻害者何限。

王某久患吐血，体极孱易。沈琴痴拉余治之，甫得渐愈，乃庚子夏酷热之时，陡患霍

乱转筋，大汗如雨，一息如丝，人皆谓无生理矣。余不忍轻弃，勉用西洋参、枇杷叶、龙、牡、蚕沙、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叶、石斛、豆卷，地浆煎服之，良愈。调理旬日，仍服滋补以治宿恙。

倡女蔼金，年二十七，患时疫颇危，余为治痊矣。忽又求诊，云患急痧。及察其脉甚细，而按之数紧，神极委顿，气喘欲呕，腮红腹痛，舌润。似房劳太过，寒袭奇经之男劳复也。询得其情，遂以胡桃肉、破故纸、龙、牡、鹿角霜、菟丝、覆盆、枸杞、茯苓、小茴、当归、韭子为方。一剂知，二剂已。若贸贸然竟作干霍乱治，当何如耶。干霍乱而误投此法，又当何如耶。

临证如神，叙证如绘，佛心仙手，其言蔼然。而一片灵光，传之纸上，效颦不易，洵是天才。仁和胡耀曾荣甫。

戚媪者，年六十余矣。自幼佣食于杭州黄莲泉家，忠勤敏干，老而弥甚，主仆之谊，胜于亲戚也。壬寅秋，患霍乱转筋。余视之，暑也。投蚕矢汤，两服而瘥。三日后，忽倦卧不能反侧，气少不能语言，不食不饮，莲泉惶惧。就近邀一老医诊之，以为霍乱皆属于寒，且昏沉欲脱，定附子理中汤一方。莲泉知药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君安伯。安伯云：且勿服也。若谓寒证，则前日之药，下咽即毙，吐泻安能渐止乎？莲泉大悟，仍著人飞刺招余往勘。余曰：此高年之体，元气随吐泻而虚，治宜用补。第余暑未清，热药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凉药为未当，今日温补为极是。纵下咽不及救，亦惟归罪于前手寒凉之误也。设初起即误死于温补，而举世亦但知霍乱转筋是危险之病，从无一人知此证有阴阳之异，治法有寒热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况一老年仆媪，非贤主人，亦焉肯如是之悉心访治乎，此病之所以不可为也。今莲泉见姜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机之已转，主人恺恻而心虚，客亦多才而有识。二美相济，遂使病者跳出鬼门关，医者卸脱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丽参、麦冬、知母、萎蕤、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甘草、茯苓等，服六剂，始能言动，渐进饮食，调理月余而健。簠斋谓余云：此余热未清，正气大虚者之治法。更有不因虚而余焰复燃者，须用炼雄丹治之。

是证以半痴之学问，莲泉之厚德，安伯之见识，三美相济，始能起九死于一生。世之执死方治活病，视仆婢如草芥，不分皂白，信口雌黄者，读此能无愧死耶？光远。

周光远先生归杭定省，七月十八夜，患霍乱转筋甚剧，仓卒间，误服青麟丸钱许，势益甚。侵晓召余诊：脉微弱如无，耳聋目陷，汗出肢冷，音哑肉脱，危象毕呈，药恐迟滞。请其太夫人先浓煎参汤，亟为接续。随以参、术、苓、芍、附、桂、干姜、扁豆、木瓜、苡仁、莲实为方。终剂即各证皆减。盖气分偏虚之体，不禁吐泻之泄夺。误饵苦寒，微阳欲绝，故以真武、理中合法以复脾肾之阳。诘朝再视，脉起肢和，即裁附、桂、干姜，加黄耆、石斛，服旬日全愈。凡吐泻甚而津液伤，筋失其养，则为之转。故治转筋者，最要。顾其津液，若阳既回，而再投刚烈，则津液不能复，而内风动矣，此寒霍乱之用附、桂，亦贵有权衡，而不可漫无节制，致堕前功也。

余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半痴，恐不能救，尝闻张柳吟先生云，使病者听半痴论病之无微不入，用药之无处不到，源源本本，信笔成章，已觉疾瘳过半。古云：橄榄头风，良有以也。光远。

案中议论极精微，凡用药皆宜具此权衡，方无过当之言。否则药虽中病，而服之不止，反受其害，不但热药尔也。定州杨照藜素园。

霍乱之霍，即霍疾之义，谓乱之最速者也。尝见体素丰腴之人，一病半日，仅存皮骨，其伤人之速可知。盖霍乱脾土先伤，脾主肌肉也。谢城。

陈艺圃亦知医，其室人于仲秋患霍乱转筋，自诊以为寒也。投热剂，势益甚，招朱椒亭视之，亦同乎主人之见也。病尤剧，乃延余勘，曰：此寒为外束之新邪，热是内伏之真病，口苦而渴，姜附不可投矣。与河间法，人皆不信，再与他医商之，仍用热剂，卒至口鼻

出血而死。

霍乱一证，近来时有，而医皆不甚识得清楚，死于误治极多。半痴特著专论，辨析简当，实今日医家首要之书。以其切于时用，不可不亟为熟读而研究也。光远。

甲辰五月下旬，天即酷热异常，道路卒死者甚多，有腹痛者，有不痛者。人率以香燥痧丸投之，辄无效。盖香燥反以益热，而此证并非阴寒湿毒之邪，即古所谓中暍也。出户庭之人，亦有病此者，必其人阴分素亏，内热较甚，或居处饮食之失宜也。往往延医不及，医多不识其病，虽死身不遽冷，亦有口鼻流血者，是暑从吸入，直犯心脏也。时余居钱塘之髦儿桥，尝禀先慈，令家人慎起居，薄滋味，乃六月初二日午膳后。季杰弟妇，腹忽微痛，平日贪凉，自谓受寒也。私嘱女仆沽烧酒饮之，即狂瞀不安。先慈知之，命仆从四路速余回，日甫昳也。病者已口鼻出血死矣。其时新产妇人死者尤多，以阴血大去，暑热易侵。而昧者不知因时制宜，尚扁其窗户，幕以帘帏，环侍多人，饮以糖酒故也。粗工亦不察天时人禀之不齐，动辄生化汤，虽热象已显，犹误信产后宜温之俗说，而不知因证制方之活法，以致覆杯而毙者比比。或问当此热地如炉，恶露不行而腹痛者，生化汤既不可服，宜用何方？余谓六一散最佳。既行瘀血，又能清热也。设暑热重感，虽石膏犀角，对证皆为良药，古人何尝禁用。余案中治愈诸条，皆可参阅，然难与浅人言也。

盔头巷姚氏妇，妊已临月，腹中陡痛。家人谓其欲娩，急煎参汤以助其力，服后痛益甚。忙唤稳婆至，妇已浑身赤斑，喘逆昏狂，始知受暑，顷刻云亡。宝祐坊曹氏妇，亦怀妊临日腹痛，家人以为将产而煎参汤，迨汤成痛已止，察其情景，知不即娩，然炎威甚烈，参汤久存欲坏。其姑云，妇既未娩，岂可服参以滞胎气，我体素弱，常服补剂，参汤定亦相宜，遂饮之。甫下咽，即觉气闷躁扰，霎时危殆，逾刻而终。后丙午壬子、丙辰，皆酷热伤人，不胜缕述。古人以燥热为暑，故曰：流金烁石，况人非金石之质乎？惜世人多不察耳。不但酷暑时，胎前产后之腹痛，当细审其有无别故也。

潘红茶方伯之孙翼廷，馆于外氏，酷热异常，因啜冷石花一碗，遂腹痛痞闷，四肢渐冷，上过肘膝，脉伏自汗，神困懒言，方某诊谓阳虚阴暑，脱陷在即。用大剂姜、附、丁、桂以回阳。病者闻之，益形悸惫。其叔岳许杏书茂才，骇难主药。适族人许芷卿茂才过彼，遂商之。芷卿云：此药岂容轻试，而病象甚危，必延半痴决之。时已乙夜，余往视，面色垢滞，苔腻唇红，是既受暑热，骤为冷饮冰伏，大气不能转旋，故肢冷脉伏，二便不行。所谓闭证也，何脱之云。亟取六一散一两，以淡盐汤搅之，澄去滓，调下紫雪一钱。翼日再诊，脉见痛蠲，溺行肢热，口干舌绛，暑象毕呈，化而为疟，与多剂白虎法而痊。丙午举于乡，杏书多才尚义，与余称莫逆，庚申春，闻其骂贼而死，呜呼荣矣。

认证既确，治法用辛香以通冰伏之气，用意又极精妙，真可为万世法程。素园。

室人徐氏素无病，胃亦强，且善作劳。丙午八月朔夜，犹镫下针黹，伴余勘书，夜分忽泻二次，晨起为余疏发未毕，又泻一次。因诊之，脉七至而细促不耐按，略无病苦，此脉病人不病，殆不始于今日，不可救药也。未便明言，即令安歇，密禀先慈函致乃兄友珊，请医商治，既而泻颇缓。且食山东挂面一小碗，先慈谓余太矜持矣，余方踌躇，面即吐出，灌以参药亦不受，泻较紧，午刻医来，亦云无法，然尚能以乳哺女，而既吸之后，乳即瘪而不起矣，形亦渐削，汗亦渐多，脉亦渐脱，音亦渐嘶，戌刻遽逝，斯人也性极贤淑，且隔屏一听，即知客之贤否，一旦抱此绝证，知者无不悼惜，乃中气卒然溃散，绝无仅有之候也。

戊申秋仲，张春桥令弟陡患腹痛。适饱啖羊肉面条之后，初作痧治，继作食治，痛愈甚而大渴，然啜饮辄吐，二便不行。又作寒结治，其痛益加，呻吟欲绝，已交四日。余诊脉弦数，苔干微黄，按腹不坚，非痧非食，特肝火郁而不宣耳。以海蛇一片，鬼茄八两，煎至蛇烊频灌，果不吐，将余汁煎栀、连、茹、楝、知、芩、延胡、旋覆、柿蒂、枇杷叶为剂，吞当归龙荟丸。投已，即溲行痛减，次日更衣，不劳余药而瘳。

朱留耕忽于饮食后，大吐而厥，冷汗息微，厥甫回而腹痛异常，乃翁湘槎以为急痧霍

乱之候也。速余往勘，脉至弦缓，口极苦渴，二便不行，乃痰滞而热伏厥阴，肝气无从疏泄也，予雪羹、萸、连、栀、楝、旋、茹、橘、核、元胡、苁蓉为剂，加芦菔汁和服，一剂痛减，再服便行而愈。

痧证霍乱挟食者，必先去食，伤寒亦然，秦氏论之详矣。然竟有病始饱食之余，初非因食为患者，半痴尝云：既无枵腹待病之理，岂可专以攻消为治，故临证必审问慎思而明辨之，庶免颟顸贻误之弊。上二案，病皆起于食后，朱证已得大吐，不从食治，人或能之。张证不吐不泻，腹痛日甚，虽明眼临之，不免眩惑，乃半痴独以非痧非食断，竟投匕果瘥，已非人所能及矣。余门人沈南台，癸丑冬患病，亦啖羊肉面条而起，势濒于危，得半痴治愈，至四十余日，始更衣，则尤奇也，用药如用兵，岂徒读父书者之可为哉，仁和赵梦龄菊斋。

陈妪年已七旬，辛亥秋，患霍乱转筋甚危。亟延余诊，已目陷形消，肢冷，音飒，脉伏、无溺，口渴、汗多，腹痛、苔黄，自欲投井。因先取西瓜汁命与恣饮，方用石膏、知母、麦冬、黄柏、芩、连、竹茹、木瓜、威灵仙，略佐细辛分许，煎成徐服，覆杯而瘥。

医者能知少加细辛之何故，则可以言医矣。素园。

此方得效，可见辨证之的。若无汗而渴者，又当别论。谢城。

姊丈李华甫继室，陡患霍乱，而兼溺血如注，头痛如劈，自汗息微，势极危殆，速余诊视。脉甚弦驶，此肝火内炽，暑热外侵。以犀角、木通、滑石、栀子、竹茹、薏苡、银花、茅根、菊叶为大剂，和入藕汁，送当归龙荟丸，而吐泻即已，溺血亦减。惟小便时，头犹大痛，必使人紧抱其头，重揿其巅，始可略耐。尚是风阳僭极，肺胃不清也。以苇茎汤去桃仁，加百合、白薇、元参、小蓟、蒲公英、竹叶、西瓜翠衣、莲子心为方，和入童溺，仍吞龙荟丸，服旬日全愈。

陈楚珍仲媳，陡患霍乱。云昨晚曾食冷鱼，夜分病作，想因寒致病也。然脐间贴以回阳膏而不效，故敢求诊。余按脉滑数，右甚，口渴苔黄，令揣胸下，果坚硬而痛，曰：吐泻虽多，食尚恋膈，非寒证也，回阳膏亟宜揭去，以菖、枳、苏、连、芩、桔、茹、牛、海蛇、芦菔为剂，一服而瘳。

妇兄吴炭园，癸丑仲夏，陡患发热呕吐，茎缩腹痛。亟招余诊，脉弦软而数，苔色黄腻，宜清厥阴蕴热，非痧也。予楝、茹、连、斛、、栀、柏、银花、通草、丝瓜络为方，一剂知，数剂愈。

沈俊扬令妹，年逾五旬，体极瘦弱，始则数夜不能眠，忽一日目张不能阖，泪则常流，口闭不能开，舌不能伸，语难出声，饮不下咽，足冷便秘，筋瘛而疼，身鞕不柔，胸膈板闷，或谓暑痧重感，虑即虚脱。余视之，苔黄不渴，脉来弦细软涩重，按如无，然神气不昏，身不发热，非暑痧也。二便艰涩，咽膈阻闷，非脱证也。殆由情志郁结，怒木直升，痰亦随之，堵塞华盖，故治节不行，脉道不利也。但宜宣肺，气行自愈。以紫菀、白前、兜铃、射干、菖蒲、枇杷叶、丝瓜络、白豆蔻为方，一剂知，四剂愈。

证者，证也，如断案之有证据也。然证有真有伪，有似是而非，以致恒为所眩，如。此案辨暑脱，则得其证矣。素园。

证极危而方甚轻，其效乃如神，全由辨证之的。谢城。

蒋敬堂令堂，年七十四，陡患呕泻，身热腹痛，神思不清。或以为霍乱，或虑其虚脱。迎余诊之，脉微弱而数。曰：暑脉自虚，不可以高年而畏脱，辛散痧药，则不免耗伤其津液，爰定芩、连、滑、斛、茹、柏、银花、竹叶、橘皮、枇杷叶之方，冬瓜汤煎，一剂而热退神清，再剂霍然，敬堂慷慨多情，知医施药，余契友也。庚申春，闻其争先拒兵，竟以被戕惜哉。

徐德生家一婢，年十七矣。陡患腹痛，稍一言动，则痛不可支，以为急痧中恶，遍治不应。飞请余往，尚以丹雄鸡强伏其心下，然神色如常，并不吐泻，脉来牢涩，苔色腻黄，乃

多食酸甘而汛阻也。询之果然，以桃仁、红花、生蒲黄、灵脂、香附、延胡、芍药、海蛇、芦菔为方，送龙荟丸，遂愈。

陈吉堂令郎子堂，甲寅春，连日劳瘁奔驰之后，忽然大便自遗，并非溏泻，继言腹痛，俄即倦卧不醒，及唤醒，仍言腹痛，随又沉沉睡去，或以为痧，或以为虚，邀余决之，身不发热，二便不行，舌无苔而渴，脉弦涩不调，非痧非虚，乃事多谋虑而肝郁，饥饱、劳瘁而脾困，困而食滞于中也。予槟、枳、橘、半、查、曲、菔、楝、元胡、海蛇，服二剂，痛移脐下，稍觉 知饥，是食滞下行矣。去查、曲，加栀、芍，服一剂，更衣而愈。

此证不难于认食滞，而难于认肝郁，且当劳倦后见嗜卧证，不以为痧，必以为虚，而兼用参术以顾脾胃，如此则肝愈不舒，而变证作矣。半痴用药至轻，而奏效至捷，良由手眼双绝。素园。

余尝问半痴曰，既肝郁于上，而食不下行矣，何以干矢自遗而不觉乎。半痴谓胃与大肠，原一气相贯，惟其食滞于胃而不化，似与大肠气不相贯。故广肠宿粪出而不觉，经云：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是亦变也。所谓不足者，非言中气虚也。以中气为病所阻，则不足于降浊升清之职，故溲便为之改常也，余闻而折服其善读古书，宜乎临证之神明变化，令人莫测也。因思霍乱之吐泻无度，干霍乱之便秘不行，皆变也，皆中气为病所阻，而不足于降浊升清之职也，设泥不足为虚，则诸霍乱皆当补中气为治矣，于是益叹半痴阐发经旨为不诬。菊斋。

此说与前释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可以互证，谢城。

姜秋农疟泻初痊，遽劳奔走，陡患霍乱转筋，面臂色紫，目陷音嘶，胸闷苔黄，汗多口腻，神疲溲秘，脉细而弦。余以沙参、蚕矢、苡仁、竹茹半夏、丝瓜络、车前子、扁豆叶，阴阳水煎，送左金丸一钱，外以吴萸一两研末，调涂涌泉穴，服后吐泻渐止。噫气不舒，呃忒胁痛，汗减口燥，脘下拒按，脉软而弦，以素多肝郁也。去沙参、蚕矢、木瓜、车前、左金，加紫苑、郁金、楝实、通草、枇杷叶，二帖。溲行呃止，苔退足温，腰胀腿痛，手紫渐淡，去郁、苑、通、楝，加沙参、石斛、兰叶、鲜藕、稻露，亦二帖。脉和胀减，啜粥口咸，体素阴亏也，去半夏、扁豆叶，加归身、花粉、橘皮，又二帖。大解行而安谷，腰酸少寐，为易西洋参，加麦冬、羊藿以调之。数帖后，又加枸杞、杜仲而愈。

此本虚标实之证，须看其先后用药之法。琴仙。

此证颇急，浅术必至张皇失措，半痴游刃有余，治标而不犯其本，用药与病机宛转相赴，于此服其识之老。素园。

仲韶弟主于叶氏，乙卯新秋，陡患洞泻如注，即浑身汗出如洗，恹恹一息。夤夜速余往勘，脉来沉细，身不发热，俨似虚寒之证，惟苔色黄腻，小溲全无，乃湿热病也。予桂苓甘露饮加厚朴，投匕而瘳。

丙辰仲夏，游武林，仁和胡次瑶孝廉妇，陡患肢麻昏晕，以为急痧，速余视之。面微红，音低神惫，睛微赤，苔色微黄，足微冷，身微汗，胸微闷，脉微弦。乃本元素弱，谋虑萦思，心火上炎，内风随以上僭。岂可误作痧闭，妄投香散之药哉。以人参、龙、蛎、菖、连、石英、麦冬、小麦、竹叶、莲子心为方，两啜而瘥。寻予平补善其后。次瑶醇谨博学，与余交最深，久欲卜居结邻而未果，庚申之变，率妻妾登舟，将来海昌，城闭不能出，与兵遇，并一幼女殉节于河，可哀也已。

季杰之妾，秋夜陡患霍乱，腹痛异常，诊其脉细数而弦，肢冷畏寒，盖覆甚厚，询其口不渴，而泻亦不热，然小便全无，吐者极苦，舌黄甚赤。新凉外束，伏暑内发也。绛雪、玉枢丹灌之皆不受。泻至四五次，始觉渐热，而口大渴，仍不受饮，语言微蹇。余令捣生藕汁徐灌之，渐能受。随以芩、连、苡、楝、栀、斛、桑、茹、蒲公英煎服，痛即减，吐泻亦止。改用轻清法而愈。

丁巳秋，三侄寿和甫六岁，陡患凛寒身热，筋瘛面红，谵妄汗频，四肢厥冷，苔色黄

腻，口渴唇红，时邪夹食也。以枳实栀豉汤加菖蒲，及冬干芦菔菜。煎成，调入玉枢丹五分灌之。次日谵瘛皆减，而腹痛吐泻，邪欲转霍乱以外泄也。余尝谓不但伤寒可转霍乱，而温热暑湿，皆可转霍乱也。治当迎刃而导之，于前方加苏叶一分，黄连二分，同炒煎服。连吐三五次，泻六七次，痛即减。第三日神始爽慧，然去疾莫如尽，再服原方一剂，遂愈。凡小儿之病，因于食滞者多，胃不和则卧不安，阳明实则谵瘛。若吐泻乃病之出路，而世人动辄以惊风药治之，每致偾事。昧者更惑于巫瞽，而祭非其鬼，尤可嗤也。余居淳溪七载，家人虽屡患大证，未尝一用巫瞽，亦未伤人，乡人目以为异。庚申秋，季杰之病甚危，寿萱侄求签于观音，大凶，其妾欲事祈祷，余力止之，卒以治愈。附识之，以戒我后人。

辛酉秋，余息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证。一男子胸次拒按，余以芦菔子、枳实、槟榔等导之。又某赤膊不容盖覆，犹云五内如焚，目陷音嘶，苔黄大渴，而啜饮即吐，肢厥脉伏。市医令服姜汤一杯，幸不受。适余至，亟取冷雪水，命将小匙徐灌之，遂不吐。更以石膏、黄连、知母，泻其逆冲之火而愈。

钱某患霍乱，兼吐蛔十余条，而口干脉细，是暑伏厥阴，以犯中也。以连、梅、茹、楝、苡、斛、苏、芩清之而愈。

陈某患霍乱，而所下皆血，苔黄大渴，而舌色紫黯，乃暑毒深伏。起病时，又饮烧酒也。用犀角、益母、地丁、茅根、菖蒲、绿豆、银花、芩连、黄柏、藕汁大剂灌之。皆投匕而瘥。

一妇积虚患时症，汗出如浴，形脱声嘶，脉微欲绝，为亡阳之候。予附子理中汤加白芍、茯苓、木瓜、苡仁、蚕沙。而汗收脉起，随去姜、附，加黄耆，证渐平。去蚕沙，加橘、半，调补而安。

刘氏妇患病，已两月不纳谷矣。忽吐泻转筋，舌光声哑，气液两亡也。亟以人参、炙草、石脂、余粮、龙牡、斛、芍、木瓜、乌梅、冬虫夏草为方，服两剂，音开脉续，诸证皆平。所亲沈则甫，按法调补而瘳。吴氏子患此，脉微弱，舌色淡红，口微渴，此本虚邪不盛也。宜清解药中，加参以扶正气，则甫亦如法施治而愈。

今年三月间，吕君慎庵言一童子在邻嬉戏，陡然吐泻转筋，归家即毙。余以为偶然有此一证耳，既而闻患此证者渐多。四月初，有余杭纸客，在舟次病此，抵濮院，乞余诊。已舌卷囊缩，形脱神离，不可救药矣。口开苔黑，询中途并未服药。窃谓此病之盛行，多在夏秋暑湿之时，何以今春即尔。谛思其故，暑湿既可伏至深秋而发为霍乱，则冬伤于寒者，至春不为温病，亦可变为霍乱也。虽温病之变证，而温即热也，故与伏暑为病，不甚悬殊。或曰：此揣度当然耳。仲圣但有五苓、理中治伤寒转霍乱法，未有治温病转霍乱之法，何耶？余谓古书传兵火之余，难免遗亡之憾，一隅三反，在读者之善悟焉。且细绎仲圣书，亦未尝不微露其意也。曰：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张石顽注云：温病始发，即当用黄芩汤去热为主。若伤寒必传至少阳，热邪渐入里，方可用黄芩佐柴胡解之。盖黄芩汤乃温病之主方，即桂枝汤以黄芩易桂枝而去生姜，以桂枝主在表风寒，黄芩主在里风热，乃不易之定法，其生姜辛散，非温热所宜，故去之。此表里寒热之不可不知者也。周禹载注云：明言太少二阳，何不用二经药，非伤寒也。伤寒由表入里，此则自内发外，无表何以知太少二阳，或胁满，或头痛，或口苦引饮，或不恶寒而即热，故不得谓之表也。如伤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无表，且有下利里证，伤寒协热利，必自传经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温何以即利？其人中气本虚，内伏已深，不能尽泄于外，势必下走利矣。雄案：此论温邪外发未久，即可下走为利。本文更有若呕者句，岂非温病可转霍乱，早逗端倪于此乎。聂纂《温热经纬》，于此条下附注云：少阳胆木，挟火披猖，呕是上冲，利由下迫，何必中虚始利，饮聚而呕。半夏生姜，专开饮结，如其热炽，宜易连茹。杨素园先生评云：此注精当，非前人所及。今治温病转为霍乱者，似当奉此以为法也。慎庵闻之，极为折服，再质宗匠，还望有以教我。

愚意此证栀子似亦可用，轻者亦可不必黄连，未知是否，惟大枣太守，必宜去之。谢

城。

五月初三日，余抵上洋，霍乱转筋，已流行成疫。居镇海周君采山家，不谒一客，藉以藏掘，且杜酬应之劳也。初八日，绍武近族稼书家，有南浔二客，同患此证。一韩姓，须臾而死，一纪运翔，年十七，势亦垂危。采山强拉余往视曰：岂可见死而不救哉？然已手面皆黑，目陷睛窜，厥逆音嘶，脉伏无溺，舌紫苔腻，大渴汗淋，神情昏乱，危象毕呈。时未交芒种，暑湿之令未行，仍是冬寒内伏，春令过冷，入夏犹凉，气机郁遏不宣，故欲变温病者，皆转为此证。与伏暑为患者，殊涂同归。但不腹痛耳，以寒邪化热，究与暑湿较异也。亟令刺曲池、委中，出血如墨。方以黄芩为君，臣以栀、豉、连、茹、苡、半。佐以蚕矢、芦根、丝瓜络，少加吴萸为使。阴阳水煎，候温徐徐服之，遂不吐。次日，脉稍起。又两剂，黑色稍淡，肘膝稍和，反加睛赤烦躁，是伏邪将从外泄也。去吴萸、蚕矢，加连翘、益母草、滑石、而斑发遍身，苔始渐化，肢温得寐，小溲亦行，随与清搜化毒之药，多剂而痊。采山因嘱余详述病因治法，刊印传布，名其方曰黄芩定乱汤。嗣治多人，悉以此法增损获效。如利泰一洞庭史客，素吸洋烟，而患此证。与此方数帖后，反便秘目赤，渴、汗、昏狂。亦是久伏之邪，渐欲外越也。予竹叶石膏汤加减而瘳。其湿盛者，加茵陈、滑石；气实者，加枳、桔；饮阻食滞者，加厚朴、芦菔；肝郁气结者，加紫苏、楝实；口渴用芧根汤。或藕汁频灌。活法在人，不能缕述。绍武在屠甸市，得余此方，劝人合药施送，几及千料云。

此方加减有法，较前尤妥善也。谢城。

夏至后仍无大热，而霍乱转筋不息，虽与芒种以前者，同为伏邪所发，然证因略有不同，其病似较深一层。何也？按先曾祖《重庆堂随笔》云：温病、热病、湿温病，治不得法，皆易致死。流行不已，即成疫疠，犹之治盗不得其法，则贼党日众，变为流寇也。因热气病气尸气，互相轇轕，即成毒疠之气而为疫.岂真天地之间，另有一种异气哉。故疫之流行，必在人烟萃聚之区。盖人气最热，纪文达公杂诗云：万家烟火暖云蒸，销尽天山太古冰。自注：乌鲁木齐自设郡县以来，婴儿出痘，与内地同，盖彼处气候极寒，今则渐同内地人气盛也。纪氏此言，可谓独窥其微矣。上古无痘，至汉始有，今时罕有不出痘者。以生齿日繁，地气日热，所以古人最重伤寒，今世偏多温热也。雄案：此段名言，括尽近世病情，治时证已无余蕴矣。而于此日上海病因，尤为切贴，地气既日热，秽气亦日盛，加以疫气尸气，与内伏之邪，欲化热病而不得者。卒然相触，遂致浊不能降，清不能升，挥霍闷乱，而为吐泻转筋之危证。是伏邪欲发，客邪外入，两邪交讧，肠胃乃乱。故气道立时闭塞，血脉因而瘀滞，四肢厥冷，手面皆黑。阳明多气多血之经，见证若是之骤者，非气血忽然枯槁也。夫人气以成形耳，气不流行，血肉即死。故初起亟宜开闭，俾气通血活，邪得外泄，则正自复。昧者，不知邪闭血凝，热深厥深之理，见其肢冷脉伏，即以为寒，又疑为脱，即不敢刺，更投热药，使邪无宣泄，愈闭愈冷。尚谓服此热药，一身尽冷，可见黍谷春回之不易，再遇此证，仍用此法，死者之冤，无可呼吁。虽有七窍流血而死者，亦不悔悟，亦有邪闭，则正气无以自容而外脱者。阳从上脱，则汗多而气夺；阴从下脱，则泻多而液亡。所谓内闭外脱也。欲其不外脱，必开其内闭，如紫雪、绛雪、行军散，皆开闭透伏之良方也。而飞龙夺命丹，即合行军、绛雪二方而加峻者，且有人中白引浊下行，尤具斩关夺命之能。上虞陈君香谷闻之，概为制送，嘱余详叙方治刊布，因而救全不少，厥功伟哉。

自纪运翔之证治愈后，凡患此者，纷纷踵门求诊，情不能已，徼幸成功者，颇多。然夏至以后，病由内外合邪，其势更剧，故必先以夺命丹开其闭伏，愈后变证不一，然随机而应，甚费经营，非比往年之霍乱，虽系危证，但得转机，即可霍然也。其故良由流离困苦，失志劳神，先有内伤，遂多曲折，故愈后调理，极宜详慎。而上海多懋迁窜难之人，病得转机，往往大意。所谓病加于小愈，因而致堕前功者不少。如余杭褚子耘茂才，余亲家也。其使女患此，已身僵矣，适余往访知之，遂以香谷所赠夺命丹二分，嘱其灌入，顷刻活动，随予解毒活血汤，数服得生。嗣余往返崇明，闻其仍淹缠不健而亡。一王大生烟铺伙友，

余治愈后，已溺行能食，余热外泄，满面赤瘰，忽然神气昏乱而死。一澧记钱铺石某，余为治愈，二便已如常矣。越数日，云：饮食不得下，戴眼呃忒而逝。一绿荫书坊陶姓，业已向愈，忽然神情恍惚，药不及救，此丽云为余述者。又四明陈解香之弟，患此垂危，延余治愈，遂不服药月余，复来请勘，已咽痛碍进水谷，颐肿舌，糜牙关甚紧，痰嗽胁疼，溺赤管痛，便溏色酱，此余毒蕴隆，失于清解，遂致燎原若此。是限于贫困，养痈成患。而脉已弦紧数疾，莫可措手，久之果毙。并录为案以为贾旅告。或云：此地药肆甚忙，每致误付，病者误服骤变，彼此不知，医家、病家，皆须留意。嗣阅《冷庐医话》云：吾邑陈庄李氏子患霍乱，医定方有制半夏二钱，药肆中误以制附子与之，服后腹大痛，发狂，口中流血而卒。李归咎于医，医谓用药不误，必有他故。索视药渣，则附子在焉，遂控于官，罚药肆以金和息之。观此则或人之言尤信，然此案若病家良懦，隐忍而不言；医者惶窘，走避而不辨；或药渣弃无可证。则此狱虽枭陶莫断矣。服药可不慎哉。

朱鸣岐，患下利转筋，医见肢冷，即投温补。而服药即吐，既而呃忒不已。温补加峻，病日以危，延至九朝，已万无生理，备后事矣。子耘主其家，嘱请余援，脉至左弦滑，右弱不应指，苔黄厚而腻浊，小水不行，脐上拒按。因谓曰：病原不重，误药致剧，命不应死，幸而得吐，否则早为泉下人也。予枳、桔、芩、连、茹、夏、苏、翘、芦根、枇杷叶、滑石，开痰行食，舒结通阳，两剂呃果止，而遍身赤斑。又两剂燥矢下，而苔化溺行，右脉渐振，随与清肃调养法而瘳。

勘朱证时，适子耘令弟子方茂才在坐。曰：如此重证，君胡以为病原不重也。余谓世间重证，大半因误治而成，此证若初治得法，一二剂可愈也。奈举世以泻证、吐证、霍乱转筋证、皆为寒证，往往不察病情，辄投热药，今见肢冷而右脉软弱，彼方以为虚寒的据。况服药即吐，呃忒随来，以霍乱转筋而见呃忒，何暇更问其余。皇皇然以为虚脱之象，故温补日以加峻。纵使一蹶不起，病家无怨，医者不悔也。每见此地市医临证，虽极轻之病，必立重案，预为避罪邀功之地，授受相承，伎俩如是，良可慨已。此外如胸腹疼痛，疟疾哮喘，经阻产后等证，世俗亦多指为寒病，虽以热药杀之，而彼此不知者，而呃忒则尤多枉死焉。余尝治一角妓，患呃累日，破身太早，固是虚证。然血去阴伤，岂可反以温燥助热。遂致下焦不摄，素性畏药。余用一味鸡子黄，连进数服而安。

吴竹溪时感将瘥，患呃三日，声闻于邻，人皆危之。予通府行气法，便行痰吐而痊。

南浔朱君浦香，年五十六，自幼患童劳，继以吐血，三十外即绝欲得延至此。而平素便如羊矢，其血分之亏如是。今秋陡患呃忒，连服滋镇温纳之药，势濒于危。陆定圃进士，嘱廷余诊，脉至弦滑搏数，苔黄厚而腻，口苦溺赤。遂力排众议，主大剂凉润，如雪羹、婆仁、竹沥、枇杷叶、芦根、元参、紫菀、射干、兜铃、菖蒲等多剂，连下赤矢始瘳。如此衰年虚体，尚因痰热致呃，故虚寒之呃，殊不多见，而医者不知辨证察脉，率以丁香、姜、桂为不祧之药。何哉？

谢氏妇，怀孕五月，便泻四日，医投姜、附、桂、朴药一帖。遂四肢麻冷，气塞神昏，溺闭汗淋，大渴呕吐。急延余援，脉未全伏，先饮以酱油汤，吐渐止。随予参、连、芩、柏、茹、斛、银花、扁豆叶、蒲桃干、芦根、绿豆，以冬瓜汤煎，徐徐温服。外用炭醋熏之，各恙皆差。次日，脉弦滑，泻未止。以白头翁汤加参、草、银花、扁豆、蒲公英、蒲桃干、砂仁，两剂而痊。

婺源詹耀堂子，年二十，患霍乱，服姜、桂数剂，泻不止。素吸鸦片，疑为虚漏，补之，泻益甚。始延余视，大渴而脉弦数。幸而起病不因暑热，然阴分素亏，虽饮冷贪凉，热药岂堪过剂，设无便泻以分其药力，则津液早枯矣。予白头翁汤合封髓丹，加银花、绿豆、石斛，一剂知，二剂已。

余赴申时过石门，吴君仁山在濮院，承其关切曰：毗陵张仲远观察，秀水杨啸溪孝廉，皆已自楚至申，句当公事，君可往访也。余感其意，唯唯而谢，缘久闻张氏家学渊源，

虽闺阁皆通翰墨，然向见其宛邻收屋医书数种，似偏尚温补者。曾与故人太仓王子能参军言之，子能亦善医。叹曰：人之才识学力，各有能至不能至，不可强也。王半山不入相，即是伊川一流，秋壑钤山，能甘恬退，不失为风雅之人。阳明先生勋业烂然，后人惜其多了讲学一事。若张氏者，何必谈医，世人信其学问，而并信其医，因而贻误者实多。余弟季旭，仲远之妹婿也。即为其所误。噫！言犹在耳，子能已下世十余年矣。乃啸溪为仲远来索余书，余推故不与。嗣闻仲远之子患霍乱，径投六君子汤一剂而已。是泥于扶正却邪之说，犹之寇来不战，但知守城，卒以自毙耳。秋间仲远亦亡，后蒋寅昉大理信来，颇以余求书不与为是。昔某侍郎督学吾浙，亦以上工自命，尝浼邵位西枢部求书，余亦不与。所谓道不人谈免俗讥，备录为案，愿世人毋轻言医，事必量而后入也。

钱塘姚欧亭协转，复宰崇明。闻余在沪，新秋嘱余弟岩庵比部持函聘余往游，以初夏偶患大泻，后苦脾约，更旬始一更衣，既而匝月一行，甚至月余一行，极其艰滞，而先鞕后溏，汗出神惫。年逾六秩，步履蹇滞，虽广服人乳及润导诸药，率不效。间或纳食如梗，呕吐酸辣，六脉迟软，苔色白润不渴，小便清长，腹无胀痛，此真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也。岂肠燥便秘，可以润药濡之哉。既不宜润，更不可下，以中虚开阖无权，恐一开而不复阖，将何如耶？亦不可升提。盖吐酸食梗，已形下秘上冲之势。又素汲洋烟，设一阖而竟不开，又将何如耶？爰以参、术、橘、半、旋、芍、鸡金、木瓜、枇杷叶为方，服六剂，更衣两次，解四弹丸。又三剂，解十五六丸。又三剂，下九丸而始畅，并不坚燥，亦无溏矣。毫不怯力，是药证已符，为留调理法而别。。设或吐酸食梗，则暂用参、连、橘、半、旋、茹、苏叶、枇杷叶、紫石英以清肃镇息之。八月初，秋阳正烈，欧亭因公来申，久住舟中，从者皆病。况久虚初愈之体乎。初七日，忽然身热呕泻，哲嗣小欧别驾，急速余勘。白苔满布，神惫不支，腹痛汗频，音低溺涩，先予参、连、夏、朴、茹、滑、、苡、苏、蚕沙、扁豆叶二剂，热退神清。而左脉仍弦，关上高，呕酸无寐，手足振惕，客邪虽解，土受木乘也。去滑、朴、蚕沙、扁豆叶，加茯神、蛤壳、紫菜、绿豆、白蔻仁。苔化能眠，知饥泻减，去蔻、蛤，加菖蒲、白术，五剂而痊。霍乱之开阖失常，中枢为邪所乱也。证之开阖无权，中虚不能主持也。一实一虚，正可互勘，至愈后之呕泻振惕，又为风暑乘虚扰中之霍乱证，故详列拙治，统质通方。

汪谢城孝兼，招勘婺源石雨田司马令慈，年近五旬，陡患霍乱转筋，苔黄大渴，神情烦躁，证属伏暑，脉颇不恶，而浑身冷汗，摇扇不停，已为阳越之象，不敢与方。寻即告殒，此凭证不凭脉也。次日，簠斋荐视朱君巽泉之尊人，年已六旬，患霍乱转筋，证不甚剧，问答音清，而脉微欲绝，亦决其不治，已而果然，此凭脉不凭证也。汪金皆善医，皆以余言为不谬，逾半月，簠斋于丙夜患此证，刺出黑血，侵晓速余往视，形脉两脱，大汗如淋，目陷音嘶，溺无苔腻。平素嗜饮少谷，好善忘劳，暑湿蕴中，正气溃散，勉投参药，竟不能救。惜哉！因挽以一联云：飘泊正无聊，感廿载神交。萍聚申江，将检残编求品鉴，考终原是福，径一朝仙去，风凄秋夜，那堪衰鬓丧知音。

次女定宜年二十，体实耐劳，适同邑戴氏。初旬接女夫信云：女于八月二十三日，忽患痛泻，肢冷脉伏。崔某进附子理中汤加减，泻不止而苔黑唇燥，颇露热象。改投犀觯生脉散等药，形渐脱。又用附桂八味汤，遂于二十九日舌焦如炭而逝。弥留时语谓曰：吾父在此，病不至是也。噫！据此病情，是伏暑也。戴氏为积德世医家，余曩刻业书十种，渠处皆有，竟使误药而亡，良可惨已。邮挽一联云：垂老别儿行，祇因膳养无人，吾岂好游，说不尽忧勤惕厉底苦衷。指望异日来，或藉汝曹娱暮景，濒危思父疗，虽曰死生有命，尔如铸错，试遍了燥热寒凉诸谬药，回忆昔年鞠育，徒倾我泪洒秋风。呜呼！良朋爱女，同病同日而亡，斯重订之役，尤不可已矣。并附挽言，一以志交情，一以志药误也。

霜降前，水北族侄棋偕，邀勘所亲蒋君循庵之媳，患霍乱转筋，交三日矣。厥逆目窜，膈闷无溺，苔黄苦渴，脉极弦细，屡进桂、附、姜、术，气逆欲死。予昌阳泻心汤加减，煎成

徐服。外以吴萸研末卤调，贴涌泉穴。服二剂，吐止足温。去苏朴，加楝、斛、蒲公英多剂，始痊。盖伏暑挟素盛之肝阳为病，误服温补，以致遽难廓清也。禾中方氏女，播迁三载，秋仲抵申。患吐泻，其戚钱伯声孝廉邀余视之，一药而瘥。既而患肿，因在旅寄，竟不调治。交霜降，肿忽消，不数日。又患霍乱，即神气昏乱，屋中盘走，口呼姊姊，乃姊强纳之卧，两目旋转不停，泪涔涔下，牙关即紧，欲延余诊，竟不及也。伯声询故，余曰：此流离困苦，忧郁深沉，木土相乘，吐泻而肿，节交霜降，气肃肿消，郁无所宣，直凌脾胃，吐泻陡作，木火勃升，狂走目张，阳从上越，此情志内伤霍乱也。故告危如是之速。

南浔沈春泉，年五十七，立冬前五日，食蟹面后，陡患霍乱转筋，所吐泻者皆水。初进桂附药，筋转益甚，周身微汗，神倦懒言，指渐冷，脉渐伏，时欲太息。更方，用牡蛎一两，龟版八钱，阿胶四钱，服后势较剧。延余视之，苔黄大渴，小便全无，泻出极热，心下拒按，伏暑挟食之证，不知何所见而予燥补涩腻之药，乃病家谓其品学书画甚优，故深信而不疑，竟以不起，可怜又可笑也。嗣闻其次郎，于立冬后亦患此证，医知伏暑，用黄连等药，吐泻已止。因脉未遽起，不知为伏热不清，改投附桂等三帖而亡，尤可哀已。

上虞罗吉人，立冬前，患霍乱转筋，子耘知其阴素亏，病由伏暑也。服药已得转机，数日后，渐有呃忒。延余视之，脉弦数，左甚，苔焦而渴，龈衄脘闷，便溏色酱，小便短赤，皆伏暑未清，气机阻塞之象。既失清肃，乃当脐尚帖回阳膏，屡嘱揭去而不从，后闻不起，此非败证，余深惜之。

南浔张二梅，年逾六旬，秋间患霍乱转筋，医见高年而厥逆多汗，拟进温补，张不敢服。但用平淡单方，及外治法而瘥。然从此大便不坚，时时自汗，遍身疮疥，畏热异常。延至立冬后，邀余诊之，脉甚滑数，口渴苔黄，便溺皆热，犹著袷衣。是赋质偏阳，湿热内盛。幸而畏进温补，得以引年，与大剂清化法渐愈。又今年患疥者，举目皆是，所谓遍地疮痍，洵非虚语。外治之方甚多，而平善者罕效。更有治不得法，疮骤愈而变证，遽陨其生者。毒陷内讧也。子耘传一方颇佳，以麻黄一两，川椒五钱，蛇床子五钱，斑蝥七枚，雄猪油或柏油熬透去渣，另用明矾、黄柏各一两，蓖麻子、大枫子各四十粒，共研末，入油内，绢包，擦患处，能拔蕴毒伏邪。末出旬日可愈。无后患，此与火酒摩转筋之义正同，勿以药猛而訾之，故附录于此。

无征不信，有法可师，爰采群书，南针是仰，然病情之幻伏，犹敌情之谲觚，似是而非，云非恰是，千态万状，莫可端倪。谬以身经，附为梦影。盖时移事易，境似炊粱，而比烛拟盘，痴同扪签。或竹头木屑，亦大匠所需。敢质通方，毋嗤琐陋，故列医案第三。

药方篇第四

药　性

原蚕沙　诸霍乱之主药也。

黄芩　温病转霍乱之主药。凡吐下而热邪痞结上焦，胸次不舒者，并可与黄连、半夏同用。

石膏　暑热霍乱之主药。凡吐利而苔黄大渴者，并宜用之。外挟风寒者，佐以紫苏、桂枝、香薷、生姜之类。

内挟痰滞者，佐以厚朴、半夏、菖蒲、橘红之类。下兼寒湿者，佐以防己、细辛、海桐皮、威灵仙之类。

滑石　湿热霍乱之主药。热甚者，佐石膏；湿甚者，佐茵陈。

薏苡仁　霍乱转筋、溺秘者之主药也。

木瓜　霍乱转筋、溺不秘者之主药也。

香薷　夏令浴水，迎风而霍乱之主药也。

扁豆　中虚而暑湿霍乱之主药也。
西洋人参　虚人霍乱之主药也。
枳、桔、芦菔子　停食霍乱之主药也。
栀、豉、石菖蒲　秽浊霍乱之主药也。
楝实、黄柏、桑叶、丝瓜　霍乱而肝火盛者之主药也。
茅根地丁、益母、蒲公英　霍乱而血分热炽之药也。
竹茹、石斛、芦根、栀子、枇杷叶　霍乱呕哕之主药也。
厚朴、芦菔、大腹皮　霍乱胀满之主药也。
茵陈、连翘、绿豆皮、丝瓜络　霍乱身黄之主药也。
通草、车前、海金沙　霍乱无溺之主药也。
绿豆、银花、竹叶、黄连　霍乱误服热药之主药也。
旋覆、紫苑、麦蘖、芦菔子　霍乱误补之主药也。
人参、龙骨、牡蛎、甘草、石脂、余粮　霍乱大虚欲脱之主药也。
桂枝　伤寒转霍乱之主药也。
紫苏、藿香、生姜、厚朴、白豆蔻　霍乱因外寒之主药也。
吴茱萸、乌药、砂仁、高良姜　霍乱因内寒之主药也。
人参、白术、炙甘草、莲子　中虚而寒湿霍乱之主药也。
丁香、木香、川椒、神曲　瓜果、鱼蟹生冷伤中霍乱之主药也。
干姜、附子、肉桂、硫黄　阳虚中寒而霍乱，及寒霍乱误服寒药之主药也。

方　剂

卧龙丹　治诸痧中恶，霍乱五绝，诸般卒倒急暴之证。

西牛黄　飞金箔各四分　梅花冰片　荆芥　羊踯躅各二钱　麝香当门子五分　朱砂六分　猪牙皂角一钱五分　灯心炭二钱五分

九味共研细，瓷瓶密收，毋使泄气。以少许搐鼻取嚏。垂危重证，亦可以凉开水调灌分许。并治痈疽发背，蛇蝎蜈蚣咬伤，用酒涂患处。

按：羊踯躅，俗名闹羊花，辛温大毒，汤不入剂，只可用以取嚏。近目即昏翳。今肆中卧龙丹，以此为君药，又去牛黄而加蟾酥，减轻灯心炭，而冰麝不过略用些须耳。故药力大逊，甚不可恃。好善者必自配制也。（案冰片近日有一种洋冰，以樟脑升提者，性热万不可用）

又方

西黄六分　梅片　当门子　北细辛各一钱　牙皂　羊踯躅各二钱　灯心炭一两

七味制如上法，主治亦同。

立效丹　治同上。

朱砂三两　明雄黄　蓬砂各一两八钱　梅冰　当门子各九钱　火硝六钱　荜拨　牛黄各三钱

八味共研细，瓷瓶紧收，勿令泄气，每用分许，芦管吹入鼻内。若卒倒气闭重证，则七窍及脐中均可放置，立苏。凡暑月入城市，抹少许于鼻孔，可杜秽恶诸气。

开关散　治番痧臭毒，腹痛如绞，气闭神昏欲绝之证。

灯心炭一两　羊踯躅三钱　北细辛　杜蟾酥　牙皂各二钱　牛黄　梅片　当门子各一钱

八味共研细，瓷瓶紧，装毋令泄气，每少许吹鼻，得嚏即生。

速效丹　治诸痧手足麻木，邪关紧急，目闭不语，胸背有红点，或咽肿心痛，及风餐露宿寒暑杂感危急之证。

北细辛　牙皂各三钱五分　朱砂二钱五分　广木香　陈皮　桔梗　贯众　薄荷叶　防风　制半夏　甘草各二钱　枯矾一钱五分　白芷一钱

十三味，共研细末，瓷瓶紧装，每用三分，吹入鼻孔，寒湿内盛而病重者，开水调服一钱。方内入苏合香二钱尤妙。按：此药方，药品珍贵者多。惟此价廉，用以搐鼻，颇亦有效。故人徐君亚枝尝合大料，交余在淳溪施送累年，乡人无不感颂。

甘露消毒丹（天士）　治暑湿霍乱，时感痧邪，及触冒秽恶不正之气，身热倦怠，胀闷肢酸，颐肿咽痛，身黄口渴，疟痢淋浊，泄泻疮疡，水土不服诸病。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疫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主之。凡医临证，亦当准此化裁，自可十全为上。

飞滑石十五两　绵茵陈十一两　淡黄芩十两　石菖蒲六两　川贝母　木通各五两　藿香　连翘　射干　薄荷叶　白豆蔻各四两

十一味，不可加减，生晒研细末，瓶密收，每服三钱，开水温服，日二。或以神曲糊丸如弹子大，调化服亦可。此丹治湿温时疫，著效亦神。累年同人合送，价廉功敏，无出此方之右者，一名普济解疫丹。

太乙玉枢丹（一名解毒万病丹）　治诸痧霍乱，诸疫疠气，喉风五绝，尸疰鬼胎，惊忤颠狂，百般恶证，及诸中毒，诸痈疽，水土不服，黄疸鼓胀，蛇犬虫伤，内服外敷，功难殚述，洵神方也。

山慈姑（去皮洗净焙）　川文蛤（即五倍子捶破洗，刮内桴）　千金子（即续随子，去油，取净霜）各二两　红芽大戟（洗，焙）一两　当门子三钱

五味，先将慈、蛤、戟三味研极细末，再入霜、香研匀。糯米汤调和，干湿得宜，于辰日净室中，木臼内杵千余下，每料分四十锭，故亦名紫金锭。再入飞净朱砂，飞净明雄黄各五钱尤良，或以加味者杵成薄片，切而用之，名紫金片。每服一钱，凉开水调下。孕妇忌之，又不可与甘草药同进也。

太乙紫金丹　治霍乱痧胀，岚瘴中恶，水土不服，喉风中毒，蛇犬虫伤，五绝暴厥，颠狂痈疽，鬼胎魇魅，及暑湿温疫之邪，弥漫熏蒸，神明昏乱，危急诸证。

山慈姑　川文蛤各二两　红芽大戟　白檀香　安息香　苏合各一两五钱　千金霜一两　明雄黄（飞净）　琥珀各五钱　梅冰　当门子各三钱

十一味，各研极细，再合研匀，浓糯米饮。杵丸绿豆大，外以飞金为衣，每钱许，凉开水下。

按：一瓢云：此方比苏合丸而无热，较至宝丹而不凉，兼玉枢丹之解毒，备二方之开闭，洵为济生之仙品，立八百功之上药也。又，按昔人所云：太乙丹能治多病者，即上二方也。今俗传太乙丹，不知创自何人。药品庞杂，群集燥热，惟风餐露宿藜藿人寒湿为病者，服之颇宜。若一概施之，误人匪浅。

行军散　治霍乱痧胀，山岚瘴疠，及暑热秽恶诸邪，直干包络，头目昏晕，不省人事，危急等证，并治口疮喉痛，点目去风热障翳。搐鼻，辟时疫之气。

西牛黄　当门子　真珠　梅冰　蓬砂各一钱　明雄黄（飞净）八钱　火硝三分　飞金二十页

八味，各研极细粉，再合研匀，瓷瓶密收，以蜡封之。每三五分，凉开水调下。

千金丹（一名人马平安散）　治同上。

明雄黄　蓬砂　硝石各一两　朱砂五钱　梅冰　当门子各二钱　飞金一百页

七味，各为细末合研匀，瓷瓶紧装，每二三分，凉开水下。或嗅少许于鼻内，或加牛黄。洄溪云：此秘方也。

紫雪　治痧胀秽毒，心腹疠痛，霍乱火识，躁昏烦狂。及暑火温热，瘴疫毒疠诸邪，直犯膻中猝死。温疟发斑，狂易叫走，五尸五疰，鬼魅惊痫，急黄蛊毒，麻痘火闭，口舌生疮。

一切毒火邪火，穿经入脏，蕴伏深沉，无医可治之证。

黄金百两（石顽云：须赁金铺中炼过叶子煮之方有性味，而止用十两。薛公望云：不用亦可。涸溪云：如用飞金万页研入，尤妙） 寒水石（石顽云：如无真者，以元精石代之） 慈石（醋煅） 石膏 白滑石各三斤（石顽止用令各五两）

四石共捣碎，用水一斛，（石顽一斗）连金煮至四斗（石顽五升）去滓，入下药：

犀角屑 羚羊角屑 青木香（切） 沉香（研）各五斤（石顽止用五钱，按斤字恐是两字之伪） 丁香一两（石顽只用一钱。涸溪云：可用二两） 元参（切） 升麻各一斤（石顽用一两六钱） 甘草八两（石顽用生者八钱，涸溪用炙）

八味，入前药汁中，煮取一斗五升（石顽一升五合），去滓，入下药：

朴硝十斤（石顽用芒硝一两） 焰硝四斤（石顽用三两，涸溪云：余制此二硝，止用十之一）

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搅不住手，候有七升（石顽七合半），投在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药：

朱砂（研细，水飞净）三两（石顽五钱） 当门子（研）一两二钱五分（石顽一钱二分）

二味，入前药中搅匀，勿见火，寒之二日。候凝结成霜紫色，铅罐密收，每服三四分至一钱，量用，新水调灌。

按：《鸡峰方》无慈石、滑石、硝石。二角只用各十两，丁、沉、木香各五两，升麻六两，朴硝二斤，麝香却用三两。余六味分两同。《医通》云：此方即千金元霜加甘草、丁香、朱砂三味，遂易紫雪之名。余以其香味易散，故减小其制。窃谓宜从张氏配合为是。

碧雪 治热极火闭，痧胀昏狂，及霍乱误服热药，烦燥昏乱，及时疫愦乱，便秘发斑，一切积热，咽喉肿痛，口糜龈烂，舌疮喉闭，水浆不下等证。

寒水石 石膏 硝石 朴硝 芒硝 牙硝 青黛 甘草

八味等分，将甘草煎汤去滓，纳诸药再煎。以柳木篦不住手搅令消镕得所，却入青黛和匀，倾入砂盆内，候凝结成霜，研细密收。每钱许，凉开水下。上焦病以少许含化咽津。不能咽物者芦筒吹入喉中，齿舌病抹患处。

绛雪（一名八宝红灵丹） 治霍乱痧胀，肢厥脉伏，转筋昏晕，瘴疠时疫，暑毒下痢等证。并治喉痹牙舌诸病，汤火金刃诸伤，均搽患处。

朱砂 牙硝各一两 明雄黄 蓬砂各六钱 礞石（煅）四钱 梅片 当门子各三钱 飞真金五十页

八味，择吉日净室中各研极细，再研匀，瓷瓶紧收。熔蜡封口，毋使泄气，每一分，凉开水送下，小儿减半，以药佩带身上，可辟疫气，牛马羊瘟，以此点其眼即愈。

飞龙夺命丹 治痧胀疙痛，霍乱转筋，厥冷脉伏，神昏危急之证，及受温暑瘴疫，秽恶阴晦诸邪，而眩晕痞胀。昏乱昏狂，或卒倒身强，遗溺不语，身热瘛疭，宛如中风。或时证逆传，神迷狂谵，小儿惊痫，角弓反张，牙关紧闭诸证。

朱砂（飞）二两 明雄黄 灯心炭各一两 人中白（漂煅）八钱 明矾 青黛（飞）各五钱 梅冰 麻黄（去节）各四钱 真珠 牙皂 当门子 蓬砂各三钱 西牛黄二钱 杜蟾酥 火硝各一钱五分 飞真金三百页

十六味，各研极细，合研匀，瓷瓶紧收，毋令泄气，以少许吹鼻取嚏。重者，再用开水调服一分，小儿减半。

按：此丹芳香辟秽，化毒祛邪，宣气通营，全体大用，真有斩关夺隘之功，而具起死回生之力也。

炼雄丹 治暑秽痧邪，直犯包络，神明闭塞，昏愦如尸，及霍乱初定，余热未清，骤尔神昏，如醉如痴，身不厥冷，脉至模糊者。皆燥热无形之气，蒙蔽膻中，如人在烟尘障雾中行，治失其宜，渐渐燥闷而死。此非牛黄清心、犀角地黄等方可疗，此丹主之。

极明雄黄一分(研极细) 提净牙硝六分

研细,同入铜勺内,微火熔化拨匀,俟如水时,急滤清者于碗内,粗渣不用,俟其凝定收藏,此丹灶家秘制也。

按:此法,见《游宦纪闻》,陈平伯载此方,黄多而硝少。素园纠其误,谓黄多硝少。何能熔化,今依杨定雄一硝六为率。

木通一钱 通草三钱 陈雨水一碗(用冬雪水似更良)

煎出味,去滓,再以陈雨水九碗,与药汁和匀,每次用药水一碗,磨入犀角三分,挑入炼雄三厘调匀,徐徐冷灌。能于三日内服尽十碗药水,必有清痰吐出数碗而愈。篁斋尝亲验矣。

三圣丹 治寒湿为病,诸痧腹痛,霍乱吐泻。

木香一两(不见火) 明雄黄二两 明矾三两

共研细末,以鲜荷叶、橘叶、藿香叶各二两捣汁,丸绿豆大,每服九分。重者,再服。

蟾酥丸 治暑月贪凉饮冷,食物不慎,兼吸秽恶,成痧胀腹痛,或霍乱吐泻。

杜蟾酥(烧酒化) 朱砂(飞)各五钱 明雄黄(飞) 茅山苍术(土炒焦)各一两 丁香 牙皂各三钱 当门子一钱

七味,各研极细,蟾酥打丸,凤仙子大,辰砂为衣,放舌底化下。重者二三丸。涸溪云:此秘方也。

又方 治同上。

杜蟾酥(烧酒化开) 明雄黄(水飞)各三钱 丁香 木香 沉香各二钱 茅山苍术(土炒焦)四钱 朱砂(飞)一钱五分 当门子一钱 西牛黄三分

九味,各研极细。择上吉日,净室中合研匀。同蟾酥,加糯米粽尖五个,捣千余下,丸如椒子大,晒干,盛于瓷碗内,再用朱砂一钱五分,烧酒调涂碗内,盖好,用力摇一二千下,则光亮矣。密收瓷瓶内,每三粒。轻者,一粒;重者,五粒。泉水下。

姚氏蟾酥丸 治同上。

杜蟾酥(烧酒浸烊,如无杜酥,可以东酥加倍) 明雄黄(研) 朱砂(飞)各二两 木香(晒) 丁香(晒) 茅术(炒) 滑石(飞)各四钱 当门子一两

八味,各研极细,和入蟾酥杵匀,丸黍米大,每药丸就四两,以火酒喷湿,盖在碗内,加入飞净朱砂六钱,竭力摇播,以光亮为度。

本方去木香、滑石、当门子,名截痧丸,治痧甚效,方亦较稳。

又方(一名通灵万应丹) 治同上,而力较峻。

杜蟾酥九钱(烧,酒化) 锦纹大黄(晒干)六两 朱砂(飞) 明雄黄(飞) 明天麻(焙干) 麻黄(去节,焙)各三两六钱 丁香六钱 甘草(去皮微炒)二两四钱 当门子三钱 茅术(米泔水浸,切焙)三两

十味,各为细末,以糯米粥浆和,杵丸芦菔子大,朱砂为衣。每七丸纳舌下少顷,阴阳水下。若研细吹鼻,亦可取嚏。

霹雳散 治阳虚中寒,腹痛吐泻,转筋肢冷,汗淋苔白,不渴,脉微欲绝者。

附子(浓甘草汤煎,去毒) 吴茱萸(泡去第一次汁,盐水微炒)各三两 陈伏龙肝二两(烧酒一小杯收干) 木瓜(络石藤七钱,煎汁炒干)一两五钱 丁香(蒸晒)一两 丝瓜络(烧酒洗)五两

六味,共为极细末,分作十九服,外以醋半酒杯,盐一钱五分,藕肉一两五钱,煎滚,瓦上炙存性研。每服加三厘,每病止须用半服,参汤下。

按确系寒证,此散固佳,若未辨阴阳,而用热药,以为外治,尚无大害,内服之药,极宜审慎,勿轻试也。

回阳膏 治同上。

生香附(或用吴茱萸亦可)一两八钱　母丁香一两二钱　上桂心八钱　倭硫黄五钱　当门子四钱

五味,共研极细,瓷瓶密收。每二三分安脐中,以膏药封之,一时即愈。孕妇忌贴。

按霍乱转筋,既有寒暑之分,亦有寒暑杂感而成者。更有暑伏于内,而寒束于外者,故服药最宜审慎。况利多亡阴,津液大夺,虽可投热药者,亦恐刚烈劫阴,终于不救。此方药虽猛峻,而仅取其气由脐入腹,自能温通脏腑,以逐寒邪,不致伤阴,诚为善策。惟口渴苔黄,下利极热者,显为阳证。虽见肢冷脉伏,亦勿妄贴此膏,更张其焰也。

以上诸方,虽分别热证寒证之治,而和平猛厉,用得其宜,并皆佳妙。然非仓卒可办者,故列诸前茅。冀仁人君子,量力制备,刊明药味证治,广为传播。俾医家病家,一览了然,不但将死者可以得生,而不死者亦不致误药以丧其生,利济之功,不其伟哉。方下兼及别证治例者,既不敢没良方之大用,且以推广施药之仁怀也。

黄芩汤(《伤寒论》)　治温病变霍乱之主方,用者因证加减。

黄芩三两　炙草　芍药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伤寒论》)

原方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按:冬伤于寒,至春发为温病,有或泻或呕之兼证,皆少阳犯阳明也。故仲圣以黄芩清解温邪,协芍药泄迫血之热,而以甘、枣、夏、姜,奠安中土,法至当矣。其温病转为霍乱,果由中虚饮聚而伏邪乘之者,仍宜以此法治之。如火势披猖,上冲下迫,或脉数口渴,或热深厥深,则无藉乎奠中涤饮,当从事于泻火清中,举一反三,在人善悟也。

栀子豉汤(《伤寒论》)　治温热暑疫,转为霍乱之主剂。

栀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绵裹)

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二服。

按:此伤寒吐剂也,然古方栀子生用,故能涌吐。今皆炒黑用之,虽不作吐,涸溪谓其涤热除烦之性故在也。而余之治热霍乱,独推以为主剂。盖栀子苦寒,善泄郁热,故《肘后方》以之治干霍乱矣。豉经蒸腐,性极和中。凡霍乱多由湿郁化热,挟秽浊恶气,而扰攘于中宫,惟此二物,最为对证良药。奈昔人皆不知察也。且二物之奇,匪可言罄,如偶以银花、竹叶清暑风,配以白蔻、菖蒲宣秽恶,湿甚者,臣以滑朴;热胜者,佐以芩、连。同木瓜、扁豆则和中。合甘草、鼠粘而化毒。其有误投热药而致烦乱躁闷者,亦可藉以为解救,厥功懋矣。而古今之治霍乱者,从不引用,岂非一大阙典耶。

白虎汤(《伤寒论》)　治暑热炽盛而为霍乱者。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粳米六合

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按治霍乱,粳米,须用陈仓者。或用生苡仁亦妙。

白虎加人参汤(《伤寒论》)　治证如前,而元气已虚者。

原方加人参三两。

按:白虎汤神于解热,妙用无穷。加人参,则补气以生津;加桂,则和营而化疟;加苍术,则清湿以治痿。变而为竹叶石膏汤,则为热病后之补剂。余因推广其义,凡暑热霍乱之兼表邪者,加香薷、苏叶之类。转筋之热极似寒,非反佐莫能深入者,少加细辛、威灵仙之类。痰湿阻滞者,加厚朴、半夏之类。血虚内热者,加生地、地丁之类。中虚气弱者,加白术、苡仁之类。病衰而气短精乏者,加大枣、枸杞之类。无不奏效如神也。

竹叶石膏汤(《伤寒论》)　治中虚暑热霍乱,及霍乱已定,而余热未清,虚羸少气者。

竹叶二握　生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洗)　人参三两　麦门冬一升　粳米半升　甘草(炙)二两

水一斗，先煮六味，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按《集验》云：此方加生姜，治呕最良。余谓治霍乱，宜用地浆煎更妙。

桂苓甘露饮（河间） 治暑热挟湿之霍乱。

桂（去皮） 白术 猪苓各五钱 茯苓（去皮） 泽泻各一两 滑石四两 寒水石石膏 甘草（炙）各二两（一方甘草一两五钱）

九味为末。每三钱，温水或新汲水，或生姜汤，量证调下。小儿每服一钱，按此方，一名桂苓白术散。一方不用猪苓，或云去猪苓加人参，名桂苓白术散。

六一散（即益元散，一名天水散）

桂府腻白滑石六两 甘草（炙）一两

二味为末。每三钱，温水或新汲水调下，日三。挟表邪者，以葱白五寸，豆豉五十粒，煎汤调下。本方加黄丹，名红玉散。加青黛，名碧玉散。加薄荷，名鸡苏散。加朱砂，名辰砂益元散。

葱豉汤（附后） 治霍乱发斑。

葱白一握 香豉三合

水煎，入童子小便一合，日三服。

按：石顽云：本方药味虽轻，功效最著，凡虚人风热，伏气发温，及产后感冒，靡不随手获效。余谓胎前外感，何尝不是妙剂。竹叶、苏叶、黄芩，可以随证佐入。

四苓散（《温疫论》） 治湿盛霍乱，胸闷溺涩而渴者。

茯苓 猪苓 泽泻 橘皮

水煎服。

按：吴氏五苓去桂，而治胃中湿热，最为有见，且以橘皮易术，则无实中之弊，而有利气之功，当变而变，斯为善用古法。欲平霍乱者，宜知所趋响矣。（吴又可《温疫论》解理透辟，用药灵活，为病家不可不阅之书。素园）

平胃散（《局方》） 治湿盛于中，霍乱吐泻。

茅术（去粗皮，米泔浸）四两 紫厚朴（去皮，姜汁炒） 陈皮（去白）各三两二钱 甘草（炙）二钱

四味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一片，煎七分服。转筋者加木瓜。本方加藿香、半夏，名金不换正气散。

藿香正气散 治湿蕴于中，寒袭其外，而为霍乱吐泻者。

厚朴 陈皮 桔梗 白术 半夏各二两 大腹皮（一本作苍术，或用槟榔亦可） 白芷 茯苓 苏叶 藿香各三两 甘草（炙）一两

十一味为粗末。每三钱，姜三片，枣一枚，煎服。（《兰台轨范》此方无白术，似更妥。谢城）

按：上二方，皆治风寒外感，食滞内停。或兼湿邪，或吸秽气，或伤生冷，或不服水土等证，的是良方。若温暑热证，不兼寒湿者，在所切禁。今人谓其统治四时感证，不审议病情，一概滥用，误人不少，用治霍乱，姜枣宜裁。

半夏厚朴汤（一名四七汤。《金匮》） 治情志不舒，痰湿阻气，而成霍乱者。

半夏一升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干苏叶二两 生姜五两

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温四服。

按：此方既主七情不适之郁痰证，亦治寒湿不化，风感外侵，食滞不消。误投滋补，因而病剧者，无不所响辄捷。

六和汤 治夏月虚人外感风寒，内伤生冷之霍乱吐泻，而身发热者。

香薷二钱 人参 茯苓 甘草 扁豆 厚朴（制） 木瓜 杏仁（去皮） 半夏各一钱 藿香 砂仁（炒研）各六分 生姜三片 大枣一枚

水煎服。

香薷饮(《局方》) 治暑月乘凉饮冷,阳气为阴邪所遏,头痛发热,恶寒烦躁,口渴腹满之霍乱。

香薷一斤 厚朴(姜汁炒) 白扁豆各半斤

三味为粗末。每五钱至一两,水煎,冷服。

黄连香薷饮(《活人》) 治同上。

原方加姜汁炒黄连四两。

左金丸 治霍乱转筋,肝火内炽,或吐青绿苦水者。

川连六两 吴茱萸(取陈而开口者)一两

二味同煮干为细末,米饮糊丸,绿豆大。每三钱,陈木瓜五钱,煎汤下。吐酸味者,竹茹、生苡仁各三钱,煎汤下。

按:张雨农司马见余采此方,极为首肯。云:尝在都城,见杜石焦少宰,亦用此药,治愈多人也。

黄芩定乱汤 治温病转为霍乱,腹不痛、肢冷脉伏,或肢不冷而口渴苔黄,小水不行,神情烦躁。

黄芩(酒炒) 焦栀子 香豉(炒)各一钱五分 原蚕沙三钱 制半夏 橘红(盐水炒)各一钱 蒲公英四钱 鲜竹茹二钱 川连(姜汁炒)六分 陈吴萸(泡淡)一分

阴阳水二盏,煎一盏,候温徐服。转筋者,加生苡仁八钱,丝瓜络三钱。溺行者,用木瓜三钱。湿盛者,加连翘、茵陈各三钱。

燃照汤(《霍乱论》) 治暑秽挟湿,霍乱吐下,脘痞烦渴,苔色白腻,外显恶寒肢冷者。

飞滑石四钱 香豉(炒)三钱 焦栀二钱 黄芩(酒炒) 省头草各一钱五分 制厚朴 制半夏各一钱

水煎,去滓,研入白蔻仁八分,温服。苔腻而厚浊者,去白蔻,加草果仁一钱。

连朴饮(《霍乱论》) 治湿热蕴伏而成霍乱,兼能行食涤痰。

制厚朴二钱 川连(姜汁炒) 石菖蒲 制半夏各一钱 香豉(炒) 焦栀各三钱 芦根二两

水煎温服。

蚕矢汤(《霍乱论》) 治霍乱转筋,肢冷腹痛,口渴烦躁,目陷脉伏,时行急证。

晚蚕沙五钱 生苡仁 大豆黄卷各四钱 陈木瓜三钱 川连(姜汁炒)三钱 制半夏 黄芩(酒炒) 通草各一钱 焦栀一钱五分 陈吴萸(泡淡)三分

地浆,或阴阳水煎,稍凉,徐服。

解毒活血汤(梦影) 治温暑痧邪,深入营分,转筋吐下,肢厥汗多,脉伏溺无,口渴腹痛,面黑目陷,势极可危之证。

连翘 丝瓜络 淡紫菜各三钱 石菖蒲一钱 川连(吴萸水炒)二钱 原蚕沙 地丁 益母草各五钱 生苡仁八钱 银花四钱

地浆或阴阳水,煮生绿豆四两,取清汤煎药,和入生藕汁,或白茅根汁,或童便一杯,稍凉徐徐服。

驾轻汤(《霍乱论》) 治霍乱后,余邪未清,身热口渴,及余热内蕴,身冷脉沉,汤药不下而发呃者

鲜竹叶 生扁豆各四钱 香豉(炒) 石斛各三钱 枇杷叶(刷)二钱 橘红(盐水炒) 陈木瓜各一钱 焦栀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昌阳泻心汤(梦影) 治霍乱后,胸前痞塞,汤水碍下,或渴或呃。

石菖蒲　黄芩(酒炒)　制半夏各一钱　川连(姜汁炒)五六分　苏叶三四分　制厚朴八分　鲜竹茹　枇杷叶(刷)各三钱　芦根一两

天雨水急火煎，徐徐温服。小溲秘涩者，加紫菀。(此方甚巧，谢城)

按：此泻心汤证也，何必另立方治？以暑热秽浊之邪，与伤寒不同，故五泻心皆有圆柄方凿之格，漫为引用。岂徒无益已哉？兹以菖蒲为君，辛香不燥，一名昌阳者，谓能扫涤浊邪，而昌发清阳之气也。合诸药以为剂，其奏蠲痰泄热展气通津之绩，已历试不爽矣。

麦门冬汤(《金匮》)　治霍乱后，余热未清，神倦不饥，无苔而渴，或火升气逆，干咳无痰。

麦冬一两　制半夏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甘草(炙)六分　粳米半合　大枣四枚(擘)

水煎，温分四服。

按：海藏以竹叶易半夏，治温热后房劳复之气欲绝者，大效。余谓即不因房劳复，而气液两亏，不能受重剂峻补，皆可以此汤接续其一线之生机，余屡用辄效。

致和汤(《霍乱论》)　治霍乱后，津液不复，喉干舌燥，溺短便溏。

北沙参　生扁豆　石斛　陈仓米各四钱　枇杷叶(刷)　鲜竹叶　麦冬各三钱　陈木瓜六分　生甘草一钱

水煎服。

五苓散(《伤寒》)　治伤寒转霍乱，身热头痛，渴欲饮水。

白术(石顽云：宜用生白术)　茯苓　猪苓各十八铢(按二十四铢为一两，每铢重四分二厘弱，六铢为锱，即二钱五分，十八铢即七钱五分)　泽泻一两六钱　桂五钱

五味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暖水，汗出愈。

按：仲圣于霍乱，分列热多寒多之治，皆为伤寒转为霍乱而设。故二多字最宜玩味，所云：热多者，谓表热多于里寒也；寒多者，里寒多于表热也。岂可以热多二字，遂谓此方治热霍乱哉。沈果之云：其用桂者，宣阳气，通津液于周身，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用泻、术、二苓，以通三焦之闭塞，非开膀胱之溺窍也。如果热入而渴，复用桂、术以温液耗津，又加苓、泽以渗之，是热之又热，耗之又耗，速之毙矣。余谓观此，则多饮暖水，汗出愈之义益明。故霍乱无阳气郁遏身热之表证，无三焦闭塞气化不宣之里证，而欲饮水者，切勿误解热多为热证，而妄援圣训，浪投此药也。石顽、又可皆语焉未详，河间则加三石以驾驭之，兹复详述方义，庶用者，知所取舍焉。而今人治湿热病，不察其有无外挟风寒，内伤生冷之兼证，辄以胃苓汤为通用之方，因则偾事者亦多，且古方用散，不过三钱，权量又小，今世改为汤剂，动辄一二两，权量又大。宜乎中病者，恒少；而误人者恒多也。岂独霍乱然哉！可慨也夫。

又按：此方与苓桂术甘汤，同为温中涤饮之剂，而力较峻。凡霍乱之寒湿内盛，水饮阻闭。三焦者，虽外无风寒之表邪，未尝不可用也。故亦治水蓄之疝，湿聚之肿。气滞者加厚朴，气虚者加人参(名春泽汤)，用药如用兵，苟能量敌而选将，斯战无不克矣。

理中丸(《伤寒论》)　治寒霍乱，口不渴者。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各三两

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碎研，温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味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加减法：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

尤氏云：脐上筑者，脐上筑筑然跳动，肾气上而之脾也。脾方受气，术之甘能壅脾气，故去之。桂之辛能下肾气，故加之。

按：此阳虚之肾气动，欲作奔豚也。故去术加桂，以杜其上凌之萌。若阴虚而脐上筑

筑者，大忌刚燥之剂，非峻滋肝肾之阴不可。盖一为水动，一为火动也。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

尤氏云：吐多者，气方上壅，甘能壅气，故去术。辛能散气，故加生姜。

按：邹润安云：即吐且利，有属太阴者，有属少阴者。在少阴，则无用术之理。在太阴，亦在可用不可用之列。以术能治脾胃虚，不能治脾胃实。故吐多者，去之。下多者，还用之。盖术能举脾之陷，不能定胃之逆也。又涸溪云：寒霍乱可用理中者，百不得一。余谓是霍乱矣，可用理中矣。尚有如此细密加减之法，何今人既不议病，又不议药，轻于一试，何异以不教之民，而使之战耶。吁，可哀已。

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

尤氏云：下多者，脾气不守，故须术以固之。悸者，是肾水上逆，故加茯苓以导之。

按：今人治霍乱，既不辨其证之虚实寒热，亦不察其吐多下多。温补率投，漫无忌惮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尤氏云：渴欲得水者，津液不足，白术之甘，足以生之。

按：此渴因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加术以补脾而致其津夜也。所谓白术能生津液者，其义如此，岂热烁津液而渴者，所堪一试哉。腹中痛，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尤氏云：腹中痛者，里虚不足。人参之甘，足以补之。

按：里虚腹痛，必喜温按。

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尤氏云：寒者，腹中气寒也。干姜之辛，足以温之。

按：五苓，主热多，谓表有热也。理中，主寒多，谓里有寒也。故方下既有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之法。此复云：寒者加干姜，是腹中尚未热。故独于此味，又加重也。盖腹中寒，为寒之真谛。故仲圣不嫌烦复，而琐琐教人，以此为辨证之法。顾昧者一见吐下肢寒，略不察其腹中光景何如，擅以姜、附、丁、桂欲其转热，遂至从此而一身皆冷。呜呼！岂未闻热深厥深之圣训乎。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尤氏云：腹满者，气滞不行也。气得甘则壅，得辛则行，故去术加附子。

按：饮热粥一升许，固是助药力，亦是辨证法。设时行热霍乱，不但热粥在所大忌，即使不忌，亦万不能强饮升许。果能饮热粥升许者，岂非虚寒为病乎？故可以理中治之，若蔽于古而不知今，是房琯之以车战也。

按：原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汤。加青皮、陈皮，名治中汤。加枳实、茯苓，名枳实理中汤。加黄连，名连理汤。合五苓，名理苓汤。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伤寒论》） 治虚人寒湿霍乱。

厚朴（去皮，炙） 生姜（切）各半斤 半夏（洗）半升 甘草（炙）二两 人参一两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四逆汤（《伤寒论》） 治阴寒霍乱，汗出而四肢拘急，小便复利，脉微欲绝，而无头痛口渴者。

生附子一枚 干姜一两半 甘草（炙）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用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按：附子干姜，非攻荡之品，何以强人，乃可加倍用。盖无论补泻寒热诸药，皆赖身中元气载之以行。故气强者，堪任重剂。若气弱者，投剂稍重，则气行愈馁，焉能驾驭药力以为补泻寒热之用耶。凡事皆然，用药特其一端耳。顾知之者鲜，所以覆败多而成功少也。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伤寒论》） 治阴寒霍乱愈后，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

前方加入猪胆汁半合和服。如无猪胆，以羊胆代之。

附子粳米汤(《金匮》) 治中寒霍乱，肢冷腹痛，吐少、呕多者。

附子(姜汁炮，切) 半夏(姜汁炒) 甘草(炙)各三钱 大枣十枚(擘) 粳米半升

水五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

吴茱萸汤(《伤寒论》) 治少阴吐利，厥逆烦躁，及厥阴寒犯阳明，食谷欲呕。

吴茱萸一斤(洗)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浆水散(洁古) 治阴寒霍乱，暴泻如水，汗多身冷，气少腹痛，脉沉或脱者。

甘草 干姜 附子 桂各五钱 良姜 半夏(俱醋炒)各二钱

浆水煎，去滓，冷服。

按：石顽云：浆水乃秫米和曲酿成，如醋而淡。今人点牛乳作饼用之，或用澄绿豆粉之，浆水尤佳。余谓地浆亦可用。

冷香饮子 治阴寒霍乱，腹痛，脉沉细，或弦紧，无汗恶寒，面如尘土，四肢厥逆，阳气大虚之证。

甘草 附子 草果仁 橘红各一钱 生姜五片

水煎，冷服。

大顺散(《局方》) 治袭凉饮冷，阴寒抑遏阳气而成霍乱，水谷不分，脉沉而紧者。

甘草四两八钱 干姜 杏仁(去皮尖) 桂心各六钱四分

先将甘草同白沙炒至八分黄熟，(王晋三云，白沙即河沙)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同炒，候不作声为度。筛去沙，与桂心同捣为散，每二钱，水煎服，或沸汤调服。如烦躁，井华水调下。

按：洄溪云：此治暑月内伤饮冷证，非治暑也。又甘草多于诸药八倍，亦非法。此等病，百不得一，而世人竟以治燥火之暑病，杀人无算，可胜悼哉。余谓以上三方，皆治夏令因畏热而浴冷卧风，冰瓜过啖，反为阴湿所伤致病，实夏月之伤寒也。故用药如是，如《名医类案》所载：罗谦甫治商参政与完颜小将军二案，俱用热药，俱不名曰暑病。吴球治暑月远行人案，直曰中寒。盖深恐后世误以热药治暑，故特举病因以称之。可谓名正言顺矣。乃昧者犹误谓此等方为治暑之药，诚有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之叹。夫盛夏之有寒病，犹隆冬之有热病，虽不多见，而临证者，不可不谛辨而施治也。

神香散(景岳) 治霍乱因于寒湿凝滞气道者。

丁香 白豆蔻各七粒

二味研末，清汤下。小腹痛者，加砂仁七粒。

按：晋三云：此方治寒湿痧胀有神功。与益元散，治湿热痧胀，可谓针锋相对。

来复丹(《局方》) 治上盛下虚，里寒外热，伏暑夹阴霍乱危证。

太阴元精石 舶上硫黄 硝石各一两(用硫黄为末，微火炒，结成砂子大) 橘红青皮(去皮) 五灵脂(澄去砂，炒令烟尽)各二钱

六味为末，醋糊丸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

桂枝汤(《伤寒论》) 治寒霍乱后，身痛不休。

桂枝(去皮) 芍药 生姜(切)各三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异功散 治霍乱后，中虚主剂。

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须臾，啜稀热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人参一钱至三钱 白术(炒黄)一钱至二钱半 茯苓一钱至二钱半 甘草(炙)六分至一钱 橘红一钱

水煎服。肝风动而身痛肢浮者，加木瓜、姜、枣。

梅花丸 治体虚多郁，血热气愆，木土相乘，呕泻腹痛，易感痧秽霍乱者。久服可杜

外患，兼除宿恙。亦主肝胃久痛，消癥，调经带，催生种子，孕妇忌之。

绿萼白梅蕊三两　飞滑石七两（以粉丹皮八两煎汁制透，去丹皮晒干）　四制香附三两　甘松　蓬莪术各五钱　山药　茯苓各三钱五分　人参（潞参、洋参、高丽参皆可因人酌用）　嫩黄耆　益智仁　砂仁（勿见火）各三钱　远志肉（甘草水制）二钱五分　木香（不见火）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甘草七分

十五味，各研细末，合研匀，炼白蜜捣丸，每丸重一钱，白蜡衣之。每一丸去衣，开水调服。

按：此方调和气血，舒郁培元，男女皆堪久服。以杜诸疴。不仅可已肝胃之痛，而御肠胃之乱也。孕妇体坚，或胎气多滞者，正宜用以宣展充畅，惟虚而不固者忌之。

资生丸　调和脾胃，运化饮食，滋养营卫，消除百疾，可杜霍乱等患。

人参（酌用同上）　白术各三两　橘红　查肉　神曲各二两　茯苓一两五钱　甘草（炙）五钱　川连（姜汁炒）　白蔻仁各三钱五分

九味研细末，炼蜜捣丸弹子大。每食后细嚼一丸，开水下，严寒时，或用淡姜汤下。

按：石顽云：此古方也。与后人加味者，虽繁简不同，而功效不异。

缪氏资生丸　治同上。

人参（人乳浸，饭上蒸烘干）　白术（米泔水浸，山黄土拌蒸九次，晒九次，去土切片，焙干）各三两　查肉（蒸）　橘红（略蒸）各二两　白茯苓（细末水澄，蒸，晒干，入人乳再蒸，晒干）　怀山药（切片，炒）　白扁豆（炒）　湘莲肉（炒）　芡实粉（炒）　薏苡仁（炒）各一两五钱　麦芽（炒研，磨取净面）一两　藿香叶（不见火）各三钱五分　甘草（去皮炙）　桔梗（米泔浸，去芦蒸）各五钱　泽泻（切片炒）　白蔻仁（勿见火）各三钱五分　川连（如法炒七次）三钱

十七味，如法修制，细末，炼白蜜捣丸，每丸重二钱。饮后白汤，或橘皮汤、砂仁汤嚼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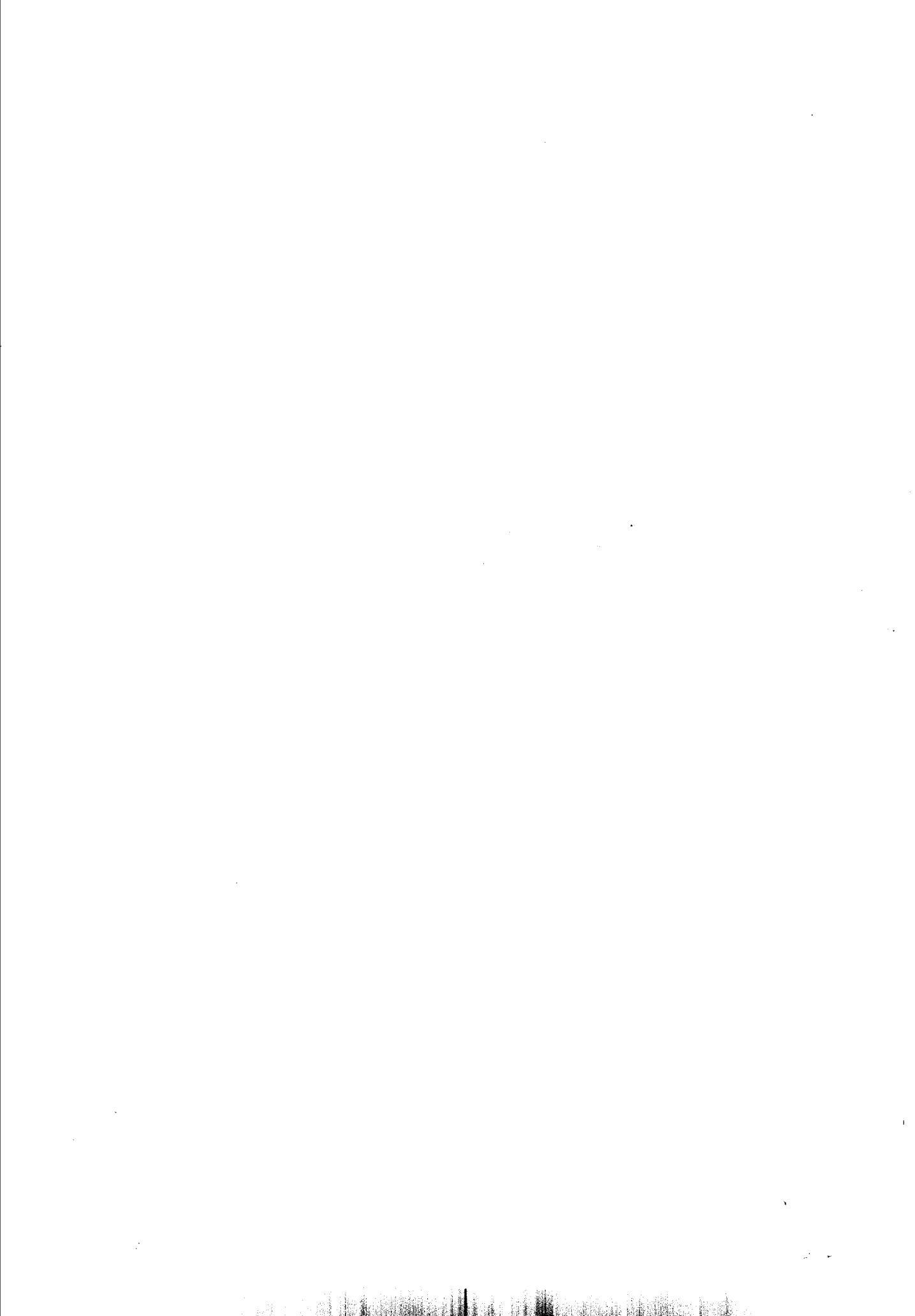
按：《治法汇》《医通》《兰台轨范》载此方，皆有神曲二两，其余分两亦稍有参差。《名医方论》有神曲，无泽泻。《广笔记》云：妊娠三月，阳明脉养胎，阳明脉衰，胎无所养，故易堕也。宜服此丸。涸溪云：此方治怀孕气阻，用兼消补之法，以止呕吐而固胎气，意颇可取。余谓保胎止吐，皆健运脾胃之功，故曰资生，夫脾胃位镇中枢，而司出纳，为人生后天之本。一失健运，百病丛生。凡衰老稚弱，及饥饱不时，劳逸过度，思虑久伤之辈，脾胃尤易受病。若能常服此丸，俾升降不愆，周流无滞，挥霍撩乱，于是弭焉。

俱收并蓄，待用无遗，为将为医，理无二致，对证发药，谚语堪师，十剂七方，阵图有法，故必药性明而兵法谙，始可制方临敌也。先药性，后方剂，特其大略耳。神明变化，存乎其人，方先外治而后内服，昭慎重也。始卧龙而中结以致和，末殿以资生，其有如卧龙之才者，出而拨乱反正，以致中和，则天地位，万物育，化日舒长，更何疫疠之有哉。谨拭目待之，以慰余重订此书之意焉。故列药方第四。

跋

霍乱，急证也，而古无专书，间或及之，亦语焉未详。故临证者，苦无成法可遵。海昌王梦隐先生，曩游玉环，尝著专论以寿世。定州杨素园大尹，重刻于西江，谓其理明辞达，指陈病机。若黑白之不可混淆，顾海内多故，板之存否，杳不可知。壬戌夏，此间霍乱盛行，求先生书不易得，适先生避乱来游，恻然伤之，慨将原稿重为校订。语加畅，法加详，类证咸备，寓意特深。读此书者，苟能隅反，不但为霍乱之专书也。因请于先生，亟付剞劂以质恫瘝在抱之君子。

同治二年夏五月镇海陈亭谨跋于上海崇本堂



时　病　论

〔清〕雷　丰　著
程丑夫　谭圣娥　整理

提　　要　《时病论》系清·雷丰所著。成书于1882年。

全书8卷。载时病69个，自制治法60种，一法即有一方，即制新方60首，但未署方名。八卷之后附医论13篇。各卷皆首叙大意，如"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大意"、"春伤于风大意"、"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大意"等，次列病名，病名之后列治法，列备用成方，最后列临证治案以为印证。所列病证尽赅时病，包括春温、风温、温病、晚发、伤风、冒风、中风、风寒、风热、风湿、寒疫、飧泄、洞泻、寒泻、伤暑、中暑……伤寒、中寒、冒寒、冬温等。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书中"拟用诸法"所用方药，乃作者继承其父经验，并据多年临床总结而来。故临床切实可用，疗效较高，对治疗时行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主要版本有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柯城雷慎修堂刻本、养鹤山房藏版、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上海著易堂据养鹤山房刊本重刊本、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石印本和1912、1940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1925、1926、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此据清光绪十年雷慎修堂本全文收录。

自　　序

甚矣，医道之难也！而其最难者尤莫甚于知时论证，辨体立法。盖时有温、热、凉、寒之别，证有表、里、新、伏之分，体有阴、阳、壮、弱之殊，法有散、补、攻、和之异，设不明辨精确，妄为投剂，鲜不误人。然从古至今，医书充栋，而专论时病者盖寡。丰因谨承先志，不惮苦口，而特畅其说焉。丰先君别署逸仙，好读书，喜吟咏，尝与武林许孝廉叶帆、龙邱余孝廉元圃、徐茂才月舲酌酒赋诗，迭相唱和，著有《养鹤山房诗稿》，既而弃儒，从程芝田先生习岐黄术，遂行道龙邱。晚年曾集古人诸医书，汇为四十卷，名曰《医博》，又自著《医约》四卷，书中多有发前人之未发者，同人借抄者众，无不称善。咸丰十年春，邻居虞拱辰明经助资劝登梨枣，甫议刊而西匪窜扰于龙，仓皇出走，其书遂失，是时丰父子同返柯城，冀贼退，仍觅原书于借抄诸友处，使数十年心血所萃，不至湮没无传，乃未及两载，先君溘然长逝。噫！礼云："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耳。"丰求先君手泽而不可复得，清夜自思，未尝不泫然流涕，今仅留方案数百条，皆随侍时见闻所录，其中亦有论时病者，悉以授之从学程曦、江诚，细加详注，编成四卷，展诵之余，犹仿佛趋庭问答时也。因忆先君尝谓丰曰："一岁中杂病少而时病多，若不于治时病之法研究于平日，则临证未免茫然无据。"丰谨志之，至今耿耿不忘。嗟乎！自先君见背，又二十余年矣。丰历览诸家之书，引伸触类，渐有心得，每思出鄙论以问世，俾世之知我者以匡不逮，又自惭一介布衣，才同袜线，为大雅所讥，辄复中止，奈同志者固请时病之论，刺刺不休，爰不揣谫陋，将《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为全部纲领，兼参先圣后贤之训，成一书以塞责。首先论病，论其常也；其次治案，治其变也。窃谓能知其常，而通其变，则时病不难治矣。所望知时者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候，而别新邪、伏气之疴，更审其体实体虚，而施散补之法，则医道虽难，能难其所难，亦不见为难，愿读是书者之无畏难也。是为序。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中秋前一日三衢雷丰少逸氏题于养鹤山房

小　　序

稿甫成，客有过而诮曰："子何人斯，积何学问，敢抗颜著书以问世，真所谓不知惭者矣！"丰笑而谢曰："吾乃一介布衣，未尝学问，成书数卷，聊以课徒，若云问世，则吾岂

敢。”客曰：“既云课徒，自仲景以前有羲、农、轩、伯，以后有刘、李、朱、张及诸大家之书，不下数千百种，就中堪为后学法程者，何可胜道，子必亹亹焉，著《时病论》以授受，尽子之道，亦不过一时医也，何许子之不惮烦耶？”丰曰：“由子之言，固非大谬，而以时医为轻，则又不然，丰请陈其说焉，子姑听之。夫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凉，冬时病寒，何者为正气，何者为不正气，既胜气复气，正化对化，从本从标，必按四时五运六气而分治之，名为时医，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此丰时病一书所由作也。若夫以时运称时医，则是时至而药石收功，时去而方术罔验，病者之命，寄乎医者之运，将不得乎时者，即不得为医，而欲求医者，必先观行运，有是理乎？然则丰于斯道，业有二十余年，诚恐不克副时医之名也，子亦何病 乎时医？”言未毕，客蹙然改容，恍然大悟，作而言曰：“鄙人固陋，幸聆子言，昭然若发蒙矣。”客既退，因述问答之辞弁诸简端，并质之世之识时者，未知河汉丰言否也？

少逸山人识于养鹤山房

凡　例

一、是书专为时病而设。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非时疫之时也。故书中专论四时之病，一切温疫概不载入。倘遇瘟疫之年，有吴又可先生书在，兹不复赘。

一、诸论皆本《内经》、诸贤之说，毫不杜撰。但内有先宗其论，后弃其方，或先驳其偏，后存其法，非既信又疑，盖欲择善而从，丰即偶有一得，亦必自载明白，俾阅者了然，并以寓就正之意。

一、诸法皆丰所拟，乃仿古人之方稍为损益，所用诸药，佥细心参究，不敢随意妄用以误人。每法之后，又详加解释，俾学者知一药有一药之用。

一、诸方悉选于先哲诸书，以补诸法所不及，但其中有过汗者过下者，偏寒偏热者，不得不附敝意于后，非丰之敢妄议古人，诚恐学者泥古方医今病，不知化裁，致胶柱鼓瑟之诮。

一、诸案系丰临证时所笔者。每见古人之案，载危病多，载轻病少，不知轻者危之渐，故圣人有不忽于细、必谨于微之训，所以危病轻病并载，使医者病者，预知防微杜渐耳。

一、是书以《阴阳应象大论》八句经旨为纲，集四时六气之病为目，总言之先圣之源，分论之后贤之本，余论附于卷末。

目　录

卷之一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大意…… 517
春温
风温
温病
温毒
晚发
拟用诸法…… 519
辛温解表法
凉解里热法
清热解毒法
却热息风法
祛热宣窍法
辛凉解表法
清凉透邪法
清热保津法
清凉荡热法
润下救津法
清凉透斑法
备用成方…… 521
葳蕤汤
银翘散
小定风珠
大定风珠
消毒犀角饮
连翘败毒散
犀角地黄汤
三黄石膏汤
凉膈散
九味羌活汤
临证治案…… 522
春温过汗变症
春温甫解几乎误补
风温入肺胃误作阴虚腻补增剧
风温误补致死
风温夹湿
胃虚温病
胃实温病
有孕发斑
温毒发疹
喉痹急证
伏气晚发
卷之二
春伤于风大意…… 524
伤风
冒风
中风
风寒
风热
风湿
寒疫
拟用诸法…… 527
解肌散表法
微辛轻解法
顺气搜风法
活血祛风法
宣窍导痰法
两解太阳法
备用成方…… 528
海藏神术散
香苏饮
参苏饮
金沸草汤
桂枝汤
通关散
开关散
小续命汤
三化汤
大秦艽汤
乌药顺气散
顺风匀气散
牵正散
黄耆五物汤
防风黄耆汤
防风通圣散
柴葛解肌汤
苏羌饮
临症治案…… 530

冒风轻证不慎口食转重
风邪中络
中风急证
中风脱证
真中死证
风湿两感
风湿误为风温
产后寒疫
时行寒疫
卷之三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大意…… 531
飧泄
洞泄
寒泻
火泻
暑泻
湿泻
痰泻
食泻(附:饮泻)
风痢
寒痢
热痢(附:暑痢)
湿痢
噤口痢
水谷痢
休息痢
五色痢
拟用诸法…… 536
培中泻木法
补火生土法
暖培卑监法
补中收脱法
通利州都法
清凉涤暑法
化痰顺气法
查曲平胃法
清痢荡积法
温化湿邪法
调中开噤法
调中畅气法
备用成方…… 538
草窗痛泻方
胃苓汤
四神丸
胃关煎
姜茶饮
香连丸
芍药汤
苍术地榆汤
人参樗皮散
补中益气汤
真人养藏汤
肉苁蓉汤
临证治案…… 539
飧泄误为食泻
飧泄之病热补得瘳
洞泄之疴虚实兼治得效
便泻刚逢经转
伤食作泻
小产之后偶沾风痢
风痢病一误再误
赤痢亦有属寒温补得愈
疟痢两作
痢下纯血死证
实热痢疾止涩太早用下得瘥
高年噤口痢疾
痢久脾肾两虚
休息痢误认肠风
阴虚之体患五色痢
卷之四
夏伤于暑大意…… 542
伤暑
冒暑
中暑(即中喝。附:暑厥)
暑风
暑温
暑咳
暑瘵
霍乱
痧气
秽浊
痓夏
热病
霉湿
拟用诸法…… 545
祛暑解毒法
增损胃苓法
清暑开痰法

却暑调元法
清离定巽法
清宣金脏法
甘咸养阴法
治乱保安法
挽正回阳法
芳香化浊法
金水相生法
二活同祛法
备用成方…… 547
藿香正气散
六和汤
缩脾饮
香薷饮
新加香薷饮
桂苓甘露饮
竹叶石膏汤
人参白虎汤
六一散
三石汤
清营汤
来复丹
介宾玉女煎
生脉散
清暑益气汤
浆水散
冷香饮子
大顺散
痧疫回春丹
行军散
绛雪
紫雪
黄龙汤
临证治案…… 550
阴暑误用阳暑之药
骤然中暑
暑风急证
暑温过服大寒致变
暑热劫络致成暑瘵
阴寒霍乱热补而瘳
阴虚疰夏
热病化燥伤津
霉湿时病
卷之五
夏伤于暑秋必疟疟大意…… 552
暑疟
风疟
寒疟
湿疟
温疟
瘴疟
瘅疟
牝疟
痰疟
食疟
疫疟
鬼疟
虚疟
劳疟
疟母
三日疟
伏暑
秋暑(附:秋凉)
拟用诸法…… 556
清营捍疟法
辛散太阳法
宣透膜原法
和解兼攻法
甘寒生津法
宣阳透伏法
驱邪辟祟法
补气升阳法
营卫双调法
双甲搜邪法
清宣温化法
备用成方…… 558
小柴胡汤
景岳木贼煎
严氏清脾饮
麻杏甘石汤
柴平汤
藿香平胃散
太无神术散
人参败毒散
截疟七宝散
《局方》常山饮
子和常山散
鳖甲饮

四兽饮
追疟饮
何人饮
休疟饮
临证治案…… 560
虚寒之体忽患暑疟
暑疟热盛逼血上吐
截疟太早变成肿胀
风疟时邪乘入血室
寒疟之证温补治验
湿疟之证辛散获效
温疟误为暑热
产后瘅疟热补至变
阴邪入肾化为牝疟
寒湿入脾证成牝疟
疟发昏迷治痰得效
时行疫疟
鬼疟属阴得众人阳气而解
久疟阴虚及阳
体虚痨疟
疟母破剂无效温补咸软得安
疟母攻破致死
三疟扰伤气血补益得效
产后三疟久缠
伏暑过服辛温改用清凉而愈
产后伏暑
卷之六
秋伤于湿大意…… 564
伤湿
中湿
冒湿
湿热
寒湿
湿温
秋燥
拟用诸法…… 566
宣疏表湿法
辛热燥湿法
苦温平燥法
松柏通幽法
备用成方…… 567
羌活胜湿汤
平胃散
除湿汤
《金匮》肾着汤
松峰达原饮
三仁汤
苍苓白虎汤
桂苓甘露饮
杏苏散
清燥救肺汤
滋燥养营汤
蜜煎导法
临证治案…… 568
里湿酿热将成疸证
里湿误补成臌得破则愈
中湿误作虚风
秋湿时令忽患暴中
湿温误作伏暑
高年湿温伤气
湿温化燥攻下得愈
妊娠燥气为病
感受秋凉燥气
血亏液燥加感燥气
卷之七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大意…… 570
痰嗽
干咳
拟用诸法…… 571
加味二陈法
温润辛金法
清金宁络法
备用成方…… 572
泻白散
清肺饮
琼玉膏
丹溪咳血方
《千金》久嗽方
二陈汤
景岳六安煎
临证治案
伏湿作嗽认为冬温
伏湿致嗽
痰嗽补脾取效
燥气伏邪作咳
燥气刑金致使咳红
阴虚之体伏燥化火刑金
卷之八

冬伤于寒大意…… 573
伤寒
中寒
冒寒
冬温
拟用诸法…… 575
甘热祛寒法
备用成方
麻黄汤
葛根汤
小柴胡汤
理中汤
真武汤
四逆汤
《千金》阳旦汤
《千金》阴旦汤
临证治案…… 576
伤寒调治失法变证
伤寒吐蛔
阳体中寒仍用热剂而愈
冬温肺胃合病
冬温新感适值经行
冬温伤阴将欲成损
附论
治时病常变须会通论…… 577
五运六气论…… 578
温瘟不同论
伤寒书统治六气论…… 579
辟俗医混称伤寒论
辟时俗龌龊斑证论
夹证兼证论…… 580
成方须损益论
胎前产后慎药论…… 581
治轻证宜细心重病宜大胆论
医家嫉妒害人论
医毋自欺论…… 582
古今医书宜参考论

卷之一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大意

经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训人有伏气之为病也。夫冬伤于寒，甚者即病，则为伤寒，微者不即病，其气伏藏于肌肤，或伏藏于少阴，至春阳气开泄，忽因外邪乘之，触动伏气乃发，又不因外邪而触发者，偶亦有之。其藏肌肤者，都是冬令劳苦动作汗出之人；其藏少阴者，都是冬不藏精肾脏内亏之辈。此即古人所谓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何刘松峰、陈平伯诸公，皆谓并无伏气，悖经之罪，其何道乎！据丰论春时之伏气有五：曰春温也，风温也，温病也，温毒也，晚发也。盖春温者，由于冬受微寒，至春感寒而触发。风温者，亦由冬受微寒，至春感风而触发。温病者，亦由冬受微寒，寒酿为热，至来春阳气弛张之候，不因风寒触动，伏气自内而发。温毒者，由于冬受乖戾之气，至春夏之交，更感温热，伏毒自内而发。晚发者，又由冬受微寒，当时未发，发于清明之后，较诸温病晚发一节也。此五者，皆由冬伤于寒，伏而不发，发于来春而成诸温病者，当辨别而分治之。

程曦曰：推松峰与平伯，皆谓并无伏气，有由来也，一执《云笈七签》冬伤于汗[1]之句，一执钱氏冬伤寒水之脏之文。殊不知两家只顾一面文章，全不顾春伤、夏伤、秋伤之训，作何等解？思二先生天资高迈，亦受其蒙，不正其讹，反助其说，毋怪后之医者，统称暴感。恣用发散，羌、防、麻、桂，逼汗劫津，误人性命，固所不免，此不得不归咎于作俑之人也。

春温

考诸大家论春温者，惟嘉言与远公，精且密矣。嘉言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一例；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又为一例；既伤于寒、且不藏精、至春同时并发，又为一例。举此三例以论温病，而详其治。远公所论者[2]，是春月伤风之见证，分出三阳若何证治，三阴若何证治。观二家之论，可谓明如指掌。然宗嘉言不合远公，宗远公不合嘉言，反使后人无从执法。其实嘉言之论，遵经训分为三例，意在伏气；远公之论，皆系伤风见证，意在新感。总之春温之病，因于冬受微寒，伏于肌肤而不即发，或因冬不藏精，伏于少阴而不即发，皆待来春加感外寒，触动伏气乃发焉，即经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是也。其初起之证，头身皆痛，寒热无汗，咳嗽口渴，舌苔浮白，脉息举之有余，或弦或紧，寻之或滑或数，此宜辛温解表法为先；倘或舌苔化燥，或黄或焦，是温热已抵于胃，即用凉解里热法；如舌绛齿燥，谵语神昏，是温热深踞阳明营分，即宜清热解毒法，以保其津液也；如有手足瘛疭，脉来弦数，是为热极生风，即宜却热息风法；如或昏聩不知人，不语如尸厥，此邪窜入心包，即宜祛热宣窍法。春温变幻，不一而足，务在临机应变可也。

风温

风温之病，发于当春厥阴风木行令之时，少阴君火初交之际。陈平伯谓春月冬季居多，春月风邪用事，冬初气暖多风，风温之病，多见于此。其实大为不然。不知冬月有热渴咳嗽等证，便是冬温，岂可以风温名之！即按六气而论，冬令如有风温，亦在大寒一节，冬初二字，大为不妥。推风温为病之原，与春温彷佛，亦由冬令受寒，当时未发，肾虚之体，其气伏藏于少阴，劳苦之人，伏藏于肌腠，必待来春感受乎风，触动伏气而发也。其证头痛恶风，身热自汗，咳嗽口渴，舌苔微白，脉浮而数者，当用辛凉解表法。倘或舌绛苔黄，神昏谵语，以及手足瘛疭等证之变，皆可仿春温变证之法治之。

或问曰：因寒触动伏气为春温，初起恶寒无汗。因风触动为风温，初起恶风有汗。二病自是两途，岂可仿前治法？答曰：新感之邪虽殊，伏藏之气则一。是故种种变证，可同一治，必须辨其孰为劳苦之辈，孰为冬藏不精之人，最为切要。试观病势由渐而加，其因于劳苦者可知；一病津液即伤，变证迭出，其因于冬不藏精者又可知。凡有一切温热，总

宜刻刻顾其津液，在阴虚者，更兼滋补为要耳。又问：风温之病，曷不遵仲景之训为圭臬？今观是论，并未有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等证，岂非悖仲景之言[3]以为医乎？曰：此仲景论风温误治之变证也，非常证也。曰：常证何？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常证也。又问：平伯论风温一十二条，总称暴感时气，肺胃为病。鞠通杂于诸温条中，分治三焦。试问以平伯为然，抑亦以鞠通为然？曰：总宜遵《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庶乎宜古宜今。见肺胃之证，即为肺胃之病；见三焦之证，即为三焦之病。弗宜印定可也。又问：春温、风温，皆有伏气为病。今时医每逢春令见有寒热咳嗽，并无口渴之证，便言风温，可乎？曰：可。盖春令之风从东方而来，乃解冻之温风也，谓风温者，未尝不可耳。其初起治法，仍不出辛凉解表之范围也。

温病

尝谓介宾之书，谓温病即伤寒，治分六要五忌；又可之书，谓温病即瘟疫，治法又分九传。殊不知伤寒乃感冬时之寒邪，瘟疫乃感天地之厉气，较之伏气温病，大相径庭，岂可同日而语哉！推温病之原，究因冬受寒气，伏而不发，久化为热，必待来年春分之后，天令温暖，阳气弛张，伏气自内而动，一达于外，表里皆热也。其证口渴引饮，不恶寒而恶热，脉形愈按愈盛者是也。此不比春温外有寒邪，风温外有风邪，初起之时，可以辛温辛凉；是病表无寒风，所以忌乎辛散，若误散之，则变证蜂起矣。如初无汗者，只宜清凉透邪法；有汗者，清热保津法；如脉象洪大而数，壮热谵妄，此热在三焦也，宜以清凉荡热法；倘脉沉实，而有口渴谵语，舌苔干燥，此热在胃腑也，宜用润下救津法。凡温病切忌辛温发汗，汗之则狂言脉躁，不可治也。然大热无汗则死；得汗后而反热，脉躁盛者亦死；又有大热，脉反细小，手足逆冷者亦死；或见痉搐昏乱，脉来促结沉代者皆死。医者不可不知。

刘松峰曰：《云笈七签》中，引作"冬伤于汗"甚妙。盖言冬时过暖，以致汗出，则来年必病温，余屡验之良然。冬日严寒，来春并无温病，以其应寒而寒，得时令之正故耳。且人伤于寒，岂可稽留在身，俟逾年而后发耶？

丰按：冬伤于汗。汗字欠妥，松峰反赞其妙。既谓冬伤于汗，试问春夏秋三时所伤为何物耶？又谓冬时过暖，来年病温，此说是有伏气；又谓人伤于寒，岂可稽留，此说又无伏气。片幅之中如此矛盾，诚为智者一失耳。

温毒

温毒者，由于冬令过暖，人感乖戾之气，至春夏之交，更感温热，伏毒自内而出，表里皆热。又有风温、温病、冬温，误用辛温之剂，以火济火，亦能成是病也。其脉浮沉俱盛，其证心烦热渴，咳嗽喉痛，舌绛苔黄，宜用清热解毒法，加甘草、桔梗治之。然有因温毒而发斑、发疹、发颐、喉肿等证，不可不知。盖温热之毒，抵于阳明，发于肌肉而成斑，其色红为胃热者轻也，紫为热甚者重也，黑为热极者危也，鲜红为邪透者吉也。当其欲发未发之际，宜用清凉透斑法治之；如斑发出，神气昏蒙，加犀角、元参治之。《心法》云：疹发营分，营主血，故色红。《棒喝》云：邪郁不解，热入血络而成疹，疹亦红轻紫重黑危也。虽然邪郁未解，热在营分，但其温毒已发皮毛，与斑在肌肉为大异。盖肺主皮毛，胃主肌肉，所以古人谓斑属足阳明胃病，疹属手太阴肺病，疆界攸分，不容混论，鞠通混而未别，虚谷已驳其非，洵非谬也。当其欲发未发之时，速用辛凉解表法，加细生地、绿豆衣治之，甚者加青黛、连翘治之。又有温热之毒，协少阳相火上攻，耳下硬肿而痛，此为发颐之病，颐虽属于阳明，然耳前耳后，皆少阳经脉所过之地，速当消散，缓则成脓为害，宜内服清热解毒法，去洋参、麦冬，加马勃、青黛、荷叶治之；连面皆肿，加白芷、漏芦；肿硬不消，加山甲、皂刺；外用水仙花根，剥去赤皮与根须，入臼捣烂，敷于肿处，干则易之，俟肤生黍米黄疮为度。又有温热之毒，发越于上，盘结于喉，而成肿痹。《内经》云：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一阴者，手少阴君火也；一阳者，手少阳相火也。二经之脉，并络于喉，今温毒聚于此间，则君相之火并起，盖火动则生痰，痰壅则肿，肿甚则痹，痹甚则不通而死矣。急用玉钥匙

以开其喉，继以清热解毒法，去洋参、麦冬，加僵蚕、桔梗、牛蒡、射干治之，温毒之病，变证极多，至于斑、疹、颐、喉，时恒所有，故特表而出之。

晚　发

晚发者，亦由冬令受寒，当时未发，发于来年清明之后，夏至以前，较之温病晚发一节，故名晚发病也。其证头痛发热，或恶风恶寒，或有汗无汗，或烦躁，或口渴，脉来洪数者是也。亦当先辨其因寒因风而触发者，始可定辛温辛凉之法治之。但其曩受之伏寒，必较温热之伏气稍轻，峻剂不宜孟浪。如无风寒所触者，仍归温病论治。此宜清凉透邪法，加蝉衣、栀壳治之。如有变证，可仿诸温门中及热病之法治之。但是病与秋时之晚发，相去云泥，彼则夏令之伏暑而发于秋，此则冬时之伏气而发于春，慎勿以晚发同名，而误同一治耳。

或问曰：细考风温、春温，发于大寒至惊蛰；温病、温毒，发于春分至立夏，界限虽分，然与《内经》先夏至日为病温，不相符节。何独晚发一病，发于清明之后，夏至以前，偏与《内经》拍合何也？答曰：大寒至惊蛰，乃厥阴风木司权，风邪触之发为风温；初春尚有余寒，寒邪触之发为春温；春分至立夏，少阴君火司令，阳气正升之时，伏气自内而出，发为温病、温毒；晚发仍是温病，不过较诸温晚发一节也。以上五证，总在乎夏至之先，诚与《内经》先夏至日为病温，皆不枘凿矣。

拟用诸法

辛温解表法　治春温初起风寒寒疫，及阴暑秋凉等证。

防风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五分　杏仁一钱五分（去皮尖，研）　广陈皮一钱　淡豆豉三钱

加葱白五寸煎。

是法也，以防风、桔梗，祛其在表之寒邪；杏子、陈皮，开其上中之气分；淡豉、葱白，即葱豉汤，乃《肘后》之良方，用代麻黄，通治寒伤于表。表邪得解，即有伏气，亦冀其随解耳，

凉解里热法　治温热内炽，外无风寒，及暑温冬温之证。

鲜芦根五钱　大豆卷三钱　天花粉二钱　生石膏四钱　生甘草六分

新汲水煎服。

温热之邪，初入于胃者，宜此法也。盖胃为阳土，得凉则安。故以芦根为君，其味甘，其性凉，其中空，不但能去胃中之热，抑且能透肌表之邪，诚凉而不滞之妙品，大胜寻常寒药；佐豆卷之甘平，花粉之甘凉，并能清胃除热，更佐石膏，凉而不苦，甘草泻而能和，景岳名为玉泉饮，以其治阳明胃热有功。凡寒凉之药，每多败胃，惟此法则不然。

清热解毒法　治温毒深入阳明，劫伤津液，舌绛齿燥。

西洋参三钱　大麦冬三钱（去心）　细生地三钱　元参一钱五分　金银花二钱　连翘二钱（去心）

加绿豆三钱，煎服。

此法治温热成毒，毒即火邪也。温热既化为火，火未有不伤津液者，故用银、翘、绿豆，以清其火而解毒；洋参、麦冬，保其津；元参、细地，以保其液也。

却热息风法　治温热不解，劫液动风，手足瘛疭。

大麦冬五钱（去心）　细生地四钱　甘菊花一钱　羚羊角二钱　钩藤钩五钱

先将羚羊角煎一炷香，再入诸药煎。

凡温热之病，动肝风者，惟此法最宜。首用麦冬、细地，清其热以滋津液；菊花、羚角，定其风而宁抽搐；佐钩藤者，取其舒筋之用也。

祛热宣窍法　治温热、湿温、冬温之邪，窜入心包，神昏谵语，或不语，舌苔焦黑，或

笑或痉。

连翘三钱(去心) 犀角一钱 川贝母三钱(去心) 鲜石菖蒲一钱

加牛黄至宝丹一颗,去蜡壳化冲。

是法治邪入心包之证也。连翘苦寒,苦入心,寒胜热,故泻心经之火邪;经曰:"火淫于内,治以咸寒。"故兼犀角咸寒之品,亦能泻心经之火邪;凡邪入心包者,非特一火,且有痰随火升,蒙其清窍,故用贝母清心化痰,菖蒲入心开窍;更用牛黄至宝之大力,以期救急扶危于俄顷耳。

辛凉解表法 治风温初起,风热新感,冬温袭肺咳嗽。

薄荷一钱五分 蝉退一钱(去足翅) 前胡一钱五分 淡豆豉四钱 瓜蒌壳二钱 牛蒡子一钱五分

煎服。如有口渴,再加花粉。

此法取乎辛凉,以治风温初起,无论有无伏气,皆可先施。用薄荷、蝉退,轻透其表;前胡、淡豉,宣解其风;叶香岩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故佐蒌壳、牛蒡开其肺气,气分舒畅,则新邪伏气,均透达矣。

清凉透邪法 治温病无汗,温疟渴饮,冬温之邪内陷。

鲜芦根五钱 石膏六钱(煅) 连翘三钱(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淡豆豉三钱 绿豆衣三钱

水煎服。

此治温病无汗之主方。其伏气虽不因风寒所触而发,然亦有有汗无汗之分。无汗者宜透邪,有汗者宜保津,一定之理也。凡清凉之剂,凉而不透者居多,惟 此法清凉且透。芦根中空透药也,石膏气轻透药也,连翘之性升浮,竹叶生于枝上,淡豆豉之宣解,绿豆衣之轻清,皆透热也。伏邪得透,汗出微微,温热自然达解耳。

清热保津法 治温热有汗,风热化火,热病伤津,温疟舌苔变黑。

连翘三钱(去心) 天花粉二钱 鲜石斛三钱 鲜生地四钱 麦冬四钱(去心) 参叶八分

水煎服。

此治温热有汗之主方。汗多者,因于里热熏蒸,恐其伤津损液,故用连翘、花粉,清其上中之热;鲜斛、鲜地,保其中下之阴;麦冬退热除烦;参叶生津降火。

清凉荡热法 治三焦温热,脉洪大而数,热渴谵妄。

连翘四钱(去心) 西洋参二钱 石膏五钱(煅) 生甘草八分 知母二钱(盐水炒) 细生地五钱

加粳米一撮,煎服。

是法也,以仲圣白虎汤为主,治其三焦之温热也。连翘、洋参,清上焦之热以保津;膏、甘、粳米,清中焦之热以养胃;知母、细地,泻下焦之热以养阴。

润下救津法 治热在胃府,脉沉实有力,壮热口渴,舌苔黄燥。

熟大黄四钱 元明粉二钱 粉甘草八分 元参三钱 麦冬四钱(去心) 细生地五钱

流水煎服。

阳明实热之证,当用大小承气,急下以存津液,但受温热之病,弱体居多,虽有是证,不能遽用是药,故以仲圣调 胃承气为稳,且芒硝改为元明粉,取其性稍缓耳,合用鞠通增液汤方,更在存养阴液之意。

清凉透斑法 治阳明温毒发斑。

石膏五钱(煅用) 生甘草五分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去心) 鲜芦根四钱 豆卷三钱(井水发)

加新荷钱一枚，煎服，如无，用干荷叶三钱亦可。

凡温热发斑者，宜清胃解毒为主。膏、甘治之以清胃，银、翘治之以解毒。更以芦根、豆卷，透发阳明之热；荷钱者即初发之小荷叶也，亦取其轻升透发之意。热势一透，则斑自得化矣。

备用成方

葳蕤汤　治风温初起，六脉浮盛，表实壮热，汗少者，先以此方发表。

葳蕤　白薇　羌活　葛根　麻黄　川芎　木香　杏仁　石膏　甘草

共十味，水煎。日三服。

丰按：风温之病，因风触发，发热有汗，不可汗之。今谓汗者，风必兼寒可知，故兼用羌、葛、麻黄，倘汗多者，不宜浪用。如春温之病，因寒触发，热重无汗，体素盛者，此方权可用之，弱者尚嫌太猛耳。

银翘散　治风温、温病、冬温等证。

金银花　连翘　苦桔梗　薄荷　荆芥穗　淡豆豉　牛蒡子　竹叶　生甘草

鲜芦根汤煎服。

小定风珠方　治温病厥而且呃，脉细而劲者。

生龟版　真阿胶　淡菜　鸡子黄

加童便一杯冲服。

大定风珠方　治温热烁阴，或误表妄攻，神倦瘛疭，脉气虚弱，舌绛苔少，时时欲脱者。

大生地　生白芍　真阿胶　麦冬　生龟版　生鳖甲　生牡蛎　鸡子黄　火麻仁　五味子　炙甘草

水煎服。

丰按：以上三方，皆鞠通先生所制。银翘散，方极轻灵，风温冬温初起者，用之每多应手。至于大小定风珠，似乎腻滞，非脉证审确，不可轻用。

消毒犀角饮　治风热之毒，喉肿而疼，发斑发疹。

防风　荆芥　牛蒡子　甘草　犀角

水煎服。如热盛，加连翘、薄荷、黄芩、黄连。

连翘败毒散　治时毒发颐。

连翘　天花粉　牛蒡子　柴胡　荆芥　防风　升麻　桔梗　羌活　独活　红花　苏木　川芎　归尾　粉甘草

水煎服。如两颐连面皆肿，加白芷、漏芦；坚肿不消，加皂刺、穿山甲；大便燥结，加酒炒大黄。

犀角地黄汤　治胃火热盛，阳毒发斑，吐血衄血。

大生地　生白芍　牡丹皮　犀角

水煎服。热甚如狂者，再加黄芩。

三黄石膏汤　治伤寒温毒，表里俱盛，或已经汗下，或过经不解，三焦大热，六脉洪盛，及阳毒发斑。

黄连　黄芩　黄柏　石膏　栀子　麻黄　淡豆豉

加姜、枣、细茶入煎，热服。

凉膈散　治温热时行，表里实热，及心火亢盛，目赤便闭，胃热发斑。

连翘　栀子　黄芩　薄荷　大黄　芒硝　甘草

加竹叶，煎服。一方加白蜜一匙。

丰按：以上五方，皆治时风温热之毒而成发斑、发疹、发颐、喉肿等证，在体实者，皆

可施之，虚者俱宜酌用。

九味羌活汤　治感冒四时不正之气，伤寒、伤风、温病、热病。

羌活　防风　细辛　苍术　川芎　白芷　黄芩　生地　甘草

加生姜、葱白煎。

丰按：张元素制是方者，必欲人增减用之。如伤寒伤风初起者，黄芩、生地断断难施。温病热病初发者，羌、细、苍、防，又难辄用。可见医方不能胶守，此所谓能使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

临证治案

春温过汗变症

城东章某，得春温时病，前医不识，遂谓伤寒，辄用荆、防、羌、独等药，一剂得汗，身热退清，次剂罔灵，复热如火，大渴饮冷，其势如狂。更医治之，谓为火证，竟以三黄解毒为君，不但热势不平，更变神昏瘛疭。急来商治于丰，诊其脉，弦滑有力，视其舌，黄燥无津。丰曰：此春温病也。初起本宜发汗，解其在表之寒，所以热从汗解，惜乎继服原方，过汗遂化为燥，又如苦寒遏其邪热，发致诸变丛生，当从邪入心包、肝风内动治之。急以祛热宣窍法，加羚羊、钩藤。服一剂，瘛疭稍定，神识亦清，惟津液未回，唇舌尚燥，守旧法，除去至宝、菖蒲，加入沙参、鲜地，连尝三剂，诸恙咸安。

春温甫解几乎误补

三湘刘某之子，忽患春温，热渴不解，计有二十朝来，始延丰诊，脉象洪大鼓指，舌苔灰燥而干，既以凉解里热法治之。次日黎明，复来邀诊，诣其处，见几上先有药方二纸，一补正回阳，一保元敛汗，刘曰：昨宵变证，故延二医酌治，未识那方中肯？即请示之。丰曰：先诊其脉再议。刘某伴至寝所，见病者复被而卧，神气尚清，汗出淋漓，身凉如水，六脉安静，呼吸调匀。丰曰：公弗惧，非脱汗也，乃解汗也。曰：何以知之？曰：脉静身凉，故知之也。倘今见汗防脱，投以温补，必阻其既解之邪，变证再加，遂难治矣。乔梓仍信丰言，遂请疏方。思邪方解之秋，最难用药，补散温凉，概不可施，姑以蒌皮畅其气分，俾其余邪达表；穞豆衣以皮行皮，使其尽透肌肤；盖汗为心之液，过多必损乎心，再以柏子、茯神养其心也；加沙参以保其津，细地以滋其液，米仁甘草，调养中州；更以浮小麦养心敛汗。连服二剂肢体回温，汗亦收住。调治半月，起居如昔矣。

或问曰：先生尝谓凡学时病，必先读仲景之书。曾见《伤寒论》中，漏汗不止，而用附子。今见大汗身凉，而用沙参细地，能不令人骇然？请详其理。答曰：用附子者，其原必寒，其阳必虚。今用沙、地者，其原乃温，其阴乃伤。一寒一温，当明辨之。又问：春温之病，因寒触动，岂无寒乎？曰：子何迂也！须知温在内，寒在外。今大汗淋漓，即有在外之寒，亦当透解，故不用附子以固其阳，而截其既解温邪之路，用沙、地以滋津液，而保其既伤肺肾之阴。若执固阳之法，必使既散之邪复聚，子知是理乎？

风温入肺胃误作阴虚腻补增剧

云岫孙某，平素清癯，吸烟弱质，患咳嗽热渴，计半月矣。前医皆以为阴虚肺损，所服之药，非地、味、阿胶，即沙参、款、麦，愈治愈剧，始来求治于丰，按其脉，搏大有力，重取滑数，舌绛苔黄，热渴咳嗽，此明是风温之邪，盘踞肺胃，前方尽是滋腻，益使气机闭塞，致邪不能达解，当畅其肺，清其胃，用辛凉解表法，加芦根、花粉治之。服二剂，胸次略宽，咳亦畅快，气分似获稍开，复诊其脉稍缓，但沉分依然，舌苔化燥而灰，身热如火，口渴不寐，此温邪之势未衰，津液被其所劫也。姑守旧法，减去薄荷，加入石膏、知母。服至第三剂，则肌肤微微汗润，体热退清，舌上津回，脉转缓怠，继以调补，日渐而安。

风温误补致死

里人范某，患风温时病，药石杂投，久延未愈。请丰诊视，视其形容憔悴，舌苔尖白根黄，脉来左弱右强，发热缠绵不已，咳嗽勤甚，痰中偶有鲜血，此乃赋禀素亏，风温时气未罄，久化为火，刑金劫络，理当先治其标，缓治其本，遂以银翘散，去荆芥、桔、豉，加川贝、兜、蝉，此虽治标，实不碍本，倘见血治血，难免不入虚途。病者信补不服，复请原医，仍用滋阴凉血补肺之方，另服人参、燕窝。不知温邪得补，益不能解，日累日深，竟成不起。呜呼！医不明标本缓急，误人性命，固所不免矣。

风温夹湿

南乡梅某，望七之年，素来康健，微热咳嗽，患有数朝，时逢农事方兴，犹是勤耕绿野，加冒春雨，则发热忽炽，咳嗽频频，口渴不甚引饮，身痛便泻。有谓春温时感，有言漏底伤寒，所进之方，佥未应手。延丰诊治，按其脉，濡数之形，舌苔黄而且腻，前恙未除，尤加胸闷溺赤，此系风温夹湿之证，上宜清畅其肺，中宜温化其脾，以辛凉解表法，去蒌壳，加葛根、苍术、神曲、陈皮治之。服二剂，身痛已除，便泻亦止，惟发热咳嗽，口渴喜凉，似乎客湿已解，温热未清，当步原章，除去苍术、神曲，加入绍贝、蒌根、芦根、甘草。迭进三剂，则咳嗽渐疏身热退净。复诊数次，诸恙若失矣。

胃虚温病

海昌张某，于暮春之初，突然壮热而渴，曾延医治，胥未中机。邀丰诊之，脉驶而躁，舌黑而焦，述服柴葛解肌及银翘散，毫无应验。推其脉证，温病显然，刻今热势炎炎，津液被劫，神识模糊，似有逆传之局，急用石膏、知母，以祛其热；麦冬、鲜斛，以保其津；连翘、竹叶，以清其心；甘草、粳米，以调其中。服之虽有微汗，然其体热未衰，神识略清，舌苔稍润，无如又加呃逆，脉转来盛去衰，斯温邪未清，胃气又虚竭矣。照前方增入东洋参、刀豆壳，服下似不龂龁，遍体微微有汗，热势渐轻，呃逆亦疏，脉形稍缓。继以原法，服一煎，诸恙遂退，后用《金匮》麦门冬汤为主，调理匝月而安。

胃实温病

山阴沈某，发热经旬，口渴喜冷，脉来洪大之象，舌苔黄燥而焦。丰曰：此温病也。由伏气自内而出，宜用清凉透邪法，去淡豉、竹叶、绿豆衣，加杏仁、蒌壳、花粉、甘草治之。服一剂，未中肯綮，更加谵语神昏，脉转实大有力，此温邪炽盛，胃有燥屎昭然，改用润下救津法，加杏霜、枳壳治之。午前服下，至薄暮腹内微疼，先得矢气数下，交子夜始得更衣，有坚燥黑屎十数枚，继下溏粪，色如败酱，臭不可近，少顷遂熟寐矣，鼾声如昔，肤热渐平，至次日辰牌方醒，醒来腹内觉饥，啜薄粥一碗。复脉转为小软，舌苔已化，津液亦生。丰曰：病全愈矣，当进清养胃阴之药。服数剂，精神日复耳。

程曦曰：斯二症皆是温病，见证似乎相仿，一得人参之力，一得承气之勋，可见学医宜参脉证。一加呃逆，脉转洪形，便知其为胃气之虚；一加谵语，脉转实大，便知其为胃气之实。论其常证，相去不远，见其变证，虚实攸分，临证之秋，苟不审其孰虚孰实，焉能迎刃而解耶！

有孕发斑

建德孙某之妻，怀胎五月，忽发温毒之病，延丰诊之，已发斑矣。前医有用辛温发散，有用补养安胎，不知温毒得辛温愈炽，得补养弥盛，是以毒势益张，壅滞肌肉而发为斑，其色紫者，胃热盛也，脉数身热，苔黄而焦，此宜解毒清斑，不宜专用安补。遂以石膏、芦根透阳明之热；黄芩、鲜地，清受灼之胎；佐连翘、甘草以解毒，荷叶以升提 。服一帖，身热稍清，斑色退淡、惟脉 象依然数至，舌苔未见津回，仍守旧章，重入麦冬，少增参叶。继服二帖，诸恙尽退。后用清补之法，母子俱安。

温毒发疹

古越胡某之郎，年方舞象，忽患热渴咳闭，已半月矣，前医罔效，病势日加沉重。遣人

延丰诊治，诣其寓所，先看服过三方，皆是沙参、麦冬、桑皮、地骨，清金止咳等药。审其得病之时，始则发热咳嗽，今更加之胸闭矣，诊其脉，两寸俱盛，此明系温热之毒，盘踞于上，初失宣气透邪之法，顿使心火内炽，肺金受刑，盖肺主皮毛，恐温毒外聚肤腠而发为疹，遂令解衣阅之，果见淡红隐隐，乘此将发未透之际，恰好轻清透剂以治之，宜以辛凉解表法，去蒌壳，加荷叶、绿豆衣、西河柳叶。服下遂鲜红起粒，再服渐淡渐疏，而热亦减，咳亦平。继以清肃肺金之方，未及一旬，遂全瘥耳。

喉痹急证

城东陈某之室，偶沾温毒而成喉痹，来邀诊治，见其颈肿牙闭，不能纳食，惟汤水略为可咽，脉象浮中不著，沉分极数。丰曰：此温毒之证，过服寒凉，则温毒被压，益不能化。索前方一阅果然，据愚意理当先用温宣，解其寒凉药气，俟牙松肿减，而后以凉剂收功。满座皆曰：然。遂以谷精、紫菀开其喉痹；薄荷、荆芥宣散风邪；橘红快膈化痰；甘草泻火解毒；桔梗载诸药之性在上，仍能开畅咽喉；细辛治喉痹有功，且足少阴本药，以少阴之脉，循喉咙也。速令煎尝，另用玉钥匙，即马牙硝钱半，蓬砂五分，僵蚕三分，大泥冰片一分，擂细吹喉，令涎多出。自日晡进药，至二更时候，牙关略展，忽作咳嗽连声。次日复邀诊视，告以病情。丰曰：有生机也。脉形稍起，苔色纯黄，此温毒透达之象。改以元参、细地、绍贝、牛蒡、参叶、射干、大洞果、金果榄等药。迭进三剂，颈肿尽消，咽喉畅利，咳嗽亦渐愈矣。

或问曰：观先生数案，皆用法而不用汤。尝见古人治斑疹颐喉，皆不出吴氏举斑汤、钱氏升葛汤、活人玄参升麻汤、东垣普济消毒饮等方，方内皆用升麻。窃思斑疹赖其透发，颐喉借其升提，今先生舍而不用者，是何意也？答曰：吴淮阴云：升腾飞越太过之病，不当再用升提，说者谓其引经，亦愚甚矣。诚哉非谬也！丰深有味乎斯言。即遇当升透之病，莫如荷叶、桔梗为稳。升麻升散力速，他病为宜，于斑疹颐喉，究难用耳。

伏气晚发

若耶赵某，颇知医理，偶觉头痛发热，时或恶风，自以为感冒风邪，用辛温散剂，热势增重。来迓于丰，脉象洪滑而数，舌根苔黄，时欲烦躁，口不甚渴，丰曰：此晚发证也，不当辛散，宜乎清解之方。病者莞尔而笑，即谓：晚发在乎秋令，春时有此病乎？见其几上有医书数种，内有叶香岩《医效秘传》，随手翻出使阅，阅之而增愧色，遂请赐方，以辛凉解表法，加芦根、豆卷治之。连服三煎，一如雪污拔刺，诸恙咸瘳。

---

〔1〕“汗”，锦章书局本（以下简称锦本）作“寒”。

〔2〕“者”，锦本作“都”。

〔3〕“言”，锦本作“旨”。

卷之二

春伤于风大意

《内经》云：春伤于风。谓当春厥阴行令，风木司权之候，伤乎风也。夫风邪之为病，有轻重之分焉，轻则曰冒，重则曰伤，又重则曰中。如寒热有汗，是风伤卫分，名曰伤风病也；鼻塞咳嗽，是风冒于表，名曰冒风病也；突然昏倒，不省人事，是风中于里，名曰中风病也，当分轻重浅深而治之。且风为六气之领袖，能统诸气，如当春尚有余寒，则风中遂夹寒气，有感之者是为风寒；其或天气暴热，则风中遂夹热气，有感之者是为风热；其或春雨连绵，地中潮湿上泛则风中遂夹湿气，有感之者是为风湿；倘春应温而反寒，非其时而有其气，有患寒如伤寒者，是为寒疫。此七者皆春令所伤之新邪，感之即病，与不即病之伏气，相去天渊，当细辨之。

伤　风

伤风之病，即仲景书中风伤卫之证也，诸 家已详，可毋细论耳。然其初起之大概，亦当述之。夫风邪初客于卫，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象浮缓者，此宜解肌散表法治之。经曰：伤于风者，头先受之，故有头痛之证；风并于卫，营弱卫强，故有发热汗出之证；汗出则腠疏，故有恶风之证；脉浮主表，缓主风，故用解肌散表之法，以祛卫外之风。倘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若误用之，必生他变，然则当按仲景法治之。世俗每见鼻塞咳嗽，遂谓伤风，而不知其为冒风也。冒风之病，详在下篇。

冒　风

冒风者，风邪冒于皮毛，而未传经入里也。汪訒庵曰：轻为冒，重为伤，又重则为中，可见冒见之病，较伤风为轻浅耳。近世每以冒风之病，指为伤风，不知伤风之病，即仲景书中风伤卫之证也。今谓冒风，乃因风邪复冒皮毛，皮毛为肺之合故见恶风、微热、鼻塞、声重 、头痛、咳嗽，脉来濡滑而不浮缓，此皆春时冒风之证据，与风伤卫之有别也，宜乎微辛轻解法治之。倘或口渴喜饮，是有伏气内潜，如脉数有汗为风温，脉紧无汗为春温，务宜区别而治，庶几无误。

或问曰：曾见灵胎书中有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所谓伤风，非仲圣《伤寒论》中之伤风也。今先生竟以风伤卫分为伤风，与灵胎相悖，究竟谁是谁非？曰：灵胎所论之伤风，即是书之冒风；是书之伤风，即仲圣书中风伤卫分之伤风。据理而论，当遵圣训为是，俗语为非。曰：观先生所论之冒风，较伤风为轻，灵胎所论之伤风，为至难治之疾，一轻一重，何其相反？曰：丰谓风邪初冒皮毛，其证轻而且浅，不难数服而瘥，故曰轻也；彼谓邪由皮毛而入于肺，经年累月，病机日深，变成痨怯，故曰至难治之疾也。一论初起，一论病成，何相反之有？

中　风

中风之病，如矢石之中人，骤然而至也。古人谓类中为多，真中极少，是书专为六气而设，故论真中为亟耳。观夫卒中之病，在春中风为多，在夏中暑为多，在秋中湿为多，在冬中寒为多，是以中风之病，详于春令。盖风之中于人也，忽然昏倒，不省人事，或㖞斜舌强，痰响喉间等证。当其昏倒之时，急以通关散取嚏，有则可治，无则多死；口噤者，用开关散擦牙软之；痰涎壅盛，用诸吐法涌之；此乃急则治标之法。再考诸贤论治，惟《金匮》分为四中，最为确当，堪为后学准绳，一曰中经，一曰中络，一曰中腑，一曰中脏。如左右不遂，筋骨不用，邪在经也，当用顺气搜风法治之；口眼㖞斜，肌肤不仁，邪在络也，当用活血祛风法治之；昏不识人，便溺阻隔，邪在腑也，当用宣窍导痰法，益以百顺丸治之；神昏不语，唇缓涎流，邪在脏也，亦宜此法，佐以牛黄清心丸治之。如口开则心绝，目合则肝绝，手撒则脾绝，鼾睡则肺绝，遗溺则肾绝；又有摇头上窜，汗出如油，脉大无伦，或小如纤，皆不可治。

或问：古人治中风每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分，中腑以小续命汤，中脏以三化汤，中血脉以大秦艽汤 。今既曰遵《金匮》之四中，然与原文不符合者何？曰：此遵《金鉴》订正之文，谅无有误耳。曰：论中又谓真中极少，类中为多，究竟真类，何以别耶？曰：忽然昏倒，真类皆有之证，然类中者，但无口眼㖞斜，不仁不用等证也。曰：真类既分，不知类中有几？曰：类中之病有八也：一因气虚之体，烦劳过度，清气不升，忽然昏冒为虚中也，治宜补气；一因气实之人，暴怒气逆，忽然昏倒为气中也，治宜顺气；一因七情过极，五志之火内发，卒然昏倒无知，为火中也，治宜凉膈；一因过饱，感受风寒，或因恼怒气郁食阻，忽然昏厥，为食中也，治宜宣消；一因登坟入庙，冷屋栖迟，邪气相侵，卒然妄语，头面青黑，昏不知人，为恶中也，治宜辟邪；所有暑中论在卷四，湿中论在卷六，寒中论在卷八。此八者，皆称为类中也。

程曦曰：是书以《金匮》之四中为准绳，而不以《内经》偏枯、风痱、风懿、风痹四者为纲领何？思之良久，恍然有会。盖偏枯者，半身不遂也；风痱者，四肢不举也；风懿者，卒然不语也；风痹者，遍身疼痛也。窃谓偏枯风痱、风懿，皆属中风，而风痹一病断断不能混入，恐后学者，以痹为中，所以宗后圣而未宗先圣，职是故耳。

江诚曰：诸书以半身不遂，分出左瘫、右痪，不用、不仁。盖谓瘫者坦也，筋脉弛纵，坦然不收；痪者涣也，气血涣散，筋骨不用。又谓右为不用，左为不仁，其实瘫与不仁，即论中之邪中乎络也；痪与不用，即论中之邪中乎经也。今以此四中括之，真所谓要言不烦矣。

风　寒

经云：风为百病之长也，以其能统诸气耳。夫春令之风，多兼温气；夏令之风，多兼暑气；秋令之风，多兼湿气；冬令之风，多兼寒气。今风寒之病，不论于冬，而论于春令者，盖以风为重也，如冬令之风寒，以寒为重可知，若此别之，在春令辛温不宜过剂，在冬令辛热亦可施之，所以前人用药宜分四时，洵非谬也。是论风寒者，缘于初春尚有余寒，所至之风，风中夹寒，人感之者，即寒热头痛汗出不多，或嗽，或体痠，脉来浮大，或兼弦紧是也，宜以辛温解表法治之。然此病较当春之寒疫稍轻，较冬令之伤寒则更轻矣，治之得法，不难一、二剂而瘳，但当审其兼证为要，如兼痰者，益以苓、夏，兼食者，加入神、查，随证减增，庶几有效。

风　热

春应温而过热是为非时之气，所感之风，风中必夹热气，故名风热病耳，此不但与风温为两途，抑且与热病为各异。盖风温、热病，皆伏气也；风热之邪，是新感也。其初起寒微热甚，头痛而昏，或汗多，或嗽，或目赤，或涕黄，舌起黄苔，脉来浮数是也，当用辛凉解表法为先；倘恶寒头痛得瘥，转为口渴喜饮，苔色黄焦，此风热之邪已化为火，宜改清热保津法治之；倘或舌燥昏狂，或发斑发疹，当仿热病门中之法治之。或问曰：尝见昔贤所谓春应温而反寒，是为非时之气；今先生谓春应温而过热，亦为非时之气。昔今之论，何其相反？请详悉之。答曰：昔贤之论，固非有谬；丰之鄙论，亦有所本。谓春应温而过热，即《金匮》所谓至而太过，《礼记》所谓春行秋[1]令也；昔贤谓春应温而反寒，即《金匮》所谓至而不去，《礼记》所谓春行冬令也。

风　湿

风湿之病，其证头痛、发热，微汗、恶风，骨节烦疼，体重微肿，小便欠利，脉来浮缓是也。罗谦甫云：春夏之交，人病如伤寒，为风湿证也，宜用五苓散自愈。由是观之，风湿之邪，多伤于太阳者，不待言矣！宜用两解太阳法疏其膀胱经，复利其膀胱之府也。如风胜者，多用羌、防；湿胜者，多加苓、泽；阴虚之体，脉中兼数，宜加黄柏、车前；阳虚之体，脉内兼迟，宜入戟天、附片。医者总宜分其风胜湿胜，辨其阴虚阳虚，庶无贻误。

喻嘉言曰：风湿之中人也，风则上先受之，湿则下先受之，俱从太阳膀胱而入。风伤其卫，湿留关节，风邪从阳而亲上，湿邪从阴而亲下，风邪无形而居外，湿邪有形而居内，上下内外之间，邪相搏击，故显汗出、恶风、短气、发热、头痛、骨节烦疼、身重微肿等证，此固宜从汗解。第汗法与常法不同，贵徐不贵骤，骤则风去湿存，徐则风湿俱去也。

丰按：论风湿，惟嘉言先生为白眉，明出上下表里，可谓批却导窍矣，更妙论汗之法，贵徐不贵骤，此五字诚为治风湿之金针，学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寒　疫

叔和《序例》曰：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气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考之《金鉴》，又谓：春应温而反寒，名曰寒疫。据此而论，春有是病，而夏秋无是病也。其实夏令之寒，是为阴暑之病，秋月之寒，是为秋凉燥气，此分明夏秋不病寒疫，当宗《金鉴》之训，

寒疫在乎春令也。盖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概众人之病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此又与瘟疫之疫，相悬霄壤，须知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寒疫乃反常之变气也。其初起头痛、身疼，寒热无汗，或作呕逆，人迎之脉浮紧者，宜用辛温解表法治之，观此见证，与冬令伤寒初客太阳无异，因在春令，所以不名伤寒，又因众人之病相同，所以名为寒疫，然其治法，又与伤寒相去不远矣。如有变证，可仿伤寒法治之。

或问曰：先生谓夏令之寒，是为阴暑之病，倘未交小暑、大暑之令，而受立夏、小满、芒种、夏至之寒，可以名寒疫否？可也。昔贤谓夏应热而反凉，是为非时之气，若果见证与寒疫相合，不妨用寒疫之方，此所谓超乎规矩之外，仍不离乎规矩之中也。

拟用诸法

解肌散表法　治风邪伤卫，头痛畏风，发热有汗等证。

嫩桂枝　白芍药　粉甘草　生姜　大枣

水煎服。

此仲景之桂枝汤，治风伤卫之证也。舒弛远曰：桂枝走太阳之表，专驱卫分之风；白芍和阴护营，甘草调中解热，姜辛能散，枣甘能和，又以行脾之津液，而调和营卫者也。

微辛轻解法　治冒风之证，头微痛，鼻塞，咳嗽。

紫苏梗一钱五分　薄荷梗一钱　牛蒡子一钱五分　苦桔梗一钱五分　瓜蒌壳二钱　广橘红一钱（去白）

水煎服。

凡新感之风邪，惟冒为轻，只可以微辛轻剂治之。夫风冒于皮毛，皮毛为肺之合，故用紫苏、薄荷以宣其肺，皆用梗而不用叶，取其微辛力薄也。盖风为阳邪，极易化火，辛温之药，水宜过用，所以佐牛蒡之辛凉，桔梗之辛平，以解太阴之表，及蒌壳之轻松，橘红之轻透，以畅肺经之气，气分一舒，则冒自解矣。

顺气搜风法　治风邪中经，左右不遂，筋骨不用。

台乌药一钱　陈橘皮一钱五分　天麻一钱　紫苏一钱五分　甘菊花一钱　参条二钱　炙甘草五分　宣木瓜一钱

加桑枝三钱为引，水煎服。

此师古人顺风匀气散之法，以治风邪中经之病也。香岩曰：经属气。所以进乌药、陈皮以顺其气，天麻、苏、菊以搜其风。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佐参、草辅其正气；更佐木瓜利其筋骨，桑枝遂其左右之用也。

活血祛风法　治风邪中络，口眼㖞斜，肌肤不仁。

全当归三钱（酒炒）　川芎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酒炒）　秦艽一钱五分　冬桑叶三钱　鸡血藤胶一钱

加橘络二钱，煎服。

此治风邪中络之法也。香岩云：络属血。故用鸡藤、川芎以活其血，即古人所谓治风须养血，血行风自灭也。经曰：营虚则不仁。故用当归、白芍补益营血，而治不仁也。秦艽为风药中之润品，散药中之补品，且能活血荣筋；桑叶乃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最能滋血去风，斯二者，诚为风中于络之要剂。更佐橘络以达其络，络舒血活，则风邪自解，而㖞斜自愈矣。

宣窍导痰法　治风邪中脏中腑，及疟发昏倒等证。

远志一钱（去心）　石菖蒲五分　天竺黄二钱　杏仁三钱（去皮尖，研）　瓜蒌实三钱（研）　僵蚕三钱（炒）　皂角炭五分

水煎，温服。

风邪中于脏腑者，宜施此法，其中乎经，可以顺气搜风；其中乎络，可以活血祛风；今

中脏腑，无风药可以施之，可见中脏之神昏不语，唇缓涎流，中腑之昏不识人，便溺阻隔等证，确宜宣窍导痰。方中天竺、远、菖，宣其窍而解其语；杏仁、蒌实，导其痰且润其肠；僵蚕化中风之痰，皂角通上下之窍，此一法而两用也。尤恐其力之不及，中腑更佐以百顺，中脏更佐以牛黄，按法用之，庶无差忒。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辛凉解表法　见卷一

清热保津法　见卷一。

两解太阳法　治风湿之证，头痛身重，骨节烦疼，小便欠利，

桂枝一钱五分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生米仁四钱　苦桔梗一钱五分

流水煎服。

斯法也，乃两解太阳风湿之邪，风邪无形而居外，所以用桂枝、羌、防，解其太阳之表，俾风从汗而出；湿邪有形而居内，所以用苓、泽、米仁，渗其膀胱之里，俾湿从溺而出；更以桔梗通天气于地道，能宣上复能下行，可使风湿之邪，分表里而解也。嘉言虽谓风湿之病，固宜从汗而解，然风胜于湿者，则湿可随风去，倘湿胜于风者，则宜此法治之。

备用成方

海藏神术散　治外感风寒，发热无汗。

苍术　防风　甘草。

加生姜、葱白，煎服。

香苏饮　治四时感冒风寒，头痛发热，或兼内伤，胸闷咳逆。

香附　紫苏　陈皮　甘草

加姜、葱煎。伤食，加砂、曲；咳嗽，加桑、杏；有痰，加苓、夏；头痛，加芎、芷；有汗，加桂枝；无汗，加麻黄。

参苏饮　治外感内伤，发热咳嗽，伤风泄泻等证。

人参　紫苏　茯苓　陈皮　半夏　甘草　枳壳　桔梗　前胡　干葛　木香

加姜、枣煎。外感多者，去枣，加葱白；肺中有火，去人参，加杏仁、桑皮。

金沸草汤　治肺经伤风，头目昏痛，咳嗽多痰，

金沸草（即旋复花，用绢包煎）　制半夏　茯苓　前胡　荆芥　细辛　甘草

加姜、枣煎。如胸闷，加枳壳、桔梗；有热，加柴胡、黄芩；头痛，加川芎。

桂枝汤　治风伤卫。阳浮而阴弱，发热头痛，自汗恶风，鼻鸣干呕等证。

药味见解肌散表法，在本卷。

丰按：神术散，香苏散，皆治风寒之轻证也，重则不可恃耳。参苏饮，乃治气虚之外感，稍壮者减参可也。金沸草汤，治肺经之伤风；桂枝汤，治卫分之伤风。此皆疏散之方，施治有别，弗宜混用。

通关散　治中风不省人事。

南星　皂角　细辛　薄荷　生半夏

共为细末。吹入鼻中，有嚏可治，无嚏难治。

开关散　治中风口噤。

乌梅肉　上冰片　生南星

为末。擦牙，其噤可开。

此二方乃救暴中之急，预当备之。

小续命汤　治中风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㖞斜，语言蹇涩，及刚柔二痉。

防风　桂枝　麻黄　杏仁　川芎　白芍　人参　甘草　黄芩　防己　附子

加姜、枣，煎服。

三化汤　治中风邪气作实，二便不通。

羌活　大黄　厚朴　枳实

水煎，温服。

大秦艽汤　治中风手足不能运掉，舌强不能言语，风邪散见，不拘一经者。

秦艽　石膏　当归　白芍　川芎　生地　熟地　白术　茯苓　甘草　黄芩　防风　羌活　独活　白芷　细辛

水煎，温服。

乌药顺气散　治中风遍身顽麻，骨节疼痛，步履艰难，语言蹇涩，口眼㖞斜，喉中气急有痰。

乌药　橘红　麻黄　川芎　白芷　僵蚕　枳壳　桔梗　姜炭　炙草

加姜、葱煎。

顺风匀气散　治中风半身不遂，口眼㖞斜。

乌药　沉香　青皮　木瓜　白芷　天麻　苏叶　人参　白术　甘草

加生姜，煎服。

牵正散　治中风口眼㖞斜，无他证者。

白附子　僵蚕　全蝎等分

为末。每服二钱，酒调下。

丰按：以上诸方，皆治真中之病。若东垣所谓：烦劳过度，清气不升而中者，丹溪所谓：湿热生痰，痰气上冒而中者，河间所谓：七情过极，五志之火内发而中者，此皆为类中之病，慎毋误投。

黄耆五物汤　治风痱身无痛，半身不遂，手足无力，不能动履者。久久服之，自见其功。

炙黄耆　炒白芍　嫩桂枝

加姜、枣，煎服。

防风黄耆汤　治中风不能言，脉迟而弱者。

防风　黄耆

水煎，温服。

丰按：此二方，皆用黄耆，是治气虚之体，患中风之病也，非肾虚不涵肝木，木动生风，而发眩仆之虚风可比，务宜分别而治，庶不龃龉。

防风通圣散　治一切风寒暑湿，饥饱劳役，内外诸邪所伤，及丹、斑、瘾疹等证。

防风　荆芥　麻黄　桔梗　连翘　栀炭　黄芩　薄荷　大黄　芒硝　石膏　滑石　白术　甘草　当归　白芍　川芎

加生姜、葱白煎。

丰按：此方是河间所制，主治甚多，不能尽述，其药味表里气血皆备，医者不能拘守成方，务宜临时权变。本方除大黄、芒硝名双解散 。汪訒菴曰：麻、防、荆、薄、川芎以解表，芩、栀、膏、滑、连翘以解里，复有归、芍以和血，甘、桔、白术以调气，故曰双解。

柴葛解肌汤　治太阳阳明少阳合病，头目眼眶痛，鼻干不得眠，寒热无汗，脉 象微洪，或兼弦。

柴胡　葛根　羌活　白芷　黄芩　赤芍　桔梗　甘草　石膏

加姜、枣，煎服。

《金鉴》云：此方陶华所制，以代葛根汤。凡四时太阳阳明少阳合病之轻证，均宜此汤加减治之。如无太阳证者，减羌活；无少阳证者，减柴胡；下利减石膏，以避里虚；呕逆加半夏，以降里逆。

苏羌饮　治寒疫有效，并治伤风伤寒，可代麻、桂、十神之用。

紫苏　羌活　防风　陈皮　淡豉　生姜　葱白

丰按：是方乃刘松峰所制，治寒疫之功颇捷，倘丰之辛温解表法，未获效者，可继此方，堪为接应之兵也，慎毋忽诸。

临证治案

冒风轻证不慎口食转重

城西孙某，感冒风邪，丰用微辛轻解法加杏仁、象贝治之。服二剂，复来赶请，谓方药无灵，病忽益剧，息贲胸闭，鼻衄如泉。即往诊之，寸脉皆大，沉按滑数而来。丰曰：此风痰壅闭于肺，化火劫络之证也，方中并无补剂，何得加闭？又无热药，何得动衄？询其日昨所食之物，乃火酒下鸡，夫鸡乃关风之物，酒为助火之物，宜乎增剧，无怪方药。遂用金沸草汤去细辛、荆芥，加葶苈、杏仁降肺气以开其闭，黄芩、栀炭清血热而止其衄，连服三煎，即中病机。若以查肉、鸡金消其积，葛花枳椇解其酲，便是刻舟求剑矣。

风邪中络

城西马某之母，望八高年，素常轻健，霎时暴蹶，口眼㖞斜，左部偏枯，形神若塑，切其脉端直而长，左三部皆兼涩象。

丰曰：此血气本衰，风邪乘虚中络，当遵古人治风须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法。于是遂以活血祛风法，加首乌、阿胶、天麻、红枣治之，连服旬余，稍为中窾。复诊脉象，不甚弦而小涩，左肢略见活动，口眼如常，神气亦清爽矣，惟连宵少寐，睡觉满口焦干，据病势已衰大半，但肝血肾液与心神，皆已累亏，姑守旧方，除去秦艽、桑叶、白芍、天麻，加入枸杞、苁蓉、地黄、龙眼，又服十数剂，精神日复，起居若旧矣。

中风急证

南乡余某，年将耳顺，形素丰肥，晨起忽然昏倒，人事无知，口眼㖞斜，牙关紧闭，两手之脉皆浮滑，此为真中风也，诚恐痰随风涌耳。令购苏合香丸，未至痰声遂起，急以开关散先擦其龈，随化苏合香丸，频频灌下，少焉，痰如鼎沸，隔垣可闻，举家惊惶，索方求救，又令以鹅翎向喉内蘸痰，痰忽涌出，约有盈碗，人事略清，似有软倦欲寐之状。屏去房内诸人，待其宁静而睡，鼻有微鼾，肤有微汗，稍有痰声。顷间又一医至，遂谓鼾声为肺绝，汗出为欲脱，不可救也，即拂衣而去。丰思其体颇实，正未大虚，汗出微微，谅不至脱，痰既涌出，谅不至闭，询其向睡，亦有鼾声，姑以宣窍导痰法加东参、姜汁治之，从容灌下，直至二更时分，忽闻太息一声，呼之遂醒，与饮米汤，牙关似觉稍松，诘其所苦，又有垂头欲睡之态，即令弗扰，听其自然，依旧鼾声而寐，汗出周身，至次日黎明甫醒，皮肤汗减，痰声亦平，口眼亦稍端正。复诊其脉，滑而不浮，似乎风从微汗而去，痰尚留滞于络也。继用茯神、柏子养心收汗，橘络、半夏舒络消痰，加穞豆、桑叶以搜余风，远志、菖蒲以宣清窍，更佐参、甘辅正，苏合开痰，本末兼医，庶几妥当，合家深信，一日连尝二剂，至第五朝诸恙皆减，饮食日渐进矣。

中风脱证

城中郑某，年届古稀，倏然昏仆，左肢不遂，肌肤不仁，无力而瘫，舌强言蹇。郡中医士，或专用补益，或专以疏风，或开窍消痰，或标本兼理，咸未中病。迨邀丰诊，脉小如纤，汗下如雨，喘急遗溺，神识昏蒙。丰曰：脱证见矣，不可挽也。乃郎再四求治，念其孝心纯笃，勉存一法，用高丽人参五钱，附片三钱，姜汁一匙，令浓煎频频服之。又迎他医，亦系参附为君，延至三天，果归大暮。

真中死证

北野贺某之妻，陡然昏倒，口目歪斜，神识朦胧，左肢不遂，牙关紧闭，脉大无伦，但

其鼾声似睡，分明肺绝之征。谓其婿曰：死证已彰，不可救也。复延他医诊治，终不能起。

程曦曰：观前之郑案，至于汗多喘急，遗溺神昏，脉小如纤，知为脱证；此案神昏牙闭，鼻息如鼾，脉大无伦，知为绝证，脱绝之证已显，死期可必矣。思吾师课徒之心甚苦，书中轻案重案及死案，一概详之，未始非临证之一助也。

风湿两感

海昌濮某之媳，孤帏有数载矣，性情多郁，郁则气滞，偶沾风湿，遂不易解。始则寒热体疼，继则遍身浮肿，述服数方，佥未中肯。丰知其体素亏，剥削之方，似难浪进，姑以两解太阳法去米仁泽泻二味，白茯有皮，再加陈皮、厚朴、香附、郁金治之。服二剂稍有汗出，寒热已无，浮肿略消，下体仍甚。思前贤有上肿治风，下肿治湿之说，姑照旧法除去羌活，更佐车、椒、巴戟，连尝五剂，始获稍宽，后用调中化湿之方，医治旬余，得全瘥矣。

风湿误为风温

须江毛某，贩柴来城，忽然患病，曾延医治乏效，来迓于丰。见其所服之方，皆作风温论治，诊其脉，弦而缓，考其证，寒热身疼，舌苔虽黄，黄而滋腻，口虽作燥，不甚引饮。丰曰：此属风湿时邪，实非风温伏气，就目前厥阴主气而论，风温之病似矣，不审今春淫雨缠绵，地中之湿上泛，随时令之风而袭人，遂成诸证，况无咳嗽口渴，又无滑数之脉，显然非风温也，宜从风湿立法。以平胃、神术、葱豉三方合为一剂，连进数服而安。

产后寒疫

豫章邱某之室，分娩三朝，忽患时行寒疫。曾经医治，有守产后成方用生化者，有遵丹溪之法用补虚者，佥未中的，而热势益张。邀丰诊之，脉似切绳转索，舌苔满白，壮热汗无。

丰曰：此寒疫也，虽在产后，亦当辛散为治。拟用辛温解表法去桔梗，加芎、芷、干姜、黑荆、穞豆，嘱服二剂，则热遂从汗解，复用养营涤污之法，日渐而瘳。

时行寒疫

城中王某之女刚针蓆时，偶觉头痛畏寒，身热无汗。延医调治，混称时证，遂用柴葛解肌，未效又更医治，妄谓春温伏气，用葵蒉汤又未中病，始来商治于丰，按其脉，人迎紧盛，舌白而浮，口不干渴。丰曰：春应温而反寒，寒气犯之，是为时行寒疫。前二方，未臻效者，实有碍乎膏、芩，幸同羌、葛用之，尚无大害，据愚意法当专用辛温，弗入苦寒自效。即以松峰苏羌饮加神曲、豆卷治之，令其轻煎温服，谨避风寒，复被安眠，待其汗解。服一煎，果有汗出，热势遂衰，继服一煎，诸疴尽却矣。

---

〔1〕“秋”，锦本作“夏”。

卷之三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大意

经谓：春伤于风者，乃即病之新感也，即二卷中伤风冒风之证；今谓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者，此不即病之伏气也。盖风木之气，内通乎肝，肝木乘脾，脾气下陷，日久而成泄泻。经又云：邪气留连，乃为洞泄。此亦言伏气为病。可见飧泄洞泄，皆由伏气使然。然有寒泻、火泻、暑泻、湿泻、痰泻、食泻，虽不因乎伏气，又不得不并详之。盖飧泄则完谷不化；洞泄则直倾于下；寒泻则脉迟溺白，腹中绵痛；火泻则脉数溺赤，痛一阵，泻一阵；又有烦渴面垢为暑泻；胸痞不渴为湿泻；或时泻，或时不泻为痰泻；嗳气作酸，泻下腐臭为食泻。泄泻之病，尽于斯矣。《灵枢》又云：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肠澼者，古之痢名也。痢有风、寒、热、湿、噤口、水谷、休息、五色之分，均宜辨治。风痢者，似肠风下血而有

痛坠；寒痢者，下稀水而清腥，腹中痛甚；热痢者，如鱼脑而稠粘，窘迫而痛；湿痢者，色如豆汁，胸闷腹疼；又有下痢不食，或呕不能食，名噤口痢；糟粕脓血杂下者，名水谷痢；时发时止者，名休息痢；五色脓血相混而下名五色痢。痢证多端，治宜分别。复揣夏生后泄肠澼之训，是独指风痢而言，其余之痢，在夏为少，在秋为多，而吾医者，又弗可胶于句下耳。

飧　泄

推飧泄致病之因，乃风邪也，木胜也，寒气也，脾虚也，伏气也。《内经》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又云：久风为飧泄。据此而论，因风邪致病。又云：厥阴之胜，肠鸣飧泄。又云：岁木太过，民病飧泄。据此而论，因木胜致病。又云：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飧泄。据此而论，因寒气致病。又云：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据此而论，因脾虚致病。又云：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据此而论，因伏气致病。总而言之，良由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木之邪，不能条达，郁伏于脾土之中，中土虚寒，则风木更胜，而脾土更不主升，反下陷而为泄也，故经又谓：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所以当春升发之令而不得发，交夏而成斯证矣。其脉两关不调，或弦而缓，肠鸣腹痛，完谷不消，宜以培中泻木法治之；如尺脉沉迟，按之无力，乃属下焦虚寒，寒则不能消谷而成是病，宜以补火生土法治之；倘脉细小而迟，手足寒者，不易治也，勉以暖培卑监法治之；倘日久谷道不合，或肛门下脱，乃元气下陷也，急以补中收脱法治之；飧泄之病，属虚者多，属实者少，如执治泻不利小便之偏，必致不起，悲夫！

或问曰：诸贤论飧泄，皆谓湿兼风也，又谓湿多成五泻，又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今先生论中一无湿字，反谓偏利小便，必致不起，能不违悖古人乎？答曰：是病专论春伤于风之伏气，所以论风而未及湿，如有湿邪相混，即有湿之见证，辨之明确，始可佐之通利。盖飧泄下利清谷，乃属脾土虚寒，不能运化而下陷，倘执通利趋下之方，岂非落井而又下石哉！通篇皆本《内经》，何违悖之有？又问曰：先生谓飧泄乃属脾土虚寒，所以下利清谷，殊未见《医统》又云：胃火，由火性急速，传化失常，为邪热不杀谷也。《指掌》亦谓：完谷不化，以火治之。由是观之，又与先生之论，不相符节，究竟以前人为火乎？抑亦以先生为寒乎？答曰：丰按《内经》而推，飧泄属虚者固矣；《医统》《指掌》皆谓为火者，其实即诸泻中之火泻也。须知寒与火，极易明辨，如脉数苔黄，小溲热赤，即是属火之泻，否则便是虚寒。问者首肯而退。

洞　泄

经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邪气留连，乃为洞泄。盖因风木之邪，留连既久，木气克土，则仓廪不藏而为洞泄，可见是病，亦由伏气所致也。李士材曰：洞泄一名濡泄，濡泄因于湿胜。此病非但因伏气内留，中气失治，亦有湿气相兼致病也。

考其脉象，软缓乏力，或关脉兼弦，身重神疲，肢体懈怠，下利清谷，小便短赤是也，宜乎培中泻木法加苍术、泽泻治之。经曰：肾脉小甚为洞泄。盖肾为胃关，因肾虚失闭藏之职，伏邪乘虚而深陷也，宜乎补火生土法加煨葛、荷叶治之。总之脾虚以补中为先，肾虚以固下为亟，风胜佐之疏透，湿胜佐之渗利，临证之顷，神而明之，则旋踵之祸，庶几免焉。

程曦曰：观飧泄洞泄之论，总不离乎木气克土，故治洞泄，皆仿飧泄之法，然其中之虚实，当细别之。盖飧泄因脾虚为多，所以完谷不化；洞泄因湿胜为多，所以体重溺红。属脾虚者，不宜偏利；属湿胜者，不宜偏补。斯二者，皆当审其虚实而分治之。

寒　泻

寒泻者，因寒而致泻也，不比飧泄洞泄，皆属春伤于风之伏气。伏气之泻，前二篇已详晰矣，所有寒、火、暑、湿、痰、食等泻，虽不因乎伏气，然又不可不详。盖寒泻致病之原，良由感受乎寒，寒气内袭于脾，脾胃受寒则阳虚，虚则不司运用，清阳之气，不主上升，反

下陷而为便泻。故所下澄沏清冷，俨如鸭粪，腹中绵痛，小便清白，脉来缓怠近迟，此宜暖培卑监法去西潞、益智，加木香、查炭治之。书又云：寒泻即鹜泻，以其泻出如鸭鹜之粪也。又谓：鸭溏者，湿兼寒也。若有湿证所著，宜佐化湿之药，随其证而加减可也。

火　泻

火泻，即热泻也。经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暴注者，卒暴注泻也，下迫者，后重里急也。其证泻出如射，粪出谷道，犹如汤热，肛门焦痛难禁，腹内鸣响而痛，痛一阵，泻一阵，泻复涩滞也，非食泻泻后觉宽之可比，脉必数至，舌必苔黄，溺必赤涩，口必作渴，此皆火泻之证也。张介宾曰：热胜则泻，而小水不利者，以火乘阴分，水道闭塞而然，宜用通利州都法去苍术，加芩、连治之。大概暴注新病者可利，实热闭涩者可利，形气强壮者可利，小腹胀满者可利，今泄泻属火而不寒，属实而不虚，故可用通利之法。如久病阴亏者，气虚属寒者，皆不可利，医者不可以不知也。

暑　泻

长夏暑湿之令，有人患泄泻者，每多暑泻也。夫暑热之气，不离乎湿，盖因天之暑热下逼，地之湿热上腾，人在气交之中，其气即从口鼻而入，直扰中州，脾胃失消运之权，清浊不分，上升精华之气，反下降而为便泻矣。考暑泻之证，泻出稠粘，小便热赤，脉来濡数，其或沉滑，面垢有汗，口渴喜凉，通体之热，热似火炎，宜以清凉涤暑法，用却燔蒸，譬如商飚飒然倏动，则炎燄自荡无余矣。如夹湿者，口不甚渴，当佐木通、泽泻。如湿盛于暑者，宜仿湿泻之法可也。

湿　泻

《内经》云：湿胜则濡泄。《难经》曰：湿多成五泄。可见泄泻之病，属湿为多。湿侵于脾，脾失健运，不能渗化，致阑门不克泌清别浊，水谷并入大肠而成泄泻矣。湿泻之为病，脉象缓涩而来，泻水而不腹痛，胸前痞闷，口不作渴，小便黄赤，亦或有腹中微痛，大便稀溏之证。考治湿泻之法，惟念我先生可宗，乃曰渗利使湿从小便而去，如农人治涝，导其下流，虽处卑监，不忧巨浸。经曰：治泻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若此论之，必当渗利膀胱，宜用通利州都法，则泻自得止矣。

或问曰：观先生是论，既引《内经》之濡泄，复引《难经》之五泄，何书中不列濡泄之门，又不发五泄之论，如斯简括，讵无挂漏乎？答曰：濡泄即洞泄，洞泄之病，已论于前。五泄即胃、脾、大肠、小肠、大瘕也。考《五十七难》中，胃泄、脾泄，即今之食泻也，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即今之痢疾也。食泻、痢疾，皆详于后，可弗置论耳。

痰　泻

痰泻者，因痰而致泻也。昔贤云：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夫痰乃湿气而生，湿由脾弱而起。盖脾为太阴湿土，得温则健，一被寒湿所侵，遂困顿矣，脾既困顿，焉能掌运用之权衡，则水谷之精微，悉变为痰。痰气上袭于肺，肺与大肠相为表里，其大肠固者，肺经自病，而为痰嗽；其不固者，则肺病移于大肠，而成痰泻矣。其脉弦滑之象，胸腹迷闷，头晕恶心，神色不瘁，或时泻，或时不泻是也。宜以化痰顺气法治之，俾其气顺痰消，痰消则泻自止矣。

食　泻（附：饮泻）

食泻者，即胃泻也。缘于脾为湿困，不能健运，阳阴胃府，失其消化，是以食积太仓，遂成便泻。其脉气口紧盛，或右关沉滑，其证咽酸嗳臭，胸脘痞闷，恶闻食气，腹痛甚而不泻，得泻则腹痛遂松，当用查曲平胃法治之。又有渴能饮水，水下复泻，泻而大渴，名为溢饮滑泻，即《金鉴》中之饮泻，良由水渍于胃而然，宜用增损胃苓法去厚朴、苍术，加白术、甘草治之。近来之医，饮、食混称者多，岂可不为分别哉！

或问：先生之书，专为六气而设，今痰泻、食泻，不关六气，亦杂论其中，究系何意？答

曰：痰从湿生，湿非六气之一乎？食泻即胃泻，胃泄居五泄之一，越人谓湿多成五泄，食泻岂无湿乎？前论飧泄洞泄，皆因伏气致病，其寒泻因寒，火泻因火，暑泻因暑，湿泻因湿，然痰泻、食泻，虽因痰食，亦难免乎无湿，而飧、洞、寒、火、暑 、湿等泻，偶亦有痰食相兼，兼证如文字之搭题，弗宜顾此失彼，医者不可不明。

风 痢

《针经》云：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注家谓春令伤乎风邪，风木内干，损其胃气，则上升清阳之气，反内陷而为飧泄，久则传太阴而为肠澼，此分明因风而致，故谓之风痢也。夫风痢之证，先作泄而后作痢，脉象每见沉小而弦，腹微痛而有后重，似肠风而下清血，此由春令之伏气，至夏而发，是属木胜土亏之候。如体素寒者，宜用培中泻木法加木香、苍术治之；体素热者，宜本法去吴萸、炮姜，加芩、连、煨葛治之；如胸闷溺赤者，必夹湿也，宜佐赤苓、泽泻治之；吞酸嗳腐者，必夹食也，宜佐山查、厚朴治之。

或问曰：古云：先泻后痢，为脾传肾。今风痢亦先泻后痢，究竟系脾传肾否？曰：否也。昔贤谓先泻后痢，为土克水之证。此言先泻后痢者，由风木克胃，胃传脾之证，自是两途，当辨治之。又问曰：尝见痢疾发于秋令者多，夏令者少。今言至夏而发，得无谬乎？曰：诸痢多发于秋令，或发于夏秋之交，惟风痢独发于夏，盖由春时之伏气，从内而发。经曰：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此之谓也。

寒 痢

前言风痢，是论春时伏气，至夏而发，其余之痢则不然。今先以寒痢论之，其病虽发于夏秋之交，其实受寒较受暑为多。景岳云：炎热者，天之常令，当热不热，必反为灾。因热贪凉，人之常事，过食生冷，所以致痢，每见人之慎疾者，虽经盛暑，不犯寒凉，终无泻痢之患。可见寒痢之证，实因炎热贪凉，过食生冷，冷则凝滞，中州之阳，不能运化，清气不升，脾气下陷，以致腹痛后重，痢下白色，稀而清腥，脉迟苔白者，当去其寒，兼扶脾土，则痢自止，宜用暖培卑监法佐以查炭、木香治之。然而寒痢亦有赤色者，不可不别，总之以脉迟苔白为据。倘脉数苔黄者便为热痢，温热之品，又不可施。医者总当以脉舌分其寒热，慎弗忽诸。

王海藏曰：寒毒内伤，复用寒凉，非其治也。况血为寒所凝，浸入大肠间而便下，得温乃行，所以用热药，其血自止。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胃既得温，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乡矣。

程曦曰：尝见今之治痢，不分属热属寒，开口便言湿热，动手便 用寒凉，盖因未究脉象，未审舌苔之故耳。凡辨病之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皆当于脉舌中细细求之，庶几无误。

热 痢

热痢者，起于夏秋之交，热郁湿蒸，人感其气，内干脾胃，脾不健运，胃不消导，热挟湿食，酝酿中州，而成滞下矣。盖热痢之为病，脉滑数而有力，里急后重，烦渴引饮，喜冷畏热，小便热赤，痢下赤色，或如鱼脑，稠粘而秽者是也。治宜清痢荡积法，益以查肉、槟榔治之，如体弱者，以生军改为制军最妥。时贤谓热痢即暑痢也，丰细考之则非。《准绳》云：暑气成痢者，其人自汗发热，面垢呕逆，渴欲引饮，腹内攻痛，小便不通，痢血频迸者是也。拟以清凉涤暑法去青蒿、瓜翠，加黄连、荷叶治之，临证之间，亦当辨治。

湿 痢

刘河间论痢，总不外乎湿热。孔以立非之，乃谓六淫之邪，俱可兼伤，不独在乎湿热也。然古有湿痢之名，决不可废。窃谓河间专言湿热，似乎太偏；以立为不然，似乎太过。据丰论湿痢，有寒热之分焉。盖夫寒湿之为痢也，腹绵痛而后坠，胸痞闷而不渴，不思谷[1]食，小便清白，或微黄，痢下色白，或如豆汁，脉缓近迟之象，宜用温化湿邪法加木香治之。热湿之为痢也，里急后重、忽思饮，饮亦不多，忽思食，食亦乏味，小便热涩，痢下赤

色，或淡红焦黄，脉来濡数之形，当用通利州都法去苍术，加木香、黄连治之。又有阴虚患痢，里急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谓之虚坐努责，不可偏言乎湿，而投渗利，利之益伤其阴，如当归、白芍、生地、丹皮、阿胶、泽泻及石莲等品，随证加减可也。

程曦曰：以立论痢，谓六淫之邪，俱可兼伤，由是观之，岂非一岁俱有痢疾耶？须知风痢虽伤于风，但发于夏，寒痢因热贪凉而受寒，亦发于夏，非冬令之寒而致痢也。热痢发于相火之令，湿痢发于湿土之令。其实痢疾虽有风、寒、热、湿之殊，然总发于夏秋之令，而春冬罕见是病，以立谓六淫俱伤，岂不贸贸哉！

噤口痢

噤口者，下痢不食，或呕不能食也。痢而能食，知胃未病，今不食者，缘于脾家湿热，壅塞胃口而然；又有误服利药，犯其胃气者；止涩太早，留邪于中者；脾胃虚寒，湿邪干犯者；气机闭塞，热邪阻隔者；秽积在下，恶气熏蒸者；肝木所胜，乘其脾胃者；又有宿食不消者，水饮停蓄者，皆能使人噤口也。拟用调中开噤法，随证加减，缓缓服之，冀其有效。然噤口之因，非审其脉不能明晰，如右部浮濡沉细，或缓怠无力，胃虚也；洪大急滑，火热也；浑浑浮大或浮弦，浊气上壅也；沉而滑，或右涩滞，宿食停积也；迟细者，胃寒也；弦急者，木胜也。细别其脉而治之，更为确当。倘或绝不思食，下痢无度，不可治也。惟有独参汤合陈廪米浓煎频服，幸冀万一耳。

孔以立曰：予尝治噤口痢，以藕汁煮熟稍和砂糖频服，兼进多年陈米稀糜，调其胃气必效，即石莲子之意也。古治噤口痢多有用黄连者，苦而且降，不能升提，非胃虚所宜。大抵初痢噤口，为热瘀在胃口，故宜苦燥。若久痢口噤不食，此胃气告匮，非比初痢噤口，尚有浊气可破，积滞可驱，惟大剂参术，佐以茯苓、甘草、藿香、木香、煨葛之属，大补胃气，兼行津液乃可耳。但得胃气一复，饮食稍进，便宜独参汤，略加陈皮，或制香附，缓缓调补，兼行气滞，方为合剂。如茯苓之淡渗，木香之耗气，干葛之行津，皆当屏除也。

江诚曰：斯论超出乎众，谓初痢之噤口，宜以苦燥；久则胃虚，必以大剂参术为君，苦燥之黄连，又在禁用，此洵为治噤口不易之良法也。

水谷痢

水谷痢者，糟粕脓血杂下，腹中微痛，登圊频频，饮食少餐，四肢困倦，脉来细缓无力，或关部兼弦，此因脾胃虚寒，虚则不能健运，寒则不能消化也，当用暖培卑监法治之。亦有因风木克土，土虚不运者，宜本法内加白芍、防风；有因劳役过度，脾阳困顿者，加黄耆、荷叶；有因下焦无火，不能熟腐者，加故纸、吴萸；有因痢后中虚，饮食停积者，加陈皮、查肉。然痢疾总不离乎脾胃为病，或木胜，或火衰，当按法加减治之，自然应手耳。

休息痢

下痢屡发屡止，久而不愈，面色痿黄，脉形濡滑者，为休息痢也。多因止涩太早，积热未尽，或不能节饮食，戒嗜好，所以时作时止也。亦有过服寒凉而致者，肝脾内伤而致者，元气下陷而致者，肾虚不固而致者，皆当审其因而分治之。拟用调中畅气法，俾其气机得畅，则积热自清，中州得调，则脾胃自复。倘或腹中隐痛，宜加吴萸、姜炭，以化中焦之寒；赤痢缠绵，当佐秦皮、白芍，以清肝脾之血；肛门重坠，更加升麻、桔梗，以升下陷之元；虚滑不禁，再入骨脂、龙骨，以固下焦之脱。凡一切之药，不应手者，当细辨其脉象，若脉沉实，虽日远仍当攻下，切宜辨确，勿可误也。

五色痢

《金鉴》云：五色痢者，五色脓血相杂而下也，若有脏腑尸臭之气则凶。因于用止涩太早，或因滞热下之未尽，蕴于肠胃，伤脏气也。用一切补养之药不应，则可知初病非涩之太早，即下之未尽也。诊其脉若有力，虽日久仍当攻也。

《医通》曰：患五色痢者，良由脏腑之气化并伤，是以五色兼见。然古人皆言肾病，以

肾藏精之室，所居之位最下最深，深者既病，其浅而上者，安有不病之理？精室既伤，安能任蛰藏之令乎？仲景以五液注下，脐筑痛，命将难全也。夫以精室受伤，五液不守之患，须知益火消阴，实脾隄水，兼分理其气，使失于气化之积，随之而下，未失气化之精，统之而安，诚不出乎此法。

丰按：二论诚痢门之要旨。前言止涩太早，滞热未尽；后言脏腑之气化并伤，归于肾病。合而论之，斯疾有虚有实，分别治之，庶乎稳妥。如初起者为实，日久者为虚；里急后重者为实，频频虚坐者为虚，脉实有力者为实，脉虚无力者为虚。虚则宜补，以补火生土法治之；实则宜泻，以清痢荡积法治之。

拟用诸法

培中泻木法　治伏气飧泄，洞泄及风痢。

白术二钱（土炒）　白芍一钱（土炒）　陈广皮一钱　软防风一钱　白茯苓三钱　粉甘草五分　炮姜炭八分　吴萸八分（泡）

加新荷叶一钱，煎服。

术、芍、陈、防四味，即刘草窗先生治痛泻之要方，用之为君，以其泻木而益土也。佐苓、甘培中有力，姜炭暖土多功，更佐吴萸疏其木而止其痛，荷叶升其清而助其脾。

补火生土法　治飧泄洞泄，命门无火，久泻虚痢。

淡附片八分　肉桂六分（细锉分冲）　菟丝子一钱　破故纸一钱　吴茱萸八分（泡）　益智仁一钱　苏芡实二钱

加莲子肉十粒入煎。

下焦无火，不能熏蒸腐化，致泻完谷，故以桂、附辛甘大热，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菟丝、故纸，温补其下；吴萸、益智，暖其下复暖其中；中下得其温暖，则火土自得相生，而完谷自能消化；更佐芡实、莲子，补其脾且固其肾；盖火土生，脾肾固，而飧泄洞泄无不向愈矣。

暖培卑监法　治脾土虚寒泄泻，及冷痢水谷痢。

西潞党三钱（米炒）　白茯苓三钱　于潜术二钱（土炒）　粉甘草五分（水炙）　炮姜炭八分　茅苍术六分（土炒）　益智仁一钱　葛根五分（煨）

加粳米一撮，煎服。

经云：土不及曰卑监。法中以四君合理中，暖培其脾土也。脾喜燥。故佐以苍术，喜温佐以益智，喜升佐以葛根，喜甘佐以粳米。

补中收脱法　治泄痢不已，气虚下陷，谷道不合，肛门下脱。

东洋参三钱　黄耆二钱（米炒）　于潜术一钱（土炒）　粉甘草五分（炙）　罂粟壳一钱（炙）　白芍药一钱（土炒）　诃黎勒一钱五分

加石榴皮一钱同煎。

此治泻痢日久，气虚脱肛之法也。以参、耆、术、草之甘温，补中州以提其陷；罂、芍、诃黎之酸涩，止泻痢且敛其肛；用榴皮为引者，亦取其酸以收脱，涩以住利也。

通利州都法　治火泻、湿泻，湿热痢疾。

白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苍术八分（土炒）　车前子二钱　通草一钱　滑石三钱（飞）　苦桔梗一钱

河水煎服。

斯仿舒弛远先生加减五苓之意。州都者，膀胱之官名也。

首用茯苓甘淡平和，而通州都为君；泽泻咸寒下达，而走膀胱为臣；佐苍术之苦温，以化其湿；车前、通、滑之甘淡，以渗其湿；使桔梗之开提，能通天气于地道也。

清凉涤暑法　治暑温暑热，暑泻秋暑。

滑石三钱(水飞)　生甘草八分　青蒿一钱五分　白扁豆一钱　连翘三钱(去心)　白茯苓三钱　通草一钱

加西瓜翠衣一片入煎。

滑石、甘草,即河间之天水散,以涤其暑热也。恐其力之不及,故加蒿、扁、瓜衣以清暑;又恐其干犯乎心,更佐连翘以清心。夫小暑之节,在乎相火之后,大暑之令,在乎湿土之先,故先贤所谓暑不离湿也,兼用通、苓,意在渗湿耳。

化痰顺气法　治痰气闭塞,痰疟、痰泻。

白茯苓四钱　制半夏二钱　陈皮一钱五分　粉甘草八分　广木香五分(煨)　厚朴一钱(姜制)

加生姜三片,水煎服。

法中苓、夏、陈、甘,即《局方》二陈汤,化痰之妥方也。加木香、厚朴,以行其气,气得流行,则顺而不滞,故古人谓化痰须顺气,气行痰自消,且木香、厚朴,均能治泻,以此法治其痰泻,不亦宜乎!

查曲平胃法　治因食作泻,兼治食疟。

查肉三钱(炒)　神曲三钱(炒)　苍术一钱(土炒)　厚朴一钱(姜制)　陈广皮一钱　甘草八分

加胜胵二枚为引。

法内苍、陈、朴、草,系《局方》之平胃散,为消导之要剂。佐山查健脾磨积,神曲消食住泻,胜胵乃鸡之脾也,不但能消水谷,而且能治泻利。食泻投之,必然中鹄。

增损胃苓法　见卷四。

清痢荡积法　治热痢夹食,脉滑数,烦渴溺赤。

广木香六分(煨)　黄连六分(吴萸炒)　生军三钱(酒浸)　枳壳一钱五分(麸炒)　黄芩一钱(酒炒)　白芍一钱五分(酒炒)　粉甘草五分　葛根五分(煨)

加鲜荷叶三钱,煎服。

此法首用香、连治痢为主,加军、枳以荡其积,芩、芍以清其血,甘草解毒,荷、葛升提,施于实热之痢,每多奏效耳。

温化湿邪法　治寒湿酿痢,胸痞溺白。

藿香一钱五分　蔻壳一钱二分　神曲三钱(炒)　厚朴一钱(姜制)　陈皮一钱五分　苍术八分(土炒)

加生姜三片为引。

凡湿在表宜宣散,在里宜渗利,今在气分,宜温药以化之。藿香、蔻壳,宣上下之邪滞;神曲、厚朴,化脾胃之积湿;陈皮理其气分,苍术化其湿邪,更佐生姜温暖其中,中焦通畅无滞,滞下愈矣。

调中开噤法　治下痢不食,或呕不能食,即噤口痢证。

西潞党三钱(米炒)　黄连五分(姜汁炒)　制半夏一钱五分　广藿香一钱　石莲肉三钱

加陈廪米一撮,煎服。

痢成噤口,脾胃俱惫矣。故用潞党补其中州,黄连清其余痢,半夏和中止呕,藿香醒胃苏脾,石莲肉开其噤,陈廪米养其胃,倘绝不欲食者,除去黄连可也。

调中畅气法　治中虚气滞,休息痢疾,并治脾亏泄泻。

潞党参三钱(米炒)　于术二钱(土炒)　黄耆二钱(酒炒)　炙甘草四分　陈广皮一钱　腹皮一钱五分(酒洗)　广木香三分(煨)

加鲜荷叶三钱为引。

参、耆、术、草,调补中州;陈、腹、木香,宣畅气分;加荷叶助脾胃而升阳也。

备用成方

草窗痛泻方　治腹痛便泻不止。

白术　白芍　陈皮　防风

水煎服。久泻加升麻。

胃苓汤(一名对金饮子)　治中暑伤湿,腹痛泄泻。

猪苓　茯苓　白术　泽泻　肉桂　厚朴　苍术　陈皮　甘草

水煎服。如夹食者,可加查肉。

四神丸　治脾肾两虚久泻。

肉果霜　破故纸　五味子　吴萸

用生姜煮枣,取枣肉捣丸。

胃关煎　治脾肾虚寒作泻,甚至久泻,腹痛不止,冷痢等证。

大熟地　怀山药　淡干姜　吴萸　白扁豆　白术　炙甘草

水煎,食远服。

丰按:草窗痛泻方,主治木乘土位之泻;胃苓汤,主治湿气侵脾之泻;四神丸,胃关煎,主治脾肾虚寒之泻。如两关不调者,或弦有力者,是为土被木乘之象;濡缓而怠者,是为脾受湿侵之象;细小无力者,或两尺沉迟者,是为脾肾虚寒之象,总须辨脉审证而分治之。

姜茶饮　治寒热疟及赤白痢。

生姜　细茶叶

每味约三钱,浓煎服之。

丰按:此方乃东坡居士所制,虽平淡无奇,然用意颇妙。生姜味辛而温,能解表也;茶叶甘苦微寒,能清里也。二味合用,喜无寒热之偏,功在和解,故能治疟耳。谚云:无痰不作疟,无食不成痢。考姜、茶之功,并能消痰消食,所以治疟犹兼治痢也。

香连丸　治下痢赤白,脓血相杂,里急后重。

木香　黄连

醋糊丸。米饮下。

芍药汤　治下痢脓血稠粘,腹痛后重。

芍药　归尾　黄芩　黄连　木香　槟榔　大黄　甘草　肉桂

水煎服。如痢不减,大黄可以加重。

丰按:此二方,可治初起之痢,而无外感最宜。若有寒热外感之见证者,便推人参败毒散为第一,历尝试之,屡治屡验,嘉言先生取名逆流挽舟之法,洵不谬也。

苍术地榆汤　治脾经受湿,痢疾下血。

苍术(泔浸炒)　地榆(炒黑)

照常煎服。

人参樗皮散　治脏毒挟热下血,久痢脓血不止。

人参　樗根白皮(东引者,去粗皮,醋炙)

等分为末。米饮或酒调下。

丰按:地榆樗皮,皆涩剂也,观其主治之证,并无里急后重之字样,其治久痢久虚者可知,但有一、二实证所彰,涩药便难孟浪。思古人立法,至精至妥,奈今人不察,随手用之,未有不杀人者也。

补中益气汤　治烦劳内伤,阳虚自汗,气虚不能摄血,久痢久疟。

人参　黄耆　白术　炙草　归身　陈皮　柴胡　升麻

加姜、枣,煎服。

真人养藏汤　治泻痢日久，虚寒脱肛。

人参　白术　当归　白芍　罂粟壳(蜜炙)　诃子(面裹煨)　肉豆蔻(面裹煨)　木香　炙甘草　肉桂

煎服。藏寒甚，加附子。一方无当归。

肉苁蓉汤　治噤口痢，日久不愈，下焦累虚。

肉苁蓉(泡淡)　附子　人参　姜炭　当归　白芍(肉桂汤浸炒)

水煎，缓缓服，胃稍开再服。

丰按：此三方，惟东垣补中益气独超，每遇脾气虚陷而作痢者，用之屡效。谦甫真人养藏，治气血两伤之久痢。鞠通肉苁蓉汤，治肝肾两虚之久痢，用之偶亦并效。但余气未清，正气未虚，皆不宜轻试。

临证治案

飧泄误为食泻

城南程某，平素略知医理，于立夏后一日，腹痛而泻，完谷不化，自疑日昨因饼所伤，又执治泻利小便之说，辄用五苓加消食之品，未效。来邀丰诊，诊得两关，一强一弱，气口之脉不紧。乃曰：非伤食也，是飧泄也，此因伏气致病，即《内经》所谓春伤于风，夏生飧泄之候。消食利湿，益使中虚，理当扶土泻木。即用理中汤加黄芩、白芍、煨葛、防风，连服三煎遂愈。

飧泄之病热补得瘳

羊城雷某，患泻无度，肌肉忽脱，脉象两关并弦。丰曰：未泻之先，腹必鸣痛，痛必便泻，泻必完谷。曰：然也。不知病在何经？曰：此肝风传脾，脾受其制，不能变化，《内经》名为飧泄，后贤称为胃风，见丰论证确切，即请撰方，乃用刘草窗痛泻要方，加吴萸、益智、煨葛、木香、荷叶为引。服一剂，未臻大效，再加参、耆、姜、附，方服一剂，遂得小效，继服忽全瘥矣。

洞泄之疴虚实兼治得效

若耶倪某，患泻不瘳，来延丰治。阅前方，乃批：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用芩、连、芦、葛等药，未获中机。脉之，神门小弱，余皆弦缓，舌色少荣，苔白而薄，直倾无度，腹痛溺黄。就二便而论，似属火泻；就脉舌而论，大为不然。思《内经》胃肾脉小甚为洞泄，明是先天素弱，伏气深陷之征；余部弦缓，腹痛频频，木乘土位之候；溺黄者，夹湿也。此证虚中兼实，当补先后二天，兼以平肝渗湿，病者素谙医理，闻言叹服，遂用于术、党参、菟丝、故纸、防风、白芍、泽泻、云苓、煨葛、木香，荷叶为引，一日一剂，连服五朝，痛泻并愈。

便泻刚逢经转

云岫叶某之女，于长夏之令，忽发热便泻。前医用五苓散，略见中机，月事行来，加之归、芍，讵知其泻复甚，益加腹痛难禁，脉象右胜于左。此暑湿之邪，在乎气分，气机闭塞，不但邪不透化，抑且经被其阻。即以温化湿邪法加木香、香附、苏梗、延胡，连进三煎，经行泻止，身热亦退矣。

程曦曰：湿在气分，本当畅气以透湿，经事当期，最宜顺气以行经，理气之方，一举两得矣。

伤食作泻

樵李张某，年逾五旬，素来痰体，一日赴宴而归，腹痛而泻。邀丰诊之，右关独见弦紧，嗳气频作。乃曰：此属槃飧之邪，团结于中，脾气当升不升而泻作，胃气宜降失降而嗳频，当遵薛立斋治刘进士用六君加木香之法，更佐山查、枳椇子。服二剂，腹痛已止，但泻未住。复诊，更加苍术、厚朴，再服二剂，方得全瘥。

小产之后偶沾风痢

豫章邓某之室，小产后计有一旬，偶沾风痢之疾，医未曾细辨，以腹痛为瘀滞，以赤痢为肠红，乃用生化汤，加槐米、地榆、艾叶、黄芩等药，服下未效。来迎丰诊，脉之两关俱弦，诘之，胎未堕之先，先有便泻，泻愈便血，腹内时疼，肛门作坠。丰曰：此风痢也，良由伏气而发。亦用生化汤除去桃仁，加芥炭、防风、木香、焦芍，败酱草为引，服二帖赤痢已瘳，依然转泻。思以立有云：痢是闭塞之象，泻是疏通之象。今痢转为泄泻，是闭塞转为疏通，系愈机也。照旧方除去防风、败酱，益以大腹、陈皮，继服二贴，诸恙屏去矣。

风痢病一误再误

城东孔某之子，放学归来，腹中作痛，下利清血，其父母疑为伤损，遂服草药，应效全无，始迎丰诊。脉象缓怠而小，右关独见弦强。丰曰：非伤损也，是属春伤于风，夏生肠澼之候[2]也。肠澼虽古痢之名，然与秋痢治法有别，痢门成方，弗宜胶守。即用培中泻木法去炮姜，加黄连治之，服下未有进退。更医调治，便云血痢，所用皆是止涩之药，血虽减少，而腹痛尤增，甚则四肢厥冷。仍来商治于丰，诊其脉，往来迟滞，右关依旧弦强，此中土虚寒，被木所凌之象，总宜温补其脾，清平其肝，用暖培卑监法加黄连、川楝，服之腹痛顿止，手足渐温，惟下红未愈。照前法除去炮姜、智、楝，加芥炭、木香、枯芩、艾叶，令尝五剂，喜中病机，复用补中益气，方获全安。

赤痢亦有属寒温补得愈

古黔黄某之母，望六之年，忽患痢疾，曾延医治未应，始来邀丰。阅前医之方，系洁古芍药汤加减。询其痢状，腹痛即坠，坠则欲便，下痢皆赤。按其脉，右部缓怠而迟，左部细小而涩，舌无荣，苔白薄。丰曰：此脾土虚寒，寒湿窃据，阴络之血，得寒而凝，凝则气机不行，清气不升而陷，所以有腹痛后坠赤痢等证。即进补中益气加炮姜附片，令服二帖，遂中病矣。后用皆参、耆、术、附为君，约半月而愈。

程曦曰：此案用姜、附、参、耆，以收全效，益信王海藏谓血为寒气所凝，用热药其血自止之训。今之医者，一见赤痢，非投凉血之方，即需清湿之药，尝见轻浅之病，误治转重者，众矣。

疟痢两作

云岫钱某，忽因冒雨，当夜遂发寒热，头身并疼。吾衢土俗，怕有龌龊所染，即以揪刮当先，第三朝始延医治。医见寒热交作，遂以小柴胡汤加消食之品，不但未效，更增面浮痛痢，合家惊骇，来迓丰医。脉形浮缓兼弦，舌苔白泽，此风湿由表入里，疟痢两兼之候也。当用嘉言先生逆流挽舟之法，加木香、荷叶治之。服二剂，寒热顿除，痛痢并减矣。

痢下纯血死证

城中郑某，赴杭乡试，未入闱时，忽患痢疾，即归桑梓，遂延医疗，未获应手，始来商治于丰。脉之两尺俱虚，余皆濡数，形体尪羸，舌光如镜，眠食俱废，痢下纯血，泄出不禁。丰曰：此阴分被湿所伤，斯时利湿，益伤其阴，补阴恐碍乎湿。正踌躇间，其父出前医之方，阅之，乃补中兼涩。思其吃大瘾之烟，贪非分之色，其真阴未始不耗损者，前医补涩并用，似不冰炭。丰亦从本调治，勉以乾地、阿胶，养其真阴；丹皮、白芍，清其血分；禹粮、赤石，止痢固脱；银花、甘草，养血解毒；生苡、茯苓，扶其脾而渗其湿；东参、荷叶，挽其正而升其清。方已写竣，谓其父曰：书谓下纯血者死，速当早访高明。后延他医治之，未及一旬而殁。

实热痢疾止涩太早用下得瘥

安徽苏某之侄，由远方来，途中感受暑热，即病烦热口渴，渴欲引饮。医谓阳暑，用白虎汤为君，服之热退，腹内转疼。更医治之，遂驳用凉之谬，谓凉则凝滞，将来必变为痢也。用平胃散加姜、附、吴萸，腹痛未除，果变为痢。其叔深信如神，复邀诊视，讵知乃医固执不化，询得病者不思谷食，遂称为噤口痢也。守原方益以石莲、诃子，服后痢虽减少，

然腹痛益剧，叫号不已，一家惊惶无策，着人来迓于丰。其叔令阅前方，并述病状，按其脉，数大而强，舌苔黄燥，腹痛拒按，口渴喜凉。丰曰：令侄气血方刚之体，患此暑热夹食之疴，而成燥实之候，非攻下猛剂，不能望瘳。用生军、枳实、花粉、元明、黄连、荷叶，请服一煎，当夜遂下赤白夹杂，稠粘而臭，又得硬屎数枚，腹痛方定，神气疲倦，就枕即熟寐矣。次日用调中和剂，服十余帖而安。

高年噤口痢疾

城北李某，望八高年，素来嬝铄，秋间忽患痢疾，即延医疗，药石无功。邀丰诊之，脉形小缓而怠，痢下赤白，呕逆频来，日内全不思食。丰曰：此脾胃虚弱，不能化湿消导，壅滞胃口，而成噤口痢也。即用六君佐以查肉、藿香、石莲、仓米，黄土浆煎。服一剂呕逆已宁，仍不思食，登圊无度，痢不甚多，脉象相符，较昨乏力，明是脾气虚陷之象，倘见病治病，不顾其本，虚脱必难保也。改用补中益气去当归、柴胡，加煨葛、石莲、谷芽、仓米，令服一帖，中机再服。幸喜病药相投，觉思饮食，但发浮肿，举家惊惶，来邀复诊。脉转迟细而涩，舌淡苔白。丰曰：斯是脾虚发肿，非五皮淡渗等药所可用也，宜以附子理中汤加酒炒黄耆、生米仁二味。迭进五剂，浮肿渐消，痢疾亦减，仍率旧章，略为增损，调治匝月而愈。

痢久脾肾两虚

城东郑某之母，患痢两月来，大势已衰，但频频虚坐，有时糟粕脓血相杂而下。合郡诸医，延之殆尽，仍邀丰诊。脉小而涩，两尺模糊。丰曰：凡治病有先后缓急，初起之时，邪势方盛，故用宣散消导之方，今牵延六十余朝，而脾肾并累亏损者，理当进暖补二天之法，弗谓丰前后之方，相去霄壤。乃用四君、四神加银花炭、炒陈米治之。服三剂，痢已减矣，惟两足加之浮肿，此必因湿从下注，再循旧法，加生薏苡、巴戟天，连尝五剂，逐渐而痊。

休息痢误认肠风

豫章罗某，痢后下红，淹绵数月。比余诊之，脉来弦小而涩，肛门虚坠，神倦懒餐，此余湿未罄，肝脾内伤，而成休息痢也。前医不辨，乃作肠风治之，投以槐角、地榆，焉望入彀。丰以银花、白芍，育血养肝；潞党、黄耆，补脾益气；薏苡渗其余湿，秦皮清其余痢，谷芽苏胃，荷叶升清。连进四五煎，赤痢渐少矣。后循旧法出入，约十余剂而瘳。

或问曰：曾见《准绳》论肠风，腹中有痛，所下清血纯血，与是痢相似，最易鱼目混珠，不识何以别之？答曰：极易别也，休息痢，因痢而起也；肠风病，因外风内客，随感随见也。

阴虚之体患五色痢

鄂渚余某之甥，患痢两月余矣，憔悴不堪，夜不成寐，渴饮不食，脉数苔无，取观所下之痢，五色杂见。丰曰：此五色痢也，乃凶症耳。余某颇谙医药，即告之曰：甥体素系阴亏，今痢久缠，真阴益加虚损，先生谓五色痢，究系温热未尽耶？抑亦真阴有损耶？丰曰：石顽有云：痢下五色，脓血稠粘，滑泄无度，多属阴虚。今此证分明久痢伤肾，下焦不摄，即先哲所谓阴虚痢是也。斯时即有湿证所彰，亦不能投之渗利。当用银花、生地、白芍、黄芩，四者均炒为炭，阿胶炒珠，山药炒黄，与陈皮、石莲，合为一剂，连尝三四服，遂中肯矣。登圊略减数遭，惟口渴寐少，脉转小数，欠力欠神，此气血津液，皆亏损也。照前方除去枯芩，加入东参、炙草、夜交藤，服数剂更为合拍。后用六味合四君为主，调治月余，始得痊可[3]。

或问曰：先生谓五色痢，即阴虚痢也。尝见古书之中，不惟有阴虚痢之名，且有虚滑、食积、气滞、瘀血、蛲虫、虫痔等痢之名，今概而不论，毋乃太简乎？答曰：实虑其繁，故就其简，今既问及，姑略言之：盖虚滑痢，虚而滑脱，法当补涩。食积痢，因食所积，法当消导。气滞痢，因气所滞，法当调气。瘀血痢，因血所瘀，法当行血。蛲虫痢，因胃弱肠虚，

细虫从谷道而出，法当杀虫。虫疰痢，因服金石汤丸，逼损真阴，痢下黑色，形如猪肝，为难治也。以上等病，聊述其概。其实风、寒、热、湿、噤口、水谷、休息、五色等痢为多，学者得能细玩，余痢无难治耳。又问曰：秋痢之证，致死者多，何谓无难？答曰：不犯死证者生也，犯者死也。曰：死证何？曰：下纯血者，如尘腐色者，如屋漏水者，厥逆冷汗者，呃逆不止者，身热不除者，噤口不食，药不能开者，骤然能食为除中者，皆死证也。又有如赤豆汁者，唇若涂朱者，大孔如竹筒注者，皆不可治也。又有如鱼脑者，如猪肝色者，身热脉大者，皆半生半死也。用药得法，间有生者，不可弃而不治也。

〔1〕"谷"，锦本作"饮"。

〔2〕"候"，锦本作"疾"。

〔3〕"始得痊可"，锦本作"始可得痊"。

卷之四

夏伤于暑大意

夏伤于暑者，谓季夏、小暑、大暑之令，伤于暑也。其时天暑地热，人在其中，感之皆称暑病。夫暑邪袭人，有伤暑、冒暑、中暑之分，且有暑风、暑温、暑咳、暑瘵之异。伤暑者，静而得之为伤阴暑，动而得之为伤阳暑。冒暑者，较伤暑为轻，不过邪冒肌表而已。中暑者，即中暍也，忽然卒倒，如中风状。暑风者，须臾昏倒，手足遂抽。暑温者，较阳暑略为轻可。暑咳者，暑热袭肺而咳逆。暑瘵者，暑热劫络而吐血。又有霍乱之证，因暑气夹风、寒、湿、食扰乱于中。瘅气之证，因南方体弱，偶犯沙秽之气。秽浊之证，因暑气夹秽而袭人，即俗称为龌龊也。此皆季夏由暑气所伤之证也。更有春末夏初之疰夏，孟夏之热病，仲夏之霉湿，亦当论治。盖疰夏者，因时令之火为病。热病者，因冬时之伏气为病。霉湿者，入霉之后，梅雨淫淋，感其雨湿之气为病。斯三者，附论于兹，则夏令之病，皆全备矣。

伤暑

长夏伤暑，有阴阳之别焉。夫阴暑之为病，因于天气炎蒸，纳凉于深堂大厦，大扇风车得之者，是静而得之之阴证也。其脉浮弦有力，或浮紧，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心烦，肌肤大热而无汗。此为阴寒所逼，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宜用辛温解表法减去防风，益以香薷、藿香治之。呕逆加茯苓、半夏，便泻加厚朴、木香。又有阳暑之病，缘于行旅长途，务农田野，烈日下逼得之者，是动而得之之阳证也。其脉浮洪有力，或洪数，面垢喘咳，壮热心烦，口渴欲饮，蒸蒸自汗。此为炎热所蒸，使周身中外皆热，宜以清凉涤暑法去扁豆、通草，加石膏、洋参治之。呕逆加竹茹、黄连，便泻加葛根、荷叶。更宜审其体实、体虚而药之，自无不当耳。

张介宾曰：阴暑证，或在于表，或在于里，惟富贵安逸之人多有之，总由恣情任性，不慎风寒所致也。阳暑证，惟辛苦劳役之人多有之，由乎触冒暑热，有势所不容已也。然暑热逼人者，畏而可避，可避则犯之者少；阴寒袭人者，快而莫知，莫知则犯之者多。故凡有病暑者，阳暑多不见，而阴暑居其八、九。今之人治暑者，但见发热头痛等证，则必曰此中暑也，而所用无非寒凉，其不达也亦甚矣。

江诚曰：介宾先生谓阴暑多于阳暑，最为确切。今人治暑不别阴阳，一见发烧，遂投凉药，若此贸贸，则害人匪浅矣。

冒暑

冒暑者，偶然感冒暑邪，较伤暑之证，稍为轻浅耳。夫暑热之邪，初冒于肌表者，即有头晕、寒热、汗出、咳嗽等证，宜以清凉涤暑法加杏仁、蒌壳治之。其证虽较伤暑为轻，然失治入里，此又不可以不知也。如入于肉分者，则周身烦燥，头胀体烧，或身如针刺，或有

赤肿等证，宜以祛暑解毒法治之。如入于肠胃者，则有腹痛水泻，小便短赤，口渴欲饮，呕逆等证，宜以增损胃苓法佐黄连治之。然冒暑之证，虽谓为轻，亦必须防微杜渐耳。

中　暑（即中暍。附：暑厥）

洁古曰：静而得之为中暑。东垣曰：避暑乘凉得之者，名曰中暑。其实二说皆是阴暑之证，而无中字情形，似不可以中暑名之。考中暑即系中暍，中暍之证，可以不必另分。盖中暑忽然而发，如矢石之中人也，不似伤暑初则寒热无汗，或壮热蒸汗之可比。是病忽然闷倒，昏不知人，躯热汗微，气喘不语，牙关微紧，亦或口开，状若中风，但无口眼㖞斜之别，其脉洪濡，或滑而数。缘其人不辞劳苦，赤日中行，酷暑之气，鼓动其痰，痰阻心包所致，宜清暑开痰法治之。如果手足厥冷，名曰暑厥，宜苏合香丸化开灌之，或以来复丹研末白汤灌之，或以蒜水灌之，或剥蒜肉入鼻中，皆取其通窍也。俟其人事稍苏，继进却暑调元法为治。

暑　风

暑风之病，良由暑热极盛，金被火刑，木无所畏，则风从内而生，此与外感风邪之治法，相悬霄壤，若误汗之，变证百出矣。夫木既化乎风，而脾土未尝不受其所制者，是以卒然昏倒，四肢搐搦，内扰神舍，志识不清，脉多弦劲，或洪大，或滑数。总当去时令之火，火去则金自清，而木自平，兼开郁闷之痰，痰开则神自安，而气自宁也，拟用清离定巽法佐以郁金、川贝治之。倘有角弓反张，牙关紧闭者，宜加犀角、羚羊；痰塞喉间有声者，宜加胆星、天竺；服药之后，依然昏愦者，宜加远志、菖蒲。然而证候至此，亦难治矣。

暑　温

考暑温之证，较阳暑略为轻可。吴淮阴曰：温者热之渐，热乃温之极也。其名暑温，比暑热为轻者，不待言矣。在医者务宜留心慎药，弗使温盛成热耳。夫暑温之初病也，右脉胜于左部，或洪或数，舌苔微白，或黄而润，身热有汗，或口渴，或咳嗽，此邪在上焦气分，当用清凉涤暑法加杏仁、蒌壳治之。倘汗少而有微寒，或有头痛者，宜透肌肤之冒，于本法内去扁豆、瓜翠，加藿香、香薷治之。如口不渴者，乃兼湿也，加米仁、半夏治之。如舌苔黄燥，渴欲喜饮，宜清胃家之热，用凉解里热法治之。如舌苔光绛，伤于阴也，宜用清热保津法加西洋参、北沙参、元参治之。总当细究其因，或夹冒，或夹湿，或胃热，或阴伤，按证而分治之，未有不向愈者。

暑　咳

暑咳之为病，独在暑月也。良由暑热下逼，先伤乎上，夫五脏之位，惟肺最高，为诸藏之华盖，暑热袭之，肺经先病者，固无论矣。且暑中有火，肺体属金，火未有不克金者也。其脉濡滑而数，两寸有力而强，咳逆乏痰，即有亦少，或身热口渴，或胸闷胁痛，此皆暑热入肺之脉证也。宜用清宣金脏法加滑石、甘草治之。如痰多者，不因暑而因湿，不名咳而名嗽，不在肺而在脾，不用清而用温。果因痰而致嗽者，宜用加味二陈法治之。倘不细辨，以暑为湿，误用温药，扰动其络，络中血沸，而成吐血之疴，然则宜用却暑调元法去东参、半夏，加杏仁、花粉、旱莲、生地治之。大概总宜清暑保金，庶不至蔓延虚损耳。

暑　瘵

暑瘵者，骤然吐血衄血，头目不清，烦热口渴，咳嗽气喘，脉象浮取则洪，中取则空，沉取复有。此因盛夏之月，相火用事，火烁肺金，复燃阳络，络血上溢所致。昧者以为痨瘵，殊不知火载血上，非真阴亏损而为虚痨者比也。当清暑热以保肺，清络热以止血。如初起体实者，宜以清宣金脏法加枯芩、黑栀治之。体弱者，宜以却暑调元法去石膏、半夏、粳米，加鲜地、鲜斛、鲜藕节治之。如未止，再加丹皮、旱莲草可也，虽非痨瘵之病，但失血后有潮热咳嗽之证，小数之脉，其阴分不亏亦亏，又当以甘咸养阴法治之。倘蹉跎失治，伤及真阴，遂难疗矣。

霍乱

霍乱之证，在夏秋为多，得之于风、寒、暑、热，饮食生冷之邪，杂糅交病于中，正不能堪，一任邪之挥霍撩乱，故令三焦混淆，清浊相干，乱于肠胃也。其证呕吐泻利，腹中大痛，脉多微涩，或沉而伏，或大而虚。其风甚者，则头痛寒热。寒甚者，则转筋厥冷。暑甚者，则大渴引饮 。邪在上焦则吐多，下焦则泻多，中焦则吐泻俱甚。总宜治乱保安法加减主之，风甚加苏叶、橘红，寒甚加草蔻、木瓜，暑甚加芦根、竹茹，吐多加黄连、干姜，泻多加葛根、荷叶。倘吐泻不已，损伤中焦之气，以致阴阳间隔，手足厥冷，脉微欲绝，不多饮水者，无分风、寒、暑、热，急以挽正回阳法救之。若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名曰干霍乱也，又名绞肠痧也。急用古方炒盐调童便，服之探吐则愈。若舌卷筋缩，卵阴入腹为难治。大率霍乱之脉 ，洪大而滑者生，微涩渐迟者死。

痧气

南方之人，体气不实，偶触粪土沙秽之气，即腹痛闷乱，名之曰痧，即沙字之讹也。盖痧在皮肤气分者，宜刮之，在肌肉血分者，宜刺之，此轻而浅者言也。若深重者胀塞肠胃，壅阻经络，直犯乎心，斯须莫救，刮刺无功，非药剂不能救也。须知痧无定脉，凡脉与证不应者，即为痧脉也。其见证不可不分：如风痧者，头疼自汗，腹痛肢麻。暑痧者，头晕汗多，吐泻腹痛。阴痧者，腹痛肢冷，即凉痧也。阳痧者，腹痛肢暖，即热痧也。又有肤隐红点，一如瘖疹，此痧在肌表，为红痧也。满身胀痛，且有黑斑，此痧毒在乎脏腑，为乌痧也。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大痛，为绞肠痧也。痧之为病，不尽六气所触，或因饥饱劳役，或因秽浊所犯，皆可成痧，总宜芳香化浊法治之。法内有半夏、藿香，慎勿信俗医为痧病中之禁药也。风痧加荆芥、防风，暑痧加滑石、木瓜，阴痧加豆蔻、砂仁，阳痧加连翘、栀子，红痧加牛蒡、薄荷，乌痧加槟榔、枳壳，闷痧加细辛、桔梗，绞肠痧加檀香、乌药，倘其势急不及进汤药者，先以痧疫回春丹治之。

秽浊

秽浊者，即俗称为龌龊也。是证多发于夏秋之间，良由天暑下逼，地湿上腾，暑湿交蒸，更兼秽浊之气，交混于内，人受之，由口鼻而入，直犯膜原。初起头痛而胀，胸脘痞闷，肤热有汗，频欲恶心，右脉滞钝者是也。然有暑湿之分，不可以不察也。如偏于暑者，舌苔黄色，口渴心烦，为暑秽也。偏于湿者，苔白而腻，口不作渴，为湿秽也。均宜芳香化浊法治之，暑秽加滑石、甘草，湿秽加神曲、茅、苍。吾衢见秽浊之证，便禁药饵，惟以揪刮当先，殊不知禁滋腻呆滞之药，如地、归、沙参等味是也，芳香气分之品、又何害乎？倘执禁药之说，每见其轻证转重，重证转危，误人性命，不可胜数，悲哉悲哉！

疰夏

疰夏者，每逢春之交，日长暴暖，忽然眩晕、头疼、身倦、脚软，体热食少，频欲呵欠，心烦自汗是也，盖缘夏三月属辰土，四月属巳火，五月属午火，火土交旺之候，金水未有不衰，夫金衰不能制木，木动则生内风，故有眩晕头疼。金为土之子，子虚则盗母气，脾神困顿，故有身倦足软，体热食少。又水衰者，不能上济乎心，故有频欲呵欠，心烦自汗等证。此皆时令之火为患，非春夏温热之为病也。蔓延失治，必成痨怯之根，宜以金水相生法治之。如眩晕甚者，加菊花、桑叶；头痛甚者，加佩兰、荷钱；疲倦身热，加潞党、川斛；心烦多汗，加浮麦、莲子。加减得法，奏效更捷耳。

热病

《金鉴》云：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至夏为热病。热病者，乃冬伤正令之微寒 ，未即病也。倪氏谓：交立夏以来，久伏之气，随时令之热而触发，故初病即发热汗出，口渴心烦，不恶寒而反恶热，脉来洪大之象，是为热病也。《医通》曰：邪非外来，故但热而不恶寒，热自内发，故口燥渴而多引饮，其邪既郁为热，不得复言为寒。合而观之，热病因伏气

者了然，然较晚发更发于晚，比诸温更伏于深。初起之时，宜用清凉透邪法。热势不衰，继用清凉荡热法。倘有恶寒相兼，脉象举取浮紧，是有夏时暴寒所加，寒在外而热在里，先用辛温解表法，以透其外，外邪得透，再用清凉之剂，以荡其里热也。设无浮紧之脉，又无恶寒之证，误用辛温之方，耗伤津液者，宜用清热保津法加西洋参、石膏治之，倘或兼之恶风，微微汗出，脉象举取浮缓，此表有风邪所加，风在外而热在里，当用辛凉解表法，先解其外也。至于舌苔化燥，谵语昏狂，急用清凉荡热法加紫雪丹治之。发斑者，加黄连、栀子；发疹者，加荷叶、牛蒡。须知热病最易伤阴，当刻刻保阴为要，辛温劫液之剂，勿浪用也。

霉　湿

霉湿之为病，在乎五月也。芒种之后，逢丙入霉，霉与梅通，其时梅熟黄落，乍雨乍晴，天之日下逼，地之湿上蒸，万物感其气则霉，人感其气则病。以其气从口鼻而入，即犯上中二焦，以致胸痞腹闷，身热有汗，时欲恶心，右脉极钝之象，舌苔白滑。以上皆霉湿之浊气，壅遏上中气分之证，非香燥之剂，不能破也。拟以芳香化浊法，俾其气机开畅，则上中之邪，不散而自解也。倘或连朝风雨，人冒之者，即患身痛腰疼，恶寒发热，此邪由太阳之表，而入于少阴之里，即《内经》所谓雨气通于肾也，宜乎表里两解，拟以二活同祛法。倘兼腹痛泄泻，再加煨葛、木香治之。

或问曰：湿土之令，始于大暑，终于白露。今论霉湿在乎芒种之后，夏至节中，斯时相火司令，不论火而论湿，得非矛盾乎？答曰：湿土之令，在于夏末秋前，盖按《内经》六气之主政也。然而土寄于四季之末，四时皆有湿病，总当因时制宜，不必拘于常例。即如春日阳和，夏日炎热，秋日燥烈，冬日温暖，何湿之有？惟其春雨潇潇，夏雨淋淋，秋雨霏霏，冬雨纷纷，人感之者，皆为湿病。今专论霉湿在乎五月，以其乍雨乍晴，湿中有热，热中有湿，与诸湿之病颇异，故列霉湿为一门。

拟用诸法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清凉涤暑法　见卷三。

祛暑解毒法　治暑毒烦热赤肿，身如针刺。

茯苓三钱　制半夏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水飞）　粉甘草五分　参叶六分　黄连八分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去心）

加绿豆衣三钱，煎服。

凡暑热成毒者，此法最宜。苓、夏偕甘，即海藏消暑方也。滑石偕甘，即河间清暑方也。更佐参叶以却暑，黄连以清心，银翘、绿豆以解毒也。

增损胃苓法　治暑湿内袭，腹痛水泻，小便热赤。

苍术一钱（米泔炒）　厚朴一钱（姜汁炒）　广陈皮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白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水飞）　藿香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苍、朴、陈皮以化湿，即平胃散损甘草也。二苓、泽泻以利湿，即五苓散损桂、术也。增滑石清暑渗湿，增藿香止泻和中。凡因暑湿而致者，是法最为拍合[1]耳。

清暑开痰法　治中暑神昏不语，身热汗微，气喘等证。

黄连一钱二分　香薷一钱　扁豆衣三钱　厚朴一钱（姜汁炒）　杏仁二钱（去皮尖，研）　陈皮一钱五分　制夏一钱五分　益元散三钱（入煎）

加荷叶梗七寸为引。汗多，除去香薷。

连、薷、扁、朴，清热祛暑；杏仁、陈、夏，顺气开痰；益元散，清暑宁心；荷叶梗，透邪宣窍。

却暑调元法　治暑热盛极，元气受伤。

石膏四钱(煨)　滑石三钱(飞)　白茯苓三钱　制半夏一钱　东洋人参二钱(或用西洋人参)　麦门冬二钱(去心)　粉甘草六分

加粳米一撮为引。

石膏、滑石，却暑泻火为君；茯苓、半夏，消暑调中为臣；暑热刑金，故以人参、麦冬保肺为佐；暑热伤气，故以甘草、粳米调元为使。

清离定巽法　治昏倒抽搐，热极生风之证。

连翘三钱(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细生地四钱　元参三钱　甘菊花一钱　冬桑叶三钱　钩藤钩四钱　宣木瓜一钱

井华水煎服。

此法治热极生风之证，故用连翘、竹叶，以清其热；热甚必伤阴，故用细地、元参，以保其阴；菊花、桑叶，平其木而定肝风；钩藤、木瓜，舒其筋而宁抽搐。大易以离为火，以巽为风，今曰清离定巽，即清火定风之谓也。

凉解里热法　见卷一。

清热保津法　见卷一。

清宣金脏法　治热烁肺金，咳逆胸闷，身体发热。

牛蒡子一钱五分　川贝母二钱(去心)　马兜铃一钱　杏仁二钱(去皮尖，研)　陈瓜蒌壳三钱　桔梗一钱五分　冬桑叶三钱

加枇杷叶三钱(去毛，蜜炙)为引。

夏日炎暑，火旺克金，宜乎清热宣气，保其金脏。法中蒡、贝、兜铃，清其肺热；杏、蒌、桔梗，宣其肺气。夫人身之气，肝从左升，肺从右降，今肺被暑热所烁，而无降气之能，反上逆而为咳矣。故佐桑叶以平其肝，弗令左升太过；杷叶以降其肺，俾其右降自然。升降如常，则逆自安谧矣。

加味二陈法　见卷七。

甘咸养阴法　治热伤血络，损及阴分，潮热咳嗽。

大干地四钱　龟版三钱(炙)　阿胶二钱(另炖冲)　旱莲草三钱　女贞子二钱　牡丹皮一钱 五分

加淡菜三钱，井水煎服。

法中干地甘寒，龟版咸寒，皆养阴之要药。阿胶甘平，淡菜咸温，并治血之佳珍。旱莲甘寒，汁黑属肾，女贞甘凉，隆冬不凋，佥能补益肾阴。佐以丹皮之苦，清血中之伏火，火得平静，则潮热咳血均愈矣。

治乱保安法　治夏秋之间，霍乱吐泻，腹中绞痛。

广藿香一钱五分　台乌药一钱·广木香五分　制半夏一钱　白茯苓三钱　茅苍术八分(米泔浸炒)　阳春砂仁八分(研冲)

加伏龙肝三钱，水煎服。

邪扰中州，挥霍撩乱，宜此法也。首用藿香、乌、木行气分以治其乱。夏、苓、苍术，祛暑湿以保其中。更佐砂仁和其脾，伏龙安其胃，此犹兵法剿抚兼施之意也。

挽正回阳法　治中寒腹痛，吐泻肢冷，或昏不知人，脉微欲绝。

东洋参三钱(米炒)　白茯苓三钱　于潜术一钱(土炒)　粉甘草五分(炙)　安桂八分(细锉分冲)　淡附片八分　炮姜炭六分　吴茱萸八分(泡淡)

头服略煎，次服浓煎。

是法即陶节庵回阳救急汤，除陈、夏、五味也。盖以参、苓、术、草挽其正，炮姜、桂、附回其阳，更佐吴茱萸，破中下之阴寒，阴寒一破，有若拨开云雾，而见天与日也。

芳香化浊法　治五月霉湿，并治秽浊之气。

藿香叶一钱　佩兰叶一钱　陈广皮一钱五分　制半夏一钱五分　大腹皮一钱(酒洗)　厚朴八分(姜汁炒)

加鲜荷叶三钱为引。

此法因秽浊霉湿而立也。君藿、兰之芳香,以化其浊;臣陈、夏之温燥,以化其湿;佐腹皮宽其胸腹,厚朴畅其脾胃,上中气机,一得宽畅,则湿浊不克凝留;使荷叶之升清,清升则浊自降。

金水相生法　治疰夏眩晕神倦,呵欠烦汗,及久咳肺肾并亏。

东洋参三钱　麦冬三钱(去心)　五味子三分　知母一钱五分　元参一钱五分　炙甘草五分

水煎,温服。

法内人参补肺,麦冬清肺,五味敛肺,此千金生脉饮也。主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汗多等证。今以此方治疰夏,真为合拍。加色白之知母,以清其肺,复清其肾;色黑之元参,以滋其肾,兼滋其肺;更以甘草协和诸药,俾金能生水,水能润金之妙耳。

二活同祛法　治表里受湿,寒热身疼,腰痛等证。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独活一钱五分　细辛五分　茅苍术一钱五分　甘草五分

加生姜三片,煎服。

两感表里之湿证,此法堪施。其中羌活、防风,散太阳之表湿;独活、细辛,搜少阴之里湿;苍术燥湿气,生姜消水气;盖恐诸药辛温苦燥,故佐甘草以缓之。

备用成方

藿香正气散　治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及伤冷、伤湿,疟疾、中暑,霍乱、吐泻,凡感岚障不正之气,并宜增减用之。

藿香　紫苏　白芷　桔梗　大腹皮　厚朴　陈皮　半夏曲　白术　茯苓　甘草

加姜、枣,煎服。

六和汤　治夏月饮食不调,内伤生冷,外伤暑气,寒热交作,霍乱吐泻,及伏暑烦闷等证。

藿香　砂仁　杏仁　厚朴　扁豆　木瓜　人参　白术　茯苓　半夏　甘草

加姜、枣,煎服。

缩脾饮　清暑气,除烦渴,止吐泻霍乱,及暑月酒食所伤。

扁豆　葛根　乌梅　草果　砂仁　粉甘草

丰按:正气散之白术,六和汤之人参,缩脾饮之乌梅,凡病初起者,如参、术之滞,乌梅之收,不克遽用,务宜临证时增减可也。

香薷饮　治感冒暑气,皮肤蒸热,头痛肢倦,或烦渴,或吐泻。

香薷　制厚朴　扁豆

本方加黄连名四味香薷饮。治同。

新加香薷饮　治暑温汗不出者。

香薷　厚朴　鲜扁豆花　银花　连翘

水煎,稍凉服。

丰按:香薷辛温香散,宜于阴暑而不宜于阳暑也。盖阴暑无汗,用香薷以发之;阳暑多汗,用之能无害乎?李时珍曰: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犹冬月之用麻黄。由是论之,其发表之功可见矣。今人不别阴阳,一概用之则误甚。

桂苓甘露饮　治中暑受湿,引饮过多,头痛烦渴,湿热便秘。

石膏　寒水石　滑石　甘草　白术　茯苓　猪苓　泽泻　肉桂

丰按：河间制是方，以膏、寒、滑、草清其暑热，佐以五苓利其湿热。如舌苔白者，或黄泽者，皆可用之；稍干燥者，是暑热将化为火，肉桂又当禁用。

竹叶石膏汤　治伤暑发渴，脉虚。

竹叶　石膏　人参　甘草　麦冬　制夏

加粳米、生姜，水煎，温服。

人参白虎汤　治太阳中暍，身热汗出，恶寒足冷，脉微口渴。

人参　石膏　知母　甘草

加粳米为引。先煮石膏数十沸，再投药米，米熟汤成，温服。

丰按：斯二方，皆长沙所作，人皆知长沙之书，专治伤寒，谁知其亦治暑乎！故丰尝谓欲治六气之时邪，总当先读伤寒书而后可。

六一散　治伤寒中暑，表里俱热，烦热口渴，小便不通，泻痢暑疟，霍乱吐泻。

滑石六两（水飞）　甘草一两

为末，灯心汤调下。

此方是河间所作也，一名天水散，少加辰砂以清心，名益元散；少加薄荷以清肺，名鸡苏散；少加青黛以清肝，名碧玉散。治同。

三石汤　治暑温蔓延三焦，舌滑微黄，邪在气分者。

生石膏　寒水石　飞滑石　通草　杏仁　竹茹　银花　金汁

水煎，温服。

清营汤　治暑温逼近心包，舌赤烦渴，不寐谵语。舌苔白滑，不可与也。

元参　丹参　生地　麦冬　黄连　竹叶　连翘　银花　犀角

水煎，温服。

丰按：鞠通先生云：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极也，暑温较暑热为轻者，不述可知，此二方乃大寒之剂，治暑温似乎过峻，试问治暑热之病，将何寒药所用耶？窃谓治暑热，二方最可，治暑温，不若丰之清凉涤暑法为稳。

来复丹　治上盛下虚，里寒外热，及伏暑泄泻，中暍冒暑。

玄精石　硝石　硫黄　五灵脂　青皮　陈皮

米饮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开水送下。

丰按：此丹可备中暑之急。

介宾玉女煎　治水亏火盛，六脉浮洪滑大，烦热干渴，失血等证。

生石膏　知母　麦冬　熟地　牛膝

水煎服。如火盛极者，加栀子、地骨皮之属。

丰按：此方以生地易熟地最妥。

生脉散　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虚而咳。

人参　麦冬　五味子

水煎服。

清暑益气汤　治长夏湿热炎蒸，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胸满气促，身热心烦，口渴恶食，自汗身重，肢体疼痛，小便赤涩，大便溏黄，而脉虚者。

人参　黄耆　白术　炙草　麦冬　五味子　苍术　神曲　青皮　陈皮　黄柏　泽泻　升麻　葛根　当归

加姜、枣，煎服。

丰按：《千金》生脉散，治热伤元气，热中无湿，所以用麦冬以清热，人参以补气，五味以敛气，无湿之证，故用甘凉滋脏无害也。东垣清暑益气汤，治暑伤元气，暑中有湿，所以用柏、苍、陈、泽等药于益气之中，有湿之证，故佐苦燥通利无害也。古人用药，少而不漏，多而不乱。学者当细玩之。

浆水散　治中暑泄泻，多汗脉弱。

炮姜　附子　炙甘草　肉桂　高良姜　醋炒半夏

浆水煎，去滓冷服。

《医通》曰：浆水者，乃秫米和曲酿成，如醋而淡。《集解》曰：泄利浆水，澄澈清冷。观此二说，全不相合，丰每用是方，以土浆煎药，无不取效，似不必辨其孰是。考土浆之功能，主治泻痢，入此方中，最合拍耳。

冷香饮子　治中暑，内夹生冷饮食，腹痛泻痢。

附子　草果　橘红　炙草

加生姜，水煎，冷服。

大顺散　治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霍乱吐泻。

干姜　肉桂　杏仁　甘草

共为末。每服二钱，沸汤调服。

丰按：浆水散，冷香饮子，皆治中暑之泄泻，而用姜、附之热剂，其实治暑月之阴寒，非治阳暑之证，可想而知矣。大顺散，亦然也。所以治暑宜分阴阳，弗执暑为阳邪之说耳。

痧疫回春丹　治一切痧疫神效。

苍术二两　雄黄七钱（飞净）　沉香六钱　丁香一两　木香一两　郁金一两　蟾酥四钱　麝香一钱

共研细末，水泛为丸，加飞净朱砂为衣。每服五厘，开水吞服，亦可研末吹鼻。

丰按：此丹治痧极妥，无论风、暑、阴、阳、红、乌、闷、绞等痧，皆可治之。倘能辨者，于药引中变动可也。

行军散　治霍乱痧疫，去一切秽恶。

西牛黄一钱　当门子一钱　雄黄八钱（飞净）　火硝三分　蓬砂一钱　梅冰一钱　飞金二十页　真珠一钱

八味各研极细，再合擂匀。每二、三分冷开水下。

绛雪（一名红灵丹）　治霍乱吐泻，痧胀时疫等证。

朱砂一两　雄黄六钱（飞）　飞金五十页　礞石四钱（煅）　牙硝一两　蓬砂六钱　当门子三钱　梅片三钱

共研极细末。每一分开水送下。

丰按：此二方，皆可援一时之急，凡有求名远处者，觅利他方者，皆可预藏于箧，以备自用，或可济人。

紫雪　治内外烦热，一切火证。

寒水石　石膏　滑石　磁石　硝石　朴硝　辰砂　沉香　木香　丁香　麝香　升麻　元参　羚羊角　犀角　甘草　黄金

合成退火气，冷开水调服每一、二钱。

丰按：是方药力峻猛，体非强壮，证非实火，不宜浪用。尝见今之医者，一遇神昏谵语，不分虚实，遂谓邪入心包，随手用之，毫无忌惮。倘郑声喃喃，由心神不足而致者，一妄用之，祸必旋踵。临证之际，当分虚实而施，庶无差误 。

黄龙汤　治失下循衣撮空，体虚热盛，不下必死。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熟地黄　当归　人参

照常煎服。

丰按：此方治热病已成可下之证。医者因其体虚，当下失下，而成撮空理线，循衣摸床等证，所以用攻补兼施之方，荡其邪而不伤正，补其正而不碍邪，诚稳妥之良方，今医畏用何哉？

临证治案

阴暑误用阳暑之药

古黔吴某，晚餐之后，贪凉而睡，醒来头痛畏寒，壮热无汗，气口脉紧，舌苔边白中黄。丰曰：此阴暑兼食之证也。即以藿香正气散去白术，加香薷治之，服一煎未有进退。又更一医，遂驳阴暑之谬，暑本属阳，何谓为阴？见病人身热如火，遂用白虎汤加芦根、连翘等药。初服一帖，似得小效，继服一帖，即谵语神昏，频欲作呕，舌苔灰黑。医谓邪入心包，照前方再加犀角、黄连、紫雪等品，服下全无应验，仍求丰诊。其脉右胜于左，形力并强，此邪尚在气分，犹未逆传心包，视其舌苔，灰黑而厚，依然身热昏谵呕逆等证。窃思其邪必被寒凉之药所阻，非温宣透法，不克望其转机。当用杏仁、薤白、豆卷、藿香、神曲、蔻仁、香薷、橘壳，加益元散合为一剂，服头煎，热势益剧，次煎通身有汗，则壮热渐退尽矣。来邀复诊，神未清明，谵语仍有，舌苔未退，更觉焦干，右脉仍强，愈按愈实。丰曰：汗出热退，理当脉静津回，神气清爽，今不然者，定有燥结留于肠胃。思表邪退尽，攻下无妨，用黄龙汤以芒硝改元明粉，以人参换西洋参，服下半日许，遂得更衣，诸恙忽退，继用苏土养阴之法，日渐全可。

或问曰：彼医证虽误治，谓暑本属阳，何谓为阴？亦似近理，其说当有所本也。答曰：然也，即《条辨》有云：暑字从日，日岂阴物乎？暑中有火，火岂阴邪乎？殊不知前贤取阴暑二字之义。阴，阴寒也；暑，暑月也。暑月伤于阴寒，故名阴暑。曰：何不以伤寒名之？曰：寒乃冬令之气，在暑月不能直指为寒，盖恐后学不明时令，先贤之用心，亦良苦矣。

骤然中暑

盛夏时，丰赴西乡疗病，路过石梁村口，见一人奄然昏倒于道旁，遂停舆出诊。脉之两手洪大，其为暑热所中者昭然。即以通关散吹鼻，似欲喷嚏而不得，令舆夫揪之，又令入村采蒜取汁，频频灌之，连得喷嚏，少焉乃苏。求赐一方，遂用六和汤去参、术，厚朴，加滑石、通草，嘱服三贴。数日后，登门泥首而去。

暑风急证

城西陈某，年近五旬，倏然昏倒，人事无知，手足抽掣。一医作中暑论治，虽不中亦不远矣。一医辄称中风，反驳前医有误，敢以小续命汤试之，更加搐搦，身热大汗，迓丰商治。诊其脉，洪大而数，牙关紧闭，舌不能出，但见唇焦齿燥。丰曰：此暑风证也。称中风之医，亦在座中，遂曰：子不观《指南医案》，常有暑风，何得有搐搦之证？曰：香岩之案，谓暑风系暑月所感之风，非热极生风之内风也。丰今所谓乃暑热内燃，金被火烁，木无所制，致发内风之证也。理当清其暑热，兼平风木。遂用清离定巽法加石膏、甘草，橘络、扁豆花治之。彼医似为不然，病家咸信于丰，即使人拣来煎服，幸喜法中病机，抽搐稍定，神识亦省，继服二贴，得全愈矣。

江诚曰：今之医者，每见夏月有头痛发热，而无昏倒肢抽，皆批为暑风之证，大概亦得香岩之皮毛，而未得其骨髓，此耳听之学，非神听之学可知。

暑温过服大寒致变

西乡吴某，偶患暑温，半月余矣。前医认证无差，惜乎过用寒剂，非但邪不能透，而反深陷于里，竟致身热如火，四末如冰。复邀其诊，乃云热厥，仍照旧方，添入膏、知、犀角等药，服之益剧，始来求治于丰。诊其左右之脉，举按不应指，沉取则滑数。丰曰：邪已深陷于里也。其兄曰：此何证也？曰：暑温证也。曰：前医亦云是证，治之无效何？曰：暑温减暑热一等，盖暑温之势缓，缠绵而愈迟；暑热之势暴，凉之而愈速。前医小题大作，不用清透之方，恣用大寒之药，致气机得寒益闭，暑温之邪，陷而不透，非其认证不明，实系寒凉过度。刻下厥冷过乎肘膝，舌苔灰黑而腻，倘或痰声一起，即有仓扁之巧，亦莫如何！明

知证属暑温，不宜热药，今被寒凉所压，寒气在外在上，而暑气在里在下，暂当以发热药破其寒凉，非治病也，乃治药也。得能手足转温，仍当清凉养阴以收功。遂用大顺散加附子、老蔻。服一帖，手足渐转为温，继服之，舌苔仍化为燥，通身大热，此寒气化也，暑气出也，当变其法。乃用清凉透邪法去淡豉，加细地、麦冬、蝉衣、荷叶，一日连服二剂，周身得汗，而热始退尽矣。后拟之法，皆养肺胃之阴，调治匝月而愈。

程曦曰：学医知常为易，知变为难。病有千变，而药亦有千变。即如是证，过服寒凉，热证未去，而寒证又生，此病一变也。暂用温热之剂，先破寒凉之气，此药一变也。服之肢体回温，舌苔仍燥，此病又一变也。即舍热药，转用凉剂收功，此药又一变也。不知通变之医，反谓朝秦暮楚，侥幸图功耳。

暑热劫络致成暑瘵

长洲叶某，忽然血涌盈升，身热口渴，速来求治于丰。抵其寓，见几上有参汤一盏，病者即询可服否？丰曰：姑诊其脉，辨其虚实可知。按之洪大而来，舌苔黄而欠润，此暑热内劫阳络之候，即经谓阳络伤，血从上溢是也，当从暑瘵治之，速清暑热以养其阴，参汤勿可服也。遂用玉女煎以生地易熟地，再加滑石、蒌根、杏仁、桑叶，两日连尝四剂，咳血并止，身热亦退矣。

阴寒霍乱热补而瘳

施秉罗某之父，大耋高年，素来矍铄，忽于孟秋之初，霍乱吐泻，肢痛肢凉。差人来请丰诊，其脉迟细，神识模糊。曰：此中阴寒之证也。急以挽正回阳法治之，至日晡腹痛益甚，汗出淋漓，逆冷益深，倏然昏倒，大众惊慌，复来邀诊。诊得六脉全无，不语如尸，呼吸微绝。思丹溪有云：仓卒中寒，病发而暴，难分经络，温补自解。忽记其家有真参宝藏，速取一钱，合野山高丽参五钱，淡附片四钱，浓煎渗下，次煎继之，约一时许，忽长叹一声，渐有呼吸，五更时分，身体稍温。次日清晨，又邀复诊，按其脉象，沉细如丝，舌淡无荣，苔白而润，四肢转暖，人事亦清，吐泻腹痛俞减，今当温补脾阳，兼养心营，仍用二参、附片，加入姜炭、砻、甘、归、神、柏、枣，服下又中病机，一候遂全瘥矣。

阴虚疰夏

江苏张某，于麦秋患头晕目眩，食减神疲，偶患头痛。一医作水不涵木治之，虽未中机，尚称平稳。一医作风湿侵脾治之，服之神气更疲。邀丰诊之，脉濡且弱，毫无外感之形，见其呵欠频频，似属亏象。丰曰：此阴虚之体，过于烦劳，劳伤神气所致，所以前医滋补无妨，后医宣散有损。张曰：头痛非外感乎？曰：非也。外感头痛，痛而不止；今痛而晕，时作时止，是属内伤。曰：何证也？曰：疰夏也。当用金水相生法去玄参、知母，加冬桑叶、稽豆衣、省头草治之，服至第三剂，诸疴皆屏矣。

热病化燥伤津

芹岭王某，来郡应试，忽沾热病。其师知医，以为风食，而用羌、防、查、曲等药，则热渴更甚，谵语发狂。邀丰医治，脉形洪数有力，舌苔黑燥而厚，此属热邪化燥，津液被劫，非咸苦下法，不能攻其热而保其阴，倘畏而不用，则津液告匮为难治。即以润下救津法加紫雪五分，随即拣来煎服。服后约半日许，遂欲更衣，乃得燥屎数团，狂势似缓。继进次煎，又得燥屎无数，神气觉疲，令房中寂静，待其安睡，计五、六时始醒，醒来神识已清，身凉微汗，舌黑而润，六脉不躁。丰曰：邪已解也。用西洋参、麦冬、生地、玉竹、麻仁、蒌壳、米仁、炙草等药，令服三剂而安。

霉湿时病

东乡刘某，来舍就医，面目浮肿，肌肤隐黄，胸痞脘闷，时欲寒热，舌苔黄腻，脉来濡缓而滞。丰曰：此感时令之湿热也，必因连日务农，值此入霉之候，乍雨乍晴之天，湿热之邪，固所不免。病者曰：然。丰用芳香化浊法，加白芷、茵陈、黄芩、神曲治之，服五帖，遂向愈矣。

卷之五

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大意

经云：夏伤于暑，秋必痎疟。谓夏令伤于暑邪，甚者即患暑病，微者则舍于营，复感秋气凉风，与卫并居，则暑与风凉合邪，遂成痎疟矣。景岳云：痎者皆也，总疟之称也；疟者虐也，凌虐之义也。疟之为病，非止一端，当分晰而治之。考古有暑疟、风疟、寒疟、湿疟、温疟、瘴疟、瘅疟、牝疟、痰疟、食疟、疫疟、鬼疟、虚疟、劳疟、疟母、三日疟之名，临证之时，不可不辨治也。暑疟者，恶寒壮热，烦渴引饮也。风疟者，寒少热多，头疼自汗也。寒疟者，寒长热短，头疼无汗也。湿疟者，寒重热轻，一身尽痛也。温疟则先热后寒，因于冬令伏气。瘅疟则发时昏闷，因感山岚瘴气。瘅疟则独热天[1]寒。牝疟则寒多热少。又有头痛而眩，疟发昏迷为痰疟。寒热交并，噫气恶食为食疟。沿门合境，证皆相似为疫疟。寒热日作，多生恐怖为鬼疟。元气本虚，感邪患疟为虚疟。疟疾患久，遇劳即发为劳疟。经年不愈，结成痞块，藏于胁腹为疟母。正气本虚，邪客于腑，间两日而作者为三日疟。更有似疟非疟之伏暑，亦因伏天受暑而发于秋，最难速愈。倘秋时炎蒸于夏，而内并无伏气，其见证与阳暑相似者，名曰秋暑。此二证皆在乎秋，今附论于斯，盖恐误为疟治耳。

暑　疟

暑疟者多因长夏纳凉，感受阴暑，暑汗不出，则邪遂伏于内，直待秋来，加冒凉气而发。先贤云：暑气内伏者，阴气也；秋凉外束者，阴邪也；新邪与卫气并居，则内合伏暑，故阴阳相搏而疟作矣。其证恶寒壮热，口渴引饮，脉来弦象，或洪或软，或著衣则烦，去衣则凛，肌肤无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热始退。治宜清营捍疟法治之，如渴甚者，麦冬、花粉佐之。凡疟连日而发者则病浅，间日而发者则病深，间二日而发者则愈深矣。渐早为轻，因正气胜而外出；渐晚为重，因邪气胜而内入。初起多实，宜以祛邪为先；患久多虚，宜以养正为主。医者须分浅深轻重虚实新久而治之，则庶几投剂有效耳。

张景岳曰：伤暑为疟，何谓阴邪？盖阳暑伤气，其证多汗，感而即发，邪不能留。其留藏不去者，惟阴暑耳，以其无汗也。故凡患疟者，必因于盛暑之时，贪凉取快，不避风寒，或浴以凉水，或澡于河流，或过食生冷，壮者邪不能居，未必致病，怯者蓄于营卫则所不免。但外感于寒者多为疟，内伤于寒者多为痢，使能慎此二者，则疟痢何由来也。

风　疟

经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金鉴》谓：风疟，先伤于寒，后伤于风。据此二说而论，是证之因，亦由长夏先受阴暑，至秋感风而发也。然而有暑无风惟病暑，有风无暑惟病风，必风暑合邪，始成疟病。此虽与暑疟得病之因无异，发病之时亦同，但其见证，自有攸分，不可以不辨也。盖风疟之为病，寒少热多，不似暑疟恶寒壮热，或著衣则烦，去衣则凛。风疟则头疼自汗出，不似暑疟肌肤无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热始退。风疟之脉，弦而兼浮，不似暑疟，脉象纯弦，或洪或软，若此分别，投剂自合拍耳。初宜辛散太阳法去羌活，加秦艽治之，必俟寒热分清，始可进和解之法。总当细审其因，可散则散，可和则和，可补则补，可截则截，全在临时活法耳。

江诚曰：细观暑疟、风疟，皆由长夏感受阴暑，并发于秋，但暑疟因秋凉所触，风疟因秋风所触，以此别之，毫厘无谬。

寒　疟

寒疟者，缘于先受阴寒，或淋浴之水寒，寒气伏于肌腠之中，复因外感邪风触之而发。正合经云：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盖寒疟之脉证，弦紧有力，寒长热短，连日而发，或间日而发，发时头痛微汗，或无汗干热。此

当遵古训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之旨，拟用辛散太阳法治之。如寒热按时而至，方可继进和解，今人不别何经，动手概用小柴胡汤，则误甚矣。

湿　疟

湿疟之证，因于久受阴湿，湿气伏于太阴，偶有所触而发。发则恶寒而不甚热，脉象缓钝而不弦，一身尽痛而有汗，手足沉重，呕逆胀满者是也。俗谓脾寒，大概指是证耳。此宜宣透膜原法，使其邪化疟除，但辛燥之剂，于阴亏热体者，须酌用之。阳虚寒体者，更可加老蔻、干姜。所有断截之法，不宜早用，用之非变膨鼓，即成疟母之疴。疟证殊多，总宜分别而治。

江诚曰：寒疟因寒水伏于肌腠，湿疟因湿气伏于太阴，斯二疟夏秋皆有，非比暑疟、风疟，受于夏天，发于秋令也。

温　疟

经谓：温疟由冬令感受风寒，伏藏于骨髓之中，至春不发，交夏阳气大泄，腠理不致，或有所用力，伏邪与汗并出，此邪藏于肾，自内而达于外。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

衰则其气复入，入则阳虚，阳虚生外寒矣。又谓：先伤于风，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温疟之证，先热后寒，其脉阳浮阴弱，或汗多，或汗少，口渴喜凉，宜清凉透邪法治之。如汗多者去淡豉，加麦冬、花粉。如舌苔化为焦黑者，宜清热保津法治之。嘉言云：治温疟，当知壮水以救其阴，恐十数发而阴精尽，尽则真火自焚，顷之死矣。此与香岩论温病，当刻刻护阴之说，不相悖也。凡有变证，仿春温、风温、温病、温毒门中之法可也。

或问：温疟得之于冬，发之于夏，何不列于温病之门，或附于热病之后，今列如斯，其意何也？答曰：就温字而言，当列于彼，就疟字而论，当附于此，欲使学者，知诸疟有先热后寒，有先寒后热，有寒多热少，有寒少热多，有独热不寒之各异也。又问：《金匮》论温疟，谓身无寒但热，今先生论中谓先热后寒，得毋有违仲景乎？曰：先热后寒者，遵《内经》之训也。《金匮》谓无寒但热，定系传写之讹。殊不知但热无寒，乃瘅疟也，不可不为分辨。

瘴　疟

瘴疟之证，岭南地方为多也。乃因天气炎热，山气湿蒸，多有岚瘴之毒，人感之者，即时昏闷，一身沉重，或寒甚热微，或寒微热甚，亦有迭日间日而作者，亦有狂言妄语者，亦有口喑不言者。揆其诸证。初起之时，邪必郁于气分，甚则血瘀于心，涎聚于脾。先宜宣窍导痰法，探吐其痰，然后辨其轻重表里为要。其轻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浊法加草果、槟榔；其重者在里，宜用和解兼攻法为治。

瘅　疟

帝曰：瘅疟何如？岐伯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故命曰瘅疟。帝曰：善。

《金匮》云：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丰按：《素问》谓肺素有热；又谓气内藏于心。《金匮》亦谓邪气内藏于心而未及肺。合而论之，似异而实同也。盖肺心皆居膈上，主乎阳位，阳气盛，故但热而不恶寒。石顽注《金匮》云：少气烦冤者，肺主气，肺受火邪也。手足热者，阳主四肢，阳盛则四肢热也。欲呕者，火邪上冲，胃气逆也。内藏于心者，阳盛则邪气内藏，而外舍分肉之间也。消烁肌

肉者，火盛则肌肉烁也。治瘅疟惟宜白虎，盖白虎专于退热，其分肉四肢，内属于胃，非切于所舍者乎？又泻肺火，非救其烦冤者乎？据此而观，不但病在肺心，亦且兼之胃病。嘉言意用甘寒，亦属非谬，真所谓智谋之士，所见略同。窃思阳气盛则阴益伤，拟用甘寒生津法，庶几针芥。

牝　疟

《金匮》云：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赵以德不辨鱼鲁，注为邪在心而为牡。喻嘉言亦为邪伏于心，心为牡脏，即以寒多热少之疟，名为牡疟。二公皆以牝疟为牡，又皆谓邪藏于心。石顽已正其非，堪为来学之圭臬也。乃曰：若系邪气内藏于心，则但热而不寒，是为瘅疟。此则邪气伏藏于肾，故多寒而少热，则为牝疟。以邪气伏结，则阳气不行于外，故作外寒。患斯证者，真阳素虚之体为多，缘当盛夏之时，乘凉饮冷，感受阴寒，或受阴湿，其阳不能制阴邪之胜。故疟发时，寒盛热微，惨戚振栗，病以时作，其脉必沉而迟，面色必淡而白。宜以宣阳透伏法治之，因寒者姜、附为君，因湿者苍、果为主，日久不愈，温补之法为宜。

痰　疟

痰疟者，因夏月多食瓜果油腻，郁结成痰；或素系痰体，其痰据于太阴脾脏，伏而不发，一旦外感凉风，痰随风起，变为疟病矣。初发之时，头痛而眩，痰气呕逆，寒热交作，脉来弦滑之象。古谚云：无痰不作疟，岂不然乎？宜以化痰顺气法，加草果、藿香治之。如昏迷卒倒者，宜以宣窍导痰法，加厚朴、草果、苏合香丸治之。肥盛之人，痰药更宜多用。

食　疟

食疟者，即胃疟也。因于饮食失节，饥饱不常，谷气乘乱，营卫失和，一有不谨，则外邪冒之，遂成疟疾矣。其证寒已复热，热已复寒，寒热交并，噫气恶食，食则吐逆，胸满腹胀，脉滑有力，或气口紧盛者，宜以查曲平胃法，加藿香、草果治之。如脉迟滞，必兼寒也，可加干姜、白蔻。如脉缓钝者，必兼湿也，可加半夏、茯苓。食疟之证，兼寒兼湿为多，法当分治。

或问曰：介宾之书，谓疟疾之作，无非外邪为之本，岂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疟者耶？据此而论，痰食是为兼证，今先生专列痰疟、食疟之门何也？丰曰：素来痰体，加感凉风而致疟者，以痰为本，故曰痰疟。饮食停积，加受外邪而致疟者，以食为本，故曰食疟。如前所论暑、风、寒、湿、温、瘅、瘅、牝等疟，倘有头眩呕逆脉滑者，是痰为兼证也；噫气恶食脉紧者，是食为兼证也，遂不能以痰疟、食疟名之。本证兼证，讵可以不辨哉！

疫　疟

疫疟之为病，因天时寒热不正，邪气乘虚而袭膜原，欲出表而不能透达，欲陷里而未得空隙，故作寒热往来，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无定期也。寒轻热重，口渴有汗，右脉多胜于左，是为疫症也。盖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概沿门合境，长幼之疟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竟不必拘于一定之见证，当随时令而治，此司天运气之所宜考也，拟以宣透膜原法为主。

鬼　疟

鬼疟者，因卒感尸疰客忤，寒热日作，恶梦多端，时生恐怖，言动异常，脉来乍大乍小者是。俗云夜发为鬼疟者非。独有通一子谓无鬼疟，不啻阮瞻一流人也。丰历见之，患是证者，都系体弱属阴之人，而强壮属阳之体，无一患者。古云：壮士不病疟，殆指鬼疟而言。拟用驱邪辟祟法治之。如未效者，咒法亦可用之。

程曦曰：疟不离乎少阳，诚哉是言。盖少阳者，胆也，胆壮则自然无鬼，惟怯者则有之。试看胆壮之人，心无忌惮，所以避之可脱；胆怯之辈，每多疑心，心寒则胆益怯，怯则鬼魅愈侵，所以纠缠不已，即避之亦不能脱体也。

虚　疟

元气本虚，感邪患疟，名虚疟也。其证寒热交作，自汗倦卧，饮食并减，四肢乏力，脉象举按俱弦，寻之则弱，宜以补气升阳法治之。又有久患疟疾，脾胃累虚，亦名虚疟也。盖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寒则洒洒，热则烘烘，脉象浮之则濡，按之则弱，此宜营卫双调法，则疟疾不截而自罢矣。倘有肢凉便泻者，均加附子、干姜。或吐涎不食者，并加砂仁、半夏。治虚疟之法，尽于斯矣。

劳　疟

劳疟者，因疟疾日久延为痨[2]也。或因久病劳损，气血两虚而病疟也。或因劳役过度，营卫空虚而患疟也。脉象或软或弱，或小滑，或细数，发热恶寒，寒中有热，热中有寒，或发于昼，或发于夜，每遇小劳即发。气虚者多汗，饮食少进。血虚者，午后发热，至晚微汗乃解。此似疟非疟也，若误为疟治，而投剥削之剂，未有不成瘵疾者也。拟用营卫双调法，气虚者倍加参、耆，血虚者倍加归、芎。倘寒热分清，按时而至，脉兼弦象，显出少阳兼证，始可佐柴胡、青蒿，否则不可耳。

疟　母

凡疟经年不愈者，谓之老疟。或食积，或痰涎，或瘀血，皆能结成痞块，藏于腹胁，作胀而痛，令人多汗，谓之疟母。亦有因调治失宜，营卫俱虚，或截疟太早，邪伏肝经胁下，而成痞块者。丰历见之，其痞居左胁者为多。盖左胁属肝，当补虚之中，兼以疏肝为治。宜用调中畅气法去耆、术、甘、荷，加青皮、鳖甲、牡蛎、半夏治之。如形气未衰，块痛甚者，蓬、棱、肉桂，并可加入。倘偏用攻破剥削，以治其块，而不顾其正者，延为中满，遂不可医，可不谨欤！

三　日　疟

三日疟，又名三阴疟，间两日而发者是也。丹溪曰：发于子午卯酉日者为少阴疟，寅申巳亥日者为厥阴疟，辰戌丑未日者为太阴疟。其说似乎近理，然介宾、路玉皆驳为非，悉以轩岐之训为准则也。经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而发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李念莪释云：客，犹言会也。邪在六腑，则气远会稀，故间二日，或休数日也。由是观之，丹溪之言，不足为训。盖间二日而作者，以邪气深客于腑，是与卫气相失而然，宜以双甲搜邪法治之。如阴虚之体，益以首乌、当归；阳虚之体，益以鹿霜、潞党。至间数日而作者，其邪愈深，不待言矣。凡邪深陷者，必因正气空虚，当用补气升阳法，助其既虚之正，提其已陷之邪，使正气复旺，邪气自出，则疟不驱自遁矣。

或问：先生论疟，既及三阴，而不及三阳者何也？答曰：丹溪分别三阴，前贤已驳之矣。今既问及三阳，不得不略言之。大概疟在太阳则寒重，法当汗之。在阳明则热重，法当清之。在少阳则寒热往来，法当和之。又问：诸疟悉详，何独遗胎疟一证？究竟何如？曰：胎疟今之俗名也。有谓襁褓小儿患疟为胎疟，有谓从未患疟为胎疟，又以母年之多寡，与疟期相应，此未尽然。总之，无论其襁褓壮年，而未曾患疟者，悉称为胎疟也。仍当分暑、风寒、湿等疟而治。历尝见之，较诸疟逾格缠绵，最难速愈，必俟其势衰微，方可断截耳。

伏　暑

伏天所受之暑者，其邪盛，患于当时；其邪微，发于秋后，时贤谓秋时晚发，即伏暑之病也。是时凉风飒飒，侵袭肌肤，新邪欲入，伏气欲出，以致寒热如疟，或微寒，或微热，不能如疟分清。其脉必滞，其舌必腻，脘痞气塞，渴闷烦冤，每至午后则甚，入暮更剧，热至天明得汗，则诸恙稍缓。日日如是，必要二、三候外，方得全解，倘调理非法，不治者甚多。不比风寒之邪，一汗而解，温热之气，投凉则安。拟用清宣温化法，使其气分开，则新邪先

解，而伏气亦随解也。然是证变易为多，其初起如疟，先服清宣温化法。倘畏寒已解，独发热淹绵，可加芦、竹、连翘，本法内之半夏、陈皮，乃可删去，恐其温燥之品，伤津液也。其舌苔本腻，倘渐黄、渐燥、渐黑、渐焦，是伏暑之热，已伤其阴，于本法内可加洋参、麦冬、元参、细地治之。倘神识昏蒙者，是邪逼近心包，益元散，紫雪丹，量其证之轻重而用。倘壮热舌焦，神昏谵语，脉实不虚，是邪热归并阳明，宜用润下救津法治之。如年壮体强，以生军易熟军，更为有力。种种变证，务在临证之时，细审病之新久，体之虚实，按法用之，庶无差忒耳。

或问曰：曾见禹载书中论伏暑，谓三伏之时，以书晒曝烈日之中，随即收藏于笥，火气未散，冬时启笥，触之遂病。今是论中全未言及，得毋遗漏乎？答曰：子诚刻舟求剑也。此不过偶一有之之证。若此论之，则伏暑之证，专病晒书之家，而无书晒者则不病；专病在冬，而三秋则不病，可发一笑。

秋　　暑（附：秋凉）

七月大火西流，暑气渐减，而凉气渐生，其时炎燄尚存，一如盛夏，亦有较盛夏更热之年，人感其热而病者，为秋暑，即世俗所称秋老虎是也。斯时湿土主气，犹是暑湿交蒸，但见壮热烦渴，蒸蒸自汗，脉象洪濡或数，是秋暑之证，其治法与阳暑相同，亦宜清凉涤暑法。倘交秋令以来，凉气袭人，人感其气，即患头痛恶寒，发热无汗，脉象浮弦或紧，是秋凉之证，其治法与阴暑无异，亦宜辛温解表法。若交秋分之后，燥金主气，遇有秋凉之见证者，是为燥之胜气，宜用苦温平燥法。遇有秋暑之见证者，是为燥之复气，宜用甘寒生津法。每见近时之医，不究六气者多，一交秋令，便云秋燥。不知初秋烦热，是为秋暑；又不知斯时湿土主令，指暑指湿，而为燥气，不甚谬哉！

拟用诸法

清营捍疟法　治暑疟恶寒壮热，口渴引饮。

连翘一钱五分（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扁豆衣二钱　青蒿一钱五分　木贼草一钱　黄芩一钱（酒炒）　青皮一钱五分

加西瓜翠衣一片为引。

此治暑疟之法也。夫暑气内舍于营，故君以翘、竹清心，却其上焦之热。臣以扁衣解暑，青蒿祛疟。佐以木贼发汗于外，黄芩清热于内。古云疟不离乎少阳，故使以青皮引诸药达少阳之经，瓜翠引伏暑透肌肤之表。

辛散太阳法　治风疟寒少热多，头痛自汗，兼治伤寒伤湿。

嫩桂枝一钱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甘草五分　前胡一钱五分　淡豆豉三钱

加生姜二片，红枣三枚，煎服。

凡外邪袭人，必先伤于太阳之表。疟虽因于伏暑，又必因外感秋风而触发也。盖风疟有风在表，故宜辛散之方。其中桂、羌、防、草，即成方桂枝羌活汤，本治风疟之剂也。内加前胡散太阳，复泄厥阴。淡豉解肌表，且祛疟疾。更加攘外之姜，安内之枣，表里俱安，何疟之有哉！

宣透膜原法　治湿疟寒甚热微，身痛有汗，肢重脘满。

厚朴一钱（姜制）　槟榔一钱五分　草果仁八分（煨）　黄芩一钱（酒炒）　粉甘草五分　藿香叶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姜制）

加生姜三片为引。

此师又可达原饮之法也。方中去知母之苦寒及白芍之酸敛，仍用朴、槟、草果，达其膜原，祛其盘踞之邪，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拟加藿、夏畅气调脾，生姜破阴化湿，湿秽乘入膜原而作疟者，此法必奏效耳。

清凉透邪法　见卷一。

清热保津法　见卷一。

宣窍导痰法　见卷二。

芳香化浊法　见卷四。

和解兼攻法　治寒热疟疾，兼之里积。

柴胡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酒炒）　半夏一钱五分（姜制）　甘草六分　元明粉二钱　熟军二钱　枳壳一钱五分

流水煎服。

柴、芩、夏、草以和解，元明、军、枳以攻里，此仿长沙大柴胡之法也。

甘寒生津法　治瘅疟独热无寒，手足热而欲呕。

大生地五钱　大麦冬三钱（去心）　连翘三钱（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北沙参三钱　石膏四钱（煅）

加蔗浆、梨汁，每一盏冲服。

《金匮》瘅疟条下，但云：以饮食消息止之。嘉言主以甘寒生津可愈。丰立是法，即遵斯训也。首用生地、麦冬，甘寒滋腻以生津液。此证不离心肺胃三经，故以翘、竹清心，沙参清肺，膏、蔗清胃，梨汁生津。

宣阳透伏法　治牝疟寒甚热微，或独寒无热。

淡干姜一钱　淡附片一钱　厚朴一钱（姜制）　苍术一钱（土炒）　草果仁一钱（煅）　蜀漆一钱五分

加白豆蔻三颗，去壳细研分冲。

干姜宣其阳气，附子制其阴胜，厚朴开其滞气，苍术化其阴湿，草果治独胜之寒，蜀漆逐盘结之疟，佐以豆蔻，不惟透伏有功，抑且散寒化湿，施于牝疟，岂不宜乎！

化痰顺气法　见卷三。

查麴平胃法　见卷三。

驱邪避祟法　治鬼疟寒热日作，多生恐怖，脉来乍大乍小。

龙骨三钱（煅）　茯苓三钱（雄黄染黄）　茅苍术一钱（土炒）　广木香五分　柏子仁三钱（正粒）　石菖蒲五分

加桃叶七片为引。

龙骨阳物也，可以镇惊，可以祛祟，用之治鬼疟最宜；茯苓宁心，以雄黄染之，能祛鬼魅；苍术、木香，皆能杀一切之鬼也。柏子辟邪，菖蒲宣窍，桃叶发汗，开其鬼门，俾潜匿之邪，尽从八万四千毛窍而出也。

补气升阳法　治气虚患疟，寒热汗多，倦怠食减。

西潞参三钱（米炒）　上黄耆二钱（蜜炙）　于潜术二钱（米炒）　粉甘草五分（炙）　广陈皮一钱五分　当归身二钱（酒炒）　绿升麻五分　柴胡梢五分

加生姜二片、红枣三枚为引。

此东垣补中益气汤也。首用参、耆、术、草以补其气，陈皮以行其气，弗使补而呆滞，俾其补而灵动也。当归以活其血，血气流行，则邪不能容矣。升、柴提其疟邪，姜、枣和其营卫。此方治虚疟，最为确当。

营卫双调法　治洒寒烘热，脉濡且弱，虚疟、劳疟并宜。

嫩桂枝一钱　黄耆皮二钱（蜜炙）　当归身一钱五分（土炒）　白芍一钱（土炒）　西潞参三钱　甘草五分（炙）

加生姜二片，红枣三个，煎服，

古人云：胃者卫之源，脾者营之本，今脾胃累虚而作寒热者，宜以营卫双调。故用桂、耆护卫，归、芍养营，参、草补益胃脾，姜、枣调和营卫，此从源本立方，勿见寒热，便投和

解。

调中畅气法　见卷三。

双甲搜邪法　治三日疟，久缠不愈。

穿山甲一钱（醋炙）　鳖甲一钱五分（炙）　木贼草一钱（去节）　嫩桂枝 一钱　制首乌三钱　鹿角霜二钱　东洋人参二钱　当归身二钱（土炒）

头服轻煎，次服浓煎。

疟邪深窜而成三日疟者，须此法也。穿山甲善窜之物，主搜深踞之疟。鳖甲蠕动之物，最搜阴络之邪。木贼中空而轻，桂枝气薄而升，合而用之，不惟能发其深入于阴分之邪，而且能还于阳分之表。以何首乌养其阴也，鹿霜助其阳也，人参益其气也，当归补其血也，阴阳气血并复，则疟邪自无容身之地矣。

清宣温化法　治秋时晚发之伏暑，并治湿温初起。

连翘三钱（去心）　杏仁二钱（去皮尖研）　瓜蒌壳三钱　陈皮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制半夏一钱　甘草五分　佩兰叶一钱

加荷叶二钱为引。

连翘寒而不滞，取其清宣；杏仁温而不燥，取其温化；蒌壳宣气于上，陈皮化气于中，上中气分，得其宣化，则新凉伏气，皆不能留；茯苓、夏、草，消伏暑于内；佩兰、荷叶，解新邪于外也。

润下救津法　见卷一。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清凉涤暑法　见卷三。

苦温平燥法　见卷六。

备用成方

小柴胡汤　治伤寒少阳证，往来寒热，口苦耳聋，胁痛脉弦，疟发寒热，及妇人伤寒热入血室等证。

柴胡　半夏　黄芩　人参　甘草

加姜、枣，煎服。

丰按：此方专治寒热往来，邪在少阳之疟也。倘恶寒甚者，兼太阳也，宜加羌活。发热甚者，兼阳明也，宜加葛根。

景岳木贼煎　凡疟疾形实气强，多湿多痰者，宜此截之大效。

木贼草　小青皮　制厚朴　制半夏　槟榔　苍术

水煎露一宿，于未发之先二时温服。能饮者，酒煎最妙。

丰按：此方用木贼，取其入肝经气分，盖肝与胆相表里，故可通治疟疾，喜其轻能升散，空能发汗，即太阳之余邪未尽者，亦可用之，较柴胡更为稳耳。

严氏清脾饮　治疟疾热多寒少，口苦嗌干，小便赤涩，脉来弦数。

青皮　厚朴　柴胡　黄芩　制半夏　草果仁　茯苓　白术　甘草

加姜煎。一方加槟榔。疟不止，加酒炒常山、乌梅。

丰按：是方，即小柴胡汤加减，减人参之补、大枣之滞，以解少阳往来寒热之邪。其方不名清胆，而名清脾者何也？盖因近世称疟为脾寒，其脾受寒而作疟者，亦属不少，故加厚朴温其脾胃，苓、朮辅其中州，更加草果、青皮，祛其疟邪，而脾自得清肃，故曰清脾。其存小柴胡法者，良由疟不离乎少阳之意耳。

麻杏甘石汤　治温疟，先热后寒。

麻黄　杏仁　甘草　石膏

水煎服。

丰按:《集解》谓此方,以治温疟。不知温疟系冬令伏邪,发于夏令,阳气大泄之时,麻黄辛散,岂可用乎?如体实壮热无汗而喘者,只宜暂用,否则不可轻试,慎之慎之!

柴平汤　治湿疟,身重身痛。

柴胡　制夏　黄芩　人参　厚朴　苍术　陈皮　甘草

加姜、枣,煎服。

藿香平胃散　治胃寒腹痛呕吐,及瘴疫湿疟。

藿香　制夏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加姜、枣,煎服。

太无神术散　治感山岚瘴气,憎寒壮热,一身尽痛,头面肿大,瘴疟时毒。

藿香　石菖蒲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水煎,温服。

丰按:以上之方,治湿疟、瘴疟之证,极为平妥。但柴平汤之人参,必体弱气虚者,乃可用之,倘不细审而概施之,恐补其气而阻其邪,病必增剧。

人参败毒散　治伤寒头痛,憎寒壮热,及时气疫疠,岚障鬼疟,腮肿毒痢,诸疮斑疹。

人参　茯苓　枳壳　桔梗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薄荷　甘草

加生姜三片,煎服。

丰按:此方非但主治伤寒疫疠鬼疟等,而嘉言每以治痢,亦屡奏功。丰遇疟痢两兼之证,用之更有神效,诚良方也。

截疟七宝散　治实疟久发不已,鬼疟、食疟皆治之。

常山(酒炒)　草果(煨)　青皮　陈皮　槟榔　厚朴(姜制)　甘草等分。

用酒水各一杯煎好,以纱盖之,露一宿。于当发之早,面东温服。

《局方》常山饮　疟久不止者,用此截之。

常山(火酒炒)二钱　草果(煨)二钱　槟榔一钱　乌梅二个　知母一钱　贝母(去心)一钱

加生姜三片,枣一枚,半酒半水煎,露一宿。日未出时,面东空心温服。

子和常山散　治痰疟神效。

常山一两　甘草二两五钱

上为细末。水煎,空心服之,取吐。

丰按:常山之功,在乎祛痰截疟,其性猛烈,体稍虚者,不可遽用。

鳖甲饮　治疟久不愈,腹中结块,名曰疟母。

白术　黄耆　川芎　白芍　槟榔　草果　厚朴　陈皮　鳖甲　甘草等分。

姜三片,枣一枚,乌梅少许,煎。

四兽饮　治疟病胃虚,中挟痰食。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草　陈皮　制夏　草果　乌梅

加姜、枣,煎服。

丰按:前方用耆、术、乌梅,此用参、术、乌梅,皆是补中兼收,非体虚久疟,切弗轻试。

追疟饮　截疟甚佳。凡血气未衰,屡散之后,而疟有不止者,有此截之,已经屡验。

何首乌　当归　青皮　陈皮　柴胡　半夏　甘草

井水河水合煎。

何人饮　截疟如神。凡气血俱虚,久疟不止可服。

何首乌　人参　当归　陈皮　煨生姜

水煎八分,于发前二、三时温服之。

休疟饮　此止疟最妙之剂。若汗散既多,元气不复,或以衰老,或以弱质,而疟有不能止者,俱宜用此。此化暴善后之第一方也。

人参　白术　何首乌　当归　炙甘草

煎七分，食远服。

丰按：以上三方，皆景岳治疟之剂。揆其用意，在乎少阳。观其治实疟者，每以木贼；治虚疟者，不离首乌、当归。盖木贼疏肝透邪，归、乌滋肝养血，肝与胆相为表里，其意在少阳者，可想而知矣。

临证治案

虚寒之体忽患暑疟

建陵靳某之妾，于仲秋忽患暑疟，连日一作，寒洒热蒸，汗出如雨，口渴欲饮，脉来弦滑，舌苔微黄，此暑疟也。靳问曰：因何致病？丰曰：良由暑月贪凉，过食生冷，其当时为患者，是为阴暑；伏匿日久，至今而发者，即《内经》所谓夏伤于暑，秋为痎疟是也。即用清营捍疟法，服下益热，急邀复诊。脉之转为弦迟，询之口反不渴，丰曰：此疟邪外达之征，请勿虑耳。观其形体肥白，知其本质虚寒，改用温补为主，以理中汤加豆蔻、制夏、蜀漆、柴胡，姜枣为引，以河井水合煎，连尝三剂，疟邪遂遁矣。

暑疟热盛逼血上吐

城南叶某之子，偶染疟疾，邀丰诊之。脉象迢迢有力，寒热间日而来，口渴喜凉，热退多汗，此为暑疟。遂用清营捍疟法去木贼，加藿香、草果、柴胡、甘草治之。服下疟势仍来，尤吐鲜红数口。复按其脉，转为弦大而数，必因暑热内炎，逼伤血络所致。思古圣有"治病必求其本"之训，此证暑热是本，吐血是标，可不必见病治病也。即用清凉涤暑法去扁豆，加黄芩、知母治之。连进两贴，疟发渐早，热势渐轻，不知不觉而解，血恙亦未复萌。

截疟太早变成肿胀

西乡郑某，偶患疟疾，热重寒微，口渴便泻。先用符禁未效，又服断截之药，疟与泻并止矣。数日后腹中忽胀，小便短少，来舍就诊，两手脉钝，沉取尚强。此乃暑疟夹湿之证，其邪本欲向表分里而出，误用截法，阻其邪路，暑欲达表而不能，湿欲下行而不得，交阻于中，气机不行而成肿胀，法当治标为先。即以木瓜、蒿、藿以解其暑，芩、苍、通草以行其湿，又以青皮、厚朴、杏粒、槟榔，行其气而宽其膨。服下稍为中病，每得一矢气，腹内略松。更加腹子以破其气，鸡金以消其水，服之矢气更多，溺亦通快，其腹逐渐消去。后用调脾化气，得全安耳。

江诚曰：观以上三案，虽暑疟之轻证，但其夹证各有不同，设不细辨而妄治之，则轻证转重，重证转危耳。如靳案本体虚寒，得温补而愈。叶案暑热劫络，得清剂而安。郑案夹湿变胀，得破削而宽。可见医法有一定之理，无一定之方，倘胶于某证某药，则钝根莫化矣。

风疟时邪乘入血室

城南龚某之女，先微寒而后发热，口渴有汗，连日三发，脉弦而数，舌苔黄腻，此因夏伤于暑，加感秋风，名风疟也。遂用辛散太阳法去羌活，加秦艽、藿梗治之。服二帖，疟势未衰，渐发渐晏，且夜来频欲谵语。复诊其脉，与昨仿佛，但左部之形力，颇胜于右。思仲景有云：昼则明了，夜则谵语，是为热入血室。今脉左胜，疑其血室受邪，即询经转未曾。其母曰：昨来甚寡，以后未行。此显然邪入血室之证也。姑守前方去防风、淡豉，加当归、赤芍、川芎、柴胡，服之经水复来，点滴而少，谵语亦减，惟疟疾仍然。再复其脉，左部转柔，余皆弦滑，已中病窾，可服原方。幸得疟势日衰一日，改用宣透膜原法加柴胡、红枣治之，迭进三煎，疟邪遂解。

程曦曰：时证易治，兼证难疗。若此案不细询其经事，则医家病家，两相误也。倘见谵语之证，而为邪入心包，或为胃家实热，清之攻之，变证必加。苟不熟仲景之书，而今日

之证，必成坏病矣。吾师尝谓不通仲景之书，不足以言医也。信夫！

寒疟之证温补治验

城东潘某，体素丰满，大便常溏，中土本属虚寒，固无论矣，忽于孟秋寒热交作，肌肤汗少，即延医诊，遂作阴暑论治，辄投四味香薷饮加寒凉之剂，未获奏效，即来商治于丰。诊其脉弦而兼紧，舌苔白薄，寒先热后，隔日而来，此寒疟也。良由体质本寒，加感秋凉致病，若果阴暑之证，在长夏而不在秋，况阴暑之寒热，从未见隔日而发，当用附子理中汤加柴胡、草果、藿香、陈皮治之。服二剂，周身微汗，寒 热略清。继服二帖，疟邪遂未发矣。

湿疟之证辛散获效

新定王某之室，浣衣度活，平日难免无湿所受，患疟半月以来，前医之法无效，恳丰治之。切脉缓大有力，遍身浮肿而疼，寒热汗无，连日一发，此明是湿邪为疟也。思先哲有风能胜湿之论，宜以辛温散邪，遂以羌活渗湿汤加草果、厚朴为治，先服二剂小效，继服二剂全瘥。

温疟误为暑热

豫章张某，于仲夏中旬，发热连日，口渴喜饮，医者皆作暑热论治，所用不离藿、薷、滑、扁等药，未臻效验。转商丰治，诊之脉濡且弱，舌苔微燥而黄，合其见证参之，似属暑热。但其未审既热之后，每有洒淅恶寒之证，此即《内经》所谓"先热后寒，病以时作，名曰温疟"是也。温疟之证，最易伤阴，切忌温散，治宜清凉透邪法。服之热势已挫，口渴依然，仍守原方，益以麦冬、鲜地，连服三剂，始得全愈。

产后瘅疟热补至变

四明沈某之室，诞后将匝月以来，忽然壮热汗多，口渴欲饮，有谓产后阴虚，阳无所附；有谓气血大虚，虚热熏蒸，皆用温补之方，严禁寒凉之药。见病者忽尔烦羸，日晡发热，益信其为蓐痨，愈增热补，更加唇焦齿燥，舌绛无津。复请前二医合议，议用导龙入海，引火归源之法，不但诸证未减，尤加气急神昏，始来商之于丰。丰即往诊，两手之脉，皆大无伦，推其致病之因，阅其所服之药，实因误补益剧，非病至于此险也。沈曰：此何证也？丰曰：乃瘅疟也。此即古人所谓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不寒瘅热，令人消烁肌肉，当用甘凉之剂治之。曰：产后用凉，可无害乎？曰：有病则病当之，若再踌躇，阴液立涸，必不可救矣。即用甘寒生津法，加两洋参、紫雪丹治之。头煎服下，未见进退，次煎似有欲寐之形，大众见之，无不疑昏愦之变。复来请诊，脉象稍平，唇舌略润，诸恙如旧，但增手战循衣。丰曰：此阴阳似有相济之意，无何肝风又动之虞。仍守原章，佐以阿胶、龟版，及鸡子黄，令其浓煎温服。是夜安神熟寐，热势大衰。次早诊之，诸逆证皆已屏去，继以清滋补养，调理两月方瘳。

阴邪入肾发为牝疟

江南陶某之室，寡居五载，腰如两截，带下淋漓，时值中秋，炎蒸如夏，或当风而纳凉，或因渴而饮冷，其阴邪乘虚而陷少阴，发为牝疟。脉来沉小之象，畏寒而不甚热，肌肤浮肿，面色痿黄，饮食减少而乏味，小水淡黄而欠舒，此阴虚邪陷之证，显而易见。丰用金匮肾气去萸肉、丹皮，加干姜、苍术，连服十余剂，诸恙全安。

寒湿入脾证成牝疟

金陵张某，作客来衢，形素丰肥，向有卢同之癖，其体属寒湿者，先露一斑。忽患间日恶寒，按时而至，胸前痞闷，口不作干，脉缓近迟，苔腻而白，此牝疟也。古人虽有邪气伏藏于心于肾之论，但今之见证，皆属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陈，加干姜、草果、白蔻、砂仁治之。令尝五剂，三日服尽，诸证咸瘥。

程曦曰：凡学医者，必须天机活泼，毫无胶固之人而后可。如赵、喻注《金匮》，皆言邪舍于心，石顽正其失，专言邪藏乎肾。吾师前以石顽之训为准绳，今观是案，又谓在脾，其

实非矛盾也，良由见证而断也。总因间日恶寒，按时而至，称为牝疟。可见医者，审证为第一耳。

疟发昏迷治痰得效

南乡酆某之母，年逾六旬，偶沾疟疾，淹缠数月，药石无功，乘舆来舍就诊。诊其脉，两手皆弦，其疟连日而发，每于薄暮时，先微寒而后微热，神识渐渐昏闷，约一时许始苏，日日如是。阅前医之方，皆不出小柴胡汤清脾饮等法，思其发时昏闷，定属痰迷。即以二陈汤加老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参、姜汁治之。连进三剂，神识遂清。继服二剂，寒热亦却。

时行疫疟

己卯夏五，患寒热者甚众，医者皆以为疟。所用咸是小柴胡汤、清脾饮，及何人饮、休疟饮等方，未有一方奏效。殊不思经谓"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疟每发于秋令，今于芒种夏至而发者何也？考岁气阳明加于少阳，天政布凉，民病寒热，斯时病疟者，尽是时行疫疟也。有建德钱某来舍就医，曰：患疟久矣，请先生截之。丰曰：此乃时行疫疟。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干姜治之，其效捷于影响。后来求治者，皆与钱病无异，悉以此法治之，莫不中窾。可见疫疟之病，不必拘疟门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之证，更又不必拘一定之时，但其见证相同，而用药亦相同者，断断然矣。

鬼疟属阴得众人阳气而解

东乡叶某，自初秋患疟，至孟冬未愈，每每发于午后，寒不甚寒，热不甚热，言语错乱，如见鬼神，至后半夜，神识遂清，倦怠而寐，日日如是，曾延医治，尽属罔灵。请丰诊之，两手之脉，不调之至。曰：此鬼疟也。即用驱候辟祟法去龙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气稍清，疟仍未解，时值邻村会戏，热闹异常，病者往观，在众人堆中，拥挤不出，得周身大汗，超过疟期，寒热遂未发作，此分明鬼疟无疑。盖热闹场中，众人堆中，阳气旺极，其阴邪不能胜阳，故鬼疟不得缠身而遁。

久疟阴虚及阳

鉴湖黄某之内，患疟三年，尪羸之至，无医不迓，靡药不尝。邀丰治之，脉象纤微无力，洒寒烘热，每发于申酉之时，舌淡无荣，眠食俱废，大便溏薄，月水不行。丰曰：此虚疟也。出方阅之，计有数百余纸，聊审近日之方，非参、耆、术、草，即地、芍、归、胶，未尝有一剂桴鼓。细思是证，乃疟邪深踞于阴，阴虚及阳之候。即用制首乌五钱，补其阴也；淡附片三钱，补其阳也；鳖甲二钱，青蒿五分，搜其阴分久踞之邪；鹿霜三钱，羌活五分，随即领邪而还于表；东洋参三钱，炙甘草八分，补其正而御其邪；生姜二片，红枣五枚，安其内而攘其外。诸药虽经服过，然制方实属不同。古云用药如用兵，孰为主将，孰为先锋，指挥得法，自可望其破垒耳。黄某深信，即使人拣来煎服，二剂寒热觉轻；又二剂，精神稍振；再又二剂，诸疴尽却。调补三月，月信始行，起居犹昔矣。

体虚劳疟

安徽汪某，体本虚怯，饮食并减，神气极疲，精遗于梦，汗漏于寐，闲居静养，诸恙如无，偶有烦劳，遂作寒热等证。延丰诊之，脉来小涩，此属劳疟之证，分明若绘矣。拟用何人散加鳖甲、牡蛎、茯神、龙骨，令服十余剂，调养数月而康。

疟母破剂无效温补咸软得安

南乡傅某，自同治纪元，患疟之后，左胁下结成一块，即疟母也，迄今十五载矣，身体安然，不知不觉，每一违和，渐次居中，初服常山饮子，后用鳖甲煎丸，皆无效验，因停药勿治。迩苦眩晕遗精，耳鸣盗汗，曾用六黄兼六味，服之虽妥，但其痞块渐大渐中，将有变蛊之势。脉形缓滞，两尺皆弱，先天亏损，断断无疑，消破之剂，决难浪施。余用桂附八味加龙骨、牡蛎、龟版、鳖甲，蜜丸。服一料诸恙少减，二料得全瘥矣。

疟母攻破致死

歙北一医，在吾衢名冠一时。时有里人范某，久患疟母，寝食若旧，动作如常，闻此医欲归梓里，恐郡内诸医，不能杜其病根，即商其治。所用硝、黄、枳、朴、巴豆、逢、棱，一派攻伐之剂，未数日腹如复釜，神气顿疲，饮食减少，病势日加一日，至于危急，始来商治于丰。诊其脉沉小而涩，此因攻破太猛，正气受伤之候，证弗易治，嘱商名手。其兄再四哀求，不得已，勉以香砂六君损益，服之未效，复请固辞，再商他医，终不能起。

程曦曰：古人谓不服药为中医，诚哉是言！历见因病致死者少，因药致死者多，若此病是药速其亡也。不思李念莪云：养正则邪自除，譬如满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无容身之地。曦之鄙见，当补正为君，稍兼攻积，庶乎稳妥，偏于攻破，非法也。

三疟扰伤气血补益得效

南乡李某，患三日疟，缠绵两三载，方药靡效。近用多是甜茶，服之呕吐，吐伤胃气，谷食减少，神气愈疲，而疟疾仍来，来舍求治于丰。诊其脉缓涩沉弦，形色清癯之至，此气血阴阳受亏之象也，非补益不能望痊。即用制首乌五钱，潞党四钱，鳖甲、鹿霜各二钱，干姜、附片各八分，嘱服十剂，临发之日勿服，至第八剂，寒热遂未发矣。复来就诊曰：先生之方效于拔刺，然诸药前医亦曾用，而未验者何也？丰曰：一则药味杂乱，二则服法未精，不知间二日之疟，其邪深，其正虚，所以用补法于未发之先，助其气血阴阳，则邪不能胜正而自止矣。今脉转为缓小，沉分亦然，疟邪果远遁也，当守旧法，加之熟地、归身，姜、枣为引，连服十剂而安。

产后三疟久缠

北乡杜某之内，自诞后气血未复，偶沾三疟，纠缠半载未瘳。发时背如负重，腰如两截，寒洒洒欲复被，热烘烘欲思饮。诊其脉，举之若浮绵，按之不满部，面色白而无荣，舌色淡而无苔，此属奇经本虚，疟邪窜入于阴，阴虚及阳之证。斯宜未发之日，大补奇脉阴阳，俾正气复充，邪气自却，倘以常山、草果专治其疟，便是舍本求末矣。丰用东参、熟地、鹿霜、狗脊、龟版、牡蛎、炙耆、桂枝、姜、枣为引，约服二十余剂，疟始脱体。

或问曰：曾见景岳治疟，每迎其锐而击之，最捷最效。今先生治疟，用药于未发之先。究遵景岳耶？抑遵先生耶？答曰：治初患之疟，邪气方盛，正气未虚，可以迎其锐而击之。久患之疟，邪气深陷，正气已虚，则不可耳。故于未发用补，补其正气，正气旺，则邪自衰，不用击而疟自罢矣。

伏暑过服辛温改用清凉而愈

武林陈某，素信于丰，一日忽作寒热，来邀诊治，因被雨阻未往。伊有同事知医，遂用辛散风寒之药，得大汗而热退尽。讵知次日午刻，热势仍燃，汗多口渴，痰喘宿恙又萌，脉象举取滑而有力，沉取数甚，舌苔黄黑无津。丰曰：此伏暑病也。理当先用微辛，以透其表，荆、防、羌、芷过于辛温，宜乎劫津夺液矣。今之见证，伏邪已化为火，金脏被其所刑。当用清凉涤暑法去扁豆、通草，加细地、洋参。服二剂，舌苔转润，渴饮亦减，惟午后尚有微烧，姑照旧方，更佐蝉衣、荷叶。又服二剂，热从汗解，但痰喘依然，夜卧不能安枕，改用二陈加苏、葶、旋、杏，服之又中病机。后议补养常方，稔载归里矣。

产后伏暑

城东孔某之室，素来多病，其体本孱，分娩三朝，忽然头痛难忍，寒热无汗，大渴引饮，脉来浮大之象，此肌表重感秋凉，而襄伏之暑 热，触动而继起矣。询知恶露匀行，腹无胀痛，生化成方，可勿用耳。即以白芷、青蒿、秦艽、荆芥、当归、川芎加败酱草合为一剂。盖白芷为产后疏风妙药，青蒿乃产后却热最宜，秦艽、荆芥活血散风，当归、川芎生新去瘀，本草谓败酱草味苦而平，主治产后诸病。此方最稳，请服二煎，其热从汗而退。次日邀诊，脉象顿平，询之口亦不渴，惟觉神倦少眠。此伏暑已随秋凉而解，心脾被邪扰攘

而亏，当守原方去白芷之香燥、荆芥之辛散，加茯神、柏子以安神，神安自熟寐矣；又加西潞、炙草以扶元，元复自强健矣。后用八珍损益，未及半月而康。

〔1〕"天"，锦本作"无"。
〔2〕"痨"，锦本作"劳"。

卷之六

秋伤于湿大意

土寄于四季之末，四时皆有湿气，何独经谓"秋伤于湿"乎？盖一岁之六气者，风、君、相、湿、燥、寒也。推四之气，大暑至白露，正值湿土司权，是故谓之"秋伤于湿。"鞠通先生列湿温于夏末秋初，诚有高见。丰谓因湿为病者有六：一曰伤湿，一曰中湿，一曰冒湿，一曰湿热，一曰寒湿，一曰湿温。盖伤湿者，有表里之分焉：在表由于居湿涉水，雨露沾衣，从外而受者也。在里由于喜饮茶酒，多食瓜果，从内而生者也，中湿者，卒然昏倒，颇与中风相似。冒湿者，因冒早晨雾露，或冒云瘴山岚。湿热者，夏末秋初感受为多，他时为少。寒湿者，先伤于湿，后伤生冷。湿温者，湿酿成温，温未化热，最难速愈，非寒湿之证，辛散可化，湿热之证，清利可平之比也。此六者，皆湿邪之为病耳。喻嘉言先生又谓秋伤于燥，发出秋燥之论，其说未尝有谬。据按六气而论，其实湿气在于秋分之前，燥气在于秋分之后，理固然矣。姑附秋燥一条，以备参考。

伤　湿

伤湿之病，原有表里之因。盖伤乎表者，因于居湿涉水，雨露沾衣，其湿从外而受，束于躯壳，证见头胀而痛，胸前作闷，舌苔白滑，口不作渴，身重而痛，发热体疲，小便清长，脉浮而缓，或濡而小者，此言湿邪伤于表也。又有伤于里者，因于喜饮茶酒，多食瓜果，其湿从内而生，踞于脾脏，证见肌肉隐黄，脘中不畅，舌苔黄腻，口渴不欲饮水，身体倦怠，微热汗少，小便短赤，脉沉而缓者，此言湿气伤于里也。李时珍曰：凡风药可以胜湿，利小便可以引湿，为治表里湿邪之则也。丰师其法，治表湿宜辛散太阳法减去桂、豉，加之苍、朴，俾其在表之湿，从微汗而解也。治里湿宜通利州都法，俾其在里之湿，从小便而去也。伤湿之证，务宜分表里而治之，斯为确当。

倪松亭云：治湿之道非一，当细察而药之。如湿气在于皮肤者，宜用麻、桂、二术之属，以表其汗，譬如阴晦非雨不晴也。亦有用羌、防、白芷之风药以胜湿者，譬如清风荐爽，湿气自消也。水湿积于肠胃，肚腹肿胀者，宜用遂、戟、芫、牵之属以攻其下，譬如水满沟渠，非导之不去也。寒湿在于肌肉筋骨之间，拘挛作痛，或麻痹不仁者，宜用姜、附、丁、桂之属以温其经，譬如太阳中天，则湿自干也。湿气在于脏腑之内，肌肤之外，微而不甚者，宜用术、苍、朴、夏之属之〔1〕健脾燥湿，譬如些微之湿，以灰土糁之，则湿自燥也。湿气在于小肠膀胱，或肿或渴，或小水不通，宜用二苓、车、泻之属以渗利之，譬如水溢沟浍，非疏通其窦不达也。学者能于斯理玩熟，则治湿之法，必中鹄矣。

丰按：此论可为治湿之提纲，医者勿忽！

中　湿

中湿者，即类中门中之湿中也。盖湿为阴邪，病发徐而不骤。今忽中者，必因脾胃素亏之体，宿有痰饮内留，偶被湿气所侵，与痰相搏而上冲，令人涎潮壅塞，忽然昏倒，神识昏迷，与中风之证，亦颇相似，但其脉沉缓、沉细、沉涩之不同，且无口眼㖞斜不仁不用之各异，此即丹溪所谓湿热生痰，昏冒之证也。宜以增损胃苓法去猪苓、泽泻、滑石，加苏子、制夏、远志、菖蒲治之。倘有痰筑喉间，声如鼎沸，诚有须臾变证之虞，可加苏合香丸。分为两次冲服。倘得痰平人省，始有转机，否则不可救也。

冒　湿

冒湿之病，得之于早晨雾露，云瘴山岚，或天阴淫雨，晴后湿蒸。初受其气者，似乎有物蒙之，以致首如裹，遍体不舒，四肢懈怠，脉来濡缓之象。宜用宣疏表湿法取其微汗，仿嘉言贵徐不贵骤之意，俾其湿邪还表而解，毋使其由表而入于里。倘或脘中痞闷，微热汗少，小便短赤，是湿邪已入于里也。宣疏之剂，又不相宜，宜改通利之方，自然中的。伤湿条内，须参阅之。

湿　热

贾氏曰：夏热则万物湿润，秋凉则万物干燥。若此论之，湿热之证，在长夏而不在秋，岂非与《内经》之"秋伤于湿"不合耶？细思之，斯二句书，不重夏秋二字，当重在热凉二字也。盖热蒸则湿，凉胜则燥，理固然矣。即如立秋处暑之令，炎蒸如夏，患者非秋湿，即秋暑。其实秋令之湿热，亦必夹之秋暑也。考湿热之见证，身热有汗，苔黄而泽，烦渴溺赤，脉来洪数是也，当用通利州都法治之。如大便秘结，加瓜蒌、薤白，开其上以润其下。如不便未下，脉形实大有力者，是湿热夹有积滞也，宜本法内加元明粉、制大黄治之。

或问曰：先贤尝谓暑必夹湿，今先生谓湿热夹暑，有是说乎？答曰：小暑之节，在于相火之后，大暑之气，在于湿土之先，故先贤有暑必夹湿之训也。丰谓湿热夹暑，专在大暑至白露而言。盖斯时湿土主气，暑气渐退，湿令方来，而湿甚于暑者，故谓之湿热夹暑也。又问曰：章虚谷录薛生白湿温之条，加之注解，统以湿温称为湿热。今先生分门而论者何也？曰：湿体本寒，寒湿可以温散；酝酿成热，热湿可以清通。惟湿温不热不寒，最为难治，断不可混湿温为湿热，理当分列湿热、湿温为二门。又问曰：湿热致病者多，何略而弗详乎？曰：因湿致病者，固属不少，如肿满、黄疸、淋浊等证，诸先贤皆早详于杂证之书，是编专论时病。毋庸迭赘可耳。

寒　湿

伤湿又兼寒，名曰寒湿。盖因先伤于湿，又伤生冷也。夫寒湿之证，头有汗而身无汗，遍身拘急而痛，不能转侧，近之则痛剧，脉缓近迟，小便清白，宜以辛热燥湿法治之。毋使其酝酿成温，而成湿温之病，温甚成热，而成湿热之病；又毋使其变为痰饮，伏而不发，交冬发为咳嗽之病。由是观之，可不速罄其湿乎！须知寒湿之病，患于阳虚寒体者为多，辛热燥湿之法，未尝不为吻合。湿热之证，患于阴虚火体者为多，此法又宜酌用耳。贸贸者，不别病之寒湿热湿，体之阴虚阳虚，一遇湿病，概投通利之方，若此卤莽，未有不误人者也。

湿　温

湿温之病，议论纷纷，后学几无成法可遵。有言温病复感乎湿，名曰湿温，据此而论，是病乃在乎春。有言素伤于湿，因而中暑，暑湿相搏，名曰湿温，据此而论，是病又在乎夏。有言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名曰湿温，据此而论，是病又在乎夏末秋初。细揆三论，论湿温在夏末秋初者，与《内经》秋伤于湿之训，颇不龃龉；又与四之气大暑至白露，湿土主气，亦属符节；当宗夏末秋初为界限也。所有前言温病复感于湿，盖温病在春，当云温病夹湿；言素伤于湿，因而中暑，暑病在夏，当云中暑夹湿；皆不可以湿温名之。考其致病之因，良由湿邪踞于气分，酝酿成温，尚未化热，不比寒湿之病，辛散可瘳，湿热之病，清利乃解耳。是病之脉，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故难以一定之脉，印定眼目也。其证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苔白，或黄，口渴不引饮。宜用清宣温化法去连翘，加厚朴、豆卷治之。倘头痛无汗，恶寒身重，有邪在表，宜用宣疏表湿法，加葛、羌、神曲治之。倘口渴自利，是湿流下焦，宜本法内去半夏，加生米仁、泽泻治之。倘有胫冷腹满，是湿邪抑遏阳气，宜用宣阳透伏法去草果、蜀漆，加陈皮、腹皮治之。如果寒热似疟，舌苔白滑，是为邪遏膜原，宜用宣透膜原法治之。如或失治，变为神昏谵

语，或笑或痉，是为邪逼心包，营分被扰，宜用祛热宣窍法，加羚羊、钩藤、元参、生地治之。如撮空理线，苔黄起刺，或转黑色，大便不通，此湿热化燥，闭结胃腑，宜用润下救津法，以生军易熟军，更加枳壳，庶几攻下有力耳。倘苔不起刺，不焦黄，此法不可乱投。湿温之病，变证最多，殊难罄述，宜临证时活法可也。

秋 燥

推六气之中，燥金主气，自秋分而至立冬。喻嘉言以燥令行于秋分之后，所以谓秋不燥，确与气运相合也。沈目南云：《性理大全》谓燥属次寒，奈后贤悉谓属热，大相径庭。如盛夏暑热炎蒸，汗出溱溱，肌肉潮润而不燥也。深秋燥令气行，人体肺金应之，肌肤干槁而燥，乃火令无权，故燥属凉，谓属热者非矣。丰细玩之，诚非谬也。凡治初患之燥气，当宗属凉拟法。夫秋燥之气，始客于表，头微痛，畏寒咳嗽，无汗鼻塞。舌苔白薄者，宜用苦温平燥法治之。若热渴有汗，咽喉作痛，是燥之凉气，已化为火，宜本法内除去苏、荆、桂、芍，加元参、麦冬、牛蒡、象贝治之。如咳嗽胸疼，痰中兼血，是肺络被燥火所劫，宜用金水相生法去东参、五味，加西洋参、旱莲草治之。如诸证一无，惟腹作胀，大便不行，此燥结盘踞于里，宜用松柏通幽法治之。总而言之，燥气侵表，病在乎肺，入里病在肠胃，其余肝燥肾燥，血枯虚燥，皆属内伤之病，兹不立论。

或问曰：先生遵喻氏《秋燥论》中秋不燥，燥气行于秋分以后之说，殊未见《医醇賸义》中，论之最详，又明出喻氏之谬，既谓燥气行于秋分以后，而秋分以前四十五日，全不关于秋燥矣，故云初秋尚热，则燥而热，深秋既凉，则燥而凉，此诚是振聋发聩之语，先生曷不遵之为龟鉴耶？答曰：子不知六气循环，亦疑喻氏之谬，不察大寒至惊蛰，主气风木；春分至立夏，主气君火；小满至小暑，主气相火；大暑至白露，主气湿土；秋分至立冬，主气燥金；小雪至小寒，主气寒水。此年年之主气，千古不易。由是而推，则燥金之令，确在乎秋分而至立冬，而秋分以前之白露、处暑、立秋四十五日，犹是湿土主气，岂可误为燥气乎？子以为然否？或唯唯而退。

程曦曰：论燥气者，首推嘉言，其次目南与鞠通也。嘉言论燥，引大易水流湿，火就燥，各从其类，乃论燥之复气也。目南所论燥病属凉，谓之次寒，乃论燥之胜气也。至鞠通论燥，有胜气复气，与正化对化，从本从标之说，可为定论，乃曰：如仲景用麻、桂、、附，治寒之胜气也，治寒之正化也，治寒之本病也。白虎、承气，治寒之复气也，治寒之对化也，治寒之标病也。能于此理悟通，则燥气之胜复正对本标，亦皆了然于胸中矣。

江诚曰：人皆知温为热，而不知燥为凉。以燥为热者，盖因燥字从火之弊耳。试问既以燥为热，曷不以温字从水而为寒乎？不知四时之令，由春温而后夏热，由秋凉而后冬寒，目南先生引《性理大全》之说，谓燥属凉，真所谓千载迷津，一朝点破耳。

拟用诸法

辛散太阳法　见卷五。

通利州都法　见卷三。

增损胃苓法　见卷四。

宣疏表湿法　治冒湿证，首如裹，遍体不舒，四肢懈怠。

苍术一钱（土炒）　防风一钱五分　秦艽一钱五分　藿香一钱　陈皮一钱五分　砂壳八分　生甘草五分

加生姜三片，煎服。

此治冒湿之法也。君以苍术、防、秦，宣疏肌表之湿，被湿气冒，则气机遂滞，故臣以藿、陈、砂壳，通畅不舒之气。湿药颇燥，佐以甘草润之。湿体本寒，使以生姜温之。

辛热燥湿法　治寒湿之病，头有汗而身无汗，遍身拘急而痛。

苍术一钱二分（土炒）　防风一钱五分　甘草八分　羌活一钱五分　独活一钱五分

白芷一钱二分　草豆蔻七分　干姜六分

水煎服。

法中苍、防、甘草，即海藏神术散也，用于外感寒湿之证，最为中的。更加二活、白芷，透湿于表；草蔻、干姜，燥湿于里。诸药皆温热辛散，倘阴虚火旺之体，勿可浪投。

清宣温化法　见卷五。

宣透膜原法　见卷五。

宣阳透伏法　见卷五。

祛热宣窍法　见卷一。

润下救津法　见卷一。

苦温平燥法　治燥气侵表，头微痛，畏寒无汗，鼻塞咳嗽。

杏仁三钱（去皮尖，研）　陈橘皮一钱五分　紫苏叶一钱　荆芥穗一钱五分　桂枝一钱（蜜水炒）　白芍一钱（酒炒微焦）　前胡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凡感燥之胜气者，宜苦温为主。故以橘、杏、苏、荆以解之，加白芍之酸，桂枝之辛，是遵圣训"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是也。秋燥之证，每多咳嗽，故佐前、桔以宣其肺，肺得宣畅，则燥气自然解耳。

金水相生法　见卷四。

松柏通幽法　治燥结盘踞于里，腹胀便闭。

松子仁四钱　柏子仁三钱　冬葵子三钱　火麻仁三钱　苦桔梗一钱　瓜蒌壳三分　薤白头八分　大腹皮一钱（酒洗）

加白蜂蜜一调羹冲服。

此仿古人五仁丸之法也。松、柏、葵、麻，皆滑利之品，润肠之功非小，较硝、黄之推荡尤稳耳。丹溪治肠痹，每每开提上窍，或以桔梗、蒌、薤开其上复润其下。更加大腹宽其肠，白蜜润其燥，幽门得宽得润，何虑其不通哉。

备用成方

羌活胜湿汤　治湿气在表，头痛头重，或腰脊重痛，或一身尽痛，微热昏倦。

羌活　独活　川芎　藁本　蔓荆子　防风　甘草

水煎服。

平胃散　治湿淫于内，脾胃不能克制者。

苍术　陈皮　厚朴　甘草

为末。姜汤下。

除湿汤　治伤湿腹痛，身重足软，大便溏泻。

苍术　陈皮　茯苓　制夏　藿香　厚朴　甘草

水煎服。

丰按：羌活胜湿汤，是治表湿；平胃散，除湿汤，是治里湿。伤湿之证，总当分表里而治之。

《金匮》肾着汤　治伤湿身重，腹痛腰冷。

干姜　茯苓　白术　甘草

水煎服。

丰按：《经心录》加肉桂、牛膝、杜仲、泽泻，更为切当。訒庵虽谓属外感之湿，非肾虚也，窃谓受邪之处，无有不虚，标本兼治，未尝不妥。

松峰达原饮（又可达原饮有知母、黄芩，无黄柏、栀子、茯苓）　治湿热盘踞膜原。

槟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黄柏　栀子　茯苓

水煎服。

刘松峰曰：温而兼湿，故去知母，而换黄柏以燥湿，且救水而利膀胱；去黄芩换栀子，泻三焦之火，而下行利水；加茯苓利小便而益脾胃。三者备，而湿热除矣。

三仁汤　治湿温胸闷不饥，舌白不渴，午后身热，状若阴虚。

杏仁　蔻仁　生米仁　滑石　通草　竹叶　厚朴　制夏

水煎，日三服。

苍苓白虎汤　治湿温身重，胸满头痛，妄言多汗，两胫逆冷。

苍术　茯苓　石膏　知母　生甘草

加粳米，煎服。

丰按：三仁汤，治湿温之轻者。苍苓白虎汤，治湿温之重者。当别见证而分治之。

桂苓甘露饮　统治湿温湿热。

茯苓　猪苓　白术　泽泻　滑石　肉桂　石膏　寒水石

水煎，温服。

丰按：此方即五苓散加三石。盖五苓利湿，三石清热，治湿温最合，倘治湿热，当去肉桂可也。

杏苏散　治燥伤本脏，头微痛恶寒，咳嗽稀痰，鼻塞嗌塞，脉弦无汗。

杏仁　苏梗　茯苓　制夏　陈皮　甘草　枳壳　桔梗　前胡

加姜、枣，煎服。

清燥救肺汤　治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因于燥者。

麦冬　阿胶　杏仁　麻仁　桑叶　枇杷叶　人参　甘草　石膏

水煎，温服。

滋燥养营汤　治火烁肺金，血虚外燥，皮肤皱揭，筋急爪枯，或大便秘结。

当归　黄芩　生地　熟地　白芍　甘草　秦艽　防风

水煎，温服。

蜜煎导法　治阳明证，自汗，小便利，大便秘者。

蜂蜜

用铜器微火熬，频扰勿令焦，候疑[2]如饴。捻作挺子，头锐如指，糁皂角末少许，乘热纳谷道中，用手抱住，欲大便时去之（加盐少许亦可。盐能润燥软坚）。

丰按：六气之中，惟燥气难明。今人治燥，动手非沙参、玉竹，即生地、二冬，不知燥有胜气复气，在表在里之分。如杏苏散，是治燥之胜气；清燥救肺汤，是治燥之复气；滋燥养营汤，血虚外燥者宜之；蜜煎导法，液亏里燥者宜之。一偏滋补清凉，非法也。

临证治案

里湿酿热将成疸证

徽商张某，神气疲倦，胸次不舒，饮食减少，作事不耐烦劳。前医谓脾亏，用六君子汤为主，未效。又疑阴虚，改用六味汤为主，服下更不相宜。来舍就诊，脉息沉小缓涩，舌苔微白，面目隐黄。丰曰：此属里湿之证，误用滋补，使气机闭塞，则湿酿热，热蒸为黄，黄疸将成之候。倘不敢用标药，蔓延日久，必难图也。即用增损胃苓法去猪苓，加秦艽、茵陈、查肉、鸡金治之。服五剂胸脘得畅，黄色更明，惟小便不得通利，仍照原方去秦艽，加木通、桔梗。又服五剂之后，黄色渐退，小水亦长，改用调中补土之方，乃得全愈。

里湿误补成臌得破则愈

西乡郑某，水湿内侵于脾，神疲肢软，自疑为体亏而饵大枣，则腹皮日胀，纳食尤剧，来求丰诊。两手之脉，沉缓而钝，以手按其腹，紧胀如鼓，此属气阻湿留，将成臌胀之候。乘此体质尚实，正气未衰，当用消破之剂，以治其标。即以蓬术、槟榔、青皮、腹子、干姜、

官桂、厚朴、苍术，鸡金为引。连服七剂而宽。

中湿误作虚风

城东叶某，因公劳役，由远方归，觉眩晕神疲，自以为亏，先服东参、龙眼。即延医治，乃作水不涵木，木动生风论治，服药后忽倒，神识模糊，急求治于丰，诊得脉象沉小而滑。思脉沉肢冷为中气，今肢不冷者非；忽倒神昏似中风，然无口眼㖞斜者又非。推其起病之初，有眩晕神疲等证。其神疲者必因湿困于脾也；眩晕者，无痰不作也。此宿伏之痰，与新侵之湿，相搏上冲所致，斯为中湿证也。即用宣窍导痰法加竹沥、姜汁治之，三剂而神醒矣。后用六君为主，以收全效。

秋湿时令忽患暴中

丁丑孟秋，炎蒸如夏，乍雨如霉，患急病者甚众。有城北王某，刈稻归来，正欲晚餐，倏然昏倒，不知人事，痰响喉间。吾衢土俗，以为龌龊，即倩人揪刮，神识略见清明。邀丰诊之，脉来沉细，舌苔白滑。丰曰：此中湿也。傍有一医曰：沉细之脉，白滑之苔，当是中寒，分明四逆、大顺之证。丰曰：欲用桂、附，则予谢不敏矣。彼医不言而退。其妻泣涕求治。丰闻呼吸之声，将有痰起，风云之变，恐在顷刻。即用藿香、神曲、川朴、杏仁、制夏、陈皮、菖蒲、远志、竹沥、姜汁，合为一剂，服之未有进退；令加苏合香丸，痰响渐平，人事稍醒。守旧略为增损。连尝数剂而瘥。

江诚曰：舌苔白滑，寒象也。沉细之脉，少阴中寒也。考今岁又系太阳在泉，寒淫于内，彼医谓中寒，欲用四逆、大顺，似乎相象。不知中寒、中湿，大有攸分。以脉舌而论，似属中寒；以时令而论，实为中湿。虽脉沉细，舌苔白滑，但无吐泻、腹痛、肢冷等证，岂可遽认为寒；四逆、大顺，岂可随手而用！况在孟秋，正值湿土主气，相火客气，又非寒水加临之候，故是证直断为湿，而用宣窍导痰之药，以收效耳。

湿温误作伏暑

钱江陆某，偶患湿温时气，延医调治，从伏暑立方，未效来迓于丰。推其起病根由，确系湿温之病，前用一派凉剂，焉望中窾。殊不知湿为阴邪，因气机闭阻，湿邪渐化为温，而未酿热，所以凉药无功，即热剂亦无效验，非比寒湿辛散可解，热湿清利可瘥。今诊脉形。右部胜左，舌苔黄泽，胸闷汗多，发热缠绵靡已。此邪尚在气分，犹望其宣透而解，当用清宣温化法加厚朴治之。服二剂胸次稍宽，汗亦减少，惟躯热尚未退尽，继以旧法除去半夏，再加通草、蝉衣，连服三煎遂愈。

高年湿温伤气

徽歙程某，年届赐鸠，忽患湿温之证，曾延医治，一称伏暑，一称湿温，一称虚损，清利与补，皆未中鹄，始来商治于丰。诊其脉，虚数少神，心烦口渴，微热有汗，神气极疲，此皆湿温伤气之证也。治宜益气却邪，即以东参、麦、味、甘草、陈皮、生苡、苓、泻治之。令服数贴，热渴并减。但精神尚倦，饮食少餐，姑率旧章，佐以神、苓、夏、曲，又服数贴，日复一日矣。

湿温化燥攻下得愈

须江周某之郎，由湿温误治，变为唇焦齿燥，舌苔干黑，身热不眠，张目妄言，脉实有力。此分明湿温化热，热化燥，燥结阳明，非攻下不能愈也。即用润下救津法，服之未效，屡欲更衣而不得。后以熟军改为生军，更加杏霜、枳壳，始得大解，色如败酱，臭不可近。是夜得安寐，诨妄全无。次日舌苔亦转润矣，继以清养肺胃，调理二旬而安。

妊娠燥气为病

三湘喻某之内，孕经七月，忽受燥气，咳嗽音嘶。前医贸贸，不询月数，方内遂批为子喑，竟忘却《内经》有"妇人重身，九月而喑"一段。医者如此，未免为识者所讥，观其方案，庞杂之至，所以罔效。丰诊其脉，弦滑而来，斯时肺经司胎，咳逆音哑，显系肺金被燥气所

侵之证。宜辛凉解表法去蝉衣、淡豉，加桑叶、菊花，橄榄为引，连尝三服，音扬咳止矣。

感受秋凉燥气

城西戴某之女，赋禀素亏，忽患微寒微热，乏痰而咳。前医用耆皮、桂、芍，和其营卫；百合、款冬，润其干咳；西党、归身，补其气血。方药似不杂乱，但服下胸膈更闭，咳逆益勤，寒热依然不减。丰诊其脉，浮弦沉弱，舌苔白薄，此感秋凉之燥气也。即用苏梗、橘红、蝉衣、淡豉、蒌皮、叭哒、象贝、前胡。服二剂，寒热遂减，咳逆犹存，病家畏散，不敢再服，复来邀诊。丰曰：邪不去则肺不清，肺不清则咳不止，倘惧散而喜补，补住其邪，则虚损必不可免。仍令原方服二剂，其咳日渐减矣。后用轻灵之药而愈。可见有是病当用是药，知其亏而不补者，盖邪未尽故也。

血亏液燥加感燥气

云岫钱某之妹，素来清瘦，营血本亏，大解每每维艰，津液亦亏固已。迩来畏寒作咳，胸次不舒，脉象左部小涩，而右部弦劲，此属阳明本燥，加感燥胜气，肺经受病，气机不宣，则大便益不通耳。遂用苏梗、杏仁、陈皮、桔梗、蒌皮、薤白、淡豉、葱叶治之。服二剂，畏寒已屏，咳逆亦疏，惟大解五日未行。思丹溪治肠痹之证，每每开提肺气，使上焦舒畅，则下窍自通泰矣。今照旧章加之兜铃、紫菀、柏子、麻仁，除去苏、陈、葱、豉。令服四煎，得燥屎数枚，肛门痛裂，又加麦冬、归、地、生黑芝麻，服下始获痊愈。

程曦曰：鞠通论燥气，有胜复之分。今观书中之论治，更有表里之别焉。如秋分至立冬之候，有头痛恶寒作咳者，是燥气在表之证也。法当宣散其肺。有大便秘结而艰难者，是燥气在里之证也，法当滋润肠胃。其能识胜复，别表里者，则治燥之法，无余蕴矣。

〔1〕"之"，锦本作"以"。

〔2〕"疑"，锦本作"凝"。

卷之七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大意

考六气之中，湿气在乎秋令。故经谓"秋伤于湿。"湿土之气，内应乎脾，脾土受湿，不司运化，内湿酿成痰饮，上袭于肺，遂为咳嗽病矣。夫六气之邪，皆能令人咳嗽，又不独乎湿也。斯言湿者，是为伏气咳嗽，有西昌喻嘉言先生疑湿字之讹，改作秋伤于燥，发明秋燥之论，虽有悖经之罪，然亦因乎六气起见也。盖《内经》论湿，殆在乎立秋、处暑、白露湿土主气之时；喻氏论燥，殆在乎秋分、寒露、霜降燥金主气之候。据愚意更有界限分焉：窃谓秋初伤湿不即发者，湿气内酿成痰，痰袭于肺而作嗽，名曰痰嗽，治宜理脾为主，渗湿为佐。如秋末治宜理肺为主，润燥为佐。总之不越两太阴之治也。斯言伤湿伤燥而咳嗽者，皆由秋令之伏气而发于冬。其即发者，仍归伤湿秋燥门中治之。

痰　嗽

痰嗽者，困痰而致嗽也。夫作嗽之病，风、寒、暑、热，皆能致之。古人议论纷纭，惟李云间、章若耶二先生，皆括为内伤、外感。观其立论，卓荦不群，然与《内经》"秋伤于湿"之嗽无预。丰不揣鄙陋而特补之。斯病也，良由立秋以后，秋分以前，先伤于湿，湿气内踞于脾，酿久成痰，痰袭于肺，气分壅塞，治节无权，直待冬来，稍感寒气，初客皮毛，渐入于肺，肺气上逆，则潜伏之湿痰，随气而逆，遂成痰嗽之病矣。其脉必见弦滑，或见微紧，右寸关必较余部不调，舌苔白润，胸次不舒，痰白而稀，口不作渴，此皆秋湿伏气之见让也。理当治脾为主，渗湿化痰为佐，宜以加味二陈法治之。如有恶寒发热者，再加苏梗、前胡；气喘者，加之旋复、苏子，当随其证而损益之。

或问：作嗽之病，四时皆有。今观是篇，独发于冬，他时之嗽，因何勿论耶？答曰：子

不观本论中，原有风、寒、暑、热皆能致之之说，四时都有咳嗽之病也。曰：何不分而论之。曰：前之风温、风热、风寒、冒风、暑咳、秋燥，以及后之冬温条中，皆有咳嗽之证。若重复而论之，能不令人心厌乎？是论专言伏气酿痰致嗽，而风、寒、暑、热致嗽者，可毋重赘耳。

干　咳

干咳者，乏痰而咳逆也。此因秋分之后，先伤乎燥，燥气内侵乎肺，当时未发，交闭藏之令乃发，斯为金寒水冷之咳也。前论秋燥条中，是为燥之新邪；此论干咳，是为燥之伏气。其证咳逆乏痰，即有痰亦清稀而少，喉间干痒，咳甚则胸胁引疼，脉沉而劲，舌苔白薄而少津，当用温润辛金法治之。如胸胁痛者，可加旋复、橘络；咳逆艰难者，再加松子、款冬。咳剧震动血络，喉痛吐红，脉转沉滑，或沉数，此燥气已化为火也，当用清金宁络法治之。如咳逆气短，甚则有汗，咽喉干燥者，当用金水相生法治之。蹉跎失治，最易延为痨损，可不谨欤！

或问曰：曾见《内经》有"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之训。今先生只列痰嗽、干咳为二门，不及脏腑等咳，毋乃遗漏乎？曰：是书专论四时之咳，如春令风温之咳，夏令暑热之咳，秋令秋燥之咳，冬令冬温之咳。其实五脏六腑之咳，不过就其见证而分。如胸疼喉痛为心咳，两胁下痛为肝咳，右肷痛引肩背为脾咳，喘急咳血为肺咳，腰背相引而痛为肾咳。又有小肠咳者，咳而失气也；胆咳者，咳呕苦水也；胃咳者，咳而欲呕也；大肠咳者，咳而遗屎也；膀胱咳者，咳而遗溺也；三焦咳者，腹满而不食也；此皆《内经》分脏腑之咳也。念莪先生已分条治之，兹不复赘。

拟用诸法

加味二陈法　治痰多作嗽，口不作渴。

白茯苓三钱　陈广皮一钱　制半夏二钱　生甘草五分　生米仁三钱　杏仁三钱（去皮尖研）

加生姜二片、饴糖一匙为引。

苓、陈、夏、草，即二陈汤也。汪讱庵曰：半夏辛温，体滑性燥，行水利痰为君。痰因气滞，气顺则痰降，故以陈皮利气。痰由湿生，湿去则痰消，故以茯苓渗湿为臣。中不和，则痰涎聚，又以甘草和中补土为佐也。拟加米仁助茯苓以去湿，杏仁助陈皮以利气，生姜助半夏以消痰，饴糖助甘草以和中，凡有因痰致嗽者，宜施此法。

温润辛金法　治无痰干咳，喉痒胁疼。

紫菀一钱（蜜水炒）　百部一钱（蒸）　松子仁三钱　款冬花一钱五分　叭达杏仁二钱（去皮尖用）　陈广皮一钱（蜜水炒）

加冰糖五钱为引。

肺属辛金，金性刚燥，所以恶寒冷而喜温润也。紫菀温而且润，能畅上焦之肺。百部亦温润之性，暴咳久咳咸宜。更加松子润肺燥，杏仁利肺气。款冬与冰糖，本治干咳之单方。陈皮用蜜制，去其燥性以理肺。肺得温润，则咳逆自然渐止。

清金宁络法　治燥气化火，喉痛咳红。

麦冬三钱（去心）　肥玉竹二钱　北沙参三钱　元参一钱五分　细生地三钱　旱莲草三钱　冬桑叶三钱

加枇杷叶三钱去毛蜜炙为引。

此治燥气化火刑金劫络之法。麦冬、玉竹，清其燥火。沙参、元参，润其肺金。细地、旱莲，宁其血络。盖血藏肝脏，故加冬桑叶以平其肝。肺气上逆，故加枇杷叶以降其肺。使肺气得降，肝血得藏，则咳逆吐红，均可定矣。

金水相生法　见卷四。

备用成方

泻白散　治肺经有火，皮肤蒸热，洒淅寒热，日晡尤甚，喘嗽气急等证。

桑白皮　地骨皮　粉甘草　粳米

水煎，温服。

清肺饮　治痰气上逆，而作咳嗽。

杏仁　贝母　茯苓　橘红　桔梗　甘草　五味子

加姜煎，食远服。

琼玉膏　治干咳嗽。

地黄四斤　茯苓十二两　人参六两　白蜜二斤

先将地黄熬汁去渣，入蜜炼稠，再将参、苓为末和入，磁罐封，水煮半日。白汤化服。

丹溪咳血方　治咳嗽痰血。

青黛(水飞)　栝蒌(去油)　海石　栀子　诃肉

等分为末，蜜丸。噙化。嗽甚加杏仁。

《千金》久嗽方　治长久咳嗽神效。

白蜜一斤　生姜二斤(取汁)

先秤铜铫知斤两讫，纳蜜、姜汁，微火熬令姜汁尽，惟有蜜斤两在则止。每含如枣大一丸，日三服。

二陈汤　治一切痰饮为病，咳嗽胀满，呕吐恶心，头眩惊悸。

茯苓　制半夏　陈皮　甘草

加生姜，煎服。

景岳六安煎　治风寒咳嗽，痰滞气逆等证。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杏仁　白芥子

加生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服。

丰按：以上诸方，通治咳嗽。然而咳属肺，嗽属脾，前于痰嗽干咳门中，已详辨矣。须知前五方多润肺之品以治咳，后二方多理脾之品以治嗽，若此分疗，治无不中。

临证治案

伏湿作嗽认为冬温

鉴湖沈某，孟冬之初，忽患痰嗽，前医作冬温治之，阅二十余天，未能奏效。延丰诊治，右部之脉极滞，舌苔白滑，痰多而嗽，胸闭不渴。丰曰：此即《内经》"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病，非冬温之可比也。冬温之病，必脉数口渴，今不数不渴者非。冬温治在乎肺，此则治在乎脾，张冠李戴，所以乏效。遂用加味二陈法去米仁一味，加苏子、芥子治之。三剂而胸开，五剂而痰嗽减，后用六君子汤增损，获全愈矣。

伏湿致嗽

南乡张某，左脉如平，右关缓滞，独寸口沉而且滑，痰嗽缠绵日久，外无寒热，内无口渴。前医用散不效，改补亦不见功。不知此证乃系伏湿酿痰，痰气窜肺而致嗽，即经所云"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也。当理脾为主，利肺为佐，即以制夏、化红、茯苓、煨姜、杏仁、绍贝、苏子、甘草治之。约服三、四剂，痰嗽遂减矣。后循旧法出入，调治旬日而安。

痰嗽补脾取效

城南程某，患嗽月余，交冬未愈，始延丰诊。诊得脉形沉弱而滑，舌体无荣，苔根白腻，神气疲倦，饮食并废。丰曰：此赋禀素弱，湿袭于脾，脾不运化，酿痰入肺所致。以脾湿为病本，肺痰为病标，即先哲云：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治当补脾为主。程曰：风痰在肺，补之恐增其闭。即出曾服十余方，皆是荆、防、枳、桔、杏、贝、苏、前等品。丰曰：

此新感作嗽之药，与之伏气，理当枘凿。即用六君加玉苏子、生米仁治之，服五剂神气稍振，痰嗽渐疏，继进十余剂，方得全愈。

江诚曰：痰嗽之证，须知有新感，有伏气。新感之脉必多浮，伏气之脉必多沉。新感之嗽，必兼鼻塞声重，头痛发热；伏气之嗽而无诸证也。凡伏气之证，法当宣气透邪。前医以荆、防、枳、桔反未臻效，而吾师用六君补气，苏子降气，米仁渗湿，而反效者何也？盖由风、寒、暑、湿潜伏者，固宜透发，惟此则不然。当知湿气未成痰之先，可以透发，既成痰之后，焉能向外而解耶？因痰之源在脾，故用六君子扶脾以去其湿，而化其痰；苏子降气，毋使其痰上袭于肺；米仁渗湿，毋使其湿再酿成痰。倘用宣提之方，则痰袭于肺，而嗽更无愈期矣。

燥气伏邪作咳

括苍冯某，阴虚弱质，向吃洋烟，约千咳者，约半月矣。曾经服药未验，十月既望，来舍就医。两寸之脉极数，余部皆平。丰曰：据此脉形，当有咳嗽。冯曰：然。曾服散药未效何？丰曰：散药宜乎无效，是证乃燥气伏邪之咳，非新感风寒之咳，理当清润肺金，庶望入彀。遂用清宣金脏法去兜铃、杷叶，加甘菊、梨皮。服一剂，减一日，连服五剂，咳逆遂屏。后归桑梓，拟进长服补丸。

燥气刑金致使咳红

鄂渚阮某之妾，干咳喉痛，缠绵匝月，始延丰治。未诊即出前方阅之，初用辛散之方，后用滋补之药，不但罔效，尤增咳血频频。细诊其脉，左部缓小、右部搏指，舌尖绛色而根凝黄。此属燥之伏气，化火刑金，虽干咳吐红，真阴未损。前以辛散治之固谬，以滋补治之亦非，斯宜清畅其肺，以理其燥，肺得清肃，则咳自平，而血不止自止。即用桑叶、杏仁、兜铃、浙贝、栀皮、杷叶、蒌壳、梨皮，再加橄榄为引。请服三煎，忌食煎炒之物，服下稍知中窾，继进三剂，遂获全可。

阴虚之体伏燥化火刑金

古黔刘某妇，素吸洋烟，清癯弱体，自孟冬偶沾咳逆，一月有余，未效来商丰诊。阅前所用之药，颇为合理，以桑、菊、蒌、蒡、杏、苏、桔、贝等药，透其燥气之邪。但服下其咳益增，其体更怠，昼轻夜剧，痰内夹杂红丝，脉形沉数而来，舌绛无苔而燥。丰曰：此属真阴虚损，伏燥化火刑金之候也。思金为水之母，水为金之子，金既然被刑，则水愈亏，而火愈炽。制火者，莫如水也，今水既亏，不能为母复仇。必须大补肾水，以平其火，而保其金。金得清，则水有源，水有源，则金可保，金水相生，自乏燎原之患。倘或见咳治咳，见血治血，即是舍本求末也。丰用知柏八味除去山萸，加入阿胶、天、麦，连进五剂，一如久旱逢霖，而诸疴尽屏却矣。

卷 之 八

冬伤于寒大意

经曰：冬伤于寒。谓交立冬之后，寒气伤人。其能固密者，何伤之有？一有不谨，则寒遂伤于寒水之经，即病寒热无汗，脉来浮紧，名曰伤寒是也。一交春令，便不可以伤寒名之。然冬令受寒，有浅深之别焉，深者为中，浅者为冒。盖中寒者，寒邪直中于三阴之里，故有吐泻腹痛，急宜热剂祛寒。冒寒者，寒邪冒于躯壳之外，则有寒热身疼，不难一汗而愈。伤寒、中寒、冒寒，略述其概。犹有冬温之证，不可不详。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人感之而即病者是也。宜用辛凉之法，慎勿误用麻、桂、青龙，若误用之，必变证百出矣。此四者，乃冬时即病之新感也，倘受微寒微温之气，当时未发，必待来春而发者，便是伏气之病，须别诸温而治之。

或问曰：曾见东垣之书，已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等论，先生拾前人之唾余，竟以为

独开生面之创，欺人乎？抑亦自欺之甚也？答曰：子言过矣！丰亦见《此事难知》之内，有论四篇，所云都是五行生克有余不足，所胜所不胜之理，其义难明，诚难知之书也。丰今分论八篇，以为时证提纲。其理透彻，阅者易知，明出冬伤于寒之新感，所见何证；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伏气，所见何证；一一详明，了如指掌。与东垣之论，意思悬殊，何尝拾其唾余，以为己出耶！此犹应试，共一题目，而文字实不雷同，奚敢欺人复自欺耳！然乎否乎？

伤　寒

伤寒者，由冬令之寒邪，伤于寒水之经也。考诸贤之书，皆谓霜降之后，春分以前，有感触者，是为伤寒。据六气而推之，似乎不然。盖霜降之后，犹是燥金主气，有感之者，是凉气也。如或天气大寒，即《金匮》所谓未至而至也，春分以前，正是风木司权，有感之者，是风邪也，如或天气大寒，即《金匮》所谓至而不去也，若此则界限分矣。其实伤寒之病确在乎立冬之后，寒水主政之时，一交春令，风木主政，便不可以伤寒名之。即有寒热为病，与伤寒相似者，便是先贤所谓春应温而反寒，寒疫之病也。伤寒之为病，头疼身痛，寒热无汗，脉来浮紧者，宜用辛散太阳法去前胡、红枣，加紫苏、葱白治之，如体实邪盛者，仲圣麻黄汤亦可用之。若果有汗，脉浮而缓，便是伤风之病，倘误用之，变证蜂起矣。此略述寒邪初伤太阳寒水之经之证也。其传经、两感，合病、并病，及误治、变证、坏证，仲 景书中细详，可毋重赘。丰尝谓凡学时病者，必须参读仲景《伤寒论》，庶可融会贯通，否则不可以言医也。

中　寒

中寒者，交一阳之后，时令过于严寒，突受寒淫杀厉之气，卒然腹痛，面青吐泻，四肢逆冷，手足挛蜷，或昏闭身凉，或微热不渴等证。丹溪曰：仓卒中寒，病发而暴，难分经络，温补自解，斯说似乎灭裂，其实有三阴之别焉。盖太阴中寒，则脘中作痛，少阴则脐腹作痛，厥阴则少腹作痛。见证既分，更当审其脉象，如沉缓中太阴，沉细中少阴，沉迟中厥阴，若此别之，庶几导窾。如果脉微欲绝，昏不知人，问之不能答，似此难分经络，始可遵丹溪用温补之剂，急拟挽正回阳法治之。三阴中寒，皆以甘热祛寒法治之。若寒中太阴，以干姜为君，少阴以附子为君，厥阴以吴萸为君，吐甚加藿香、豆蔻，泻甚加苍术、木香，筋挛者佐以木瓜、橘络，呃逆者佐以柿蒂、丁香。临证之间，切宜细辨而治，庶无贻误。

冒　寒

冒寒之病，偶因外冒寒邪，较伤寒则轻，比中寒甚缓。盖伤寒伤乎六经，中寒直中乎里，惟冒寒之病，乃寒气罩冒于躯壳之外，而未传经入里也。是以遍体疲疼，头亦微痛，畏寒发热而乏汗，脉象举之而有余，宜辛温解表法治之。服药之后，务宜谨避风寒，复被而卧，俾其微微汗出而解，否则传经入里，当审何经而分治之。倘或伏而不发，来年必发为春温、风温等病，不可以不知也。

冬　温

昔贤谓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人感之而即病者，名曰冬温是也。其劳力辛苦之人，动作汗出，温气乘袭，多在于表；其冬不藏精之人，肾经不足，温气乘袭，多在于里。冬温虽发于冬时，然用药之法，与伤寒迥别。盖温则气泄，寒则气敛，二气本属相反，误用辛温，变证迭出矣。其证头痛有汗，咳嗽口渴，不恶寒而恶热，或面浮，或咽痛，或胸疼，阳脉浮滑有力者，乃温邪窜入肺经也，宜用辛凉解表法加连翘、象贝治之。口渴甚者，温邪入胃腑也，再加芦根、花粉治之。如或下利，阴脉不浮而滑，温邪已陷于里也，宜以清凉透邪法加葛根、黄芩治之。倘热势转剧，神气昏愦，谵语错乱，舌苔转黑者，不易治也，勉以祛热宣窍法治之，紫雪丹亦可用之。种种变证，不能尽述，须仿诸温门中之法可也。

或问：冬温发热而不恶寒，倘恶寒者，为何病也？答曰：冬温恶寒，偶亦有之，良由先

感温气，即被严寒所侵，寒在外而温在里，宜用辛温解表法先去寒邪，继用凉解里热法而清温气。又问曰：伤寒冒寒皆恶寒，何以别之？曰：伤寒冒寒初起无口渴，以此别之？曰：温邪当发为冬温，倘其微者，伏而不发，为何病也？曰：伏而不发，来春必变为温毒也。凡治时病者，新邪伏气，切要分明，庶不至千里毫厘之失。

又问：先生之书，专为六气而设，风、寒、暑、湿、燥，皆已详明，何独火证不详？恐为不全之书，而火证可补述否？答曰：子不知君火秉权之侯，有温病、温毒也；相火主政之时，有热病、暑病也。君相司令而病者，非火证而何？何不全之有哉！况火为阳邪，其证最著，如脉数有力，舌苔黄燥，或目赤，或口渴，或喉痛，或溺红，皆火证也，法当清凉治之。其余五志之火，龙雷之火，悉属内伤，兹不论之。

拟用诸法

辛散太阳法　见卷五。

挽正回阳法　见卷四。

甘热祛寒法　治寒邪直中三阴之证。

甘草二钱（炙）　淡干姜一钱　淡附片一钱　淡吴萸一钱

用开水略煎，冷服。

此即仲景四逆汤也。拟加吴萸之大热，祛厥阴之寒邪，以之治寒中三阴，最为中的。韫菴原解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故以姜、附大热之剂，伸发阳气，表散寒邪；甘草亦散寒补中之品，又以缓姜、附之上僭也。必冷服者，寒盛于中，热饮则格拒不纳，经所谓"热因寒用，"又曰"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是也。

辛凉解表法　见卷一。

清凉透邪法　见卷一。

祛热宣窍法　见卷一。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凉解里热法　见卷一。

备用成方

麻黄汤　治伤寒太阳病，恶寒发热，头痛项强，无汗而喘，脉浮而紧者。

麻黄　桂枝　杏仁　甘草

水煎，温服，复取微汗。

葛根汤　治伤寒太阳未罢，又传阳明，脉浮长，缘缘面赤，头痛连额，发热恶寒而无汗，目痛鼻干不得眠等证。

葛根　麻黄　桂枝　白芍　甘草　生姜　大枣

水煎，温服，取微似汗。

小柴胡汤　治伤寒少阳病，往来寒热，口苦耳聋，胁满脉弦，目眩，不欲食，心烦喜呕，及妇人伤寒，热入血室等证。

柴胡　人参　制夏　黄芩　甘草　生姜　大枣

水煎，温服。

理中汤　治伤寒太阴病，自利不渴，寒多而呕，腹痛便溏，脉沉无力，或厥冷拘急，或结胸吐蛔，及感寒霍乱。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草

本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汤。

真武汤　治少阴伤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或咳或呕，或小便利，及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仍发热，心悸头眩，筋惕肉[illegible]，振振欲擗地，

气虚恶寒。

附子　白芍　白术　茯苓

加生姜，煎服。

四逆汤　治三阴伤寒，身痛腹痛，下痢清谷，恶寒不渴，四肢厥冷，或反不恶寒，面赤烦躁，里寒外热，或干呕，或咽痛，脉沉微细欲绝。

附子　干姜　炙甘草

水煎，冷服。

丰按：伤寒之方，计有一百一十三道，长沙书中，已全备矣。凡学医者，必须熟玩。今录此六方，不过明六经伤寒之用，其寒邪化热，及传变诸方，不能尽录，当阅伤寒之书，自明著矣。

《千金》阳旦汤　治冬温脉浮发热，项强头痛。

桂枝　白芍　黄芩　甘草

加姜、枣，煎服。

《千金》阴旦汤　治冬温内寒外热，肢节疼痛，中挟寒食。

即阳旦汤加干姜。

丰按：阳旦汤，主治先感冬温，又被风寒所遏之病。阴旦汤主治体质本寒，忽受冬温之病。如咳嗽口渴甚者，姜、桂究难浪用。凡一切温热之病，最忌辛温之药，偶或用之，非本质属寒，即外加寒气，倘拘于阳旦阴旦，为冬温一定之方，不亦惑乎！

临证治案

伤寒调治失法变证

须江毛某，患伤寒之病，壮热不退，计半月来，前医当汗不汗，当下不下，调治失法，变为神昏谵语，循衣摸床，舌苔黄燥，脉来沉实，此伤寒误治之变证也。速宜攻下之剂，荡热保津，倘以硝、黄为砒鸩者，则不可救。即以大承气汤加生地、石膏，煎一大剂，午后服头煎，未见动静，薄暮服次煎，至四更时分，得硬屎数十枚，谵语渐少，手足渐定，肌肤微汗，身热退清，神识亦稍省矣。次日复邀丰诊，脉形仍实不柔，舌苔尚少津液，此余热未净也，当守原方，再服一帖。其兄恐药力太过。丰曰：必要脉象转柔，舌苔转润，里热始尽，否则余邪复聚，遂难治矣。复将原方煎服，服下又得硬屎数枚。其兄急来问曰：次煎可服否？丰曰：往诊再议。幸得脉转平缓，舌苔亦见有津，改用仲景炙甘草汤除去桂枝、姜、枣，加入柏子、茯神，连服数煎，得全瘥耳。

程曦曰：凡治病必以脉舌为主。若遇神昏谵语，循衣摸床之证，倘其脉见软弱者，舌淡苔微者，皆不可攻也。必须脉来沉实，或大有力，舌苔黄燥，或起芒刺，方可攻之。以上见证，有虚有实，或补或攻，当细别之，又不可执于承气一法也。

伤寒吐蛔

新定章某，患伤寒六、七日来，身热如焚，前医初用辛散，继用苦寒，热仍不退，更加呕逆吐蛔，四末微冷，急来求治于丰。诊其脉，细小而沉，舌苔白薄。丰曰：此阴阳错乱之证，将成蛔厥之征。思先哲云：杂病吐蛔责于热，伤寒吐蛔责于寒。即用椒、姜以温其中，桂枝以透其表，参、附扶其正，连、梅以安其蛔，更佐豆蔻和中止呕也。令服一剂，呕逆已定，四末转温，惟躯热未清。姑守旧方，除去姜、附，加入芩、柴，一服中机，后议数方并效，调理半月得安。

阳体中寒仍用热剂而愈

濑水姜某，禀体属阳，生平畏尝热药，一日腹中作痛。比丰诊之，两手之脉皆沉迟，舌根苔白。丰曰：此寒气中于太阴，理当热药祛寒。曰：素不受热药奈何？曰：既不任受，姑以温中化气为先，中机最妙，否则再商。即以豆蔻、砂仁、吴萸、乌药、木香、厚朴、苏梗、煨

姜，服之未验。复诊其脉，益见沉迟，四肢逆冷更甚。丰曰：寒邪深入，诚恐痛厥。非姜、附不能效也。虽然阳脏，亦当先理其标。即用甘热祛寒法加肉桂、白芍治之，遂中病机，腹痛顿减，脉形渐起，手足回温，改用调中，始得安适。可见有病有药，毋拘禀体阴阳，但阳体中寒，辛热不宜过剂；阴质患热，寒凉不可过投；遵《内经》"衰其大半而止"最妥。

冬温肺胃合病

城北方某，木火体质，偶患冬温，约有半月矣，治疗乏效，转请丰医。按之脉形洪数，两寸极大，苔黄舌绛，口渴喜凉，喘咳频频，甚则欲呕，痰内时有鲜红。思《内经》有肺咳之状，咳甚唾血，胃咳之状，咳甚欲呕之文。此显系肺胃受邪，明若观火矣。见前方都是滋阴滋血之剂，宜乎冰炭耳。丰用清宣金脏法去桔梗，加花粉、鲜斛治之，迭进五剂，诸证渐平，调治旬余遂愈。

冬温新感适值经行

徽歙鲍某之女，闺中待字，经水素不调匀，一月两期，难免血海无热。一日忽患冬温，发热咳嗽，胸闭喉疼，天癸又至。斯时用芩、连、栀子，以却其温，实有碍乎经事。倘用归、芎、艾叶，以调其经，实有碍乎温气。细推其证，口不作渴，其邪在肺而不在胃，腹不作痛，其经因热而不因寒。古人虽谓室女莫重于调经，然今温邪告急，不得不先治标。其实清肺之方，治上而不妨下。遂用牛旁、象贝、桔梗、射干、桑叶、薄荷、蒌皮、杏仁、青果为引，连服三剂，躯热退清，咳嗽亦衰大半，但腹内转疼，天癸滴沥靡尽。仍照原方，益以香附、泽兰，又服数煎，诸恙平复矣。

冬温伤阴将欲成损

丰于冬至赴龙扫墓，经过安仁街，适有杨某患冬温未愈，有相识者，谓丰知医，杨即恳诊。查其所服之方，非辛温散邪，即苦寒降火，皆未得法。其脉细小滑数，咳嗽痰红，发热颧赤，此温热伤阴之证也。当用甘凉养阴，辛凉透热，虚象已著，急急隄防，若再蔓延，必不可挽。即用清金宁络法去枇杷叶、麦冬，细地改为大地，再加丹皮、地骨、川贝、蝉衣治之，服至五贴，热退红止矣。丰返，复过其处，见病者面有喜色，谓先生真神医也，病势减半，惟剩咳嗽数声，日晡颧赤而已。诊之脉亦稍和，此欲愈之象也。姑照原方去旱莲、蝉退，加龟版、鳖甲，令其多服，可以免虚。岁暮以茶食来谢，始知其恙全可。

附　论

治时病常变须会通论

拙著已告竣矣！首先论证，其次立法，其次成方，又其次治案，医者能于此熟玩，自然融会贯通。弗执定某证之常，必施某法，某证之变，必施某法，临证时随机活法可也。姑先论其常而通其用，如初起因于风者，宜以解肌散表法；因于寒者，宜以辛温解表法；因于暑者，宜以清凉涤暑法；因于湿者，宜以增损胃苓法；因于燥者，宜以苦温平燥法；因于火者，宜以清凉透邪法。此皆言初患六气之常证，通用之定法也。至于反常之变证，不定之活法，则又不可不知。如春温条中，有舌绛齿燥，谵语神昏，手足瘛疭，昏瞶不语之变；湿温条中，有或笑或痉，撮空理线，舌苔黄刺，或转焦黑之变。然而亦非一定之变也，须知春温亦有湿温之变证，湿温亦有春温之变证，论中不能印定，须活法而通治之。此又不特存春温、湿温可以会通，而暑温、冬温，以及诸病，皆有等证之变，悉可以通治之。又如诸病，见有舌绛齿燥，热伤于阴者，清热保津法可通用之。谵语神昏，热乱神明者，祛热宣窍法可通用之。手足瘛疭，热极生风者，清离定巽法可通用之。昏瞶不语，痰袭心包者，宣窍导痰法可通用之。及至发笑之证，皆由邪袭于心；发痉之证，皆系风乘虚入；或至撮空理线，循衣摸床等证，皆当审其虚实，通其活法，则不但治时病可以融会，即治杂病亦有

贯通之妙耳。

五运六气论

治时令之病，宜乎先究运气。经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不可以为工也。戴人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由是观之，治时病者，可不知运气乎！近世之医，皆谓五运六气，与岁多有不应，置之弗习，是未达夫天地之常变也。常者如君相司令则当热，寒水主政则当寒，变者当热反寒，当寒反热之类是也，试以其常而言之，五运者，木、火、土、金 、水也，一运主七十二日有奇。六气者，风、君、相、湿、燥、寒也，一气司六十日有奇。故五运六气合行，而终一岁。盖主运主气，岁岁皆然；客运客气，年年更换。每年从大寒日，初交木运，二为火运，三为土运，四为金运，终为水运，此主运也。经曰：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如甲己之年，甲己化土，土为初运，金为二运，水为三运，木为四运，火为五运，此客运也。主气从大寒日交，厥阴风木为初气，少阴君火为二气，少阳相火为三气，太阴湿土为四气，阳明燥金为五气，太阳寒水为终气，此主气也。客气每岁循环，依年推算，如子午之年，初为寒水，二为风木，三为君火，四为湿土，五为相火，终为燥金，又如丑未，初为风木；寅申，初为君火；卯酉，初为湿土；辰戌，初为相火；巳亥，初为燥金，此客气也。每年三气为司天，终气为在泉。如子午之年，三气是君火，乃君火司天，主热淫所胜。终气是燥金，乃燥金在泉，主燥淫于内。其余可类推矣。倘遇壬、戊、甲、庚、丙之年，皆曰太过，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丁、癸、己、乙、辛之年，皆曰不及，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监 ，金曰从革，水曰涸流。若太过被克，不及得助，皆曰平运，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此述五运六气之主客，司天在泉，太过不及之大概。在学者，先宜熟此有定之常，然后审其无定之变可也。倘欲深求底蕴，再考《内经》，慎毋惑于飞畴运气不足凭之说耳。

温瘟不同论

温者，温热也；瘟者，瘟疫也；其音同而其病实属不同。又可《瘟疫论》中，谓后人省氵加疒为瘟，瘟即温也。鞠通《温病条辨》，统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为一例。两家皆以温瘟为一病。殊不知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夫四时有温热，非瘟疫之可比。如春令之春温、风温，夏令之温病、热病，长夏之暑温，夏末秋初之湿温，冬令之冬温，以上诸温，是书皆已备述，可弗重赘。而鞠通先生之书，其实为治诸温病而设也。至于瘟疫之病，自唐宋以来，皆未详细辨论。迨至明末年间，正值凶荒交迫，处处瘟疫，惨不堪言，吴又可先生所以著《瘟疫论》一书。所谓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其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头痛身疼，昼夜发热，日晡益甚者，宜达原饮治之。咸丰八载，至同治纪元，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头面颈项，颊腮并肿者，为大头瘟。发块如瘤，遍身流走者，为疙瘩瘟。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为瓜瓤瘟。喉痛颈大，寒热便秘者，为虾蟆瘟（一名捻颈瘟）。两腮肿胀，憎寒恶热者，为鸡鹅瘟。遍身紫块，发出黴疮者，为杨梅瘟。小儿邪郁皮肤，结成大小青紫斑点者，为葡萄瘟。此皆瘟疫之证，与温病因时之证之药，相去径庭，决不能温、瘟混同而论也。因忆又可著书，正崇祯离乱之凶年；鞠通立论，际乾嘉升平之盛世；一为瘟疫，一为温热，时不同而病亦异。由是观之，温病之书，不能治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温病。故凡春温、风温、温病、暑温、湿温、冬温，字必从氵。温疫、大头、疙瘩、瓜瓤、虾蟆、鸡鹅 、杨梅、葡萄等瘟，字又从疒。温、瘟两字，判然不同，而况病乎！知我者，幸弗

以丰言为河汉也。

伤寒书统治六气论

汉长沙著《伤寒论》，以治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邪，非仅为寒邪而设。然则其书名伤寒何也？盖缘十二经脉，惟足太阳在表，为寒水之经，凡六淫之邪为病者，皆必先伤于寒水之经，故曰伤寒。今人都以寒水之寒字，误为寒热之寒，若此则伤寒之书，专治寒邪，而风、暑、燥、湿、火，了不干涉矣。殊不思长沙首列桂枝汤以治风，明明指人统治六气，而非仅治一寒邪之意，于此已露一斑。若果专治寒邪，理当列麻黄汤、附子汤、四逆、理中等汤为先，而不列桂枝汤为首也。况又有白虎汤以治暑，五苓散以治湿，炙甘草汤以治燥，大小承气以治火，此显明六气统治之书，而今以为专治寒邪，则误甚矣。时贤又谓伤寒论六经，温热论三焦，此两句书，更为印定眼目。不知邪气袭人，皆由表而入于里，惟温疫之气，秽浊之气，乃论三焦可也。以其气从口鼻而入，先扰于上，次传中下，除此而外，则风、寒、暑、湿、燥、火，无不尽从表入。况李彣谓"太阳行身之表，外邪皆得伤之"。其伤寒之书，能统治六气者，可无疑矣。凡学治时病者，必须读仲景《伤寒论》，参读时贤之书，考古酌今，则胸中自有风、寒、暑、湿、燥、火之界限。若不读仲景之本，而专读时贤之书，真所谓舍本求末矣。

辟俗医混称伤寒论

人被寒所伤者，谓之伤寒，夫寒居六气之一，岂可混称乎？尝考寒水之令，在乎小雪、大雪、冬至、小寒之节，共主六十日有奇。盖小雪居于十月，乃六阴尽出之际，而寒气方盛之时；大雪、冬至居十一月，小寒居十二月，正霪发栗烈之候。斯时之气，人感触者，尽属伤寒之病。勿可以大寒至惊蛰之风木，春分至立夏之君火，小满至小暑之相火，大暑至白露之湿土，秋分至立冬之燥金等等之时所患者，混同一称伤寒。然而亦有可称者，不可不知。丰于前论中，有谓伤寒之寒字，为寒水之经之寒，非寒热之寒也。凡风、寒、暑、湿、燥、火，无不由表而入，皆必先伤于寒水之经，六气之邪，佥可称为伤寒。但有不可称者，又不得不力辨其非。尝闻专治伤寒家，有温病伤寒，热病伤寒，痧证伤寒，疮癞伤寒等名。不知温病、热病，皆属伏气，痧因沙秽，疮因湿热，又岂可混称为伤寒乎？尤有夹痰伤寒、夹食伤寒、夹气伤寒、夹血伤寒等名，揆厥由来，痰、食、气、血，是为伤寒之兼证，又岂可混称为伤寒乎？仲景原文，从未见有此证，窃疑其为杜撰也。后见吴中戈存橘先生《伤寒补天石》中，果有以上诸证之名，始知其有自也。虽然戈氏之书，医者不必宗之，其所当宗者，如无己之《明理》，嘉言之《尚论》，韵伯之《来苏》，路玉之《大成》，诚为医家不可少之书，后学所宜奉为圭臬也。至时俗混称伤寒之证，更为不通，见初起呕吐者，谓为齷龊伤寒；泄泻者，为漏底伤寒；胁痛者，为刺胁伤寒；寒不甚寒，热不甚热，绵绵难愈者，为瘵疲伤寒，即徽俗谓之混沌伤寒，名目极多，难以枚举。总之，小雪至小寒而重感者为真伤寒。风、暑、燥、湿、火，先伤寒水之经者，亦可称为伤寒。至温病、热病、痧症、疮疡，决不能混入伤寒。兼痰、食、气、血者，是为伤寒之兼证。其余种种不通之名，皆不足论。医者须按四时之六气，而分其孰为风、暑，孰为燥、湿，究不可笼统混为伤寒病也。

辟时俗齷龊斑证论

吾衢土俗，凡患四时之感冒，见有发热呕吐等证，开口便云齷龊，动手便是刮揪。揪之刮之，未尝不善，但其邪在肌肉者顷刻而松，在经络者，非药不愈。最可恶者，先服矾汤一碗，以为治齷龊之需。殊不知齷龊，即方书所谓秽浊，宜用芳香宣解之方，反服酸寒收涩之药，益使秽浊之邪，胶固气分，而无解病之期。更有一种俗医，以指节括病人之身，见有一条扛起者，妄言为斑。不知人感秽浊时邪，气机阻滞，血脉不通，用指节括之，或粗或

细，必有一条见出，岂可伪称斑证。更为之取出蛇斑蚤斑等等之名，其谓为蛇斑者，必令人服蜈蚣数条，取蛇畏蜈蚣之义，而庸夫俗子听之益信。不知蜈蚣之性，辛温有毒，直入厥阴，初患时邪之证，服之极易化火，更引最浅之邪，而入于深。曷不观方书所云：大如锦纺者为斑，其色红紫而成片，或至黑色而病危，是为胃热之候，古人所以用举斑汤、化斑汤之类以治之。或见病人身发红点，遂称为蚤斑，而乱投草药，及至危险，便说斑老难医。推其身见点，即方书所谓小如蚊咬者为疹，是为肺热之候，古人所以用升葛汤、银翘散之类以治之。俗医以伪混真，岂不可叹！既以初起之时邪，为龌龊斑证，更禁病人勿服汤药，每见经病转重，重病转危，此皆吾衢土俗之贻害匪浅也。要之揪刮无妨，所患者惟矾汤、蜈蚣、草药、禁药之弊，奉劝病家，不可过信俗医而自误，则幸甚矣！

夹证兼证论

人皆谓夹证与兼证难治，丰独曰无难也。曷为夹证？譬如受风便是伤风，宜桂枝汤之属；受寒便是伤寒，宜麻黄汤之属；倘风寒两伤者即为夹证也。盖风宜散，寒宜温，温散之方，宜桂麻各半汤之属。倘或暑邪夹湿，湿宜利，暑宜清，清利之方，宜天水散之属。倘或燥气夹火，火宜凉，燥宜润，凉润之方，宜清燥救肺汤之属。其余风暑、风湿、风燥、风火，皆系夹证，其治法皆可仿此。至于兼证奈何？假如少壮遗精，当分梦之有无，有者宜坎离既济汤之类，无者金锁固精丸之类，此定法也。或被湿热所触者，便为兼证，利湿必伤其阴，补阴必滞其湿，思利湿而不伤阴者，如猪苓汤、六味丸之类；若湿邪甚者，又当先治其湿，湿邪一化，再涩其精可也。又如老年虚损，当分证之浅深，浅者宜六君、四物之类；深者宜固本、大造之类，此定法也。倘被风邪所客者，便为兼证，散风益虚其正，补正必关其邪，思散邪而不损正者，如参苏饮、补中益气之类；若风邪甚者，又当先散其风，风邪一解，再补其损可也。又如女子经事当行，必审其或先或后，先则为血热，宜丹栀四物之流；后则为血寒，宜香砂四物之流，此为定法。或被寒邪所触者，即兼证也，考诸方能散寒且能调经，如香苏饮之流，若过盛者，必须先散其寒，再调其经则可矣。又如妇人产后发热，必辨其属虚属实，虚则宜补益，如加味四物之流；实则宜破瘀，如生化、失笑之流，此为定法。设被暑邪所感者，即兼证也，考诸方能清暑且治产后，如竹皮大丸之流，若过盛者，必须先清其暑，再治产后则可矣。医者能于如此圆变，则治夹证兼证，何难之有？

成方须损益论

自南阳制方而始，厥后唐、宋、元、明，及国朝以来，成方不可胜纪，焉能熟悉于胸。尝见有读《千金方》者，有读《医方考》者，有读景岳《新方》者，有读訒菴《集解》者，往往宗此而不知彼，宗彼而不知此者，不待言矣。窃谓古人成方，犹刻文也，临证犹临场也，即有如题之刻文，慎无直抄，必须师其大意，移步换形，庶几中式。而临证即有对病之成方，亦当谅体之虚实，病之新久而损益之。思成方不在多而在损益，譬如二陈汤，即夏、苓、陈、草也，治一切痰饮之病，除去陈皮，乃海藏消暑丸，伏暑烦渴用之，此一减而主治之法，相去迳庭矣。平胃散，即陈、苍、朴、草也，治一切湿气之病，加入芒硝，乃女科之下胎方，死胎不下用之，此一加而主治之法，相悬霄壤矣。此损益之法也，医者知是理乎？又如气虚用四君，血虚用四物，倘气血两虚之候者，二方合用名八珍汤，此深一层之病，而加深一层之方也。利湿用五苓，清热用三石，倘湿热并盛之候者，二方合用名甘露饮，此亦深一层之病，而加深一层之方也。又如固本丸，治虚劳损证，减去麦冬、生地，名曰三才，以治三焦亏证，此轻一等之病，而减为佐之药也。香苏饮治四时感冒，减去香附、紫苏，名曰二贤，以治膈中痰饮，此亦轻一等之病，而减为君之药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在医者，必须临证权衡，当损则损，当益则益，不可拘于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得能随机应变，则沉疴未有不起也。

胎前产后慎药论

胎前之病，如恶阻、胞阻、胎漏、堕胎等证是也；产后之病，如血块、血晕等证是也。妇科书中已详，可毋备述。而其最要述者，惟胎前产后用药宜慎。凡治胎前之病，必须保护其胎，古人虽有"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之训，奈今人胶执"有故无殒"之句，一遇里积之证，恣意用攻，往往非伤其子，即伤其母，盖缘忽略衰其大半之文耳。窃揣胎在腹中，一旦被邪盘踞，攻其邪则胎必损，安其胎必碍乎邪，静而筹之，莫若攻下方中，兼以护胎为妥，此非违悖《内经》，实今人之气体，不及古人万一也。且不但重病宜慎其药，即寻常小恙，亦要留心。如化痰之半夏，消食之神曲，宽胀之厚朴，清肠之槐花，凉血之丹皮、茅根，去寒之干姜、桂、附，利湿之米仁、通、滑，截疟之草果、常山，皆为犯胎之品，最易误投，医者可不儆惧乎！至于产后之病，尝见医家不分虚实，必用生化成方，感时邪者，重投古拜，体实者未尝不可，虚者攻之而里益虚，散之而表益虚，虚虚之祸，即旋踵矣！又有一等病人信虚，医人信补，不分虚实，开口便说丹溪治产后之法，每每大补气血，体虚者未尝不可，倘外有时邪者，得补益剧，内有恶露者，得补弥留，双证迭加，不自知其用补之咎耳。要之胎前必须步步护胎，产后当分虚实而治，毫厘差谬，性命攸关。惟望同志者，凡遇胎前产后疴，用药勿宜孟浪，慎之慎之！

治轻证宜细心重病宜大胆论

胆欲大而心欲小，此孙真人祝医最确之语也。窃谓治初起之轻证，必须细心，当辨其孰为风而用疏，孰为寒而用温，孰为暑而用清，孰为湿而用利，孰为燥而用润，孰为火而用泻。尤当审其体之虚实，病之新久，在女子兼询经期，妇人兼详胎产，如是者，则用药庶无差忒矣。倘粗心而不细者，大意茫茫，不分六气所感何气，动手便用荆、防，病家告之有痰，遂投陈、夏，有食遂用神、查，问其何病，指鹿为马，问其轻重，总说无妨，往往使轻浅之病，日渐延深，是谁之过欤！圣人云：不忽于细，必谨于微。其可略乎！至若垂危之重证必须大胆，见心包邪窜者，当宣则宣；肝风内动者，当平则平；脾虚气陷者，当培则培；肺气欲绝者，当补则补；肾液欲涸者，当滋则滋。更有危险之虚证，速宜用参、耆之属；实证用硝、黄之属，寒证用姜、桂之属，热证用犀、羚之属，勿宜迟缓，亟亟煎尝，如是者，则沉疴庶有挽救矣。倘胆小而不大者，当用而不敢用，或用而不敢重，重用恐其增变，变证恐其归怨，往往姑息养奸，坐观其败，是谁之过欤？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可惧乎！若果轻浅之证，过于胆大立方，不啻小题大做；沉重之证，过于小心慎药，无异杯水车薪。其实胆大而不细心，所谓暴虎冯河者，误事也；细心而不大胆，所谓狐疑鼠首者，亦误事也。诚哉孙氏之言，足为千古之医训矣！

医家嫉妒害人论

尝观世之同行，每多嫉妒，行行犹可，惟医道中最为甚焉。夫医以苏人之困，拯人之危，性命为重，功利为轻，而可稍存嫉妒哉！奈何今之医者，气量狭窄，道不求精，见有一神其技者则妒之。妒心一起，害不胜言，或谣言百出，或背地破道[1]，或前用凉药，不分寒热而改热，前用热药，不别寒热而改凉，不顾他人之性命，惟逞自己之私心，总欲使有道者道晦，道行者不行，以遂其嫉妒之意。每见病家：患湿热之病，医者投以辛凉、甘凉，本不龃龉，但服一、二剂，未获深中，病者见热渴不已，心中疑惧，又换一医，且明告曾延医治，而所换之医，遂不察其病因，见前有寒凉之药，便咎前医用寒凉之害，不辨证之寒热，脉之迟数，舌苔黄白，小水清浊，竟乱投温热之方，不知温热之病，得温热之药，无异火上添油，立刻津干液涸，而变生俄顷。倘前用热药，以治其寒，亦咎其用热药之害，总不辨其为寒为热，乱用寒凉之方，不知寒证服寒凉，犹如雪上加霜，立使阳亡气脱，而变在须臾，

直至垂危，尚怨前医之误，可胜悼哉！然亦有明驳前医，暗师前法，而获效者，竟尔居功，索人酬谢，若此重财轻命，只恐天理难容。奉劝医者，毋怀妒忌，大发婆心，则幸甚矣！

医毋自欺论

医者依也，人之所依赖也。医毋自欺，斯病家有依赖焉！夫医之为道，先详四诊，论治当精，望色聆音，辨其脏腑之病，审证切脉，别其虚实而医，若此可谓毋欺也。至临证之时，细分部候，知其何为浮主表病，沉主里病，迟主寒病，数主热病，何为人迎脉大之外感，气口脉大之内伤，更须望其青、赤、黄、白、黑五色之所彰，闻其角、徵、宫、商、羽五音之所发，问其臊、焦、香、腥、腐五气之所喜，以明其肝、心、脾、肺、肾五脏之病因，而用其酸、苦、甘、辛、咸五味之药饵，能如是者，何欺之有？惟其一种庸流，欺人妄诞，见病人有寒热者，一疑其为外感，欺病家不知诊法也，不别其脉之虚实，而浪投发散之剂。又见病人有咳嗽者，一疑其为虚损，欺病家不谙医理也，不辨其体之强弱，而恣用补益之方。至于五色五音五气，一概不知审察，焉能明其五脏之病，而用其五味之药乎？如是者，不独欺人，实为自其欺。彼愚夫愚妇，受其欺者，本无足怪。至文人秀士，亦受其欺，殊为可笑。见人喜补者，遂谓虚衰，喜散者，遂云外感，畏热药者，便用寒凉，畏凉药者，便投温热，顺病人之情意，乱用医方，意[2]不读《灵》《素》以下诸书，全用欺人之法。噫！医之为道，死生攸系，一有欺心，即药饵妄投，存亡莫卜，奈何济人之方，竟视作欺人之术也。吾愿医者，必须志在轩岐，心存仲景，究四诊而治病，毫不自欺，方不愧为医者也。

古今医书宜参考论

昔贤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古医学，均宜参考焉。考今古医书，不能尽述，姑略提其要者言之，如《神农本草》、轩辕《灵》《素》、越人《难经》、长沙《玉函》以及刘、李、张、朱四大名家之书，皆可备读也。盖读《本草》者，可知其性有寒、热、温、凉、平之不同，其味有酸、苦、甘、辛、咸之各异，何为补正，何为祛邪。读《灵》《素》者，可以上明天文，下达地理。兼知人身脏腑经络受病之因。读《难经》者，可补《内经》脉象病因及奇经八脉之未逮。读《玉函》者，可识伤寒杂病之源头。此皆古圣之医书，必须玩索。至于四大家者，即河间刘守真，法多苦寒，温病、热病者，须参考之。东垣李明之，法多升补，内伤脾胃者，须参考之。大积大聚者，须参戴人张子和攻下之法。阴虚内损者，须考丹溪朱彦修清补之法。不特此四家以补先圣之未备，可参可考，而后贤所发之论，偶亦有超出于四大家者。如云间李念莪，西昌喻嘉言，延陵吴又可，金坛王宇泰，会稽张介宾，长洲张路玉，吴郡薛立斋，慈溪柯韵伯，携李沈目南，钱江张隐菴是也。以上诸公，各有著作，皆当采取。亦可以备参阅。考近时之医书，亦不能尽述，如阅古吴叶香岩之《临证指南》，可知临时之圆变，用药之灵机。阅若耶章虚谷之《医门棒喝》，可知名家之疵谬，醒医家之聋瞆。阅淮阴吴鞠通之《温病条辨》，可知寒伤于足经，温伤于手经。阅吴门周禹载之《温热暑疫全书》，可知温热暑疫受病之源各别。此皆时贤之书，亦宜备考。至于长乐陈修园，新安程观泉，盐官王孟英，武进费伯雄，皆有著述所传，偶或有导窾之处，亦宜参阅。窃思书有古今，而人亦有古今，古人气体俱厚，今人气体渐薄，若执古方以治今人之病，不亦重乎？故医家不可执古书而不读今书，亦不可执今书而不读古书，参考古今，则医理自得中和之道矣。

---

〔1〕“破道”，锦本互易。

〔2〕“意”，锦本作“竟”。

存目提要

《瘴疟指南》

《瘴疟指南》系明·郑全望所撰。刊于1609年。

全书2卷。是以宋代《瘴疟卫生方》为基础，贯以己见编纂而成。卷上列辨证、辨药，详细论述了瘴疟的形态、源流与伤寒诸疾的鉴别，冷瘴、热瘴、症瘴的证候、转归、预防以及将息调理、药物宜忌；卷下列正气方、和解方、温中方、温中固下方、镇下方、断瘴方等8条，计80余方。

该书根据将瘴疟分为寒瘴、热瘴和症瘴，认为湿、热、痰为瘴疟受病之源，详辨瘴疟与伤寒之异，缕析诸瘴疟异同，立法设方，较为详尽，有一定研究价值。

主要版本有清同治元年壬戌(1862)汲古轩刻本、1935、1936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痧胀玉衡》

《痧胀玉衡》为清·郭志邃所撰。刊于1674年。

全书4卷。卷上为痧胀发蒙论、痧胀要语、痧胀脉法；卷中列各痧症状；卷下列各痧胀备用要方；后卷列痧胀看法、痧胀兼证及变证等类。

该书是一部痧证全书，作者认为痧证的病因为天地间的戾气，为热毒之邪，其致病具有传染性，发病或病于肌肤，或发于血肉，或病 于肠胃经络及脾肝肾三阴，治法因病位不同而异，分别应用刮痧疗法、放血疗法和口服药治疗。书中论述痧证诊法及治法详尽，载各种痧证病证45条，汤、丸、丹、散剂等方药56方(另有便用方7首及绝痧方)，治痧药物70余种，后世论痧多宗于此。

现存版本有清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书业堂刻本、清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杨州有义堂刻本、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九皇宫刻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温热暑疫全书》

《温热暑疫全书》系清·周扬俊辑述。刊于1679年

全书4卷。卷一为温病方论，列春温证治，兼附风温、冬温、瘟疟、温毒发斑等温病的证治；卷二为热病方论，列夏热病证治，兼附湿温、阳毒发斑、阴毒发斑证治；卷三为暑病方论；卷四为疫病方论，主要论述疫症九传治法和大头瘟、捻头瘟、瓜瓢瘟、杨梅瘟等几种常见疫症的治疗方法。

本书综合诸家有关温病、热病、暑病、疫病的论述，阐发四时之气致病各异，治法与伤寒不可混同，列温病病证30余条，对温病、暑病、热病和温疫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为我国较早的温病专著之一，对临床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刻本、清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吴门蒋氏庸德堂刻本、清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扫叶山房刻本、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1959年科技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温热论》

《温热论》系清·叶天士讲授，其门人顾景文、华岫云等据笔记整理而成。刊行于

1764年。此书在《续临证指南》中称为《外感温热篇》;《温热经纬》中称作《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医门棒喝》则称《叶天士温热论》。首刊于唐大烈的《吴医汇讲》,称为《温热论治》,尔后华岫云将其列于《临证指南医案》卷首,名为《温热论》。

书凡1卷。主要阐述了温病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症候表现及治疗原则,并介绍了温病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痦等诊断方法,同时就妇女胎前产后和经期感受温病的治法,作了扼要的论述。

本书系继明·吴有性《温疫论》之后的一部辨治外感温热病之纲领性著作,所创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反映了叶氏辨治温病的独特见解,补充了前人对外感疾病认识的不足,创立了较为完整的温病学理论体系,被后世推崇为温病学经典著作之一。

世所传本出唐大烈、华岫云二人,前者刊于《吴医汇讲》,名《温热论治》,称之为"唐本";后者载于《临证指南医案》,名《温热论》,称之为"华本"。以后有章虚谷、王孟英、宋佑甫、周学海、陈光淞的注释本。现有清道光九年己丑(1829)卫生堂刻本、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经锄堂刻本、1918年上海大同书局影印本和周氏医学丛书本等。

《伤寒温疫条辨》

《伤寒温疫条辨》简称《寒温条辨》,为清·杨璿撰。成书于1784年。

书凡6卷。卷一列述伤寒和温病的脉证、病因、治法等多方面内容;卷二、卷三辨析伤寒、温病各种病候;卷四、卷五为医方,计正方180首,附方34首;卷六为本草辨,述药物188种。

本书选摘《温疫论》《伤寒论》中内容较多,且有所补充和发挥,详辨伤寒与温病之异,强调治温病重在清、泻,并创制升降散、神解散、清化汤等15首治疗温疫验方。

现有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刻本、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刻本、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文聚汇刻本、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万邑卫永丰刻本、清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上洋江左书林刻本、1912年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1928年上海千顷堂书局刻本和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等。

《松峰说疫》

《松峰说疫》系清·刘松峰所撰。刊于1785年。

全书6卷。卷一述古,以阐明立论的学术渊源;卷二论治,首列总论12条,次列温疫总治八法、温疫六经治法、温疫杂症治略、温疫杂症简方及温疫应用药物10类;卷三论杂疫,集诸疫70余症,并列治疫诸法及用药宜忌;卷四辨疑,将前人有关温疫之论分列14条予以辨析;卷五载诸方,分列避温、除温二门,载方100余首;卷六为运气。

本书所论,上源于《内经》五运六气之说,下宗吴又可《温疫论》等诸家所论,博采前贤,广收民间治疫验方,参以己见,强调温疫名义,总分温疫、寒疫、杂疫三类,提倡六经分治,首倡治疫八法,是研究和治疗温疫的重要理论参考书籍。

现有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解经书屋刻本、清聚锦堂刻本、瘟疫论类编合刻本和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辨疫琐言》

《辨疫琐言》系清·李炳所撰。刊于1800年。

全书1卷。分别对疫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阐发了己见,并针对吴又可"温瘟无别"、"邪伏募原"、"大黄治疫"等说进行辨论。

该书强调疫邪非感受天地之戾气,而是地气熏蒸的阴浊之气,其气自口鼻而入,犯于中上二焦,治疗主张"轻清以开肺舒气,芳香以醒胃辟邪",创清气饮为治疫主方,并推

崇大黄为治疫良药，对吴又可以达原饮治疫提出非议。

主要版本有珍本医书集成本。

《湿热条辨》

《湿热条辨》又名《湿热病篇》，清·薛雪所撰。撰年不详，初刊于1831年。

书凡1卷。全文46条，辨暑湿3条、寒湿5条、下利5条，其余皆为辨证湿热。

本书对湿热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及方药都有系统阐发，条理分明，立法选药，变通灵活，具体实用。

《湿热条辨》原本已佚，后世版本互异，条文数目多有出入，现有1935年上海三星书店石印本、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本、南病别鉴本、薛生白医书二种本和医门棒喝本等。舒松摩重刻《医师秘籍》载前35条；吴子音《温病赘言》在35条中仅采用20条，而又增补11条；清·王孟英《温热经纬》卷四所辑《温热病篇》46条。

《六因条辨 》

《六因条辨》系清·陆廷珍所撰。刊于1868年。

全书3卷。上卷载春温、伤暑、中暑、中热等病；中卷论伏暑、秋燥、冬温、温毒等病；下卷载伤湿、风病 、斑疹、痧胀及阴症等病。

本书以六因为纲，对春温、伤暑、中暑、中热、伏暑、秋燥、冬温、温毒、伤湿、伤风、暴感风寒、风温等首列总论，阐明病源病因、病证转归、治疗总则，论述演变之大略；次列条辨，以纲领提示辨证用药的规矩；复设注解，详加分辨，内容简明扼要，对温病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有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太仓陆启佘绎堂刻本、1937年上海文光书局铅印本、1982年山东科技出版社铅印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增订伤暑全书》

《增订伤暑全书 》系清·叶霖据明·张鹤腾《伤暑全书》(成书于1623年)增订而成。成书于1890年。

书凡2卷。上卷辨春夏秋冬温暑寒凉四证病原，次论天时、地气、辨寒暑证异，次分论暑证、暑厥、暑 风、暑疡、暑瘵、绞肠痧、时疫、寒疫、脉理及五运六气；下卷载治暑主方30首，附霍乱、疟疾、发斑、痢疾方等；末附古代名医论暑之精华及治暑病案。

该书对暑病之病因、辨证、诊断、治法、方剂等，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堪称暑病全书，是论暑病之专著。

现有1917年绍兴医药学报社铅印本、珍本医书集成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六气感证要义》

《六气感证要义》系清·周岩所撰。成书于1898年。

书凡1卷。全文依次分述风、中风、寒、中寒、暑、风温、湿、风湿、湿温、燥、火等外感六淫所致的多种病证。

该书对于每一外感病证，采取先集诸 家学说，次述方解，并参以个人心得，以阐明症、因、脉、治。这是一部论治外感病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现有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古越存济堂石印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

五 诊 断 类

脉 经

〔晋〕王叔和 著
杨运高 蒋文明 整理

提　　要　《脉经》系西晋·王叔和所著。约成书于三世纪初(265～316年)。

书凡10卷，共97篇。卷一主要论述24种病体脉象、切脉的时间；卷二主要论述寸、关、尺各部脉象主病与治疗；卷三论各脏腑的平、病、死脉；卷四主要论述三部九候的部位和诊脉方法、各部脉象主病；卷五辑张仲景与扁鹊脉法、扁鹊与华佗察色闻声要诀；卷六专论脏腑病机与病证，卷七述汗、吐、下、温、灸、刺、火、水等治法的适应证与禁忌证；卷八论杂病脉证并治；卷九论妇儿诸病的脉证、预后；卷十为手检图二十一部。

本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收集了汉以前关于脉学理论的大量资料，“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10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靡不赅备”。首次把脉象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具体描述每种脉的特征及变化，列述四时脏腑和多种杂病、妇儿病脉候，将脉、证、治有机结合，促进了《难经》“独取寸口诊脉法”在临床上的普遍应用。

主要版本有嘉定丁丑(1217年)何大任原刊本、元泰定四年(1327年)谢缙翁刊本、元天历庚午(1330)广勤堂刊本、明成化十年(1474年)毕玉刊本、明嘉清间吴勉学校刊医统正脉全书本、明万历三年(1575)袁表刊本、明赵府居敬堂刊本、明天启六年(1626年)沈际飞刊本、周氏医学丛书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此据清光绪周学海本全文收录。

《脉经》　序

晋太医令王叔和撰

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况有数候俱见，异病同脉者乎！

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源本，互滋偏见，各逞己能。致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

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赅备。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诚能留心研穷，究其微赜，则可比踪古贤，代无夭横矣。

目　录

卷　一
脉形状指下秘决第一…… 593
平脉早晏法第二
分别三关境界脉候所主第三…… 594
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第四
平脉视人大小长短男女逆顺法第五
持脉轻重法第六
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逆顺第七
辨脏腑病脉阴阳大法第八…… 595
辨脉阴阳大法第九
平虚实第十…… 596
从横逆顺伏匿脉第十一
辨灾怪恐怖杂脉第十二
迟疾短长杂脉第十三…… 597
平人得病所起脉第十四
诊病将差难已脉第十五…… 598
卷　二
平三关阴阳二十四气脉第一
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 599
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 601
平奇经八脉病第四…… 603
卷　三
肝胆部第一…… 604
心小肠部第二…… 605
脾胃部第三…… 606
肺大肠部第四…… 608
肾膀胱部第五…… 609
卷　四
辨三部九候脉证第一…… 611
平杂病脉第二…… 613
诊五脏六腑气绝证候第三…… 615
诊四时相反脉证第四
诊损至脉第五
诊脉动止投数疏数死期年月第六…… 617
诊百病死生诀第七
诊三部脉虚实决死生第八…… 619
卷　五
张仲景论脉第一…… 620
扁鹊阴阳脉法第二
扁鹊脉法第三…… 621
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
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 623
卷　六
肝足厥阴经病证第一…… 625
胆足少阳经病证第二…… 626
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 627
小肠手太阳经病证第四…… 628
脾足太阴经病证第五
胃足阳明经病证第六…… 630
肺手太阴经病证第七
大肠手阳明经病证第八…… 631
肾足少阴经病证第九…… 632
膀胱足太阳经病证第十…… 633
三焦手少阳经病证第十一
卷　七
病不可发汗证第一
病可发汗证第二…… 635
病发汗以后证第三…… 636
病不可吐证第四…… 637
病可吐证第五
病不可下证第六…… 638
病可下证第七…… 639
病发汗吐下以后证第八…… 641
病可温证第九…… 643
病不可灸证第十…… 644
病可灸证第十一
病不可刺证第十二
病可刺证第十三
病不可水证第十四…… 645
病可水证第十五…… 646
病不可火证第十六
病可火证第十七…… 647
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第十八
重实重虚阴阳相附生死证第十九
…… 648
热病生死期日证第二十

热病十逆死日证第二十一…… 649
热病五脏气绝死日证第二十二
热病至脉死日证第二十三
热病损脉死日证第二十四…… 650
卷 八
平卒尸厥脉证第一
平痓湿暍脉证第二
平阳毒阴毒百合狐惑脉证第三…… 651
平霍乱转筋脉证第四
平中风历节脉证第五…… 652
平血痹虚劳脉证第六
平消渴小便利淋脉证第七
平水气黄汗气分脉证第八…… 653
平黄疸寒热疟脉证第九…… 654
平胸痹心痛短气贲豚脉证第十…… 655
平腹满寒疝宿食脉证第十一
平五脏积聚脉证第十二…… 656
平惊悸衄吐下血胸满瘀血脉证第十三
…… 657
平呕吐哕下利脉证第十四…… 658
平肺痿肺痈咳逆上气痰饮脉证第十五
…… 659
平痈肿肠痈金疮浸淫脉证第十六
…… 660
卷 九
平妊娠分别男女将产诸证第一…… 661
平妊娠胎动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证第二
平产后诸病郁冒中风发热烦呕下利证第三
…… 663
平带下绝产无子亡血居经证第四
…… 664
平郁冒五崩漏下经闭不利腹中诸病证第五
…… 665
平咽中如有炙脔喜悲热入血室腹满证第六
平阴中寒转胞阴吹阴生疮脱下证第七
…… 666
平妇人病生死证第八
平小儿杂病证第九
卷 十
手检图二十一部…… 667

卷 一

脉形状指下秘决第一(二十四种)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浮于手下)

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两边实。(一曰手下无,两旁有)

洪脉,极大在指下。(一曰浮而大)

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一曰浮中如有力。一曰漉漉如欲脱)

数脉,去来促急。(一曰一息六七至。一曰数者进之名)

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

弦脉,举之无有,按之如弓弦状。(一曰如张弓弦,按之不移。又曰浮紧为弦)

紧脉,数如切绳状。(一曰如转索之无常)

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一曰重按之乃得)

伏脉,极重指按之,着骨乃得。(一曰手下裁动。一曰按之不足,举之无有。一曰关上沉不出,名曰伏)

革脉,有似沉伏,实大而长微弦。(《千金翼》以革为牢)

实脉,大而长,微强,按之隐指幅幅然。(一曰沉浮皆得)

微脉,极细而软,或欲绝,若有若无。(一曰小也。一曰手下快。一曰浮而薄。一曰按之如欲尽)

涩脉,细而迟,往来难且散,或一止复来。(一曰浮而短,一曰短而止。或曰散也)

细脉,小大于微,常有,但细耳。

软脉,极软而浮细。(一曰按之无有,举之有余。一曰小而软。软,亦作濡,曰濡者,如帛衣在水中,轻手相得)

弱脉,极软而沉细,按之欲绝指下。(一曰按之乃得,举之无有)

虚脉,迟大而软,按之不足,隐指豁豁然空。

散脉,大而散。散者,气实血虚,有表无里。

缓脉,去来亦迟,小驶于迟。(一曰浮大而软,阴与阳同等)

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一曰举之不足,按之尽牢。一曰按之尽牢,举之无有)

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按之来缓,时一止者,名结阳;初来动止,更来小数,不能自还,举之则动,名结阴)

代脉,来数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脉结者生,代者死。

动脉,见于关上,无头尾,大如豆,厥厥然动摇。(《伤寒论》云: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

浮与芤相类(与洪相类),弦与紧相类,革与实相类(《千金翼》云:牢与实相类),滑与数相类,沉与伏相类,微与涩相类,软与弱相类,缓与迟相类。(软与迟相类)

平脉早晏法第二

黄帝问曰:夫诊脉常以平旦,何也?岐伯对曰:平旦者,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均,血气未乱,故乃可诊。过此非也。(《千金》同《素问》《太素》,云:有过之脉)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分别三关境界脉候所主第三

从鱼际至高骨(其骨自高),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从寸至尺,名曰尺泽。故曰尺寸。寸后尺前,名曰关。阳出阴入,以关为界。阳出三分,阴入三分,故曰三阴三阳。阳生于尺动于寸,阴生于寸动于尺。寸主射上焦,出头及皮毛竟手。关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

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第四

夫十二经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候者,何谓也?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脉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荣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为一周(日昼时)也。故五十度而复会于手太阴。太阴者,寸口也,即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取法于寸口也。

脉有尺寸,何谓也?然:尺寸者,脉之大会要也。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口内,阳之所治也。故分寸为尺,分尺为寸。故阴得尺内一寸,阳得寸[1]内九分。尺寸终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脉有太过,有不及,有阴阳相乘,有覆有溢,有关有格,何谓也?然:关之前者,阳之动也,脉当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关之后者,阴之动也,脉当见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阳乘之脉,故曰覆溢。是真脏之脉也,人不病自死。

平脉视人大小长短男女逆顺法第五

凡诊脉,当视其人大小、长短及性气缓急。脉之迟速、大小、长短皆如其人形性者,则吉。反之者,则为逆也。脉三部大都欲等,只如小人、妇人、细人脉小软。小儿四、五岁,脉呼吸八至,细数者,吉。(《千金翼》云:人大而脉细,人细而脉大,人乐而脉实,人苦而脉虚,性急而脉缓,性缓而脉躁,人壮而脉细,人羸而脉大,此皆为逆,逆则难治。反此为顺,顺则易治。凡妇人脉常濡弱于丈夫。小儿四、五岁者,脉自驶疾,呼吸八至也。男左大为顺,女右大为顺。肥人脉沉,瘦人脉浮)

持脉轻重法第六

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菽者,小豆。言脉轻如小豆之重。吕氏作大豆,浮之在皮毛之间者,肺气所行,故言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心主血脉,次于肺,如六豆之重)。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脾在中央,主肌肉,故次心如九豆之重)。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肝主筋,又在脾下,故次之)。按之至骨,举之来疾者,肾部也(肾主骨,其脉沉至骨)。故曰轻重也。

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逆顺第七

《脉法赞》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肾与命门,俱出尺部,魂魄谷神,皆见寸口。左主司官,右主司府。左大顺男,右大顺女。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神门诀断,两在关后。人无二脉,病死不愈。诸经损减,各随其部。察按阴阳,谁与先后(《千金》云:三阴三阳,谁先谁后)。阴病治官,阳病治府。奇邪所舍,如何捕取?审而知之,针入病愈。

心部在左手关前寸口是也,即手少阴经也,与手太阳为表里,以小肠合为府。合于上

焦，名曰神庭，在龟尾下五分。（一作鸠尾）

肝部在左手关上是也，足厥阴经也，与足少阳为表里，以胆合为府，合于中焦，名曰胞门（一作少阳），在太仓左右三寸。

肾部在左手关后尺中是也，足少阴经也，与足太阳为表里，以膀胱合为府，合于下焦，在关元左。

肺部在右手关前寸口是也，手太阴经也，与手阳明为表里，以大肠合为府，合于上焦，名呼吸之府，在云门。

脾部在右手关上是也，足太阴经也，与足阳明为表里，以胃合为府，合于中焦脾胃之间，名曰章门，在季肋前一寸半。

肾部在右手关后尺中是也，足少阴经也，与足太阳为表里，以膀胱合为府，合于下焦，在关元右，左属肾，右为子户，名曰三焦。

辨脏腑病脉阴阳大法第八

脉何以知脏腑之病也？然：数者腑也，迟者脏也。数即有热，迟即生寒。诸阳为热，诸阴为寒。故别知脏腑之病也。（腑者阳，故其脉数；脏者阴，故其脉迟。阳行迟，病则数；阴行疾，病则迟）

脉来浮大者，此为肺脉也；脉来沉滑，坚如石，肾脉也；脉来如弓弦者，肝脉也；脉来疾去迟，心脉也。脉来当见而不见为病。病有浅深，但当知如何受邪。

辨脉阴阳大法第九

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沉者阴也，故曰阴阳。

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肾肝俱沉，何以别之？然：牢而长者，肝也；按之软，举指来实者，肾也。脾者中州，故其脉在中（《千金翼》云：迟缓而长者，脾也）。是阴阳之脉也。脉有阳盛阴虚，阴盛阳虚，何谓也？然：浮之损小，沉之实大，故曰阴盛阳虚；沉之损小，浮之实大，故曰阳盛阴虚。是阴阳虚实之意也。（阳脉见寸口，浮而实大，今轻手浮之更损减而小，故曰阳虚；重手按之反更实大而沉，故曰阴盛）

经言：脉有一阴一阳，一阴二阳，一阴三阳；有一阳一阴，一阳二阴，一阳三阴。如此言之，寸口有六脉俱动耶？然：经言如此者，非有六脉俱动也，谓浮、沉、长、短、滑、涩也。浮者阳也，滑者阳也，长者阳也；沉者阴也，涩者阴也，短者阴也。所以言一阴一阳者，谓脉来沉而滑也；一阴二阳者，谓脉来沉滑而长也；一阴三阳者，谓脉来浮滑而长，时一沉也。所以言一阳一阴者，谓脉来浮而涩也；一阳二阴者，谓脉来长而沉涩也；一阳三阴者，谓脉来沉涩而短，时一浮也。各以其经所在，名病之逆顺也。

凡脉大为阳，浮为阳，数为阳，动为阳，长为阳，滑为阳；沉为阴，涩为阴，弱为阴，弦为阴，短为阴，微为阴，是为三阴三阳也。阳病见阴脉者，反也，主死；阴病见阳脉者，顺也，主生。

关前为阳，关后为阴。阳数则吐血，阴微则下利；阳弦则头痛，阴弦则腹痛；阳微则发汗，阴微则自下；阳数口生疮，阴数加微必恶寒而烦挠不得眠也。阴附阳则狂，阳附阴则癫。得阳属腑，得阴属脏。无阳则厥，无阴则呕。阳微则不能呼，阴微则不能吸，呼吸不足，胸中短气。依此阴阳以察病也。

寸口脉浮大而疾者，名曰阳中之阳，病苦烦满，身热，头痛，腹中热。

寸口脉沉细者，名曰阳中之阴，病苦悲伤不乐，恶闻人声，少气，时汗出，阴气不通，臂不能举。

尺脉沉细者，名曰阴中之阴，病苦两胫酸疼，不能久立，阴气衰，小便余沥，阴下湿痒。

尺脉滑而浮大者，名曰阴中之阳，病苦小腹痛满，不能溺，溺即阴中痛，大便亦然。

尺脉牢而长，关上无有，此为阴干阳，其人苦两胫重，少腹引腰痛。

寸口脉壮大，尺中无有，此为阳干阴，其人苦腰背痛，阴中伤，足胫寒。

夫风伤阳，寒伤阴。阳病顺阴，阴病逆阳。阳病易治，阴病难治。在肠胃之间，以药和之；若在经脉之间，针灸病已。

平虚实第十

人有三虚三实，何谓也？然：有脉之虚实，有病之虚实，有诊之虚实。脉之虚实者，脉来软者为虚，牢者为实。病之虚实者，出者为虚，入者为实；言者为虚，不言者为实；缓者为虚，急者为实。诊之虚实者，痒者为虚，痛者为实；外痛内快为外实内虚，内痛外快为内实外虚。故曰虚实也。

问曰：何谓虚实？答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何谓重实？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

问曰：经络俱实如何？何以治之？答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缓也，当俱治之。故曰滑则顺，涩则逆。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五脏骨肉滑利，可以长久。

从横逆顺伏匿脉第十一

问曰：脉有相乘，有从、有横，有逆、有顺，何谓也？师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从；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横；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顺。

经言：脉有伏匿者，伏匿于何脏，而言伏匿也？然：谓阴阳更相乘、更相伏也。脉居阴部反见阳脉者，为阳乘阴也。脉虽时沉涩而短，此阳中伏阴；脉居阳部反见阴脉者，为阴乘阳也；脉虽时浮滑而长，此为阴中伏阳也。重阴者癫，重阳者狂。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

辨灾怪恐怖杂脉第十二

问曰：脉有残贼，何谓？师曰：脉有弦、有紧、有涩、有滑、有浮、有沉，此六脉为残贼，能与诸经作病。

问曰：常为人所难，紧脉何所以而来？师曰：假令亡汗，若吐，肺中寒，故令紧；假令咳者，坐饮冷水，故令紧；假令下利者，以胃中虚冷，故令紧也。

问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谓？师曰：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脉滑也。

问曰：脉有灾怪，何谓？师曰：假令人病，脉得太阳，脉与病形证相应，因为作汤，比还送汤之时，病者因大吐若下利，而腹中痛。因问曰：我前来脉时不见此证，今反变异者，是名为灾怪。因问何缘作此吐利？答曰：或有先服药，今发作，故为灾怪也。

问曰：人病恐怖，其脉何类？师曰：脉形如循丝，累累然，其面白脱色。

问曰：人愧者，其脉何等类？师曰：其脉自浮而弱，面形乍白乍赤。

问曰：人不饮，其脉何类？师曰：其脉自涩，而唇口干燥也。

言迟者，风也；摇头言者，其里痛也；行迟者，其表强也；坐而伏者，短气也；坐而下一膝者，必腰痛；里实护腹如怀卵者，必心痛。师持脉病人欠者，无病也；脉之因伸者，无病也（一云呻者，病也）。假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目盼视（一云反面仰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此为诈病。假令脉自和，处言此病太重，当须服吐下药，针灸数十百处乃愈。

迟疾短长杂脉第十三

黄帝问曰：余闻胃气、手少阳三焦、四时五行脉法。夫子言脉有三阴三阳，知病存亡，脉外以知内，尺寸大小，愿闻之。岐伯曰：寸口之中，外别浮沉、前后、左右、虚实、死生之要，皆见于寸口之中。脉从前来者为实邪，从后来者为虚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自病（一作得）者为正邪。外结者病痈肿，内结者病疝瘕也。间来而急者，病正在心，癥气也。脉来疾者，为风也；脉来滑者，为病食也；脉来滑躁者，病有热也；脉来涩者，为病寒湿也。脉逆顺之道，不与众谋。

师曰：呼吸者，脉之头也。初持脉来疾去迟，此为出疾入迟，为内虚外实；初持脉来迟去疾，此为出迟入疾，为内实外虚也。

脉数则在腑，迟则在脏。脉长而弦病在肝（扁鹊云：病出于肝），脉小血少病在心（扁鹊云：脉大而洪，病出于心），脉下坚上虚病在脾胃（扁鹊云：病出于脾胃），脉滑（一作涩）而微浮病在肺（扁鹊云：病出于肺），脉大而坚病在肾。（扁鹊云：小而紧）

脉滑者多血少气，脉涩者少血多气，脉大者血气俱多。又云：脉来大而坚者血气俱实，脉小者血气俱少。又云：脉来细而微者血气俱虚。沉细滑疾者热，迟紧者寒（又云：洪数滑疾为热，涩迟沉细为寒）。脉盛滑紧者病在外热，脉小实而紧者病在内冷。

脉小弱而涩者谓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

脉浮滑，其人外热，风走刺，有饮，难治。脉沉而紧，上焦有热，下寒，得冷即便下。脉沉而细，下焦有寒，小便数，时苦绞痛，下利重。脉浮紧且滑直者，外热内冷，不得大小便。

脉洪大紧急，病速进在外，苦头发热、痈肿；脉细小紧急，病速进在中，寒为疝瘕、积聚，腹中刺痛。脉沉重而直前绝者，病血在肠间；脉沉重而中散者，因寒食成瘕。脉直前而中散绝者，病消渴（一云病浸淫痛）。脉沉重，前不至寸口，徘徊绝者，病在肌肉遁尸。脉左转而沉重者，气微伤在胸中，脉右转出不至寸口者内有肉癥。脉累累如贯珠，不前至，有风寒在大肠，伏留不去；脉累累中止不至，寸口软者，结热在小肠膜中，伏留不去。脉直前左右弹者，病在血脉中，胚血也；脉后而左右弹者，病在筋骨中也。脉前大后小，即头痛目眩；脉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

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所苦。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太素》细作滑），涩则心痛。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短而急者病在上，长而缓者病在下；沉而弦急者病在内，浮而洪大者病在外；脉实者病在内，脉虚者病在外。在上为表，在下为里；浮为在表，沉为在里。

平人得病所起脉第十四

何以知春得病？无肝脉也。无心脉，夏得病；无肺脉，秋得病；无肾脉，冬得病；无脾脉，四季之月得病。

假令肝病者，西行，若食鸡肉得之，当以秋时发，得病以庚辛日也。家有腥死，女子见之，以明要为灾。不者，若感金银物得之。

假令脾病，东行，若食雉兔肉及诸木果实得之。不者，当以春时发，得病以甲乙日也。

假令心病，北行、若食豚、鱼得之。不者，当以冬时发，得病以壬癸日也。

假令肺病，南行，若食马肉及獐鹿肉得之。不者，当以夏时发，得病以丙丁日也。

假令肾病，中央，若食牛肉及诸土中物得之。不者，当以长夏时发，得病以戊己日也。

假令得王脉，当于县官家得之。

假令得相脉，当于嫁娶家得之，或相庆贺家得之。

假令得胎脉，当于产乳家得之。

假令得囚脉，当于囚徒家得之。

假令得休脉，其人素有宿病，不治自愈。

假令得死脉，当于死丧家感伤得之。

何以知人露卧得病？阳中有阴也。

何以知人夏月得病？诸阳入阴也。

何以知人食饮中毒？浮之无阳，微细之不可知也，但有阴脉，来疾去疾，此相为水气之毒也。脉迟者，食干物得之。

诊病将差难已脉第十五

问曰：假令病人欲差，脉而知愈，何以别之？师曰：寸关尺大小迟疾浮沉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平复，当自愈。

人病，其寸口之脉与人迎之脉小大及浮沉等者，病难已。

---

〔1〕"寸"原作"尺"，据《难经》改。

卷 二

平三关阴阳二十四气脉第一

左手关前寸口阳绝者，无小肠脉也。苦脐痹，小腹中有癥瘕，王月即冷上抢心。刺手心主经，治阴。心主在掌后横理中。（即太陵穴也）

左手关前寸口阳实者，小肠实也。苦心下急痹（一作急痛）。小肠有热，小便赤黄。刺手太阳经，治阳（一作手少阳者，非）。太阳在手小指外侧本节陷中（即后溪穴也）。左手关前寸口阴绝者，无心脉也。苦心下毒，痛，掌中热，时时善呕，口中伤烂。刺手太阳经，治阳。

左手关前寸口阴实者，心实也。苦心下有水气，忧恚发之。刺手心主经，治阴。

左手关上阳绝者，无胆脉也。苦膝疼，口中苦，眯目善畏，如见鬼状，多惊，少力。刺足厥阴经，治阴。在足大指间（即行间穴也），或刺三毛中。

左手关上阳实者，胆实也。苦腹中实不安，身躯习习也，刺足少阳经，治阳。在足上第二指本节后一寸。（第二指当云小指、次指，即临泣穴也）

左手关上阴绝者，无肝脉也。苦癫，遗溺，难言，胁下有邪气，善吐。刺足少阳经，治阳。

左手关上阴实者，肝实也。苦肉中痛，动善转筋。刺足厥阴经，治阴。

左手关后尺中阳绝者，无膀胱脉也。苦逆冷，妇人月使不调，三〔1〕月则闭，男子失精，尿有余沥。刺足少阴经，治阴，在足内踝下动脉。（即太溪穴也）

左手关后尺中阳实者，膀胱实也。苦逆冷，胁下有邪气相引痛。刺足太阳经，治阳。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后陷中。（即束骨穴也）

左手关后尺中阴绝者，无肾脉也。苦足下热，两髀里急，精气竭少，劳倦所致。刺足太阳经，治阳。

左手关后尺中阴实者，肾实也。苦恍惚，健忘，目视眈眈，耳聋怅怅，善鸣。刺足少阴经，治阴。

右手关前寸口阳绝者，无大肠脉也。苦少气，心下有水气，立秋节即咳。刺手太阴经，治阴。在鱼际间。（即太渊穴也）

右手关前寸口阳实者，大肠实也。苦肠中切痛，如锥刀所刺，无休息时。刺手阳明经，治阳。在手腕中。（即阳溪穴也）

右手关前寸口阴绝者，无肺脉也。苦短气咳逆，喉中塞，噫逆。刺手阳明经，治阳。

右手关前寸口阴实者，肺实也。苦少气，胸中满彭彭，与肩相引，刺手太阴经。治阴。

右手关上阳绝者，此无胃脉也。苦吞酸，头痛，胃中有冷。刺足太阴经，治阴。在足大指本节后一寸。（即公孙穴也）

右手关上阳实者，胃实也。苦肠中伏伏（一作愊愊），不思饮食，得食不能消。刺足阳明经，治阳，在足上动脉。（即冲阳穴也）

右手关上阴绝者，无脾脉也。苦少气，下利，腹满，身重，四肢不欲动，善呕。刺足阳明经，治阳。

右手关上阴实者，脾实也。苦肠中伏伏如坚状，大便难。刺足太阴经，治阴。

右手关后尺中阳绝者，无子户脉也。苦足逆寒，绝产，带下，无子，阴中寒。刺足少阴经，治阴。

右手关后尺中阳实者，膀胱实也。苦少腹满，引腰痛。刺足太阳径，治阳。

右手关后尺中阴绝者，无肾脉也。苦足逆冷，上抢胸痛，梦入见水鬼，善厌寐，黑色物来掩 人上。刺足太阳经，治阳。

右手关后尺中阴实者，肾实也。苦骨疼，腰脊痛，内寒热。刺足少阴经，治阴。

上阴阳二十四气脉证。

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

心　实

右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实者，手厥阴经也。病苦闭，大便不利，腹满，四肢重，身热，苦胃胀，刺三里。

心　虚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虚者，手厥阴经也。病苦悸恐，不乐，心腹痛，难以言，心如寒，状恍惚。

小肠实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阳实者，手太阳经也。病苦身热，热来去，汗出（一作汗不出）而烦，心中满，身重，口中生疮。

小肠虚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阳虚者，手太阳经也。病苦颅际偏头痛，耳颊痛。

心小肠俱实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阳俱实者，手少阴与太阳经俱实也。病苦头痛，身热，大便难，心腹烦满，不得卧，以胃气不转，水谷实也。

心小肠俱虚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阳俱虚者，手少阴与太阳经俱虚也。病苦寒，少气，四肢厥，肠澼，洞泄。

肝　实

左手关上脉阴实者，足厥阴经也。病苦心下坚满，常两胁痛，自忿忿如怒状。

肝　虚

左手关上脉阴虚者，足厥阴经也。病苦胁下坚，寒热，腹满，不欲饮食，腹胀，悒悒不乐，妇人月经不利，腰腹痛。

胆　实

左手关上脉阳实者，足少阳经也。病苦腹中气满，饮食不下，咽干，头重痛，洒洒恶寒，胁痛。

胆　虚

左手关上脉阳虚者，足少阳经也，病苦眩、厥、痿，足指不能摇，躄坐不能起，僵仆，目黄，失精，眶眶。

肝胆俱实

左手关上脉阴阳俱实者，足厥阴与少阳经俱实也。病苦胃胀，呕逆，食不消。

肝胆俱虚

左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厥阴与少阳经俱虚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见，少气不能言，时时自惊。

肾　实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足少阴经也。病苦膀胱胀闭，少腹与腰脊相引痛。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足少阴经也。病苦舌燥，咽肿，心烦，嗌干，胸胁时痛，喘咳，汗出，小腹胀满，腰背强急，体重骨热，小便赤黄，好怒好忘，足下热疼，四肢黑，耳聋。

肾　虚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虚者，足少阴经也。病苦心中闷，下重，足肿不可以按地。

膀胱实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阳实者，足太阳经也。病苦逆满，腰中痛，不可俯仰，劳也。

膀胱虚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阳虚者，足太阳经也。病苦脚中筋急，腹中痛引腰背，不可屈伸，转筋，恶风，偏枯，腰痛，外踝后痛。

肾膀胱俱实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实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实也。病苦脊强反折，戴眼，气上抢心，脊痛，不能自反侧。

肾膀胱俱虚

左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虚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虚也。病苦小便利，心痛，背寒，时时少腹满。

肺　实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实者，手太阴经也。病苦肺胀，汗出若露，上气喘逆，咽中塞，如欲呕状。

肺　虚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虚者，手太阴经也。病苦少气不足以息，嗌干，不朝津液。

大肠实

左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阳实者，手阳明经也。病苦腹满，善喘咳，面赤身热，咽候中如核状。

大肠虚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阳虚者，手阳明经也。病苦胸中喘，肠鸣，虚渴唇口干，目急，善惊，泄白。

肺大肠俱实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阳俱实者，手太阴与阳明经俱实也。病苦头痛，目眩，惊狂，喉痹痛，手臂卷（卷，一作倦，一作蜷），唇吻不收。

肺大肠俱虚

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阳俱虚者，手太阴与阳明经俱虚也。病苦耳鸣嘈嘈，时妄见

光明，情中不乐，或如恐怖。

脾　实

右手关上脉阴实者，足太阴经也。病苦足寒胫热，腹胀满，烦扰不得卧。

脾　虚

右手关上脉阴虚者，足太阴经也。病苦泄注，腹满，气逆，霍乱呕吐，黄疸，心烦不得卧，肠鸣。

胃　实

右手关上脉阳实者，足阳明经也。病苦腹中坚痛而热，汗不出，如温疟，唇口干，善哕，乳痈，缺盆腋下肿痛。

胃　虚

右手关上脉阳虚者，足阳明经也。病苦胫寒，不得卧，恶寒洒洒，目急，腹中痛，虚鸣（《外台》作耳虚鸣），时寒时热，唇口干，面目浮肿。

脾胃俱实

右手关上脉阴阳俱实者，足太阴与阳明经俱实也。病苦脾胀腹坚，抢胁下痛，胃气不转，大便难，时反泄利，腹中痛，上冲肺肝，动五脏，并喘鸣，多惊，身热，汗不出，喉痹，精少。

脾胃俱虚

右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太阴与阳明经俱虚也。病苦胃中如空状，少气不足以息，四逆寒，泄注不已。

肾　实

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实者，足少阴经也。痛苦痹，身热，心痛，脊胁相引痛，足逆热烦。

肾　虚

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虚者，足少阴经也。病苦足胫小弱，恶风寒，脉代绝，时不至，足寒，上重下轻，行不可以按地，少腹胀满，上抢胸，痛引胁下。

膀胱实

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阳实者，足太阳经也。病苦转胞，不得小便，头眩痛，烦满，脊背强。

膀胱虚

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阳虚者，足太阳经也。病苦肌肉振动，脚中筋急，耳聋忽忽不闻，恶风，飕飕作声。

肾膀胱俱实

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实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实也。病苦癫疾，头重，与目相引痛厥，欲起走，反眼。大风，多汗。

肾膀胱俱虚

右手尺中神门以后脉阴阳俱虚者，足少阴与太阳经俱虚也。病苦心痛，苦下重不自收，篡反出，时时苦洞泄，寒中泄，肾、心俱痛。（一说云：肾有左右，而膀胱无二。今用当以左肾合膀胱，右肾合三焦）

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

寸口脉浮，中风，发热，头痛。宜服桂枝汤、葛根汤，针风池、风府，向火灸身，摩治风膏，覆令汗出。

寸口脉紧，苦头痛，骨肉疼，是伤寒。宜服麻黄汤发汗，针眉冲、颞颥，摩治伤寒膏。

寸口脉微，苦寒，为衄。宜服五味子汤，摩茱萸膏，令汗出。

寸口脉数，即为吐，以有热在胃脘，熏胸中。宜服药吐之，及针胃脘，服除热汤。若是伤寒七、八日至十日，热在中，烦满渴者，宜服知母汤。

寸口脉缓，皮肤不仁，风寒在肌肉。宜服防风汤，以药薄熨之，摩以风膏，灸诸治风穴。

寸口脉滑，阳实，胸中壅满，吐逆，宜服前胡汤，针太阳、巨阙，泻之。

寸口脉弦，心下愊愊，微头痛，心下有水气。宜服甘遂丸，针期门，泻之。

寸口脉弱，阳虚，自汗出而短气。宜服茯苓汤、内补散，适饮食消息，勿极劳。针胃脘，补之。

寸口脉涩，是胃气不足。宜服干地黄汤，自养，调和饮食，针三里，补之。（三里一作胃管）

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汤、黄土汤，灸膻中。

寸口脉伏，胸中逆气，噎塞不通，是胃中冷气上冲心胸。宜服前胡汤、大三连丸，针巨阙、上管，灸膻中。

寸口脉沉，胸中引胁痛，胸中有水气，宜服泽漆汤，针巨阙，泻之。

寸口脉濡，阳气弱，自汗出，是虚损病。宜服干地黄汤，薯蓣丸、内补散、牡蛎散并粉，针太冲，补之。

寸口脉迟，上焦有寒，心痛咽酸、吐酸水。宜服附子汤、生姜汤、茱萸丸、调和饮食以愎之。

寸口脉实，即生热，在脾肺，呕逆气塞；虚，即生寒，在脾胃，食不消化。有热，即宜服竹叶汤、葛根汤；有寒，即宜服茱萸丸、生姜汤。

寸口脉细，发热，吸[2]吐。宜服黄芩龙胆汤。吐不止，宜服橘皮桔梗汤，灸中府。

寸口脉洪大，胸胁满。宜服生姜汤、白薇丸，亦可紫菀汤下之，针上管、期门、章门。

上上部寸口十七条。

关脉浮，腹满不欲食。浮为虚满，宜服平胃丸、茯苓汤、生姜前胡汤，针胃脘，先泻后补之。

关脉紧，心下苦满急痛。脉紧者为实，宜服茱萸当归汤，又大黄汤，两治之，良。针巨阙、下管，泻之。

关脉微，胃中冷，心下拘急。宜服附子汤、生姜汤、附子丸，针巨阙，补之。

关脉数，胃中有客热。宜服知母丸、除热汤，针巨阙、上管，泻之。

关脉缓，其人不欲食，此胃气不调，脾气不足。宜服平胃丸、补脾汤，针章门，补之。

关脉滑，胃中有热。滑为热实，以气满故不欲食，食即吐逆。宜服紫菀汤下之，大平胃丸，针胃管，泻之。（《千金》云：宜服朴硝麻黄汤、平胃丸）

关脉弦，胃中有寒，心下厥逆，此以胃气虚故尔。宜服茱萸汤，温调饮食，针胃脘，补之。

关脉弱，胃气虚，胃中有客热。脉弱为虚热作痛。其说云：有热不可大攻之，热去则寒起。止宜服竹叶汤，针胃脘，补之。

关脉涩，血气逆冷。脉涩为血虚，以中焦有微热。宜服干地黄汤、内补散，针足太冲上，补之。

关脉芤，大便去血数升者，以膈腧伤故也。宜服生地黄并生竹皮汤，灸膈腧。若重下去血者，针关元；甚者，宜服龙骨丸，必愈。

关脉伏，中焦有水气，溏泄。宜服水银丸，针关元，利小便，溏泄便止。

关脉沉，心下有冷气，苦满吞酸。宜服白薇茯苓丸，附子汤，针胃脘，补之。

关脉濡，苦虚冷，脾气弱，重下病。宜服赤石脂汤、女萎丸，针关元，补之。

关脉迟，胃中寒，宜服桂枝丸、茱萸汤，针胃脘。补之。

关脉实，胃中痛。宜服栀子汤、茱萸乌头丸，针胃脘，补之。

关脉牢，脾胃气塞，盛热，即腹满响响。宜服紫菀丸、泻脾丸，针灸胃脘，泻之。

关脉细，脾胃虚，腹满。宜服生姜茱萸蜀椒汤、白薇丸，针灸三管。

关脉洪，胃中热，必烦满。宜服平胃丸，针胃脘。先泻后补之。

上中部关脉十八条。

尺脉浮，下热风，小便难。宜服瞿麦汤、滑石散。针横骨、关元，泻之。

尺脉紧，脐下痛。宜服当归汤，灸天枢，针关元，补之。

尺脉微，厥逆，小腹中拘急，有寒气。宜服小建中汤（一本更有四顺汤），针气海。

尺脉数，恶寒，脐下热痛，小便赤黄。宜服鸡子汤、白鱼散，针横骨，泻之。

尺脉缓，脚弱下肿，小便难，有余沥。宜服滑石汤、瞿麦散，针横骨，泻之。

尺脉滑，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男子溺血。宜服朴硝煎、大黄汤，下去经血，针关元，泻之。

尺脉弦，小腹疼，小腹及脚中拘急。宜服建中汤、当归汤，针气海，泻之。

尺脉弱，阳气少，发热骨烦。宜服前胡汤，干地黄汤、茯苓汤，针关元，补之。

尺脉涩，足胫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汤，针足太冲，补之。

尺脉芤，下焦虚，小便去血。宜服竹皮生地黄汤，灸丹田、关元，亦针补之。

尺脉伏，小腹痛，癥疝，水谷不化。宜服大平胃丸、桔梗丸，针关元，补之。（桔梗丸一云结肠丸）

尺脉沉，腰背痛。宜服肾气丸，针京门，补之。

尺脉濡，苦小便难（《千金》云：脚不收风痹）。宜服瞿麦汤、白鱼散，针关元，泻之。

尺脉迟，下焦有寒。宜服桂枝丸，针气海、关元，补之。

尺脉实，小腹痛，小便不禁。宜服当归汤，加大黄一两，以利大便；针关元，补之，止小便。

尺脉牢，腹满，阴中急。宜服葶苈子茱萸丸，针丹田、关元、中极。

上下部尺脉十六条。

平奇经八脉病第四

脉有奇经八脉者，何谓也？然：有阳维、阴维，有阳跷、阴跷，有冲、有督、有任、有带之脉，凡此八脉者，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也。经有十二，络有十五，凡二十七气，相随上下，何独不拘于经也？然：圣人图设沟渠，通利水道，以备不虞。天雨降下，沟渠溢满，霶霈妄行，当此之时，圣人不能复图也。此络脉流溢，诸经不能复拘也。

奇经八脉者，既不拘于十二经，皆何起何系也？然：阳维者，起于诸阳之会；阴维者，起于诸阴之交。阳维、阴维者，维络于身，溢畜不能环流溉灌诸经者也。阳跷者，起于跟中，循外踝而上行，入风池。阴跷者，亦起于跟中，循内踝而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冲脉者，起于关元，循腹里直上，至咽喉中（一云：冲脉者，起于气冲，并阳明之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也）。督脉者，起于下极之输，并于脊里，循背上，至风府。冲脉者，阴脉之海也；督脉者，阳脉之海也。任脉者，起于胞门、子户、夹脐上行，至胸中（一云：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喉咽）。带脉者，起于季肋，迴身一周。此八者，皆不系于十二经，故曰奇经八脉者也。

奇经之为病何如？然：阳维维于阳，阴维维于阴。阴阳不能相维，怅然失志，容容不能自收持（怅然者，其人惊，即维脉缓，缓即令身不能自收持，即失志善忘恍惚也）。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阳维为卫，卫为寒热。阴维为荣，荣为血，血者主心，故心痛也）。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阴跷在内踝，病即其脉急，当从内踝以上急，外踝以上

缓）；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阳跷在外踝，病即其脉急，其人当从外踝以上急，内踝以上缓）。冲之为病，逆气而里急（冲脉从关元至咽喉，故其为病逆气而里急）。督之为病，脊强而厥（督脉在脊，病即其脉急，故令脊强也）。任之为病，其内苦结，男子为七疝，女子为瘕聚（任脉起于胞门、子户，故其病结为七疝、瘕聚）。带之为病，苦腹满，腰容容若坐水中状（带脉者，回带人之身体，病即其脉缓，故令腰容容也）。此奇经八脉之为病也。

诊得阳维脉浮者，蹙起目眩，阳盛实，苦肩息，洒洒如寒。

诊得阴维脉沉大而实者，苦胸中痛，胁下支满，心痛。

诊得阴维如贯珠者，男子两胁实，腰中痛；女子阴中痛，如有疮状。

诊得带脉，左右绕脐腹腰脊痛，冲阴股也。

两手脉浮之俱有阳，沉之俱有阴，阴阳皆实盛者，此为冲、督之脉也。冲、督之脉者，十二经之道路也。冲、督用事则十二经不复朝于寸口，其人皆苦恍惚狂痴，不者，必当犹豫，有两心也。

两手阳脉浮而细微，绵绵不可知，俱有阴脉，亦复细绵绵，此为阴跷，阳跷之脉也。此家曾有病鬼魅风死，苦恍惚，亡人为祸也。

诊得阳跷，病拘急；阴跷病缓。

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为督脉。腰背强痛，不得俯仰，大人癫病，小人风痫疾。

脉来中央浮，直上下痛者，督脉也。动苦腰背膝寒，大人癫，小儿痫也，灸顶上三丸。

尺寸脉俱牢（一作芤），直上直下，此为冲脉。胸中有寒疝也。

脉来中央坚实，径至关者，冲脉也。动苦少腹痛，上抢心，有瘕疝，绝孕，遗矢[3]、溺，胁支满烦也。

横寸口边丸丸，此为任脉。苦腹中有气如指，上抢心，不得俯仰，拘急。

脉来紧细实长至关者，任脉也。动苦少腹绕脐，下引横骨、阴中切痛。取脐下三寸。

---

〔1〕“三”原作“王”，据《千金方》改。

〔2〕“吸”，《千金方》作“呕”。

〔3〕“矢”原作“失”，据清·杨守敬本改。

卷 三

肝胆部第一

肝象木（肝于五行象木），与胆合为腑（胆为清净之腑）。其经足厥阴（厥阴肝脉），与足少阳为表里（少阳，胆脉也，脏阴腑阳，故为表里）。其脉弦（弦，肝脉之大形也）其相冬三月（冬水王木相），王春三月，废夏三月（夏火王木废），囚季夏六月（季夏土王木囚），死秋三月（秋金王木死）。其王日甲乙，王时平旦、日出（并木也）。其困日戊己，困时食时、日昳（并土也），其死日庚辛，死时晡时、日入（并金也）。其神魂（肝之所藏者魂），其主色，其养筋（肝气所养者筋），其候目（肝候出目，故肝实则目赤），其声呼，其色青，其臭臊（《月令》云：其臭膻）。其液泣（泣出肝），其味酸，其宜苦（苦，火味也），其恶辛（辛，金味）。肝俞在背第九椎，募在期门（直两乳下二肋端）；胆俞在背第十椎，募在日月。（穴在期门下五分）

上新撰。（并出《素问》诸经。昔人撰集，或混杂相涉，烦而难了，今抄事要分别五脏名为一部）

冬至之后得甲子。少阳起于夜半，肝家王（冬至者，岁终之节。甲子日者，阴阳更始之数也。少阳，胆也，胆者，木也，生于水，故起夜半；其气常微少，故言少阳。云夜半子者，

水也)。肝者,东方木(肝与胆为脏腑,故王东方,应木行也)。万物始生,其气来软而弱,宽而虚(春少阳气,温和软弱,故万物自生焉)。故脉为弦(肝气养于筋。故其弦,弦亦法木体弦也)。软即不可发汗,弱即不可下。宽者汗,开者通,通者利,故名曰宽而虚(言少阳始起尚软弱,人荣卫凑理开通,发即汗出不止;不可下,下之而泄利不禁。故言宽虚、通利也)。春以胃气为本,不可犯也。(胃者,土也,万物禀土而生,胃亦养五脏,故肝王以胃气为本也。不可犯者,不可伤也)

上四时经。

黄帝问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曰:春脉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濡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黄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黄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忘当作怒)。忽忽眩冒而癫疾;不及则令人胸胁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黄帝曰:善。

肝脉来濡弱招招,如揭竿末梢,曰平(《巢源》云:绰绰如按琴瑟之弦,如揭长竿曰平)。春以胃气为本。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肝脉来急而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巢源》云:赜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有胃而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

肝藏血,血舍魂。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敢正当人(不精不敢正当人,一作其精不守,令人阴缩),阴缩而筋挛,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春肝木王,其脉弦细而长,名曰平脉也。反得浮涩而短者(《千金》云:微涩而短),是肺之乘肝,金之克木,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一本云:曰、月、年数至三,忌庚辛)。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云:浮大而洪),是心之乘肝,子之扶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肝,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肝,土之陵木,为微邪,虽病即差。

肝脉来濯濯如倚竿,如琴瑟之弦,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足厥阴脉也。

肝脉急甚,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覆杯,缓甚为善呕;微缓为水瘕痹;大甚为内痈,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1]缩,咳引少腹;小甚为多饮;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癫疝;微滑为遗溺;涩甚为淡饮;微涩为瘈疭挛筋。

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故脉弗营则筋缩急,筋缩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

肝死脏,浮之脉弱,按之中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

上《素问》《针经》、张仲景。

心小肠部第二

心象火,与小肠合为腑(小肠为受盛之腑也)。其经手少阴(手少阴心脉也),与手太阳为表里(手太阳小肠脉也)。其脉洪(洪,心脉之大形),其相春三月(木王火相),王夏三月,废季夏六月,囚秋三月(金王火囚),死冬三月(水王火死)。其王日丙丁,王时禺中、日中;其困日庚辛,困时晡时、日入,其死日壬癸,死时人定、夜半。其藏神(心之所藏者神也),其主臭,其养血(心气所养者血),其候舌,其声言(言由心出,故主言),其色赤,其臭焦,其液汗,其味苦,其宜甘(甘,脾味也),其恶咸(咸,肾味也)。心俞在背第五椎(或云第七椎),募在巨阙(在心下一寸),小肠俞在背第十八椎,募在关元。(脐下三寸)

上新撰。

心者南方火(心主血,其色赤,故以夏王于南方,应火行)。万物洪盛,垂枝布叶,皆下垂如曲,故名曰钩(心王之时,太阳用事,故草木茂盛,枝叶布舒,皆下垂曲。故谓之钩也)。心脉洪大而长,洪则卫气实,实则气无从出(脉洪者卫气实,卫气实则腠理密,密则气无从出)。大则荣气萌,萌洪相薄,可以发汗,故名曰长(荣者血也,萌当为明字之误耳,血王故明且大也。荣明卫实,当须发动,通其津液也)。长洪相得,即引水浆,溉灌经络,津液皮肤(夏热阳气盛,故其人引水浆,润灌肌肤,以养皮毛,犹草木须雨泽以长枝叶)。太阳洪大,皆是母躯,幸得戊己,用牢根株(太阳夏火,春木为其母。阳得春始生,名曰少阳。到夏洪盛,名曰太阳,故言是母躯也。戊己土也,土为火子,火王即土相,故用牢根株也)。阳气上出,汗见于头。五月枯葬,胞中空虚,医反下之,此为重虚也(月当为内,已当为干,枯燥也。皆字误耳。内字似月,由来远矣,遂以传焉,人头者,诸阳之会。夏时饮水浆,上出为汗,先从头流于身躯,以实其表,是以五内干枯,燥则胞中空津液少也。胞者膀胱,津液之腑也。愚医不晓,故反下之,令重虚也)。脉浮有表无里,阳无所使(阳盛脉浮,宜发其汗,而反下之,损于阴气。阳为表,阴为里。《经》言:阳为阴使,阴为阳守,相须而行。脉浮,故无里也。治之错逆,故令阴阳离别,不能复相朝使)。不但危身,并中其母。(言下之不但伤心,并复中肝)

上四时经。

黄帝问曰:夏脉如钩,何如而钩?岐伯曰:夏脉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黄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黄帝曰:夏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帝曰:善。

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平。夏以胃气为本。心脉来喘喘(《甲乙》作累累)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

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

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心藏脉,脉舍神。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

夏心火王,其脉洪(《千金》作浮大而洪)大而散,名曰平脉。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心,水之克火,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一本云:曰、月、年数至二,忌壬癸)。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心,子之扶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心,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浮(《千金》浮作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陵火,为微邪,虽病即差。

心脉来累累如贯珠滑利,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手少阴脉也。

心脉急甚,为瘛疭;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大甚,为喉介;微大,为心痹引背,善泪出。小甚,为善哕;微小,为消瘅。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少腹鸣;涩甚,为喑;微涩,为血溢,维厥,耳鸣,癫疾。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少阴者,心脉也。心者,脉之合也。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发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

心死脏,浮之脉实,如豆麻击手,按之益躁疾者,死。

上《素问》《针经》、张仲景。

脾胃部第三

脾象土,与胃合为腑(胃为水谷之腑)。其经足太阴(太阴,脾之脉也),与足阳明为表

里(阳明胃脉)。其脉缓(缓,脾脉之大形也),其相夏三月(火王土相),王季夏六月,废秋三月,囚冬三月,死春三月。其王日戊己,王时食时、日昳;困日壬癸,困时人定、夜半;其死日甲乙,死时平旦、日出(并木时也)。其神意,其主味,其养肉,其候口,其声歌,其色黄,其臭香,其液涎,其味甘,其宜辛,其恶酸。脾俞在背第十一椎,募在章门(季肋端是)。胃俞在背第十二椎,募在太仓。

上新撰。

脾者土也。敦而福,敦者,厚也,万物众色不同(脾主水谷,其气微弱,水谷不化。脾为土行,王于季夏,土性敦厚,育养万物,当此之时,草木备具、枝叶茂盛,种类众多,或青、黄、赤、白、黑色,各不同矣),故名曰得福者广(土生养万物,当此之时,脾则同禀诸月卉,故其德为为广大)。万物悬根住茎,其叶在颠,蜎蜚蠕动,蚊蠉喘息,皆蒙土恩(悬根住茎,草木之类也。其次则蜎蚋几微之虫,因阴阳气变化而生者也。喘息,有血脉之类也。言普天之下,草木昆虫,无不被蒙土之恩福也)。德则为缓,恩则为迟,故令太阴脉缓而迟,尺寸不同(太阴脾也,言脾王之时脉缓而迟。尺寸不同者,尺迟而寸缓也)。酸咸苦辛,大(一作土)沙(一作涉,又作妙)而生,互行其时,而以各行,皆不群行,尽可常服(肝酸、肾咸、心苦、肺辛涩皆四脏之味也。脾主调和五味以禀四脏,四脏受味于脾,脾王之时,其脉涉一作沙,一作妙,达于肌肉之中,互行人身躯,乃复各行,随其四肢(使其气周匝,荣诸脏腑,以养皮毛,皆不群行至一处也。故言尽可常服也)。土寒则温,土热则凉(冬阳气在下,土中温暖。夏阴气在下,土中清凉。脾气亦然)。土有一子,名之曰金,怀挟抱之,不离其身,金乃畏火,恐热来薰,遂弃其母,逃归水中,水自金子,而藏火神,闭门塞户,内外不通,此谓冬时也(阳气在中,阳为火行,金性畏火,故恐熏之,金归水中而避火也。母子相得益盛。闭塞不通者,言水气充实,金在水中,此为强固,火无复得往克之者,神密之类也)。土亡其子,其气衰微,水为洋溢,浸渍为池(一作其地)。走击皮肤,面目浮肿,归于四肢。此为脾之衰损。土以防水,今土弱而水强,故水得陵之而妄行)。愚医见水,直往下之,虚脾空胃,水遂居之,肺为喘浮(脾胃已病,宜扶养其气,通利水道。愚医不晓而往下之,此为重伤,水气遂更陵之,上侵胸中,肺得水而浮,故言喘浮)。肝反畏肺,故下沉没(肺金肝木,此为相克,肺浮则实,必复克肝,故畏之沉没于下)。下有荆棘,恐伤其身,避在一边,以为水流(荆棘,木之类。肝为木,今没在下则为荆棘。其身,脾也。脾为土,土畏木,是以避在下一边,避木也。水流者,水之流路也。土本克水而今微弱,又复触木,无复制水,故水得流行)。心衰则伏,肝微则沉,故令脉伏而沉(心火肝木,火则畏水而木畏金,金水相得,其气则实,克于肝心,故令二脏衰微,脉为沉伏也)。工医来占,因转孔穴,利其溲便,遂通水道,甘液下流。亭其阴阳,喘息则微,汗出正流。肝著其根,心气因起,阳行四肢,肺气亭亭,喘息则安(转孔穴者,诸脏之荣卫转治使顺。甘液,脾之津液。亭其阴阳,得复其常所,故荣卫开通,水气消除,肝得远著其根株。肝心为母子,肝著则心气得起,肺气平调,故言亭亭,端好之意也)。肾为安声,其味为咸(肺主声,肾为其子,助于肺,故言安声。咸,肾味也)。倚坐母败,洿臭如腥(金为水母,而归水中,此为母往从子,脾气反虚,五脏由此而相克贼,倚倒致败则洿臭而腥,故云然也)。土得其子,则成为山。金得其母,名曰邱英。

上四时经。

黄帝曰:四时之序,逆顺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岐伯曰:脾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乎?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曰:恶者何如?曰: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四肢沉重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壅塞不通,名曰重强。

脾脉来而和柔相离,如鸡足践地,曰平。长夏以胃气为本。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脾脉来坚兑,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滔,曰脾死。

真脾脉至，弱而乍疏乍散（一作数），色青黄不泽，毛折，乃死。

长夏胃微濡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弱无胃，曰死。濡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脾藏荣，荣舍意，愁忧不解则伤意，意伤则闷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六月季夏建未，坤未之间土之位，脾王之时。其脉大阿阿而缓，名曰平脉。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脾，木之克土，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浮（《千金》浮作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脾，子之扶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作浮大而洪），是心之乘脾，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沉濡而滑者，肾之乘脾，水之陵土，为微邪，虽病即差。

脾脉苶苶而弱（《千金》苶苶作长长），来疏去数，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足太阴脉也。

脾脉急甚，为痓疡；微急，为膈中满，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痞气，裹大脓血，在肠胃之外；小甚，为寒热；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癫癃；微滑，为虫毒蛔，肠鸣热。涩甚，为肠癫；微涩，为内溃，多下脓血也。

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营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营则肌肉濡，肌肉濡则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

脾死脏，浮之脉大缓（一作坚），按之中如覆杯，絮絮，状如摇者，死。（一云桨桨状如炙肉）

上《素问》《针经》、张仲景。

肺大肠部第四

肺象金，与大肠合为腑（大肠为传导之腑也）。其经手太阴（手太阴肺脉也），与手阳明为表里（手阳明大肠脉也）。其脉浮（浮，肺脉之大形也）。其相季夏六月（季夏土王金相）。其王秋三月，废冬三月，囚春三月，死夏三月（夏火王金死）。其王日庚辛，王时晡时、日入；其困日甲乙，困时平旦、日出；其死日丙丁，死时禺中、日中。其神魄，其主声，其养皮毛，其候鼻，其声哭，其色白，其臭腥，其液涕，其味辛，其宜咸，其恶苦。肺俞在背第三椎（或云第五椎也），募在中府（直两乳上二肋间）。大肠俞在背第十六椎，募在天枢（侠脐傍各一寸半）

上新撰。

肺者西方金，万物之所终（金性刚，故王西方，割断万物，万物是以皆终于秋也）。宿叶落柯，萎萎枝条，其杌然独在。其脉为微浮毛，卫气迟（萎萎者，零落之貌也，言草木宿叶得秋随风而落，但有枝条杌然独在。此时阳气则迟，脉为虚微如毛也），荣气数。数则在上，迟则在下，故名曰毛（诸阳脉数，诸阴脉迟，荣为阴，不应数，反言荣气数，阴得秋节而升转在阳位，故一时数而在上也。此时阴始用事，阳即下藏，其气反迟，是以肺脉数散如毛也）。阳当陷而不陷，阴当升而不升，为邪所中（阴阳交易，则不以时定，二气感激，故为风寒所中）。阳中邪则卷，阴中邪则紧，卷则恶寒，紧则为栗，寒栗相薄，故名曰疟。弱则发热，浮乃来出（卷者，其人拘卷也，紧者，脉紧也。此谓初中风寒之时，脉紧，其人则寒，寒止而脉更微弱，弱则其人发热，热止则脉浮，浮者，疟解王脉出也），旦中旦发，暮中暮发（言疟发皆随其初中风邪之时也）。脏有远近，脉有迟疾，周有度数，行有漏刻（脏，谓人五脏，肝心脾肺肾也，心肺在膈上，呼则其气出，是为近，呼为阳，其脉疾。肾肝在膈下，吸则其气入，是为远也，吸为阴，其脉迟。度数，为经脉之长短，周身行者，荣卫之行也。行阴、阳各二十五度，为一周也，以应漏下百刻也）。迟在上，伤毛采；数在下，伤下焦。中焦有恶则见，有善则匿（秋则阳气迟，阴气数。迟当在下，数当在上，随节变，故言伤毛采也。

人之皮毛，肺气所行。下焦在脐下，阴之所治也，其脉应迟，今反数，故言伤下焦。中焦，脾也，其平善之时脉常自不见，衰乃见耳。故云有恶则见也）。阳气下陷，阴气则温（言阳气下陷，温养诸脏）。阳反在下，阴反在巅，故名曰长而且留。（阴阳交代，各顺时节，人血脉和平，言可长留竟一时）

上四时经。

黄帝问曰：秋脉如浮，何如而浮？岐伯对曰：秋脉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而浮，其气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黄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黄帝曰：秋脉太过与不及，其病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气逆而背痛温温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难经》云：厌厌聂聂，如循榆叶，曰春平脉。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曰秋平脉），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巢源》无不字）。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

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赤白不泽，毛折，乃死。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

肺藏气，气舍魄。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秋金肺王。其脉浮（《千金》浮作微）涩而短，曰平脉。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作浮大而洪），是心之乘肺，火之克金，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一本云：曰，月、年数至四，恶丙丁），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肺，子之扶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肺，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肺，木之陵金，为微邪，虽病即差。

肺脉来汎汎，轻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手太阴脉也。

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怠堕，咳唾血，引腰背胸，苦鼻息肉不通。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瘘偏风（一作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为胫肿；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腰内。小甚，为飧泄；微小，为消痹。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涩甚，为呕血；微涩，为鼠瘘，在颈支腋之间，下不胜其上，其能喜酸。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皮毛者也，气弗营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津液去则皮节伤，皮节伤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气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

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上《素问》《针经》、张仲景。

肾膀胱部第五

肾象水，与膀胱合为腑（膀胱为津液之腑）。其经足少阴（足少阴肾脉也），与足太阳为表里（足太阳膀胱脉也）。其脉沉（沉，肾脉之大形也），其相秋三月（秋金王水相）。其王冬三月，废春三月，囚夏三月，其死季夏六月。其王日壬癸，王时人定、夜半；其困日丙丁，困时禺中、日中；其死日戊己，死时食时、日昳。其神志（肾之所藏者志也），其主液，其养骨，其候耳，其声呻，其色黑，其臭腐，其液唾，其味咸，其宜酸，其恶甘。肾俞在背第十四椎，募在京门；膀胱俞在第十九椎，募在中极。（横骨上一寸，在脐下五寸前陷者中）

上新撰。

肾者北方水，万物之所藏（冬则北方用事，王在三时之后，肾在四脏之下，故王北方也，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百虫伏蛰（冬伏蛰不食之虫，言有百种也），阳气下陷，

阴气上升。阳气中出，阴气烈为霜，遂不上升，化为雪霜，猛兽伏蛰，蜾虫匿藏（阳气下陷者，谓降于土中也。其气犹越而升出，阴气在上寒盛，阳气虽升而出不能自致，因而化作霜雪。或谓阳气中出，是十月则霜降。猛兽伏蛰者，盖谓龙蛇冬时而潜处。蜾虫，无毛甲者，得寒皆伏蛰，逐阳气所在，如此避冰霜，自温养也）。其脉为沉。沉为阴，在里，不可发汗，发则蜾虫出，见其霜雪（阳气在下，故冬脉沉，温养于脏腑，此为里实而表虚，复从外发其汗，此为逆治，非其法也。犹百虫伏蛰之时，而反出土见于冰霜，必死不疑。逆治者死，此之谓也）。阴气在表，阳气在脏，慎不可下，下之者伤脾，脾土弱即水气妄行（阳气在下，温养诸脏、故不可下也。下之既损于阳气，而脾胃复伤。土以防水，而今反伤之。故令水得盈溢而妄行也）。下之者，如鱼出水，蛾入汤（言治病逆，则杀人，如鱼出水，蛾入汤火之中，即死），重客在里，慎不可熏，熏之逆客，其息则喘（重客者，犹阳气也，重者，尊重之貌也。阳位尊处于上，今一时在下，非其常所，故言客也。熏谓烧针，及以汤火之辈熏发其汗，如此则客热从外入，与阳气相薄，是为逆也。气上熏胸中，故令喘息）。无持客热，令口烂疮（无持者，无以汤火发熏其汗也。熏之则火气入里为客热，故令其口生疮）。阴脉且解，血散不通，正阳遂厥，阴不往从（血行脉中，气行脉外，五十周而复会，如环之无端也。血为阴，气为阳，相须而行。发其汗，使阴阳离别，脉为解散，血不得通。厥者，逆也，谓阳气逆而不复相朝使。治病失所，故阴阳错逆，可不慎也），客热狂入，内为结胸（阴阳错乱，外热狂入，留结胸中也）。脾气遂弱，清溲痢通。（脾主水谷，其气微弱，水谷不化，下痢不息，清者，厕也，溲从水道出，而反清溲者，是谓下痢至厕也）

上四时经。

黄帝问曰：冬脉如营，何如而营？岐伯对曰：冬脉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含[2]藏，故其脉来沉以搏，故曰营。反此者病。黄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如弹石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在中。黄帝曰：冬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如何？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胕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黄赤。

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真肾脉至，搏而绝，如以指弹石，辟辟然，其色黄黑不泽，毛折，乃死。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凡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但弦，心但钩，胃但弱，肺但毛，肾但石也）

肾藏精，精舍志。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善忘其前言，腰脊痛，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

冬肾水王，其脉沉濡而滑，曰平脉。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肾，土之克水，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一本云：曰、月、年数至一，忌戊己）。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肾，子之扶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浮（《千金》作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肾，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作浮大而洪），是心之乘肾，火之陵水，为微邪，虽病即差。

肾脉沉细而紧，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病；四至，脱精；五至，死；六至，命尽。足少阴脉也。

肾脉急甚，为骨痿、癫疾；微急，为奔豚、沉厥，足不收，不得前后。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下，洞下者食不化，入咽还出。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下以至小腹肿，垂垂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为洞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癃癫；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目无所见，视见黑花。涩甚，为大痈；微涩，为不月水，沉痔。

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骨也，骨肉不相亲则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巳死，土胜水也。

肾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上《素问》《针经》、张仲景。

〔1〕"阴"原脱，据广勤堂本补。

〔2〕"含"，杨守敬本及广勤堂本作"合"。

卷 四

辨三部九候脉证第一

经言：所谓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每部中有天、地、人也。上部主候从胸以上至头，中部主候从膈以下至气街，下部主候从气以下至足。浮、沉、牢、结、迟、疾、滑、涩，各自异名，分理察之，勿怠观变，所以别三部九候，知病之所起。察而明之，针灸亦然也。故先候寸脉中（寸中一作十中于九）。浮在皮肤，沉细在里。昭昭天道，可得长久。

上部之候，牢、结、沉、滑，有积气在膀胱。微细而弱，卧引里急，头痛，咳嗽，逆气上下。心膈上有热者，口干渴燥。病从寸口，邪入上者名曰解。脉来至，状若琴弦，苦少腹痛，女子经月不利，孔窍生疮；男子病痔，左右胁下有疮。上部不通者，苦少腹痛，肠鸣。寸口中虚弱者，伤气，气不足。大如桃李实，苦痹也。寸口直上者，逆虚也。如浮虚者，泄利也。

中部脉结者，腹中积聚。若在膀胱、两胁下，有热。脉浮而大，风从胃管入，水〔1〕胀，干呕，心下澹澹，如有桃李核。胃中有寒，时苦烦、痛、不食，食即心痛，胃胀支满，膈上积。胁下有热，时寒热淋露。脉横出上者，胁气在膀胱，病即著。右横关入寸口中者，膈中不通，喉中咽难。刺关元，入少阴。

下部脉者，其脉来至浮大者，脾也。与风集合，时上头痛，引腰背，小滑者，厥也。足下热，烦满，逆上抢心，上至喉中，状如恶肉，脾伤也。病少腹下，在膝、诸骨节间，寒清不可屈伸；脉急如弦者，筋急，足挛结者，四肢重。从尺邪入阳明者，寒热也。大风邪入少阴，女子漏白下赤，男子溺血，阴萎不起，引少腹痛。

人有三百六十脉，法三百六十日。三部者，寸、关、尺也。尺脉为阴，阴脉常沉而迟；寸、关为阳，阳脉俱浮而速。气出为动，入为息。故阳脉六息七息十三投，阴脉八息七息十五投，此其常也。

二十八脉相逐上下，一脉不来，知疾所苦。尺胜治下，寸胜治上，尺寸俱平治中央。脐以上阳也，法于天；脐以下阴也，法于地；脐为中关。头为天，足为地。有表无里，邪之所止，得鬼病。何谓有表无里？寸尺为表，关为里，两头有脉，关中绝不至也。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阴绝而阳微，死不治。三部脉或至或不至，冷气在胃中，故令脉不通也。

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所苦。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树之有根，虽枝叶枯槁，根本将自生，木有根本，即自有气，故知不死也。寸口脉平而死者，何也？然：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非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也。故气者，人根本也，根绝则茎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肾间动气，谓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元气之所系也，一名守邪之神。以命门之神固守，邪气不得妄入，入即死矣。经肾气先绝于内，其人便死。其脉不复，

反得动气也）

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死；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

黄帝曰：冬阴夏阳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热者，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数乍疏乍迟乍疾者，以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顺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顺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

两手脉，结上部者，濡；结中部者，缓；结三里者，豆起，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在其上，涩反在下。微即阳气不足，沾热汗出；涩即无血，厥而且寒。

黄帝问曰：余欲毋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对曰：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变定矣。调之何如？对曰：脉急者，尺之皮肤亦急；脉缓者，尺之皮肤亦缓；脉小者，尺之皮肤减而少；脉大者，尺之皮肤亦大；脉滑者，尺之皮肤亦滑；脉涩者，尺之皮肤亦涩。凡此六变，有微有甚。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行之，可为上工。

尺肤滑以淖泽者，风也；尺内弱，解㑊安卧脱肉者，寒热也；尺肤涩者，风痹也；尺肤粗如枯鱼之鳞者，水淡饮也；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尺肤寒者，脉小（一作急）者，泄，少气；尺肤烜然（烜然，《甲乙》作热炙人手），先热后寒者，寒热也；尺肤先寒，久持之而热者，亦寒热也；尺烜然热，人迎大者，当夺血；尺紧人迎脉小甚则少气；色白有加者，立死。肘所独热者，腰以上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肘后粗以下三四寸，肠中有虫；手所独热者，腰以上热；臂中独热者，腰腹热；掌中热者，腹中热；掌中寒者，腹中寒；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诸浮、诸沉、诸滑、诸涩、诸弦、诸紧，若在寸口，膈以上病；若在关上，胃以下病；若在尺中，肾以下病。

寸口脉滑而迟，不沉不浮，不长不短，为无病。左右同法。

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中手长者，曰足胫痛；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

寸口脉浮而盛者，病在外。

寸口脉沉而坚者，病在中。

寸口脉沉而弱者，曰寒热（一作气，又作中）及疝瘕、少腹痛。

寸口脉沉而弱，发必坠落。

寸口脉沉而紧，苦心下有寒，时痛，有积聚。

寸口脉沉，胸中短气。

寸口脉沉而喘者，寒热。

寸口脉但实者，心劳。

寸口脉紧或浮，膈上有寒，肺下有水气。

脉紧而长过寸口者，注病。

脉紧上寸口者，中风。风头痛亦如之。（《千金翼》云：亦为伤寒头痛）

脉弦上寸口者，宿食；降者，头痛。

脉来过寸入鱼际者，遗尿。

寸口脉，溲溲如羹上肥，阳气微；连连如蜘蛛丝，阴气衰。

寸口脉偏绝，则臂偏不遂；其人两手俱绝者，不可治。两手前部阳绝者，苦心下寒毒，喉中热。

关上脉浮而大，风在胃中，张口肩息，心下澹澹，食欲呕。

关上脉微浮，积热在胃中，呕吐蛔虫，心健忘。

关上脉滑而大小不匀（《千金》云：必吐逆），是为病方欲进，不出一二日复欲发动。其人欲多饮，饮即注利。如利止者，生；不止者，死。

关上脉紧而滑者，蛔动。

关上脉涩而坚，大而实，按之不减有力，为中焦实，有伏结在脾，肺气塞，实热在胃中。

关上脉襜襜大，而尺寸细者，其人必心腹冷积，癥瘕结聚，欲热饮食。

关上脉时来时去、乍大乍小、乍疏乍数者，胃中寒热，羸劣不欲饮食，如疟状。

尺脉浮者，客阳在下焦。

尺脉细微，溏泄，下冷利。

尺脉弱，寸强，胃络脉伤。

尺脉虚小者，足胫寒，痿痹脚疼。

尺脉涩，下血下利，多汗。（《素问》又云：尺涩脉滑谓之多汗）

尺脉滑而疾，为血虚。

尺脉沉而滑者，寸白虫。

尺脉细而急者，筋挛，痹不能行。

尺脉粗，常热者，谓之热中，腰胯疼，小便赤热。

尺脉偏滑疾，面赤如醉。外热为病。

平杂病脉第二

滑为实、为下，又为阳气衰。数为虚、为热。浮为风、为虚。动为痛、为惊。

沉为水、为实，又为鬼疰。弱为虚、为悸。

迟则为寒，涩则少血，缓则为虚，洪则为气。（一作热）

紧则为寒，弦数为疟。

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微则为虚，代散则死。

弦为痛痹（一作浮为风疰）。偏弦为饮，双弦则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

脉大，寒热在中。伏者，霍乱。

安卧，脉盛，谓之脱血。

凡亡汗，肺中寒饮，冷水咳嗽，下利，胃中虚冷，此等其脉并紧。

浮而大者，风。

浮而大者，中风，头重，鼻塞。

浮而缓，皮肤不仁，风寒入肌肉。

滑而浮散者，摊缓风。

滑者，鬼疰。

涩而紧，痹病。

浮洪大长者，风眩癫疾。

大坚疾者，癫病。

弦而钩，胁下如刀刺，状如蜚尸，至困不死。

紧而急者，遁尸。

洪大者，伤寒热病。

浮洪大者，伤寒。秋吉，春成病。

浮而滑者，宿食。
浮滑而疾者，食不消，脾不磨。
短疾而滑，酒病。
浮而细滑，伤饮。
迟而涩，中寒，有癥结。
驶而紧，积聚，有击痛。
弦急，疝瘕，小腹痛，又为癖病。（一作脾病）
迟而滑者，胀。
盛而紧者，胀。
弦小者，寒澼。
沉而弦者，悬饮，内痛。
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
紧而滑者，吐逆。
小弱而涩，胃反。
迟而缓者，有寒。
微而紧者，有寒。
沉而迟，腹藏有冷病。
微弱者，有寒，少气。
实紧，胃中有寒，苦不能食。时时利者，难治（一作时时呕稽留难治）。
滑数，心中结，热盛。
滑疾，胃中有热。
缓而滑，曰热中。
沉（一作浮）而急，病伤寒，暴发虚热。
浮而绝者，气急 。
辟大而滑，中有短气。
浮短者，其人肺伤。诸气微少，不过一年死。法当嗽也。
沉而数，中水。冬不治自愈。
短而数，心痛，心烦。
弦而紧，胁病，脏伤，有瘀血。（一作有寒血）
沉而滑，为下重，亦为背膂痛。
脉来细而滑，按之能虚，因急持直者，僵仆，从高堕下，病在内。
微浮，秋吉，冬成病。
微数，虽甚不成病，不可劳。
浮滑疾紧者，以合百病，久易愈。
阳邪来，见浮洪。
阴邪来，见沉细。
水谷来，见坚实。
脉来乍大乍小、乍长乍短者，为祟。
脉来洪大袅袅者，社祟。
脉来沉沉泽泽，，四肢不仁而重，土祟。
脉与肌肉相得，久持之至者，可下之。
弦小紧者，可下之。
紧而数，寒热俱发，必下乃愈。
弦迟者，宜温药。

紧数者，可发其汗。

诊五脏六腑气绝证候第三

病人肝绝，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青，但欲伏眠，目视而不见人，汗（一作泣）出如水不止。（一曰二日死）

病人胆绝，七日死，何以知之？眉为之倾。

病人筋绝，九日死。何以知之？手足爪甲青，呼骂不休。（一曰八日死）

病人心绝，一日死。何以知之？肩息，回视，立死。（一曰目亭亭，二日死）

病人肠（一曰小肠）绝，六日死。何以知之？发直如干麻，不得屈伸，自汗不止。

病人脾绝，十二日死。何以知之？口冷，足肿，腹热，胪胀，泄利不觉，出无时度。（一曰五日死）

病人胃绝，五日死。何以知之？脊痛，腰中重，不可反复。（一曰腓肠平，九日死）

病人肉绝，六日死。何以知之？耳干，舌皆肿，溺血，大便赤泄。（一曰足肿，九日死）

病人肺绝，三日死，何以知之？口张，但气出而不还。（一曰鼻口虚张短气）

病人大肠绝，不治。何以知之？泄利无度，利绝则死。

病人肾绝，四日死。何以知之？齿为暴枯，面为正黑，目中黄色，腰中欲折，自汗出如流水。（一曰人中平，七日死）

病人骨绝，齿黄落，十日死。

诸浮脉无根者，皆死。

诊四时相反脉证第四

春三月木王，肝脉治，当先至，心脉次之，肺脉次之，肾脉次之。此为四时王相顺脉也。到六月土王，脾脉当先至而反不至，反而肾脉，此为肾反脾也，七十日死。何为肾反脾？夏，火王，心脉当先至，肺脉次之，而反得肾脉，是谓肾反脾。期五月、六月，忌丙丁。

脾反肝，三十日死。何谓脾反肝？春，肝脉当先至，而反不至，脾脉先至，是谓脾反肝。期正月、二月，忌甲乙。

肾反肝，三岁死。何谓肾反肝？春肝脉当先至而反不至，肾脉先至是谓肾反肝也。期七月、八月、忌庚辛。

肾反心，二岁死。何谓肾反心？夏，心脉当先至而反不至，肾脉先至，是谓肾反心也。期六月，忌戊己。

诊损至脉第五

脉有损至，何谓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绝，此至之脉也。何谓损？一呼一至曰离经，二呼一至曰夺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绝，此损之脉也。至脉从下上，损脉从上下也。损脉之为病奈何？然：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也；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食饮不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之为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治损之法奈何？然；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气。此治损之法也。

脉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一呼四至，一吸四至；一呼五至，一吸五至；一呼六至，一吸六至；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呼吸再至。脉来如此，何以别知其病也？然：脉来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

三至，为适得其病。前大后小，即头痛目眩；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适欲甚。脉洪大者，若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当困。沉细即夜加，浮大即昼加，不大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为十死脉也。沉细夜死，浮大昼死。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损。人虽能行，犹当（一作犹未）着床，所以然者，血气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无魂。无魂者，当死也，人虽能行，名曰行尸。

扁鹊曰：脉一出一入曰平，再出一入少阴，三出一入太阴，四出一人厥阴。再入一出少阳，三入一出阳明，四入一出太阳。脉出者为阳，入者为阴。故人一呼而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而脉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脉五动。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六寸。人十息，脉五十动，气行六尺。二十息，脉百动，为一备之气，以应四时。天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昼夜漏下水百刻。一备之气，脉行丈二尺。一日一夜行于十二辰，气行尽则周遍于身，与天道相合，故曰平，平者，无病也，一阴一阳是也。

脉再动为一至，再至而紧即夺气。一刻百三十五息，十刻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万三千五百息，二刻为一度，一度气行一周身，昼夜五十度。脉三至者离经。一呼而脉三动，气行四寸半。人一息脉七动，气行九寸。十息脉七十动，气行九尺。一备之气。脉百四十动，气行一丈八尺。一周于身，气过百八十度，故曰离经。离经者病，一阴二阳是也。三至而紧则夺血。脉四至则夺精。一呼而脉四动，气行六寸。人一息脉九动，气行尺二寸。人十息脉九十动，气行一丈二尺。一备之气，脉百八十动，气行二丈四尺。一周于身，气过三百六十度，再遍于身，不及五节，一时之气而重至。诸脉浮涩者，五脏无精，难治。一阴三阳是也（四至而紧则夺形）。脉五至者，死。一呼而脉五动，气行七寸半（当行七寸半）。人一息脉十一动，气行尺五寸（当行尺五寸）。人十息脉百一十动，气行丈五尺（当行丈五尺）。一备之气，脉二百二十动，气行三丈（当行三丈）。一周于身三百六十五节，气行过五百四十度。再周于身，过百七十度。一节之气而至此。气浮涩，经行血气竭尽，不守于中，五脏痿痹，精神散亡。脉五至而紧则死，三阴（一作二）三阳是也，虽五犹未，如之何也。

脉一损一乘者，人一呼而脉一动，人一息而脉再动，气行三寸。十息脉二十动，气行三尺。一备之气，脉四十动，气行六尺，不及周身百八十节。气短不能周遍于身，苦少气，身体懈惰矣。

脉再损者，人一息而脉一动，气行一寸五分。人十息脉十动，气行尺五寸。一备之气，脉二十动，气行三尺，不及周身二百节。凝血气尽，经中不能及，故曰离经。血去不在其处，小大便皆血也。

脉三损者，人一息复一呼而脉一动。十息脉七动，气行尺五寸（当行尺五分）。一备之气，脉十四动，气行三尺一寸（当行二尺一寸）。不及周身二百九十七节，故曰争，气行血留，不能相与俱微。气闭实则胸满脏枯，而争于中，其气不朝，血凝于中，死矣。

脉四损者，再息而脉一动。人十息脉五动，气行七寸半。一备之气，脉十动。气行尺五寸。不及周身三百一十五节，故曰亡血，亡血者，忘失其度，身羸疲，皮裹骨。故气血俱尽，五脏失神，其死明矣。

脉五损者，人再息复一呼而脉一动。人十息脉四动，气行六寸。一备之气，脉八动，气行尺二寸。不及周身三百二十四节，故曰绝。绝者，气急，不下床，口气寒，脉俱绝，死矣。

岐伯曰：脉失四时者为至启，至启者，为损至之脉也。损之为言，少阴主骨为重，此志损也；饮食衰减，肌肉消者，是意损也；身安卧，卧不便利，耳目不明，是魂损也；呼吸不相通，五色不华，是魄损也；四肢皆见脉为乱，是神损也。大损三十岁，中损二十岁，下损十岁。损，各以春、夏、秋、冬。平人，人长脉短者，是大损，三十岁；人短脉长者，是中损，二

十岁；手足皆细，是下损，十岁；失精气者，一岁而损；男子，左脉短，右脉长，是为阳损，半岁；女子，右脉短，左脉长，是为阴损，半岁。春，脉当得肝脉，反得脾、肺之脉，损；夏，脉当得心脉，反得肾、肺之脉，损；秋，脉当得肺脉，反得肝、心之脉，损；冬，脉当得肾脉，反得心、脾之脉，损。

当审切寸口之脉，知绝不绝。前后去为绝。掌上相击，坚如弹石，为上脉虚尽，下脉尚有，是为有胃气（上脉尽，下脉坚如一弹石，为有胃气）。上下脉皆尽者，死；不绝不消者，皆生，是损脉也。至之为言，言语音深远，视愦愦，是志之至也；身体粗大饮食暴多，是意之至也；语言妄见，手足相引，是魂之至也；茏葱华色，是魄之至也；脉微小不相应，呼吸自大，是神之至也。是至脉之法也。死生相应，病各得其气者生，十得其半也。黄帝曰：善。

诊脉动止投数疏数死期年月第六

脉一动一止，二日死（一经云、一日死）。二动一止，三日死。三动一止，四日或五日死。四动一止，六日死。五动一止，五日死，或七日死。六动一止，八日死。七动一止，九日死。八动一止，十日死。九动一止，九日死，又云十一日死（一经云：十三日死，若立春日死）。十动一止，立夏死（一经云：立春死）。十一动一止，夏至死（一经云：立夏死；一经云：立秋死）。十二、十三动一止，立秋死（一经云：立冬死）。十四、十五动一止，一岁死，若立秋死。二十一动一止，二岁死。二十五动一止，立冬死（一经云：一岁死，或二岁死）。三十动一止，二岁若三岁死。三十五动一止，三岁死。四十动一止，四岁死。五十动一止，五岁死。不满五十动一止，五岁死。

脉来五十投而不止者，五脏皆受气，即无病（《千金方》云：五行气毕，阴阳数同，荣卫出入，经脉流通，昼夜百刻，五德相生）。脉来四十投而一止者，一脏无气，却后四岁，春草生而死。脉来三十投而一止者，二脏无气，却后三岁，麦熟而死。脉来二十投而一止者，三脏无气，却后二岁，桑椹赤而死。脉来十投而一止者，四脏无气，岁中死。得节不动，出清明日死，远不出谷雨而死矣。脉来五动而一止者，五脏无气，却后五日而死。

脉一来而久住者，宿病在心主中治。脉二来而久住者，病在肝支中治。脉三来而久住者，病在脾下中治。脉四来而久住者，病在肾间中治。脉五来而久住者，病在肺支中治。

五脉病，虚羸人得此者，死。所以然者，药不得而治，针不得而及。盛人可治，气全故也。

诊百病死生诀第七

诊伤寒，热盛，脉浮大者，生；沉小者，死。

伤寒，已得汗，脉沉小者，生；浮大者，死。

温病，三、四以下，不得汗，脉大疾者，生；脉细小难得者，死，不治。

温病，穰穰大热，其脉细小者，死。（《千金》穰穰作时行）

温病，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不治。

温病，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厥逆汗出，脉坚强急者，生；虚缓者，死。

温病，二、三日，身体热，腹满，头痛，食饮如故，脉直而疾者，八日死。四、五日头痛，腹痛而吐，脉来细强，十二日死。八、九日头不疼，身不痛，目不赤，色不变，而反利，脉来牒牒，接之不弹手，时大，心下坚，十七日死。

热病，七、八日，脉不软（一作喘），不散（一作数）者，当喑。喑后三日，温汗不出者，死。

热病，七、八日，其脉微细，小便不利，加暴口燥，脉代，舌焦干黑者，死。

热病，未得汗，脉盛躁疾，得汗者，生；不得汗者，难差。

热病，已得汗，脉静安者，生；脉躁者，难治。

热病，已得汗，常大热不去者，亦死。（大，一作专）

热病，已得汗，热未去，脉微躁者，慎不得刺治。

热病，发热，热甚者，其脉阴阳皆竭，慎勿刺。不汗出，必下利。

诊人被风，不仁痿蹶，其脉虚者，生；紧急疾者，死。

诊癫病，虚则可治，实则死。

癫疾，脉实坚者，生；脉沉细小者，死。

癫疾，脉搏大滑者，久久自已。其脉沉小急实，不可治；小坚急，亦不可疗。

诊头痛、目痛、久视无所见者，死。（久视，一作卒视）

诊人心腹积聚，其脉坚强急者，生；虚弱者，死。又实强者，生；沉者，死。其脉大，腹大胀，四肢逆冷，其人脉形长者，死。腹胀满，便血，脉大时绝，极下血；脉小疾者，死。心腹痛，痛不得息，脉细小迟者，生；坚大疾者，死。

肠澼，便血，身热则死，寒则生。

肠澼下白沫，脉沉则生，浮则死。

肠澼，下脓血，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肠澼之属，身热，脉不悬绝，滑大者，生；悬涩者，死。以脏期之。

肠澼，下脓血，脉沉小流连者，生；数疾且大，有热者，死。

肠澼，筋挛，其脉小细安静者，生；浮大紧者，死。洞泄，食不化，不得留，下脓血，脉微小迟者，生；紧急者，死。

泄注，脉缓，时小结者，生；浮大数者，死。

蜃蚀阴疝，其脉虚小者，生；紧急者，死。

咳嗽，脉沉紧者，死；浮直者，生；小沉伏匿者，死。

咳嗽，羸瘦，脉形坚大者，死。

咳嗽，脱形，发热，脉小坚急者，死；肌瘦，下脱形，热不去者，死。

咳而呕，腹胀且泄，其脉弦急欲绝者，死。

吐血、衄血、脉滑小弱者，生；实大者，死。

汗出若衄，其脉小滑者，生；大躁者，死。

唾血，脉紧强者，死；滑者，生。

吐血而咳，上气，其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

上气，脉数者，死。谓其形损故也。

上气，喘息低昂，其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四肢寒者，死。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大，不可治，加利必死。（一作又甚）

上气，注液，其脉虚宁宁伏匿者，生；坚强者死。

寒气上攻，脉实而顺滑者，生；实而逆涩者死。（《太素》云：寒气暴上，脉满实何如？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矣。其形尽满何如？曰：举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满而不应，如是者，顺则生，逆则死。何谓顺则生，逆则死？曰：所谓顺者，手足温也；谓逆者，手足寒也）

痟瘅，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急，病久不可治。

消渴，脉数大者，生；细小浮短者，死。

消渴，脉沉小者，生；实坚大者，死。

水病，脉洪大者，可治；微细者，不可治。

水病，胀闭，其脉浮大软者，生；沉细虚小者，死。

水病，腹大如鼓，脉实者，生；虚者，死。

卒中恶，吐血数升，脉沉数细者，死；浮大疾快者，生。

卒中恶，腹大，四肢满，脉大而缓者，生；紧大而浮者，死；紧细而微者，亦生。

病疮，腰脊强急，瘈疭者，皆不可治。

寒热，瘈疭，其脉代、绝者，死。

金疮，血出太多，其脉虚细者，生；数实大者，死。

金疮出血、脉沉小者，生；浮大者，死。

斫疮，出血一、二石，脉来大，二十日死。

斫刺俱有，病多，少血，出不自止断者，其血止，脉来大者，七日死；滑细者，生。

从高顿仆，内有血，腹胀满，其脉坚强者，生；小弱者，死。

人为百药所中伤，脉浮涩而疾者，生；微细者，死；洪大而迟者，生。（《千金》迟作速）

人病甚而脉不调者，难差。人病甚而脉洪者，易差。

人内外俱虚，身体冷而汗出，微呕而烦扰，手足厥逆，体不得安静者，死。

脉实满，手足寒，头热，春秋生，冬夏死。

老人脉微，阳羸阴强者，生；脉数大加息（一作如急）者，死。阴弱阳强，脉至而代，奇（一作寄）月而死。

尺脉涩而坚，为血实气虚也。其发病腹痛、逆满、气上行，此为妇人胞中绝伤，有恶血，久成结瘕。得病以冬时，黍稷赤而死。

尺脉细而微者，血气俱不足，细而来有力者，是谷气不充，病得节辄动，枣叶生而死。此病秋时得之。

左手寸口脉偏动，乍大乍小，不齐，从寸口至关，关至尺，三部之位，处处动摇，各异不同，其人病，仲夏得之此脉，桃花落而死。（花，一作叶）

左手寸口脉偏沉伏，乍小乍大，朝来浮大，暮夜沉伏 。浮大即太过，上出鱼际。沉伏即下不至关中。往来无常，时时复来者，榆叶枯落而死。（叶，一作荚）

右手尺部，脉三十动一止，有顷更还，二十动一止，乍动乍疏，连连相因，不与息数相应，其人虽食谷，犹不愈，繁草生而死。

右手尺部，脉四十动而一止，止而复来，来逆如循直木，如循张弓弦，纡纡然如两人共引一索，至立冬死。（《千金》作至立春而死）

诊三部脉虚实决死生第八

三部脉调而和者，生。

三部脉废者，死。

三部脉虚，其人长病得之，死。虚而涩，长病亦死，虚而滑亦死，虚而缓亦死，虚而弦急，癫病亦死。

三部脉实而大，长病得之，死；实而滑，长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实而缓亦生；实而紧亦生；实而紧急，癫痫可治。

三部脉强，非称其人病，便死。

三部脉羸，非其人（一作脉）得之，死。

三部脉粗，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细而软，长病得之，生；细而数亦生；微而紧亦生。

三部脉大而数，长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微而伏，长病得之，死。

三部脉软（一作濡），长病得之，不治自愈；治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浮而结，长病得之，死；浮而滑，长病亦死；浮而数，长病风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芤，长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弦而数，长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革，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坚而数，如银钗股，蛊毒病，必死；数而软，蛊毒病得之，生。

三部脉溦溦如羹上肥，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连连如蜘蛛丝，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如霹雳，长病得之，死；三十日死。

三部脉如弓弦，长病得之，死。

三部脉累累如贯珠，长病得之，死。

三部脉如水淹然流，长病不治自愈，治之反死。（一云：如水流者，长病三十曰死；如水不流者，长病不治自愈）

三部脉如屋漏，长病十日死。（《千金》云：十四曰死）

三部脉如雀啄，长病七日死。

三部脉如釜中汤沸，朝得暮死，夜半得日中死，日中得夜半死。

三部脉急，切腹间，病又婉转腹痛，针上下差。

---

〔1〕“水”，张柯重本作“腹”。

卷 五

张仲景论脉第一

问曰：脉有三部，阴阳相乘。荣卫气血，在人体躬（《千金方》作而行人躬）。呼吸出入，上下于中，因息游布，津液流通。随时动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察色观脉，大小不同，一时之间，变化经常，尺寸参差，或短或长。上下乖错，或存或亡。病辄改易，进退低昂。心迷意惑，动失纪纲，愿为缕陈，令得分明。

师曰：子之所问，道之根源。脉有三部，尺寸及关。荣卫流行，不失衡铨，肾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经常，不失铢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脉一周身，旋复寸口，虚实见焉。变化相乘，阴阳相干。风则浮虚，寒则紧弦，沉潜水溜，支饮急弦，动弦为痛，数洪热烦。设有不应，知变所缘。三部不同，病各异端。太过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见，中必有奸。审察表里，三焦别分，知邪所舍，消息诊看，料度腑脏，独见若神。为子条记，传与贤人。

扁鹊阴阳脉法第二

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

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动摇六分。王十一月甲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

太阳之脉，洪大以长，其来浮于筋上，动摇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

阳明之脉，浮大以短，动摇三分。大前小后，状如科斗，其至跳。五月、六月甲子王。

少阴之脉紧细，动摇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七月、八月甲子王。

太阴之脉、紧细以长，乘于筋上，动摇九分。九月、十月甲子王。

厥阴之脉，沉短以紧，动摇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

厥阴之脉急弦，动摇至六分已上，病迟脉寒，少腹痛引腰，形喘者死；脉缓者可治。刺足厥阴入五分。

少阳之脉，乍短乍长，乍大乍小，动摇至六分已上。病头痛，胁下满，呕可治；扰即死（一作伛可治，偻即死）。刺两季胁端足少阳也，入七分。

阳明之脉，洪大以浮，其来滑而跳，大前细后，状如科斗，动摇至三分已上。病眩头痛，腹满痛，呕可治；扰即死。刺脐上四寸，脐下三寸，各六分。

从二月至八月，阳脉在表；从八月至正月，阳脉在里。附阳脉强，附阴脉弱。至即惊，实则痫疯。细而沉，不痫疯即泄，泄即烦，烦即渴，渴即腹满，满即扰，扰即肠澼，澼即脉代，乍至乍不至。大而沉即咳，咳即上气，上气甚则肩息，肩息甚则口舌血出，血出甚即鼻血出。

变出寸口，阴阳表里，以互相乘。如风有道，阴脉乘阳也。寸口中，前后溢者，行风。寸口中，外实内不满者，三风、四温。寸口者，劳风。劳风者，大病亦发，驶行汗出亦发。软风者，上下微微扶骨，是其诊也。表缓缓内急者，软风也。猥雷实夹者，飘风。从阴趋阳者，风邪。一来调，一来速，鬼邪也。阴缓阳急者，表有风来入脏也。阴急者，风已抱阳入腹。上逯逯，下宛宛，不能至阳，流饮也。上下血微，阴强者，为漏癖；阳强者，酒癖也。伛偷不过，微反阳，澹浆也。阴扶骨绝者，从寸口前顿趋于阴，汗水也。来调四布者，欲病水也。阴脉不偷，阳脉伤，复少津。寸口中后大前兑，至阳而实者，癖食。小过阳一分者，七日癖；二分者，十日癖；三分者，十五日癖；四分者，二十日癖；四分中伏不过者，半岁癖。敦敦不至胃阴一分，饮餔饵癖也。外勾者，久癖也。内卷者，十日以还。外强内弱者，裹大核也，并浮而弦者，汁核。并浮紧而数，如沉，病暑食粥（一作微）。有内紧而伏，麦饭若饼。寸口脉倚阳，紧细以微，瓜菜皮也；若倚如紧，荠藏菜也。瞲瞲无数，生肉癖也；附阳者，炙肉癖也。小倚生，浮大如故，生麦豆也。

扁鹊脉法第三

扁鹊曰：人一息脉二至谓平脉，体形无苦。人一息脉三至谓病脉。一息四至谓痹者，脱脉气，其眼睛青者，死。

人一息脉五至以上，死，不可治也。都（一作声）息病，脉来动，取极五至，病有六、七至也。

扁鹊曰：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亡，不短不长，不俯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肾（一作紧）受此如（一作刚），身无苦也。

扁鹊曰：脉气弦急，病在肝。少食多厌，里急多言，头眩目痛，腹满，筋挛，癫疾上气，少腹积坚，时时唾血，咽喉中干。相疾之法，视色听声，观病之所在，候脉要诀岂不微乎？脉浮如数，无热者，风也。若浮如数，而有热者，气也，脉洪大者，又两乳房胡，脉复数，加有寒热，此伤寒病也。若羸长病，如脉浮溢寸口，复有微热，此疰气病也，如复咳又多热，乍剧乍差，难治也。又疗无剧者，易差；不咳者，易治也。

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

病人五脏已夺。神明不守，声嘶者，死。

病人循衣缝，谵言者，不可治。

病人阴阳俱绝，掣衣掇空，妄言者，死。

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

病人阴阳俱绝，失音不能言者，三日半死。

病人两目皆有黄色起者，其病方愈。

病人面黄目青者，不死；青如草滋，死。

病人面黄目赤者，不死；赤如衄血，死。

病人面黄目白者，不死；白如枯骨，死。

病人面黄目黑者，不死；黑如炲，死。

病人面目俱等者，不死。

病人面黑目青者，不死。

病人面青目白者，死。

病人面黑目白者，不死。

病人面赤目青者，六日死。

病人面黄目青者，九日必死，是谓乱经。饮酒当风邪入胃经，胆气妄泄，目则为青。虽有天救，不可复生。

病人面赤目白者，十日死。忧恚思虑，心气内索，面色反好，急求棺椁。

病人面白目黑者，死。此谓荣华已去，血脉空索。

病人面黑目白者，八日死。肾气内伤，病因留积。

病 人面青目黄者，五日死。

病人著床，心痛短气，脾竭内伤，百日后愈。能起傍徨，因坐于地，其立倚床，能治此者，可谓神良。

病人面无精光，若土色，不受饮食者，四日死。

病人目无精光及牙齿黑色者，不治。

病人耳目鼻口有黑色起，入于口者，必死。

病人耳目及颧颊赤者，死在五日中。

病人黑色出于额，上发际，下直鼻脊两颧上者，亦死在五日中。

病人黑气出天中，下至年上、颧上者，死。（《千金翼》云：天中当鼻直上至发际，年上在鼻上两目间）

病人及健人黑色若白色起，入目及鼻口者，死在三日中。

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

病人面黑，目直视，恶风者，死。

病人面黑，唇青者，死。

病人面青，唇黑者，死。

病人面黑，两胁下满，不能自转反者，死。

病人目直视，肩息者，一日死。

病人头目久痛，卒视无所见者，死。

病人阴结阳绝，目精脱，恍惚者，死。

病人阴阳绝竭，目眶陷者，死。

病人目系倾者，七日死。

病人口如鱼口，不能复闭，而气出多不反者，死。

病人口张者，三日死。

病人唇青，人中反者，三日死。

病人唇反，人中满者，死。

病人唇口忽干者，不治。

病人爪甲青者，死。

病人爪甲白者，不治。

病人手足爪甲下肉黑者，八日死。

病人荣卫竭绝，面浮肿者，死。

病人卒肿，其面苍黑者，死。

病人手掌肿，无文者，死。

病人脐肿，皮出者，死。

病人阴囊茎俱肿者，死。

病人脉绝，口张足肿者，五日死。

病人唇肿齿焦者，死。

病人阴阳俱竭，其齿如熟小豆，其脉驶者，死。（《千金方》驶作躁）

病人齿忽变黑者，十三日死。

病人舌卷卵缩者，必死。

病人汗出不流，舌卷黑者，死。

病人发直者，十五日死。

病人发如干麻，善怒者，死。

病人发与眉冲起者，死。

病人足趺肿，呕吐头重者，死。

病人足趺上肿，两膝大如斗者，十日死。

病人卧，遗屎不觉者，死。

病人尸臭者，不可治。

肝病皮白，肺之日庚辛死。

心病目黑，肾之日壬癸死。

脾病唇青，肝之日甲乙死。

肺病颊赤目肿，心之日丙丁死。

肾病面肿唇黄，脾之日戊己死。

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赤欲如绵裹米，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黑欲如重漆，不欲如炭。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

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

诊目病，见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也；从下上者，阳明病也；从外入内者，少阳病也。

诊寒热瘰疬，目中有赤脉，从上下至瞳子，见一脉，一岁死 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

诊龋齿痛，按其阳明之脉，来有过者独热，在右右热，在左左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身痛。面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

扁鹊曰：夫相死脉之气，如群鸟之聚，一马之驭系，水交驰之状，如悬石之落。出筋之上，藏筋之下，坚关之里，不在荣卫，伺候交射，不可知也。

脉病人不病，脉来如屋漏、雀啄者，死（屋漏者，其来既绝而止，时时复起，而不相连属也。雀啄者，脉来甚数而疾，绝止复顿来也）。又经言：得病七八日，脉如屋漏、雀啄者，死（脉弹人手如黍米也）

脉来如弹石，去如解索者，死。（弹石者，辟辟急也。解索者，动数而随散乱，无复次序也）

脉困，病人脉如虾之游，如鱼之翔者，死。（虾游者，苒苒而起，寻复退没，不知所在，久乃复起，起辄迟而没去速者是也。鱼翔者，似鱼不行，而但掉尾动，头身摇而久住者是也）

脉如悬薄卷索者，死。脉如转豆者，死。脉如偃刀者，死。脉涌涌不去者，死。脉忽去忽来，暂止复来者，死。脉中侈者，死。脉分绝者，死。（上下分散也）

脉有表无里者，死。经名曰结，云即死。何谓结？脉在指下如麻子动摇，属肾，名曰结，去死近也。

脉五来一止，不复增减者，死。经名曰代。何谓代？脉五来一止也。脉七来是人一

息，半时不复增减，亦名曰代，正死无疑。

经曰：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有连年月而不已。其死生存亡，可切脉而知之耶？然：可具知也。设病者若闭目不欲见人者，脉当得肝脉，弦急而长，反得肺脉浮短而涩者，死也。病若开目而渴，心下牢者，脉当得紧实而数，反得沉滑而微者，死。病若吐血，复鼽衄者，脉当得沉细，而反浮大牢者，死。病若谵言妄语，身当有热，脉当洪大，而反手足四逆，脉反沉细微者，死。病若大腹而泄，脉当微细而涩，反得紧大而滑者，死。此之谓也。

经言：形脉与病相反者，死。奈何？然：病若头痛目痛，脉反短涩者，死。病若腹痛，脉反浮大而长者，死。

病若腹满而喘，脉反滑利而沉者，死。

病若四肢厥逆，脉反浮大而短者，死。

病若耳聋，脉反浮大而涩者，死（《千金翼》云：脉大者生，沉迟细者难治）

病若目眩眩，脉反大而缓者，死。

左有病而右痛，右有病而左痛，下有病而上痛，上有病而下痛，此为逆，逆者死，不可治。

脉来沉之绝濡，浮之不止，推手者，半月死。（一作半日）

脉来微细而绝者，人病当死。

人病脉不病者，生；脉病人不病者，死。

人病尸厥，呼之不应，脉绝者，死。脉当大反小者，死。

肥人脉细小，如丝欲绝者，死。

羸人得躁脉者，死。

人身涩而脉来往滑者，死。

人身滑而脉来往涩者，死。

人身小而脉来往大者，死。

人身短而脉来往长者，死。

人身长而脉来往短者，死。

人身大而脉来往小者，死。

尸脉不应寸，时如驰，半日死。（《千金》云：尺脉上应寸口，太迟者，半日死）

肝脾俱至，则谷不化。肝多即死。

肺肝俱至，则痈疽，四肢重。肺多即死。

心肺俱至，则痹，消渴，懈怠。心多即死。

肾心俱至，则难以言，九窍不通，四肢不举。肾多即死。

脾肾俱至，则五脏败坏。脾多即死。

肝心俱至，则热甚瘛疭，汗不出，妄见邪。

肝肾俱至，则疝瘕，少腹痛，妇人月使不来。

肝满、肾满、肺满皆实，则为肿。肺之雍，喘而两胠满。肝雍，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肾雍，脚下至小腹满，胫有大小，髀胕大跛，易偏枯。

心脉满大，痫瘛筋挛。

肝脉小急，痫瘛筋挛。

肝脉骛暴，有所惊骇，脉不至，若喑，不治自已。

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

肾肝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惊。

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

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

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

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

肾脉小搏脉沉，为肠澼下血，血[1]温身热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者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肾急，背膈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 瘖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顺者瘖，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脉至而搏，血衄身有热者死。脉来如悬钩，浮，为热。

脉至如喘，名曰气厥。气厥者，不知与人言。（《素问》《甲乙》作暴厥）

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已。

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十至以上，是为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

脉至如火新然，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

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木叶落作枣华）

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

脉至如泥丸，是胃经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素问》荚作叶）

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

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旁至也，微见四十日死。（《甲乙》作交棘）。

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是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

脉至如委土（《素问》作颓土）之状，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垒（一作藟）发死。

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

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也，按之坚大急，五脏菀热，寒热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

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

脉至如春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问曰：常以春二月中，脉一病人，其脉反沉。师记言：到秋当死。其病反愈，到七月复病，因往脉之，其脉续沉。复记言：至冬死。问曰：二月中得沉脉，何以故处之至秋死也？师曰：二月之时，其脉自当濡弱而弦，得沉脉，到秋自沉 ，脉见浮即死，故知到秋当死也。七月之时，脉复得沉，何以处之至冬当死？师曰：沉脉属肾，真脏脉也，非时妄见。经言：王、相、囚、死。冬脉本王脉，不再见，故知至冬当死也。然后至冬复病，正以冬至日死，故知为谛。华佗仿此。

---

〔1〕"血"原脱，据《素问·大奇论》补。

卷 六

肝足厥阴经病证第一

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肝气虚，则梦见园苑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肝气盛，则梦怒。厥气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

病在肝，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病先发于肝者，头目眩，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二日之胃，而腹胀；三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痠；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堕，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若软而散。其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溢（一作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肝脉沉之而急，浮之亦然，苦胁下痛，有气支满，引少腹而痛，时小便难，苦目眩头痛，腰背痛，足为逆寒，时

癃。女人月信不来，时无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

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诊曰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

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如阻妇状。

肝中寒者，其人洗洗 恶寒，翕翕发热，面翕然赤，栗栗有汗，胸中烦热。肝中寒者，其人两臂不举，舌本（又作大）燥，善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时时盗汗，咳，食已吐其汁。

肝主胸中，喘，怒骂，其脉沉，胸中必窒，欲令人推按之，有热，鼻窒。

凡有所坠堕，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能下，积于左胁下，则伤肝。肝伤者，其人脱肉，又卧，口欲得张，时时手足青，目瞑，瞳人痛，此为肝脏伤所致也。

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少腹。肝水者，其人腹大，不能自转侧，而胁下腹中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

肺乘肝，即为痈肿；心乘肝，必吐利。

肝著者，其病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

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如龟鳖状。久久不愈，发咳逆，痎疟，连岁月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也？肺病传肝，肝当传脾，脾适以季夏王，王者不受邪，肝复欲还肺，肺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肥气以季夏得之。

肝病，其色青，手足拘急，胁下苦满，或时眩冒，共脉弦长，此为可治。宜服防风竹沥汤、秦艽散。春当刺大敦，夏刺行间，冬刺曲泉，皆补之；季夏刺太冲，秋刺中郄，皆泻之。又当灸期门百壮，背第九椎五十壮。

肝病者，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眡眡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若欲治之，当取其经。

足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目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瘛，节时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瘛。

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聚毛之际，上循足趺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阴毛中，环阴器，抵少腹，侠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中。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癀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洞泄，狐疝，遗溺，闭癃。盛者，则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循经上睾，结于茎。其病气逆，则睾肿卒疝。实则挺长，热虚则暴痒。取之所别。

肝病，胸满胁胀，善恚怒，叫呼，身体有热，而复恶寒，四肢不举，面目白，身体滑。其脉当弦长而急，今反短涩，其色当青，而反白者，此是金之克木，为大逆，十死不治。

胆足少阳经病证第二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澹澹恐，如人将捕之，嗌中介介然，数唾，候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见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刺阳陵泉。善呕，有苦汁，长太息，心中澹澹，善悲恐，如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溢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汁，故曰呕胆。刺三里，以下胃气逆；刺足少阳血络，以闭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也。

胆胀者，胁下痛胀，口苦，太息。

厥气客于胆，则梦斗讼。

足少阳之脉，起于目兑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脉前，至肩上，却交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兑眦后。其支者，别兑眦，

下大迎，合手少阳于颇（一本云：别兑眦，上迎手少阳于巅），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中，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趺上，出小指次指之端。其支者，趺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岐内，出其端，还贯入爪甲，出三毛。是动则病口若，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面微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角，额痛，目兑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痛，马刀挟瘿，汗出，振寒，疟，胸中、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盛者，则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心手少阴经病证第三

心气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心气虚，则梦救火，伤物，得其时则梦燔灼。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畏。厥气客于心，则梦兵烟火。

病在心，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

病先发于心者，心痛；一日之肺，喘咳；三日之肝，胁痛支满；五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当病消渴，自已。心脉沉之小而紧，浮之不喘，苦心下聚气而痛，食不下，喜咽唾，时手足热，烦满，时忘，不乐，喜太息，得之忧思。

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

心脉急，名曰心疝，少腹当有形。其以心为牡脏，小肠为之使，故少腹当有形。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即畏（一作衰），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即为癫。阳气衰者即为狂。五脏者，魂魄之宅舍，精神之所依托也。魂魄飞扬者，其五脏空虚也，即邪神居之，神灵所使，鬼而下之，脉短而微，其脏不足，则魂魄不安。魂属于肝，魄属于肺。肺主津液，即为涕泣。肺气衰者，即为泣出。肝气衰者，魂不安。肝主善怒，其声呼。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而欲食，食则呕。

心中寒者，其人病心如噉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如虫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

愁忧思虑则伤心，心伤则苦惊，喜忘，善怒。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彻背，自发烦热，当脐跳手，其脉弦，此为心脏伤所致也。

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

心水者，其人身体重（一作肿），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阴大肿。

肾乘心，必癫。

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心腹痛，懊侬，发作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作，心腹中热，苦渴，涎出，是蛔咬也。以手聚而坚，持之毋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肠中有虫蛔咬，皆不可取以小针。

心之积，名曰伏梁，起于脐上，上至心，大如臂。久久不愈，病烦心，心痛。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也？肾病传心，心当传肺，肺适以秋王，王者不受邪，心复欲还肾，肾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伏梁以秋得之。

心病，其色赤，心痛，短气手掌烦热，或啼笑骂詈，悲思愁虑，面赤身热，其脉实大而数，此为可治。春当刺中冲，夏刺劳宫，季夏刺大陵，皆补之；秋刺间使，冬刺曲泽，皆泻之（此是手厥阴心包络也经）。又灸巨阙五十壮，背第五椎百壮。

心病者，胸内痛，胁支满，两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

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其输 。

黄帝曰：手少阴之脉独无输，何也？岐伯曰：少阴者，心脉也，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心为帝王，精神之所舍，其脏坚固，邪不能客。客之则伤心，心伤则神去，神去则身死矣。故诸邪在于心者，皆在心之包络也，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少阴无输焉。少阴无输，心不病乎？对曰：其外经腑病，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兑骨之端也。

手心主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动则病手心热，肘臂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澹澹大动，面赤目黄，善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盛者，则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二寸，出于两筋间，循经以上，系于心包，络心系。气实则心痛，虚则为烦心，取之两筋间。

心病，烦闷，少气，大热，热上荡心，呕吐，咳逆，狂语，汗出如珠，身体厥冷，其脉当浮，今反沉濡而滑；其色当赤，而反黑者，此是水之克火，为大逆，十死不治。

小肠手太阳经病证第四

小肠病者，少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乏，复耳前热。苦寒甚，独肩上热，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

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邪在小肠者，连睾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动肝肺，散于肓，结于厌(一作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与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

小肠有寒，其人下重，便脓血，有热，必痔。

小肠有宿食，常暮发热，明日复止。

小肠胀者，少腹膜胀，引腹而痛。

厥气客于小肠，则梦聚邑衔衢。

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骨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甲，交肩上，入缺盆，向腋，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兑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颇，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颔肿，颈、肩、臑 、肘、臂外后廉痛。盛者，则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脾足太阴经病证第五

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手足不举。

厥气客于脾，则梦丘陵大泽，坏屋风雨。

病在脾，日昳慧，平旦甚，日中持，下晡静。

病先发于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一日之胃，而腹胀；二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痠；三日之膀胱，背胭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软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骭肿，若水状。

脾脉沉之而濡，浮之而虚，苦腹胀，烦满，胃中有热，不嗜食，食而不化，大便难，四肢苦痹。时不仁，得之房内。月使不来，来而频并。

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肢，汗出当风。

寸口脉弦而滑，弦则为痛，滑则为实。痛即为急，实即为踊，痛踊相搏，即胸胁抢急。

趺阳脉浮而涩，浮即胃气微，涩即脾气衰，微衰相搏，即呼吸不得，此为脾家失度。

寸口脉双紧，即为入，其气不出，无表有里，心下痞坚。

趺阳脉微而涩，微即无胃气，涩即伤脾。寒在于膈，而反下之，寒积不消，胃微脾伤，谷气不行，食已自噫。寒在胸膈，上虚下实，谷气不通，为秘塞之病。

寸口脉缓而迟，缓则为阳，卫气长；迟则为阴，荣气促。荣卫俱和，刚柔相得，三焦相承，其气必强。

趺阳脉滑而紧，滑即胃气实，紧即脾气伤。得食而不消者，此脾不治也，能食而腹不满，此为胃气有余。腹满而不能食，心下如饥，此为胃气不行，心气虚也。得食而满者，此为脾家不治。

脾中风者，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肉瞤瞤而短气也，

凡有所击仆，若醉饱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脾伤则中气，阴阳离别，阳不从阴，故以三分候死生。

脾气弱，病利，下白，肠垢，大便坚，不能更衣，汗出不止，名曰脾气弱。或五液注下，青、黄、赤、白、黑。

病人鼻下平者，胃病也；微赤者，病发痈；微黑者，有热；青者，有寒；白者，不治。唇黑者，胃先病；微燥而渴者，可治；不渴者，不可治。脐反出者，此为脾先落。（一云先终）

脾胀者，善哕，四肢急，体重不能衣。（一作枝）

脾水者，其人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脾约者，其人大便坚，小便利而反不渴。

凡人病脉已解，而反暮微烦者，人见病者差安，而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久不愈，病四肢不收，黄瘅，食饮不为肌肤。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也？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肾适以冬王，王者不受邪，脾复欲还肝。肝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痞气以冬得之。

脾病，其色黄，饮食不消，腹苦胀满，体重节痛，大便不利，其脉微缓而长，此为可治。宜服平胃丸、泻脾丸、茱萸丸、附子汤。春当刺隐白，冬刺阴陵泉，皆泻之；夏刺大都，季夏刺公孙，秋刺商丘，皆补之。又当灸章门五十壮，背第十一椎百壮。

脾病者，必身重，苦饥，足痿不收（《素问》作善饥，肉痿，足不收）。脐善瘈，脚下痛；虚则腹胀，肠鸣，溏泄，食不化。取其经，足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邪在脾胃，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其三里。

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腨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循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一作吐），胃管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而食，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寒疸，溏，瘕，泄，水闭，黄疸，好卧，不能食肉，唇青，强立，股膝内痛厥，足大趾不用。盛者，则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腹中切痛，虚则鼓胀。取之所别。

脾病，其色黄，体青，失溲，直视，唇反张，爪甲青，饮食吐逆，体重节痛，四肢不举。其

脉当浮大而缓，今反弦急，其色当黄，今反青，此是木克土，为大逆，十死不治。

胃足阳明经病证第六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取三里。

饮食不下，隔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抑而刺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

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其软而散者，当病食痹，髀痛。胃中有癖，食冷物者，痛，不能食；食热则能食。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

诊得胃脉，病形何如？曰：胃实则胀，虚则泄。

病先发于胃，胀满；五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痠；三日之膀胱，背胭筋痛，小便闭；五日上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灵枢》云：上之心）；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昳。（六日一作三日）

脉浮而芤，浮则为阳，芤则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趺阳脉浮者，胃气虚也。趺阳脉浮大者，此胃家微，虚烦，圊必日再行。芤而有胃气者，脉浮之大而软，微按之芤，故知芤而有胃气也。趺阳脉数者，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食。趺阳脉涩者，胃中有寒，水谷不化。趺阳脉粗粗而浮者，其病难治。趺阳脉浮迟者，故久病。趺阳脉虚则遗溺，实则失气。

动作头痛重，热气朝者，属胃。

厥气客于胃，则梦饮食。

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頞中，旁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侠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侠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菟，下入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别，以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悽悽然振寒，善伸，数欠，颜黑。病至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心动，欲独闭户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为骭（一作骸）厥。是主血（血一作胃）所生病者，狂，疟（一作痎），温，淫汗出，鼽衄，口喎，唇紧，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膑痛，循膺、乳、街、股、伏菟、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盛者，则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肺手太阴经病证第七

肺气虚，则鼻息不[1]利，少气；实，则喘喝，胸凭仰息。肺气虚，则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厥气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器奇物。

病在肺，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

病先发于肺，喘咳；三日之肝，胁痛支满；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五日之胃，腹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肺脉膊坚而长，当病唾血；其濡而散者，当病漏汗（漏，一作灌）。至今不复散发。

肺脉沉之而数，浮之而喘，苦洗洗寒热，腹满，肠中热，小便赤，肩背痛，从腰已上汗出。得之房内，汗出当风。

白脉之至也，喘而浮大，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因醉而使内也。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

肺中寒者，其人吐浊涕。

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肺伤者，其人劳倦则咳唾血。其脉细紧浮数，皆吐血，此为躁扰嗔怒得之，肺伤气拥所致。

肺胀者，虚而满，喘咳逆倚息，目如脱状，其脉浮。肺水者，其人身体重，而小便难，时时大便鸭溏。

肝乘肺，必作虚满。

脉软而弱，弱反在关，软反在颠。浮反在上，弱反在下。浮则为阳，弱则血不足，必弱为虚。浮弱自别，浮则自出，弱则为入。浮则为出不入，此为有表无里；弱则为入不出，此为无表有里。阳出极汗，齐腰而还，此为无表有里，故名曰厥阳。在当汗出不汗出。

趺阳脉浮缓，少阳微紧，微为血虚，紧为微寒，此为鼠乳。其病属肺。

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久不愈，病洒洒寒热，气逆喘咳，发肺痈，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也？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适以春王，王者不受邪，肺复欲还心，心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息贲以春得之。

肺病，其色白，身体但寒无热，时时咳，其脉微迟，为可治。宜服五味子大补汤、泻肺散。春当刺少商，夏刺鱼际，皆泻之；季夏刺太渊，秋刺经渠，冬刺尺泽，皆补之。又当灸膻中百壮，背第三椎二十五壮。

肺病者，必喘咳，逆气，肩息，背痛，汗出，尻、阴、股、膝挛，髀、腨、胻、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手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少阴血者。

邪在肺，则皮肤痛，发寒热，上气，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俞，背第三椎之傍，以手痛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两瞀，是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汗出，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卒遗失无度。盛者，则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间，别走阳明。其别者，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其实则手锐掌热，虚则欠咳，小便遗数。取之去腕一寸半。

肺病，身当有热，咳嗽，短气，唾出脓血。其脉当短涩，今反浮大，其色当白，而反赤者，此是火之克金，为大逆，十死不治。

大肠手阳明经病证第八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取巨虚上廉。

肠中雷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

大肠有寒，鹜溏；有热，便肠垢。

大肠有宿食，寒栗发热，有时如疟状。

大肠胀者，肠鸣而痛，寒则泄，食不化。

厥气客于大肠，则梦田野。

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外侧，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上入肘外廉，循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直入，上颈，贯颊，入下齿缝中，还出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侠鼻孔。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盛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盛者，则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肾足少阴经病证第九

肾气虚，则厥逆；实，则胀满，四肢正黑。肾气虚，则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梦伏水中，若有畏怖；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相属。厥气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

病在肾，夜半慧，日乘四季甚，下晡静。

病先发于肾，少腹腰脊痛，胫酸。三日之膀胱，背胂筋痛，小便闭。二日上之心，心痛。三日之小肠，胀；四日不已，死。冬大食，夏晏晡。

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当病折腰。其软而散者，当病少血。

肾脉沉之大而坚，浮之大而紧，苦手足骨肿厥而阴不兴，腰脊痛，少腹肿。心下有水气，时胀闭，时泄。得之浴水中，身未干而合房内，及劳倦发之。

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少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凡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如浴水，则伤肾。

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肾水者，其人腹大胕肿，腰重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头汗，其足逆寒，大便反坚。

肾著之为病，从腰以下冷，腰重如带五千钱。

肾著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冰状。（一作如水洗状。一作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食饮如故，是其证也。病属下焦。从身劳汗出，衣里冷湿故，久久得之。

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如豚奔走之状，上下无时。久久不愈，病喘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也？脾病传肾，肾当传心，心适以夏王，王者不受邪，肾复欲还脾，脾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知奔豚，以夏得之。

水流夜疾，何以故？师曰：土休，故流疾而有声，人亦应之，人夜卧则脾不动摇，脉为之数疾也。

肾病，其色黑，其气虚弱，吸吸少气，两耳苦聋，腰痛，时时失精，饮食减少，膝以下清，其脉沉滑而迟，此为可治。宜服内补散、建中汤、肾气丸、地黄煎。春当刺涌泉，秋刺伏留，冬刺阴谷，皆补之；夏刺然谷，季夏刺太溪，皆泻之。又当灸京门五十壮，背第十四椎百壮。

肾病者，必腹大，胫肿痛，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即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足少阴、太阳血者。

邪在肾，则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强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然骨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腨内，出腘中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侠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是动则病饥而不欲食，面黑如炭色（一作地色），咳唾则有血，喉鸣而喘，坐而欲起，目眩眩无所见，心悬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若人将捕之，是为肾厥（一作痿）。是主肾所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灸则强食生肉，缓带被发，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则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足少阴之别，名曰大冲。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其别者，并经上走于心包，下贯腰脊。其病，气逆则烦闷，实则闭癃，虚则腰痛，取之所别。

肾病，手足逆冷，面赤目黄，小便不禁，骨节烦疼，少腹结痛，气冲于心，其脉当沉细而滑，今反浮大，其色当黑，而反黄。此是土之克水，为大逆，十死不治。

膀胱足太阳经病证第十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则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足小指外侧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者，取委中。

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

病先发于膀胱者，背胭筋痛，小便闭。五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胫痠。一日之小肠胀。一日之脾，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一云日夕）。

厥气客于膀胱，则梦游行。

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臀，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会于后阴，下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膊内左右，别下贯髀（一作肿），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腨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腨如裂，是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颠疾，头脑顶痛，目黄，泪出，鼽衄，项、背、腰、尻、腘、腨、脚皆痛，小指不用。盛者，则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三焦手少阳经病证第十一

三焦病者，腹胀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为水，留则为胀。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在太阳、少阳之间，亦见于脉。取委阳。

少腹病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肿者，上及胃脘，取三里。

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壳壳然而坚，不疼。

热在上焦，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因腹坚。热在下焦，因溺血。

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遍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侠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额（一作颊），至颔。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兑眦。是动则病耳聋，辉辉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兑眦痛，颊肿，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盛者，则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

〔1〕“不”原脱，据《灵枢》补。

卷　七

病不可发汗证第一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其汗。

脉浮而紧，法当身体疼痛，当以汗解。假令尺中脉迟者，不可发其汗。何以故然？此为荣气不足，血微少故也。

少阴病，脉微（一作濡而微弱）。不可发其汗，无阳故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阳气不足，涩则无血。阳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阳微发汗，躁不得眠。

动气在右，不可发汗。发汗则衄而渴，心苦烦，饮即吐水。

动气在左，不可发汗。发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

动气在上，不可发汗。发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

动气在下，不可发汗。发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节苦疼，目运恶寒，食即反吐，谷不得前（一云谷不消化）。

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气微绝，手足逆冷，欲得踡卧，不能自温。

诸脉数，动微弱，并不可发汗。发汗则大便难，腹中干（一云小便难，胞中干）胃燥而烦。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颠，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阳运，微为阳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不能自还。咳者则剧，数吐涎沫，咽中必干，小便不利，心中饥烦，时发时而发，其形似疟，有寒无热，虚而寒栗。咳而发汗，踡而苦满（满，一作心痛），腹中复坚。

厥，不可发汗，发汗则声乱，咽嘶，舌痿，谷不得前。

诸逆发汗，微者难愈，剧者言乱，睛眩者死，命将难全。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而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续自下，一日再三发，其脉微而恶寒，此为阴阳俱虚，不可复发汗也。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则无阳也，不可复发其汗。咽干燥者，不可发汗。

亡血家，不可攻其表，汗出则寒栗而振。

衄家，不可攻其表，汗出必额上陷，脉急而紧，直视而不能眴，不得眠。

汗家，重发其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可与禹余粮丸。

淋家，不可发汗，发其汗，必便血。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攻其表，汗出则痓。（一作痉，下同）

冬时发其汗，必吐利，口中烂，生疮。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不可攻其表，汗出则厥逆冷。汗出多坚，发其汗，亦坚。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厥者后必热，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其汗，必口伤烂赤。病人脉数，数为有热，当消谷引食。反吐者，医发其汗，阴微，膈气虚，脉则为数，数为客阳，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令吐也。

伤寒四、五日，其脉沉，烦而喘满，脉沉者，病为在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又自呕者，下之益烦心，懊侬如饥，发汗则致痓，身强难以屈伸，熏之则发黄，不得小便，久则发咳唾。

太阳病，发其汗，因致痉。

伤寒脉弦细，头痛而反发热，此属少阳，少阳不可发其汗。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坚者，不可发其汗。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此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者，是为下厥上竭，为难治。

伤寒有五，皆热病之类也。其形相象，根本异源，同病异名，同脉异经。病虽俱伤于风，其人自有痼疾，则不得同法，其人素伤于风，因复伤于热，风热相薄，则发风温，四肢不收，头痛身热，常汗出不解，治在少阴、厥阴，不可发汗。汗出谵言独语，内烦，躁扰不得卧，善惊，目乱无精，治之复发其汗，如此者医杀之也。

伤寒湿温，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暍，湿热相薄，则发湿温。病苦两胫逆冷，腹满叉胸，头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阴，不可发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变，名曰重暍，如此者医杀之也。（上二首出《医律》）

病可发汗证第二

大法，春夏宜发汗。

凡发汗，欲令手足皆周至，漐漐一时间益佳，但不欲如水流离。若病不解，当重发汗。汗多则亡阳，阳虚不得重发汗也。

凡服汤药发汗，中病便止，不必尽剂也。

凡云可发汗而无汤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为解，然不如汤随证良。

太阳病，外证未解，其脉浮弱，当以汗解，宜用桂枝汤。

太阳病，脉浮而数者，可发其汗，属桂枝汤。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表为未解，可发其汗，属桂枝汤。

夫病脉浮大，问病者，言便坚耶。设利者为虚，大逆。坚为实，汗出而解，何以故？脉浮，当以汗解。

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者，解之，当汗出愈。

病者烦热，汗出即解。复如疟状，日晡所发热，此属阳明。脉浮虚者，当发其汗，属桂枝汤。

病常自汗出，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而外不解，此卫不和也。荣行脉中，为阴，主内；卫行脉外，为阳，主外。复发其汗，卫和则愈，属桂枝汤。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属桂枝汤。

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可发其汗，宜麻黄汤。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必自下，下者即愈。其外未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属桂枝汤。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属桂枝加厚朴杏子汤。

伤寒病，脉浮紧，不发其汗，因衄，属麻黄汤。

阳明病，脉浮，无汗，其人必喘。发其汗则愈，属麻黄汤。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其汗，属桂枝汤。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而发热，其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候续在，此当发其汗，服汤微除。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属麻黄汤。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其汗，属桂枝汤。（一云：麻黄汤）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与承气汤，其大便反清（一作小便清）。此为不在里故在表也，当发其汗。头痛者，必衄，属桂枝汤。

下利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急当救表，宜桂枝汤。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若恶寒，属桂枝汤。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濡弱。浮者热自发，濡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属桂枝汤。

太阳病，发热汗出，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属桂枝汤。

太阳病，下之，气上撞，可与桂枝汤；不撞，不可与之。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而反烦不解者，法当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贲豚。气从少腹上撞心者，灸其核上一壮，与桂枝加桂汤。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属桂枝加葛根汤。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属葛根汤。

太阳与阳明合病，而自利不呕者，属葛根汤。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属葛根加半夏汤。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遂利不止，其脉促者，表未解，喘而汗出，属葛根黄芩黄连汤。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体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属麻黄汤。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不可下也。属麻黄汤。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体疼痛，不汗出而烦躁，头痛，属大青龙汤。脉微弱，汗出恶风，不可服之。服之则厥，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伤寒脉浮缓，其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喝，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小腹满，或微喘，属小青龙汤。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而渴者，此寒去，为欲解，属小青龙汤。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一作按之不痛），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与小柴胡汤。但浮，无余证，与麻黄汤。不溺，腹满加哕，不治。

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嗜卧，此为外解。设胸满胁痛，与小柴胡汤。脉浮者，属麻黄汤。

中风，往来寒热，伤寒五、六日以后，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烦心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坚，或心中悸，小便不利，或不渴，外有微热，或咳者，属小柴胡汤。

伤寒四、五日，身体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属小柴胡汤。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属柴胡桂枝汤[1]。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与五苓散，利小便发汗。

病发汗以后证第三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复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证不罢，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者，可小发其汗。设面绝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大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而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汗出而不彻故也。更发其汗即愈。何以知其汗不彻？脉涩故以知之。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即咳者，此必两耳无所闻也。所以然者，重发其汗，虚故也。

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其汗，必吐下不止。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复重发其汗，病已差，其人微烦，不了了，此大便坚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其坚。当问小便日几行，若本日三、四行，今日再行者，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必当大便也。

发汗多，又复发其汗，此为亡阳。若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伤寒发其汗，身目为黄，所以然者，寒湿相搏在里不解故也。

病人有寒，复发其汗，胃中冷，必吐蛔。

太阳病，发其汗，遂漏而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属桂枝加附子汤。

服桂枝汤，大汗出，若脉但洪大，与桂枝汤。若其形如疟，一日再三发，汗出便解，属

桂枝二麻黄一汤。

服桂枝汤，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若脉洪大，属白虎汤。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而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得之便厥，咽干，烦躁，吐逆，当作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厥愈足温，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而胃气不和，谵语，可与承气汤。重发其汗，复加烧针者，属四逆汤。

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其脉浮数，可复发其汗，属桂枝汤。

发汗后，身体疼痛，其脉沉迟，属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可以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

发汗过多以后，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而欲得按之，属桂枝甘草汤。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欲作贲豚，属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发汗后，腹胀满，属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发其汗不解，而反恶寒者，虚故也，属芍药甘草附子汤。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其胃气，宜小承气汤。

太阳病，发汗，若大汗出，胃中燥，烦不得眠，其人欲饮水，当稍饮之，令胃中和则愈。

发汗已，脉浮而数，复烦渴者，属五苓散。

伤寒，汗出而渴，属五苓散；不渴，属茯苓甘草汤。

太阳病，发其汗，汗出不解，其人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而动，振振欲擗地，属真武汤。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坚，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而利，属生姜泻心汤。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后，心中痞坚，呕而下利，属大柴胡汤。

太阳病三日，发其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于胃也，属承气汤。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下利，厥逆而恶寒，属四逆汤。

发汗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以通津液，后自愈。

病不可吐证第四

太阳病，当恶寒而发热，今自汗出，反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而数，此医吐之过也。若得病一日、二日吐之，腹中饥，口不能食。三日、四日吐之，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此医吐之所致也，此为小逆。

太阳病，吐之者，但太阳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少阴病，饮食入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此胸中实，不可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当温之。

诸四逆厥者，不可吐之，虚家亦然。

病可吐证第五

大法，春宜吐。

凡服汤吐，中病便止，不必尽剂也。

病如桂枝证，其头不痛，其项不强，寸口脉微浮，胸口痞坚，气上撞咽喉，不得息，此为胸有寒，当吐之。

病胸上诸实，胸中郁郁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浊唾，下利日十余行，其脉反迟，寸口微滑，此可吐之，利即止。

少阴病，饮食入即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当遂吐之。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

病者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病在胸中，当吐之。

病不可下证第六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颠，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阳气不足，涩则无血。阳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阳微不可下，下之则心下痞坚。

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喉燥鼻干，头眩心悸。

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里拘急，食不下，动气反剧，身虽有热，卧反欲蜷。

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热烦，身浮冷，热汗自泄，欲水自灌。

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满，卒起头眩，食则下清谷，心下痞坚。

咽中闭塞，不可下。下之则上轻下重，水浆不下，卧则欲蜷，身体急痛，复下利日十数行。

诸外实，不可下。下之则发微热，亡脉则厥，当脐发热。

诸虚，不可下，下之则渴，引水者易愈，恶水者剧。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颠，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阳运，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虚者不可下。微则为咳，咳则吐涎沫。下之咳则止，而利不休，胸中如虫啮，粥入则出，小便不利，两胁拘急，喘息为难，颈背相牵，臂则不仁，极寒反汗出，躯冷若冰，眼睛不慧，语言不休，谷气多入，则为除中，口虽欲言，舌不得前。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颠，浮反在上，数反在下，浮为阳虚，数为无血，浮则为虚，数则生热。浮则为虚，自汗而恶寒。数则为痛，振而寒栗。微弱在关，胸下为急，喘满汗流，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于胁，振寒相搏，其形如疟。医反下之，令脉急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小便淋沥，少腹甚坚，小便血出。

脉濡而紧，濡则阳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荣紧胃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以为大热，解肌而发汗，亡阳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里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技巧无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热应时罢，栗栗而振寒，重被而覆之，汗出而冒巅，体惕而又振，小便为微难，寒气因水发，清谷不容间，呕变反肠出，颠倒不得安，手足为微逆，身冷而内烦，迟欲从后救，安可复追还。

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血虚为无阴，孤阳独下阴部[2]，当小便难，胞中虚。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卫家当微，今反更实，津液四射，荣竭血尽，虚烦不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医以药攻其胃，此为重虚，客阳去有期，必下如污泥而死。

趺阳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趺阳脉浮而数，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非本病，医特下之所为也。荣卫内陷，其数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坚，气噫而除。何以言之？脾脉本缓，今数脉动脾，其数先微，故知脾气不治。大便坚，气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数改微，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数脉当迟缓，脉因前后度数如前，病者则饥。数脉不时，则生恶疮。

脉数者，久数不止，止则邪结，正气不能复，正气却结于脏，故邪气浮之，与皮毛相得。脉数者，不可下，下之必烦，利不止。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其汗，无阳故也。阳已虚，尺中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脉浮大，应发其汗，医反下之，此为大逆。

脉浮而大，心下反坚，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属腑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坚，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复不彻，因转属阳明，欲自汗出，不恶寒，若太阳证不罢，不可下，下之为逆。

结胸证，其脉浮大，不可下，下之即死。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不可下之。

太阳与少阳并病，心下痞坚，颈项强而眩，勿下之。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病欲吐者，不可下之。

太阳病，有外证未解，不可下，下之为逆。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病脉浮紧而下之，紧反入里，因作痞。

夫病阳多者热，下之则坚。

本虚，攻其热必哕。

无阳，阴强而坚，下之，必清谷而腹满。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下之益甚，腹时自痛，胸下结坚。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甚者则欲吐，下之不肯止。

少阴病，其人饮食入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此胸中实，不可下也。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下之，亡血死。

伤寒，发热，但头痛，微汗出。发其汗则不识人。熏之则喘，不得小便，心腹满。下之则短气而腹满，小便难，头痛背强。加温针则必衄。

伤寒，其脉阴阳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大，是其候也。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赤，睛不慧，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两目闭，寒多清谷，热多便脓血。熏之则发黄。熨之则咽燥。小便利者可救。难者，必危殆。

伤寒发热，口中勃勃气出，头痛目黄，衄不可制。贪水者必呕，恶水者厥，下之咽中生疮。假令手足温者，下之，下重便脓血。头痛目黄者，下之，目闭。贪水者，下之，其脉必厥，其声嘤，咽喉塞，发其汗则战栗，阴阳俱虚。恶水者，下之，里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发其汗，口中伤，舌上苔滑，烦躁。脉数实，不大便六七日，后必便血。复发其汗，小便必自利。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而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承气汤，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大便，但头坚后溏，未定成坚，攻之必溏，当须小便利，定坚，乃可攻之。

脏结无阳证，寒而不热，其人反静，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阳明病，潮热，微坚，可与承气汤；不坚，不可与。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可少与小承气汤。腹中转矢气者，此为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头坚后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腹满不能食。欲饮水者，即哕，其后发热者，必复坚，以小承气汤和之。若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之。

阳明病，身汗色赤者，不可攻也。必发热色黄者，小便不利也。

阳明病，当心下坚满，不可攻之。攻之，遂利不止者，死；止者，愈。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其汗，小便自利，此为内竭，虽坚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猪胆汁，皆可以导。

下利，其脉浮大，此为虚，以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因尔肠鸣，属当归四逆汤。

病可下证第七

大法，秋宜下。

凡可下者，以汤胜丸散，中病便止，不必尽服之。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属大柴胡汤。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属承气汤。

少阴病六、七日，腹满不大便者，急下之，属承气汤。

少阴病，下利清水，色青者，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属大柴胡汤、承气汤。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其心下坚者，可下之，属承气汤。

阳明与少阳合病而利，脉不负者为顺，负者失也，互相克贼为负。

滑而数者，有宿食，当下之，属大柴胡汤、承气汤。

伤寒后脉沉，沉为内实(《玉函》云：脉沉实，沉实者，下之)，下之解，属大柴胡汤。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微热者，此为实。急下之，属大柴胡汤、承气汤。

太阳病未解，其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汗出解。但阳微者，先汗之而解；但阴微者，先下之而解。属大柴胡汤。(阴微一作尺实)

脉双弦迟，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属承气汤。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痓状，下之即和。

病者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可下之，属大柴胡汤。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续在，其脉微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此热在下焦，少腹当坚而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属抵当汤。

太阳病，身黄，其脉沉结，少腹坚，小便不利，为无血；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属抵当汤。

伤寒有热而少腹满，应小便不利，而反利者，此为血，当下之，属抵当丸。

阳明病，发热而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但头汗出，其身无有[3]，齐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属茵陈蒿汤。

阳明证，其人喜忘，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虽坚，大便必黑，属抵当汤。汗出而谵语者，有燥屎在胃中，此风也，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属大柴胡汤、承气汤。

病者烦热，汗出即解，复如疟状，日晡所发者，属阳明。脉实者，当下之，属大柴胡汤、承气汤。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而反不能食者，必有燥屎五、六枚；若能食者，但坚耳，属承气汤。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坚满，引胁下痛，呕而短气，汗出，不恶寒，此为表解里未和，属十枣汤。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即愈。其外未解，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小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属桃仁承气汤。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小便不利，少腹微满，属茵陈蒿汤。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属大柴胡汤。

但结胸，无大热，此为水结在胸胁，头微汗出，与大陷胸汤。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其脉沉紧，心下痛，按之如石坚，与大陷胸汤。

阳明病，其人汗多，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坚，坚者则谵语，属承气汤。

阳明病，不吐下而心烦者，可与承气汤。

阳明病，其脉迟，虽汗出而不恶寒，其体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如此者，其外为解，可攻其里。若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坚，属承气汤。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满大而不大便者，属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至大下。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其脉滑疾，如此者，属承气汤。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矢气者，复与一升；如不转矢气者，勿更与之。明日又不大便，脉反微涩者，此为里虚，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愈，属承气汤。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不能卧，胃有燥屎也，属承气汤。

病发汗吐下以后证第八

师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而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而欲著复衣，冬月盛寒而与欲裸其体。所以然者，阳微即恶寒，阴弱即发热，医发其汗，使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体。又阴脉迟涩，故知亡血。

太阳病三日，已发其汗，吐下、温针而不解，此为坏病，桂枝复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而治之。

脉浮数，法当汗出而愈，而下之，则身体重，心悸，不可发其汗，当自汗出而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和，即自汗出愈。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无津液而阴阳自和者，必愈。

大下后，发汗，其人小便不利，此亡津液，勿治，其小便利，必自愈。

下以后，复发其汗，必振寒，又其脉微细。所以然者，内外俱虚故也。

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其汗，表里俱虚，其人因冒。冒家当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表和，然后下之。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再三下之，不能食，其人胁下满，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与柴胡汤，后必下重，大渴，饮水而呕，柴胡汤不复中与也，食谷者哕。

太阳病，二、三日，终不能卧，但欲起者，心下必结，其脉微弱者，此本寒也。而反下之，利止者，必结胸；未止者，四、五日复重下之。此挟热利也。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其脉浮者，必结胸。其脉紧者，必咽痛。其脉弦者，必两胁拘急。其脉细而数者，头痛未止。其脉沉而紧者，必欲呕。其脉沉而滑者，挟热利。其脉浮而滑者，必下血。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坚，下利不复止，水浆不肯下，其人必心烦。

脉浮紧，而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

伤寒吐下、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坚，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阳明病，不能食，下之不解，其人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即发烦、头眩者，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其腹满如故耳。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而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为医下之也。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者，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也。

吐、下、发汗后，其人脉平，而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太阳病，医发其汗，遂发热而恶寒，复下之，则心下痞，此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火针，因而烦，面色青黄，肤瞤，如此者，为难治。面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服桂枝汤，下之，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属桂枝去桂加茯苓朮汤。

太阳病，先发其汗，不解，而下之，其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在外，当解其外则愈，属桂枝汤。

下以后，复发其汗者，则昼日烦躁不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而无表证，其脉沉微，身无大热，属干姜附子汤。

伤寒吐、下、发汗后，心下逆满，气上撞胸，起即头眩，其脉沉紧，发汗即动经，身为振摇，属茯苓桂枝朮甘草汤。

发汗、吐、下以后，不解，烦躁，属茯苓四逆汤。

伤寒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剧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属栀子汤。若少气，栀子甘草汤。若呕，栀子生姜汤。若腹满者，栀子厚朴汤。发汗若下之，烦热，胸中塞者，属栀子汤。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其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时自极吐下者，与承气汤。不尔者，不可与。欲呕，胸中痛，微溏，此非柴胡汤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太阳病，重发其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坚满，而痛不可近，属大陷胸汤。

伤寒五、六日，其人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此为未解，属柴胡桂枝干姜汤。

伤寒汗出，若吐下，解后，心下痞坚，噫气不除者，属旋复代赭汤。

大下以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伤寒大下后，复发其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其痞，当先解表，表解，乃攻其痞。解表属桂枝汤，攻痞属大黄黄连泻心汤。

伤寒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属白虎汤。

伤寒吐下后未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余日，其人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神之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属承气汤。若下者，勿复服。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溺。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厥冷，自汗，属白虎汤。

阳明病，其脉浮紧，咽干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反偏恶热，其身体重，发其汗即躁，心愦愦而反谵语。加温针，必怵惕，又烦躁不得眠。下之，即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属栀子汤。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若饥不能食。但头汗出，属栀子汤。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其人腹微满，头坚后溏者，不可下之。有燥屎者，属承气汤。

太阳病，吐下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坚，可与小承气汤和之，即愈。

大汗若大下，而厥冷者，属四逆汤。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胸满者，属桂枝去芍药汤。若微寒，属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属栀子汤。

伤寒下后，烦而腹满，卧起不安，属栀子厚朴汤。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属栀子干姜汤。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急当救里。身体疼痛，清便自调，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再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续在，先与小柴胡汤。呕止小安，（呕止小安一云：呕不止，心下急），其人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而微利，此本当柴胡汤下之，不得

利，今反利者，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再服小柴胡汤，以解其外，后属柴胡加芒硝汤。

伤寒十三日，过经而谵语，内有热也，当以汤下之。小便利者，大便当坚，而反利，其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自利者，其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属承气汤。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不可转侧，属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属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其表未解。医反下之，动数则迟，头痛即眩（一云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坚，则为结胸，属大陷胸汤。若不结胸，但头汗出，其余无有，齐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属柴胡栀子汤。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不为逆也。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坚痛者，此为结胸，属大陷胸汤。若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复不中与也。属半夏泻心汤。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之泻心。其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小便不利者，属五苓散。（一本言忍之一日乃愈）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坚而满，干呕而烦，不能得安。医见心下痞，为病不尽，复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之坚，属甘草泻心汤。

伤寒，服汤药，而下利不止，心下痞坚，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属赤石脂禹余粮汤。若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挟热而利，不止，心下痞坚，表里不解，属桂枝人参汤。

伤寒、吐后，腹满者，与承气汤。

病者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脉虽浮数者，可下之。假令下已，脉数不解，今热则消谷喜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属抵当汤。若脉数不解，下不止，必协热，便脓血。

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腹满时痛，为属太阴，属桂枝加芍药汤。

大实痛，属桂枝加大黄汤。

伤寒六、七日，其人大下后，脉沉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为难治，属麻黄升麻汤。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遂吐，食入即出，属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病可温证第九

大法，冬宜服温热药及灸。

师曰：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瘥，身体更疼痛，当救其里，宜温药，四逆汤。

下利，腹满，身体疼痛，先温其里，宜四逆汤。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

少阴病，其人饮食入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当温之，宜四逆汤。

少阴病，脉沉者，急当温之，宜四逆汤。

下利，欲食者，就当温之。

下利，脉迟紧，为痛未欲止，当温之。得冷者满，而便肠垢。

下利，其脉浮大，此为虚，以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因而肠鸣，当温之，宜当归四逆汤。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者，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当温之。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急当救里，宜温之，以四逆汤。

病不可灸证第十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脉浮，当以汗解，而反灸之，邪无从去，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当重而痹，此为火逆。若欲自解，当先烦，烦乃有汗，随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当解。

脉浮，热甚，而灸之，此为实，实为虚治，因火而动，咽燥必唾血。

病可灸证第十一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贲豚。气从少腹上撞者，灸其核上一壮，与桂枝加桂汤。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

少阴病，其人吐利，手足不逆，反发热，不死。脉不至者，灸其少阴七壮。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者，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当温其上，灸之（一云灸厥阴可五十壮）。

诸下利，皆可灸足大都五壮（一云七壮），商邱、阴陵泉皆三壮。

下利，手足厥，无脉，灸之不温，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伤寒六、七日，其脉微，手足厥，烦躁，灸其厥阴，厥不还者，死。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为可灸少阴，厥阴主四逆。

病不可刺证第十二

大怒无刺（大，一作新），已刺无怒（已，一作新）。新内无刺，已刺无内。大劳无刺（大，一作新），已刺无劳。大醉无刺，已刺无醉。大饱无刺，已刺无饱。大饥无刺，已刺无饥。大渴无刺，已刺无渴。无刺大惊，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身热甚，阴阳皆争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上工刺未生，其次刺未盛，其次刺正衰，粗工逆此，谓之伐形。

病可刺证第十三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自当愈，其经竟故也。若欲作再经者，当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而反烦不解者，当先刺风池、风府，乃却与桂枝汤则愈。

伤寒，腹满而谵语，寸口脉浮而紧者，此为肝乘脾，名纵，当刺期门。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其人大渴，欲饮酢浆者，其腹必满，而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为肝乘肺，名曰横，当刺期门。

阳明病，下血而谵语，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则愈。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其人谵语，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虚实而取之。（《平病》云：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与此相反，岂谓药不为针耶）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痛，颈项强而眩，时如结胸，心下痞坚，当刺大椎[4]第一间，肺输、肝输，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谵语则脉弦。谵语五日不止，当刺期门。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

妇人伤寒，怀身腹满，不得小便，加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利则愈。

伤寒，喉痹，刺手少阴。少阴在腕，当小指后动脉是也。针入三分，补之。问曰：病有汗出而身热烦满，烦满不为汗解者何？对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也。太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治之，表里刺之，饮之汤。

热病三日，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各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项中各一，凡六痏。巅上一。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苛菌为轸（一云苛轸）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心也。

热病，嗌干多饮，善惊，卧不能安，取之肤肉，以第六针五十九。目眦赤，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肝也。

热病而胸胁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针于四达（一作逆），筋辟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肺也。

热病数惊，瘛疭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泻有余者，癫疾，毛发去，索血（一作脉），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肾也。

热病，身重骨痛，耳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啮。骨病食牙齿，耳清，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脾也。

热病，先身涩傍敦，（傍敦《太素》作倚），烦闷，干唇嗌，取之以第一针五十九。肤胀，口干，寒汗。

热病，头痛，摄（摄一作颞）颥，目脉紧，善衄，厥热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病。

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输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络得气也。

热病，侠脐痛急，胸胁支满，取之涌泉与太阴、阳明（一云阴陵泉），以第四针，针嗌里。

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太渊、大都、太白。泻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汗出太甚者，取踝上横文以止之。

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眩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手太阴，病甚，为五十九刺。

热病，先手臂痛，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

热病，始于头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

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目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一云刺少阳）

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膈满。刺足少阴少阳。

热病，始足胫者，先取足阳明而汗出止。

病不可水证第十四

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者，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阳明病，潮热，微坚，可与承气汤。不坚，勿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可与小承气汤。若腹中不转矢气者，此为但头坚后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腹满，不能食，欲饮水者，即哕。

阳明病，若胃中虚冷，其人不能食，饮水即哕。

下利，其脉浮大，此为虚，以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因尔肠鸣，当温之，与水即哕。

病在阳，当以汗解，而反以水噀之，若灌之，其热却不得去，益烦，皮上粟起，意欲饮水，反而渴，宜文蛤散。若不瘥，与五苓散。若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噀之洗之，益令热却不得出。当汗而不汗，即烦。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两，如上法。

寸口脉浮大，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即无血，大即为寒，寒气相搏，即为肠鸣，医乃不知，而反饮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饿。

寸口脉濡而弱，濡即恶寒，弱即发热，濡弱相搏，胫气衰微，胸中苦烦，此非结热，而反薄居，水渍布冷，铍贴之，阳气遂微，诸腑无所依，阴脉凝聚，结在心下，而不肯移，胃中虚冷，水谷不化，小便纵通，复不能多，微则可救，聚寒心下，当奈何也。

病可水证第十五

太阳病，发汗后，若大汗出，胃中干燥，烦不得眠，其人欲饮水，当稍饮之，令胃中和则愈。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与饮之即愈。

太阳病，寸口缓，关上小浮，尺中弱，其人发热而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为医下之也。若不下，其人复不恶寒而渴者，为转属阳明。小便数者，大便即坚，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欲饮水者，但与之，当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寸口脉洪而大，数而滑，洪大则荣气长，滑数则胃气实，荣长则阳盛，怫郁不得出身，胃实则坚难，大便则干燥，三焦闭塞，津液不通，医发其汗，阳盛不周，复重下之，胃燥热畜，大便遂擗，小便不利，荣卫相搏，心烦发热，两眼如火，鼻干面赤，舌燥齿黄焦，故大渴。过经成坏病，针药所不能制，与水灌枯槁，阳气微散，身寒温衣覆，汗出表里通，然其病即除。形脉多不同，此愈非法治，但医所当慎，妄犯伤荣卫。霍乱而头痛发热，身体疼痛，热多欲饮水，属五苓散。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必思水者，急与猪苓散。饮之水，亦得也。

病不可火证第十六

太阳中风，以火劫发其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齐颈而还，腹满而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循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太阳病，医发其汗，遂发热而恶寒，复下之，则心下痞，此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火针因而烦，面色青黄，肤瞤，如此者为难治。面色微黄，手足温者愈。

伤寒，加温针必惊。

阳脉浮，阴脉弱，则血虚，血虚则筋惕。其脉沉者，荣气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荣气微，加烧针，血留不行，更发热而躁烦也。

伤寒，脉浮，而医以火迫劫之，亡阳，惊狂，起卧不安，属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

问曰：得病十五、十六日，身体黄，下利，狂欲走。师脉之，言当下清血如豚肝，乃愈，后如师言，何以知之？师曰：寸口脉阳浮阴濡弱，阳浮则为风，阴濡弱为少血，浮虚受风，少血发热，恶寒洒淅，项强头眩。医加火熏，郁令汗出，恶守遂甚，客热因火而发，怫郁蒸肌肤，身目为黄，小便微难，短气，从鼻出血，而复下之，胃无津液，泄利遂不止，热瘀在膀胱，畜结成积聚，状如豚肝，当下未下，心乱迷愦，狂走赴水，不能自制。畜血若去，目明心

了。此皆医所为，无他祸患，微轻得愈，极者不治。

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者，必渴，被火必谵言。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有清血。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必发黄。

阳明病，其脉浮紧，咽干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反偏恶热，其身体重，发其汗则躁，心愦愦而反谵语。加温针必怵惕，又烦躁不得眠。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是为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为强责少阴汗也。

太阳病二日，而烧瓦熨其背，大汗出，火气入胃，胃中竭燥，必发谵语，十余日振而反汗出者，此为欲解。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其人欲小便，反不得，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坚者，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多，便已，其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病可火证第十七

下利，谷道中痛，当温之以火，宜熬末盐熨之。一方，炙枳实熨之。

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第十八

问曰：温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对曰：名曰阴阳交，交者，死。人所以汗出者，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汗而热留者，寿可立而倾也。

夫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能胜其病也。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此有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阳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也。

热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躁盛得汗者，生也。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肤刺，喘甚者，死。

热病，阴阳交者，死。

热病，烦已而汗，脉当静。

太阳病，脉反躁盛者，是阴阳交，死。复得汗，脉静者，生。

热病，阴阳交者，热烦身躁，太阴寸口脉两冲尚躁盛，是阴阳交，死。得汗脉静者，生。

热病，阳进阴退，头独汗出，死。阴进阳退，腰以下至足汗出，亦死。阴阳俱进，汗出已，热如故，亦死。阴阳俱退，汗出已，寒栗不止，鼻口气冷，亦死。上热病，阴阳交部。

热病，所谓并阴者，热病已得汗，因得泄，是谓并阴，故治。（一作活）

热病，所谓并阳者，热病已得汗，脉尚躁盛，大热，汗出，虽不汗出，若衄，是谓并阳，故治。

上热病并阴阳部。

少阴病，恶寒，踡而利，手足逆者，不治。

少阴病，下利止而眩，时时自冒者，死。

少阴病，其人吐利，躁逆者，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踡，其脉不至，其人不烦而躁者，死。

少阴病六、七日，其人息高者，死。

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少阴病，下利，若利止、恶寒而踡，手足温者，可治。

少阴病，恶寒而踡，时时自烦，欲去其衣被者，可治。

少阴病，下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服汤药，其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上少阴部。

伤寒六、七日，其脉微，手足厥，烦躁，灸其厥阴，厥不还者，死。

伤寒，下利，厥逆，躁不能卧者，死。

伤寒，发热，下利至厥不止者，死。

伤寒，厥逆，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者，生。其大汗出，利不止者，死。但有阴无阳故也。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下之，亡血，死。

伤寒，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上厥逆部。

热病，不知所痛，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治。

热病在肾，令人渴，口干，舌焦黄赤，昼夜欲饮不止，腹大而胀，尚不厌饮，目无精光，死不治。

脾伤，即中风，阴阳气别离，阴不从阳，故以三分，候其死生。

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人形损故也。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其人脉反实者，死。

病者胁下素有痞，而不在脐傍，痛引少腹，入阴侠阴筋，此为脏结，死。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是也。直视、谵语、喘满者，死。若下利者，亦死。

结胸证悉具，而烦躁者，死。

吐舌下卷者，死。唾如胶者，难解。舌头四边，徐有津液，此为欲解。病者至经，上唇有色，脉自和，为欲解。色急者，未解。

上阴阳竭尽部。

重实重虚阴阳相附生死证第十九

问曰：何谓虚实？对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重实者，内有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问曰：经络俱实，何如？对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内缓也，皆当俱治。故曰滑则顺，涩则逆。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五脏骨肉滑利，可以长久。寒气暴上，脉满实。实而滑，顺则生，实而涩，逆则死。形尽满，脉急大坚，尺满而不应，顺则生，逆则死。所谓顺者，手足温。所谓逆者，手足寒也。

问曰：何谓重虚？对曰：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尪然也；脉虚者，不象阴也。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余脏皆如此也。脉实满，手足寒，头热者，春秋则生，冬夏则死。脉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脉热而尺寒，秋冬为逆，春夏为顺。经虚络满者，尺热满而脉寒涩，春夏死，秋冬生。络满经虚，灸阴刺阳；经满络虚，刺阴灸阳。问曰：秋冬无极阴，春夏无极阳，何谓也？对曰：无极阳者，春夏无数虚阳明，阳明虚则狂。无极阴者，秋冬无数虚太阴，太阴虚则死。

上重实重虚部。

热病，所谓阳附阴者，腰以下至足热，腰以上寒，阴气下争，还心腹满者，死。所谓阴附阳者，腰以上至头热，腰以下寒，阳气上争，还得汗者生。

上阴阳相附部

热病生死期日证第二十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和，曰今且得汗，待时自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气内连肾。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和，曰今且得汗，待时

自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热病七、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热病七、八日，脉不躁喘，不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勿肤刺（肤，一作庸）。

热病三、四日，脉不喘，其动均者，身虽烦热，今自得汗，生。

传曰：始腑入脏，终阴复还阳，故得汗。

热病七、八日，脉不喘，其动均者，生。微热在阳不入阴，今自汗也。

热病七、八日，脉不喘，动数均者，病当喑。期三日不得汗，四日死。

热病，身面尽黄而肿，心热，口干，舌卷，焦黄黑，身麻臭，伏毒伤肺。中脾者，死。

热病，瘛疭，狂言，不得汗，瘛疭不已，伏毒伤肝，中胆者，死。

热病，汗不出，出不至足，呕胆，吐血，善惊不得卧，伏毒在肝。腑足少阳者，死。

热病十逆死日证第二十一

热病，腹满胪胀，身热者，不得大小便，脉涩小疾，一逆见，死。

热病，肠鸣腹满，四肢清，泄注，脉浮大而洪不已，二逆见，死。

热病，大衄不止，腹中痛，脉浮大绝，喘而短气，三逆见，死。

热病，呕且便血，夺形肉，身热甚，脉绝动疾，四逆见，死。

热病，咳喘，悸眩，身热，脉小疾，夺形肉，五逆见，死。

热病，腹大而胀，四肢清，夺形肉，短气，六逆见，一旬内死。

热病，腹胀便血，脉大，时时小绝，汗出而喘，口干舌焦，视不见人，七逆见，一旬死。

热病，身热甚，脉转小，咳而便血，目眶陷，妄言，手循衣缝，口干，躁扰不得卧，八逆见，一时死。

热病，瘛疭，狂走，不能食，腹满，胸痛，引腰脐背，呕血，九逆见，一时死

热病，呕血，喘咳，烦满，身黄，其腹鼓胀，泄不止，脉绝，十逆见，一时死。

热病五脏气绝死日证第二十二

热病，肺气绝，喘逆，咳唾血，手足腹肿，面黄，振栗不能言语，死。魄与皮毛俱去，故肺先死，丙日笃，丁日死。

热病，脾气绝，头痛，呕宿汁，不得食，呕逆吐血，水浆不得入，狂言谵语，腹大满，四肢不收，意不乐，死。脉与肉气俱去，故脾先死，甲日笃，乙日死。

热病，心主气绝，烦满，骨痛（一作瘛），嗌肿，不可咽，欲咳不能咳，歌哭而笑，死。神与荣脉俱去，故心先死。壬日笃，癸日死。

热病，肝气绝，僵仆，足不安地，呕血，恐惧，洒淅恶寒，血妄出，遗屎溺，死。魂与筋血俱去，故肝先死。庚日笃，辛日死。

热病，肾气绝，喘悸，吐逆，踵疽，尻痈，目视不明，骨痛，短气，喘满，汗出如珠，死。精与骨髓俱去，故肾先死。戊日笃，已日死。

外见瞳子青小，爪甲枯，发堕，身涩，齿挺而垢，又皮面厚尘黑，咳而吐血，渴欲数饮，腹大而满，此五脏绝，表病也。

热病至脉死日证第二十三

热病，脉四至，三日死，脉四至者，平人一至，病人脉四至也。

热病，脉五至，一日死。时一大至，半日死，忽忽闷乱者，死。

热病，脉六至，半日死。忽忽疾大至，有顷死。

热病损脉死日证第二十四

热病脉，四损，三日死。所谓四损者，平人四至，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损。
热病脉，五损，一日死。所谓五损者，平人五至，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
热病脉，六损，一时死，所谓六损者，平人六至，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
若绝不至，或久乃至，立死。

---

〔1〕"柴胡桂枝汤"原作"小柴胡汤"，据广勤堂本和《伤寒论》改。
〔2〕"孤阳独下阴部"原作"气实为孤阳"，据《伤寒论》和广勤堂本改。
〔3〕"有"，《伤寒论》作"汗"。
〔4〕"椎"原作"杼"，据《伤寒论》改。

卷 八

平卒尸厥脉证第一

寸口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于脏即死，入于腑即愈，此为卒厥。不知人，唇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温和，汗自出，为入腑，而复自愈。

平痓湿暍脉证第二

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反恶寒者，名刚痓。
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名柔痓。（一作恶寒）
太阳病，发热，其脉沉而细者，为痓。
太阳病，发其汗，因致痓（论云：发其汗太多，因致痓）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动摇者，为痓。（论云：独头而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痓病也）。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痓，葛根汤主之。
刚痓为病，胸满口噤，卧不著席，脚挛急，其人必龂齿可与大承气汤。
痓病，发其汗已，其脉洽洽如蛇，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必痓。（一云：痓脉出欲已）。
痓脉来，按之筑筑而弦，直上下行。
痓家，其脉伏坚，直上下。
夫风病，下之则痓。复发其汗，必拘急。
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沉迟，此为痓，栝楼桂枝汤主之。
痓病，有灸疮，难疗。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其汗，汗出则痓。
太阳病，关节疼烦，脉沉而缓者，为中湿。（论云：中湿为湿痹，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病者一身尽痛（一云疼烦），发热，日晡即剧，此为风湿。汗出所致也。（论云：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而身色似熏黄也。
湿家之为病，其人但头汗出，而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吐，或胸满，小便利（一云不利），舌上如胎，此为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饮而不能饮，则口燥也 。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问曰：风湿相搏，身体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师云此可发汗，而其病不

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续在，是故不愈。若治风湿者，发其汗，微微似欲出汗者，则风湿俱去也。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汤加朮四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汤主之。

病人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即愈。（论云：湿家病，身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朮附子汤主之。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太阳中热，暍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白虎汤主之。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肤中所致也，瓜蒂汤主之。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厥冷，小有劳，身热，口前开，板齿燥。若发其汗，恶寒则甚，加温针，则发热益甚，数下之，淋复甚。

平阳毒阴毒百合狐惑脉证第三

阳毒为病，身重腰背痛，烦闷不安，狂言，或走，或见鬼，或吐血下痢，其脉浮大数，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有伤寒一、二日便成阳毒。或服药，吐、下后成阳毒，升麻汤主之。

阴毒为病，身重背强，腹中绞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短气不得息，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脉沉细紧数，身如被打，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或伤寒初病一、二日，便结成阴毒。或服药六、七日以上至十日，变成阴毒，甘草汤主之。

百合之为病，其状常默默欲卧，复不能卧，或如强健人，欲得出行，而复不能行，意欲得食，复不能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饮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朝至口苦，小便赤黄，身形如和，其脉微数，百脉一宗，悉病，各随证治之。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其病难治；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其病难治。（《千金方》云：见在于阴而攻其阳，则阴不得解也，复发其汗为逆也。见在于阳而攻其阴，则阳不得解也，复下之，其病不愈）

狐惑为病，其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狐惑之病，并不欲饮食，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白、乍黑。其毒蚀上部，则声喝，其毒蚀于下部者，则咽干。蚀于上部，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苦参汤淹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其人脉数，无热，微烦，默默欲卧，汗出，初得三、四日，目赤如鸠眼，得之七、八日，目四眦黄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病人或从呼吸，上蚀其咽，或从下焦，蚀其肛阴，蚀上为惑，蚀下为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平霍乱转筋脉证第四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师曰：呕吐而利，此为霍乱。

问曰：病者发热，头痛，身体疼，恶寒，而复吐利，当属何病？师曰：当为霍乱。霍乱吐利止，而复发热也。伤寒，其脉微涩，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吐利。

转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鸡屎白散主之。

平中风历节脉证第五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头痛脉滑者，中风，风脉虚弱也。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虚寒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则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则重不胜。邪入于腑，则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荣缓则为亡血，卫迟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

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则疼痛如掣。

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也。

寸口脉沉而弱，沉则主骨，弱则主筋；沉则为肾，弱则为肝。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病历节，疼痛不可屈伸，乌头汤主之。

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平血痹虚劳脉证第六

问曰：血痹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起卧不时动摇，如被微风，遂得之。形如风状，但其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状，黄耆桂枝五物汤主之。

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

男子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差，阴寒精自出，足酸削不能行，少腹虚满。

人年五十，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苦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出也。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其脉浮者，里虚故也。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时目瞑，此人喜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

男子脉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眶痛（一云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

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通，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竭，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化也。

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平消渴小便利淋脉证第七

师曰：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下之不肯止。

寸口脉浮而迟，浮则为虚，迟则为劳。虚则卫气不足，迟则荣气竭。

趺阳脉浮而数，浮则为气，数则消谷而大坚（《金匮要略》紧作大坚），气盛则溲数，溲

数则坚(《金匮要略》作坚)。坚数相搏,则为消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

师曰:热在(一作结)下焦则溺血,亦令人淋闭不通。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少腹弦急,痛引脐中。

寸口脉细而数,数则为热,细则为寒,数为强吐。

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则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则数。

少阴脉数,妇人则阴中生疮,男子则气淋。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必便血。

平水气黄汗气分脉证第八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其人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如鼓,一作如故),不满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体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瘾疹,身体为痒,痒为泄风,久为痂癣。气强则为水,难以俛仰。风气相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拥,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而反不痛,身体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眠,此为黄汗,痛在骨节。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肺胀。其形如肿,发汗即愈。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风水,其脉浮,浮为在表,其人能食,头痛汗出,表无他病,病者言但下重,故从腰以上为和,腰以下当肿及阴,难以屈伸,防己黄芪汤主之。(一云: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而无大热者,越婢汤主之。

师曰:里水者,一身面目洪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一云:皮水,其脉沉,头面浮肿,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亡津液,故令渴也)

皮水之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下之则胸满短气。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一作消渴),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寸口脉浮而迟,浮脉热,迟脉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热,数脉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则为水矣。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卫气不行则恶寒,水不沾流,走在肠间。

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师曰:脉得诸沉者,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阴肿者,何也?答曰: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沉者与附子麻黄汤,浮者与杏子汤。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阴大肿。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中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

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

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一云大便反坚）。

师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革，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师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当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荣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寒噎，胁下急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系不去，其病不除。复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少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浮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言当先治本病也，如治新病则病难已）

黄汗之病，身体洪肿（一作重），发热，汗出而咳（而渴，一作不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蘗汁，其脉自沉。

问曰：黄汗之病，从何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黄耆芍药桂枝苦酒汤主之。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卧盗汗出者，此荣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则胸中痛，又从腰以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则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则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荣卫不利，荣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荣卫俱劳，阳气不通则身冷，阴气不通则骨疼。阳气前通则恶寒，阴气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矢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或枳实术汤主之。

平黄疸寒热疟脉证第九

凡黄候，其寸口脉近掌无脉，口鼻冷，并不可治。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

腹满，舌痿黄，躁不得睡，属黄家。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者，以发病时，火劫其汗，两热相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师曰：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为差，反剧为难治。

又曰：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发于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师曰：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又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小建中汤。

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黄柏栀子芒硝汤。

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

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

酒黄疸者，或无热，靖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即愈。

酒疸，黄色，心下结实而烦。

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中心如□蒜齑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寸口脉微而弱，微则恶寒，弱则发热。当发不发，骨节疼痛；当烦不烦，而极汗出。趺阳脉缓而迟，胃气反强。少阴脉微，微则伤精，阴气寒冷，少阴不足，谷气反强，饱则烦满满则发热，客热消谷，发已腹饥，热则腹满，微则伤精，谷强则瘦，名曰谷寒热。

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寒。头眩者，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师曰：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腹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则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则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

黄家，曰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

夫疟脉自弦也，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可下之，弦迟者可温药，若脉紧数者，可发汗，针灸之。浮大者，可吐之。脉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疟病结为癥瘕，名曰疟母，鳖甲煎丸主之。

疟但见热者，温疟也。其脉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朝发暮解，暮发朝解，名曰温疟，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疟多寒者，牡疟也，蜀漆散主之。

平胸痹心痛短气贲豚脉证第十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与不及，阳微阴弦，则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脉阴弦故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痹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者，栝楼薤白白酒汤主之。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贲豚病者，从小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时欲死复止，皆从惊得。其气上冲胸腹痛，及往来寒热，贲豚汤主之。

师曰：病有贲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平腹满寒疝宿食脉证第十一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下部闭塞，大便难，两胠（一云脚）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腹满时减，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趺阳脉紧而浮，紧则为痛，浮则为虚，虚则肠鸣，紧则坚满。

脉双弦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也，可下之。

病腹中满痛为实，当下之。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

病腹满，发热十数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三物汤主之。腹满痛，厚朴七物汤主之。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气，气寒相搏，转绞而痛。

寸口脉迟而涩，迟为寒，涩为无血。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一作痛）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

寸口脉弦者，则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喜喜恶寒也。

寸口脉浮而滑，头中痛。趺阳脉缓而迟，缓则为寒，迟则为虚，虚寒相搏，则欲食温，假令食冷，则咽痛。

寸口脉微，尺中紧而涩，紧则为寒，微则为虚，涩则血不足，故知发汗而复下之也。紧在中央，知寒尚在，此本寒气，何为发汗复下之耶？

夫脉浮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胁下偏痛，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卫气不行则恶寒，则不欲食，弦紧相搏，此为寒疝。

趺阳脉浮而迟，浮则为风虚，迟则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自汗出，

手足厥寒，其脉沉弦者，大乌头汤主之。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

寸口脉紧如转索，左右无常者，有宿食。

寸口脉紧，即头痛风寒，或腹中有宿食不化。

脉滑而数者，实也，有宿食，当下之。

下利，不欲饮食者，有宿食，当下之。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

宿食在上管，当吐之。

平五脏积聚脉证第十二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系（系一作谿，下同），气何谓也？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系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愈复发为系气。夫病已愈，不得复发，今病得发，即为系气也。

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细，一作结）。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积在背气街。脉出在左，积在左，脉出在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诊得肺积，脉浮而毛，按之辟易，胁下气逆，背相引痛，少气，善忘，目瞑，皮肤寒，秋差夏剧，主皮中时痛，如虱缘之状，甚者如针刺，时痒，其色白。

诊得心积，脉沉而芤，上下无常处，病胸满悸，腹中热，面赤嗌干，心烦，掌中热，甚即唾血，主身瘛疭，主血厥，夏差冬剧，其色赤。

诊得脾积，脉浮大而长，饥则减，饱则见，胗起与谷争减，心下累累如桃李，起见于外，腹满呕泄，肠鸣，四肢重，足胫肿，厥不能卧起，主肌肉损，其色黄。

诊得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邪走心下，足肿寒，胁痛引小腹，男子积疝，女子瘕

淋，身无膏泽，喜转筋，爪甲枯黑，春差秋剧，其色青。

诊得肾积，脉沉而急，苦脊与腰相引痛，饥则见，饱则减，小腹里急，口干，咽肿伤烂，目眩眩，骨中寒，主髓厥，善忘，其色黑。

寸口脉沉而横者，胁下及腹中有横积痛，其脉弦，腹中急痛，腰背痛相引，腹中有寒，疝瘕。脉弦紧而微细，癥也。夫寒痹、癥瘕、积聚之脉，皆弦紧。若在心下，即寸弦紧；在胃管，即关弦紧；在脐下，即尺弦紧。（一曰：关脉弦长，有积在脐左右上下也）

又脉癥法，左手脉横，癥在左，右手脉横，癥在右；脉头大者在上，头小者在下。

又法：横脉见左，积在右，见右积在左。偏得横实而滑，亦为积。弦紧亦为积，为寒痹，为疝痛。内有积不见脉，难治，见一脉相应，为易治，诸不相应，为不治。

左手脉大，右手脉小，上病在左胁，下病在左足。右手脉大，左手脉小，上病在右胁，下病在右足。

脉弦而伏者，腹中有癥，不可转也。必死不治。

脉来细而沉，时直者，身有痈肿，若腹中有伏梁。

脉来小沉而实者，胃中有积聚，不下食，食即吐。

平惊悸衄吐下血胸满瘀血脉证第十三

寸口脉动而弱，动则为惊，弱则为悸。

趺阳脉微而浮，浮则胃气虚，微则不能食，此恐惧之脉，忧迫所作也。惊生病者，其脉止而复来，其人目睛不转，不能呼气。

寸口脉紧，趺阳脉虚，胃气则虚。

寸口脉紧，寒之实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满而噫。胃气虚者，趺阳脉浮，少阳脉紧，心下必悸。何以言之？寒水相搏，二气相争，是以悸。脉得诸涩濡弱，为亡血。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

亡血家，不可攻其表，汗出则寒栗而振。问曰：病衄连日不止，其脉何类？师曰：脉来轻轻在肌肉，尺中自溢（一云尺脉浮），目睛晕黄，衄必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师曰：从春至夏发衄者太阳，从秋至冬发衄者阳明。

寸口脉微弱，尺脉涩弱，则发热，涩为无血，其人必厥，微呕。夫厥，当眩 不眩，而反头痛，痛为实，下虚上实必衄也。

太阳脉大而浮，必衄、吐血。

病人面无血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也。

衄家，不可发其汗，汗出必额上促急而紧，直视而不能眴，不得眠。

脉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咳者，必吐血。

寸口脉微而弱，气血俱虚，男子则吐血，女子则下血。呕吐、汗出者，为可治。

趺阳脉微而弱，春以胃气为本，吐利者为可，不者，此为有水气，其腹必满，小便则难。

病人身热，脉小绝者，吐血，若下血，妇人亡经，此为寒，脉迟者，胸上有寒，噫气喜唾。

脉有手阳、趺阳、少阴脉皆微，其人不吐下，必亡血。

脉沉为在里，荣卫内结，胸满，必吐血。

男子盛大，其脉阴阳微，趺阳亦微，独少阴浮大，必便血而失精。设言淋者，当小便不利。

趺阳脉弦，必肠痔下血。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其人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当汗出不出，内结亦为瘀血。病者 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下血，先见血，后见便，此近血也；先见便，后见血，此远血也。

平呕吐哕下利脉证第十四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

趺阳脉浮者，胃气虚，寒气在上，暖气在下，三气并争，但出不入，其人即呕而不得食，恐怖而死，宽缓即瘥。

夫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饮也。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吐也。

阳紧阴数，其人食已即吐，阳浮而数，亦为吐。

寸紧迟涩，其人胸满，不能食而吐，吐止者为下之，故不能食，设言未止者，此为胃反，故尺为之微涩也。

寸口脉紧而芤，紧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脉为阴结而迟，其人则噎。关上脉数，其人则吐。

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

趺阳脉微而涩，微则下利，涩则吐逆，谷不得入也。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荣虚，荣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夫吐家，脉来形状如新卧起。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下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其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脉滑，按之虚绝者，其人必下利。

下利，有微热，其人渴。脉弱者，今自愈。

下利，脉数，若微发热，汗自出者，自愈。设脉复紧，为未解。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其人必清脓血。

下利，手足厥，无脉，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下利，脉数而浮（一作渴）者，今自愈。设不差，其人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中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自愈。

下利热者，当利其小便。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其脏寒者，当温之。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

下利清谷，必郁冒，汗出而解，其人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先温其里，乃攻其表。

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

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

下利瘥，至其年、月、日、时复发，此为病不尽，当复下之。

下利而谵语，为有燥屎也，宜下之。

下利而腹痛满，为寒实，当下之。

下利，腹中坚者，当下之。

下利后更烦，按其心下濡者，为虚烦也。

下利后，脉三部皆平，按其心下坚者，可下之。

下利，脉浮大者，虚也，以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因尔肠鸣，当温之。

病者痿黄，躁而不渴，胃中寒实，而下利不止者，死。

夫风寒下者，不可下之。下之后，心下坚痛。脉迟者，为寒，但当温之。脉沉紧，下之亦然。脉大浮弦，下之当已。

平肺痿肺痈咳逆上气痰饮脉证第十五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数被驶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

寸口脉不出，反而发汗，阳脉早索，阴脉不涩，三焦踟蹰，入而不出，阴脉不涩，身体反冷，其内反烦，多吐，唇燥，小便反难，此为肺痿。伤于津液，便如烂瓜，亦如豚脑，但坐发汗故也。

肺痿，其人欲咳不得咳，咳则出干沫，久久小便不利，甚则脉浮弱。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溺，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其脏。师曰：肺痿咳唾，咽燥欲饮水者，自愈。自张口者，短气也。

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胎滑，此为浮寒，非肺痿也。

问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也？师曰：此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则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

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脉数实者，为肺痈。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后竟吐脓死。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荣，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凝滞，畜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粳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

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寸口脉数，趺阳脉紧，寒热相搏，故振寒而咳。

趺阳脉浮缓，胃气如经，此为肺痈。

问曰：振寒发热，寸口脉滑而数，其人饮食起居如故，此为痈肿病。医反不知，而以伤寒治之，应不愈也。何以知有脓？脓之所在，何以别知其处？师曰：假令脓在胸中者，为肺痈。其人脉数，咳唾有脓血。设脓未成，其脉自紧数。紧去但数，脓为已成也。

夫病吐血，喘咳上气，其脉数，有热，不得卧者，死。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气燥而喘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一云：咳而上气，肺胀，其脉沉，心下有水气也。《要略》《千金》《外台》沉作浮）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坐极饮过度所致也。

咳家，脉弦为有水，可与十枣汤下之。咳而脉浮，其人不渴不食，如是四十日乃已（一云三十日）。咳而时发热，脉卒弦者，非虚也。此为胸中寒实所致也，当吐之。咳家，其脉弦，欲行吐药，当相人强弱而无热，乃可吐之。其脉沉者，不可发汗。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不可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一云留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转盛。（一云辄已）

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其脉沉者，有留饮。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大如手。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者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甘草汤主之。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小青龙汤主之。

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可与十枣汤。

膈上之病，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目泣自出，一作目眩），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心下水停，甚者则悸，微者短气。

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喜虚。脉偏弦者，饮也。肺饮不弦，但喜喘短气。

病人一臂不遂，时复转移在一臂，其脉沉细，非风也。必有饮在上焦。其脉虚者为微劳，荣卫气不周故也，久久自差。（一云：各自差）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也，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主之。假令瘦人脐下悸，吐涎沫而癫眩者，水也，五苓散主之。

先渴却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胁下支满，嚏而痛。水在肾，心下悸。

平痈肿肠痈金疮浸淫脉证第十六

脉数，身无热，内有痈也。薏苡附子败酱汤主之。

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

脉微而迟，必发热，弱而数，为振寒，当发痈肿。

脉浮而数，身体无热，其形嘿嘿，胸中微燥，不知痛之所在，此人当发痈肿。

脉滑而数，数则为热，滑则为实，滑则主荣，数则主卫，荣卫相逢，则结为痈。热之所过，则为脓也。

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与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也。

问曰：官羽林妇病，医脉之，何以知妇人肠中有脓，为下之则愈？师曰：寸口脉滑而

数，滑则为实，数则为热，滑则为荣，数则为卫，卫数下降，荣滑上升。荣卫相干，血为浊败，少腹痞坚，小便或涩，或时汗出，或复恶寒，脓为已成。设脉迟紧，紧为瘀血，血下则愈。

肠痈之为病，其身体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肠痈者，少腹肿，按之则痛，小便数如淋，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问曰：寸口脉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疮，被刀器所伤，亡血故也。

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

卷　九

平妊娠分别男女将产诸证第一

脉平而虚者，乳子法也。经云：阴搏阳别，谓之有子。此是血气和调，阳施阴化也。诊其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少阴，心脉也。心主血脉，又肾名胞门子户，尺中肾脉也，尺中之脉，按之不绝，法妊娠也。三部脉沉浮正等，按之无绝者，有娠也。妊娠初时，寸微小，呼吸五至。三月而尺数也。脉滑疾，重以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脉重手按之不散，但疾不滑者，五月也。

妇人妊娠四月，欲知男女法，左疾为男，右疾为女，俱疾为生二子。

又法：得太阴脉为男，得太阳脉为女。太阴脉沉，太阳脉浮。

又法：左手沉实为男，右手浮大为女。左右手俱沉实，猥生二男，左右手俱浮大，猥生二女。

又法：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左右俱大产二子。大者如实状。

又法：左右尺俱浮，为产二男，不尔则女作男生。左右尺俱沉为产二女，不尔则男作女生也。

又法：遣妊娠人面南行，还复呼之，左回首者是男，右回首者是女也。

又法：看上圊时，夫从后急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也。

又法：妇人妊娠，其夫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也。

妇人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但离经者，不病也。

又法：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半夜觉，日中则生也。

平妊娠胎动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证第二

妇人怀胎，一月之时，足厥阴脉养。二月，足少阳脉养。三月，手心主脉养。四月，手少阳脉养。五月，足太阴脉养。六月，足阳明脉养。七月，手太阴脉养。八月，手阳明脉养。九月，足少阴脉养。十月，足太阳脉养。诸阴阳各养三十日活儿。手太阳、少阴不养者，下主月水，上为乳汁，活儿养母。怀娠者不可灸刺其经，必堕胎。

妇人怀娠三月而渴，其脉反迟者，欲为水分。复腹痛者，必堕胎。

脉浮汗出者，必闭。其脉数者，必发痈脓。五月、六月脉数者，必向坏。脉紧者，必胞满。脉迟者，必腹满而喘。脉浮者，必水坏为肿。

问曰：有一妇人，年二十所，其脉浮数，发热呕咳，时下利，不欲食。脉复浮，经水绝，何也？师曰：法当有娠，何以故？此虚家法当微弱，而反浮数，此为戴阳。阴阳和合，法当有娠。到立秋，热当自去。何以知然？数则为热，热者是火，火是木之子，死于未。未为六月位，土王，火休废，阴气生，秋节气至，火气当罢，热自除去，其病即愈。

师曰：乳后三月有所见，后三月来，脉无所见，此便是躯。有儿者护之，恐病利也，何

以故？怀身阳气内养，乳中虚冷。故令儿利。

妇人怀娠，六月、七月，脉弦发热，其胎踰腹，腹痛恶寒，寒著小腹如扇之状。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

妇人妊娠七月，脉实大牢强者生，沉细者死。

妇人妊娠八月，脉实大牢强弦紧者生，沉细者死。

妇人怀躯六月、七月，暴下斗余水，其胎必倚而堕。此非时，孤浆预下故也。

师曰：寸口脉洪而涩，洪则为气，涩则为血。气动丹田，其形即温。涩在于下，胎冷若冰。阳气胎活，阴气必终。欲别阴阳，其下必殭。假令阳终，畜然若杯。

问曰：妇人妊娠病，师脉之，何以知此妇人双胎，其一独死，其一独生？而为下其死者，其病即愈，然后竟免躯，其脉何类？何以别之？

师曰：寸口脉，卫气平调，荣气缓舒。阳施阴化，精盛有余，阴阳俱盛，故成双躯。今少阴微紧，血即浊凝，经养不周，胎则偏夭。少腹冷满，膝胫疼痛，腰重起难，此为血痹。若不早去，害母失胎。

师曰：妇人有胎腹痛，其人不安，若胎病不长，欲知生死，令人摸之，如覆杯者则男，如肘头参差起者女也。冷在何面？冷者为死，温者为生。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生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漏（一作阻），胶艾汤主之。

妇人妊娠，经断三月，而得漏下，下血四五日不止，胎欲动，在于脐下，此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衄也，所以下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当下其癥，宜桂枝茯苓丸。

问曰：妇人病，经水断一、二月，而反经来，今脉反微涩，何也？师曰：此前月中，苦当下利，故今妨经。利止，月经当自下，此非躯也。

妇人经自断而有躯，其脉反弦，恐其后必大下，不成躯也。

妇人怀躯，七月而不可知，时时衄血而转筋者，此为躯也。衄时嚏而动者，非躯也。

脉来近去远，故曰反，以为有躯，而反断，此为有阳无阴故也。

妇人经月下，但为微少。师脉之，反言有躯，其后审然，其脉何类？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阴阳俱平，荣卫调和，按之滑，浮之则轻，阳明、少阴，各如经法，身反洒淅，不欲食饮，头痛心乱，呕哕欲吐，呼则微数，吸则不惊，阳多气溢，阴滑气盛，滑则多实，六经养成，所以月见，阴见阳精，汁凝胞散，散者损堕。设复阳盛，双妊二胎。今阳不足，故令激经也。

妇人妊娠，小便难，饮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妇人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洒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汤主之。

妇人妊娠，宜服当归散，即易产无疾苦。

师曰：有一妇人来诊（一作脉），自道经断不来。师言：一月为衄，二月为血，三月为居经。是定作躯也，或为血积，譬始鸡乳子，热者为禄，寒者多浊，且当须后月复来，经当入月几日来。假令以七日所来，因言且须后月十日所来相问。设其主复来者，因脉之，脉反沉而涩，因问曾经半生，若漏下亡血者，定为有躯。其人言实有是，宜当护之。今经微弱，恐复不安。设言当奈何？当为合药治之。

师曰：有一妇人来诊，自道经断，脉之，师曰：一月血为闭，二月若有若无，三月为血积，譬如鸡伏子，中寒即浊，中热即禄，欲令胎寿，当治其母，侠寒怀子，命不寿也。譬如鸡伏子，试取鸡一毛拔去，覆子不偏，中寒者浊。今夫人有躯，小腹寒，手掌反逆，奈何得有躯？妇人因言，当奈何？师曰：当与温经汤。设与夫家俱来者，有躯。与父母家俱来者，当言寒多，久不作躯。

师曰：有一妇人来诊，因言阴阳俱和调，阳气长，阴气短，俱出不入，去近来远，故曰

反。以为有躯，偏反血断，断来几日，假令审实者，因言急当治，恐经复下。设令宫中人，若寡妇无夫，曾夜梦交通，邪气或怀久作癥瘕，急当治，下服二汤。设复不愈，因言发汤，当中。下胎而反不下，此何等意邪？可使且将视赤乌（一作赤马）。师曰：若宫里张氏不差，复来相问。（臣亿等详此文脱误不属）。

师曰：脉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为躯，桂枝汤[1]主之，法六十日当有娠。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方在《伤寒》中。

妇人脉平而虚者，乳子法也。平而微实者，奄续法也。而反微涩，其人不亡血、下利，而反甚，其脉虚，但坐乳大儿及乳小儿，此自其常，不能令甚虚竭，病与亡血虚等，必眩冒而短气也。

师曰：有一妇人好装衣来诊，而得脉涩，因问曾乳子下利，乃当得此脉耳，曾半生漏下者，可。设不者，经断三月、六月。设乳子漏下，可为奄续，断小儿勿乳，须利止复来相问，脉之。

师曰：寸口脉微迟，尺微于寸，寸迟为寒，在上焦，但当吐耳。今尺反虚，复为强下之，如此，发胸而痛者，必吐血，少腹痛、腰脊痛者，必下血。师曰：寸口脉微而弱，气血俱虚，若下血、呕吐、汗出者可；不者，趺阳脉微而弱。春以胃气为本，吐利者可；不者，此为水气，其腹必满，小便则难。

妇人常呕吐而胃反，若常喘（一作多唾），其经又断，设来者，必少。

师曰：有一妇人，年六十所，经水常自下，设久得病利，少腹坚满者为难治。

师曰：有一妇人来诊，言经水少，不如前者，何也？师曰：曾更下利，若汗出、小便利者可。何以故？师曰：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设经下反多于前者，当所苦困。当言恐大便难，身无复汗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体肿。少阳脉革，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一作水分）

师曰：寸口脉沉而数，数则为出，沉则为入，出则为阳实，入则为阴结。趺阳脉微而弦，微则无胃气，弦则不得息。少阴脉沉而滑，沉则为在里，滑则为实，沉滑相搏，血结胞门，其藏不泻，经络不通，名曰血分。

问曰：病有血分。何谓也？师曰：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此病为难治。

问曰：病有水分，何谓也？师曰：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经自当下。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迟在上，紧在下。迟则为寒，名曰浑。阴浊则湿，名曰雾。紧则阴气栗，脉反濡弱，濡则中湿，弱则中寒，寒湿相搏，名曰痹。腰脊骨节苦烦，肌为不仁，此当为痹。而反怀躯，迟归经，体重，以下脚为胕种，按之没指，腰冷不仁，此为水怀。喘则倚息，小便不通，紧脉为呕，血气无余，此为水分。荣卫乖亡，此为非躯。

平产后诸病郁冒中风发热烦呕下利证第三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痓（亦作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亡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痓。何故郁冒？师曰：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何故大便难？师曰：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但头汗出。所以生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所以大便坚者，若呕不能食者，小柴胡汤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而更发热者，此为胃热气实，承气汤主之。方在《伤寒》中。

妇人产得风续之，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坚，干呕，汗出，虽久，

阳旦证续在，可与阳旦，方在《伤寒》中，桂枝是也。

妇人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妇人产后腹中疠痛，可与当归羊肉汤。

师曰：产妇腹痛，烦满不得卧，法当枳实芍药汤主之。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干血著脐下，宜下瘀血汤。

妇人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四、五日，趺阳脉微，实再倍，其人发热，日晡所烦躁者，不能食，谵语，利之则愈，宜承气汤。以热在里，结在膀胱也。方在《伤寒》中。

妇人产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妇人热利，重下，新产虚极，白头翁加甘草汤主之。（《千金方》加阿胶）

平带下绝产无子亡血居经证第四

师曰：妇人带下、六极之病，脉浮则为肠鸣腹满，紧则为腹中痛，数则为阴中痒，洪则生疮，弦则阴疼掣痛。

师曰：带下有三门：一曰胞门，二曰龙门，三曰玉门。已产属胞门，未产属龙门，未嫁女属玉门。

问曰：未出门女有三病，何谓也？师曰：一病者，经水初下，阴中热，或有当风，或有扇者。二病者，或有以寒水洗之，三病者，或见丹下，惊怖得病，属带下。师曰：妇人带下，九实中事，假令得鼠乳之病，剧易，当剧有期，当庚辛为期。余皆仿此。

问曰：有一妇人，年五十所，病但苦背痛，时时腹中痛，少食多厌，喜胀胀，其脉阳微关尺小紧，形脉不相应，愿知所说？师曰：当问病者饮食如何。假令病者言，我不欲饮食，闻谷气臭者，病为在上焦。假令病者言，我少多为饮食，不食亦可，病为在中焦。假令病者言，我自饮食如故，病在下焦，为病属带下，治之。

妇人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土瓜根散主之。

妇人带下，脉浮，恶寒、漏下者，不治。

师曰：有一妇人将一女子，年十五所来诊。言女年十四时经水自下，今经反断，其母言恐怖。师曰：此女为是夫人亲女，非耶？若亲女者，当相为说之。妇人因答言：自是女尔。师曰：所以问者无他，夫人年十四时，亦以经水下，所以断，此为避年，勿怪，后当自下。

妇人少腹冷，恶寒久，年少者得之，此为无子；年大者得之，绝产。

师曰：脉微弱而涩，年少得此为无子，中年得此为绝产。

师曰：少阴脉浮而紧，紧则疝瘕，腹中痛，半产而堕伤。浮则亡血，绝产，恶寒。

师曰：肥人脉细，胞有寒，故令少子。其色黄者，胸上有寒。

妇人少腹硍磊转痛，而复自解，发汗无常，经反断，膀胱中结坚急痛，下引阴中气冲者，久必两胁拘急。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则发热，少腹里急痛，腹满，手掌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中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与温经汤。

问曰：妇人病下利，而经水反断者，何也？师曰：但当止利，经自当下，勿怪。所以利不止而血断者，但下利亡津液，故经断。利止，津液复，经自当下。

妇人血下，咽干而不渴，其经必断，此荣不足，本自有微寒，故不引饮。渴而引饮者，津液得通，荣卫自和，其经必复下。

师曰：寸口脉微而涩，微则卫气不足，涩则血气无余。卫不足，其息短，其形燥；血不足其形逆，荣卫俱虚，言语谬误。趺阳脉微而涩，微则胃气虚，虚则短气，咽燥而口苦，胃

热涩则失液。少阴脉微而迟，微则无精，迟则阴中寒，涩则血不来，此为居经，三月一来。

师曰：脉微血气俱虚，年少者亡血也。乳子下利为可，不者，此为居经，三月一来。

问曰：妇人妊娠三月，师脉之，言此妇人非躯，今月经当下。共脉何类？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卫浮而大，荣反而弱，浮大则气强，反弱则少血，孤阳独呼，阴不能吸，二气不停，卫降荣竭，阴为积寒，阳为聚热，阳盛不润，经络不足，阴虚阳往（一作实），故令少血。时发洒淅，咽燥汗出，或溲稠数，多唾涎沫，此令重虚。津液漏泄，故知非躯，畜烦满洫，月禀一经，三月一来，阴盛则泻，名曰居经。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一朝而清血，二、三日不止。何以治之？师曰：此妇人前绝生，经水不下，今反清血，此为居经，不须治，当自止。经水下常五日止者，五日愈。

妇人月经一月再来者，经来，其脉欲自如常。而反微，不利，不汗出者，其经二月必来。

平郁冒五崩漏下经闭不利腹中诸病证第五

问曰：妇人病经水适下，而发其汗，则郁冒不知人，何也？师曰：经水下，故为里虚，而发其汗，为表复虚，此为表里俱虚，故令郁冒也。

问曰：妇人病如癫疾郁冒，一月二十余发。师脉之，反言带下，皆如师言，其脉何类？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濡而紧，濡则阳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气虚，血竭凝寒，阴阳不和，邪气舍于荣卫，疾起少年时，经水来以合房室，移时过度，精感命门开，经下血虚，百脉皆张，中极感动阳动，微风激成寒，因虚舍荣卫，冷积于丹田，发动上冲，奔在胸膈，津液掩口入，涎唾涌溢出，眩冒状如厥，气冲髀里热，粗医为癫，灸之因大剧。

问曰：妇人病苦气上冲胸，眩冒，吐涎沫，髀里气冲热。师脉之，不名带下，其脉何类？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沉而微，沉则卫气伏，微则荣气绝，阳伏则为疹，阴绝则亡血。病当小便不利，津液闭塞，今反小便通，微汗出，沉变为寒，咳逆呕沫，其肺成痿，津液竭少，亡血损经络，因寒为血厥，手足若痹，气从丹田起，上至胸胁，沉寒怫郁于上，胸中窒塞，气历阳部，面翕如醉，形体似肥，此乃浮虚，医反下之，长针，复重虚荣卫，久发眩冒，故知为血厥也。

问曰：五崩何等类？师曰：白崩者形如涕，赤崩者形如绛津，黄崩者形如烂瓜，青崩者形如蓝色，黑崩者形如衄血也。

师曰：有一妇人来脉，反得微涩，法当吐，若下利，而言不，因言夫人年几何？夫人年七七四十九，经水当断，反至今不止，以故致此虚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脉则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

妇人经水不利，抵当汤主之。方在《伤寒》中。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一云：治怀妊腹中疼痛）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方在《伤寒》中。（一云：腹中痛，小便利，理中汤主之）

平咽中如有炙脔喜悲热入血室腹满证第六

妇人咽中如有炙脔状，半夏厚朴汤主之。

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甘草小麦汤主之。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胸膈下满如结胸状，其人谵语，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虚实而取之。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有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

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方在《伤寒》中。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了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若上二焦，必当自愈。（二字疑）

阳明病，下血而谵语，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则愈。

妇人少腹满如敦敦状（《要略》云满而热），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生后疑）者，此为水与血并结在血室，大黄甘遂汤主之。

平阴中寒转胞阴吹阴生疮脱下证第七

妇人阴寒，温中坐药，蛇床子散主之。

妇人着坐药，强下其经，目眶为痛，足跟难以践地，心中状如悬。

问曰：有一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得病转胞，不得溺也。何以故？师曰：此人故肌盛，头举身满，今反羸瘦，头举中空感（一作减），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服肾气丸，以中有茯苓故也。方在《虚劳》中。

师曰：脉得浮紧，法当身躯疼痛。设不痛者，当射云何，因当射言。若肠中痛、腹中鸣、咳者，因失便，妇人得此脉者，法当阴吹。

师曰：寸口脉浮而弱，浮则为虚，弱则无血，浮则短气，弱则有热，而自汗出。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气满，涩则有寒，喜噫吞酸。其气而下，少腹则寒。

少阴脉弱而微，微则少血，弱则生风，微弱相搏，阴中恶寒，胃气下泄，吹而正喧。

师曰：胃气下泄，阴[2]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导之。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则生疮。

少阴脉数则气淋，阴中生疮。

妇人阴中蚀疮烂，狼牙汤洗之。

妇人脏肿如瓜，阴中疼引腰痛者，杏仁汤主之。

少阴脉弦者，白肠必挺核。

少阴脉浮而动，浮为虚，动为痛，妇人则脱下。

平妇人病生死证第八

诊妇人漏血下赤白，日下血数升，脉急疾者，死；迟者，生。

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

诊妇人新生乳子，脉沉小滑者，生；实大坚弦急者，死。

诊妇人疝、瘕、积、聚，脉弦急者，生；虚弱小者，死。

诊妇人新生乳子。因得热病，其脉弦小，四肢温者，生；寒清者，死。

诊妇人生产，因中风、伤寒、热病，喘鸣而肩息，脉实大浮缓者，生；小急者，死。

诊妇人生产之后，寸口脉数疾不调者，死；沉微附骨不绝者，生。

金疮在阴处，出血不绝，阴脉不能至阳者，死；接阳而复出者，生。

平小儿杂病证第九

小儿脉，呼吸八至者平，九至者伤，十至者困。

诊小儿脉，多雀斗，要以三部脉为主。若紧为风痫，沉者乳不消，弦急者客忤气。

小儿是其日数应变蒸之时，身热脉乱，汗不出，不欲食，食辄吐哯者，脉乱无苦也。

小儿脉沉而数者，骨间有热，欲以腹按冷清也。

小儿大便赤，青瓣，飧泄，脉小，手足寒，难已；脉小，手足温，易已。

小儿病困，汗出如珠，著身不流者，死。

小儿病，其头毛皆上逆者，必死。耳间青脉起者，瘛痛。

小儿病而囟陷入，其口唇干，目皮反，口中出气冷，还与头相抵，卧不举身，手足四肢垂，其卧正直，如得缚，其掌中冷，皆死，至十日，不可复治之。

〔1〕"汤"原脱，据《金匮要略》补。

〔2〕"阴"原脱，据《金匮要略》补。

卷　十

手检图二十一部

经言：肺者，人之五脏华盖也，上以应天，解理万物，主行精气，法五行、四时，知五味。寸口之中，阴阳交会，中有五部。前、后、左、右，各有所主，上、下、中央，分为九道。浮、沉、结、散，知邪所在，其道奈何？岐伯曰：脉大而弱者，气实血虚也；脉大而长者，病在下候；浮直上下交通者，阳脉也。坚在肾，急在肝，实在肺。前如外者，足太阳也；中央如外者，足阳明也；后如外者，足少阳也。中央直前者，手少阴也；中央直中者，手心主也；中央直后者，手太阴也。前如内者，足厥阴也；中央如内者，足太阴也。后如内者，足少阴也。前部左右弹者，阳跷也；中部左右弹者，带脉也；后部左右弹者，阴跷也。从少阳之厥阴者，阴维也；从少阴之太阳者，阳维也。来大时小者，阴络也；来小时大者，阳络也。

前如外者，足太阳也。动，苦头、项、腰、痛，浮为风，涩为寒热，紧为宿食。

前如外者，足太阳也。动，苦目眩，头、颈、项腰、背强痛也。男子阴下湿，女子月水不利，少腹痛，引命门、阴中痛，子脏闭。浮为风，涩为寒血，滑为劳热，紧为宿食，针入九分。却至六分。

中央如外者，足阳明也。动，苦头痛，面赤，微滑，苦大便不利，肠鸣，不能食，足胫痹。

中央如外者，足阳明也。动，苦头痛，面赤热，浮微滑，苦大便不利，喜气满。滑者为饮，涩为嗜卧，肠鸣不能食，足胕痹。针入九分，却至六分。后如外者，足少阳也。动，苦腰、背、胕、股、肢节痛。

后如外者，足少阳也。浮为气涩，涩为风、血，急为转筋，弦为劳。针入九分，却至六分。

上足三阳脉

前如内者，足厥阴也。动，苦少腹痛，月经不利，子脏闭。

前如内者，足厥阴也。动，苦少腹痛与腰相连，大便不利，小便难，茎中痛，女子月水不利，阴中寒，子户壅绝内，少腹急；男子疝气，两丸上入，淋也。针入六分，却至三分。

中央如内者，足太阴也。动，苦胃中痛，食不下，咳唾有血，足胫寒，少气，身重，从腰上状如居水中。

中央如内者，足太阴也。动，苦腹满，上管有寒，食不下，病以饮食得之。沉涩者，苦身重，四肢不动，食不化，烦满，不能卧，足胫痛，苦寒，时咳血，泄利黄。针入六分，却至三分。

后如内者，足少阴也。动，苦少腹痛，与心相引背痛，淋。从高堕下，伤于内小便血。后如内者，足少阴也。动，苦少腹痛，与心相引背痛，淋。从高堕下，伤於尻内，便血里急，月水来，上抢心，胸胁满拘急，股里急也。针入六分，却至三分。上足三阴脉。

前部左右弹者，阳跷也。动，苦腰背痛，微涩为风痫。取阳跷。

前部左右弹者，阳跷也。动，苦腰痛，癫痫，恶风，偏枯，僵仆羊鸣，瘛痹，皮肤身体强（一作淫）痹。直取阳跷，在外踝上三寸，直绝骨是。

中部左右弹者，带脉也。动，苦少腹痛引命门，女子月水不来，绝经复下止，阴辟寒，

令人无子，男子苦少腹拘急，或失精也。

后部左右弹者阴跷也。动，苦癫痫，寒热，皮肤强（一作淫）痹。

后部左右弹者，阴跷也。动，苦少腹痛，里急，腰及髋骨下相连阴中痛，男子阴疝，女子漏下不止。

上阳跷、阴跷、带脉。

中央直前者，手少阴也。动，苦心痛微坚，腹胁急。实坚者，为感忤；纯虚者，为下利，肠鸣。滑者，为有娠，女子阴中痒痛，痛出玉门上一分前。

中央直中者，手心主也。动，苦心痛，面赤，食苦，咽多，喜怒。微浮者，苦悲伤，恍惚不乐也。涩为心下寒。沉为恐怖，如人捕之状也。时寒热，有血气。

中央直后者，手太阴也。动，苦咳逆，气不得息。浮为内风。紧涩者，胸中有积热，时咳血也，有沉热。

上手三阴脉。

从少阴斜至太阳，是阳维也。动，苦肌肉痹痒。

从少阴斜至太阳，是阳维也。动，苦癫，僵仆羊鸣，手足相引，甚者失音，不能言，癫疾。直取客主人，两阳维脉，在外踝绝骨下二寸。

从少阳斜至厥阴，是阴维也。动，苦癫痫，僵仆羊鸣。

从少阳斜至厥阴，是阴维也。动，苦僵仆，失音，肌肉淫，痒痹。汗出恶风。

脉来暂大暂小，是阴络也（一作结）。动，苦肉痹，应时自发，身洗洗也。

脉来暂小暂大者，是阳络也。（一作结）。动，苦皮肤痛，下部不仁，汗出而寒也。

肺脉之来也。如循榆叶，曰平。如风吹毛，曰病。状如连珠者死，期丙丁日，禺中日中。

心脉之来也，如反笋莞大，曰平。如连珠，曰病。前曲后居如带钩者，死。期壬癸日，人定夜半。

肝脉之来也，搏而弱，曰平。如张新弓弦，曰病。如鸡践地者，死。期庚辛日，晡时日入。

脾脉之来也，阿阿如缓，曰平。来如鸡举足，曰病。如鸟之啄，如水之漏者，死。期甲乙日，平旦日出。

肾脉之来也，微细以长，曰平。来如弹石，曰病。去如解索者，死，期戊己日，食时、日昳、黄昏、鸡鸣。

寸口中脉躁竞关，尺中无脉，应阳干阴也。动，苦腰背、腹痛，阴中若伤，足寒。刺足太阳，少阴直绝骨，入九分，灸太阴五壮。

尺中脉坚实竞关，寸口无脉，应阴干阳也。动，苦两胫腰重，少腹痛，癫疾。刺足太阴踝上三寸，针入五分。又灸太阳、阳蹻，在足外踝上三寸直绝骨是也。

寸口脉紧，直至鱼际下，小按之如持维干（一作鸡毛）状，其病肠鸣，足痹痛酸，腹满，不能食，得之寒湿。刺阳维，在外踝上三寸间也，入五分。此脉出鱼际。

寸口脉沉著骨，反仰其手，乃得之，此肾脉也。动，苦少腹痛，腰体酸，癫疾。刺肾俞，入七分。又刺阴维，入五分。

初持寸口中脉，如细坚状，久按之，大而深。动，苦心下有寒，胸胁苦痛，阴中痛，不欲近丈夫也，此阴逆。刺期门，入六分。又刺肾俞，入五分，可灸胃管七壮。

初持寸口中脉，如躁状洪大，久按之，细而牢坚。动，苦腰腹相引痛，以下至足胕重也，不能食。刺肾俞，入四分至五分，亦可灸胃管七壮。

尺寸俱沉，但有关上脉，苦寒，心下痛。

尺寸俱沉，关上无有者，苦心下喘。

尺寸俱数，有热；俱迟，有寒。

尺寸俱微，厥，血气不足，其人少气。
尺寸俱濡弱，发热，恶寒，出汗。（一云内蕴热，手足逆冷，汗出）
寸口沉，胸中痛，引背。（一云短气）
关上沉，心痛，上吞酸。
尺中沉，引背痛。
寸口伏，胸中有逆气。
关上伏，有水气，泄溏。
尺中伏，水谷不消。
寸口弦，胃中拘急。（一作心下愊愊）
关上弦，胃中有寒，心下拘急。
尺中弦，少腹、脐下拘急。
寸口紧，头痛，逆气。
关上紧，心下痛。
尺中紧，脐下少腹痛。
寸口涩，无阳，少气。
关上涩，无血，厥冷。
尺中涩，无阴，厥冷。
寸口微，无阳，外寒。
关上微，中实（一作胃虚），能食，故里急。（一作无胃气）
尺中微，无阴，厥冷，腹中拘急。
寸口滑，胸满逆。
关上滑，中实逆。
尺中滑，下利，少气。
寸口数，即吐。
关上数，胃中有热。
尺中数，恶寒，小便赤黄。
寸口实，即生热；虚，即生寒。
关上实，即痛；虚，即胀满。
尺中实，即小便难，少腹牢痛；虚，即闭涩。
寸口芤，吐血；微芤，衄血。
关上芤，胃中虚。
尺中芤，下血；微芤，小便血。
寸口浮，其人中风，发热、头痛。
关上浮，腹痛，心下满。
尺中浮，小便难。
寸口迟，上焦有寒。
关上迟，胃有寒。
尺中迟，下焦有寒，背痛。
寸口濡，阳弱，自汗出。
关上濡，下重。
尺中濡，少血，发热，恶寒。
寸弱，阳气少。
关弱，无胃气。

濒湖脉学

〔明〕李时珍　撰
杨运高　整理

提　　要　《濒湖脉学》系明·李时珍所撰。成书于1564年。

全书1卷。以歌诀形式详细论述了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紧、缓、芤、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27种脉象。对每种脉象，首先作"体状诗"描述此脉的体象，继以"相类诗"阐述此种脉象与相类脉的区别，再立"主病诗"阐明此种脉象的主病。书后附宋·崔嘉彦著《四言举要》一篇，以四言诗体形式论脉，并附诸家考证《脉诀》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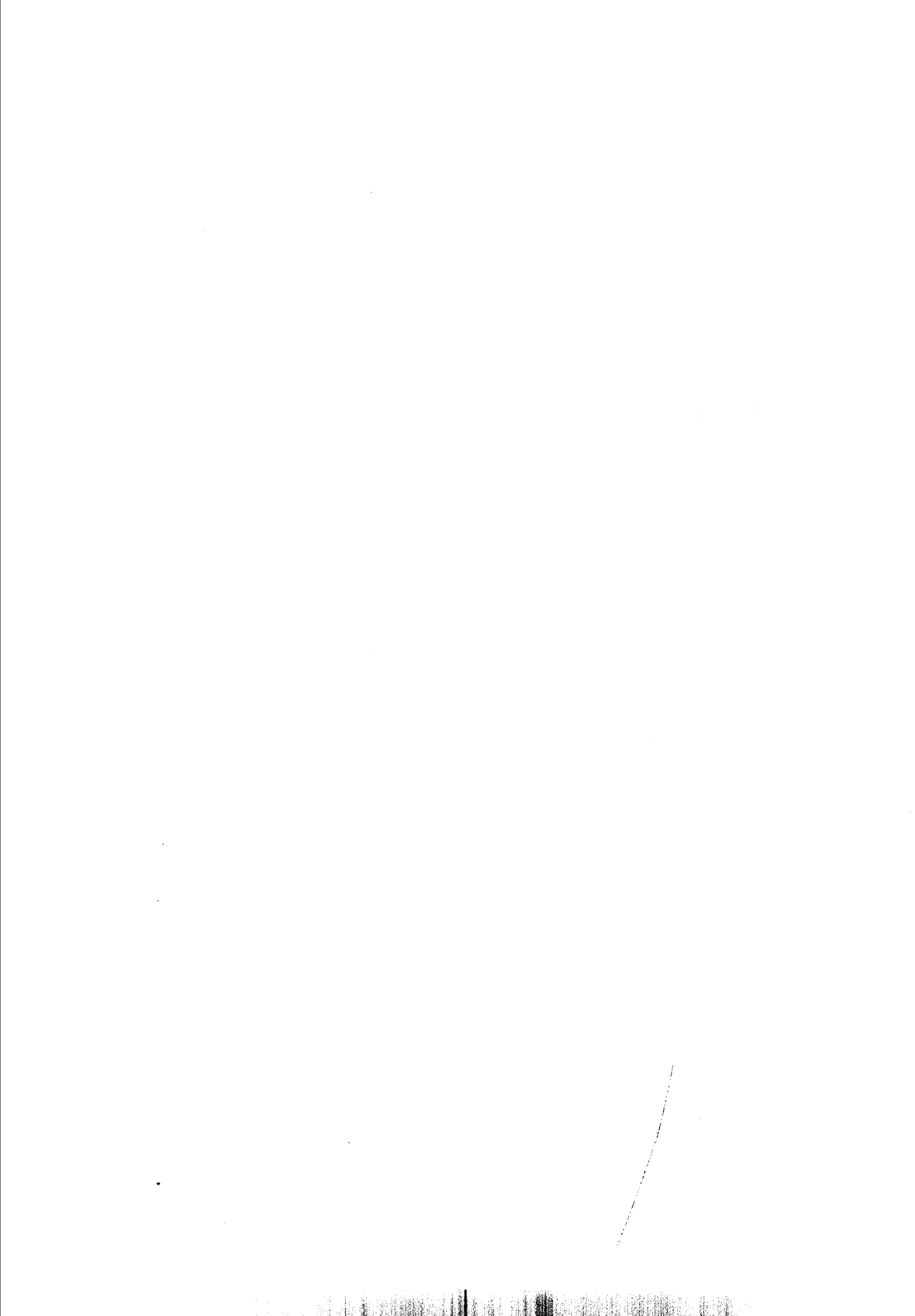
本书对27种脉象的归纳分析，细致入微，简明扼要，后世医家极为推崇。虽为论脉专著，然强调四诊合参。其以歌诀形式编写，易学易用，故流传甚广。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附刊本草纲目后本、明合刊脉学奇经本、四库全书本、光绪九年(1883)天津文成堂合刊脉学奇经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此据四库全书本全文收录。

序

李时珍曰：宋有俗子，杜撰《脉诀》，鄙陋纰缪，医学习诵，以为权舆，逮臻颁白，脉理竟昧。戴同父常刊其误，先考月池翁著《四诊发明》八卷，皆精诣奥室，浅学未能窥造。珍因撮粹撷华，僭撰此书，以便习读，为脉指南。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谓之巧者尔，上士欲会其全，非备四诊不可。

明嘉靖甲子上元日谨书于濒湖蕲所



目　录[1]

序…… 677
浮
沉
迟
数
滑…… 678
涩
虚
实…… 679
长
短
洪
微…… 680
紧
缓
芤…… 681
弦
革
牢
濡…… 682
弱
散
细
伏…… 683
动
促
结
代…… 684
四言举要

[1]原书无目录，据文中内容补。

浮(阳)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脉经》)。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轻泛貌)，如循榆荚(《素问》)，如水漂木(崔氏)，如捻葱叶(黎氏)。

浮脉法天，有轻清在上之象，在卦为乾，在时为秋，在人为肺，又谓之毛。太过则中坚旁虚，如循鸡羽，病在外也。不及则气来毛微，病在中也。

《脉诀》言，寻之如太过，乃浮兼洪紧之象，非浮脉也。

〔体状诗〕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

〔相类诗〕浮如木在水中浮，浮大中空乃是芤。拍拍而浮是洪脉，来时虽盛去悠悠。

浮脉轻平似捻葱。虚来迟大豁然空。浮而柔细方为濡，散似杨花无定踪。

浮而有力为洪，浮而迟大为虚，虚甚为散，浮而无力为芤，浮而柔细为濡。

〔主病诗〕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紧寒拘。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

寸浮头痛眩生风，或有风痰聚在胸。关上土衰兼木旺，尺中溲便不流通。

浮脉主表，有力表实，无力表虚，浮迟中风，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缓风湿，浮虚伤暑，浮芤失血，浮洪虚热，浮散劳极。

沉(阴)

沉脉，重手按至筋骨乃得(《脉经》)。如绵裹砂，内刚外柔(杨氏)。如石投水，必极其底。

沉脉法地，有渊泉在下之象，在卦为坎，在时为冬，在人为肾。又谓之石，亦曰营。太过则如弹石，按之益坚，病在外也。不及则气来虚数，去如数者，病在中也。《脉诀》言缓度三关，状如烂绵者，非也。沉有缓数及各部之沉，烂绵乃弱脉，非沉也。

〔体状诗〕水行润下脉来沉，筋骨之间软滑匀。女子寸兮男子尺，四时如此号为平。

〔相类诗〕沉帮筋骨自调匀，伏则推筋着骨寻。沉细如绵真弱脉，弦长实大是牢形。(沉行筋间，伏行骨上，牢大有力，弱细无力)

〔主病诗〕沉潜水蓄阴经病，数热迟寒滑有痰。无力而沉虚与气，沉而有力积并寒。

寸沉痰郁水停胸，关主中寒痛不通。尺部浊遗并泄痢，肾虚腰及下元痛。

沉脉主里，有力里实，无力里虚。沉则为气，又主水蓄，沉迟痼冷，沉数内热，沉滑痰食，沉涩气郁，沉弱寒热，沉缓寒湿，沉紧冷痛，沉牢冷积。

迟(阴)

迟脉，一息三至，去来极慢(《脉经》)。

迟为阳不胜阴，故脉来不及。《脉诀》言，重手乃得，是有沉无浮。一息三至，甚为易见。而曰隐隐、曰状且难，是涩脉矣，其谬可知。

〔体状诗〕迟来一息至惟三，阳不胜阴气血寒。但把浮沉分表里，消阴须益火之原。

〔相类诗〕脉来三至号为迟，小缺于迟作缓持。迟细而难知是涩，浮而迟大以虚推。

三至为迟，有力为缓，无力为涩，有止为结，迟甚为败，浮大而软为虚。黎氏曰：迟小而实，缓大而慢；迟为阴盛阳衰，缓为卫盛营弱，宜别之。

〔主病诗〕迟司脏病或多痰，沉痼癥瘕仔细看。有力而迟为冷痛，迟而无力定虚寒。

寸迟必是上焦寒，关主中寒痛不堪。尺是肾虚腰脚重，溲便不禁疝牵丸。

迟脉主脏，有力冷痛，无力虚寒。浮迟表寒，沉迟里寒。

数(阳)

数脉，一息六至(《脉经》)。脉流而薄疾(《素问》)。

数为阴不胜阳，故脉来太过。

浮、沉、迟、数，脉之纲领。《素问》《脉经》皆为正脉。《脉诀》立七表、八里，而遗数脉，止谓于心脏，其妄甚矣。

〔体状诗〕数脉息间常六至，阴微阳盛必狂烦。浮沉表里分虚实，惟有儿童作吉看。

〔相类诗〕数比平人多一至，紧来如数似弹绳。数而时止名为促，数见关中动脉形。

数而弦急为紧，流利为滑，数而有止为促，数甚为疾，数见关中为动。

〔主病诗〕数脉为阳热可知，只将君相火来医。实宜凉泻虚温补，肺病秋深却畏之。

寸数咽喉口舌疮，吐红咳嗽肺生疡。当关胃火并肝火，尺属滋阴降火汤。

数脉主腑，有力实火，无力虚火。浮数表热，沉数里热，气口数实肺痈，数虚肺痿。

滑（阳中）

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如珠之应指（《脉经》）。漉漉如欲脱。

滑为阴气有余，故脉来流利展转。脉者，血之府也。血盛则脉滑，故肾脉宜之；气盛则脉涩，故肺脉宜之。

《脉诀》云：按之即伏，三关如珠，不进不退，是不分浮滑、沉滑、尺寸之滑也，今正之。

〔体状相类诗〕滑脉如珠替替然，往来流利却还前。莫将滑数为同类，数脉惟看至数间。（滑则如珠，数则六至）

〔主病诗〕滑脉为阳元气衰，痰生百病食生灾。上为吐逆下蓄血，女脉调时定有胎。

寸滑膈痰生呕吐，吞酸舌强或咳嗽。当关宿食肝脾热，渴痢癫淋看尺部。

滑主痰饮，浮滑风痰，沉滑实痰，滑数痰火，滑短宿食。《脉诀》言：关滑胃寒，尺滑脐似水。与《脉经》言关滑胃热，尺滑血蓄，妇人经病之旨相反，其谬如此。

涩（阴）

涩脉，细而迟，往来难，短且散，或一止复来（《脉经》）。参伍不调（《素问》）。如轻刀刮竹（《脉诀》）。如雨沾沙（《通真子》）。如病蚕食叶。

涩为阳气有余，气盛则血少，故脉来蹇滞，而肺宜之。《脉诀》言：指下寻之似有，举之全无。与《脉经》所云，绝不相干。

〔体状诗〕细迟短涩往来难，散止依稀应指间。如雨沾沙容易散，病蚕食叶慢而艰。

〔相类诗〕参伍不调名曰涩，轻刀刮竹短而难。微似秒芒微软甚，浮沉不别有无间。

细迟短散，时一止曰涩。极细而软，重按若绝曰微。浮而柔细曰濡，沉而柔细曰弱。

〔主病诗〕涩缘血少或伤精，反胃亡阳汗雨淋。寒湿入营为血痹，女人非孕即无经。

寸涩心虚痛对胸，胃虚胁胀察关中。尺为精血俱伤候，肠结溲淋或下红。

涩主血少精伤之病，女子有孕为胎病，无孕为败血。杜光庭云：涩脉独见尺中，形散同代，为死脉。

虚（阴）

虚脉，迟大而软，按之无力，隐指豁豁然空（《脉经》）。

崔紫虚云：形大力薄，其虚可知。《脉诀》言：寻之不足，举之有余。止言浮脉，不见虚状。杨仁斋言：状似柳絮，散漫而迟。滑氏言：散大而软，皆是散脉，非虚也。

〔体状相类诗〕举之迟大按之松，脉状无涯类谷空。莫把芤虚为一例，芤来浮大似慈葱。

虚脉浮大而迟，按之无力。芤脉浮大，按之中空，芤为脱血。虚为血虚，浮散二脉见浮脉。

〔主病诗〕脉虚身热为伤暑，自汗怔忡惊悸多。发热阴虚须早治，养营益气莫蹉跎。

血不荣心寸口虚，关中腹胀食难舒。骨蒸痿痹伤精血，却在神门两部居。

《经》曰：血虚脉虚。曰：气来虚微为不及，病在内。曰：久病脉虚者死。

实（阳）

实脉，浮沉皆得，脉大而长微弦，应指幅幅然（《脉经》）。

幅幅，坚实貌。《脉诀》言：如绳应指来，乃紧脉，非实脉也。

〔体状诗〕浮沉皆得大而长，应指无虚幅幅强。热蕴三焦成壮火，通肠发汗始安康。

〔相类诗〕实脉浮沉有力强，紧如弹索转无常。须知牢脉帮筋骨，实大微弦更带长。浮沉有力为实，弦急弹指为紧，沉而实大，微弦而长为牢。

〔主病诗〕实脉为阳火郁成，发狂谵语吐频频。或为阳毒或伤食，大便不通或气疼。寸实应知面热风，咽疼舌强气填胸。当关脾热中宫满，尺实腰肠痛不通。

《经》曰：血实脉实。曰：脉实者，水谷为病。曰：气来实强是谓太过。《脉诀》言尺实小便不禁，与《脉经》尺实小腹痛、小便难之说相反。洁古不知其谬，诀为虚寒，药用姜附，愈误矣。

长（阳）

长脉，不大不小，迢迢自若（朱氏）。如揭长竿末梢为平；如引绳，如循长竿，为病（《素问》）。

长有三部之长，一部之长，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心脉长，神强气壮；肾脉长，蒂固根深。《经》曰：长则气治，皆言平脉也。

〔体状相类诗〕过于本位脉名长，弦则非然但满张，弦脉与长争较远，良工尺度自能量。（实、牢、弦、紧皆兼长脉）

〔主病诗〕长脉迢迢大小匀，反常为病似牵绳。若非阳毒癫痫病，即是阳明热势深。（长主有余之病）

短（阴）

短脉，不及本位（《脉诀》）。应指而回，不能满部（《脉经》）。

戴同父云：短脉只见尺寸，若关中见短，上不通寸，下不通尺，是阴阳绝脉，必死矣。故关不诊短。黎居士云：长短未有定体，诸脉举按之，过于本位者为长，不及本位者为短。长脉属肝宜于春。短脉属肺宜于秋。但诊肝肺，长短自见。短脉两头无，中间有，不及本位，乃气不足以前导其血也。

〔体状相类诗〕两头缩缩名为短，涩短迟迟细且难。短涩而浮秋喜见，三春为贼有邪干。（涩、微、动、结，皆兼短脉）

〔主病诗〕短脉惟于尺寸寻，短而滑数酒伤神。浮为血涩沉为痞，寸主头疼尺腹疼。（《经》曰：短则气病，短主不及之病）

洪（阳）

洪脉，指下极大（《脉经》）。来盛去衰（《素问》）。来大去长（《通真子》）。

洪脉在卦为离，在时为夏，在人为心。《素问》谓之大，亦曰钩。滑氏曰：来盛去衰，如钩之曲，上而复下。应血脉来去之象，象万物敷布下垂之状。詹炎举言如环珠者，非。《脉诀》云：季夏宜之，秋季、冬季，发汗通阳，俱非洪脉所宜，盖谬也。

〔体状诗〕脉来洪盛去还衰，满指滔滔应夏时。若在春秋冬月分，升阳散火莫狐疑。

〔相类诗〕洪脉来时拍拍然，去衰来盛似波澜。欲知实脉参差处，举按弦长幅幅坚。（洪而有力为实，实而无力为洪）

〔主病诗〕脉洪阳盛血应虚，相火炎炎热病居。胀满胃翻须早治，阴虚泄痢可踌躇。

寸洪心火上焦炎，肺脉洪时金不堪。肝火胃虚关内察，肾虚阴火尺中看。

洪主阳盛阴虚之病，泄痢、失血、久嗽者忌之。《经》曰：形瘦脉大多气者死。曰：脉大则病进。

微（阴）

微脉，极细而软，按之如欲绝，若有若无（《脉经》）。细而稍长（戴氏）。

《素问》谓之小。又曰：气血微则脉微。

〔体状相类诗〕微脉轻微濈濈乎，按之欲绝有如无。微为阳弱细阴弱。细比于微略较粗。

轻诊即见，重按如欲绝者，微也。往来如线而常有者，细也。仲景曰：脉濈濈如羹上肥者，阳气微；萦萦如蚕丝细者，阴气衰；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主病诗〕气血微兮脉亦微，恶寒发热汗淋漓。男为劳极诸虚候，女作崩中带下医。

寸微气促或心惊，关脉微时胀满形。尺部见之精血弱，恶寒消瘅痛呻吟。

微主久虚血弱之病，阳微恶寒，阴微发热。《脉诀》云：崩中日久肝阴竭，漏下多时骨髓枯。

紧（阳）

紧脉，来往有力，左右弹人手（《素问》）。如转索无常（仲景），数如切绳（《脉经》），如纫箄线（丹溪）。

紧乃热为寒束之脉，故急数如此，要有神气。《素问》谓之急。《脉诀》言：寥寥入尺来。崔氏言：如线，皆非紧状。或以浮紧为弦，沉紧为牢，亦近似耳。

〔体状诗〕举如转索切如绳，脉象因之得紧名。总是寒邪来作寇，内为腹痛外身疼。

〔相类诗〕见弦、实。

〔主病诗〕紧为诸痛主于寒，喘咳风痫吐冷痰。浮紧表寒须发越，紧沉温散自然安。

寸紧人迎气口分，当关心腹痛沉沉。尺中有紧为阴冷，定是奔豚与疝疼。

诸紧为寒为痛，人迎紧盛伤于寒，气口紧盛伤于食，尺紧痛居其腹。中恶浮紧、咳嗽沉紧，皆主死。

缓（阴）

缓脉，去来小快于迟（《脉经》），一息四至（戴氏），如丝在经，不卷其轴，应指和缓，往来甚匀（张太素），如初春杨柳舞风之象（杨玄操），如微风轻飐柳梢（滑伯仁）。

缓脉在卦为坤，在时为四季，在人为脾。阳寸、阴尺，上下同等，浮大而软，无有偏胜者，平脉也。若非其时，即为有病。缓而和匀，不浮、不沉，不疾、不徐、不微、不弱者，即为胃气。故杜光庭云：欲知死期何以取？古贤推定五般土。阳土须知不遇阴，阴土遇阴当细数。详《玉函经》。

〔体状诗〕缓脉阿阿四至通，柳梢袅袅飐轻风。欲从脉里求神气，只在从容和缓中。

〔相类诗〕见迟脉。

〔主病诗〕缓脉营衰卫有余，或风或湿或脾虚。上为项强下痿痹，分别浮沉大小区。

寸缓风邪项背拘，关为风眩胃家虚。神门濡泄或风秘，或是蹒跚足力迂。

浮缓为风，沉缓为湿，缓大风虚，缓细湿痹，缓涩脾薄，缓弱气虚。《脉诀》言：缓主脾热口臭、反胃、齿痛、梦鬼诸病。出自杜撰，与缓无关。

芤(阳中阴)

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两边实(《脉经》)。中空外实,状如慈葱。

芤,慈葱也。《素问》无芤名。刘三点云:芤脉何似?绝类慈葱,指下成窟,有边无中。戴同父云:营行脉中,脉以血为形,芤脉中空,脱血之象也。《脉经》云:三部脉芤,长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脉诀》言:两头有,中间无,是脉断截矣。又言主淋沥、气入小肠。与失血之候相反,误世不小。

〔体状诗〕芤形浮大软如葱,边实须知内已空。火犯阳经血上溢,热侵阴络下流红。

〔相类诗〕中空旁实乃为芤,浮大而迟虚脉呼。芤更带弦名曰革,芤为失血革血虚。

〔主病诗〕寸芤积血在于胸,关里逢芤肠胃痈。尺部见之多下血,赤淋红痢漏崩中。

弦(阳中阴)

弦脉,端直以长(《素问》),如张弓弦(《脉经》),按之不移,绰绰如按琴瑟弦(巢氏),状若筝弦(《脉诀》),从中直过,挺然指下(《刊误》)。

弦脉在卦为震,在时为春,在人为肝。轻虚以滑者平,实滑如循长竿者病,劲急如新张弓弦者死。池氏曰:弦紧而数劲为太过,弦紧而细为不及。戴同父曰:弦而软,其病轻;弦而硬,其病重。《脉诀》言:时时带数,又言脉紧状绳牵。皆非弦象,今削之。

〔体状诗〕弦脉迢迢端直长,肝经木王土应伤。怒气满胸常欲叫,翳蒙瞳子泪淋浪。

〔相类诗〕弦来端直似丝弦,紧则如绳左右弹。紧言其力弦言象,牢脉弦长沉伏间。(又见长脉)

〔主病诗〕弦应东方肝胆经,饮痰寒热疟缠身。浮沉迟数须分别,大小单双有重轻。

寸弦头痛膈多痰,寒热癥瘕察左关。关右胃寒心腹痛,尺中阴疝脚拘挛。

弦为木盛之病。浮弦支饮外溢,沉弦悬饮内痛。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大主虚,弦细拘急。阳弦头痛,阴弦腹痛。单弦饮癖,双弦寒瘤。若不食者,木来克土,必难治。

革(阴)

革脉,弦而芤(仲景),如按鼓皮(丹溪)。

仲景曰:弦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曰革。男子亡血失精,妇人半产漏下。《脉经》曰:三部脉革,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时珍曰:此即芤弦二脉相合,故均主失血之候。诸家脉书,皆以为牢脉,故或有革无牢,有牢无革,混淆不辨。不知革浮牢沉,革虚牢实,形证皆异也。又按:《甲乙经》曰: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谓脉来浑浊革变,急如涌泉,出而不反也。王贶以为溢脉,与此不同。

〔体状主病诗〕革脉形如按鼓皮,芤弦相合脉寒虚。女人半产并崩漏,男子营虚或梦遗。

〔相类诗〕见芤、牢。

牢(阴中阳)

牢脉,似沉似伏,实大而长,微弦(《脉经》)。

扁鹊曰:牢而长者,肝也。仲景曰:寒则牢坚,有牢固之象。沈氏曰:似沉似伏,牢之位也;实大弦长,牢之体也。《脉诀》不言形状,但云寻之则无,按之则有。云脉入皮肤辨息难,又以牢为死脉,皆孟浪谬误。

〔体状相类诗〕弦长实大脉牢坚,牢位常居沉伏间。革脉芤弦自浮起,革虚牢实要详

看。

〔主病诗〕寒则牢坚里有余，腹心寒痛木乘脾。疝癫癥瘕何愁也，失血阴虚却忌之。

牢主寒实之病，木实则为痛。扁鹊云：软为虚，牢为实。失血者，脉宜沉细，反浮大而牢者死，虚病见实脉也。《脉诀》言：骨间疼痛，气居于表。池氏以为肾传于脾，皆谬妄不经。

濡（阴，即软字）

濡脉，极软而浮细，如帛在水中，轻手相得，按之无有（《脉经》），如水上浮沤。

帛浮水中，重手按之，随手而没之象。《脉诀》言：按之似有举还无，是微脉，非濡也。

〔体状诗〕濡形浮细按须轻，水面浮绵力不禁。病后产中犹有药，平人若见是无根。

〔相类诗〕浮而柔细知为濡，沉细而柔作弱持。微则浮微如欲绝，细来沉细近于微。

浮细如绵曰濡，沉细如绵曰弱，浮而极细如绝曰微，沉而极细不断曰细。

〔主病诗〕濡为亡血阴虚病，髓海丹田暗已亏。汗雨夜来蒸入骨，血山崩倒湿侵脾。

寸濡阳微自汗多，关中其奈气虚何。尺伤精血虚寒甚，温补真阴可起疴。

濡主血虚之病，又为伤湿。

弱（阴）

弱脉，极软而沉细，按之乃得，举手无有（《脉经》）。

弱乃濡之沉者。《脉诀》言：轻手乃得。黎氏譬如浮沤，皆是濡脉，非弱也。《素问》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脉弱以涩，是谓久病。病后老弱见之顺，平人少年见之逆。

〔体状诗〕弱来无力按之柔，柔细而沉不见浮。阳陷入阴精血弱，白头犹可少年愁。

〔相类诗〕见濡脉。

〔主病诗〕弱脉阴虚阳气衰，恶寒发热胃筋痿。多惊多汗精神减，益气调营急早医。

寸弱阳虚病可知，关为胃弱与脾衰。欲求阳陷阴虚病，须把神门两部推。

弱主气虚之病。仲景曰：阳陷入阴，故恶寒发热。又云：弱主筋，沉主骨，阳浮阴弱，血虚筋急。柳氏曰：气虚则脉弱，寸弱阳虚，尺弱阴虚，关弱胃虚。

散（阴）

散脉，大而散。有表无里（《脉经》），涣漫不收（崔氏），无统纪，无拘束，至数不齐，或来多去少，或去多来少。涣散不收，如杨花散漫之象（柳氏）。

戴同父曰：心脉浮大而散，肺脉短涩而散，平脉也。心脉软散，怔忡；肺脉软散，汗出；肝脉软散，溢饮；脾脉软散，胕肿，病脉也。肾脉软散，诸病脉代散，死脉也。《难经》曰：散脉独见则危。柳氏曰：散为气血俱虚，根本脱离之脉，产妇得之生，孕妇得之堕。

〔体状诗〕散似杨花散漫飞，去来无定至难齐。产为生兆胎为堕，久病逢之不必医。

〔相类诗〕散脉无拘散漫然，濡来浮细水中绵。浮而迟大为虚脉，芤脉中空有两边。

〔主病诗〕左寸怔忡右寸汗，溢饮左关应软散。右关软散胕肿，散居两尺魂应断。

细（阴）

细脉，小于微而常有，细直而软，如丝线之应指（《脉经》）。

《素问》谓之小。王启玄言如莠蓬，状其柔，何也？《脉诀》言：往来极微，是微反大于细矣，与《经》相背。

〔体状诗〕细来累累细如丝，应指沉沉无绝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却相宜。

〔相类诗〕见微、濡。

〔主病诗〕细脉萦萦血气衰，诸虚劳损七情乖。若非湿气侵腰肾，即是伤精汗泄来。

寸细应知呕吐频，入关腹胀胃虚形。尺逢定是丹田冷，泄痢遗精号脱阴。

《脉经》曰：细为血少气衰。有此证则顺，否则逆。故吐衄得沉细者生。忧劳过度者，脉亦细。

伏（阴）

伏脉，重按着骨，指下裁动（《脉经》）。脉行筋下（《刊误》）。

《脉诀》言：寻之似有，定息全无，殊为舛谬。

〔体状诗〕伏脉推筋着骨寻，指间裁动隐然深。伤寒欲汗阳将解，厥逆脐疼证属阴。

〔相类诗〕见沉脉。

〔主病诗〕伏为霍乱吐频频，腹痛多缘宿食停。蓄饮老痰成积聚，散寒温里莫因循。

食郁胸中双寸伏，欲吐不吐常兀兀。当关腹痛困沉沉，关后疝疼还破腹。

伤寒，一手脉伏曰单伏，两手脉伏曰双伏，不可以阳证见阴为诊。乃火邪内郁，不得发越，阳极似阴，故脉伏，必有大汗而解。正如久旱将雨，六合阴晦，雨后庶物皆苏之义。又有夹阴伤寒，先有伏阴在内，外复感寒，阴盛阳衰，四肢厥逆，六脉沉伏，须投姜附及灸关元，脉乃复出也。若太溪、冲阳皆无脉者，必死。《脉诀》言：徐徐发汗。洁古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皆非也。刘元宾曰：伏脉不可发汗。

动（阳）

动乃数脉，见于关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

仲景曰：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此三焦伤也。成无己曰：阴阳相搏，则虚者动，故阳虚则阳动，阴虚则阴动。庞安常曰：关前三分为阳，后三分为阴，关位半阴半阳，故动随虚见。《脉诀》言：寻之似有，举之还无，不离其处，不往不来，三关沉沉。含糊谬妄，殊非动脉。詹氏言其形鼓动如钩、如毛者，尤谬。

〔体状诗〕动脉摇摇数在关，无头无尾豆形团。其原本是阴阳搏，虚者摇兮胜者安。

〔主病诗〕动脉专司痛与惊，汗因阳动热因阴。或为泄痢拘挛病，男子亡精女子崩。

仲景曰：动则为痛为惊。《素问》曰：阴虚阳搏，谓之崩。又曰：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

促（阳）

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脉经》）。如蹶之趣，徐疾不常（黎氏）。

《脉经》但言数而止为促，《脉诀》乃云：并居寸口，不言时止者，谬矣。数止为促，缓止为结，何独寸口哉！

〔体状诗〕促脉数而时一止，此为阳极欲亡阴。三焦郁火炎炎盛，进必无生退可生。

〔相类诗〕见代脉。

〔主病诗〕促脉惟将火病医，其因有五细推之。时时喘咳皆痰积，或发狂斑与毒疽。

促主阳盛之病。促、结之因，皆有气、血、痰、饮、食五者之别。一有留滞，则脉必见止也。

结（阴）

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脉经》）。

《脉诀》言：或来或去，聚而却还。与结无关。仲景有累累如循长竿曰阴结，蔼蔼如车盖曰阳结。《脉经》又有如麻子动摇，旋引旋收，聚散不常者曰结，主死。此三脉，名同实异也。

〔体状诗〕结脉缓而时一止，浊阴偏盛欲亡阳。浮为气滞沉为积，汗下分明在主张。

〔相类诗〕见代脉。

〔主病诗〕结脉皆因气血凝，老痰结滞苦沉吟。内生积聚外痈肿，疝瘕为殃病属阴。

结主阴盛之病。越人曰：结甚则积甚，结微则积微，浮结外有痛积，伏结内有积聚。

代（阴）

代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仲景）。脉至还入尺，良久方来（吴氏）。

脉一息五至，肺、心、脾、肝、肾五脏之气，皆足五十动而一息，合大衍之数，谓之平脉。反此则止乃见焉，肾气不能至，则四十动一止；肝气不能至，则三十动一止。盖一脏之气衰，而他脏之气代至也。《经》曰：代则气衰。滑伯仁曰：若无病，羸瘦脉代者，危脉也。有病而气血乍损，气不能续者，只为病脉。伤寒心悸脉代者，复脉汤主之，妊娠脉代者。其胎百日。代之生死，不可不辨。

〔体状诗〕动而中止不能还，腹动因而作代看。病者得之犹可疗，平人却与寿相关。

〔相类诗〕数而时止名为促，缓止须将结脉呼。止不能回方是代，结生代死自殊涂。

促、结之止无常数，或二动、三动，一止即来。代脉之止有常数，必依数而止，还入尺中，良久方来也。

〔主病诗〕代脉元因脏气衰，腹疼泄痢下元亏。或为吐泻中宫病，女子怀胎三月兮。

《脉经》曰：代散者死。主泄及便脓血。

五十不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四十一止一脏绝，四年之后多亡命。三十一止即三年，二十一止二年应。十动一止一年殂，更观气色兼形证。

两动一止三四日，三四动止应六七。五六一止七八朝，次第推之自无失。

戴同父曰：脉必满五十动，出自《难经》；而《脉诀》五脏歌，皆以四十五动为准，乖于经旨。柳东阳曰：古以动数候脉，是吃紧语。须候五十动，乃知五脏缺失。今人指到腕臂，即云见了。夫五十动，岂弹指间事耶？故学者当诊脉、问证、听声、观色，斯备四诊而无失。

四言举要

宋南康紫虚隐君崔嘉彦希范著，明蕲州月池子李言闻子郁删补

脉乃血派　气血之先　血之隧道　气息应焉　其象法地　血之府也　心之合也
皮之部也　资始于肾　资生于胃　阳中之阴　本乎营卫　营者阴血　卫者阳气
营行脉中　卫行脉外　脉不自行　随气而至　气动脉应　阴阳之义　气如橐籥
血如波澜　血脉气息　上下循环　十二经中　皆有动脉　惟手太阴　寸口取决
此经属肺　上系吭嗌　脉之大会　息之出入　一呼一吸　四至为息　日夜一万
三千五百　一呼一吸　脉行六寸　日夜八百　十丈为准　初持脉时　令仰其掌
掌后高骨　是谓关上　关前为阳　关后为阴　阳寸阴尺　先后推寻　心肝居左
肺脾居右　肾与命门　居两尺部　魂魄谷神　皆见寸口　左主司官　右主司府
左大顺男　右大顺女　本命扶命　男左女右　关前一分　人命之主　左为人迎
右为气口　神门决断　两在关后　人无二脉　病死不愈　男女脉同　惟尺则异
阳弱阴盛　反此病至　脉有七诊　曰浮中沉　上下左右　消息求寻　又有九候
举按轻重　三部浮沉　各候五动　寸候胸上　关候膈下　尺候于脐　下至跟踝
左脉候左　右脉候右　病随所在　不病者否　浮为心肺　沉为肾肝　脾胃中州
浮沉之间　心脉之浮　浮大而散　肺脉之浮　浮涩而短　肝脉之沉　沉而弦长
肾脉之沉　沉实而濡　脾胃属土　脉宜和缓　命为相火　左寸而断　春弦夏洪
秋毛冬石　四季和缓　是谓平脉　太过实强　病生于外　不及虚微　病生于内
春得秋脉　死在金日　五脏准此　推之不失　四时百病　胃气为本　脉贵有神
不可不审　调停自气　呼吸定息　四至五至　平和之则　三至为迟　迟则为冷

六至为数　数即热证　转迟转冷　转数转热　迟数既明　浮沉当别　浮沉迟数
辨内外因　外因于天　内因于人　天有阴阳　风雨晦冥　人喜怒忧　思悲恐惊
外因之浮　则为表证　沉里迟阴　数则阳盛　内因之浮　虚风所为　沉气迟冷
数热何疑　浮数表热　沉数里热　浮迟表虚　沉迟冷结　表里阴阳　风气冷热
辨内外因　脉证参别　脉理浩繁　总括于四　既得提纲　引申触类　浮脉法天
轻手可得　泛泛在上　如水漂木　有力洪大　来盛去悠　无力虚大　迟而且柔
虚甚则散　涣漫不收　有边无中　其名曰芤　浮小为濡　绵浮水面　濡甚则微
不任寻按　沉脉法地　近于筋骨　深深在下　沉极为伏　有力为牢　实大弦长
牢甚则实　幅幅而强　无力为弱　柔小如绵　弱甚则细　如蛛丝然　迟脉属阴
一息三至　小駛于迟　缓不及四　二损一败　病不可治　两息夺精　脉已无气
浮大虚散　或见芤革　浮小濡微　沉小细弱　迟细为涩　往来极难　易散一止
止而复还　结则来缓　止而复来　代则来缓　止不能回　数脉属阳　六至一息
七疾八极　九至为脱　浮大者洪　沉大牢实　往来流利　是谓之滑　有力为紧
弹如转索　数见寸口　有止为促　数见关中　动脉可候　厥厥动摇　状如小豆
长则气治　过于本位　长而端直　弦脉应指　短则气病　不能满部　不见于关
惟尺寸候　一脉一形　各有主病　数脉相兼　则见诸证　浮脉主表　里必不足
有力风热　无力血弱　浮迟风虚　浮数风热　浮紧风寒　浮缓风湿　浮虚伤暑
浮芤失血　浮洪虚火　浮微劳极　浮濡阴虚　浮散虚剧　浮弦痰饮　浮滑痰热
沉脉主里　主寒主积　有力痰食　无力气郁　沉迟虚寒　沉数热伏　沉紧冷痛
沉缓水蓄　沉牢痼冷　沉实热极　沉弱阴虚　沉细痹湿　沉弦饮痛　沉滑宿食
沉伏吐利　阴毒聚积　迟脉主脏　阳气伏潜　有力为痛　无力虚寒　数脉主腑
主吐主狂　有力为热　无力为疮　滑脉主痰　或伤于食　下为蓄血　上为吐逆
涩脉少血　或中寒湿　反胃结肠　自汗厥逆　弦脉主饮　病属胆肝　弦数多热
弦迟多寒　浮弦支饮　沉弦悬痛　阳弦头痛　阴弦腹痛　紧脉主寒　又主诸痛
浮紧表寒　沉紧里痛　长脉气平　短脉气病　细则气少　大则病进　浮长风痫
沉短宿食　血虚脉虚　气实脉实　洪脉为热　其阴则虚　细脉为湿　其血则虚
缓大者风　缓细者湿　缓涩血少　缓滑内热　濡小阴虚　弱小阳竭　阳竭恶寒
阴虚发热　阳微恶寒　阴微发热　男微虚损　女微泻血　阳动汗出　阴动发热
为痛与惊　崩中失血　虚寒相搏　其名为革　男子失精　女子失血　阳盛则促
肺痈阳毒　阴盛则结　疝瘕积郁　代则气衰　或泄脓血　伤寒心悸　女胎三月
脉之主病　有宜不宜　阴阳顺逆　凶吉可推　中风浮缓　急实则忌　浮滑中痰
沉迟中气　尸厥沉滑　卒不知人　入脏身冷　入腑身温　风伤于卫　浮缓有汗
寒伤于营　浮紧无汗　暑伤于气　脉虚身热　湿伤于血　脉缓细涩　伤寒热病
脉喜浮洪　沉微涩小　证反必凶　汗后脉静　身凉则安　汗后脉躁　热甚必难
阳病见阴　病必危殆　阴病见阳　虽困无害　上不至关　阴气已绝　下不至关
阳气已竭　代脉止歇　脏绝倾危　散脉无根　形损难医　饮食内伤　气口急滑
劳倦内伤　脾脉大弱　欲知是气　下手脉沉　沉极则伏　涩弱久深　火郁多沉
滑痰紧食　气涩血芤　数火细湿　滑主多痰　弦主留饮　热则滑数　寒则弦紧
浮滑兼风　沉滑兼气　食伤短疾　湿留濡细　疟脉自弦　弦数者热　弦迟者寒
代散者折　泄泻下痢　沉小滑弱　实大浮洪　发热则恶　呕吐反胃　浮滑者昌
弦数紧涩　结肠者亡　霍乱之候　脉代勿讶　厥逆迟微　是则可怕　咳嗽多浮
聚肺关胃　沉紧小危　浮濡易治　喘急息肩　浮滑者顺　沉涩肢寒　散脉逆证
病热有火　洪数可医　沉微无火　无根者危　骨蒸发热　脉数而虚　热而涩小
必殒其躯　劳极诸虚　浮软微弱　土败双弦　火炎急数　诸病失血　脉必见芤

缓小可喜 数大可忧 瘀血内蓄 却宜牢大 沉小涩微 反成其害 遗精白浊
微涩而弱 火盛阴虚 芤濡洪数 三消之脉 浮大者生 细小微涩 形脱可惊
小便淋秘 鼻头色黄 涩小无血 数大何妨 大便燥结 须分气血 阳数而实
阴迟而涩 癫乃重阴 狂乃重阳 浮洪吉兆 沉急凶殃 痫脉宜虚 实急者恶
浮阳沉阴 滑痰数热 喉痹之脉 数热迟寒 缠喉走马 微伏则难 诸风眩运
有火有痰 左涩死血 右大虚看 头痛多弦 浮风紧寒 热洪湿细 缓滑厥痰
气虚弦软 血虚微涩 肾厥弦坚 真痛短涩 心腹之痛 其类有九 细迟从吉
浮大延久 疝气弦急 积聚在里 牢急者生 弱急者死 腰痛之脉 多沉而弦
兼浮者风 兼紧者寒 弦滑痰饮 濡细肾着 大乃肾虚 沉实闪肭 脚气有四
迟寒数热 浮滑者风 濡细者湿 痿病肺虚 脉多微缓 或涩或紧 或细或濡
风寒湿气 合而为痹 浮涩而紧 三脉乃备 五疸实热 脉必洪数 涩微属虚
切忌发渴 脉得诸沉 责其有水 浮气与风 沉石或里 沉数为阳 沉迟为阴
浮大出厄 虚小可惊 胀满脉弦 土制于木 湿热数洪 阴寒迟弱 浮为虚满
紧则中实 浮大可治 虚小危极 五脏为积 六腑为聚 实强者生 沉细者死
中恶腹胀 紧细者生 脉若浮大 邪气已深 痈疽浮散 恶寒发热 若有痛处
痈疽所发 脉数发热 而痛者阳 不数不热 不疼阴疮 未溃痈疽 不怕洪大
已溃痈疽 洪大可怕 肺痈已成 寸数而实 肺痿之形 数而无力 肺痈色白
脉宜短涩 不宜浮大 唾糊呕血 肠痈实热 滑数可知 数而不热 关脉芤虚
微涩而紧 未脓当下 紧数脓成 切不可下 妇人之脉 以血为本 血旺易胎
气旺难孕 少阴动甚 谓之有子 尺脉滑利 妊娠可喜 滑疾不散 胎必三月
但疾不散 五月可别 左疾为男 右疾为女 女腹如箕 男腹如釜 欲产之脉
其至离经 水下乃产 未下勿惊 新产之脉 缓滑为吉 实大弦牢 有证则逆
小儿之脉 七至为平 更察色证 与虎口纹 奇经八脉 其诊又别 直上直下
浮则为督 牢则为冲 紧则任脉 寸左右弹 阳跷可决 尺左右弹 阴跷可别
关左右弹 带脉当决 尺外斜上 至寸阴维 尺内斜上 至寸阳维 督脉为病
脊强癫痫 任脉为病 七疝瘕坚 冲脉为病 逆气里急 带主带下 脐痛精失
阳维寒热 目眩僵仆 阴维心痛 胸胁刺筑 阳跷为病 阳缓阴急 阴跷为病
阴缓阳急 癫痫瘛疭 寒热恍惚 八脉脉证 各有所属 平人无脉 移于外络
兄位弟乘 阳溪列缺 病脉既明 吉凶当别 经脉之外 又有真脉 肝绝之脉
循刀责责 心绝之脉 转豆躁疾 脾则雀啄 如屋之漏 如水之流 如杯之复
肺绝如毛 无根萧索 麻子动摇 浮波之合 肾脉将绝 至如省客 来如弹石
去如解索 命脉将绝 虾游鱼翔 至如涌泉 绝在膀胱 真脉既形 胃已无气
参察色证 断之以臆

四诊抉微

〔清〕林之翰　撰
杨运高　整理

提　　要　《四诊抉微》系清·林之翰所撰。成书于1723年。

书凡8卷。卷一、卷二论述望诊，详细讨论了颜面、目、鼻、唇、口、耳、舌、毛发、额、眉、项、爪甲、齿等部的各种形色变化，并论述了察色望诊判断生死逆顺的方法；卷三论述闻诊和问诊，讨论据患者声音的各种变化诊断疾病性质和部位，详细介绍了十问的内容；卷四至卷八论述切诊，讨论脉诊的部位、方法，然后详述30种脉象的形状、鉴别和主病等；后附管窥附余一卷，重点分析浮、沉、迟、数等脉，多为作者个人见解，补叙前述之未备。

本书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四诊之成就，"先集经文，继附先哲之神髓，复分部而详之"，内容丰富，析理深刻，切合实用。作者强调四诊合参，四诊之中，尤重望诊，特别是在儿科，"唯赖望色察纹以验证"，并介绍了小儿指纹和虎口的特殊观察方法。对切诊，推崇李时珍《濒湖脉学》，其论述亦采李濒湖脉法。书中重要之处，编为四言歌诀，便于初学者诵记。

现存版本有清雍正四年丙午（1726）玉映堂原刊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此据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全文收录。

柯　序

乌程林子宪百，著《四诊抉微》成，邮寄问序于余。余不知医，何以序林子之书为？虽然，余固不知医，余窃久知林子之志于医。盖林子为余桐岗徐夫子之族甥，昔年侍侧，夫子每向余啧啧道林子之医。少即专精笃嗜，博极群书，寒暑不辍，且遨游四方，遇岐黄宿硕名流，虚怀咨询，不弃一得。迨业成行世，远近敦请者，户外之屦恒满。林子志存济世，不计酬报，贵贱贫富，惟一体视。每遇疾病危急之家，诸医盈座，唯相向束手无策，或且唯唯诺诺，随人可否，林子独凭几出定见制方，病者立起死回生。以故夫子视学中州，日延林子至署，一时当路公卿，争聘无虚日，艺术之神，吾里士大夫迄今能道之。噫，林子之医，其学业彰彰若是。其所著述，不即可决其信今而传后哉。故不敢以不知医辞，而为之序。

固始柯乔年拜手题

《四诊抉微》自序

夫诣泰华者，非济胜之具，不能以登其巅。涉江汉者，非舟楫之用，未足以达其源。是以师旷不废律吕以作乐，般倕难舍绳墨以成器。在宗匠亦必借资于物，而成其工巧。技艺之士，又岂能舍规矩而成方圆者哉？余尝游于艺，因维医之为道，先哲往往比类于盐梅，此无他，以其调燮之功，与操鼎鼐者埒耳，上古有熊御极，咨询六臣，阐微穷奥，首重于诊；谆谆三复，亦以其审阴阳，察虚实，视表里，莫不由于此也。如临河问津，舍梁筏又乌能飞渡耶？然诊有四在，昔神圣相传，莫不并重。自典午氏以后，作述家专以脉称而略望闻问，后人因置而不讲，大违圣人合色脉之旨矣。殊不知望为四诊最上乘工夫，果能抉其精髓，亦不难通乎神明，闻问亦然，终是缺一不可。譬如人之行立坐卧，何者可废耶？余因不揣固陋，缮绎往籍，搜剔先圣之微言，造诣期登于神圣，钩致往哲之精华，指趋希抵于工巧，取义理之精确而有据、明白易晓者，汇而成帙，间附一得之愚，颜之曰《四诊抉微》。出以问世，使后之习是业者，有所凭藉，庶足以操司命之权，而拯斯世之诸疾苦，或未必无小补云尔。

雍正元年嘉平月苕东逸老林之翰书于玉映堂中

凡 例

一、四诊为岐黄之首务，而望尤为切紧。后贤集四诊者，皆首列切诊，而殿望闻问于后，简略而不能明辨，使后学视为缓务，置而不讲久矣。今余辑是编，先集经文，继附先哲之神髓，复分部而详之，于望遵《素》《难》之次序，用望为四诊之冠，欲学者，知所重而深求其义，则超上乘而进乎技，又何难哉？

一、望诊在儿科尤为切要。口不能言，古称哑科，以其无从发问，而穷诘病因，惟赖望色察纹以验证，实难事也。临证之际，啼号躁扰，亦难聆音声之清浊长短，以究病情；至于切脉，更为难言。从古相沿，小儿半岁之际，《心鉴》有按眉端之法，兼辨脉纹以断病；三岁以下，始以脉诊焉，然亦不过以一指按高骨，分其三部，定其息数而已，外此无可凭藉。至前人有谓小儿肌肤嫩薄，浮络易以呈形，以察虎口三关，为非是。必如其说，使业儿科者，何从下手而活幼乎？钱仲阳曰，小儿若凭寸口之浮沉，必横亡于孩子，盖亦有见。余因搜采小儿望诊而详其说，使来裔有所依倚而为之范，则非蛇足也。

一、听声审音，可察盛衰存亡，并可征中外情志之感。《乐记》云：其声噍以杀者，哀心之感；其声啴以缓者，乐心之感；其声发以散者，喜心之感；其声粗以厉者，怒心之感。情志动于中，而声应于外者，有若桴鼓之捷也。顾声音之道理亦渊深，义复宏邃，讵可不讲之有素乎？见先哲次于望而名之曰圣，洵非虚称，攻是业者，不可视为细务而忽略之，若能深自体察，则心领神会，超凡入圣之基，阶于此矣。（噍，音焦。杀，音帅，言音之燥清而低怯。注云：噍则竭而无泽，杀则减而不降可见矣。啴，音阐，宽绰之音又纾缓也）

一、问为审察病机之关键。病家皆讳疾忌医，而不告医者，避嫌耻问而缄默，均失之矣。苏长公云：吾有病悉以告医者，不以困医为事，旨哉言乎。若不问则无以悉病之因，多问则病者生烦而取厌。即有能问者，而所问皆泛，亦与不问者等耳。近代惟张景岳先生著《十问篇》，详略得中，纲举目张，有体用兼该之妙，可为后学之程式。余喜其切要，故录其全篇。学者果能熟玩而深思，则病之阴阳表里虚实，朗然炳照，已思过半矣。

一、切诊前人往往编成歌，以括其要，无非便初学之诵读，由浅入深也。诸家歌诀，未惬人意，惟李濒湖脉学，包括义理，可称美善，固为诸家之翘楚。余因取以弁之首，重抉往哲之精微，次第递附，前后互印，相得益彰。由是而深造，则何难登轩岐之堂奥，而入四氏之室哉？

一、卷中多采取四言诀附入，亦便初学之记诵使然也。

一、管窥附余于后者，以一已之臆见，或理有未当，欲质正于时贤，故不敢混厕先哲之嘉言，恐遗碔砆乱玉之讥，以取戾也。

目　录

卷　一
望诊…… 695
察形气
察神气存亡
察五色
合色脉诊病新久
察五官
部分内应五脏四言诀
五色见于面审生死诀
五色兼见面部诀
五色外见面部审虚实生死诀
寒郁面赤
补遗
青色主病吉凶诀
黄色主病吉凶诀
白色主病吉凶诀
黑色主病吉凶诀
面目五色杂见生死诀
妇人女子活法全在望形察色论
察目部
察鼻部
察唇部
察口部
察耳部
卷　二
望诊…… 704
察舌部
白胎舌
黄胎舌
黑胎舌
灰色舌
红色舌
紫色舌
蓝色舌
霉酱色舌
妊娠伤寒观面色舌色法
妊娠辨分男女外验有四
女人受孕内外皆有征验者七
验胎贵贱寿夭法
虚里跳动
诊血脉
诊毛发
诊额
诊日月角
诊眉
诊项
诊爪甲
诊齿
诊诈病
五脏绝证…… 711
肝脏
心脏
脾脏
肺脏
肾脏
六腑绝证…… 712
诊阴阳绝证
《内经》死症
六经死症
补遗诸死证
卷　三
附儿科望诊…… 714
病机
入门审候歌
观面部五色歌
审虎口三关法
三关脉纹主病歌
手指脉纹八段锦
虎口三关脉纹图
小儿死候歌
八段锦歌
辨虎口纹十三形
《心鉴》按眉端法
审小儿六症

经证考…… 718
足太阳膀胱经
足阳明胃经
足少阳胆经
足太阴脾经
足少阴肾经
足厥阴肝经
手太阴肺经
手少阴心经
闻诊…… 720
听音论
声审阴阳清浊新久
失守变动五脏之应
六腑之应
声审寒热虚实
脏诊
诊内外
诊诸痛
诊坏症
诊诸风
诊神志
诊形体上下诸证
诊息
问诊…… 721
人品起居
嗜欲苦乐
十问篇
问寒热
问汗
问头身
问便
问饮食
问胸
问聋
问渴
因脉色察阴阳
从气味章神见
卷 四
切诊…… 726
原脉体用
脉取寸口之义
释寸口气口脉口
析寸关尺
三部九候
附十二经动脉
六部脏腑分属定位
存疑
下指法
下指有轻重
诊视大法
七诊
脉审上下来去
推求上下内外察病法
因形气以定诊
脉审阴阳顺逆
脉有五逆
四塞脉
脉贵有神
脉贵有根
脉无根有二说
浮中沉候五脏说
诊足脉
脉以胃气为本
五脏平脉
时脉
脉逆四时
五脏平病死脉
脉有溢覆关格
脉有伏匿
禀赋脉
肥人脉沉瘦人脉浮
反关脉
反诊脉
南北政司天在泉不应之诊
不应有尺寸反左右交
外感辨风寒风热凭证略脉说
脉有五邪
诊新病久病脉法
卷 五
切诊…… 736
病分新久易治难治不治
脉无胃气
无脉
祟脉
痰症似祟脉
怪脉
真脏脉
阴阳绝脉

行尸内虚脉
脉证不相应从脉从证论
方宜脉
脉分男女
脉以左右分阴阳气血说
假阴假阳脉
奇经八脉
《内经》脉决死期
仲景脉法
仲景辨脉体状
残贼脉
厥脉
损至脉法
妇人妊娠诊分男女脉法
预辨男女阴阳算法诀
卷 六
切诊二十九道脉析脉体象主病…… 745
提纲挈领说
脉分纲目说
浮
沉
迟
数
滑
涩
虚
实
长
短
洪
微
卷 七
切诊…… 755
细
濡
弱
紧
缓
弦
芤
革
牢
伏
动
促
结
代
疾
散
清（附浊）
卷 八
切诊…… 768
病脉宜忌
运气要略…… 769
六气之脉应节候之诊
五运六气图论
总论
平运总图
每年司天在泉正化对化之图
每年主气客气之图
子午岁气热化之图
丑未岁气湿化之图
寅申岁气火化之图
卯酉岁气燥化之图
辰戌岁气寒化之图
巳亥岁气风化之图
每年交六气时节日图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九宫分野总图
九宫八风图
运气十一法
六气司天所主天时诗
六气司天所主民病诗
主运诗
客运诗
司天在泉诗
主气诗
客气诗
二十四气七十二候 生旺可推运气盛衰章
管窥附余[1]…… 779
原脉体用
存疑
诊人迎气口分左右牵合之失
六纲领对待主治
浮脉主里须知
沉脉主表须知
迟脉主热须知
数脉主寒须知

数脉治有难易
滑主蓄血须知
涩主气滞须知
代脉生死之辨
代脉有二须知
天禀似代脉
缓脉主热

〔1〕细目原在文内，均移至此。

卷之一

望诊

察形气

《素问·玉机真脏论》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形气相得（形盛气盛，形虚气虚），谓之可治；色泽以浮（明也），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谓之难治（形盛气虚，气盛形虚）；色夭（晦恶也）不泽（枯焦也），谓之难已。

《素问·三部九候》云：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

《灵枢经》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盛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

慎庵按：邪盛正虚，当泻其邪，以扶正气。治若轻缓，迁延时日，使病邪日炽，真元日削，病必不治。今人多犯此。经文下一急字，最有关系，读者须着眼，毋轻看过。

东垣曰：病来潮作之时，精神增添者，是为病气有余；若精神困乏，是为病气不足。不问形气有余不足，只取病气有余不足也。夫形气者，形盛为有余，消瘦为不足。察口鼻中气，劳役如故，为气有余；若喘息气促气短，或不足以息，为不足，当泻当补，全不在此，只在病势潮作之时。精神困弱，语言无力，懒语者急补之。

慎庵按：东垣言虽如此，然予尝见伤寒热病，热甚者，则热伤气，亦必精神困倦，语言无力，问之不答，此大实有羸状也，然必有大实热之脉证呈见，方是实证。东垣所云，亦必有虚寒之证脉可参。故审形气，又当以脉证合观，方得真实病情也。

凡人之大体为形，形之所充者气。形胜气者夭（肥白气不充），气胜形者寿（修长黑色有神）。

肥人多中风，以形厚气虚，难以周流，而多郁滞生痰，痰壅气塞成火而多暴厥也。

瘦人阴虚，血液衰少，相火易亢，故多劳嗽。

形体充大，而皮肤宽缓者寿；形体充大，而皮肤紧急者夭。

形涩而脉滑，形大脉小，形小脉大，形长脉短，形短脉长，形滑脉涩，肥人脉细小，轻虚如丝；羸人脉躁，俱凶。

血实气虚则肥，气实血虚则瘦。肥者能寒不能热，瘦者能热不能寒。（能读耐）

美髯而长至胸，阳明血气盈。髯少血气弱，不足则无髯。美髯者，太阳多血。

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

行迟者，痹也。或表强，或腰脚痛，或麻木风疾。里实护腹如怀卵物者，心痛也。

持脉病人欠者，无病也。

《内经》云：阳引而上，阴引而下，则欠；阴阳相引，故曰无病，病亦即愈。

慎庵按：此只可指初病轻浅者言，若久病虚脱，呼欠连绵不已者，最为危候。服药后欠渐止者生，进者死，不可与此同日语也。

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吐沫。

掌中寒者，腹中寒；掌中热者，阴不足，虚火盛。

诊时病人叉手扪心，闭目不言，必心虚怔忡。

《经》云：仓廪不藏者，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膀胱不藏也。

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

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

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

眼胞肿，十指头微肿者，必久咳。

察神气存亡

《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善乎神之为义。此死生之本，不可不察也。以脉言之，则脉贵有神。脉法曰：脉中有力，即为有神。夫有力者，非强健之谓，谓中和之力也。大抵有力中不失和缓，柔软中不失有力，此方是脉中之神。若其不及，即微弱脱绝之无力也，若其太过，即弦强真藏之有力也，二者均属无神，皆危兆也。以形证言之，则目光精采，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削，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若此者，虽其脉有可疑，尚无足虑，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败，喘急异常，泄泻不已；或通身大肉已脱；或两手寻衣摸床；或无邪而言语失伦；或无病而虚空见鬼；或病胀满，而补泻皆不可施；或痛寒热，而温凉皆不可用；或忽然暴病，即沉迷烦躁，昏不知人；或一时卒倒，即眼闭口开，手撒遗尿。若此者，虽其脉无凶候，必死无疑，以其形之神去也。再以治法言之，凡药食入胃，所以能胜邪者，必须胃气施布药力，始能温吐汗下，以逐其邪。若邪气胜，胃气竭者，汤药纵下，胃气不能施化，虽有神丹，其将奈之何哉？所以有用寒不寒，用热不热者，有发其汗而表不应，行其滞而里不应者，有虚不受补，实不可攻者，有药食不能下咽，或下咽即呕者。若此者，呼之不应，遣之不动，此以脏气元神尽去，无可得而使也。是又在脉证之外，亦死无疑者。虽然脉证之神，若尽乎此。然有脉重证轻，而知其可生者；有脉轻证重，而知其必死者，此取证不取脉也。有证重脉轻，而必其可生者；有证轻脉重，而谓其必死者，此取脉不取证也。取舍疑似之间，自有一种玄妙也。（《传忠录》）

察 五 色

《经》曰：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

《灵枢·五色篇》曰：其色粗以明，沉夭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浊气方升，而色日增，日增者病日重）；其色下行如云撒散者，病方已（下行者，滞气散而色渐退，渐退者，病将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内部也。色从外部走内部者，其病从外走内；其色从内走外者，其病从内走外。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知成败；察其抟散，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粗，显也。抟音团，聚也）

合色脉诊病新久

《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

张路玉曰：凡暴感客邪之症，不妨昏浊壅滞。病久气虚，祇宜瘦削清癯。若病邪方锐，而清白少神，虚羸久困，而妩媚鲜泽，咸非正色。五色之中，青黑黯惨，无论病之新久，总属阳气不振，惟黄色见于面目，而不至索泽者，皆为向愈之候。

色脉之阴阳，阳舒而阴惨也。色清而明，病在阳分；色浊而暗，病在阴分。

张三锡曰：五脏六腑之精华，上彰于明堂。而脏腑有偏胜盈虚，若色若脉，亦必随而应之，但当求其有神，虽困无害，神者色中光泽明亮是也。脉有胃气，同一理也。

丹溪曰：肥人湿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气虚，黑者肾气足。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症虽同，治法迥别。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曰：夫色脉与尺脉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色青者其脉弦，赤者其脉钩，黄者其脉代，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其色见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

察 五 官

《灵枢·五阅五使篇》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故肺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部分内应五脏四言诀（此即《五色篇》经文汇辨，编为歌诀，以便记诵）

五脏六腑，各有部分：额主阙庭，上属咽喉，阙循鼻端，五脏之应。内眦挟鼻，下至承浆，属于六腑，表里各别。自颧下颊，肩背所主，手之部分。牙车下颐，属股膝胫，部分在足，脏腑色见，一一可征。庭者首面，阙上咽喉，阙中者肺，下极为心；直下者肝，肝左为胆，肝下属脾，方上者胃，中央大肠。挟大肠者，北方之肾，当肾者脐，面主以上，则为小肠。面主以下，膀胱子处，更有枝节，还须详察。颧应乎肩，颧后为臂，臂下者手。目内眦上，属于膺乳，挟绳（颊之外曰绳）而上，为应乎背。循牙车下，为股之应。中央者膝，膝下为胫，当胫下者，应在于足。巨分者股（口旁大纹处为巨分），巨屈（颊下曲骨）膝膑（膝盖骨也）。部分已精，须合色脉。五色外见，为气之华。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白则当皮，赤则当脉，青则当筋，黄则当肉，黑则当骨。五脏之色，皆须端满，如有别乡，非时之过。其色上锐，首空上向，下锐下向，左右如法。

凡邪随色见，各有所向，而尖锐之处，即其乘处，所进之方。故上锐者，以首面正气之空虚，而邪即乘之上向也。左右上下，皆同此法。

朱丹溪曰：容色所见，左右上下，各有其部。脉息所动，寸关尺皆有其位。左颊者，肝之部，以合左手关位；肝胆之分，应于风木，为初之气。额为心之部，以合于左手寸口；心与小肠之分，应于君火，为二之气。鼻为脾之部，合于右手关脉；脾胃之分，应于湿土，为四之气。右颊者，肺之部，合于右手寸口；肺与大肠之分，应于燥金，为五之气。颐为肾之部，以合于左手尺中，肾与膀胱之分，应于寒水，为终之气。至于相火，为三之气，应于右手，命门三焦之分也。若夫阴阳五行，相生相胜之理，当以合之色脉而推之也。

按：此所言部分，与《灵枢》微异。然今人论部，皆从此，故备之。

五色见于面审生死诀

《脉要精微论》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

《五脏生成篇》曰：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深青杨赤色）；生于脾，如以缟裹括蒌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

慎庵按：缟，素绢也。裹以朱红绀黄紫之色于内，其光泽浅润辉映于外，犹面之气色，由肌肉内而透见于外，有神气之荣泽，故为平也。总之，审视面色之大法，喜鲜明润泽，而恶暗晦沉滞枯涩不明也。

又曰：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以其鲜明润泽也）。又曰：五脏之气色，见青如草滋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煤炲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谓其枯涩无神气也）。

潘硕甫曰：夫气由脏发，色随气华。如青黄赤白黑者，色也；如鹅羽苍璧翠羽鸡冠等类，或有鲜明外露，或有光润内含者，气也。气至而后色彰，故曰欲，曰生。若如赭盐黄土漆枳实等类，或晦暗不泽，或悴槁不荣，败色已呈，气于何有？故曰不欲，且曰死。由此观之，则色与气，不可须臾离也。然而外露者，不如内含，内含则气藏，外露则气泄，亦犹脉之弦钩毛石，欲其微，不欲其甚。如《经》云：以缟裹者，正取

五色之微见，方是五脏之外荣，否则过于彰露，与弦钩毛石之独见而无胃气，名曰真藏者，何以异乎？

五色兼见面部诀

风则面青，燥则面枯，火则面赤，湿则面黄，寒则面黑，虚则面白。面黑阴寒，面赤阳热。青黑兼见，为风为寒为痛相值；黄白兼见，为虚为气，再者为湿；青白兼见，为虚为风为痛三者。

五色外见面部审虚实生死诀

《灵枢经》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故面统属诸阳。

《中藏经》曰：胃热则面赤如醉人。

慎庵按：此乃足阳明胃经实热之证，方有此候。然有在经、在腑之分。外候再见身蒸热，汗大泄，口大渴，鼻燥唇干，齿无津液，脉必洪大而长，或浮缓，或浮洪而数，此在经热邪，当用白虎汤治之。若面热而赤甚，短气，腹满而喘，潮热，手足濈然汗出，兼见痞满燥实坚鞕拒按之证，脉不浮而反沉实，或沉数，此热结在中，为阳明腑证，当下之，看热邪浅深，三承气汤选用可也。然胃中虚热，面亦发赤，第赤与热甚微，或隐或见，不若前经腑之实热，常赤不减，并无外证之可察为异耳，即外有身热亦微，不若前实证之炎歊也，脉浮濡而短弱，按之不鼓指，四君六君选用治之。凡一切杂证虚热面赤，亦必用此消息之，自能无误。观面赤一证，有表里虚实戴阳，上下寒热之不同，不可不细为深察而明辨也。

寒郁面赤

《金匮直解》云：心主南方，属火而色赤。赤而为热，人所易知。有寒郁而赤者，《经》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面赤，治以热剂。

《伤寒论》云：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不得越，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

慎庵按：此乃感寒邪重，初郁在表，而先见面赤，按之必冷，以寒邪外束，卫阳亦郁，未能即热故也。久之从阳而化，身热面亦热矣。有如隆冬冲风而行，面如刀划，初入室时，按其而冷似冰，此即阳为寒郁之征也，稍定阳和一转，面反发热，同一理也。当此际，须静候缓治，勿妄投剂。始郁面赤，身未热时，宜细审脉证，勿误作虚治。然亦不难辨也。虚证面赤，必久病方见，不若实证一起便见也。当以麻黄汤发之。若发汗不彻而躁烦，桂枝加葛根。上热下寒，面赤而光；下热上寒，面赤而郁（晦滞也）。

慎庵按：《医通》云：热发于上，阳中之阳邪也；热发于下，阴中之阳邪也。寒起于上，阳中之阴邪也；寒起于下，阴中之阴邪也。《脉经》云：阳乘阴者，腰以下至足热，腰以上寒，栀子豉汤，吐以升之，阴气上争，必腹满者死；阴乘阳者，腰以上至头热，腰以下寒，桂苓丸，利以导之，阳气上争，得汗者生。若杂证上热下寒，既济汤；兼大便秘，既济解毒汤；火不归源，八味丸；上寒下热，五苓散送滋肾丸；虚阳下陷者，加减八味丸。

里寒外热，面赤戴阳。

陶节庵曰：有患身热，头疼全无，不烦，便作燥闷，面赤，饮水不得入口，庸医不识，呼为热证，而用凉药，误死者多矣。殊不知元气虚弱，是无根虚火泛上，名曰戴阳症，以益元汤治之（益元汤中用黄连、知母，尚有可商）。慎庵按：有一等禀赋阴虚，兼之酒色过度，平居或遇微劳，或行走急速，或饮食过热，面即发赤戴阳。戴阳者，谓阳气戴于首面也。凡若此者，皆因根基浅露，肾气不固，阳易升上故也。一遇外感，身热头疼，恶风寒，面即发赭。治者不可大发其表，以致喘汗不休，变证蜂起，病必加甚，或致不瘳。当用黄芪建中汤加丹皮，或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参苏饮等方，审

证轻重选用。先哲有云：虚人感冒不任发散者，用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治之无误。予常用逍遥散以代之，累效。此辅正驱邪之正法，前人言养正邪自除，正指此等证候而言，未可概执此言，以泛治他证也。再按：以上数方内，皆用耆、术，然宜生用，不必制炒。或问其义何居？曰：观诸家本草，耆、术皆云有汗能止，无汗能发。不知者，以为既能止，又何能发？殊不知生宣熟补，此用药之准则，又何疑焉。《经》云：辛甘发散为阳。二药味兼辛甘，生用亦能助阳升散，然终是甘胜于辛，其力缓。故前贤立方，于耆、术二味中，必配以升浮辛散风药一二品，由中达外，宣发卫阳，以解肤腠之虚邪。邪随药散，正亦无伤，岂不两得。若专用发表之剂，不顾元气之虚，邪气虽去，真气亦脱，虽竭力图救，亦难为力，可不戒慎？此专为虚人感冒当表者而言。若实证当表，自有三阳表证可察，随经用药解散，不必顾虑其虚，又未可与此例同日而语也。因论前方用药之义，故附见于此，并质宇内高贤。《素问·刺热篇》曰：肝热病，左颊先赤；肺热病，右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肾热病者，两颐先赤。陈月坡曰：环目鼻而青，而两颊微红者，外畏寒内有热，筋骨酸疼也，肌肉之内，火邪抽掣而疼也。

又曰：炎暑令行，厚被盖卧，而微红汗出，口不渴者，虚寒为本，而热为假象也。

张路玉曰：赤属心，主三焦，深赤色坚，素禀多火也。赤而润坚，营血之充；微赤而鲜，气盛有火；赤而索泽，血虚火旺。赤为火炎之色，祗虑津枯血竭，亦无虚寒之患。大抵火形之人，从未有肥盛多湿者，即有痰嗽，亦燥气耳。又曰：面赤多热，而有表里虚实之殊。午后面赤为阴火，两颧赤色如装，为阴火亢极，虽愈必死。

《脉鉴》云：两颧时赤，虚火上炎，骨蒸劳瘵，鬼疰传尸，阴火炎颊，赤如桃花，名桃花疰。

此条劳瘵证中，方有此候，证在不治。

乔岳云：心经绝者，虚阳上发，面赤如脂，不久居也。

王叔和云：面赤如妆不久居，脂与妆同一训义，久病虚劳将坏之候，不治。与上戴阳症不同，戴阳面赤犹可治也。

《经》云：赤见两颧，大如拇指，病虽小愈，必将卒死。（此指暴病者而言）

肺病见赤，心火刑金，证为难治。

准头印堂，有赤气，枯夭者死，明润者生。

赤而黄，赤而青，为相生则吉；赤而黑，为相克则凶。

补　遗（见《脉鉴》）

颧上赤青唇带白，中风之疾恐难释。

赤虫游于目窠下，妇人产内定遭刑。（孕妇目下赤色似虫形，必患产难）

年寿眼堂横绛气，须知疝气与肠疼。

兰台庭畔有红丝，定是遗精白浊人。

孕妇准头若发火，产中之厄必难逃。

妊娠沟洫常青色，双生之喜可预决。

青色主病吉凶诀

肝王东方，属木色青。风寒与痛，三者主病。怒亦色青，惊色相同。青而黑者，青色兼红，相生则喜；青而枯白，相克则凶。如脾病见青色，为木来克土，难治。

青为克贼之色，诸病皆忌单见，脾土部分，尤忌单见，其证必凶。

《脉经》曰：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一曰肝肾绝也。

黄色主病吉凶诀

脾王中央，属土而色黄。黄为湿为热为虚，而有明暗之分。挟热则色鲜明，挟湿

则色昏滞，女劳酒疸，则色昏黑。张路玉曰：黄属脾胃，若黄而肥盛，胃中有痰湿也；黄而枯癯，胃中有火也；黄而色淡，胃本虚也；黄而色暗，津液久耗也。其虚实寒热之机，又当以饮食便溺消息之。

张三锡曰：黄白无泽，脾肺气虚；淡黄脾胃伤，四肢痿弱腹胀。

准头、印堂、年寿，有黄气明润者，病退，及目睑黄，皆为欲愈。若黄而白，黄而红，相生则吉；若黄而青，相克则凶。长夏见黄则吉，若黄青则凶也。

《脉经》曰：病人面无精光若土色，不受饮食者，四日死。

陈月坡曰：面色黄者，此久病也。面黄唇白，病必虚泻，面黄唇红，脾之火也；面黄能食，病久内热；黄白而肿，食少虚极；天庭黄赤，上焦之热。

慎庵按：前人云：黄色枯燥而夭，其症必死。此专指杂症久病者而言。若伤寒温热病愈后，因火热烁阴，燥火发黄，色亦枯涩，治以凉润，因而得愈者多矣，又未可遽断以为死也。

白色主病吉凶诀

肺王西方，属金而色白。白为虚为寒，有悲愁不乐，则色白；有脱血夺气脱津液，则色白。

张路玉曰：白而淖泽，肺胃之充也；肥白而按之绵软，气虚有痰也；白而消瘦，爪甲鲜赤，气虚有火也；白而夭然不泽，爪甲色淡，肺胃虚寒也；白而微青，或臂多青脉，气不能统血也。若兼爪甲色青，则为阴寒之证矣。白为气虚之象，纵有火色发热，皆为虚火，断无实热之理。

面白少神，手足冷者，虚泻胃弱。面色青白，寒胜兼虚，服药渐红，寒邪渐去，而变热也。面上白点，腹中虫积；如蟹爪路，一黄一白，食积何疑。面无血色，又无寒热，脉见沉弦，将必衄血。至若危候，太阳终者，其色亦白；少阳终者，其色青白。印堂年寿，白而光泽，见则为吉。白而兼黄，相生亦吉；白而兼赤，相克则凶也。

黑色主病吉凶诀

肾王北方，属水色黑。《经》云：肾病面黑如柴。究其主病，为寒、为痛，恐惧与忧，色亦相同。外有水症，其色亦黑。胃病颜黑，肾非专责。瘦人多火，面色苍黑，勿泥寒也。冬月面惨，伤寒已至。紫浊时病，面色黑惨，带紫色者，邪气方甚，寒多热少，夜不寐也。面色黑滞，惊怕不寐，邪气为害，内服药剂，外可镇也。上证如斯，亦有火壅，亦挟虚者，合脉与证，细为详别。面色黑滞，服药渐光，病邪已退，将欲愈也。危恶之候，亦须明白：少阴终者，其面必黑；太阴终者，皮毛及面，亦皆焦黑。黑色出庭，大如拇指，不病卒死。病人黑色，出于天中，下至年上，并及颧上，见则主死。《脉经》有云：病人首部，耳目鼻口，有黑气起，入于口者，为入门户，其病主死。准头、年寿、印堂三处，黑色枯夭，其病主死。心病见黑，亦主死也。大抵黑色见面多凶，凶则主死；黄色见面，多吉不死。

戴同甫曰：按明堂察色，入门户为凶。所谓门户者，阙庭肺门户，目肝门户，耳肾门户，口心脾门户。若有气色入者，皆死。白色见冲眉上，肺有病，入阙庭夏死；黄色见鼻上，脾有病，入口者，春夏死；青色见人中，肝有病，入目者，秋死；黑色见颧上者，肾有病，入耳者，六日死；赤色见颐者，心有病，入口者，冬死。盖五脏五色，各入本脏门户，至被克之时，为死期之日也。

《脉经》云：病人卒肿，其面苍黑者死。

张路玉曰：苍黑属肝与肾。苍而理粗，筋骨劳勩也，苍而枯槁，营血之涸也；黑而肥泽，骨髓之充也；黑而瘦削，阴火内戕也。苍黑为下焦气旺，虽犯客寒，亦必蕴为邪热，绝无虚寒之候也。

邹丹源曰：凡人病见青黑诸色者，多凶，惟黄为吉。王注云：黄为胃气，故面黄

者不死，然亦必黄而有神，乃可。若久痛枯黄，宁有生乎？

面目五色杂见生死诀

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皆不死也。

凡此色脉之不死者，皆兼面黄，盖五行于土为本，而胃气之犹在也，故生。

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此脉色之皆死也，以无黄色。若无黄色，则胃气已竭，故死。

《脉经》云：病人面青目黄，五日死。又云：病人面黄目青者，九日死。是为乱经，饮酒当风，邪入肾经，胆气泄，目则为青，虽有天救，不可复生。

喻嘉言曰：《内经》举面目为望色之要，盖以为中央上色。病人面目显黄色，而不受他色所侵者，则吉；面目无黄色，而惟受他色所侵者，则凶。虽目色之黄，湿深热炽，要未可论于死生之际也。

慎庵按：《脉经》二条，与经文相左，岂经文专指暴病者言，抑《脉经》责在久病，土败木贼之征，故主死耶。

妇人女子活法全在望形察色论

张路玉曰：妇女深居闺阁，密护屏帏，不能望见颜色，但须验其手腕之色泽、苍白肥瘠，已见一班。至若肌之滑涩、理之疏密、肉之坚软、筋之粗细、骨之大小、爪之刚柔、指之肥瘦、掌之厚薄、尺之寒热，及乎动静之安危，气息之微盛，更合之以脉，参之以证，则血气之虚实，情性之刚柔，形体之劳逸，服食之精粗，病苦之顺逆，皆了然心目矣。

又曰：肌以征津液之盛衰，理以征营卫之强弱，肉以征胃气之虚实，筋以征肝血之充馁，骨以征肾之勇怯，爪以征胆液之淳清，指以征经气之荣枯，掌以征脏气之丰歉，尺以征表里之阴阳。

《脉鉴》云：色与脉，犹须分别生克。色脉相克者凶，色脉相生者吉。然犹有要焉，色克脉者，其死速；脉克色者，其死迟；色生脉者，其愈速；脉生色者，其愈迟。

察 目 部

《五法》云：目者至阴也，五脏精华之所系，热则昏暗，水足则明察秋毫。如常而了然者，邪未传里也；若赤若黄，邪已入里矣；若昏暗不明，邪热乃在里烧灼，肾水枯涸，故目无精华，不能朗照，急用大承气汤下之，盖寒则目清，未有寒甚而目不见者也，是以曰急下。凡开目欲见人者阳症也，闭目不欲见人者阴症也，目瞑者，将衄血也（《经》云：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也）。白睛黄者，将发黄也；至于目反上视，瞪目直视，及眼胞忽然陷下者，为五脏已绝之症，不治。

慎庵按：《内经》云：目内陷者死。乔岳曰：肺主眼胞，肺绝则眼胞陷。总之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目陷，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脱，又何必专指于肺耶？再按：闭目不欲见人为阴，然阳明热甚，热邪壅闭，及目赤肿痛羞明，皆闭目不欲见人，是又不可以闭目为阴也。《经》云：阳明是动，病至则恶人与火，欲独闭户牖而处是也。予尝阅历，二者皆应，临诊之际，必审察脉症，详辨虚实，庶无遁情，故不拘伤寒杂症，凡见直视、上视、斜视、眼如盲、眼小、目瞪等候，皆系五脏内败，阴阳绝竭，而征于外者，必死，不可轻许以治也。

凡目赤痛，必多羞明，此亦有二：热壅则恶热，明光能助邪热，故见明则躁也；血虚胆汁少，则不能运精华以敌阳光，故见明则怯也。

目不红不肿，但沙涩昏痛，乃气分隐伏之火，脾肺络有湿热，秋时多有此患，俗谓之稻芒赤目，亦曰赤眼。通用桑白皮散、玄参丸、泻肺汤、大黄丸。

《灵枢》曰：诊目痛，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诊视也，赤脉赤筋也）

乔岳曰：肝绝，则目涩欲睡。

张子和曰：目不因火则不病。白轮变赤，火乘肺也；肉轮赤肿，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与肾也；赤脉贯目，火自甚也。

又曰：圣人虽言目得血而能视，然血亦有太过不及也，太过，则脉壅塞而发痛；不及，则目耗竭而失明。

《脉经》云：病人肝绝，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青但欲伏眠，目视而不见人，泣出如水不止。

王海藏曰：目能远视，责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法当补肾，地黄、天冬、山萸。能近视，责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法当补心，人参，伏神，远志。

又能晓视，不能晚视，日出则明，日入则暗（俗名鸡盲），此元阳不足，而胃气不升也，宜大补而升举其阳。旧方只用地肤苍术之属，恐无益也。

凡无故而忽有此三病者，多丧明，不可轻也。

目病有恶毒者，为瘀血贯眼，初起不过赤肿，渐则紫胀，白珠皆变成血，黑珠深陷而隐小，此必于初起时，急针内脾、迎香、上星、太阳诸穴，以开导之；内服宣明丸、分珠丸、通血丸，迟必失明矣。

又有瞳神内，不见黑莹，但见一点鲜红或紫浊者，此为血贯瞳神，不但目不可治，恐其人亦不久也；又有白轮自平，而青轮忽泛起突出者，此木邪郁滞，随火胀起也，泻火必先伐木。

又有白轮连黑珠一齐突出者，或凝定不动，或渐出脱落，此风毒也，急于迎香上星等处针之，失治必死。然予亦见有两目俱脱而不死者。

目有无故忽失明，此为气脱，非佳兆也。大剂参、芪主之。然《难经》云：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是又未可专恃参、芪也。然又有不同者，丹溪治一男子，忽目盲，其脉涩，谓有死血在胃，因数饮热酒故也，以苏木煎汤，调人参膏饮之，二日，鼻内两手掌皆紫黑，此滞血行也。以四物加苏木、桃仁、红花、陈皮煎，调人参末，数服愈。

又一男子，忽目盲不见物，脉缓大，四至之上，重按则散而无力，此为受湿。用白术为君，黄芪、茯苓、陈皮为臣，稍佐以附子，十余剂愈。人能察其脉，而辨其因，斯上工矣。

《汇辨》云：目赤色者，其病在心，色淡红者，心经虚热；白，病在肺；青，病在肝；黄，病在脾；黑，病在肾。黄而难名，病在胸中；白睛黄淡，肺伤泄痢；黄而且浊，或如烟薰，湿甚黄疸；黄如橘明，则为热多；黄兼青紫，脉来必芤，血瘀胸中。眼黑颊赤，乃系热痰，眼胞上下，有如烟煤，亦为痰病；眼黑步艰，呻吟不已，痰已入胃，遍体酸疼；眼黑而黄，四肢痿痹，聚浓风痰，随在皆有。目黄大烦，脉大病进；目黄心烦，脉和病愈。目睛晕黄，衄则未止；目睛黄者，酒疸已成（故先哲云：目睛黄，非疸即衄，目黄而头汗，将欲发黄）。黄白及面，眼胞上下，皆觉肿者，指为谷疸，心下必胀。明堂眼下，青色多欲，精神劳伤，不尔未睡，目无精光，齿黑者，瘵疠。血脉贯瞳者，凶。一脉一岁，死期已终。目间青脉，胆滞掣痛。瞳子高大，太阳不足。病人面目，俱等无疴，眼下青色，伤寒挟阴，目正圆者，太阳经绝，痉病不治。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溺难，鲜明留饮（鲜明者，俗名水汪汪也，俱指白珠）。目睛皆钝，不能了了，鼻呼不出，吸而不入，气促而冷，则为阴病；目睛了了，呼吸出入，能往能来，息长而热，则为阳病。

《素问·评热论》云：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

《灵枢·水胀篇》云：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

《素问·平人气象论》曰：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目内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

水。（目窠，目之下胞）

《脉鉴》云：青若针横于目下（青色如针），赤连耳目死须知，目下五色筋疾现，魂归冥府不差移。

玄珠曰：上下睑肿者，脾气热也。一曰脾之候在睑，睑动，则知脾能消化也，脾病，则睑涩嗜卧矣。又曰：脾虚则睑肿。朱丹溪曰：阳明经有风热，则为烂眼眶。（睑音检，俗呼为眼胞，又名眼眶。霍乱大吐泻后，目隐，上下两睑，青如磕伤，此土败木贼，不治）

察 鼻 部

《五法》云：若伤寒鼻孔干燥者，乃邪热入于阳明肌肉之中，久之，必将衄血也。鼻孔干燥，黑如烟煤者，阳毒热深也。鼻孔出冷气，滑而黑者，阴毒冷极也。鼻息鼾睡者，风温也。鼻塞浊涕者，风热也。若病中见鼻煽张，为肺绝不治。一云：鼻孔扇张为肺风。

慎庵按：鼻扇有虚实新久之分，不可概为肺绝也。若初病即鼻扇，多有邪热风火壅塞肺气使然，实热居多；若久病鼻扇喘汗，是为肺绝不治。

《经络全书》云：其在小儿，面部谓之明堂。《灵枢经》曰：脉见于气口，色见于明堂。明堂者，鼻也。明堂广大者寿，小者殆，况加疾哉？按：此语即相家贵隆准之说，然须视其面部何如耳。尝见明堂虽小，与面部相称者，寿可八十，不可执一论也。

病人鼻头明，山根亮，目眦黄，起色。

鼻头微黑，为有水气。色见黄者，胸上有寒；色白亡血；微赤非时，见之者死。鼻头色黄，小便必难（鼻头黄者，又主胸中有寒，寒则水谷不进，故主小便难也）；余处无恙，鼻尖青黄，其人必淋；鼻青腹痛，舌冷者死。鼻孔忽仰，可决短期。鼻色枯槁，死亡将及；鼻冷连颐，十无一生。（鼻者属土，而为肺气之所出入，肺胃之神机已绝，故枯槁而冷，安能活乎）

乔岳曰：肺绝则无涕，鼻孔黑燥，肝逆乘之而色青。鼻塞涕流清者，邪未解也。痰清涕清，寒未去也。痰胶鼻塞，火之来也。

喻嘉言曰：仲景出精微一法，其要在中央鼻准，毋亦以鼻准，在天为镇星，在地为中岳，木金水火，四脏病气，必归于中土耶。其谓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此一语，独刊千古。盖厥阴肝木之青色，挟肾水之寒威，上征于鼻，下征于腹，是为暴病，顷之，亡阳而死矣。谓设微赤非时者死，火之色归于土，何遽主死？然非其时而有其气，则火非生土之火，乃克金之火，又主脏燥而死矣。

察 唇 部

赤肿为热，青黑为阴寒，鲜红为阴虚火旺，淡白为血虚。

《五法》云：唇者，肌肉之本，脾之华也。故视其唇之色泽，可以知病之浅深。干而焦者，为在肌肉；焦而红者吉，焦而黑者凶；唇口俱赤肿者，肌肉热甚也；唇口俱青黑者，冷极也。

《灵枢》曰：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故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脾病者，唇黄；脾绝者，唇白而肿。

又曰：唇舌者，肌肉之本。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荣；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

又曰：足阳明所生病者，口喎唇疹。

又曰：阳明气至，则啮唇。

《中藏经》曰：胃中热，则唇黑。唇色紫者，胃气虚寒也。

《玄珠》曰：上下唇皆赤者，心热也。上唇赤下唇白者，肾虚而心火不降也。

钱仲阳曰：肺主唇白，白而泽者吉，白如枯骨者死。唇白当补脾肺，盖脾者，肺之母也，母子皆虚，不能相荣，是名曰怯，故当补。若深红色，则当散肺虚热。

《脉鉴》云：久病唇红定难疗。

《脉经》曰：病人唇肿齿焦者死。

又曰：病人唇青，人中反，三日死。

《鉴》云：唇青体冷及遗尿，背向饮食四日死。

察口部

《五法》云：口燥咽干者，肾热也。口噤难言者，风痉也。若病重，见唇口卷，环口黧黑，口张气直，或如鱼口，不能复闭。若头摇不止，气出不返者，皆不治也。

《中藏经》曰：小肠实则热，热则口疮。

《素问》曰：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口生疮而糜烂也）。凡病唇口疮者，邪之出也；凡疟久，环口生疮者，邪将解而火邪外散也。

《脉鉴》：五色口边绕巡死，恶候相侵命必亡，产母口边有白色，近期七五日中间。又云：口角白干病将至。

察耳部

《经》云：耳间青脉起者，掣痛。

《五法》云：耳者，肾之窍也。察耳之好恶，知肾之强弱。肾为人之根本，肾绝者，未有不死者也。故耳轮红润者生；或黄，或白，或黑，或青，而枯者死；薄而白，薄而黑，或焦如炭色者，皆为肾败，肾败者，必死也。若耳聋，若耳中痛，皆属少阳，此邪正在半表半里，当和解之。若耳聋舌卷唇青，此属足厥阴，为难治也。

《脉鉴》云：命门（耳之下垂）枯黑骨中热，白肺黄脾紫肾殃。

卷之二

望诊

察舌部

《五法》云：舌者，心之窍也。脏腑有病，必见之于舌。若津液如常，此邪在表，而未传里也。见白胎而滑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未深入乎腑也。见黄胎而干燥者，胃腑热甚而薰灼也，当下之。见舌上黑刺裂破，及津液枯涸而干燥者，邪热已极，病势危甚，乃肾水克心也，急大下之，十可一生。至于舌上青黑，以手摸之，无芒刺而津润者，此直中寒证也，急投干姜、附子。误以为热，必危殆矣。是舌黑者，又不可概以热论也。

白胎舌

《舌鉴》云：伤寒，邪在皮毛。初则舌有白沫，次则白涎白滑，再次白屑白疱，有舌中、舌尖、舌根之不同，是寒邪入经之微甚也。舌乃心之苗，心属南方火，当赤色，今反见白色者，是火不制金也。初则寒郁皮肤，毛窍不得疏通，热气不得外泄，故恶寒发热。在太阳经，则头痛身热，项背强，腰脊疼等证。传至阳明经，则有白屑满舌，虽证有烦躁，如脉浮紧者，犹当汗之。在少阳经者，则白胎白滑，以小柴胡汤和之；胃虚者，理中汤温之；如白色少变黄者，大柴胡、大小承气，分轻重下之。白舌亦有死证，不可忽视也。

《正义》云：舌见白胎而滑者，此太阳少阳并病，如太阳未罢，可冲和汤，或香苏散、或桂枝汤；有懊侬者，栀子豉汤。舌见白胎而干厚者，此太阳热病，过服寒药，或误饮冷水，抑遏其热而致也，先以姜桂彻其寒，而后以香苏散汗之。

舌见白胎而中微黄者，此太阳阳明合病也，如太阳未罢，双解散；如太阳已罢，选承气下之。

舌见白胎而外微黄者，必作泻，宜解毒汤；恶寒者，五苓散。

舌见白胎而尖微有刺者，此少阳阳明也，表未罢者，柴葛汤；表已罢者，选承气下之。津润者生，干枯者死。

舌见白胎而满黑刺者，此三阳合病也，里未实，柴葛汤加黄连；里已具，承气汤。津润者生，干枯者死。

舌见白胎而中有黑点者，此少阳阳明也，有表者，凉膈散合小柴胡汤；里已具，调胃承气汤；身有斑者，从斑治，化斑汤。

舌见白胎俱成细圈子者，曾见冬月伤寒呕恶，误服白虎汤，脉伏。

舌胎成圈如白豹纹，用正气散，加肉桂、丁香、炮姜，数服愈 。

舌无白胎而冷滑，外证厥冷者，少阴也，四逆汤、或理中汤。

舌见白胎而腻滑者，痰也，二陈汤主之。

舌上白胎在左者，阳明也，人参白虎汤主之。

舌上白胎在右者，少阳也，小柴胡汤主之。

《舌鉴》云：白胎见于一边，无论左右，皆属半表半里，并宜小柴胡汤，左加葛根，右加茯苓。有咳嗽引胁下痛，而见此舌，小青龙汤；夏月多汗，自利，人参白虎。

《正义》云：舌上白胎，或左或右，而余见黄黑，外证下利，痛引小腹者，脏结也。热盛者，桂枝大黄汤下之；无热，真武汤，十救二三。

舌上白胎在尖者，少阳也，小柴胡汤主之。

舌胎根白而尖红者太阳少阳并病也，小柴胡加升麻。

舌白无胎而明淡，外证热者，胃虚也，补中益气汤主之。凡言胎者，有垢上浮是也，若无胎垢而色变，则为虚也。

慎庵按：《舌鉴》云：年高胃弱，虽有风寒，不能变热，或多服汤药，伤其胃气，所以淡白通明，似胎非胎也，宜补中益气汤，加减治之。然于予观之，不止是也。此等舌，俗名镜面舌，多见于老弱久病之人，是津液枯竭之候，五液皆主于肾，尝用大剂生脉合六味治之，因而得生者多矣。

舌见白胎如煮熟之色，厚厚裹舌者，则饮冷之过也。脉不出者死，四逆汤救之。

《舌鉴》云：此心气绝而肺色乘于上也，始因食瓜果水水等物，阳气不得发越所致，为必死候，用枳实理中，间有生者。

《舌鉴》云：白胎如积粉，此舌乃瘟疫初犯膜原也，达原饮。见三阳表证，随经加柴胡、葛根、羌活；见里证，加大黄。白胎尖根俱黑，乃金水太过，火土气绝于内，虽无凶证，亦必死也。

白胎中见黑色两条，乃太阳少阳之邪入于胃，因上气衰绝，故手足厥冷，胸中结痛也，理中汤、泻心汤，选用。如邪结在舌根，咽嗌不能言者，死证也。

白胎中见灰色两条，乃夹冷食舌也，七八日后，见此舌而有津者，可治，理中、四逆选用；无津者，不治。如干厚见里证者，下之，得泻后，次日灰色去者安。

黄 胎 舌

《舌鉴》云：黄胎者，里证也。伤寒初病无此舌，传至少阳经，亦无此舌，直至阳明，腑实胃中火盛，火乘土位，故有此胎，当分轻重泻之。初则微黄，次则深黄，有火，甚则干黄、焦黄也。其证有大热大渴，便闭谵语，痞结自利，或因失汗发黄，或畜血如狂，皆湿热太甚，小便不利所致。若目白如金，身黄如橘，宜茵陈蒿汤、五苓散、栀子柏皮汤等。如畜血在上焦，犀角地黄汤；中焦，桃仁承气汤；下焦，代抵当汤；凡血证见血则愈，切不可与冷水，饮之必死。大抵舌黄，证虽重，若脉长者，中

土有气也，下之则安；如脉弦下利，舌胎黄中有黑色者，皆危证也。

《正义》云：舌胎淡黄者，此表邪将罢而入里也，双解散主之；表未罢者，小柴胡汤合天水散；表已罢，大柴胡汤下之。

舌中心见黄胎者，此太阳阳明也，必作烦渴呕吐之证。兼有表者，五苓合益元；表证已罢，调胃承气汤下之。

舌见黄胎而滑者，此身已发黄，茵陈栀子汤、茵陈五苓散。

舌见黄胎而涩者，此必初白胎而变黄，正阳阳明也，大承气汤下之。下后黄不退者死；身有黄者，茵陈大黄汤。

舌上黄胎在尖者，此太阳阳明也。表未罢者，双解散；表已罢者，调胃承气汤。其根红者为太阳，其根白者为少阳，其根黑者死候也。

舌上黄胎在根者，此邪传太阳也。身有黄者，茵陈大黄汤；身无黄者，凉膈散，加硝黄；其尖白者，桂枝大黄汤；小便涩者，五苓加六一及木通，姜汁服。

又曰：根黄尖白，表少里多，宜天水一凉膈二合服之；脉弦者，防风通圣散。

舌黄而上有膈瓣，邪毒深矣，急下之。或发黄，或结胸，或痞气，或畜血，俱有之，各随证下之。

舌上黄胎，双垂夹见者，正阳阳明也，大承气汤。

舌见黄胎而中有斑者，此身有斑也，化斑汤合解毒汤；无斑者，大承气汤主之；若见小黑点，是邪将入脏也，调胃承气汤下之，次进和解散，十救四五也。

舌见黄胎而中有刺者，此死候也。止宜调胃承气汤，二三下之。

慎庵曰：予阅历尝见有姜黄色舌胎，及淡松花色胎，皆津润而冷，是皆阳衰土败之征，必不可治。是又古人所未及言者，故补而录之。

黑 胎 舌

《舌鉴》云：舌见黑胎，最为危候。表证皆无此舌，如两感一二日间，见之必死。若白胎上中心渐渐黑者，是伤寒邪热传里之候；红舌上渐渐黑者，乃瘟疫传变，坏证将至也。盖舌色本赤，今见黑者，乃水来克火，水极似火，火过炭黑之理。然有纯黑、有黑晕、有刺、有膈瓣、有瓣底红、瓣底黑者，大抵尖黑犹轻，根黑最重，如全黑者，总神丹亦难疗也。

《准绳》云：纯黑之舌，有火极似水者，凉膈散；有水来克火者，附子理中汤。此虽死候，然有附子理中而愈者二人，不可便谓百无一生而弃之也。余谓黑而涩，凉膈；黑而滑，附子理中，亦死中求活之法。或问火极而黑，何不用大承气汤？曰：病势已极，急攻必死，故反用凉膈，待阴稍生，阳稍缓，乃可攻也。

舌黑而满刺者，死候也，不治。

舌黑而中烂者，死候也，不治。（《正义》）

舌根起黑胎者，此死候也，咽不结，可治，宜大承气汤。

《舌鉴》云：凡瓣底黑者，不可用药，虽无恶候，脉亦暴绝，必死不治。

刺底黑者，言刮去芒刺，底下肉色俱黑也。凡见此舌，不必辨其何经何脉，虽无恶候，必死勿治。

舌黑烂而频欲啮，必烂至根而死，虽无恶候怪脉，切勿用药。

满舌黑胎，干燥而生大刺，揉之触手而响，掘开刺底，红色者，心神尚在，虽火过极，下之可生，有肥盛多湿热人。

感冒发热，痞胀闷乱，一见此舌，急用大陷胸丸，攻下后，以小陷胸汤调理。

舌见中黑，边白而滑，表里俱虚寒也。脉必微弱，证必畏寒，附子理中汤温之。夏月过食生冷，而见此舌，则大顺、冷香二汤选用。

两感一二日间，便见中黑边白厚胎者，虽用大羌活汤，恐无济矣。

《正义》云：五六日见之，大柴胡缓下之。

黄胎久而变黑，实热亢极之候，又未经服药，肆意饮食，而见脉伏，目闭口开，独语谵妄，医遇此证，必掘开舌胎，视瓣底红者，可用大承气汤下之。

舌边围黑，中有红晕者，乃邪热入于心胞之候，故有此色，宜凉膈合大承气汤下之。

舌胎中心黑厚而干，为热盛津枯之候，急用生脉散合黄连解毒汤以解之，此名中焙舌。

慎庵按：此舌宜用甘露饮加人参、黄连为妥，或生料人参固本丸，加牛膝、元参、知母、地骨皮。

舌中黑，无胎而燥，津液受伤，而虚火用事也，急宜生脉散合附子理中主之。

伤寒八九日，过汗，津枯血燥，舌无胎而黑瘦，大便五六日不行，腹不硬满，神昏不得卧，或时呢喃叹息者，炙甘草汤。

舌至干黑而短，厥阴而热极已深，或食填中脘，膜胀所致，用大剂大承气汤下之，可救十中一二。服后粪黄热退则生，粪黑热不止者死。

舌黑有津，边红，证见谵语者，必表证时不曾服药，不戒饮食，冷物结滞于胃也。虚人黄龙汤，或枳实理中加大黄，壮实者用备急丸，热下之。夏月中暍，多有此舌，以人参白虎汤主之。

慎庵按：此等舌，有大虚之候，宜合脉症，审慎而施也。

《正义》云：舌中心起黑胎者，此阳明瘟也，以大承气急下之。津滑者生，干涩者死。未伤饮食，可治；脉沉微者，难治；若黑色浅淡，尚有表证，双解散加解毒汤。

舌尖起黑胎者，此少阴瘟也，凉膈散、大柴胡选用；无下证者，竹叶石膏汤。

舌尖白二分，根黑一分，身痛恶寒，曾饮水者，五苓散；自汗渴者，白虎汤；下利者，解毒汤。

舌胎黑晕二重，而中心红者，阳明传厥阴，热入心胞也，大承气下之。

舌黑晕二条，而中灰色，乃热传少阴，解毒汤加大黄。

舌无胎而中心淡黑，冷而滑者，少阴寒证也，四逆汤。

凡见黑舌，须问曾食酸物，及甜咸物否。能染成黑色，非因病而生也，然润而不燥，刮之即退为异耳。此等舌，惟虚证津润能染，若内有实热，舌即生胎而燥，又何能染及耶？若欲验视舌胎燥润，临诊必先禁饮汤水，饮后恐难辨耳。

产后辨舌者，以心主血也。《经》云：少阴气绝，则血不行。故紫黑者，为血先死也。

凡舌起胎，须刮去，用薄荷汁、或韭汁拭之，再用生姜切平，擦之、拭之，即净而不复生吉；拭之不去，即去而复生者，必凶也。（慎庵按：黑舌胎，须分燥润，及刮之坚松，以定虚实为要法）

《正义》云：凡伤寒五六日以外，舌上无胎，即宜于杂病求之。不可峻攻，而大下之。

视舌色虽有成见，亦必细察兼证，及脉之虚实，不尔，恐有毫厘千里之谬。

慎庵按：黑胎舌有水竭津枯一候，不宜凉药，宜重用壮水之剂。世多习而不察，率投苦寒，遗人大殃。殊不知脉虚数，或微细，胸腹无胀满，口多错语，舌虽焦黑干枯，肿而生刺，乃真水衰竭，水不制火使然，大禁凉剂，惟以大剂生料六味地黄汤饮之。虚寒者，胎黑而松，加桂附五味子，则焦黑刺肿，涣若冰释，此皆予所屡见，用前法屡效，亲信无疑，故敢附笔于此。后之学者，慎之毋忽。

灰色舌

《正义》云：灰色即黑胎之轻者也，与黑同治，兼有表者，双解散；下利者，解毒

汤；内实者，承气汤。但少阴寒证，亦见灰色，见在一二日者，无胎而冷滑是也，四逆汤主之；下利者，理中汤。

《舌鉴》云：灰色舌，有阴阳之异。若直中阴经者，则即时舌便灰黑而无积胎。若热传三阴，必四五日表证罢，而胎变灰黑也，有在根、在尖、在中者，有浑舌俱灰黑者。大抵传经热证，则有灰黑干胎，皆当攻下泄热。若直中三阴之灰黑无胎者，即当温经散寒。又有畜血证，其人如狂，或瞑目谵语，亦有不狂不语，不知人事，面黑舌灰者，当分轻重以攻其血，切勿误与冷水，引领败血入心，而致不救也。

舌纯灰色无胎者，直中三阴而夹冷食也。脉必沉细而迟，不渴不烦者，附子理中、四逆汤救之，次日舌变灰中有微黄色者生，如渐渐灰缩干黑者死。

灰色见于中央，而消渴，气上冲心，饥不欲食，食即吐蛔者，此热传厥阴之候，乌梅丸主之。

土邪胜水，而舌见灰黑纹裂，凉膈调胃，皆可下之，十中可救二三。下后渴不止，热不退者，不治。

舌根灰色而中红尖黄，乃肠胃燥热之证。若大渴谵语，五六日不大便，转屎气者下之；如温病热病，恶寒脉浮者，凉膈双解选用。

舌见灰黑色重晕，此瘟病热毒传三阴也。毒传内一次，舌即灰晕一层，毒盛故有重晕。最危之候，急宜凉膈、双解、解毒、承气下之。一晕尚轻，二晕为重，三晕必死，亦有横纹二三层者，与此重晕不殊。灰黑舌中，又有干刺，而见咽干口燥喘满，乃邪热结于少阴，当下之，然必待其转矢气者，方可下。下之早，令人小便难。

已经汗解，而见舌尖灰黑，有宿食未消，或又伤饮食，邪热复之故，调胃承气汤下之。

舌尖灰黑，有刺而干，是得病后，犹加饮食之故，虽证见耳聋胁痛，发热口苦，不得用小柴胡，必大柴胡，或调胃承气加消导药，方可取效。

淡淡灰色，中间有滑胎四五点，如墨汁，此热邪传里，而有宿食未化也，大柴胡汤。

舌灰色而根黄，乃热传厥阴，而胃中复有停滞也。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汗出不止者死，正气脱也。

舌边灰黑而中淡紫，时时自啮舌尖为爽，乃少阴气逆上，非药可活。

红 色 舌

《正义》云：凡黄黑白者俱有胎，红紫但有色而无胎也。舌见纯红者，此瘟疫将深之象也，谓之将瘟舌。用透顶清神散，吹鼻中取嚏，嚏即散义也。

舌中心见红者，此太阳症也，羌活汤汗之；有汗者，小柴胡加减。

舌尖倍红者，此太阳症也，羌活汤汗之；无表证者，五苓散。

舌红而中见紫斑者，将发斑也，玄参升麻汤；斑已见，化斑汤。舌淡红而中见红赤点者，将发黄也，茵陈五苓散。

舌红而尖起紫泡者，此心经热毒也，黄连泻心汤或解毒汤，加玄参、薄荷，兼服天水散。无尺脉者，不治；战栗者，亦不治。

舌红而碎裂如人字纹者，此阳明传热于少阴心也，凉膈散主之；内实者，承气汤。

舌淡红而碎裂如川字纹者，外症神昏，自利，用导赤散，加黄连，再用生脉散，加黄连、枣仁。

舌红而有刺者，此内有停积饮食也，承气汤下之。刮其刺，得净者生，不净者死。

舌红而内有黑纹数条者，乃阴毒结于肝经。肝主筋，故舌见如筋丝也。用理中合四逆汤温之，再参外证与脉施治。

舌红者，而有重舌，或左或右者，此毒入心包也，须刺之，出其恶血，服黄连泻

心汤，表未解者，防风通圣散，更以冰片点之。

舌红而胀大满口者，此少阴阳明俱有热毒也，急刺之，去其恶血，以绿袍散吹之，须加冰片，服泻心汤。

舌红而出血如衄，此热伤心胞也，犀角地黄汤或四生丸。（慎庵按：此证，犀角地黄合四生，再加川黄连、生蒲黄，更效捷）

舌红而硬强失音者，死候也。有痰者，胆星、橘、半等主之；内实者，可下之。尝论伤寒不语，属下证多；杂证不语，同中风治，用黄芪防风汤或人参汤，加竹沥，大抵多从痰治也。

舌红而碎烂如虫蚀者，少阴瘟毒也，小承气汤，二三下可愈。

舌红而吐弄者，此热在心脾也，安神汤主之。

舌红而痿软不能言者，此心脾虚极，或有痰也，死，不治。多加人参，可治。

舌红而战动难言者，此心脾虚也，汗多亡阳者有之，多加人参，可救。

舌红而干瘪者，虽能言，无恶候，亦必死，生脉散加减救之。

紫色舌

《正义》云：舌见纯紫色者，此酒毒也，有表者，升麻葛根汤。

舌见紫斑者，此酒毒也，身有斑者，黄连化斑汤，加葛根、青黛。

舌紫且肿厚者，此酒毒，而又饮冷，壅遏其热也。外证烦躁，四逆，先进以理中丸，彻其在上之寒，次以承气汤下之，微有脉者，可治。

舌紫而中心带白者，酒毒在太阳也，有表者，葛根升麻汤。

舌紫而中心带黄者，酒毒在少阳也，柴葛汤主之。黄胎厚者，已入阳明也，加大黄下之。

舌紫而中心带赤者，酒毒在阳明也，柴葛加大黄、芒硝。

舌淡红而中见紫黑筋数道者，此厥阴真寒症也，外见四逆者，四逆汤救之。脉沉面黑者，不治。

蓝色舌

舌见蓝色者，肺气已绝，肝木独盛，来侵土位也。微蓝者，肺气犹在，可生；深蓝者，必死。宜大补肺脾，而制肝木也。

《舌鉴》云：若稍见蓝纹，犹可用温胃健脾，调肝益肺之药治之。如纯蓝色者，虽无他证，必死。

霉酱色舌

《舌鉴》云：霉酱色胎者，乃黄兼黑色，为土邪传水证，必唇口干燥大渴，虽用下夺，鲜有得愈者。

《正义》云：舌生厚胎者，而如霉酱色者，此夹食伤寒也。色淡者，生；色浓者，死。下之，得通者，生；不得通者，死。

妊娠伤寒观面色舌色法

《正义》云：凡妊娠伤寒，必先固其胎，胎安病乃安。既察其脉，还审其色。面以候母，舌以候子，色泽则安，色败则死。

《脉诀》云：面赤舌青细寻看，母活子死定应难。唇舌俱青涎又出，母子俱死总教拚。面青舌赤涎出频，母死子活定知真。申氏曰：亦有面舌俱白而死者，其色不泽，其症多恶也。

妊娠伤寒，舌色太赤，胎虽不死，须防其堕，急宜清热安胎，外用井底泥敷脐下。勿以舌赤胎伤而忽之也。

如舌胎太重而黄焦，里症全具而宜下，以四物汤合大柴胡汤下之，或以小承气汤

合四物，加木香、砂仁可也。芒硝在所必忌。

如真寒证，面白舌白而宜温，则四物合炮姜、桂枝、木香、砂仁、人参、白术自可，取姜汁入酒饮之亦可，但附子在所必忌。

慎庵按：观舌为外诊要务，以其能辨虚实，别死生也。今见集四诊者，皆略而不载，亦系恨事。惟《脉理正义》载之，简要而详，予喜其先得我心之同然，故合《舌鉴》而删润之。

妊娠辨分男女外验有四

《原始》云：一、受孕后，身更轻快，更健壮，其性常喜，面色加红，是男胎也。因男性热倍于女，故胎能加母之热性，面发红色，更喜美好之饮食，若女胎则反是，因女之性冷故也。 二、若胎是男，必四十日后，即兆运动，女则运动迟，必在三月后矣。 三、胎是男，则左肢之行工，愈觉轻便，左之乳体，必先高硬。 四、胎是男，用行亦便于左，若女则必便于右也。

女人受孕内外皆有征验者七

《原始》云：眼懒看，俗谓慈眼也，眼变为微黄，一也。月经既止，厚气上升，头有昏眩，二也。心常闷躁，三也。易生厌烦，因内厚之气昏，故不喜事物，四也。体重懒行，五也。齿膝交疼，因胎火厚所致，六也。懒厌美好之物，反喜粗粝之品，及咸酸辛辣之味，七也。此因子宫凝闭，月信不行，故发不和之性，变平昔之嗜好，思不伦之食，或一月，或二三月即止者，因胎具百肢，头发已生，故至四月，则一切不和之性，悉反正矣，因胎渐大，能吸母液以资养，则子宫既无余液之厚气，故不和嗜好之性自无矣。

验胎贵贱寿夭法

妇人怀胎，凡男抱母，女背母。或上或下，为夭胎，或左或右，为寿胎。贵者，胎动必匀，自无毒病；贱者，胎乱动，母常有病。寿者，母必泰安；夭者，母多疾苦。男胎，母气足，神常清；女胎，母气不足，神多乱。母声清，生福寿之男；母声浊，生孤苦之子。

虚里跳动

《素问》曰：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灵枢》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遂，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

《甲乙经》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手，脉之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

顾英白曰：乳根二穴，左右皆有动气，《经》何独言左乳下？盖指其动之甚者耳，非左动而右不动也，其动应手，脉宗气也。《素问》本无二义，马玄台因坊刻之误，而为应衣，应衣者，言病人肌肉瘦弱，其脉动甚，而应衣也，亦通。始读《素问》，则心窃疑之，至读《甲乙经》，而遂释然。

张介宾曰：虚里跳动，最为虚损病本，故凡患阴虚劳怯，则心下多有跳动，及惊悸者，人但知其心跳，而不知为虚里之动也。其动微者，病尚浅；动甚者，病则甚。凡患此者，常以纯甘壮水之剂，填补真阴，活者多矣。

诊 血 脉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久痹，赤黑青色，多见寒热（血脉，即络脉，肌皮嫩薄者，视之可见）。《经》又曰：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五色具见（杂见也）者，谓之寒热，臂多青脉，则曰脱血。（络中血脱，故不红而多青）

诊 毛 发

发枯生穗，血少火盛。毛发堕落，卫疏有风；若还眉堕，风证难愈。头毛上逆，久病必凶。《经》云：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血枯，不荣如枯草，不柔顺，劲直，小儿疳病多此，亦主有虫，然此以既病为言，若无病而见此候，亦非吉兆）

诊 额

凡诊时，切左，则以右手抵其额；切右，则以左手抵其额，此眩晕也。

《脉经》曰：黑色出于颔上发际下，直鼻脊两颧上者，主死在五日中。

诊 日 月 角

《脉鉴》云：日角（在左眉上）主肝翠羽色，黑青伤冷及风寒，黄色肝虚须要补，白如秋季少平安。

月角（右眉上也）主胃四季看，胃气不和黄色见，黄兼赤色胃家热，紫色毒气积病缠。

胆胃（左右眉上）黑色春目疾，四季发青木旺刑。

诊 眉

眉中色见青赤黑，远候还须半年期，近看三五七日内，忽然暴死更无疑，若然白色连眉目，知是皮肤肺疾微，黄色入目一年期，黑色从眉绕目悲。

诊 项

项中属膀胱经督脉之会。《灵枢》曰：邪气中于项，则下太阳。《素问》曰：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背痛。又曰：太阳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太上而争也。强上，谓颈项禁强也。又曰：诸痉项强，皆属于湿。痉，强急也，太阳伤湿。李东垣曰：脊背项强，颈似折项似拔者，此足太阳经不通行，以羌活汤主之。《素问》曰：厥头痛，项先痛，不可俯仰，腰脊为应，先取天柱，后取足太阳，又属厥阴肝经（张鸡峰肝主项背与臂肩），又属足少阴肾经。（《五脏绝歌》注曰：肾绝则天柱骨倒）

诊 爪 甲

《脉经》曰：病人爪甲青者，死。又曰：爪甲白者，不治。又曰：手足爪甲下肉黑者，八日死。《医灯续焰》云：爪甲下肉黑有瘀血，亦有下出能生者。又曰：手足爪甲青，或脱落，呼骂不休，筋绝八日死。

诊 齿

《脉经》曰：阴阳俱竭，其齿如熟小豆，其脉躁者，死。又曰：齿忽变黑，十三日死。《续焰》云：齿黄枯落，骨绝。

诊 诈 病

向壁而卧，闻医惊起而盼视，二言三止，脉之咽唾，此为诈病。（若脉和平，当言此宜针灸数次，服吐下药可愈，欲以吓其诈，使彼畏惧，不敢言病耳）

五脏绝证

肝 脏

尸臭（病人臭气触人也）。《脉经》曰：尸臭者，不可治。（《续焰》云：尸臭者，肝绝也）

《续焰》云：唇吻反青，四肢浆浆汗出者，肝绝。（唇吻属脾，而青色属肝，木乘土，故曰反）

《续焰》云：《难经》曰，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厥阴者，肝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络于舌本，故脉不荣，则筋缩急。筋缩急，则引卵与舌，故舌卷囊缩，此筋先死，庚日笃，辛日死。（前目部爪甲二条，宜合看）

心　脏

《续焰》云：肩息、直视、心绝，立死。《脉经》云：汗出不流，舌卷黑者，死（按：汗乃心之液，舌乃心之苗，此心绝也）。阳反独留，形体如烟薰，直视、摇头，心绝。（心脉挟咽系目，故直视者，为心绝之候）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色泽去，故面色黑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笃，癸日死。

《脉经》云：病人手掌肿，无纹者，死。（《脉诀》云：心胞绝也）

乔岳曰：心绝，则舌不能收，及不能语。

脾　脏

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脾绝。（水色凌土，冷汗身黄，脾真散越，足太阴气绝云云，见前唇部，病后喘泻，脾脉将绝）

《脉经》云：病人脾绝，十二日死，何以知之？口冷、足肿、腹热、胪胀，泄利不觉、出无时度、耳干、舌背肿、溺血，大便赤泄、肉绝，九日死。　《续焰》云：口不合，脾绝。

肺　脏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肺绝。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肺也，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而津液去；津液去，则皮节伤（皮上之纹）；皮节伤，则皮枯毛折（津液去而皮节平，毛无润养而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丙日笃，丁日死。

声如鼾睡，肺绝。

肾　脏

发直遗尿，齿枯目黄，面黑，腰欲折，自汗，肾绝四日死，溲便遗矢，狂言目反，直视，肾绝。

《脉鉴》云：脊痛腰重反覆难，此是骨绝五日看。（《脉经》曰：病人胃绝五日死，何以知之？脊痛、腰中重，不可反覆。《刊误》曰：骨绝。《脉经》曰：胃绝。但脊与腰皆属肾病，故从《刊误》）

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温于骨髓，故骨髓不温，则肉不着骨，骨肉不相亲，则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齿长而垢（齿龈肉退却，而齿则长垢也），发无润泽，无润泽者，则骨先死，戊日笃，己日死。

《脉鉴》云：耳目口鼻有血出，病为下厥上竭亡（少阴经病，误发汗，动其阴血，则血妄行，死），牙疳齿落并穿腮，肾水衰竭火焚死。

《中藏经》曰：肾绝，大便赤涩，下血不止，耳干、脚浮、舌肿，六日死。足肿，九日死。

六腑绝证

《脉鉴》云：眉倾胆绝七日丧，眉发冲起亦伤残。《（脉经》曰：病眉系倾者，七日死。又曰：病人眉与发冲起者，死）

《脉经》曰：病人小肠绝，六日死，何以知之？发直如干麻，不得屈伸，自汗不止也。

慎庵按：《脉经》又曰：发如干麻，善怒者，死。又曰：发直者，十五日死。又按《中藏经》曰：筋绝，汗不止，不得屈伸者，六日死。发眉俱冲起者，死。发如麻，善怒不调者，死。发直者，十五日死。观两经相左，何所适从？但肝在志为怒，肝主筋而藏血，发乃血之余，今发干如麻，不能屈伸，是血枯燥失润而使然，肝血亏，则火

炎上而善怒，上皆肝症也，似与小肠无涉，以症而论，当从《中藏经》为是，然愚之庸见，亦未敢遽以为是也，再俟博雅者正之。

《脉经》曰：大肠绝，死不治。何以知之？泄利无度，利绝则死。

肌肉不滑，唇反。

《脉鉴》云：脉浮而洪，汗如油，水浆不入，喘不休，形体不仁，乍静乱，命绝，医生无好手。

《内经》云：大则病进。脉浮而洪，邪气胜也。身汗如油，喘而不休，肺气绝也。水浆不入，胃气尽也。形体不仁，谓痛痒不知，荣卫绝也。《针经》曰：荣卫不和，故为不仁。争则乱，安则静，正与邪争，正负邪胜也。肺气脱，胃气尽，荣卫绝，邪独胜，故曰命绝也。

《脉经》云：卧遗尿，不觉者，死。一曰：膀胱绝也。

诊阴阳绝证

阳气先绝阴后竭，其人身死必青色。阴气先绝阳后竭，身赤腋温心下热。（阳主热而色赤，阴主寒而色青，其人死而身色见青，是阴未离乎体，故曰：阴气后竭也。若身赤，腋下温，心下热，则阳未离体也，故曰：阳后竭也）

三阴气俱绝，则目眩转目蒙。目蒙者，为失志；失志，则志先死，死即目蒙也。（目不见也，脱阴者目蒙）

六阴气俱绝，则阴阳相离。阴阳相离，则腠理泄，绝汗乃出，大如贯珠，转出不流，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六腑气绝，足冷脚缩，五脏气绝，便利不禁，手足不仁。

《脉经》曰：病人五脏已夺，神明不守，声嘶者死。

毛焦面黑，直视目瞑不见，阴气绝。（阴阳俱绝，掣灰撮空，妄言者死）

目眶陷，目系倾，汗出如珠，阳绝。

《内经》死症

《经》云：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日期。（大骨大肉，皆以通身而言。如肩脊腰膝，皆大骨也；尺肤臀肉，皆大肉也。肩垂、项倾、腰重，败者，大骨之枯槁也，尺肤既削，臀肉必枯，大肉之陷下也，陷下，皮肤干着肉间也。肾主骨，骨枯，则肾败矣；脾主肉，肉陷，则脾败矣；肺主气，气满喘息，则肺败矣。气不归原，形体振动，孤阳外浮，而真阴亏矣，三阴亏损，死期不出六月。六月者，一岁阴阳之更变也，若其真脏脉已见，则不在六月之例，可因克贼之日，而定其期矣）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脏见，乃予之期日。（内痛引肩项，病及心经矣，较前已甚，期一月死。一月者，斗建移而气易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胭，真脏见，十月之内死。（破胭者，卧久骨露，而筋肉败也。胭，劬允切，筋肉结聚之处也。启玄子曰：肘膝后肉，如结块者）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动作益衰，真脏来见，期一岁死，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骨枯肉陷，脾肾已亏，兼之肩髓内消，必死）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胭脱肉，目眶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

六经死症

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生死之要。

太阳终者，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绝汗，谓出汗如珠不流，复旋干也）

目正圆，手撒，戴眼，太阳绝。

阳明终者，口目作动，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

循衣摸床，谵语（阳明绝），妄语错乱，及不语失音，热病犹可生。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睘（直视如惊貌），绝系，绝系一日半死。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上下不通而终矣。

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补遗诸死证

《脉经》曰：足趺上肿，两膝大如斗者，十日死。又曰：病人脐肿，反出者，死。阴囊及茎俱肿者，死。

《脉鉴》云：凡病人面之两颊腮，陷下缩入者，病虽轻，不能即愈，若迟延日久而必死也。此法，凡伤寒及大病者，验之无不应也。凡久病腹皮甲错，着于背而成深凹者，不治，此肠胃干瘪故也。（新增）

卷之三

附儿科望诊

病机

十岁以前，忽然面上如青纱盖定，从发际至印堂，不论病之深浅，有者六十日必死，若至鼻柱，一月须亡。更到人中，不过十日，其色盈面，即日哭伤。

额上青色。《素问》云：心势者，颜先赤，心气合火，火有炎上，指象明候，故候于颜。

毛发黄色。《素问》云：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解。

左脸赤色，身热脉弦。《素问》云：肝热病者，左脸先赤，肝气合木，木应春，南面正理之则，其左脸也。

右脸青色，呕逆多痰。《素问》云：合金之气应秋，南面正理之则，右脸也。

两脸赤色，乍乘风热，肌肉焦枯，必因内蒸。

《养生方》云：气虚则发厥，谓手足冷也；血虚则发热，谓肌肉热也。

两脸青色　多啼作呕，脏腑不和矣。

非时弄色　胎风客忤，内痫作痫。

鼻燥黄色　积热溺涩，或衄血气粗。

鼻燥白色　吐泻伤脾，感冷肺逆。

鼻中痒甚　肺气盛，而五疳传惊。

鼻下赤烂　肝气盛，而肺疳见证。

鼻如烟筒　火烁金，而惊中危证。

目鲜青色　扁鹊云：睛青主癖块。钱仲阳云：目鲜将发搐。（谈心揆曰：将见疮瘢亦然）

目睛黄色　积热骨蒸，或痢泻癖气，此即食症，亦云食疸。俗称鹅白，非也。

眼深黑色　吐泻内吊，惊搐慢脾。

眶肿睛黄　积热久嗽，或伤脾作呕，或夜热疮痍。

赤贯瞳人　惊痫不治。

印堂青色　胎惊胎热，腹痛夜啼。

眉攒不舒　腹痛下痢，或热拥三焦，病机将作亦然。

眉目杂色　白乃霍乱绞痛，黄乃积热虚浮，赤因感风头楚，青正惊搐相乘，黑者危在旦夕。

唇中白色　呕逆作泻，口渴肠鸣，将成内吊。

唇中黄色　伤胃脾热，作胀下痢，溲短肌浮。

唇中红色　内热有惊，或见疮疹。

唇中青色　风寒相感，发惊伤脾。

唇焦赤色　口秽伤脾，大便闭塞，气粗热盛。

唇茧淡白　伤食复伤，热拥脾家，肠鸣腹鼓。

唇间紫色　蛔刺攻冲，痛逆霍乱。

舌上杂色　黄者伤脾，白苔焦渴紫厚，如荔枝壳者，热聚三焦。如青苔，如白染者，皆不治。若破裂有血，邪热攻心，小便闭结，治法用黑鱼切片，贴舌上，或百草霜和盐，研成膏贴，亦可。

耳前赤色　疳虫攻肾，必耳鸣或聋。

耳前黄色　惊入肾，或睡中戛齿。

颐下诸色　同耳前看。《素问》云：肾热病者，颐先赤。

筋露青色　现诸头面，惊啼烦躁；身体者，发热惊搐；肚腹者，五疳胀满。

鱼目定睛　筋绝不转，水不生木，肝肾俱败，死在夜。

面青唇黑　水绝于肾，木来克土，脾肝俱绝，亡在昼。

胃热黄色　遍体金黄，口秽目碧，骨蒸，疸病将至，或得久病后者。（《诚书》）

入门审候歌

观形察色辨因由，阴弱阳强发硬柔，若是伤寒双足冷，要知有热肚皮求，鼻冷便知是疮疹，耳冷应知风热证，浑身皆热是伤寒，上热下冷伤食病。

五指梢头冷，惊来不可当。若逢中指热，必定是伤寒。中指独自冷，麻痘证相传。女右男分左，分明仔细看。

观面部五色歌

面赤为风热，面青惊可详，心肝形此见，脉证辨温凉。脾怯黄疳积，虚寒白光，若逢生黑气，肾败命须亡。

审虎口三关法

小儿三岁以下有病，须看男左女右手，虎口三关。从第二指侧，看第一节名风关，第二节名气关，第三节名命关。辨其纹色，紫者属热，红者属寒，青者惊风，白者疳病，黑者中恶，黄者脾之困也。若现于风关为轻，气关为重，过于命关，则难治矣。

三关脉纹主病歌

紫热红伤寒，青惊白是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

又

青色大小曲，人惊并四足；赤色大小曲，水火飞禽扑；紫色大小曲，伤米曲鱼肉；黑色大小曲，脾风微作搐。

手指脉纹八段锦

鱼刺形，主惊风痰热。

悬针形，主伤风（泄泻、积热）。

水字形，主食积（咳嗽、惊疳）。

乙字形，主肝病惊风。

虫纹形，主肝虫（大肠秽积）。

环形，主疳积吐逆。

乱纹，主虫。

珠形，主死。

虎口三关脉纹图

风关第一节寅位，
气关第二节卯位，
命关第三节辰位，
虎口叉手处是也。

小儿死候歌

眼生赤脉贯瞳人，囟门肿起又作坑，指甲黑色鼻干燥，鸦声忽作肚青筋，虚舌出口咬牙齿，目多直视不转睛，鱼口气急啼不得，蛔虫既出死形真，手足掷摇惊过节，灵丹十救无一生。

鱼目定睛夜死，面青唇黑昼亡，啼而不哭是痛，哭而不啼是惊，

口滋煎不安是烦，口滋哑不定是躁（口滋音兹，啼不止。哑音崖，欲啮）。钱氏曰：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此以分部言也）。《永类钤方》云：肝主目，脾主唇口，肺主鼻孔，心主颧面，肾主耳穴。（此以窍言也）

按：《内经》云：下极者，心也。注云：下极，谓两目之间。又云：舌者，心之官也。此云心主颧面，似未当。

钱氏曰：赤者热也，黄者积也，白者寒也，青黑者痛也，随证治之。

薛氏曰：青主惊积不散，欲发风候；红主痰积惊悸；黄主食积癥伤，欲作疳癖；白主泄泻水谷，更欲作吐；黑主脏腑欲绝。

洁古曰：若肝病惊搐，而又加面白，痰涎喘急之类，此皆难治，盖谓金克木也。观此则知脾病之忌青，肺病之忌赤，心病之忌黑，俱可推矣。

印堂青，主初受惊泻。红，主大惊夜啼。黑，主客忤。

山根青，主第二次惊泻后发躁。黑黄甚者死。

两太阳青，主第三次惊。青自太阳入耳者死。

印堂青黑，主腹痛夜啼，此脾气虚寒也。脾为至阴，故夜间腹痛而啼，用钩藤饮；色淡白，主泄泻，乳食不化，属脾气虚弱，用五味异功散，加木香。

八段锦歌（《医学源流》）

先望孩儿眼色青，次看背上冷如冰。阳男搐左无妨事，搐右教人甚可惊；女搐右边犹可治，若逢搐左疾非轻。歪斜口眼终为害，纵有仙丹也莫平。

忽见眉间带紫青，看来立便见风生，青红碎杂风将起，必见疳症气满形。

紫少红多六畜惊，紫红相等即疳成，紫点有形如米粒，伤寒夹食证堪评。

黑轻可治死还生，红紫伤寒痰积停，赤青脾受风邪症，青黑脾风作慢惊。

山根若见脉横青，此病明知两度惊，赤黑困疲时吐泻，色红啼夜不曾停。

青脉生于左太阳，惊非一度细推详，赤是伤寒微燥热，黑青知是乳多伤。

右边青脉不须多，有则频惊怎奈何，红赤为风抽眼目，黑青三日见阎罗。

指甲青兼黑暗多，唇青恶逆病多瘥，忽作鸦声心气急，此时端的命难过。

辨虎口纹十三形（《全幼心鉴》）

第一、流珠形。只一点红色见风关，主饮食所伤，内热欲吐；或肠鸣自利，烦躁啼哭。用助胃膏消饮食，分阴阳；若食消而病仍作，用香砂助胃膏，以补脾胃。

第二、环珠形。其点差大，主脾虚停食，胸膈胀满，烦渴发热。用五味异功散，加山查枳实，健脾消食；后用六君子，调中养气。

第三、长珠形。其点圆长，主脾伤饮食积滞，肚腹作痛，寒热不食。先用大安丸，消其积滞；次以异功散，健其脾气。（以上属关）

第四、来蛇形。是长散出气关，一头大，一头尖，主脾胃湿热，中脘不利，干呕不食，此疳邪内作。先用四味肥儿丸治疳，后用四君子补脾。

第五、去蛇形。是大头向气关，主脾虚食积，吐泻烦渴，气短喘急，不食困睡。凡用六君子汤，加枳实，健脾消积；次以七味白术散，调补胃气。

第六、弓反里形。主感冒寒邪，哽气出气，惊悸倦怠，四肢冷，小便赤，咳嗽呕涎。先用惺惺散，助胃气，祛外邪；后以五味异功散，加茯苓、当归，养心血，助胃气。若外邪既解，而惊悸指冷，脾气受伤也，宜七味白术散补之；若闷乱气粗，喘促者难治，脾虚甚故也。

第七、弓反外形。主痰热，心神恍惚，夹惊夹食，风痫痰盛。先以天麻防风丸，祛外邪；又用五味异功散，调补中气。又曰：纹弯向里为顺，向外为逆。

第八、枪形直上。主风热，生痰发搐。先用抱龙丸，如未效，用牛黄清心丸；若传于脾肺，或过用风痰之药，而见诸证者，专调补脾胃。

第九、鱼骨形。纹分歧支，主惊痰发热。先用抱龙丸，未应，属肝火实热，少用抑青丸以清肝，随用六味丸以补肝。或发热少食，或痰盛发搐，乃肝木克脾土，六君子汤加柴胡，补脾土，制肝木。

第十、水字形。三脉并行，主惊风，食积，胸膈烦躁，或夜啼痰盛，口噤搐搦，此脾胃虚弱，饮食积滞，而木克土也。先用大安丸，消导饮食；次以六君子汤，加钩藤，补中清肝。若已服消食化痰等药而未愈，用四君子汤，加升、柴、钩藤，升补脾气，平降肝木。（以上气关）

第十一、长针形。过命关一二米许，主心肝热极生风，惊悸困倦，痰盛搐搦。先用抱龙丸，祛风化痰；次用六君子汤加钩藤，平肝实脾。

第十二、透关射指形。命脉曲里，主惊风，痰热聚于胸膈，乃脾肺亏损，痰邪乘

聚。先用牛黄清心丸，清脾肺，化痰涎；次用六君子汤，加桔梗、山药，补脾土，益肺金，可救。

第十三、透关射甲形。命脉向外，主惊风，肝木克脾土之败症。急用六君子汤，加木香、钩藤、官桂，温补脾土；未应，加附子以回阳气，多得生者。（以上命关）

尝闻古人云：小儿为芽儿，如草木之芽，水之沤，盖因脏腑脆嫩，口不能言，最难投剂。当首察面色，而知其所属；次验虎口，以辨其所因。实为治法之简要也。

按：虎口纹，其始止见于风关，先见于左，为伤风寒；先见于右，为伤乳食。得惊夹之，则上出于气关矣，此虽予无本之言，然亦有所试也，乃《水镜》有云指纹曲里风盛，弯外食积。夫曲里弯外，则其纹已长，将透气关矣。其初起岂有之乎，将何以辨也？若夫色则以红淡为轻，深紫为重，亦有吐泻重困，而虎口无纹者，乃大虚也，不可以无纹，而易之也。

《心鉴》按眉端法

小儿半岁者，以名、中、食三指，按于发际额前眉端之间，儿头在左，举右手；头在右，举左手。食指为上，中指为中，名指为下。三指俱热，主伤风邪、鼻塞、气粗、发热、咳嗽；三指俱冷，主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发热吐泻；食中二指热，主上热下冷；名中二指热，主夹惊之候；食指热，指胸中气满，乳食不消。

薛立斋曰：小儿气血未实，惊则气散，气散则脉乱，必当参三部五脉。三部者，面上气色，虎口脉纹，寸口一指之脉；五脉者，上按额前，下诊太冲，并前三部也。

审小儿六症（《活幼指南》）

凡见小儿头疼发热，鼻塞声重，咳嗽，手背热，恶风寒，皆属外感。无汗，脉浮紧，伤寒；自汗，脉浮缓，伤风；暑月吐泻作渴，齿燥脉虚，伤暑；浮肿，泄泻，身重，小便不利，脉濡细，伤湿；舌干口燥，唇焦面赤，或声哑脉数，伤热。

凡见小儿嗳气饱闷，作酸腹膨，不思食，及恶闻食气，下泄尸臭，恶心，乍吐乍泻，或寒热，或腹中硬块作痛，手心热，脉弦滑，俱属内伤饮食。（以上二症最多）

凡见小儿发热无汗，表实；大便闭，里实。心胸满闷，腹中膨胀，恶心嗳气，吐出酸水，手足有力，腹痛，手不可按，脉洪实有力。（俱属实症）

凡见小儿面恍白无神，懒言气短，不思食，腹膨不痛，二便不常，喜卧，眼喜闭，手足无力，慢惊；久吐，胃虚；久泻脱肛，脾虚；自汗，表虚；自利，里虚；脉来微细无力，及行迟、发迟、齿迟、解颅、鹤节，俱属肾气未成，元精不足。（以上俱属虚症）

凡见小儿发热，手足心热，面红唇干，舌干口渴，口上生疮，口中热臭，大便闭，小便赤黄，或痢下黄赤，肛门焦痛，喜饮冷水，喜就凉处，腹中热痛，脉来洪数。（俱属热症）

凡见小儿面白唇青，手足冷，口中冷气，或泄利，清白无热，不渴，腹痛悠悠无增减，或恶心，呕吐，喜就暖处，脉来沉迟无力。（俱属寒症）

以上诸症，每症不必悉具，凡见一二便作主张治之。若二症三症兼见者，须照本条斟酌尽善，自能中病也。

经 证 考

经证，因望而得者居多，间亦有因问而得者，义难分列，姑存其旧。学者自为领悟可也。

足太阳膀胱经

小便不通，腹痛，谓盘肠痛，葱白煎汤熨脐，小便利，痛止。其不痛而寒热者，在上腹为索泽，在下腹为颓疝。卒然淋闭作楚者，湿热；泻痢频而溲闭者，湿火。病后

溲短者，气虚；渴频溺短者，精不足。便后即结白翳者，五疳。溺血者，血虚；尿深黄色，久则尿血，脐反出，下体肿。

足阳明胃经

口吐涎沫而叫者，虫痛。吐水不心痛者，胃冷。吐泻昏睡而不露睛者，实热。身热不饮水，表热，亦属虚热。吐沫及痰白、绿水，虚寒。频食善饥者，实火。善饥少餐者，虚火。狂厥气逆者，宿垢未清。咳噫噎气，积热，口秽唇肿者，热盛宜下。天痫，心胃有恶物，吐涎痰热者，实热宜下。牙痛者，实火。吐涎痰冷者，虚寒宜温。颜黑胫肿，牙疳口气，气上蒸结毒，喉中常有涎饮，心胃伤客风。

足少阳胆经

怔忡者，血虚。目直而青，身反折，生惊。多怒而颠属阴，伤肝。多喜而狂属阳，伤脾。口苦，体无膏泽，摇头，反张，目撺，肝有余。

足太阴脾经

泻黄红赤黑属火，呵欠面黄脾虚惊。泻青白，完谷不化，伤极宜下；小便不通，久则胀满，足太阳传足太阴，稍导利后，即扶脾。昼相安，夜频起，成洞泻注下，交寅时，每泻一二次，为肾泻。恒泻不渴，色青善餐者，肝火，木来克土，土益虚矣；时渴时泻者，胃火。弄舌者，脾热。雀目，脾积聚。白日多睡，积热成痔。虚黄浮肿，食癥。啖能兼人，体瘦黧黑，食疳。四肢多疮，脾家湿火。水肿面白，脾虚。体重，脾痹。唇肿硬者，脾伤，甫食即出闷痰，宿食作祟。肠鸣腹胀，虚。足胕肿若水，脾痿。心下若痞，脾伤。出胎拭脐不干，风入成疮，撮口，脐风发搐，脾经受虚。

足少阴肾经

聤耳，肾中风毒攻上。走马牙疳，肾中风热。咬牙甚者发惊，心肾并见。小便下血，肾闭。牙根出血，名宣露肾疳。小便白涩作楚，湿火。牙根腐坏，名腐根肾疳。面黑咳血，肾火。四肢不能收举，肾痿。下肿足胕，寒而逆肾。

足厥阴肝经

痫厥，痉瘛筋挛，心脉满大，肝脉小急。怒视者，肝气有余。撺视者，伏痰。目直声锯者，发搐。呵欠面赤，多筋，肝火。呵欠面青，惊悸，心肝并见。眼赤多泪，积热。头眩不能俯视，肝火。血枯发竖者，肝虚。羞明怕日，肝肾并见。泻频青白，肝气有余。颊肿痛，胁下痛，面青，足逆冷，眩晕，呕厥，转筋，筋挛，遗沥，淋，善恐，胸中喘，骂詈，俱肝火。

手太阴肺经

肩背痛，多噫受寒。小便数，溏泻气虚。吐稠涎，咯血，实热。呵欠，气热作咳，受风。龟胸龟背，风热。气疳，干嗽无痰，客热兼肾火。嗽多子时前者，食积。嗽多子时后者，肾火。嗽多午时前者，风邪。嗽多午时后者，虚火。鼻流清涕者，伤寒。痰拥顿嗽面赤，伤热。气逆喘急，肺胀。声哑气粗，肺痿。哮喘发即吐稠痰，盐哮。交秋发哮，多清水属寒；哮发不时，顿嗽抱首，属热。

手少阴心经

昏睡，善噫，惊怔，将发疮疹，足太阴证传手少阴。身热频渴，实热。吐浓涎及血，乘虚火泛。淋漓，小肠伏热，卧要竖抱，胸有恶积。昏沉似睡，血虚露睛，伏痰。目陷无神，元气败。弄舌烦躁，实热。妄语颠狂，邪热归心。挖舌咬人者，心气绝。

经证为审病之原，业幼科者，不可不知，否则若工师失其斧锯，从何下手？前哲钱仲阳真诀，只列五脏经证，而六腑不与焉，后贤如万密斋、薛新甫、王肯堂辈，医籍中咸宗之。本朝谈心揆诚书，复增列胆胃膀胱三腑，十二经证，而缺其四，如手太阳小肠，手阳明大肠，手少阳三焦，手厥阴心包络，不复列焉。未详其故，原其意。若

以为脏病多而腑病少，六腑泻而不藏，不能留著为病，即有病，治而易散；小儿以大小便通利为无病，即有病亦轻；三焦另为一腑，包罗五脏，六腑之外证，治有上、中、下之分，可各经参考；心包络代心受邪之脏，即心脏也，可参心经之症同治。是耶非耶，予非专科，不敢拟补，宁缺疑以俟后之君子正之。

闻 诊

听 音 论

万物有窍则鸣，中虚则鸣。肺叶中空，而有二十四空；肺梗硬直，而有十二重楼。故《内经》以肺属金而主声音。十二重楼之上为会厌（喉间薄膜），会厌为声音之户，舌为声音之机，唇为声音之扇，三者相须，则能出五音而宣达远近。音者杂比也，声者单出也，鼻能声而不能音者，以无唇之开阖，舌之启闭，其气则走顽颡之窍，达畜门，出鼻孔而为声。声音之道。分之则二。故得天地之和，五脏安畅，则气藏于心肺，声音能彰。五脏者，中之守也，各有正声，中盛则气腾，中衰则气弱。脾应宫，其声漫以缓；肺应商，其声促以清；肝应角，其声呼以长；心应征，其声雄以明；肾应羽，其声沉以细。此五脏之正音，得五脏之守者也。（空孔同）

《脉鉴》云：金声响，土声浊，木声长，水声清，火声燥。

声审阴阳清浊新久

审察阴阳，《中藏经》云：阳候多语，阴证无声。多语易清，无声难荣。声浊气急，痰壅胸膈；声清而缓，内元有寒。新病小病，其声不变；久病苛病，其声乃变。迨及声变，病机呈显，喑哑声嘶，莫逃大限。音声之道，岂独审病，死生亦关。《内经》有曰：弦绝音嘶，病深声哕，明讲深察，不可违悖。外感风寒，大荤不戒，厚味恣啖，声哑而咳。喉痛而干，病属初起，不同于前，速疗易治，不可不辨。

失守变动五脏之应（变动，谓迁改其常志也）

肝在志为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心在志为喜，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脾在志为意，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肺在志为忧，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肾在志为恐，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

六 腑 之 应

声长者，大肠病；声短者，小肠病；声速者，胃病；声清者，胆病；声微者，膀胱病；声呼漫者，肝胆二脏相克病也；声速微者，胃与膀胱相克病也。（此五脏六腑之病音，失五脏之守者也）

声审寒热虚实（新增）

喘粗气热为有余，喘急气寒为不足。息高者，心肺之气有余；吸弱者，肝肾之气不足。怒骂粗厉者，邪宽内热也；怒骂微苦者，肝逆气虚也。鼻塞声重喷嚏，风寒未解也。言语轻迟气短，中气虚也。呻吟者，必有痛也。噫气者，脾乃困也。嗳气者，胃中不宽也（胃虚亦发嗳，然实嗳声长而紧，得嗳则快；虚嗳声短而促，得嗳虽松，不觉其快）。嗳逆冷气者，胃之寒也。呕吐酸苦者，肝之火也。自言死者，元必虚也。喜言食者，胃有火也。言家私者，心必虑而少睡也。言负德者，肝必郁而多怒也。干咳无痰者，胃中伏火也。嗽痰作而清白，寒也；稠黄，火也。谵语收财帛者，元已竭也。狂言多与人者，邪方实也。

脏 诊

大笑不止（《经》云：心有余则笑。扁鹊云：其人唇口赤色者可治，青黑者死），独言独语，言谈无绪，心神他寄，思虑伤神，乃为心病。喘气太息，喉中有声，谓之肺鸣。咳逆上气，如木鸡声，火来乘金。不得其平，形羸声哑，咽中有疮，肺被火囚

（肺主声故耳）。声音暴哑，风痰伏火，曾系喊伤，不可断病，声嘶色败。久病不治，气促喉声，痰火哮喘，中年声浊，痰火之殃，乃为肺病。怒而骂詈，乃为肝病。气不足息，乃为脾病。欲言不言，语轻多畏，乃为肾病。

诊 内 外

前轻后重，壮厉有力，乃为外感；先重后轻，沉困无力，倦不欲言，声怯而低，内伤不足。

诊 诸 痛

攒眉呻吟，必苦头痛。叫喊呻吟，以手扪心，为中脘痛。呻吟身重，转即作楚，乃为腰痛。呻吟摇头，攒眉扪腮，乃为齿痛。呻吟不起，为腰脚痛。诊时吁气，为属郁结（凡人吁，则气郁得以少申）。摇头而言，乃为里痛。

诊 坏 症

伤寒坏症，哑为狐惑。上唇有疮，虫食其脏；下唇有疮，虫食其肛。

诊 诸 风

风滞于气，机关不利。出言蹇涩，乃为风病。鼻鸣声粗，风中于卫。

诊 神 志

衣被不敛，骂詈亲疏，神明之乱。风狂之类，若在热病，又不必论。

诊形体上下诸证

欲言复寂，忽又惊呼，病深入骨。啾然细长，头中之病。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

诊 息

气短不续，言止复言，乃为夺气。气来短促，不足以息，呼吸难应，乃为虚甚。素无寒热，短气难续，知其为实。吸而微数，病在中焦，下之则愈。实则可生，虚则不治。上焦吸促，下焦吸远。上下睽违，何以施疗。

问 诊

《灵枢·师传篇》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使其受病本末，胸中洞然，而后或攻或补，何愁不中乎？

人品起居

凡诊病者，先问何人，或男或女（男女有阴阳之殊，脉色有逆顺之别，故必辨男女，而察其所合也），或老或幼（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脏），或为仆妾。在人下者，一动一静，不能自由。寡妇僧尼，遭逢不偶，情多郁滞。形之肥瘦，肥人多湿，瘦人多火（男人可望而得，此指女人故问）。次问得病，起于何日，病新可攻，病久可补。饮食胃气，肝病好酸，心病好苦，脾病好甘，肾病好咸，肺病好辛。内热好冷，内寒好温。安谷者昌，绝谷者亡。梦寐有无，阴盛之梦，大水恐惧；阳盛之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相杀毁伤；上盛梦飞，下盛梦堕；甚饱梦与，甚饥梦取；肝盛梦怒，肺盛梦哭；短虫若多，则梦聚众；长虫若多，自击毁伤。

嗜欲苦乐

问其苦乐，以知其病。好食某味，病在某脏，当分逆顺，以辨吉凶。心喜热者，知其为寒；心喜冷者，知其为热。好静恶动，知其为虚；烦躁不宁，知其为实。伤食恶食，伤风恶风，伤寒恶寒，或常纵酒（纵酒者，不惟内有湿热，而且防其乘醉入房），或久斋素（清虚固保寿之道，然亦有太枯槁而致病者，或斋素而偏嗜一物，如面筋熟果之类，最为难化，故须详察），始终境遇，须辨三常。封君败伤，及欲侯王，常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常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流连，病有所并。常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炅，暴乐暴

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亦寻败。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咽嗌，调以甘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不仁，按摩胶药。起居何似（起居，凡一切房室之燥湿，坐卧之动静，所包者广，如肺病好曲，脾病好歌，肾病好吟，肝病好叫，心病好多言之类，当一一审之），曾问损伤（或饮食不当，或劳役不时，或为庸医攻补失宜之属），便利何如（热则小便黄赤，大便硬塞，寒则小便澄白，下利清谷之类），曾服何药（如服寒不验，服热不灵，察症与脉，思当变计），有无胀闷（胸腹胀闷，或气或血或食，或虚或实，皆当以脉参之），性情常变，一一详明。

十 问 篇（张景岳先生著）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
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
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
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

上十问者，乃诊治之要领，临症之首务也。明此十问，则六变具存，而万物形情，俱在吾目中矣。医者为难，难在不识病本，而施误治耳。误则杀人，天道可畏；不误则济人，阴德无穷。学者欲明是道，必须先察此要，以定意见，以为阶梯，然后再采群书，广其知识，又何误焉？有能熟之胸中，运之掌上，非止为人，而为己不浅也，慎之，宝之。

一 问 寒 热

问寒热者，问内外之寒热，欲以辨其在表在里也。人伤以寒，则病为热，故凡身热脉紧，头疼体痛，拘急无汗，而且以暂者，必外感也。盖寒邪在经，所以头痛身疼，邪闭皮毛，所以拘急发热。若素日无疾，而忽见脉症若是者，多因外感。盖寒邪非素所有，而突然见此，此表症也。若无表症，而身热不解，多属内伤，然必有内症相应，合而察之，自得其真欤。

一凡身热经旬，或至月余不解，亦有仍属表症者。盖因初感寒邪，身热头痛，医不能辨，误认为火，辄用寒凉，以致邪不能散。或虽经解散，而药未及病，以致留蓄在经，其病必外症多而里症少，此非里也，仍当解散。

一凡内症发热者，多属阴虚，或因积热，然必有症相应，而其来也渐。盖阴者必伤精，伤精者必连脏，故其在上而连肺者，必为喘急咳嗽，在中而连脾者，或妨饮食，或生懊侬，或为躁烦焦渴；在下而连肾者，或精血遗淋，或二便失节，然必倏然往来，时作时止，或气怯声微，是皆阴虚证也。

一凡怒气七情，伤肝伤脏而为热者，总属真阴不足，所以邪火易炽，亦阴虚也。

一凡劳倦伤脾而发热者，以脾阴不足，故易于伤。伤则热生于肌肉之分，亦阴虚也。

一凡内伤积热者，在癥瘕必有形证，在血气必有明征。或九窍热于上下，或脏腑热于三焦。若果因实热，凡火伤在形体而无涉于真元者，则其形气声色脉候，自然壮厉，无弗有可据而察者，此当以实火治之。

一凡寒症尤属显然，或外寒者，阳亏于表；或内寒者，火衰于中。诸如前证，但热者多实，而虚热者最不可误，寒者多虚，而实寒者间亦有之，此寒热之在表在里，不可不辨也。

二 问 汗

问汗者，亦以察表里也。凡表邪盛者，必无汗。而有汗者，邪从汗去，已无表邪，此理之自然也。故有邪尽而汗者，身凉热退，此邪去也。有邪在经，而汗在皮毛者，此

非真汗也。有得汗后，邪虽稍减，而未得尽去者，犹有余邪。又不可因汗，而必谓其无表邪也，须用脉症而详察之。

一凡温暑等症，有因邪而作汗者，有虽汗而邪未去者，皆表症也。总之表邪未除者，在外则连经，故头身或有疼痛；在内则连脏，故胸膈或生躁烦。在表在里，有症可凭；脉紧脉数，有脉可辨。须察其真假虚实，孰微孰甚，而治之。

一凡全非表症，则或有阳虚而汗者，须实其气；阴虚而汗者，须益其精。火盛而汗者，凉之自愈；过饮而汗者，清之可宁。此汗症之有阴阳表里，不可不察也。

三问头身

问其头，可察上下；问其身，可察表里。头痛者，邪居阳分；身痛者，邪在诸经。前后左右，阴阳可辨；有热无热，内外可分。但属表邪，可散之而愈也。

一凡火盛于内，而为头痛者，必有内应之症。或在喉舌，或在耳目，别无身热恶寒，在表等候者，此热盛于上，病在里也。察在何经，宜清宜降，高者抑之，此之谓也。若用轻扬散剂，则火必上升，而痛愈甚矣。

一凡阴虚头痛者，举发无时，是因酒色过度，或遇劳苦，或逢情欲，其发则甚，此为里症，或精或气，非补不可也。

一凡头痛属里者，多因于火，此其常也。然亦有阴寒在上，阳虚不能上达，而痛甚者，其症则恶寒呕恶，六脉沉微，或兼弦细，诸 治不效，余以桂附参熟之类而愈之，是头痛之有阳虚也。

一、凡云头风者，此世俗之混名，然必有所因，须求其本，辨而治之。

一、凡眩运者，或头重者，可因之以辨虚实。凡病中眩运，多因清阳不升，上虚而然。如丹溪云：无痰不作运。殊非真确之论，但当兼形气，分久暂以察之。观《内经》曰：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其义可知。至于头重，尤属上虚。《经》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头为之苦倾，此之谓也。

一、凡身痛之甚者，亦当察其表里，以分寒热。其若感寒作痛者，或上或下，原无定所，随散而愈，此表邪也。若有定处，而别无表症，乃痛痹之属，邪气虽亦在经，此当以里症视之，但有寒热之异耳。若因火盛者，或肌肤灼热，或红肿不消，或内生烦渴，必有热症相应，治宜以清以凉。若并无热候，而疼痛不止，多属阴寒，以致血气凝滞而然。《经》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必温其经，使血气流通，其邪自去矣。

一、凡劳损病剧，而忽加身痛之甚者，此阴虚之极，不能滋养筋骨而然，营气惫矣，无能为也。

四问便

二便为一身之门户，无论内伤外感，皆当察此，以辨其寒热虚实。盖前阴通膀胱之道，而其利与不利，热与不热，可察气化之强弱。凡患伤寒而小水利者，以太阳之气未剧，即吉兆也。后阴开大肠之门，而其通与不通，结与不结，可察阳明之虚实。凡大便热结，而腹中坚满者，方属有余，通之可也。若新近得解，而不甚干结，或旬日不解，而全无胀意者，便非阳明实邪。观仲景曰：大便先硬后溏者，不可攻。可见后溏者，虽有先硬，已非实热，色夫纯溏而连日得后者，又可知也。若非真有坚燥痞满等症，则原非实邪，其不可攻也，明矣。

一、凡小便，人但见其黄，便谓是火，而不知人逢劳倦，小水即黄；焦思多虑，小水亦黄。泻利不期，小水亦黄；酒矧伤阴，小水亦黄。使非有或淋或痛，热症相兼，不可因黄，便谓之火。余见逼枯汁而毙人者多矣。《经》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义可知也。若小水清利者，知里邪之未甚，而病亦不在气分，以津液由于气化，气病则小水不利也。小水渐利，则气化可知，最为吉兆。

一、大便通水谷之海，肠胃之门户也；小便通血气之海，冲任水道之门户也。二便皆主于肾，本为元气之关，必真见实邪，方可议通议下，否则最宜详慎，不可误攻。使非真实，而妄逐之，导去元气，则邪之在表者，反乘虚而深陷；病因内困者，必因泄而愈亏。所以凡病不足，慎勿强通。最喜者，小便得气而自化，大便弥固者弥良，营卫既调，自将通达，即大便秘结旬余，何虑之有？若滑泄不守，乃非虚弱者所宜，当首先为之防也。

五 问 饮 食

问饮食者，一可察胃口之清浊，二可察脏腑之阴阳。病由外感，而食不断者，知其邪未及脏。而恶食不恶食者可知病因内伤。而饮食变常者，辨其味有喜恶，而爱冷爱热者可知。素欲温热者，知阴脏之宜暖；素好寒冷者，知阳脏之可清，或口腹之失节，以致误伤，而一时之权变，可因以辨。故饮食之性情，所当详察；而药饵之宜否，可以因推也。

一凡诸病得食稍安者，必是虚症；得食更甚者，或虚或实皆有之。当辨而治之。

六 问 胸

胸即膻中，上连心肺，下通脏腑。胸腹之病极多，难以尽悉。而临症必当问者，为欲辨其有邪无邪，及宜补宜泻也。夫胸腹胀满，则不可用补；而不胀不满，则不可用攻，此大法也。然痞与满不同，当分轻重，重者胀塞中满，此实邪也，不得不攻；轻者但不欲食，不知饥饱，似胀非胀，中空无物，乃痞气耳，非真满也。此或以邪陷胸中者有之，或脾虚不运者有之，病者不知其辨，但见胃气不开，饮食不进，问之亦曰饱闷，而实非真有胀满，此在疑虚疑实之间，若不察其真确，未必不补泻倒施，必多致误，则为害不小。

一凡今人病虚症者极多，非补不可。但用补之法，不宜造次。欲察其可补不可补之机，则全在察胸腹之宽否如何，然后以渐而进，如未及病，再为放胆用之，庶无所碍，此用补之大法也。

一凡势在危急，难容少缓，亦必先问其胸宽者，乃可骤进。若元气真虚，而胸腹又胀，是必虚不受补之症。若强进补剂，非惟无益，适足以招谤耳。此胸腹之不可不察也。

七 问 聋

耳虽少阳之经，而实为肾脏之官，又为宗脉之所聚，问之非惟可辨虚实，亦且可知生死。凡人之久聋者，此一经之闭，无足为怪，惟是因病而聋者，不可不辨。其在《热论篇》则曰：伤寒三日，少阳受之，故为耳聋。此以寒邪在经，气闭而然。然以余所验，则未有不因气虚而然者。《素问》曰：精脱者耳聋。仲景曰：耳聋无闻者，阳气虚也。由此观之，则凡病是症，其属气虚者什九，气闭者什一耳。

一、聋有轻重。轻者病轻，重者病重。若随治渐轻，可察其病之渐退也，进则病亦进矣；若病至聋极，甚至绝然无闻者，此诚精脱之症。余经历者数人矣，皆至不治。

八 问 渴

问渴与不渴，可以察里症之寒热，而虚实之辨，亦从而见。凡内热之甚，则大渴，喜饮冰水不绝，而腹坚便结，脉实气壮者，此阳证也。

一、凡口虽渴，而喜热不喜冷者，此非火证，中寒可知。既非火证，何以作渴？则水亏故耳。

一、凡病人问其渴否，则曰口渴；问其欲饮汤水否，则曰不欲。盖其内无邪火，所以不欲饮汤水，真阴内亏，所以口无津液。此口干也，非口渴也，不可以干作渴治。

一、凡阳邪虽盛，而真阴又虚者，不可因其火盛喜冷，便云实热。盖其内水不足，

欲得外水以济，水涸精亏，真阴枯也，必兼脉证细察之，此而略差，死生立判。余尝治垂危最重伤寒有如此者，每以峻补之剂，浸冷而服，或以冰水、参附之剂，相间迭进，活人多矣。常人见之，咸以为奇，不知理当如是，何奇之有？然必其干渴燥结之甚者，乃可以参附、凉水并进，若无实结，不可与水。

九　因脉色察阴阳

脉色者，血气之影也，形正则影正，形邪则影邪，病生于内，则脉色必见于外。故凡察病者，须先明脉色。但脉色之道，非数言可尽，故得其要，则在乎阴阳虚实四者而已，四者无差，尽其善矣。第脉法之辨，以洪滑者，为实为阳；微弱者，为虚为阴，无待言也。然仲景曰：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陶节庵曰：不论脉之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便是阴症。《内经》以脉大四倍以上为关，皆属真虚，此滑大之未必为阳也。形色之辨，以红黄者为实热，青黑为阴寒，而面赤戴阳者，为阴不足，此红赤之未必为实也。总之，求脉之道，当以有力无力辨阴阳，有神无神察虚实。和缓者，乃元气之来；强峻者，乃邪气之至。病值危险之际，但以此察元气之盛衰，邪正之进退，则死生关系，全在乎此，此理极微，谈非容易，姑道其要，以见凡欲诊病者，既得病因，又必须察脉色，辨声音，参合求之，则虚实阴阳，方有真据，否则得此失彼，以非为是。医家之病，莫此为甚，不可忽也。

十　从气味章神见

凡制方用药，乃医家开手作用第一要着。而胸中神见，必须发泄于此。使不知气味之用，必其药性未精，不能取效，何神之有？此中最有玄妙，勿谓其浅识易知，而勿加之意也。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既得其理，所益无限。

一、气味有阴阳。阴者降，阳者升；阴者静，阳者动；阴者柔，阳者刚；阴者怯，阳者勇；阴主精，阳主气；其于善恶喜恶，皆有妙用，不可不察。

一、气味之升降。升者浮而散，降者沉而利。宜升者勿降，宜降者勿升。

一、气味之动静。静者守，而动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安。

一、气味之刚柔。柔者纯而缓，刚者躁而急，纯者可和，躁者可劫。而非刚不足以去暴，非柔不足以济刚。

一、气味之勇怯。勇者直达病所，可赖出奇；怯者用以周全，藉其平安。

一、气味之主气者。有能为精之母，主精者，有能为气之根。或阴中之阳者，能动血中之气；或阳中之阴者，能顾气中之精。

一、气味有善恶。善者赋性驯良，尽堪择用；恶者气味残狠，何必近之？

一、气味有喜恶。有素性之喜恶，有一时之喜恶。喜者相宜，取效尤易；恶者见忌，不必强投。

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

明哲二字，为见机自保也。夫医患不明，明则治病何难哉？而所患者，在人情耳。人事之变，莫可名状，如我有独见，岂彼所知，使彼果知，当自为矣，何藉于我？而每有病临危剧，尚执浅见，从旁指示曰某可用，某不可用，重之云太过，轻之言不及，倘一不合意，将必有后言，是当见机之一也。有杂用不专者，朝王暮李，主见不定，即药已相投，而渠不知觉，忽惑人言，舍此慕彼，凡后至者，欲显己长，必谈前短，及其致败，反民嫁谤，是当见机之二也。有病入膏肓，势必难疗，而怜其苦求，勉为举手，当此之际，使非破格出奇，何以济急？倘出奇无功，徒骇人目，事后亦招浮议，是当见机之三也。其或有是非之场，争竞之所，幸灾乐祸，利害所居者，近之恐涉其害，是当见机之四也。有轻医重巫，可无可有，徒用医名，以尽人事，及尚有村鄙之夫，不以彼病为恳，反云为我作兴，吁，诚可哂也，此其相轻孰甚，是当见机之五也。有议论繁杂者，有亲识要功者，有内情不协者，有任性反覆者，皆医中最忌，是当见机之

六也。凡此六者，皆当默识，而惟缙绅之间，尤当加意，盖恐其不以为功，而反以为罪，何从辨哉？此虽曰吾尽吾心，非不好生，然势不我由者，不得不见机进止，此明哲自治，所必不可少也。

卷 之 四

切 诊

原脉体用（见后附余）

脉取寸口之义

《经脉别论》曰：食气入胃，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生死。

《营卫生会篇》云：人食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

《难经》云：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脉也。

慎庵按：人之脏腑、气血、经脉、骨髓，皆有所会，名曰八会，而脉之大会，在于太渊，即手太阴动脉，在掌后陷中。

吴草庐曰：寸关尺，辄云心脉、肺脉、肝脉、脾脉、肾脉者，非也。此手太阴肺经之动脉，分其部以候他脏之气耳（李时珍曰：非五脏六腑所居之处也）。脉行始于肺，终于肝，而复会于肺。肺为气所出入之门户，故名曰气口，而为脉之大会，以占一身焉。

释寸口气口脉口

张景岳曰：愚按寸口、气口、脉口之义，历考经文，乃统两手而言，非独指两寸为寸口，右手为气口也。肺主诸气，气之盛衰见于此，故曰气口；脉朝百脉，脉之大会聚于此，故曰脉口；脉出太渊，其长一寸九分，故曰寸口。是名虽三，而实则手太阴肺经一脉也。王叔和未详经旨，突谓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左手寸口，人迎以前；右手寸口，气口以前等说，以致后人，俱指两寸为寸口，右关为气口，而不复知统两手而言矣。自晋及今，以讹传讹，莫可解救也。

慎庵按：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所言寸口，皆统三部而言，亦未尝专指寸脉而言也。张说为是。

析寸关尺

《二难》曰：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口内，阳之所治也。然则关之前曰寸，关之后曰尺，而所谓关者，乃间于尺寸之间，而为阴阳之界限，正当掌后高骨处是也。

滑伯仁曰：手太阴之脉，由中焦出行，一路直至两手大指之端，其鱼际后一寸九分，通谓之寸口；于一寸九分之中，曰寸，曰尺；而关在其中矣。其所以云尺寸者，以内外本末，对待为言，而分其名也。

蔡氏云：自肘中至鱼际，得同身寸之一尺一寸。自肘前一尺，为阴之位，鱼际后一寸，为阳之位。太阴动脉，前不及鱼际横纹一分，后不及肘中横纹九寸，故古人于寸内，取九分为寸；尺内，取一寸为尺，以契阳九阴十之数。《脉经》曰：阳出阴入，以关为界。阳出三分，阴入三分，故曰三阴三阳。阳生于尺，动于寸；阴生于寸，动于尺。寸主射上焦，头及皮毛竟手；关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

三部九候

《三部九候论》云：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调虚实，而除邪疾。上部天，两额之动脉（当颌厌之分，足少阳脉气所行也）；上部地，两颊之动脉（即地仓大

迎之分，足阳明脉气所行也）；上部人，耳前之动脉（即和骨髎之分，手少阳脉所行也）。中部天，手太阴也（掌后寸口动脉，经渠之次，肺经脉气所行也）；中部地，手阳明也（手大指次指歧骨间动脉，合谷之次，大肠经脉气所行也）；中部人，手少阴也（掌后锐骨下动脉，神门之次，心经脉气所行也）。下部天，足厥阴也（气冲下三寸动脉，五里之分，肝经脉气所行也，卧而取之，女子取太冲，在足大指本节后二寸陷中是也）；下部地，足少阴也（内踝后跟骨傍动脉，太溪之分，肾经脉气所行也）；下部人，足太阴也（鱼际上越筋间动脉，直五里下箕门之分，沉取乃得，脾经脉气所行也，若胃气欲候者，当取足跗上之冲阳）。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神脏五，以五脏藏神故曰神脏；形脏四，即头角、耳目、口齿、胸中，共为九脏）

按：此上古三部九候诊法，以人身上中下三停分三部，三而三之，合为九候也。

《十八难》曰：脉有三部九候，然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头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下至脐之有疾也；尺为下部，法而应乎地，主脐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审而刺之者也。

按：此越人专以寸口寸关尺为三部，三部俱有浮中沉之三候，三而三之，合成九也。今人之所遵守者，以其简捷不复知有古法矣。

附十二经动脉

手太阴肺脉，动中府、云门、天府、侠白。

手阳明大肠脉，动合谷、阳溪。

足阳明胃脉，动冲阳。（在足大指次指陷中，为内庭，上内庭五寸，是即仲景所谓趺阳脉是也）

足太阴脾脉，动箕门、冲门。（在期门下尺五寸）

手少阴心脉，动极泉。（臂内腋下筋间）

手太阳小肠脉，动天窗。（在颈侧大筋间，曲颊下）

足太阳膀胱脉，动委中。（在膝后）

足少阴肾脉，动太溪。（在踝后跟骨上）

手厥阴心包络，动劳宫。（在掌中屈中指尽处）

手少阳三焦脉，动禾髎。（在耳前）

足少阳胆脉，动听会。（在耳前陷中）

足厥阴肝脉，动太冲、五里、阴廉。

六部脏腑分属定位

《脉要精微论》云：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言附尺之上而居中者，即关脉也），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言上而又上，即寸脉也），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即心包络）；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李士材曰：《内经》出胸腹膈三字，配寸关尺，腑不及胆者，寄于肝也；不及大肠小肠膀胱者，统于腹中也。

张路玉曰：寸关分左右，尺独不分者，一皆主乎肾也，肾为先天一气之始，故首言也。

徐春甫曰：内外每部，有前后半部之分也，脉之上至，应前半部为外；脉之下至，应后半部为内（一指前后分内外）。概而言之，脏腑近背之阳位者，以前半部候之；近

腹之阴位者，以后半部候之。

张景岳曰：观易卦六爻，凡画卦者，自下而上，上三爻为外卦，下三爻为内卦，则其上下内外之义明矣。又有以浮取为外，沉取为内，于义亦通。

滑伯仁曰：左尺主小肠、膀胱、前阴之病，右尺主大肠、后阴之病。

《灵枢》曰：宗气出于上焦，营气出于中焦，卫气出于下焦。上焦在于膻中，中焦在于中脘，下焦在于脐下阴交。故寸主上焦，以候胸中；关主中焦，以候鬲中；尺主下焦，以候腹中。此定诊也。（此三焦分诊于寸关尺也）

慎庵按：以上诊法，五脏定位，出于《素问》。三焦包罗乎五脏六腑之外，是一大腑，故《经》名孤腑，当依上中下，分诊于寸关尺，是从《灵枢》也。膻中即心包络。《经》云：诸邪之在于心也，皆在于心之包络，是代心受邪之脏，是即心也。故《素问》首及之，而诊同于左寸。命门在十四椎之下，下至上，在七椎之上，介乎两肾之中，正当上下左右之中，其位象极，名为丹田，是先天真阳之窟宅，而为肾经之腧穴，故候右尺之元阳，即所以候命门也。至于六腑经文，首揭胃腑，余俱略而不言，但以胸膈腹三字该之者，以胃为十二经脉之化原，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顾胃腑于诸经，岂不重而且大乎？此皆本之于《内经》，为诊家之定法，历万世而不移易者也。余大小肠、胆与膀胱四经部位，未经《内经》指明，致启后世之疑，议者纷纷不一。以胆属木，而附于肝，分属左关同诊。膀胱与肾俱属水，分诊于左尺。至大小肠二腑，或从两寸，或从两尺，未有定诊。余著存疑一则，附见于后，就有道者正焉。

存 疑

下 指 法（见后附余）

卢子由曰：诊法多端，全凭指法捷取。盖人之中指，上两节长；无名食指，上两节短，参差不齐。若按尺，排指疏，则逾越一寸九分之定位；排指密，又不及寸关尺之界分。齐截三指，斯中指翘出，而节节相对，节无不转，转无不活，此别左右，分表里，推内外，悉五层，候浮中沉，此三指法也。以中指并齐食指，去无名指；以中指并齐无名指，去食指，亦节无不转，此衡寸口，权尺中，齐上下，推下上，推上下，均前后，两指法也。至若左人迎，右气口，候十二脏腑定位，如以右食指，切左寸脏心，腑小肠；右中指，切左关脏肝，腑胆；右无名指，切左尺脏肾，腑膀胱；如以左食指，切右寸脏肺，腑大肠；左中指，切右关脏脾，腑胃；左无名指，切右尺脏命门，腑三焦，（此遵古诊，惟此右尺不可依此，当遵前条经文）咸用指端举按，别脏别腑，此单指法也。虽可三指并齐，及其定位，专指举按，固得其真，不若独指之无牵带，别有低昂也。第惟食指肉薄而灵，中指则厚，无名指更厚且木，是必指端棱起如线者，名曰指目，以按脉中之脊，无论洪大弦革，即小细丝微，咸有脊焉，真如目之视物，妍丑毕具，故古人称诊脉，曰看脉，可想见其取用矣。每见惜指甲之修长，用指厚肉分，或指节之下，以凭诊视者，真不啻目生颈腋胸胁间矣。

下指有轻重

《五难》曰：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豆也）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故曰轻重也。

滑伯仁曰：取脉之要有三：曰举、曰按、曰寻。轻手循之曰举，重手取之曰按，不轻不重，委曲求之曰寻。初持脉，轻手按之，脉见皮肤之间者，阳也，腑也，亦心肺之应也。重手按之，附于肉下，近于筋骨间，阴也，脏也，亦肾肝之应也。不轻不重，中而候之，其脉得于肌肉间者，阴阳相通，中和之象，脾胃之应也。若浮中沉之不见，则委曲而求之，所谓寻也。若隐若见，则阴阳伏匿之脉也，三部皆然。（一云：举必先按之，按则必先举之，以举物必自下而上，按物必自上而下也）

诊视大法

《脉要精微论》云：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脉不得中，而有过失也）

凡诊先以三指齐按，所以察其大纲，如阴阳表里（统体而言），上下来去，长短溢脉覆脉之类是也。后以逐指单按，所以察其部分。每部下指，先定经脉时脉，以审胃气，分表里寒热虚实，辨气分血分，阳气盛衰，脏腑所属。浮候中候沉候，以消息之断病，何部异于众脉，便属此部有病；候其盛衰之极者，以决之，在上上病，在下下病，左曰左病，右曰右病。

《平人气象论》云：持脉有道，虚静为保。以脉之理微，非静心神，忘外虑，均呼吸，不能得也。故人之息未定，不可以诊；己之息未定，亦不可以诊。夫意逐物移，念随事乱，谓能察认隐微，有是理乎？故必虚其心，静其志，纤微无间，而诊道斯为全矣，保不失也。

七　诊

《三部九候论》云：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张注云：谓其或在上，或在下，或在表，或在里之不同也），独陷下者病。（沉伏不起也）

《举要》云：脉有七诊，曰浮中沉，上下左右，消息求寻。（浮以候表，沉以候里，中以候胃气。上下，即寸与尺，此概两手六部而言也；左右，左手右手也，一说上下左右，即《脉要精微论》所云，左外以候心，右外以候肺。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此节与前诊视大法参看）

脉审上下来去

《脉要精微论》云：上盛（寸部）则气高（邪壅于上，故为喘满），下盛（关尺也）则气胀。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厥阳巅顶之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去声）风也。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上下皆指寸尺而言，恶字入声）

张仲景曰：初持法，来疾去迟，此由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也。滑伯仁曰：脉有上下来去至止，不明此六字，则阴阳虚实不别也。上者为阳，来者为阳，至者为阳；下者为阴，去者为阴，止者为阴。上者，自尺部上于寸口，阳生于阴也；下者，自寸口下于尺部，阴生于阳也。来者，自骨肉之分，而出于皮肤之际，气之升也；去者，自皮肤之际，而还于骨肉之分，气之降也。应曰至，息曰止也。

吴鹤皋曰：脉有上下，是阴阳相生，病虽重不死；脉有来去，是表里交泰，病虽重必起；脉无上下来去，死无日矣。汪子良曰：来以候外，去以候内。来实去虚，主病在外；来小去大，主病在内。

推求上下内外察病法

《脉要精微论》云：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

张注云：推音吹，诸释作推动之推者，非也。此言察病之法，当推求于脉，以决其疑似也。凡病若在表，而欲求之于外矣，然脉则沉迟不浮，是在内而非外，故知其心腹之有积也。

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

张云：凡病若在里，而欲推求于内矣。然脉则浮数不沉，是在外而非内矣，故知其身之有热也。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

张云：凡推求于上部，然脉止见于上，而下部则弱，此以有升无降，上实下虚，故

腰足为之清冷也。

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

张云：凡推求于下部，然脉止见于下，而上部则亏，此以有降无升，清扬不能上达，故为头项痛也。或以阳虚而阴凑之，亦为头项痛。

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张云：按之至骨，沉，阴胜也。脉气少者，气血衰也。阳气衰而阴气盛，故为是病。

因形气以定诊

《汇辨》云：人之形体，各有不同，则脉之来去，因之亦异，不可执一说，以概病情也。何则？肥盛之人，气居于表，六脉常带浮洪；瘦小之人，气敛于中，六脉常带沉数；性急之人，五至方为平脉；性缓之人，四至便作热医。（此句未妥，亦须合症而诊）

身长之人，下指宜疏；身短之人，下指宜密。北方之人，每见实强；南方之人，恒多软弱。少壮之人，脉多大；老年之人，脉多虚。醉后之脉常数，饮后之脉常洪。室女尼姑多濡滞，婴儿之脉常七至。故《经》曰：形气相得者生，三五不调者死。更有说焉，肥盛人虽曰浮洪是其常，使肌肉过于坚厚，则其脉来，势不能直达于皮肤，反欲重按乃见，徒守浮洪之说，以轻手取之，则模糊细小，竟不能测；瘦小之人，虽曰沉数是其常，使肌肉过于浅薄，则其脉来，即呈于皮肤，反可浮取而知。性急之人，脉数是其常，当从容无事，亦近舒徐；性缓之人，脉迟是其常，值倥偬多冗，亦随急数。北人脉强是其常，或累世膏粱，或母系南产，亦未必无软弱之形；南人脉弱是其常，或先天禀足，或习耐劳苦，亦间有实强之状，少壮脉大是其常，夭促者多见虚细；老年脉虚是其常，期颐者更为沉实。室女尼姑，濡弱者是其常，或境遇优游，襟怀恬淡，脉来亦定冲和。婴儿气禀纯阳，急数者是其常；或质弱带寒，脉来亦多迟慢。以此类推，则人固有一定之形气，形气之中，又必随地转移，方能尽言外之妙也。

脉审阴阳顺逆

《平人气象论》有云：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

约注云：春夏洪大为顺，沉细为逆；秋冬沉细为顺，洪大为逆。男子左大为顺，女子右大为顺。凡外感症，阳病见阳脉为顺，阳病见阴脉为逆，阴病见阳脉亦为顺。内伤症，阳病见阳脉为顺，阳病见阴脉为逆，阴病见阴脉为顺，阴病见阳脉为逆也。

《灵枢·动输篇》云：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阴病而阴脉，大者为逆。

约注云：阳症脉宜浮大，小为阳症见阴脉；阴症脉宜沉细，大为阴症见阳脉。

张路玉曰：阴阳，死生之大端，不出浮大数动滑为阳，沉涩弱弦微为阴之总纲。仲景言伤寒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可以推卒病之逆顺，亦可广诸病之死生。

孙对薇曰：阴根于阳，阳根于阴。表属阳，以活动为性体，而有静顺之阴在内；里属阴，以静顺为性体，而有活动之阳在中，乃相依倚也。若表脉惟散尖洪大，里脉惟蹇迟细小，乃阴阳不相和。各盛于本位，当收敛表阳，使根于内；温和里阴，使根于外。有表涩下，而里冲上者，在外为阳气不升，在内为阴火冲发；有表蹇涩，而里洪数者，此阴乘阳，阳乘阴也。又云：尖数在下，而不见平阔之体，此阳极也，当下之；平阔在上，而不见尖数之体，此阴胜也，当升之。

脉有五逆

《灵枢·玉版篇》云：诸病皆有逆顺。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冷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皆为阴症见阳脉）。咳且溲（小便）血，脱形，其脉小劲（小不宜劲），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小不宜疾），是谓五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

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上溲血（下），形肉脱（外），脉搏（内），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虚而火盛），是四逆也。咳呕，上腹胀（中），且餐泄（下），其脉绝，是五逆也。如是者，不过一时而死矣。

《灵枢·五禁篇》曰：何谓五逆？热病脉静（阳症见阴脉），汗已出，脉盛躁（病不为汗衰），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胭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及后下血衄（凝血），血衄重笃，是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真脏脉也），是谓五逆也。

四 塞 脉

《至真要大论》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

吴注云：言脉虽待时而至，若春至而全无冬脉，夏至而全无春脉，己虽专王，而早绝其母气，是五脏不相贯通也。

又曰：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

吴注云：一部而参见诸部，此乘侮交至也。既见于本部，复见于他部，此淫气太过也。未去而去，为本气不足，来气有余；去而不去，为本气有余，来气不足。王注：复见，谓再见已衰、已死之气也。

脉贵有神

李东垣曰：脉之不病，其神不言，当自有也；脉既病，当求其中神之有与无焉。如六数七极，热也；脉中有力，即有神也。三迟二败，寒也；脉中有力，即有神也。热而有神，当泄其热，则神在焉；寒而有神，当去其寒，则神在矣。寒热之脉，无力无神，将何恃而泄热去寒乎？苟不知此，而遽泄之去之，将何依以生，所以十亡八九。故经曰：脉者血气之先，血气者人之神，可以不谨养乎？可不察其有无乎？

按东垣此论，深达至理，但以有力二字言有神，恐不足尽有神之妙。王执中曰：有神者，有力中带光泽润滑也，于解进矣。萧子颙歌云：轻清稳厚肌肉里，不离中部象自然，则又有进焉。

脉贵有根

《难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胸腹有物填塞，故吐之则愈，若无物可吐，则阴绝于下也）。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能为害。所以然者，人之有尺，譬如草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木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

《八难》曰：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谓也？然诸十二经脉，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言其能建中立本，育气固形，使诸邪不能伤其身，守其内而卫其外者也，故云）。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

脉无根有二说

《汇辨》云：一以尺中为根。叔和云：寸关虽无，尺犹不绝，如此之流，何忧殒灭？盖因其有根也。若肾脉独败，是无根矣，安望其发生乎？一以沉候为根。《经》曰，诸浮脉无根者皆死，是为有表无里，孤阳不生，盖阴阳互为其根，使阴既绝矣，孤阳岂能独存乎？尺为肾部，而沉候之六脉，皆肾也（滑氏曰：沉候亦肾肝之应，见前）。要知两尺之无根，与沉取之无根，总属肾水涸绝，而无资始之原，宜乎病之重困矣。

浮中沉候五脏说

王宗正曰：诊脉之法，当从心肺俱浮，肝肾俱沉，脾在中州，则与叔和之守寸关尺，寄位以候五脏六腑之脉者，不大相迳庭乎？岂知宗正亦从经文诸浮脉无根者皆死

之句悟入，遂谓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心肺居于至高之分，故应乎浮；肝肾处乎至阴之位，故应乎沉；脾胃在中，故以中候候之。然能与叔和之法，参而用之，正有相成之妙。

诊 足 脉（冲阳、太溪、太冲三脉）

《汇辨》云：凡伤寒危迫，手脉难明，须察足脉。不知者竟相哗矣，予请陈其说焉。《经》曰：治病必求于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而本有先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而太溪一穴，在足内踝后五分，跟骨上动脉陷中，此足少阴所注为腧地也；后天之本在脾，而冲阳一穴，在足趺上五寸，高骨间动脉，去陷谷二寸，此足阳明所过，为原之地也。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诊冲阳以审胃气之有无，两脉既在，他脉可勿问也。妇人则又独重太冲者，太冲应肝，在足指本节后二寸陷中。盖肝者，东方木也，生物之始，又妇人主血，而肝为血海，此脉不衰，则生生之机，犹可望也。

脉以胃气为本

《玉机真藏论》云：脉弱以滑，是有胃气。

《终始篇》云：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是皆胃气之谓）

张景岳曰：大都脉代时宜，无太过，无不及，自有一种雍容和缓之状，便是胃气之脉。

《平人气象论》曰：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秋病至秋而病，以胃尚存；今病，即病也，无胃气故也，余仿此）

《玉机真藏论》云：胃者五脏之本。脏气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致于手太阴也。（无胃者，非无胃也，邪夺之也，邪夺之，则胃不至，而真脏反至也）

凡脉缓而和匀，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疾不徐，不长不短，应手中和，意思欣欣，悠悠扬扬，难以名状者，此真胃气脉也。

盛启东曰：举按坚强，搏击有力，或微渺在骨，按不可得，胃气绝也。

朱改之曰：脉健旺者，按之柔和；微弱者，按之应指，便是胃气；合微弦微钩以观，自得之矣。

五 脏 平 脉

心脉浮大而散，心合血脉，心随血脉而行，持脉如六菽之重，按至血脉而得者为浮；稍稍加力，脉道粗者为大，又稍加力，脉道阔濡者为散。肺脉浮涩而短，肺合皮毛，肺脉循皮毛而行，持脉如三菽之重，按至皮毛而得者为浮；稍稍加力，脉道不利为涩；又稍加力，不及本位曰短。肝脉弦而长，肝合筋，肝脉循筋而行，持脉如十二菽之重，按至筋，脉道如筝弦为弦；次稍加力，脉道迢迢者为长。脾脉缓而大，脾合肌肉，脾脉循肌肉而行，持脉如九菽之重，按至肌肉，如轻风微扬柳梢为缓；稍稍加力，脉道敦实者为大。肾脉沉而软滑，肾合骨，肾脉循骨而行，按至骨而得者为沉；次重按之，脉道无力为软；举指来疾，流利者为滑。

滑伯仁曰：此五脏平脉，须要察之，久久成熟，一遇病脉，自然可晓。《经》曰：先识经脉，而后识病脉，此之谓也。

时 脉

《玉机真藏论》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气来实而强，此为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

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善怒，忽忽眩冒而巅疾；不及则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忽忽不爽也，眩目视如转也，胠音区，腋下胁也）。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其气来盛去亦盛，此为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为不及，病在中。太过则身热肤痛，为浸淫；不及则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旁虚，此为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为不及，病在中。太过则气逆而背痛；不及则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其气来沉而搏，故曰营，反此者病。其气如弹石者，此为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为不及，病在中。太过则解㑊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不及则心悬如病饥，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眇音渺，季胁之下，侠脊两傍空软处肾外当眇，故眇中清冷也，解㑊者，热不热，寒不寒，壮不壮，弱不弱，即倦怠无力不欲食是也）。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四肢不举，不及则九窍不通。

张三锡曰：时脉者，谓春三月俱带弦，夏三月俱带洪，秋三月俱带浮，冬三月俱带沉。脏脉平，胃脉又应四时，乃无病者也，反此病矣。太过病在外，是外感邪气也；不及病在中，是内伤正气也。

张路玉曰：春脉弦，见于人迎，肝气自旺也。设反见于气口，又为土败木贼之兆，或左右关虽弦，而小弱不振，是土衰木萎，法当培土荣木。设用伐肝之剂，则脾土愈困矣。或肝病证剧，六部绝无弦脉，是脉不应病，亦不可治。举此以为诸脉之例，不独肝脏为然也。夏脉钩，见于左寸，包络之火自旺也，或并见于右寸，火乘金位也。脾脉缓，诸部皆缓，而关部独盛，中宫湿热也；诸部皆缓，寸口独滑，鬲上有痰也；诸部皆缓，两尺独显弦状，岂非肝肾虚寒，不能生土之候乎。肺脉毛，昔人以浮涩而短为平脉，意谓多气少血，脉不能滑，不知独受营血之先，营行脉中之第一关隘，若肺不伤燥，必无短涩之理，即感秋燥之气，亦肺病耳，非肺气之本燥也。若诸部皆毛，寸口独不毛者，阳虚浊阴用事，兼挟痰气于上也。诸部不毛，气口独毛者，胃虚不能纳食，及为泄泻之征也。肾脉石，若诸脉不石，左寸独石者，水气凌心之象，右关独石者，沉寒伤胃之象也。

脉逆四时（此即克贼脉也）

《玉机真藏论》曰：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逆四时，为不可治。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名曰逆四时也。未有藏形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王注：未有，谓未有藏脉之形状也）

春脉弦，得洪脉，至夏死；得涩脉，至秋死；得石脉，至冬死。以真脏之气先泄也。

丹源子曰：然必曰悬绝沉涩者，正见此等脉，与常脉迥别。故不悬绝者，不可遽云死也，且其死，亦有期。按：《仲景云》：二月得毛脉，至秋当死，是必待所胜者旺而后死也。又按：《平人气象论》所云，春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等云云，是又以春与秋互对，夏与冬互对，与此稍不同，而皆不曰死，亦谓其不悬绝也。学者再取其病证参之，益了然矣。大抵春夏忌沉涩，秋冬忌浮大，此其要耳。

五脏平病死脉（《平人气象论》）

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琅玕音郎干，玉之有光似珠者，言盛满滑利也）。夏以胃气为本，病心脉来，喘喘连属（急促相仍），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轻取坚强不柔，重取牢实不动），如操带钩，曰心死。

平肺脉来，厌厌聂聂（众苗齐秀之貌），如落榆荚，曰肺平（浮薄而轻虚）。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往来涩滞），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空虚无根），如风吹毛（散乱无绪），曰肺死。

平肝脉来，软弱招招（犹迢迢也），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梢必柔软，即和缓弦长之义），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坚劲无梢之和缓）；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

平脾脉来，和柔相杂，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轻疾不缓）；死脾来，锐坚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后二句，言点滴无伦，去而不返也）

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如引葛（坚搏牵连），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音劈）如弹石，曰肾死。

按：《十五难》所载，平病死脉，与本经各有异同，学者当以本经为正。

脉有溢覆关格（此阴阳相乘之脉）

《三难》曰：关之前，阳之动也，脉当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关以后，阴之动也，脉当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阳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

庞安常曰：寸倍尺为溢脉，一名外关，关以上，外脉也，阴拒阳而出，名曰内格。自关以上，溢于鱼际，而关以后，脉伏行，阴壮乘阳，而阳竭则死，是寸口四倍于人迎。尺倍寸为覆脉，一名内关，关以下，内脉也，阳拒阴而入，名外格。自关以下，覆入尺泽，而关以前，脉伏行，阳亢乘阴，而阴竭亦死，是人迎四倍于寸口。

脉有伏匿

《二十难》曰：阴阳更相乘，更相伏也。脉居阴部，而反阳脉见者，为阳乘阴也。脉虽时沉涩而短，此谓阳中伏阴也。脉居阳部，而反阴脉见者，为阴乘阳也。脉虽时浮滑而长，此谓阴中伏阳也。

张注云：尺部而见阳脉，乃阳乘于阴。阳脉之中，虽时沉涩而短，此乃阳中伏阴。寸部而见阴脉，乃阴乘于阳也。阴脉之中，虽时浮滑而长，此乃阴中伏阳也。

禀 赋 脉

六阳脉，六部健旺；六阴脉，六部如丝。

仁斋曰：阳脉虽病寒常浮洪，阴脉虽病热常微细。

钱君颖曰：禀阳脏者便燥，能饮冷，恶辛辣，不受补剂，畏热喜凉；禀阴脏者便溏，喜饮热，饮冷即泻，喜辛辣，畏冷。

肥人脉沉瘦人脉浮

张三锡曰：人肥白，脉多沉弱而濡，或滑，以形盛气虚，多湿痰故耳。人黑瘦，脉多数疾，或弦，以阴水不足，火常盛故耳。

滑伯仁曰：男子尺脉常弱，女子尺脉常盛。

朱丹溪曰：男子寸盛而尺弱，女子尺盛而寸弱。（参黄子曰：男子以阳为主，女子以阴为主也）

吴鹤皋曰：神气充实，一手或两手脉上鱼际必寿，素无此脉，一旦见者，阴乘阳也，为逆气喘息。

反 关 脉

《内经》曰：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胃脉外鼓大为高，偏枯。

王启玄注云：外鼓，谓不当尺寸而鼓击于臂外。

邹丹源曰：此即反关脉，谓其不行于关上，而见于关外，故曰反关也。其部位取法，亦与正同，然有两手俱反者，有只一手反者。《内经》此节，特脾胃一部之主法，若心肺肝肾，亦可以三隅反矣。然溯其所自，亦不外乎肺朝百脉之义，但其所致，必有所由，或赋形之初，偶有感变，而致脉道易位者，此先天之变也，或形生之后，因惊扑，因病药，而脉道外走者，此后天之失也。

附记：孙兆诊开宝寺僧，左手无脉，乃转左臂上得之，而息至如常。孙曰：意是少年时，曾有惊扑，震动心神，故脉道外移，则不能复，今气血已定，自不复归，非有病也。僧曰：然，某襁褓时，两受扑，皆几死，今宜脉之失道，非有疾也。闻公神于医，聊试耳。

反 诊 脉

《脉经》曰：寸口脉沉着骨，反仰其手，乃得之，此肾脉也，动苦少腹痛，腰体酸，颠疾。刺肾俞入七分，又刺阴维入五分。

慎庵按：此乃反诊之脉，非反关也。反仰其手，谓仰医者之手，非仰病人之手也。古人诊病，必仰病人之手而诊，医者覆其手以候，惟反诊异是，覆其病人之手，医者乃仰手而取，则得其脉矣。此外惟南北二政之岁，三阴司天在泉，尺寸有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不应者脉极沉，不应诊也，覆病人手诊之，则脉见，非无脉也，舍此之外，无覆手之诊。南北政不应之诊，附见于后。

南北政司天在泉不应之诊

《汇辨》云：南北二政，其面不同，司天在泉，移位相从。甲己之岁，是为南政。三阴司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乙庚丙辛丁壬戊癸，斯八岁者，皆曰北政。三阴司天，则尺不应；三阴在泉，则寸不应。南政之岁，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北政之岁，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不应之位，皆少阴也。诸部不应，反诊较之。

不应之脉，皆在两寸两尺，一为手少阴心经，一为足少阴肾经也。凡南政之应在寸者，则北政应在尺；北政之应在寸者，则南政应在尺。值此不应之脉，乃岁运合宜，命曰天和之脉，不必求治，若误治之，反伐天和矣。

不应有尺寸反左右交

尺当不应，而反浮大；寸当浮大，而反沉细；寸当不应，而反浮大；尺当浮大，而反沉细，是为尺寸反者，死。

右当不应，而反浮大；左当浮大，而反沉细；左当不应，而反浮大；右当浮大，而反沉细，是谓左右交者，死。

外感辨风寒风热凭证略脉说

张路玉曰：肥人肌肉丰厚，胃气沉潜，纵受风寒，未得即见表脉，但须辨证。设鼻塞声重，涕唾稠粘，风寒所伤也。若鼻塞声重，而屡咳痰不即应，极力咯之，乃得一线粘痰，甚则咽肿者，乃风热也。以肥人肌气充盛，风邪急切难入，因其内多湿痰，故伤热最易，否则形盛气虚，色白肉松，肌腠不实之故，不可以此胶执也。瘦人肌肉浅薄，胃气外泄，即发热头痛，脉浮数，多属于火；但以头之时痛时止，热之忽重忽轻，又为阴虚火扰之故也。惟发热头痛无间，昼夜不分轻重，人迎浮盛者，方是外感之病。亦有表邪挟内火，虽发热头痛，昼夜不分轻重，而烦躁口渴，卧寐不宁，皆邪火烁阴之候，惟宜辛凉发散，又当顾虑其阴。独形瘦气虚，颜白唇鲜，卫气不固者，最易伤风，却无内火之患矣。

脉有五邪（虚实贼微邪是也）

《难经》曰：从前来者为实邪，从后来者为虚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自病者为正邪。

春肝木王，其脉弦细而长，名曰肝脉也。反得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肝，金之克木，为贼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洪大而散者，是心之乘肝，子之扶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肝，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肝，土之凌木，为微邪，虽病即瘥。（余四脏俱依此而推，不必重录其文）

按：我生，是将来，故在前而实；生我，是退气，故在后而虚。克我，则为贼；我克，则为微也。

诊新病久病脉法

《内经》曰：脉小弱以涩者，谓之久病；脉浮滑而病者，谓之新病。（再以望诊中合色脉一条，参究得详矣）

卷 之 五

切 诊

病分新久易治难治不治

张路玉曰：盛启东以新病死生，系右手关脉；宿病死生，主左手关尺。盖新病谷气犹存，胃脉自应和缓，即因邪鼓大，因虚减小，然须至数分明，按之有力，不至浊乱，再参语言清爽，饮食知味，胃气无伤，虽剧可治。如脉至浊乱，至数不分明，神昏语错，病气不安，此为神识无主，苟非大邪瞑眩，岂宜见此乎？新病而一时形脱者死；不语者，亦死；口开眼合手撒遗尿者，俱不可治。新病虽各部脉脱，中部独存者，是为胃气，治之必愈。久病而左关尺软弱，按之有神，可卜精血之未艾，他部虽危，治之可生。若尺中弦紧急数，按之搏指，或细小脱绝者，法在不治，缘病久胃气向衰，又当求其尺脉，为先天之根气也。启东又云：诊得浮脉，要尺有力，为先天肾水可恃，发表无虞；诊得沉脉，要右关有力，为后天脾胃可凭，攻下无虞，与前说互相发明。又曰：诊客邪暴病，应指浮象可证，若虚羸久病，当以根气为本。如下指浮大，按久索然者，正气大虚之象，无问暴病久病，虽证显灼热烦扰，皆正衰不能自主，随虚阳发露于外也。下指濡软，久按搏指，里病表和之象，非脏气受伤，则坚积内伏，不可以脉沉，误认虚寒也。下指微弦，按久和缓者，久病向安之象，气血虽殆，而脏气未败也。然多有证变多端，而脉渐小弱，指下微和，似有可愈之机者，此元气与病气俱脱，反无病象发见，乃脉不应病之候，非小则病退之比。大抵病脉，初下指虽见乏力，或弦细不和，按至十余至渐和者，必能收功；若下指和，按久微涩不能应指，或渐觉弦硬者，必难收效。设病虽牵缠，而饮食渐进，便溺自调，又为胃气渐复之兆。《经》云：安谷者昌，浆粥入胃，则虚者活，此之谓也。（此条与前察神气条参看）

脉无胃气

《经》曰：脉实以坚，谓之益甚。又云：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肝肾无气不弦石，与真脏无胃气等耳。余三脏亦然，皆不治）

无 脉

久病无脉，气绝者死。暴病无脉，气郁可治。伤寒痛风，痰积经闭，忧惊折伤，关格吐利，气运不应，斯皆勿虑。

汪子良曰：伤寒头痛发热，一手或两手无脉，此寒邪在表，不得发越之故，必邪

汗也，当攻之。丹溪治一妇病疟，食少，经不行已三月，诊之无脉，作虚治，觇其梳洗言动如常，始悟经不行，非无血，痰所碍也；脉无，非气血衰，乃积痰生热，结伏其痰耳，当作实热治，与三黄丸，旬日食进，脉出，带微弦，谓胃气全，不药疟自愈，而经自行，令淡滋味果应。有因经滞者，脉法所谓寸关如故，尺脉绝者，此月不利也。一人丧妻，右手全无，后忧释脉出。《经》云：忧伤肺也。一人一手无脉，因询知打伤所致。古人治一人吐逆，二便不利，厥冷无脉，与大承气二剂，大便通，脉出安。一疫病，面赤，舌白胎，小便数，大便秘，身如芒刺，六脉俱无，此欲作斑之候，投升麻葛根汤合生脉散，一服斑出，六脉见而安。有内伤，右关弱甚，则隐而不见者。有中寒而脉无者，葱熨并灸气海。此无脉而皆有可生之机，宜致思焉。

慎庵按：凡大吐后，有脉伏二三日不出者。有大痛后，气血凝滞，脉道壅阻而不出者。吐止痛安，而脉自出，不可因其脉无，而遽断为死证也。

祟　脉

仁斋曰：祟家面色黯惨，脉乍大乍小，乍有乍无。又云：祟家或邪视如淫，脉错杂不伦，或刮驶暴至，或沉伏，或双弦，或钩啄，或哀运，或横格，或促散，或尺部大于寸关，或关部大于尺寸，是皆染祟得之。刮驶钩啄，多见于脾。洪运哀哀，多见于肝。横格促散，多见于心肺。大抵祟家，心脉洪散，肝脉洪盛，尤可验焉。盖心藏神，肝藏魂，心虚，则惊惕昏迷，神不守舍，而邪气得以入其魂耳。

皇甫氏曰：初病便谵语，六部无脉，然切大指之下，寸口之上，却有动脉，谓之鬼脉。

李氏曰：脉息迟伏，或为鸟啄，或绵绵不知度数，而颜色不变，皆鬼邪为病也。其状不欲见人，如有对晤，时独言笑，或向隅悲泣，是也。

《图说》曰：凡鬼祟附着之脉，两手乍长乍短，乍密乍疏，乍沉乍浮。阳邪来见，脉则浮洪；阴邪来见，脉则沉紧。鬼疰客忤，三部皆滑。洪大袅袅，沉沉泽泽，或沉而不至寸，或三部皆紧急，但与病症不相应者，皆五尸、鬼邪、遁尸、尸疰之所为也。

吕沧州治女子之不月如娠者曰：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脉来乍大、乍小者，祟也；非有异梦，则灵魂所凭耳，与桃仁煎，下血如豚肝状六七枚，俱有穷如鱼而愈。

痰症似祟脉

王隐君曰：病势消烁殆尽，气不能相续，脉动无常，固名死证。其或痰凝气滞，关格不通，则脉亦有不动者，有两三路乱动，时有时无者，或尺寸一有一无者，或关脉绝不见者，有素禀痰气不时而然者，有僵仆暴中而然者，皆非死脉也。

慎庵按：先哲云怪证之为痰。从怪字而推，则痰证之类祟，明矣。况痰脉无常，亦类祟脉，因脉症之形似，人多误治而不觉。丹溪云：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气血既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以致十二官俱失其职，视听言动，皆有虚妄，以邪治之，焉能愈病？以愚视之，不但不能愈，因而误治致毙，亦复不少，就丹溪治金氏妇一案可知矣。脉证既已雷同，下手从何辨识，此等关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难以语言道也。

怪　脉

弹石脉，按举劈劈然，如指弹石。雀啄脉，如雀啄食，连三五至忽止，良久复来。屋漏脉，如残漏，良久一滴。虾游脉。始则冉冉不动，沉时忽一浮。解索脉，指下散乱无次第。鱼翔脉，其脉本不动，而末强摇。釜沸脉，如釜中水，火燃而沸，有出有入。

薛氏曰：雀啄诸脉，若因药克伐所致，急投大补，多有复生者。

真　脏　脉

《玉机真脏论》曰：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细急坚搏），色青白（金克木也）不泽，毛折（皮毛得血气而充，毛折则精气败矣，下四脏俱有此一句，因其义同，删去）而死。

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短实坚强），色赤黑不泽。（水克火也）

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浮虚无力之甚），色白赤不泽。（火克金也）

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沉而坚也），色黑黄不泽。（土克水也）

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和缓之气全无），色黄青不泽。（木克土也）

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

《阴阳别论》云：凡持真脉之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悬绝急者，全失和平，而弦搏异常也，十八日，为木金成数之余，金胜木而死也）。心至悬绝，九日死（为火水生成数之余，水胜火也）。肺至悬绝，十二日死（为金火生成数之余，火胜金也）。肾至悬绝，七日死（为水土生成数之余，土胜水也）。脾至悬绝，四日死。（为木生数之余，木胜土也，凡此皆不胜克贼之气，故真脏独见者，气败而危矣）

《平人气象论》曰：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为真脏见，皆死。（此言真脏脉见者，遇克贼之日而死）

阴阳绝脉

《脉经》云：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阴绝而阳微，死不治。若计其余命死生之期，日月节克之也。

行尸内虚脉

仲景曰：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则死。人病脉不病，名曰内虚，以有正气，虽病无苦。

脉证不相应从脉从证论

脉结伏者，内无积聚，脉浮结者，外无痼疾。有结聚者，脉不结伏；有痼疾者，脉不浮结，为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是为死候（《难经》）。六淫之邪，初起脉宜洪大数实，若微小伏匿无力，是正气虚而相反，轻病必重，重病必死。久病产后溃疡，宜微小迟缓，若洪数为相反，中有胃气犹可救，否则危（三锡）。有舍症从脉，有舍脉从证；有从一分脉，二分证者；有从一分证，二分脉者；有清高贵人，两手无脉者；有左小右大，右小左大者，概从症治。

方 宜 脉

吴鹤皋曰：中原之地，四时异气，居民之脉，亦因时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脉与时违，皆名曰病。东夷之地，四时皆春，其气暄和，民脉多缓；南夷之地，终年皆夏，其气炎蒸，民脉多大；西夷之地，终年皆秋，其气清肃，民脉多劲；北夷之地，终年皆冬，其气凛冽，民脉多石。东南卑湿，其脉软缓。居于高巅，亦西北也，西北高燥，其脉刚劲。居于污泽，亦东南也。南人北脉，所禀必刚；北人南脉，所禀必柔。东南不同，亦可类剖。《内经》曰：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存。

脉分男女

《难经》曰：脉有逆顺，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谓也？然：男子生于寅，寅为木阳也；女子生于申，申为金阴也。故男脉在关上，女脉在关下，是以男子尺脉恒弱，女子尺脉恒盛，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脉，女得男脉也。男得女脉为不足，病在内。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随脉言之也。女得男脉为太过，病在四肢。左得之，病

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随脉言之，此之谓也。

邹丹源曰：按寅申之说，他书无考，推越人之意，倘亦以男为阳为火，而火生在寅；女为阴为水，而水生在申云耳。火炎上，故盛在关上；水流下，故盛在关下也。男得女脉者，谓尺盛而寸弱，此不足之明征，人所知也。女得男脉者，谓寸盛而尺弱，此为太过，解者纷纷，殊不知病在四肢，非病在外之说也。盖男子血虚则尺盛，女子气郁则寸盛，男子血虚则脏气衰，女子气郁则四肢烦热而不举也。其曰，在左在右者，左则心肝肾之经，右则肺脾三焦之经也。又云：按诊法，诊男者先左，诊女者先右。非男女经脉有别也，从其阴阳，以察其盛衰也。

脉以左右分阴阳气血说

《千金翼》曰：凡妇人脉，常欲濡弱于丈夫，男左大为顺，女右大为顺。（此以左右分阴阳也）

朱丹溪云：肺主气，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门三焦，各以气为变化运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胆肾膀胱，皆精血之隧道管库，故皆附焉。男以气成胎，则气为之主；女挟血成胎，则血为之主。男子病，右脉充于左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女子病，左脉充于右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反此者，虚之甚也。

丹源子曰：《千金》以左右分阴阳，此指男女无病时言也。丹溪以左右分气血，以男女病重后言也。然胃气二字，两手皆宜体察，诊当《难经》为正耳。

又按：李梴云：老喜反，脉当细濡涩。注云：男年八八喜尺旺，女年七七喜寸旺。细濡涩多寿，弦洪紧多病。推其意，以为男老气虚，细濡宜在寸；女老血虚，细濡宜在尺耳。然以为多寿而喜之，恐亦不然。老人之脉，以和长为吉，反之一字，终非正论，聊见于此，不另立条。

假阴假阳脉

《至真要大论》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诸阴之反者，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逆取而得，治之法也。王启玄曰：病热而脉数，按之不鼓动，乃寒甚，格阳而致之，非热也。形证是寒，按之而脉气鼓击于手下盛者，此为热甚，拒阴而生病，非寒也。寒甚格阳，治热以热；热甚拒阴，治寒以寒，外虽用逆，中乃顺也，此逆乃正顺也。若寒格阳而治以寒，热拒阴而治以热，外则虽顺，中乃逆也，故方若顺，是逆也。

储种山曰：凡病寒热，当以迟数为标，虚实为本。且如热症见数脉，按之不鼓而虚者，为元气不足，虚火游行于外，此非真热，乃假热也，作不足治之。如诊而实，方为真也。且如寒证见迟脉，诊之鼓击而实，为邪火伏匿于中，亦非真寒，乃假寒也，当作有余治之，如诊而虚，方是真寒。此语既明而且畅矣，此阴证似阳，阳证似阴之脉，故曰假阴假阳脉也。

奇经八脉

《汇辨》云：奇经者，在十二经脉之外，无脏腑与之配偶，故曰奇。夫脏腑之脉，寸关尺有定位，浮中沉有定体，弦钩毛石有定形。此则另为一脉，形状固异，而隧道亦殊，病证不同，而诊治自别。

李时珍云：八脉不拘制于十二经，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沟渠溢满，霈沛妄行，流于河泽。阳维主一身之表，阴维主一身之里，以乾坤言也。阳跷主一身左右之阳，阴跷主一身左右之阴，以东西言也。督主身后之阳，任冲主身前之阴，以南北言也。带脉横束诸脉，以六合言也。

［经论］督脉　尺寸中央，三部俱浮，直上直下。

［经脉］张洁古曰：督者都也，为阳脉之都纲。《内经》曰：督脉起于下极之腧，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脑上颠，循额，至鼻柱，极于上齿缝中龈交叉。

[主病] 为外感风寒之邪（王叔和），为腰脊强痛，不得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内经》谓实则脊强反折，虚则头痛，寸关尺三部皆浮，且直上直下者，为弦长之象，故主外邪。

[经论] 任脉　寸口脉紧细实长至关。又曰：寸口边丸丸。

[经脉] 任者，妊也，为阴脉之海也，《内经》谓任脉起于中极之下，循腹里，由关元，上咽，至承浆，下断交，极目，下承泣穴，为阴脉之都纲也。

[主病] 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王叔和为少腹绕脐，下引阴中痛。又曰：苦腹中有气，如指上抢心，不得俯仰，拘急，又紧细实长者，中寒而气结也。寸口丸丸，即动脉也，状如豆粒，厥厥动摇，故主气上冲心也。

[经论] 冲脉　尺寸中央俱牢，直上直下。（牢脉似沉似伏，实大而长，微弦，乃三部之脉皆沉有力，直上直下，弦实之象也）

[经脉] 冲脉起于气街（在少腹毛中两旁各二寸），挟脐左右上行，至胸中而散，为十二经之根本，故称经脉之海，亦称血海。

[主病]《灵枢》曰：冲脉血盛，则渗灌皮肤，生毫毛。女子数脱血，不荣其口唇，故髭须不生。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故须亦不生。越人曰：冲脉为病，逆气而里急。东垣曰：凡逆气上冲，或兼里急，或作躁热，皆冲脉逆也，宜补中益气汤，加知、檗。王叔和曰：冲脉用事，则十二经不复朝于寸口，其人若恍惚狂痴，冲脉与督脉无异，但督脉浮，而冲脉沉耳。

[经论] 阳跷脉　寸部左右弹。

[经脉] 阳跷脉起于足跟中，上外踝，循胁上肩，夹口吻至目，极于耳后风池穴。

[主病] 越人曰：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王叔和注曰：当从外踝以上急，内踝以上缓。又曰：寸口脉前部，左右弹者，阳跷也，苦腰背痛，癫痫僵仆，恶风偏枯，瘛瘲体强。左右弹，即紧脉之象。

[经论] 阴跷脉　尺部左右弹。

[经脉] 阴跷脉起于足跟，上内踝，循阴上胸，至咽，极于目内眦睛明穴。

[主病] 越人曰：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叔和注曰：当从内踝以上急，外踝以上缓。又曰：寸口脉后部，左右弹者，阴跷也，苦癫痫寒热，皮肤淫瘲，少腹痛里急，腰及髀跷下连阴痛，男子阴疝，女子漏下。张洁古曰：跷者，捷疾也。二跷之脉起于足，使人跷疾也。阳跷在肌肉之上，阳脉所行，通贯六腑，主持诸表；阴跷在肌肉之下，阴脉所行，通贯五脏，主持诸里。

[经论] 带脉　关脉左右弹。

[经脉] 带脉起于季胁，周围一周，如束带然。

[主病] 越人曰：带之为病，腹满，腰溶溶如坐水中（溶溶，缓纵之貌）。《明堂》曰：女人少腹痛，里急，瘕疢，月事不调，赤白带下。杨氏曰：带脉总束诸脉，使不妄行，如人束带而前垂，此脉若固，即无带下漏经之症矣。

[经论] 阴维脉　尺外斜上至寸。（斜上者，不由正位而上，斜向大指，名曰尺外斜，小指名曰尺内）

叔和曰：寸口脉从少阳斜至厥阴，是阴维脉也。

[经脉] 阴维起于诸阴之交，发于内踝上五寸，循股入小腹，循胁上胸，至顶前而终。

[主病] 叔和曰：动苦癫痫，僵仆羊鸣，又苦僵仆失音，肌肉瘛痒，应时自发，汗出恶风，身洗洗然也，取阳白、金门、仆参。又曰：阴维脉沉大而实者，主胸中痛，胁下支满，心痛；脉如贯珠者，男子两胁下实，腰中痛，女子阴中痛，如有疮状。（金门、仆参，足太阳经穴。阳白，足少阳经穴）

[经论] 阳维脉　尺寸斜上至寸。

叔和曰：寸口脉从少阴斜至太阳，是阳维脉也。

或言从右手手少阳三焦，斜至寸上手厥阴心包之位，为阴维。从左手足少，肾斜至寸上手太阳小肠之位，为阳维也。

[经脉] 阳维脉起于诸阳之会，发于足外踝下一寸五分，循膝上髀厌，抵少腹，循头入耳，至本神而止。

[主病] 叔和曰：动苦肌肉痹痒，皮肤痛，下部不仁，汗出而寒，又苦颠仆羊鸣，手足相引，甚者失音不能言，宜取客主人。洁古云：卫为阳，主表，阳维受邪，为病在表，故苦寒热。营为阴，主里，阴维受邪，为病在里，故苦心痛。阴阳相维，则营卫和谐；营卫不谐，则怅然失志，不能自收持矣。

《内经》脉决死期

《素问·大奇论》：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浮合者，如浮浪之合，后以催前，数数而来，一息之间，遂有十至以上之脉，是十二经脉之气，五脏之精气，皆衰夺极尽。微见，初见也，始见此脉，其死仅在九日与十日之间耳。盖肺主元气，其成数在九，脾主五脏，其成数在十也。予，与同）

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脉来如火薪之燃，乃洪大无根、无神之脉，是邪气热极，心精被夺。夏为火令，犹尚未绝，至秋尽冬初，草干之候，寒水令行，心火受克而死）

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散叶者，飘浮无根之状。肝本大虚，木遇金而负，遇秋而凋，故深秋而死也）

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花而死。（马玄台曰：省客者，暂去暂来也，止以脉本闭塞，而复有鼓击于指之时，是肾气全衰，本源亏极，鼓不常鼓，而闭塞自如也。枣花之候，木衰火旺，水安胜之，故曰悬去枣花而死也。悬去，犹俗云虚度也。李士材曰：省者，禁也，故天子以禁中为省中。塞者，沉而不利也；鼓者，搏而有力也，伏藏于内，而鼓搏，正如禁宾客而不见，独居于内而恣肆也，故曰如省客也，是肾气不宁之故也。枣花去，则当长夏也，土旺水败，肾虚者不能支也。二者之论，从李氏为妥）

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丸形圆，而泥性轻，脉来如珠转动，浮涩而无根，则中和胃气已夺，至秋冬之交，而榆荚始落之候，乃木令方张，来侮胃衰之土而死矣）

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横格者，如横木之格在指下，且长且坚，真脏脉见，禾熟秋深金令肆行，木被克败而死矣）

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弦缕者，如弓弦之急，如缕之细也。胞者，心胞络也。言者，心声也。火过极而明无以自持，则多言不休也。夫脉急细，则反其洪大之常，善言则丧其神明之守，方霜下而水令司权，火当绝矣）

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旁至也。微见，三十日死。（交漆者，以漆绞去其渣也。脉来如绞漆之状，是左右旁至，有降无升，有出无入，大小不匀，前盛后虚也。脏腑衰夺，阴阳乖乱，初见此脉，必期其三十日而死，盖月魄之生死，以三十日为盈虚故也）

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涌泉者，有升无降，有出无入，热甚汹涌，莫能遏御也。脉来浮鼓于肌肉之上，而乖违其就下之常，膀胱衰竭，阴精不能上奉，故少气耳。韭英初发，木令当权，则水官谢事矣，故死）

脉至如颓土之状，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垒发而死。（颓土者，颓败之土也，虚而无根，按之全无也。肌气，即脾气，脾主肌肉者，黑为水色，土虚而水无所畏，反来乘之也。垒即菌，即蓬菌也。菌有多种，而白者发于春，当木旺之时，土安得而不败乎哉）

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悬雍者，乃喉间下垂之肉，音声之机也。脉来如悬雍，浮揣切之益大，即知重按之必空矣，是孤阳亢极之象也。十二俞在背，即五脏六腑十二经之所系也，水凝为冰，乃阴盛之候，而孤阳安有不绝乎）

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脏菀热，寒热独并于肾也。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浮之小急，如刀口也。按之坚大，且急如刀背也。菀者，积结也。五脏精衰而结热，故发寒热也。阳王则阴消，故独并于肾也。腰者肾之府，肾虚则不能起坐。迨立春阳气用事，阴日衰而死矣。马玄台谓此脉当见于尺部。吴鹤皋谓不得坐，臀肉消也）

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下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脉至如丸之滑，其实有形，今圆活不直手，似乎无形也，大肠庚金之精气已败，而将脱之兆，新夏枣叶初生，火旺之候而死矣）

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华者，草木之花也，在枝叶而不在根，乃轻浮虚而脱神也。小肠之气，通于心经，小肠不足，故心痛善恐，不欲坐卧者，心神怯而不宁也。行立常听者，恐惧之心生疑耳，丙火墓于戌，故当季秋而死也）

仲景脉法

寸口卫气盛，名曰高（高者，自尺内上溢于寸，指下涌涌，既浮且大，而按之不衰，以卫出下焦，行胃上口，至手太阴，故寸口盛满，因名曰高）；荣气盛，名曰章（章者，自筋骨外显于关，应指逼逼，既动且滑，而按之益坚，以营出中焦，亦并胃口而出上焦，故寸关实满，因名曰章）；高章相搏，名曰纲（纲者，高章兼该之象，故为相搏，搏则邪正交攻，脉来数盛，直以纲字揭之）；卫气弱，名曰惵（惵者，寸口微滑，而按之软弱，举指瞥瞥，似数而仍力微，以卫气主表，表虚不能胜邪，故有似乎心中忧惕之状，因以惵字喻之，惵音牒，思惧貌）；荣气弱，名曰卑（卑者，诸脉皆不应指，常兼沉涩之形，而按之隐隐，似伏而且涩、难，以营气主里，里虚则阳气不振，故脉不显，有似妾妇之甲屑，不能自主，故以卑字譬之）；惵卑相搏，名曰损。（损者，惵卑交参之谓，故谓相搏之则邪正俱殆，脉转衰微，直以损字呼之）

张璐曰：纲者，诸邪有余之纲领；损者，诸虚渐积之损伤。高章卑惵四字，体贴营卫之盛衰，虽六者并举，而其所主，实在纲损二脉也。

仲景辨脉体状

脉靁靁如车盖者，名曰阳结也（靁靁如车盖者，大而厌厌聂聂也，为阳气郁结于外，不与阴气和杂也。宇泰：车盖，言浮大，即浮数之阳结也）；脉纍纍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也（纍纍如循长竿者，连连而强直也，为阴气郁结于内，不与阳气和杂也。[宇泰] 长竿者，弦紧也，即沉迟之阴结也）。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也（轻浮而主阳微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阳气衰也。（萦萦，滞也，若萦萦惹惹之不利也。如蜘蛛丝者，至细也。微为阳微，细为阳衰。《内经》曰：细则气少，故以至细为阳衰。宇泰：萦萦，收卷也，有回旋之义）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绵绵，连绵而软也。泻漆之绝者，前大后小也。脉阳气前至，阴气后至，故脉前为阳气，脉后为阴气，前大后细，则阳气有余，阴气不足，故知为亡血）

残 贼 脉

师曰，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脉名曰残贼，能为诸脉作病也。

程郊倩曰：残贼，乃暴虐之名，脉中有此，当属实邪，然亦有辨。残则明伤，作病于暴，属实者多；贼则暗袭，作病于渐，属虚者半。弦紧浮滑沉涩六者，不论何部，脉中兼见此脉，辄防邪至，凡伤寒疟痢之类，种种皆是，在虚人尤为可虑。

厥　脉

张仲景曰：伤寒脉阴阳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如此脉，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赤脉多，睛不慧。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两目闭，寒多者，便清谷，热者，便脓血；若薰之，则身发黄；若熨之，则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难者，为危殆。

成无己曰：此太阳少阴俱感邪也。

此节，脉书多不见收，岂其不当有邪，附此以俟讲究。

损至脉法

《十四难经》曰：脉有损至，何谓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绝，此至之脉也。何谓损？一呼一至曰离经，二呼一至曰夺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绝，此损之脉也。至脉从下上，损脉从上下也。损脉之为病，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上下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治损之法奈何？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

马氏曰：损脉之病，自肺而之肾。至脉之病，自肾而之肺也。又曰：言治损之法，而治至之法可推。

邹丹源曰：损至之脉，即迟数之甚者也。《难经》此节，既详明矣。乃其后，又有伤热中雾露之说，而且极之五至六至，而且曰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当困，虽困可治。滑伯仁释之云：前之损至，以五脏自病，得之于内者言。后之损至，以经络血气为邪所中，自外得之者言，然均一损至也，岂内伤则五至曰死，而外感则五至可治乎？此必后人窜入之言，夫一呼四至，合之一吸，加之太息，且九至矣。外感虽多数，宁有逾此者？五至曰死，犹宽言之也。考之《内经》曰：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内经》又有大损、中损、下损，盖以人形之长短，合脉之长短言，又言春得脾肺之脉，秋得肝心之脉，为损。其言至，有魂至、魄至、神至、志至、意至，又以病形言矣。

妇人妊娠诊分男女脉法

《阴阳别论篇》曰：阴搏阳别，谓之有子。

王启玄注曰：阴，谓尺中也。搏，谓搏触于手也。尺脉搏击，与寸脉殊别，阳气挺然，则为有妊之兆。

《陈自明良方》曰：搏者，近也，谓阴脉逼近于下，阳脉别出于上，阳中见阳，乃阳施。阴化，法当有子。

戴同父《刊误》谓：寸微尺数也。

《脉指南》曰：脉动于产门者，有胎也。谓脉出尺外，名曰产门。又曰：尺中脉数而旺者，胎脉也，为血盛也。

王宏翰曰：细释《内经》，并诸家之论，谓阴搏阳别，则尺脉搏击于手者，乃数滑有力，而寸脉来微，有别异于尺，则是寸脉来微，殊别与尺脉之滑数，是有子之象也。而陈自明之论，阳中见阳，或是寸数，与《内经》之言有异矣。但孕子之脉，原有寸

关尺俱数之脉，而此节之经文，乃寸微尺数之旨也）

《平人气象篇》曰：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

全元起注：作足少阴。

王启玄注：作手少阴动脉者，大如豆，厥厥动摇也，脉阴阳相搏，名曰动也。

王叔和《脉经》曰：心主血脉，肾名胞门子户，尺中肾脉也，尺中之脉，按之不绝，法妊娠也。

王宏翰曰：按：全元起、王冰二家之注，各执一见，而叔和合而同论，细释其义，但手少阴心也，心主血脉，足少阴肾也，肾主藏精，精血调和，交会，孕子之征也，言心肾二部之脉动甚，或一部之脉动甚者，皆妇人怀娠之象也。

《腹中篇》曰：何以知怀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

按：身有病者，谓经闭也。夫脉来而断绝者经闭，月水不利也。今病经闭而脉来如常，有神不断绝者，是妊娠也。

《脉经》曰：三部脉浮沉正等，按之无绝者，有娠也。妊娠初时，寸微小，呼吸五至，三月而尺数也。脉滑疾，重以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脉重手按之不散，但疾不滑者，五月也。

王宏翰曰：按脉浮沉正等者，即仲景所谓寸关尺三处之脉，大小浮沉迟数同等也。仲景以同等，谓阴阳平和之脉，病虽剧当愈，此大概论病人之脉也。叔和谓妇人之脉，三部浮沉正等，又按之无绝者，谓阴阳和洽，有娠之兆也。

又曰：妊娠四月，欲知男女法，左疾为男，右疾为女，俱疾为生二子。

又曰：得太阴脉为男，太阳脉为女，太阴脉沉，太阳脉浮。

又曰：左手沉实为男，右手浮大为女。左右手俱沉实，猥生二男。左右手俱浮大，猥生二女。

戴同父曰：《脉经》虽曰太阴脉沉为男，太阳脉浮为女，亦不明言以何部为太阳、太阴，不若后条浮大为女，沉实为男之明白也。

《脉经》曰：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左右俱大产二子，大者如实状。

又曰左右尺俱浮，为产二男；不尔，则女作男生。左右尺俱沉，为产二女；不尔，则男作女生也。

戴同父曰：前云右浮大为女，左沉实为男，是独以左右脉各异立言，今左右俱浮为二男，俱沉为二女，是并左右两尺脉一同，以其于诸阳男、诸阴女，未常有差也。左沉实，左疾，左偏大与俱浮，或以脉，或以位，皆阳也。右浮大，右疾，右偏大与俱沉，或以脉，或以位，皆阴也。

《脉经》曰：遣娠妇而南行，呼之左回首者，是男。右回首者，是女也。

又曰：看上圊时，夫从后急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也。

娄全善曰：按：朱丹溪言男受胎在左子宫，女受胎在右子宫，斯言大契是说也。盖男胎在左，则左重，故回首时，慎护重处，而就左也。女胎在右，则右重，故回首时，慎护重处，而就右也。推之于脉，其义亦然，胎在左，则血气护胎而盛于左，故脉亦从之，而左疾为男，左大为男也；胎在右，则血气护胎而盛于右，故脉亦从之，而右疾为女，右大为女也。亦犹《经》云，阴搏阳别，谓之有子。言受胎处，在脐腹之下，则血气护胎，而盛于下，故阴之尺脉鼓搏有力，而与阳之寸脉殊别也。又如痈疽发上，则血气从上而寸脉盛；发下，则血气从下，而尺脉盛。发左，则血气从左，而左脉盛；发右，则血气从右，而右脉盛也。丹溪以左大顺男，右大顺女，以医人之左右手言，盖智者之一失也。

《脉经》曰：妇人妊娠，其夫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也。

宏翰按：此言妻孕而夫乳有核，其言似谬，恐衍文，多一夫字，但女孕则女乳有

核，其理可通，学者宜审之。

《脉经》曰：妇人怀娠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但离经者，不病也。

又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离经者，离乎经常之脉也）

王子亨云：妊娠，其脉三部俱滑大而疾，在左则男，在右则女。

《脉指南》曰：关上一动一止者一月，二动二止者二月，余仿此。

《脉诀刊误》云：滑疾按微胎三月，但疾不散五月母。

若怀胎五月，是以数足胎成就而结聚，必母体壮热。尝见脉息躁乱，非病苦之症，乃五月胎已成，受火精，故身热脉乱，原无他病也。

女腹如箕，男腹如釜。欲产之脉，散而离经。新产之脉，沉细缓为吉；实大弦牢，其凶可明。

预辨男女阴阳算法诀

若须男女预知生，阴阳算法最分明，男系单岁双月受，双岁单月亦男形。若在单岁单月受，双岁双月女胎成。依此产来多育寿，若还反此命难存。

如娠妇二十一岁，在二、四、六等月受胎者，必男。在正、三、五等月受者，必女。倘应男而产女，应女而产男者，后皆不育，或寿夭也。

卷之六

切诊二十九道脉析脉体象主病

提纲挈领说

《经》曰：调其脉之缓急大小滑涩，而病变定矣。盖谓六者，足以定诸脉之纲领也。又曰：大小滑涩浮沉。《难经》则曰：浮沉长短滑涩。仲景曰：弦紧浮沉滑涩。此六者，名为残贼，能为诸脉作病。滑伯仁曰：提纲之要，不出浮沉迟数滑涩之六脉，夫所谓不出于六者，亦为其足统表里阴阳虚实，冷热风寒湿燥，脏腑血气之病也。浮为阳，为表，诊为风，为虚；沉为阴，为里，诊为湿，为实；迟为在脏，为寒为冷；数为在腑，为热为燥；滑为血有余；涩为气独滞。凡诸说者，词虽稍异，义实相通也。

邹丹源曰：脉之提纲，当以浮沉迟数滑涩大缓，八脉为经，以虚实二脉为纬，此十种脉，入德之门也。病之枢机，不过气血痰郁寒热而已，治病之法，表里邪正虚实而已。是故浮沉者，表里之定位也；迟数者，寒热之定准也；非滑涩，无以明气血痰郁；非缓大，无以别邪正盛衰。八脉之中，必须参看有力无力，为实为虚，则病之所居所变，可尽窥矣。

脉分纲目说

卢子由曰：脉状多端，全凭诊法。十则为提纲，而众目摄焉。如举形体之则，大小为纲，曰肥、曰洪、曰散、曰横、曰弦、曰革，皆大目矣；曰弱、曰瘦、曰细、曰微、曰萦萦如蜘蛛丝，皆小目矣。如举至数之则，迟数为纲，曰急、曰疾、曰击、曰搏、曰躁、曰喘、曰促、曰动、曰奔越无伦，皆数目矣；曰缓、曰脱、曰少气、曰不前、曰止、曰歇、曰停、曰代、曰结、曰如泻漆之绝者，皆迟目矣。如举往来之则，滑涩为纲，曰利、曰营、曰啄、曰翕、曰章、曰连珠、曰替替然，皆滑目矣；曰紧、曰滞、曰行迟、曰为不应指、曰参伍不齐、曰往来难且散、曰如雨轮沙、曰如轻刀刮竹，皆涩目矣。如举部位之则，长短为纲，曰牒、曰高、曰涌、曰端直、曰条达、曰上鱼为溢，皆长目矣；曰抑、曰卑、曰不及指、曰入尺为覆，皆短目矣。如举按之则，浮沉为纲，曰盛、曰毛、曰泛、曰芤、曰如循榆荚、曰肉上行、曰时一浮、曰如水中漂木、曰瞥瞥如羹上肥，皆浮目矣；曰潜、曰坚、曰伏、曰过、曰减、曰陷、曰独沉、曰

时一沉、曰如绵裹砂、曰如石投水，皆沉目矣。盖纲之大者阳也，滑者阳也，数者阳也，长者阳也，浮者阳也；纲之小者阴也，迟者阴也，涩者阴也，短者阴也，沉者阴也。

浮（阳）

体状诗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

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母恙，久病逢之却可惊。

相类诗

浮如木在水中浮，浮大中空乃是芤。拍拍而浮是洪脉，来时虽盛去悠悠。浮脉轻平如捻葱，虚来迟大豁然空。浮而柔细方为濡，散似杨花无定踪。

总释：吹毛者，轻浮也。厌厌者，和调不变乱也。聂聂者，连续不止代也。榆荚，轻柔和软也。漂木，轻浮在上也。捻葱，上有力而下软。皆形容浮脉之状，诊者当心领而神会也。

主病诗

伯仁曰：为风为虚，为痞为满，不食，为表热，为喘。

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紧寒拘。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

分部诗

寸浮头痛眩生风，或有风痰聚在胸。关上土衰兼水旺，尺中溲便不流通。

左寸风眩鼻塞壅，虚迟气少心烦忡，关中腹胀促胸满，怒气伤肝尺溺红。肺浮风痰体倦劳，涕清自汗嗽叨叨，关脾虚满何能食，尺有风邪客下焦。（从《脉鉴》增）

汪子良曰：浮实为邪，浮虚少气，浮有按无，无根之喻，平人寿夭，患者不起，肝肾并浮，则为风水。

滑曰：右尺浮虚，元气不足。

兼脉主病

浮脉主表，有力表实，无力表虚。浮迟中风，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缓风湿。浮滑风痰，又主宿食。浮虚伤暑，浮芤失血，浮洪虚热，浮散劳极，浮涩伤血（《脉鉴》作气痹者是）。浮濡阴虚，浮短气病。浮弦痰饮，浮滑痰热。浮数不热，疮疽之征。

诸脉兼浮

浮而盛大为洪，浮而软大为虚，浮而柔细为濡，浮而弦芤为革，浮而无根为散，浮而中空为芤。

抉微

罗赤城曰：浮兼数为风热，有力为实邪，宜清凉解散；不数及无力，属不足，虽有外邪，补散兼之。

张路玉曰：邪袭三阳经中，故脉浮，然必人迎浮盛，乃为确候。若气口反盛，又为痰气逆满之征，否则平素右手偏旺之故。有始病不浮，病久而脉反浮者，此中气亏乏，不能内守，反见虚痞之兆，若浮而按之渐衰，不能无假象之虞。

沉（阴）

体状诗

沉行筋骨，重手乃得，按之有余，举之不足，如水投石，必极其底，如绵裹砂，内刚外柔。汪石山曰：肺脉见于皮毛为浮，见血脉肌肉为沉，仿此推之。

水行润下脉来沉，筋骨之间软滑匀，女子寸兮男子尺，四时如此号为平。

相类诗

沉帮筋骨自调匀，伏则推筋着骨寻。沉细如绵真弱脉，弦长实大是牢形。

沉行筋间，伏行骨上，牢大有力，弱细无力。

主病诗

沉潜水畜阴经病，数热迟寒滑有痰。无力而沉虚与气，沉而有力积并寒。

沉虽属里，为阴，有阳虚阴盛，有阳郁内伏，有热极似阴，其要在有力无力大小之别。如阳气衰弱，则阴盛生寒，脉沉而迟，按久衰小无力者，为虚、为寒、为厥逆、为洞泄、为少气而痼冷。如阳气郁伏，故脉沉，按之有力不衰者，为实、为水、为气、为停饮、为癥癖、为胁胀，为瘀积也。

分部诗

寸沉痰郁水停胸，关中主寒痛不通，尺部浊遗并泄痢，肾虚腰及下元痌。

分部主病

徐春甫曰：左寸沉无力，内虚，悸怖，恶人声，精神恍惚，夜不寐；有力里实，烦躁梦遗，口渴谵语。右寸沉无力，里虚，气短，虚喘，吐清痰；有力里实，老痰咳吐不出，气壅。左关沉，无力里虚，惊恐；有力里邪实，多怒，肥气，筋急。右关无力里虚，胃寒恶食，恶心呕吐；有力里邪盛，宿食陈积。左尺沉，无力里虚，足寒腰冷腰重；有力里实，肾气盛，疝痛，左睾丸偏大，腰痛。右尺沉，无力里虚，腰重如带数千钱，腰痹不能转摇；有力里实，疝痛腰痛，或痢积。

汪子良曰：寸沉气郁，尺沉本位，喘嗽肺浮，转陷不吉。肝肾并沉，则为石水。右寸阳沉，胸停冷饮。关沉胁痛。

兼脉主病

沉脉主里，沉则为气，又主水蓄。沉迟痼冷，沉数内热，沉滑痰食，沉涩气郁，沉弱寒热，沉缓寒湿，沉紧冷痛，沉牢冷积，沉伏霍乱，沉细少气，沉弦癖痛。

抉微

张路玉曰：阳气微，不能统运营气于表，脉显阴象而沉者，则按久愈微。若阳郁不能浮应卫气于外，脉反沉者，则按久不衰，阴阳寒热之机，在于纤微之辨。

辨似

沉脉者，轻取不应，重按乃得，举指减少，更按益力，纵之不即应指，不似实脉之举指逼逼。伏脉之沉于筋下也，沉为脏腑筋骨之应。

正误

《脉诀》谓缓度三关，状如丝绵者，非也，此弱脉也。但沉有缓数，及各部之诊，岂止在关乎？

迟（阴）

体状诗

迟脉一息三至，去来极慢。

迟来一息至惟三，阳不胜阴气血寒。但把浮沉分表里，消阴须益火之原。

相类诗

脉来三至号为迟，小驶于迟作缓持。迟细而难知是涩，浮而迟大以虚推。

三至为迟，二至为败，一息一止，阳气将绝，不可救也。有止为结，迟甚为散，浮大迟软，四合为虚。

主病诗

迟司脏病或多痰，沉痼癥瘕仔细看。有力而迟为冷痛，迟而无力定虚寒。

迟为阴盛阳亏之候，为寒，为不足。人迎主寒湿外袭，气口主积冷内滞，在寸为气不足，在尺为血不足，气寒则缩，血寒则凝也。

分部诗

寸迟必是上焦寒，关主中寒病不堪，尺是肾虚腰脚重，溲便不禁疝牵丸。

分部主病

（左寸）迟寒惨少精神；（关）肢冷筋拘肝胁疼，左尺肾虚兼便浊，女人月信亦无音；（右肺）迟气短涕清痰，冷积伤脾在右关，少腹寒疼腰脚重，溲便不禁尺中寒。

兼脉主病

《汇辨》云：有力冷痛，无力虚寒。浮迟表冷，沉迟里寒、迟涩血病，迟滑气病，迟缓湿寒。又云：其所主病，与沉脉大约相同，但沉脉之病，为阴逆而阳郁；迟脉之病，为阴盛而阳亏。沉则或须攻散，迟则未有不大行温补者也。

或问

或问曰：三部本一气而动，迟则俱迟，数则俱数，又乌能分部以主病乎？曰：本一气而动之说甚善，但俱数之中，何部独有力，归重此部作热论；俱迟之中，何部独无力，归重此部作寒论。

诸脉兼迟

迟而不流利为涩，迟而有歇止为结。迟濡浮大且缓，为虚脉。至于缓脉，绝不相类，夫缓以宽纵得名，迟以至数不及为义，以李濒河之通达。亦云：小驶于迟作缓持，以至数论缓脉，是千虑之一失也。

小驶二字，《脉鉴》改作四至，于迟作缓持。

辨妄

《汇辨》云：迟脉之象，上中下候，皆至数缓慢。《伪诀》云：重手乃得，是沉脉，而非迟脉矣。又云：状且难，是涩脉，而非迟脉矣。一息三至，甚为分明，而云隐隐，是微脉，而非迟脉矣。

数（阳）

体状诗

《脉经》：一息六至。《素问》：脉流薄疾。

数脉息间常六至，阴微阳盛必狂烦。浮沉表里分虚实，惟有儿童作吉看。（小儿纯阳之体，脉以六至为平脉，故云）

相类诗

数比平人多一至，紧来如数似弹绳。数而时止名为促，数见关中动脉形。

六至为数，七至为极，滑氏谓疾，热极之脉。八至为脱，阳极阴衰，急泻其阳，峻补其阴。一息九至，阳气已绝，不可救也。数而弦急为紧，流利为滑。

主病诗

数脉为阳热可知，只将君相火来医。湿宜凉泻虚温补，肺病秋深却畏之。

数脉主腑，其病为热。有力实火，无力虚火。浮数表热，沉数里热，细数阴虚，兼涩阴竭。（寸口）数实肺痈，数虚肺痿。

分部诗

寸数咽喉口舌疮，吐红咳嗽肺生疡，当关胃火并肝火，尺属滋阴降火汤。

（左寸）数咽干口舌疮，关中目赤泪汪汪，耳鸣口苦皆肝热，左尺阴虚溺赤黄。（右寸）吐红咳嗽肺痈疡，关部吞酸胃火伤，右尺数来大便涩，肠风热病见红殃。（从《脉鉴》补）

兼脉主病吉凶

汪子良曰：数为阳盛，气血燔灼。数实为热，数虚为燥。浮数有力，寒伤经络；浮数无力，伤风痰嗽。沉数有力，实火内烁；沉数无力，虚劳为恶。病退数存，未足为乐；数退症危，真元已脱。数按不鼓，虚寒相搏。乍疏乍数，魂归岱岳。细数而虚，虚

劳阴弱。兼沉骨蒸，兼浮喘作，加之嗽汗，喉疼俱恶。数候多凶，匀健犹可。

数脉分新久肥瘦主病

《诊宗三昧》云：凡乍病脉数，而按之缓者，为邪退；久病脉数，为阴虚之象，瘦人多火，其阴本虚，若形充色泽之人脉数，皆痰湿郁滞，经络不畅而蕴热，其可责之于阴乎？若无故脉数，必生痈疽。

抉微

数为阴衰水弱，火旺炎逆之象也。如瘦人脉数，及久病脉数者，皆阴虚火烁血少也。丹溪曰：脉数盛大，按之涩而外有热症，名曰中寒，乃寒留血脉，外症热而脉亦数也。凡虚劳失血，喘嗽上气者，多有数脉，但以数大软弱为阳虚，细小弱数为阴虚。非若伤寒衄血脉大，为邪伏于经，合用发散之比。然血证脉宜细小微数者，为顺；若脉数有热，及实大弦劲急疾者，为逆也。

迟数配脏腑难拘说

《难经·九难》曰：数者，腑也；迟者，脏也。数者为热，迟者为寒；诸阳为热，诸阴为寒。故以别知脏腑也。此以迟数分阴阳，故即以配脏腑，亦不过言其大概耳。至若错综互见，在腑有迟，在脏有数，在表有迟，在里有数，又安可以脏腑二字拘定耶？

附：迟数败脉歌

一息四至号平和，更加一至太无疴。

按：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脾受谷气，其脉在中，五脏各得一至，亦为平脉。太，过也，故虽过无疴。一云：如阴阳有余而置闰，同一义也。

三迟二败冷危困，六数七极热生多，八脱九死十归墓，十一十二绝魂瘥。三至为迟一二败（此盖重出以启下文），两息一至死非怪，迟冷数热古今传，《难经》越度分明载。

滑（阳中之阴）

体状相类诗

滑为阴气有余，故脉来流利如水。脉者血之府也，血盛则脉滑，故肾脉宜之；气盛则脉涩，故肺脉宜之。《汇辨体象》云：以盘珠荷露为喻，曲尽其流利旋转之状。

滑脉如珠替替然，往来流利却还前。莫将滑数为同类，数脉惟看至数间。（滑则如珠，数则六至）

主病诗

滑脉为阳元气衰，痰生百病食生灾。上为吐逆下畜血，女脉调时定有胎。

分部诗

寸滑膈痰生呕吐，吞酸舌强或咳嗽，当关宿食肝脾热，渴痢癫淋部尺看。

滑伯仁曰：三部脉浮沉正等，无他病而不月者，为有妊也。故滑而冲和，此血来养胎之兆。夫脉者，血之府也，血盛则脉滑，故妊脉宜之。

兼脉主病

浮滑风痰，沉滑痰食，滑数痰火，滑短气塞。滑而浮大，尿则阴痛；滑而浮散，中风瘫缓。

分部主病

左寸滑者，心经痰热。滑在左关，头目为患；左尺得滑，茎中尿赤；右寸滑者，痰饮呕逆。滑在右关，宿食不化；右尺得滑，溺血经郁。

抉微

《汇辨》曰：凡痰饮吐逆，伤食等症，皆上中二焦之病，以滑为水物兼有之象。设所吐之物，非痰与食，是为呕逆，脉必见涩也，溺血经闭，或生淋痢者，或内有所蓄，

血积类液，瘀凝类痰，须以意求之耳。

吴鹤皋曰：滑而收敛，脉形清者，曰血有余。滑而三五不调，脉形浊者为痰。

盛启东曰：滑主气分病，滑大无力者，属元气虚，莫作痰论；有力为血实，气壅之候。

张路玉曰：滑脉无无力之象，盖血由气生，若果气虚，则鼓动之力先微，脉何由而滑耶？滑脉之病，无虚寒之理。又曰：平人支体丰盛，而按之绵软，六脉软滑，此痰湿渐渍于中外，终日劳役，不知倦怠，若安息，则重着酸疼矣。夫脉之滑而不甚有力者，皆浮滑、缓滑、濡滑、微滑之类，终非无力之比。滑为血实气壅之脉，悉属有余。

正伪

《汇辨》云：当脉气合聚而盛之时，奄忽之间，即以沉去摩写往来流利之状极为曲至。《伪诀》云：按之即伏，不进不退，是不分浮滑、沉滑、尺寸之滑矣。仲景恐人误认滑脉为沉，下文又曰：滑者，紧之浮名也。则知沉为翕奄之沉，非重取乃得，一定之沉也。而《伪诀》云：按之即伏，与翕奄之沉，何啻千里？云不进不退，与滑之象，尤为不合，按《素问·诊要经终篇》曰：滑者，阴气有余，阴气有余，故多汗身寒。《伪诀》云：胃家有寒，下焦蓄血，脐下如冰，与经旨未全违背，第不知变通。禅家所谓死于句下，然与《脉经》言关滑胃热，尺滑血蓄，妇人经病之旨相背谬。

离经脉

临产脉滑疾者，曰离经。

绝脉

《诊宗三昧》云：若滑而急强，擘擘如弹石，谓之肾绝。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为大肠气予不足。以其绝无和缓胃气，故《经》予之短期。

涩（阴）

体状诗

细迟短涩往来难，散止依稀应指间。如雨沾沙容易散，病蚕食叶漫而难。

相类诗

参伍不调名曰涩，轻刀刮竹短而难。微似秒芒微软甚，浮沉不别有无间。

细迟短散时一止，曰涩。极细而软，重按若绝，曰微。

浮而柔细，曰濡。沉而柔细，曰弱。

主病诗

涩缘血少或伤精，反胃亡阳汗雨淋。寒湿入营为血痹，女人非孕即无经。

分部主病诗

寸涩心虚痛对胸，胃虚胁胀察关中，尺为精血俱伤候，肠结溲淋或下红。

左寸涩，心神虚耗不安，及冷气心痛；关涩，肝虚血散，胁满肋胀心疼；尺涩，伤精及疝，女人月事虚败，有孕，主胎漏。右寸涩，上焦冷痞，气短臂痛；关涩，脾弱不食，胃冷而呕；尺涩，大便秘，津液不足，小腹寒，足胫逆冷。（滑伯仁）

抉微

《汇辨》云：一脉涩也，有外邪相袭，使气分不利，而成滞涩；卫气散失，使阳衰不守，而成虚涩；肠胃燥竭，津液亦亡，使血分欲尽，而成枯涩；在诊者自为灵通耳。

刘河间曰：汗泄吐利，或血溢血泄，或热甚耗液而成燥，则虽热而反涩也。

丹溪曰：涩脉为寒、为湿、为血虚、为污血、为气多，然亦有病热与实者。涩细而迟，又散，皆不足之象，便以为虚寒，而孟浪用药，宁不误人？若因多怒，或因忧郁，或因厚味，或因过服补剂，或因表无汗，气腾血沸，清化为浊，老痰凝血，胶固

杂揉，脉道阻塞，亦见涩状。若重取至骨，有力且数，验有实证，当作实热，可也。又伤寒脉涩为无汗，以阴邪在表，阳气不得发越也。

盛启东曰：如有痛处，是气逆血滞，或痰挟瘀血；无痛症者，为血虚水竭。

潘邓材曰：涩有血虚气滞之分，寒湿之涩，气分滞也。

张路玉曰：涩主阴血消亡，而身热无汗之病，又雾伤皮腠，湿流关节，皆脉涩，但兼浮数沉细之不同耳。

又云：妇人因胎病而脉涩者，然在二三月时有之，若四月胎血成形之后，必无虚涩之理。平人无过脉涩，为贫窘之兆，尺中蹇涩，则艰于嗣。《金匮》云：男子脉浮弱而涩，则无子，精气清冷。

《汇辨》云：肺之为脏，气多血少，故右寸见之，为合度之诊。肾之为脏，专司精血，故右尺见之，为虚残之候。

审疑似

《诊家正眼》曰：盖涩脉往来迟难，有类乎止，而实非止也。又浮分多，而沉分少，有类乎散而实非散也。

虚（阴）

体状相类诗

虚合四形，浮大迟软，及乎寻按几不可见。崔紫虚曰：形大力薄，其虚可知。

举之迟大按之松，脉状无涯类谷空，莫把芤虚为一例，芤来迟大如慈葱。

虚脉浮大而迟，按之无力。芤脉浮大，按之中空。芤为脱血，虚为血虚。芤散二脉，见浮脉。

主病诗

脉虚身热为伤暑，自汗怔忡惊悸多。发热阴虚须早治，养营益气莫蹉跎。

分部诗

血不荣心寸口虚，关中腹胀食难舒，骨蒸痿痹伤精血，却在神门（尺部也）两部居。

《经》曰：血虚脉虚，曰气来虚微为不及。病在内，曰久病脉虚者死。

分部主病

左寸虚者，心亏惊悸。虚在左关，血不营筋；左尺得虚，腰膝痿痹；右寸虚者，自汗喘促；虚在右关，脾寒食滞；右尺得虚，寒证蜂起。汪子良曰：尺虚寸搏，血崩可决。肝肾并虚，则不可治。虚候宜补，右气左血，浮阳沉阴，寸尺仿例。

抉微

李士材曰，《经》云：血虚脉虚。而独不言气虚者，何也？气为阳，主浮分，血为阴，主沉分，虚脉愈按愈软，浮分大而沉分空，故独主血虚耳。虚脉兼迟，迟为寒象，症之虚极者，必挟寒，理势然也。故虚脉行于指下，则益火之原，可划然决矣。更有浮取之，而且大且数，重按之，而豁然如无，此内真寒，而外假热，治以热药冷服，内真热而外假寒之剂。

张路玉曰：叔和以虚脉迟大，每见气虚喘乏，往往有虚大而数者，且言血虚脉虚。东垣以气口脉大而虚者，为内伤于气；若虚大而时显一涩，为内伤于血。凡血虚之病，非显涩弱，则弦细芤迟。如伤暑脉，虚为气虚，弦细芤为血虚，气血之分了然矣。慎斋有云：脉洪大而虚者防作写，可知虚脉多脾家气分之病，大则气血不敛之故。

正讹

《伪诀》云：寻之不足，举之有余，是浮脉而非虚脉矣。浮以有力得名，虚以无力取象，有余二字，安可施之虚脉乎？杨仁斋曰：状如柳絮，散慢而迟。滑伯仁曰：散

大而软。二家之言，俱是散脉而非虚脉矣。

审疑似

虚脉者，指下虚大而软，如循鸡羽之状，中取重按，皆弱而少力，久按仍不乏根，不似芤脉之豁然中空，按久渐出；涩脉之软弱无力，举指即来；散脉之散漫无根，重按久按，绝不可得也。

宜忌

仲景云：脉虚不可吐。腹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惟癫疾而脉虚者可治者，以其神出舍空，可行峻补。若脉实大，为顽痰固结，搜涤不应为难耳。

实（阳）

体状诗

浮沉皆得大而长，应指无虚幅幅强。热蕴三焦成壮火，通肠发汗始安康。（幅幅，坚实貌）

相类诗

实脉浮沉有力强，紧如弹索转无常。须知牢脉帮筋骨，实大微弦更带长。

主病诗

实脉为阳火郁成，发狂谵语吐频频。或为阳毒或伤食，大便不通或气疼。

分部诗

寸实应知面热风，咽疼舌强气填胸，当关脾实中宫满，尺实腰肠痛不通。

分部主病

血实脉实，火热壅结。左寸实者，舌强气壅，口疮咽痛；实在左关，肝火胁痛；左尺得实，便秘腹疼。右寸实者，呕逆咽痛，喘嗽气壅；实在右关，伏阳蒸内，中满气滞；右尺得实，脐痛便难，相火亢逆。

抉微

李士材曰：脉实，必有大邪、大热、大积、大聚。故《经》曰：血实脉实。又曰：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由是测之，皆主实热。其所主病，大约与数脉同类，而实则过之，以其蕴蓄之深也。

张路玉曰：邪气盛则实，非正气充也，热邪亢极而暴绝者有之。

宜忌

《诊宗三昧》云：伤寒，阳明病，不大便而脉实，则宜下，下后脉实大。或暴微欲绝，热不止者死。厥阴病，下利脉实者，下之，死。其消瘅鼓胀坚积等病，皆以脉实为可治，若泄而脱血，及新产骤虚，久病虚羸，而得实大之脉，良不易治也。

正伪

《汇辨》云：实主邪气有余，所以叔和有尺实则小便难之说。《伪诀》谬以尺实为小便不禁，何相反？又妄谓如绳应指来，则是紧脉之形，而非实脉之象矣。紧脉弦急如切绳，而左右弹人手；实脉则且大且长，三候皆有力也。紧脉者，热为寒束，故其象绷急，而不宽舒；实脉者，邪为火迫，故其象坚满，而不和柔也。

实主虚寒之误

张洁古惑于《伪诀》实主虚寒之说，而遂以姜附施治，此甚不可为训。或实脉而兼紧脉者，庶乎相当。

长（阳）

体状相类诗

过于本位脉名长，弦则非然但满张。弦脉与长争较远，良工反度自能量。

主病诗

长脉迢迢大小匀，反常为病似牵绳。若非阳毒癫痫病，即是阳明热势深。

汪子良曰：浮洪而长，颠狂热深。伤寒脉长，阳明热伏。沉细而长为积。

分部主病

长主有余，气逆火盛。左寸长者，君火为病；长在左关，木实之殃；左尺见长，奔豚冲竞。右寸长者，满逆为定；长在右关，土郁胀闷；右尺见长，相火专令。

抉微

《素问·平人气象论》曰：肝脉来软弱招招，揭长竿末梢曰肝平。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故知长而和缓，即合春生之气，而为健旺之征；长而硬满，即属火亢之形，而为疾病之应。长脉在时为春，在卦为震，在人为肝，肝主春生之令，天地之气，至此而发舒。《经》曰：长则气治。李月池曰：心脉长者，神强气壮；肾脉长者，蒂固根深，皆言平脉也。如上文主病云云，皆言病脉也。若病人脉长，病虽甚而可治也。

李士材曰：旧说过于本位，名为长脉，久久审度，而知其必不然也。寸而上过，则为溢脉；寸而下过，则为关脉；关而上过，即属寸脉；关而下过，即属尺脉；尺而上过，即属关脉；尺而下过，即为覆脉。由是察之，长则过于本位，理之所必无，而义之所不合也。惟其状如长竿，则直上直下，首尾相应，非若他脉之上下参差，首尾不匀者也。凡实牢弦紧四脉，皆兼长脉，故古人称长主有余之病，非无本之说也。

短（阴）

体状相类诗

短脉涩小，首尾俱俯，中间突起，不能满部。汪子良曰：或前有后无，或前无后有，或两头俱无，如龟藏头缩尾。

两头缩缩名为短，涩短迟迟细且难。短涩而浮伏喜见，三春为贼有邪干。

涩微动结，皆兼短脉。

主病诗

短脉惟于尺寸寻，短而滑数酒伤神。浮为血涩沉为痞，寸主头疼尺腹疼。

分部主病

短主不及，为气虚证。左寸短者，心神不定；短在左关，肝气有伤；左尺得短，少腹必疼。右寸短者，肺虚头痛；短在右关，膈间为殃；右尺得短，真心不隆。

滑伯仁曰：气不足以前导其血也，为阴中伏阳，为三焦气壅，为宿食不消。

杨仁斋曰：无力为气虚，有力为壅，阳气伏郁不伸之象。（下之则愈）

抉微

按：风邪脉多弦长，见于左寸及气口外侧。短则气病，故虚劳脉必于内侧见之。脉之短长，可以参内伤外感之候。

李士材曰：戴同父云：关不诊短。以上不通寸，下不通尺，是阴阳绝脉，故短脉只见于尺寸。然尺寸可短，依然阴绝阳绝矣。殊不知短脉，非两头断绝也，特两头俯而沉下，中间突而浮起，仍自贯通者也。

朱改之先生曰：愚谓一指单按见短，是病脉。若三指齐按，仍上下贯通，非阴阳绝脉比也，故关可诊短。

张路玉曰：短脉由胃气阨塞，不能条畅百脉。或因痰气食积，阻碍气道，亦有阳气不充而脉短。《经》谓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是也。

短脉宜于肺说

《汇辨》云：《经》曰：短则气病。盖以气属阳，主乎充沛，若短脉独见，气衰之确兆也，然肺为主气之脏，偏与短脉相应，何也？《经》曰：平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则短中自有和缓之象，气仍治也；若短而沉且涩，是气不治而病也。

李时珍曰，长脉属肝，宜于春；短脉属肺，宜于秋，但诊肺肝，则长短自见。故知非其时，非其部，即为病脉也。叔和云：应指而回，不能满部，亦非短脉之合论也。

洪（阳）

体状诗

洪脉极大，状如洪水，来盛去衰，滔滔满指。《经》曰：大则病进，以其血气方张也。

脉来洪盛去还衰，满指滔滔应夏时。若在春秋冬月分，升阳散火莫狐疑。

相类诗

洪脉来时拍拍然，去衰来盛似波澜。欲知实脉参差处，举按弦长幅幅坚。

洪而有力为实，实而无力为洪。

主病诗

脉洪阳盛血应虚，相火炎炎热病居。胀满胃翻须早治，阴虚泄痢可愁如。

分部诗

寸洪心火上焦炎，肺脉洪时金不堪，肝火胃虚关内察，肾虚阴火尺中看。

分部主病

汪子良曰：洪转细兮，病退气弱。暮洪朝细，老人六脉。浮洪两寸，洪盛俱逆。

抉微

盛启东曰：服凉药而脉反洪大无力，法宜温补。或曰：危症从阳散而绝，脉必先见洪大滑盛，乃真气尽脱于外也，凡久嗽久病之人，及失血下痢者，俱忌洪脉。《经》云：形瘦脉大，多气者死，可见形证不与脉合，均非吉兆。

论钩之义

《汇辨》云：按洪脉在卦为离，在时为夏，在人为心。时当朱夏，天地之气，酣满畅遂，脉者得气之先，故应之以洪。洪者大也，以水喻也。又曰钩者，以木喻也，夏木繁滋，枝叶敷布，重而下垂，故如钩也，钩即是洪，名异实同。夏脉心也，南方火也，万物所以盛长也，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论脉平贼虚实微邪

《脉经》曰：夏脉洪大而散，名曰平。脉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心，水之克火，为贼邪，死不治。反得大而缓者，是脾之乘心，子之扶母，为实邪，虽病自愈。反得弦细而长者，是肝之乘心，母之归子，为虚邪，虽病易治。反得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凌火，为微邪，虽病即瘥。

审疑似

《诊家正眼》云：《经》以洪脉，为来盛去衰，颇有微旨。大抵洪脉，只是根脚阔大，却非坚硬，若使大而坚硬，则为实脉，而非洪脉矣。《经》又云：大则病进。亦以其气方张也。

脉洪坏病

有屡下而热势不解，脉洪不减，谓之坏病，不可救治。洪为阳气满溢，阴气垂绝之脉，故霯霯然如车盖者，为阳结。

附：论大脉

丹溪曰：大，洪之别名。病内伤者，阴虚为阳所乘，故脉大，当作虚治；外伤者，邪客于经脉亦大，当以邪胜治之，皆病方长之势也。

《素问》云：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

伯仁曰：大脉浮取若洪而浮，沉取大而无力，为血虚，气不能相入也。

徐春甫曰：脉为血气之精华，无邪气相干，则自雍容和缓，今病虽未形，而邪已形于脉，恣其盛大之势，所以逆知病之必进也。

微（阴）

体状相类诗

微脉极细，而又极软，似有若无，欲绝非绝，《素问》谓之小，气血微，则脉微也。

微脉轻微瞥瞥乎，按之欲绝有如无。微为阳弱细阴弱，细比于微略较粗。

主病诗

气血微兮脉亦微，恶寒发热汗淋漓。男为劳极诸虚候，女作崩带下血医。

分部诗

寸微气促或心惊，关脉微时胀满形，尺部见之精血弱，恶寒消瘅痛呻吟。

分部主病

滑伯仁曰：浮而微者阳不足，必身恶寒；沉而微者阴不足，主脏寒下痢。

分诊

滑伯仁曰：左寸微，心虚惊怯忧惕，营血不足；关微，四肢恶寒拘急；尺微，伤精尿血，女人崩带；右寸微，寒痞，冷痰不化，少气；关微，胃寒气胀，食不化，脾虚噫气，腹痛；尺微，泄泻，脐下冷痛。（士材云：阳衰命绝）

抉微

李士材曰：仲景云脉瞥瞥如羹上肥，状其软而无力也；萦萦如蚕丝，状其细而难见也。轻取之如无，故曰阳气衰；重按之而欲绝，故曰阴气竭。长病得之，死，谓正气欲次绝也；卒病得之，生。谓邪气不至深重也。

张路玉曰：《经》言寸口诸微亡阳。微属气虚，见症在上，则有恶寒多汗少气之患，在下则有失精脱泻少食之虞，总之与血无预。所以萦萦如蜘蛛丝者，仲景谓阳气之衰。

喻嘉言曰：在伤寒证，惟少阴有微脉，他经则无。其太阳膀胱，为少阴之腑，才见脉微恶寒，仲景早从少阴施治，而用附子、干姜矣。盖脉微恶寒，正阳气衰微所至。

审疑似

世俗每见脉之细者，辄以微细二字并称，是何其言之不审耶！轻取之而如无，故阳气衰；重按之而欲绝，故曰阴气竭。若细脉，则稍较大，显明而易见，非若微脉之模糊而难见也。

卷 之 七

切 诊

细（阴）

体状诗

《素问》谓之小。王启玄言如蒿蓬，状其柔细也。

细素累累细如丝，应指沉沉无绝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却相宜。

春夏之令，少壮之人，俱忌细脉，谓其不与时合，不与形合也。

相类诗（见微濇）

主病诗

细脉萦萦血气衰，诸虚劳损七情乖。若非湿气侵腰肾，即是伤精汗泄来。

滑伯仁曰：细者，盖血冷气虚，不足以充故也，为内外俱冷，痿弱洞泄，为忧劳过度，为伤湿，为积，为痛，在内及下。

张路玉曰：胃虚少食，冷涎泛逆，便泄腹痛，湿痹脚软，自汗失精，皆有细脉，但以兼浮兼沉，在寸在尺，分别而为裁决。

分部诗

寸细应知呕吐频，入关腹胀胃虚形，尺逢定是丹田冷，泄痢遗精号脱阴。

抉微

李士材曰：尝见虚损之人，脉已细而身常热不究其原，而以凉剂投之，使真阳散败，饮食不进，上呕下泄，是速之毙耳。《经》云：少火生气。人非此火，无以道行三焦，熟腐五谷，未彻乎此者，乌可言医哉？

《汇辨》云：大都浮而细者，属之阳分，则见自汗气急等症；沉而细者，属阴分，则见下血血痢等症。

病忌

虚劳之脉，细数不可并见，并见者必死。细则气衰，数则血败，气血交穷，短期将至。吐利失血，得沉细者生。忧劳过度之人，脉亦多细，为自残其气血也。

附论小脉

滑伯仁曰：小脉（非细如发也），浮沉取之，悉皆损小，在阳为气不足，在阴为血不足。前大后小，则头痛目眩；前小后大，则胸满短气。

张路玉曰：即仲景来微去大之变辞，虚中挟实之旨。小弱见于人迎，卫气衰也；见于气口，肺胃弱也；寸小阳不足，尺小阴不足。若小而按之不衰，久按有力，又为实热固结之象。总由正气不充，不能鼓搏热势于外，所以隐隐略见滑热于内也。

慎庵按：小脉，即细脉之别称，亦犹大脉之与洪脉，同一体也，况其主病皆同，故但附见于此，乃一脉而异名，勿歧视之可也。

审疑似

《诊宗三昧》云：小脉者，三部皆小，而指下显然，不似微脉之微弱依稀，细脉之微细如发，弱脉之软弱不前，短脉之首尾不及也。

正误

《脉诀》言往来极微，是微反大于细矣，与经旨相背。

濡（阴，即软字）

体状诗

濡脉细软，见于浮分，举之乃见，按之即空，叔和比之绵浮水面，时珍比之水上浮沤，皆状其随手而没之象也。

濡形浮细按须轻，水面浮绵力不禁。病后产中犹有药，平人若见是无根。

相类诗

浮而柔细知是濡，沉细而柔作弱持。微则浮微如欲绝，细来沉细近于微。

浮细如绵曰濡，沉细如绵曰弱。

浮而极细如绝曰微，沉而极细不断曰细。

主病诗

濡为亡血阴虚病，髓海丹田暗已亏。汗雨夜来蒸入骨，血山崩倒湿侵脾。

分部诗

寸濡阳微自汗多，关中其奈气虚何，尺伤精血虚寒甚，温补真阴可起疴。（濡为少气，为泄泻、为疲、为渴、为眩运）

分部主病

濡主阴虚，髓竭精伤。左寸濡者，健忘惊悸；濡在左关，血不荣筋，左尺得濡，精血枯损。右手濡者，腠虚自汗；濡在右关，脾虚湿侵；右尺得濡，火败命乖。

抉微

方谷曰：轻诊不知，重按又不可得，稍久隐隐而来，少焉又不可得，存而诊之，又复如是，此濡脉也，为湿伤气血之候。凡形体未见死象，不可便断死。

或曰：濡脉辨内伤外感。气促力劣，恍惚耳鸣，此虚冷之征，必见于右手气口，若人迎濡而气口有力，中气胀闷，腰背酸疼，肢体倦怠，当作湿治。

刘河间曰：濡多兼迟，主极冷。然热泄后，或热极将死者亦濡弱。

张路玉曰：濡为胃气不充之象。故内伤虚劳、泄泻少食、自汗喘乏、精伤瘘弱之人，脉虽濡软乏力，犹堪峻补峻温，不似阴虚脱血，纯见细数弦强，欲求濡弱，绝不可得也。

宜忌

李士材曰：浮主气分，浮取之而可得，气犹未败；沉主血分，沉按之而如无，此精血衰败，在久病年老之人，尚未至于必绝，为其脉与证合也，若平人及少壮暴病见之，名为无根脉，去死不远矣。

比类

《诊家正眼》云：叔和言轻手相得，按之无有，《伪诀》反言按之似有，举之无，悖戾一至此耶？且按之则似有，举之则还无，是弱脉而非濡脉矣。濡脉之浮软，与虚脉相类，但虚脉形大，而濡脉形小也；濡脉之细小，与弱脉相类，但弱在沉分，而濡在浮分也；濡脉之无根，与散脉相类，但散脉从浮大而渐至于沉，濡脉从浮小而渐至于不见也。从大而至沉者，全凶；从小而之无者，为吉凶相半也。又主四体骨蒸，盖因肾气衰绝，水不胜火耳。

弱（阴）

体状诗

弱脉细小，见于沉分，举之则无，按之乃得。《脉经》云：弱脉极软而沉细，不似微脉之按之欲绝，濡脉之按之若无，细脉之浮沉皆细也。

弱来无力按之柔，柔细而沉不见浮。阳陷入阴精血弱，白头犹可少年愁。

相类诗（见濡脉）

主病诗

弱脉阴虚阳气衰，恶寒发热骨筋萎。多惊多汗精神减，益气调营急早医。

分部诗

寸弱阳虚病可知，关为胃弱与脾衰，欲求阳陷阴虚病，须把神门两部推。

滑伯仁曰：精气不足，故脉瘘弱而不振，为痼冷、为哄热、为虚汗。

方谷曰：为瘘痉，为厥逆，为血虚，为气少及力乏，为伤精及损血，为耳闭，为眩运。

分部主病

左寸弱者，惊悸健忘；弱在左关，木枯挛急；左尺得弱，涸流可征。右寸弱者，自汗短气；弱在右关，水谷之疴；右尺得弱，阳陷可验。

抉微

刘河间曰：弱脉虚冷，兼微与迟，然伤风中暑，热盛而自汗大出，则亦缓弱而迟。

李士材曰：浮以阳候，浮取之而如无，阳气衰微之验也。《经》云：脉弱与滑，是有胃气；脉弱与涩，是为久病。愚谓：弱堪重按，阴犹未绝；若兼涩象，则气血交败，

生理灭绝矣。

张路玉曰：伤寒首言弱为阴脉，即阳经见之，亦属阳气之衰，可见。脉弱无阳，必无实热之理，祇宜辨析真阳之虚，与胃气之虚，及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至耳。在阴经见之，虽为合脉，然阳气衰微已极，非峻温峻补，良难春回寒谷也。

宜忌

《诊宗三昧》云：弱脉惟血痹虚劳，久嗽失血，新产及老人久虚，脉宜微弱，然必弱而和滑，可卜胃气之未艾。若少壮暴病，而见弱脉，咸非所宜，即血证虚证，脉弱而兼之以涩，为气血交败矣。

简误

慎庵按：《脉经》云：弱脉为虚热作病，有热不可太攻，热去则寒起。然虚热，从无用攻之理，攻之不但寒起，恐元气亦从此而脱，当去此太字。云有热不可攻，方为中肯之言。

紧（阴中之阳）

体状诗

紧脉有力，左右弹人，如绞转索，如切紧绳。李濒湖曰：紧乃热为寒束之脉，故急数如此，要有神气，《素问》谓之急。

举如转索切似绳，脉象因之得紧名，总是寒邪来作寇，内为腹痛外身疼。

相类诗（见弦实）

《汇辨》云：天地肃杀之气，阴凝收敛，其见于脉也为紧，较之于弦，更加挺劲之异，仲景曰：如转索无常；叔和云：数如切绳。丹溪云：如纫缝线，譬如以二股三股纠合为绳，必旋绞而转，始得紧而成绳。可见紧之为义，不独纵有挺急，亦且横有转侧也。

主病诗

紧为诸病主于寒，喘咳风痫吐冷痰。浮紧表寒须发越，紧沉温散自然安。

急而紧者，是谓遁尸；数而紧者，当主鬼击。

分部诗

寸紧人迎气口分，当关心腹痛沉沉，尺中有紧为阴冷，定是奔豚与疝疼。

张路玉曰：紧为诸寒收引之象。亦有热因寒束，而烦热拘急疼痛者，如太阳寒伤营证是也。然必人迎浮紧，乃为表证之确候；若气口盛坚，又为内伤饮食之兆。《金匮》所谓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也。

刘河间曰：与洪数相兼者，为热痛；或微细阴脉相兼者，为寒痛。

分部主病

汪子良曰：左寸微紧伤寒，沉紧心中气逆冷痛；右寸浮紧，头疼，鼻塞，膈壅，沉紧滑，肺实咳痰。左关浮紧筋疼，沉紧胁疼，寒郁紧实痃癖；右关浮紧腹膨，沉紧腹疼吐逆。尺脉浮紧，腰脚痛，按涩则为耳闭；沉紧脐下痛，小便难；细紧小肠疝气。

慎庵按：伤寒乃风寒伤在营卫，故仲景统诊于寸口，未尝分属。但云：浮缓为风伤卫，浮紧为寒伤营。今云：左寸浮紧伤寒，况左寸乃君火之位，与寒何涉？此亦汪氏千虑之一失也。

张三锡曰：左三部弦紧，疝瘕痛；右脉弦紧而滑，积滞腹痛。

抉微

或云：伤寒脉紧，病气脉气俱有余，若内伤杂证而脉紧，是正气与胃气俱虚，一味邪气用事。脉气有余，病气不足，法当温补，正气复，则邪退而脉自和平，若用攻伐，反伤正气而危矣。

李士材曰：咳嗽虚损之脉，而得沉紧，谓正气已虚，而邪已痼矣，故不治。

审形似

紧之与迟，虽主乎寒，迟则血气有亏，乃脉行迟缓而难前；紧则寒邪凝袭，乃脉行夭矫而搏击。须知数而流利则为滑脉，数而有力则为实脉，数而绞转则为紧脉。

《诊宗三昧》云：夫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者痉，若伏坚者为阴痉，总皆经脉拘急，故有此象。若脉至如转索，而强急不和，是但紧无胃气也，岂堪尚有日乎？

慎庵按：紧脉似急数而不甚鼓，暴证见之，为腹痛身疼，寒客太阳，或主风痉痫症。若中恶浮紧，咳嗽沉紧，皆主死者，此证与脉反也。又有如紧之脉，乃伤寒阴症绝阳，七日、九日之间，若得此脉，仲景云脉见转索无常者，即日死。盖紧本属病脉，而非死脉，但以新久之异，便有生死之分，不可不察。

正伪

《脉诀》言寥寥入尺来，比拟失伦。崔氏言如线，皆非紧状。或以浮紧为弦，沉紧为牢，亦近似耳。

缓（阴）

体状诗

张太素云：如丝在经，不卷其轴，应指和缓，往来甚匀。杨玄操曰：如初春杨柳舞风之象。

缓脉阿阿四至通，柳梢袅袅飐轻风，欲从脉里求神气，只在从容和缓中。

相类诗（见迟脉）

主病诗

缓脉营衰卫有余，或风或湿或脾虚。上为项强下痿痹，分别浮沉大小区。

分部诗

寸缓风邪项背拘，关为风眩胃家虚，神门濡泄或风秘，或是踹跚足力迂。

脉主病

缓为胃气，不主于病。取其兼见，方可断证。浮缓伤风，沉缓寒湿；缓大风虚，缓细湿痹；缓涩脾薄，缓弱气虚。

分部主病

汪滑合曰：两寸浮缓，伤风项背急痛。左寸沉缓，心气虚，怔忡健忘。右寸沉缓，肺气虚短。左关浮缓，风虚眩晕；沉缓气虚，腹胁气结。右关浮缓，腹膨；沉缓，脾胃气虚少食。从容和缓为平。尺逢浮缓，足痿。左尺沉缓，肾虚冷，小便数，女人月事多；右尺沉缓，泄泻，肠风入胃。

体象胃气

蔡氏曰：缓而外匀，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疾不徐，意思欣欣，悠悠扬扬，难以名状者，此真胃气脉也。

抉微

方谷曰：凡缓脉之见，不可见于纯缓，如缓而兼四时之脉可也，缓而兼五脏之脉可也，否则徒缓而不兼，犹《脉经》所谓但弦无胃气曰死，肝脉纯缓者亦曰死。又曰：仲景云：伤寒以缓为和，主病退；杂病以缓为迟，主病进。此缓之脉，又不可以例推者矣。

迟缓不相类

李士材曰：缓脉以宽舒和缓为义，与紧脉正相反也。然缓脉迟脉，又绝不相类。缓以脉形宽纵得名，迟以至数不及为义。《脉经》云：小快于迟，以至数论缓，亦一失也。

附：论缓脉主热（见后管窥）

弦（阳中之阴）

体状诗

弦如琴弦，轻虚而滑，端直以长，直下挺然。

弦脉迢迢端直长，肝经木旺土应伤。怒气满胸常欲叫，翳蒙瞳子泪淋浪。

相类诗

弦脉端直如丝弦，紧则如绳左右弹。紧言其力弦言象，牢脉弦长沉伏间。（又见长脉）

主病诗

弦应东方肝胆经，饮痰寒热疟缠身。浮沉迟数须分别，大小单双有重轻。

滑伯仁曰：弦为血气收敛，为阴中伏阳，或经络间为寒所入，为痛、为疟、为拘急、为寒热（或云：半表半里脉弦，主寒热往来，劳伤脉亦弦，主虚寒虚热）、为血虚盗汗、为寒凝气结、为疝、为饮、为劳倦（按：肝为罢极之本，肝脉弦，故主劳倦）。双弦胁急痛，弦长为积。

分部诗

寸弦头痛膈多痰，寒热癥瘕察左关，关后胃寒心腹痛，尺中阴疝脚拘挛。

分部主病

滑汪合曰：左寸弦，头痛盗汗，浮弦沉大心痛；右寸弦，头痛痰嗽。左关弦，寒热癥瘕；右关弦，胃寒腹痛，弦细少食怠惰。尺浮弦急，下部为痛（左尺，少腹腰脚痛），沉弦细涩，阴症寒羁。（右尺，足挛疝痛）

兼脉主病

李士材曰：弦为肝风，主痛、主疟、主痰、主饮。弦数多热，弦迟多寒。阳弦头痛，阴弦腹痛，痛在少腹。浮弦支饮外溢，沉弦悬饮内痛。弦大主虚，弦细拘急。单弦饮癖，双弦寒瘤。若不食者，木来克土，病必难治。

饮停在上，不在胃，而支留于心胸；饮停在下，不在胃，而悬留于腹胁，故一弦而浮，一弦而沉也。阳弦者，寸弦也，邪在三阳，三阳走头，故头痛；阴弦者，尺弦也，邪在三阴，三阴走腹，故腹痛。

汪子良曰：弦为气敛，阴虚冷痹。浮弦风邪，弦细少气。春病无弦，失主非宜；秋深弦盛，木实金虚，弦状多同。土逢木抑，弦兼濡滑，胃虚痰饮，兼急疼痛。左浮弦涩，夏与秋逢，则为疟疾，按之即滑，热多寒少奚疑。弦兼洪盛，先宜解邪散热；右关虚弱邪轻，补剂方可施用。

抉微

丹溪云：弦为春令之脉，非春时而见者，木为病也；木为病，则肝邪盛矣；肝之盛，金之衰也；金之衰，火之炎也；火之炎，水之弱也，金不足以制木，则土病矣。木贼土败为病，先哲盖尝言之，惟金因火伏，木寡于畏之论犹未明。倘非滋水以降火，厚土以养金，而反以行湿、散风、导郁为之辅佐，邪何由去？病何由安？况弦脉治法，又有隔二隔三之异，故不容于自默也。若曰不然，何弦属阳？而仲景列为五阴之数，至于败散残贼之脉，又以弦为之首，涩为之中，其意可见。

张路玉曰：凡病脉弦，皆阳中伏阴之象。虚证误用寒凉，两尺脉必变弦。胃虚冷食停滞，气口多见弦脉。在伤寒表邪全盛之时，中有一部见弦，或兼迟兼涩，便是夹阴之候。客邪虽盛，急须温散，汗下猛剂，咸非所宜，即非时感冒，亦宜体此。历诊诸病，属邪盛而见弦者，十常二三，属正虚而见弦者，十常六七，如腹痛、鼓胀、胃反、胸痹、癥瘕、畜血、中暍、伤风、霍乱、滞下、中气郁结、寒热痞满等病，皆有

弦脉，总由中气无权，土败木贼所致。但以弦多弦少，以证胃气之强弱；弦实弦虚，以证邪气之虚实。以脉和缓为胃气，虚劳寸口脉多数大，尺弦细搏指者，是但弦无胃气也，不治。

潘邓林曰：饮食入于胃，若阳运之力薄，则停留而成饮症，弦为阴脉，敛束急直，无抑扬鼓动之势，正阳运之不及也（《汇辨》谓：弦主痰，然以饮较痰尚未结聚，故所以弦不似滑之累累替替之有物形也）。或曰弦寒敛束，气不舒畅，故主痛。

戴同父曰：弦而软其病轻，弦而硬其病重，深契《内经》之旨。两关俱弦，谓之双弦，若不能食，不治。

《脉鉴》云：两手脉弦为双，一手脉弦为单，单弦则胸腹痰饮为癖，双弦则阴寒痼积于内，或胁急疼痛，弦长为积。

按：汪子良云双弦为饮，并出而细，似一双弦，又非两部之谓。

蔡西山曰：阳搏阴为弦，阴搏阳为紧，阴阳相搏为动，虚寒相搏为革，阴阳分体为散，阴阳不续为代。

正误

李时珍曰：《脉诀》谓弦象，时时带数，又言脉紧状绳牵，皆非弦象，今削之。《脉鉴》云：方谷又谓弦即数也，数即弦也，有弦之处，而无数之句，皆非弦脉，不合经旨，今并正之。

芤（阳中阴）

体状诗

芤乃草名，绝类葱葱，浮沉俱有，中候独空。芤草状与葱无异，假令以指候葱，浮候之，着上面之葱皮；中候之，正当葱中空处；沉候之，又着下面之葱皮。见空之为义，两边俱有，中央独空之象。刘三点云：芤脉何似？绝类葱葱，指下成窟，有边无中。叔和云：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两边实。二家之言，已无遗蕴矣。戴同父云：营行脉中，脉以血为形。芤脉，中空脱血之象。《素问》无芤名。

芤形脉大软如葱，按之旁有中央空，火犯阳经血上溢，热侵阳络下流红。

相类诗

中空旁实乃为芤，浮大而迟虚脉呼。芤更带弦名曰革，芤为亡血革虚寒。（此句《脉鉴》改）

分部主病诗

寸芤失血病心忪，关芤呕血肠胃痈。尺部见之多下血，赤淋红痢漏崩中。

左寸芤，主心血，妄行，为吐衄；关芤，主胁间血气痛，肝虚不能藏血，亦为吐血目暗；尺芤，小便血，女人月事为病。右寸芤，肺家失血，为衄为呕；关芤，肠痈下脓血，及呕血不食；尺芤，大便血。（《脉鉴》、张三锡曰：关芤，肝血伤，必暴怒动血，胸中胀，仍有瘀血也）

抉微

张路玉曰：凡血脱脉芤，而有一部独弦，或带结促涩滞者，此为阳气不到，中挟阴邪之兆，是即瘀血所结处也，所以芤脉须辨一部二部，或一手二手，而与攻补，方为合法。

辨妄

李士材曰：《脉诀》云：两头有，中间无。以头字易叔和之边字，则是上下之脉，划然中断，而成阴绝阳绝之诊。又云：寸芤积血在胸中，关内逢芤肠里痈，是以芤为蓄血积聚之实脉，非失血虚家之空脉矣。时珍亦祖述其言，岂曾未精思耶？《伪诀》又云：芤主淋沥，气入小肠，与失血之候有何干涉？即叔和云：三部脉芤，长病得之生，

卒病得之死，然暴失血者，脉多芤，而谓卒病得之死可乎？其言亦不能无疵也。

革（阴）

体状主病诗

革脉弦而芤（仲景），如按鼓皮（丹溪），浮弦大虚，内虚外实（子良），革大弦急，浮取即得，按之乃空，浑如鼓革。

仲景曰：弦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曰革。男子亡血失精，妇人半产漏下。《脉经》曰：三部脉革，长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慎庵按：芤乃边有中空，革为上下实而中虚也。《正眼》云：革主表寒，亦属中虚。

革脉形如按鼓皮，芤弦相合脉寒虚，女人半产并崩漏，男子营虚或梦遗。

相类诗（见芤牢）

滑伯仁曰：革为中风寒湿之诊。

李士材曰：表邪有余，而内则不足。

分诊

左寸革者，必血虚痛；右寸革者，金衰气壅。左尺得革，精空可必；右尺得革，殒命为忧，女人得之，半产漏下。左关革者，疝瘕为祟；右关革者，土虚而痛。

抉微

《诊家正眼》曰：按《甲乙经》云：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危；弊弊绵绵，其去如弦绝者死。谓脉来浑浊，革变急如泉涌，出而不返也。观其曰涌泉，则浮取不止于弦大，而且数且搏且滑矣；曰弦绝，则重按之不止于豁然，而且绝无根蒂矣，故曰死。

辨妄

李时珍曰：弦芤二脉相合，故为亡精失血之候，诸家皆以为牢脉，故或有革无牢，有牢无革，混淆不辨，不知革浮牢沉，革虚牢实，形证皆异也。

李士材曰：王贶以为溢脉者，因《甲乙经》有涌泉之语，而附会其说也。不知溢脉者，自寸而上贯于鱼际，直冲而上，如水之沸而盈溢也，与革脉奚涉乎？

滑氏以革为变革之义，误矣。若曰变革，是怪脉也，而革果怪脉乎？则变革之义何居耶。

牢（阴中之阳）

体状相类诗

牢脉似沉似伏，实大而长，微弦（《脉经》）。牢在沉分，大而弦实，浮中二候，了不可得。

《正眼》：扁鹊曰：牢而长者肝也。或曰：实脉沉大而长，指下鼓击，急数往来，动而能移；牢脉沉而有力，动而不移，为阴寒凝固之象，均一动也，只争移与不移，而主病悬殊。

弦长实大脉牢坚，牢位常居沉伏间，革脉芤弦自浮起，革虚牢实要详看。

主病诗

寒则牢坚里有余，腹心寒痛木乘脾。疝癫癥瘕何愁也，失血阴虚却忌之。

张仲景曰：寒则牢坚，有牢固之象。

李时珍曰：牢主寒实之病，木实则为痛，主心腹寒痛。

柳氏曰：主有积，主疼痛不移其处。

张路玉曰：湿痉拘急，寒疝暴逆，坚积内伏，乃有是脉，治方不出辛热开结，甘温助阳之治。设更加之以食填中土，大气不得流转，其变故在于须臾，可不为之密察乎？

按：牢为气结、为痈疽、为劳伤痿极、为痰实气促。牢而数，为积热；牢而迟，为痼冷。大抵其脉，近乎无胃气也，故皆指为危脉。

分诊

左寸牢者，伏梁为患；右寸牢者，息奔可定。左尺得牢，奔豚为患；右尺得牢，疝瘕痛甚。左关牢者，肝家血积；右关牢者，阴寒痞积。

抉微

李士材曰：牢脉所主之证，以其在沉分也，故悉属阴寒；以其形弦实也，故咸为坚积。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邪气深入，牢固而成五积。及一切按之应手者曰癥（癥者，为其有所征兆于外也），假物成形曰瘕（瘕者谓假气血以成形也），见于肌肉间者曰痃，结于隐癖处曰癖。《经》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故牢脉咸主之。

审形似

按：沈氏曰：似沉似伏，牢之位也；实大弦长，牢之体也。牢脉不可混于沉脉、伏脉，须细辨耳。沉脉如绵裹砂，内刚外柔，然不必兼大弦也；伏脉非推筋至骨，不见其形；在于牢脉，既实大，才重按之，便满指有力，以此为别耳。吴草庐曰：牢为寒实，革为虚寒，安可混乎？

辨妄

按《脉诀》云：寻之则无，按之则有，但依稀仿佛，却不言实大弦长之形象，是沉脉而非牢脉矣。又曰：脉入皮肤，辨息难更，以牢为死亡之脉，其谬可胜数哉。

《脉诀》又云：肾间疼痛，气居于表。池氏以为肾传于脾，皆谬妄不经。

宜忌

若夫失血亡精之人，则内虚而当得革脉，乃为正象；若反得牢脉，是脉与证反，可与卜期短矣。

扁鹊曰：软为虚，牢为实。失血者，脉宜沉细，反浮大而牢者死。虚病见实脉也。

伏（阴）

体状诗

伏脉重按著骨，指下裁动（《脉经》），脉行筋下（《刊误》），三按俱无，推筋而取。（子良）

伏脉推筋著骨寻，指间裁动隐然深。伤寒欲汗阳将解，厥逆脐疼证属阴。

相类诗（见沉脉）

主病诗

伏为霍乱吐频频，腹痛多缘宿食停。畜饮老痰成积聚，散寒温里莫因循。

分部诗

食郁胸中双寸伏，欲吐不吐常兀兀，当关腹痛困沉沉，关后疝疼还破腹。

滑伯仁曰：伏为阴阳潜伏，关膈闭塞之候，为积聚、为瘕疝、为食不消、为霍乱、为水气、为营卫气闭而厥逆。关前得之为阳伏，关后得之为阴伏。

张三锡曰：痛极脉必伏，凡心腹胃脘暴痛皆然。

张路玉曰：有邪伏幽深，而脉伏不出者，虽与短脉之象有别，而气血壅滞之义则一。凡气郁血结久痛，及留饮宿食，霍乱大吐大利，每多沉伏，皆经脉阻滞，营卫不通之故，所以妊妇恶阻，常有伏匿之脉，此又脉症之变耳。若六七日烦扰不宁，邪正交并而脉伏者，又伤寒战汗之兆，不可以伏为阴脉误投辛热。

分诊

滑伯仁曰：左寸伏，心气不足，神不守舍，沉忧郁郁；右寸伏，寒痰冷积（《鉴》云：胸中气滞）。左尺伏，肾伏精虚，疝瘕寒痛；右尺伏，脐下冷痛，下焦虚

寒。左关伏，血冷，胁下有寒气；右关伏，中脘积块作痛，胃中停滞。

抉微

李时珍曰：伤寒一手脉伏曰单伏，两手脉伏曰双伏。不可以阳症见阴脉为诊，乃火邪内郁，不得发越，阳极似阴，故脉伏必有大汗而解。又夹阴伤寒，先有伏阴在内，外复感寒，阴盛阳衰，四肢厥逆，六脉沉伏，须投姜附，及灸关元，脉乃复出也。若太溪、冲阳，皆无脉者必死。

刘元宾曰：伏脉不可发汗，为其非表脉也，亦为其将自有汗也。乃《伪诀》云徐徐发汗。而洁古欲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发之，皆非伏脉所宜也。

《汇辨》云：伏脉主病，多在沉阴之分，隐深之地，非轻浅之剂，所能破其藩垣也。诸症莫非气血结滞，惟右关右尺，责其无火，盖火性炎上；推筋至骨而形始见，积衰可知，更须以有力无力，细为分辨，则伏中之虚实了然矣。

动（阳）

体状诗

动无头尾，其形如豆，厥厥动摇，必兼滑数。汪子良曰：动脉短滑数备。

动脉摇摇数在关，无头无尾豆形团。其原本是阴阳搏，虚则摇分胜者安。

主病诗

动脉专司痛与惊，汗因阳动热因阴，或为泄痢拘挛病，男子亡精女子崩。

滑伯仁曰：动则为虚劳体痛，为泻为崩。

李士材曰：阴阳不和，气搏击则痛，气撺迸则惊也。

分诊

左寸动者，惊悸可断；右寸动者，自汗无疑。左尺得动，亡精失血；右尺得动，龙水奋迅。动在左关，惊及拘挛；动在右关，心脾疼痛。

抉微

《汇辨》云：动脉厥厥动摇，急数有力，两头俯下，中间突起，极与短脉相类，但短脉为阴，不数不硬不滑也。动为阳，且数且硬且滑也。

辨妄

李士材曰：按关前为阳，关后为阴。故仲景云：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分明指左寸之心，汗为心之液；右寸之肺，肺主皮毛而司腠理，故汗出也。又曰：阴动则发热，分明指左尺见动，为肾水不足；右尺见动，谓相火虚炎，故发热也。因是而知旧说言动脉只见于关上者，非也。且《素问》曰：妇人手少阴心脉动甚者，为妊子也。然则手少阴明隶于左寸矣，而谓独见于关可乎？成无己曰：阴阳相搏，则虚者动。故阳虚则阳动。阴虚则阴动。以关前为阳，主汗出；关后为阴，主发热，岂不精妥？又曰：《脉诀》云：寻之似有，举之还无，是弱脉而非动脉矣。又曰：不离其虚，不往不来，三关沉沉，含糊谬妄，无一字与动脉合义矣。

动脉之义

王宇泰曰：阳升阴降，二者交通。上下往来于尺寸之内，方且冲和安静，焉睹所谓动者哉？惟夫阳欲降而阴逆之，阴欲升而阳逆之，两者相搏，不得上下，鼓击之势，陇然高起，而动脉之形著矣。此言不啻与动脉传神。

促（阳）

体状诗

促为急促，数时一止，如趋而蹶，进则必死。

促脉数而时一止，此为阳极欲亡阴。三焦郁火炎炎盛，进必无生退可生。

相类诗（见代脉）

主病诗

促脉惟将火病医，其因有五细推之。时时喘咳皆痰积，或发狂斑与毒疽。

《正眼》云：促因火亢，亦因物停。促为阳独盛，而阴不能和也，为气怒上逆、为胸满烦躁、为汗郁作喘、为血瘀发斑、为狂妄、为痈肿。诸实热之候，又为血气痰饮食五者之内，而或有一留滞于其间，则脉因之而促。虽然促而有力洪实，为热盛，为邪滞经络；促而无力损小，为虚脱，阴阳不相接之候。虽非恶脉，然渐退渐佳，渐进渐死。

分诊

左寸促者，心火炎炎；右寸促者，气逆痰壅。左尺得位，遗滑堪忧；右尺得促，灼热为定。促在左关，血滞为殃；促在右关，脾官食滞。

抉微

李士材曰：促脉得之脏气乖违，稽留凝涩，阻其运行之机，因而歇止者，十之六七也，其止为轻；得于真元衰惫，阳弛阴涸，失其揆度之常者，十之二三也，其止为重。燕都王湛六以脾泄求治，神疲色瘁，诊得促脉，或十四五动一止，或十七八动一止，是真元败绝，阴阳交穷，而促脉呈形，与稽留凝泣而见促者，大不侔矣。法在不治，一月果殁。

辨妄

李时珍曰：《黎氏脉经》但言数而止为促，《脉诀》乃云并居寸口，不言时止者，谬矣。数止为促，缓止为结，何独寸口哉？

结（阴）

体状诗

《正眼》云：结为凝结，缓时一止，徐行而怠，颇得其旨。

结脉缓而时一止，独阴偏盛欲亡阳。浮为气滞沉为积，汗下分明在主张。

相类诗（见代脉）

主病诗

结脉皆因气血凝，老痰积滞苦沉吟，内生积聚外痈肿，疝瘕为殃病属阴。

滑伯仁曰：结为阴独盛而阳不能入也，为积聚、为七情所郁。浮结为寒邪滞经，沉结为积气在内。先以气寒脉缓，而气血痰饮食五者，一有留滞于其间，则为结。

分部主病

左寸结者，心寒疼痛；结在左关，疝瘕必现；左尺得结，痿躄之疴。右寸结者，肺虚气寒；结在右关，痰滞食停；右尺得结，阴寒为楚。

抉微

李士材曰：结而有力者，方为积聚；结而无力者，是直气衰弱，违其运行之常，一味温补为正治。止数烦多，参伍不调者不治。叔和云：如麻子动摇，旋引旋收，聚散不常曰结，主死，是也。

张路玉曰：越人云结甚则积甚，结微则气微。言结而少力，为正气本衰，虽有积聚，脉结而不甚也。凡寒饮死血，吐利腹痛，癥瘕虫积等，气郁不调之病，多有结脉暴见，即宜辛温扶正，略兼散结开痰，脉结自退。尝见二三十至内有一至接续不止，而指下虚微，此元气骤脱，如补益不应，终见危殆。

李濒湖曰：《脉诀》言：或来或去，聚而却还，与结无关。仲景有累累如循长竿曰阴结，蠕蠕如车盖曰阳结。《脉经》又有如麻子动摇，旋引旋收，聚散不常者曰结，主死。此三脉名同实异也。

代（阴）

体状诗

仲景云：代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吴氏曰：脉至还入尺，良久方来。结促之止，止无常数；代脉之止，止有定期。

动而中止不能还，复动因而作代看。病者得之犹可疗，平人却与寿相关。

相类诗

数有时止名为促，缓止须将结脉呼。止不能回方是代，结生代死有殊途。

主病诗

代脉元因脏气衰，腹疼泄痢下元亏。或为吐泻中宫病，女子怀胎三月兮。

抉微

《汇辨》云：代主脏衰危恶之病，脾土败坏，吐利为咎；中寒不食，腹疼难救。又云：止有定期者，盖脾主信也，故《内经》以一见代脉，为脏气衰微，脾气脱绝之诊。

黎氏曰：代为真死脉，不分三部，随应皆是。

《正义》云：按：代散之脉，从未有分部位者。予常诊丁子之脉，惟左尺见代，才一至耳，至关上即滑数，余曰：肾气已绝，不可为矣。然群医但见其滑数，不见其代也。

宜忌

滑伯仁曰：无病而羸瘦脉代者，危脉也；若有病而气血乍损，而气不能续者，只为病脉。又妊娠脉代，胎必三月。李士材曰：伯仁论病脉，为暴病言也，若久病得代脉，万无一生。黄桂岩心疼夺食，脉三动一止，良久不能自还。古人谓：痛甚者脉多代，少得代脉者死，老得代脉者生。桂岩春秋高矣，虽有代脉，不足虑之，果两旬而起。

代义不一

张景岳曰：夫缓而一止为结，数而一止为促，其至或二动，或三动，至乃不等，然皆至数分明，起止有力。所主之病，有因气逆痰壅，而为间阻者；有因血气虚脱，而为断续者；有因生平禀赋多滞，而脉道不流利者，此自结促之谓也。至于代脉之辨，则有不同。如《宣明五气篇》云：脾脉代，《邪气脏腑病形篇》曰：黄者其脉代，皆言脏气之常候，非谓代为止也。又《平人气象论》曰：长夏胃气软弱曰生，但代无胃曰死，此言胃气去，而真脏见者死，亦非谓代而止也。《根结篇》曰：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如本篇所云，此乃至数之代，若脉本平匀，而忽强忽弱者，乃形体之代，即《气象论》所云是也。又若脾主四季，而随时更代者，乃气候之代，即《宣明五气等篇》所云是也。凡脉无定候，更变不常，则均谓之代，但当各因其变，而察其情，庶得其妙。

代主脏绝

五十一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数内者，即五十内之数也。知定者，可定其脏气之死期也）。四十一止肾脏衰，三十一止肝气尽，二十一止脾败竭，十动一止心脉绝，四五动止肺经伤。死期便参声色证，两动一止三日死，三四动止五六日，五六一止七八朝，次第推之自无失。

《脉经》云：一动一止二日死，二动一止三日死，三动一止四日死，四动一止六日死，五动一止七日死，六动一止八日死，七动一止九日死，八动一止十日死，九动一止十一日死，十动一止立夏死。

《脉经》又曰：不满五十动一止者，五岁死；四十动而一止者，一脏无气，四岁死；三十动而一止者，二脏无气，三岁死；二十动而一止者，三脏无气，二岁死；十动而一止者，四脏无气，岁中死。

戴同父曰：《脉经》以四脏无气，岁中死，几脏无气，以分别几岁之死期，予窃疑焉。《内经》云：肾绝六日死，肝绝八日死，心绝一日死，果此脏气绝，又安能待四岁、三岁乎。

王宏翰曰：夫戴氏引《内经》而正《脉经》之谬，予会而详思默悟，得其几焉。如某脏之气衰，尚未败绝而见代者，则死期之岁月，从《脉经》而断之；如某脏之气败绝而见代者，则死期之岁月，从《内经》而断之。但《内经》原说某脏绝，而《脉经》当作某脏衰弱也。慎庵按：王氏断论，亦属模棱，终非划一之论。至谓某脏气衰，尚未败绝，从《脉经》断云云，见亦骑墙，即如其说，若病者脏气衰弱，可延三四岁者，择医而治，临病之工岂无具眼者？治之得宜，用药辅助脏气复旺，因而得生者，亦复不少。由是可知《脉经》之言，亦不足征，徒为浅识者树帜，藉口炫奇，删之可也。今仍而不删者，在往籍中，皆录是说，因出《脉经》存而不论。今予因戴王两家之言，亦存而驳正之，曰必无是理，免滋后学之惑。在当时王氏论脉，而自称曰经，亦云僭矣，今人因其称经，而不论其中是非，可称无识也。况其书，杂引《内经》《伤寒论》《金匮》《中藏经》《扁鹊内照经》等文以成书，又乌得称经哉？在往昔圣哲相传，称经题矣，而王氏混附己见，而亦欲称经，岂非僭乎？故张子路玉有金屑入眼之讥，可称独见也。再有论见后附余。

疾（阳）

《汇辨》云：疾脉急疾，数之至极，七至八至，脉流薄疾。伯仁曰：疾脉快于数，呼吸之间，脉七至八至，热极之脉也。在阳犹可，在阴为逆。六至以上，脉有两称，或名曰疾，或名曰极，总是急数之脉，数之甚者也。

主病

疾为阳极，阴气欲竭。脉号离经，虚魂将绝。渐进渐疾，旦夕殒灭，毋论寸尺，短期已决。

抉微

李士材曰：经脉流行，昼夜五十周于身，若一息八至，当一百周，而脉行一千六百余丈矣，必喘促声嘶，仅呼吸于胸中数寸之间，而不能达于根蒂，真阴竭于下，孤阳亢于上，而气之短已极矣。惟伤寒热极，方见此脉；若劳瘵症，亦或见之，俱主死。阴阳易病者，脉常七八至，是已登鬼录者也。

张路玉曰：躁疾皆为火象，惟疾而不躁，按之稍缓，方为热症之正脉。阴毒身如被杖，六脉沉细而疾，灸之不温者死，谓其阳绝也。然亦有热毒入于阴分，而为阴毒者，脉必疾盛有力，不似阴寒之毒，虽疾而弦细无力也。

离经有二义

见后管窥。

散（阴）

散脉浮乱，有表无里，中候渐空，按则绝矣。散为本伤，见则危殆，必死之候，故不主病。

体象

散脉者，举之浮散，按之则无，去来不明，漫无根蒂，不似虚脉之重按虽虚，而不至于散漫也。散为元气离散之象，故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形损故也。然形象不一，或如吹毛，或如散叶，或如悬雍，或如羹上肥，或如火薪然。若真散脉，见之必死，非虚大之比。《经》曰：代散则死。若病后大邪去，而热退身安，泄利止而浆粥入胃，或有可生者。

抉微

戴同父曰：心脉浮大而散，肺脉短涩而散，皆平脉也；肾脉软散，诸病脉代散，皆死脉也。古人以代散为必死者，盖散为肾败之征，代为脾绝之征也。肾脉本沉，而散脉按之不可得见，是先天资始之根本绝也；脾脉主信，而代脉歇至，不愆其期，是后天资生之根本绝也，故二脉独见，均为危殆之候，而二脉交见，尤为死之符。

清（《诊宗三昧》补）

清脉者，轻清缓滑，流利有神，似小弱而非微细之形，不似虚脉之不胜寻按，微脉之软弱依稀，缓脉之阿阿迟纵，弱脉之沉细软弱也。清为气血平调之候，《经》云：受气者清。平人脉清虚和缓，生无险阻之虞。如左手清虚和缓，定主清贵仁慈；若清虚流利者，有刚决权变也，清虚中有一种弦小坚实，其人必机械峻刻；右手脉清虚和缓，定富厚安闲，若清虚流利，则富而好礼，清虚中有种枯涩少神，其人虽丰，目下必不适意。寸口清虚，洵为名裔，又主聪慧；尺脉清虚，端获良嗣，亦为寿征。若寸关俱清而尺中蹇涩，或偏小偏大，皆主晚景不丰，及艰子嗣；似清虚而按之滑盛者，此清中带浊，外廉内贪之应也。若有病而脉清楚，虽剧无害，清虚少神，即宜温补以助真元。若其人脉素清虚，虽有客邪壮热，脉亦不能鼓盛，不可以为证实脉虚，而失于攻发也。

浊脉者，重按洪盛，腾涌满指，浮沉滑实有力，不似洪脉之按之软阔，实脉之举之减小，滑脉之往来流利，紧脉之转索无常也。浊为禀赋昏浊之象，《经》云：受谷者浊。平人脉重浊洪盛，垂老不能安闲，如左手重浊，定属污下；右手重浊，可卜庸愚。寸口重浊，家世卑微。尺脉重浊，子姓卤莽。若重浊中有种滑利之象，家道富饶；浊而兼得蹇涩之状，或偏盛偏衰，不享康宁，又主夭枉；似重浊而按之和缓，此浊中兼清，外圆内方之应也。大约力役劳勩之人，动辄劳其筋骨，脉之重浊，势所必然。至于市井之徒，拱手曳裾，脉之重浊者，此非天性使然欤？若平素不甚重浊，因病鼓盛者，急宜攻发，以开泄其邪；若平昔重浊，因病而得蹇涩之脉，此气血凝滞，痰涎胶固之兆，不当以平时涩浊论也。

卷 之 八

切 诊

病脉宜忌

脉之主病，有宜不宜。阴阳顺逆，吉凶可知。中风之脉，却喜浮迟；数大急疾，兼见难支。伤寒热病，脉喜浮洪；沉微涩小，证反必凶。汗后脉静，身凉则安；汗后脉躁，热甚必难。阳证见阴，命必危殆；阴证见阳，虽困无害。伤暑脉虚，弦细芤迟，若兼滑实，别证当知。劳倦内伤，脾脉虚弱。汗出脉躁，死证可察。疟脉自弦，弦数者热，弦迟者寒，代散者绝。泄泻下痢，沉小滑弱，实大浮数，发热则恶。呕吐反胃，浮滑者昌，弦数紧涩，结肠者亡。霍乱之候，脉代勿讶，厥逆迟微，是则可嗟。嗽脉多浮，浮濡易治；深伏而紧，死期将至。喘息抬肩，浮滑是顺；沉涩肢寒，皆为逆证。火热之证，洪数为宜。微弱无神，根本脱离。骨蒸发热，脉数为虚，热而涩小，必殒其躯。劳极诸虚，浮软微弱，土败双弦，火炎则数。失血诸证，脉必现芤，缓小可喜，数大堪忧。畜血在中，牢大却宜，沉涩而微，速愈者希。三消之脉，浮大者生，细微短涩，形脱堪惊。小便淋闭，鼻色必黄，数大可疗，涩小知亡。癫乃重阴，狂乃重阳，浮洪吉象，沉吉凶殃。痫宜虚缓，沉小急实，或但弦急，必死不失。疝属肝病，脉必弦急，牢急者生，弱急者死。胀满者死，浮大洪实，细而沉微，岐黄无术。心腹之痛，其类有九，细迟速愈，浮大延久。头痛多弦，浮紧易治，如呈短涩，虽救何及。腰痛沉弦，浮紧滑实，何者难疗，兼大者失。脚气有四，迟数浮濡，脉空痛甚，何可久持。五

脏为积，六腑为聚，实强可生，沉细难愈。中恶腹胀，紧细乃生，浮大维何，邪气已深。鬼祟之脉，左右不齐，乍大乍小，乍数乍迟。五疸实热，脉必洪数，过极而亢，渴者为恶。水病之状，理必兼沉，浮大出厄，虚小可惊。痈疽之脉，浮数为阳，迟则属阴，药宜酌量。痈疽未溃，洪大为祥，若其已溃，仍旧则殃。肺痈已成，寸数而实；肺瘘之形，数而无力。肺痈色白，脉宜短涩，浮大相逢，气损失血。肠痈实热，滑数可必，沉细无根，其死可测。喉痹之脉，迟数无常，缠喉走马，微伏则难。中毒之候，尺寸数紧，细微必危，旦夕将殒。金疮出血，脉多虚细，急实大数，垂亡休治。

运气要略

六气之脉应节候之诊（《素问·至真要大篇》）

厥阴之至，其脉弦。（此言主气也。大寒至惊蛰，为厥阴风木主之初气也，其气之至，脉来弦也。但子午之年，客气之初气，乃太阳寒水，然太阳之至，其脉大而长之类。为医者，学宜活泼，不可拘执。若止言主气，而不言客气，恐临诊有所不应，后学无所适从也。丑未之年，客之初气，厥阴风木；寅申之年，客之初气，少阴君火；卯酉之年，客之初气，太阴湿土；辰戌之年，客之初气，少阳相火；巳亥之年，客之初气，阳明燥金也）

少阴之至，其脉钩。（春分至立夏，为少阴君火主之二气也，但子午之年客之二气厥阴风木，即丑未之初气也；丑未之年，客之二气少阴君火，即寅申之初气，以此类推）

少阳之至，大而浮。（小满至小暑，为少阳相火主之三气也，如子午年客之三气，即寅申年客之初气少阴也；丑未年客之三气，即卯酉年客之初气太阴之类是也）

太阴之至，其脉沉。（大暑至白露，为太阴湿土主之四气也，如子午年客之四气，卯酉年客之初气太阴湿土；丑未年客之四气，即辰戌年客之初气少阳之类是也）

阳明之至，短而涩。（秋分至立冬，为阳明燥金主气之五也，如子午年客之五气，即辰戌年客之初气少阳相火；丑未年客之五气，即巳亥年客之初气阳明之类）

太阳之至，大而长。（小雪至小寒，为太阳寒水主气之六也，如子午年客之六气，即巳亥年客之初气阳明燥金；丑未年客之六气，即子午年客之初气太阳寒水之类，以此而推之也）

按：以上六气之脉，各有其时。时至则气至，气至则脉至，所谓天和也。《经》曰：毋伐天和。若至而甚，则失中和之气则病，如但弦无胃之类；时至脉不应，来气不足也，亦病；时未至而脉先至，来气太过也，亦病，如此之类，安可不知也。

五运六气图论

五运者，金木水火土也；六气者，风寒暑湿燥火也，其法合十干为五运，对十二支为六气。运有主运、客运，气有主气、客气，天以六气动而不息，上应乎客；地以五行静而守位，下应乎主。

运有南北二政，惟土运为南政，甲己二年是也。盖土位居中，面南行令故也。金木水火四运为北政，乙丙丁戊庚辛壬癸八年是也，皆以臣事，北面受令故也。

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也。

总　论

运乃五年一周，气则六期环会。五运有太过不及，有平运，有大运、有主运、客运也。太过者，甲丙戊庚壬，五阳干也；不及者，乙丁己辛癸，五阴干也。太过之年，大寒前十三日交，名曰先天；不及之年，大寒后十三日交，名曰后天；平运者，司天与运同气也。或太过而司天克气，或不及而年支相合，谓之岁会；或月干与之相符，或

交初气，日干时干与之相合，谓之干德符。值之者，物生脉应，无相先后，皆平运也；正大寒日交，名齐天大运者，本年年干也。主运者，每年皆以木运，从大寒日始，以次相生，至水而终，每运各主七十二日零五刻，岁岁皆然也；客运者，如甲为土，乙为金，以次相生，至癸为火，逐岁变迁也。六气有司天，有在泉，有主气、客气，有正化、对化也。主气者，每年皆以木气从大寒始，以次相生，至水气而终，每气各主六十日奇八十七刻半，岁岁皆然也。客气者，以本年年支后第三支起，如子年子后第三支是戌，戌属水，就以水气从大寒日始，为初气，即在泉左间也；木为二气，即司天右间也；火为三气，即司天火气也；土为四气，即司天左间也；金为五气，即在泉燥金也；水为终气，即在泉右间也，每主各主六十日奇八十七刻半，每年不易也，以客加主，客胜主则从，主胜客则逆。凡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此运气之大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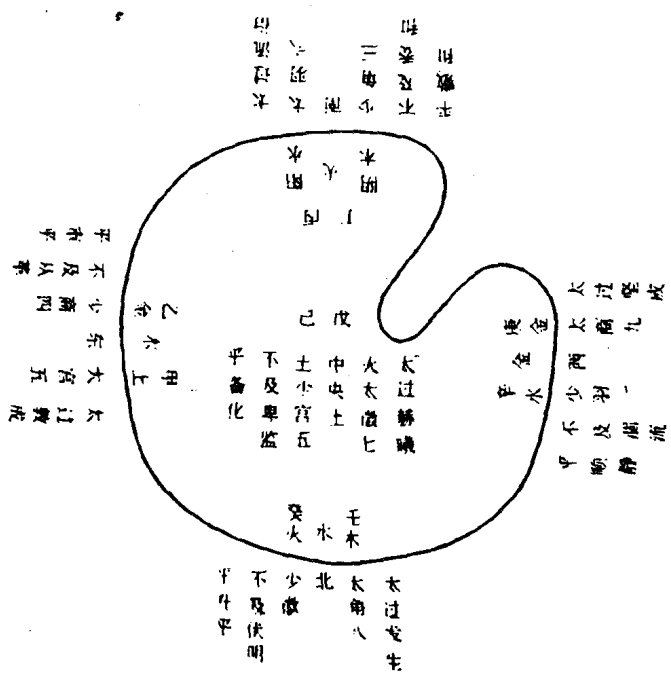
六气分上下左右而行天令，十二支分节令时日而司地化。然以六气而加于十二支，则有正化对化之不同，如厥阴之司于巳亥者，以厥阴属木，木生于亥，故正化于亥，对化于巳也；少阴司于子午者，少阴为君火，当正南离位，故正化于午，对化于子也；太阴司于丑未者；以太阴属土居中，旺于西南，故正化于未，对化于丑也；少阳司于寅申者，以相火卑于君火，生于寅，故正化于寅，对化于申也；阳明司于卯酉者，以阳明属金，酉为西方金位，故正化于酉，对化于卯也；太阳司于辰戌者，以太阳为水，辰戌属土，谓水行土中，而戌居西北，为水渐旺之乡，故洪范五行以戌属水，故正化于戌，对化于辰也，皆以阴阳之盛衰，合于十二辰，以明正化对化之理也。

假如子午年，初气太阳，二气厥阴，三气少阴之类；丑未年，初气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之类，推之是也。

按：客气，《六微旨大论》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谓气之标，盖南面而待之也。

太乙者，岁神也。常以冬至之日，居坎方叶蛰之宫，计四十六日；立春，居艮方天留之宫，计四十六日；春分，居震方仓门之宫，以此照图推之也。太乙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若此日有风雨，则岁美，民安少病。先于所移之日而有风雨，则天必多雨，后于所移之日而有风雨，则民必多汗。其风从所居之乡来，如冬至日来自北方，春分日来自东方之谓，是之谓实风也，主生长以养万物也；或从其冲后而来，如冬至日从南方西方而来，春分从西方北方而来，是之谓虚风也，主杀害以伤人也，谨候虚风以避之，惟圣人避之如矢，所以邪不能伤。如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南方属火为心，主热，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其气主病为热；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病为弱；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西属金为肺，主燥，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皮肤，其气主病为燥；从西北来者，名曰折风，其内伤于小肠，而外在手太阳之脉；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而外在于骨，及肩背内之膂筋，其气主病为寒；从东北来，名曰凶风，其内伤于大肠，而外在两胁旁骨下及肢节，以大肠于别腑不同，皆能受伤也；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内舍于肝，外在筋纽，其气主病为身湿，以风为婴儿，其气尚柔，不能胜湿故也；从东南来，名曰弱风，以未主土，其内伤于胃，而外在肌肉，其气主病体重。此八风者，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两实一虚，病则为淋露寒热，犯雨湿之地，则为痿。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其有三虚而偏中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

天干之生，五行之位，五音之运，生成之数，太过不及，平运总图



水一羽，火二徵，

木三角，金四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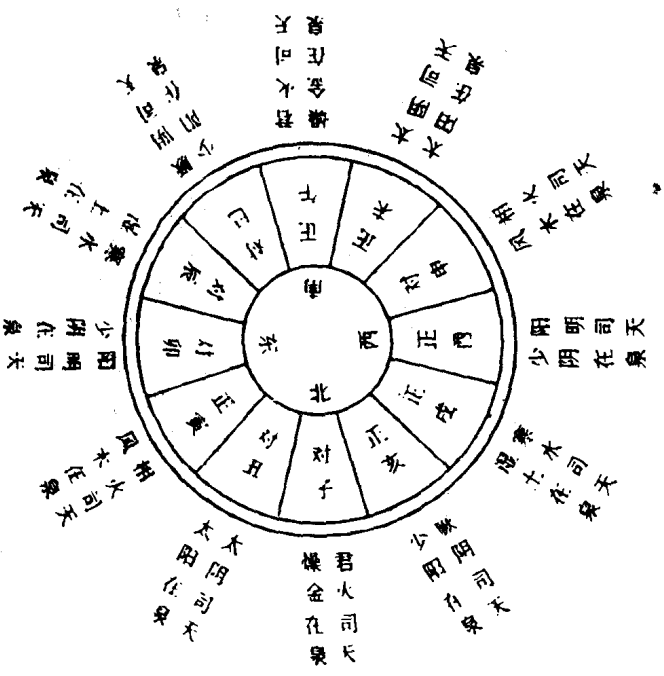
土五宫。

阳干为太太数成，

阴干为少少数生。

如丙辛水运，丙为太羽，其从成数六；辛为少羽，其从生数一之类也。但土无成数，皆从生数五也。

每年司天在泉正化对化之图



正司化令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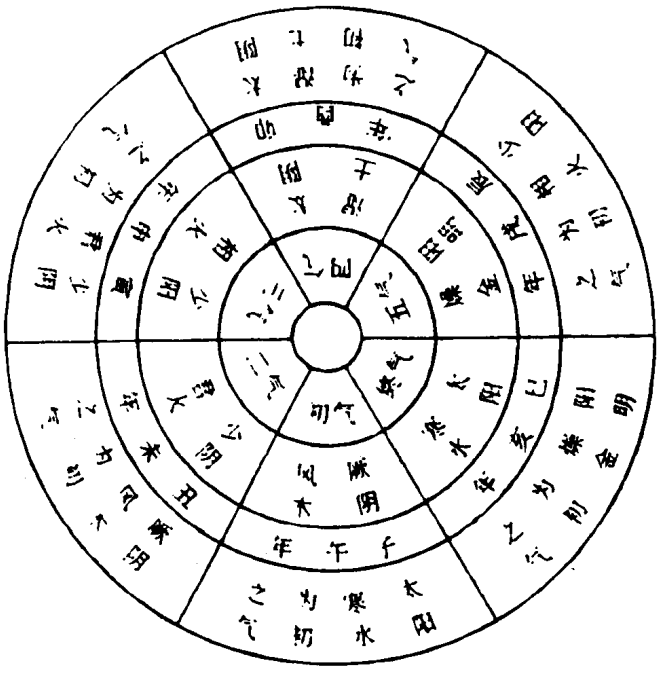
对司化令之虚。

正化从本生数，

对化从标生数。

土无成数皆从生数，故正化对化皆从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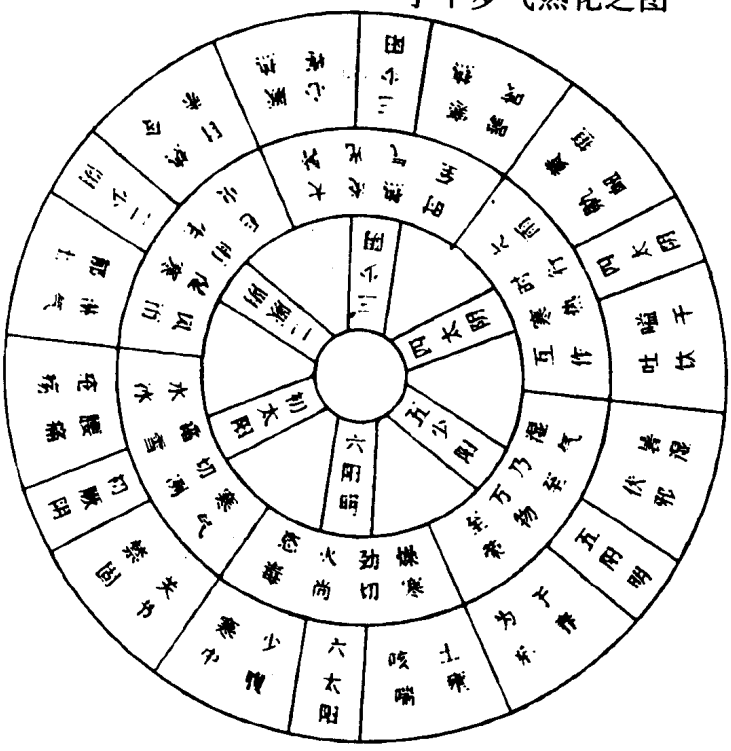
每年主气客气之图



内图是主气，主气又名地气。年年如此，千古不易。

外图是客气，客气又名天气。年年更换，六岁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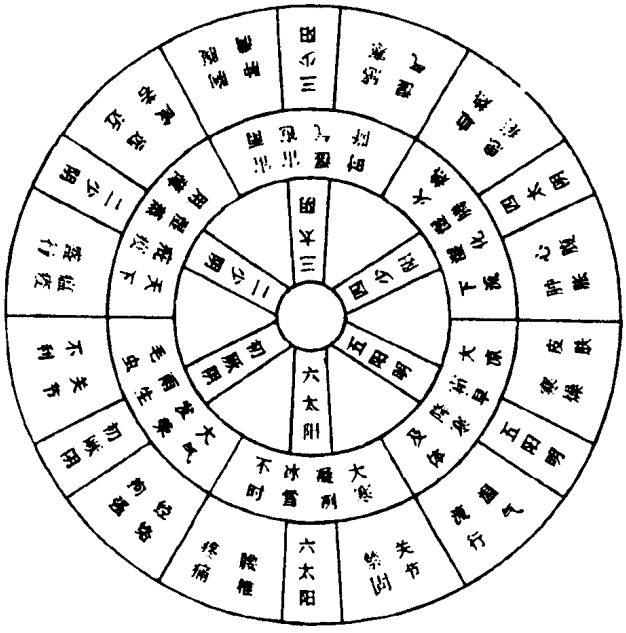
子午岁气热化之图



甲子甲午，岁名敦阜。
庚午庚子，岁名坚成。
丙子丙午，岁名流衍。
戊子戊午，岁名赫曦。
壬午壬子，岁名发生。

下六图皆岁气加盘图也。内盘属天，天主动，客气也，故一岁而一迁；外盘属地，地主静，主气也，故常守其位。如子午岁则初气太阳加厥阴，丑未岁则初气厥阴加厥阴之类。主客相并而病生焉。每岁其图于下。

丑未岁气湿化之图



乙丑乙未，岁名从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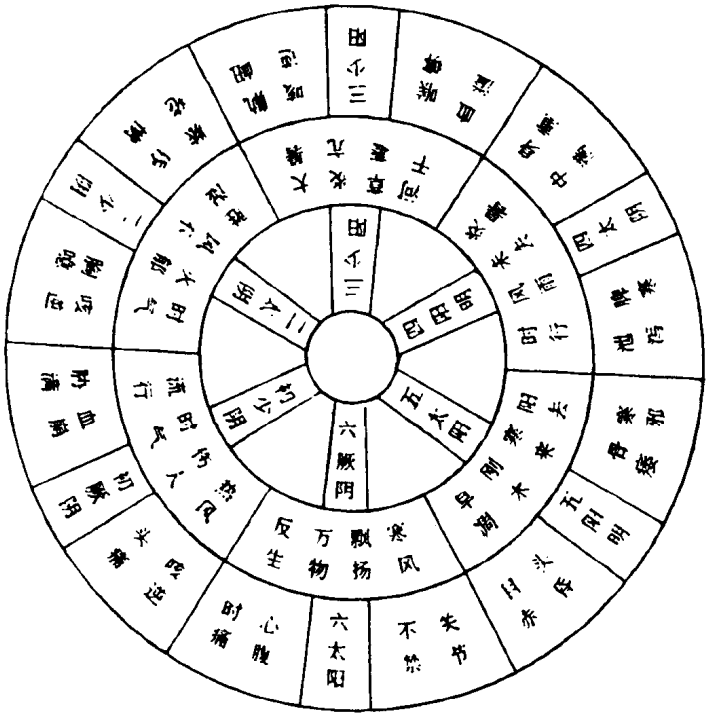
辛未辛丑，岁名涸流。

丁未丁丑，岁名敷和。

己丑己未，岁名卑监。

癸未癸丑，岁名升明。

寅申岁气火化之图



丙寅丙申，岁名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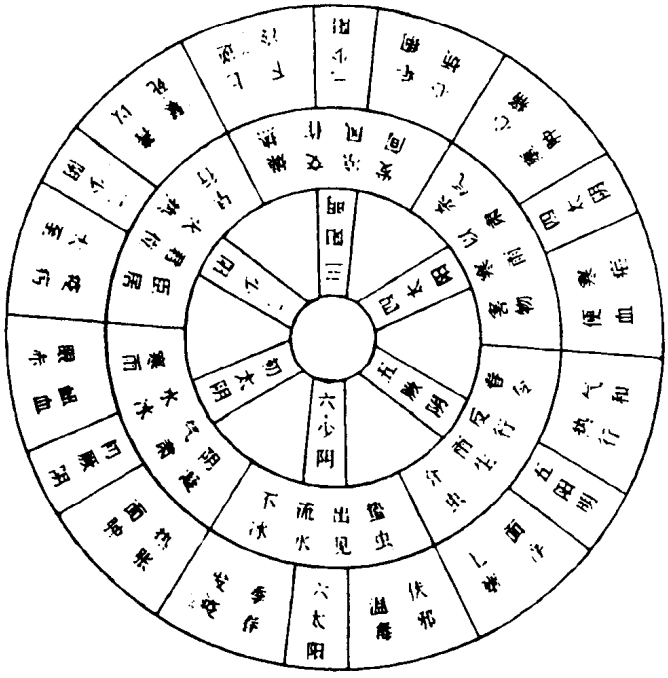
壬申壬寅，岁名发生。

戊寅戊申，岁名赫曦。

甲申甲寅，岁名敦阜。

庚寅岁，名审平。庚申岁，名坚成。

卯酉岁气燥化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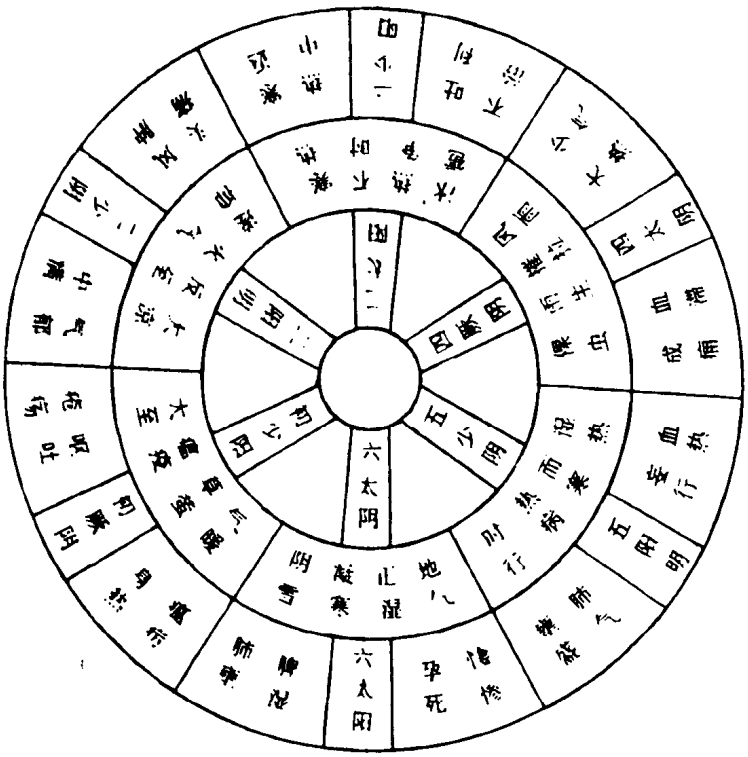
丁卯丁酉，岁名敷和。

癸卯癸酉，岁名伏明。

己卯己酉，岁名卑监。

乙卯岁，名从革。乙酉岁，名审平。辛卯辛酉，岁名涸流。

辰戌岁气寒化之图



戊辰戊戌，岁名赫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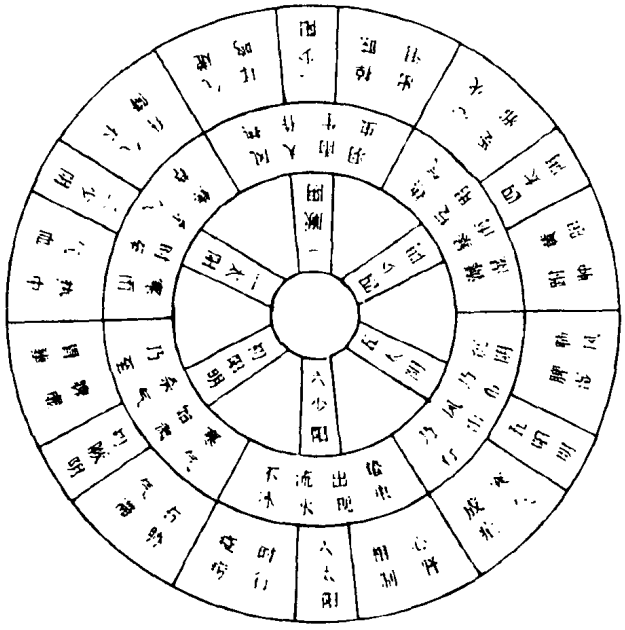
甲戌甲辰，岁名敦阜。

庚辰庚戌，岁名坚成。

丙辰丙戌，岁名流衍。

壬辰壬戌，岁名发生。

巳亥岁气风化之图



己巳巳亥，岁名卑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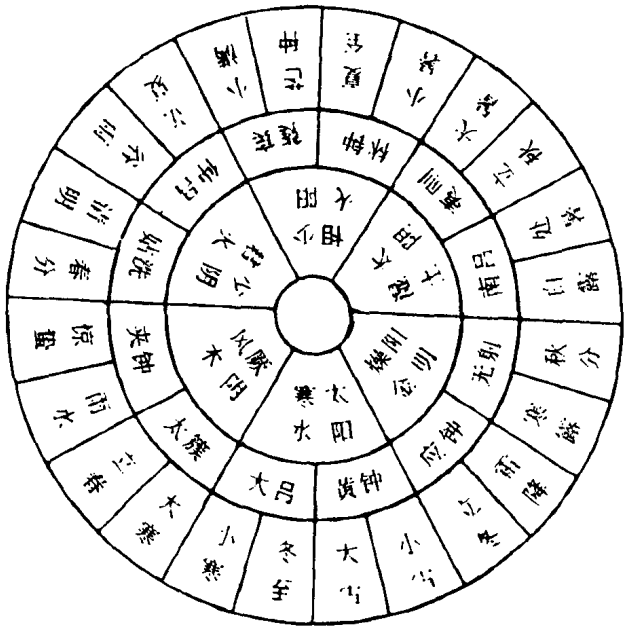
乙巳乙亥，岁名审平。

辛巳辛亥，岁名涸流。

丁巳丁亥，岁名敷和。

癸巳岁，名升平。癸亥岁，名伏明。

每年交六气时节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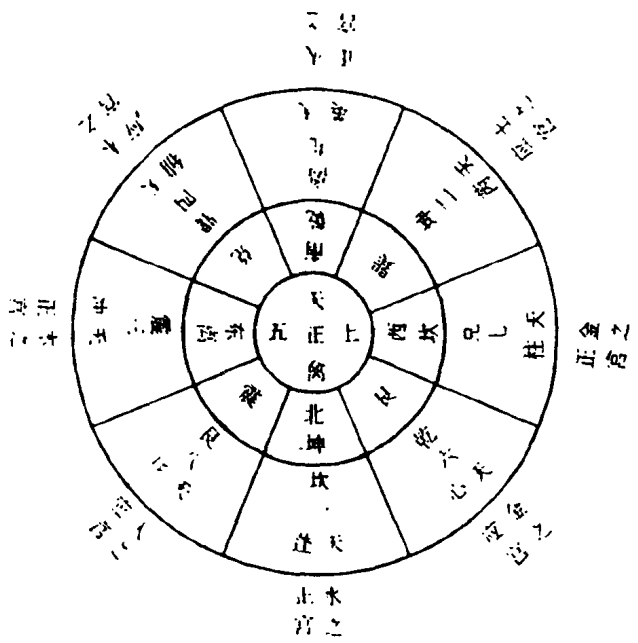
五日为一候，一候金水本，火土周也。三候为一节，以为三才之道也。三月为一时，并乾象也。四时为一岁，乃四曜之义也。每气主二月令，每令主二节，其时刻交气可以类推。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九宫分野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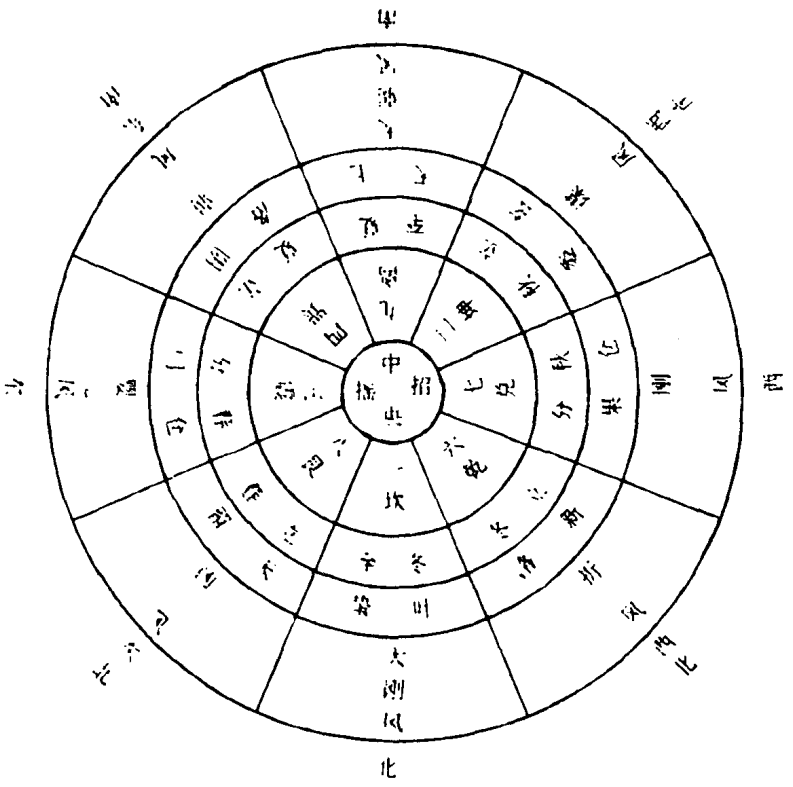
内图为先天

外图为后天

九宫分野



九宫八风图



运气十一法

六十年内，有天符十二年，岁会七年，同天符六年，岁会同天符二年，同岁会六年，太乙天符四年，支德符四年，顺化运十二年，天刑运十年，小逆运十二年，不和运十二年。

运与司天相合，曰天符。

如戊子、戊午为火运，司天乃少阴君火，运与司天皆火，则为合，故曰天符，其己丑、己未、乙卯、乙酉、丙辰、丙戌、戊、寅、戊申、丁巳、丁亥共十二年也。

运临本气之上，谓岁会。（即运与地支合也）

如丙子年，丙为水运，子乃属水，则运与子合，故曰岁会，其丁卯、甲辰、己未、甲戌、戊午、乙酉共七年，皆是岁会也。

太过之运与在泉合，谓同天符。（谓之同者，岁运与在泉合，阳年曰同天符，阴年曰同岁会）

如庚子庚午年为金运，运与在泉阳明燥金合，故曰同天符，其壬寅、壬申、甲辰、甲、戌共六年，亦皆同天符也。

岁会同天符。

如甲辰、甲戌二年，是也。

不及之运与在泉合，谓同岁会。

如辛丑辛未年，辛为水运，与在泉太阳寒水合，故曰同岁会，其癸卯、癸酉、癸巳、癸亥亦是，共六年也。

天符岁会相同，谓太乙天符。

如己丑己未二年，己为土运，又司天太阴湿土，丑未又属土，乃三合会也，故曰太乙天符，其戊午、乙酉亦是，共四年也。

运与四孟月相合，谓支德符。

如寅属木，春孟月也，壬寅年木运临之；巳属火，夏孟月也，癸巳年火运临之；申属金，秋孟月也，庚申年金运临之；亥属水，冬孟月也，辛亥水运临之是也。六十年中，止有此四年也。

天气生运，曰顺化。

如甲子、甲午、甲寅、甲申四年，乃少阴君火，下生甲土之运也；其壬辰、壬戌二年，水下生木也；乙丑、乙未二年，土下生金也；辛卯、辛酉二年，金下生水也；癸巳、癸亥二年，木下生火也，共一十二年也。

天气克运，曰天刑运。

如庚子、庚午年为金运，子午少阴君火，下克金运，故曰天刑，余仿此推之。

如辛丑、辛未、庚寅、庚申、丁酉、丁卯、戊辰、戊戌、己亥、己巳共一十年也。

运生天气，曰小逆。

如壬子、壬午年，丁壬木运，子年少阴君火，木上生下火，故曰小逆，余仿此推之，如辛巳、辛亥、癸丑、癸未、壬寅、壬申、己卯、己酉、庚辰、庚戌共十二年也。

运克天气，曰不和。

如丙子、丙午、丁丑、丁未、丙寅、丙申、癸卯、癸酉、甲辰、甲戌、乙巳、乙亥共十二年也。

按：《经》曰：天符谓执法，岁会谓行令，太乙天符谓贵人。邪之中人，则执法者，其病速而危；行令者，其病徐而待；贵人者，其病暴而死也。

六气司天所主天时诗

风木司天主有风　少阴君火日融融　相火当权多酷热　太阴湿土雨濛濛　燥金用事多清肃　寒水当时冷气攻

六气司天所主民病诗

风木司天多掉眩　少阴疮疡热相煎　相火流行瘟疫盛　太阴湿土胃家愆　燥金用事多皮揭　寒水当权筋骨挛

主运诗

大寒木运始行初　清明前三火运居　芒种后三土运是　立秋后六金运推　立冬后九水运伏　周而复始万年如

客运诗

甲己化土南政君　丙辛水运乙庚金　丁壬化木戊癸火　此为北政居于臣

司天在泉诗

子午少阴君火天　阳明燥金应在泉　丑未太阴湿土上　太阳寒水雨连绵　寅申少阳相火旺　厥阴风木地中联　卯酉却与子午倒　辰戌巳亥亦皆然

卯酉年阳明司天，少阴在泉。

辰戌年太阳司天，太阴在泉。

巳亥年厥阴司天，少阳在泉。

以上推之是也。

主气诗

大寒厥阴气之初　春分君火二之隅　小满少阳为三气　大暑太阴四相呼　秋分阳明是五位　小雪太阳六之余

客气诗

子午太阳寒水始　丑未厥阴风木通　寅申少阴君火初　卯酉太阴湿土是　辰戌少阳相火光　巳亥阳明燥金主

此诀乃轮流数去之法。假如子午年，初气太阳，二气厥阴，三气少阴，四气太阴，五气少阳，六气阳明。又如丑未年，初气便是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之类，余仿此。

二十四气七十二候　生旺可推运气盛衰章

立春	（正月节斗指艮土旺木相）	雨水	（正月中斗指寅寅木用事）	惊蛰	（二月节斗指甲甲木用事）
春分	（二月中斗指卯木旺木相）	清明	（三月节斗指乙乙木用事）	谷雨	（三月中斗指辰辰土用事）
立夏	（四月节斗指巽木旺火相）	小满	（四月中斗指巳巳火用事）	芒种	（五月节斗指丙丙火用事）
夏至	（五月中斗指午火旺土相）	小暑	（六月节斗指丁丁火用事）	大暑	（六月中斗指未未土用事）
立秋	（七月节斗指坤土旺金相）	处暑	（七月中斗指申申金用事）	白露	（八月节斗指庚庚金用事）
秋分	（八月中斗指酉金旺金相）	寒露	（九月节斗指辛辛金用事）	霜降	（九月中斗指戌戌土用事）
立冬	（十月节斗指乾金旺水相）	小雪	（十月中斗指亥亥水用事）	大雪	（十一月节指壬壬水用事）
冬至	（十一月中指子水旺土相）	小寒	（十二月节指癸癸水用事）	大寒	（十二月中指丑丑土用事）

以上节气十二，中气十二，每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节气，共节气有二十四，候有七十二也。

管窥附余

原脉体用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夫脉者，血之府也。

《灵枢·决气篇》云：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

《灵枢·营气篇》云：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

《举要》云：脉乃血派，气血之先，血之隧道，气息应焉。

潘硕甫曰：人身之血，犹夫水也；血中之脉，犹夫流也。流通则水源活，脉通则气血行。隧道，即经脉也，言其在血中，精密隐隧，自成一道也。仲景云：呼吸者，脉之头也。《灵枢》云：其行也以息往来，然非呼吸不能行，故曰气息应焉，而脉则指营气流行不息之道路耳。

邹丹源曰：经络者，脉之道路；动见者，脉之征验，皆不可以尽脉。脉也者，乃营气之精专者，行于经隧，而摄乎内外者也。血与气异体，得脉而同化；卫与营各行，得脉而相应，故脉之中，阴阳统焉。然则脉与血气，分之为三者，正可合之为一也，谓营气即脉可也。

刘河间曰：脉有三名，一曰命之本，二曰气之神，三曰形之道，所谓天和者也。

朱丹溪曰：神者脉之主，脉者血之府；气者神之御，脉者气之使。嗟乎！脉者其先天之神乎？（以上引证）

慎庵按：经文合诸家之论而观，则人身之脉，由后天血气而为体，先天神气而为用，血气神者，相合而成形者也。人身经络，直者为经，横者为络，经有十二，络有十五，此即隧道也，《内经》谓之经隧，后人又名之曰经脉，此乃肌肉空松处，包藏营气，而为昼夜运行不息之道路，所以载脉者也，犹夫盛物之器，非脉之体也。脉必以血为体，得气方能运行，脉道乃成，是气血不可须臾离者，岂非气血相合而成形乎？华元化曰：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气血热则脉数，气血寒则脉迟，气血弱则脉微，气血平则脉缓。《经》云：脉实血实。合参而论，则脉以气血为体，既明而且当矣。又尝论患血证人，大脱血后，脉必见芤，芤乃中空之草而类葱，故以喻空脉之体，去血过多，而隧道中无血以行，而脉亦见中空之候，脉之以气血为体，又一明证也。然其有形无质之虚体，易于散乱，易于阻滞，故必随其血气虚实寒热，邪之盛衰，而见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浮或沉，或疾或缓之形，而无一定之体也。在气血又必由神之盛衰而为虚实，故曰以神为用。先哲云：脉贵有神，不可不审。所谓神者，即胃气也。《经》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四时皆以胃气为本，顾胃气岂不为脉所重乎？然其源又在肾，而不在胃，此意惟崔紫虚独得之。《举要》云：资始于肾，资生于胃。此二句言脉由气血而赋形，而水谷日进，脾胃酝酿，化其精微而为血，注之于脉，潜滋暗长，脉道得以充实，岂非资生于胃乎？所以熟腐水谷，游溢精气，非脾胃之能也，全赖命门一点真阳，薰蒸鼓动，然后脾胃得以成其酝酿之功，岂非资始于肾乎？故肾为十二经脉之根，而为气血之先也，凡诊家所言有力无力，有根无根，有神无神者，无非皆指先天真气而言，非有他也。故丹溪有见于此，乃曰：脉者其先天之神乎。一言足以尽之矣，何用他求！若是脉之生于先天之真阳，而成于后天之血气者也。有谓脉以血为体，以气为用，殊不知《经》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脉之神其用者，皆元神主宰其机也，在气固为运用之机，若神去则机息，气又安能独尽其用哉？故曰：以神为用，轩岐之旨也。

存　疑

王氏《脉经》云：心部在左手关前是也，与手太阳为表里，以小肠合为腑，合于

上焦。肺部在右关前寸口是也，与手阳明为表里，以大肠合为腑，合于上焦。

《脉诀》云：心与小肠居左寸，肺与大肠居右寸。（引证）

慎庵按：《脉诀》为高阳生假托王叔和而成是书，其中悖谬者不一，而戴氏已刊正其失矣。然其脏腑分属寸关尺，悉本之于王氏《脉经》云，在王氏乃从《经脉》相接，络脉互交，表里合一处，而以大小肠分属两寸，与心肺同其诊，后人咸宗之，自晋及今，千有余年矣，并无他议。自滑氏释《内经》，以大小肠处于腹中，三阴之病，有关于膀胱、大小肠者两尺亦得凭诊而主其病，并未尝指定二腑当附诊于两尺也。即《枢要》一书，专论切诊者，其左右手配合脏腑部位，悉遵《脉经》，大小肠分隶于两寸，并无附诊于尺之语。即汪氏《经注》，称其千古只眼之句，亦称其二腑下焦之病，可凭诊于尺，非有他指。在吴氏《脉语》中，亦谓王氏从络，大小肠附诊于二寸为有本，复引《经》以证。为不悖于古人，考之明季以前诸名家，皆从古诊法，何以后诸家，忽创言当附诊于尺耶？实滑氏之言，有以启之也。士生于千百年之后，而欲翻千百年人皆信从之成案，而使信从于己以标新，谁其信之？余末学何敢轻议先辈？然不能无疑，请得而陈之。盖天地以阴阳升降而成昼夜，五行迭运而成岁时者，皆一气流行所致也。人身一小天地，十二经脉，十五络脉，二十七气，相随上下，运行不息，而形体得以常存者，亦藉此一气流行而无间也，虽有二十七气之分，原不过一气流行所化，随地而异名者也，是以经脉通流，必由乎气。肺主诸气，而朝百脉，故十二经之气，皆会聚于此，然后分布于诸经。经气所至，脏气亦至，故十二经之邪正虚实，莫不以手太阴一经统候之，盖此所候者，是候脏腑之气，非候脏腑之体也。而西昌喻氏，又何得以大小肠腑体居下，为浊阴所注，不得于上焦清阳之脏，同列诊于两寸，而必欲抑之，强附于尺耶？盖胃为一大腑，十二经之所禀气，为清浊升降之枢机，其游溢之精气，上输于肺，从清道归于经隧，营运于中，皆清气也，故《经》曰：清者为营。其浊阴之气归于腑，是即传道化物之降气，皆随大小便降泄，从二阴出于下，于经中流行之清气，各行其道，泾渭自分。《经》云：清阳出上窍，浊阴归六腑。清升浊降，乃天然之妙，况浊阴下降，而行于腹内，上下有重重膈膜遮蔽，不使相犯；清阳上升而行于经隧中，内外有层层肌肉护卫，毋容侵入，若山重水复之障隔，两不相干，有何相混？喻氏不以气之清浊而论脉，反以脏腑之清浊分置脉位，其见亦左矣。且十二经之流行于上下，始于肺，终于肝，而复始于肺，昼夜五十度周于身，莫不由此手太阴一经，同条共贯，循环无端。在十二经流行之次，自肺传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包络三焦、胆肝，至肝复传于肺，以次递传为一周，其营气之流注于肺，即为肺经之气，自肺传大肠，即为大肠之气，诸经之传注，莫不皆然，所谓随地而易名者此也。经气所至，脏气即内应于外，病亦显呈于指下，声应气求，自然之理，合症而断病，则表里虚实，莫不了了。观脏腑流行之经气，皆表里相承，一气流行，即此可证，经脉相接，络脉互交，表里合一，当分诊于寸而无疑矣。喻氏颖锋犀利，信笔纵谈，不顾天荒地老，为此凿空之论，以贻误后人耶。且肺与大肠，表里相传，其经脉交会，皆在两手大指之端，自外侧手太阴肺少商穴，接乎手阳明大肠商阳穴而下，表里交相络也。心与小肠表里相传，其经脉交会，皆在两手小指之端，自内侧手少阴心少冲穴，接乎手太阳小肠少泽穴而下，表里交相络也，经络俱于此交会，则经气亦莫盛于此，二腑反不诊于寸，而候于尺，此理之不可解，而不能无疑也。曷不观之水汇分流之处，其势较之上流更为紧急者，以其聚于斯，气必盛于此故也。脉之流行，犹夫水也，性亦同然，且寸脉居于鱼后，肌肤浅薄，脉易呈形，下指即得，是以《难经》有三菽、六菽，下指轻取、重取之义。尺居关后，肌肉隆起，脉道沉下，故必推筋至骨，重取方得，隧道本自平坦，因肌肉丰厚，则脉自沉下，非隧道有所低昂也，况此沉下丰厚之处，左取肾、膀胱、小肠三经之脉，右取肾、命门、三焦、大肠之脉，能不模糊指下，贻误

后学也。故予谓气盛浅露之区，经络交互之地，反专候脏气而略腑，必欲以此深厚沉下模糊处，而候三经之脉，其不为脉误者几希矣。诸先生者，予所景仰而向往者，读其书，而私淑之久矣。独此一端，不能不致疑于诸先生同声附和于滑氏也，况诸先生之论，皆泛而不切，而无实据，反不若王氏从络而定诊，近理而有据也。今予阅历有年矣，皆从古诊法，合证施治皆验，有验即有是理，自不讹也。故吾用吾愚，不能从诸先生而阿其所私也，著存疑一则，就正宇内君子。倘能大破藩篱，进而教我，是予之幸矣，而有厚望焉。

诊人迎气口分左右牵合之失

《灵枢·五色篇》曰：人迎气口，大紧以浮者，其病亦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进，在内。

脉口、气口，俱是寸口别名，两经常互称之，前四卷中，余已引《类经》张注以明之矣。见释寸口。

又曰：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

愚按：东垣左人迎主表，右气口主里，宗此，但分左右，又宗叔和之失，并失经旨矣。以经文未尝分左右，分左右者，皆后人牵合之误，余又何敢轻议先哲？但经文具在，请细究之，当晓余说之不妄也。

《灵枢·禁服篇》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气口微大，名曰平人。

引绳齐等，引，长也，伸也。此喻上下齐等，犹圬者砌墙，必挂线捉准，上下相等，不令参差之意。阅此条经文，人迎诊于头，气口诊于手，上下之义，朗如离照，何庸置喙也。

《灵枢·四时篇》曰：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软者病将下；诸经实者，病三日已。气口候阴（脏也），人迎候阳。（腑也）

按：《素问·六节脏象论》《灵枢·经脉篇》两经俱以人迎气口，上下对待而言，并未尝分属左右者。

《素问·病能篇》曰：人迎者，胃脉也。（王注云：胃脉循喉咙而入缺盆，故云）

滑伯仁曰：《难经》本义云寸口人迎，古法以挟喉两傍动脉为人迎，至晋王叔和，直以左手关前一分为人迎，右手关前一分为气口，后世宗之。愚谓昔人所以取人迎气口者，盖人迎为足阳明胃经，受谷气而养五脏者也。

气口为手太阴肺经，朝百脉而平权衡者也。

《灵枢·终始篇》曰：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腑。待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者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随气流行，故不结动）

愚按：后人必取法于先圣，而后成其学，先圣是后人之所师也。王叔和《脉经》，亦集圣经以成其书也，人迎气口，轩岐明示人诊于上下，而叔和必欲牵合附会，迷惑后人，何离经叛道若是耶？以紫虚、东垣、丹溪之通达，亦主其说，明是忽视而不深究千虑之一失也。此条经文，又和盘托出，明说上下相应，又何疑焉。

《素问·阴阳别论》云：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

王注云：胃脘之阳，人迎之气也。胃为水谷之海，故候其气，而知病处。头谓人迎，手谓气口，气口在手鱼际之后一寸，人迎在结喉两傍一寸五分，皆可以候脏腑之气，故言所谓一也，其脉之动，常左小而右大，左小常以候脏（脾也），右大常以候腑。（胃也）

愚按：人迎气口二脉，细究两经篇中，往往上下对待而言，并无左右之分，至晋

王叔和《脉经》，悖乱经常，添出蛇足，强分左右，以人迎牵合左手关前。至后崔紫虚，不究其源，亦主其说，直云左为人迎，右为气口。经文具列在前，阅者细玩深思，不但无左右之分字训，并无左右之分意义，敢问诸君子不遵经而反宗叔和，又何意耶？何执流而忘源？若是，经文不分，而后人强欲分之，又附会以成其谬。原叔和之意，以两手寸口三部，俱是手太阴肺一经之脉，肺主皮毛，故附于手而主表，然参仲景《伤寒论》，凡风寒伤于营卫，病在一身之表，无关于脏腑者，皆统寸口三部而诊，未尝分左右与寸尺也，惟审里之虚实，方分诊于寸关尺也，况左寸手少阴心脉，与表何涉乎？且表有三阳之表，在人迎单主阳明之表，不与太少二经之表。圣法井然，何容牵合，致使千古是非不明，诚轩岐之罪人也。在人迎诊于项，本彰明而昭著，圣人原示人周行平夷之道，使人易趋，反舍之而弗诊，后人必欲另辟蚕丛，别开蹊径，以为名高；独取气口左寸三分中之一分，而复侧指以取之，以手指圆稳，故必侧取。在候寸关尺，尚有轻重之分，今取人迎一分之脉，当重取之耶？抑轻取之耶？若侧指重取，是在关上，若平取，仍在寸脉；若一分之脉，轻取甚属微茫，其又向何处得其浮沉表里虚实耶？是舍正路而弗由，反驱人向羊肠鸟道中而行，每至步蹇而不得进，而歇足者多矣，欲指迷而反失道，何困苦后人若是耶？余虽不敏，圣训煌煌，但知遵轩岐而不知妄宗诸子，知我罪我，听之后人而已。

六纲领对待主治

浮脉主里须知

原夫浮脉主表，沉主里，乃一定之理而不易者，此道其常而未通其变者也。若论其变则有时而主里，往者亦累言之矣，人自不察耳，予今陈列先哲名言而详察之。

秦越人曰：脉浮而有热者风也，脉浮而无热者虚也（若虚阳浮露于外，亦必发热），是从表而辨之也。沈氏曰：乍病见浮脉，乃伤风邪；久病见浮脉，虚所为也，是从新久辨之也。丹溪曰：与人迎相应，则风寒在经；与气口相应，则荣血虚损，是从上下辨之也。东垣曰：浮而弦者风也，浮而涩者虚也。邹丹源曰：风寒之浮，盛于关上；虚病之浮，盛于尺中。（引证）

管窥

愚按：诸家之言虽如此，然必审其有力无力，方为准则。浮而有力为风，必兼洪数；浮而无力为虚，则带濡弱，再参合外候，庶无遁情。至若内虚之证，无不兼浮，如浮芤失血，浮革亡血；内伤感胃，而见虚浮无力；劳瘵阴虚，而见浮大兼疾；火衰阳虚，而见浮缓不鼓；久病将倾，而见浑浑革至浮大有力（叔和云：脉浮而无根者死）。又如真阴竭于下，孤阳浮于上，脉必浮大而无力，按之微细欲绝者，当益火之原。如上等证，悉属内伤，岂可以其脉浮，不审虚实，而浪用发表之剂乎？表里不明，则死生系之矣。学者须详审，慎之无忽。

沉脉主表须知

《伤寒论·太阳篇》云：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少阴篇》云：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

张景岳曰：表寒重者，阳气不能外达，脉必先见沉紧，是沉不可概言里。

邹丹源曰：独是脉浮而偏见里症，脉沉而独见表证，惑眩更甚，前人多有舍脉从证之说，然脉浮而议下者，必参大柴胡；脉沉而议下者，必参附子，然则仍非独从症也，从脉也。（以上引证）

慎庵按：伤寒表症也，脉当浮。仲景但言脉紧，而不分浮沉者，以人身内气，呼吸开阖，无刻不与天气相通，今寒邪初感在表，肤腠郁闭，卫气不能通泄于外，则经气亦滞涩而不宣。寒性凝敛，骤难化热，不能鼓动经气，脉亦无从效象于浮，故不分

言也。紧脉属阴，性复敛劲，而体本沉下，故不必言沉而沉自在也。伤寒初感，脉必见沉紧，理势然也。《举要》云下手脉沉，便知是气病，在气郁，脉即见沉。岂有寒闭腠理，营卫两郁，脉有不见沉者乎？此沉脉主里，而复有时主表之不可不知也。又少阴发热脉沉，此标热本寒之症，太阳膀胱与少阳肾相为表里，在经脉流行之次，是膀胱传肾，伤寒六经传次，乃太阳传阳明，为循经得度传，今因少阴久虚，真阳衰惫，不能御寒，外邪乘虚，直入于里而脉沉，此表传里，非两感也，发热为标热，脉沉为本寒，故用麻黄以发太阳之邪，细辛为少阴表剂，以驱在里之寒，附子用以蒸动肾气，温经而散寒，兼固其本。此沉脉主表，又一明证也。

迟脉主热须知

《伤寒论》云：太阳病脉浮，因误下而变迟，膈内拒痛为结胸。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桂枝汤。阳明病脉迟有力，汗出不恶寒，潮热便鞕，手足濈然，为外欲解，可攻其里，大承气汤。

张景岳曰：凡人伤寒初解，遗热未清，经脉未充，胃气未复，脉必迟滑，或见迟缓，岂可投以温中而益助余邪？刘河间曰：热盛自汗，吐利过极，则气液虚损，脉亦迟而不能数。

盛启东曰：迟而有力，且涩滞，举按皆然，胸中饱闷，二便闭赤者为实。（以上引证）

慎庵按：迟脉属脏主寒，此一定之理，乃其常也。若论其变，又有主热之证治，不可不知，如上诸家之论证是也。所以然者，以热邪壅结，隧道不利，失其常度，脉反变迟矣。然脉之变迟，亦由营气不足，复为热伤，不能运动热邪，反为所阻，轮转之机，即缓慢而行迟，营气为运行之主，故脉亦如之。治欲攻邪，当兼扶正，如张刘二家所言之证是也，若长沙所云，全是中气有权，足以御邪不使陷入，故作膈痛，因拒格之故，营气不前，脉亦变迟，仲景全不牵枝带叶，以大小陷胸，审微甚而直攻其邪，不必顾正，攻邪即所以救正，邪去则正自安也。阳明第一条云：阳明水谷之海，气血俱多，一遇邪传入里，邪热结聚，郁蒸汗出，谓之热越。热越者，谓热邪越出于外也。若是阳明之邪，当解而不解者，以微恶寒，太阳之表邪，尚留连于经未解，故仍用桂枝和营，解散其邪，复审其脉迟有力，阳明燥实结聚之证全具，方用大承气汤攻下，而邪退矣。长沙审证用药之缜密如此。总之辨脉，必须合证审察，庶几病无遁情。若脉迟举按无力，仍是主寒之迟脉，必如盛氏所云举按皆有力，内证胸膈饱闷，便闭溺赤，方是主热之迟脉，涩滞正见热邪蕴于内，致经脉濡滞而行迟也。辨析如此，了然胸臆，又何疑焉，第举世岂乏高明？然食古不化，偏执一见，妄投温热，实实虚虚，遗人夭殃者，正复不少也。故予谆谆三复于此，愿后之学者，留心熟玩，慎无忽焉。

数脉主寒须知

《素问·大奇论》云：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已。

张注云：数脉主热，而如数者，实非真数之脉，盖以卒动肝心之火，故令暴惊，俟三四日而气衰自愈矣。

仲景云：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为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则是数有虚寒之一证矣。

或问于予曰：数脉息至快疾，举按有力，主剥蚀真阴之实病，又安得有所谓数脉主寒之理乎？余应之曰：子之所问，抑何见之不广耶？夫火两间中阳焰之至大者也，一星燎原，不可向迩，固五行之常性而不失者。然抱璞子云：南海中萧邱有寒焰，春生秋灭，不妨耕植，近之则寒，岂非热亦化寒之左验乎？盖五行各有五，以一行之中，皆具五行，道家所谓五行颠倒是也，此即水中之火，以至阳伏于至阴之中，阳为阴郁，虽炎上为阴所化，已变易其常性矣。故海水咸而焦枯者，亦以阴中伏阳使然也；有时海

水溢而沸腾者，因水中之火发于下而激起也。今夫数脉所主之寒，乃阳虚阴盛所生之内寒，是虚寒也，与外入之寒邪，郁而成热为实热症，迥不同也。若热邪盛于表里而脉数者，或当升散于表，或当清降于里，不难审证而治，治亦易也。独不如数之脉，不可不深究其脉症，细为体察，此即所谓主寒之数脉也。脉来浮数大而无力，按之豁然而空，微细欲绝。《经》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阴盛于下，逼阳于上，虚阳浮露于外，而作身热面赤戴阳于上，脉数无神，即前所云寒焰是也。内真寒而外假热，治当用参、熟、桂、附，井水顿冷服之，前人所谓以假对假是也。使虚阳敛归于内而降下，症必渐痊。假热之症脉，初起浮缓，亦有不数者，医家不识，误用寒凉之剂，脉反见数，更不省悟，寒剂猛进，脉反变数，益凉益数，竟不审新病久病，有力无力，鼓与不鼓，一概混投寒凉，遽绝胃气，安得不速人于死，凛然天鉴，可不畏哉？故操司命之权者，未可卤莽从事于斯也，学者当谨识而勖之。

数脉治有难易

又按：数脉属阳，阳宜平而不宜亢，过亢则为害矣。然六部之内，有宜见不宜见之别。宜见治之亦易，不宜见治之甚难。如始病见数，或浮数有力，是热在表，散之则已；沉数有力，是热在里，降之则愈，治之易也。病久脉数，或浮数空软，阳浮于上，治当温补；沉数细涩，阴竭于下，法必滋阴，疗治为难。心病左寸见数，独甚于他部，为心火独亢，泻之易已；肺病右寸见数，而过于别部，为火盛克金，治之难瘳；左关数实弦急有力，肝火蕴结，泻之为易；左关数虚弦细无力，肝阴亏竭，补阴非易。右关数实，脾胃火烈，清降易已；数虚兼涩，脾胃阴竭，养阴费力。细数之脉，忌见两尺。左尺细数，兼之虚涩，真阴已竭，治专壮水，迁延时日，治亦无益；右尺浮数，按之细涩，真阳衰竭，益火之源，薪传已尽，治亦难愈。明其易而知其难，又何难哉？在前人谓肾有虚无实，故治有补无泻，知柏八味丸，是泻肾之剂也，惟禀阳藏右尺独旺而实者，可用之，是泻其肾中偏旺之气，非泻肾阳之谓也。

滑主血蓄须知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此阴阳专指气血而言）

《举要》云：滑脉主痰，或伤于食，下为蓄血，上为吐逆。

慎庵据先圣所云，则滑为血盈气亏，涩为气旺血衰。由此而推，滑与涩所主之证，各具有有余不足也。血固有余，气非不足，较之有余者，似不足耳。盖血多则经脉充沛，隧道濡润，气益得张大其势，如洪水泛溢，舟行湍流，想见其迅疾流利之状。古人谓滑脉带数，以其流行急疾，有类于数，非真数也。故张路玉谓滑脉无无力之象，无虚寒之理，可谓入理深谈。无力则气势已宽缓，何从效象于急疾流利，以呈其滑耶？若证属虚寒，脉必沉迟无力，安得脉滑二言深中于理？往哲滑脉，多主血实气壅之候，良有以也。或曰，痰为津液凝聚，食不腐化停积。二物本具淖泽之性，而气应于经，故脉滑，理也。令经脉充盈，流行易而滑利，如水之泛滥冲决，滓秽尽涤，经脉泻注急疾，血又从何处蓄积而成瘀耶？血积则气滞窄涩，脉又安能得滑乎？曰此问亦不可少，如子所言，正嫌其血太过而成蓄积。盖有说焉，人之壮盛者，气血必盈，故经血盛，则溢于络，络盈则流于奇经，而归于血海，血海者，冲脉也。秦越人《二十八难》云：沟渠满溢，流于深湖。人脉隆盛，入于八脉，而不还周，故十二经亦不能拘之。此节正是经血盈溢，蓄积成瘀之注脚也。女子有余于血，故血海满必随月盈亏，而漏泄于经外，而为月事之时下也。若外因六气所感，内因七情所伤，皆能阻闭经脉，而成不月之病矣。血液类痰，滋而流利，初停蓄时，尚未凝聚，故脉应之则滑，久之经血枯燥，脉又变涩而呈象矣。男子虽云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男女之阴阳相较而言如此，此道其常，非通论也。然当强盛时，气壮血盈，如水之汹涌澎湃，必溃决以泄其余，来

势少杀，而水得其平。人之经血亦然，充盈之极，络中亦必有溃裂罅隙，渗漏于肌肤分肉之间，随卫气流转，化汗而泄于外，卫阳亦因之而散泄，故多汗身寒，是无蓄积。若起居不慎，内外一有所伤，因而阻逆，蓄积不流而成瘀矣。在蓄血必留于胁下及少腹者，以胁乃肝之经脉所过，而络于少腹故也，然身必发热，二处按之肿痛，蓄之久，必发痈毒，在下焦，尺脉必滑盛于他部，至溃裂散漏之言。予本之于《灵枢·百病始生篇》云：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故往哲治血溢之证，有填补窍穴之说，此蓄血之原，不可不知也。或曰：滑涩又主痰与食者，何也？曰：食初停，物尚濡润，津液未伤，因中气输转迟缓，内即郁蒸，津液皆凝结似痰，故脉滑，中外热蒸，驯至津液枯燥，脉即变涩矣。与前畜血病，始则滑，久则变涩，同一义也。至于滑脉所主之痰，此指随气流动，而不结伏者言，若老痰火痰，坚韧胶固，结伏于经络之间，碍其流行之道路，运行濡滞，则脉又涩而不滑也。

涩主气滞须知

慎庵按：涩脉有内外气血之分别，寒热虚实之主治，今人第知浮涩有力为气滞，沉涩无力为血虚。然稽之于古，未足以尽其义也，予特揭出，告诸同志。

仲景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此虚涩也）。又曰：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也。（此实涩也）

《正义》云：为气不充盈，为血少精枯。（是涩主气血之虚证也）

又云：为瘀血积痰，为痰热结伏。（是涩主气血之实证也）

又为寒邪郁结，汗出不彻，为雾伤皮腠。（是皆涩脉之主外邪者也）

《金匮》云：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知有宿食。（是主内伤不足，中之有余也）

左尺涩，男子为足软腰酸，女人为经枯血秘，孕妇为胎漏不安；右尺涩，为津液衰，大便秘结，为元阳虚。（是涩主内伤不足，阴阳精血之衰也）

《正义》云：为小腹寒疝，腹中有寒。（是涩之主内寒也）

又曰：液竭燥渴，烦热无汗。（是又主燥热也）

慎庵按：人身所恃以生者，惟此气血耳。若气血相准，则经隧流通，而无一息之停，是无病之人也。一有偏胜，则从偏胜处而为病矣。故二者有相须相成之用，使血无气，不能流行经脉，而使条达；气无血，无其统运之机，而即迟滞不前。盖血以气为运用，气以血为依归也，岂非相须为用乎？《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煦者，温养也；濡者，润养也。经血日得阳和以温养，则阴血充溢而流行易，是气有生血之功，阳主施化故也；经气日得血以濡润，则阳气健运而隧道滑，是血有滋长之能，阴主长养故也，岂非相成为用乎？故血虚则气失依归，运行之机濡滞而不流利；气虚则健运之力微弱，血失宣导之机，亦阻结而难前。故不拘血虚、血瘀、气虚、气郁脉俱呈涩者，皆因气机之阻，经脉失其畅达，流行艰涩故也。病若在气虚，脉必浮涩而无力，实则浮涩而有力也；病在血虚，脉必沉涩而细弱，实则沉涩而有力也，脉则然矣。审之外候，证有同然，方为准的。若外邪相干于表，饮食停滞于中，皆足以致脉涩者，一由遏郁其营卫出入之机，一由阻碍其胃中升降之道使然。十二经脉，皆禀气于胃，今因饮食不化，阻其升降之气，清浊混淆于中，故使膈满，时嗳酸臭，发热胪胀，恶食，舌胎燥黄，胃因不能游溢精气而上输，经脉皆失其禀受，使中外上下之气机，多违其运用，故脉窄碍而呈涩也。长沙二条，一因医者妄汗妄下，津液亏损，而成枯涩；一因发汗不透，扰动经气，玄府复闭，气郁而成实涩也。当再汗以通其经气，则病自霍然。凡一切内外气血寒热虚实，致病而脉见涩者，非血滞于气，即气滞于血而使然也。

代脉生死之辨

《灵枢·根结篇》曰：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而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脏无气，予之短期。（短期，死期也）

慎庵按：《经》文受气者，谓五脏受气皆足，而无断续也。无气者，谓脏气亏损，已无气以应止息。《经》云：代则气衰，非谓败绝也。予之短期，此句专指不满十动之句而言，并非联属上四句而言也，况经文但言动止之数，以诊五脏无气之候，未尝凿言死期。而王氏《脉经》，劈空添出死期岁数。曰脉来四十投而一止，一脏无气，却后四岁春草生而死；三十投而一止者，二脏无气，却后三岁麦熟而死等云云。凡事揆之于理而难通者，必无之事也。若谓一脏无气，可延至三四岁之久，岂无治而得生者？吾不信也。即以母子相生之义推之，如肾脏无气，则必上窃母气以自养；肺金为肾水之母，日受吸取，则肺气亦因之而亏损，不能下生于肾矣；是肾在上，必先自绝其母气，而水愈涸竭，金燥水涸，在下不能资生于肝木，木亦枯燥而无气矣。三脏相因无气，由于一脏之亏，余脏准此而推，莫不皆然。三脏同归于无气，又安能延及三四岁之久乎？至十投一止者，四脏无气，若是死期已促，不过待日而已，又何能计月以决死期哉？五动一止五日死之句，必审其病之新久，在外有恶绝之候，方可决其短期，若无败坏之证，而见之暴，只是病脉，亦未可遽断以为死期也。若少年新病，而气血暴损，以致神用不续，而见代脉者，治之得宜，气血复而代脉退，亦有得生者，如心腹诸痛，并痛风痹症，俱因痛伤，营卫结滞不通，而脉代者，痛止则脉续，故一切痛脉见代，皆非真代，不可准也。如霍乱大泻吐后，脉亦有结涩止代不匀者，因津液脱竭，气血交乱，流行隧道，滞涩难前，故脉代结而止歇也。《举要》云：霍乱之候，脉代勿讶；厥逆微迟，是则可怕。以霍乱乃卒暴吐下，谷神顿委，斩不接续，里和脉自调匀，非断绝者比，令勿惊讶；若手足厥逆，是阳衰阴盛，真元渐绝之象，则去生已远，恐骤脱难救，又安得不怕乎？若妊娠百日而脉代，以心包络输血养胎，经脉失荫，若别无他候，但当调其气血，则胎自固，而代自退，又何必再议治乎？按以上种种病脉，尚可图救，不可执定王氏之言，胶柱而鼓瑟，竟委弃而勿顾也，学者审之。予自数十年来，诊视亦多矣，每遇如上等证，治之合宜，得生者亦复不少。因是知代脉为有生有死之脉，非全是死绝之诊也。

代脉有二须知

盖代脉有二者，一谓有有生有死之别，一谓有有止无止之分也。生死之别，有止之分，前论辨之详矣，独无止之代，不得不再申明其义也。《经》云：黄脉代。盖主脾脉而应于四时：遇春得胃气而兼微弦，遇夏得胃气而兼微洪，遇秋得胃气而兼见微毛，遇冬得胃气而兼见微石，此乃四时更代之代。而得天和者，非死脉之代，此无歇止之代，其义又不可不知也。

天禀似代脉

有一种人，赋形时，经隧中有所阻而窄碍，流行蹇涩，时或歇止，类乎代脉，自少至老不变易，此禀赋之常脉，勿作代看。先哲曾有言及者，予亦曾验数人，其人皆至耆耋而终，学者当谨识之，慎无妄断，而浪施药剂也。

缓脉主热

慎庵按：《脉诀》云：三部俱缓脾家热，口臭胃翻长呕逆，齿肿龈宣注气缠，寒热时时少心力。李时珍谓其出自杜撰，与缓无关。然余间尝稽之于古，在《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云：缓者多热。仲景曰：缓者阳气长。又曰：缓则胃气有余。《海藏》云：缓大而长为热。张景岳曰：缓者纵缓之状，非后世迟缓之谓。故凡纵缓之脉，多中热，而气化从乎脾胃也。由是而知《脉诀》以缓脉主热之说，是有本之言，非杜撰也。若论其全书，固多舛错，往哲已正其失矣。予自阅历以来，他症无论，独于温热证，邪

热转入阳明，诊多纵缓之脉，人多错认为虚脉，妄投温补之剂，未有不覆人于反掌者。其所以错认之故，盖亦有因，以纵缓之脉类于虚，然亦不难辨也。虚大之脉，浮候按之，浮大而空；重按之，则微细欲绝。纵缓之脉，浮中沉三候，按之皆软大，表里如一，不若虚脉之沉候微细欲绝也（再详拙辑《温疫萃言》）。或问热则脉当数，何反纵缓耶？殊不知热在血分则脉数，以阳旺阴虚，阳主捷故数；热在气分，则热能伤气，故脉反缓，但缓必兼长大耳，长大而加之以软，即此可以想见其纵缓之形矣。凡诊得至数调匀，而去来舒徐，有此从容和缓之象，此之谓平脉，是即胃气也。诸脉之宜兼见者也。若来去舒徐，而至数迟慢不前，是曰迟缓，主于虚寒，治宜温补者也。若脉形长大面软，来去宽纵不前，即张太素所谓如丝在经，不卷其轴之谓，是曰纵缓，病主于热，治宜清降者也。同一缓脉，而有曰和、曰迟、曰纵三者之分，而其主病，有虚实寒热之不同，三者之义了然，再参合于证，自无遁情矣。

跋

冠少从果庐沈先生受经，未尝有志于医。及读古至良医与良相并济，窃欣焉慕之。先生曰：医亦学人事也，烛微窥隐，出死入生，厥惟艰哉！吾乡以医名家者，实繁有徒，而能精其业，神其用，惟予友林子慎庵。林子始治举业，旁通岐黄，后所试辄效，四方就请者，屦常满户外，遂无意名场，心存利济。上自轩农，下及近古，广搜博采，不遗余义。其后名愈盛，志愈崇，业愈精，心愈歉。每当漏声几滴，取架上书，篝灯纵观，时或达旦，必如是以为医，始可通神，始为圣手。冠闻先生言，心窃向往久矣。后因沈先生介绍，获从先生游也，面命耳提于四诊中。望闻问，三致意焉，凡疑先生教以浅近法门，乃久之倍致叮咛，某持此术以往，亦百不失一，因恍然于四诊并重，而望闻问尤为切脉之符节，此夫子所以教及门，与古人冠望闻问于切先者，俱有深意。顾世之业医者，未之思耳，及先生出是编相示，其中搜汇百家，参以独见，于四诊义蕴，无不深入显出。深入则通乎微矣，显出则抉之若揭矣，真医义之抉微也。同门张子绍远，避席请曰：夫子此书，谓之《四诊抉微》韪矣，以其藏之名山，曷若悬之国门，急登黎枣，出以公世，以慰学人之望，可乎？先生曰：可。刊甫成，不揣固陋，谨识数言，以附篇末。

门人吴冠百拜谨跋

察舌辨症新法

〔清〕刘恒瑞　撰
吴永贵　整理

提　　要　《察舌辨症新法》为清·刘恒瑞所撰。成书于1910年。

全书1卷。分为舌苔原理、看舌八法、黄苔类总论、白苔类总论、舌质无苔类总论、黄苔类分别诊断法、白苔类分别诊断法、舌质无苔分别诊断法、苔色变换吉凶总论、苔之真退假退驳去辨、燥润辨、厚腐之苔无寒症辨、厚腐与厚腻不同辨、舌短舌强辨、补黑苔类，共15论。

本书为作者临诊30余年察舌辨证之心得，原为授徒所用，其对黄苔、白苔、无苔、厚腐苔、厚腻苔、黑苔的各种变化与病情诊断的关系，条分缕析，简明实用，多有独到之处。

本书1910年曾部分刊登于《医学扶轮报》，后刊载于《绍兴医学报》，并印有单行本。1936年收入《中国医学大成》。此据中国医学大成本全文收录。

序

脉学诊断之书，以李濒湖、朱丹溪二家最为细腻。凡相似相异之处，皆能分别清楚，用笔描摹，比拟形状，俾后学无误认之处，可谓大有功于斯世。惜察舌一法，二公未有专书，世所传者，惟伤寒舌鉴、温疫舌鉴而已，欲求其如脉学之详细者，未之见也。瑞因用心三十余年，将诊断试验医治得效，历历不爽者笔记于册，以授徒辈，未敢自以为是也。庚戌镇郡同志袁君桂生等，创办《医学扶轮报》，以昌明医学。瑞以有志于此者十年，独力未能举行，一旦有袁君登高一呼，同志响应，成斯盛举，瑞不觉鼓舞附骥，分任印费报料之责。至庚戌岁冬，诸君有退志者甚多，印费报料因而缺乏，将成中止之局。瑞与杨君燧熙、袁君桂生、叶君子实竭力勉为之。因来稿不多，遂将瑞所授徒之《察舌新法》滥竽充数，刻印未终，至辛亥八月，而瑞等之《扶轮报》，亦与清鼎同时革命矣。今绍兴医会、上海医会阅报诸君，时有来函，向袁、杨二君索阅全稿者。此皆阅《扶轮报》之旧友，不以葑菲见弃。殆以管见之比拟描摹，尚有可采处。爰从二君之议，抄录全稿，加序送《绍兴医学报》社，遵周君小农流通书籍办法，版权归于贵社，印成赐瑞若干份以就正亲友同志，于愿足矣。不揣固陋，非敢勇于公益，亦抛砖引玉之苦心耳，是为序。伏乞诸大名家诲政，以匡不逮，是幸。

岁次柔兆执徐春分后三日刘恒瑞自序于京江之有豫斋停云传舍

目　录[1]

舌苔原理…… 795
看舌八法
黄苔类总论
白苔类总论
舌质无苔类总论
黄苔类分别诊断法…… 796
白苔类分别诊断法
舌质无苔分别诊断法…… 797
苔色变换吉凶总论
苔之真退假退驳去辨
燥润辨
厚腐之苔无寒症辨…… 798
厚腐与厚腻不同辨
舌短舌强辨
补黑台类

[1]原书无目录，据文中内容补。

舌苔原理

舌为胃之外候，以输送食物入食管胃脘之用。其舌体之组织，系由第五对脑筋达舌，其功用全赖此筋运动。舌下紫青筋二条，乃少阴肾脉上达，名曰金津、玉液二穴，所以生津液以濡润舌质，拌化食物者也。中医以舌苔辨症者，以其苔堆于表面易于辨认，而未知苔因何而生。此理未明，其辨症之识，必有毫厘千里之误，此原理之不可不讲也。夫舌之表面，乃多数极小乳头铺合而成，此乳头极小微点，其不易见时，非显微镜不能窥见，易见时，形如芒刺，摸之棘手。或隐或见，或大或小，或平滑，或高起，随时随症，变易不定。苔即胃中食物腐化之浊气，堆于乳头之上，此舌苔所由生也。常人一日三餐，故苔亦日有三变，谓之活苔，无病之象也。其所以有变者，因饮食入胃时，将腐浊之气，遏郁下降，故苔色一退；至饮食腐化，浊气上蒸，苔色又生。胃中无腐浊则苔薄而少，有腐浊则苔多而厚，此其常理也。至论其色，则以黄色为正，白为肺色，胃中阳气被饮食抑遏，胃中正色不能直达而上，故有暂白之时。青为绝色，青绿之色见于舌上，其人命必危。其外尚有似黄非黄，似白非白，各类间色，皆条分于后，以备后学细心参考。

看舌八法

一、看苔色(后详)。二、看舌质(质亦有色，又有大小。湿热之症，舌质胀大满口，边有齿印。血热之症，质色紫)。三、看舌尖(白苔满舌，尖有红刺，勿用温燥之药)。四、看舌心(四边有苔，中无或中有直裂，或有直槽，或横裂)。五、看燥润(以手摸之，或滑润，或燥刺棘手，有看似润而摸之燥者，有看似燥而摸之滑者)。六、看舌边(苔色与边齐否)。七、看舌根(根后有无苔色接续，有无大肉瘤)。八、看变换(观其变与不变)。

黄苔类总论

黄色有深浅老嫩之殊，其形似亦有燥润滑涩之异。有正黄色者；有老黄色者；有黄如炒枳壳色者；有黄黑相间如锅焦黄色者；有嫩黄色者；有牙黄色者；有如裱心纸兼灰青色者；有黄如粟米染着者；有黄如虎斑纹者；有黄如黄腊敷舌上者；有水黄苔如鸡子黄白相兼染成者；有黄腐苔如豆渣炒黄堆舌者；此皆黄色之类。而症候之殊详后。

白苔类总论

白苔有厚薄密疏之殊，其形似亦有深浅间杂之异。有薄白如米饮敷舌者；有白如豆浆敷舌者；有白而厚如豆腐脑铺舌者；有白而疏如米粉铺红者；有白如粟米成颗粒者；有白如银色者；有白如旱烟灰色者；有白如银锭底者；有白如豆腐渣堆舌者；有白如豆腐筋堆舌者；有白如糙石糙手者；有似白非白色如画工以脂调粉，此色有二：一淡如雪青湖绉色者，一深如雪青杭绸色者，古皆以绛色名之；更有舌质深红如红萝卜干有盐霜者，此皆白苔之类。而寒热之症各殊，亦细详于后。

舌质无苔类总论

舌质无苔亦有分别。有质紫无苔者；有质红无苔者；有舌上无苔质光如镜者；有质干如刺无苔者；有中凹如驳去者；有中有直沟如刀背印成者；有舌质横裂者；有舌生裂后如冰片纹者；有前半光滑如镜，后根上有肉瘤二粒色如舌肉色者；有表面无苔，而皮内隐一块如钱大，或黄或白者；有苔上见圆晕，分二三色者；有苔见青绿二色者，此皆表面无苔。而所主之症各不同也，亦详于后。

黄苔类分别诊断法

正黄色为胃土正色，为温病始传之候。其为湿温、温热，当以脉之滑涩有力无力分别用药。

老黄色为胃中阳气旺盛之候。若厚腐堆起，此胃中饮食消化腐浊之气上达之候，为湿温化热之始，为温热传入中焦阳明之候。

黄如炒枳壳色，为胃阳盛极，阳亢阴虚之候。胃气欲伤，胃汁干槁，故苔黄色如枳壳炒过状，以其干枯不润泽也。

黄黑相间如锅焦黄色，摸之棘手，看之不泽，为胃中津液焦灼，口燥舌干之候。然亦有阳气为阴邪所阻，不能上蒸而化为津液者，当以脉诊分别断之。脉涩有力鼓指者，火灼津也；脉滑无力鼓指，只有往来而无起伏者，痰饮瘀血阻抑阳气，不能化生津液也。

嫩黄色，由白而变为黄为嫩黄色，此为用药当胃阳初醒之候。吉兆也，为饮食消化腐浊初升也。

牙黄色，胃中腐浊之气始升也。牙黄无孔，谓之腻苔，中焦有痰也。

裱心纸兼灰青色，苔虽黄而兼灰青，此伤风初候。或阳气抑郁，黄苔无正色，当舒气化郁。

黄如粟米染着，颗粒分明，此为胃阳太旺，胃热之候。

黄如虎斑纹，气血两燔之候。

黄如蜡敷舌上，湿温痰滞之候，故苔无孔而腻。

水黄苔，如鸡子黄白相间染成，此黄而润滑之苔，为痰饮停积，是湿温正候。或为温热症而有水饮者，或热入胃阴，误服燥药而变生此苔式者，宜以诊脉分别断之。

黄腐苔，如豆渣炒黄堆舌，下症也。如中有直裂，气虚也，不可下，当补气，以气不足以运化也。

白苔类分别诊断法

薄白如米饮敷舌，此伤寒、中寒之初候也。无表症状见者，饮食停膈上也。

白如豆浆敷舌，此白而滑润，伤寒、中寒、湿邪、痰饮等病也，以脉诊分别断之。但薄白不润泽，舌质不甚红者，伤燥表症也。

白而厚如豆腐脑铺舌，痰热症也。

白而疏如米粉铺红，伤热、伤暑初传之候也。

白如粟米成颗粒，此乃热邪在气分也。

白如银色，谓光亮如银，此热症误补之变苔也。

白如旱烟灰色，不问润燥，皆热症误燥之变苔也。

白如银锭底，谓有孔如银锭底式，此热症误补误燥，津液已伤，元气欲陷，邪将深入之候也。

白如豆腐渣堆舌，此热症误燥，腐浊积滞胃中，欲作下症也。如中心开裂，则为虚极反似实症之候，当补气，须以脉诊分别之。

白如豆腐筋堆舌，谓白苔厚而有孔，如豆腐煮熟有孔者曰筋，谓有二三条白者，余则红色，或圆或长，看见舌质，此胃热痰滞，腐浊积聚误燥，当下不下之候。过此不下则无下证可见矣。

白如糙石糙手，此燥伤胃汁，不能润舌，肾气不能上达之候。亦有清气被抑不能生津者，当以脉诊分别断之，与黄黑如锅焦色条下参观。

似白非白，如画工以脂调粉，为雪青色，有深浅二种，浅者如雪青湖绉色，此乃热邪入营初候；深者如雪青杭绸色，此乃暑热二邪已入血分之候。此苔类似薄白，但舌质红而

细看有乳头微点者，故以雪青色名之，为血分热症必有之苔，常见苔也，但人以白苔视之，多误作寒症，故特提出，以醒眉目。古人但以舌绛二字了之，后学何从解悟？故以细心体认比例，法直告之，俾无误认之弊。

舌质深红，如红萝卜干有盐霜，此乃热邪深入久留，误服攻燥之药，胃阴大伤之候，温热末传危症也。

舌质无苔分别诊断法

质紫无苔，热在阴分也。

质红无苔，热邪初入阴分，或者伤食，胃气不能上升，或忧思郁抑，阳气不能上升，须以脉诊参断。

舌上无苔，质光如镜，为胃阴胃阳两伤，肠胃中之茸毛贴壁，完谷不化，饥不受食之候。亦有顽痰胶滞胃中，茸毛不起，皆有此候，须以脉诊参断。前症完谷阴阳伤，脉必细涩。后症痰滞，脉必洪滑而大。

质干如刺无苔，紫而干者，热伤阴液；红而干者，气不化津。须以脉诊参断。

中凹如驳去，胃有燥结伤阴，或盲肠有燥结久留不去之候。

中有直沟如刀背印成，阴液元气皆虚也。

舌质横裂，素体阴亏也。

舌生裂纹如冰片纹，老年阴虚常见之象也。少年罕见，有此不吉。

前半光滑无苔，后根上有肉瘤二粒，如舌肉色，为阴虚痨症之象也。

表面无苔，而皮内有一块如钱大，或黄或白，为正气不足，血液亏虚，或有痰凝之候，须以脉诊参断。

苔上见圆晕，分二三色，燥金内结，燥尿不下之候，其症必险。

苔见青绿色，必死之症也。

苔色变换吉凶总论

总之，苔黄为正，白次之，无论何症，若用药当，皆由白而黄，由黄而退，由退复生新薄白苔，此谓顺象。无论何症，若用药不当，则由黄而白，由白而灰，由灰而黑，由活苔变为死苔，此逆象也。骤退骤无，不由渐退，此陷象也。更有气聚苔聚，气敛苔敛，气化苔化，气散布，苔亦散布，气凝聚而结，苔亦凝聚而结，气结于一边，苔亦结于一边。故气郁之症，苔边整齐，如石阶之起边线，线内有苔，线外无苔，但红边而已。若气舒化则散布，由密而疏散，则不似斩然齐一之边矣。故苔有边齐如斩者，气聚也，有积滞抑郁者也。

苔之真退假退驳去辨

苔之真退、真化，与驳去、骤退有大分别。真退必由化而退，何谓化退？因苔由厚而渐薄，由板而生孔，由密而渐疏，由有而渐无，由舌根外达至舌尖，由尖而渐变疏薄，由退而复生新苔，此皆吉兆。若骤然退去，不复生新苔，或如驳去，斑斑驳驳存留如豆腐屑铺舌上，东一点西一点，散离而不连续，皆逆象也。皆因误用攻伐消导之剂，或误表之故，胃气胃汁，俱被伤残，故有此候。

燥 润 辨

湿症舌润，热症舌燥，此理之常也。然亦有湿邪传入气分，气不化津而反燥者；热症传入血分，舌反润者；亦有误用燥药，津液被劫，逼迫而上，胃阴不能下济，舌反润者，不可不知。是在指下诊脉功夫，参合之矣。

厚腐之苔无寒症辨

厚腐之苔无寒症，胃阳上蒸，浊气上达，故苔腐厚，忌用温燥宣化之剂，尤忌发表，此宜清降导下。或中有直槽，气虚不能运化之故，宜补气，不得因苔色尚白而温表之、宣燥之，犯之必变灰暗，切宜猛省。

厚腐与厚腻不同辨

厚腐与厚腻不同，腐者如腐渣，如腐筋如豆腐堆铺者，其边厚，为阳有余，能鼓胃中腐化浊气上升，故有此象。若厚腻则中心稍厚，其边则薄，无毛孔，无颗粒，如以光滑之物刮一过者，此为厚腻，为阳气被阴邪所抑，必有湿浊、痰饮、食积、瘀血、顽痰为病，宜宣化。一为阳气有余，一为阳气被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可不慎哉。今人多误认腻字，故特论辨以分别之。

舌短舌强辨

短者，舌伸不长之谓也，属虚。舌短囊缩者，属热。舌短而囊不缩者，属虚。

强者，不能运用，言语不清之谓也，则脑筋功用有损失之因，当察其所因之故，得其故方有治法。

补黑苔类

舌上黑苔，有由白而黄，由黄而黑者，顺症也。有由白而灰，由灰而黑，不由黄而黑者，此谓之黑陷苔，逆症也。此多因误用温燥之药多日所致，甚难挽救。亦有脉迟苔黑者，此肾命不足，当温补真火。亦有食物染成黑苔者，但刮之即去，本色即见。故见有苔黑者，必以指刮之，以辨真伪。真者刮之不去，方以黑苔断之。其由黄而黑者，此乃阳明热结之症，润下得法，胃腑炭气得以外出也，故曰顺症，使人不必疑虑也。

存目提要

《脉诀》

《脉诀》为宋·崔嘉彦所撰。成书于1189年。

书凡1卷，不分篇。有脉理、脉法、三部九候、常见病脉(二十七种)、妇、儿脉法、平脉、死脉等内容。

是书以"浮、沉、迟、数为宗，风、气、冷、热主病"来展开论脉，言简意赅，对后世影响较大，明·李言闻曾予补订，改名为《四言举要》，李时珍将其内容辑入《濒湖脉学》之中。

现有东垣十书本、寿养丛书选抄三种本和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等。

《察病指南》

《察病指南》为宋·施发所撰。成书于1241年。

书凡3卷。卷上首述脉的三部诊法及与脏腑的配属关系，然后论述诊法、平脉、病脉、辨三因及定生死脉诀27则；卷中为辨七表八里九道、七死脉及诊七表相承病法；卷下列有审诸病生死脉法，并载有妇、儿生死脉法11则。

该书内容以脉诊为主，尚辑有听声、察色、考味等诊法，内容较为详细，是现存较早的诊断学专著。

现有日本正保三年(1646)中野小左卫门刊本、三三医书本、1925年中华新教育社石印本和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敖氏伤寒金镜录》

《敖氏伤寒金镜录》为元·敖氏原著，元·杜本增订。成书于1341年。

书凡1卷。敖氏原书以舌验证，凡12图；杜氏增24舌象，凡36舌象，每舌附图帧。论舌有白苔舌、将瘟舌、中焙舌、生斑舌、红星舌、黑光舌、黑圈舌、火裂舌、虫碎舌、里黑舌、厥阴舌、死现舌、黄苔舌、黑心舌等；论苔分为白.黄、灰、黑和滑润、燥干、刺裂等；论舌质又分淡红、红、纯红等。

该书为现有最早的第一部舌诊专著，加上该书既论舌苔、舌质主病，又有证治方药，所以问世后一直受到历代医家重视。

现有薛氏医案石印本、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钱塘王氏刻本、医林指月本、摄生众妙方本和1956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诊家枢要》

《诊家枢要》系元·滑寿撰著。约成书于1359年。

书凡1卷。有脉象大旨、左右手配脏腑部位、五脏平脉、四时平脉、呼吸沉浮定脏脉、因指下轻重以定五脏、三部所主、诊脉之道、脉阴阳类成、妇人脉法、小儿脉法等内容。

该书总结了元以前的脉学成果，并结合滑氏本人临证诊脉体会，以浮、沉、迟、数、滑、涩为诸脉提纲，简明扼要，内容充实，颇切实用，对学习和研究脉学有一定价值。

现有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古绛韩重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池阳周氏医学丛书本、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影印本和1959年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

《脉诀刊误集解》

《脉诀刊误集解》为元·戴起宗所撰，明·汪机补订。成书于1523年。

书凡2卷，后有附录。上卷论寸关尺三部九候以及"七表八里九道"主病；下卷为内、妇、儿科诸病的脉证和治疗；附录为汪机在补订时所集诸家"脉书要语"而成，名为"矫世惑脉论"，以广原书未尽之旨。

书中对各种脉象的体状、诊法和主病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尤是 汪氏附录所言，易学易懂，可资参考。

现有汪石山医书八种本、明崇祯六年癸酉(1633)刻本、周氏医学丛书本、四库全书本、1935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和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诊家正眼》

《诊家正眼》为明·李中梓所著。约成书于1642年。

书凡2卷，计49篇。上卷47篇，论述脉理及望、闻、问诸诊法；下卷2篇，辨28脉，并对高阳生《脉诀》进行了辨误，末附脉法总论。

该书论脉本《内经》《难经》，引叔和、东垣、时珍诸说，另加注按，颇有发挥，又简要述及望、闻、问三诊 法，二十八脉的论述以四言歌诀形式，词简意明，易学易记，为脉学入门书之一。

现有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二雅堂刻本、清康熙六年丁未(1667)刻本、清扫叶山房石印本、1966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和1984年江苏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医灯续焰》

《医灯续焰》为明·王绍隆所传，清·潘楫增注。初刊于1652年。

书凡21卷，计81篇。主要内容为对《四言举要》的注释，并附有方药。首论血脉隧道，依次为法地合心、始生营卫、气动脉应、寸口大会、男女定位、七诊九候、四时胃气、和平迟数、内外因及各脉形象、各脉主病、脉病顺逆、外感内伤各脉证、奇经八脉、反关脉、真脏脉等内容。

是书注文多据《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脉经》及宋元诸家学说和作者临床经验。因脉及证，因证及方，于脉理、证治阐述较详。该书内容丰富，古今之说融会其中，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现有清顺治九年壬寅(1652)初刻本、1937年上海大东书局石印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8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等。

《脉诀汇辨》

《脉诀汇辨》为清·李延罡辑著。成书于1664年。

书凡10卷。卷一为论著，计13篇，系作者研究脉学的心得体会，包括脉 位、天地五行论、提纲论、因形气以定诊论等内容；卷二至卷六为作者对前人《四言脉诀》的整理、研究；卷七叙望、闻、问三诊；卷八述运气；卷九选录李中梓医案数10则；卷十为经络脏象，摘述有关诊法的纲领，以歌、图等形式表达；末为脉案图式。

该书采各家脉学，引经据典，结合临床实际明辨其真伪是非，强调了脉诊与脏腑生理、病理、岁时、运气及望、闻、问三诊的联系，对脉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现有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李氏刻本、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刻本和1963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伤寒舌鉴》

《伤寒舌鉴》为清·张登所撰。成书于1667年。

不分卷次。以白苔舌(29种)、黄苔舌(17种)、黑苔舌(14种)、灰苔舌(11种)、红色舌(26种)、紫色舌(12种)、霉酱色舌(3种)、蓝色苔纹舌、妊娠伤寒舌(6种)九大类舌象为纲,论及120种舌象,并存舌象图120幅,各图均附有说明。

该书主要讨论伤寒病舌象,亦及温病和杂病舌象。书中图文并茂,观察记载入微,既有常见舌象,又有少 见、罕见舌象,还论述了每种舌象常伴随的脉象证治。是继《伤寒金镜录》后的又一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舌诊专著。

现有张氏医通本、清康熙六年丁未(1667)金阊书业堂刻本、四库全书本和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扫叶山房刻本等。

《诊宗三昧》

《诊宗三昧》为清·张璐述,张登编纂。成书于1689年。

书凡1卷,计12篇。篇1～2阐述脉学宗旨,篇3～6叙脉脉位、脉象、经络,篇7述师传三十二则,篇8为口问十二则,篇9～12介绍逆顺、异脉、妇、儿诸脉。

该书重点阐述了32种脉的脉象、主病机理、预后及相似脉的鉴别。张氏临床经 验丰富,善于吸取前人之长,故其书 学术价值较高。但论脉有时尚未能完全脱离太素脉之臆说,是其不足。

现有张氏医通本、清康熙刻本和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脉理求真》

《脉理求真》为清·黄宫绣所撰。成书于1769年。

书凡3卷。卷一为新著脉法心要,卷二为《新增四言脉要》的注释,卷三为十二经脉歌,奇经八脉歌,末附 新增脉要简易便知。

该书从临床 实际出发,对脉诊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讨论,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存清文奎堂刻本和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三指禅 》

《三指禅》为清·周学霆所撰。成书于1827年。

书凡3卷,计81论。该书以"缓"为平脉,并以此定病脉,以浮沉迟数四脉为纲。共讨论了缓、浮、沉、迟、数、微、细、虚、实、长、短、弦、弱、滑、涩、芤、革、紧、散、濡、牢、洪、伏、结、促、动、代等27脉象。

该书采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各种脉象的不同点,便于学者领 悟,所以流传较广。但周氏笃信佛道,其著作亦受到这方面的一定影响,认为脉学难晓,"全凭禅悟",并自称其脉学得"异人"指点,使脉学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现有清道光八年戊子(1828)星沙换鹅堂刻本、清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会友堂刻本、清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三让堂刻本、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文益书局刊本、1930年中医书局铅印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1992年中国医药出版社铅印本等。

《望诊遵经》

《望诊遵经》系清·汪宏所撰。成书于1875年。

书凡2卷。上卷论述望诊的基本原则和纲领,包括望诊的时间、心境、明堂周身部

位、明堂六部及面貌、五官、五色等与五脏的关系和主病提纲，还有四时、五方、气质、老少、居养等与望诊的关系，末列青、赤、黄、白、黑五色主病等条目；下卷从眼、口、舌、唇、齿、鼻、耳、须发、头、面、腹、背、手、足、毫毛腠理、尺肤、皮、肉等部位的形、色和汗、血、便、溺的稀稠、有无来分析、比较，以辨别疾病的表里、虚实、寒热、阴阳，并预计其顺逆安危。

是书系作者从《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著中搜集有关望诊资 料而成，立论有据，依遵经义，内容丰富。既有前人经验，又有个人临证体会，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有关望诊的诊断学专著。

现有 1959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

《诊家直诀》

《诊家直诀》为清·周学海所撰。成书于 1891 年。

书凡 2 卷，计 7 篇。上卷为“脉象总义”、“指法总义”和“主病总义”3 篇；下卷为“二十四象会通”、“八字真言”、“位数形势”和“微甚兼独”4 篇。

该书重点论述了 24 脉的脉象、指法及主病，并以八字真言作为分析正脉、变脉之提纲，主次分明，言简意赅。本书后经作者本人增补了一些内容，更名为《重订诊家直诀》。

现有周氏医学丛书本和 1930 年上海中医书局影印本。

《形色外诊简摩》

《形色外诊简摩》为清·周学海所撰。成书于 1894 年。

书凡 2 卷。上卷 专论望形，首叙总义，次叙生形、病形及络脉形态等；下卷主论望色，首叙总义，次叙面色、目色、舌色及外诊杂法等。

该书内容较全，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是编也，《内经》三诊之文全在；《难经》以下，择其切要能补《内经》未备者收之”，作者认为“望为三诊之本，故特详也”。对望诊的学习和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

现有周氏医学丛书本、1960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 1984 年江苏科技出版社铅印本。

《临症验舌法》

《临症验舌法》为清·杨云峰所撰。成书年代不详。

书凡 2 卷。上卷从虚实、阴阳、脏腑等处阐述临证验舌之法；下卷为病舌及证治。

该书既有理论分析，又有作者临症经验，尤其是下卷多系经验之谈，于临症辨舌有一定启迪。

现有三三医书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

《洄溪脉学》

《洄溪脉学》系清·徐灵胎所撰。成书年代不详。

书凡 1 卷，有脉位法天地五行论、因形气以定诊论、审象论、冲阳太溪二脉论、脉无根有两说论、大脉、小脉、清脉、浊脉、新病、久病、色诊、五脏脉、反关脉、高章纲惵卑损、经络、孕脉、脉辨真象、死脉歌、脏腑配天干歌、气血灌流地支歌、经络起止歌、太素脉等内容。

是书文字简炼，议论颇多见地，虽非系统之作，但于某些脉学专题仍有参考价值。

现存版本有徐灵胎先生杂著十六种本、徐灵胎医书三十二种本和徐灵胎医学 全书本等。

《洞垣全书脉诀阐微》

《洞垣全书脉诀阐微》为鬼臾区传。成书年代不详。

书不分卷，共5篇。篇一为鬼臾区脉诀计八条，色括急、弦、紧、缓、微、数、滑、涩、洪、大、沉、迟、小、细、浮、伏、芤、实、弱、濡、长、短、代、革、结、促、动、静、毛、石、软、坚、钩、躁、搏、散、绝、平三十八脉的脉象及主病；篇二辨相兼脉；篇三论寸、关、尺三部脉象，辨脏腑之病；篇四为决生死脉；篇五为妇人、小儿脉诀。

是书乃在高阳生《脉诀》基础上精炼而成的脉学著作，简炼实用，易于背诵。

现有清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刊本、1919年千顷堂石印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均收载入《辨证录》中)等。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为元·李杲所撰。成书年代不详。

书凡1卷。论述脉法、三部九候、五运 六气、十二经脉、常见病脉，并附图表说明。

是书对各种常见病脉分析辨异，特别是以指掌图来说明脉象及其主病，使脉诊更为形象、具体。

现有明·吴勉学刻本和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京师医局修补江阴朱文震刻本重印本。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